中·华·文·化·经·典·藏·书



RUXUESHISANJING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中·华·文·化·经·典·藏·书



RUXUESHISANJING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中·华·文·化·经·典·藏·书



儒学十三经

周易尚書詩經周
禮儀禮禮記春秋
左傳春秋公羊傳
春秋谷梁傳論語
孝經爾雅孟子

下

导读本

RUXUESHISANJING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中华文化经典藏书

RUXUESHISANJING



ISBN 7-5317-0947-3

9 787531 709473 >

ISBN 7-5317-0947-3/I·321

中·华·文·化·经·典·藏·书



儒学十三经

上

导读本

RUXUESHISANJING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中·华·文·化·经·典·藏·书



RUXUESHISANJING

中·华·文·化·经·典·藏·书



RUXUESHISANJING

北方文艺出版社

儒学十三经

责任编辑 / 赵立程
封面设计 / 安　璐　张　骏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
邮　　编 / 15002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
开　　本 / 850×1168　1/32
印　　张 / 45.25
插　　页 / 2
字　　数 / 1090 千
版　　次 / 199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1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 5 001—7 000
定　　价 / 64.80 元(上、中、下)
书　　号 / ISBN 7-5317-0947-3/I・931

前　言

十三经是儒家奉为经典的十三部古书。汉代《易》、《诗》、《书》、《礼》、《春秋》称为五经，立于学官。唐代合以《周礼》、《仪礼》、《公羊传》、《谷梁传》为九经；开成年间，在国子学刻石经，又加《孝经》、《论语》、《尔雅》，称十二经。宋代，又增《孟子》，合称十三经。

就其内容、性质简而言之，《易》（又称《易经》、《周易》）是讲卜筮的书，《诗》（后称《诗经》）是先秦诗歌总集，《书》（又称《书经》、《尚书》）是古代史料、王室诰令集，《礼》（又称《礼记》）、《周礼》（又称《周官》、《周官经》）、《仪礼》（又称《礼经》、《士礼》）是论述古代礼仪制度的著作，《春秋》（包括经与传，传指《左氏春秋》，又称《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是记述春秋鲁国历史，旁及春秋时期其他各国史实的著作，《论语》、《孝经》、《孟子》是宣传儒家道德观点的语录体著作，《尔雅》则是一部人们认为有助于读经的词典。

一套十三经，比较全面、深刻地反映了先秦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教育、风俗以及儒家的道德思想。从汉代以来直至民国初年，从五经到十三经，这些古籍一直是士人、学子的必读书，很多人可以熟读成诵，书中的观点被奉为道德言行的圭臬。可以说，五经乃至十三经，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对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中国知识分子传统性格的形成，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因此，要了解中国古代社会，了解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历史，要了解中华民族及中国知识分子，其成败得失，优劣长短，非读十三经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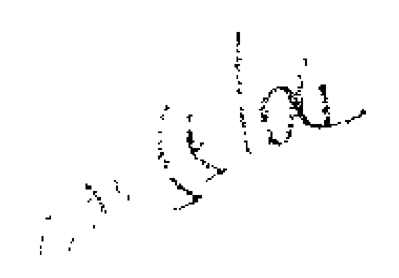
精华同糟粕并存，瑾瑜与瑕疵互见。有志发掘中华民族古代文化宝藏的人，如能认真研读，“沉浸酞郁，含英咀华”，“剔其瑕砾，搴其萧稂”，必将有大收获，做到古为今用。

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影印清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经注疏》，缩印为两巨册，可供研读，可惜阅读、携带不便。为便读者，我们以阮校本为底本，适当参照其它善本，编辑了这套《儒学十三经》(导读本)，每经前附以导读，献给读者。

本书由富金壁主编，参加本书编校、撰文的主要人员有：富金壁(《周礼》、《仪礼》、《礼记》、《孝经》、《尔雅》导读、点校)、刘中文(《周易》、《尚书》、《诗经》、《春秋三传》、《论语》、《孟子》导读)、刘晓媛、李玉甫、尹明、陶萍(《周易》、《尚书》、《诗经》、《春秋三传》、《论语》、《孟子》点校)。

富金壁

1996 年 12 月



ZHONGHUAWENHUAJINGDIANCANGSHU

责任编辑　赵立程
封面设计　安　璐
　　　　　张　骏

目 录

周　易

导　读

《周易》是古代卜筮之书，在汉代被尊为“五经之首”。由于它的创作年代较为遥远以及筮书的特点，其中许多问题难以确定，致使它被神秘化了。因此，要真正了解《周易》，必须首先掌握它的基本情况。

一、《周易》的书名

“周易”二字作为书名，历来有不同的解释。

《说文解字》说：“易，蜥蜴，……象形。”有人便认为易就是蜥蜴，它身上的颜色不固定，每天变化多次，用“易”来给书命名，就是取“易”变化这一习性。另有人认为“易”字是由“日”与“月”两字构成的，其义是表示阴阳交替。也有人认为“易”是周代的官职之名，其官掌管卜筮，因而卜筮之书也可以用官职命名。还有人认为《周易》的作者生活在西周末年，“周易”就是周王朝即将发生变化的意思。这些解释理由都不够充分，影响也不大。在学术界影响最大的观点是“三义”说。成书于西汉末年、以象数学阐明易理的神秘主义谶纬之书《易纬》，其《乾凿

度》篇说："《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它所说的三义就是简易、变易与不易。针对《周易》这部书，所谓简易，就是无心而为、淡泊不失；所谓变易，则指四时节气、天地万物都处在变化之中；所谓不易，则指天地等自然秩序与人的上下尊卑的地位不能改变。"三义"说产生了很大影响。

对"易"字的解释，大多数人接受"夫《易》者，变易之总名，改换之殊称。……谓之为《易》，取变化之义"（孔颖达《周易正义·序》）这一观点。是根据《易传·系辞下》所说的："《易》之为书也不可远，……唯变所适"的观点发展的。这一观点客观上更符合《周易》这本书，更科学，因而被多数人认可。

对"周"字的解释比较简单，分歧也很小，大致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周"是周密、普遍的意思，认为《易》所阐明的道理在天地万物之间存在着，即《易》之道"周流六虚"、"无所不备"。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周"指周朝，因为《周易》大部分成书在周代社会，这种观点为多数人接受。

因此，按目前较为普遍的解释，作为书名，"周易"二字就是"周代阐明变化的道理的书"。

二、《易经》的有关问题

1.《易经》的结构

《易经》是一部占筮书，全书以"卦"为基本结构单位，共六十四卦，每卦包括卦名、卦象（也称卦形、卦画）、卦辞。每卦下面共有六爻，每爻下面都有爻辞。全书共64条卦辞、368条爻辞（《乾卦》多"用九"辞、《坤卦》多"用六"辞，多数人看作是名卦的爻辞），全书共四千九百多字。卦辞与爻辞就是卜筮之辞，先秦人称之为"繇"或"颂"。卦辞是解说整个卦的含义，其中多用比喻来说明。爻辞是解释卦中每一爻的含义，即该卦占筮时每

一步骤所占得的结果，其说明也多用比喻。那么“八卦”、“六十四卦”又是怎么回事呢？

八卦：八卦是古代巫师卜筮时所使用的一种符号，它由最基本的符号阴（－－）、阳（——）构成，这两个符号连成三叠就成为八卦，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卦的每一卦都称单卦或经卦。八卦又代表八种不同的自然事物：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也有人认为，八卦的卦形，是伏羲时代掌管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的八个官所拿的圭板上，所画代表其职责的图形，即天官的圭板上画“☰”，地官的圭板上画“☷”，等等。这些说法都是一种猜测，没有确证。

六十四卦：把八卦的每两卦进行上下排列，即两两相重，构成新卦，便有了六十四卦。六十四卦的每一卦都称重卦或别卦，每一别卦都由两个经卦构成。六十四卦的名称与顺序是：乾、坤、屯、蒙、需、讼、师、比、小畜、履、泰、否、同人、大有、谦、豫、随、蛊、临、观、噬嗑、贲、剥、复、无妄、大畜、颐、大过、坎、离、咸、恒、遁、大壮、晋、明夷、家人、睽、蹇、解、损、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震、艮、渐、归妹、丰、旅、巽、兑、涣、节、中孚、小过、既济、未济。

2. 基本概念

爻：爻是构成卦的最基本符号，它分阴爻（－－）、阳爻（——）两种，各代表阴阳两类不同性质的事物。阴爻（－－）读作“六”，阳爻（——）读作“九”。对于这两个符号的产生，有种种猜测，因为《易经》产生的年代较为久远，没有确切的证据，难以考定其最初的含义。

阴卦、阳卦：八卦分阴阳两类，依据卦象所含有爻的画数的奇偶而定，画数为奇者为阳卦，画数为偶者为阴卦。则八卦之中，

乾、震、坎、艮为阳卦，坤、巽、离、兑为阴卦。乾卦由三阳爻组成，为纯阳之卦；坤卦由三阴爻组成，为纯阴之卦。

象：有两种。一种是卦象，包括卦位，即八卦与六十四卦所象的事物及其位置关系。另一种是爻象，即六十四卦中阴阳两爻所象的事物。《易经》以阳卦象征阳刚之物，以阴卦象征阴柔之物，而阴阳两爻自是阴性、阳性两类事物的象征与代表。

数：也有两种。一种是阴阳数，奇数为阳数，偶数为阴数。另一种是爻数，即卦中各爻所处的位置次序，也叫爻位，它表明事物之间的位置关系。每卦六爻，从下向上，依次称为：初、二、三、四、五、上。如《需卦》(䷄)，自下至上，各爻分别读作初九、二九、三九、四六、五九、上六。六爻之中，以初、三、五为奇数，为阳爻位；以二、四、上为偶数，为阴爻位。

位：包括卦位和爻位。爻位即爻数。卦位是别卦所体现的两个经卦的位置关系，两单卦总是以上下位关系构成重卦，但都以上下关系有时解释不通两单卦的关系，《易传》将卦位分为上下、平行、前后等六种关系。

贞、悔：六十四卦每一重卦含两经卦，其下经卦称为下卦、内卦、贞；上经卦称为上卦、外卦、悔。古人占筮时，把最初筮得的卦称作本卦或贞，把由本卦再变而得的卦称作之卦或悔。

3.《易经》的作者及创作时代

《易经》产生的时代距我们已非常遥远，没有太多确切的证据来论定其产生的时间。而从《易经》的内容看，其经卦、别卦以及卦、爻辞又是在不同时代产生的。对于八个经卦的作者，先秦以来就一直流传伏羲画八卦的说法，我们认为，八卦产生在远古时期，它不是一个时期写成，也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伏羲是代指时代的久远。至于六十四卦的作者，有人认为是伏羲，有人认为是神农氏，有人认为是夏代帝王禹，而司马迁与班固都认为是周

文王所作，历代学者大多深信司马迁与班固的说法。而卦、爻辞的作者，有周文王作卦辞而周公作爻辞、卦爻辞全为孔子所作等说法。当代学者高亨先生的观点更为可取，他认为，卦爻辞非一时一人所作，最初是占筮的记录，后经人订补、编纂的，《周易》古经，大致成书在西周的前期与中期。

三、《易传》的有关问题

秦汉之际，出现了伪托孔子所作的、解释《易经》的“传”，即《易传》。

1.《易传》的篇名与次序

《易传》共七种十篇，即《彖》上、下两篇、《象》上、下两篇、《文言》、《系辞》上、下两篇、《说卦》、《杂卦》、《序卦》。汉人认为《易经》有传，如鸟之有羽翼，故又称《易传》十篇为“十翼”。《易传》十篇最初是单独成书而列于古经之后，不与经文相杂糅，现在流传的《周易》中，十篇传文已与经文相混杂。其次序是：《彖》传两篇与《象》传两篇都分别列在六十四卦之中。《文言》仅列在《乾》、《坤》两卦之中。《系辞》两篇、《说卦》、《杂卦》、《序卦》共五篇独立成篇，列在经文之后。

2.《易传》各篇的内容

《彖》：共64条。解释六十四卦的卦名、卦义及卦辞，没有解释爻辞。

《象》：共450条。其中释卦辞64条，称“大象”；释爻辞386条，称“小象”。

《文言》：仅是《乾》、《坤》两卦的释词，只有两章。解释《乾》卦的卦辞与爻辞的称为《乾文言》；解释《坤》卦的卦辞与爻辞的称为《坤文言》。

《系辞》：是古《易经》的通论，分上、下两篇。以论述《易

经》的义蕴和功用为主，也谈到了筮法、八卦的起源等问题，还选释了《易经》的十九条爻辞。

《说卦》：记述八个单卦所象征的事物，在八卦原始象征意义上加以引申。

《序卦》：解说六十四卦的顺序。

《杂卦》：解说六十四卦的卦义，不依古《易经》六十四卦的顺序，错杂地阐述、解说，故称为“杂卦”。

3.《易传》的作者与创作时代

汉代人一直认为《易传》十篇是孔子所作，宋人欧阳修否定了汉人的观点，认为《易传》非孔子所作，也不是出于一个人之手，这种观点为大多数人接受。高亨先生进一步考证，孔子确曾读过《易经》，并把它当作教材教授弟子，但《易传》不是孔子所作，而是出于战国中晚期的不同人之手。无论从《易传》本身，抑或从其它方面考证，这种看法都是接近科学的。

四、《周易》的师传与注本

秦统一天下，焚书坑儒，仅《周易》因是卜筮之书而幸免于秦火，所以《周易》的今古文经本没有太大差异。汉代，易学兴盛，主要有田氏、京氏、费氏三家流派。田氏学派是汉初齐人田何所创，这一派被认为是《易》学的正宗，在西汉立有学官，为世所重。京氏学派为汉初梁人京房创立，京氏《易》学以讲说灾异灵变为长，为后代术家所学习，被认为是《易》学的别传。费氏学派为汉初东莱人费直与沛人高相所创立，最初没有立于学官，一直在民间流传，后东汉学者马融、郑玄等人相继宣扬，费氏《易》学便盛行于世。现行十三经中的《周易》就是费氏学派所传。

自汉代以来，《易》学研究在各时代都有所发展。其主要注本有：魏王弼《周易注》十卷、晋韩康伯《周易注》、唐孔颖达《周

易正义》十卷、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十七卷、宋朱熹《周易本义》十二卷、清焦循《易章句》十二卷等。

五、《周易》的价值

《周易》虽是一部古代筮书，但却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它广泛地记录了西周时代包括农业、渔猎、畜牧、祭祀、战争、婚姻、衣食住用等许多方面的社会生活。它反映了周部族从太王迁岐山、武王克殷、周公东征、到王室东迁这段奴隶社会由极盛至衰落的历史轨迹，虽其史料较为零散，但对研究商周社会的历史来说，却弥足珍贵。

《周易》的出现，对中国哲学的初期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易经》成书在西周中期前后，它形象地反映了周人的哲学思维。《易经》从复杂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中抽象出阴（——）、阳（—）两个哲学范畴，这对后来的哲学、科学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贯穿《易经》的万物交感观念、变化发展观念等朴素辩证法观点都对后来的哲学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成书于战国中晚期的《易传》，不仅发展了《易经》的辩证法思想，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在政治思想、人生观等方面都提出了有价值的理论与主张，如主张变革政治、主张刚健有为的人生等。

《易经》同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首先，其卦爻辞中保存了许多古代优美的歌谣，这是文学史上一笔重要而宝贵的财富。其次，卦爻辞使用了一些艺术手法，为后代文学所借鉴，如比喻、赋笔铺排、兴的手法等。其三，卦爻辞的语言成就很大。其词汇丰富、语句简洁洗练、描绘生动形象等。《易经》的卦爻辞产生在西周中期前后，它不仅为文学从殷商的甲骨卜辞向《诗经》发展构建起一座桥梁，而且也为先秦文学、尤其是西周文学树立了典范。

原　　文

上　　经

乾（卦一）

☰乾：元，亨，利贞。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潜龙勿用"，阳在下也；"见龙在田"，德施普也；"终日乾乾"，反复道也；"或跃在渊"，进无咎也；"飞龙在天"，大人造也。"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

利、贞。"

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九四曰"或跃在渊，无咎"，何谓也？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潜龙勿用"，下也；"见龙在田"，时舍也；"终日乾乾"，行事也；"或跃在渊"，自试也；"飞龙在天"，上治也；"亢龙有悔"，穷之灾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潜龙勿用"，阳气潜藏；"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或跃在渊"，乾道乃革；"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龙有悔"，与时偕极；乾元用九，乃见天则。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

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九三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九四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坤（卦二）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彖》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后顺得常。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安贞之吉，应地无疆。

《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初六：履霜，坚冰至。《象》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

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

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象》曰“含章可贞”，以时发也。“或从王事”，知光大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誉。《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六五，黄裳，元吉。《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象》曰：“龙战于野”，其道穷

也。

用六，利永贞。《象》曰：用六“永贞”，以大终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

“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阴疑于阳必战，为其嫌于无阳也，故称龙焉。犹未离其类也，故称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

屯（卦三）

䷂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彖》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大亨贞。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象》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

初九，磐桓，利居贞。利建侯。《象》曰：虽磐桓，志行正也。以贵下贱，大得民也。

六二，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难，乘刚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从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穷也。

六四，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象》曰："泣血涟如"，何可长也。

蒙（卦四）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

《彖》曰："蒙"，山下有险，险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时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应也。"初筮告"，以刚中也。"再三渎，渎则不告"，渎蒙也。蒙以养正，圣功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刚柔节也。

六三，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顺也。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独远实也。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顺以巽也。

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象》曰："利"用"御寇"，上下顺也。

需（卦五）

䷄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

《象》曰："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需，有孚，光亨，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象》曰：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难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虽小有言，以终吉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灾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败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顺以听也。

九五，需于酒食，贞吉。《象》曰："酒食贞吉"，以中正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象》曰："不速之客来，敬之，终吉"，虽不当位，未大失也。

讼（卦六）

䷅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

《象》曰：讼，上刚下险，险而健，讼。"讼，有孚窒惕，中吉"，刚来而得中也。"终凶"，讼不可成也。"利见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渊也。

《象》曰：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象》曰："不永所事"，讼不可长也。虽"小有言"，其辩明也。

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象》曰："不克讼"，归逋窜也。自下讼上，患至掇也。

六三，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象》曰："食旧德"，从上吉也。

九四，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象》曰："复即命，渝"，安贞不失也。

九五：讼，元吉。《象》曰："讼，元吉"，以中正也。

上九：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象》曰：以讼受服，亦不足敬也。

师（卦七）

䷆师：贞大人吉，无咎。

《彖》曰：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

《象》曰：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

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师出以律"，失律凶也。

九二，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象》曰："在师中吉"，承天宠也。"王三锡命"，怀万邦也。

六三，师或舆尸，凶。《象》曰："师或舆尸"，大无功也。

六四，师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象》曰："长子帅师"，以中行也。"弟子舆尸"，使不当也。

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乱邦也。

比（卦八）

䷇比：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

《彖》曰：比，吉也；比，辅也，下顺从也。"原筮，元永贞，无咎"，以刚中也。"不宁方来"，上下应也。"后夫凶"，其道穷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六二，比之自内，贞吉。《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伤乎？

六四，外比之，贞吉。《象》曰：外比于贤，以从上也。

九五，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象》曰："显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顺，失前禽也。"邑人不诫"，上使中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终也。

小畜（卦九）

☴☰小畜：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曰小畜。健而巽，刚中而志行，乃亨。"密云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象》曰：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初九，复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复自道"，其义"吉"也。

九二，牵复，吉。《象》曰：牵复在中，亦不自失也。

九三，舆说辐。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九五，有孚挛如，富以其邻。《象》曰："有孚挛如"，不独富也。

上九，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处"，德积载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履（卦十）

☱履虎尾，不咥人。亨。

《彖》曰："履"，柔履刚也。说而应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象》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独行愿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象》曰："幽人贞吉"，中不自乱也。

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象》曰："眇能视"，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与行也。"咥人之凶"，位不当也。"武人为于大君"，志刚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终吉。《象》曰："愬愬终吉"，志行也。

九五，夬履，贞厉。《象》曰："夬履贞厉"，位正当也。

上九，视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庆也。

泰（卦十一）

☷泰：小往大来，吉，亨。

《彖》曰："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复"，天地际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实也。"不戒以孚"，中心愿也。

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愿也。

上六，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象》曰："城复于隍"，其命乱也。

否（卦十二）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

初六，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象》曰："拔茅贞吉"，志在君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乱群也。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当也。

九四，有命，无咎，畴离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当也。

上九，倾否，先否后喜。《象》曰：否终则倾，何可长也！

同人（卦十三）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

《象》曰：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

初九，同人于门，无咎。《象》曰："出门同人"，又谁咎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象》曰："伏戎于莽"，敌刚也。"三岁不兴"，安行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义弗克也。其"吉"，则困而反则也。

九五，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师相遇，言相克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大有（卦十四）

☲大有：元亨。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

初九，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九二，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车以载"，积中不败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发志

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谦（卦十五）

䷎谦：亨。君子有终。

《彖》曰："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

《象》曰：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

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

六二，鸣谦，贞吉。《象》曰："鸣谦贞吉"，中心得也。

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象》曰："劳谦君子"，万民服也。

六四，无不利，㧑谦。《象》曰："无不利，㧑谦"，不违则也。

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上六，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象》曰："鸣谦"，志未得也。可用"行师"，征邑国也。

豫（卦十六）

䷏豫：利建侯行师。

《彖》曰：豫，刚应而志行，顺以动，豫。豫顺以动，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师乎？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

《象》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

配祖考。

初六，鸣豫，凶。《象》曰："初六鸣豫"，志穷凶也。

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象》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

六三，盱豫，悔，迟，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当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六五，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贞疾"，乘刚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长也？

随（卦十七）

䷐随：元亨，利贞，无咎。

《彖》曰：随，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

《象》曰：泽中有雷，随。君子以向晦入宴息。

初九，官有渝，贞吉，出门交有功。《象》曰："官有渝"，从正吉也。"出门交有功"，不失也。

六二，系小子，失丈夫。《象》曰："系小子"，弗兼与也。

六三，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利居贞。《象》曰："系丈夫"，志舍下也。

九四，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随有获"，其义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系

之"，上穷也。

蛊（卦十八）

䷑蛊：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

《彖》曰：蛊，刚上而柔下，巽而止，蛊。"蛊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

《象》曰：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

初六，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象》曰："干父之蛊"，意承考也。

九二，干母之蛊，不可贞。《象》曰："干母之蛊"，得中道也。

九三，干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干父之蛊"，终无咎也。

六四，裕父之蛊，往，见吝。《象》曰："裕父之蛊"，往未得也。

六五，干父之蛊，用誉。《象》曰："干父用誉"，承以德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则也。

临（卦十九）

䷒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

《彖》曰：临，刚浸而长，说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象》曰：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

初九，咸临，贞吉。《象》曰："咸临贞吉"，志行正也。

九二，咸临，吉，无不利。《象》曰："咸临，吉，无不利"，未顺命也。

六三，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象》曰："甘临"，位不当也。"既忧之"。咎不长也。

六四，至临，无咎。《象》曰："至临无咎"，位当也。

六五，知临，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

上六，敦临，吉，无咎。《象》曰："敦临"之吉，志在内也。

观（卦二十）

䷓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

《彖》曰：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象》曰：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

初六，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观"，"小人"道也。

六二，窥观，利女贞。《象》曰："窥观女贞"，亦可丑也。

六三，观我生，进退。《象》曰："观我生，进退"，未失道也。

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象》曰："观国之光"，尚宾也。

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观我生"，观民也。

上九，观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观其生"，志未平也。

噬嗑（卦二十一）

䷔噬嗑：亨，利用狱。

《彖》曰：颐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刚柔分，动而明，雷电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虽不当位，利用狱也。

《象》曰："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敕法。

初九，屦校灭趾，无咎。《象》曰："屦校灭趾"，不行也。

六二，噬肤灭鼻，无咎。《象》曰："噬肤灭鼻"，乘刚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当也。

九四，噬干胏，得金矢。利艰贞，吉。《象》曰："利艰贞，吉"，未光也。

六五，噬干肉得黄金。贞厉，无咎。《象》曰："贞厉，无咎"，得当也。

上九，何校灭耳，凶。《象》曰："何校灭耳"，聪不明也。

贲（卦二十二）

䷕贲：亨。小利有攸往。

《彖》曰：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象》曰：山下有火，贲。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

初九，贲其趾，舍车而徒。《象》曰："舍车而徒"，义弗乘也。

六二，贲其须。《象》曰："贲其须"，与上兴也。

九三，贲如，濡如，永贞，吉。《象》曰："永贞"之吉，终莫之陵也。

六四，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当位，疑也。"匪寇婚媾"，终无尤也。

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戋戋，吝，终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上九，白贲，无咎。《象》曰："白贲，无咎"，上得志也。

剥（卦二十三）

䷖剥：不利有攸往。

《彖》曰："剥"，剥也。柔变刚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顺而止之，观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

《象》曰：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初六，剥床以足，蔑贞凶。《象》曰："剥床以足"，以灭下也。

六二，剥床以辨，蔑贞凶。《象》曰："剥床以辨"，未有与也。

六三，剥之，无咎。《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六四，剥床以肤，凶。《象》曰："剥床以肤"，切近灾也。

六五，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象》曰："以宫人宠"，终无尤也。

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象》曰："君子得舆"，民所载也；"小人剥庐"，终不可用也。

复（卦二十四）

䷗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

《彖》曰："复，亨"，刚反动而以顺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利有攸往"，刚长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象》曰：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初九，不远复，无祇悔，元吉。《象》曰："不远"之复，以修身也。

六二，休复，吉。《象》曰："休复"之吉，以下仁也。

六三，频复，厉，无咎。《象》曰："频复"之厉，义无咎也。

六四，中行独复。《象》曰："中行独复"，以从道也。

六五，敦复，无悔。《象》曰："敦复无悔"，中以自考也。

上六，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复"之凶，反君道也。

无妄（卦二十五）

䷘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彖》曰：无妄，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动而健，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象》曰：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先生以茂对时育万物。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六二，不耕获，不菑畬，则利有攸往。《象》曰："不耕获"，未富也。

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灾也。

九四，可贞，无咎。《象》曰："可贞，无咎"，固有之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药有喜。《象》曰：无妄之药，不可试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穷之灾也。

大畜（卦二十六）

䷙大畜：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彖》曰：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刚上而尚贤，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养贤也。"利涉大川"，应乎天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初九，有厉，利已。《象》曰："有厉利已"，不犯灾也。

九二，舆说輹。《象》曰："舆说輹"，中无尤也。

九三，良马逐，利艰贞，曰闲舆卫，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六五，豮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庆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颐（卦二十七）

䷚颐：贞吉。观颐，自求口实。

《彖》曰：颐，贞吉，养正则吉也；观颐，观其所养也；自求口实，观其自养也。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大矣哉！

《象》曰：山下有雷，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

初九，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象》曰："观我朵颐"，亦不足贵也。

六二，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类也。

六三，拂颐，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六四，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颠颐之吉，上施光也。

六五，拂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贞"之吉"，顺以从上也。

上九，由颐，厉，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颐，厉，吉"，大有庆也。

大过（卦二十八）

䷛大过：栋桡，利有攸往，亨。

《彖》曰："大过"，大者过也。"栋桡"，本末弱也。刚过而中，巽而说行。"利有攸往"，乃亨。"大过"之时大矣哉！

《象》曰：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九二，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过以相与也。

九三，栋桡，凶。《象》曰："栋桡"之"凶"，不可以有辅也。

九四，栋隆，吉。有它吝。《象》曰：栋隆之吉，不桡乎下也。

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象》曰："枯杨生华"，何可久也？"老妇士夫"，亦可丑也。

上六，过涉灭顶，凶。无咎。《象》曰：过涉之凶，不可咎也。

坎（卦二十九）

䷜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

《彖》曰："习坎"，重险也。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维心亨"，乃以刚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哉！

《象》曰：水洊至，习坎。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

初六，习坎，入于坎，窞，凶。《象》曰：习坎入坎，失道，凶也。

九二，坎有险，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六三，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来之坎坎"，终无功也。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

《象》曰："樽酒簋贰"，刚柔际也。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上六，系用徽纆，寘于丛棘，三岁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岁也。

离（卦三十）

☲离：利贞，亨。畜牝牛，吉。

《彖》曰：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柔丽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象》曰：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

初九，履错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错"之敬，以辟咎也。

六二，黄离，元吉。《象》曰："黄离，元吉"，得中道也。

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离"，何可久也？

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象》曰："突如其来如"，无所容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离王公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下　经

咸（卦三十一）

䷞咸：亨，利贞。取女吉。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象》曰：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虽凶居吉，顺不害也。

九三，咸其股，执其随，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处也。志在随人，所执下也。

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象》曰：“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来”，未光大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上六，咸其辅颊舌。《象》曰：“咸其辅颊舌”，滕口说也。

恒（卦三十二）

䷟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

《彖》曰：恒，久也。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恒。“恒亨无咎利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象》曰：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初六，浚恒，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

求深也。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六五，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象》曰：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夫子制义，从妇凶也。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遁（卦三十三）

☶遁：亨，小利贞。

《彖》曰：“遁，亨”，遁而亨也。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小利贞”，浸而长也。遁之时义大矣哉！《象》曰：天下有山，遁。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

初六，遁尾，厉，勿用有攸往。《象》曰：“遁尾”之“厉”，不往何灾也？

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象》曰：执用黄牛，固志也。

九三，系遁，有疾，厉。畜臣妾，吉。《象》曰：“系遁”之“厉”，有疾惫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九四，好遁，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遁，小人否也。

九五，嘉遁，贞吉。《象》曰：“嘉遁贞吉”，以正志也。

上九，肥遁，无不利。《象》曰：“肥遁，无不利”，无所疑也。

大壮（卦三十四）

☳大壮：利贞。

《彖》曰：大壮，大者壮也。刚以动，故壮。"大壮利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

《象》曰：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

初九，壮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壮于趾"，其孚穷也。

九二，贞吉。《象》曰：九二"贞吉"，以中也。

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壮"，君子罔也。

九四，贞吉，悔亡。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輹。《象》曰："藩决不羸"，尚往也。

六五，丧羊于易，无悔。《象》曰："丧羊于易"，位不当也。

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详也。"艰则吉"，咎不长也。

晋（卦三十五）

䷢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

《彖》曰：晋，进也，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也。《象》曰：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

初六，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晋如摧如"，独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六二，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兹介福"，以中正也。

六三，众允，悔亡。《象》曰："众允"之志，上行也。

九四，晋如鼫鼠，贞厉。《象》曰："鼫鼠，贞厉"，位不当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庆也。

上九，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象》曰：

"维用伐邑"，道未光也。

明夷（卦三十六）

䷣明夷：利艰贞。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

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义不食也。

六二，明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象》曰：六二之吉，顺以则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象》曰："入于左腹"，获心意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象》曰：箕子之贞，明不可息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国也；"后入于地"，失则也。

家人（卦三十七）

䷤家人：利女贞。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象》曰：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初九，闲有家，悔亡。《象》曰："闲有家"，志未变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馈，贞吉。《象》曰：六二之吉，顺以巽

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妇子嘻嘻”，失家节也。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顺在位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爱也。

上九，有孚威如，终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

睽（卦三十八）

䷥睽：小事吉。

《彖》曰：睽，火动而上，泽动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说而丽乎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

《象》曰：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

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象》曰：“见恶人”，以辟咎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六三，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

《象》曰：“见舆曳”，位不当也。“无初有终”，遇刚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肤，往”，有庆也。

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蹇（卦三十九）

䷦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

《彖》曰：蹇，难也，险在前也。见险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利见大人”，往有功也。当位“贞吉”，以正邦也。蹇之时用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初六，往蹇来誉。《象》曰：“往蹇来誉”，宜待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终无尤也。

九三，往蹇来反。《象》曰：“往蹇来反”，内喜之也。

六四，往蹇来连。《象》曰：“往蹇来连”，当位实也。

九五，大蹇朋来。《象》曰：“大蹇朋来”，以中节也。

上六，往蹇来硕，吉，利见大人。《象》曰：“往蹇来硕”，志在内也；“利见大人”，以从贵也。

解（卦四十）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

《彖》曰：解，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解。“解，利西南”，往得众也。“其来复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时大矣哉！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

初六，无咎。《象》曰：刚柔之际，义无咎也。

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象》曰：九二贞吉，得中道也。

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象》曰：“负且乘”，亦可丑也。自我致戎，又谁咎也？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象》曰："解而拇"，未当位也。

六五，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损（卦四十一）

䷨损：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彖》曰：损，损下益上，其道上行。损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应有时。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

《象》曰：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损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九二，利贞。征凶，弗损，益之。《象》曰：九二"利贞"，中以为志也。

六三，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则疑也。

六四，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损其疾"，亦可喜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上九，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损，益之"，大得志也。

益（卦四十二）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彖》曰："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庆。"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象》曰：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初九，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来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六四，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象》曰："告公，从"，以益志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问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上九，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辞也。"或击之"，自外来也。

夬（卦四十三）

☱☰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彖》曰："夬"，决也，刚决柔也。健而说，决而和。"扬于王庭"，柔乘五刚也。"孚号有厉"，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穷也。"利有攸往"，刚长乃终也。

《象》曰：泽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

初九，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象》曰：不胜而往，咎也。

九二，惕号，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九三，壮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象》曰："君子夬夬"，终无咎也。

九四，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当也。"闻言不信"，聪不明也。

九五，苋陆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上六，无号，终有凶。《象》曰："无号"之凶，终不可长也。

姤（卦四十四）

䷫姤：女壮，勿用取女。

《彖》曰：姤，遇也，柔遇刚也。"勿用取女"，不可与长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时义大矣哉！

《象》曰：天下有风，姤。后以施命诰四方。

初六，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系于金柅"，柔道牵也。

九二，包有鱼，无咎，不利宾。《象》曰："包有鱼"，义不及宾也。

九三，臀无肤，其行次且，厉，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牵也。

九四，包无鱼，起凶。《象》曰："无鱼"之凶，远民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陨自天"，志不舍命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象》曰："姤其角"，上穷吝也。

萃（卦四十五）

䷬萃：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彖》曰："萃"，聚也。顺以说，刚中而应，故聚也。"王假有庙"，致孝享也。"利见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顺天命也。观其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象》曰：泽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初六，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勿恤，往无咎。《象》曰："乃乱乃萃"，其志乱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变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当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上六，赍咨涕洟，无咎。《象》曰："赍咨涕洟"，未安上也。

升（卦四十六）

䷭升：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

《彖》曰：柔以时升，巽而顺，刚中而应，是以大亨。"用见大人，勿恤"，有庆也。"南征吉"，志行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九三，升虚邑。《象》曰："升虚邑"，无所疑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顺事也。

六五，贞吉，升阶。《象》曰："贞吉，升阶"，大得志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困（卦四十七）

䷮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彖》曰："困"，刚弇也。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贞大人吉"，以刚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

《象》曰：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觌。《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绂方来。利用享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庆也。

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象》曰："据于蒺藜"，乘刚也；"入于其宫，不见其妻"，不祥也。

九四，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象》曰："来徐徐"，志在下也。虽不当位，有与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绂，乃徐有说，利用祭祀。《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说"，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动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当也；"动悔有悔"，吉行也。

井（卦四十八）

䷯井：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养而不穷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刚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劳民劝相。

初六，井泥不食。旧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旧井无禽"，时舍也。

九二，井谷射鲋，瓮敝漏。《象》曰："井谷射鲋"，无与也。

九三，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革（卦四十九）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

《象》曰：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

初九，巩用黄牛之革。《象》曰："巩用黄牛"，不可以有为也。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九三，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变"，其文炳

也。

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象》曰："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

鼎（卦五十）

䷱鼎：元吉，亨。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饪也。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巽而耳目聪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元亨。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初六，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颠趾"，未悖也。"利出否"，以从贵也。

九二，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实"，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终无尤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象》曰："鼎耳革"，失其义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𫗧，其形渥，凶。《象》曰："覆公𫗧"，信如何也？

六五，鼎黄耳金铉，利贞。《象》曰："鼎黄耳"，中以为实也。

上九，鼎玉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铉在上，刚柔节也。

震（卦五十一）

䷲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

《彖》曰：震，亨。"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也。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

初九，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吉。《象》曰："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

六二，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来厉"，乘刚也。

六三，震苏苏，震行无眚。《象》曰："震苏苏"，位不当也。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六五，震往来，厉，意无丧，有事。《象》曰："震往来厉"，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丧也。

上六，震索索，视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虽凶无咎，畏邻戒也。

艮（卦五十二）

䷳艮：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

《彖》曰：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是以"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随"，未退听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厉熏心。《象》曰："艮其限"，危熏心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诸躬也。

六五，艮其辅，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辅"，以中正也。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终也。

渐（卦五十三）

䷴渐：女归吉，利贞。

《彖》曰：渐之进也，女归吉也。进得位，往有功也。进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刚得中也。止而巽，动不穷也。

《象》曰：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

初六，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厉，义无咎也。

六二，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吉。《象》曰："饮食衎衎"，不素饱也。

九三，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用御寇。《象》曰："夫征不复"，离群丑也。"妇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御寇"，顺相保也。

六四，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顺以巽也。

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象》曰："终莫之胜，吉"，得所愿也。

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象》曰："其羽可用为仪，吉"，不可乱也。

归妹（卦五十四）

䷵归妹：征凶，无攸利。

《彖》曰：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妹，人之终始也。说以动，所归妹也。"征凶"，位不当也。"无攸利"，柔乘刚也。

《象》曰：泽上有雷，归妹。君子以永终知敝。

初九，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归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九二，眇能视，利幽人之贞。《象》曰："利幽人之贞"，未变常也。

六三，归妹以须，反归以娣。《象》曰："归妹以须"，未当也。

九四，归妹愆期，迟归有时。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六五，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象》曰："帝乙归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贵行也。

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实"，承虚筐也。

丰（卦五十五）

䷶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

《彖》曰：丰，大也。明以动，故丰。"王假之"，尚大也。"勿忧，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象》曰：雷电皆至，丰。君子以折狱致刑。

初九，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往有尚。《象》曰："虽旬无咎"，过旬灾也。

六二，丰其蔀，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象》曰："有孚发若"，信以发志也。

九三，丰其沛，日中见沫，折其右肱，无咎。《象》曰："丰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终不可用也。

九四，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吉。《象》曰："丰其蔀"，位不当也。"日中见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六五，来章有庆誉，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庆也。

上六，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觌，凶。《象》曰："丰其屋"，天际翔也。"窥其户，阒其无人"，自藏也。

旅（卦五十六）

☶旅：小亨。旅贞吉。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止而丽乎明，是以"小亨"，"旅贞吉"也。旅之时义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

初六，旅琐琐，斯其所取灾。《象》曰："旅琐琐"，志穷灾也。

六二，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象》曰："得童仆，贞"，终无尤也。

九三，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象》曰："旅焚其次"，亦以伤矣。以旅与下，其义丧也。

九四，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处"，未得位也。"得其资斧"，心未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象》曰："终以誉命"，上逮也。

上九，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义焚也。"丧牛于易"，终莫之闻也。

巽（卦五十七）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彖》曰：重巽以申命。刚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顺乎刚，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象》曰：随风，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初六，进退，利武人之贞。《象》曰："进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贞"，志治也。

九二，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象》曰："纷若"之吉，得中也。

九三，频巽，吝。《象》曰："频巽"之吝，志穷也。

六四，悔亡，田获三品。《象》曰："田获三品"，有功也。

九五，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上九，巽在床下，丧其资斧，贞凶。《象》曰："巽在床下"，上穷也；"丧其资斧"，正乎凶也。

兑（卦五十八）

䷹兑：亨：利贞。

《彖》曰：兑，说也。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

《象》曰：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

初九，和兑，吉。《象》曰："和兑"之吉，行未疑也。

九二，孚兑，吉，悔亡。《象》曰："孚兑"之吉，信志也。

六三，来兑，凶。《象》曰："来兑"之凶，位不当也。

九四，商兑未宁，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庆也。

九五，孚于剥，有厉。《象》曰："孚于剥"，位正当也。

上六，引兑。《象》曰：上六"引兑"，未光也。

涣（卦五十九）

䷺涣：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

《彖》曰："涣亨"，刚来而不穷，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

有庙"，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象》曰：风行水上，涣。先王以享于帝立庙。

初六，用拯马壮，吉。《象》曰：初六之吉，顺也。

九二，涣奔其机，悔亡。《象》曰："涣奔其机"，得愿也。

六三，涣其躬，无悔。《象》曰："涣其躬"，志在外也。

六四，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涣其群，元吉"，光大也。

九五，涣汗其大号，涣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上九，涣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涣其血"，远害也。

节（卦六十）

䷻节：亨。苦节，不可贞。

《彖》曰："节亨"，刚柔分而刚得中。"苦节不可贞"，其道穷也。说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象》曰：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九二，不出门庭，凶。《象》曰："不出门庭，凶"，失时极也。

六三，不节若，则嗟若，无咎。《象》曰："不节"之嗟，又谁咎也？

六四，安节，亨。《象》曰："安节"之亨，承上道也。

九五，甘节，吉，往有尚。《象》曰："甘节"之吉，居位中也。

上六，苦节，贞凶，悔亡。《象》曰："苦节，贞凶"，其道穷也。

中孚（卦六十一）

䷼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

《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刚得中，说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鱼吉"，信及豚鱼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中孚以利贞，乃应乎天也。

《象》曰：泽上有风，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变也。

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愿也。

六三，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罢"，位不当也。

六四，月几望，马匹亡，无咎。《象》曰："马匹亡"，绝类上也。

九五，有孚挛如，无咎。《象》曰："有孚挛如"，位正当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长也？

小过（卦六十二）

䷽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彖》曰：小过，小者过而亨也。过以利贞，与时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刚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飞鸟之象焉。"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顺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过。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

初六，飞鸟以凶。《象》曰："飞鸟以凶"，不可如何也。

六二，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过也。

九三，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象》曰：“从或戕之”，凶如何也？

九四，无咎。弗过遇之，往厉必戒，勿用永贞。《象》曰：“弗过遇之”，位不当也。“往厉必戒”，终不可长也。

六五，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云不雨”，已上也。

上六，弗遇过之，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眚。《象》曰：“弗遇过之”，已亢也。

既济（卦六十三）

䷾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

《彖》曰：“既济，亨小”者，亨也。“利贞”，刚柔正而位当也。“初吉”，柔得中也。终止则乱，其道穷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初九，曳其轮，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轮”，义无咎也。

六二，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惫也。

六四，繻有衣袽，终日戒。《象》曰：“终日戒”，有所疑也。

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象》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时也。“实受其福”，吉大来也。

上六，濡其首，厉。《象》曰："濡其首厉"，何可久也？

未济（卦六十四）

☲☵未济：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

《彖》曰："未济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济"，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续终也。虽不当位，刚柔应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极也。

九二，曳其轮，贞吉。《象》曰：九二"贞吉"，中以行正也。

六三，未济，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济征凶"，位不当也。

九四，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象》曰："贞吉，悔亡"，志行也。

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辉吉也。

上九，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饮酒濡首，亦不知节也。

系　辞　上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

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变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补过也。是故，列贵贱者存乎位，齐小大者存乎卦，辩吉凶者存乎辞，忧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辞有险易；辞也者，各指其所之。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

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

性存存，道义之门。"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错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术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劳谦，君子有终，吉。"子曰："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亢龙有悔。"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不出户庭，无咎。"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

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祐神矣。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地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

子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以贡。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与于此哉？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

赜。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乾坤其《易》之缊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系　辞　下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吉凶者，贞胜者也；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简矣。爻也者，

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功业见乎变，圣人之情见乎辞。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杵臼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其故何也？阳卦奇，阴卦耦。其德行何也？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易》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

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易》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将至，妻可得而见耶？"《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动而不括，是以出而有获，语成器而动者也。"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灭趾，无咎。"此之谓也。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灭耳，凶。"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𫗧，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子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易》曰："不远复，无祇悔，元吉。"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言致一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

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子曰："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称名也，杂而不越。于稽其类，其衰世之意邪？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因贰以济民行，以明失得之报。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谦》，尊而光；《复》，小而辨于物；《恒》，杂而不厌；《损》，先难而后易；《益》，长裕而不设；《困》，穷而通；《井》，居其所而迁；《巽》，称而隐。《履》以和行，《谦》以制礼，《复》以自知，《恒》以一德，《损》以远害，《益》以兴利，《困》以寡怨，《井》以辩义，《巽》以行权。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初率其辞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辞拟之，卒成之终。若夫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噫！亦要存亡吉凶，则居可知矣。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

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其柔危，其刚胜邪。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能说诸心，能研诸侯之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变化云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来。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刚柔杂居而吉凶可见矣。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迁。是故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悔且吝。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

说　　卦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

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絜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动万物者莫疾乎雷，挠万物者莫疾乎风，燥万物者莫熯乎火，说万物者莫说乎泽，润万物者莫润乎水，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

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也。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

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为木果。

坤为地，为母，为布，为釜，为吝啬，为均，为子母牛，为大舆，为文，为众，为柄，其于地也为黑。

震为雷，为龙，为玄黄，为旉，为大涂，为长子，为决躁，为苍筤竹，为萑苇；其于马也，为善鸣，为馵足，为作足，为的颡；

其于稼也，为反生；其究为健，为蕃鲜。

巽为木，为风，为长女，为绳直，为工，为白，为长，为高，为进退，为不果，为臭；其于人也，为寡发，为广颡，为多白眼，为近利市三倍；其究为躁卦。

坎为水，为沟渎，为隐伏，为矫輮，为弓轮；其于人也，为加忧，为心病，为耳痛，为血卦，为赤；其于马也，为美脊，为亟心，为下首，为薄蹄，为曳；其于舆也，为多眚，为通，为月，为盗；其于木也，为坚多心。

离为火，为日，为电，为中女，为甲胄，为戈兵；其于人也，为大腹；为乾卦，为鳖，为蟹，为蠃，为蚌，为龟；其于木也，为科上槁。

艮为山，为径路，为小石，为门阙，为果蓏，为阍寺，为指，为狗，为鼠，为黔喙之属；其于木也，为坚多节。

兑为泽，为少女，为巫，为口舌，为毁折，为附决；其于地也，为刚卤；为妾，为羊。

序　　卦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师者众也，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后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有

大而能谦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随，故受之以《随》。以喜随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蛊》。蛊者事也，有事而后可大，故受之以《临》。临者大也，物大然后可观，故受之以《观》。可观而后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贲》。贲者饰也，至饰然后亨则尽矣，故受之以《剥》。剥者剥也，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复则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后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后可养，故受之以《颐》。颐者养也，不养则不可动，故受之以《大过》。物不可以终过，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丽，故受之以《离》。离者丽也。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遁》。遁者退也，物不可以终遁，故受之以《大壮》。物不可以终壮，故受之以《晋》。晋者进也，进必有所伤，故受之以《明夷》。夷者伤也，伤于外者必反于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穷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难，故受之以《蹇》。蹇者难也，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解者缓也，缓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损》。损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决，故受之以《夬》。夬者决也，决必有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后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谓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长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动也，物不可以终动，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终止，故受之以《渐》。渐者进也，进必有所归，故受之以《归妹》。得其所归者必大，故

受之以《丰》。丰者大也，穷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后说之，故受之以《兑》。兑者说也，说而后散之，故受之以《涣》。涣者离也，物不可以终离，故受之以《节》。节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过》。有过物者必济，故受之以《既济》。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

杂　卦

《乾》刚《坤》柔，《比》乐《师》忧。《临》、《观》之义，或与或求。《屯》见而不失其居。《蒙》杂而著。《震》，起也；《艮》，止也。《损》、《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时也。《无妄》，灾也。《萃》聚而《升》不来也，《谦》轻而《豫》怠也。《噬嗑》，食也。《贲》，无色也。《兑》见而《巽》伏也。《随》无故也，《蛊》则饰也。《剥》，烂也。《复》，反也。《晋》，昼也。《明夷》，诛也。《井》通而《困》相遇也。《咸》速也。《恒》，久也。《涣》，离也。《节》，止也。《解》，缓也。《蹇》，难也。《睽》，外也。《家人》，内也。《否》、《泰》反其类也。《大壮》则止，《遁》则退也。《大有》，众也。《同人》，亲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过》，过也。《中孚》，信也。《丰》，多故也。亲寡，《旅》也。《离》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处也。《需》，不进也。《讼》，不亲也。《大过》，颠也。《姤》，遇也，柔遇刚也。《渐》，女归待男行也。《颐》，养正也。《既济》，定也。《归妹》，女之终也。《未济》，男之穷也。《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

尚　书

导　读

《尚书》也称《书》、《书经》，是汉代“五经”之一，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著作，其成书年代比《周易》、《诗经》还早，它真实地记载了我国奴隶社会的一些史实。

一、关于书名

秦以前的经典都称《尚书》为《书》，《尚书》一名起于西汉，关于这一书名的来历，有三种主要意见。第一种观点认为，“尚书”就是上古时代的书。唐·孔颖达《尚书正义》说：“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来之书，故曰《尚书》。”东汉郑玄、班固又认为，《书》是经过孔子编撰的，为尊孔，而把“书”字前面加“上”字（尚与上，古代通用）。第三种观点认为，“上”指古代帝王，“上书”就是帝王言谈的记录，考察《尚书》的内容，大部分记载的是礼仪之事，并不都是所谓的“上言”。历代学者绝大多数笃信第一种观点。《尚书》始于《尧典》，终于《秦誓》，其时代上限自唐虞时代（约公元前 2375 年），下限到春秋之际秦穆公时代，共约

一千七百余年，是我国上古时代的重要史料。因为这个时代距西汉较遥远，因此汉人称之为"尚书"，意即上古之书。

二、《尚书》的编撰者

《汉书·艺文志》说："至《书》之所起远矣，至孔纂焉，上至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汉代谶纬之书《尚书纬》也有类似的说法。自汉代之后，孔子编撰《尚书》的说法便成为世传之说，没人拿出充足的论据加以怀疑或否定，无论真相如何，孔子与《尚书》有密切关系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三、《尚书》的今古文本问题

《尚书》的今古文本问题是复杂而又长期争论的问题，也是学习《尚书》的难点问题，了解它是学习《尚书》的前提。

1.《尚书》的传本

《尚书》传本有今古文之分，大致有三种。

今文《尚书》：秦火之后，《尚书》没能传下来。汉文帝时，济南人伏生（名胜）开始传授《尚书》。据《史记·儒林列传》及《汉书》记载，伏生当时已经九十多岁，行动不便，汉文帝就派晁错前去向伏生求教学习。也有人认为是伏生凭记忆口诵《尚书》，还有人认为伏生通过他的女儿传经。这两种说法没有确证，令人不信。伏生所传的《尚书》，是晁错等人用汉代通行的隶书抄下来的，针对其后发现的古文《尚书》而称今文。今文《尚书》共28篇，西晋永嘉之乱后，都散亡不存。

古文《尚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武帝末年，鲁恭王刘余为扩充他的王宫，毁坏了孔子的旧宅，在孔宅的墙壁里发现了许多书简，有《尚书》、《论语》、《孝经》等，这些书全用篆

文写成。孔子的十二世孙孔安国当时在朝廷里作博士，他把书上的文字用汉隶改写下来，并与伏生所传的《尚书》相对照比较，多出16篇，他把这16篇离析为24篇，又把伏生所传的28篇离析为34篇，共计58篇，合为46卷。因为原书是用篆文写成，所以称为古文《尚书》，以区别伏生的今文。孔安国是受诏为《尚书》作传的，因为武帝末年，朝中发生了巫蛊事件，孔安国便没有得以上奏朝廷而列于学官，而是藏在家中私自传授。孔安国的古文《尚书》在西汉中后期出现过好几次，曾传到贾逵、司马迁。魏晋之间便亡佚了。

伪古文《尚书》：据《隋书·经籍志》和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记载，东晋元帝之时，豫章内史梅赜（或作枚颐）献了一部《尚书》，这部书比伏生所传的多了25篇，于是梅氏又把伏生所传的28篇离析为33篇，并加了一篇书序，共59篇，为46卷，称之为孔安国所传的孔壁遗书，上奏晋元帝。这部书在社会上流行时间最长，这就是现在通行的古文《尚书》，也就是被学术界认定的伪古文《尚书》。

2. 古文真伪之争

对梅赜所奏之书，隋唐学者不加怀疑，自宋开始，学术界对梅氏古文《尚书》的真实性产生怀疑。最初，朱熹在《尚书纲领》中对东晋出现的孔传古文《尚书》的《书序》提出疑问。明人梅鷟的《尚书考异》从七个方面考证，指出了伪古文《尚书》的作伪痕迹。清人对此问题掀起轩然大波，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列举了128条证据论证梅赜所献是伪古文《尚书》，其后，惠栋、崔述、丁宽、段玉裁等大批清代学者纷纷著述，对东晋古文《尚书》加以否定，认为是伪书。清代仅毛奇龄一人竭力为东晋古文《尚书》辩护，但他的《古文尚书冤词》一书辞多遁饰，不太可信。经过历代专家的辨别考定，古文《尚书》的真伪问题有了

结论：现在十三经中的《尚书》58篇，有汉代今文28篇，因篇章分合不同，又把这28篇解析为33篇，而另外25篇及全部孔安国《传》都是晋人伪造的古文《尚书》。伪古文《尚书》在南朝取得了学术界的信任而流行起来，在唐代更得到官方的尊崇，从此，这58篇及所谓《孔传》被当作正经正注，千余年来相承不废，居于正统地位，而真正由孔安国所传的孔壁所遗十六篇古文《尚书》确是真地失传了。

四、《尚书》的体例

《尚书》分《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通常按文体分为六种，即典、谟、训、诰、誓、命。

典：即典制、模范。《尚书》认为尧舜之事可作后人的常法、模范。谟：同“谋”，相互交谈、勉励。《尚书》记载了先王的谈话。训：教诲。贤臣以恳挚之言劝勉其君。诰：训诫、劝勉。《尚书》中的“诰”，或劝勉君主、或祭祀神祇，或训诫臣民等。誓：出征前训诫、鼓舞军士之词。命：即君主对臣众所言。

五、今文《尚书》的篇目及内容

《尚书》58篇，其价值大多凝结在今文28篇中，其篇目与内容如下。

《虞书》有两篇：《尧典》记载尧舜二帝之事。《皋陶谟》记皋陶与禹在帝舜前的谈话。

《夏书》有两篇：《禹贡》记述禹治水的事迹及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自然情况。《甘誓》记夏启征讨有扈国时在甘地誓师之词。

《商书》有五篇：《汤誓》记商汤兴师伐夏桀时的誓师之词。《盘庚》记殷王盘庚迁都前后对百官臣民的宣讲之词。《高宗肜

日》记高宗武丁祭成汤之事。《西伯戡黎》记纣臣祖伊与纣谈论周文王讨伐黎国之事。《微子》记殷纣之兄微子伤殷道将亡而与父师、少师的答话。

《周书》有19篇：《牧誓》记武王伐纣在牧野誓师之词。《洪范》记武王克殷后与殷臣箕子的谈话。《金縢》记周公为武王祈祷并佐成王之事。《大诰》记周公东征武庚时将成王的命令传达给诸侯。《康诰》记武王封其弟康叔于卫并郑重地告诫他。《酒诰》记武王告诫康叔要严于酒禁。《梓材》记武王诫勉康叔之词。《召诰》记召公向周公汇报营建洛邑之事。《洛诰》记周公向成王汇报新都洛邑之事。《多士》记在新都洛邑建成时周公向殷之旧民传达成王之命。《无逸》记周公告诫成王勤政戒佚。《君奭》记周公劝勉召公之言。《多方》：周公把成王之命传达给四方之国。《立政》：周公把执政的纲领告诉成王。《顾命》：成王死前遗命召公之词。《吕刑》：穆王命吕侯制定刑法。《文侯之命》：周襄王命晋文公重耳之词。《费誓》：鲁侯伯禽征，讨淮夷时在费地的誓师之词。《秦誓》：秦穆公被晋军打败而还师时的悔过之词。

六、《尚书》的价值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历史著作，其史料文献对研究我国奴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有极重要的价值。《尚书》作为上古圣贤的功勋册被儒家大加弘扬，从此，儒家的“道统”思想逐渐树立起来；《尚书》便成为历代帝王所标榜的修身、齐家、治国的圣典，而在中国文化内蕴的形成上占有主导地位。《尚书》又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虽其语词晦涩，佶屈聱牙，但语言简洁精警，加之情感质朴，便有一种特殊的美感，此外，它结构清晰，比喻生动，描写传神，这在先秦历史散文中都是很出色的。

原　　文

虞　　书

尧　　典

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作《尧典》。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鹬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

帝曰："畴咨若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帝曰："吁！嚚讼可乎？"

帝曰："畴咨若予采？"欢兜曰："都！共工方鸠僝功。"帝曰："吁，静言庸违，象恭滔天。"

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佥曰："於！鲧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曰，"往，钦哉！"九载，绩用弗成。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扬侧陋。"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帝曰："钦哉！"

舜　典

虞舜侧微，尧闻之聪明，将使嗣位，历试诸难，作《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浚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底可绩，三载。汝陟帝位。"舜让于德，弗嗣。

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辑五瑞。既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

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如五器，卒乃复。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礼。归，格于艺祖，用特。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浚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

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时！柔远能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

舜曰：“咨，四岳！有能奋庸熙帝之载，使宅百揆，亮采惠畴？”佥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禹拜稽首，让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

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

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

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帝曰：“畴若予工？”佥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让于殳斨暨伯与。”帝曰：“俞，往哉！汝谐。”

帝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佥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让于朱、虎、熊、罴。帝曰：“俞，往哉！汝谐。”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礼？”佥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让于夔、龙。帝曰：“俞，往钦哉！”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帝曰："龙，朕堲谗说殄行，震惊朕师。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钦哉！惟时亮天功。"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分北三苗。

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

帝釐下土，方设居方，别生分类。作《汩作》、《九共》、《九篇》、《槀饫》。

大　禹　谟

皋陶矢厥谟，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谟》、《益稷》。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曰："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帝曰："俞！允若兹，嘉言罔攸伏，野无遗贤，万邦咸宁。稽于众，舍己从人，不虐无告，不废困穷，惟帝时克。"

益曰："都，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

禹曰："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

益曰："吁！戒哉！儆戒无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乐。任贤勿贰，去邪勿疑，疑谋勿成，百志惟熙。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无怠无荒，四夷来王。"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载，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总朕师。"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迈种德，德乃降，黎民怀之。帝念哉！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帝曰："皋陶：惟兹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时乃功，懋哉。"

皋陶曰："帝德罔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

帝曰："俾予从欲以治，四方风动，惟乃之休。"

帝曰："来，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贤。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不自满假，惟汝贤。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绩，天之历数在汝躬，汝终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钦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惟口出好兴戎，朕言不再。"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从。"

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龟。朕志先定，询谋佥同，鬼神其依，龟筮协从，卜不习吉。"禹拜稽首，固辞。

帝曰："毋！惟汝谐。"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帝曰："咨，禹！惟时有苗弗率，汝徂征。"

禹乃会群后，誓于师曰："济济有众，咸听朕命。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

保，天降之咎。肆予以尔众士，奉辞罚罪。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

三旬，苗民逆命。益赞于禹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帝初于历山，往于田，日号泣于旻天，于父母，负罪引慝。祗载见瞽叟，夔夔斋栗，瞽亦允若。至诚感神，矧兹有苗。"

禹拜昌言，曰："俞！"班师振旅。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

皋陶谟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谟明弼谐。"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励翼，迩可远在兹。"禹拜昌言曰："俞！"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时，惟帝其难之。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能哲而惠，何忧乎欢兜？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载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严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师师，百工惟时，抚于五辰，庶绩其凝。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同寅协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绩。"皋陶

曰："予未有知，思曰赞赞襄哉！"

益　　稷

帝曰："来，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食。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烝民乃粒，万邦作乂。"皋陶曰："俞！师汝昌言。"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几惟康。其弼直，惟动丕应。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邻哉！邻哉臣哉！"禹曰："俞！"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为。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在治忽，以出纳五言，汝听。予违，汝弼，汝无面从，退有后言。钦四邻！庶顽谗说，若不在时，侯以明之，挞以记之，书用识哉，欲并生哉！工以纳言，时而飏之，格则承之庸之，否则威之。"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共惟帝臣，惟帝时举。敷纳以言，明庶以功，车服以庸。谁敢不让，敢不敬应？帝不时敷，同，日奏罔功。""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昼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创若时，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各迪有功，苗顽弗即功，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时乃功，惟叙。皋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

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

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皇来仪。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

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飏言曰："念哉！率作兴事，慎乃宪，钦哉！屡省乃成，钦哉！"乃赓载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帝拜曰："俞，往钦哉！"

夏　书

禹　贡

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

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底绩，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赋惟上上错，厥田惟中中。恒、卫既从，大陆既作。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

济河惟兖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泽，灉、沮会同。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坟，厥草惟繇，厥木惟条。厥土惟中下，厥赋贞，作十有三载乃同。厥贡漆丝，厥篚织文。浮于济、漯，达于河。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潍、淄其道，厥土白坟，海滨广斥。厥田惟上下，厥赋中上。厥贡盐絺，海物惟错。岱畎丝、枲、铅、松、怪石。莱夷作牧。厥篚檿丝。浮于汶，达于济。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艺，大野既猪，东原底平。厥土赤埴坟，草木渐包。厥田惟上中，厥赋中中。厥贡

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峄阳孤桐，泗滨浮磬，淮夷蠙珠暨鱼。厥篚玄纤缟。浮于淮、泗，达于河。

淮、海惟扬州：彭蠡既猪，阳鸟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底定。篠荡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乔，厥土惟涂泥，厥田唯下下，厥赋下上，上错。厥贡惟金三品，瑶、琨、篠、荡、齿、革、羽、毛惟木。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桔柚，锡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

荆及衡阳惟荆州：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潜既道，云土梦作乂。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中，厥赋上下。厥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杶、干、栝、柏，砺、砥、砮、丹、惟菌簬、楛，三邦底贡厥名。包匦菁茅，厥篚玄纁玑组，九江纳锡大龟。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

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涧既入于河，荥波既猪。导菏泽，被孟猪。厥土惟壤，下土坟垆。厥田惟中上，厥赋错上中。厥贡漆、枲、絺、纻，厥篚纤、纩，锡贡磬错。浮于洛，达于河。

华阳、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绩。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赋下中三错。厥贡璆、铁、银、镂、砮磬、熊、罴、狐、狸、织皮，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泾属渭汭，漆沮既从，沣水攸同。荆、岐既旅，终南、惇物，至于鸟鼠。原隰底绩，至于猪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厥贡惟球、琳、琅玕。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导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壶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倾、朱圉、鸟鼠至于太华，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导嶓冢至于荆山，内

方至于大别。岷山之阳至于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

导弱水，至于合黎，馀波入于流沙。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厎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

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沣，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迆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导沇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荥；东出于陶丘北，又东至于菏，又东北，会于汶，又北东，入于海。导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东入于海。导渭自鸟鼠同穴，东会于沣，又东会于泾，又东过漆沮，入于河。导洛自熊耳，东北，会于涧、瀍；又东，会于伊，又东北，入于河。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锡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里里男邦，三百里诸侯。

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

甘　誓

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作《甘誓》。

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

五子之歌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从，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其一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

其二曰："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

其四曰："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关石和钧，王府则有。荒坠厥绪，覆宗绝祀。"

其五曰："呜呼曷归？予怀之悲。万姓仇予，予将畴依？郁陶乎予心，颜厚有忸怩。弗慎厥德，虽悔可追？"

胤　　征

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师。羲和废厥职，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告于众曰："嗟！予有众，圣有谟训，明征定保，先王克谨天戒，臣人克有常宪，百官修辅，厥后惟明明。每岁孟

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惟时羲和，颠覆厥德，沈乱于酒，畔官离次，俶扰天纪，遐弃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闻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诛。《政典》曰：‘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今予以尔有众，奉将天罚。尔众士同力王室，尚弼予钦承天子威命。火炎昆冈，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歼厥渠魁，胁从罔治，旧染污俗，咸与维新。呜呼！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其尔众士懋戒哉！”

商　书

汤　誓

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作《汤誓》。

王曰：“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

“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

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夏师败绩，汤遂从之，遂伐三朡，俘厥宝玉。谊伯、仲伯作《典宝》。

仲虺之诰

汤归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诰。

成汤放桀于南巢，惟有惭德。曰："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仲虺乃作《诰》，曰："呜呼！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惟天生聪明时乂，有夏昏德，民坠涂炭，天乃锡王勇智，表正万邦，缵禹旧服。兹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矫诬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师。简贤附势，实繁有徒。肇我邦予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战战，罔不惧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听闻。惟王不迩声色，不殖货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赏；用人惟己，改过不吝；克宽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饷，初征自葛，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独后予？'攸徂之民，室家相庆，曰：'徯予后，后来其苏。'民之戴商，厥惟旧哉！佑贤辅德，显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予闻曰：'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己若者亡。好问则裕，自用则小'。呜呼！慎厥终，惟其始。殖有礼，覆昏暴。钦崇天道，永保天命。"

汤　　诰

汤既黜夏命，复归于亳，作《汤诰》。

王归自克夏，至于亳，诞告万方。王曰："嗟！尔万方有众，明听予一人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夏王灭德作威，以敷虐于尔万方百姓。尔万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并告无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将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请罪有夏。聿求元圣，与之戮力，以与尔有众请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贲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辑宁尔邦家，兹朕未知获戾于上下，栗栗危惧，若将陨于深渊。凡我造邦，无从匪彝，无即慆淫，各守尔典，以承天休。尔

有善，朕弗敢蔽；罪当朕躬，弗敢自赦，惟简在上帝之心。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呜呼！尚克时忱，乃亦有终。”

伊　训

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肆命》、《徂后》。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生。奉嗣王祗见厥祖，侯甸群后咸在，百官总已以听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训于王。曰：“呜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灾。山川鬼神，亦莫不宁，暨鸟兽鱼鳖咸若。于其子孙弗率，皇天降灾，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鸣条，朕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圣武，代虐以宽，兆民允怀。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爱惟亲，立敬惟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呜呼！先王肇修人纪，从谏弗咈，先民时若。居上克明，为下克忠，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以至于有万邦，兹惟艰哉！敷求哲人，俾辅于尔后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惟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训于蒙士。’呜呼！嗣王祗厥身，念哉！圣谟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尔惟德罔小，万邦惟庆；尔惟不德罔大，坠厥宗。”

太　甲　上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诸桐。三年复归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书曰：“先王顾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庙，罔不祗肃。天监厥德，用集大命，抚绥万方。

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师，肆嗣王丕承基绪。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其后嗣王罔克有终，相亦罔终，嗣王戒哉！祗尔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王惟庸罔念闻。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显，坐以待旦。旁求俊彦，启迪后人，无越厥命以自覆。慎乃俭德，惟怀永图。若虞机张，往省括于度，则释。钦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怿，万世有辞。”

王未克变。伊尹曰：“兹乃不义，习与性成。予弗狎于弗顺。营于桐宫，密迩先王其训，无俾世迷。王徂桐宫居忧，克终允德。”

太　甲　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作书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终厥德，实万世无疆之休。”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类。欲败度，纵败礼，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师保之训，弗克于厥初，尚赖匡救之德，图惟厥终。”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协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穷，民服厥命，罔有不悦。并其有邦厥邻，乃曰：‘徯我后，后来无罚。’王懋乃德，视乃烈祖，无时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视远惟明，听德惟聪。朕承王之休无斁。”

太　甲　下

伊尹申诰于王曰：“呜呼！惟天无亲，克敬惟亲。民罔常怀，怀于有仁。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天位艰哉！德惟治，否德乱。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终始慎厥与，惟明明后。先王惟时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绪，尚监兹哉！若升

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迩。无轻民事，惟难；无安厥位，惟危。慎终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呜呼！弗虑胡获？弗为胡成？一人元良，万邦以贞。君罔以辩言乱旧政，臣罔以宠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咸有一德

伊尹作《咸有一德》。

伊尹既复政厥辟，将告归，乃陈戒于德，曰：“呜呼！天难谌，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监于万方，启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师，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归于一德。德惟一，动罔不吉；德二三，动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灾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终始惟一，时乃日新。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臣为上为德，为下为民。其难其慎，惟和惟一。德无常师，主善为师。善无常主，协于克一。俾万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绥先王之禄，永底烝民之生。呜呼！七世之庙，可以观德；万夫之长，可以观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无自广以狭人，匹夫匹妇，不获自尽，民主罔与成厥功。”

盘庚上

盘庚五迁，将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盘庚》三篇。

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率吁众戚出，矢言曰：“我王来，即爰宅于兹，重我民，无尽刘。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矧曰其克从先王之烈？若颠木之有由蘖，

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先王之大业，厎绥四方。”

盘庚敩于民，由乃在位以常旧服，正法度。曰：“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众，悉至于庭。

王若曰：“格汝众！予告汝训汝，猷黜乃心，无傲从康。古我先王，亦惟图任旧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钦；罔有逸言，民用丕变。今汝聒聒，起信险肤，予弗知乃所讼。非予自荒兹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观火，予亦拙谋作，乃逸。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实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积德。乃不畏戎毒于远迩，惰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败祸奸宄，以自灾于厥身。乃既先恶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时憸民，犹胥顾于箴言，其发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长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动以浮言，恐沈于众？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则惟汝众自作弗靖，非予有咎。迟任有言曰：‘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动用非罚？世选尔劳，予不掩尔善。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作福作灾，予亦不敢动用非德。予告汝于难，若射之有志。汝无侮老成人，无弱孤有幼。各长于厥居，勉出乃力，听予一人之作猷。无有远迩，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众；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罚。凡尔众，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后日，各恭尔事，齐乃位，度乃口。罚及尔身，弗可悔！”

盘　庚　中

盘庚作，惟涉河以民迁。乃话民之弗率，诞告用亶。其有众咸造，勿亵在王庭，盘庚乃登进厥民。曰：“明听朕言，无荒失朕命！呜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戚鲜，以不浮于天

时。殷降大虐，先王不怀厥攸作，视民利用迁。汝曷弗念我古后之闻？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罚。予若吁怀兹新邑，亦惟汝故，以丕从厥志。今予将试以汝迁，安定厥邦。汝不忧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钦念以忱动予一人。尔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尔忱不属，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谋长以思乃灾，汝诞劝忧。今其有今罔后，汝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无起秽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续乃命于天。予岂汝威，用奉畜汝众。

“予念我先神后之劳尔先，予丕克羞尔，用怀尔然。失于政，陈于兹，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万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与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孙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罚汝，汝罔能迪。古我先后既劳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则在乃心；我先后绥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断弃汝，不救乃死。兹予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孙！’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呜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无胥绝远！汝分猷念以相从，各设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将试以汝迁，永建乃家。”

盘　庚　下

盘庚既迁，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绥爰有众。曰：“无戏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肾肠，历告尔百姓于朕志。罔罪尔众，尔无共怒，协比谗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将多于前功，适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绩于朕邦。今我民用荡析离居，罔有定极，尔谓朕‘曷震动万民以迁’？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朕及笃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冲人，非废厥谋，吊由灵各；

非敢违卜，用宏兹贲。"

"呜呼！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尚皆隐哉！予其懋简相尔念敬我众。朕不肩好货，敢恭生生？鞠人谋人之保居，叙钦。今我既羞告尔于朕志若否，罔有弗钦。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说 命 上

高宗梦得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岩，作《说命》三篇。

王宅忧，亮阴三祀。既免丧，其惟弗言，群臣咸谏于王曰："呜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实作则。天子惟君万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禀令。"

王庸作书以诰曰："以台正于四方，惟恐德弗类，兹故弗言。恭默思道，梦帝赉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审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说筑傅岩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纳诲，以辅台德。若金，用汝作砺；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启乃心，沃朕心，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视地，厥足用伤。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呜呼！钦予时命，其惟有终。"

说复于王曰："惟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后克圣，臣不命其承，畴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说 命 中

惟说命总百官，乃进于王曰："呜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设都，树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不惟逸豫，惟以乱民。惟天聪明，惟圣时宪，惟臣钦若，惟民从乂。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兹，允兹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乱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虑善

以动，动惟厥时。有其善，丧厥善；矜其能，丧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无启宠纳侮，无耻过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黩于祭祀，时谓弗钦。礼烦则乱，事神则难。”

王曰：“旨哉！说。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闻于行。”

说拜稽首，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王忱不艰，允协于先王成德，惟说不言有厥咎。”

说　命　下

王曰：“来！汝说。台小子旧学于甘盘，既乃遁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终罔显。尔惟训于朕志，若作酒醴，尔惟麴糵；若作和羹，尔惟盐梅。尔交修予，罔予弃，予惟克迈乃训。”

说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允怀于兹，道积于厥躬。惟斅学半，念终始典于学，厥德修罔觉。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惟说式克钦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王曰：“呜呼！说，四海之内，咸仰朕德，时乃风。股肱惟人，良臣惟圣。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尧舜，其心愧耻，若挞于市。’一夫不获，则曰‘时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尔尚明保予，罔俾阿衡专美有商。惟后非贤不乂，惟贤非后不食。其尔克绍乃辟于先王，永绥民。”

说拜稽首曰：“敢对扬天子之休命。”

高宗肜日

高宗祭成汤，有飞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训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训》。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训于王。曰：“惟天监下民，典厥义。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

中绝命。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呜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无丰于昵。"

西伯戡黎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讫我殷命，格人元龟，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后人，惟王淫戏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丧，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挚，今王其如台？"

王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祖伊反曰："呜呼！乃罪多，参在上，乃能责命于天？殷之即丧，指乃功，不无戮于尔邦！"

微　子

殷既错天命，微子作诰父师、少师。

微子若曰："父师、少师：殷其弗或乱正四方。我祖厎遂陈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卿士师师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获，小民方兴，相为敌仇。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殷遂丧，越至于今！"

曰："父师、少师，我其发出狂？吾家耄逊于荒？今尔无指告，予颠济，若之何其？"

父师若曰："王子！天毒降灾荒殷邦，方兴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长旧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窃神祇之牺牷牲用以容，将食无灾。降监殷民，用乂仇敛，召敌仇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诏。商今其有灾，我兴受其败；商其沦丧，我罔为臣仆。诏王子出迪，我旧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颠济。自靖，人自献于先王，我不顾行遁。"

周　书

泰　誓　上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听誓。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于尔万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妇。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肃将天威，大勋未集。肆予小子发，以尔友邦冢君，观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遗厥先宗庙弗祀。牺牲粢盛，既于凶盗。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惩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义。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予小子夙夜祗惧，受命文考，类于上帝，宜于冢土，以尔有众，厎天之罚。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尔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时哉，弗可失！"

泰　誓　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群后以师毕会。王乃徇师而誓曰："呜呼！西土有众，咸听朕言。我闻吉人为善，惟日不足。凶人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无度，播弃犁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胁权相灭。无辜吁天，秽德彰闻。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国，天乃佑命成汤，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剥丧元良，贼虐谏辅。谓己有天命，谓敬不足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厥监惟不远，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虽有周亲，不如仁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取彼凶残。我伐用张，于汤有光。勖哉夫子！罔或无畏，宁执非敌。百姓懔懔，若崩厥角。呜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泰誓下

时厥明，王乃大巡六师，明誓众士。

王曰：“呜呼！我西土君子。天有显道，厥类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绝于天，结怨于民，斫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作威杀戮，毒痡四海。崇信奸回，放黜师保，屏弃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庙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上帝弗顺，祝降时丧。尔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罚。古人有言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独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仇。树德务滋，除恶务本，肆予小子，诞以尔众士，殄歼乃仇。尔众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赏，不迪有显戮。呜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临，光于四方，显于西土。惟我有周诞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

牧誓

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与受战于牧野，作《牧誓》。

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

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尔所弗勖，其于尔躬有戮！”

武　　成

武王伐殷。往伐归兽，识其政事，作《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来自商，至于丰。乃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周庙，邦甸、侯、卫，骏奔走，执豆、笾。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呜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启土，公刘克笃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勋，诞膺天命，以抚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惟九年，大统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厎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过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孙周王发，将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无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予小子既获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乱略，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东征，绥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黄，昭我周王。天休震动，用附我大邑周。惟尔有神，尚克相予，以济兆民，无作神羞。既戊午，师逾孟津。癸亥，陈于商郊，俟天

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旧。释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闾；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大赉于四海，而万姓悦服。”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贤，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丧、祭。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

洪　　范

武王胜殷，杀受，立武庚，以箕子归。作《洪范》。

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

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陻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乂，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

四、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

五、皇极：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惟时厥

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惟皇作极。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时人斯其惟皇之极。无虐茕独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谷，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于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尊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曰：皇极之敷言，是彝是训，于帝其训，凡厥庶民，极之敷言，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沈潜刚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人用侧颇僻，民用僭忒。

七、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

八、庶征：曰雨，曰旸，曰燠，曰寒，曰风。曰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叙，庶草蕃庑。一极备，凶；一极无，凶。曰休征；曰肃，时雨若；曰乂，时旸若；曰晰，时燠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

风若。曰咎征：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旸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曰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岁月日时无易，百谷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岁时既易，百谷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宁。庶民惟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月之从星，则以风雨。

九、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

旅　　獒

西旅献獒，太保作《旅獒》。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蛮。西旅底贡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训于王。曰："呜呼！明王慎德，四夷咸宾。无有远迩，毕献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异姓之邦，无替厥服；分宝玉于伯叔之国，时庸展亲。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尽人心；狎侮小人，罔以尽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犬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兽不育于国。不宝远物，则远人格；所宝惟贤，则迩人安。呜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细行，终累大德。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允迪兹，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金　　縢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为功，为三坛同墠。为坛于

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

史乃册祝，曰："惟尔元孙某，遘厉虐疾。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元孙不若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呜呼！无坠天之降宝命，我先王亦永有依归。今我即命于元龟，尔之许我，我其以璧与珪归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珪。"

乃卜三龟，一习吉。启籥见书，乃并是吉。公曰："体！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终是图；兹攸俟，能念予一人。"公归，乃纳册于金縢之匮中。王翼日乃瘳。

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诮公。

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与大夫尽弁，以启金縢之书，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二公及王乃问诸史与百执事。对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

王执书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劳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国家礼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岁则大熟。

大　诰

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将黜殷，作《大诰》。

王若曰："猷！大诰尔多邦越尔御事，弗吊！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无疆大历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

其有能格知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渊水，予惟往求朕攸济。敷贲敷前人受命，兹不忘大功。予不敢闭于天降威，用宁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即命曰：'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越兹蠢。殷小腆诞敢纪其叙。天降威，知我国有疵，民不康，曰：予复！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献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宁武图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尔庶邦于伐殷逋播臣。'尔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艰大，民不静，亦惟在王宫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违卜？'肆予冲人永思艰，曰：呜呼！允蠢鳏寡，哀哉！予造天役，遗大投艰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卬自恤。义尔邦君越尔多士、尹氏、御事绥予曰：'无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宁考图功！'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宁王惟卜用，克绥受兹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呜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王曰："尔惟旧人，尔丕克远省，尔知宁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极卒宁王图事。肆予大化诱我友邦君，天棐忱辞，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宁人图功攸终？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宁人攸受休毕！"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艰日思。若考作室，既厎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构？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获？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后，弗弃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宁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养其劝弗救？"

王曰："呜呼！肆哉，尔庶邦君越尔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尔时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艰人诞邻胥伐于厥室，尔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曰：天惟丧殷，若穑夫，予曷敢不终朕亩？天亦惟休于前宁人，予曷其极卜？

敢弗于从率宁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诞以尔东征。天命不僭，卜陈惟若兹。”

微子之命

成王既黜殷命，杀武庚，命微子启代殷后，作《微子之命》。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贤。统承先王，修其礼物，作宾于王家，与国咸休，永世无穷。呜呼！乃祖成汤，克齐圣广渊，皇天眷佑，诞受厥命。抚民以宽，除其邪虐，功加于时，德垂后裔。尔惟践修厥猷，旧有令闻，恪慎克孝，肃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笃不忘。上帝时歆，下民祗协，庸建尔于上公，尹兹东夏。钦哉！往敷乃训，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绥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万邦作式，俾我有周无斁。呜呼！往哉惟休，无替朕命。”

康　诰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余民封康叔，作《康诰》、《酒诰》、《梓材》。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诰治。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时叙，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

王曰：“呜呼！封，汝念哉！今民将在祗遹乃文考，绍闻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远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训。

别求闻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废在王命。”

王曰：“呜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闻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应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王曰：“呜呼！封，敬明乃罚。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

王曰：“呜呼！封，有叙时，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毕弃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杀人，无或刑人杀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无或劓刵人。”

王曰：“外事，汝陈时臬司师，兹殷罚有伦。”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丕蔽要囚。”

王曰：“汝陈时臬事罚。蔽殷彝，用其义刑义杀，勿庸以次汝封。乃汝尽逊曰时叙，惟曰未有逊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奸宄，杀越人于货，暋不畏死，罔弗憝。

王曰：“封，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吊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训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诸节。乃别播敷，造民大誉，弗念弗庸，瘝厥君，时乃引恶，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兹义率杀。亦惟君惟长，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则予一人以怿。”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时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适，不迪，则罔政在厥邦。"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监，告汝德之说于罚之行。今惟民不静，未戾厥心，迪屡未同，爽惟天其罚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无在大，亦无在多，矧曰其尚显闻于天。"

王曰："呜呼！封，敬哉！无作怨，勿用非谋非彝蔽时忱。丕则敏德，用康乃心，顾乃德，远乃猷，裕乃以；民宁，不汝瑕殄。"

王曰："呜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无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听，用康乂民。"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听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酒　诰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国在西土。厥诰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兹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无彝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爱，厥心臧。聪听祖考之彝训，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厥父母庆，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尔典听朕教：尔大克羞耇惟君，尔乃饮食醉饱。丕惟曰尔克永观省，作稽中德，尔尚克羞馈祀。尔乃自介用逸，兹乃允惟王正事之臣。兹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王曰："封，我闻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自成汤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

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饮？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显，越尹人祗辟。'我闻亦惟曰：'在今后嗣王酣身，厥命罔显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诞惟厥纵，淫泆于非彝，用燕丧威仪，民罔不衋伤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国灭，无罹。弗惟德馨香祀，登闻于天，诞惟民怨，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王曰："封，予不惟若兹多诰。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予惟曰：'汝劼毖殷献臣、侯、甸、男、卫，矧太史友、内史友、越献臣百宗工，矧惟尔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畴，圻父薄违，农夫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刚制于酒。'

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又惟殷之迪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辞，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时同于杀。"

王曰："封，汝典听朕毖，勿辩乃司民湎于酒。"

梓　　材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达大家，以厥臣达王惟邦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师师、司徒、司马、司空、尹、旅。'曰：'予罔厉杀人。'亦厥君先敬劳，肆徂厥敬劳。肆往，奸宄、杀人、历人，宥；肆亦见厥君事、戕败人，宥。王启监，厥乱为民。曰：'无胥戕，无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属妇，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养引恬。自古王若兹监，罔攸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陈修，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涂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朴斫，惟其涂丹雘。"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怀为夹，庶邦享作，兄弟方来。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已！若兹监，惟曰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

召　诰

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诰》。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币，乃复入，锡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诰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呜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呜呼！曷其奈何弗敬？

天既遐终大邦殷之命，兹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后王后民，兹服厥命。厥终，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携持厥妇子，以哀吁天，徂厥亡，出执。呜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从子保，面稽天若，今时既坠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时既坠厥命。今冲子嗣，则无遗寿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谋自天'？

"呜呼！有王虽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后，用顾畏于民碞；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时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时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

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节性，惟日其迈。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嗣若功。

王乃初服。呜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贻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历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显。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历年，式勿替有殷历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仇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显。我非敢勤，惟恭奉币，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洛　　诰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使来告卜，作《洛诰》。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复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东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伻来以图及献卜。”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来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来，来视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贞。公其以予万亿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诲言。”

周公曰：“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咸秩无文。予齐百工，伻从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记功，宗以功作

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笃弼，丕视功载，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无若火始焰焰，厥攸灼叙，弗其绝。厥若彝及抚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向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辞。”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终。汝其敬识百辟享，亦识其有不享。享多仪，仪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颁，朕不暇听。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时惟不永哉！笃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废乃命。汝往敬哉！兹予其明农哉！彼裕我民，无远用戾。”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称丕显德，以予小子扬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师，惇宗将礼，称秩元祀，咸秩无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毖祀。”

王曰：“公功棐迪，笃罔不若时。”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后。四方迪乱未定，于宗礼亦未克敉，公功迪将其后，监我士师工，诞保文武受民，乱为四辅。”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肃将祗欢，公无困哉！我惟无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来，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来相宅，其大惇典殷献民，乱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时中乂，万邦咸休，惟王有成绩。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笃前人成烈，答其师，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单文祖德。

伻来毖殷，乃命宁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则禋于文王、武王。惠笃叙，无有遘自疾，万年厌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叙万年，其永观朕子怀德。”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

王宾杀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多　士

成周既成，迁殷顽民，周公以王命诰，作《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王若曰："尔殷遗多士，弗吊旻天，大降丧于殷，我有周佑命，将天明威，致王罚，勅殷命终于帝。肆尔多士：非我小国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乱，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为，惟天明畏。

我闻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适逸，则惟帝降格，向于时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辞。惟时天罔念闻，厥惟废元命，降致罚，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俊民甸四方。

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泽。在今后嗣王，诞罔显于天，矧曰其有听念于先王勤家？诞淫厥泆，罔顾于天显民祗，惟时上帝不保，降若兹大丧。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丧，罔非有辞于罚。"

王若曰："尔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灵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惟我事不贰适，惟尔王家我适。予其曰：惟尔洪无度，我不尔动，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王曰："猷！告尔多士，予惟时其迁居西尔，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宁，时惟天命。无违。朕不敢有后，无我怨。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今尔又曰：'夏迪简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听用德，肆予敢求尔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尔。非予罪，

时惟天命。”

王曰：“多士，昔朕来自奄，予大降尔四国民命。我乃明致天罚，移尔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逊。”

王曰：“告尔殷多士，今予惟不尔杀，予惟时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宾，亦惟尔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尔乃尚有尔土，尔乃尚宁干止。尔克敬，天惟畀矜尔；尔不克敬，尔不啻不有尔土，予亦致天之罚于尔躬！今尔惟时宅尔邑，继尔居；尔厥有干有年于兹洛。尔小子乃兴，从尔迁。”

王曰：“又曰时予，乃或言尔攸居。”

无　逸

周公作《无逸》。

周公曰：“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乃谚。既诞，否则侮厥父母曰：‘昔之人无闻知。’”

周公曰：“呜呼！我闻曰：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肆高宗之享国五十年有九年。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周公曰：“呜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

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

周公曰："呜呼！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无皇曰：'今日耽乐'乃非民攸训，非天攸若，时人丕则有愆。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

周公曰："呜呼！我闻曰：'古之人犹胥训告，胥保惠，胥教诲，民无或胥诪张为幻。'此厥不听，人乃训之，乃变乱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则厥心违怨，否则厥口诅祝。"

周公曰："呜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时，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听，人乃或诪张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则信之，则若时，不永念厥辟，不宽绰厥心，乱罚无罪，杀无辜。怨有同，是丛于厥身。"

周公曰："呜呼！嗣王其监于兹。"

君　　奭

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说，周公作《君奭》。

周公若曰："君奭！弗吊天降丧于殷，殷既坠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终出于不祥。呜呼！君已曰时我，我亦不敢宁于上帝命，弗永远念天威越我民；罔尤违，惟人。在我后嗣子孙，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难谌，乃其坠命，弗克经历。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

公曰："君奭！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

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率惟兹有陈，保乂有殷，故殷礼陟配天，多历年所。天维纯佑命，则商实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兹惟德称，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公曰：“君奭！天寿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灭威。今汝永念，则有固命，厥乱明我新造邦。”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劝宁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闳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颠，有若南宫括。”

又曰：“无能往来，兹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国人。亦惟纯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时昭文王迪见冒，闻于上帝。惟时受有殷命哉！武王惟兹四人尚迪有禄。后暨武王诞将天威，咸刘厥敌。惟兹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单称德。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济。小子同未在位，诞无我责收，罔勖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则，鸣鸟不闻，矧曰其有能格？”

公曰：“呜呼！君肆其监于兹！我受命无疆惟休，亦大惟艰。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后人迷。”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极。曰：‘汝明勖偶王，在亶乘兹大命，惟文王德丕承，无疆之恤！’”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监于殷，丧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兹诰，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时二人。’天休兹至，惟时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让后人于丕时。呜呼！笃棐时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公曰：“君！予不惠若兹多诰，予惟用闵于天越民。”

公曰：“呜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终。祗

若兹，往敬用治！”

蔡仲之命

蔡叔既没，王命蔡仲，践诸侯位，作《蔡仲之命》。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邻，以车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齿。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为卿士。叔卒，乃命诸王邦之蔡。

王若曰："小子胡，惟尔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尔侯于东土。往即乃封，敬哉！尔尚盖前人之愆，惟忠惟孝；尔乃迈迹自身，克勤无怠，以垂宪乃后；率乃祖文王之遗训，无若尔考之违王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为恶不同，同归于乱。尔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终，终以不困；不惟厥终，终以困穷。懋乃攸绩，睦乃四邻，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济小民。率自中，无作聪明乱旧章。详乃视听，罔以侧言改厥度。则予一人汝嘉。"

王曰："呜呼！小子胡，汝往哉！无荒弃朕命！"

多方

成王归自奄，在宗周，诰庶邦，作《多方》。

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至于宗周。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尔四国多方惟尔殷侯尹民，我惟大降尔命，尔罔不知。洪惟图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诞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终日劝于帝之迪，乃尔攸闻。厥图帝之命，不克开于民之丽，乃大降罚，崇乱有夏。因甲于内乱，不克灵承于旅。罔丕惟进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钦，劓割夏邑。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纯，乃惟以尔多方之义民不克永于

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为，大不克开。乃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慎厥丽，乃劝；厥民刑，用劝；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罚，亦克用劝；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劝；开释无辜，亦克用劝。今至于尔辟，弗克以尔多方享天之命，呜呼！”

王若曰：“诰告尔多方，非天庸释有夏，非天庸释有殷，乃惟尔辟以尔多方大淫，图天之命屑有辞。乃惟有夏图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时丧，有邦间之。乃惟尔商后王逸厥逸，图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时丧。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天惟五年须暇之子孙，诞作民主，罔可念听。天惟求尔多方，大动以威，开厥顾天；惟尔多方，罔堪顾之。惟我周王灵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简畀殷命，尹尔多方。今我曷敢多诰？我惟大降尔四国民命。尔曷不忱裕之于尔多方？尔曷不夹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尔尚宅尔宅、畋尔田，尔曷不惠王熙天之命？尔乃迪屡不静，尔心未爱。尔乃不大宅天命，尔乃屑播天命，尔乃自作不典，图忱于正。我惟时其教告之，我惟时其战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尔命，我乃其大罚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宁，乃惟尔自速辜！”

王曰：“呜呼！猷告尔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尔奔走臣我监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尔罔不克臬。自作不和，尔惟和哉；尔室不睦，尔惟和哉；尔邑克明，尔惟克勤乃事。尔尚不忌于凶德，亦则以穆穆在乃位，克阅于乃邑谋介。尔乃自时洛邑，尚永力畋尔田，天惟畀矜尔，我有周惟其大介赉尔，迪简在王庭。尚尔事，有服在大僚。”

王曰：“呜呼！多士，尔不克劝忱我命，尔亦则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尔乃惟逸惟颇，大远王命，则惟尔多方探天之威，我则致天之罚，离逖尔土。”

王曰："我不惟多诰，我惟祗告尔命。"

又曰："时惟尔初，不克敬于和，则无我怨。"

立　　政

周公作《立政》。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准人、缀衣、虎贲。"

周公曰："呜呼！休兹知恤，鲜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竞，吁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准，兹惟后矣。谋面，用丕训德，则乃宅人，兹乃三宅无义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后。亦越成汤陟，丕厘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严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协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见德。呜呼！其在受德暋，惟为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习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钦罚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万姓。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见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长伯。立政：任人、准夫、牧，作三事。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艺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夷、微、卢烝。三亳阪尹。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兹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狱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训用违；庶狱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义德，率惟谋从容德，以并受此丕丕基。"

"呜呼！孺子王矣！继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准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乱，相我受民，和我庶狱庶慎。时则勿有间之，自一话一言。我则末惟成德之彦，以乂我受民。"

"呜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继自今文子文孙，其勿误于庶狱庶慎，惟正是乂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准人，则克宅之，克由绎之，兹乃俾乂，国则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训于德，是罔显在厥世。继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劢相我国家。今文子文孙，孺子王矣！其勿误于庶狱，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觐文王之耿光，以扬武王之大烈。呜呼！继自今后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苏公：式敬尔由狱，以长我王国。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

周　　官

成王既黜殷命，灭淮夷，还归在丰，作《周官》。

惟周王抚万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绥厥兆民。六服群辟，罔不承德。归于宗周，董正治官。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万国咸宁。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时若，训迪厥官。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官不必备，惟其人。少师、少傅、少保，曰三孤。贰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统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扰兆民；宗伯掌邦礼，治神人，和上下；司马掌邦政，统六师，平邦国；司寇掌邦禁，诘奸慝，刑暴乱；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时地利。六卿分职，各率其属，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时巡，考制度于四岳。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王曰："呜呼！凡我有官君子，钦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灭私，民其允怀。学古入官。议事以制，政乃不迷。其尔典作之师，无以利口乱厥官。蓄疑败谋，怠忽荒政，不学墙面，莅事惟烦。戒尔卿士，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惟克果断，乃罔后艰。位不期骄，禄不期侈。恭俭惟德，无载尔伪。作德心逸日休，作伪心劳日拙。居宠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贤让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庞。举能其官，惟尔之能；称匪其人，惟尔不任。"

王曰："呜呼！三事暨大夫，敬尔有官，乱尔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万邦惟无斁。

君　　陈

周公既没，命君陈分正东郊成周，作《君陈》。

王若曰："君陈，惟尔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兹东郊，敬哉！昔周公师保万民，民怀其德。往慎乃司，兹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训，惟民其乂。我闻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尔。'尚式时周公之猷训，惟日孜孜，无敢逸豫。凡人未见圣，若不克见；既见圣，亦不克由圣。尔其戒哉！尔惟风，下民惟草。图厥政，莫或不艰。有废有兴，出入自尔师虞，庶言同则绎。尔有嘉谋嘉猷，则入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谋斯猷，惟我后之德。'呜呼！臣人咸若时，惟良显哉！"

王曰："君陈，尔惟弘周公丕训，无依势作威，无倚法以削，宽而有制，从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尔惟勿辟；予曰'宥'，尔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训，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奸宄，败常乱俗，三细不宥。尔无忿疾于顽，无求备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简厥修，亦简

其或不修。进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迁。违上所命，从厥攸好。尔克敬典在德，时乃罔不变。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尔之休，终有辞于永世。”

顾　命

成王将崩，命召公、毕公率诸侯相康王，作《顾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怿。甲子，王乃洮颒水。相被冕服，凭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百尹、御事。

王曰："呜呼！疾大渐，惟几，病日臻。既弥留，恐不获誓言嗣，兹予审训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丽陈教，则肄肄不违，用克达殷集大命。在后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训，无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兴弗悟。尔尚明时朕言，用敬保元子钊弘济于艰难，柔远能迩，安劝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乱于威仪。尔无以钊冒贡于非几。”

兹既受命，还，出缀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

太保命仲桓、南宫毛俾爰齐侯吕伋，以二干戈、虎贲百人，逆子钊于南门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册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须材。

狄设黼扆、缀衣。牖间南向，敷重篾席，黼纯，华玉仍几；西序东向，敷重厎席，缀纯，文贝仍几；东序西向，敷重丰席，画纯，雕玉仍几；西夹南向，敷重笋席，玄纷纯，漆仍几。

越玉五重，陈宝，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胤之舞衣、大贝、鼖鼓，在西房；兑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东房。

大辂在宾阶面，缀辂在阼阶面，先辂在左塾之前，次辂在右塾之前。二人雀弁，执惠，立于毕门之内。四人綦弁，执戈上刃，

夹两阶戺。一人冕，执刘，立于东堂；一人冕，执钺，立于西堂；一人冕，执戣，立于东垂；一人冕，执瞿，立于西垂；一人冕，执锐，立于侧阶。

王麻冕黼裳，由宾阶阶。卿士、邦君麻冕蚁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阶阶。太史秉书，由宾阶阶，御王册命。曰："皇后凭玉几，道扬末命，命汝嗣训，临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扬文、武之光训。"王再拜，兴，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乱四方以敬忌天威！"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飨！"太保受同，降，盥以异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哜，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诸侯出庙门俟。

康王之诰

康王既尸天子，遂诰诸侯，作《康王之诰》。

王出，在应门之内，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皆布乘黄朱。宾称奉圭兼币，曰："一二臣卫，敢执壤奠。"皆再拜稽首。王义嗣，德答拜。太保暨芮伯咸进，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诞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毕协赏罚，戡定厥功，用敷遗后人休。今王敬之哉！张皇六师，无坏我高祖寡命。"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卫，惟予一人钊报诰。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务咎，厎至齐信，用昭明于天下。则亦有熊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训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树屏，在我后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顾，绥尔先公之臣服于先王。虽尔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无遗鞠子羞！"

群公既皆听命，相揖，趋出。王释冕，反丧服。

毕　命

康王命作册毕，分居里，成周郊，作《毕命》。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丰。以成周之众，命毕公保厘东郊。

王若曰："呜呼！父师，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绥定厥家，毖殷顽民，迁于洛邑，密迩王室，式化厥训。既历三纪，世变风移，四方无虞，予一人以宁，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劝。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师言。嘉绩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王曰："呜呼！父师，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弗率训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画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公其念哉！我闻曰：'世禄之家，鲜克由礼'。以荡陵德，实悖天道。敝化奢丽，万世同流。兹殷庶士，席宠惟旧，怙侈灭义，服美于人。骄淫矜侉，将由恶终。虽收放心，闲之惟艰。资富能训，惟以永年。惟德惟义，时乃大训。不由古训，于何其训？"

王曰："呜呼！父师，邦之安危，惟兹殷士。不刚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陈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终。三后协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泽润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赖。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时成周，建无穷之基，亦有无穷之闻。子孙训其成式，惟乂。呜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钦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君　　牙

穆王命君牙，为周大司徒，作《君牙》。

王若曰："呜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笃忠贞，服劳王家，厥有成绩，纪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遗绪，亦惟先正之臣，克左右乱四方。心之忧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尔予翼，作股肱心膂，缵乃旧服。无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则。尔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尔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艰哉！思其艰以图其易，民乃宁。呜呼！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启佑我后人，咸以正罔缺。尔惟敬明乃训，用奉若于先王，对扬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旧典时式，民之治乱在兹。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冏　　命

穆王命伯冏，为周太仆正，作《冏命》。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厉，中夜以兴，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聪明齐圣，小大之臣，咸怀忠良。其侍御仆从，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钦；发号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万邦咸休。惟予一人无良，实赖左右前后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绳愆纠谬，格其非心，俾克绍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仆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简乃僚，无以巧言令色，便辟侧媚，其惟吉士。仆臣正，厥后克正；仆臣谀，厥后自圣。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尔无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货其吉，若时，瘝厥官，惟尔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王曰："呜

呼！钦哉！永弼乃后于彝宪。”

吕 刑

吕命穆王训夏赎刑，作《吕刑》。

惟吕命，王享国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诘四方。

王曰：“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鳏寡无盖。皇帝清问下民，鳏寡有辞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种，农殖嘉谷。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典狱非讫于威，惟讫于富。敬忌，罔有择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狱，非尔惟作天牧？今尔何监？非时伯夷播刑之迪？其今尔何惩？惟时苗民匪察于狱之丽，罔择吉人，观于五刑之中；惟时庶威夺货，断制五刑，以乱无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无辞于罚，乃绝厥世。”

王曰：“呜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孙，皆听朕言，庶有格命。今尔罔不由慰日勤，尔罔或戒不勤。天齐于民，俾我一日，非终惟终，在人。尔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虽畏勿畏，虽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宁惟永。”

王曰："吁！来，有邦有土，告尔祥刑：在今尔安百姓，何择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其罪惟均，其审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简孚有众，惟貌有稽。无简不听，具严天威。墨辟疑赦，其罚百锾，阅实其罪；劓辟疑赦，其罚惟倍，阅实其罪；剕辟疑赦，其罚倍差，阅实其罪；宫辟疑赦，其罚六百锾，阅实其罪；大辟疑赦，其罚千锾，阅实其罪。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剕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上下比罪，无僭乱辞，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审克之！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罚惩非死，人极于病。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察辞于差，非从惟从。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罚，其审克之。狱成而孚，输而孚。其刑上备，有并两刑。"

王曰："呜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惧。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单辞，民之乱，罔不中听狱之两辞，无或私家于狱之两辞。狱货非宝，惟府辜功，报以庶尤，永畏惟罚。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罚不极，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王曰："呜呼！嗣孙，今往何监，非德？于民之中，尚明听之哉！哲人惟刑，无疆之辞，属于五极，咸中有庆。受王嘉师，监于兹祥刑。"

文侯之命

平王锡晋文侯秬鬯圭瓒，作《文侯之命》。

王若曰："父义和！丕显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闻在

下，惟时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谋猷罔不率从，肆先祖怀在位。呜呼！闵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资泽于下民，侵戎我国家纯。即我御事，罔或耆寿俊在厥服，予则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呜呼！有绩予一人永绥在位。父义和！汝克绍乃显祖，汝肇刑文武，用会绍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艰，若汝，予嘉。"

王曰："父义和！其归视尔师，宁尔邦。用赉尔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卢弓一，卢矢百，马四匹。父往哉！柔远能迩，惠康小民，无荒宁。简恤尔都，用成尔显德。"

费　誓

鲁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并兴，东郊不开，作《费誓》。

公曰："嗟！人无哗，听命。徂兹淮夷、徐戎并兴。善敹乃甲胄，敿乃干，无敢不吊！备乃弓矢，锻乃戈矛，砺乃锋刃，无敢不善！今惟淫舍牿牛马，杜乃擭，敜乃穽，无敢伤牿。牿之伤，汝则有常刑！马牛其风，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复之，我商赉尔。乃越逐不复，汝则有常刑！无敢寇攘，逾垣墙，窃马牛，诱臣妾，汝则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粮，无敢不逮；汝则有大刑！鲁人三郊三遂，峙乃桢干。甲戌，我惟筑，无敢不供。汝则有无余刑，非杀。鲁人三郊三遂，峙乃刍茭，无敢不多。汝则有大刑！"

秦　誓

秦穆公伐郑，晋襄公帅师败诸崤，还归，作《秦誓》。

公曰："嗟！我士，听无哗！予誓告汝群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惟古之谋人，则曰未就予忌。惟

今之谋人，姑将以为亲。虽则云然，尚猷询兹黄发，则罔所愆。”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违，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谝言，俾君子易辞，我皇多有之！”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断断猗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孙黎民，亦职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达，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

“邦之杌陧，曰由一人；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

诗　　经

导　　读

《诗经》，原称《诗》或《诗三百》，汉代始称为《诗经》。《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选录”。《诗经》共有篇目 311 篇，现存诗 305 篇（《小雅》中有 6 篇有目无词的诗，称为“笙诗”），它们从多角度、多层次，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奴隶制社会从兴盛到衰亡的过程。《诗经》是中国文学的经典之作，它对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诗经》的成书

在先秦各类典籍中，没有明确提到《诗经》的成书问题。有人认为《诗经》是孔子删改编订的，这种观点论据不足，不太可信。而一般人都相信“王官采诗”的说法。西周时期，周天子命乐官（太师）到民间去搜集诗歌，以此来观民风，知得失。春秋时期，各诸侯国都设有掌管宣传教化的官（遒人），他们敲着木铎到本国民间去采集民歌，也献给周天子。而周王朝的公卿贵族也

向天子献上自己作的诗。同时，王朝的官员巫与史在祭祀与宴饮等活动中也写了一些诗。这样，周天子的乐官掌握了不少诗歌，随时增加，随时编选，经过大约五百多年的时间，乐官最终完成了《诗经》的编辑工作。

秦始皇焚书，《诗经》虽遭秦火焚毁而散失，但由于学者的讽诵，到西汉之时又得以流传。西汉时期传授《诗经》的有齐、鲁、韩、毛四家。齐诗：汉初齐人辕固所传。鲁诗：汉初鲁人申培所传。韩诗：汉初燕人韩婴所传。这三家《诗》是西汉传经的学者凭记忆口诵相传的，并用当时通行的隶书记录下来，所以称为今文《诗》。齐、鲁、韩三家《诗》传本分别在曹魏、西晋、宋朝南渡时亡失，唯有《韩诗外传》保存下来。毛诗：汉初鲁人毛亨（大毛公）、赵人毛苌（小毛公）所传。毛诗是汉武帝末年在孔子旧宅的墙壁中发现的，是用战国时期的文字写成的，故称为古文《诗》。毛诗出现较晚，西汉时在民间流传，东汉时逐渐兴盛起来并立为官学。现在通行的《诗经》即是毛诗。

二、《诗经》的体例

《诗经》中的诗，原来都是伴有音乐的乐歌，这305篇诗，按音乐的性质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各地方乐调、乐曲、民歌的总称，即《国风》。《国风》又分15类，即15种地方乐歌，共160篇。雅：是西周都城一带地区乐调的总称。它又分小雅、大雅两类，小雅是春秋时期诸侯的乐歌，大雅是周天子的乐歌。《诗经》的二《雅》共105篇，其中《小雅》74篇、《大雅》31篇。颂：是节奏较为舒缓并伴有舞蹈的音乐，多用于祭祀或宴饮等场合中。《颂》诗共40篇，分《周颂》、《鲁颂》、《商颂》三部分。

《诗经》产生在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近五百年间，而对某篇

作品的具体创作时间，除个别篇目外，绝大多数无从考定，甚至无法区分是西周还是东周的作品，所以考察其创作时代，只能大致而已。至于每篇诗的作者，除极少数提到作者的身份之外，绝大多数也无从考证。

三、《诗经》所反映的地域

《诗经》反映了近五百年间周朝统治下广大中原地区的社会风貌，而以《国风》反映的地域最为广大。《周南》、《召南》是《诗经》所反映的最南方地域，在今天河南南阳、临汝到湖北南部的宜昌、江陵地区。《唐风》是《诗经》反映的最北方地域，在今天山西中南部的新绛、翼城地区。《齐风》是《诗经》反映的最东方地域，在今山东北部与中部地区。《秦风》是《诗经》反映的最西方地域，在今甘肃天水一带广大地区。

《国风》是《诗经》最重要、最有价值的部分，十五个不同地域的民歌从多角度反映了广大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战争、婚恋、社会风俗等社会风貌。其内容大致有如下几类。反映周代人民劳动生活的，如《豳·七月》通过描写四季的劳动生活，展现西周时代豳地的经济、政治制度、社会风俗。《周南·芣苢》描写了江南女子的春日劳动场面。反映婚恋的，这类诗占《国风》相当大的部分。如《周南·关雎》描写了男女间美好的恋情。《卫·氓》写出了不平等的婚姻制度给广大妇女带来的悲惨与不幸。反映战争和徭役的。如《豳·东山》侧写战争的苦难。《王·君子于役》则控诉了战争与社会的动荡。还有揭露政治的腐朽及统治者内部矛盾的。如《魏风》中的《伐檀》、《硕鼠》深刻地揭露了社会制度的腐朽。

《小雅》除一小部分来自民间、类似“风诗”的作品外，大部

分是贵族作品，反映了社会的黑暗与动乱，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如《正月》以激愤的笔触写出了政治的黑暗、贫富的对立和统治者内部的矛盾。《雨无正》则揭露了幽王的昏庸误国。

《大雅》基上是贵族作品，其最有价值是周部族发展的史诗，如《生民》、《公刘》等，极具史料价值。

《颂》都是贵族、巫、史等作，都是宗庙祭祀的乐歌，其形式呆板，语言较空泛，艺术价值不高。只是少数写到生产的诗及《商颂》中的几篇史诗具有史料价值。

四、《诗经》的创作技法

自《周礼·春官》和《毛诗序》起，历来称风、雅、颂、赋、比、兴为《诗》的“六义”，这是不科学的。实际上，风、雅、颂是《诗经》的体制、体例，而赋、比、兴则是诗的创作技法。

赋：赋的手法就是在诗的创作中，直接叙事、描写或抒情，并在各章节中不断铺排，反复吟咏。这种手法在《诗经》中使用得最突出。或赋笔叙事，如《齐·还》、《周南·芣苢》等；或赋笔写景，如《郑·溱洧》、《小雅·谷风》等；或赋笔抒情，如《郑·子衿》等；也有全篇使用赋笔的，如《王·兔爰》、《郑·遵大路》等。据统计，《诗经》中使用赋笔达七百二十余处。

比：就是比喻的修辞手法。《诗经》中，诗人借助描写、吟咏的某种特定事物，或明或暗，形象生动地表达真正所要表达的诗意与思想，使景、情、理相互融通。如《卫·氓》“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以桑叶的浓绿鲜润比喻女子容色光丽、风华正茂。据统计，《诗经》中使用比的手法达110处。

兴：就是在诗的开头用简短的笔墨描写、叙述周围的景物，用来引起话题。兴笔多在诗的开端，烘托主题，渲染气氛，确定诗

的情感基调。这种手法又往往与比的手法相互结合，达到景与情互通互融，诗意隽永。如《秦·蒹葭》三章的开头都先写蒹葭，以眼前深秋之季的芦苇起笔，苍苍的蒹葭、茫茫的白露，既点出了深秋季节，又衬托出诗人如肃杀之秋的惆怅的心情，极自然地唤起诗人怀念远方伊人的情感。据统计，《诗经》使用兴笔达二百七十余处。

五、《诗经》的价值

《诗经》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其内容涉及了天文学、地理学、动物学、植物学等，对这些领域的科学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诗经》还是研究我国奴隶制社会的哲学、政治制度、农业生产、军事、民族等情况的重要史料。《诗经》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最为深远，《诗经》的创作原则、艺术技术、丰富的语言等，都为后世文学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总之，《诗经》是中国文化的瑰宝。

原　　文

国　　风

周　　南

关　　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葛　　覃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是濩，为絺为绤，服之无斁。　　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薄污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归宁父母。

卷　　耳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　　陟彼崔嵬，

我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　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　陟彼砠矣，我马瘏矣，我仆痡矣。云何吁矣！

樛　木

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乐只君子，福履将之。　南有樛木，葛藟萦之。乐只君子，福履成之。

螽　斯

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　螽斯羽，薨薨兮。宜尔子孙，绳绳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尔子孙，蛰蛰兮。

桃　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兔　罝

肃肃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肃肃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肃肃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芣　苢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汉　　广

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楚。之子于归，言秣其马。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蒌。之子于归，言秣其驹。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汝　　坟

遵彼汝坟，伐其条枚。未见君子，惄如调饥。　　遵彼汝坟，伐其条肄。既见君子，不我遐弃。　　鲂鱼赪尾，王室如毁。虽则如毁，父母孔迩。

麟　之　趾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召　　南

鹊　　巢

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之子于归，百两御之。　　维鹊有巢，维鸠方之。之子于归，百两将之。　　维鹊有巢，维鸠盈之。之子于归，百两成之。

采　　蘩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采蘩？

于涧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宫。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还归。

草　　虫

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见君子，我心伤悲。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夷。

采　　蘋

于以采蘋？南涧之滨。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于以盛之？维筐及筥。于以湘之？维锜及釜。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谁其尸之？有齐季女。

甘　　棠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说。

行　　露

厌浥行露，岂不夙夜？谓行多露。　　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虽速我狱，室家不足！　　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虽速我讼，亦不女从！

羔　　羊

羔羊之皮，素丝五纶。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羔羊之革，素丝五绒。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羔羊之缝，素丝五总。委

蛇委蛇，退食自公。

殷其雷

殷其雷，在南山之阳。何斯违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归哉归哉！　　殷其雷，在南山之侧。何斯违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归哉归哉！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违斯？莫或遑处。振振君子，归哉归哉！

摽有梅

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摽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

小星

嘒彼小星，三五在东。肃肃宵征，夙夜在公。实命不同！　　嘒彼小星，维参与昴。肃肃宵征，抱衾与裯。实命不犹！

江有汜

江有汜，之子归，不我以。不我以，其后也悔。　　江有渚，之子归，不我与。不我与，其后也处。　　江有沱，之子归，不我过。不我过，其啸也歌。

野有死麕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何彼襛矣

何彼襛矣？唐棣之华。曷不肃雝？王姬之车。　何彼襛矣？华如桃李。平王之孙，齐侯之子。　其钓维何？维丝伊缗。齐侯之子，平王之孙。

驺虞

彼茁者葭，壹发五豝，于嗟乎驺虞！　彼茁者蓬，壹发五豵，于嗟乎驺虞！

邶风

柏舟

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微我无酒，以敖以游。　我心匪鉴，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据。薄言往诉，逢彼之怒。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仪棣棣，不可选也。　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静言思之，寤辟有摽。　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心之忧矣，如匪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

绿衣

绿兮衣兮，绿衣黄裹。心之忧矣，曷维其已！　绿兮衣兮，绿衣黄裳。心之忧矣，曷维其亡！　绿兮丝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无訧兮！　絺兮绤兮，凄其以风。我思古人，实获我心！

燕　燕

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燕燕于飞，颉之颃之。之子于归，远于将之。瞻望弗及，伫立以泣。　燕燕于飞，下上其音。之子于归，远送于南。瞻望弗及，实劳我心。　仲氏任只，其心塞渊。终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勖寡人。

日　月

日居月诸，照临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处。胡能有定？宁不我顾。　日居月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宁不我报。　日居月诸，出自东方。乃如之人兮，德音无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日居月诸，东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报我不述。

终　风

终风且暴，顾我则笑，谑浪笑敖，中心是悼。　终风且霾，惠然肯来，莫往莫来，悠悠我思。　终风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愿言则嚏。　曀曀其阴，虺虺其雷，寤言不寐，愿言则怀。

击　鼓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　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　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凯　风

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　凯风自南，吹彼棘薪。母氏圣善，我无令人。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劳苦。　睍睆黄鸟，载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雄　雉

雄雉于飞，泄泄其羽。我之怀矣，自诒伊阻。　雄雉于飞，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实劳我心。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远，曷云能来？　百尔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匏有苦叶

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　有弥济盈，有鷕雉鸣。济盈不濡轨，雉鸣求其牡。　雍雍鸣雁，旭日始旦。士如归妻，迨冰未泮。　招招舟子，不涉卬否。不涉卬否，卬须我友。

谷　风

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黾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德音莫违，及尔同死。　行道迟迟，中心有违，不远伊迩，薄送我畿。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宴尔新婚，如兄如弟。

泾以渭浊，湜湜其沚。宴尔新婚，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发我笱。我躬不阅，遑恤我后。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黾勉求之。凡民有丧，匍匐救之。

不我能慉，反以我为仇。既阻我德，贾用不售。昔育恐育鞫，及

尔颠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尔新婚，以我御穷。有洸有溃，既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来塈。

式　微

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　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

旄　丘

旄丘之葛兮，何诞之节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何其处也？必有与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狐裘蒙戎，匪车不东。叔兮伯兮，靡所与同。　琐兮尾兮，流离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简　兮

简兮简兮，方将万舞。日之方中，在前上处。　硕人俣俣，公庭万舞。有力如虎，执辔如组。　左手执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锡爵。　山有榛，隰有苓。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泉　水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怀于卫，靡日不思。娈彼诸姬，聊与之谋。　出宿于泲，饮饯于祢。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问我诸姑，遂及伯姊。　出宿于干，饮饯于言。载脂载辖，还车言迈。遄臻于卫，不瑕有害。　我思肥泉，兹之永叹。思须与漕，我心悠悠。驾言出游，以写我忧。

北　门

出自北门，忧心殷殷。终窭且贫，莫知我艰。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王事适我，政事一埤益我。我人自外，室人交遍谪我。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遗我。我入自外，室人交遍摧我。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北　风

北风其凉，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携手同行。其虚其邪，既亟只且！　北风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携手同归。其虚其邪，既亟只且！　莫赤匪狐，莫黑匪乌。惠而好我，携手同车。其虚其邪，既亟只且！

静　女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新　台

新台有泚，河水弥弥。燕婉之求，籧篨不鲜。　新台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二子乘舟

二子乘舟，泛泛其景。愿言思子，中心养养。　二子乘舟，

泛泛其逝。愿言思子，不瑕有害？

鄘　　风

柏　　舟

泛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谅人只！　　泛彼柏舟，在彼河侧。髧彼两髦，实维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谅人只！

墙　有　茨

墙有茨，不可扫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　　墙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详也，所可详也，言之长也。　　墙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读也。所可读也，言之辱也。

君子偕老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发如云，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扬且文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绉絺，是绁袢也。子之清扬，扬且之颜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桑　　中

爰采唐矣，沬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麦矣，沬之北矣。云谁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

采葑矣，沬之东矣。云谁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鹑之奔奔

鹑之奔奔，鹊之彊彊。人之无良，我以为兄！　鹊之彊彊，鹑之奔奔。人之无良，我以为君！

定之方中

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树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升彼虚矣，以望楚矣。望楚与堂，景山与京。降观于桑。卜云其吉，终然允臧。　灵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驾，说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渊，騋牝三千。

蝃蝀

蝃蝀在东，莫之敢指。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远兄弟父母。　乃如之人也，怀婚姻也。大无信也，不知命也！

相鼠

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　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干旄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丝纰之，良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丝组之，良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丝祝之，良马六

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载　　驰

载驰载驱，归唁卫侯。驱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则忧。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视尔不臧，我思不远。既不我嘉，不能旋济。视尔不臧，我思不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怀，亦各有行。许人尤之，众稚且狂。　我行其野，芃芃其麦。控于大邦，谁因谁极。大夫君子，无我有尤。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

卫　　风

淇　　奥

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　瞻彼淇奥，绿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莹，会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　瞻彼淇奥，绿竹如箦。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宽兮绰兮，猗重较兮。善戏谑兮，不为虐兮。

考　　槃

考槃在涧，硕人之宽。独寐寤言，永矢弗谖。　考槃在阿，硕人之薖。独寐寤歌，永矢弗过。　考槃在陆，硕人之轴。独寐寤宿，永矢弗告。

硕　　人

硕人其颀，衣锦褧衣。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

侯之姨，谭公维私。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硕人敖敖，说于农郊。四牡有骄，朱幩镳镳。翟茀以朝。大夫夙退，无使君劳。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鳣鲔发发。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氓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　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竹竿

籊籊竹竿，以钓于淇。岂不尔思？远莫致之。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远兄弟父母。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傩。　淇水滺滺，桧楫松舟。驾言出游，以写我忧。

芄兰

芄兰之支，童子佩觿。虽则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带

悸兮。　芄兰之叶，童子佩韘。虽则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带悸兮。

河　广

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跂予望之。　谁谓河广？曾不容刀。谁谓宋远？曾不崇朝。

伯　兮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　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

有　狐

有狐绥绥，在彼淇梁。心之忧矣，之子无裳。　有狐绥绥，在彼淇厉。心之忧矣，之子无带。　有狐绥绥，在彼淇侧。心之忧矣，之子无服。

木　瓜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王　风

黍　离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行迈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实。行迈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君子于役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鸡栖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无饥渴！

君子阳阳

君子阳阳，左执簧，右招我由房，其乐只且！　君子陶陶，左执翿，右招我由敖，其乐只且！

扬之水

扬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申。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　扬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甫。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　扬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与我戍许。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

中谷有蓷

中谷有蓷，暵其干矣。有女仳离，慨其暵矣。慨其暵矣，遇人之艰难矣！　中谷有蓷，暵其修矣。有女仳离，条其歗矣。条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　中谷有蓷，暵其湿矣。有女仳离，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兔　爰

有兔爰爰，雉离于罗。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尚寐无吪。　有兔爰爰，雉离于罦。我生之初，尚无造；我生之后，逢此百忧。尚寐无觉。　有兔爰爰，雉离于罿。我生之初，尚无庸；我生之后，逢此百凶。尚寐无聪。

葛　藟

绵绵葛藟，在河之浒。终远兄弟，谓他人父。谓他人父，亦莫我顾。　绵绵葛藟，在河之涘。终远兄弟，谓他人母。谓他人母，亦莫我有。　绵绵葛藟，在河之漘。终远兄弟，谓他人昆。谓他人昆，亦莫我闻。

采　葛

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大　车

大车槛槛，毳衣如菼。岂不尔思？畏子不敢。大车啍啍，毳衣如璊，岂不尔思？畏子不奔。　谷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皦日。

丘中有麻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将其来施施。　丘中有麦，彼留子国。彼留子国，将其来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贻我佩玖。

郑风

缁衣

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

缁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适予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

缁衣之席兮，敝予又改作兮。适予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

将仲子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叔于田

叔于田，巷无居人。岂无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叔于狩，巷无饮酒。岂无饮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叔适野，巷无服马。岂无服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大叔于田

叔于田，乘乘马。执辔如组，两骖如舞。叔在薮，火烈具举。袒裼暴虎，献于公所。将叔勿狃，戒其伤女。　叔于田，乘乘黄。两服上襄，两骖雁行。叔在薮，火烈具扬。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纵送忌。　叔于田，乘乘鸨。两服齐首，两骖如手。叔在薮，火烈具阜。叔马慢忌，叔发罕忌，抑释掤忌，抑鬯弓忌。

清人

清人在彭，驷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　清人在消，驷介麃麃。二矛重乔，河上乎逍遥。　清人在轴，驷介陶陶。左旋右抽，中军作好。

羔裘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羔裘豹饰，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彦兮！

遵大路

遵大路兮，掺执子之祛兮。无我恶兮，不寁故也！　遵大路兮，掺执子之手兮。无我魗兮，不寁好也！

女曰鸡鸣

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凫与雁。　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

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

有女同车

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有女同行，颜如舜英。将翱将翔，佩玉将将。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山有扶苏

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　山有乔松，隰有游龙，不见子充，乃见狡童。

萚　兮

萚兮萚兮，风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萚兮萚兮，风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狡　童

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文故，使我不能餐兮。　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褰　裳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丰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将兮。　衣锦褧衣，裳锦褧裳。叔兮伯兮，驾予与行。　裳锦褧裳，衣锦褧衣。叔兮伯兮，驾予与归。

东门之墠

东门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则迩，其人甚远。　　东门之栗，有践家室。岂不尔思？子不我即。

风　　雨

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　　风雨潇潇，鸡鸣胶胶。既见君子，云胡不瘳？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子　　衿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　　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扬之水

扬之水，不流束楚。终鲜兄弟，维予与女。无信人之言，人实诳女。　　扬之水，不流束薪。终鲜兄弟，维予二人。无信人之言，人实不信。

出其东门

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　　出其闉阇，有女如荼。虽则如荼，匪我思且。缟衣茹藘，聊可与娱。

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

我愿兮。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臧。

溱　洧

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蕑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溱与洧，浏其清矣。士与女，殷其盈矣。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将谑，赠之以勺药。

齐　风

鸡　鸣

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　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　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会且归矣，无庶予子憎。

还

子之还兮，遭我乎峱之间兮。并驱从两肩兮，揖我谓我儇兮。　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并驱从两牡兮，揖我谓我好兮。　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阳兮。并驱从两狼兮，揖我谓我臧兮。

著

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琼华乎而。　俟我于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琼莹乎而。　俟我于堂乎而，充耳以黄乎而，尚之以琼英乎而。

东方之日

东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东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闼兮。在我闼兮，履我发兮。

东方未明

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　　东方未晞，颠倒裳衣。倒之颠之，自公令之。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则莫。

南山

南山崔崔，雄狐绥绥。鲁道有荡，齐子由归。既曰归止，曷又怀止？　　葛屦五两，冠緌双止。鲁道有荡，齐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从止？　　艺麻如之何？衡从其亩。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极止？

甫田

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无思远人，劳心忉忉。　　无田甫田，维莠桀桀。无思远人，劳心怛怛。　　婉兮娈兮。总角丱兮。未几见兮，突而弁兮！

卢令

卢令令，其人美且仁。　　卢重环，其人美且鬈。　　卢重鋂，其人美且偲。

敝 笱

敝笱在梁，其鱼鲂鳏。齐子归止，其从如云。　　敝笱在梁，其鱼鲂鱮。齐子归止，其从如雨。　　敝笱在梁，其鱼唯唯。齐子归止，其从如水。

载 驱

载驱薄薄，簟茀朱鞹。鲁道有荡，齐子发夕。　　四骊济济，垂辔沵沵。鲁道有荡，齐子岂弟。　　汶水汤汤，行人彭彭。鲁道有荡，齐子翱翔。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鲁道有荡，齐子游敖。

猗 嗟

猗嗟昌兮，颀而长兮。抑若扬兮，美目扬兮。巧趋跄兮，射则臧兮。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仪既成兮，终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猗嗟娈兮，清扬婉兮。舞则选兮，射则贯兮。四矢反兮，以御乱兮。

魏 风

葛 屦

纠纠葛屦，可以履霜。掺掺女手，可以缝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维是褊心，是以为刺。

汾沮洳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无度。美无度，殊异乎公路。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异乎公行。　彼汾一曲，言采其蕒。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异乎公族。

园有桃

园有桃，其实之肴。心之忧矣，我歌且谣。不知我者，谓我士也骄。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　园有棘，其实之食。心之忧矣，聊以行国。不知我者，谓我士也罔极。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

陟岵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无已。上慎旃哉，犹来无止！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无寐。上慎旃哉，犹来无弃！　陟彼冈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犹来无死！

十亩之间

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　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与子逝兮。

伐檀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

兮！　坎坎伐辐兮，置之河之侧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亿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轮兮，置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沦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鹑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硕　鼠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

唐　风

蟋　蟀

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　蟋蟀在堂，岁聿其逝。今我不乐，日月其迈。无已大康，职思其外。好乐无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车其休。今我不乐，日月其慆。无已大康，职思其忧。好乐无荒，良士休休。

山　有　枢

山有枢，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内，弗洒弗扫。子有钟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山有

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乐，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扬　之　水

扬之水，白石凿凿。素衣朱襮，从子于沃。既见君子，云何不乐？　　扬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绣，从子于鹄。既见君子，云何其忧？　　扬之水，白石粼粼。我闻有命，不敢以告人。

椒　　聊

椒聊之实，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硕大无朋。椒聊且，远条且。　　椒聊之实，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硕大且笃。椒聊且，远条且。

绸　　缪

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绸缪束刍，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见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绸缪束楚，三星在户。今夕何夕？见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杕　　杜

有杕之杜，其叶湑湑。独行踽踽。岂无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无兄弟，胡不佽焉？　　有杕之杜，其叶菁菁。独行睘睘。岂无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无兄弟，胡不佽焉？

羔　　裘

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岂无他人？维子之故。　　羔裘豹

袪，自我人究究。岂无他人？维子之好。

鸨　羽

肃肃鸨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有所？　肃肃鸨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苍天，曷其有极？　肃肃鸨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艺稻粱。父母何尝？悠悠苍天，曷其有常？

无　衣

岂曰无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岂曰无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有杕之杜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适我？中心好之，曷饮食之？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来游？中心好之，曷饮食之？

葛　生

葛生蒙楚，蔹蔓于野。予美亡此，谁与独处？　葛生蒙棘，蔹蔓于域。予美亡此，谁与独息？　角枕粲兮，锦衾烂兮。予美亡此，谁与独旦？　夏之日，冬之夜。百岁之后，归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岁之后，归于其室。

采　苓

采苓采苓，首阳之巅。人之为言，苟亦无信。舍旃舍旃，苟亦无然。人之为言，胡得焉？　采苦采苦，首阳之下。人之为言，苟亦无与。舍旃舍旃，苟亦无然。人之为言，胡得焉？

采葑采葑，首阳之东。人之为言，苟亦无从。舍旃舍旃，苟亦无然。人之为言，胡得焉？

秦　风

车　邻

有车邻邻，有马白颠。未见君子，寺人之令。　阪有漆，隰有栗。既见君子，并坐鼓瑟。今者不乐，逝者其耋。　阪有桑，隰有杨。既见君子，并坐鼓簧。今者不乐，逝者其亡。

驷　驖

驷驖孔阜，六辔在手。公之媚子，从公于狩。　奉时辰牡，辰牡孔硕。公曰左之，舍拔则获。　游于北园，四马既闲。輶车鸾镳，载猃歇骄。

小　戎

小戎俴收，五楘梁辀。游环胁驱，阴靷鋈续。文茵畅毂，驾我骐馵。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乱我心曲。　四牡孔阜，六辔在手。骐骝是中，騧骊是骖。龙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温其在邑。方何为期？胡然我念之！　俴驷孔群，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镂膺。交韔二弓，竹闭绲縢。言念君子，载寝载兴。厌厌良人，秩秩德音。

蒹　葭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

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终　　南

终南何有？有条有梅。君子至止，锦衣狐裘。颜如渥丹，其君也哉！　　终南何有？有纪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绣裳。佩玉将将，寿考不忘！

黄　　鸟

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止于桑。谁从穆公？子车仲行。维此仲行，百夫之防。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止于楚。谁从穆公？子车针虎。维此针虎，百夫之御。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晨　　风

鴥彼晨风，郁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如何如何，忘我实多！　　山有苞栎，隰有六驳。未见君子，忧心靡乐。如何如何，忘我实多！　　山有苞棣，隰有树檖。未见君子，忧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实多！

无　　衣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渭　　阳

我送舅氏，曰至渭阳。何以赠之？路车乘黄。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赠之？琼瑰玉佩。

权　　舆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无余。于嗟乎，不承权舆。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饱。于嗟乎，不承权舆。

陈　　风

宛　　丘

子之汤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无望兮！　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　坎其击缶，宛丘之道。无冬无夏，值其鹭翿。

东门之枌

东门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绩其麻，市也婆娑。　穀旦于逝，越以鬷迈。视尔如荍，贻我握椒。

衡　　门

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乐饥。　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取妻，必齐之姜？　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取妻，必宋之子？

东门之池

东门之池，可以沤麻。彼美淑姬，可与晤歌。　东门之池，可以沤纻。彼美淑姬，可与晤语。　东门之池，可以沤菅。彼美淑姬，可与晤言。

东门之杨

东门之杨，其叶牂牂。昏以为期，明星煌煌。　东门之杨，其叶肺肺。昏以为期，明星晢晢。

墓门

墓门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国人知之。知而不已，谁昔然矣。　墓门有梅，有鸮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讯之。讯予不顾，颠倒思予。

防有鹊巢

防有鹊巢，邛有旨苕。谁侜予美？心焉忉忉。　中唐有甓，邛有旨鹝。谁侜予美？心焉惕惕。

月出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忧受兮，劳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绍兮，劳心惨兮。

株林

胡为乎株林？从夏南。匪适株林，从夏南。　驾我乘马，说于株野。乘我乘驹，朝食于株。

泽　陂

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如之何？寤寐无为，涕泗滂沱。　彼泽之陂，有蒲与蕳。有美一人，硕大且卷。寤寐无为，中心悁悁。　彼泽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硕大且俨。寤寐无为，辗转伏枕。

桧　风

羔　裘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岂不尔思？劳心忉忉。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岂不尔思？我心忧伤。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岂不尔思？中心是悼。

素　冠

庶见素冠兮，棘人栾栾兮，劳心传传兮。　庶见素衣兮，我心伤悲兮，聊与子同归兮。　庶见素韠兮，我心蕴结兮，聊与子如一兮。

隰有苌楚

隰有苌楚，猗傩其枝，夭之沃沃，乐子之无知。　隰有苌楚，猗傩其华，夭之沃沃。乐之子无家。　隰有苌楚，猗傩其实，夭之沃沃。乐子之无室。

匪　风

匪风发兮，匪车偈兮。顾瞻周道，中心怛兮。　匪风飘兮，

匪车嘌兮。顾瞻周道，中心吊兮。　谁能亨鱼？溉之釜鬵。谁将西归？怀之好音。

曹　风

蜉　蝣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忧矣，于我归处。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忧矣，于我归息。　蜉蝣掘阅，麻衣如雪。心之忧矣，于我归说。

候　人

彼候人兮，何戈与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维鹈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称其服。　维鹈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荟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娈兮，季女斯饥。

鸤　鸠

鸤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　鸤鸠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带伊丝。其带伊丝，其弁伊骐。　鸤鸠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　鸤鸠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国人，正是国人。胡不万年？

下　泉

洌彼下泉，浸彼苞稂。忾我寤叹，念彼周京。　洌彼下泉，浸彼苞萧。忾我寤叹，念彼京周。　洌彼下泉，浸彼苞蓍。忾我寤叹，念彼京师。　芃芃黍苗，阴雨膏之。四国有王，郇伯

芳之。

豳　风

七　月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七月流火，八月萑苇。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七月鸣鵙，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　四月秀葽，五月鸣蜩。八月其获，十月陨萚。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言私其豵，献豜于公。　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　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　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　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鸱　鸮

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

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予羽谯谯，予尾翛翛，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维音哓哓！

东　山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我东曰归，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独宿，亦在车下。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果裸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户。町畽鹿场，熠耀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怀也。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洒扫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见，于今三年。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仓庚于飞，熠耀其羽。之子于归，皇驳其马。亲结其缡，九十其仪。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

破　斧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　既破我斧，又缺我锜。周公东征，四国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东征，四国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伐　柯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我觏之子，笾豆有践。

九　罭

九罭之鱼，鳟鲂。我觏之子，衮衣绣裳。　鸿飞遵渚，公

归无所，于女信处。　鸿飞遵陆，公归不复，于女信宿。　是以有衮衣兮，无以我公归兮，无使我心悲兮。

狼　跋

狼跋其胡，载疐其尾。公孙硕肤，赤舄几几。　狼疐其尾，载跋其胡。公孙硕肤，德音不瑕。

小　雅

鹿鸣之什

鹿　鸣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视民不恌，君子是则是效。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敖。　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

四　牡

四牡騑騑，周道倭迟。岂不怀归？王事靡盬，我心伤悲。四牡騑騑，啴啴骆马。岂不怀归？王事靡盬，不遑启处。　翩翩者鵻，载飞载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将父。　翩翩者鵻，载飞载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将母。　驾彼四骆，载骤骎骎。岂不怀归？是用作歌，将母来谂。

皇皇者华

皇皇者华，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怀靡及。　我马维驹，六辔如濡。载驰载驱，周爰咨诹。　我马维骐，六辔如丝。载驰载驱，周爰咨谋。　我马维骆，六辔沃若。载驰载驱，周爰咨度。　我马维骃，六辔既均。载驰载驱，周爰咨询。

常棣

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死丧之威，兄弟孔怀。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每有良朋，况也永叹。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每有良朋，烝也无戎。　丧乱既平，既安且宁。虽有兄弟，不如友生。　傧尔笾豆，饮酒之饫。兄弟既具，和乐且孺。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湛。　宜尔室家，乐尔妻帑。是究是图，亶其然乎？

伐木

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听之，终和且平。　伐木许许，酾酒有萸！既有肥羜，以速诸父。宁适不来，微我弗顾。於粲洒扫，陈馈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诸舅。宁适不来，微我有咎。　伐木于阪，酾酒有衍。笾豆有践，兄弟无远。民之失德，乾糇以愆。有酒湑我，无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饮此湑矣。

天保

天保定尔，亦孔之固。俾尔单厚，何福不除？俾尔多益，以

莫不庶。　天保定尔，俾尔戬穀。罄无不宜，受天百禄。降尔遐福，维日不足。　天保定尔，以莫不兴。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吉蠲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尝，于公先王。君曰卜尔，万寿无疆！　神之吊矣，诒尔多福。民之质矣，日用饮食。群黎百姓，遍为尔德。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

采　薇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归曰归，心亦忧止。忧心烈烈，载饥载渴。我戍未定，靡使归聘。

采薇采薇，薇亦刚止。曰归曰归，岁亦阳止。王事靡盬，不遑启处。忧心孔疚，我行不来！　彼尔维何？维常之华。彼路斯何？君子之车。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

驾彼四牡，四牡骙骙，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鱼服。岂不日戒？猃狁孔棘。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出　车

我出我车，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谓我来矣。召彼仆夫，谓之载矣。王事多难，维其棘矣。　我出我车，于彼郊矣。设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忧心悄悄，仆夫况瘁。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猃狁于襄。　昔我往矣，黍稷方华。今我来思，雨雪载涂。王事多难，不遑启居。岂不怀归？畏此简书。

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既见君子，我心则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

采蘩祁祁。执讯获丑，薄言还归。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杕 杜

有杕之杜，有睆其实。王事靡盬，继嗣我日。日月阳止，女心伤止，征夫遑止。　有杕之杜，其叶萋萋。王事靡盬，我心伤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归止。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忧我父母。檀车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远。　匪载匪来，忧心孔疚。斯逝不至，而多为恤。卜筮偕止，会言近止，征夫迩止。

鱼 丽

鱼丽于罶，鲿鲨。君子有酒，旨且多。　鱼丽于罶，鲂鳢。君子有酒，多且旨。　鱼丽于罶，鰋鲤。君子有酒，旨且有。　物其多矣，维其嘉矣！　物其旨矣，维其偕矣！　物其有矣，维其时矣！

南有嘉鱼之什

南有嘉鱼

南有嘉鱼，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乐。　南有嘉鱼，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衎。　南有樛木，甘瓠累之。君子有酒，嘉宾式燕绥之。　翩翩者鵻，烝然来思。君子有酒，嘉宾式燕又思。

南山有台

南山有台，北山有莱。乐只君子，邦家之基。乐只君子，万

寿无期。　南山有桑，北山有杨。乐只君子，邦家之光。乐只君子，万寿无疆。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乐只君子，民之父母。乐只君子，德音不已。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乐只君子，遐不眉寿。乐只君子，德音是茂。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乐只君子，遐不黄考。乐只君子，保艾尔后。

蓼　萧

蓼彼萧斯，零露湑兮。既见君子，我心写兮。燕笑语兮，是以有誉处兮。　蓼彼萧斯，零露瀼瀼。既见君子，为龙为光。其德不爽，寿考不忘。　蓼彼萧斯，零露泥泥。既见君子，孔燕岂弟。宜兄宜弟，令德寿岂。　蓼彼萧斯，零露浓浓。既见君子，鞗革忡忡。和鸾雍雍，万福攸同。

湛　露

湛湛露斯，匪阳不晞。厌厌夜饮，不醉无归。　湛湛露斯，在彼丰草。厌厌夜，在宗载考。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显允君子，莫不令德。　其桐其椅，其实离离。岂弟君子，莫不令仪。

彤　弓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宾，中心贶之。钟鼓既设，一朝飨之。　彤弓弨兮，受言载之。我有嘉宾，中心喜之。钟鼓既设，一朝右之。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宾，中心好之。钟鼓既设，一朝酬之。

菁菁者莪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见君子，乐且有仪。菁菁者莪，在

彼中沚。既见君子，我心则喜。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见君子，锡我百朋。　泛泛杨舟，载沉载浮。既见君子，我心则休。

六　月

六月栖栖，戎车既饬。四牡骙骙，载是常服。猃狁孔炽，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国。　比物四骊，闲之维则。维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四牡修广，其大有颙。薄伐猃狁，以奏肤公。有严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国。　猃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织文鸟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启行。　戎车既安，如轾如轩。四牡既佶，既佶且闲。薄伐猃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万邦为宪。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饮御诸友，炰鳖脍鲤。侯谁在矣？张仲孝友。

采　芑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亩，方叔涖止。其车三千，师干之试。方叔率止，乘其四骐。四骐翼翼，路车有奭。簟茀鱼服，钩膺鞗革。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乡，方叔涖止。其车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约軧错衡。八鸾玱玱，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玱葱珩。　鴥彼飞隼，其飞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车三千，师干之试。方叔率止，钲人伐鼓。陈师鞠旅，显允方叔。伐鼓渊渊，振旅阗阗。　蠢尔蛮荆，大邦为仇。方叔元老，克壮其犹。方叔率止，执讯获丑。戎车啴啴，啴啴焞焞，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猃狁，蛮荆来威。

车攻

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　田车既好，田牡孔阜。东有甫草，驾言行狩。　之子于苗，选徒嚣嚣。建旐设旄，搏兽于敖。　驾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会同有绎。　决拾既佽，弓矢既调。射夫既同，助我举柴。　四黄既驾，两骖不猗。不失其驰，舍矢如破。　萧萧马鸣，悠悠旆旌。徒御不惊，大庖不盈。　之子于征，有闻无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吉日

吉日维戊，既伯既祷。田车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从其群丑。　吉日庚午，既差我马。兽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从，天子之所。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群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既张我弓，既挟我矢。发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宾客，且以酌醴。

鸿雁之什

鸿雁

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鳏寡。　鸿雁于飞，集于中泽。之子于垣，百堵皆作。虽则劬劳，其究安宅？　鸿雁于飞，哀鸣嗷嗷。维此哲人，谓我劬劳。维彼愚人，谓我宣骄。

庭　燎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鸾声将将。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鸾声哕哕。　夜如何其？夜乡晨，庭燎有辉。君子至止，言观其旗。

沔　水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飞隼，载飞载止。嗟我兄弟，邦人诸友。莫肯念乱，谁无父母？　沔彼流水，其流汤汤。鴥彼飞隼，载飞载扬。念彼不迹，载起载行。心之忧矣，不可弭忘。　鴥彼飞隼，率彼中陵。民之讹言，宁莫之惩？我友敬矣，谗言其兴。

鹤　鸣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鱼潜在渊，或在于渚。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萚。他山之石，可以为错。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鱼在于渚，或潜在渊。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祈　父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转予于恤，靡所止居？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转予于恤，靡所厎止？　祈父，亶不聪。胡转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白　驹

皎皎白驹，食我场苗。絷之维之，以永今朝。所谓伊人，于焉逍遥？　皎皎白驹，食我场藿。絷之维之，以永今夕。所谓伊人，于焉嘉客？　皎皎白驹，贲然来思。尔公尔侯，逸豫无

期。慎尔优游，勉尔遁思。　　皎皎白驹，在彼空谷。生刍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尔音，而有遐心。

黄　　鸟

黄鸟黄鸟，无集于榖，无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榖。言旋言归，复我邦族。　　黄鸟黄鸟，无集于桑，无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与明。言旋言归，复我诸兄。　　黄鸟黄鸟，无集于栩，无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与处。言旋言归，复我诸父。

我行其野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婚姻之故，言就尔居。尔不我畜，复我邦家。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婚姻之故，言就尔宿。尔不我畜，言归斯复。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旧姻，求尔新特。成不以富，亦祗以异。

斯　　干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无相犹矣。　　似续妣祖，筑室百堵，西南其户。爰居爰处，爰笑爰语。　　约之阁阁，椓之橐橐。风雨攸除，鸟鼠攸去，君子攸芋。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翚斯飞，君子攸跻。　　殖殖其庭，有觉其楹。哙哙其正，哕哕其冥。君子攸宁。　　下莞上簟，乃安斯寝。乃寝乃兴，乃占我梦。吉梦维何？维熊维罴，维虺维蛇。　　大人占之：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之祥。　　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子。　　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

无　　羊

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　　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或负其糇。三十维物，尔牲则具。

尔牧来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尔羊来思，矜矜兢兢，不骞不崩。麾之以肱，毕来既升。　　牧人乃梦，众维鱼矣，旐维旟矣，大人占之：众维鱼矣，实维丰年；旐维旟矣，室家溱溱。

节南山之什

节　南　山

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忧心如惔，不敢戏谈。国既卒斩，何用不监！　　节彼南山，有实其猗。赫赫师尹，不平谓何？天方荐瘥，丧乱弘多。民言无嘉，憯莫惩嗟！

尹氏大师，维周之氐。秉国之钧，四方是维。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吊昊天，不宜空我师。　　弗躬弗亲，庶民弗信。弗问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无小人殆。琐琐姻亚，则无膴仕。

昊天不佣，降此鞠讻。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届，俾民心阕。君子如夷，恶怒是违。　　不吊昊天，乱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宁。忧心如酲，谁秉国成？不自为政，卒劳百姓。　　驾彼四牡，四牡项领。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　　方茂尔恶，相尔矛矣。既夷既怿，如相酬矣。　　昊天不平，我王不宁。不惩其心，覆怨其正。　　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式讹尔心，以畜万邦。

正　月

正月繁霜，我心忧伤。民之讹言，亦孔之将。念我独兮，忧心京京。哀我小心，癙忧以痒。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后。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忧心愈愈，是以有侮。

忧心惸惸，念我无禄。民之无辜，并其臣仆。哀我人斯，于何从禄？瞻乌爰止？于谁之屋？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视天梦梦。既克有定，靡人弗胜。有皇上帝，伊谁云憎？

谓山盖卑，为冈为陵。民之讹言，宁莫之惩。召彼故老，讯之占梦。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　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维号斯言，有伦有脊。哀今之人，胡为虺蜴？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则，如不我得。执我仇仇，亦不我力。　心之忧矣，如或结之。今兹之正，胡然厉矣！燎之方扬，宁或灭之？赫赫宗周，褒姒灭之。

终其永怀，又窘阴雨。其车既载，乃弃尔辅。载输尔载，将伯助予。　无弃尔辅，员于尔辐。屡顾尔仆，不输尔载。终逾绝险，曾是不意。鱼在于沼，亦匪克乐。潜虽伏矣，亦孔之炤。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　彼有旨酒，又有嘉肴。洽比其邻，婚姻孔云。念我独兮，忧心殷殷。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谷。民今之无禄，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独。

十月之交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则维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　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

宰，仲允膳夫。棸子内史，蹶维趣马。楀维师氏，艳妻煽方处。

抑此皇父，岂曰不时？胡为我作，不即我谋？彻我墙屋，田卒汙莱。曰予不戕，礼则然矣。 皇父孔圣，作都于向。择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慭遗一老，俾守我王。择有车马，以居徂向。

黾勉从事，不敢告劳。无罪无辜，谗口嚣嚣。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竞由人。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羡，我独居忧。民莫不逸，我独不敢休。天命不彻，我不敢效我友自逸。

雨 无 正

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旻天疾威，弗虑弗图。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无罪，沦胥以铺。 周宗既灭，靡所止戾。正大夫离居，莫知我勚。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为恶。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迈，则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尔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戎成不退，饥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讯。听言则答，谮言则退。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维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处休。 维曰予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谓尔迁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无言不疾。昔尔出居，谁从作尔室？

小 旻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谋犹回遹，何日斯沮？谋臧不从，不臧覆用。我视谋犹，亦孔之邛。 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谋之其臧，则具是违。谋之不臧，则具是依。我视谋犹，伊于胡厎。

我龟既厌，不我告犹。谋夫孔多，是用不集。发言盈庭，谁敢

执其咎？如匪行迈谋，是用不得于道。　哀哉为犹，匪先民是程—匪大犹是经。维迩言是听，维迩言是争。如彼筑室于道谋，是用不溃于成。　国虽靡止，或圣或否。民虽靡朊，或哲或谋，或肃或艾。如彼泉流，无沦胥以败。　不敢暴虎，不敢冯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小　宛

宛彼鸣鸠，翰飞戾天。我心忧伤，念昔先人。明发不寐，有怀二人。　人之齐圣，饮酒温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尔仪，天命不又。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教诲尔子，式穀似之。　题彼脊令，载飞载鸣。我日斯迈，而月斯征。夙兴夜寐，毋忝尔所生。　交交桑扈，率场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狱。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临于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小　弁

弁彼鸒斯，归飞提提。民莫不穀，我独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忧矣，云如之何！踧踧周道，鞫为茂草。我心忧伤，惄焉如捣。假寐永叹，维忧用老。心之忧矣，疢如疾首。　维桑与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属于毛，不罹于里。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菀彼柳斯，鸣蜩嘒嘒，有漼者渊，萑苇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届，心之忧矣，不遑假寐。　鹿斯之奔，维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坏木，疾用无枝。心之忧矣，宁莫之知。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维其忍之。心之忧矣，涕既陨之。　君子信谗，如或酬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扡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无易由言，耳属于

垣。无逝我梁，无发我笱。我躬不阅，遑恤我后。

巧　言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无罪无辜，乱如此幠。昊天已威，予慎无罪。昊天泰幠，予慎无辜。　乱之初生，僭始既涵。乱之又生，君子信谗。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君子如祉，乱庶遄已。　君子屡盟，乱是用长。君子信盗，乱是用暴。盗言孔甘，乱是用餤。匪其止共，维王之邛。　奕奕寝庙，君子作之。秩秩大猷，圣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跃跃毚兔，遇犬获之。　荏染柔木，君子树之。往来行言，心焉数之。蛇蛇硕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颜之厚矣！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无拳无勇，职为乱阶。既微且尰，尔勇伊何？为犹将多，尔居徒几何？

何　人　斯

彼何人斯？其心孔艰。胡逝我梁，不入我门？伊谁云从？维暴之云。　二人从行，谁为此祸？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彼何人斯？胡逝我陈？我闻其声，不见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彼何人斯？其为飘风。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搅我心。　尔之安行，亦不遑舍。尔之亟行，遑脂尔车。壹者之来，云何其盱。　尔还而入，我心易也。还而不入，否难知也。壹者之来，俾我祇也。　伯氏吹埙，仲氏吹篪。及尔如贯，谅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诅尔斯。

为鬼为蜮，则不可得。有靦面目，视人罔极。作此好歌，以极反侧。

巷　伯

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彼谮人者，亦已大甚！　哆兮侈兮，

成是南箕。彼谮人者，谁适与谋？　　缉缉翩翩，谋欲谮人。慎尔言也，谓尔不信。　　捷捷幡幡，谋欲谮言。岂不尔受？既其女迁。　　骄人好好，劳人草草。苍天苍天，视彼骄人，矜此劳人。彼谮人者，谁适与谋？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杨园之道，猗于亩丘。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

谷风之什

谷　　风

习习谷风，维风及雨。将恐将惧，维予与女。将安将乐，女转弃予。　　习习谷风，维风及颓。将恐将惧，置予于怀。将安将乐，弃予如遗。　　习习谷风，维山崔嵬。无草不死，无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蓼　　莪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蓼蓼者莪，菲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劳瘁。　　缾之罄矣，维罍之耻。鲜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出则衔恤，入则靡至。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抚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南山烈烈，飘风发发。民莫不穀，我独何害！　　南山律律，飘风弗弗。民莫不穀，我独不卒！

大　　东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

人所视。眷言顾之，潸焉出涕。　　小东大东，杼柚其空。纠纠葛屦，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来，使我心疚。　　有冽氿泉，无浸获薪。契契寤叹，哀我惮人。薪是获薪，尚可载也。哀我惮人，亦可息也。　　东人之子，职劳不来。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罴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试。　　或以其酒，不以其浆。鞙鞙佩璲，不以其长。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　　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有捄天毕，载施之行。　　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维南有箕，载翕其舌。维北有斗，西柄之揭。

四　　月

四月维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宁忍予？　　秋日凄凄，百卉具腓。乱离瘼矣，爰其适归。　　冬日烈烈，飘风发发。民莫不穀，我独何害？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废为残贼，莫知其尤。　　相彼泉水，载清载浊。我日构祸，曷云能穀？　　滔滔江汉，南国之纪。尽瘁以仕，宁莫我有？　　匪鹑匪鸢，翰飞戾天。匪鳣匪鲔，潜逃于渊。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维以告哀。

北　　山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从事。王事靡盬，忧我父母。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鲜我方将。旅力方刚，经营四方。　　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　　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或栖迟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或出入风议，

或靡事不为。

无将大车

无将大车，祇自尘兮。无思百忧，祇自疧兮。　无将大车，维尘冥冥。无思百忧，不出于颎。　无将大车，维尘雝兮。无思百忧，祇自重兮。

小明

明明上天，照临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载离寒暑。心之忧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岂不怀归？畏此罪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还？岁聿云莫。念我独兮，我事孔庶。心之忧矣，惮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怀顾！岂不怀归？畏此谴怒。　昔我往矣，日月方奥。曷云其还？政事愈蹙。岁聿云莫，采萧获菽。心之忧矣，自诒伊戚。念彼共人，兴言出宿。岂不怀归？畏此反覆。　嗟尔君子，无恒安处。靖共尔位，正直是与。神之听之，式穀以女。　嗟尔君子，无恒安息。靖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

鼓钟

鼓钟将将，淮水汤汤，忧心且伤。淑人君子，怀允不忘。　鼓钟喈喈，淮水湝湝，忧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鼓钟伐鼛，淮有三洲，忧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犹。　鼓钟钦钦，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楚茨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为？我艺黍稷。我黍与与，我稷翼翼。我仓既盈，我庾维亿。以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

以介景福。　济济跄跄，絜尔牛羊，以往烝尝。或剥或亨，或肆或将。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飨。孝孙有庆，报以介福，万寿无疆！　执爨踖踖，为俎孔硕，或燔或炙，君妇莫莫。为豆孔庶，为宾为客，献酬交错。礼仪卒度，笑语卒获。神保是格，报以介福，万寿攸酢！　我孔熯矣，式礼莫愆。工祝致告，徂赉孝孙。苾芬孝祀，神嗜饮食。卜尔百福，如几如式。既齐既稷，既匡既敕。永锡尔极，时万时亿！　礼仪既备，钟鼓既戒，孝孙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载起。鼓钟送尸，神保聿归。诸宰君妇，废彻不迟。诸父兄弟，备言燕私。　乐具入奏，以绥后禄。尔肴既将，莫怨具庆。既醉既饱，小大稽首。神嗜饮食，使君寿考。孔惠孔时，维其尽之。子子孙孙，勿替引之！

信　南　山

信彼南山，维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孙田之。我疆我理，南东其亩。　上天同云。雨雪雰雰，益之以霡霂。既优既渥，既沾既足。生我百谷。　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曾孙之穑，以为酒食。畀我尸宾，寿考万年。　中田有庐，疆埸有瓜。是剥是菹，献之皇祖。曾孙寿考，受天之祜。　祭以清酒，从以骍牡，享于祖考。执其鸾刀，以启其毛，取其血膋。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报以介福，万寿无疆。

甫田之什

甫　　田

倬彼甫田，岁取十千。我取其陈，食我农人，自古有年。今

适南亩，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以我齐明，与我牺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农夫之庆。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尝其旨否。禾易长亩，终善且有。曾孙不怒，农夫克敏。　曾孙之稼，如茨如梁。曾孙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黍稷稻粱，农夫之庆。报以介福，万寿无疆。

大　田

大田多稼，既种既戒。既备乃事，以我覃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既庭且硕，曾孙是若。　既方既皂，既坚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有弇萋萋，兴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获稚，此有不敛穧，彼有遗秉，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　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来方禋祀，以其骍黑，与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瞻彼洛矣

瞻彼洛矣，维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禄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师。　瞻彼洛矣，维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万年，保其家室。　瞻彼洛矣，维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禄既同。君子万年，保其家邦。

裳裳者华

裳裳者华，其叶湑兮。我觏之子，我心写兮。我心写兮，是以有誉处兮。　裳裳者华，芸其黄矣。我觏之子，维其有章矣。维其有章矣，是以有庆矣。　裳裳者华，或黄或白。我觏之子，

乘其四骆。乘其四骆，六辔沃若。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维其有之，是以似之。

桑 扈

交交桑扈，有莺其羽。君子乐胥，受天之祜。　　交交桑扈，有莺其领。君子乐胥，万邦之屏。　　之屏之翰，百辟为宪。不戢不难，受福不那。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万福来求。

鸳 鸯

鸳鸯于飞，毕之罗之。君子万年，福禄宜之。　　鸳鸯在梁，戢其左翼。君子万年，宜其遐福。　　乘马在厩，摧之秣之。君子万年，福禄艾之。　　乘马在厩，秣之摧之。君子万年，福禄绥之。

頍 弁

有頍者弁，实维伊何？尔酒既旨，尔肴既嘉。岂伊异人？兄弟匪他。茑与女萝，施于松柏。未见君子，忧心奕奕；既见君子，庶几说怿。　　有頍者弁，实维何期？尔酒既旨，尔肴既时。岂伊异人？兄弟具来。茑与女萝，施于松上。未见君子，忧心怲怲；既见君子，庶几有臧。　　有頍者弁，实维在首。尔酒既旨，尔肴既阜。岂伊异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维霰。死丧无日，无几相见。乐酒今夕，君子维宴。

车 舝

间关车之舝兮，思娈季女逝兮。匪饥匪渴，德音来括。虽无好友？式燕且喜。　　依彼平林，有集维鷮。辰彼硕女，令德来教。

式燕且誉，好尔无射。　　虽无旨酒，式饮庶几。虽无嘉肴，式食庶几。虽无德与女，式歌且舞。　　陟彼高冈，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叶湑兮。鲜我觏尔，我心写兮。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辔如琴。觏尔新婚，以慰我心。

青　蝇

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　　营营青蝇，止于棘。谗人罔极，交乱四国。　　营营青蝇，止于榛。谗人罔极，构我二人。

宾之初筵

宾之初筵，左右秩秩。笾豆有楚，殽核维旅。酒既和旨，饮酒孔偕。钟鼓既设，举酬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张。射夫既同，献尔发功。发彼有的，以祈尔爵。　　籥舞笙鼓，乐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礼。百礼既至，有壬有林。锡尔纯嘏，子孙其湛。其湛曰乐，各奏尔能。宾载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尔时。宾之初筵，温温其恭。其未醉止，威仪反反。曰既醉止，威仪幡幡。舍其坐迁，屡舞仙仙。其未醉止，威仪抑抑。曰既醉止，威仪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宾既醉止，载号载呶。乱我笾豆，屡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邮。侧弁之俄，屡舞傞傞。既醉而出，并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谓伐德。饮酒孔嘉，维其令仪。

凡此饮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监，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耻。式勿从谓，无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语。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识，矧敢多又。

鱼藻之什

鱼　　藻

鱼在在藻，有颁其首。王在在镐，岂乐饮酒。　　鱼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镐，饮酒乐岂。　　鱼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镐，有那其居。

采　　菽

采菽采菽，筐之莒之。君子来朝，何锡予之？虽无予之，路车乘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　　觱沸槛泉，言采其芹。君子来朝，言观其旗。其旗淠淠，鸾声嘒嘒。载骖载驷，君子所届。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纾，天子所予。乐只君子，天子命之。乐只君子，福禄申之。　　维柞之枝，其叶蓬蓬。乐只君子，殿天子之邦。乐只君子，万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从。　　泛泛杨舟，绋纚维之。乐只君子，天子葵之。乐只君子，福禄膍之。优哉游哉，亦是戾矣。

角　　弓

骍骍角弓，翩其反矣。兄弟婚姻，无胥远矣。　　尔之远矣，民胥然矣。尔之教矣，民胥效矣。　　此令兄弟，绰绰有裕。不令兄弟，交相为瘉。　　民之无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让，至于已斯亡。　　老马反为驹，不顾其后。如食宜饇，如酌孔取。　　毋教猱升木，如涂涂附。君子有徽猷，小人与属。　　雨雪瀌瀌，见晛曰消。莫肯下遗，式居娄骄。　　雨雪浮浮，见晛曰流。如蛮如髦，我是用忧。

菀　　柳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无自暱焉。俾予靖之，后予极焉。　　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无自瘵焉。俾予靖之，后予迈焉。　　有鸟高飞，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都 人 士

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归于周，万民所望。　　彼都人士，台笠缁撮。彼君子女，绸直如发。我不见兮，我心不说。　　彼都人士，充耳琇实。级君子女，谓之尹吉。我不见兮，我心苑结。　　彼都人士，垂带而厉。彼君子女，卷发如虿。我不见兮，言从之迈。　　匪伊垂之，带则有余。匪伊卷之，发则有旟。我不见兮，云何盱矣？！

采　　绿

终朝采绿，不盈一匊。予发曲局，薄言归沐。　　终朝采蓝，不盈一襜。五日为期，六日不詹。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钓，言纶之绳。　　其钓维何？维鲂及鱮。维鲂及鱮，薄言观者。

黍　　苗

芃芃黍苗，阴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劳之。　　我任我辇，我车我牛。我行既集，盖云归哉。　　我徒我御，我师我旅。我行既集，盖云归处。　　肃肃谢功，召伯营之。烈烈征师，召伯成之。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则宁。

隰　桑

隰桑有阿，其叶有难。既见君子，其乐如何！　隰桑有阿，其叶有沃。既见君子，云何不乐？　隰桑有阿，其叶有幽。既见君子，德音孔胶。　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白　华

白华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远，俾我独兮。　英英白云，露彼菅茅。天步艰难，之子不犹。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啸歌伤怀，念彼硕人。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维彼硕人，实劳我心。　鼓钟于宫，声闻于外。念子懆懆，视我迈迈。　有鹙在梁，有鹤在林。维彼硕人，实劳我心。　鸳鸯在梁，戢其左翼。之子无良，二三其德。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远，俾我疧兮。

绵　蛮

绵蛮黄鸟，止于丘阿。道之云远，我劳如何。饮之食之，教之诲之。命彼后车，谓之载之。　绵蛮黄鸟，止于丘隅。岂敢惮行？畏不能趋。饮之食之。教之诲之。命彼后车，谓之载之。
绵蛮黄鸟，止于丘侧。岂敢惮行？畏不能极。饮之食之，教之诲之。命彼后车，谓之载之。

瓠　叶

幡幡瓠叶，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尝之。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献之。　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

酬之。

渐渐之石

渐渐之石，维其高矣。山川悠远，维其劳矣。武人东征，不遑朝矣。　渐渐之石，维其卒矣。山川悠远，曷其没矣。武人东征，不遑出矣。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离于毕，俾滂沱矣。武人东征，不皇他矣。

苕之华

苕之华，芸其黄矣。心之忧矣，维其伤矣！　苕之华，其叶青青。知我如此，不如无生！　牂羊坟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鲜可以饱！

何草不黄

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将？经营四方。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独为匪民。　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栈之车，行彼周道。

大　雅

文王之什

文　王

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亹亹文王，令闻不已。陈锡哉周，侯文王孙子。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显亦世。

世之不显，厥犹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　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孙子。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肤敏，祼将于京。厥作祼将，常服黼冔。王之荩臣。无念尔祖。　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

命之不易，无遏尔躬。宣昭义问，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

大　明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难忱斯，不易维王。天位殷适，使不挟四方。　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　天监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

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保右命尔，燮伐大商。　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维予侯兴。上帝临女，无贰尔心。　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绵

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　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　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　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亩。自西徂东，周爰执事。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鼛鼓弗胜！　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乃立冢土，戎丑攸行。　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问。柞棫拔矣，行道兑矣。混夷駾矣，维其喙矣。　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奏，予曰有御侮。

棫　朴

芃芃棫朴，薪之槱之。济济辟王，左右趣之。　济济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峨峨，髦士攸宜。　淠彼泾舟，烝徒楫之。周王于迈，六师及之。　倬彼云汉，为章于天。周王寿考，遐不作人？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纲纪四方。

旱　麓

瞻彼旱麓，榛楛济济。岂弟君子，干禄岂弟。　瑟彼玉瓒，

黄流在中。岂弟君子，福禄攸降。　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岂弟君子，遐不作人？　清酒既载，骍牡既备。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岂弟君子，神所劳矣。　莫莫葛藟，施于条枚。岂弟君子，求福不回。

思　齐

思齐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　惠于宗公，神罔时怨，神罔时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雍雍在宫，肃肃在庙。不显亦临，无射亦保。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　不闻亦式，不谏亦入。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无斁，誉髦斯士。

皇　矣

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维此二国，其政不获。维彼四国，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顾，此维与宅。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启之辟之，其柽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迁明德，串夷载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兑。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受禄无丧，奄有四方。　维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　帝谓文王：无然畔援，无然歆羡，诞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于周祜，以对于天下。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冈，无矢我陵。我陵我阿，无饮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鲜原，居岐之阳，在渭之将。万邦之方，下民之王。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

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弟兄。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　临冲闲闲，崇墉言言。执讯连连，攸馘安安。是类是祃，是致是附，四方以无侮。临冲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

灵　台

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　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翯翯。王在灵沼，于牣鱼跃。虡业维枞，贲鼓维镛。于论鼓钟，于乐辟雍。于论鼓钟，于乐辟雍。鼍鼓逢逢。矇瞍奏公。

下　武

下武维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维则。　媚兹一人，应侯顺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昭兹来许，绳其祖武。于万斯年，受天之祜。　受天之祜，四方来贺。于万斯年，不遐有佐。

文王有声

文王有声，遹骏有声。遹求厥宁，遹观厥成。文王烝哉！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文王烝哉！筑城伊淢，作丰伊匹。匪棘其欲，遹追来孝。王后烝哉！　王公伊濯，维丰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维翰。王后烝哉！　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四方攸同，皇王维辟。皇王烝哉！　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皇王烝哉！　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丰水有芑，武王岂不仕？诒厥孙谋，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生民之什

生　民

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　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不坼不副，无菑无害。以赫厥灵。上帝不宁，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诞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置之平林，会伐平林。诞置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訏，厥声载路。　诞实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麦幪幪，瓜瓞唪唪。　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茀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褎，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　诞降嘉种，维秬维秠，维穈维芑。恒之秬秠，是获是亩。恒之穈芑，是任是负。以归肇祀。　诞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释之叟叟，烝之浮浮。载谋载惟。取萧祭脂，取羝以軷。载燔载烈，以兴嗣岁。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时。后稷肇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

行　苇

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方苞方体，维叶泥泥。戚戚兄弟，莫远具尔。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肆筵设席，授几有缉御。或献或酢，洗爵奠斝。醓醢以荐，或燔或炙。嘉肴脾臄，或歌或咢。

敦弓既坚，四鍭既均。舍矢既均，序宾以贤。敦弓既句，既挟四鍭。四鍭如树，序宾以不侮。　曾孙维主，酒醴维醹，酌以大斗，以祈黄耇。黄耇台背，以引以翼。寿考维祺，以介景福。

既　　醉

既醉以酒，既饱以德。君子万年，介尔景福。　既醉以酒，尔肴既将。君子万年，介尔昭明。　昭明有融，高朗令终，令终有俶。公尸嘉告。　其告维何？笾豆静嘉。朋友攸摄，摄以威仪。　威仪孔时，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匮，永锡尔类。　其类维何？室家之壶。君子万年，永锡祚胤。　其胤维何？天被尔禄。君子万年，景命有仆。　其仆维何？厘尔女士。厘尔女士，从以孙子。

凫　　鹥

凫鹥在泾，公尸来燕来宁。尔酒既清，尔肴既馨。公尸燕饮，福禄来成。　凫鹥在沙，公尸来燕来宜。尔酒既多，尔肴既嘉。公尸燕饮，福禄来为。　凫鹥在渚，公尸来燕来处。尔酒既湑，尔肴伊脯。公尸燕饮，福禄来下。　凫鹥在潀，公尸来燕来宗。既燕于宗，福禄攸降。公尸燕饮，福禄来崇。　凫鹥在亹，公尸来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饮，无有后艰。

假　　乐

假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千禄百福，子孙千亿。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旧章。　威仪抑仰，德音秩秩。无怨无恶。率由群匹。受福无疆，四方之纲。　之纲之纪，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公　　刘

笃公刘，匪居匪康，乃埸乃疆，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

于橐。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　笃公刘，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顺乃宣，而无永叹。陟则在巘，复降在原。何以舟之？维玉及瑶，鞞琫容刀。　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觏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　笃公刘，于京斯依，跄跄济济，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执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饮之，君之宗之。　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

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止基乃理。爰众爰有，夹其皇涧，溯其过涧。止旅乃密，芮鞫之即。

泂　酌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餴饎。岂弟君子，民之父母。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罍。岂弟君子，民之攸归。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溉。岂弟君子，民之攸塈。

卷　阿

有卷者阿，飘风自南。岂弟君子，来游来歌，以矢其音。

伴奂尔游矣，优游尔休矣。岂弟君子，俾尔弥尔性，似先公酋矣。尔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岂弟君子，俾尔弥尔性，百神尔主矣。尔受命长矣，茀禄尔康矣。岂弟君子，俾尔弥尔性，纯嘏尔常矣。有冯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岂弟君子，四方为则。

颙颙卬卬，如圭如璋，令闻令望。岂弟君子，四方为纲。

凤凰于飞，翙翙其羽，亦集爰止。蔼蔼王多吉士，维君子使，媚于天子。　凤凰于飞，翙翙其羽，亦傅于天。蔼蔼王多吉人，维君子命，媚于庶人。　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菶菶萋萋，雍雍喈喈。　君子之车，既庶且多。君子之马，

既闲且驰。矢诗不多，维以遂歌。

民　劳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无纵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远能迩，以定我王。　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国，以为民逑。无纵诡随，以谨惛怓。式遏寇虐，无俾民忧。无弃尔劳，以为王休。　民亦劳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师，以绥四国。无纵诡随，以谨罔极。式遏寇虐，无俾作慝。敬慎威仪，以近有德。　民亦劳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国，俾民忧泄。无纵诡随，以谨丑厉。式遏寇虐，无俾正败。戎虽小子，而式弘大。　民亦劳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国，国无有残。无纵诡随，以谨缱绻。式遏寇虐，无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谏。

板

上帝板板，下民卒瘅。出话不然，为犹不远。靡圣管管。不实于亶。犹之未远，是用大谏。　天之方难，无然宪宪。天之方蹶，无然泄泄。辞之辑矣，民之洽矣；辞之怿矣，民之莫矣。　我虽异事，及尔同僚。我即尔谋，听我嚣嚣。我言维服，勿以为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　天之方虐，无然谑谑。老夫灌灌，小子跻跻。匪我言耄，尔用忧谑。多将熇熇，不可救药。　天之方懠，无为夸毗。威仪卒迷，善人载尸。民之方殿屎，则莫我敢葵？丧乱蔑资，曾莫惠我师？　天之牖民，如埙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携。携无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无自立辟。　价人维藩，大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无俾城坏，无独斯畏。　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敬天之渝，无敢驰驱。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

荡之什

荡

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御？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兴是力。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义类，彊御多怼。流言以对，寇攘式内。侯作侯祝，靡届靡究。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国，敛怨以为德。不明尔德，时无背无侧。尔德不明，以无陪无卿。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尔以酒，不义从式。既愆尔止。靡明靡晦。式号式呼，俾昼作夜。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丧，人尚乎由行。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时，殷不用旧。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听，大命以倾。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抑

抑抑威仪，维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职维疾。哲人之愚，亦维斯戾。　　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有觉德行，四国顺之。讦谟定命，远犹辰告。敬慎威仪，维民之则。

其在于今，兴迷乱于政。颠覆厥德，荒湛于酒。女虽湛乐从，弗念厥绍。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无沦胥以亡。夙兴夜寐，洒扫庭内，维民之章。修尔车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蛮方。　　质尔人民，谨尔侯度，用戒不

虞。慎尔出话，敬尔威仪，无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　　无易由言，无曰苟矣。莫扪朕舌，言不可逝矣。无言不仇，无德不报。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孙绳绳，万民靡不承。　　视尔友君子，辑柔尔颜，不遐有愆。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无曰不显，莫予云觏。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辟尔为德，俾臧俾嘉。淑慎尔止，不愆于仪。不僭不贼，鲜不为则。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彼童而角，实虹小子。

荏染柔木，言缗之丝。温温恭人，维德之基。其维哲人，告之话言，顺德之行。其维愚人，覆谓我僭，民各有心。　　于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谁夙知而莫成？　　昊天孔昭，我生靡乐。视尔梦梦，我心惨惨。诲尔谆谆，听我藐藐。匪用为教，覆用为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　　于乎小子，告尔旧止。听用我谋，庶无大悔。天方艰难，曰丧厥国。取譬不远，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桑　　柔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刘，瘼此下民。不殄心忧，仓兄填兮！倬彼昊天，宁不我矜？　　四牡骙骙，旟旐有翩。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民靡有黎，具祸以烬。于乎有哀，国步斯频。

国步灭资，天不我将。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实维，秉心无竞。谁生厉阶，至今为梗？　　忧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东，靡所定处。多我觏痻，孔棘我圉。

为谋为毖，乱况斯削。告尔忧恤，诲尔序爵。谁能执热，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载胥及溺。　　如彼溯风，亦孔之僾。民有肃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穑，力民代食。稼穑维宝，代食维好。　　天降丧乱，灭我立王。降此蟊贼，稼穑卒痒。哀恫中国，具赘卒荒。

靡有旅力，以念穹苍。　维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犹，考慎其相。维彼不顺，自独俾臧。自有肺肠，俾民卒狂。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谮，不胥以穀。人亦有言：进退维谷。

维此圣人，瞻言百里。维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维此良人，弗求弗迪。维彼忍心，是顾是复。民之贪乱，宁为荼毒。大风有隧，有空大谷。维此良人，作为式穀。维彼不顺，征以中垢。　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复俾我悖。

嗟尔朋友，予岂不知而作？如彼飞虫，时亦弋获。既之阴女，反予来赫。　民之罔极，职凉善背。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职竞用力。　民之未戾，职盗为寇。凉曰不可，覆背善詈。虽曰匪予，既作尔歌。

云　汉

倬彼云汉，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丧乱，饥馑荐臻。靡神不举，靡爱斯牲。圭璧既卒，宁莫我听？　旱既大甚，蕴隆虫虫。不殄禋祀，自郊徂宫。上下奠瘗，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临。耗斁下土，宁丁我躬。　旱既大甚，则不可推。兢兢业业，如霆如雷。周余黎民，靡有孑遗。昊天上帝，则不我遗。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旱既大甚，则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无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顾。群公先正，则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宁忍予？　旱既大甚，涤涤山川。旱魃为虐，如惔如焚。我心惮暑，忧心如熏。群公先正，则不我闻。昊天上帝，宁俾我遯？　旱既大甚，黾勉畏去。胡宁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则不我虞。敬恭明神，宜无悔怒。旱既大甚，散无友纪。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马师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无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瞻卬

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无赢。大命近止，无弃尔成。何求为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宁？

崧　　高

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维申及甫，维周之翰。四国于蕃。四方于宣。　亹亹申伯，王缵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执其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谢人，以作尔庸；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王命傅御，迁其私人。　申伯之功，召伯是营。有俶其城，寝庙既成。既成藐藐，王锡申伯。四牡蹻蹻，钩膺濯濯。

王遣申伯，路车乘马。我图尔居，莫如南土。锡尔介圭，以作尔宝。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申伯信迈，王饯于郿。申伯还南，谢于诚归。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

申伯番番，既入于谢。徒御啴啴，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显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宪。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万邦，闻于四国。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

烝　　民

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监有周，昭假于下。保兹天子，生仲山甫。仲山甫之德，柔嘉维则。令仪令色，小心翼翼。古训是式，威仪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赋。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缵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纳王命，王之喉舌。赋政于外，四方爰发。　肃肃王命，仲山甫将之；邦国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人亦有言，柔则茹之，刚则吐之。维仲山甫，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强御。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鲜克举之。我仪图之，维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衮职有阙，维仲山

甫补之。　仲山甫出祖，四牡业业。征夫捷捷，每怀靡及。四牡彭彭，八鸾锵锵。王命仲山甫，城彼东方。　四牡骙骙，八鸾喈喈。仲山甫徂齐，式遄其归。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

韩　奕

奕奕梁山，维禹甸之，有倬其道。韩侯受命，王亲命之：缵戎祖考，无废朕命。夙夜匪解，虔共尔位，朕命不易。干不庭方，以佐戎辟。　四牡奕奕，孔修且张。韩侯入觐，以其介圭，入觐于王。王锡韩侯，淑旂绥章，簟茀错衡，玄衮赤舄，钩膺镂钖，鞹鞃浅幭，鞗革金厄。　韩侯出祖，出宿于屠。显父饯之，清酒百壶。其肴维何？炰鳖鲜鱼。其蔌维何？维笋及蒲。其赠维何？乘马路车。笾豆有且。侯氏燕胥。　韩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韩侯迎止，于蹶之里。百两彭彭，八鸾锵锵，不显其光。诸娣从之，祁祁如云。韩侯顾之，烂其盈门。　蹶父孔武，靡国不到。为韩姞相攸，莫如韩乐。孔乐韩土，川泽讦讦，鲂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罴，有猫有虎。庆既令居，韩姞燕誉。　溥彼韩城，燕师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实墉实壑，实亩实藉。献其貔皮，赤豹黄罴。

江　汉

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来求。既出我车，既设我旟。匪安匪舒，淮夷来铺。　江汉汤汤，武夫洸洸。经营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国庶定。时靡有争，王心载宁。

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国来极。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王命召虎：来旬来宣。文武受

命，召公维翰。无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锡尔祉。

厘尔圭瓒，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锡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万年！　虎拜稽首，对扬王休。作召公考：天子万寿！明明天子，令闻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国。

常　武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国。　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陈行。戒我师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处，三事就绪。

赫赫业业，有严天子。王舒保作，匪绍匪游。徐方绎骚，震惊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惊。　王奋厥武，如震如怒。进厥虎臣，阚如虓虎。铺敦淮濆，仍执丑虏。截彼淮浦，王师之所。

王旅啴啴，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绵绵翼翼。不测不克，濯征徐国。　王犹允塞，徐方既来。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来庭。徐方不回，王曰还归。

瞻　卬

瞻卬昊天，则不我惠。孔填不宁，降此大厉。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贼蟊疾，靡有夷届。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说之。　哲夫成城，哲妇倾城。懿厥哲妇，为枭为鸱。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匪教匪诲，时维妇寺。　鞫人忮忒，谮始竟背。岂曰不极，伊胡为慝？如贾三倍，君子是识。妇无公事，休其蚕织。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尔介狄，维予胥忌。不吊不祥，威仪不类。人之云亡，邦国殄瘁。　天之降罔，维其优矣。人之云亡，心之忧矣！天之降罔，维其几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觱沸槛泉，维其深

矣。心之忧矣，宁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后。藐藐昊天，无不克巩。无忝皇祖，式救尔后。

召　旻

旻天疾威，天笃降丧。瘨我饥馑，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天降罪罟，蟊贼内讧。昏椓靡共，溃溃回遹，实靖夷我邦。　皋皋訿訿，曾不知其玷。兢兢业业，孔填不宁，我位孔贬。　如彼岁旱，草不溃茂，如彼栖苴。我相此邦，无不溃止。　维昔之富不如时，维今之疚不如兹。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职兄斯引。　池之竭矣，不云自频；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职兄斯弘，不烖我躬。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於乎哀哉！维今之人，不尚有旧！

周　颂

清庙之什

清　庙

于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不显不承，无射于人斯。

维天之命

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骏惠我文王，曾孙笃之。

维　　清

维清缉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维周之祯。

烈　　文

烈文辟公，锡兹祉福。惠我无疆，子孙保之。无封靡于尔邦，维王其崇之。念兹戎功，继序其皇之。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不显维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天　　作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孙保之。

昊天有成命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缉熙！单厥心，肆其靖之。

我　　将

我将我享，维羊维牛，维天其右之。仪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飨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时　　迈

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实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叠。怀柔百神，及河乔岳，允王维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

执　　竞

执竞武王，无竞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钟鼓喤喤，磬筦将将，降福穰穰。降福简简，威仪反反。既醉既饱，福禄来反。

思　　文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尔极。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

臣工之什

臣　　工

嗟嗟臣工，敬尔在公。王釐尔成，来咨来茹。嗟嗟保介，维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于皇来牟，将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众人，庤乃钱镈，奄观铚艾。

噫　　嘻

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

振　　鹭

振鹭于飞，于彼西雍。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无恶，在此无斁。庶几夙夜，以永终誉。

丰　　年

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

有　　瞽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设业设虡，崇牙树羽。应田县鼓，鞉磬柷圉。既备乃奏，箫管备举。喤喤厥声，肃雍和鸣，先祖是听。我客戾止，永观厥成。

潜

猗与漆沮，潜有多鱼。有鳣有鲔，鲦鲿鰋鲤。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雍

有来雍雍，至止肃肃。相维辟公，天子穆穆。于荐广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绥予孝子。宣哲维人，文武维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后。绥我眉寿，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载　　见

载见辟王，曰求厥章。龙旗阳阳，和铃央央。鞗革有鸧，休有烈光。率见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寿，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绥以多福，俾缉熙于纯嘏。

有　　客

有客有客，亦白其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絷，以絷其马。薄言追之，左右绥之。既有淫威，

降福孔夷。

武

于皇武王！无竞维烈。允文文王，克开厥后。嗣武受之，胜殷遏刘，耆定尔功。

闵予小子之什

闵予小子

闵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兹皇祖，陟降庭止。维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继序思不忘。

访落

访予落止，率时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将予就之，继犹判涣。维予小子，未堪家多难。绍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敬之

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维予小子，不聪敬止。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佛时仔肩，示我显德行。

小毖

予其惩，而毖后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虫，拚飞维鸟。未堪家多难，予又集于蓼。

载　　芟

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馌，思媚其妇，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实函斯活，驿驿其达。有厌其杰，厌厌其苗，绵绵其麃。载获济济，有实其积，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不洽百礼。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宁。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兹。

良　　耜

畟畟良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实函斯活。或来瞻女，载筐及莒，其饟伊黍。其笠伊纠，其镈斯赵，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获之挃挃，积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栉。以开百室，百室盈止，妇子宁止。杀时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续，续古之人。

丝　　衣

丝衣其紑，载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吴不敖，胡考之休。

酌

于铄王师，遵养时晦。时纯熙矣，是用大介。我龙受之，蹻蹻王之造。载用有嗣，实维尔公允师。

桓

绥万邦，娄丰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间之。

赉

文王既勤止，我应受之。敷时绎思，我徂维求定。时周之命，於绎思。

般

於皇时周！陟其高山，嶞山乔岳，允犹翕河。敷天之下，裒时之对，时周之命。

鲁　颂

駉 之 什

駉

駉駉牡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骊有黄，以车彭彭。思无疆，思马斯臧。　　駉駉牡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骓有駓，有骍有骐，以车伾伾。思无期，思马斯才。　　駉駉牡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骆，有骝有雒，以车绎绎。思无斁，思马斯作。　　駉駉牡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鱼，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

有　駜

有駜有駜，駜彼乘黄。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鹭，鹭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乐兮！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饮酒。振振鹭，鹭于飞。鼓咽咽，醉言归。于胥乐兮！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载燕。自今以始，岁其有。君子有穀，诒孙子。于胥乐兮！

泮　　水

思乐泮水，薄采其芹。鲁侯戾止，言观其旂。其旂茷茷，鸾声哕哕。无小无大，从公于迈。　　思乐泮水，薄采其藻。鲁侯戾止，其马蹻蹻。其马蹻蹻，其音昭昭。载色载笑，匪怒伊教。

思乐泮水，薄采其茆。鲁侯戾止，在泮饮酒。既饮旨酒，永锡难老。顺彼长道，屈此群丑。　　穆穆鲁侯，敬明其德。敬慎威仪，维民之则。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明明鲁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宫，淮夷攸服。矫矫虎臣，在泮献馘。淑问如皋陶，在泮献囚。　　济济多士，克广德心。桓桓于征，狄彼东南。烝烝皇皇，不吴不扬。不告于讻，在泮献功。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车孔博。徒御无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尔犹，淮夷卒获。　　翩彼飞鸮，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怀我好音。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

宫

閟宫有侐，实实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无灾无害。弥月不迟，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稚菽麦。奄有下国，俾民稼穑。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缵禹之绪。

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至于文武，缵大王之绪，致天之届，于牧之野。无贰无虞，上帝临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　　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孙，庄公之子。龙旂承祀，六辔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骍牺，是飨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

亦其福女。　秋而载尝，夏而楅衡。白牡骍刚，牺尊将将。毛炰胾羹，笾豆大房。万舞洋洋，孝孙有庆。俾尔炽而昌，俾尔寿而臧。保彼东方，鲁邦是尝。不亏不崩，不震不腾。三寿作朋，如冈如陵。　公车千乘，朱英绿縢，二矛重弓。公徒三万，贝胄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俾尔昌而炽，俾尔寿而富。黄发台背，寿胥与试。俾尔昌而大，俾尔耆而艾。万有千岁，眉寿无有害。　泰山岩岩，鲁邦所詹。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同。莫不率从，鲁侯之功。

保有凫绎，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蛮貊。及彼南夷，莫不率从。莫敢不诺，鲁侯是若。　天锡公纯嘏，眉寿保鲁。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鲁侯燕喜，令妻寿母。宜大夫庶士，邦国是有。既多受祉，黄发儿齿。　徂来之松，新甫之柏。是断是度，是寻是尺。松桷有舄，路寝孔硕。新庙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硕，万民是若。

商　颂

那

猗与那与！置我鞉鼓。奏鼓简简，衎我烈祖。汤孙奏假，绥我思成。鞉鼓渊渊，嘒嘒管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於赫汤孙！穆穆厥声。庸鼓有斁，万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怿。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顾予烝尝，汤孙之将。

烈　祖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锡无疆，及尔斯所。既载清酤，赉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无言，时靡有争。绥我眉寿，

黄考无疆。约𫐐错衡，八鸾鸧鸧。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将。自天降康，丰年穰穰。来假来飨，降福无疆。顾予烝尝，汤孙之将。

玄　　鸟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孙子。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龙旗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祁祁，景员维河。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

长　　发

浚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　　玄王桓拨，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率履不越，遂视既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帝命不违，至于汤齐。汤降不迟，圣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围。　　受小球大球，为下国缀旒，何天之休。不竞不絿，不刚不柔。敷政优优。百禄是遒。　　受小共大共，为下国骏厖。何天之龙，敷奏其勇。不震不动，不戁不竦，百禄是总。

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达。九有有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　　昔在中叶，有震且业。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

殷　　武

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　　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　　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岁事来辟，勿予祸适，稼穑匪解。　　天命降临，下民有严。不

僭不滥，不敢怠遑。命于下国，封建厥福。　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赫赫厥声，濯濯厥灵。寿考且宁，以保我后生。　陟彼景山，松伯丸丸。是断是迁，方斫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闲，寝成孔安。

周　　礼

导　　读

《周礼》又称《周官》、《周官经》，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其书旧说以为周公所作，也有人认为是西汉末刘歆伪造。近代学者研究周秦铜器铭文所载官制，参证该书所述政治、经济制度和学术思想，认为《周礼》是战国时代的学者蒐集周王室旧制，糅以战国时代各国制度，附益儒家政治理想，增减排比而成的汇编。

由于周、春秋战国历史邈远，而先秦典籍又多所湮灭，所以《周礼》成了研究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典章制度、审美习尚、社会风俗乃至工艺水平的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历代研究不衰。儒家列为五经（《诗》、《书》、《易》、《礼》、《春秋》）之一、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之首，是历代学子学习、应试以出仕的必修课程。唐文宗时刻入《开成石经》，宋人辑入十三经。汉代学者已为之作注，东汉学者郑玄的《周礼注》以其精湛、博洽而得以保存、流传，唐人贾公彦又为《周礼注》作疏，为宋代朱熹《朱子语录》所称道。《周礼》郑注、贾疏为宋人所刻《十三经注疏》所采用（《十三经注疏》今有中华书局影印清代学者阮元校刻本，附校勘记）。清代学者孙诒让又有《周礼正义》一书，为学者所重。今人注本，有台湾学者林尹先生的《周礼今注今译》（书目文献出版社重印台北商务印书馆本），可资参阅。

《周礼》共六篇：一、《天官冢宰》，二、《地官司徒》，三、《春官宗伯》，四、《夏官司马》，五、《秋官司寇》，六、《冬官司空》。其中，《冬官司空》早已亡佚，汉人补以《考工记》。

以天、地、四时之名命官，这与古人的思想观念有关。因为天尊地卑，所以天官掌管佐王治天下，王宫诸事；地官掌管佐王治理山川、土地、人民；春日和煦，万物萌生，所以春官掌管礼乐祭祀；夏于五行属火，火性威猛，所以夏官掌管军事、征伐；秋于五行属金，其气肃杀，所以秋官掌管司法、刑戮；冬季农事已毕，正可为来岁预作准备，所以冬官掌管建造房屋、器物。

天官冢宰的长官是大宰，副长官是小宰；地官司徒的长官是大司徒，副长官是小司徒。以下春、夏、秋各官的长官、副长官分别是大宗伯、小宗伯，大司马、小司马，大司寇、小司寇。冬官的长官应该是大司空、小司空，但因《冬官司空》一篇亡佚，汉人所补之《考工记》未列其长官名称。每篇之前，除《考工记》外，都先列官名及属员身份、人数，然后分官述其职掌。《考工记》开头，则是一篇论述手工业作用、工艺技巧的论文，然后叙述各种工匠制作各种器物的流程及技艺。

读《周礼》可知，早在两千多年以前，中国这块土地上就已经有了严密健全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文化思想、工艺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当然，时过境迁，文中所载的内容只能供我们研究古代社会所用，成了历史的陈迹。但是，我们几乎随处可以见到闪耀着我们祖先智慧火花的精采之处，有些东西现在仍然值得我们借鉴。比如《天官冢宰》中规定小宰的职掌，有这样的内容：

> 正岁，帅治官之属而观治象之法，徇以木铎，曰："不用法者，国有常刑。"乃退。以宫刑宪（悬）禁于王宫，令于百官府曰："各脩（修）乃职，考乃法，待

乃事，以听王命。其有不共（恭），则国有大刑。”

就是说，对官吏三令五申国家法律，如果官吏贪赃枉法、玩忽职守，就要对他们使用严厉的刑罚。这是严格防止掌权者、执法者误国害民。又如《地官司徒》中大司徒之职，有一项内容是“以乡八刑纠万民：一曰不孝之刑……六曰不恤之刑……”凡不孝敬长辈、不怜悯救助有灾祸危难者的人也要受刑罚，这确实合理而可取。又如《秋官大司寇》规定“大司寇之职，掌建邦之三典”：“一曰刑新国用轻典，二曰刑平国用中典，三曰刑乱国用重典。”这“刑乱国用重典”确实是以毒攻毒之法，对那些“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恐怕不得已而一试用之。又如《秋官大司寇》“司刺”一官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壹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耄），三赦曰蠢愚。”这也合情人理，其原则都体现在现代法律之中。另外，读《考工记》篇，轮人、舆人造车，攻金之工所掌握的铸造不同器物的金（铜）、锡比例，匠人利用水平面、日影进行建筑测量，其工艺之高超、技术之精湛、方法之巧妙，都使人叹为观止。《周礼》全篇，都体现着中华先民的睿智。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周代社会已经是比较发达的社会，其政治、经济、文化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人们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生活、生产斗争的经验。

《秋官大司寇》中还有这样两段有趣的文字：

> 以嘉石平罢民。凡万民之有罪过而未丽于法，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诸嘉石，役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期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则宥而舍之。
>
> 以肺石达穷民。凡远近茕独老幼之欲有复于上而其长弗达者，立于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于上

而罪其长。

意思是说，外朝门外摆着两块大石，左边的一块叫嘉石，右边的一块叫肺石。凡有罪过而程度不够受法律制裁的百姓，让他戴上木枷坐在嘉石上示众，并服劳役，其坐石与服劳役时间随罪情轻重而定。期满则让州里邻人具保，然后宽释。凡孤苦老幼百姓有冤情要上报而顶头上司不予转达的，就站到肺石上去；三天，属官就听他的陈述，向上级汇报，并给那壅蔽下情的长官治罪。

这真是为政的两种妙法。人皆有羞恶之心，如果偷了点东西，不够判刑，罚坐嘉石，来往熟人看见，不免要问："何坐？"（"因为什么坐在这儿？"等于问："犯了什么罪？"）偷盗者也不免赧颜而答："坐盗。"自尊脸面，扫地以尽。这滋味远比坐监牢还难过得多。而站肺石则能使上访者迅速达到目的，适合古代百姓文盲多、书写不便的民情。

异草奇葩，采撷难尽。研究政治、历史、古代礼俗文化、语言文字者都可从《周礼》中各取所需，有所收获。

《周礼》为先秦古籍，年代既久，又经秦火，至汉初河间献王刘德献出，文字间有阙失。阙失之处以删节号表示。又《周礼》多古语古字、误字、夺文、衍文，所述又为上古制度，不靠注释很难读懂。所以，必须依靠前面提到的较好的古注及今人注释，理解原文。

原　　文

天官冢宰第一

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乃立天官冢宰，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治官之属：

大宰，卿一人。

小宰，中大夫二人。

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宫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宫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贾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内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外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亨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甸师，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兽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鳖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十有六人。

腊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医师，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食医，中士二人。

疾医，中士八人。

疡医，下士八人。

兽医，下士四人。

酒正，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

浆人，奄五人、女浆十有五人、奚百有五十人。

凌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笾人，奄一人、女笾十人、奚二十人。

醢人，奄一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

醯人，奄二人、女醯二十人、奚四十人。

盐人，奄二人、女盐二十人、奚四十人。

幂人，奄一人、女幂十人、奚二十人。

宫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掌舍，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幕人，下士一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掌次，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徒八十人。

大府，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贾十有六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玉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八人、贾八人、胥四人、徒四十有八人。

内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外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司会，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司书，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职内，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徒二十人。

职岁，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徒二十人。

职币，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贾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裘，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掌皮，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内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内小臣，奄上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阍人，王宫每门四人。囿游亦如之。

寺人，王之正内五人。

内竖，倍寺人之数。

九嫔。

世妇。

女御。

女祝四人、奚八人。

女史八人、奚十有六人。

典妇功，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工四人、贾

四人、徒二十人。

典丝，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贾四人、徒十有二人。

典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内司服，奄一人、女御二人、奚八人。

缝人，奄二人、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奚三十人。

染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追师，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工二人、徒四人。

屦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工八人、徒四人。

夏采，下士四人、史一人、徒四人。

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一曰治典，以经邦国，以治官府，以纪万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国，以教官府，以扰万民。三曰礼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国，以正百官，以均万民。五曰刑典，以诘邦国，以刑百官，以纠万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国，以任百官，以生万民。以八法治官府：一曰官属，以举邦治。二曰官职，以辨邦治。三曰官联，以会官治。四曰官常，以听官治。五曰官成，以经邦治。六曰官法，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纠邦治。八曰官计，以弊邦治。以八则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驭其神。二曰法则，以驭其官。三曰废置，以驭其吏。四曰禄位，以驭其士。五曰赋贡，以驭其用。六曰礼俗，以驭其民。七曰刑赏，以驭其威。八曰田役，以驭其众。以八柄诏王驭群臣：一曰爵，以驭其贵。二曰禄，以驭其富。三曰予，以驭其幸。四曰置，以驭其行。五曰生，以驭其福。六曰夺，以驭其贫。七曰废，以驭其罪。八曰诛，以驭其过。以八统诏王驭万民：一曰亲亲，二曰敬故，三曰进贤，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贵，七曰达吏，八曰礼宾。以九职任万民：一曰三农，生九谷。二曰园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泽之材。四

曰薮牧，养蕃鸟兽。五曰百工，饬化八材。六曰商贾，阜通货贿。七曰嫔妇，化治丝枲。八曰臣妾，聚敛疏材。九曰闲民，无常职，转移执事。以九赋敛财贿：一曰邦中之赋，二曰四郊之赋，三曰邦甸之赋，四曰家削之赋，五曰邦县之赋，六曰邦都之赋，七曰关市之赋，八曰山泽之赋，九曰弊余之赋。以九式均节财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宾客之式，三曰丧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币帛之式，七曰刍秣之式，八曰匪颁之式，九曰好用之式。以九贡致邦国之用：一曰祀贡，二曰嫔贡，三曰器贡，四曰币贡，五曰材贡，六曰货贡，七曰服贡，八曰斿贡，九曰物贡。以九两系邦国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长，以贵得民。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薮，以富得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国都鄙，乃县治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治象，挟日而敛之。乃施典于邦国，而建其牧，立其监，设其参，傅其伍，陈其殷，置其辅。乃施则于都鄙，而建其长，立其两，设其伍，陈其殷，置其辅。乃施法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贰，设其考，陈其殷，置其辅。凡治，以典待邦国之治，以则待都鄙之治，以法待官府之治，以官成待万民之治，以礼待宾客之治。

祀五帝，则掌百官之誓戒，与其具修。前期十日，帅执事而卜日。遂戒，及执事，视涤濯；及纳亨，赞王牲事；及祀之日，赞玉、币、爵之事。祀大神示，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赞玉几、玉爵。大朝觐会同，赞玉币、玉献、玉几、玉爵。大丧，赞赠玉、含玉。作大事，则戒于百官，赞王命。王视治朝，则赞听治；眡四方之听朝，亦如之。凡邦之小治，则冢宰听之。待四方之宾客之小治。岁终，则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会，听其致事，而诏王废置。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之。

小宰之职，掌建邦之宫刑，以治王宫之政令，凡宫之纠禁。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之贰，以逆邦国、都鄙、官府之治。执邦之九贡、九赋、九式之贰，以均财节邦用。以官府之六叙正群吏：一曰以叙正其位，二曰以叙进其治，三曰以叙作其事，四曰以叙制其事，五曰以叙受其会，六曰以叙听其情。以官府之六属举邦治：一曰天官，其属六十，掌邦治，大事则从其长，小事则专达。二曰地官，其属六十，掌邦教，大事则从其长，小事则专达。三曰春官，其属六十，掌邦礼，大事则从其长，小事则专达。四曰夏官，其属六十，掌邦政，大事则从其长，小事则专达。五曰秋官，其属六十，掌邦刑，大事则从其长，小事则专达。六曰冬官，其属六十，掌邦事，大事则从其长，小事则专达。以官府之六职辨邦治：一曰治职，以平邦国，以均万民，以节财用。二曰教职，以安邦国，以宁万民，以怀宾客。三曰礼职，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事鬼神。四曰政职，以服邦国，以正万民，以聚百物。五曰刑职，以诘邦国，以纠万民，以除盗贼。六曰事职，以富邦国，以养万民，以生百物。以官府之六联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联事，二曰宾客之联事，三曰丧荒之联事，四曰军旅之联事，五曰田役之联事，六曰敛弛之联事。凡小事皆有联。以官府之八成经邦治：一曰听政役以比居，二曰听师田以简稽，三曰听闾里以版图，四曰听称责以傅别，五曰听禄位以礼命，六曰听取予以书契，七曰听卖买以质剂，八曰听出入以要会。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以法掌祭祀、朝觐、会同、宾客之戒具。军旅、田役、丧荒，亦如之。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财用，治其施舍，听其治讼。凡祭祀，赞玉、币、爵之事，祼将之事。凡宾客，赞祼，凡受爵之事、凡受币之事。丧荒，受其含襚、币玉之事。月终，则以官府之叙，受群吏之要。赞冢宰受岁会。岁终，则令群吏致事。正岁，帅治

官之属而观治象之法，徇以木铎，曰："不用法者，国有常刑。"乃退，以宫刑宪禁于王宫，令于百官府曰："各修乃职，考乃法，待乃事，以听王命。其有不共，则国有大刑。"

宰夫之职，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掌其禁令。叙群吏之治，以待宾客之令、诸臣之复、万民之逆。掌百官府之征令，辨其八职：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二曰师，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法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数。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书以赞治。七曰胥，掌官叙以治叙。八曰徒，掌官令以征令。掌治法，以考百官府、群都、县、鄙之治，乘其财用之出入。凡失财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诏冢宰而诛之；其足用、长财、善物者，赏之。以式法掌祭祀之戒具与其荐羞，从大宰而视涤濯。凡礼事，赞小宰比官府之具。凡朝觐、会同、宾客，以牢礼之法掌其牢礼、委积、膳献、饮食、宾赐之飧牵与其陈数。凡邦之吊事，掌其戒令与其币器财用，凡所共者。大丧、小丧，掌小官之戒令，帅执事而治之。三公六卿之丧，与职丧帅官有司而治之。凡诸大夫之丧，使其旅帅有司而治之。岁终，则令群吏正岁会；月终，则令正月要；旬终，则令正日成而以考其治。治不以时举者，以告而诛之。正岁，则以法警戒群吏，令修宫中之职事，书其能者与其良者，而以告于上。

宫正掌王宫之戒令纠禁，以时比宫中之官府、次舍之众寡，为之版以待。夕击柝而比之，国有故则令宿——其比，亦如之。辨外、内而时禁，稽其功绪，纠其德行，几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淫怠与其奇邪之民，会其什伍而教之道艺。月终，则会其稍食；岁终，则会其行事。凡邦之大事，令于王宫之官府、次舍，无去守而听政令。春秋以木铎修火禁。凡邦之事，跸，宫中、庙中则执烛。大丧，则授庐舍，辨其亲疏贵贱之居。

宫伯掌王宫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掌其政令，行其秩叙，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职事。若邦有大事作宫众，则令之。月终则均秩，岁终则均叙。以时颁其衣裘，掌其诛赏。

膳夫掌王之食饮、膳羞，以养王及后、世子。凡王之馈，食用六谷，膳用六牲，饮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酱用百有二十瓮。王日一举，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乐侑食。膳夫授祭，品尝食，王乃食。卒食，以乐彻于造。王齐，日三举。大丧则不举，大荒则不举，大札则不举，天地有灾则不举，邦有大故则不举。王燕食，则奉膳，赞祭。凡王祭祀、宾客食，则彻王之胙俎。凡王之稍事，设荐脯醢。王燕饮酒，则为献主。掌后及世子之膳羞，凡肉脩之颁赐，皆掌之。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以挚见者，亦如之。岁终则会，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会。

庖人掌共六畜、六兽、六禽，辨其名物。凡其死生鲜薨之物，以共王之膳与其荐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共祭祀之好羞，共丧纪之庶羞，宾客之禽献。凡令禽献，以法授之；其出入，亦如之。凡用禽献，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犊麛，膳膏腥；冬行鲜羽，膳膏膻。岁终则会，唯王及后之膳禽不会。

内饔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亨、煎、和之事。辨体名肉物，辨百品味之物。王举，则陈其鼎俎，以牲体实之，选百羞、酱物、珍物以俟馈，共后及世子之膳羞。辨腥、臊、膻、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鸣则庮；羊泠毛而毳，膻；犬赤股而躁，臊；鸟皫色而沙鸣，狸；豕盲视而交睫，腥；马黑脊而般臂，蝼。凡宗庙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凡燕饮食，亦如之。凡掌共羞、脩、刑、膴、胖、骨、鱐，以待共膳。凡王之好赐肉脩，则饔人共之。

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脩、刑、膴，陈其鼎俎实之牲体、鱼腊。凡宾客之飧饔、飧食之事，亦如之。邦飧耆老、孤

子，则掌其割亨之事。飨士、庶子，亦如之。师役，则掌共其献赐脯肉之事。凡小丧纪，陈其鼎俎而实之。

亨人掌共鼎镬，以给水、火之齐。职外内饔之爨亨煮，辨膳羞之物。祭祀，共大羹、铏羹。宾客，亦如之。

甸师掌帅其属而耕耨王藉。以时入之，以共齍盛。祭祀，共萧茅，共野果蓏之荐。丧事，代王受眚灾。王之同姓有罪，则死刑焉。帅其徒以薪蒸，役外内饔之事。

兽人掌罟田兽，辨其名物。冬献狼，夏献麋，春秋献兽物。时田，则守罟。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凡祭祀、丧纪、宾客，共其死兽、生兽。凡兽入于腊人，皮、毛、筋、角入于玉府。凡田兽者，掌其政令。

渔人掌以时渔为梁。春献王鲔，辨鱼物，为鲜薨，以共王膳羞。凡祭祀、宾客、丧纪，共其鱼之鲜薨。凡渔者，掌其政令。凡渔征入于玉府。

鳖人掌取互物，以时簎鱼、鳖、龟、蜃、凡貍物。春献鳖、蜃，秋献龟、鱼。祭祀，共蠯、蠃、蚳，以授醢人。掌凡邦之簎事。

腊人掌干肉，凡田兽之脯、腊、朊、胖之事。凡祭祀，共豆脯、荐脯、朊、胖，凡腊物。宾客、丧纪，共其脯、腊。凡干肉之事。

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凡邦之有疾病者、有疕疡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

食医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凡食齐视春时，羹齐视夏时，酱齐视秋时，饮齐视冬时。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凡会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麦，鱼宜苽。凡君子之食恒放焉。

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痟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以五气、五声、五声视其死生。两之以九窍之变，参之以九藏之动。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

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劀、杀之齐。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凡药，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窍。凡有疡者，受其药焉。

兽医掌疗兽病，疗兽疡。凡疗兽病，灌而行之，以节之，以动其气，观其所发而养之。凡疗兽疡，灌而劀之，以发其恶，然后药之，养之，食之。凡兽之有病者、有疡者，使疗之。死，则计其数以进退之。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凡为公酒者，亦如之。辨五齐之名：一曰泛齐，二曰醴齐，三曰盎齐，四曰缇齐，五曰沈齐。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辨四饮之物：一曰清，二曰医，三曰浆，四曰酏。掌其厚薄之齐，以共王之四饮、三酒之馔，及后、世子之饮与其酒。凡祭祀，以法共五齐、三酒，以实八尊。大祭三贰，中祭再贰，小祭壹贰，皆有酌数。唯齐酒不贰，皆有器量。共宾客之礼酒，共后之致饮于宾客之礼——医、酏、糟，皆使其士奉之。凡王之燕饮酒，共其计，酒正奉之。凡飨士、庶子，飨耆老、孤子，皆共其酒，无酌数。掌酒之赐颁，皆有法以行之。凡有秩酒者，以书契授之。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听之。岁终则会，唯王及后之饮酒不会。以酒式诛赏。

酒人掌为五齐三酒。祭祀，则共奉之，以役世妇。共宾客之礼酒、饮酒而奉之。凡事，共酒而入于酒府。凡祭祀，共酒以往。

宾客之陈酒，亦如之。

浆人掌共王之六饮：水、浆、醴、凉、医、酏，人于酒府。共宾客之稍礼，共夫人致饮于宾客之礼：清、醴、医、酏、糟，而奉之。凡饮，共之。

凌人掌冰。正岁十有二月，令斩冰，三其凌。春始冶鉴。凡外内饔之膳羞，鉴焉。凡酒、浆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鉴；宾客，共冰；大丧，共夷槃冰。夏颁冰，掌事。秋刷。

笾人掌四笾之实。朝事之笾，其实麷、蕡、白、黑、形盐、朊、鲍、鱼鱐。馈食之笾，其实枣、栗、桃、乾䕩、榛实。加笾之实，蔆、芡、栗、脯，蔆、芡、栗、脯。羞笾之实，糗饵、粉餈。凡祭祀，共其笾荐羞之实。丧事及宾客之事，共其荐笾羞笾。为王及后、世子共其内羞。凡笾事，掌之。

醢人掌四豆之实。朝事之豆，其实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馈食之豆，其实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鱼醢。加豆之实，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雁醢、笋菹、鱼醢。羞豆之食，酏食、糁食。凡祭祀，共荐羞之豆实。宾客、丧纪，亦如之。为王及后、世子共其内羞。王举，则共醢六十瓮，以五齐、七醢、七菹、三臡实之。宾客之礼，共醢五十瓮。凡事，共醢。

醯人掌共五齐、七菹，凡醯物，以共祭祀之齐菹，凡醯酱之物。宾客，亦如之。王举，则共齐菹醯物六十瓮，共后及世子之酱齐菹。宾客之礼，共醯五十瓮。凡事，共醯。

盐人掌盐之政令，以共百事之盐。祭祀，共其苦盐、散盐；宾客，共其形盐、散盐；王之膳羞，共饴盐。后及世子，亦如之。凡齐事，鬻盬，以待戒令。

幂人掌共巾幂。祭祀，以疏布巾幂八尊，以画布巾幂六彝。凡王巾皆黼。

宫人掌王之六寝之脩，为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恶臭，共王之沐浴。凡寝中之事，扫除、执烛、共炉炭，凡劳事。四方之舍事，亦如之。

掌舍掌王之会同之舍。设梐枑再重，设车宫、辕门，为坛、壝宫、棘门，为帷宫，设旌门。无宫，则共人门。凡舍事，则掌之。

幕人掌帷、幕、幄、帟、绶之事。凡朝觐、会同、军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绶。大丧，共帷、幕、帟、绶。三公及卿大夫之丧，共其帟。

掌次掌王次之法，以待张事。王大旅上帝，则张毡案，设皇邸。朝日、祀五帝，则张大次、小次，设重帟、重案。合诸侯，亦如之。师田，则张幕，设重帟、重案。诸侯朝覲、会同、则张大次、小次。师田、则张幕、设案。孤卿有邦事，则张幕、设案。凡。凡丧，王则张帟三重，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凡祭祀、张其旅幕，张尸次。射，则张耦次。掌凡邦之张事。

大府掌九贡、九赋、九功之贰，以受其货贿之入，颁其货于受藏之府，颁其贿于受用之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执事者受财用焉。凡颁财，以式法授之。关市之赋，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赋，以待宾客；四郊之赋，以待稍秣；家削之赋，以待匪颁；邦甸之赋，以待工事；邦县之赋，以待币帛；邦都之赋，以待祭祀；山泽之赋，以待丧纪；币余之赋，以待赐予；凡邦国之贡，以待吊用；凡万民之贡，以充府库；凡式贡之余财，以共玩好之用。凡邦之赋用取具焉。岁终，则以货贿之入出会之。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货贿之藏。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王齐，则共食玉。大丧，共含玉、复衣裳、角枕、角柶。掌王之燕衣服、衽席、床笫，凡亵器。若合诸侯，则共珠槃、玉敦。凡王之献，金玉、兵器、文织、良货贿之物，受而藏之。凡王之好赐，共其货贿。

内府掌受九贡、九赋、九功之货贿、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币献之，金、玉、齿、革、兵器，凡良货贿，入焉。凡适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凡王及冢宰之好赐予，则共之。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法者。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宾客、丧纪、会同、军旅，共其财用之币赍、赐予之财用。凡邦之小用，皆受焉。岁终则会，唯王及后之服不会。

司会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之贰，以逆邦国都鄙官府之治。以九贡之法致邦国之财用，以九赋之法令田野之财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职之财用，以九式之法均节邦之财用。掌国之官府、郊野、县都之百物财用。凡在书契、版图者之贰，以逆群吏之治而听其会计。以参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岁会考岁成，以周知四国之治，以诏王及冢宰废置。

司书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九职、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图，以周知入出百物，以叙其财，受其币，使入于职币 。凡上之用财用，必考于司会。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以知民之财、器械之数，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数，以知山林、川泽之数，以逆群吏之征令。凡税敛，掌事者受法焉。及事成，则入要贰焉。凡邦治，考焉。

职内掌邦之赋入，辨其财用之物而执其总，以贰官府、都鄙之财入之数，以逆邦国之赋用。凡受财者，受其贰令而书之。及会，以逆职岁与官府财用之出而叙其财，以待邦之移用。

职岁掌邦之赋出，以贰官府、都鄙之财出赐之数，以待会计而考之。凡官府、都鄙、群吏之出财用，受式法于职岁。凡上之赐予，以叙与职币授之。及会，以式法赞逆会。

职币掌式法，以敛官府、都鄙与凡用邦财者之币。振掌事者

之余财，皆辨其物而奠其录，以书楬之，以诏上之小用赐予。岁终，则会其出。凡邦之会事，以式法赞之。

司裘掌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中秋，献良裘，王乃行羽物。季秋，献功裘，以待颁赐。王大射，则共虎侯、熊侯、豹侯，设其鹄。诸侯则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则共麋侯。皆设其鹄。大丧，廞裘，饰皮车。凡邦之皮事，掌之。岁终，则会，唯王之裘与其皮事不会。

掌皮掌秋敛皮，冬敛革，春献之。遂以式法颁皮革于百工。共其毳毛为毡，以待邦事。岁终，则会其财赍。

内宰掌书版图之法，以治王内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以阴礼教六宫，以阴礼教九嫔，以妇职之法教九御，使各有属，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衺，展其功绪。大祭祀，后祼献，则赞，瑶爵亦如之。正后之服位，而诏其礼乐之仪，赞九嫔之礼事。凡宾客之祼献、瑶爵，皆赞，致后之宾客之礼。凡丧事，佐后使治外内命妇，正其服位。凡建国，佐后立市，设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陈其货贿，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阴礼。中春，诏后帅外内命妇始蚕于北效，以为祭服。岁终，则会内人之稍食，稽其功事，佐后而受献功者，比其大小与其粗良而赏罚之。会内宫之财用。正岁，均其稍食，施其功事，宪禁令于王之北宫，而纠其守。上春，诏王后帅六宫之人而生穜稑之种，而献之于王。

内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后出入，则前驱。若有祭祀、宾客、丧纪，则摈。诏后之礼事，相九嫔之礼事，正内人之礼事，彻后之俎。后有好事于四方，则使往；有好令於卿大夫，则亦如之。掌王之阴事、阴令。

阍人掌守王宫之中门之禁。丧服、凶器不入宫，潜服、贼器不入宫，奇服、怪民不入宫。凡内人、公器、宾客，无帅，则几其出入。以时启闭。凡外内命夫、命妇出入，则为之辟。掌扫门

庭。大祭祀、丧纪之事，设门燎，跸宫门、庙门。凡宾客，亦如之。

寺人掌王之内人及女宫之戒令。相道其出入之事而纠之。若有丧纪、宾客、祭祀之事，则帅女宫而致于有司。佐世妇治礼事，掌内人之禁令。凡内人吊临于外，则帅而往，立于其前而诏相之。

内竖掌内外之通令，凡小事。若有祭祀、宾客、丧纪之事，则为内人跸。王后之丧迁于宫中，则前跸；及葬，执亵器以从遣车。

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各帅其属而以时御叙于王所。凡祭礼，赞玉齍，赞后荐，彻豆笾。若有宾客，则从后。大丧，帅叙哭者亦如之。

世妇掌祭祀、宾客、丧纪之事，帅女宫而濯摡，为齍盛。及祭之日，莅陈女宫之具，凡内羞之物。掌吊临于卿大夫之丧。

女御掌御叙于王之燕寝，以岁时献功事。凡祭祀，赞世妇。大丧，掌沐浴。后之丧，持翣。从世妇而吊于卿大夫之丧。

女祝掌王后之内祭祀，凡内祷祠之事。掌以时招、梗、禬、禳之事，以除疾殃。

女史掌王后之礼职。掌内治之贰，以诏后治内政。逆内宫，书内令。凡后之事，以礼从。

典妇功掌妇式之法，以授嫔妇及内人女功之事赍，凡授嫔妇功。及秋献功，辨其苦良，比其小大而贾之。物书而楬之，以共王及后之用，颁之于内府。

典丝掌丝入而辨其物，以其贾楬之。掌其藏与其出，以待兴功之时。颁丝于外内工，皆以物授之。凡上之赐予，亦如之。及献功，则受良功而藏之，辨其物而书其数，以待有司之政令、上之赐予。凡祭祀，共黼画组就之物；丧纪，共其丝纩组文之物。凡饰邦器者，受文织丝组焉。岁终，则各以其物会之。

典枲掌布、缌、缕、纻之麻草之物，以待时颁功而授赍。及

献功，受苦功，以其贾楬而藏之，以待时颁。颁衣服，授之；赐予，亦如之。岁终，则各以其物会之。

内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袆衣、揄狄、阙狄、鞠衣、展衣、缘衣、素沙。辨外内命妇之服：鞠衣、展衣、缘衣、素沙。凡祭祀、宾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嫔世妇，凡命妇，共其衣服；共丧衰，亦如之。后之丧，共其衣服，凡内具之物。

缝人掌王宫之缝线之事。以役女御，以缝王及后之衣服。丧，缝棺饰焉，衣翣柳之材。掌凡内之缝事。

染人掌染丝帛。凡染，春暴练，夏纁玄，秋染夏，冬献功。掌凡染事。

追师掌王后之首服。为副编次，追衡笄，为九嫔及外内命妇之首服，以待祭祀、宾客。丧纪，共笄绖，亦如之。

屦人掌王及后之服屦。为赤舄、黑舄、赤繶、黄繶、青句、素屦、葛屦。辨外内命夫、命妇之命屦、功屦、散屦。凡四时之祭祀，以宜服之。

夏采掌大丧，以冕服复于大祖，以乘车建绥，复于四郊。

地官司徒第二

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乃立地官司徒，使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扰邦国。教官之属：

大司徒，卿一人。

小司徒，中大夫二人。

乡师，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乡老，二乡则公一人。

乡大夫，每乡卿一人。

州长，每州中大夫一人。

党正，每党下大夫一人。

族师，每族上士一人。

闾胥，每闾中士一人。

比长，五家下士一人。

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鼓人，中士六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舞师，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

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

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充人，下士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载师，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闾师，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县师，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遗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均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师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司谏，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司救，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调人，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司市，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质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胥师，二十肆则一人，皆二史。

贾师，二十肆则一人，皆二史。

司虣，十肆则一人。

司稽，五肆则一人。

胥，二肆则一人。

肆长，每肆则一人。

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贾八人、徒八十人。

司门，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每门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关，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每关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掌节，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遂人，中大夫二人。

遂师，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

县正，每县下大夫一人。

鄙师，每鄙上士一人。

酇长，每酇中士一人。

里宰，每里下士一人。

邻长，五家则一人。

旅师，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稍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土均，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草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稻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土训，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诵训，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山，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山，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林衡，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林麓，如中山之虞；小林麓，如小山之虞。

川衡，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川，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川，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泽虞，每大泽、大薮，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泽、中薮，如中川之衡；小泽、小薮，

如小川之衡。

迹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丱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角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羽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掌葛，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染草，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掌炭，下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掌荼，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掌蜃，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囿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场人，每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廪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舍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仓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司禄，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司稼，下士八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舂人，奄二人、女舂抌二人、奚五人。

饎人，奄二人、女饎八人、奚四十人。

槀人，奄八人、女槀每奄二人、奚五人。

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

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国、都鄙之数，制其畿疆而沟封之。设其社稷之壝，而树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与其野。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动物宜毛物，其植物宜早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泽，其动物宜鳞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动物宜羽物，其植物宜核物，其民专而长。四曰坟衍，其动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荚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动物宜蠃物，其植物宜丛物，其民丰肉而庳。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曰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曰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五曰以仪辨等，则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则民不愉。七曰以刑教中，则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则民不怠。九曰以度教节，则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十有一曰以贤制爵，则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禄，则民兴功。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种，以教稼穑树艺。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职，以令地贡，以敛财赋，以均齐天下之政。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凡建邦国，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参之一；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参之一；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沟之，以其室数制之。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乃分地职，奠

地守，制地贡，而颁职事焉，以为地法而待政令。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缓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几，七曰眚礼，八曰杀哀，九曰蕃乐，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盗贼。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以本俗六安万民：一曰媺宫室，二曰族坟墓，三曰联兄弟，四曰联师儒，五曰联朋友，六曰同衣服。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国、都鄙，乃县教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教象，挟日而敛之。乃施教法于邦国、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颁职事十有二于邦国、都鄙，使以登万民：一曰稼穑，二曰树艺，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饬材，六曰通财，七曰化材，八曰敛材，九曰生材，十曰学艺，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教、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以乡八刑纠万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姻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乱民之刑。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凡万民之不服教而有狱讼者，与有地治者听而断之；其附于刑者，归于士。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大宾客，令野修道、委积。大丧，帅六乡之众庶，属其六引，而治其政令。大军旅、大田役，以旗致万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若国有大故，则致万民于王门，令无节者不行于天下。大荒、大札，则令邦国移民通财，舍禁弛力，薄征缓刑。岁终，则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正岁，令于教官曰："各共尔职，修乃事，以听王命。其有不正，则国有常刑。"

小司徒之职，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国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数，以辨其贵贱、老幼、废疾。凡征役之施舍与其祭祀、饮食、丧纪之禁令。乃颁比法于六乡之大夫，使各登其乡之众寡、六畜、车辇，辨其物，以岁时入其数，以施政教，行征令。及三年则大比，大比则受邦国之比要。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以起军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贡赋。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唯田与追胥竭作。凡用众庶，则掌其政教与其戒禁，听其辞讼，施其赏罚，诛其犯命者。凡国之大事，致民；大故，致余子。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职而平其政。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小宾客，令野修道、委积；大军旅，帅其众庶；小军旅，巡役，治其政令；大丧，帅邦役，治其政教。凡建邦国，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凡民讼，以地比正之；地讼，以图正之。岁终，则考其属官之治成而诛赏，令群吏正要会而致事。正岁，则帅其属而观教法之象，徇以木铎，曰："不用法者，国有常刑。"令群吏宪禁令，修法纠职，以待邦治。及大比六乡、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考夫屋及其众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

乡师之职，各掌其所治乡之教，而听其治。以国比之法，以时稽其夫家众寡，辨其老幼、贵贱、废疾、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与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纠禁，听其狱讼。大役，则帅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则受州里之役要，以考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凡邦事，令作秩叙。大祭祀，羞牛牲，共茅蒩。大军旅、会同，正

治其徒役与其辇輂，戮其犯命者。大丧用役，则帅其民而至，遂治之。及葬，执纛以与匠师御柩而治役。及窆，执斧以莅匠师。凡四时之田，前期，出田法于州里，简其鼓铎、旗物、兵器，修其卒伍；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众庶而陈之。以旗物辨乡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后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断其争禽之讼。凡四时之征令有常者，以木铎徇于市朝。以岁时巡国及野，而赒万民之艰阨，以王命施惠。岁终，则考六乡之治，以诏废置。正岁，稽其乡器，比共吉凶二服，闾共祭器，族共丧器，党共射器，州共宾器，乡共吉凶礼乐之器。若国大比，则考教、察辞，稽器、展事，以诏诛赏。

乡大夫之职，各掌其乡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颁之于其乡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艺。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辨其可任者。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国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岁时入其书。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乡老及乡大夫帅其吏与其众寡，以礼礼宾之。厥明，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贰之。退而以乡射之礼五物询众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兴舞。此谓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岁终，则令六乡之吏皆会政致事。正岁，令群吏考法于司徒以退，各宪之于其所治之国。大询于众庶，则各帅其乡之众寡而致于朝。国有大故，则令民各守其闾，以待政令。以旌节辅令，则达之。

州长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正月之吉，各属其州之民而读法，以考其德行、道艺而劝之，以纠其过恶而戒之。若以岁时祭祀州社，则属其民而读法，亦如之。春秋，以礼会民而射于州序。凡州之大祭祀、大丧，皆莅其事。若国作民而师田行役之事，

则帅而致之，掌其戒令与其赏罚。岁终，则会其州之政令。正岁，则读教法如初。三年大比，则大考州里，以赞乡大夫废兴。

党正各掌其党之政令教治。及四时之孟月吉日，则属民而读邦法，以纠戒之。春秋祭禜，亦如之。国索鬼神而祭祀，则以礼属民而饮酒于序，以正齿位。壹命齿于乡里，再命齿于父族，三命而不齿。凡其党之祭祀、丧纪、婚冠、饮酒，教其礼事，掌其戒禁。凡作民而师田行役，则以其法治其政事。岁终，则会其党政，帅其吏而致事。正岁，属民读法，而书其德行道艺。以岁时莅校比。及大比，亦如之。

族师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则属民而读邦法，书其孝弟睦姻有学者。春秋祭酺，亦如之。以邦比之法帅四闾之吏，以时属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众寡，辨其贵贱、老幼、废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车辇。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五人为伍，十人为联；四闾为族，八闾为联：使之相保相受，刑罚庆赏，相及相共，以受邦职，以役国事，以相葬埋。若作民而师田行役，则合其卒伍，简其兵器，以鼓铎旗物帅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罚。岁终，则会政致事。

闾胥各掌其闾之征令，以岁时各数其闾之众寡，辨其施舍。凡春秋之祭祀、役政、丧纪之数，聚众庶。既比，则读法，书其敬敏任恤者。凡事，掌其比，觵挞罚之事。

比长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亲，有罪奇邪则相及。徙于国中及郊，则从而授之。若徙于他，则为之旌节而行之。若无授无节，则唯圜土内之。

封人掌设王之社壝，为畿封而树之。凡封国，设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令社稷之职。凡祭祀，饰其牛牲，设其楅衡，置其絼，共其水槀，歌舞牲及毛炮之豚。凡丧纪、宾客、军旅、大盟，则饰其牛牲。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声，以节声乐，以和军旅，以正田役。教为鼓而辨其声用：以雷鼓鼓神祀，以灵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鼖鼓鼓军事，以鼛鼓鼓役事，以晋鼓鼓金奏。以金錞和鼓，以金镯节鼓，以金铙止鼓，以金铎通鼓。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凡军旅，夜鼓鼜，军动则鼓其众。田役亦如之。救日月，则诏王鼓。大丧，则诏大仆鼓。

舞师掌教兵舞，帅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帅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帅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帅而舞旱暵之事。凡野舞，则皆教之。凡小祭祀，则不兴舞。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凡阳祀，用骍牲毛之；阴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凡时祀之牲，必用牷物；凡外祭毁事，用尨可也。凡祭祀，共其牺牲，以授充人系之。凡牲不系者，共奉之。

牛人掌养国之公牛，以待国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职人而刍之。凡宾客之事，共其牢礼、积膳之牛；飨食、宾射，共其膳羞之牛；军事，共其犒牛；丧事，共其奠牛。凡会同、军旅、行役，共其兵车之牛与其牵徬，以载公任器。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与其盆、簝以待事。

充人掌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则系于牢，刍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之牲，系于国门，使养之。展牲，则告牷；硕牲，则赞。

载师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职，而待其政令。以廛里任国中之地，以场圃任园地，以宅田、士田、贾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赏田、牧田任远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县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凡任地，国宅无征，园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

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时征其赋。

闾师掌国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数，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时征其赋。凡任民，任农以耕事，贡九谷；任圃以树事，贡草木；任工以饬材事，贡器物；任商以市事，贡货贿；任牧以畜事，贡鸟兽；任嫔以女事，贡布帛；任衡以山事，贡其物；任虞以泽事，贡其物。凡无职者出夫布；凡庶民不畜者，祭无牲；不耕者，祭无盛；不树者，无椁；不蚕者，不帛；不绩者，不衰。

县师掌邦国、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莱之数，及其六畜、车辇之稽。三年大比，则以考群吏而以诏废置。若将有军旅、会同、田役之戒，则受法于司马，以作其众庶及马牛、车辇，会其车人之卒伍，使皆备旗鼓兵器，以帅而至。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以岁时征野之赋贡。

遗人掌邦之委积，以待施惠；乡里之委积，以恤民之艰阨；门关之委积，以养老孤；郊里之委积，以待宾客；野鄙之委积，以待羁旅；县都之委积，以待凶荒。凡宾客、会同、师役，掌其道路之委积。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凡委积之事，巡而比之，以时颁之。

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职，均人民、牛马、车辇之力政。凡均力政，以岁上下：丰年，则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则公旬用二日焉；无年，则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则无力政，无财赋，不收地守地职，不均地政。三年大比，则大均。

师氏掌以媺诏王，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居虎门之左，司王朝，掌国中失之事，以教国子弟，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凡祭祀、宾客、会同、丧纪、军旅，王举则从；听治，亦如之。使

其属帅四夷之隶，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门外，且跸。朝在野外，则守内列。

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乃教之六仪：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凡祭祀、宾客、会同、丧纪、军旅、王举则从；听治，亦如之。使其属守王闱。

司谏掌纠万民之德而劝之朋友，正其行而强之道艺，巡问而观察之，以时书其德行道艺，辨其能而可任于国事者，以考乡里之治，以诏废置，以行赦宥。

司救掌万民之衺恶过失而诛让之，以礼防禁而救之。凡民之有衺恶者，三让而罚，三罚而士加明刑，耻诸嘉石，役诸司空；其有过失者，三让而罚，三罚而归于圜土。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

调人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凡过而杀伤人者，以民成之；鸟兽，亦如之。凡和难，父之仇辟诸海外，兄弟之仇辟诸千里之外，从父兄弟之仇不同国。君之仇视父，师长之仇视兄弟，主友之仇视从父兄弟。弗辟，则与之瑞节而以执之。凡杀人有反杀者，使邦国交仇之。凡杀人而义者，不同国，令勿仇，仇之则死。凡有斗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则书之。先动者，诛之。

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书之。中春之月，令会男女；於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凡嫁子娶妻，入币，纯帛无过五两。禁迁葬者与嫁殇者。男女之阴讼，听之于胜国之社；其附于刑者，归之于士。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叙分地而经市，以

陈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贾阜货而行布。以量度成贾而征儥，以质剂结信而止讼，以贾民禁伪而除诈，以刑罚禁虣而去盗，以泉府同货而敛赊。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凡市入，则胥执鞭度守门，市之群吏平肆、展成、奠贾，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师莅焉，而听大治大讼；胥师、贾师莅于介次，而听小治小讼。凡万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于其地之叙；凡得货贿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举之。凡治市之货贿、六畜、珍异，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国凶荒札丧，则市无征而作布。凡市伪饰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贾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市刑：小刑宪罚，中刑徇罚，大刑扑罚。其附于刑者，归于士。国君过市，则刑人赦；夫人过市，罚一幕；世子过市，罚一帟；命夫过市，罚一盖；命妇过市，罚一帷。凡会同、师役，市司帅贾师而从，治其市政，掌其卖儥之事。

质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凡卖儥者质剂焉，大市以质，小市以剂。掌稽市之书契，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考之。犯禁者，举而罚之。凡治质剂者，国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国期。期内听，期外不听。

廛人掌敛市絘布、总布、质布、罚布、廛布，而入于泉府。凡屠者，敛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凡珍异之有滞者，敛而入于膳府。

胥师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货贿，宪刑禁焉。察其诈伪、饰行、儥慝者，而诛罚之，听其小治小讼而断之。

贾师各掌其次之货贿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贾，然后令市。凡天患，禁贵儥者，使有恒贾。四时之珍异，亦如之。凡国之卖儥，各帅其属而嗣掌其月。凡师役、会同，亦如之。

司虣掌宪市之禁令。禁其斗嚣者与其虣乱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属游饮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则搏而戮之。

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与其不物者而搏之，掌执市之盗贼以徇，且刑之。胥各掌其所治之政，执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袭其不正者。凡有罪者，挞戮而罚之。

肆长各掌其肆之政令。陈其货贿，名相近者相远也，实相近者相尔也，而平正之。敛其总布，掌其戒禁。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以其贾买之，物楬而书之，以待不时而买者。买者各从其抵，都鄙从其主，国人郊人从其有司，然后予之。凡赊者，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无过三月。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凡国事之财用取具焉。岁终，则会其出入而纳其余。

司门掌授管、键，以启闭国门。几出入不物者，正其货贿。凡财物，犯禁者，举之。以其财养死政之老与其孤。祭祀之牛牲系焉，监门养之。凡岁时之门，受其余。凡四方之宾客造焉，则以告。

司关掌国货之节以联门市，司货贿之出入者，掌其治禁与其征廛。凡货不出于关者，举其货，罚其人；凡所达货贿者，则以节传出之。国凶札，则无关门之征，犹几。凡四方之宾客敂关，则为之告。有外内之送令，则以节传出内之。

掌节掌守邦节而辨其用，以辅王命。守邦国者用玉节，守都鄙者用角节。凡邦国之使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皆金也，以英荡辅之。门关用符节，货贿用玺节，道路用旌节。皆有期以反节。凡通达于天下者必有节，以传辅之。无节者，有几则不达。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图经田野，造县鄙形体之法：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酂，五酂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皆有

地域，沟树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岁时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简其兵器，教之稼穑。凡治野，以下剂致甿，以田里安甿，以乐昏扰甿，以土宜教甿稼穑，以兴锄利甿，以时器劝甿，以强予任甿，以土均平政。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五十亩，余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亩，莱百亩，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二百亩，余夫亦如之。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及其六畜、车辇，辨其老、幼、废、疾与其施舍者，以颁职作事，以令贡赋，以令师田，以起政役。若起野役，则令各帅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诛之。凡国祭祀，共野牲，令野职。凡宾客，令修野道而委积。大丧，帅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帅而属六綍；及窆，陈役。凡事，致野役，而师田作野民，帅而至，掌其政治禁令。

遂师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以时登其夫家之众寡、六畜、车辇，辨其施舍与其可任者。经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数而任之，以征财征。作役事，则听其治讼。巡其稼穑，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时事。凡国祭祀，审其誓戒，共其野牲。入野职野赋于玉府。宾客，则巡其道修，庀其委积。大丧，使帅其属以幄帟先，道野役。以窆，抱磨，共丘笼及蜃车之役。军旅、田猎，平野民，掌其禁令，比叙其事而赏罚。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岁时稽其夫家之众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与其可施舍者，以教稼穑，以稽功事，掌其政令戒禁，听其治讼。令为邑者，岁终则会政致事。正岁，简稼器，修稼政。三岁大比，则帅其吏而兴甿，明其有功者，属其地治者。凡为邑者，以四达戒其功事，而诛赏废兴之。

县正各掌其县之政令、征、比，以颁田里，以分职事，掌其治讼，趋其稼事而赏罚之。若将用野民，师田、行役、移执事，则帅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则稽功会事而诛赏。

鄙师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凡作民，则掌其戒令。以时数其众庶，而察其媺恶而诛赏。岁终，则会其鄙之政而致事。

酂长各掌酂之政令。以时校登其夫家，比其众寡，以治其丧纪、祭祀之事。若作其民而用之，则以旗、鼓、兵革帅而至。若岁时简器，与有司数之。凡岁时柱戒令，皆听之。趋其耕耨，稽其女功。

里宰掌比其邑之众寡与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以岁时合耦于锄，以治稼穑。趋其耕耨，行其秩叙，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征敛其财赋。

邻长掌相纠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赞。徙于他邑，则从而授之。

旅师掌聚野之锄粟、屋粟、间粟。而用之，以质剂致民，平颁其兴积，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凡用粟，春颁而秋敛之。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媺惡为之等。

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若有会同、师田、行役之事，则以县师之法作其同徒輂辇，帅而以至，治其政令，以听于司马。大丧，帅蜃车与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听于司徒。

委人掌敛野之赋，敛薪刍，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稍聚待宾客，以甸聚待羁旅。凡其余聚，以待颁赐。以式法共祭祀之薪蒸木材。宾客，共其刍薪；丧纪，共其薪蒸、木材；军旅，共其委积、薪刍，凡疏材，共野委兵器与其野囿财用。凡军旅之兵客馆焉。

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贡，以和邦国、都鄙之政令、刑禁与其施舍。礼俗、丧纪、祭祀，皆以地

媺恶为轻重之法而行之，掌其禁令。

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为之种。凡粪种，骍刚用牛，赤缇用羊，坟壤用麋，渴泽用鹿，咸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垆用豕，强槩用蕡，轻爂用犬。

稻人掌稼下地。以猪畜水，以防止水，以沟荡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浍写水，以涉扬其芟。作田，凡稼泽，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泽草所生，种之芒种。旱暵，共其雩敛；丧纪，共其苇事。

土训掌道地图。以诏地事，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诏地求。王巡守，则夹王车。

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掌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王巡守，则夹王车。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仲冬，斩阳木；仲夏，斩阴木。凡服耜，斩季材，以时入之。令万民时斩材，有期日。凡邦工入山林而抡材，不禁。春秋之斩木不入禁，凡窃木者有刑罚。若祭山林，则为主而修除，且跸。若大田猎，则莱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珥焉。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时计林麓而赏罚之。若斩木材，则受法于山虞，而掌其政令。

川衡掌巡川泽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时舍其守，犯禁者，执而诛罚之。祭祀、宾客，共川奠。

泽虞掌国泽之政令，为之厉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财物，以时入之于玉府，颁其余于万民。凡祭祀、宾客，共泽物之奠；丧纪，共其苇蒲之事。若大田猎，则莱泽野；及弊田，植虞旌以属禽。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为之厉禁而守之。凡田猎者受令焉，禁麛卵者与其毒矢射者。

卝人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之。若以时取之，则

物其地图而授之，巡其禁令。

角人掌以时征齿、角凡骨物于山泽之农，以当邦赋之政令。以度量受之，以共财用。

羽人掌以时征羽翮之政于山泽之农，以当邦赋之政令。凡受羽，十羽为审，百羽为抟，十抟为缚。

掌葛掌以时征絺绤之材于山农。凡葛征，征草贡之材于泽农，以当邦赋之政令，以权度受之。

掌染草掌以春秋敛染草之物，以权量受之，以待时而颁之。

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征令。以时入之，以权量受之，以共邦之用。凡炭灰之事。

掌荼掌以时聚荼，以共丧事。征野疏材之物，以待邦事。凡畜聚之物。

掌蜃掌敛互物蜃物，以共闉圹之蜃。祭祀，共蜃器之蜃，共白盛之蜃。

囿人掌囿游之兽禁，牧百兽。祭祀、丧纪、宾客，共其生兽死兽之物。

场人掌国之场圃，而树之果蓏珍异之物，以时敛而藏之。凡祭祀、宾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

廪人掌九谷之数，以待国之匪颁、赒赐、稍食。以岁之上下数邦用，以知足否，以诏谷用，以治年之凶丰。凡万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则令邦移民就谷，诏王杀邦用。凡邦有会同、师役之事，则治其粮与其食。大祭祀，则共其接盛。

舍人掌平宫中之政。分其财守，以法掌其出入。凡祭祀，共簠簋，实之，陈之；宾客，亦如之。共其礼：车米、筥米、刍禾。丧纪，共饭米、熬谷。以岁时县穜稑之种，以共王后之春献种。掌米粟之出入，辨其物。岁终，则会计其政。

仓人掌粟人之藏，辨九谷之物，以待邦用。若谷不足，则止余法用；有余，则藏之，以待凶而颁之。凡国之大事，共道路之谷积、食饮之具。

司禄……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种，周知其名与其所宜地，以为法而县于邑闾；巡野观稼，以年之上下出敛法。掌均万民之食，而赒其急，而平其兴。

舂人掌共米物。祭祀，共其齍盛之米；宾客，共其牢礼之米。凡飨，共其食米。掌凡米事。

饎人掌凡祭祀共盛，共王及后之六食 。凡宾客，共其簠簋之实；飨食，亦如之。

槀人掌共外内朝冗食者之食。若飨耆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掌豢祭祀之犬。

春官宗伯第三

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乃立春官宗伯，使帅其属而掌邦礼，以佐王和邦国。礼官之属：

大宗伯，卿一人。

小宗伯，中大夫二人。

肆师，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郁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鬯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鸡人，下士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司尊彝，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几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天府，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典瑞，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典命，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司服，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庙二人、奚四人。

世妇，每宫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

内宗，凡内女之有爵者。

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

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 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职丧，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大司乐，中大夫二人。

乐师，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士人。

大胥，中士四人。

小胥，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大师，下大夫二人。

小师，上士四人。

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

视瞭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典同，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磬师，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钟师，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笙师，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十人。

镈师，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韎师，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舞者十有六人、徒四十人。

旄人，下士四人、舞者众寡无数，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籥师，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籥章，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鞮鞻氏，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二十人。

典庸器，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司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大卜，下大夫二人。

卜师，上士四人。

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龟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菙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占人，下士八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簭人，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占梦，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视祲，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

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丧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甸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诅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司巫，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男巫，无数。

女巫，无数。其师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

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冯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保章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内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府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巾车，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工百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典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车仆，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常，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都宗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数。

凡以神士者无数，以其艺为之贵贱之等。

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貍沈祭山林川泽，以副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献祼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丧礼哀死亡，以荒礼哀凶札，以吊礼哀祸灾，以禬礼哀围败，以恤礼哀寇乱，以宾礼亲邦国。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时聘曰问，殷覜曰视。以军礼同邦国：大师之礼，用众也；大均之礼，恤众也；大田之礼，简众也；大役之礼，任众也；大封之礼，合众也。以嘉礼亲万民：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以婚冠之礼亲成男女，以宾射之礼亲故旧朋友，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以脤膰之礼亲兄弟之国，以贺庆之礼亲异姓之国。以九仪之命正邦国之位：壹命受职，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赐则，六命赐官，七命赐国，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

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以禽作六挚，以等诸臣：孤执皮帛，卿执羔，大夫执雁，士执雉，庶人执鹜，工商执鸡。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皆有牲币，各放其器之色。以天产作阴德，以中礼防之；以地产作阳德，以和乐防之。以礼乐合天地之化、百物之产，以事鬼神，以谐万民，以致百物。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帅执事而卜日，宿视涤濯，莅玉鬯，省牲镬，奉玉齍，诏大号，治其大礼，诏相王之大礼。若王不与祭祀，则摄位。凡大祭祀，王后不与，则摄而荐豆笾，彻。大宾客，则摄而载果。朝觐、会同，则为上相。大丧亦如之，王哭诸侯亦如之。王命诸侯，则傧。国有大故，则旅上帝及四望。王大封，则先告后土，乃颁祀于邦国、都家、乡邑。

小宗伯之职，掌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类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坟衍，各因其方。掌五礼之禁令与其用等，辨庙祧之昭穆，辨吉凶之五服、车旗宫室之禁。掌三族之别，以辨亲疏。其正室皆谓之门子，掌其政令。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颁之于五官，使共奉之；辨六齍之名物与其用，使六宫之人共奉之；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将；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宾客。掌衣服、车旗、宫室之赏赐，掌四时祭祀之序事与其礼。若国大贞，则奉玉帛以诏号；大祭祀，省牲，视涤濯。祭之日，逆齍，省镬，告时于王，告备于王。凡祭祀、宾客，以时将瓒果，诏相祭祀之小礼。凡大礼，佐大宗伯；赐卿大夫士爵，则傧。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礼。大宾客，受其将币之赍。若大师，则帅有司而立军社，奉主车；若军将有事，则与祭，有司将事于四望。若大甸，则帅有司而馌兽于郊，遂颁禽。大灾，及执事祷祠于上下神示。王崩大肆，以秬鬯渳；及执事莅大敛、小敛，帅异族而佐。县衰冠之式于路门之外，及执事视葬献器，遂哭之。

卜葬兆，甫竁，亦如之。既葬，诏相丧祭之礼；成葬而祭墓，为位。凡王之会同、军旅、甸役之祷祠，肄仪、为位。国有祸灾，则亦如之。凡天地之大灾，类社稷、宗庙，则为位。凡国之大礼，佐大宗伯。凡小礼，掌事，如大宗伯之仪。

肆师之职，掌立国祀之礼，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币；立小祀，用牲。以岁时序其祭祀，及其祈珥。大祭祀，展牺牲，系于牢，颁于职人。凡祭祀之卜日，宿为期，诏相其礼。视涤濯，亦如之。祭之日，表齍盛，告絜；展器陈，告备。及果，筑鬻，相治小礼。诛其慢怠者。掌兆中庙中之禁令。凡祭祀礼成，则告事毕。大宾客，莅筵几，筑鬻，赞果将。大朝觐，佐傧，共设匪瓮之礼。飨食，授祭，与祝侯禳于疆及郊。大丧，大渳以鬯，则筑鬻，令外内命妇序哭，禁外内命男女之衰不中法者，且授之杖。凡师甸，用牲于社宗，则为位。类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凡师不功，则助牵主车。凡四时之大甸猎，祭表貉，则为位。尝之日，莅卜来岁之芟；獮之日，莅卜来岁之戒；社之日，莅卜来岁之稼。若国有大故，则令国人祭。岁时之祭祀，亦如之。凡卿大夫之丧，相其礼。凡国之大事，治其礼仪，以佐宗伯。凡国之小事，治其礼仪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礼。

郁人掌祼器。凡祭祀、宾客之祼事，和郁鬯以实彝而陈之。凡祼玉，濯之陈之，以赞祼事，诏祼将之仪与其节。凡祼事，沃盥。大丧之渳，共其肆器。及葬，共其祼器，遂貍之。大祭祀，与量人受举斝之卒爵而饮之。

鬯人掌共秬鬯而饰之。凡祭祀，社壝用大罍，禜门用瓢赍，庙用修，凡山川四方用蜃，凡祼事用概，凡副事用散。大丧之渳，设斗，共其衅鬯。凡王之齐事，共其秬鬯；凡王吊临，共介鬯。

鸡人掌共鸡牲，辨其物。大祭祀，夜呼旦，以叫百官。凡国

之大宾客、会同、军旅、丧纪，亦如之。凡国事为期，则告之时。凡祭祀、面禳、衅，共其鸡牲。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诏其酌，辨其用与其实。春祠、夏禴，裸用鸡彝、鸟彝，皆有舟。其朝践用两献尊，其再献用两象尊，皆有罍，诸臣之所昨也。秋尝冬烝，裸用斝彝黄彝，皆有舟。其朝献用两著尊，其馈献用两壶尊，皆有罍，诸臣之所昨也。凡四时之间祀、追享、朝享，裸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践用两大尊，其再献用两山尊，皆有罍，诸臣之所昨也。凡六彝六尊之酌，郁齐献酌，醴齐缩酌，盎齐涗酌，凡酒修酌。大丧，存奠彝。大旅，亦如之。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与其位。凡大朝觐、大飨射，凡封国、命诸侯，王位设黼依，依前南乡，设莞筵纷纯，加缫席画纯，加次席黼纯，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诸侯祭祀席，蒲筵缋纯，加莞席纷纯，右雕几。昨席，莞筵纷纯，加缫席画纯。筵国宾于牖前，亦如之，左彤几。甸役，则设熊席，右漆几。凡丧事，设苇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黼纯，诸侯则纷纯，每敦一几。凡吉事变几，凶事仍几。

天府掌祖庙之守藏与其禁令，凡国之玉镇、大宝器藏焉。若有大祭、大丧，则出而陈之；既事，藏之。凡官府、乡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诏王察群吏之治。上春，衅宝镇及宝器。凡吉凶之事，祖庙之中，沃盥，执烛。季冬，陈玉以贞来岁之媺恶。若迁宝，则奉之。若祭天之司民、司禄而献民数、谷数，则受而藏之。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与其用事，设其服饰：王晋大圭，执镇圭，缫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缫皆三采三就；子执谷璧，男执蒲璧，缫皆二采再就，以朝觐宗遇会同于王。诸侯相见，亦如之，瑑、圭、璋、璧、琮，

缫皆二采一就，以覜聘。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两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祼圭有瓒，以肆先王，以祼宾客。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赠宾客；土圭以致四时日月，封国，则以土地；珍圭以征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璧羡以起度；驵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敛尸；谷圭以和难，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结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大祭祀、大旅，凡宾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大丧，共饭玉、含玉、赠玉。凡玉器出，则共奉之。

典命掌诸侯之五仪、诸臣之五等之命。上公九命为伯，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九为节。侯伯七命，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七为节。子男五命，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五为节。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亦如之。凡诸侯之适子誓于天子，摄其君，则下其君之礼一等；未誓，则以皮帛继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视小国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壹命，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各视其命之数。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壹命，其士不命，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各视其命之数。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与其用事。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则衮冕；享先公、飨射，则鷩冕；祀四望山川，则毳冕；祭社稷五祀，则希冕；祭群小祀，则玄冕。凡兵事，韦弁服；视朝，则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吊事，弁绖服。凡丧，为天王斩衰，为王后齐衰，王为三公六卿锡衰，为诸侯缌衰，为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绖。大札、大荒、大灾，素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

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其齐服，有玄端、素端。凡大祭祀、大宾客，共其衣服而奉之。大丧，共其复衣服、敛衣服、奠衣服、廞衣服，皆掌其陈序。

典祀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掌其禁令。若以时祭祀，则帅其属而修除，征役于司隶而役之。及祭，帅其属而守其厉禁而跸之。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庙祧，其遗衣服藏焉。若将祭祀，则各以其服授尸，其庙则有司脩除之，其祧则守祧黝垩之。既祭，则藏其隋与其服。

世妇掌女宫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诏王后之礼事，帅六宫之人共齍盛，相外内宗之礼事。大宾客之飨食，亦如之。大丧，比外、内命妇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苛罚之。凡王后有拜事于妇人，则诏相。凡内事有达于外官者，世妇掌之。

内宗掌宗庙之祭祀，荐加豆笾。及以乐彻，则佐传豆笾。宾客之飨食，亦如之。王后有事，则从。大丧，序哭者。哭诸侯，亦如之。凡卿大夫之丧，掌其吊临。

外宗掌宗庙之祭祀，佐王后荐玉豆，视豆笾。及以乐彻，亦如之。王后以乐羞齍，则赞。凡王后之献，亦如之。王后不与，则赞宗伯。小祭祀，掌事。宾客之事，亦如之。大丧，则叙外内朝莫哭者。哭诸侯，亦如之。

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为之图。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后，各以其族。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与其树数。大丧，既有日，请度甫竁，遂为之尸。及竁，以度为丘隧，共丧之窆器。及葬，言鸾车、象人。及窆，执斧以莅，遂入藏凶器。

正墓位，跸墓域，守墓禁。凡祭墓，为尸。凡诸侯及诸臣葬于墓者，授之兆，为之跸，均其禁。

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为之图。令国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数，使皆有私地域。凡争墓地者，听其狱讼。帅其属而巡墓厉，居其中之室以守之。

职丧掌诸侯之丧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丧，以国之丧礼莅其禁令，序其事。凡国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则诏赞主人。凡其丧祭，诏其号，治其礼。凡公有司之所共，职丧令之，趣其事。

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乃分乐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乃奏大蔟，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吕，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则，歌小吕，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无射，歌夹钟，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乐者，文之以五声，播之以八音。凡六乐者，一变而致羽物及川泽之示，再变而致蠃物及山林之示，三变而致鳞物及丘陵之示，四变而致毛物及坟衍之示，五变而致介物及土示，六变而致象物及天神。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大蔟为徵，姑洗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凡乐，函钟为宫，大蔟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灵鼓、灵鼗，孙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之，若乐八变，则地示皆

出，可得而礼矣；凡乐，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大蔟为徵，应钟为羽，路鼓、路鼗，阴竹之管，龙门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于宗庙之中奏之，若乐九变，则人鬼可得而礼矣。凡乐事，大祭祀，宿县，遂以声展之。王出入，则令奏《王夏》；尸出入，则令奏《肆夏》；牲出入，则令奏《昭夏》。帅国子而舞。大飨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驺虞》。诏诸侯以弓矢舞。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钟鼓。王师大献，则令奏恺乐。凡日月食、四镇五岳崩、大傀异灾、诸侯薨，令去乐。大札、大凶、大灾、大臣死，凡国之大忧，令弛县。凡建国，禁其淫声、过声、凶声、慢声。大丧，莅廞乐器，及葬，藏乐器，亦如之。

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教乐仪：行以《肆夏》，趋以《采荠》。车亦如之。环拜以钟鼓为节。凡射，王以《驺虞》为节，诸侯以《狸首》为节，大夫以《采苹》为节，士以《采蘩》为节。凡乐，掌其序事，治其乐政。凡国之小事用乐者，令奏钟鼓。凡乐成，则告备，诏来瞽皋舞。及彻，帅学士而歌彻，令相。飨食诸侯，序其乐事，令奏钟鼓，令相，如祭之仪。燕射，帅射夫以弓矢舞。乐出入，令奏钟鼓。凡军大献，教恺歌，遂倡之。凡丧，陈乐器，则帅乐官。及序哭，亦如之。凡乐官，掌其政令，听其治讼。

大胥掌学士之版，以待致诸子。春入学舍采，合舞；秋颁学，合声。以六乐之会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比乐官，展乐器。凡祭祀之用乐者，以鼓征学士。序宫中之事。

小胥掌学士之征令而比之。觵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挞其怠慢者。正乐县之位：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辨其声。凡县钟磬，半为堵，全为肆。

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阳声：黄钟、大蔟、姑洗、蕤宾、夷则、无射；阴声：大吕、应钟、南吕、函钟、小吕、夹钟。皆文之以五声：宫、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大祭祀，帅瞽登歌，令奏击拊，下管播乐器，令奏鼓朄。大飨，亦如之。大射，帅瞽而歌射节。大师，执同律以听军声而诏吉凶。大丧，帅瞽而廞，作柩谥。凡国之瞽矇正焉。

小师掌教鼓、鼗、柷、敔、埙、箫、管、弦、歌。大祭祀，登歌击拊，下管击应鼓，彻歌。大飨，亦如之。大丧，与廞。凡小祭祀、小乐事，鼓朄。掌六乐声音之节与其和。

瞽矇掌播鼗，柷、敔、埙、箫、管、弦、歌。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瑟。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大师。

视瞭掌凡乐事。播鼗，击颂磬、笙磬，掌大师之县。凡乐事，相瞽。大丧，廞乐器。大旅，亦如之。宾射，皆奏其钟鼓；鼜恺献，亦如之。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阴阳之声，以为乐器。凡声，高声碮，正声缓，下声肆，陂声散，险声敛，达声赢，微声韽，回声衍，侈声筰，弇声郁，薄声甄，厚声石。凡为乐器，以十有二律为之数度，以十有二声为之齐量。凡和乐，亦如之。

磬师掌教击磬，击编钟，教缦乐、燕乐之钟磬。凡祭祀，奏缦乐。

钟师，掌金奏。凡乐事，以钟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纳夏》、《章夏》、《齐夏》、《族夏》、《裓夏》、《骜夏》。凡祭祀、飨食，奏燕乐。凡射，王奏《驺虞》，诸侯奏《狸首》，卿大夫奏《采苹》，士奏《采蘩》。掌鼙鼓、缦乐。

笙师，掌教吹竽、笙、埙、籥、箫、篪、篴、管，舂、牍、应、

雅，以教祴乐。凡祭祀、飨射，共其钟、笙之乐。燕乐，亦如之。大丧，廞其乐器；及葬，奉而藏之。大旅，则陈之。

镈师掌金奏之鼓。凡祭祀，鼓其金奏之乐。飨食、宾射，亦如之。军大献，则鼓其恺乐。凡军之夜三鼜，皆鼓之。守鼜，亦如之。大丧，廞其乐器，奉而藏之。

韎师掌教韎乐。祭祀，则帅其属而舞之。大飨，亦如之。

旄人掌教舞散乐，舞夷乐，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属焉。凡祭祀、宾客，舞其燕乐。

籥师掌教国子舞羽、吹籥。祭祀，则鼓羽籥之舞。宾客、飨食，则亦如之。大丧，廞其乐器奉而藏之。

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昼，击土鼓，吹豳诗，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国祈年于田祖，吹豳雅，击土鼓，以乐田畯。国祭蜡，则吹豳颂，击土鼓，以息老物。

鞮鞻氏掌四夷之乐与其声歌。祭祀，则吹而歌之。燕，亦如之。

典庸器掌藏乐器、庸器。及祭祀，帅其属而设笋虡，陈庸器。飨食、宾射，亦如之。大丧，廞笋虡。

司干掌舞器。祭祀，舞者既陈，则授舞器；既舞，则受之。宾飨，亦如之。大丧，廞舞器；及葬，奉而藏之。

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掌三梦之法：一曰致梦，二曰觭梦，三曰咸陟。其经运十，其别九十。以邦事作龟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与，四曰谋，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以八命者赞三兆、三易、三梦之占，以观国家之吉凶，以诏救政。凡国大贞，卜立君，卜大封，则视高作龟。大祭祀，则视高命龟。凡小事，莅卜。国大迁、大

师，则贞龟。凡旅，陈龟。凡丧事，命龟。

卜师掌开龟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义兆，四曰弓兆。凡卜事，视高，扬火以作龟，致其墨。凡卜，辨龟之上下、左右、阴阳，以授命龟者而诏相之。

龟人掌六龟之属。各有名物：天龟曰灵属，地龟曰绎属，东龟曰果属，西龟曰雷属，南龟曰猎属，北龟曰若属。各以其方之色与其体辨之。凡取龟用秋时，攻龟用春时，各以其物，入于龟室。上春衅龟，祭祀先卜。若有祭事，则奉龟以往。旅，亦如之；丧，亦如之。

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热燋，遂吹其焌契，以授卜师，遂役之。

占人掌占龟。以八筮占八颂，以八卦占筮之八故，以视吉凶。凡卜筮，君占体，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凡卜筮，既事，则系币以比其命。岁终，则计其占之中否。

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参，九曰巫环——以辨吉凶。凡国之大事，先筮而后卜。上春，相筮。凡国事，共筮。

占梦掌其岁时观天地之会，辨阴阳之气。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一曰正梦，二曰噩梦，三曰思梦，四曰寤梦，五曰喜梦，六曰惧梦。季冬，聘王梦，献吉梦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于四方，以赠恶梦，遂令始难，驱疫。

视祲掌十辉之法，以观妖祥，辨吉凶：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镌，四曰监，五曰暗，六曰瞢，七曰弥，八曰叙，九曰隮，十曰想。掌安宅叙降。正岁，则行事；岁终，则弊其事。

大祝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贞：一曰顺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掌六祈

以同鬼神示：一曰类，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说。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诰，四曰会，五曰祷，六曰诔。辨六号：一曰神号，二曰鬼号，三曰示号，四曰牲号，五曰齍号，六曰币号。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擩祭，七曰绝祭，八曰缭祭，九曰共祭。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顿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动，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肃拜，以享右、祭祀。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则执明水火而号祝。隋衅、逆牲、逆尸，令钟鼓；右，亦如之。来瞽，令皋舞，相尸礼。既祭，令彻。大丧，始崩，以肆鬯渳尸，相饭，赞敛。彻奠，言甸人读祷，付练祥。掌国事，国有大故、天灾，弥祀社稷，祷祠。大师，宜于社，造于祖。设军社，类上帝。国将有事于四望，及军归献于社，则前祝。大会同，造于庙，宜于社。遇大山川，则用事焉；反行，舍奠。建邦国，先告后土，用牲币。禁督逆祀命者。颁祭号于邦国都鄙。

小祝掌小祭祀将事侯、禳祷祠之祝号，以祈福祥，顺丰年，逆时雨，宁风旱，弥灾兵，远罪疾。大祭祀，逆齍盛。送逆尸，沃尸盥，赞隋，赞彻，赞奠。凡事，佐大祝。大丧，赞渳，设熬，置铭；及葬，设道赍之奠，分祷五祀。大师，掌衅祈号祝。有寇戎之事，则保郊祀于社。凡外内小祭祀、小丧纪、小会同、小军旅，掌事焉。

丧祝掌大丧劝防之事。及辟，令启；及朝，御柩，乃奠。及祖，饰棺，乃载，遂御。及葬，御柩，出宫，乃代。及圹，说载，除饰。小丧，亦如之。掌丧祭祝号。王吊，则与巫前。掌胜国邑之社稷之祝号，以祭祀祷祠焉。凡卿大夫之丧，掌事而敛饰棺焉。

甸祝掌四时之田表貉之祝号。舍奠于祖庙，祢亦如之。师甸，致禽于虞中，乃属禽。及郊，馌兽，舍奠于祖祢，乃敛禽。禂牲

禂马，皆掌其祝号。

诅祝掌盟、诅、类、造、攻、说、禬、禜之祝号，作盟诅之载辞，以叙国之信用，以质邦国之剂信。

司巫掌群巫之政令。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国有大灾，则帅巫而造巫恒；祭祀，则共匰主及道布及蒩馆。凡祭事，守瘗。凡丧事，掌巫降之礼。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号，旁招以茅。冬堂赠，无方无算；春招弭，以除疾病。王吊，则与祝前。

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旱暵，则舞雩。若王后吊，则与祝前。凡邦之大灾，歌哭而请。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则，以逆都鄙之治。凡辨法者考焉，不信者刑之。凡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有约剂者藏焉，以贰六官，六官之所登。若约剂乱，则辟法，不信者刑之。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颁告朔于邦国。闰月，诏王居门，终月。大祭祀，与执事卜日。戒及宿之日，与群执事读礼书而协事。祭之日，执书以次位常，辨事者考焉，不信者诛之。大会同、朝觐，以书协礼事。及将币之日，执书以诏王。大师，抱天时，与大师同车。大迁国，抱法以前。大丧，执法以莅劝防。遣之日，读诔。凡丧事考焉。小丧，赐谥。凡射事，饰中，舍筭，执其礼事。

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大祭祀，读礼法，史以书叙昭穆之俎簋。大丧、大宾客、大会同、大军旅，佐大史。凡国事之用礼法者，掌其小事。卿大夫之丧，赐谥，读诔。

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会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时之叙。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以十有二岁之相观天下之妖祥；以五云之物辨吉凶、水旱降、丰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风，察天地之和，命乖别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诏救政，访序事。

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诏王治：一曰爵，二曰禄，三曰废，四曰置，五曰杀，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夺。执国法及国令之贰，以考政事，以逆会计。掌叙事之法，受纳访，以诏王听治。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王制禄，则赞为之，以方出之；赏赐，亦如之。内史掌书王命，遂贰之。

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

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掌赞书，凡数从政者。

巾车掌公车之政令，辨其用与其旗物而等叙之，以洽其出入。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锡，樊缨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金路，钩，樊缨九就，建大旂，以宾，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缨七就，建大赤，以朝，异姓以封。革路，龙勒，条缨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卫；木路，前樊鹄缨，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国。王后之五路：重翟，锡面朱总；厌翟，勒面缋总；安车，雕面鹥总，皆有容盖；翟车，贝面组总，有握；辇车，组挽，有翣，羽盖。王之丧车五乘：木车，蒲蔽，犬複，尾櫜，疏饰，小服皆疏；素车，棼蔽，犬複，素饰，小服皆素；薻车，薻蔽，鹿浅複，革饰；駹车，雚蔽，然複，髹饰；漆车，藩蔽，豻複，雀饰。服车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缦，大夫乘墨车，士乘栈车，庶人乘役车。凡良车、散车不在等者，其用无常。凡车之出入，岁终则会之，凡赐阙之。毁折，入赍于职币。大丧，饰遣车，遂廞之，行之。及葬，

执盖，从车持旌；及墓，呼启关，陈车。小丧，共柩路与其饰。岁时更续，共其弊车。大祭祀，鸣铃以应鸡人。

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与其用说。若有大祭祀，则出路，赞驾说。大丧、大宾客，亦如之。凡会同、军旅、吊于四方，以路从。

车仆掌戎路之萃、广车之萃、阙车之萃，苹车之萃、轻车之萃。凡师，共革车，各以其萃。会同，亦如之。大丧，廞革车。大射，共三乏。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属，以待国事：日月为常，交龙为旂，通帛为旜，杂帛为物，熊虎为旗，鸟隼为旟，龟蛇为旐，全羽为旞，析羽为旌。及国之大阅，赞司马，颁旗物：王建大常，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师都建旗，州里建旟，县鄙建旐，道车载旞，斿车载旌。皆画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号。凡祭祀，各建其旗。会同、宾客，亦如之。置旌门。大丧，共铭旌，建廞车之旌；及葬，亦如之。凡军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弊之。甸，亦如之。凡射，共获旌。岁时，共更旌。

都宗人掌都宗祀之礼。凡都祭祀，致福于国。正都礼与其服。若有寇戎之事，则保群神之壝。国有大故，则令祷祠。既祭，反命于国。

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礼。凡祭祀，致福。国有大故，则令祷祠；反命，祭亦如之。掌家礼与其衣服、宫室、车旗之禁令。

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犹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魅，以禬国之凶荒、民之札丧。

夏官司马第四

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乃立夏官司马，使帅其属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国。政官之属：

大司马，卿一人。

小司马，中大夫二人。

军司马，下大夫四人。

舆司马，上士八人。

行司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

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为师，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夫；百人为卒，卒长皆上士；二十有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五人为伍，伍皆有长。一军则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司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马质，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贾四人、徒八人。

量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四人、徒八人。

小子，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羊人，下士二人、史一人、贾二人、徒八人。

司爟，下士二人、徒六人。

掌固，上士二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司险，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掌疆，中士八人、史四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

环人，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挈壶氏，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射鸟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罗氏，下士一人、徒八人。

掌畜，下士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士，下大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虎贲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

旅贲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史二人，徒八人。

节服氏，下士八人、徒四人。

方相氏，狂夫四人。

大仆，下大夫二人。

小臣，上士四人。

祭仆，中士六人。

御仆，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隶仆，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弁师，下士二人、工四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甲，下大夫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

八十人。

司兵，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戈盾，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弓矢，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缮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槀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戎右，中大夫二人、上士二人。

齐右，下大夫二人。

道右，上士二人。

大驭，中大夫二人。

戎仆，中大夫二人。

齐仆，下大夫二人。

道仆，上士十有二人。

田仆，上士十有二人。

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

校人，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趣马，下士皂一人、徒四人。

巫马，下士二人、医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贾二人、徒二十人。

牧师，下士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廋人，下士闲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圉师，乘一人，徒二人。

圉人，良马匹一人，驽马丽一人。

职方氏，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

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人。

土方氏，上士五人、下士十人、府二人、史五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怀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合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训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形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山师，中山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川师，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原师，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匡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

撢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

都司马，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家司马，各使其臣以正于公司马。

大司马之职，掌建邦国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国：制畿封国，以正邦国；设仪辨位，以等邦国；进贤兴功，以作邦国；建牧立监，以维邦国；制军诘禁，以纠邦国；施贡分职，以任邦国；简稽乡民，以用邦国；均守平则，以安邦国；比小事大，以和邦国。以九伐之法正邦国：冯弱犯寡则眚之，贼贤害民则伐之，暴内陵外则坛之，野荒民散则削之，负固不服则侵之。贼杀其亲则正之，放弑其君则残之，犯令陵政则杜之。外内乱，鸟兽行，则灭之。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国都鄙，乃县政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

观政象，挟日而敛之。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国之政职：方千里曰国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凡令赋，以地与民制之：上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三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中春，教振旅。司马以旗致民，平列陈，如战之陈。辨鼓铎镯铙之用：王执路鼓，诸侯执贲鼓，军将执晋鼓，师帅执提，旅帅执鼙，卒长执铙，两司马执铎，公司马执镯，以教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围禁。火弊，献禽以祭社。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陈，群吏撰车徒，读书契。辨号名之用：帅以门名，县鄙各以其名，家以号名，乡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军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车弊，献禽以享礿。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陈。辨旗物之用：王载大常，诸侯载旂，军吏载旗，师都载旜，乡遂载物，郊野载旐，百官载旟，各书其事与其号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狝田，如搜田之法。罗弊，致禽以祀祊。中冬，教大阅。前期，群吏戒众庶，修战法。虞人莱所田之野，为表：百步则一，为三表，又五十步为一表。田之日，司马建旗于后表之中，群吏以旗物、鼓铎、镯铙，各帅其民而致。质明，弊旗，诛后至者。乃陈车徒，如战之陈，皆坐。群吏听誓于陈前，斩牲以左右徇陈曰："不用命者斩之。"中军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马振铎，群吏作旗，车徒皆作；鼓行，鸣镯，车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铎，群吏弊旗，车徒皆坐。又三鼓，振铎，作旗，车徒皆作；鼓进，鸣镯，车骤徒趋，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车驰徒走，乃表乃止。鼓戒三阕，车三发，徒三刺，乃鼓退，鸣铙，且却，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

以旌为左右和之门，群吏各帅其车徒，以叙和出，左右陈车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间以分地前后，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后，险野人为主，易野车为主。既陈，乃设驱逆之车，有司表貉于陈前。中军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群司马振铎，车徒皆作，遂鼓行，徒衔枚而进。大兽公之，小禽私之，获者取左耳。及所弊，鼓皆骇，车徒皆譟。徒乃弊，致禽馌兽于郊。人，献禽以享烝。及师，大合军，以行禁令，以救无辜伐有罪。若大师，则掌其戒令，莅大卜，帅执事莅衅主及军器。及致，建大常，比军众，诛后至者。及战，巡陈，视事而赏罚。若师有功，则左执律，右秉钺，以先，恺乐献于社；若师不功，则厌而奉主车。王吊劳士庶子，则相。大役，与虑事，属其植，受其要，以待考而赏诛。大会同，则帅士、庶子，而掌其政令。若大射，则合诸侯之六耦。大祭祀、飨食，羞牲鱼，授其祭。大丧，平士大夫。丧祭，奉诏马牲。

小司马之职，掌……凡小祭祀、会同、飨射、师田、丧纪，掌其事，如大司马之法。

军司马……

舆司马……

行司马……

司勋掌六乡赏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勋，国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劳，治功曰力，战功曰多。凡有功者，铭书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勋诏之。大功，司勋藏其贰。掌赏地之政令。凡赏无常，轻重视功。凡颁赏地，三之一食，唯加田无国正。

马质掌质马。马量三物：一曰戎马，二曰田马，三曰驽马，皆有物贾。纲恶马。凡受马于有司者，书其齿毛与其贾。马死，则旬之内更，旬之外入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马及行，则以任齐其行。若有马讼，则听之。禁原蚕者。

量人掌建国之法。以分国为九州，营国城郭，营后宫，量市

朝道巷门渠。造都邑，亦如之。营军之垒舍，量其市朝州涂、军社之所里。邦国之地与天下之涂数，皆书而藏之。凡祭祀、飨宾，制其从献脯燔之数量，掌丧祭奠竁之俎实。凡宰祭，与郁人受斝历而皆饮之。

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而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凡沈、辜、侯、禳，饰其牲，衅邦器及军器。凡师田，斩牲以左右徇陈。祭祀，赞羞，受撤焉。

羊人掌羊牲。凡祭祀饰羔。祭祀，割羊牲，登其首。凡祈珥，共其羊牲。宾客，共其法羊。凡沈、辜、侯、禳、衅、积，共其羊牲。若牧人无牲，则受布于司马，使其贾买牲而共之。

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疾。季春出火，民咸从之；季秋内火，民亦如之。时则施火令。凡祭祀，则祭爟。凡国失火，野焚莱，则有刑罚焉。

掌固掌修城郭、沟池、树渠之固，颁其士、庶子及其众庶之守，设其饰器，分其财用，均其稍食，任其万民，用其材器。凡守者受法焉。以通守政，有移甲与其役、财用，唯是得通，与国有司帅之，以赞其不足者。昼三巡之，夜亦如之；夜三鼜以号戒。若造都邑，则治其固与其守法。凡国都之竟，有沟树之固，郊亦如之。民皆有职焉。若有山川，则因之。

司险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而达其道路。设国之五沟、五涂，而树之林以为阻固，皆有守禁，而达其道路。国有故，则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属守之，唯有节者达之。

掌疆……

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与其禁令，以设候人。若有方治，则帅而致于朝；及归，送之于竟。

环人掌致师，察军慝，环四方之故，巡邦国，搏谍贼，讼敌国，扬军旅，降围邑。

挈壶氏掌挈壶以令军井，挈辔以令舍，挈畚以令粮。凡军事，县壶以序聚柝。凡丧，县壶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及冬，则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

射人掌国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东面，卿、大夫西面。其挚，三公执璧，孤执皮帛，卿执羔，大夫执雁。诸侯在朝，则皆北面，诏相其法。若有国事，则掌其戒令，诏相其事，掌其治达。以射法治射仪：王以六耦射三侯，三获三容，乐以《驺虞》，九节五正。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获二容，乐以《狸首》，七节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获一容，乐以《采苹》，五节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获一容，乐以《采蘩》，五节二正。若王大射，则以貍步张三侯。王射，则令去侯，立于后，以矢行告；卒，令取矢。祭侯，则为位，与大史数射中，佐司马治射正。祭祀，则赞射牲，相孤、卿、大夫之法仪，会同、朝觐，作大夫介，凡有爵者。大师，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车。有大宾客，则作卿、大夫从。戒大史及大夫介。大丧，与仆人迁尸，作卿大夫掌事，比其庐。不敬者，苛罚之。

服不氏掌养猛兽而教扰之。凡祭祀，共猛兽，宾客之事则抗皮，射则赞张侯，以旌居乏而待获。

射鸟氏掌射鸟。祭祀，以弓矢驱乌鸢。凡宾客、会同、军旅，亦如之。射则取矢，矢在侯高，则以并夹取之。

罗氏掌罗乌鸟。蜡则作罗襦；中春，罗春鸟，献鸠以养国老，行羽物。

掌畜掌养鸟而阜蕃教扰之。祭祀，共卵鸟；岁时，贡鸟物。共膳献之鸟。

司士掌群臣之版，以治其政令。岁登下其损益之数，辨其年岁与其贵贱，周知邦国、都家、县鄙之数，卿、大夫、士、庶子之数，以诏王治。以德诏爵，以功诏禄，以能诏事，以久奠食，唯

赐无常。正朝仪之位，辨其贵贱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东上，孤东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门之右，南面东上，大仆、大右、大仆从者，在路门之左，南面西上。司士摈：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还，揖门左，揖门右。大仆前。王人内朝，皆退。掌国中之士治，凡其戒令；掌摈士者，膳其挚。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诏相其法事及赐爵，呼昭穆而进之，帅其属而割牲，羞俎豆。凡会同，作士从；宾客，亦如之。作士适四方使，为介。大丧，作士掌事，作六军之士执披。凡士之有守者，令哭，无去守。国有故，则致士而颁其守。凡邦国，三岁则稽士任，而进退其爵禄。

诸子掌国子之倅，掌其戒令与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国有大事，则帅国子而致于大子，唯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则授之车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军法治之。司马弗正，凡国正弗及。大祭祀，正六牲之体。凡乐事，正舞位，受舞器。大丧，正群子之服位。会同、宾客，作群子从。凡国之政事，国子存游倅，使之修德学道。春合诸学，秋合诸射，以考其艺而进退之。

司右掌群右之政令。凡军旅、会同，合其车之卒伍，而比其乘，属其右。凡国内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属焉，掌其政令。

虎贲氏掌先后王而趋以卒伍。军旅、会同，亦如之。舍则守王闲。王在国，则守王宫。国有大故，则守王门。大丧，亦如之。及葬，从遣车而哭。适四方使，则从士大夫。若道路不通，有征事，则奉书以使于四方。

旅贲氏掌执戈盾，夹王车而趋，左八人，右八人；车止，则持轮。凡祭祀、会同、宾客，则服而趋。丧纪，则衰葛执戈盾。军旅，则介而趋。

节服氏掌祭祀朝觐衮冕，六人维王之大常。诸侯则四人，其服亦如之。郊祀裘冕，二人执戈，送逆尸从车。

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驱疫。大丧，先柩。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驱方良。

大仆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诸侯之复逆。王眡朝，则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建路鼓于大寝之门外，而掌其政，以待达穷者与遽令。闻鼓声，则速逆御仆与御庶子。祭祀、宾客、丧纪，正王之服位，诏法仪，赞王牲事。王出入，则自左驭而前驱。凡军旅、田役，赞王鼓。救日月，亦如之。大丧，始崩，戒鼓，传达于四方。窆，亦如之。县丧首服之法于宫门，掌三公、孤、卿之吊劳。王燕饮，则相其法。王射，则赞弓矢。王视燕朝，则正位。掌摈相。王不视朝，则辞于三公及孤、卿。

小臣掌王之小命，诏相王之小法仪。掌三公及孤、卿之复逆，正王之燕服位。王之燕出入，则前驱。大祭祀、朝觐，沃王盥。小祭祀、宾客、飨食、宾射，掌事，如大仆之法。掌士、大夫之吊劳。凡大事，佐大仆。

祭仆掌受命于王以视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纠百官之戒具。既祭，帅群有司而反命，以王命劳之。诛其不敬者。大丧，复于小庙。凡祭祀王之所不与，则赐之禽。都家，亦如之。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

御仆掌群吏之逆及庶民之复与其吊劳。大祭祀，相盥而登。大丧，持翣。掌王之燕令，以序守路鼓。

隶仆掌五寝之扫除粪洒之事。祭祀，修寝。王行，洗乘石，掌跸宫中之事。大丧，复于小寝大寝。

弁师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里延纽，五采缫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纮。诸侯之缫斿九就，瑉玉三采，其余如王之事，缫斿皆就，玉瑱玉笄。王之皮弁，会五采玉璂，象邸玉笄。王之弁绖，弁而加环绖。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韦弁、皮弁、

弁绖，各以其等为之，而掌其禁令。

司甲……

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与其等，以待军事。及授兵，从司马之法以颁之。及其受兵输，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祭祀，授舞者兵。大丧，廞五兵。军事，建车之五兵。会同，亦如之。

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颁之。祭祀，授旅贲殳，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军旅、会同，授贰车戈盾，建乘车之戈盾，授旅贲及虎士戈盾。及舍，设藩盾，行则敛之。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与其出入。中春，献弓弩；中秋，献矢箙。及其颁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质者，夹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鸟兽者，唐弓、大弓以授学射者、使者、劳者，其矢箙皆从其弓。凡弩，夹、庾利攻守，唐、大利车战、野战。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诸守城、车战；杀矢、鍭矢用诸近射、田猎，矰矢、茀矢用诸弋射；恒矢、庳矢用诸散射。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规，诸侯合七而成规，大夫合五而成规，士合三而成规。句者谓之弊弓。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泽，共射椹质之弓矢；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数、并夹；大丧，共明弓矢。凡师役、会同，颁弓弩，各以其物，从授兵甲之仪。田弋，充笼箙矢，共矰矢。凡亡矢者，弗用则更。

缮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箙、矰弋、抉拾，掌诏王射，赞王弓矢之事。凡乘车，充其笼箙，载其弓弩。既射，则敛之。无会计。

稾人掌受财于职金，以赍其工。弓六物，为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箙亦如之。春献素，秋献成，书其等以飨工；乘其事，试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诛赏，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缮人。凡赍财与其出入，皆在稾人，以待会而考之，亡者阙之。

戎右掌戎车之兵革使，诏赞王鼓，传王命于陈中。会同，充革车；盟，则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赞牛耳、桃茢。

齐右掌祭祀、会同、宾客前齐车，王乘则持马，行则陪乘。凡有牲事，则前马。

道右掌前道车，王出入，则持马陪乘，如齐车之仪。自车上谕命于从车，诏王之车仪。王式，则下，前马；王下，则以盖从。

大驭掌驭玉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驭，驭下祝，登受辔，犯軷，遂驱之。及祭，酌仆；仆左执辔，右祭两轵，祭軓，乃饮。凡驭路，行以《肆夏》，趋以《采荠》。凡驭路仪，以鸾和为节。

戎仆掌驭戎车，掌王倅车之政，正其服。犯軷，如玉路之仪。凡巡守及兵车之会，亦如之。掌凡戎车之仪。

齐仆掌驭金路，以宾。朝觐、宗遇、飨食，皆乘金路。其法仪，各以其等为车送逆之节。

道仆掌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其法仪如齐车。掌贰车之政令。

田仆掌驭田路，以田以鄙，掌佐车之政。设驱逆之车，令获得植旌。及献，比禽。凡田，王提马而走，诸侯晋，大夫驰。

驭夫掌驭贰车、从车、使车，分公马而驾治之。

校人掌王马之政。辨六马之属：种马一物，戎马一物，齐马一物，道马一物，田马一物，驽马一物。凡颁良马而养乘之，乘马一师，四圉；三乘为皂，皂一趣马；三皂为系，系一驭夫；六系为厩，厩一仆夫；六厩成校，校有左右。驽马三良马之数，丽马一圉，八丽一师，八师一趣马，八趣马一驭夫。天子十有二闲，马六种；邦国六闲，马四种；家四闲，马二种。凡马，特居四之一。春祭马祖，执驹；夏祭先牧，颁马，攻特；秋祭马社，臧仆；冬祭马步，献马，讲驭夫。凡大祭祀、朝觐、会同，毛马而颁之，饰币马，执扑而从之。凡宾客，受其币马。大丧，饰遣车之马；及葬，埋之。田猎，则帅驱逆之车。凡将事于四海山川，则饰黄驹。凡国之使者，共其币马；凡军事，物马而颁之。等驭夫之禄、宫

中之稍食。

趣马掌赞正良马而齐其饮食，简其六节。掌驾说之颁，辨四时之居治，以听驭夫。

巫马掌养疾马而乘治之，相医而药攻马疾 。受财于校人。马死，则使其贾粥之，入其布于校人。

牧师掌牧地，皆有厉禁而颁之。孟春焚牧，中春通淫，掌其政令。凡田事，赞焚莱。

庾人掌十有二闲之政教，以阜马、佚特、教駣、攻驹，及祭马祖、祭闲之先牧，及执驹、散马耳、圉马，正校人员选。马八尺以上为龙，七尺以上为騋，六尺以上为马。

圉师掌教圉人养马，春除蓐、衅厩，始牧，夏庌马，冬献马。射则充椹质，茨墙则剪阖。

圉人掌养马刍牧之事，以役圉师。凡宾客、丧纪，牵马而入陈。廞马，亦如之。

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国，使同贯利：东南曰扬州，其山镇曰会稽，其泽薮曰具区，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锡、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鸟、兽，其谷宜稻。正南曰荆州，其山镇曰衡山，其泽薮曰云瞢，其川江，汉，其浸颍、湛，其利丹、银、齿、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鸟、兽，其谷宜稻。河南曰豫州，其山镇曰华山，其泽薮曰圃田，其川荧、雒，其浸波、溠，其利林、漆、丝、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扰，其谷宜五种。正东曰青州其山镇曰沂山，其泽薮曰望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鱼，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鸡、狗，其谷宜稻、麦。河东曰兖州，其山镇曰岱山，其泽薮曰大野，其川河、泲，其浸卢、维，其利蒲、鱼，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扰，其谷宜四种。

正西曰雍州，其山镇曰岳山，其泽薮曰弦蒲，其川泾、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马，其谷宜黍、稷。东北曰幽州，其山镇曰医无闾，其泽曰貕养，其川河、泲，其浸菑、时，其利鱼、盐，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扰，其谷宜三种。河内曰冀州，其山镇曰霍山，其泽薮曰杨纡，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谷宜黍、稷。正北曰并州，其山镇曰恒山，其泽薮曰昭余祁，其川虖池、呕夷，其浸涞、易，来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扰，其谷宜五种。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凡邦国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则四公；方四百里，则六侯；方三百里，则七伯；方二百里，则二十五子；方百里，则百男，以周知天下。凡邦国，小大相维，王设其牧，制其职，各以其所能；制其贡，各以其所有。王将巡守，则戒于四方曰："各修平乃守，考乃职事，无敢不敬戒，国有大刑。"及王之所行，先道，帅其属而巡戒令。王殷国，亦如之。

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国都鄙；以辨土宜土化之法，而授任地者。王巡守，则树王舍。

怀方氏掌来远方之民，致方贡、致远物而送逆之，达之以节，治其委积、馆舍、饮食。

合方氏掌达天下之道路，通其财利，同其数器，壹其度量，除其怨恶，同其好善。

训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正岁，则布而训四方，而观新物。

形方氏掌制邦国之地域，而正其封疆，无有华离之地，使小

国事大国，大国比小国。

山师掌山林之名，辨其物与其利害，而颁之于邦国，使致其珍异之物。

川师掌川泽之名，辨其物与其利害，而颁之于邦国，使致其珍异之物。

原师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

匡人掌达法则，匡邦国，而观其慝，使无敢反侧，以听王命。

撢人掌诵王志，道国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国而语之，使万民和说而正王面。

都司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众庶车马、兵甲之戒令，以国法掌其政学，以听国司马。家司马，亦如之。

秋官司寇第五

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乃立秋官司寇，使帅其属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国。刑官之属：

大司寇，卿一人。

小司寇，中大夫二人。

士师，下大夫四人。

乡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遂士，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县士，中士三十有二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方士，中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

百有六十人。

讶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朝士，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司民，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三人、徒三十人。

司刑，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约，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盟，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职金，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司厉，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犬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贾四人、徒十六人。

司圜，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掌囚，下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掌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司隶，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罪隶，百有二十人。

蛮隶，百有二十人。

闽隶，百有二十人。

夷隶，百有二十人。

貉隶，百有二十人。

布宪，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禁杀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禁暴氏，下士六人、史三人、胥六人、徒六十人。野庐氏，下

士六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蜡氏，下士四人、徒四十人。

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司寤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司烜氏，下士六人、徒十有六人。

条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脩閭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冥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庶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穴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翨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柞氏，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薙氏，下士二人、徒二十人。

硩蔟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翦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赤犮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蝈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壶涿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庭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衔枚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伊耆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大行人，中大夫二人。

小行人，下大夫四人。

司仪，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

行夫，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环人，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掌客，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讶，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　徒四十人。

掌交，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

掌察四方，中士八人、史四人、徒十有六人。

掌货贿，下士十有六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

朝大夫，每国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八人、徒二十人。

都则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四人、徒八十人。

都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家士，亦如之。

大司寇之职，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诘四方：一曰刑新国用轻典，二曰刑平国用中典，三曰刑乱国用重典。以五刑纠万民：一曰野刑，上功纠力；二曰军刑，上命纠守；三曰乡刑，上德纠都；四曰官刑，上能纠职；五曰国刑，上愿纠暴。以圜土聚教罢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职事焉，以明刑耻之。其能改过，反于中国，不齿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杀。以两造禁民讼，入束矢于朝，然后听之；以两剂禁民狱，入钧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后听之。以嘉石平罢民：凡万民之有罪过而未丽于法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诸嘉石，役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期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则宥而舍之。以肺石达穷民：凡远近茕独、老幼之欲有复于上，而其长

弗达者，立于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于上，而罪其长。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国、都鄙，乃县刑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刑象。挟日而敛之。凡邦之大盟约，莅其盟书，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内史、司会及六官，皆受其贰而藏之。凡诸侯之狱讼，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狱讼，以邦法断之；凡庶民之狱讼，以邦成弊之。大祭祀，奉犬牲；若禋祀五帝，则戒之日，莅誓百官，戒于百族。及纳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奉其明水火。凡朝觐、会同，前王；大丧，亦如之。大军旅，莅戮于社。凡邦之大事，使其属跸。

小司寇之职，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其位，王南乡，三公及州长、百姓北面，君臣西面，群吏东面。小司寇摈以叙进而问焉，以众辅志而弊谋。以五刑听万民之狱讼，附于刑，用情讯之；至于旬，乃弊之，读书，则用法。凡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以八辟丽邦法，附刑罚：一曰议亲之辟，二曰议故之辟，三曰议贤之辟，四曰议能之辟，五曰议功之辟，六曰议贵之辟，七曰议勤之辟，八曰议宾之辟。以三刺断庶民狱讼之中：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听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及大比，登民数，自生齿以上，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以制国用。小祭祀，奉犬牲。凡禋祀五帝，实镬水；纳亨，亦如之。大宾客，前王而辟；后、世子之丧，亦如之。小师，莅戮。凡国之大事，使其属跸。孟冬，祀司民，献民数于王，王拜受之，以图国用而进退之。岁终，则令群士计狱弊讼，登中于天府。正岁，帅其属而观刑象，令以木铎曰："不用法者，国有常刑。"令群士。乃宣布于四方，宪刑禁；乃命其属入会，乃致事。

士师之职，掌国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罚：一曰宫禁，二曰官禁，三曰国禁，四曰野禁，五曰军禁；皆以木铎徇之于朝，书而县于门闾。以五戒先后刑罚，毋使罪丽于民：一曰誓，用之于军旅；二曰诰，用之于会同；三曰禁，用诸田役；四曰纠，用诸国中；五曰宪，用诸都鄙。掌乡合州党族闾比之联与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罚庆赏。掌官中之政令，察狱讼之辞，以诏司寇断狱弊讼，致邦令。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二曰邦贼，三曰邦谍，四曰犯邦令，五曰挢邦令，六曰为邦盗，七曰为邦朋，八曰为邦诬。若邦凶荒，则以荒辩之法治之，令移民通财，纠守缓刑。凡以财狱讼者，正之以傅别约剂。若祭胜国之社稷，则为之尸。王燕出入，则前驱而辟。祀五帝，则沃尸；及王盥，洎镬水。凡刉珥，则奉犬牲。诸侯为宾，则师其属而跸于王宫。大丧，亦如之。大师，帅其属而禁逆军旅者与犯师禁者而戮之。岁终，则令正要会。正岁，帅其属而宪禁令于国及郊野。

乡士掌国中，各掌其乡之民数而纠戒之，听其狱讼，察其辞，辨其狱讼，异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职听于朝，司寇听之，断其狱，弊其讼于朝，群士司刑皆在，各丽其法，以议狱讼。狱讼成，士师受中。协日刑杀，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则王会其期。大祭祀、大丧纪、大军旅、大宾客，则各掌其乡之禁令，帅其属夹道而跸。三公若有邦事，则为之前驱而辟；其丧，亦如之。凡国有大事，则戮其犯命者。

遂士掌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数而纠其戒命，听其狱讼，察其辞，辨其狱讼，异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二旬而职听于朝，司寇听之，断其狱，弊其讼于朝，群士司刑皆在，各丽其法，以议狱讼。狱讼成，士师受中。协日就郊而刑杀，各于其遂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则王令三公会其期。若邦有大事聚众庶，则各掌其遂之禁

令，帅其属而跸。六卿若有邦事，则为之前驱而避；其丧，亦如之。凡郊有大事，则戮其犯命者。

县士掌野，各掌其县之民数，纠其戒令而听其狱讼，察其辞，辨其狱讼，异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而职听于朝，司寇听之，断其狱，弊其讼于朝，群士司刑皆在，各丽其法，以议狱讼。狱讼成，士师受中。协日刑杀，各就其县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则王命六卿会其期。若邦有大役聚众庶，则各掌其县之禁令。若大夫有邦事，则为之前驱而辟；其丧，亦如之。凡野有大事，则戮其犯命者。

方士掌都家，听其狱讼之辞，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狱讼于国，司寇听其成于朝，群士、司刑皆在，各丽其法，以议狱讼。狱讼成，士师受中，书其刑杀之成与其听狱讼者。凡都家之大事聚众庶，则各掌其方之禁令，以时修其县法。若岁终，则省之而诛赏焉。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则主之。

讶士掌四方之狱讼，谕罪刑于邦国。凡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造焉；四方有乱狱，则往而成之。邦有宾客，则与行人送逆之；入于国，则为之前驱而辟；野，亦如之；居馆，则帅其属而为之跸，诛戮暴客者。客出入，则道之；有治，则赞之。凡邦之大事聚众庶，则读其誓禁。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后；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后；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长众庶在其后。左嘉石，平罢民焉；右肺石，达穷民焉。帅其属而以鞭呼，趋且辟。禁慢朝、错立族谈者。凡得获货贿、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举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凡士之治有期日：国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国期——期内之治听，期外不听。凡有责者，有判书以治，则听。凡民同货财者，令以国法行之；犯令者，刑罚之。凡

属责者，以其地傅而听其辞。凡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凡报仇雠者，书于士，杀之无罪。若邦凶荒、札丧、寇戎之故，则令邦国、都家、县鄙虑刑贬。

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以赞王治。

司刑掌五刑之法，以丽万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若司寇断狱弊讼，则以五刑之法诏刑罚，而以辨罪之轻重。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赞司寇听狱讼：壹刺曰讯群臣，再刺曰讯群吏，三刺曰讯万民；壹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蠢愚。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断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后刑杀。

司约掌邦国及万民之约剂：治神之约为上，治民之约次之，治地之约次之，治功之约次之，治器之约次之，治挚之约次之。凡大约剂书于宗彝，小约剂书于丹图。若有讼者，则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乱，则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杀。

司盟掌盟载之法。凡邦国有疑，会同，则掌其盟约之载及其礼仪。北面诏明神，既盟，则贰之。盟万民之犯命者。诅其不信者，亦如之。凡民之有约剂者，其贰在司盟。有狱讼者，则使之盟诅。凡盟诅，各以其地域之众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则为司盟共祈酒脯。

职金掌凡金、玉、锡、石、丹、青之戒令。受其人征者，辨其物之媺恶与其数量，楬而玺之。入其金锡于为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入其要，掌受士之金罚、货罚，入于司兵。旅于上帝，则共其金版；飨诸侯，亦如之。凡国有大故而用金石，则

掌其令。

司厉掌盗贼之任器货贿。辨其物，皆有数量，贾而楬之，入于司兵。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槀。凡有爵者与七十者与未龀者，皆不为奴。

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牷物；伏瘗，亦如之。凡几珥、沈辜，用駹可也。凡相犬牵犬者属焉，掌其政治。

司圜掌收教罢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饰，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杀。虽出，三年不齿。凡圜土之刑人也，不亏体；其罚人也，不亏财。

掌囚掌守盗贼。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罪。及刑杀，告刑于王，奉而适朝士，加明梏，以适市而刑杀之。凡有爵者与王之同族，奉而适甸师氏，以待刑杀。

掌戮掌斩杀贼谍而搏之。凡杀其亲者，焚之；杀王之亲者，辜之。凡杀人者，踣诸市，肆之三日；刑盗于市。凡罪之丽于法者，亦如之。唯王之同族与有爵者，杀之于甸师氏。凡军旅、田役，斩杀刑戮亦如之。墨者使守门，劓者使守关，宫者使守内，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积。

司隶掌五隶之法，辨其物而掌其政令。帅其民而搏盗贼，役国中之辱事，为百官积任器。凡囚执人之事。邦有祭祀、宾客、丧纪之事，则役其烦辱之事。掌帅四翟之隶，使之皆服其邦之服。执其邦之兵，守王宫与野舍之厉禁。

罪隶掌役百官府与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凡封国若家，牛助为牵徬。其守王宫与其厉禁者，如蛮隶之事。

蛮隶掌役校人养马。其在王宫者，执其国之兵以守王宫；在野外，则守厉禁。

闽隶掌役畜养鸟而阜蕃教扰之，掌子则取隶焉。

夷隶掌役牧人养牛马，与鸟言。其守王宫者与其守厉禁者，如蛮隶之事。

貉隶掌役服不氏而养兽而教扰之，掌与兽言。其守王宫者与其守厉禁者，如蛮隶之事。

布宪掌宪邦之刑禁。正月之吉，执旌节以宣布于四方，而宪邦之刑禁，以诘四方邦国，及其都鄙，达于四海。凡邦之大事合众庶，则以刑禁号令。

禁杀戮掌司斩杀戮者。凡伤人见血而不以告者、攘狱者、遏讼者，以告而诛之。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乱暴力正者、挢诬犯禁者、作言语而不信者，以告而诛之。凡国聚众庶，则戮其犯禁者以徇。凡奚隶聚而出入者，则司牧之，戮其犯禁者。

野庐氏掌达国道路，至于四畿。比国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树。若有宾客，则令守涂地之人聚柝之；有相翔者，则诛之。凡道路之舟、车擊互者，叙而行之。凡有节者及有爵者至，则为之辟。禁野之横行、径逾者。凡国之大事，比修除道路者。掌凡道禁。邦之大师，则令埽道路。且以几禁行作不时者、不物者。

蜡氏掌除骴。凡国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师、大宾客，亦如之。若有死于道路者，则令埋而置楬焉，书其日月焉，县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待其人。掌凡国之骴禁。

雍氏掌沟渎、浍、池之禁，凡害于国稼者。春令为阱擭沟渎之利于民者，秋令塞阱杜擭。禁山之为苑泽之沈者。

萍氏掌国之水禁。几酒，谨酒，禁川游者。

司寤氏掌夜时。以星分夜，以诏夜士夜禁。御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鉴取明水于月，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烛，共明水。凡邦之大事，共坟烛、庭燎。中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军旅，修火禁。邦若屋诛，则为明竁焉。

条狼氏掌执鞭以趋辟。王出入，则八人夹道，公则六人，侯伯则四人，子男则二人。凡誓，执鞭以趋于前，且命之。誓仆、右曰杀，誓驭曰车轘，誓大夫曰敢不关，鞭五百。誓师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杀，誓小史曰墨。

修闾氏掌比国中宿互柝者与其国粥，而比其追胥者而赏罚之。禁径逾者与以兵革趋行者，与驰骋于国中者。邦有故，则令守其闾互。唯执节者不几。

冥氏掌设弧张。为阱擭以攻猛兽，以灵鼓驱之。若得其兽，则献其皮革、齿、须、备。

庶氏掌除毒蛊，以攻说襘之，嘉草攻之。凡驱蛊，则令之，比之。

穴氏掌攻蛰兽，各以其物火之，以时献其珍异皮革。

翨氏掌攻猛鸟，各以其物为媒而掎之，以时献其羽翮。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阳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剥阴木而水之。若欲其化也，则春秋亦其水火。凡攻木者，掌其政令。

薙氏掌杀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绳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则以水火变之。掌凡杀草之政令。

硩蔟氏，掌覆夭鸟之巢。以方书十日之号、十有二辰之号、十有二月之号、十有二岁之号、二十有八星之号，县其巢上，则去之。

翦氏掌除蠹物，以攻禜攻之，以莽草熏之。凡庶蛊之事。

赤犮氏掌除墙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貍虫。

蝈氏掌去蛙黾。焚牡蘜，以灰洒之，则死。以其烟被之，则凡水虫无声。

壶涿氏掌除水虫。以炮土之鼓驱之，以焚石投之。若欲杀其神，则以牡橭午贯象齿而沈之，则其神死，渊为陵。

庭氏掌射国中之夭鸟。若不见其鸟兽，则以救日之弓与救月之矢夜射之。若神也，则以大阴之弓与枉矢射之。

衔枚氏掌司嚣。国之大祭祀，令禁无嚣。军旅、田役，令衔枚。禁叫呼叹鸣于国中者、行歌哭于国中之道者。

伊耆氏掌国之大祭祀，共其杖咸。军旅，授有爵者杖，共王之齿杖。

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仪，以亲诸侯。春朝诸侯而图天下之事，秋觐以比邦国之功，夏宗以陈天下之谟，冬遇以协诸侯之虑，时会以发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时聘以结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国之慝，间问以谕诸侯之志，归脤以交诸侯之福，贺庆以赞诸侯之喜，致禬以补诸侯之灾。以九仪辨诸侯之命，等诸臣之爵，以同邦国之礼，而待其宾客。上公之礼，执桓圭九寸，缫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斿，樊缨九就，贰车九乘，介九人，礼九牢，其朝位宾主之间九十步，立当车轵，摈者五人，庙中将币，三享王礼，再祼而酢，飨礼九献，食礼九举，出入五积，三问三劳。诸侯之礼，执信圭七寸，缫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斿，樊缨七就，贰车七乘，介七人，礼七牢，朝位宾主之间七十步，立当前疾，摈者四人，庙中将币，三享王礼，壹祼而酢，飨礼七献，食礼七举，出入四积，再问再劳。诸伯执躬圭，其他皆如诸侯之礼。诸子执谷璧五寸，缫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斿，樊缨五就，贰车五乘，介五人，礼五牢，朝位宾主之间五十步，立当车衡，摈者三人，庙中将币，三享王礼，壹祼不酢，飨礼五献，食礼五举，出入三积，壹问壹劳。诸男执蒲璧，其他皆如诸子之

礼。凡大国之孤，执皮帛以继小国之君，出入三积，不问壹劳，朝位当车前，不交摈，庙中无相，以酒礼之，其他皆视小国之君。凡诸侯之卿，其礼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谓之侯服，岁壹见，其贡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甸服，二岁壹见，其贡嫔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男服，三岁壹见，其贡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采服，四岁壹见，其贡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卫服，五岁壹见，其贡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要服，六岁壹见，其贡货物；九州之外，谓之蕃国，世壹见，各以其所贵宝为挚。王之所以抚邦国诸侯者，岁遍存，三岁遍覜，五岁遍省；七岁属象胥，谕言语，协辞命；九岁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十有一岁达瑞节，同度量，成牢礼，同数器，修法则；十有二岁王巡守殷国。凡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协其礼，宾而见之。若有大丧，则诏相诸侯之礼。若有四方之大事，则受其币，听其辞。凡诸侯之邦交，岁相问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小行人掌邦国宾客之礼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诸侯春入贡，秋献功，王亲受之，各以其国之籍礼之。凡诸侯入王，则逆劳于畿；及郊劳、视馆、将币，为承而摈。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则摈，小客则受其币而听其辞。使适四方，协九仪宾客之礼：朝、觐、宗、遇、会、同，君之礼也；存、覜、省、聘、问，臣之礼也。达天下之六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皆以金为之；道路用旌节，门关用符节，都鄙用管节，皆以竹为之。成六瑞：王用瑱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谷璧，男用蒲璧。合六币：圭以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锦，琥以绣，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诸侯之好故。若国札丧，则令赙补之；若国凶荒，则令赒委之；若国师役，则令槁禬之；若国有福事，则令庆贺之；若国有祸灾，则令哀吊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及其万民之

利害为一书。其礼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顺为一书，其悖逆暴乱作慝犹犯令者为一书，其札丧凶荒厄贫为一书，其康乐和亲安平为一书——凡此五物者，每国辨异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司仪掌九仪之宾客摈相之礼，以诏仪容、辞令、揖让之节。将合诸侯，则令为坛三成，宫旁一门，诏王仪，南乡见诸侯，土揖庶姓，时揖异姓，天揖同姓。及其摈之，各以其礼：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其将币，亦如之；其礼，亦如之。王燕，则诸侯毛。凡诸公相为宾，主国五积三问，皆三辞拜受，皆旅摈，再劳，三辞，三揖，登，拜受，拜送。主君郊劳，交摈，三辞，车逆拜辱，三揖，三辞，拜受，车送，三还，再拜。致馆，亦如之。致飧，如致积之礼。及将币，交摈，三辞，车逆拜辱，宾车进，答拜，三揖三让，每门止一相。及庙，唯上相入，宾三揖三让，登，再拜授币，宾拜送币，每事如初，宾亦如之。及出，车送，三请，三进，再拜，宾三还三辞，告辟。致饔饩、还圭、飨食、致赠、郊送，皆如将币之仪。宾文拜礼、拜饔饩、拜飨食，宾继主君，皆如主国之礼。诸侯、诸伯、诸子、诸男之相为宾也，各以其礼相待也，如诸公之仪。诸公之臣相为国客，则三积，皆三辞拜受。及大夫郊劳，旅摈，三辞，拜辱，三让，登听命，下拜，登受，宾使者，如初之仪。及退，拜送，致馆，如初之仪。及将币，旅摈，三辞，拜逆，客辟，三揖，每门止一相。及庙，唯君相入，三让，客登，拜，客三辟，授币，下出，每事如初之仪。及礼、私面、私献，皆再拜稽首，君答拜；出，及中门之外，问君，客再拜对，君拜，客辟而对。君问大夫，客对，君劳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趋辟。致饔饩，如劳之礼。飨食、还圭，如将币之仪。君馆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从，拜辱于朝。明日，客拜礼赐，遂行，如入之积。凡诸、伯、子、男之臣，以其国之爵相为客而相礼，其仪亦如之。凡四方之宾客、礼仪、辞命、饩牢、赐献，以二等从

其爵而上下之。凡宾客，送逆同礼。凡诸侯之交，各称其邦而为之币，以其币为之礼。凡行人之仪，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

行夫掌邦国传遽之小事媺恶而无礼者。凡其使也，必以旌节，虽道有难，而不时必达。居于其国，则掌行人之劳辱事焉；使则介之。

环人掌送逆邦国之通宾客，以路节达诸四方。舍则授馆，令聚柝；有任器，则令环之。凡门关无几，送逆及疆。

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若以时入宾，则协其礼与其辞言传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礼节、币帛、辞令而宾相之。凡国之大丧，诏相国客之礼仪而正其位。凡军旅、会同，受国客币而宾礼之。凡作事，王之大事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

掌客掌四方宾客之牢礼、饩献、饮食之等数与其政治。王合诸侯而飨礼，则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备，诸侯长十有再献。王巡守殷国，则国君膳以牲犊，令百官百牲皆具。从者，三公视上公之礼，卿视侯伯之礼，大夫视子男之礼，士视诸侯之卿礼，庶子壹视其大夫之礼。凡诸侯之礼：上公五积，皆视飧牵，三问皆脩，群介行人宰史皆有牢；飧五牢，食四十，簠十，豆四十，铏四十有二，壶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陈；饔饩九牢，其死牢如飧之陈，牵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十瓮，车皆陈；车米视生牢，牢十车，车秉有五籔，车禾视死牢，牢十车，车三秅，刍薪倍禾，皆陈；乘禽日九十双，殷膳大牢，以及归三飨、三食、三燕，若弗酌，则以币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饩，以其爵等为之牢礼之陈数，唯上介有禽献。夫人致礼：八壶、八豆、八笾，膳大牢，致飨大牢，食大牢；卿皆见以羔，膳大牢。侯伯四积，皆视飧牵，再问，皆脩；飧四牢，食三十有二，簠八，豆

三十有二，铏二十有八，壶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陈；饔饩七牢，其死牢如飧之陈；牵三牢，米百筥，醯醢百瓮，皆陈；米三十车，禾四十车，刍薪倍禾，皆陈；乘禽日七十双，殷膳大牢，三飨，再食，再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饩，以其爵等为之礼，唯上介有禽献。夫人致礼：八壶、八豆、八笾，膳大牢，致飨大牢，卿皆见以羔，膳特牛。子男三积，皆视飧牵，壹问，以脩，飧三牢，食二十有四，簠六，豆二十有四，铏十有八，壶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陈；饔饩五牢，其死牢如飧之陈；牵二牢，米八十筥，醯醢八十瓮，皆陈；米二十车，禾三十车，刍薪倍禾，皆陈；乘禽日五十双，壹飨，壹食，壹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饩，以其爵等为之礼，唯上介有禽献。夫人致礼：六壶、六豆、六笾，膳视致飨；亲见，卿皆膳特牛。凡诸侯之卿、大夫、士为国客，则如其介之礼以待之。凡礼宾客，国新杀礼，凶荒杀礼，札丧杀礼，祸灾杀礼，在野在外杀礼。凡宾客死，致礼以丧用；宾客有丧，唯刍稍之受；遭主国之丧，不受飧食，受牲礼。

掌讶掌邦国之等籍，以待宾客。若将有国宾客至，则戒官修委积，与士逆宾于疆，为前驱而入。及宿，则令聚柝；及委，则致积。至于国，宾入馆，次于舍门外，待事于客。及将币，为前驱；至于朝，诏其位，入复；及退，亦如之；凡宾客之治，令讶讶治之；凡从者出，则使人道之；及归，送亦如之。凡宾客，诸侯有卿讶，卿有大夫讶，大夫有士讶，士皆有讶。凡讶者，宾客至而往，诏相其事，而掌其治令。

掌交掌以节与币巡邦国之诸侯，及其万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虑，使咸知王之好恶，辟行之。使和诸侯之好，达万民之说，掌邦国之通事而结其交好，以谕九税之利，九礼之亲，九牧之维，九禁之难，九戎之威。

掌察……

掌货贿……

朝大夫掌都家之国治。日朝，以听国事故，以告其君长。国有政令，则令其朝大夫。凡都家之治于国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后听之，唯大事弗因。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则诛其朝大夫；在军旅，则诛其有司。

都则……

都士……

家士……

冬官考工记第六

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或坐而论道，或作而行之，或审曲面埶，以饬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或饬力以长地财，或治丝麻以成之。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埶，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之商旅；饬力以长地财，谓之农夫；治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功。粤无鎛，燕无函，秦无庐，胡无弓车。粤之无鎛也，非无鎛也，夫人而能为鎛也；燕之无函也，非无函也，夫人而能为函也；秦之无庐也，非无庐也，夫人而能为庐也；胡之无弓车也，非无弓车也，夫人而能为弓车也。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烁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此皆圣人之所作也。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则不时，不得地气也。橘踰淮而北为枳，鸜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此地气然也；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燕之角，荆之干，妢胡

之笱，吴粤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天有时以生，有时以杀，草木有时以生，有时以死，石有时以泐，水有时以凝，有时以泽，此天时也。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攻木之工：轮、舆、弓、庐、匠、车、梓；攻金之工：筑、冶、凫、栗、段、桃；攻皮之工：函、鲍、韗、韦、裘；设色之工：画、缋、钟、筐、㡛；刮摩之工：玉、楖、雕、矢、磬；搏埴之工：陶、旊。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舆。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车有六等之数：车轸四尺，谓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迤，崇于轸四尺，谓之二等；人长八尺，崇于戈四尺，谓之三等；殳长寻有四尺，崇于人四尺，谓之四等；车戟常，崇于殳四尺，谓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谓之六等——车谓之六等之数。凡察车之道，必自载于地者始也，是故察 车自轮始。凡察车之道，欲其朴属而微至：不朴属，无以为完久也；不微至，无以为戚速也。轮已崇，则人不能登也；轮已庳，则于马终古登阤也。故兵车之轮六尺有六寸，田车之轮六尺有三寸，乘车之轮六尺有六寸。六尺有六寸之轮，轵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轸与轐焉，四尺也。人长八尺，登下以为节。

轮人为轮，斩三材必以其时。三材既具，巧者和之：毂也者，以为利转也；辐也者，以为直指也；牙也者，以为固抱也。轮敝，三材不失职，谓之完。望而视其轮，欲其幎尔而下迤也；进而视之，欲其微至也——无所取之，取诸圜也。望其辐，欲其掣尔而纤也；进而视之，欲其肉称也——无所取之，取诸易直也。望其毂，欲其眼也；进而视之，欲其帱之廉也——无所取之，取诸急也。视其绠，欲其蚤之正也。察其菑蚤不齵，则轮虽敝不匡。凡斩毂之道，必矩其阴阳。阳也者，稹理而坚；阴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养其阴，而齐诸其阳，则毂虽敝不蔽。毂小而长则柞，大而短则挚。是故六分其轮崇，以其一为之牙围，参分其牙围，而漆其二。

椁其漆内而中诎之，以为之毂长，以其长为之围，以其围之防捎其薮。五分其毂之长，去一以为贤，去三以为轵。容毂必直，陈篆必正，施胶必厚，施筋必数，帱必负干。既摩，革色青白，谓之毂之善。参分其毂长，二在外，一在内，以置其辐。凡辐，量其凿深以为辐广。辐广而凿浅，则是以大扤，虽有良工，莫之能固；凿深而辐小，则是固有余，而强不足也。故竑其辐广，以为之弱，则虽有重任，毂不折。三分其辐之长而杀其一，则虽有深泥，亦弗之溓也。参分其股围，去一以为骹围。揉辐必齐，平沈必均，直以指牙，牙得，则无槷而固；不得，则有槷必足见也。六尺有六寸之轮，绠参分寸之二，谓之轮之固。凡为轮，行泽者欲杼，行山者欲侔。杼以行泽，则是刀以割涂也，是故涂不附；侔以行山，则是抟以行石也，是故轮虽敝，不甐于凿。凡揉牙，外不廉而内不挫，旁不肿，谓之用火之善。是故规之以视其圜也，萬之以视其匡也，县之以视其辐之直也，水之以视其平沈之均也，量其薮以黍，以视其同也，权之以视其轻重之侔也。故可规、可萬、可水、可县、可量、可权也，谓之国工。

轮人为盖，达常围三寸，桯围倍之，六寸。信其桯围以为部广，部广六寸。部长二尺，桯长倍之，四尺者二。十分寸之一，谓之枚。部尊一枚，弓凿广四枚，凿上二枚，凿下四枚，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凿端一枚。弓长六尺谓之庇轵，五尺谓之庇轮，四尺谓之庇轸。参分弓长而揉其一，参分其股围，去一以为蚤围。参分弓长，以其一为之尊。上欲尊而宇欲卑，上尊而宇卑，则吐水疾而霤远。盖已崇，则难为门也；盖已卑，是蔽目也。是故盖崇十尺。良盖弗冒弗纮，殷亩而驰，不队，谓之国工。

舆人为车，轮崇、车广、衡长参如一，谓之参称。参分车广，去一以为隧。参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后，以揉其式。以其广之半为之式崇，以其隧之半为之较崇。六分其广，以一为之轸围；参

分轸围，去一以为式围；参分式围，去一以为较围；参分较围，去一以为轵围；参分轵围，去一以为轛围。圜者中规，方者中矩，立者中县，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继者如附焉。凡居材，大与小无并，大倚小则摧，引之则绝。栈车欲弇，饰车欲侈。

辀人为辀，辀有三度，轴有三理：国马之辀深四尺有七寸，田马之辀深四尺，驽马之辀深三尺有三寸；轴有三理：一者以为媺也，二者以为久也，三者以为利也。轨前十尺，而策半之。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辀之长，以其一为之围；衡任者，五分其长，以其一为之围。小于度，谓之无任。五分其轸间，以其一为之轴围。十分其辀之长，以其一为之当兔之围，参分其兔围，去一以为颈围；五分其颈围，去一以为踵围。凡揉辀，欲其孙而无弧深。今夫大车之辕挚，其登又难，既克其登，其覆车也必易。此无故，唯辕直且无桡也。是故大车，平地既节轩挚之任，及其登阤，不伏其辕，必缢其牛。此无故，唯辕直且无桡也。故登阤者，倍任者也，犹能以登；及其下阤也，不援其邸，必緧其牛后。此无故，唯辕直且无桡也。是故辀欲颀典，辀深则折，浅则负。辀注则利准，利准则久，和则安。辀欲孤而无折，经而无绝，进则与马谋，退则与人谋，终日驰骋，左不楗，行数千里，马不契需；终岁御，衣衽不敝。此唯辀之和也。劝登马力，马力既竭，辀犹能一取焉。良辀环灂，自伏兔不至轨七寸，轨中有灂，谓之国轸。轸之方也，以象地也；盖之圜也，以象天也；轮辐三十，以象日月也；盖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龙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鸟旟七斿，以象鹑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龟蛇四斿，以象营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攻金之工，筑氏执下齐，冶氏执上齐，凫氏为声，栗氏为量，段氏为镈器，桃氏为刃。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

谓之戈戟之齐；参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

筑氏为削，长尺博寸，合六而成规。欲新而无穷。敝尽而无恶。

冶氏为杀矢，刃长寸，围寸，铤十之，重三垸。戈广二寸，内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已倨则不入，已句则不决；长内则折前，短内则不疾。是故倨句外博，重三锊。戟广寸有半寸，内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与刺重三锊。

桃氏为剑，腊广二寸有半寸，两从半之。以其腊广为之茎围，长倍之，中其茎，设其后。参分其腊广，去一以为首广而围之。身长五其茎长，重九锊，谓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长四其茎长，重七锊，谓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长三其茎长，重五锊，谓之下制，下士服之。

凫氏为钟，两栾谓之铣，铣间谓之于，于上谓之鼓，鼓上谓之钲，钲上谓之舞，舞上谓之甬，甬上谓之衡，钟县谓之旋，旋虫谓之干，钟带谓之篆，篆间谓之枚，枚谓之景，于上之攠谓之隧。十分其铣，去二以为钲。以其钲为之铣间，去二分以为之鼓间。以其鼓间为之舞修，去二分以为舞广。以其钲之长为之甬长，以其甬长为之围。参分其围，去一以为衡围。三分其甬长，二在上，一在下，以设其旋。薄厚之所震动，清浊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兴，有说：钟已厚则石，已薄则播，侈则作，弇则郁，长甬则震。是故大钟十分其鼓间，以其一为之厚；小钟十分其钲间，以其一为之厚。钟大而短，则其声疾而短闻；钟小而长，则其声舒而远闻。为遂，六分其厚，以其一为之深，而圜之。

栗氏为量，改煎金、锡则不耗，不耗然后权之，权之然后准之，准之然后量之。量之以为鬴，深尺，内方尺而圜其外，其实一鬴；其臀一寸，其实一豆；其耳三寸，其实一升，重一钧。其声中

黄钟之宫，概而不税。其铭曰："时文思索，允臻其极，嘉量既成，以观四国，永启厥后，兹器维则。"凡铸金之状，金与锡，黑浊之气竭，黄白次之；黄白之气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气竭，青气次之，然后可铸也。

段氏……

函人为甲，犀甲七属，兕甲六属，合甲五属。犀甲寿百年，兕甲寿二百年，合甲寿三百年。凡为甲，必先为容，然后制革。权其上旅与其下旅，而重若一，以其长为之围。凡甲，锻不挚则不坚，已敝则桡。凡察革之道，视其钻空，欲其惌也；视其里，欲其易也；视其朕，欲其直也；櫜之，欲其约也；举而视之，欲其丰也；衣之，欲其无齘也。视其钻空而窖，则革坚也；视其里而易，则材更也；视其朕而直，则制善也；櫜之而约，则周也；举之而丰；则明也；衣之无齘，则变也。

鲍人之事，望而视之，欲其荼白也；进而握之，欲其柔而滑也；卷而抟之，欲其无줄也；视其著，欲其浅也；察其线，欲其藏也。革欲其荼白，而疾澣之则坚；欲其柔滑，而腥脂之则需。引而信之，欲其直也。信之而直，则取材正也；信之而枉，则是一方缓一方急也。若苟一方缓一方急，则及其用之也，必自其急者先裂。若苟自急者先裂，则是以博为帴也。卷而抟之而不㧏，则厚薄序也。视其著而浅，则革信也。察其线而藏，则虽敝不甐。

韗人为皋陶，长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广六寸，中尺，厚三寸。穹者三之一，上三正。鼓长八尺，鼓四尺，中围加三之一，谓之鼖鼓。为皋鼓，长寻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凡冒鼓，必以启蛰之日。良鼓瑕如积环。鼓大而短，则其声疾而短闻；鼓小而长，则其声舒而远闻。

韦氏……

裘氏……

画缋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青与白相次也，赤与黑相次也，玄与黄相次也。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五采备谓之绣。土以黄，其象方；天时变。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龙，鸟兽蛇。杂四时五色之位以章之，谓之巧。凡画缋之事后素功。

钟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炽之，淳而渍之。三入为纁，五入为緅，七入为缁。

筐人……

㡛氏湅丝，以涚水沤其丝七日，去地尺暴之。昼暴诸日，夜宿诸井，七日七夜，是谓水湅。湅帛，以栏为灰，渥淳其帛，实诸泽器，淫之以蜃，清其灰而盝之，而挥之，而沃之，而盝之，而涂之，而宿之。明日，沃而盝之，昼暴诸日，夜宿诸井。七日七夜，是谓水湅。

玉人之事，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谓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谓之躬圭，伯守之。天子执冒，四寸，以朝诸侯。天子用全，上公用龙，侯用瓒，伯用将，继子男执皮帛。天子圭中必，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大圭长三尺，杼上终葵首，天子服之；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月，以土地；祼圭尺有二寸，有瓒，以祀庙；琬圭九寸而缫，以象德；琰圭九寸，判规，以除慝，以易行；璧羡度尺，好三寸，以为度；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璧琮九寸，诸侯以享天子；谷圭七寸，天子以聘女；大璋中璋九寸，边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黄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缫，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马。大璋亦如之，诸侯以聘女；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军旅，以治兵守；駔琮五寸，宗后以为权；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谓内镇，宗后守之；

驵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为权；两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瑑琮八寸，诸侯以享夫人；案十有二寸，枣栗十有二列，诸侯纯九，大夫纯五，夫人以劳诸侯；璋邸射素功，以礼山川，以致稍饩。

楖人……

雕人……

磬氏为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为一，股为二，鼓为三。参分其股博，去一以为鼓博；参分其鼓博，以其一为之厚。已上，则摩其旁；已下，则摩其耑。

矢人为矢，镞矢参分，茀矢参分，一在前，二在后。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后。杀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后。参分其长，而杀其一；五分其长，而羽其一。以其笴厚为之羽深。水之，以辨其阴阳；夹其阴阳，以设其比；夹其比，以设其羽；参分其羽，以设其刃——则虽有疾风，亦弗之能惮矣。刃长寸围寸，铤十之，重三垸。前弱则俯，后弱则翔，中弱则纡，中强则扬；羽丰而迟，羽杀则趮。是故夹而摇之，以视其丰杀之节也；挠之，以视其鸿杀之称也。凡相笴，欲生而抟。同抟，欲重；同重，节欲疏；同疏，欲栗。

陶人为甗，实二鬴，厚半寸，唇寸；盆实二鬴，厚半寸，唇寸；甑实二鬴，厚半寸，唇寸，七穿；鬲实五觳，厚半寸，唇寸；庾实二觳，厚半寸，唇寸。

旊人为簋，实一觳，崇尺，厚半寸，唇寸；豆实三而成觳，崇尺。凡陶旊之事，髻垦薜暴不入市。器中膞，豆中县。膞崇四尺，方四寸。

梓人为笱虡。天下之大兽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鳞者。宗庙之事，脂者、膏者以为牲，臝者、羽者、鳞者以为笱虡。外骨、内骨，却行、仄行、连行、纡行，以脰鸣者、以注鸣者、以

旁鸣者、以翼鸣者、以股鸣者、以胸鸣者，谓之小虫之属，以为雕琢。厚唇、弇口、出目、短耳、大胸、燿后、大体、短脰，若是者谓之赢属。恒有力而不能走，其声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则于任重宜；大声而宏，则于钟宜。若是者以为钟虡，是故击其所县而由其虡鸣。锐喙、决吻、数目、顅脰、小体、骞腹，若是者谓之羽属。恒无力而轻，其声清阳而远闻。无力而轻，则于任轻宜；其声清阳而远闻，则于磬宜。若是者以为磬虡，故击其所县而由其虡鸣。小首而长，抟身而鸿，若是者谓之鳞属。以为筍。凡攫閷、援簭之类，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鳞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鳞之而，则于视必拨尔而怒。苟拨尔而怒，则于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鸣矣。爪不深，目不出，鳞之而不作，则必穨尔如委矣。苟穨尔如委，则加任焉，则必如将废措，其匪色必似不鸣矣。

梓人为饮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献以爵而酬以觚。一献而三酬，则一豆矣；食一豆肉，饮一豆酒，中人之食也。凡试梓饮器，乡衡而实不尽，梓师罪之。梓人为侯，广与崇方；参分其广，而鹄居一焉。上两个与其身三，下两个半之。上纲与下纲出舌寻，縜寸焉。张皮侯而栖鹄，则春以功；张五采之侯，则远国属；张兽侯，则王以息燕。祭侯之礼，以酒脯醢，其辞曰："惟若宁侯，毋或若女不宁侯，不属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强饮强食，诒女曾孙，诸侯百福。"

庐人为庐器，戈柲六尺有六寸，殳长寻有四尺，车戟常，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寻。凡兵，无过三其身；过三其身，弗能用也；而无已，又以害人。故攻国之兵欲短，守国之兵欲长；攻国之人众，行地远，食饮饥，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国之人寡，食饮饱，行地不远，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长。凡兵，句兵欲无弹，刺兵欲无蜎。是故句兵椑，刺兵抟。毄兵同强，举围

欲细，细则校；刺兵同强，举围欲重，重欲傅人，傅人则密，是故侵之。凡为殳，五分其长，以其一为之被，而围之；参分其围，去一以为晋围；五分其晋围，去一以为首围。凡为酋矛，参分其长，二在前，一在后，而围之；五分其围，去一以为晋围；参分其晋围，去一以为刺围。凡试庐事，置而摇之，以视其蜎也；炙诸墙，以视其桡之均也；横而摇之，以视其劲也。六建既备，车不反覆，谓之国工。

匠人建国，水地以县，置槷以县，视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广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阶；四旁两夹窗，白盛；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宫中度以寻，野度以步，涂度以轨。庙门容大扃七个，闱门容小扃三个，路门不容乘车之五个，应门二彻三个。内有九室，九嫔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国，以为九分，九卿治之。王宫门阿之制五雉，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门阿之制，以为都城之制；宫隅之制，以为诸侯之城制。环涂以为诸侯经涂，野涂以为都经涂。

匠人为沟洫，耜广五寸，二耜为耦，一耦之伐，广尺深尺，谓之甽；田首倍之，广二尺，深二尺，谓之遂；九夫为井，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方十里为成，成间广八尺，深八尺，谓之洫；方百里为同，同间广二寻，深二仞，谓之浍——专达于川，各载其名。凡天下之地势，两山之间，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凡沟逆地防，谓之不行；水属不理孙，谓之不行。梢沟三

十里而广倍。凡行奠水，磬折以参伍。欲为渊，则句于矩。凡沟必因水势，防必因地势。善沟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凡为防，广与崇方，其閷参分去一，大防外閷。凡沟防，必一日先深之以为式，里为式，然后可以傅众力。凡任索约，大汲其版，谓之无任。葺屋参分，瓦屋四分，囷窌仓城，逆墙六分，堂涂十有二分。窦，其崇三尺。墙厚三尺，崇三之。

车人之事，半矩谓之宣，一宣有半谓之欘，一欘有半谓之柯，一柯有半谓之磬折。

车人为耒，庛长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自其庛缘其外，以至于首，以弦其内，六尺有六寸，与步相中也。坚地欲直庛，柔地欲句庛；直庛则利推，句庛则利发。倨句磬折，谓之中地。

车人为车，柯长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长，以其一为之首。毂长半柯，其围一柯有半。辐长一柯有半，其博三寸，厚三之一。渠三柯者三。行泽者欲短毂，行山者欲长毂；短毂则利，长毂则安。行泽者反輮，行山者仄輮；反輮则易，仄輮则完。六分其轮崇，以其一为之牙围。柏车毂长一柯，其围二柯，其辐一柯，其渠二柯者三；五分其轮崇，以其一为之牙围。大车崇三柯，绠寸，牝服二柯有参分柯之二。羊车二柯有参分柯之一，柏车二柯。凡为辕，三其轮崇，参分其长，二在前，一在后，以凿其钩。彻广六尺，鬲长六尺。

弓人为弓，取六材必以其时。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干也者，以为远也；角也者，以为疾也；筋也者，以为深也；胶也者，以为和也；丝也者，以为固也；漆也者，以为受霜露也。凡取干之道七：柘为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为下。凡相干，欲赤黑而阳声；赤黑则乡心，阳声则远根。凡析干，射远者用势，射深者用直。居干之道，菑栗不迆，则弓不

发。凡相角，秋閷者厚，春閷者薄；稚牛之角直而泽，老牛之角紾而昔；疢疾险中，瘠牛之角无泽。角欲青白而丰末：夫角之本，蹙于脑而休于气，是故柔；柔，故欲其势也；白也者，势之征也。夫角之中，恒当弓之畏，畏也者必桡；桡，故欲其坚也；青也者，坚之征也。夫角之末，远于脑而不休于气，是故脆；脆，故欲其柔也；丰末也者，柔之征也。角长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谓之牛戴牛。凡相胶，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泽，紾而抟廉。鹿胶青白，马胶赤白，牛胶火赤，鼠胶黑，鱼胶饵，犀胶黄。凡昵之类不能方。凡相筋，欲小简而长，大结而泽：小简而长，大结而泽，则其为兽必剽，以为弓，则岂异于其兽？筋欲敝之敝，漆欲测，丝欲沈。得此六材之全，然后可以为良。凡为弓，冬析干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体，冰析灂。冬析干则易，春液角则合，夏治筋则不烦，秋合三材则合，寒奠体则张不流，冰析灂则审环，春被弦则一年之事。析干必伦，析角无邪，斫目必荼。斫目不荼，则及其大脩也，筋代之受病——夫目也者必强，强者在内而摩其筋，夫筋之所由幨，恒由此作。故角三液而干再液。厚其帤，则木坚；薄其帤，则需。是故厚其液而节其帤。约之，不皆约，疏数必侔。斫挚必中，胶之必均：斫挚不中，胶之不均，则及其大脩也，角代之受病——夫怀胶于内而摩其角，夫角之所由挫，恒由此作。凡居角，长者以次需：恒角而短，是谓逆桡，引之则纵，释之则不校；恒角而达，譬如终绁，非弓之利也。今夫茭解中有变焉，故挍；于挺臂中有柎焉，故剽。恒角而达，引如终绁，非弓之利也。挢干欲孰于火而无赢，挢角欲孰于火而无燂，引筋欲尽而无伤其力，鬻胶欲孰而水火相得。然则居旱亦不动，居湿亦不动。苟有贱工，必因角干之湿以为之柔，善者在外，动者在内。虽善于外，必动于内，虽善亦弗可以为良矣。凡为弓，方其峻而高其柎，长其畏而薄其敝，宛之无已应。下柎之弓，末应将

兴，为树而发，必动于𦈮，弓而羽𦈮，末应将发。弓有六材焉，维干强之，张如流水；维体防之，引之中参；维角定之，欲宛而无负弦，引之如环，释之无失体如环。材美，工巧，为之时，谓之参均；角不胜干，干不胜筋，谓之参均；量其力，有三均。均者三，谓之九和。九和之弓，角与干权，筋三侔，胶三锊，丝三邸，漆三斞。上工以有余，下工以不足。为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规；为诸侯之弓，合七而成规；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规；士之弓，合三而成规。弓长六尺有六寸，谓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长六尺有三寸，谓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长六尺，谓之下制，下士服之。凡为弓，各因其君之躬、志虑血气：丰肉而短，宽缓以荼，若是者为之危弓，危弓为之安矢；骨直以立，忿势以奔，若是者为之安弓，安弓为之危矢。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则莫能以速中，且不深；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则莫能以愿中。往体多，来体寡，谓之夹臾之属，利射侯与弋；往体寡，来体多，谓之王弓之属，利射革与质；往体来体若一，谓之唐弓之属，利射深。大和无灂，其次筋角皆有灂而深，其次有灂而疏，其次角无灂。合灂若背手文。角环灂，牛筋蕡灂，麋筋斥蠖灂。和弓毄摩，覆之而角至，谓之句弓；覆之而干至，谓之侯弓；覆之而筋至，谓之深弓。

仪　礼

导　读

《仪礼》又称《礼经》、《士礼》，也简称《礼》。是儒家经典之一。所谓三礼，指《周礼》、《仪礼》、《礼记》。《仪礼》是讲述古代礼仪制度的。其作者已不可考。所谓周公所作、孔子订定，都没有可靠的依据。近代有学者根据书中内容，结合考察研究出土器物，认为本书反映的是春秋、战国的部分礼制，成书当在战国初期至中叶。

同其他儒家典籍一样，《仪礼》也未逃脱秦火之劫。汉初，鲁地儒生高堂生所传，称为今文经，是经他口授，用汉代通行字体书写的。汉武帝末，鲁共王刘余坏孔子宅所得亡《仪礼》，称为古文经，是用先秦古文书写的。东汉经学家郑玄为《仪礼》作注，参用两种文本，古文善则经从古文，在注中说明今文写做什么；今文善则经从今文，在注中说明古文写做什么。这样，可以说郑玄在为《仪礼》作注时，也对经文进行了一番研核整理，博采今古文之长，而不专守一家。据《隋书·经籍志》载，《仪礼》尚有三国魏王肃注，但唐初已经亡佚。所以唐学者贾公彦说，为《周礼》作注的有很多人，为《仪礼》作注的仅郑玄而已，其实是他没见到王肃的注。这也说明郑玄的注为学者所重，所以得以流传。贾公彦又据郑注作疏，即收入《十三经注疏》中的《仪礼注疏》。

儒家礼仪的特点，是十分繁密，也可以说十分繁琐，也十分难学。孔子用六艺教学生：礼、乐、书、数、射、御，这“礼”的课程，也和其他科目一样，要“学而时习之”的，不实习，不演习，就不可能记住。所以《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周游列国途中，还“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对儒家繁文缛节的礼仪制度，其他各家学派一般是持严厉批评态度的。如《史记·孔子世家》记春秋齐国政治家晏婴抨击孔子，说他“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是很切中肯綮的。那末，儒家为什么要在“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上下那么大的功夫呢？史学家司马迁在论六家要旨时，很客观地评论说：

>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序，虽百家弗能易也。

这里的六艺指儒家经典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能够看出，儒家搞繁琐的礼仪，其目的和作用，就是“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序”——建立和维持封建等级制度，加强人们的等级观念，并评价为“百家弗能易”，这是太史公高明之处。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记了一件这样的事：汉高祖刘邦当皇帝以后，群臣杂乱无章，饮酒争功，喝醉了就胡喊乱叫，甚至拔出剑来砍殿柱。汉高祖很忧虑。儒生叔孙通就建议制定朝仪。先让皇帝左右的人与自己的弟子们在野外拉绳索、立标杆以排列队形、位置，进行演练；练了一个多月，请皇帝视察，皇帝满意，就命令群臣也演练。过了两年，新宫殿建成，诸侯群臣在十月朝拜皇帝。一切按仪式进行，有专门人员主持、掌握仪式，军人、卫

士执兵器旗帜维持秩序，文武官员依次被领进殿堂，分立在一定的地方，主管礼宾的官员依次传令，皇帝辇车出房，百官持旗帜喝令警戒，主管人员领诸侯王等高低级官员依次奉贺，行礼祝寿，又按规矩宴饮。有不依礼仪行事的，就被监察官员带走。整个朝会宴饮期间没有人敢喧哗失礼。于是汉高祖说："我今天才知道当皇帝的尊贵。"于是提拔叔孙通做礼官，予以重赏。

这故事很生动地说明，《仪礼》为什么一直为封建社会统治者所重。

但是，随着时代的推移，很多礼节已渐不适用；加之繁文缛节必然难以实行，令人生厌。所以，这些礼仪也就必然会被人们抛弃，成为历史的陈迹。唐文学家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一文中慨叹，圣人所尤其用心在意的冠礼，"数百年来，人不复行"。柳宗元生活在八——九世纪，如果他说的"数百年"是三、四百年的话，那末，在南北朝时期，人们已经不搞什么冠礼了。其他礼仪也可想而知。

今天，《仪礼》的思想内容已经没有任何可取之处了。但是，作为古代礼仪专著，它对我们研究、了解古代礼俗、文化，居室、服饰、器物制度，仍然十分重要。

《仪礼》共十七篇。

一、《士冠礼》，讲士人加冠的各种礼仪。有筮求吉日、筮选来宾等准备工作，冠礼时由来宾依次推给冠者加缁布冠、皮弁、爵弁，由来宾取字，见亲属、国君、乡大夫。

二、《士昏礼》，讲士人结婚，有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步骤。

三、《士相见礼》，讲士人相见、士见大夫、见君等礼仪。

四、《乡饮酒礼》，旧注为诸侯的乡大夫每三年于正月进行考核，把乡中的贤者能者推荐给君主，请他们宴饮的礼仪。

五、《乡射礼》，旧注为州长或乡大夫每三年春正月把贤能者推荐给王以后，又举行乡射，以向民众咨询政事时的礼仪。

六、《燕礼》，旧注为诸侯平时闲暇，或者卿大夫有勤劳之功时，就同群臣一起宴饮以取乐。这种仪式叫燕礼。

七、《大射》，旧注为诸侯有祭礼之事以前，与群臣会射以观其礼数，射中者可以参与祭祀，不中者不得参与。《大射》就是叙述这种礼仪的。

八、《聘礼》，讲诸侯互相间派卿大夫访问时的礼仪。

九、《公食大夫礼》，讲被访问国国君招待来聘问的他国大夫的礼仪。

十、《觐礼》，讲诸侯秋季见天子的礼节。春、夏、冬三季见天子的礼仪书都已亡佚，只有这一篇尚存。

十一、《丧服》，讲从天子到庶人，去世后人们按尊卑亲疏不同，为其服不同的丧服，时间也各不相同。丧服分五种：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时间三年、一年、九个月、五个月、三个月不等。

十二、《士丧礼》，讲士人为其父母办丧事从死到殡的礼仪，如何招魂、殓尸、赴告、吊唁、祭奠、营冢、卜下葬之日等。

十三、《既夕礼》，旧注为《士丧礼》的下篇，讲下葬前两天与下葬期间的礼仪，包括迁灵柩于祖庙、备各种随葬器物、接受宾客馈赠、出殡、下葬、回家举行虞祭等礼仪。

十四、《士虞礼》，虞是“安”的意思，旧注为士人埋葬父母后，迎其精魂，而在家中进行安其精魂祭祀的礼仪。设酒食，请宾客，各种在礼仪中执事的人员，有尸（代鬼神受祭者）、祝、宗人、佐食等。共进行三次虞祭。

十五、《特牲馈食礼》，旧注为诸侯之士祭祀死去的父亲在宗庙中神主的礼仪。

十六、《少牢馈食礼》，旧注为诸侯之卿大夫祭祀死去的父亲在宗庙中神主的礼仪。

十七、《有司彻》，实际是《少牢馈食礼》的下篇。

《仪礼》历来号称难读，所以必须借助词典，扫清文字障碍，弄清古代习俗、制度，才可读懂。

原　文

士冠礼第一

士冠礼筮于庙门，主人玄冠，朝服，缁带，素韠，即位于门东，西面。有司如主人服，即位于西方，东面，北上。筮与席、所卦者，具馔于西塾。布席于门中，闑西阈外，西面。筮人执策，抽上韇，兼执之，进，受命于主人。宰自右少退，赞命。筮人许诺，右还，即席坐，西面；卦者在左。卒筮，书卦，执以示主人。主人受，视，反之。筮人还，东面，旅占，卒，进，告吉。若不吉，则筮远日，如初仪。彻筮席，宗人告事毕。

主人戒宾。宾礼辞，许。主人再拜，宾答拜。主人退，宾拜送。

前期三日，筮宾，如求日之仪。

乃宿宾。宾如主人服，出门左，西面再拜。主人东面答拜，乃宿宾。宾许，主人再拜，宾答拜。主人退，宾拜送。宿赞冠者一人，亦如之。

厥明夕，为期于庙门之外。主人立于门东，兄弟在其南，少退，西面，北上。有司皆如宿服，立于西方，东面，北上。摈者请期，宰告曰："质明行事。"告兄弟及有司。告事毕。摈者告期于宾之家。

夙兴，设洗，直于东荣，南北以堂深，水在洗东。陈服于房中西墉下，东领，北上。爵弁，服纁裳，纯衣，缁带，靺韐；皮弁，

服素积，缁带，素韠；玄端，玄裳、黄裳、杂裳可也，缁带，爵韠；缁布冠缺项青组，缨属于缺，缁纚广终幅，长六尺。皮弁笄，爵弁笄，缁组纮纁边，同箧。栉实于箪。蒲筵二，在南。侧尊一甒醴，在服北。有篚实勺、觯、角柶。脯醢，南上。爵弁，皮弁，缁布冠，各一匴，执以待于西坫南，南面，东上。宾升则东面。

主人玄端爵韠，立于阼阶下，直东序，西面。兄弟毕袗玄，立于洗东，西面，北上。摈者玄端，负东塾。将冠者采衣，紒，在房中，南面。宾如主人服，赞者玄端从之，立于外门之外。

摈者告。主人迎，出门左，西面，再拜。宾答拜。主人揖赞者，与宾揖，先入。每曲揖。至于庙门，揖入。三揖，至于阶，三让。主人升，立于序端，西面。宾西序，东面。赞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

主人之赞者筵于东序，少北，西面。将冠者出房，南面。赞者奠纚、笄、栉于筵南端。宾揖将冠者，将冠者即筵坐。赞者坐，栉，设纚。宾降，主人降。宾辞，主人对。宾盥，卒，壹揖，壹让，升。主人升，复初位。宾筵前坐，正纚，兴，降西阶一等。执冠者升一等，东面授宾。宾右手执项，左手执前，进容，乃祝，坐如初，乃冠，兴，复位。赞者卒。

冠者兴，宾揖之。适房，服玄端、爵韠，出房，南面。宾揖之，即筵坐。栉，设笄。宾盥，正纚如初，降二等，受皮弁。右执项，左执前，进，祝，加之如初，复位。赞者卒纮。兴，宾揖之。适房，服素积素韠，容，出房，南面。宾降三等，受爵弁，加之。服纁裳韎韐，其他如加皮弁之仪。

彻皮弁、冠、栉、筵，入于房。筵于户西，南面。赞者洗于房中，侧酌醴；加柶，覆之，面叶。宾揖冠者就筵，筵西，南面。宾授醴于户东，加柶，面枋，筵前，北面。冠者筵西拜受觯，宾东面答拜。

荐脯醢。冠者即筵坐，左执觯，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兴，筵末坐，啐醴，建柶，兴；降筵坐，奠觯拜，执觯兴。宾答拜。

冠者奠觯于荐东，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阶，适东壁，北面见于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

宾降，直西序，东面。主人降，复初位。冠者立于西阶东，南面。宾字之，冠者对。

宾出，主人送于庙门外。请醴宾，宾礼辞，许。宾就次。冠者见于兄弟，兄弟再拜，冠者答拜。见赞者，西面拜，亦如之。入见姑、姊，如见母。

乃易服，服玄冠、玄端、爵鞸，奠挚见于君。遂以挚见于乡大夫、乡先生。

乃醴宾以一献之礼。主人酬宾，束帛、俪皮。赞者皆与，赞冠者为介。

宾出，主人送于外门外，再拜。归宾俎。

若不醴，则醮用酒。尊于房户之间，两甒，有禁，玄酒在西，加勺南枋。洗，有篚，在西，南顺。始加，醮用脯醢；宾降，取爵于篚，辞，降如初；卒洗，升酌。冠者拜受，宾答拜如初。冠者升筵坐，左执爵，右祭脯醢，祭酒，兴；筵末坐，啐酒；降筵拜。宾答拜。冠者奠爵于荐东，立于筵西。彻荐、爵，筵尊不彻。加皮弁，如初仪；再醮，摄酒，其他皆如初。加爵弁，如初仪。三醮，有干肉折俎，哜之，其他如初。北面取脯，见于母。若杀，则特豚，载合升，离肺实于鼎，设扃鼏。始醮，如初；再醮，两豆：葵菹、蠃醢，两笾：栗、脯；三醮，摄酒如再醮，加俎，嚌之，皆如初，哜肺。卒醮，取笾脯以降，如初。

若孤子，则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紒而迎宾，拜，揖让，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礼于阼。凡拜，北面于阼阶上，宾亦北面于西阶上答拜。若杀，则举鼎陈于门外，直东塾，北面。

若庶子，则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

冠者母不在，则使人受脯于西阶下。

戒宾，曰："某有子某，将加布于其首，愿吾子之教之也。"宾对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辞。"主人曰："某犹愿吾子之终教之也！"宾对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从！"宿，曰："某将加布于某之首，吾子将莅之，敢宿。"宾对曰："某敢不夙兴！"

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弃尔幼志，顺尔成德。寿考惟祺，介尔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尔服。敬尔威仪，淑慎尔德。眉寿万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岁之正，以月之令，咸加尔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黄耇无疆，受天之庆。"

醴，辞曰："甘醴惟厚，嘉荐令芳。拜受祭之，以定尔祥。承天之休，寿考不忘。"

醮，辞曰："旨酒既清，嘉荐亶时。始加元服，兄弟具来。孝友时格，永乃保之。"再醮，曰："旨酒既湑，嘉荐伊脯。乃申尔服，礼仪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三醮，曰："旨酒令芳，笾豆有楚。咸加尔服，肴升折俎。承天之庆，受福无疆。"

字，辞曰："礼仪既备，令月吉日，昭告尔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当。

屦，夏用葛。玄端黑屦，青絇繶纯，纯博寸；素积白屦，以魁柎之，缁絇繶纯，纯博寸；爵弁纁屦，黑絇繶纯，纯博寸。冬，皮屦可也。不屦繐屦。

《记》冠义：始冠，缁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齐则缁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闻也，冠而敝之可也。"适子冠于阼，以著代也；醮于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弥尊，谕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

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积。无大夫冠礼，而有其昏礼。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礼之有？公侯之有冠礼也，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犹士也，天下无生而贵者也。继世以立诸侯，象贤也；以官爵人，德之杀也。死而谥，今也。古者生无爵，死无谥。

士昏礼第二

昏礼下达纳采，用雁。主人筵于户西，西上，右几。使者玄端至。摈者出请事，入告。主人如宾服，迎于门外，再拜；宾不答拜，揖入。至于庙门，揖入；三揖，至于阶，三让。主人以宾升，西面；宾升西阶，当阿，东面致命。主人阼阶上，北面再拜。授于楹间，南面。宾降，出；主人降，授老雁。摈者出请。宾执雁，请问名，主人许。宾入，授，如初礼。摈者出请，宾告事毕。入告，出请醴宾。宾礼辞，许。主人彻几，改筵，东上，侧尊甒醴于房中。主人迎宾于庙门外，揖让如初，升。主人北面，再拜，宾西阶上，北面答拜。主人拂几授校，拜送。宾以几辟，北面设于坐，左之，西阶上答拜。赞者酌醴，加角柶，面叶，出于房。主人受醴，面枋，筵前西北面。宾拜受醴，复位。主人阼阶上，拜送。赞者荐脯醢。宾即筵坐，左执觶，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西阶上，北面坐，啐醴，建柶，兴，坐奠觶，遂拜。主人答拜。宾即筵，奠于荐左，降筵，北面坐，取脯；主人辞。宾降，授人脯，出。主人送于门外，再拜。

纳吉，用雁，如纳采礼。

纳征，玄纁、束帛、俪皮，如纳吉礼。

请期，用雁。主人辞。宾许，告期，如纳征礼。

期，初昏，陈三鼎于寝门外东方，北面，北上。其实特豚，合升，去蹄；举肺脊二、祭肺二，鱼十有四，腊一肫。髀不升。皆

饪，设扃鼏。设洗于阼阶东南。馔于房中：醯酱二豆，菹醢四豆，兼巾之；黍稷四敦，皆盖。大羹湆在爨。尊于室中北墉下，有禁，玄酒在西，绤幂，加勺，皆南枋。尊于房户之东，无玄酒，篚在南，实四爵合卺。

主人爵弁，纁裳缁袘，从者毕玄端。乘墨车，从车二乘，执烛前马。妇车亦如之，有裧。至于门外。主人筵于户西，西上，右几。女次，纯衣纁袡，立于房中，南面。姆纚笄宵衣，在其右。女从者毕胥玄纚笄被纁黼，在其后。主人玄端迎于门外，西面再拜，宾东面答拜。主人揖入，宾执雁从。至于庙门，揖入。三揖，至于阶，三让。主人升，西面；宾升，北面，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妇从降自西阶，主人不降送。婿御妇车，授绥，姆辞不受。妇乘以几，姆加景，乃驱。御者代。婿乘其车先，俟于门外。

妇至，主人揖妇以入。及寝门，揖入，升自西阶。媵布席于奥，夫入于室，即席，妇尊西，南面。媵御沃盥交。赞者彻尊幂。举者盥，出，除幂，举鼎入，陈于阼阶南，西面，北上，匕俎从设。北面载，执而俟。匕者逆退，复位于门东，北面，西上。赞者设酱于席前，菹醢在其北，俎入，设于豆东。鱼次腊、特于俎北。赞设黍于酱东，稷在其东，设湆于酱南。设对酱于东，菹醢在其南，北上。设黍于腊北，其西稷，设湆于酱北。御布对席，赞启会，却于敦南，对敦于北。赞告具。揖妇，即对筵，皆坐。皆祭，祭荐黍、稷、肺。赞尔黍，授肺脊。皆食，以湆酱，皆祭举、食举也。三饭，卒食。赞洗爵，酌酳主人，主人拜受，赞户内北面答拜。酳妇，亦如之。皆祭。赞以肝从，皆振祭。哜肝，皆实于菹豆。卒爵，皆拜。赞答拜，受爵，再酳如初，无从。三酳用卺，亦如之。赞洗爵，酌于户外尊，入户，西北面奠爵，拜，皆答拜。坐祭，卒爵，拜，皆答拜。兴。主人出，妇复位。乃彻于房中，如设于室，尊否。主人说服于房，媵受；妇说服于室，御

受。姆授巾。御衽于奥，媵衽良席在东，皆有枕，北止。主人入，亲说妇之缨。烛出。媵餕主人之余，御餕妇余，赞酌外尊酳之。媵侍于户外，呼则闻。

夙兴，妇沐浴、纚笄、宵衣以俟见。质明，赞见妇于舅姑。席于阼，舅即席；席于房外，南面，姑即席。妇执笲枣、栗，自门入，升自西阶，进拜，奠于席。舅坐抚之，兴，答拜。妇还，又拜，降阶，受笲腶脩，升，进，北面拜，奠于席。姑坐举以兴，拜，授人。

赞醴妇。席于户牖间，侧尊甒醴于房中，妇疑立于席西。赞者酌醴，加柶，面枋，出房，席前北面。妇东面拜受。赞西阶上北面拜送，妇又拜。荐脯醢。妇升席，左执觯，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降席，东面坐，啐醴，建柶，兴，拜。赞答拜。妇又拜，奠于荐东，北面坐取脯；降，出，授人于门外。

舅姑入于室，妇盥馈。特豚，合升，侧载，无鱼腊，无稷。并南上。其他如取女礼。妇赞成祭，卒食，一酳，无从。席于北墉下。妇彻，设席前，如初，西上。妇餕，舅辞易酱。妇餕姑之馔，御赞祭豆、黍、肺、举肺、脊，乃食。卒，姑酳之，妇拜受，姑拜送。坐祭，卒爵，姑受，奠之。妇彻于房中，媵御餕，姑酳之。虽无娣，媵先。于是与始饭之错。

舅姑共飨妇以一献之礼。舅洗于南洗，姑洗于北洗，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阶，妇降自阼阶。归妇俎于妇氏人。

舅飨送者以一献之礼，酬以束锦；姑飨妇人送者，酬以束锦。若异邦，则赠丈夫送者以束锦。

若舅姑既没，则妇入三月，乃奠菜。席于庙奥，东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祝盥，妇盥于门外。妇执笲菜，祝帅妇以入。祝告，称妇之姓，曰："某氏来妇，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妇拜扱地，坐奠菜于几东席上，还，又拜如初。妇降堂，取笲菜，入，祝

曰："某氏来妇，敢告于皇姑某氏。"奠菜于席，如初礼。妇出，祝阖牖户。老醴妇于房中，南面，如舅姑醴妇之礼。婿飨妇送者丈夫、妇人，如舅姑飨礼。

《记》士昏礼，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诸祢庙，辞无不腆，无辱。挚不用死，皮帛必可制。腊必用鲜，鱼用鲋，必殽全。女子许嫁，笄而醴之，称字。祖庙未毁，教于公宫三月；若祖庙已毁，则教于宗室。

问名，主人受雁，还，西面对。宾受命，乃降。

祭醴，始扱一祭，又扱再祭。宾右取脯，左奉之；乃归，执以反命。纳征，执皮，摄之内文；兼执足，左首。随入，西上；参分庭一，在南。宾致命，释外足，见文，主人受币。士受皮者自东出于后，自左受，遂坐，摄皮逆退，适东壁。

父醴女而俟迎者，母南面于房外。女出于母左，父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笄；母戒诸西阶上，不降。妇乘以几，从者二人坐持几，相对。妇人寝门，赞者彻尊幂，酌玄酒，三属于尊，弃余水于堂下阶间，加勺。笲，缁被纁里，加于桥。舅答拜，宰彻笲。

妇席荐馔于房。飨妇，姑荐焉。妇洗在北堂，直室东隅；篚在东，北面盥。妇酢舅，更爵，自荐，不敢辞洗；舅降则辟于房，不敢拜洗。

凡妇人相飨，无降。

妇入三月，然后祭行。

庶妇，则使人醮之。妇不馈。

昏辞曰："吾子有惠，贶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礼，使某也请纳采。"对曰："某之子蠢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辞。"

致命，曰："敢纳采。"

问名，曰："某既受命，将加诸卜，敢请女为谁氏？"对曰：

"吾子有命，且以备数而择之，某不敢辞。"

醴，曰："子为事，故至于某之室。某有先人之礼，请醴从者。"对曰："某既得将事矣，敢辞。""先人之礼，敢固以请。""某辞不得命，敢不从也！"

纳吉，曰："吾子有贶，命某加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对曰："某之子不教，唯恐弗堪。子有吉，我与在。某不敢辞。"

纳征，曰："吾子有嘉命，贶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礼，俪皮束帛，使某也请纳征。"致命，曰："某敢纳征。"对曰："吾子顺先典，贶某重礼，某不敢辞，敢不承命！"

请期，曰："吾子有赐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请吉日。"对曰："某既前受命矣，唯命是听。"曰："某命某听命于吾子。"对曰："某固唯命是听。"使者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许，某敢不告期！"曰某日。对曰："某敢不敬须！"凡使者归，反命曰："某既得将事矣，敢以礼告。"主人曰："闻命矣。"

父醮子，命之曰："往迎尔相，承我宗事。勖帅以敬先妣之嗣。若则有常。"子曰："诺。唯恐弗堪，不敢忘命。"

宾至，摈者请，对曰："吾子命某，以兹初昏，使某将，请承命。"对曰："某固敬具以须。"

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违命！"母施衿结帨，曰："勉之敬之，夙夜无违宫事！"庶母及门内，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听，宗尔父母之言。夙夜无愆！"视诸衿鞶。婿授绥，姆辞曰："未教，不足与为礼也。"

宗子无父，母命之；亲皆没，己躬命之。支子，则称其宗。弟，称其兄。

若不亲迎，则妇入三月，然后婿见，曰："某以得为外昏姻，请觌。"主人对曰："某以得为外昏姻之数，某之子未得濯溉于祭

祀，是以未敢见。今吾子辱，请吾子之就宫，某将走见。”对曰：“某以非他故，不足以辱命，请终赐见。”对曰：“某得以为昏姻之故，不敢固辞，敢不从！”主人出门左，西面；婿入门，东面，奠挚，再拜，出。摈者以挚出，请受。婿礼辞，许，受挚，入。主人再拜受。婿再拜送，出。见主妇，主妇阖扉，立于其内。婿立于门外，东面。主妇一拜，婿答再拜，主妇又拜，婿出。主人请醴，及揖让入。醴以一献之礼。主妇荐，奠酬，无币。婿出，主人送，再拜。

士相见礼第三

士相见之礼，挚，冬用雉，夏用腒。左头奉之，曰：“某也愿见，无由达。某子以命命某见。”主人对曰：“某子命某见，吾子有辱。请吾子之就家也，某将走见。”宾对曰：“某不足以辱命，请终赐见。”主人曰：“某不敢为仪，固请吾子之就家也，某将走见。”宾对曰：“某不敢为仪，固以请。”主人对曰：“某也固辞，不得命，将走见。闻吾子称挚，敢辞挚。”宾对曰：“某不以挚，不敢见。”主人对曰：“某不足以习礼，敢固辞。”宾对曰：“某也不依于挚，不敢见，固以请。”主人对曰：“某也固辞，不得命，敢不敬从！”出迎于门外，再拜。宾答再拜。主人揖，入门右。宾奉挚，入门左。主人再拜受，宾再拜送挚，出。主人请见，宾反见，退。主人送于门外，再拜。

主人复见之以其挚，曰：“向者吾子辱，使某见。请还挚于将命者。”主人对曰：“某也既得见矣，敢辞。”宾对曰：“某也非敢求见，请还挚于将命者。”主人对曰：“某也既得见矣，敢固辞。”宾对曰：“某不敢以闻，固以请于将命者。”主人对曰：“某也固辞，不得命，敢不从！”宾奉挚入，主人再拜受，宾再拜送挚，出。主

人送于门外，再拜。

士见于大夫，终辞其挚。于其入也，一拜其辱也。宾退，送，再拜。

若尝为臣者，则礼辞其挚，曰："某也辞，不得命，不敢固辞。"宾入，奠挚，再拜，主人答壹拜，宾出。使摈者还其挚于门外，曰："某也使某还挚。"宾对曰："某也既得见矣，敢辞。"摈者对曰："某也命某：'某非敢为仪也。'敢以请。"宾对曰："某也，夫子之贱私，不足以践礼，敢固辞！"摈者对曰："某也使某，不敢为仪也，固以请！"宾对曰："某固辞，不得命，敢不从？"再拜受。

下大夫相见以雁，饰之以布，维之以索，如执雉。

上大夫相见以羔，饰之以布，四维之，结于面；左头，如麛执之。如士相见之礼。

始见于君，执挚，至下，容弥蹙。庶人见于君，不为容，进退走。士大夫则奠挚，再拜稽首；君答壹拜。若他邦之人，则使摈者还其挚，曰："寡君使某还挚。"宾对曰："君不有其外臣，臣不敢辞。"再拜稽首，受。

凡燕见于君，必辨君之南面。若不得，则正方，不疑君。君在堂，升见无方，阶辨君所在。

凡言，非对也，妥而后传言。与君言，言使臣；与大人言，言事君；与老者言，言使弟子；与幼者言，言孝弟于父兄；与众言，言忠信慈祥；与居官者言，言忠信。凡与大人言，始视面，中视抱，卒视面。毋改，众皆若是。若父，则游目，毋上于面，毋下于带。若不言，立则视足，坐则视膝。

凡侍坐于君子，君子欠伸，问日之早晏，以食具告；改居，则请退可也。夜侍坐，问夜，膳荤，请退可也。

若君赐之食，则君祭先饭，遍尝膳，饮而俟；君命之食，然后食。若有将食者，则俟君之食，然后食。若君赐之爵，则下席，

再拜稽首，受爵，升席祭，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后授虚爵。退，坐取屦，隐辟而后屦。君为之兴，则曰："君无为兴，臣不敢辞。"君若降送之，则不敢顾辞，遂出。大夫则辞，退下，比及门，三辞。

若先生异爵者请见之，则辞。辞不得命，则曰："某无以见，辞不得命，将走见。"先见之。

非以君命使，则不称寡；大夫士，则曰寡君之老。凡执币者不趋，容弥蹙以为仪；执玉者，则唯舒，武，举前曳踵。凡自称于君，士大夫则曰下臣；宅者在邦，则曰市井之臣；在野，则曰草茅之臣；庶人则曰刺草之臣；他国之人则曰外臣。

乡饮酒礼第四

乡饮酒之礼，主人就先生而谋宾、介。主人戒宾，宾拜辱；主人答拜，乃请宾。宾礼辞，许。主人再拜，宾答拜。主人退，宾拜辱。介，亦如之。

乃席宾、主人、介、众宾之席，皆不属焉。尊两壶于房户间，斯禁，有玄酒，在西。设篚于禁南，东肆，加二勺于两壶。设洗于阼阶东南，南北以堂深，东西当东荣。水在洗东，篚在洗西南肆。

羹定，主人速宾，宾拜辱，主人答拜。还，宾拜辱。介，亦如之。宾及从宾皆从之。主人一相迎于门外，再拜宾，宾答拜；拜介，介答拜；揖众宾。主人揖，先入。宾厌介，入门左；介厌众宾，入；众宾皆入门左，北上。主人与宾三揖，至于阶，三让。主人升，宾升。主人阼阶上，当楣北面再拜；宾西阶上，当楣北面答拜。

主人坐取爵于篚，降洗。宾降。主人坐奠爵于阶前，辞。宾

对。主人坐取爵，兴，适洗，南面坐，奠爵于篚下，盥洗。宾进东，北面，辞洗。主人坐奠爵于篚，兴，对。宾复位，当西序，东面。主人坐取爵，沃洗者西北面。卒洗，主人壹揖，壹让，升。宾拜洗。主人坐奠爵，遂拜。降盥。宾降，主人辞；宾对，复位，当西序。卒盥，揖让，升。宾西阶上疑立。主人坐取爵，实之宾之席前，西北面献宾。宾西阶上拜，主人少退。宾进受爵，以复位。主人阼阶上，拜送爵，宾少退。荐脯醢。宾升席自西方。乃设折俎。主人阼阶东疑立。宾坐，左执爵，祭脯醢，奠爵于荐西。兴，右手取肺，却，左手执本，坐。弗缭，右绝末以祭，尚左手，哜之。兴，加于俎。坐挩手，遂祭酒。兴，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执爵兴，主人阼阶上答拜。宾西阶上，北面坐，卒爵，兴；坐奠爵，遂拜，执爵兴。主人阼阶上答拜。

宾降洗，主人降。宾坐奠爵，兴辞，主人对。宾坐取爵，适洗南，北面。主人阼阶东，南面辞洗。宾坐，奠爵于篚，兴对。主人复阼阶东，西面。宾东北面盥，坐取爵，卒洗，揖让如初，升。主人拜洗。宾答拜，兴，降盥，如主人礼。宾实爵主人之席前，东南面酢主人。主人阼阶上拜，宾少退。主人进受爵，复位，宾西阶上，拜送爵。荐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设折俎。祭，如宾礼，不告旨。自席前适阼阶上，北面坐。卒爵，兴。坐奠爵，遂拜，执爵兴。宾西阶上答拜。主人坐，奠爵于序端，阼阶上北面再拜，崇酒。宾西阶上答拜。

主人坐，取觯于篚，降洗。宾降，主人辞降。宾不辞洗，立当西序，东面。卒洗，揖让，升。宾西阶上疑立。主人实觯酬宾，阼阶上北面，坐奠觯，遂拜，执觯兴。宾西阶上答拜。坐祭，遂饮卒觯，兴；坐奠觯，遂拜，执觯兴。宾西阶上答拜。主人降洗，宾降辞，如献礼。升，不拜洗。宾西阶上立，主人实觯宾之席前，北面。宾西阶上拜，主人少退，卒拜。进，坐奠觯于荐西，宾辞，

坐取觯，复位。主人阼阶上拜送，宾北面坐奠觯于荐东，复位

主人揖，降。宾降，立于阶西，当序，东面。主人以介揖让升，拜，如宾礼。主人坐取爵于东序端，降洗。介降，主人辞降；介辞洗，如宾礼。升，不拜洗。介西阶上立。主人实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献介。介西阶上北面拜，主人少退；介进，北面受爵，复位。主人介右，北面拜送爵，介少退。主人立于西阶东，荐脯醢。介升席自北方。设折俎。祭如宾礼，不哜肺，不啐酒，不告旨。自南方降席，北面坐，卒爵，兴。坐奠爵，遂拜，执爵兴。主人介右答拜。

介降洗，主人复阼阶，降辞如初。卒洗，主人盥。介揖让升，授主人爵于两楹之间。介西阶上立，主人实爵，酢于西阶上介右，坐奠爵，遂拜，执爵兴。介答拜。主人坐祭，遂饮，卒爵，兴。坐奠爵，遂拜，执爵兴。介答拜。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介右，再拜，崇酒，介答拜。

主人复阼阶，揖降，介降，立于宾南。主人西南面三拜众宾，众宾皆答壹拜。主人揖升，坐取爵于西楹下，降洗，升实爵于西阶上献众宾。众宾之长升拜，受者三人。主人拜送。坐祭，立饮，不拜既爵，授主人爵，降复位。众宾献，则不拜受爵，坐祭，立饮。每一人献，则荐诸其席。众宾辩有脯醢。主人以爵降，奠于篚。

揖让升，宾厌介升，介厌众宾升，众宾序升，即席。一人洗，升，举觯于宾。实觯，西阶上，坐奠觯，遂拜，执觯兴。宾席末答拜，坐祭，遂饮。卒觯，兴，坐奠觯，遂拜，执觯兴。宾答拜。降洗，升，实觯，立于西阶上，宾拜。进，坐奠觯于荐西，宾辞，坐受以兴。举觯者西阶上拜送，宾坐奠觯于其所。举觯者降。

设席于堂廉，东上。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皆左何瑟，后首，挎越，内弦，右手相。乐正先升，立于西阶东。工

人，升自西阶，北面坐。相者东面坐，遂授瑟，乃降。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卒歌，主人献工。工左瑟，一人拜，不兴，受爵。主人阼阶上拜送爵。荐脯醢。使人相祭。工饮，不拜，既爵，授主人爵。众工则不拜，受爵，祭，饮。辨有脯醢，不祭。大师则为之洗。宾、介降，主人辞降。工不辞洗。

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乐《南陔》、《白华》、《华黍》。主人献之于西阶上。一人拜，尽阶，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阶前。坐祭，立饮，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众笙则不拜，受爵，坐祭，立饮。辩有脯醢，不祭。

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

乃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蘋》。工告于乐正曰："正歌备。"乐正告于宾，乃降。

主人降席自南方，侧降；作相为司正。司正礼辞，许诺。主人拜，司正答拜。主人升，复席。司正洗觯，升自西阶，阼阶上北面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请安于宾。"司正告于宾，宾礼辞，许。司正告于主人。主人阼阶上再拜，宾西阶上答拜。司正立于楹间以相拜，皆揖，复席。

司正实觯，降自西阶，阶间北面坐奠觯，退，共少立；坐取觯，不祭，遂饮。卒觯，兴，坐奠觯，遂拜；执觯兴，盥洗；北面坐奠觯于其所，退立于觯南。

宾北面坐取俎西之觯，阼阶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于宾东。宾坐奠觯，遂拜，执觯兴，主人答拜。不祭，立饮，不拜，卒觯，不洗，实觯，东南面授主人。主人阼阶上拜，宾少退。主人受觯，宾拜送于主人之西。宾揖，复席。

主人西阶上酬介。介降席自南方，立于主人之西，如宾酬主人之礼。主人揖，复席。

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席。司正退，立于序端，东面。受酬者自介右，众受酬者受自左，拜、兴、饮，皆如宾酬主人之礼。辩卒受者以觯降，坐奠于篚。司正降，复位。使二人举觯于宾、介，洗，升，实觯于西阶上，皆坐奠觯，遂拜，执觯兴。宾、介席末答拜，皆坐祭，遂饮。卒觯兴，坐奠觯，遂拜。执觯兴，宾、介席末答拜。逆降，洗，升，实觯，皆立于西阶上。宾、介皆拜。皆进，荐西奠之，宾辞，坐取觯以兴。介则荐南奠之，介坐受以兴。退，皆拜送，降。宾、介奠于其所。

司正升自西阶，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请坐于宾。"宾辞以俎。主人请彻俎，宾许。司正降阶前，命弟子俟彻俎。司正升，立于序端。宾降席，北面；主人降席，阼阶上北面；介降席，西阶上北面；遵者降席，席东南面。宾取俎，还授司正；司正以降，宾从之。主人取俎，还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阶，主人降自阼阶；介取俎，还授弟子；弟子以降，介从之。若有诸公、大夫，则使人受俎，如宾礼。众宾皆降。

说屦，揖让如初，升，坐。乃羞。无算爵。无算乐。

宾出，奏《陔》。主人送于门外，再拜。

宾若有遵者，诸公、大夫，则既一人举觯，乃入。席于宾东，公三重，大夫再重。公如大夫入，主人降，宾、介降，众宾皆降，复初位。主人迎，揖让升。公升如宾礼，辞一席，使一人去之。大夫则如介礼。有诸公，则辞加席，委于席端，主人不彻；无诸公，则大夫辞加席，主人对，不去加席。

明日，宾服乡服以拜赐，主人如宾服以拜辱。主人释服，乃息司正。无介，不杀，荐脯醢，羞唯所有，征唯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宾、介不与。乡乐唯欲。

《记》：乡朝服而谋宾、介，皆使能，不宿戒。蒲筵，缁布纯。尊绤幂，宾至彻之。其牲，狗也。亨于堂东北。献用爵，其他用

觯。荐脯五挺，横祭于其上，出自左房。俎由东壁，自西阶升。宾俎，脊、胁、肩、肺；主人俎，脊、胁、臂、肺；介俎，脊、胁、肫、胳、肺。肺皆离。皆右体，进腠。以爵拜者不徒作。坐卒爵者拜既爵，立卒爵者不拜既爵。凡奠者于左，将举于右。众宾之长一人辞洗，如宾礼。立者东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则东上。乐正与立者皆荐以齿。凡举爵，三作而不徒爵。乐作，大夫不入。献工与笙，取爵于上篚；既献，奠于下篚。其笙，则献诸西阶上；磬，阶间缩霤，北面鼓之。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司正既举觯而荐诸其位。凡旅，不洗。不洗 者不祭。既旅，士不入。彻俎，宾、介、遵者之俎，受者以降，遂出授从者；主人之俎，以东。乐正命奏《陔》，宾出，至于阶，《陔》作。若有诸公，则大夫于主人之北，西面。主人之赞者，西面北上，不与，无算爵，然后与。

乡射礼第五

乡射之礼，主人戒宾，宾出迎，再拜。主人答再拜，乃请。宾礼辞，许。主人再拜，宾答再拜。主人退，宾送，再拜。无介。

乃席宾，南面，东上。众宾之席继而西。席主人于阼阶上，西面。尊于宾席之东，两壶，斯禁，左玄酒，皆加勺。篚在其南，东肆。设洗于阼阶东南，南北以堂深，东西当东荣。水在洗东，篚在洗西，南肆。县于洗东北，西面。乃张侯下纲，不及地武。不系左下纲，中掩束之。乏参侯道，居侯党之一，西五步。

羹定。主人朝服，乃速宾。宾朝服出迎，再拜；主人答再拜，退；宾送，再拜。宾及众宾遂从之。

及门，主人一相出迎于门外，再拜；宾答再拜。揖众宾。主人以宾揖，先入。宾厌众宾，众宾皆入门左，东面北上。宾少进，

主人以宾三揖，皆行。及阶，三让，主人升一等，宾升。主人阼阶上当楣北面再拜，宾西阶上当楣北面答再拜。

主人坐取爵于上篚，以降，宾降。主人阼阶前西面坐奠爵，兴，辞降。宾对。主人坐取爵，兴，适洗，南面坐奠爵于篚下，盥洗。宾进，东北面辞洗。主人坐奠爵于篚，兴，对，宾反位。主人卒洗，壹揖壹让，以宾升。宾西阶上北面拜洗，主人阼阶上北面奠爵，遂答拜，乃降。宾降，主人辞降，宾对。主人卒盥，壹揖壹让升；宾升，西阶上疑立。主人坐取爵，实之宾席之前，西北面献宾。宾西阶上北面拜，主人少退。宾进，受爵于席前，复位。主人阼阶上拜送爵，宾少退。荐脯醢。宾升席自西方。乃设折俎。主人阼阶东疑立。宾坐，左执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荐西；兴，取肺，坐，绝祭，尚左手，哜之；兴，加于俎，坐挩手，执爵，遂祭酒；兴，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执爵兴。主人阼阶上答拜。宾西阶上北面坐卒爵，兴，坐奠爵，遂拜，执爵兴。主人阼阶上答拜。宾以虚爵降。

主人降。宾西阶前东面坐奠爵，兴，辞降；主人对。宾坐取爵，适洗，北面坐奠爵于篚下，兴，盥洗。主人阼阶之东，南面辞洗。宾坐奠爵于篚，兴，对。主人反位。宾卒洗，揖让如初，升。主人拜洗，宾答拜，兴，降盥，如主人之礼。宾升，实爵主人之席前，东南面酢主人。主人阼阶上拜，宾少退。主人进，受爵，复位，宾西阶上拜送爵。荐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乃设折俎。祭如宾礼，不告旨。自席前适阼阶上，北面坐卒爵，兴，坐奠爵，遂拜，执爵兴。宾西阶上北面答拜。主人坐奠爵于序端阼阶上，再拜崇酒。宾西阶上答再拜。

主人坐取觯于篚，以降。宾降，主人奠觯辞降，宾对，东面立。主人坐取觯，洗，宾不辞洗。卒洗，揖让升。宾西阶上疑立。主人实觯，酬之。阼阶上北面坐奠觯，遂拜，执觯兴。宾西阶上

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饮，卒觯，兴，坐奠觯，遂拜，执觯兴。宾西阶上北面答拜。主人降洗。宾降辞，如献礼；升，不拜洗。宾西阶上立。主人实觯宾之席前，北面。宾西阶上拜。主人坐奠觯于荐西，宾辞，坐取觯以兴，反位。主人阼阶上拜送。宾北面坐奠觯于荐东，反位。

主人揖降。宾降，东面立于西阶西，当西序。主人西南面，三拜众宾，众宾皆答一拜。主人揖升，坐取爵于序端，降洗；升实爵，西阶上献众宾。众宾之长升，拜受者三人，主人拜送。哜坐祭，立饮，不拜既爵，授主人爵；降复位。众宾皆不拜，受爵，坐祭，立饮。每一人献，则荐诸其席。众宾辩有脯醢。主人以虚爵降，奠于篚。

揖让升。宾厌众宾升，众宾皆升，就席。一人洗，举觯于宾，升实觯，西阶上坐奠觯，执觯兴。宾席末答拜。举觯者坐祭，遂饮，卒觯兴，坐奠觯，拜，执觯兴。宾答拜。降洗，升实之，西阶上北面。宾拜。举觯者进，坐奠觯于荐西。宾辞，坐取以兴，举觯者西阶上拜送。宾反奠于其所。举觯者降。

大夫若有遵者，则入门左。主人降，宾及众宾皆降，复初位。主人揖让，以大夫升，拜至，大夫答拜。主人以爵降，大夫降，主人辞降。大夫辞洗，如宾礼，席于尊东。升，不拜洗。主人实爵席前，献于大夫。大夫西阶上拜，进受爵，反位。主人、大夫之右拜送。大夫辞加席，主人对，不去加席。乃荐脯醢。大夫升席。设折俎。祭如宾礼，不嚌肺，不啐酒，不告旨。西阶上卒爵，拜。主人答拜。大夫降洗，主人复阼阶，降辞如初。卒洗，主人盥，揖让升。大夫授主人爵于两楹间，复位。主人实爵，以酢于西阶上，坐奠爵，拜。大夫答拜。坐祭，卒爵，拜。大夫答拜。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再拜崇酒，大夫答拜。主人复阼阶，揖降。大夫降，立于宾南。主人揖让，以宾升。大夫及众宾皆升，就席。

席工于西阶上，少东。乐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皆左何瑟，面鼓，执越，内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阶，北面东上。工坐，相者坐授瑟，乃降。笙入，立于县中，西面。乃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苹》。工不兴，告于乐正，曰："正歌备。"乐正告于宾，乃降。

主人取爵于上篚，献工。大师，则为之洗。宾降，主人辞降。工不辞洗。卒洗，升实爵。工不兴，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阼阶上拜送爵。荐脯醢。使人相祭。工饮，不拜既爵，授主人爵。众工不拜，受爵，祭饮。辩有脯醢。不祭，不洗。遂献笙于西阶上。笙一人拜于下，尽阶，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阶前坐祭，立饮，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众笙不拜，受爵，坐祭，立饮。辩有脯醢。不祭。主人以爵降奠于篚，反升，就席。

主人降席自南方，侧降，作相为司正。司正礼辞，许诺。主人再拜，司正答拜。主人升就席。司正洗觯，升自西阶，由楹内适阼阶上，北面受命于主人；西阶上，北面请安于宾。宾礼辞，许。司正告于主人，遂立于楹间以相拜。主人阼阶上再拜，宾西阶上答再拜，皆揖就席。司正实觯，降自西阶，中庭北面坐奠觯；兴，退，少立；进，坐取觯，兴；反坐，不祭，遂卒觯，兴；坐奠觯，拜，执觯兴；洗，北面坐奠于其所，兴；少退，北面立于觯南。未旅。

三耦俟于堂西，南面东上。司射适堂西，袒决遂，取弓于阶西，兼挟乘矢，升自西阶。阶上北面告于宾，曰："弓矢既具，有司请射。"宾对曰："某不能，为二三子许诺。"司射适阼阶上，东北面告于主人，曰："请射于宾，宾许。"

司射降自西阶，阶前西面，命弟子纳射器。乃纳射器，皆在堂西：宾与大夫之弓倚于西序，矢在弓下，北括；众弓倚于堂西，

矢在其上。主人之弓矢在东序东。

司射不释弓矢，遂以比三耦于堂西。三耦之南，北面，命上射曰："某御于子。"命下射曰："子与某子射。"

司正为司马，司马命张侯，弟子说束，遂系左下纲。司马又命获者倚旌于侯中。获者由西方，坐取旌，倚于侯中，乃退。

乐正适西方，命弟子赞工迁乐于下。弟子相工，如初入；降自西阶，阼阶下之东南，堂前三笴，西面北上坐。乐正北面立于其南。

司射犹挟乘矢，以命三耦各与其耦让取弓矢拾。三耦皆袒，决遂。有司左执弣，右执弦，而授弓，遂授矢。三耦皆执弓，搢三而挟一个。司射先立于所设中之西南，东面。三耦皆进，由司射之西，立于其西南，东面北上而俟。

司射东面立于三耦之北，搢三而挟一个。揖进，当阶北面揖；及阶，揖；升堂，揖。豫则钩楹内，堂则由楹外。当左物，北面揖；及物，揖。左足履物，不方足，还视侯中，俯正足。不去旌。诱射，将乘矢。执弓不挟，右执弦。南面揖，揖如升射；降，出于其位南；适堂西，改取一个挟之。遂适阶西，取扑搢之以反位。

司马命获者执旌以负侯。获者适侯，执旌负侯而俟。司射还，当上耦西面，作上耦射。司射反位。上耦揖进上射，在左，并行，当阶北面揖，及阶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从之，中等。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并行。皆当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还视侯中，合足而俟。

司马适堂西，不决遂，袒执弓，出于司射之南，升自西阶；钩楹，由上射之后，西南面立于物间；右执箫，南扬弓，命去侯。获者执旌许诺，声不绝，以至于乏；坐，东面偃旌，兴而俟。

司马出于下射之南，还其后，降自西阶；反，由司射之南适堂西，释弓，袭，反位，立于司射之南。

司射进，与司马交于阶前，相左；由堂下西阶之东，北面视上射，命曰："无射获，无猎获！"上射揖。

司射退，反位，乃射。上射既发，挟弓矢；而后下射射，拾发，以将乘矢。获者坐而获，举旌以宫，偃旌以商；获而未释获。

卒射，皆执弓不挟，南面揖，揖如升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从之，中等；并行上射于左。与升射者相左，交于阶前，相揖。由司马之南适堂西，释弓，说决拾，袭而俟于堂西，南面，东上。三耦卒射，亦如之。司射去扑，倚于西阶之西，升堂，北面告于宾，曰："三耦卒射。"宾揖。

司射降，搢扑，反位。司马适堂西，袒执弓，由其位南，进；与司射交于阶前，相左；升自西阶，钩楹，自右物之后，立于物间；西南面，揖弓，命取矢。获者执旌许诺，声不绝，以旌负侯而俟。

司马出于左物之南，还其后，降自西阶，遂适堂前，北面立于所设楅之南，命弟子设楅。乃设楅于中庭南，当洗，东肆。

司马由司射之南退，释弓于堂西，袭，反位。弟子取矢，北面坐委于楅，北括，乃退。司马袭进，当楅南，北面坐，左右抚矢而乘之。若矢不备，则司马又袒执弓如初，升，命曰："取矢不索！"弟子自西方应曰："诺！"乃复求矢，加于楅。

司射倚扑于阶西，升，请射于宾，如初。宾许诺。宾、主人、大夫若皆与射，则遂告于宾，适阼阶上告于主人，主人与宾为耦；遂告于大夫，大夫虽众，皆与士为耦。以耦告于大夫，曰："某御于子。"

西阶上，北面作众宾射。司射降，搢扑，由司马之南适堂西，立，比众耦。众宾将与射者皆降，由司马之南适堂西，继三耦而立，东上。大夫之耦为上，若有东面者，则北上。宾、主人与大夫皆未降，司射乃比，众耦辩。

遂命三耦拾取矢，司射反位。三耦拾取矢，皆袒，决遂，执弓进，立于司马之西南。司射作上耦取矢，司射反位。上耦揖进，当楅北面揖，及楅揖。上射东面，下射西面。上射揖进，坐，横弓；却手自弓下取一个，兼诸弣，顺羽，且兴；执弦而左还，退反位，东面揖。下射进，坐，横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兴；其他如上射。

既拾取乘矢，揖，皆左还，南面揖，皆少进，当楅南；皆左还，北面，搢三挟一个；揖，皆左还，上射于右；与进者相左，相揖；退反位。三耦拾取矢，亦如之。后者遂取诱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有司于西方，而后反位。

众宾未拾取矢，皆袒，决遂，执弓，搢三挟一个；由堂西进，继三耦之南而立，东面，北上。大夫之耦为上。

司射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马命去侯，获者许诺。司马降，释弓反位。司射犹挟一个，去扑，与司马交于阶前，升，请释获于宾。宾许，降，搢扑，西面立于所设中之东，北面命释获者设中，遂视之。释获者执鹿中，一人执算以从之。释获者坐设中，南当楅，西当西序，东面；兴受算，坐实八算于中，横委其余于中，西南末；兴，共而俟。

司射遂进，由堂下，北面命曰："不贯不释！"上射揖。司射退，反位。释获者坐取中之八算，改实八算于中，兴，执而俟。

乃射，若中，则释获者坐而释获，每一个释一算；上射于右，下射于左。若有余算，则反委之。又取中之八算，改实八算于中，兴，执而俟。三耦卒射。

宾、主人、大夫揖，皆由其阶降揖。主人堂东袒，决遂，执弓，搢三挟一个。宾于堂西，亦如之。皆由其阶，阶下揖，升堂揖。主人为下射，皆当其物，北面揖，及物揖，乃射。卒，南面揖；皆由其阶，阶上揖，降阶揖。宾序西，主人序东，皆释弓，说

决拾，袭，反位；升，及阶揖，升堂揖，皆就席。

大夫袒，决遂，执弓，搢三挟一个，由堂西出于司射之西，就其耦。大夫为下射，揖进；耦少退，揖如三耦。及阶，耦先升。卒射，揖，如升射。耦先降，降阶，耦少退。皆释弓于堂西，袭。耦遂止于堂西，大夫升，就席。

众宾继射，释获皆如初。司射所作，唯上耦。卒射，释获者遂以所执余获，升自西阶，尽阶，不升堂。告于宾曰："左右卒射。"降，反位，坐委余获于中西；兴，共而俟。

司马袒决执弓升，命取矢，如初。获者许诺，以旌负侯，如初。司马降，释弓，反位。弟子委矢，如初。大夫之矢，则兼束之以茅，上握焉。司马乘矢如初。

司射遂适西阶西，释弓，去扑，袭；进由中东，立于中南，北面视算。释获者东面于中西坐，先数右获。二算为纯，一纯以取，实于左手；十纯则缩而委之，每委异之；有余纯，则横于下。一算为奇，奇则又缩诸纯下。兴，自前适左，东面；坐，兼敛算，实于左手；一纯以委，十则异之，其余如右获。

司射复位。释获者遂进取贤获；执以升自西阶，尽阶不升堂，告于宾。若右胜，则曰："右贤于左。"若左胜，则曰："左贤于右。"以纯数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若左右钧，则左右皆执一算以告，曰："左右钧。"降复位，坐，兼敛算，实八算于中，委其余于中西；兴，共而俟。

司射适堂西，命弟子设丰。弟子奉丰升，设于西楹之西，乃降。胜者之弟子洗觯，升酌，南面坐奠于丰上；降，袒执弓，反位。司射遂袒执弓，挟一个，搢扑，北面于三耦之南，命三耦及众宾胜者皆袒决遂，执张弓；不胜者皆袭，说决拾，却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执弣。

司射先反位。三耦及众射者皆与其耦进，立于射位，北上。司

射作升饮者，如作射。一耦进，揖如升射，及阶，胜者先升，升堂，少右。不胜者进，北面坐取丰上之觯；兴，少退，立卒觯；进，坐奠于丰下；兴，揖。不胜者先降，与升饮者相左，交于阶前，相揖；出于司马之南，遂适堂西；释弓，袭而俟。有执爵者。执爵者坐取觯，实之，反奠于丰上。升饮者如初。三耦卒饮。宾、主人、大夫不胜，则不执弓，执爵者取觯，降洗，升实之，以授于席前；受觯，以适西阶上，北面立饮；卒觯，授执爵者，反就席。大夫饮，则耦不升。若大夫之耦不胜，则亦执弛弓，特升饮。众宾继饮，射爵者辩，乃彻丰与觯。

司马洗爵，升实之以降，献获者于侯。荐脯醢，设折俎。俎与荐皆三祭。获者负侯，北面拜受爵，司马西面拜送爵。获者执爵，使人执其荐与俎从之；适右个，设荐俎。获者南面坐，左执爵，祭脯醢；执爵兴，取肺，坐祭，遂祭酒。兴，适左个；中，皆如之。左个之西北三步，东面设荐俎，获者荐右东面立饮，不拜既爵。司马受爵，奠于篚，复位。获者执其荐，使人执俎从之，辟设于乏南。获者负侯而俟。

司射适阶西，释弓矢，去扑，说决拾，袭；适洗，洗爵；升实之，以降，献释获者于其位，少南。荐脯醢，折俎，有祭。释获者荐右东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释获者就其荐坐，左执爵，祭脯醢；兴，取肺，坐祭，遂祭酒，兴。司射之西，北面立饮，不拜既爵。司射受爵，奠于篚。释获者少西辟荐，反位。

司射适堂西，袒决遂，取弓于阶西，挟一个，搢扑，以反位。司射去扑，倚于阶西，升，请射于宾如初。宾许。司射降，搢扑，由司马之南适堂西，命三耦及众宾皆袒，决遂，执弓就位。司射先反位。三耦及众宾皆袒，决遂，执弓，各以其耦进，反于射位。

司射作，拾取矢。三耦拾取矢如初，反位。宾、主人、大夫降揖如初。主人堂东，宾堂西，皆袒决遂，执弓；皆进阶前揖，及

楅揖，拾取矢如三耦。卒，北面搢三挟一个，揖退。宾堂西，主人堂东，皆释弓矢，袭；及阶揖，升堂揖，就席。大夫袒，决遂，执弓，就其耦；揖皆进，如三耦。耦东面，大夫西面。大夫进坐，说矢束，兴，反位而后耦，揖，进坐，兼取乘矢，顺羽而兴，反位，揖。大夫进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搢三挟一个，揖退。耦反位。大夫遂适序西，释弓矢，袭；升即席。众宾继拾取矢，皆如三耦，以反位。

司射犹挟一个以进，作上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

司马升，命去候，获者许诺。司马降，释弓反位。司射与司马交于阶前，去扑，袭，升，请以乐乐于宾。宾许诺。司射降，搢扑，东面命乐正曰："请以乐乐于宾，宾许。"司射遂适阶间，堂下北面命曰："不鼓不释！"上射揖，司射退反位。乐正东面命大师曰："奏《驺虞》，间若一。"大师不兴，许诺。

乐正退反位。乃奏《驺虞》以射。三耦卒射，宾、主人、大夫、众宾继射，释获如初。卒射，降。释获者执余获升告，左右卒射，如初。

司马升，命取矢，获者许诺。司马降，释弓反位。弟子委矢，司马乘之，皆如初。司射释弓视算，如初；释获者以贤获与钧告，如初。降复位。

司射命设丰。设丰、实觯如初。遂命胜者执张弓，不胜者执弛弓，升饮如初。

司射遂袒，决遂，左执弓，右执一个，兼诸弦，面镞；适堂西，以命拾取矢，如初。

司射反位。三耦及宾、主人、大夫、众宾皆袒，决遂，拾取矢，如初；矢不挟，兼诸弦弣以退，不反位，遂授有司于堂西。辩拾取矢，揖，皆升就席。

司射乃适堂西，释弓，去扑，说决拾，袭，反位。司马命弟

子说侯之左下纲而释之，命获者以旌退，命弟子退楅。司射命释获者退中与算而俟。

司马反为司正，退，复觯南而立。乐正命弟子赞工即位。弟子相工，如其降也，升自西阶，反坐。宾北面坐取俎西之觯，兴，阼阶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于宾东。宾坐奠觯，拜，执觯兴；主人答拜。宾不祭，卒觯，不拜，不洗，实之，进，东南面。主人阼阶上北面拜，宾少退。主人进受觯，宾主人之西北面拜送。宾揖，就席。主人以觯适西阶上酬大夫；大夫降席，立于主人之西，如宾酬主人之礼。主人揖，就席。若无大夫，则长受酬，亦如之。司正升自西阶，相旅，作受酬者曰："某酬某子。"受酬者降席。司正退立于西序端，东面。众受酬者拜，兴，饮，皆如宾酬主人之礼。辩，遂酬在下者，皆升，受酬于西阶上。卒受者以觯降，奠于篚。

司正降复位，使二人举觯于宾与大夫。举觯者皆洗觯，升实之；西阶上，北面，皆坐奠觯，拜，执觯兴。宾与大夫皆席末答拜。举觯者皆坐祭，遂饮，卒觯，兴；坐奠觯，拜，执觯兴。宾与大夫皆答拜。举觯者逆降洗，升实觯，皆立于西阶上，北面，东上。宾与大夫拜。举觯者皆进，坐奠于荐右。宾与大夫辞，坐受觯以兴。举觯者退反位，皆拜送，乃降。宾与大夫坐，反奠于其所，兴。若无大夫，则唯宾。

司正升自西阶，阼阶上受命于主人，适西阶上，北面请坐于宾，宾辞以俎。反命于主人，主人曰："请彻俎。"宾许。司正降自西阶，阶前命弟子俟彻俎。

司正升立于序端。宾降席，北面。主人降席，自南方阼阶上北面。大夫降席，席东南面。宾取俎，还授司正。司正以降自西阶，宾从之降，遂立于阶西，东面。司正以俎出，授从者。主人取俎，还授弟子。弟子受俎，降自西阶以东。主人降自阼阶，西

面立。大夫取俎，还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阶，遂出，授从者；大夫从之降，立于宾南。众宾皆降，立于大夫之南，少退，北上。

主人以宾揖让，说屦，乃升。大夫及众宾皆说屦，升，坐。乃羞。无算爵。使二人举觯。宾与大夫不兴。取奠觯，饮，卒觯，不拜。执觯者受觯，遂实之。宾觯以之主人，大夫之觯长受，而错，皆不拜。辩，卒受者兴，以旅在下者于西阶上。长受酬，酬者不拜，乃饮，卒觯，以实之。受酬者不拜受。辩旅，皆不拜。执觯者皆与旅。卒受者以虚觯降，奠于篚；执觯者洗，升实觯，反奠于宾与大夫。无算乐。

宾兴，乐正命奏《陔》。宾降及阶，《陔》作。宾出，众宾皆出，主人送于门外，再拜。

明日，宾朝服以拜赐于门外，主人不见。如宾服，遂从之，拜辱于门外，乃退。

主人释服，乃息司正。无介。不杀。使人速。迎于门外，不拜；入，升。不拜至，不拜洗。荐脯醢，无俎。宾酢主人，主人不崇酒，不拜众宾。既献，众宾一人举觯，遂无算爵。无司正。宾不与。征唯所欲，以告于乡先生、君子可也。羞唯所有。乡乐唯欲。

《记》：大夫与，则公士为宾。使能，不宿戒。

其牲，狗也。亨于堂东北。尊绤幂；宾至，彻之。蒲筵，缁布纯。西序之席，北上。献用爵，其他用觯。以爵拜者，不徒作。荐，脯用笾，五膱，祭半膱横于上。醢以豆，出自东房。膱长尺二寸。俎由东壁，自西阶升。宾俎：脊、胁、肩、肺。主人俎：脊、胁、臂、肺。肺皆离。皆右体也。进腠。

凡举爵，三作而不徒爵。凡奠者于左，将兴者于右。众宾之长一人辞洗，如宾礼。若有诸公，则如宾礼，大夫如介礼；无诸公，则大夫如宾礼。

乐作，大夫不入。乐正与立者齿。三笙一和而成声。献工与笙，取爵于上篚，既献，奠于下篚。其笙，则献诸西阶上。立者东面北上。

司正既举觯，而荐诸其位。三耦者使弟子司射前戒之。司射之弓矢与扑倚于西阶之西。司射既袒，决遂而升，司马阶前命张侯，遂命倚旌。凡侯：天子熊侯，白质；诸侯麋侯，赤质；大夫布侯，画以虎豹；士布侯，画以鹿豕。凡画者丹质。射自楹间。物长如笴，其间容弓，距随长武。序则物当栋，堂则物当楣。命负侯者由其位。凡适堂西，皆出入于司马之南；唯宾与大夫降阶，遂西取弓矢。旌，各以其物；无物，则以白羽与朱羽糅。杠长三仞，以鸿脰韬上二寻。

凡挟矢，于二指之间横之。

司射在司马之北。司马无事不执弓。始射获而未释获，复释获，复用乐行之。上射于右。

楅长如笴，博三寸，厚寸有半，龙首，其中蛇交，韦当。楅，髤横而拳之，南面坐而奠之，南北当洗。

射者有过，则挞之。

众宾不与射者，不降。取诱射之矢者，既拾取矢，而后兼诱射之乘矢而取之。

宾、主人射，则司射摈升降，卒射，即席而反位卒事。

鹿中髤，前足跪，凿背，容八算。释获者奉之，先首。

大夫降，位于堂西以俟射。大夫与士射，袒纁襦。耦少退于物。司射释弓矢，视算，与献释获者释弓矢。

礼，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胜者又射，不胜者降。主人亦饮于西阶上。

获者之俎：折脊、胁、肺、臑。

东方谓之右个。

释获者之俎：折脊、胁、肺，皆有祭。

大夫说矢束，坐说之。

歌《驺虞》，若《彩苹》，皆五终。射无算。

古者于旅也语。凡旅，不洗。不洗者，不祭。既旅，士不入。

大夫后出。主人送于门外，再拜。

乡侯，上个五寻，中十尺。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为侯中。倍中以为躬，倍躬以为左右舌。下舌半上舌。箭筹八十，长尺有握，握素。楚扑长如笴。刊本尺。

君射，则为下射。上射退于物一笴，既发，则答君而俟。君，乐作而后就物；君，袒朱襦以射。小臣以巾执矢以授。若饮君，如燕，则夹爵。君，国中射，则皮树中，以翿旌获，白羽与朱羽糅；于郊，则闾中，以旌获；于竟，则虎中，龙旜。大夫、兕中，各以其物获；士，鹿中，翿旌以获。唯君有射于国中，其余否。君在，大夫射，则肉袒。

燕礼第六

燕礼，小臣戒与者。膳宰具官馔于寝东，乐人县。设洗、篚于阼阶东南，当东霤。罍水在东，篚在洗西，南肆。设膳篚在其北，西面。司宫尊于东楹之西，两方壶，左玄酒，南上。公尊瓦大，两有丰，幂用绤若锡，在尊南，南上。尊士旅食于门西，两圜壶。司宫筵宾于户西，东上，无加席也。射人告具。

小臣设公席于阼阶上，西乡，设加席。公升，即位于席，西乡。小臣纳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门右，北面东上。士立于西方，东面北上。祝史立于门东，北面东上。小臣师一人在东堂下，南面。士旅食者立于门西，东上。公降立于阼阶之东南，南乡，尔卿；卿西面北上，尔大夫。大夫皆少进。

射人请宾。公曰："命某为宾。"射人命宾，宾少进，礼辞，反命。又命之，宾再拜稽首，许诺，射人反命。宾出，立于门外，东面。公揖卿大夫，乃升就席。

小臣自阼阶下，北面，请执幂者与羞膳者。乃命执幂者，执幂者升自西阶，立于尊南，北面，东上。膳宰请羞于诸公卿者。射人纳宾。宾入，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公升就席。

宾升自西阶，主人亦升自西阶宾右，北面至，再拜，宾答再拜。主人降洗，洗南，西北面。宾降阶西，东面。主人辞降，宾对。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宾少进，辞洗。主人坐奠觚于篚，兴对，宾反位。主人卒洗，宾揖，乃升。主人升，宾拜洗。主人宾右奠觚答拜，降盥。宾降，主人辞，宾对。卒盥，宾揖升。主人升，坐取觚。执幂者举幂，主人酌膳，执幂者反幂。主人筵前献宾。宾西阶上拜，筵前受爵，反位。主人宾右拜送爵。膳宰荐脯醢，宾升筵。膳宰设折俎。宾坐，左执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荐右；兴，取肺，坐绝祭，嚌之。兴，加于俎，坐挩手，执爵，遂祭酒。兴，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执爵兴。主人答拜。宾西阶上，北面坐，卒爵，兴；坐奠爵，遂拜。主人答拜。

宾以虚爵降，主人降。宾洗南坐奠觚，少进，辞降。主人东面对。宾坐取觚，奠于篚下，盥洗。主人辞洗。宾坐奠觚于篚，兴，对。卒洗，及阶，揖，升。主人升，拜洗如宾礼。宾降盥，主人降。宾辞降。卒盥，揖升，酌膳、执幂如初，以酢主人于西阶上。主人北面拜受爵，宾主人之左拜送爵。主人坐祭，不啐酒，不拜酒，不告旨。遂卒爵，兴，坐奠爵，拜，执爵，兴。宾答拜。主人不崇酒，以虚爵降奠于篚。

宾降，立于西阶西。射人升宾，宾升，立于序内，东面。主人盥，洗象觚，升实之，东北面献于公。公拜受爵。主人降自西

阶，阼阶下北面拜送爵。士荐脯醢，膳宰设折俎，升自西阶。公祭，如宾礼，膳宰赞授肺。不拜酒，立卒爵，坐奠爵，拜，执爵兴。主人答拜，升受爵以降，奠于膳篚。更爵，洗，升酌膳酒以降，酢于阼阶下，北面坐奠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主人坐祭，遂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主人奠爵于篚。主人盥洗，升，媵觚于宾，酌散，西阶上坐奠爵，拜宾。宾降筵，北面答拜。

主人坐祭，遂饮，宾辞。卒爵，拜，宾答拜。主人降洗，宾降，主人辞降，宾辞洗。卒洗，揖升。不拜洗。

主人酌膳。宾西阶上拜，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宾升席，坐祭酒，遂奠于荐东。主人降复位。宾降筵西，东南面立。

小臣自阼阶下请媵爵者，公命长。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媵爵者阼阶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进，盥，洗角觯；升自西阶，序进，酌散，交于楹北，降阼阶下，皆奠觯，再拜稽首，执觯兴。公答再拜。媵爵者皆坐祭，遂卒觯，兴；坐奠觯，再拜稽首，执觯兴。公答再拜。媵爵者执觯待于洗南。小臣请致者。若君命皆致，则序进，奠觯于篚，阼阶下皆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媵爵者洗象觯，升实之；序进，坐奠于荐南，北上；降阼阶下，皆再拜稽首，送觯。公答再拜。

公坐取大夫所媵觯，兴以酬宾。宾降西阶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辞，宾升成拜。公坐奠觯，答再拜，执觯兴，立卒觯。宾下拜，小臣辞。宾升，再拜稽首。公坐奠觯，答再拜，执觯兴。宾进，受虚爵，降奠于篚，易觯洗。公有命，则不易不洗，反升，酌膳觯，下拜。小臣辞。宾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

宾以旅酬于西阶上，射人作大夫长升受旅。宾大夫之右坐奠觯，拜，执觯兴。大夫答拜。宾坐祭，立饮，卒觯，不拜。若膳觯也，则降，更觯洗，升实散。大夫拜受，宾拜送。大夫辩受酬，如受宾酬之礼，不祭。卒受者以虚觯降奠于篚。

主人洗，升，实散，献卿于西阶上。司宫兼卷重席，设于宾左，东上。卿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卿辞重席，司宫彻之。乃荐脯醢。卿升席坐，左执爵，右祭脯醢，遂祭酒，不啐酒；降席，西阶上北面坐，卒爵，兴，坐奠爵，拜，执爵兴。主人答拜，受爵。卿降复位。辩献卿，主人以虚爵降，奠于篚。射人乃升卿，卿皆升就席。若有诸公，则先卿献之，如献卿之礼；席于阼阶西，北面东上，无加席。

小臣又请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请致者。若命长致，则媵爵者奠觯于篚，一人待于洗南。长致。致者阼阶下再拜稽首，公答再拜。洗象觯，升实之，坐奠于荐南，降，与立于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稽首送觯，公答再拜。公又行一爵，若宾，若长，唯公所酬。以旅于西阶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虚觯降奠于篚。

主人洗，升，献大夫于西阶上。大夫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大夫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主人受爵。大夫降复位。

胥荐主人于洗北，西面，脯醢，无脀。辩献大夫，遂荐之，继宾以西，东上。

卒，射人乃升大夫，大夫皆升，就席。席工于西阶上，少东。乐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小臣纳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左何瑟，面鼓，执越，内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阶，北面东上坐。小臣坐授瑟，乃降。

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

卒歌，主人洗，升献工。工不兴，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阶上拜送爵。荐脯醢。使人相祭。卒受，不拜。主人受爵。众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辩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于篚。

公又举奠觯。唯公所赐。以旅于西阶上，如初。卒，笙人，立于县中。奏《南陔》、《白华》、《华黍》。

主人洗，升，献笙于西阶上。一人拜，尽阶，不升堂，受爵，降。主人拜送爵。阶前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升，授主人。众笙不拜受爵，降；坐祭，立卒爵。辩有脯醢，不祭。

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遂歌乡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苹》。大师告于乐正曰："正歌备。"乐正由楹内东楹之东告于公，乃降复位。

射人自阼阶下，请立司正，公许。射人遂为司正。司正洗角觯，南面坐奠于中庭；升，东楹之东受命。西阶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对曰："诺！敢不安！"司正降自西阶，南面坐取觯，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觯；右还，北面少立，坐取觯，兴；坐不祭，卒觯，奠之，兴，再拜稽首。左还，南面坐取觯，洗，南面反奠于其所；升自西阶，东楹之东，请彻俎，降，公许。告于宾，宾北面取俎以出。膳宰彻公俎，降自阼阶以东。卿、大夫皆降，东面北上。宾反入，及卿、大夫皆说屦，升就席。公以宾及卿、大夫皆坐，乃安。

羞庶羞。大夫祭荐。司正升受命，皆命："君曰'无不醉'！"宾及卿、大夫皆兴，对曰："诺！敢不醉！"皆反坐。

主人洗，升，献士于西阶上。士长升，拜受觯，主人拜送觯。士坐祭，立饮，不拜既爵；其他不拜，坐祭，立饮。乃荐司正与射人一人、司士一人、执幂二人，立于觯南，东上。辩献士。士既献者立于东方，西面北上。乃荐士。祝史、小臣师，亦就其位而荐之。主人就旅食之尊而献之。旅食不拜受爵，坐祭，立饮。

若射，则大射正为司射，如乡射之礼。

宾降洗，升媵觚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辞。宾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宾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宾降洗象觯，升酌膳，坐奠于荐南，降拜。小臣辞。宾升成拜，公

答再拜。宾反位。公坐取宾所媵觯，兴。唯公所赐。受者如初受酬之礼，降，更爵洗，升酌膳，下拜。小臣辞。升成拜，公答拜。乃就席，坐行之。有执爵者。唯受于公者拜。

司正命执爵者，爵辩，卒受者兴以酬士。大夫卒受者以爵兴，西阶上酬士。士升，大夫奠爵拜，士答拜。大夫立卒爵，不拜，实之。士拜受，大夫拜送。士旅于西阶上，辩。士旅酌。卒。

主人洗，升自西阶，献庶子于阼阶上，如献士之礼。辩，降洗，遂献左右正与内小臣，皆于阼阶上，如献庶子之礼。无算爵。

士也，有执膳爵者，有执散爵者。执膳爵者酌以进公，公不拜，受。执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赐。所赐者兴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答拜。受赐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后饮。执膳爵者受公爵，酌，反奠之。受赐爵者兴，授执散爵，执散爵者乃酌行之。唯受爵于公者拜。卒受爵者兴，以酬士于西阶上。士升，大夫不拜，乃饮，实爵。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公有命彻幂，则卿、大夫皆降，西阶下北面东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辞。公答再拜，大夫皆辟。遂升，反坐。士终旅于上，如初。无算乐。

宵，则庶子执烛于阼阶上，司宫执烛于西阶上，甸人执大烛于庭，阍人为大烛于门外。宾醉，北面坐，取其荐脯以降。奏《陔》。宾所执脯以赐钟人于门内霤，遂出。卿、大夫皆出。公不送。

公与客燕。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请吾子之与寡君须臾焉。使某也以请。"对曰："寡君，君之私也。君无所辱赐于使臣，臣敢辞。""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请！""寡君，君之私也。君无所辱赐于使臣，臣敢固辞！""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请！""某固辞，不得命，敢不从！"致命曰："寡君使某有不腆之酒，以请吾子之与寡君须臾焉！""君贶寡君多矣，又辱赐于使臣，臣敢拜

赐命!"

《记》:燕,朝服于寝。其牲,狗也,亨于门外东方。

若与四方之宾燕,则公迎之于大门内,揖让升。宾为苟敬,席于阼阶之西,北面,有脀,不哜肺,不啐酒。其介为宾。无膳尊,无膳爵。

与卿燕,则大夫为宾;与大夫燕,亦大夫为宾。羞膳者与执幂者皆士也。羞卿者,小膳宰也。

若以乐纳宾,则宾及庭,奏《肆夏》;宾拜酒,主人答拜,而乐阕;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乐阕。

升歌《鹿鸣》,下管《新宫》,笙入三成,遂合乡乐。若舞,则《勺》。

唯公与宾有俎。献公,曰:"臣敢奏爵以听命。"凡公所辞,皆栗阶;凡栗阶,不过二等。凡公所酬,既拜,请旅侍臣。凡荐与羞者,小膳宰也。有内羞。

君与射,则为下射,袒朱襦,乐作而后就物。小臣以巾授矢,稍属。不以乐志。既发,则小臣受弓以授弓人。上射退于物一笴,既发,则答君而俟。若饮君,燕,则夹爵。君在,大夫射,则肉袒。

若与四方之宾燕,媵爵,曰:"臣受赐矣。臣请赞执爵者。"相者对曰:"吾子无自辱焉。"有房中之乐。

大射仪第七

大射之仪,君有命戒射,宰戒百官有事于射者。射人戒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与赞者。

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马、射人宿视涤。司马命量人量侯

道与所设乏以貍步：大侯九十，参七十，干五十；设乏各去其侯西十、北十。遂命量人、巾车张三侯。大侯之崇，见鹄于参，参见鹄于干，干不及地武。不系左下纲。设乏西十、北十，凡乏，用革。

乐人宿县于阼阶东，笙磬西面，其南笙钟，其南鑮，皆南陈。建鼓在阼阶西，南鼓；应鼙在其东，南鼓。西阶之西，颂磬东面，其南钟，其南鑮，皆南陈。一建鼓在其南，东鼓，朔鼙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阶之东，南面。簜在建鼓之间，鼗倚于颂磬西紘。

厥明，司宫尊于东楹之西，两方壶，膳尊两甒在南，有丰。幂用锡若絺，缀诸箭；盖幂加勺，又反之。皆玄尊。酒在北。尊士旅食于西鑮之南，北面，两圜壶。又尊于大侯之乏东北，两壶献酒。设洗于阼阶东南，罍水在东，篚在洗西，南陈。设膳篚在其北，西面。又设洗于获者之类西北，水在洗北。篚在南，东陈。

小臣设公席于阼阶上，西乡。司宫设宾席于户西，南面，有加席。卿席宾东，东上。小卿宾西，东上。大夫继而东上，若有东面者，则北上。席工于西阶之东，东上。诸公阼阶西，北面，东上。官馔。

羹定。射人告具于公，公升，即位于席，西乡。小臣师纳诸公、卿、大夫，诸公、卿、大夫皆入门右，北面东上。士西方，东面北上。大史在干侯之东北，北面东上。士旅食者在士南，北面东上。小臣师从者在东堂下，南面西上。

公降，立于阼阶之东南，南乡。小臣师诏揖诸公、卿、大夫，诸公、卿、大夫西面北上。揖大夫，大夫皆少进。

大射正摈。摈者请宾，公曰："命某为宾。"摈者命宾，宾少进，礼辞。反命，又命之。宾再拜稽首，受命。摈者反命。宾出，立于门外，北面。公揖卿、大夫升就席。小臣自阼阶下，北面，请执幂者与羞膳者。乃命执幂者。执幂者升自西阶，立于尊南，北

面东上。膳宰请羞于诸公卿者。摈者纳宾，宾及庭，公降一等揖宾，宾辟；公升，即席。奏《肆夏》。

宾升自西阶，主人从之，宾右北面至，再拜。宾答再拜。主人降洗，洗南，西北面。宾降阶西，东面。主人辞降，宾对。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宾少进，辞洗。主人坐奠觚于篚，兴对。宾反位。主人卒洗。宾揖，升。主人升，宾拜洗。主人宾右奠觚答拜，降盥。宾降，主人辞降，宾对。卒盥。宾揖，升。主人升，坐取觚。执幂者举幂，主人酌膳，执幂者盖幂。酌者加勺，又反之。筵前献宾，宾西阶上拜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宾右拜送爵。宰胥荐脯醢。

宾升筵。庶子设折俎。宾坐，左执觚，右祭脯醢，奠爵于荐右；兴，取肺坐，绝祭，哜之；兴，加于俎，坐捝手，执爵，遂祭酒，兴，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执爵兴。主人答拜。乐阕。

宾西阶上北面坐，卒爵，兴；坐奠爵，拜，执爵兴。主人答拜。宾以虚爵降。主人降。宾洗南西北面坐奠觚，少进，辞降。主人西阶西东面少进，对。宾坐取觚，奠于篚下，盥洗。主人辞洗。宾坐奠觚于篚，兴对，卒洗，及阶，揖升。主人升，拜洗，如宾礼。宾降盥，主人降。宾辞降，卒盥，揖升。酌膳，执幂如初，以酢主人于西阶上。主人北面拜受爵。宾主人之左拜送爵。主人坐祭，不啐酒，不拜酒，遂卒爵，兴，坐奠爵，拜，执爵兴。宾答拜。主人不崇酒，以虚爵降，奠于篚。宾降，立于西阶西，东面。摈者以命升宾。宾升，立于西序，东面。

主人盥，洗象觚，升酌膳，东北面献于公。公拜受爵，乃奏《肆夏》。主人降自西阶，阼阶下北面拜送爵。宰胥荐脯醢，由左房。庶子设折俎，升自西阶。公祭，如宾礼，庶子赞授肺。不拜酒，立卒爵，坐奠爵，拜，执爵兴。主人答拜，乐阕。

升受爵，降奠于篚。更爵，洗，升，酌散以降；酢于阼阶下，北面坐奠爵，再拜稽首。公答拜。主人坐祭，遂卒爵，兴；坐奠爵，再拜稽首。公答拜。主人奠爵于篚。

主人盥洗，升，媵觚于宾，酌散，西阶上坐奠爵，拜。宾西阶上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饮。宾辞。卒爵兴，坐奠爵，拜，执爵兴。宾答拜。主人降洗，宾降。主人辞降，宾辞洗。卒洗。宾揖升，不拜洗。主人酌膳。宾西阶上拜，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宾升席，坐祭酒，遂奠于荐东。

主人降，复位。宾降筵西，东南面立。小臣自阼阶下请媵爵者，公命长。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媵爵者阼阶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答拜。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进，盥，洗角觯，升自西阶，序进，酌散，交于楹北，降，适阼阶下，皆奠觯，再拜稽首，执觯兴。公答拜。媵爵者皆坐祭，遂卒觯，兴，坐奠觯，再拜稽首，执觯兴。公答再拜。媵爵者执觯待于洗南。小臣请致者。若命皆致，则序进，奠觯于篚，阼阶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答拜。媵爵者洗象觯，升实之；序进，坐奠于荐南，北上。降，适阼阶下，皆再拜稽首送觯。公答拜。媵爵者皆退反位。

公坐取大夫所媵觯，兴，以酬宾。宾降，西阶下再拜稽首。小臣正辞，宾升成拜。公坐奠觯，答拜，执觯兴。公卒觯，宾下拜，小臣正辞。宾升，再拜稽首。公坐奠觯，答拜，执觯兴。宾进，受虚觯，降，奠于篚，易觯，兴洗。公有命，则不易不洗。反升酌膳，下拜。小臣正辞。宾升，再拜稽首。公答拜。宾告于摈者，请旅诸臣；摈者告于公，公许。宾以旅大夫于西阶上。摈者作大夫长升受旅。宾大夫之右坐奠觯，拜，执觯兴。大夫答拜。宾坐祭，立卒觯，不拜。若膳觯也，则降更觯，洗，升实散。大夫拜受。宾拜送，遂就席。大夫辨受酬，如受宾酬之礼，不祭酒。卒受者以虚觯降，奠于篚，复位。

主人洗觚，升实散，献卿于西阶上。司宫兼卷重席，设于宾左，东上。卿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卿辞重席，司宫彻之。乃荐脯醢。卿升席。庶子设折俎。卿坐，左执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荐右；兴，取肺，坐，绝祭，不哜肺；兴，加于俎，坐捝手，取爵，遂祭酒；执爵兴，降席，西阶上北面坐卒爵；兴，坐奠爵，拜，执爵兴。主人答拜，受爵。卿降，复位。辩献卿。主人以虚爵降，奠于篚。摈者升卿，卿皆升，就席。若有诸公，则先卿献之，如献卿之礼。席于阼阶西，北面东上，无加席。

小臣又请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请致者。若命长致，则媵爵者奠觯于篚，一人待于洗南；长致者阼阶下再拜稽首。公答拜。洗象觯，升实之，坐奠于荐南，降，与立于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稽首送觯。公答拜。

公又行一爵，若宾，若长，唯公所赐。以旅于西阶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虚觯降，奠于篚。主人洗觚，升，献大夫于西阶上。大夫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大夫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主人受爵，大夫降复位。胥荐主人于洗北，西面。脯醢，无胥。辩献大夫，遂荐之。继宾以西，东上；若有东面者，则北上。卒，摈者升大夫。大夫皆升，就席。

乃席工于西阶上，少东。小臣纳工，工六人，四瑟。仆人正徒相大师，仆人师相少师，仆人士相上工。相者皆左何瑟，后首，内弦，挎越，右手相。后者徒相入，小乐正从之。升自西阶，北面东上。坐授瑟，乃降。小乐正立于西阶东。乃歌《鹿鸣》三终。

主人洗，升实爵，献工。工不兴，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阶上拜送爵。荐脯醢。使人相祭。卒爵，不拜。主人受虚爵。众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辩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于篚，复位。大师及少师、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群工陪于后。乃管《新宫》三终。卒管。大师及少师、上工皆东坫之东南，西

面北上，坐。

摈者自阼阶下请立司正。公许，摈者遂为司正。司正适洗，洗角觯，南面坐奠于中庭，升，东楹之东受命于公，西阶上北面命宾、诸公、卿、大夫："公曰以我安！"宾、诸公、卿、大夫皆对曰："诺！敢不安！"司正降自西阶，南面坐取觯，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觯，兴，右还，北面少立，坐取觯，兴，坐，不祭，卒觯；奠之，兴，再拜稽首，左还，南面坐取觯，洗；南面反奠于其所，北面立。

司射适次，袒，决遂，执弓，挟乘矢，于弓外见镞于弣，右巨指钩弦。自阼阶前曰："为政请射。"遂告曰："大夫与大夫，士御于大夫。"遂适西阶前，东面右顾，命有司纳射器。射器皆入。君之弓矢适东堂，宾之弓矢与中、筹、丰，皆止于西堂下，众弓矢不挟。总众弓矢、楅，皆适次而俟。工人、士与梓人升自北阶，两楹之间。疏数容弓，若丹，若墨，度尺而午。射正莅之。卒画，自北阶下。司宫扫所画物，自北阶下。大史俟于所设中之西，东面以听政。司射西面誓之曰："公射大侯，大夫射参，士射干。射者非其侯，中之不获！卑者与尊者为耦，不异侯！"大史许诺。遂比三耦。三耦俟于次北，西面北上。司射命上射，曰："某御于子。"命下射，曰："子与某子射。"卒，遂命三耦取弓矢于次。

司射入于次，搢三挟一个，出于次，西面揖，当阶北面揖，及阶揖，升堂揖，当物北面揖，及物揖，由下物少退，诱射。射三侯，将乘矢，始射干，又射参，大侯再发。卒射，北面揖。及阶揖降，如升射之仪。遂适堂西，改取一个挟之。遂取扑搢之，以立于所设中之西南，东面。

司马师命负侯者执旌以负侯。负侯者皆适侯，执旌负侯而俟。司射适次，作上耦射。司射反位。上耦出次，西面揖，进。上射在左，并行。当阶北面揖，及阶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从之，中

等。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并行。皆当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还视侯中，合足而俟。司马正适次，袒决遂，执弓，右挟之，出，升自西阶，适下物，立于物间，左执弣，右执箫，南扬弓，命去侯。负侯皆许诺，以宫趋，直西，及乏南，又诺以商，至乏，声止，授获者，退立于西方。获者兴，共而俟。司马正出于下射之南，还其后，降自西阶，遂适次，释弓，说决拾，袭，反位。司射进，与司马正交于阶前，相左，由堂下西阶之东北面视上射，命曰："毋射获！毋猎获！"上射揖。司射退，反位。乃射。上射既发，挟矢，而后下射射，拾发以将乘矢。获者坐而获，举旌以宫，偃旌以商，获而未释获。卒射，右挟之，北面揖，揖如升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从之，中等；并行，上射于左。与升射者相左，交于阶前，相揖。适次，释弓，说决拾，袭，反位。三耦卒射，亦如之。司射去扑，倚于阶西，适阼阶下，北面告于公，曰："三耦卒射。"反，搢扑，反位。

司马正袒，决遂，执弓，右挟之，出，与司射交于阶前，相左。升自西阶，自右物之后，立于物间；西南面，揖弓，命取矢。负侯许诺如初。去侯，皆执旌以负其侯而俟。司马正降自西阶，北面命设楅。小臣师设楅。司马正东面，以弓为毕。

既设楅，司马正适次，释弓，说决拾，袭，反位。小臣坐委矢于楅，北括；司马师坐乘之。卒，若矢不备，则司马正又袒执弓，升，命取矢如初，曰："取矢不索！"乃复求矢，加于楅。卒，司马正进坐，左右抚之，兴，反位。

司射适西阶西，倚扑；升自西阶，东面请射于公。公许。遂适西阶上，命宾御于公，诸公、卿则以耦告于上，大夫则降，即位而后告。司射自西阶上，北面告于大夫，曰："请降！"司射先降，搢扑，反位。大夫从之降，适次，立于三耦之南，西面北上。司射东面于大夫之西北，耦大夫与大夫，命上射曰："某御于子。"

命下射曰："子与某子射。"卒，遂比众耦。众耦立于大夫之南，西面北上。若有士与大夫为耦，则以大夫之耦为上。命大夫之耦曰："子与某子射。"告于大夫曰："某御于子。"命众耦，如命三耦之辞。诸公、卿皆未降。

遂命三耦各与其耦拾取矢，皆袒，决遂，执弓，右挟之。一耦出，西面揖，当楅北面揖，及楅揖。上射东面，下射西面。上射揖进，坐，横弓却手，自弓下取一个，兼诸弣，兴，顺羽且左还，毋周，反面揖。下射进坐，横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兼诸弣，兴；顺羽且左还，毋周，反面揖。既拾取矢，梱之。兼挟乘矢，皆内还，南面揖；适楅南，皆左还，北面揖；搢三挟一个。揖，以耦左还，上射于左。退者与进者相左，相揖。退释弓矢于次，说决拾，袭，反位。二耦拾取矢，亦如之。后者遂取诱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有司于次中。皆袭，反位。

司射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马命去侯，负侯许诺如初。司马降，释弓，反位。司射犹挟一个，去扑，与司马交于阶前，适阼阶下，北面请释获于公。公许，反，搢扑，遂命释获者设中；以弓为毕，北面。大史释获。小臣师执中，先首，坐设之；东面退。大史实八筭于中，横委其余于中西，兴，共而俟。

司射西面命曰："中离维纲，扬触梱复，公则释获，众则不与！唯公所中，中三侯皆获。"释获者命小史，小史命获者。司射遂进，由堂下北面视上射，命曰："不贯不释！"上射揖。司射退，反位。释获者坐取中之八筭，改实八筭，兴，执而俟。乃射。若中，则释获者每一个释一筭，上射于右，下射于左。若有余筭，则反委之。又取中之八筭，改实八筭于中。兴，执而俟。

三耦卒射。宾降，取弓矢于堂西。诸公、卿则适次，继三耦以南。公将射，则司马师命负侯，皆执其旌以负其侯而俟，司马师反位。隶仆人扫侯道。司射去扑，适阼阶下，告射于公，公许；

适西阶东告于宾，遂搢扑，反位。小射正一人，取公之决拾于东坫上，一小射正授弓拂弓，皆以俟于东堂。公将射，则宾降，适堂西，袒，决遂，执弓，搢三挟一个，升自西阶，先待于物北，一笴，东面立。司马升，命去侯如初，还右，乃降，释弓，反位。公就物，小射正奉决拾以笥，大射正执弓，皆以从于物。小射正坐奠笥于物南，遂拂以巾，取决，兴，赞设决、朱极三。小臣正赞袒，公袒朱襦。卒袒，小臣正退俟于东堂。小射正又坐取拾，兴。赞设拾，以笥退奠于坫上，复位。大射正执弓，以袂顺左右隈，上再下壹，左执弣，右执箫，以授公。公亲揉之。小臣师以巾内拂矢，而授矢于公，稍属。大射正立于公后，以矢行告于公。下曰留，上曰扬，左右曰方。公既发，大射正受弓，而俟拾发以将乘矢。公卒射，小臣师以巾退，反位；大射正受弓，小射正以笥受决拾，退奠于坫上，复位。大射正退，反司正之位。小臣正赞袭。公还而后宾降，释弓于堂西，反位于阶西，东面。公即席，司正以命升宾。宾升复筵，而后卿、大夫继射。

诸公、卿取弓矢于次中，袒决遂，执弓，搢三挟一个，出，西面揖，揖如三耦，升射、卒射、降如三耦。适次，释弓，说决拾，袭，反位。众皆继射，释获皆如初。卒射，释获者遂以所执余获，适阼阶下，北面告于公，曰："左右卒射。"反位，坐委余获于中西，兴，共而俟。

司马袒执弓，升，命取矢如初。负侯许诺，以旌负侯如初。司马降，释弓如初。小臣委矢于楅如初。宾、诸公、卿、大夫之矢皆异束之以茅，卒，正坐，左右抚之，进束，反位。宾之矢，则以授矢人于西堂下。司马释弓，反位，而后卿、大夫升就席。

司射适阶西，释弓，去扑，袭；进由中东，立于中南，北面视筭。释获者东面于中西坐，先数右获。二筭为纯，一纯以取，实于左手；十纯则缩而委之，每委异之。有余纯，则横诸下。一筭

为奇，奇则又缩诸纯下。兴，自前适左，东面坐。坐兼敛筭，实于左手；一纯以委，十则异之。其余如右获。司射复位。释获者遂进取贤获，执之，由阼阶下，北面告于公。若右胜，则曰："右贤于左。"若左胜，则曰：左贤于右。"以纯数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若左右钧，则左右各执一筭以告，曰："左右钧。"还复位，坐，兼敛筭，实八筭于中，委其余于中西，兴，共而俟。

司射命设丰。司宫士奉丰，由西阶升，北面坐设于西楹西，降复位。胜者之弟子洗觯，升酌散，南面坐奠于丰上，降反位。司射遂袒执弓，挟一个，搢扑，东面于三耦之西，命三耦及众射者胜者皆袒决遂，执张弓；不胜者皆袭，说决拾，却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执弣。司射先反位。三耦及众射者皆升，饮射爵于西阶上。小射正作升饮射爵者，如作射。一耦出，揖如升射，及阶，胜者先升，升堂少右。不胜者进，北面坐取丰上之觯，兴；少退，立卒觯，进；坐奠于丰下，兴，揖。不胜者先降，与升饮者相左，交于阶前，相揖；适次，释弓，袭，反位。仆人师继酌射爵，取觯实之，反奠于丰上，退俟于序端。升饮者如初。三耦卒饮。

若宾、诸公、卿、大夫不胜，则不降，不执弓，耦不升。仆人师洗，升实觯以授；宾、诸公、卿、大夫受觯于席以降，适西阶上，北面立饮，卒觯，授执爵者，反就席。若饮公，则侍射者降，洗角觯，升酌散，降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辞，宾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宾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宾降，洗象觯，升酌膳以致，下拜；小臣正辞，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公卒觯，宾进受觯，降洗散觯，升实散，下拜；小臣正辞，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宾坐，不祭，卒觯，降奠于篚，阶西东面立。摈者以命升宾，宾升就席。若诸公、卿、大夫之耦不胜，则亦执弛弓，特升饮。众皆继饮射爵，如三耦。射爵辩，乃彻丰与觯。

司宫奠侯于服不之东北，两献酒，东面南上，皆加勺，设洗于尊西北。篚在南，东肆，实一散于篚。司马正洗散，遂实爵，献服不。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司马正西面拜送爵，反位。宰夫有司荐，庶子设折俎。卒错，获者适右个，荐俎从之。获者左执爵，右祭荐俎，二手祭酒；适左个，祭如右个，中亦如之。卒祭，左个之西北三步东面，设荐俎，立卒爵。司马师受虚爵，洗，献隶仆人与巾车、获者，皆如大侯之礼。卒，司马师受虚爵，奠于篚。获者皆执其荐，庶子执俎从之，设于乏少南。服不复负侯而俟。

司射适阶西，去扑，适堂西，释弓，说决拾，袭；适洗；洗觚，升，实之；降，献释获者于其位，少南。荐脯醢、折俎，皆有祭。释获者荐右东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释获者就其荐坐，左执爵，右祭脯醢，兴取肺，坐祭，遂祭酒；兴，司射之西，北面立卒爵，不拜既爵。司射受虚爵，奠于篚。释获者少西辟荐，反位。

司射适堂西，袒，决遂，取弓，挟一个，适阶西，搢扑以反位。司射倚扑于阶西，适阼阶下，北面请射于公，如初。反搢扑，适次，命三耦皆袒，决遂，执弓，序出取矢。司射先反位。三耦拾取矢如初，小射正作取矢如初。三耦既拾取矢，诸公、卿、大夫皆降如初位，与耦入于次，皆袒，决遂，执弓，皆进当楅，进坐说矢束。上射东面，下射西面，拾取矢如三耦。若士与大夫为耦，士东面，大夫西面。大夫进坐，说矢束，退反位。耦揖进坐，兼取乘矢，兴，顺羽，且左还，毋周，反面揖。大夫进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搢三挟一个，揖进。大夫与其耦皆适次，释弓，说决拾，袭，反位。诸公、卿升就席。众射者继拾取矢，皆如三耦，遂入于次，释弓矢，说决拾，袭，反位。司射犹挟一个以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马升，命去侯，负侯许诺。司

马降，释弓反位。

司射与司马交于阶前，倚扑于阶西，适阼阶下，北面请以乐于公。公许。司射反，搢扑，东面命乐正曰："命用乐！"乐正曰："诺。"司射遂适堂下，北面视上射，命曰："不鼓不释！"上射揖。司射退反位。乐正命大师，曰："奏《貍首》，间若一！"大师不兴，许诺。乐正反位。奏《貍首》以射。三耦卒射。宾待于物如初。公乐作而后就物，稍属，不以乐志。其他如初仪，卒射如初。

宾就席。诸公、卿、大夫、众射者皆继射，释获如初。卒射，降反位。释获者执余获进告。左右卒射如初。

司马升，命取矢，负侯许诺。司马降，释弓反位。小臣委矢，司马师乘之，皆如初；司射释弓，视筭，如初；释获者以贤获与钧告，如初。复位。

司射命设丰、实觯，如初。遂命胜者执张弓，不胜者执弛弓，升、饮如初。卒，退丰与觯，如初。

司射犹袒，决遂，左执弓，右执一个，兼诸弦，面镞，适次，命拾取矢，如初。司射反位。三耦及诸公、卿、大夫、众射者皆袒，决遂以拾取矢，如初。矢不挟，兼诸弦，面镞；退适次，皆授有司弓矢，袭，反位。卿、大夫升就席。

司射适次，释弓，说决拾，去扑，袭，反位。司马正命退楅解纲。小臣师退楅，巾车、量人解左下纲。司马师命获者以旌与荐俎退。司射命释获者退中与筭而俟。

公又举奠觯，唯公所赐。若宾，若长，以旅于西阶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虚觯降，奠于篚，反位。司马正升自西阶，东楹之东，北面告于公，请彻俎，公许。遂适西阶上，北面告于宾。宾北面取俎以出。诸公、卿取俎如宾礼，遂出，授从者于门外。大夫降复位。

庶子正彻公俎，降自阼阶以东。宾、诸公、卿皆入门，东面

北上。司正升宾。宾、诸公、卿、大夫皆说屦，升就席。公以宾及卿、大夫皆坐，乃安。羞庶羞。大夫祭荐。司正升受命，皆命："公曰众无不醉！"宾及诸公、卿、大夫皆兴，对曰："诺！敢不醉！"皆反位坐。

主人洗、酌，献士于西阶上。士长升，拜受觯，主人拜送。士坐祭，立饮，不拜既爵。其他不拜，坐祭，立饮。乃荐司正与射人于觯南，北面东上，司正为上。辩献士。士既献者立于东方，西面北上。乃荐士。祝史、小臣师亦就其位而荐之。主人就士旅食之尊而献之。旅食不拜，受爵，坐祭，立饮。主人执虚爵，奠于篚，复位。

宾降洗，升，媵觯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辞。宾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宾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宾降，洗象觚，升，酌膳，坐奠于荐南，降拜。小臣正辞。宾升成拜，公答拜。宾反位。

公坐取宾所媵觯，兴。唯公所赐。受者如初受酬之礼。降，更爵，洗；升，酌膳；下，再拜稽首。小臣正辞，升成拜。公答拜。乃就席，坐行之。有执爵者。唯受于公者拜。司正命执爵者爵辩，卒受者兴以酬士。大夫卒受者以爵兴，西阶上酬士。士升，大夫奠爵拜，士答拜。大夫立卒爵，不拜，实之。士拜受，大夫拜送。士旅于西阶上，辩。士旅酌。

若命曰："复射！"则不献庶子。司射命射，唯欲。卿、大夫皆降，再拜稽首。公答拜。壹发，中三侯皆获。

主人洗，升自西阶，献庶子于阼阶上，如献士之礼。辩献，降洗，遂献左右正与内小臣，皆于阼阶上，如献庶子之礼。无筭爵。

士也，有执膳爵者，有执散爵者。执膳爵者酌以进公；公不拜，受；执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赐。所赐者兴，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受赐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

后饮。执膳爵者受公爵，酌，反奠之。受赐者兴，授执散爵者；执散爵者乃酌行之。唯受于公者拜。卒爵者兴，以酬士于西阶上。士升。大夫不拜，乃饮，实爵；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公有命彻幂，则宾及诸公、卿、大夫皆降，西阶下北面东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正辞，公答拜。大夫皆辟，升，反位。士旅于上，如初。无算乐。

宵，则庶子执烛于阼阶上，司宫执烛于西阶上，甸人执大烛于庭，阍人为烛于门外。宾醉，北面坐，取其荐脯以降。奏《陔》。宾所执脯，以赐钟人于门内霤，遂出。卿、大夫皆出，公不送。公人，《骜》。

聘礼第八

聘礼，君与卿图事，遂命使者，使者再拜稽首辞，君不许，乃退。既图事，戒上介，亦如之。宰命司马戒众介，众介皆逆命，不辞。宰书币，命宰夫官具。

及期，夕币。使者朝服，帅众介夕。管人布幕于寝门外。官陈币，皮北首，西上，加其奉于左皮上；马则北面，奠币于其前。使者北面，众介立于其左，东上。卿、大夫在幕东，西面北上。宰人，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门左，南乡。史读书展币。宰执书，告备具于君，授使者。使者受书，授上介。公揖入。官载其币，舍于朝。上介视载者、所受书以行。

厥明，宾朝服，释币于祢。有司筵几于室中。祝先入，主人从入。主人在右，再拜，祝告，又再拜。释币，制玄纁束，奠于几下，出。主人立于户东，祝立于牖西。又入，取币，降，卷币，实于笲，埋于西阶东。又释币于行。遂受命。上介释币，亦如之。

上介及众介俟于使者之门外。使者载旜，帅以受命于朝。君

朝服，南乡；卿、大夫西面北上。君使卿进使者。使者入，及众介随入，北面东上。君揖使者，进之，上介立于其左，接闻命。贾人西面坐启椟，取圭垂缫，不起而授宰。宰执圭屈缫，自公左授使者。使者受圭，同面垂缫以受命。既述命，同面授上介。上介受圭屈缫，出，授贾人，众介不从。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玄纁束帛加琮，皆如初。遂行，舍于郊，敛旜。

若过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将命于朝，曰："请帅。"奠币。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许，遂受币。饩之以其礼，上宾大牢，积唯刍禾，介皆有饩。士帅没其竟。誓于其竟，宾南面，上介西面，众介北面东上，史读书，司马执策立于其后。

未入竟，壹肄。为壝坛，画阶，帷其北，无宫。朝服无主，无执也。介皆与，北面西上。习享，士执庭实。习夫人之聘享，亦如之。习公事，不习私事。

及竟，张旜，誓。乃谒关人。关人问从者几人，以介对。君使士请事，遂以入竟。

入竟，敛旜乃展。布幕，宾朝服立于幕东，西面，介皆北面东上。贾人北面，坐拭圭，遂执展之。上介北面视之，退复位。退圭。陈皮，北首，西上，又拭璧，展之，会诸其币，加于左皮上。上介视之，退。马则幕南，北面，奠币于其前。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贾人告于上介，上介告于宾。有司展群币以告。及郊，又展，如初。及馆，展币于贾人之馆，如初。

宾至于近郊，张旜。君使下大夫请行，反。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劳。上介出请，入告。宾礼辞，迎于舍门之外，再拜。劳者不答拜。宾揖，先入，受于舍门内。劳者奉币入，东面致命。宾北面听命，还，少退，再拜稽首，受币。劳者出。授老币，出迎劳者。劳者礼辞。宾揖，先入，劳者从之。乘皮设。宾用束锦傧劳者，劳者再拜稽首受。宾再拜稽首，送币。劳者揖皮出，乃退。

宾送再拜。

夫人使下大夫劳以二竹簠方，玄被纁里，有盖，其实枣蒸栗择，兼执之以进。宾受枣，大夫二手授栗。宾之受，如初礼。傧之如初。下大夫劳者遂以宾入。

至于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宾曰："俟间。"大夫帅至于馆，卿致馆。宾迎，再拜。卿致命，宾再拜稽首。卿退，宾送再拜。

宰夫朝服设飧：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东，鼎七。堂上之馔八，西夹六。门外米、禾皆二十车，薪刍倍禾。上介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堂上之馔六；门外米、禾皆十车，薪刍倍禾。众介皆少牢。

厥明，讶宾于馆。宾皮弁聘，至于朝。宾入于次，乃陈币。卿为上摈，大夫为承摈，士为绍摈。摈者出请事。公皮弁，迎宾于大门内。大夫纳宾。宾入门左，公再拜，宾辟，不答拜。公揖入，每门每曲揖。及庙门，公揖入，立于中庭，宾立接西塾。几筵既设，摈者出请命。贾人东面坐，启椟，取圭垂缫，不起而授上介。上介不袭，执圭屈缫，授宾。宾袭，执圭。摈者入告，出辞玉。纳宾，宾入门左。介皆入门左，北面西上。三揖，至于阶，三让，公升二等。宾升西楹西，东面。摈者退中庭。宾致命。公左还，北乡。摈者进。公当楣再拜。宾三退，负序。公侧袭，受玉于中堂与东楹之间。摈者退，负东塾而立。宾降，介逆出。宾出。公侧授宰玉，裼，降立。摈者出请。宾裼，奉束帛加璧享。摈者入告，出许。庭实，皮则摄之，毛在内；内摄之入设也。宾入门左，揖让如初，升致命，张皮。公再拜受币。士受皮者自后右客；宾出当之，坐摄之。公侧授宰币，皮如入，右首而东。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礼。若有言，则以束帛，如享礼。

摈者出请事，宾告事毕。宾奉束锦以请觌。摈者入告，出辞，

请礼宾。宾礼辞，听命。摈者入告。宰夫彻几改筵。公出，迎宾以入，揖让如初。公升，侧受几于序端。宰夫内拂几三，奉两端以进。公东南乡，外拂几三，卒，振袂中摄之，进，西乡。摈者告。宾进讶，受几于筵前，东面俟。公壹拜送。宾以几辟，北面设几，不降，阶上答再拜稽首。宰夫实觯以醴，加柶于觯，面枋。公侧受醴。宾不降，壹拜，进筵前受醴，复位。公拜送醴。宰夫荐笾豆脯醢。宾升筵，摈者退，负东塾。宾祭脯醢，以柶祭醴三，庭实设。降筵，北面，以柶兼诸觯，尚擸，坐啐醴。公用束帛。建柶，北面奠于荐东。摈者进相币。宾降辞币，公降一等辞。栗阶升，听命，降拜，公辞。升，再拜稽首，受币，当东楹，北面；退，东面俟。公壹拜；宾降也，公再拜。宾执左马以出。上介受宾币，从者讶受马。

宾觌，奉束锦，总乘马，二人赞。入门右，北面奠币，再拜稽首。摈者辞。宾出。摈者坐取币出，有司二人牵马以从，出门，西面于东塾南。摈者请受。宾礼辞，听命。牵马，右之，入设。宾奉币，入门左，介皆入门左，西上。公揖让如初，升。公北面再拜。宾三退，反还，负序。振币进授，当东楹北面。士受马者自前还牵者后，适其右，受。牵马者自前西，乃出。宾降阶东拜送。君辞。拜也，君降一等辞。摈者曰："寡君从子，虽将拜，起也。"栗阶升。公西乡。宾阶上再拜稽首。公少退。宾降出。公侧授宰币，马出。

公降立。摈者出请。上介奉束锦，士介四人皆奉玉锦束，请觌。摈者入告，出许。上介奉币，俪皮，二人赞；皆入门右，东上奠币，皆再拜稽首。摈者辞，介逆出。摈者执上币，士执众币，有司二人举皮，从其币出，请受。委皮南面，执币者西面北上。摈者请受。介礼辞，听命。皆进，讶受其币。上介奉币，皮先入门左，奠皮。公再拜。介振币，自皮西进，北面授币，退复位，再

拜稽首送币。介出。宰自公左受币，有司二人坐举皮以东。摈者又纳士介。士介入门右奠币，再拜稽首。摈者辞，介逆出。摈者执上币以出，礼请受，宾固辞。公答再拜。摈者出，立于门中以相拜，士介皆辟。士三人东上，坐取币，立。摈者进。宰夫受币于中庭以东，执币者序从之。

摈者出请，宾告事毕。摈者入告，公出送宾。及大门内，公问君，宾对，公再拜；公问大夫，宾对。公劳宾，宾再拜稽首，公答拜；公劳介，介皆再拜稽首，公答拜。宾出，公再拜送，宾不顾。

宾请有事于大夫，公礼辞，许。宾即馆。卿、大夫劳宾，宾不见。大夫奠雁再拜，上介受。劳上介，亦如之。

君使卿韦弁，归饔饩五牢。上介请事，宾朝服礼辞。有司入陈。饔：饪一牢，鼎九，设于西阶前，陪鼎当内廉，东面北上，上当碑，南陈；牛、羊、豕、鱼、腊、肠、胃同鼎，肤、鲜鱼、鲜腊，设扃鼏；膷、臐、膮，盖陪牛、羊、豕。腥二牢，鼎二七，无鲜鱼、鲜腊，设于阼阶前，西面，南陈如饪鼎，二列。堂上八豆，设于户西，西陈，皆二以并，东上韭菹，其南醓醢，屈。八簋继之，黍其南稷，错。六铏继之，牛以西羊、豕，豕南牛，以东羊、豕。两簠继之，粱在北。八壶设于西序，北上，二以并，南陈。西夹六豆，设于西墉下北上，韭菹其东醓醢，屈。六簋继之，黍其东稷，错。四铏继之，牛以南羊，羊东豕，豕以北牛。两簠继之，粱在西，皆二以并，南陈。六壶西上，二以并，东陈。馔于东方，亦如之，西北上。壶东上，西陈。醓醢百瓮，夹碑，十以为列，醓在东。饩二牢，陈于门西，北面东上。牛以西羊、豕，豕西牛、羊、豕。米百筥，筥半斛，设于中庭，十以为列，北上。黍、粱、稻皆二行，稷四行。门外米三十车，车秉有五籔，设于门东，为三列，东陈；禾三十车，车三秅。设于门西，西陈。薪刍倍禾。

宾皮弁迎大夫于外门外，再拜，大夫不答拜。揖入。及庙门，宾揖入。大夫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阶，让，大夫先升一等。宾从，升堂，北面听命。大夫东面致命，宾降，阶西再拜稽首，拜饩亦如之。大夫辞，升成拜。受币堂中西，北面。大夫降，出。宾降，授老币，出迎大夫。大夫礼辞，许。入，揖让如初。宾升一等，大夫从，升堂。庭实设，马乘。宾降堂，受老束锦，大夫止。宾奉币西面，大夫东面。宾致币。大夫对，北面当楣，再拜稽首，受币于楹间，南面，退，东面俟。宾再拜稽首送币。大夫降，执左马以出。宾送于外门外，再拜。

明日，宾拜于朝，拜饔与饩，皆再拜稽首。上介饔饩三牢：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腥一牢，在东，鼎七。堂上之馔六，西夹亦如之，筥及瓮，如上宾。饩一牢。门外米、禾视死牢，牢十车，薪刍倍禾。凡其实与陈，如上宾。下大夫韦弁，用束帛致之。上介韦弁以受，如宾礼。傧之两马束锦。士介四人，皆饩大牢，米百筥，设于门外。宰夫朝服，牵牛以致之。士介朝服，北面再拜稽首受。无摈。

宾朝服问卿，卿受于祖庙，下大夫摈。摈者出请事，大夫朝服迎于外门外，再拜。宾不答拜，揖。大夫先入，每门每曲揖。及庙门，大夫揖入。摈者请命。庭实设四皮。宾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阶，让。宾升一等；大夫从，升堂，北面听命。宾东面致命。大夫降，阶西再拜稽首。宾辞。升，成拜。受币堂中西，北面。宾降，出。大夫降，授老币，无摈。

摈者出请事。宾面，如觌币。宾奉币，庭实从，入门右。大夫辞。宾遂左。庭实设，揖让如初。大夫升一等，宾从之。大夫西面，宾称面。大夫对，北面当楣再拜，受币于楹间，南面。退，西面立。宾当楣再拜送币，降，出。大夫降，授老币。

摈者出请事。上介特面币，如觌。介奉币，皮二人赞。入门

右，奠币，再拜。大夫辞，摈者反币。庭实设。介奉币入，大夫揖让如初。介升，大夫再拜受。介降拜，大夫降辞。介升，再拜送币。摈者出请。众介面，如觌币，入门右，奠币，皆再拜。大夫辞，介逆出。摈者执上币出，礼请受，宾辞。大夫答再拜。摈者执上币，立于门中以相拜，士介皆辟。老受摈者币于中庭，士三人坐取群币以从之。摈者出请事。宾出，大夫送于外门外，再拜。宾不顾。摈者退，大夫拜辱。

下大夫尝使至者，币及之。上介朝服，三介问下大夫，下大夫如卿受币之礼。其面，如宾面于卿之礼。大夫若不见，君使大夫各以其爵为之受，如主人受币礼，不拜。

夕，夫人使下大夫韦弁归礼。堂上笾豆六，设于户东，西上，二以并，东陈。壶设于东序，北上，二以并，南陈。醙、黍、清，皆两壶。大夫以束帛致之。宾如受饔之礼，傧之乘马束锦；上介四豆、四笾、四壶，受之如宾礼，傧之两马束锦。明日，宾拜礼于朝。

大夫饩宾大牢，米八筐。宾迎，再拜。老牵牛以致之，宾再拜稽首受。老退，宾再拜送。上介亦如之。众介皆少牢，米六筐，皆士牵羊以致之。

公于宾，壹食，再飨。燕与羞，俶献，无常数。宾介皆明日拜于朝。上介壹食壹飨。若不亲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币。如致饔，无傧。致飨以酬币，亦如之。

大夫于宾，壹飨壹食；上介，若食，若飨。若不亲飨，则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币，致食以侑币。

君使卿皮弁还玉于馆。宾皮弁，袭，迎于外门外，不拜；帅大夫以入。大夫升自西阶，钩楹。宾自碑内听命，升自西阶，自左，南面受圭，退负右房而立。大夫降中庭。宾降自碑内，东面，授上介于阼阶东。上介出请，宾迎，大夫还璋，如初入。宾裼迎。

大夫贿用束纺。礼，玉、束帛、乘皮，皆如还玉礼。大夫出，宾送，不拜。

公馆宾，宾辟，上介听命。聘享，夫人之聘享，问大夫，送宾，公皆再拜。公退，宾从，请命于朝。公辞，宾退。

宾三拜乘禽于朝，讶听之。遂行，舍于郊。公使卿赠，如觌币。受于舍门外，如受劳礼，无傧。使下大夫赠上介，亦如之。使士赠众介，如其觌币。大夫亲赠，如其面币，无傧，赠上介，亦如之。使人赠众介，如其面币。士送至于竟。

使者归，及郊，请反命。朝服，载旜，禳，乃入。乃入陈币于朝，西上。上宾之公币、私币皆陈，上介公币陈，他介皆否。束帛各加其庭实，皮左。公南乡。卿进使者，使者执圭垂缫，北面；上介执璋屈缫，立于其左。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受币于某宫，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宰自公左受玉。受上介璋，致命，亦如之。执贿币以告曰："某君使某子贿。"授宰。礼玉，亦如之。执礼币，以尽言赐礼。公曰："然。而不善乎！"授上介币，再拜稽首，公答再拜。私币不告。君劳之，再拜稽首，君答再拜。若有献，则曰："某君之赐也。君其以赐乎？"上介徒以公赐告，如上宾之礼。君劳之。再拜稽首。君答拜。劳士介亦如之。君使宰赐使者币，使者再拜稽首；赐介，介皆再拜稽首。乃退。

介皆送至于使者之门，乃退揖。使者拜其辱。释币于门，乃至于祢，筵几于室，荐脯醢。觞酒陈。席于阼，荐脯醢，三献。一人举爵，献从者，行酬，乃出。上介至，亦如之。

聘遭丧，入竟，则遂也。不郊劳，不筵几，不礼宾。主人毕归礼，宾唯饔饩之受。不贿，不礼玉，不赠。遭夫人、世子之丧，君不受，使大夫受于庙，其他如遭君丧。遭丧，将命于大夫，主人长衣练冠以受。

聘，君若薨于后，入竟则遂。赴者未至，则哭于巷，衰于馆，受礼，不受飨食；赴者至，则衰而出，唯稍受之。归，执圭复命于殡，升自西阶，不升堂。子即位，不哭。辩复命，如聘。子臣皆哭。与介人，北乡哭。出，袒，括发。入门右，即位踊。

若有私丧，则哭于馆，衰而居，不飨食。归，使众介先，衰而从之。

宾入竟而死，遂也。主人为之具，而殡。介摄其命。君吊，介为主人。主人归礼币，必以用。介受宾礼，无辞也。不飨食。归，介复命，柩止于门外。介卒复命，出，奉柩送之。君吊，卒殡。若大夫介卒，亦如之。士介死，为之棺敛之，君不吊焉。若宾死，未将命，则既敛于棺，造于朝，介将命。若介死，归复命，唯上介造于朝。若介死，虽士介，宾既复命，往卒殡，乃归。

小聘曰问。不享，有献，不及夫人，主人不筵几，不礼面，不升，不郊劳。其礼，如为介，三介。

《记》：久无事，则聘焉。若有故，则卒聘。束帛加书将命，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主人使人与客读诸门外。客将归，使大夫以其束帛反命于馆。明日，君馆之。既受行，出，遂见宰，问几月之资。使者既受行日，朝同位。出祖，释軷，祭酒脯，乃饮酒于其侧。

所以朝天子，圭与缫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缫三采六等，朱白仓。问诸侯，朱绿缫，八寸。皆玄纁系，长尺，绚组。问大夫之币，俟于郊，为肆。又赍皮马。

辞无常，孙而说。辞多则史，少则不达。辞苟足以达，义之至也。辞曰："非礼也。敢？"对曰："非礼也。敢？"

卿馆于大夫，大夫馆于士，士馆于工商。管人为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飧不致，宾不拜，沐浴而食之。卿，大夫讶；大夫，士讶；士，皆有讶。宾即馆，讶将公命，又见之以其挚。宾

既将公事，复见之以其挚。

凡四器者，唯其所宝，以聘可也。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于君之次。上介执圭，如重，授宾。宾入门，皇；升堂，让；将授，志趋；授如争承，下如送；君还，而后退。下阶，发气，怡焉；再三举足，又趋。及门，正焉。执圭，入门，鞠躬焉，如恐失之。及享，发气焉，盈容。众介北面，跄焉。私觌，愉愉焉。出，如舒雁。皇，且行；入门主敬，升堂主慎。

凡庭实，随入，左先，皮马相间，可也。宾之币，唯马出，其余皆东。多货，则伤于德；币美，则没礼。贿，在聘于贿。凡执玉，无藉者袭。

礼，不拜至。

醴尊于东箱，瓦大一，有丰。荐脯五膱，祭半膱，横之。祭醴，再扱，始扱一祭，卒再祭。主人之庭实，则主人遂以出，宾之士讶受之。既觌，宾若私献，奉献将命。摈者入告，出，礼辞。宾东面坐奠献，再拜稽首。摈者东面坐取献，举以入告，出，礼请受。宾固辞，公答再拜。摈者立于阈外以相拜，宾辟。摈者授宰夫于中庭。若兄弟之国，则问夫人。若君不见，使大夫受。自下听命，自西阶升受，负右房而立。宾降亦降。不礼。币之所及，皆劳，不释服。

赐饔，唯羹饪。筮一尸，若昭若穆。仆为祝，祝曰："孝孙某，孝子某，荐嘉礼于皇祖某甫、皇考某子。"如馈食之礼。假器于大夫。肦肉及廋、车。聘日致饔。明日，问大夫。夕，夫人归礼。既致饔，旬而稍，宰夫始归乘禽，日如其饔饩之数。士中日则二双。凡献，执一双，委其余于面。禽羞，俶献比。归大礼之日，既受饔饩，请观。讶帅之，自下门入。各以其爵，朝服。士无饔，无饔者无傧。大夫不敢辞，君初为之辞矣。凡致礼，皆用其飨之加笾豆。无饔者无飨礼。凡饩，大夫黍、粱、稷，筐五斛。

既将公事，宾请归。凡宾拜于朝，讶听之。燕，则上介为宾，宾为苟敬。宰夫献。无行，则重贿反币。曰："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拜。""君贶寡君，延及二三老，拜。"又拜送。宾于馆堂楹间，释四皮束帛。宾不致，主人不拜。大夫来使，无罪，飨之；过，则饩之。其介为介。有大客后至，则先客不飨食，致之。唯大聘有几筵。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二百四十斗，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四百秉为一秅。

公食大夫礼第九

公食大夫之礼，使大夫戒，各以其爵。上介出请，入告。三辞。宾出，拜辱。大夫不答拜，将命。宾再拜稽首。大夫还，宾不拜送，遂从之。宾朝服即位于大门外，如聘。

即位，具。羹定，甸人陈鼎七，当门，南面西上，设扃鼏，鼏若束若编。设洗如飨。小臣具槃匜，在东堂下。宰夫设筵，加席、几。无尊。饮酒、浆饮，俟于东房。凡宰夫之具，馔于东房。

公如宾服迎宾于大门内。大夫纳宾。宾入门左，公再拜；宾辟，再拜稽首。公揖入，宾从。及庙门，公揖入。宾入，三揖；至于阶，三让。公升二等，宾升。大夫立于东夹南，西面北上。士立于门东，北面西上。小臣东堂下，南面西上。宰东夹北，西面南上。内官之士在宰东北，西面南上。介门西，北面西上。公当楣北乡，至，再拜；宾降也，公再拜。宾西阶东，北面答拜。摈者辞。拜也，公降一等，辞曰："寡君从子，虽将拜，兴也！"宾栗阶升，不拜，命之成拜，阶上北面再拜稽首。

士举鼎，去幂于外，次入。陈鼎于碑南，南面西上。右人抽扃，坐奠于鼎西南顺，出自鼎西，左人待载。雍人以俎入，陈于

鼎南。旅人南面加匕于鼎，退。大夫长盥洗东南，西面北上，序进盥。退者与进者交于前。卒盥，序进，南面匕。载者西面。鱼腊饪。载体进奏。鱼七，缩俎，寝右。肠、胃七，同俎。伦肤七。肠、胃、肤，皆横诸俎，垂之。大夫既匕，匕奠于鼎，逆退，复位。

公降盥，宾降，公辞。卒盥，公壹揖壹让。公升，宾升。宰夫自东房授醯酱，公设之。宾辞，北面坐迁而东迁所。公立于序内，西乡。宾立于阶西，疑立。宰夫自东房荐豆六，设于酱东，西上，韭菹以东醓醢、昌本；昌本南麋臡，以西菁菹、鹿臡。士设俎于豆南，西上，牛、羊、豕，鱼在牛西，腊、肠、胃亚之，肤以为特。旅人取匕，甸人举鼎，顺出，奠于其所。宰夫设黍、稷六簋于俎西，二以并，东北上。黍当牛俎，其西稷，错以终，南陈。大羹湆不和，实于镫。宰右执镫，左执盖，由门入，升自阼阶，尽阶，不升堂，授公，以盖降，出，入反位。公设之于酱西，宾辞，坐迁之。宰夫设铏四于豆西，东上，牛以西羊，羊南豕，豕以东牛。饮酒，实于觯，加于丰。宰夫右执觯，左执丰，进设于豆东。宰夫东面，坐启簋会，各却于其西。赞者负东房，南面，告具于公。

公再拜，揖食，宾降拜，公辞；宾升，再拜稽首。宾升席，坐取韭菹，以辩擩于醢，上豆之间祭。赞者东面坐取黍，实于左手，辩，又取稷，辩，反于右手，兴，以授宾，宾祭之。三牲之肺不离，赞者辩取之，壹以授宾。宾兴受，坐祭。捝手，扱上铏以柶，辩擩之，上铏之间祭。祭、饮酒于上豆之间。鱼、腊、酱、湆不祭。

宰夫授公饭粱，公设之于湆西。宾北面辞，坐迁之。公与宾皆复初位。宰夫膳稻于粱西。士羞庶羞，皆有大；盖，执豆如宰。先者反之，由门入，升自西阶。先者一人升，设于稻南簋西，间

容人。旁四列，西北上，膷以东臐、膮、牛炙，炙南醢，以西牛胾、醢、牛鮨，鮨南羊炙，以东羊胾、醢、豕炙，炙南醢，以西豕胾、芥酱、鱼脍。众人腾羞者尽阶，不升堂，授，以盖降，出。赞者负东房，告备于公。

赞升宾。宾坐席末，取粱即稻，祭于酱湆间。赞者北面坐，辩取庶羞之大，兴，一以授宾。宾受，兼壹祭之。宾降拜，公辞。宾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宾北面自间坐，左拥簠粱，右执湆，以降。公辞。宾西面坐奠于阶西，东面对，西面坐取之；栗阶升，北面反奠于其所，降辞公。公许，宾升，公揖退于箱。摈者退，负东塾而立。宾坐，遂卷加席，公不辞。宾三饭以湆酱。宰夫执觯浆饮与其丰以进。宾挩手，兴受。宰夫设其丰于稻西。庭实设。宾坐祭，遂饮，奠于丰上。

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西乡立。宾降筵，北面。摈者进，相币。宾降辞币，升听命，降拜。公辞。宾升，再拜稽首，受币，当东楹，北面；退西楹西，东面立。公壹拜，宾降也，公再拜。介逆出。宾北面揖，执庭实以出。公降立。上介受宾币，从者讶受皮。

宾入门左，没霤，北面再拜稽首。公辞，揖让如初，升。宾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宾降辞公，如初。宾升，公揖退于箱。宾卒食会饭，三饮，不以酱湆。挩手，兴，北面坐，取粱与酱以降，西面坐奠于阶西，东面再拜稽首。公降，再拜。介逆出，宾出。公送于大门内，再拜。宾不顾。

有司卷三牲之俎，归于宾馆。鱼腊不与。

明日，宾朝服拜赐于朝，拜食与侑币，皆再拜稽首。讶听之。

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铏，九俎，鱼腊皆二俎；鱼、肠胃、伦肤，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则若七，若九。庶羞，西东毋过四列。上大夫、庶羞二十，加于下大夫以雉、兔、鹑、𪄀。

若不亲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币致之。豆实，实于

籩，陈于楹外，二以并，北陈。簋实，实于筐，陈于楹内两楹间，二以并，南陈。庶羞陈于碑内，庭实陈于碑外。牛、羊、豕陈于门内西方，东上。宾朝服以受，如受饔礼。无摈。明日，宾朝服以拜赐于朝。讶听命。

大夫相食，亲戒速。迎宾于门外，拜至，皆如飨拜。降盥。受酱、湆、侑币束锦也，皆自阼阶降堂受，授者升一等。宾止也。宾执粱与湆，之西序端。主人辞，宾反之。卷加席，主人辞，宾反之。辞币，降一等，主人从。受侑币，再拜稽首。主人送币，亦然。辞于主人，降一等，主人从。卒食，彻于西序端，东面再拜，降出。其他皆如公食大夫之礼。

若不亲食，则公作大夫朝服以侑币致之。宾受于堂。无摈。

记：不宿戒，戒不速。不授几，无阼席。亨于门外东方。司宫具几与蒲筵常缁布纯，加萑席寻玄帛纯，皆卷自末。宰夫筵出自东房。宾之乘车在大门外西方，北面立。铏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赞者盥，从俎升。簠有盖幂。凡炙无酱。上大夫，蒲筵加萑席；其纯，皆如下大夫纯。卿摈由下。上赞，下大夫也。上大夫，庶羞。酒饮，浆饮，庶羞可也。拜食与侑币，皆再拜稽首。

觐礼第十

觐礼，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劳。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门之外，再拜。使者不答拜，遂执玉，三揖。至于阶，使者不让，先升。侯氏升听命，降，再拜稽首，遂升受玉。使者左还而立，侯氏还璧，使者受。侯氏降，再拜稽首，使者乃出。侯氏乃止使者，使者乃入。侯氏与之让升。侯氏先升，授几。侯氏拜，送几；使者设几，答拜。侯氏用束帛、乘马傧使者，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送币。使者降，以左骖出。侯氏送于门外，再拜。侯氏遂从

之。

天子赐舍，曰："伯父，女顺命于王所，赐伯父舍！"侯氏再拜稽首，傧之束帛、乘马。天子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帅乃初事。"侯氏再拜稽首。

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异姓东面北上。

侯氏裨冕，释币于祢。乘墨车，载龙旂，弧韣乃朝，以瑞玉，有缫。

天子设斧依于户牖之间，左右几。天子衮冕，负斧依。啬夫承命，告于天子。天子曰："非他，伯父实来，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予一人将受之。"侯氏入门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摈者谒。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阶，东北面再拜稽首。摈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

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实唯国所有。奉束帛，匹马卓上，九马随之，中庭西上，奠币，再拜稽首。摈者曰："予一人将受之。"侯氏升，致命。王抚玉。侯氏降自西阶，东面授宰币，西阶前再拜稽首，以马出，授人，九马随之。

事毕，乃右肉袒于庙门之东，乃入门右，北面立，告听事。摈者谒诸天子。天子辞于侯氏，曰："伯父无事，归宁乃邦！"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适门西，遂入门左，北面立，王劳之。再拜稽首。摈者延之，曰："升！"升成拜，降出。

天子赐侯氏以车服。迎于外门外，再拜。路先设西上，路下四亚之，重赐无数，在车南。

诸公奉箧服，加命书于其上，升自西阶，东面，大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侯氏降两阶之间，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大史加书于服上，侯氏受。使者出，侯氏送，再拜。傧使者，诸公赐服者，束帛、四马，傧大史亦如之。

同姓大国则曰伯父，其异姓则曰伯舅；同姓小邦则曰叔父，其

异姓小邦则曰叔舅。

飨礼，乃归。

诸侯觐于天子，为宫方三百步，四门，坛十有二寻，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设六色：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黄。设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东方圭。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宫，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传摈。

天子乘龙，载大旂，象日月、升龙、降龙，出，拜日于东门之外，反祀方明。礼日于南门外，礼月与四渎于北门外，礼山川丘陵于西门外。

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沉；祭地，瘗。

记：几，俟于东箱。偏驾不入王门。奠圭于缫上。

丧服第十一

丧服，斩衰裳、苴绖杖绞带、冠绳缨、菅屦者：诸侯为天子、君，父为长子，为人后者。妻为夫，妾为君，女子子在室为父，布总，箭笄，髽，衰，三年。子嫁，反在父之室，为父三年。公士、大夫之众臣，为其君布带、绳屦。

疏衰裳齐、牡麻绖、冠布缨、削杖、布带、疏屦三年者：父卒则为母，继母如母，慈母如母，母为长子。

疏衰裳齐、牡麻绖、冠布缨、削杖、布带、疏屦期者，父在为母、妻，出妻之子为母。出妻之子为父后者则为出母无服。父卒，继母嫁，从为之服，报。

不杖、麻屦者：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大夫之適子为妻、昆弟，为众子、昆弟之子；大夫之庶子为適昆弟、適孙。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女子子适人者为其父母、昆弟之为父后者、继

父同居者，为夫之君。姑、姊妹、女子子适人无主者，姑、姊妹报。为君之父、母、妻、长子、祖父母。妾为女君；妇为舅姑、夫之昆弟之子；公妾、大夫之妾为其子；女子子为祖父母；大夫之子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无主者，为大夫命妇者，唯子不报。大夫为祖父母、適孙为士者；公妾以及士妾为其父母。

疏衰裳齐、牡麻绖、无受者：寄公为所寓；丈夫、妇人为宗子、宗子之母、妻，为旧君、君之母、妻；庶人为国君。大夫在外，其妻、长子为旧国君；继父不同居者、曾祖父母、大夫为宗子、旧君。曾祖父母为士者如众人。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为曾祖父母。

大功布衰裳、牡麻绖、无受者：子、女子子之长殇、中殇，叔父之长殇、中殇，姑、姊妹之长殇、中殇，昆弟之长殇、中殇，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长殇、中殇，適孙之长殇、中殇；大夫之庶子为適昆弟子之长殇、中殇，公为適子之长殇、中殇，大夫为適子之长殇、中殇。其长殇，皆九月，缨绖；其中殇，七月，不缨绖。

大功布衰裳、牡麻绖、缨布带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者：姑、姊妹、女子子适人者、从父昆弟、为人后者为其昆弟、庶子、適妇；女子子适人者为众昆弟、侄丈夫妇人，报。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大夫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为士者；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为母、妻、昆弟，皆为其从父昆弟之为大夫者，为夫之昆弟之妇人子适人者；大夫之妾为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为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大夫者，君为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国君者。

繐衰裳、牡麻绖，既葬除之者：诸侯之大夫为天子。

小功布衰裳、澡麻带绖五月者：叔父之下殇，適孙之下殇，昆弟之下殇；大夫庶子为適昆弟之下殇，为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殇；为人后者为其昆弟、从父昆弟之长殇；为夫之叔父之长殇，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殇，为侄、庶孙丈夫妇人之长殇；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为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长殇；大夫之妾为庶子之长殇。

小功布衰裳、牡麻绖、即葛五月者：从祖祖父母，从祖父母，报；从祖昆弟、从父姊妹、孙适人者，为人后者为其姊妹适人者，为外祖父母；从母，丈夫妇人报；夫之姑、姊妹、娣、姒妇，报；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为从父昆弟、庶孙、姑、姊妹、女子子适士者；大夫之妾为庶子适人者、庶妇、君母之父母、从母；君子子为庶母慈己者。

缌麻三月者：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庶孙之妇、庶孙之中殇；从祖姑、姊妹适人者，报；从祖父、从祖昆弟之长殇，外孙、从父昆弟侄之下殇；夫之叔父之中殇、下殇，从母之长殇，报；庶子为父后者为其母；士为庶母、贵臣、贵妾、乳母、从祖昆弟之子、曾孙、父之姑、从母昆弟、甥、婿、妻之父母、姑之子、舅、舅之子；夫之姑姊妹之长殇，夫之诸祖父母，报；君母之昆弟；从父昆弟之子之长殇，昆弟之孙之长殇，为夫之从父昆弟之妻。

记：公子为其母，练冠，麻，麻衣縓缘；为其妻，縓冠，葛绖、带，麻衣縓缘。皆既葬除之。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于兄弟降一等。为人后者，于兄弟降一等，报；于所为后之兄弟之子，若子。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与兄弟居，加一等。朋友皆在他邦，袒免，归则已。朋友，麻。君之所为兄弟服，室老降一等。夫之所为兄弟服，妻降一等。庶子为后者，为其外祖父母、从母、舅，无服。不为后，如邦人。宗子孤为殇，大

功衰，小功衰，皆三月。亲，则月筭如邦人。改葬，缌。童子，唯当室缌。凡妾为私兄弟，如邦人。大夫吊于命妇，锡衰；命妇吊于大夫，亦锡衰。女子子适人者为其父母，妇为舅姑，恶笄有首以髽。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总。妾为女君、君之长子，恶笄有首，布总。

凡衰，外削幅；裳，内削幅，幅三袧。若齐，裳内，衰外。负广出于适寸。适，博四寸，出于衰。衰，长六寸，博四寸。衣带，下尺。衽，二尺有五寸。袂属幅。衣，二尺有二寸。袪，尺二寸。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为受，受冠七升。齐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为受，受冠八升。繐衰四升有半，其冠八升。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

士丧礼第十二

士丧礼，死于适室，幠用敛衾。复者一人以爵弁服簪裳于衣，左何之，扱领于带；升自前东荣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皋某复!"三，降衣于前。受用箧，升自阼阶，以衣尸。复者降自后西荣。

楔齿用角柶，缀足用燕几。奠脯醢、醴酒。升自阼阶，奠于尸东。帷堂。乃赴于君。主人西阶，东南面，命赴者，拜送。有宾，则拜之。

人，坐于床东。众主人在其后，西面。妇人侠床，东面。亲者在室。众妇人户外北面，众兄弟堂下北面。

君使人吊。彻帷。主人迎于寝门外，见宾不哭，先人，门右北面。吊者人，升自西阶，东面。主人进中庭，吊者致命。主人哭，拜，稽颡，成踊。宾出，主人拜送于外门外。

君使人禭，彻帷。主人如初。禭者左执领，右执要，入，升致命。主人拜如初。禭者人，衣尸，出。主人拜送如初。唯君命，出，

升降自西阶。遂拜宾，有大夫则特拜之。即位于西阶下，东面，不踊。大夫虽不辞，入也。

亲者襚，不将命，以即陈。庶兄弟襚，使人以将命于室，主人拜于位，委衣于尸东床上。朋友襚，亲以进，主人拜，委衣如初，退，哭，不踊。彻衣者，执衣如襚，以适房。

为铭，各以其物。亡，则以缁长半幅，赪末，长终幅，广三寸。书铭于末，曰："某氏某之柩。"竹杠长三尺，置于宇西阶上。

甸人掘坎于阶间，少西。为垼于西墙下，东乡。新盆、槃、瓶、废敦、重鬲皆濯，造于西阶下。

陈袭事于房中，西领，南上，不绮。明衣裳，用布。鬠笄用桑，长四寸，纋中。布巾，环幅，不凿。掩，练帛广终幅，长五尺，析其末。瑱，用白纩。幎目，用缁，方尺二寸，赪里，著，组系。握手，用玄纁里，长尺二寸，广五寸，牢中旁寸，著，组系。决，用正，王棘若檡棘，组系，纩极二。冒，缁质，长与手齐，赪杀，掩足。爵弁服、纯衣，皮弁服、褖衣，缁带、韎韐、竹笏。夏葛屦，冬白屦，皆繶缁絇纯，组綦系于踵。庶襚继陈，不用。

贝三，实于笲。稻米一豆，实于筐。沐巾一，浴巾二，皆用绤，于笲。栉，于箪。浴衣，于箧。皆馔于西序下，南上。

管人汲，不说繘，屈之。祝淅米于堂，南面，用盆。管人尽阶，不升堂，受潘，煮于垼，用重鬲。祝盛米于敦，奠于贝北。士有冰，用夷槃可也。外御受沐入。主人皆出，户外北面。乃沐，栉，挋用巾，浴用巾，挋用浴衣。渜濯弃于坎。蚤、揃如他日。鬠用组，乃笄，设明衣裳。主人入，即位。

商祝袭祭服褖衣次。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诸面之右，盥于盆上，洗贝，执以入。宰洗柶，建于米，执以从。商祝执巾从入，当牖北面，彻枕，设巾，彻楔，受贝，奠于尸西。主人由足西，床上坐，东面。祝又受米，奠于贝北。宰从立于床西，在右。主人

左扱米，实于右，三，实一贝；左、中，亦如之。又实米，唯盈。主人袭，反位。

商祝掩，瑱，设幎目，乃屦，綦结于跗，连绚。乃袭，三称。明衣不在筭。设韐、带，搢笏。设决，丽于腕，自饭持之，设握，乃连腕。设冒，櫜之，幠用衾。巾、柶、鬊蚤，埋于坎。

重木，刊凿之。甸人置重于中庭，参分庭，一在南。夏祝鬻余饭，用二鬲于西墙下。幂用疏布，久之，系用靲，县于重。幂用苇席，北面，左衽，带用靲，贺之，结于后。祝取铭置于重。

厥明，陈衣于房，南领，西上，綪。绞，横三缩一，广终幅，析其末。缁衾，赪里，无紞。祭服次，散衣次，凡十有九称，陈衣继之，不必尽用。

馔于东堂下，脯、醢、醴、酒。幂奠用功布，实于箪，在馔东。设盆盥于馔东，有巾。

苴绖，大鬲，下本在左；要绖小焉，散带垂，长三尺；牡麻绖，右本在上，亦散带垂。皆馔于东方。妇人之带，牡麻结本，在房。

床笫，夷衾，馔于西坫南。西方盥，如东方。

陈一鼎于寝门外，当东塾，少南，西面。其实特豚，四鬄，去蹄，两胉，脊、肺。设扃鼏，鼏西末。素俎在鼎西，西顺，覆匕，东柄。

士盥，二人以并，东面立于西阶下。布席于户内，下莞上簟。商祝布绞衾、散衣、祭服。祭服不倒，美者在中。士举迁尸，反位。设床笫于两楹之间，衽如初，有枕。卒敛，彻帷。主人西面冯尸，踊无筭；主妇东面冯，亦如之。主人髻发，袒。众主人免于房，妇人髽于室。士举，男女奉尸侇于堂，幠用夷衾。男女如室位，踊无筭。主人出于足，降自西阶。众主人东即位。妇人阼阶上西面。主人拜宾，大夫特拜，士旅之，即位踊，袭绖于序东，复

位。

乃奠。举者盥，右执匕，却之，左执俎，横摄之，入，阼阶前西面错，错俎北面。右人左执匕，抽扃，予左手兼执之，取鼏，委于鼎北，加扃，不坐。乃朼，载。载两髀于两端，两肩亚，两胉亚，脊、肺在于中，皆覆。进柢，执而俟。夏祝及执事盥，执醴先，酒、脯、醢、俎从，升自阼阶。丈夫踊。甸人彻鼎巾，待于阼阶下。奠于尸东，执醴酒，北面西上。豆错，俎错于豆东。立于俎北，西上。醴、酒错于豆南。祝受巾，巾之，由足降自西阶。妇人踊。奠者由重南，东。丈夫踊。

宾出，主人拜送于门外。

乃代哭，不以官。

有襚者，则将命，摈者出请，入告。主人待于位。摈者出，告须，以宾入。宾入中庭，北面致命。主人拜稽颡。宾升自西阶，出于足，西面委衣，如于室，礼，降，出。主人出，拜送。朋友亲襚，如初仪，西阶，东北面哭，踊三，降，主人不踊。襚者以褶，则必有裳，执衣如初。彻衣者亦如之。升，降自西阶，以东。

宵，为燎于中庭。厥明，灭燎。陈衣于房，南领，西上，绪。绞紟，衾二。君襚祭服，散衣庶襚，凡三十称，紟不在筭。不必尽用。东方之馔，两瓦甒，其实醴酒，角觯，木柶；毼豆两，其实葵菹芋、蠃醢；两笾，无縢，布巾，其实栗，不择，脯四脡。奠席在馔北，敛席在其东。掘肂见衽。棺入，主人不哭。升棺用轴，盖在下。熬黍稷各二筐，有鱼腊，馔于西坫南。陈三鼎于门外，北上。豚合升，鱼鱄鲋九，腊左胖，髀不升，其他皆如初。烛俟于馔东。

祝彻盥于门外，入，升自阼阶，丈夫踊。祝彻巾，授执事者以待。彻馔，先取醴酒，北面。其余取先设者，出于足，降自西阶，妇人踊。设于序西南，当西荣，如设于堂。醴酒位如初，执事豆北，南面东上。乃适馔。

帷堂。妇人尸西东面。主人及亲者升自西阶，出于足，西面袒。士盥，位如初。布席如初。商祝布绞、衿衾衣，美者在外。君襚不倒。有大夫，则告。士举迁尸，复位。主人踊无筭。卒敛，彻帷。主人冯如初，主妇亦如之。主人奉尸敛于棺，踊如初，乃盖。

主人降，拜大夫之后至者，北面视肂。众主人复位，妇人东复位。设熬，旁一筐，乃涂。踊无涂。卒涂，祝取铭置于肂。主人复位，踊，袭。

乃奠。烛升自阼阶，祝执巾、席从，设于奥，东面。祝反降，及执事执馔。士盥，举鼎入，西面北上，如初。载，鱼左首，进鬐，三列，腊进柢。祝执醴如初，酒、豆、笾、俎从，升自阼阶，丈夫踊。甸人彻鼎。奠由楹内入于室。醴酒北面。设豆，右菹，菹南栗，栗东脯，豚当豆。鱼次腊特于俎北，醴酒在笾南。巾如初。既错者出，立于户西，西上。祝后，阖户，先由楹西降自西阶，妇人踊；奠者由重南东，丈夫踊。

宾出，妇人踊，主人拜送于门外；入，及兄弟北面哭殡。兄弟出，主人拜送于门外。众主人出门，哭止，皆西面于东方。阖门。主人揖，就次。

君若有赐焉，则视敛。既布衣，君至。主人出迎于外门外，见马首，不哭，还，入门右，北面，及众主人袒。巫止于庙门外，祝代之。小臣二人执戈先，二人后。君释采，入门，主人辟。君升自阼阶，西乡。祝负墉，南面，主人中庭。君哭。主人哭，拜稽颡，成踊，出。君命反行事，主人复位。君升主人，主人西楹东，北面。升公卿大夫，继主人，东上。乃敛。卒，公卿大夫逆降，复位。主人降，出。君反主人，主人中庭。君坐抚，当心。主人拜稽颡，成踊，出。君反之，复初位。众主人辟于东壁，南面。君降，西乡，命主人冯尸。主人升自西阶，由足，西面冯尸，不当君所，踊。主妇东面冯，亦如之。奉尸敛于棺，乃盖。主人降，出。

君反之，入门左，视涂。君升即位，众主人复位，卒涂，主人出，君命之反奠。入门右，乃奠，升自西阶。君要节而踊，主人从踊。卒奠，主人出，哭者止。君出门，庙中哭。主人不哭，辟。君式之。贰车毕乘，主人哭，拜送。袭，入即位，众主人袭，拜大夫之后至者，成踊。宾出，主人拜送。

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众宾。不拜棺中之赐。

朝夕哭，不辟子卯。妇人即位于堂，南上，哭。丈夫即位于门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宾继之，北上。门东，北面西上；门西，北面东上；西方，东面北上。主人即位，辟门。妇人拊心，不哭。主人拜宾，旁三，右还，入门，哭。妇人踊。主人堂下，直东序，西面。兄弟皆即位，如外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诸公门东，少进。他国之异爵者门西，少进。敌，则先拜他国之宾。凡异爵者，拜诸其位。

彻者盥于门外，烛先入，升自阼阶。丈夫踊。祝取醴，北面取酒，立于其东；取豆、笾、俎，南面西上。祝先出，酒、豆、笾、俎序从，降自西阶。妇人踊。设于序西南，直西荣。醴酒北面西上，豆西面，错。立于豆北，南面。笾、俎既错，立于执豆之西，东上。酒错，复位，醴错于西，遂先，由主人之北适馔。

乃奠，醴、酒、脯、醢升。丈夫踊，入。如初设，不巾。错者出，立于户西，西上。灭烛，出。祝阖户，先降自西阶。妇人踊。奠者由重南，东。丈夫踊。宾出，妇人踊，主人拜送。众主人出，妇人踊。出门，哭止。皆复位，阖门。主人卒拜送，宾揖众主人，乃就次。

朔月，奠用特豚、鱼腊，陈三鼎如初。东方之馔亦如之。无笾，有黍稷。用瓦敦，有盖，当笾位。主人拜宾，如朝夕哭。卒彻，举鼎入，升，皆如初奠之仪。卒杝，释匕于鼎，俎行。杝者逆出，甸人彻鼎。其序，醴酒、菹醢、黍稷、俎。其设于室，豆错，

俎错，腊特，黍稷当笾位。敦启会，却诸其南。醴酒位如初。祝与执豆者巾，乃出。主人要节而踊，皆如朝夕哭之仪。月半不殷奠。有荐新，如朔奠。彻朔奠，先取醴酒，其余取先设者。敦启会，面足。序出，如入。其设于外，如于室。

筮宅，冢人营之。掘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既朝哭，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免绖。命筮者在主人之右。筮者东面，抽上韇，兼执之，南面受命。命曰："哀子某，为其父某甫筮宅。度兹幽宅，兆基无有后艰？"筮人许诺，不述命，右还，北面，指中封而筮。卦者在左。卒筮，执卦以示命筮者。命筮者受视，反之，东面。旅占，卒，进告于命筮者与主人："占之曰从。"主人绖，哭，不踊。若不从，筮择如初仪。归殡前，北面哭，不踊。

既井椁，主人西面拜工，左还椁，反位，哭，不踊。妇人哭于堂。献材于殡门外，西面北上，綪。主人遍视之，如哭椁。献素、献成，亦如之。

卜日，既朝哭，皆复外位。卜人先奠龟于西塾上，南首，有席。楚焞置于燋，在龟东。族长莅卜，及宗人吉服立于门西，东面南上。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卜人及执燋、席者在塾西。阖东扉，主妇立于其内。席于闑西阈外。宗人告事具。主人北面，免绖，左拥之，莅卜，即位于门东，西面。卜人抱龟燋，先奠龟，西首，燋在北。宗人受卜人龟，示高。莅卜受视，反之。宗人还，少退，受命。命曰："哀子某，来日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无有近悔？"许诺，不述命；还即席，西面坐；命龟，兴；授卜人龟，负东扉。卜人坐，作龟，兴。宗人受龟，示莅卜。莅卜受视，反之。宗人退，东面。乃旅占，卒，不释龟，告于莅卜与主人："占曰某日从。"授卜人龟，告于主妇，主妇哭。告于异爵者。使人告于众宾。卜人彻龟。宗人告事毕。主人绖，入哭如筮宅。宾出，拜送。若不从，卜择如初仪。

既夕礼第十三

既夕哭，请启期，告于宾。

夙兴，设盥于祖庙门外。陈鼎皆如殡，东方之馔亦如之。夷床馔于阶间。

二烛俟于殡门外。丈夫髽，散带垂，即位如初。妇人不哭。主人拜宾，入，即位，袒。商祝免袒，执功布入，升自西阶，尽阶，不升堂。声三启三，命哭。烛入。祝降，与夏祝交于阶下。取铭置于重。踊无筭。商祝拂柩用功布，幠用夷衾。

迁于祖，用轴。重先，奠从，烛从，柩从，烛从，主人从。升自西阶。奠俟于下，东面北上。主人从升，妇人升，东面。众主人东即位。正柩于两楹间，用夷床。主人柩东，西面。置重如初。席升设于柩西。奠设如初，巾之，升降自西阶。主人踊无筭，降，拜宾，即位，踊，袭。主妇及亲者由足，西面。荐车，直东荣，北辀。质明，灭烛。

彻者升自阼阶，降自西阶。乃奠如初，升降自西阶。主人要节而踊。荐马，缨三就，入门，北面，交辔，圉人夹牵之。御者执策立于马后。哭成踊，右还，出。宾出，主人送于门外。

有司请祖期。曰："日侧。"主人入，袒。乃载，踊无筭。卒束。袭。降奠，当前束。商祝饰柩，一池，纽前赪后缁，齐三采，无贝。设披。属引。

陈明器于乘车之西。折，横覆之。抗木，横三，缩二。加抗席三。加茵，用疏布，缁翦，有幅，亦缩二横三。器西南上，綪。茵。苞二。筲三：黍，稷，麦。瓮三：醯，醢，屑；幂用疏布。甒二：醴，酒；幂用功布。皆木桁，久之。用器：弓矢，耒耜，两敦，两杅，槃，匜。匜实于槃中，南流。无祭器。有燕乐器可也。役

器：甲，胄，干，笮。燕器：杖，笠，翣。

彻奠，巾席俟于西方。主人要节而踊，袒。商祝御柩，乃祖。踊，袭，少南，当前束。妇人降，即位于阶间。祖，还车不还器。祝取铭，置于茵。二人还重，左还。布席，乃奠如初，主人要节而踊。荐马如初。宾出，主人送，有司请葬期。入，复位。

公赗玄纁束、马两。摈者出请，入告。主人释杖，迎于庙门外，不哭。先入门右，北面，及众主人袒。马入设。宾奉币，由马西当前辂，北面致命。主人哭，拜稽颡，成踊。宾奠币于栈，左服出。宰由主人之北举币以东。士受马以出。主人送于外门外，拜，袭，入复位，杖。

宾赗者将命，摈者出请，入告，出告须。马入设，宾奉币。摈者先入，宾从，致命如初。主人拜于位，不踊。宾奠币如初，举币、受马如初。摈者出请。若奠，入告，出，以宾入，将命如初。士受羊，如受马。又请。若赙，入告。主人出门左，西面。宾东面将命，主人拜，宾坐委之；宰由主人之北，东面举之，反位。若无器，则捂受之。又请，宾告事毕，拜送入。赠者将命，摈者出请，纳宾如初。宾奠币如初。若就器，则坐奠于陈。凡将礼，必请而后拜送。兄弟，赗、奠可也。所知，则赗而不奠。知死者赠，知生者赙。书赗于方，若九，若七，若五。书遣于策。乃代哭，如初。宵，为燎于门内之右。

厥明，陈鼎五于门外，如初。其实：羊左胖，髀不升，肠五，胃五，离肺。豕亦如之，豚解，无肠胃。鱼、腊、鲜兽，皆如初。东方之馔：四豆，脾析、蜱醢、葵菹、蠃醢；四笾，枣、糗、栗、脯；醴，酒。陈器。灭燎，执烛，侠辂，北面。宾入者，拜之。彻者入，丈夫踊。设于西北，妇人踊。彻者东，鼎入，乃奠。豆西上，綪。笾，蠃醢南，北上，綪。俎二以成，南上，不綪。特鲜兽。醴、酒在笾西，北上。奠者出，主人要节而踊。

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荐马，马出自道，车各从其马，驾于门外，西面而俟，南上。彻者入，踊如初。彻巾，苞牲，取下体。不以鱼腊。行器，茵、苞、器序从，车从。彻者出。踊如初。

主人之史请读賵，执筭，从柩东，当前束，西面。不命毋哭，哭者相止也。唯主人主妇哭。烛在右，南面。读书，释筭则坐。卒，命哭，灭烛，书与筭执之以逆出。公史自西方，东面，命毋哭，主人、主妇皆不哭。读遣卒，命哭，灭烛，出。

商祝执功布以御柩、执披。主人袒。乃行。踊无筭。出宫，踊，袭。至于邦门，公使宰夫赠玄纁束。主人去杖，不哭，由左听命。宾由右致命。主人哭，拜稽颡。宾升，实币于盖，降。主人拜送，复位，杖。乃行。

至于圹，陈器于道东西，北上。茵先入。属引。主人袒。众主人西面，北上。妇人东面。皆不哭。乃窆。主人哭，踊无筭。袭，赠用制币，玄纁束，拜稽颡，踊如初。卒，袒，拜宾。主妇亦拜宾。即位，拾踊三，袭。宾出，则拜送。藏器于旁，加见。藏苞筲于旁，加折，却之。加抗席，覆之。加抗木。实土三。主人拜乡人。即位，踊，袭，如初。

乃反哭，入，升自西阶，东面。众主人堂下东面，北上。妇人入，丈夫踊，升自阼阶。主妇入于室，踊，出即位，及丈夫拾踊三。宾吊者升自西阶，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颡。宾降，出。主人送于门外，拜稽颡。遂适殡宫，皆如启位，拾踊三。兄弟出，主人拜送。众主人出门，哭止，阖门。主人揖众主人，乃就次。

犹朝夕哭，不奠。三虞。卒哭。明日，以其班祔。

《记》：士处适寝，寝东首于北墉下。有疾，疾者齐，养者皆齐，彻琴瑟。疾病，外内皆扫。彻亵衣，加新衣。御者四人，皆坐持体。属纩，以俟绝气。男子不绝于妇人之手，妇人不绝于男

子之手。乃行祷于五祀。乃卒。主人啼，兄弟哭。设床笫，当牖。衽，下莞上簟，设枕。迁尸。复者朝服，左执领，右执要，招而左。

楔，貌如轭，上两末。缀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之。即床而奠，当腢，用吉器。若醴，若酒，无巾柶。

赴曰："君之臣某死。"赴母、妻、长子，则曰："君之臣某之某死。"室中，唯主人、主妇坐。兄弟有命夫命妇在焉，亦坐。尸在室，有君命，众主人不出。襚者委衣于床，不坐。其襚于室，户西北面致命。夏祝淅米，差盛之。御者四人，抗衾而浴，襢笫。其母之丧，则内御者浴，鬠无笄。设明衣，妇人则设中带。卒洗，贝反于笄，实贝，柱右齻左齻。夏祝御余饭。瑱塞耳。

掘坎，南顺，广尺，轮二尺，深三尺；南其壤。垼，用块。明衣裳，用幕布，袂属幅，长下膝。有前后裳，不辟，长及觳。縓綼緆。缁纯。设握，里亲肤，系钩中指，结于腕。甸人筑坅坎，隶人涅厕。既袭，宵为燎于中庭。厥明，灭燎，陈衣。凡绞紟用布，伦如朝服。

设棜于东堂下，南顺，齐于坫。馔于其上，两甒醴、酒，酒在南。篚在东，南顺，实角觯四、木柶二、素勺二。豆在甒北，二以并，笾亦如之。凡笾豆实具馨设，皆巾之。觯，俟时而酌，柶覆加之，面枋；及错，建之。

小敛，辟奠不出室。无踊节。既冯尸，主人袒，髻发，绞带；众主人布带。大敛于阼。大夫升自西阶，阶东，北面东上。既冯尸，大夫逆降，复位。巾奠，执烛者灭烛，出，降自阼阶，由主人之北，东。

既殡，主人说髦。三日绞垂。冠六升，外縪，缨条属，厌。衰三升。屦外纳。杖下本，竹桐一也。居倚庐，寝苫枕块，不说绖带。哭昼夜无时，非丧事不言。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不

食菜果。主人乘恶车，白狗幦，蒲蔽，御以蒲菆，犬服，木馆，约绥，约辔，木镳，马不齐髦。主妇之车亦如之，疏布裧。贰车，白狗摄服，其他皆如乘车。

朔月，童子执帚，却之，左手奉之，从彻者而入。比奠，举席，扫室，聚诸突，布席如初。卒奠，扫者执帚，垂末内鬣，从执烛者而东。燕养、馈羞、汤沐之馔，如他日。朔月若荐新，则不馈于下室。

筮宅，冢人物土。卜日吉，告从于主妇。主妇哭，妇人皆哭；主妇升堂，哭者皆止。

启之昕，外内不哭。夷床，輁轴，馔于西阶东。其二庙，则馔于祢庙，如小敛，奠乃启。朝于祢庙，重止于门外之西，东面。柩入，升自西阶。正柩于两楹间。奠止于西阶之下，东面北上。主人升，柩东，西面。众主人东即位，妇人从升，东面。奠升，设于柩西，升降自西阶，主人要节而踊。烛先入者，升堂，东楹之南，西面；后入者，西阶东，北面，在下。主人降，即位。彻，乃奠，升降自西阶，主人踊如初。祝及执事举奠，巾席从而降，柩从，序从如初适祖。

荐乘车，鹿浅幦，干，笮，革靾，载旜，载皮弁服，缨、辔、贝勒县于衡。道车，载朝服。槀车，载蓑笠。将载，祝及执事举奠，户西，南面东上。卒束前而降，奠席于柩西。巾奠，乃墙。抗木，刊。茵著，用荼，实绥泽焉。苇苞，长三尺，一编。菅筲三，其实皆瀹。祖，还车不易位。执披者，旁四人。

凡赠币，无常。凡糗，不煎。

唯君命，止柩于堩，其余则否。车至道左，北面立，东上。柩至于圹，敛服载之。卒窆而归，不驱。

君视敛，若不待奠，加盖而出；不视敛，则加盖而至卒事。既正柩，宾出，遂、匠纳车于阶间。祝馔祖奠于主人之南，当前辂，

北上，巾之。弓矢之新，沾功。有弭饰焉，亦张可也。有柲，设依挞焉，有韣。翭矢一乘，骨镞，短卫。志矢一乘，轩輖中，亦短卫。

士虞礼第十四

士虞礼，特豕馈食，侧亨于庙门外之右，东面。鱼腊爨亚之，北上。饎爨在东壁，西面。设洗于西阶西南，水在洗西，篚在东。尊于堂中北墉下，当户，两甒醴、酒，酒在东，无禁，幂用絺布，加勺，南枋。素几，苇席，在西序下。苴刌茅，长五寸，束之，实于篚，馔于西坫上。馔两豆菹、醢于西楹之东，醢在西，一铏亚之。从献豆两亚之，四笾亚之，北上。馔黍稷二敦于阶间，西上，藉用苇席。匜水错于槃中，南流，在西阶之南，箪巾在其东。陈三鼎于门外之右，北面，北上，设扃鼏。匕俎在西塾之西。羞燔俎在内西塾上，南顺。

主人及兄弟如葬服，宾执事者如吊服，皆即位于门外，如朝夕临位。妇人及内兄弟服，即位于堂，亦如之。祝免，澡葛绖带，布席于室中，东面，右几，降，出，及宗人即位于门西，东面南上。宗人告有司具，遂请拜宾，如临。入门哭，妇人哭。主人即位于堂，众主人及兄弟、宾即位于西方，如反哭位。祝入门左，北面。宗人西阶前北面。

祝盥，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设于几东席上，东缩，降，洗觯，升，止哭。主人倚杖，入。祝从，在左，西面。赞荐菹、醢，醢在北，佐食及执事盥，出举，长在左。鼎入，设于西阶前，东面北上。匕俎从设。左人抽扃、鼏、匕，佐食及右人载。卒，朼者逆退复位。俎入，设于豆东，鱼亚之，腊特。赞设二敦于俎南，黍，其东稷。设一铏于豆南。佐食出，立于户西。

赞者彻鼎。祝酌醴，命佐食启会。佐食许诺，启会，却于敦南，复位。祝奠觯于铏南，复位。主人再拜稽首。祝飨，命佐食

祭。佐食许诺，钩袒，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肤祭，祭如初。祝取奠觯，祭，亦如之；不尽，益，反奠之。主人再拜稽首。

祝祝卒，主人拜如初，哭，出复位。祝迎尸，一人衰绖，奉篚，哭从尸。尸入门，丈夫踊，妇人踊。淳尸盥，宗人授巾。尸及阶，祝延尸。尸升，宗人诏踊如初。尸入户，踊如初，哭止。妇人入于房。主人及祝拜妥尸。尸拜，遂坐。

从者错篚于尸左席上，立于其北。尸取奠，左执之，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间。祝命佐食堕祭。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奠，祝祝，主人拜如初。尸尝醴，奠之。佐食举肺脊授尸。尸受，振祭，哜之，左手执之。祝命佐食迩敦。佐食举黍，错于席上。尸祭铏，尝铏。泰羹湆自门入，设于铏南；胾四豆，设于左。尸饭，播余于篚。三饭，佐食举干，尸受，振祭，哜之，实于篚。又三饭，举胳，祭如初。佐食举鱼腊，实于篚。又三饭，举肩，祭如初。举鱼腊俎，俎释三个。尸卒食，佐食受肺脊，实于篚，反黍，如初设。

主人洗废爵，酌酒酳尸。尸拜受爵，主人北面答拜。尸祭酒，尝之。宾长以肝从，实于俎，缩，右盐。尸左执爵，右取肝，擩盐，振祭，哜之，加于俎。宾降，反俎于西塾，复位。尸卒爵，祝受，不相爵。主人拜，尸答拜。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主人拜受爵，尸答拜。主人坐祭，卒爵，拜，尸答拜。筵祝，南面。

主人献祝，祝拜，坐受爵，主人答拜。荐菹醢，设俎。祝左执爵，祭荐，奠爵；兴，取肺，坐祭，哜之；兴，加于俎，祭酒，尝之。肝从。祝取肝擩盐，振祭，哜之，加于俎，卒爵，拜。主人答拜。祝坐授主人。主人酌献佐食，佐食北面拜，坐受爵，主人答拜。佐食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受爵，出，实于篚，升堂复位。

主妇洗足爵于房中，酌，亚献尸，如主人仪。自反两笾枣、栗，

设于会南，枣在西。尸祭笾，祭酒，如初。宾以燔从，如初。尸祭燔，卒爵，如初。酌献祝，笾、燔从；献佐食，皆如初。以虚爵入于房。宾长洗繶爵，三献，燔从，如初仪。

妇人复位。祝出户，西面告利成。主人哭，皆哭。祝入，尸谡。从者奉篚，哭如初。祝前，尸出户，踊如初；降堂，踊如初；出门，亦如之。

祝反，入彻，设于西北隅，如其设也。几在南，厞用席。祝荐席彻入于房。祝自执其俎出。赞阖牖户。

主人降，宾出。主人出门，哭止，皆复位。宗人告事毕。宾出，主人送，拜稽颡。

《记》：虞，沐浴，不栉。陈牲于庙门外，北首，西上，寝右。日中而行事。杀于庙门西，主人不视。豚解。

羹饪，升左肩、臂、臑、肫、胳、脊、胁，离肺。肤祭三，取诸左膉上，肺祭一，实于上鼎。升鱼鱄鲋九，实于中鼎；升腊，左胖，髀不升，实于下鼎——皆设扃鼏，陈之。载，犹进柢，鱼进鬐。祝俎，髀、脰、脊、胁，离肺，陈于阶间，敦东。淳尸盥。执槃，西面；执匜，东面；执巾在其北，东面；宗人授巾，南面。主人在室，则宗人升，户外北面。佐食无事，则出户，负依南面。铏芼，用苦若薇，有滑。夏用葵，冬用荁，有柶。豆实，葵菹；菹以西，蠃醢。笾，枣烝，栗择。

尸入，祝从尸。尸坐，不说屦。尸谡。祝前，乡尸；还，出户，又乡尸；还，过主人，又乡尸；还，降阶，又乡尸；降阶，还，及门，如出户。尸出，祝反，入门左，北面复位，然后宗人诏降。尸服卒者之上服。男，男尸，女，女尸；必使异姓，不使贱者。无尸，则礼及荐馔皆如初。

既飨，祭于苴。祝祝卒，不绥祭，无泰羹湆，胾从献。主人哭，出复位。祝阖牖户，降，复位于门西；男女拾踊三，如食间。祝

升，止哭；声三，启户。主人入，祝从，启牖、乡，如初。主人哭，出复位。卒彻，祝、佐食降，复位。宗人诏降如初。

始虞，用柔日，曰："哀子某，哀显相，夙兴夜处不宁。敢用絜牲刚鬣、香合、嘉荐、普淖、明齐溲酒，哀荐祫事，适尔皇祖某甫。飨！"再虞，皆如初，曰："哀荐虞事。"三虞，卒哭。他，用刚日，亦如初，曰："哀荐成事。"

献毕，未彻，乃饯。尊两甒于庙门外之右，少南。水尊在酒西，勺北枋。洗在尊东南，水在洗东，篚在西。馔笾豆，脯四脡。有干肉折俎二尹，缩祭半尹，在西塾。尸出，执几从，席从。尸出门右，南面。席设于尊西北，东面。几在南。宾出，复位。主人出，即位于门东，少南；妇人出，即位于主人之北；皆西面，哭不止。尸即席坐。唯主人不哭，洗废爵，酌献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哭，复位。荐脯醢，设俎于荐东，朐在南。尸左执爵，取脯擩醢，祭之。佐食授嚌。尸受，振祭，嚌，反之。祭酒，卒爵，奠于南方。

主人及兄弟踊，妇人亦如之。主妇洗足爵，亚献，如主人仪，妇人踊如初。宾长洗繶爵，三献，如亚献，踊如初。佐食取俎，实于篚。尸谡，从者奉篚，哭从之。祝前，哭者皆从，及大门内，踊如初。尸出门，哭者止。宾出，主人送，拜稽颡。主妇亦拜宾。丈夫说绖带于庙门外。入彻，主人不与。妇人说首绖，不说带。无尸，则不饯。犹出，几席设如初，拾踊三。哭止，告事毕，宾出。

死三日而殡，三月而葬，遂卒哭。将旦而祔，则荐。卒辞曰："哀子某，来日某，隮祔尔于尔皇祖某甫。尚飨！"女子，曰："皇祖妣某氏。"妇，曰："孙妇于皇祖姑某氏。"其他辞，一也。飨辞曰："哀子某，圭为而哀荐之，飨！"明日，以其班祔。沐浴，栉，搔翦。用专肤为折俎，取诸脰膉。其他如馈食。用嗣尸。曰："孝子某，孝显相，夙兴夜处，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宁。用尹祭、嘉荐、普淖、普荐、溲酒，适尔皇祖某甫，以隮祔尔孙某甫。尚

飨！”期而小祥，曰：“荐此常事。”又期而大祥，曰：“荐此祥事。”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犹未配。

特牲馈食礼第十五

特牲馈食之礼，不诹日。及筮日，主人冠玄端，即位于门外，西面。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立于主人之南，西面北上。有司群执事如兄弟服，东面北上。席于门中，闑西阈外。筮人取筮于西塾，执之，东面受命于主人。宰自主人之左赞命，命曰：“孝孙某，筮来日某，诹此某事，适其皇祖某子。尚飨！”筮者许诺，还，即席，西面坐。卦者在左。卒筮，写卦。筮者执以示主人。主人受视，反之，筮者还，东面。长占，卒，告于主人：“占曰吉。”若不吉，则筮远日，如初仪。宗人告事毕。

前期三日之朝，筮尸，如求日之仪。命筮曰：“孝孙某，诹此某事，适其皇祖某子，筮某之某为尸。尚飨！”

乃宿尸。主人立于尸外门外。子姓兄弟立于主人之后，北面东上。尸如主人服，出门左，西面。主人辟，皆东面，北上。主人再拜。尸答拜。宗人摈辞如初，卒曰：“筮子为某尸，占曰吉，敢宿！”祝许诺，致命。尸许诺，主人再拜稽首。尸入，主人退。

宿宾。宾如主人服，出门左，西面再拜。主人东面，答再拜。宗人摈，曰：“某荐岁事，吾子将莅之，敢宿！”宾曰：“某敢不敬从！”主人再拜，宾答拜；主人退，宾拜送。

厥明夕，陈鼎于门外，北面北上，有鼏。棜在其南，南顺，实兽于其上，东首。牲在其西，北首，东足。设洗于阼阶东南，壶、禁在东序，豆、笾、铏在东房，南上。几、席、两敦在西堂。主人及子姓兄弟即位于门东，如初。宾及众宾即位于门西，东面北上。宗人、祝立于宾西北，东面南上。主人再拜，宾答再拜。三拜众宾，众宾答再拜。主人揖入，兄弟从，宾及众宾从，即位于堂下，

如外位。宗人升自西阶，视壶濯及豆笾，反降，东北面告濯具。宾出，主人出，皆复外位。宗人视牲，告充。雍正作豕。宗人举兽尾，告备；举鼎鼏，告絜。请期，曰“羹饪”。告事毕，宾出，主人拜送。

夙兴，主人服如初，立于门外东方，南面，视侧杀。主妇视饎爨于西堂下。亨于门外东方，西面北上。羹饪，实鼎，陈于门外，如初。尊于户东，玄酒在西。实豆、笾、铏，陈于房中，如初。执事之俎，陈于阶间，二列，北上。盛两敦，陈于西堂，藉用萑；几席陈于西堂，如初。尸盥，匜水实于盘中。箪巾，在门内之右。祝筵几于室中，东面。主妇纚笄，宵衣，立于房中，南面。主人及宾、兄弟、群执事即位于门外，如初。宗人告有司具。主人拜宾如初，揖入，即位，如初。佐食北面立于中庭。

主人及祝升，祝先入，主人从，西面于户内。主妇盥于房中，荐两豆：葵菹、蜗醢，醢在北。宗人遣佐食及执事盥，出。主人降，及宾盥，出。主人在右，及佐食举牲鼎。宾长在右，及执事举鱼腊鼎，除鼏。宗人执毕先入，当阼阶，南面。鼎西面错，右人抽扃，委于鼎北。赞者错俎，加匕，乃朼。佐食升肵俎，鼏之，设于阼阶西。卒载，加匕于鼎。主人升，入复位。俎入，设于豆东。鱼次，腊特于俎北。主妇设两敦黍稷于俎南，西上，及两铏芼设于豆南，南陈。

祝洗，酌奠，奠于铏南，遂命佐食启会。佐食启会，却于敦南，出，立于户西，南面。主人再拜稽首。祝在左。卒祝，主人再拜稽首。

祝迎尸于门外。主人降，立于阼阶东。尸入门左，北面盥。宗人授巾。尸至于阶，祝延尸。尸升，入，祝先，主人从。尸即席坐，主人拜妥尸。尸答拜，执奠；祝飨，主人拜如初。祝命挼祭。尸左执觯，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间。佐食取黍、稷、肺祭，授

尸。尸祭之，祭酒，啐酒，告旨。主人拜，尸奠觶，答拜。祭铏，尝之，告旨。主人拜，尸答拜。祝命尔敦，佐食尔黍稷于席上，设大羹湇于醢北，举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哜之，左执之，乃食，食举。主人羞肵俎于腊北。尸三饭，告饱。祝侑，主人拜。佐食举干，尸受，振祭，哜之。佐食受，加于肵俎。举兽干、鱼一，亦如之。尸实举于菹豆。佐食羞庶羞四豆，设于左，南上，有醢。尸又三饭，告饱。祝侑之，如初，举骼及兽、鱼，如初。尸又三饭，告饱。祝侑之如初，举肩及兽、鱼如初。佐食盛肵俎，俎释三个，举肺脊加于肵俎，反黍稷于其所。

主人洗角，升酌，酳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尸祭酒，啐酒，宾长以肝从。尸左执角，右取肝擩于盐，振祭，哜之，加于菹豆，卒角。祝受尸角，曰："送爵！皇尸卒爵。"主人拜，尸答拜。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主人拜受角，尸拜送。主人退，佐食授挼祭。主人坐，左执角，受祭祭之，祭酒，啐酒，进听嘏。佐食抟黍授祝，祝授尸。尸受以菹豆，执以亲嘏主人。主人左执角，再拜稽首受，复位，诗怀之，实于左袂，挂于季指，卒角，拜。尸答拜。主人出，写啬于房，祝以笾受。筵祝，南面。主人酌献祝，祝拜受角，主人拜送。设菹醢、俎。祝左执角，祭豆，兴，取肺，坐祭，哜之，兴加于俎，坐祭酒，啐酒，以肝从。祝左执角，右取肝擩于盐，振祭，哜之；加于俎，卒角，拜。主人答拜，受角，酌献佐食。佐食北面拜受角，主人拜送。佐食坐祭，卒角，拜。主人答拜，受角，降，反于篚；升，入复位。

主妇洗爵于房，酌，亚献尸。尸拜受，主妇北面拜送。宗妇执两笾，户外坐。主妇受，设于敦南。祝赞笾祭。尸受，祭之，祭酒，啐酒。兄弟长以燔从。尸受，振祭，哜之，反之。羞燔者受，加于肵，出。尸卒爵，祝受爵，命送如初。酢，如主人仪。主妇适房，南面。佐食挼祭。主妇左执爵，右抚祭，祭酒，啐酒，入，卒

爵，如主人仪。献祝，笾燔从，如初仪。及佐食，如初。卒，以爵入于房。

宾三献，如初。燔从如初。

爵止。席于户内。主妇洗爵，酌，致爵于主人。主人拜受爵，主妇拜送爵，宗妇赞豆如初，主妇受，设两豆，两笾。俎入设。主人左执爵，祭荐，宗人赞祭。奠爵，兴，取肺，坐绝祭，哜之；兴，加于俎，坐捝手，祭酒，啐酒。肝从，左执爵，取肝擩于盐，坐振祭，哜之。宗人受，加于俎。燔亦如之。兴，席末坐，卒爵，拜。主妇答拜，受爵，酌醋，左执爵，拜，主人答拜。坐祭，立饮，卒爵，拜，主人答拜。主妇出，反于房。主人降，洗，酌，致爵于主妇，席于房中，南面。主妇拜受爵，主人西面答拜。宗妇荐豆、俎，从献皆如主人。主人更爵酌醋，卒爵，降，实爵于篚，入复位。

三献作止爵。尸卒爵，酢，酌献祝及佐食。洗爵，酌致于主人、主妇，燔从皆如初。更爵，酢于主人，卒，复位。

主人降阼阶，西面拜宾，如初。洗，宾辞洗。卒洗，揖让升，酌，西阶上献宾。宾北面拜受爵。主人在右，答拜。荐脯醢，设折俎。宾左执爵，祭豆，奠爵；兴，取肺，坐绝祭，哜之；兴，加于俎，坐捝手，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受爵，酌酢，奠爵，拜。宾答拜。主人坐祭，卒爵，拜。宾答拜。揖，执祭以降，西面奠于其位，位如初。荐、俎从设。众宾升，拜受爵，坐祭，立饮。荐、俎设于其位，辨。主人备答拜焉，降，实爵于篚。尊两壶阼阶东，加勺，南枋，西方亦如之。主人洗觯，酌于西方之尊，西阶前北面酬宾。宾在左。主人奠觯拜，宾答拜。主人坐祭，卒觯，拜。賓答拜。主人洗觯，宾辞，主人对。卒洗，酌，西面。宾北面拜。主人奠觯于荐北。宾坐取觶，還，東面拜。主人答拜。賓奠觶于荐南，揖，复位。主人洗爵，献长兄弟于阼阶上，如宾仪；

洗，献众兄弟，如众宾仪；洗，献内兄弟于房中，如献众兄弟之仪。主人西面答拜，更爵酢，卒爵，降，实爵于篚，入复位。

长兄弟洗觚为加爵，如初仪。不及佐食，洗致如初。无从。

众宾长为加爵，如初。爵止。

嗣举奠，盥人，北面再拜稽首。尸执奠，进受，复位，祭酒，啐酒。尸举肝举奠，左执觯，再拜稽首，进受肝，复位；坐食肝，卒觯，拜。尸备答拜焉。举奠洗酌人，尸拜受，举奠答拜。尸祭酒，啐酒，奠之。举奠出，复位。

兄弟弟子洗酌于东方之尊，阼阶前北面，举觯于长兄弟，如主人酬宾仪。宗人告祭脀，乃羞。宾坐取觯，阼阶前北面酬长兄弟；长兄弟在右。宾奠觯拜，长兄弟答拜。宾立卒觯，酌于其尊，东面立。长兄弟拜受觯。宾北面答拜，揖，复位。长兄弟西阶前北面，众宾长自左受旅，如初。长兄弟卒觯，酌于其尊，西面立，受旅者拜受。长兄弟北面答拜，揖，复位。众宾及众兄弟交错以辩，皆如初仪。为加爵者作止爵，如长兄弟之仪。长兄弟酬宾，如宾酬兄弟之仪，以辩。卒受者实觯于篚。宾弟子及兄弟弟子洗，各酌于其尊，中庭北面西上，举觯于其长，奠觯拜，长皆答拜。举觯者祭，卒觯，拜，长皆答拜。举觯者洗，各酌于其尊，复初位。长皆拜。举觯者皆奠觯于荐右。长皆执以兴，举觯者皆复位答拜。长皆奠觯于其所，皆揖其弟子，弟子皆复其位。爵皆无筭。

利洗散，献于尸，酢，及祝，如初仪。降，实散于篚。

主人出，立于户外，西面。祝东面告利成。尸谡，祝前，主人降。祝反，及主人人，复位。命佐食彻尸俎，俎出于庙门。彻庶羞，设于西序下。

筵对席，佐食分簋铏。宗人遣举奠，及长兄弟盥，立于西阶下，东面北上。祝命尝食。餕者举奠许诺，升，入，东面。长兄弟对之，皆坐。佐食授举，各一肤。主人西面再拜，祝曰："餕，

有以也。”两餕奠举于俎，许诺，皆答拜。若是者三。皆取举，祭食，祭举乃食，祭铏，食举。卒食。主人降洗爵，宰赞一爵。主人升酌，酳上餕，上餕拜受爵，主人答拜，酳下餕，亦如之。主人拜，祝曰：“酳，有与也。”如初仪。两餕执爵拜，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两餕皆降，实爵于篚，上餕洗爵，升酌，酢主人，主人拜受爵。上餕即位，坐答拜。主人答拜。主人坐祭，卒爵，拜。上餕答拜，受爵，降，实于篚。主人出，立于户外，西面。

祝命彻阼俎、豆、笾，设于东序下。祝执其俎以出，东面于户西。宗妇彻祝豆、笾，入于房，彻主妇荐、俎。佐食彻尸荐、俎、敦，设于西北隅，几在南，厞用筵，纳一尊。佐食阖牖户，降。祝告利成，降，出。主人降，即位。宗人告事毕。宾出，主人送于门外，再拜。佐食彻阼俎。堂下俎毕出。

记：特牲馈食，其服皆朝服，玄冠、缁带、缁韠。唯尸、祝、佐食玄端，玄裳、黄裳、杂裳可也，皆爵韠。

设洗，南北以堂深，东西当东荣。水在洗东。篚在洗西，南顺，实二爵、二觚、四觯，一角、一散。壶、棜、禁，馔于东序，南顺。覆两壶焉，盖在南。明日卒奠，幂用绤；即位而彻之，加勺。笾，巾以绤也，纁里；枣烝，栗择。铏芼，用苦若薇，皆有滑：夏葵，冬荁。棘心匕，刻。牲爨在庙门外东南，鱼腊爨在其南，皆西面；饎爨在西壁。肵俎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实于牲鼎，载心立，舌缩俎。宾与长兄弟之荐，自东房，其余在东堂。

沃尸盥者一人，奉盘者东面，执匜者西面淳沃，执巾者在匜北。宗人东面取巾，振之三，南面授尸；卒，执巾者受。尸入，主人及宾皆辟位，出亦如之。嗣举奠，佐食设豆盐。佐食当事，则户外南面；无事，则中庭北面。凡祝呼，佐食许诺。宗人献，与旅齿于众宾；佐食于旅齿于兄弟。尊两壶于房中西墉下，南上。内宾立于其北，东面南上。宗妇北堂东面，北上。主妇及内宾、宗

妇亦旅西面。宗妇赞荐者执以坐于户外，授主妇。尸卒食，而祭饎爨、雍爨。宾从尸，俎出庙门，乃反位。

尸俎：右肩、臂、臑、肫、胳，正脊二骨，横脊，长胁二骨，短胁；肤三、离肺一、刌肺三、鱼十有五。腊如牲骨。祝俎：髀、脡脊二骨、胁二骨、肤一、离肺一。阼俎：臂，正脊二骨，横脊，长胁二骨，短胁；肤一、离肺一。主妇俎：觳折，其余如阼俎。佐食俎：觳折、脊、胁、肤一、离肺一。宾，骼。长兄弟及宗人，折。其余如佐食俎。众宾及众兄弟、内宾、宗妇，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殽脀，肤一、离肺一。

公有司，门西，北面东上，献次众宾。私臣，门东，北面西上，献次兄弟。升受，降饮。

少牢馈食礼第十六

少牢馈食之礼，日用丁己。筮旬有一日，筮于庙门之外。主人朝服，西面于门东。史朝服，左执筮，右抽上韇，兼与筮执之，东面受命于主人。主人曰："孝孙某，来日丁亥，用荐岁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飨！"史曰："诺"！"西面于门西，抽下韇，左执筮，右兼执韇以击筮，遂述命曰："假尔大筮有常。孝孙某，来日丁亥，用荐岁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飨！"乃释韇立筮。卦者在左坐。卦以木。卒筮，乃书卦于木，示主人，乃退占。吉，则史韇筮，史兼执筮与卦以告于主人："占曰从。"乃官戒，宗人命涤，宰命为酒，乃退。若不吉，则及远日，又筮日如初。

宿。前宿一日，宿戒尸。明日朝，筮尸，如筮日之礼。命曰："孝孙某，来日丁亥，用荐岁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以某之某为尸。尚飨！"筮、卦占如初。吉，则乃遂宿尸。祝摈，主人再拜稽首。祝告曰："孝孙某，来日丁亥，用荐岁事于皇祖伯某，

以某妃配某氏。敢宿!”尸拜，许诺，主人又再拜稽首。主人退，尸送，揖，不拜。若不吉，则遂改筮尸。

既宿尸，反，为期于庙门之外。主人门东，南面。宗人朝服北面，曰:“请祭期。”主人曰“比于子。”宗人曰:“旦明行事。”主人曰:“诺!”乃退。

明日，主人朝服，即位于庙门之外，东方南面。宰、宗人西面，北上。牲北首东上。司马刲羊，司士击豕。宗人告备，乃退。雍人摡鼎、匕、俎于雍爨，雍爨在门东南，北上。廪人摡甑、甗、匕与敦于廪爨，廪爨在雍爨之北。司宫摡豆、笾、勺、爵、觚、觯、几、洗、篚于东堂下，勺、爵、觚、觯实于篚。卒摡，馔豆、笾与篚于房中，放于西方；设洗于阼阶东南，当东荣。

羹定，雍人陈鼎五，三鼎在羊镬之西，二鼎在豕镬之西。司马升羊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胳，正脊一、脡脊一、横脊一、短胁一、正胁一、代胁一，皆二骨以并，肠三、胃三、举肺一、祭肺三，实于一鼎。司士升豕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胳，正脊一、脡脊一、横脊一、短胁一、正胁一、代胁一，皆二骨以并，举肺一、祭肺三，实于一鼎。雍人伦肤九，实于一鼎。司士又升鱼、腊，鱼十有五而鼎，腊一纯而鼎，腊用麋。卒脀，皆设扃鼏，乃举，陈鼎于庙门之外，东方，北面，北上。司宫尊两甒于房户之间，同棜，皆有幂，甒有玄酒。司宫设罍水于洗东，有枓；设篚于洗西，南肆。改馔豆、笾于房中，南面，如馈之设，实豆、笾之实。小祝设盘、匜与箪、巾于西阶东。

主人朝服，即位于阼阶东，西面。司宫筵于奥，祝设几于筵上，右之。主人出迎鼎，除鼏。士盥，举鼎，主人先入。司宫取二勺于篚，洗之，兼执以升，乃启二尊之盖幂，奠于棜上。加二勺于二尊，覆之，南柄。鼎序入。雍正执一匕以从，雍府执四匕以从，司士合执二俎以从。司士赞者二人，皆合执二俎以相，从

人。陈鼎于东方，当序南，于洗西，皆西面，北上，肤为下。匕皆加于鼎，东枋。俎皆设于鼎西，西肆。肵俎在羊俎之北，亦西肆。宗人遣宾就主人，皆盥于洗，长朼。佐食上利升牢，心舌载于肵俎。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没其载于肵俎，末在上。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没其载于肵，横之。皆如初为之于爨也。佐食迁肵俎于阼阶西，西缩，乃反。佐食二人。上利升羊，载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骼，正脊一、脡脊一、横脊一、短胁一、正胁一、代胁一，皆二骨以并；肠三、胃三，长皆及俎拒；举肺一，长终肺，祭肺三，皆切。肩、臂、臑、膊、骼在两端，脊、胁、肺、肩在上。下利升豕，其载如羊，无肠胃。体其载于俎，皆进下。司士三人，升鱼、腊、肤。鱼用鲋，十有五而俎，缩载，右首，进腴；腊一纯而俎，亦进下，肩在上；肤九而俎，亦横载，革顺。

卒胥，祝盥于洗，升自西阶。主人盥，升自阼阶。祝先人，南面。主人从，户内西面。主妇被锡衣移袂，荐自东房，韭菹醓醢，坐奠于筵前。主妇赞者一人，亦被锡衣移袂，执葵菹、蠃醢，以授主妇。主妇不兴，遂受，陪设于东，韭菹在南，葵菹在北。主妇兴，人于房。佐食上利执羊俎，下利执豕俎，司士三人执鱼、腊、肤俎，序升自西阶，相，从人。设俎，羊在豆东，豕亚其北，鱼在羊东，腊有豕东，特肤当俎北端。主妇自东房执一金敦黍，有盖，坐设于羊俎之南。妇赞者执敦稷以授主妇。主妇兴受，坐设于鱼俎南；又兴，受赞者敦黍，坐设于稷南；又兴，受赞者敦稷，坐设于黍南。敦皆南首。主妇兴，人于房。

祝酌，奠，遂命佐食启会。佐食启会盖，二以重，设于敦南。主人西面，祝在左，主人再拜稽首。祝祝曰："孝孙某，敢用柔毛、刚鬣、嘉荐、普淖，用荐岁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飨！"主人又再拜稽首。

祝出，迎尸于庙门之外。主人降立于阼阶东，西面。祝先，入门右，尸入门左。宗人奉盘，东面于庭南；一宗人奉匜水，西面于盘东；一宗人奉箪、巾，南面于盘北。乃沃尸，盥于盘上。卒盥，坐奠箪，取巾，兴，振之三，以授尸；坐取箪，兴，以受尸巾。祝延尸。尸升自西阶，入，祝从。主人升自阼阶，祝先入，主人从。尸升筵，祝、主人西面立于户内，祝在左。祝、主人皆拜妥尸，尸不言；尸答拜，遂坐。祝反南面。

尸取韭菹，辩擩于三豆，祭于豆间。上佐食取黍稷于四敦。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于俎，以授上佐食。上佐食兼与黍以授尸。尸受，同祭，于豆祭。上佐食举尸牢肺、正脊以授尸。上佐食尔上敦黍于筵上，右之。主人羞肵俎，升自阼阶，置于肤北。上佐食羞两铏，取一羊铏于房中，坐设于韭菹之南。下佐食又取一豕铏于房中以从；上佐食受，坐设于羊铏之南。皆芼，皆有柶。尸扱以柶，祭羊铏，遂以祭豕铏，尝羊铏。食举，三饭。上佐食举尸牢干，尸受，振祭，哜之。佐食受，加于肵。上佐食羞胾两瓦豆，有醢，亦用瓦豆，设于荐豆之北。尸又食，食胾。上佐食举尸一鱼，尸受，振祭，哜之。佐食受，加于肵，横之。又食。上佐食举尸腊肩，尸受，振祭，哜之，上佐食受，加于肵。又食。上佐食举尸牢骼，如初。又食。尸告饱。祝西面于主人之南，独侑不拜，侑曰："皇尸未实。"侑，尸又食。上佐食举尸牢肩，尸受，振祭，哜之，佐食受加于肵。尸不饭，告饱。祝西面于主人之南。主人不言，拜侑。尸又三饭。上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于肵。

主人降，洗爵，升，北面酌酒，乃酳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尸祭酒，啐酒。宾长羞牢肝，用俎，缩执俎，肝亦缩，进末，盐在右。尸左执爵，右兼取肝，擩于俎盐，振祭，哜之，加于菹豆，卒爵。主人拜，受尸爵。尸答拜。

祝酌授尸，尸醋主人。主人拜受爵，尸答拜。主人西面奠爵，

又拜。上佐食取四敦黍稷，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以授上佐食。上佐食以绥祭。主人左执爵，右受佐食，坐祭之，又祭酒；不兴，遂啐酒。祝与二佐食皆出，盥于洗，人。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上佐食兼受，抟之以授尸，尸执以命祝。卒命祝，祝受以东，北面于户西，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无疆于女孝孙。来女孝孙，使女受禄于天，宜稼于田，眉寿万年，勿替引之！"主人坐奠爵，兴；再拜稽首，兴；受黍，坐振祭，哜之；诗怀之，实于左袂，挂于季指，执爵以兴；坐卒爵，执爵以兴；坐奠爵，拜。尸答拜。执爵以兴，出。宰夫以笾受啬黍。主人尝之，纳诸内。

主人献祝，设席南面。祝拜于席上，坐受。主人西面答拜。荐两豆菹、醢。佐食设俎，牢髀、横脊一、短胁一、肠一、胃一、肤三，鱼一横之，腊两髀属于尻。祝取菹揳于醢，祭于豆间。祝祭俎，祭酒，啐酒。肝牢从。祝取肝揳于盐，振祭，哜之，不兴，加于俎，卒爵，兴。

主人酌，献上佐食。上佐食户内牖东北面拜，坐受爵。主人西面答拜。佐食祭酒，卒爵，拜，坐授爵，兴。俎设于两阶之间，其俎，折，一肤。主人又献下佐食，亦如之。其胥亦设于阶间，西上，亦折，一肤。

有司赞者取爵于篚以升，授主妇赞者于房户。妇赞者受，以授主妇。主妇洗于房中，出酌，人户，西面拜，献尸。尸拜受。主妇主人之北，西面拜送爵。尸祭酒，卒爵。主妇拜。祝受尸爵。尸答拜。易爵，洗，酌，授尸。主妇拜受爵，尸答拜。上佐食绥祭。主妇西面，于主人之北受祭，祭之，其绥祭如主人之礼，不嘏，卒爵，拜。尸答拜。

主妇以爵出。赞者受，易爵于篚，以授主妇于房中。主妇洗，酌，献祝。祝拜，坐受爵。主妇答拜于主人之北。卒爵，不兴，坐授主妇。

主妇受，酌，献上佐食于户内。佐食北面拜，坐受爵，主妇西面答拜。祭酒，卒爵，坐授主妇。主妇献下佐食，亦如之。主妇受爵以入于房。

宾长洗爵献于尸，尸拜受爵。宾户西北面拜送爵。尸祭酒，卒爵。宾拜。祝受尸爵，尸答拜。

祝酌授尸，宾拜受爵，尸拜送爵。宾坐奠爵，遂拜，执爵以兴，坐祭，遂饮，卒爵，执爵以兴，坐奠爵，拜。尸答拜。

宾酌献祝。祝拜，坐受爵。宾北面答拜。祝祭酒，啐酒，奠爵于其筵前。

主人出，立于阼阶上，西面。祝出，立于西阶上，东面。祝告曰："利成。"祝入，尸谡。主人降，立于阼阶东，西面。祝先，尸从，遂出于庙门。

祝反，复位于室中。主人亦入于室，复位。祝命佐食彻肵俎，降设于堂下阼阶南。司宫设对席，乃四人餕。上佐食盥，升，下佐食对之，宾长二人备。司士进一敦黍于上佐食，又进一敦黍于下佐食，皆右之于席上。资黍于羊俎两端，两下是餕。司士乃辩举，餕者皆祭黍、祭举。主人西面，三拜餕者。餕者奠举于俎，皆答拜，皆反，取举。司士进一铏于上餕，又进一铏于次餕，又进二豆湆于两下。乃皆食，食举。卒食，主人洗一爵，升酌，以授上餕。赞者洗三爵，酌。主人受于户内，以授次餕，若是以辩。皆不拜受爵。主人西面，三拜餕者。餕者奠爵，皆答拜；皆祭酒，卒爵，奠爵，皆拜。主人答壹拜。餕者三人兴，出，上餕止。主人受上餕爵，酌以酢于户内，西面坐奠爵，拜，上餕答拜。坐祭酒，啐酒。上餕亲嘏曰："主人受祭之福，胡寿保健家室。"主人兴，坐奠爵，拜，执爵以兴，坐卒爵，拜，上餕答拜。上餕兴，出。主人送，乃退。

有司彻第十七

有司彻，扫堂。司宫摄酒，乃爇尸俎。卒爇，乃升羊、豕、鱼三鼎，无腊与肤。乃设扃鼏，陈鼎于门外，如初。

乃议侑于宾，以异姓。宗人戒侑。侑出，俟于庙门之外。

司宫筵于户西，南面；又筵于西序，东面。尸与侑北面于庙门之外，西上。主人出迎尸，宗人摈。主人拜，尸答拜。主人又拜侑，侑答拜。主人揖，先入门，右。尸入门，左；侑从，亦左。揖，乃让。主人先升自阼阶，尸、侑升自西阶西楹西，北面东上。主人东楹东，北面拜至，尸答拜。主人又拜侑，侑答拜。

乃举，司马举羊鼎，司士举豕鼎、举鱼鼎，以入。陈鼎如初。雍正执一匕以从，雍府执二匕以从，司士合执二俎以从，司士赞者亦合执二俎以从。匕皆加于鼎，东枋。二俎设于羊鼎西，西缩。二俎皆于二鼎西，亦西缩。雍人合执二俎，陈于羊俎西，并皆西缩。覆二疏匕于其上，皆缩俎，西枋。

主人降，受宰几。尸、侑降，主人辞，尸对。宰授几，主人受，二手横执几，揖尸。主人升，尸、侑升，复位。主人西面，左手执几，缩之，以右袂推拂几三，二手横执几，进授尸于筵前。尸进，二手受于手间，主人退。尸还几，缩之，右手执外廉，北面奠于筵上，左之，南缩，不坐。主人东楹东，北面拜。尸复位，尸与侑皆北面答拜。主人降洗，尸、侑降，尸辞洗。主人对，卒洗，揖。主人升，尸、侑升，尸西楹西北面拜洗。主人东楹东北面奠爵答拜，降盥。尸、侑降，主人辞，尸对。卒盥，主人揖，升，尸、侑升。主人坐取爵，酌献尸。尸北面拜受爵，主人东楹东北面拜送爵。

主妇自东房荐韭菹、醢，坐奠于筵前，菹在西方。妇赞者执昌菹、醢以授主妇。主妇不兴，受，陪设于南，昌在东方。兴，取

笾于房，糗、蕡、坐设于豆西，当外列，糗在东方。妇赞者执白、黑以授主妇。主妇不兴，受，设于初笾之南，白在西方；兴，退。

乃升。司马朼羊，亦司马载。载右体：肩、臂、肫、骼、臑，正脊一、脡脊一、横脊一、短胁一、正胁一、代胁一、肠一、胃一、祭肺一，载于一俎。羊肉湆臑折、正脊一、正胁一、肠一、胃一、嚌肺一，载于南俎。司士朼豕，亦司士载，亦右体：肩、臂、肫、骼、臑，正脊一、脡脊一、横脊一、短胁一、正胁一、代胁一、肤五、嚌肺一，载于一俎；侑俎：羊左肩、左肫、正脊一、胁一、肠一、胃一、切肺一，载于一俎。侑俎：豕左肩折、正脊一、胁一、肤三、切肺一，载于一俎。阼俎：羊肺一、祭肺一，载于一俎。羊肉湆臂一、脊一、胁一、肠一、胃一、嚌肺一，载于一俎。豕脀：臂一、脊一、胁一、肤三、嚌肺一，载于一俎。主妇俎：羊左臑、脊一、胁一、肠一、胃一、肤一、嚌羊肺一，载于一俎。司士朼鱼，亦司士载，尸俎五鱼，横载之，侑、主人皆一鱼，亦横载之，皆加膴祭于其上。

卒升。宾长设羊俎于豆南，宾降。尸升筵自西方，坐，左执爵，右取韭菹㨎于三豆，祭于豆间。尸取糗、蕡，宰夫赞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于豆祭。雍人授次宾疏匕与俎。受于鼎西，左手执俎左廉，缩之，却右手执匕枋，缩于俎上，以东面受于羊鼎之西。司马在羊鼎之东，二手执桃匕枋以挹湆，注于疏匕，若是者三。尸兴，左执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兴，左执爵。次宾缩执匕俎以升，若是以授尸。尸却手受匕枋，坐祭，嚌之，兴，覆手以授宾。宾亦覆手以受，缩匕于俎上以降。尸席末坐啐酒，兴，坐奠爵，拜，告旨，执爵以兴。主人北面于东楹东，答拜。司马羞羊肉湆，缩执俎。尸坐奠爵，兴取肺，坐绝祭，嚌之，兴，反加于俎。司马缩奠俎于羊湆俎南，乃载于羊俎，卒载俎，缩执俎以降。尸坐执爵以兴。次宾羞羊燔，缩执俎，缩一燔于俎上，盐

在右。尸左执爵，受燔，挼于盐，坐振祭，嚌之，兴，加于羊俎。宾缩执俎以降。尸降筵，北面于西楹西，坐卒爵，执爵以兴，坐奠爵，拜，执爵以兴。主人北面于东楹东答拜。主人受爵。尸升筵，立于筵末。

主人酌，献侑。侑西楹西北面拜受爵。主人在其右，北面答拜。主妇荐韭菹，醢，坐奠于筵前，醢在南方。妇赞者执二笾糗、蕡，以授主妇。主妇不兴，受之，奠糗于醢南，蕡在糗东。主妇入于房。侑升筵自北方。司马横执羊俎以升，设于豆东。侑坐，左执爵，右取菹挼于醢，祭于豆间，又取糗、蕡同祭于豆祭，兴，左执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兴，左执爵。次宾羞羊燔，如尸礼。侑降筵自北方，北面于西楹西，坐卒爵，执爵以兴，坐奠爵，拜。主人答拜。

尸受侑爵，降洗。侑降立于西阶西，东面。主人降自阼阶，辞洗。尸坐奠爵于篚，兴对，卒洗。主人升，尸升自西阶。主人拜洗。尸北面于西楹西，坐奠爵，答拜，降盥。主人降，尸辞，主人对。卒盥。主人升。尸升，坐取爵，酌。司宫设席于东序，西面。主人东楹东北面拜受爵，尸西楹西北面答拜。主妇荐韭菹、醢，坐奠于筵前，菹在北方。妇赞者执二笾糗、蕡，主妇不兴，受，设糗于菹西北，蕡在糗西。主人升筵自北方，主妇入于房。

长宾设羊俎于豆西。主人坐，左执爵，祭豆笾。如侑之祭。兴，左执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兴。次宾羞匕湆，如尸礼。席末坐啐酒，执爵以兴。司马羞羊肉湆，缩执俎。主人坐，奠爵于左，兴，受肺，坐绝祭，嚌之，兴，反加于湆俎。司马缩奠湆俎于羊俎西，乃载之；卒载，缩执虚俎以降。主人坐取爵以兴。次宾羞燔，主人受，如尸礼。主人降筵自北方，北面于阼阶上，坐卒爵，执爵以兴，坐奠爵，拜，执爵以兴。尸西楹西答拜。主人坐奠爵于东序南。侑升。尸、侑皆北面于西楹西。主人北面于东

楹东，再拜崇酒。尸、侑皆答再拜。主人及尸、侑皆升就筵。

司宫取爵于篚，以授妇赞者于房东，以授主妇。主妇洗于房中，出实爵，尊南，西面拜献尸。尸拜，于筵上受。主妇西面于主人之席北，拜送爵，入于房，取一羊铏，坐奠于韭菹西。主妇赞者执豕铏以从，主妇不兴，受，设于羊铏之西；兴，入于房，取糗与腶脩，执以出，坐设之，糗在蕡西。脩在白西。兴，立于主人席北，西面。尸坐，左执爵，祭糗脩，同祭于豆祭，以羊铏之柶挹羊铏，遂以挹豕铏，祭于豆祭，祭酒。次宾羞豕匕湆，如羊匕湆之礼。尸坐啐酒，左执爵，尝上铏，执爵以兴，坐奠爵，拜。主妇答拜。执爵以兴。司士羞豕胥。尸坐奠爵，兴受，如羊肉湆之礼，坐取爵，兴。次宾羞豕燔。尸左执爵，受燔，如羊燔之礼，坐卒爵，拜。

主妇答拜，受爵，酌，献侑。侑拜受爵，主妇主人之北西面答拜。主妇羞糗、脩，坐奠糗于醴南，脩在蕡南。侑坐，左执爵，取糗、脩兼祭于豆祭。司士缩执豕胥以升。侑兴，取肺，坐祭之。司士缩奠豕胥于羊俎之东，载于羊俎，卒，乃缩执俎以降。侑兴。次宾羞豕燔，侑受，如尸礼，坐卒爵，拜。

主妇答拜，受爵，酌以致于主人。主人筵上拜受爵，主妇北面于阼阶上答拜。主妇设二铏与糗、脩，如尸礼。主人其祭糗、脩，祭铏，祭酒，受豕匕湆，拜啐酒，皆如尸礼。尝铏不拜。其受豕胥，受豕燔，亦如尸礼。坐卒爵，拜。主妇北面答拜，受爵。

尸降筵，受主妇爵以降。主人降，侑降。主妇入于房。主人立于洗东北，西面。侑东面于西阶西南。尸易爵于篚，盥，洗爵，主人揖尸、侑。主人升。尸升自西阶，侑从。主人北面立于东楹东，侑西楹西北面立。尸酌。主妇出于房。西面拜，受爵。尸北面于侑东答拜。

主妇入于房。司宫设席于房中，南面。主妇立于西席。妇赞

者荐韭菹、醢，坐奠于筵前，菹在西方。妇人赞者执蕡、蕡以授妇赞者，妇赞者不兴，受，设蕡于菹西，蕡在蕡南。主妇升筵。司马设羊俎于豆南。主妇坐，左执爵，右取菹揳于醢，祭于豆间；又取蕡、蕡兼祭于豆祭。主妇奠爵，兴取肺，坐绝祭，嚌之，兴，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啐酒。次宾羞羊燔。主妇兴，受燔，如主人之礼。主妇执爵以出于房，西面于主人席北，立卒爵，执爵拜。尸西楹西北面答拜。主妇人立于房。

尸、主人及侑皆就筵。上宾洗爵以升，酌，献尸。尸拜受爵。宾西楹西北面拜送爵。尸奠爵于荐左。宾降。

主人降，洗觯，尸、侑降。主人奠爵于篚，辞。尸对。卒洗，揖。尸升，侑不升。主人实觯酬尸，东楹东北面坐奠爵，拜。尸西楹西北面答拜。坐祭，遂饮，卒爵拜。尸答拜。降洗。尸降辞。主人奠爵于篚，对，卒洗。主人升。尸升。主人实觯，尸拜受爵。主人反位，答拜。尸北面坐，奠爵于荐左。

尸、侑、主人皆升筵，乃羞。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妇，皆右之；司士羞庶羞于尸、侑、主人、主妇，皆左之。

主人降，南面拜众宾于门东，三拜。众宾门东，北面，皆答一拜。主人洗爵，长宾辞。主人奠爵于篚，兴对，卒洗，升酌，献宾于西阶上。长宾升，拜受爵。主人在其右，北面答拜。宰夫自东房荐脯、醢，醢在西。司士设俎于豆北，羊骼一，肠一，胃一，切肺一，肤一。

宾坐，左执爵，右取脯揳于醢，祭之，执爵兴；取肺，坐祭之，祭酒，遂饮，卒爵，执爵以兴；坐奠爵，拜，执爵以兴。主人答拜，受爵，宾坐取祭以降，西面坐委西阶西南。宰夫执荐以从，设于祭东；司士执俎以从，设于荐东。

众宾长升，拜受爵，主人答拜。坐祭，立饮，卒爵，不拜既爵。宰夫赞主人酌，若是以辩。辩受爵。其荐脯、醢与胥，设于

其位。其位继上宾而南，皆东面。其脀体，仪也。

乃升长宾，主人酌，酢于长宾，西阶上北面，宾在左。主人坐奠爵，拜，执爵以兴，宾答拜。坐祭，遂饮，卒爵；执爵以兴，坐奠爵，拜。宾答拜。宾降。

宰夫洗觯以升。主人受酌，降，酬长宾于西阶南，北面。宾在左。主人坐奠爵，拜，宾答拜。坐祭，遂饮，卒爵拜。宾答拜。主人洗，宾辞。主人坐奠爵于篚，对，卒洗，升酌，降复位。宾拜受爵，主人拜送爵。宾西面坐，奠爵于荐左。

主人洗，升酌，献兄弟于阼阶上。兄弟之长升，拜受爵。主人在其右答拜。坐祭，立饮，不拜既爵，皆若是以辩。

辩受爵，其位在洗东，西面北上。升受爵，其荐脀设于其位。其先生之脀，折，胁一，肤一。其众，仪也。

主人洗，献内宾于房中。南面拜受爵，主人南面于其右答拜。坐祭，立饮，不拜既爵。若是以辩，亦有荐脀。

主人降洗，升，献私人于阼阶上。拜于下，升受，主人答其长拜。乃降，坐祭，立饮，不拜既爵，若是以辩。宰夫赞主人酌。主人于其群私人，不答拜。其位继兄弟之南，亦北上，亦有荐脀。

主人就筵。尸作三献之爵。司士羞湇鱼，缩执俎以升。尸取膴祭祭之，祭酒，卒爵。司士缩奠俎于羊俎南，横载于羊俎，卒，乃缩执俎以降。尸奠爵拜。三献北面答拜，受爵，酌献侑。侑拜受，三献北面答拜。司马羞湇鱼一，如尸礼。卒爵拜。三献答拜，受爵，酌致主人。主人拜受爵，三献东楹东北面答拜。司士羞一湇鱼，如尸礼。卒爵拜。三献答拜，受爵。尸降筵，受三献爵，酌以酢之。三献西楹西北面拜受爵，尸在其右以授之。尸升筵，南面答拜，坐祭，遂饮，卒爵拜。尸答拜。执爵以降，实于篚。

二人洗觯，升，实爵，西楹西，北面东上，坐奠爵，拜，执爵以兴，尸、侑答拜。坐祭，遂饮，卒爵，执爵以兴，坐奠爵，拜。

尸、侑答拜。皆降洗，升酌，反位。尸、侑皆拜受爵，举觯者皆拜送。侑奠觯于右。尸遂执觯以兴。北面于阼阶上酬主人。主人在右。坐奠爵，拜，主人答拜。不祭，立饮，卒爵，不拜既爵。酬就于阼阶上酬主人。主人拜受爵，尸拜送。尸就筵，主人以酬侑于西楹西，侑在左。坐奠爵，拜。执爵兴，侑答拜。不祭，立饮，卒爵，不拜既爵，酌，复位。侑拜受，主人拜送。

主人复筵，乃升长宾。侑酬之，如主人之礼。至于众宾，遂及兄弟，亦如之，皆饮于上。遂及私人，拜受者升受，下饮，卒爵，升酌，以之其位，相酬辩。卒饮者实爵于篚。乃羞庶羞于宾、兄弟、内宾及私人。

兄弟之后生者举觯于其长。洗，升酌，降，北面立于阼阶南，长在左。坐奠爵，拜，执爵以兴，长答拜。坐祭，遂饮，卒爵，执爵以兴，坐奠爵，拜，执爵以兴，长答拜。洗，升酌，降。长拜受于其位，举爵者东面答拜。爵止。

宾长献于尸，如初。无湆，爵不止。宾一人举爵于尸，如初，亦遂之于下。

宾及兄弟交错其酬，皆遂及私人，爵无筭。

尸出，侑从。主人送于庙门之外，拜，尸不顾；拜侑与长宾，亦如之。众宾从。司士归尸、侑之俎。主人退，有司彻。

若不傧尸，则祝、侑亦如之。尸食，乃盛俎：臑、臂、肫、脡脊、横脊、短胁、代胁，皆牢；鱼七；腊辩，无髀。卒盛，乃举牢肩。尸受，振祭，哜之。佐食受，加于肵。

佐食取一俎于堂下以人，奠于羊俎东。乃摭于鱼、腊俎，俎释三个。其余皆取之，实于一俎以出。祝、主人之鱼、腊取于是。尸不饭，告饱。主人拜，侑不言。尸又三饭。佐食受牢举，如傧。

主人洗、酌，酳尸，宾羞肝，皆如傧礼。卒爵，主人拜，祝受尸爵，尸答拜。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亦如傧。其绥祭，其

腶，亦如傧。其献祝与二佐食，其位，其荐脀，皆如傧。

主妇其洗献于尸，亦如傧。主妇反，取笾于房中，执枣、糗，坐设之，枣在稷南，糗在枣南。妇赞者执栗、脯，主妇不兴，受，设之，栗在糗东，脯在枣东。主妇兴，反位。尸左执爵，取枣、糗。祝取栗、脯以授尸。尸兼祭于豆祭，祭酒，啐酒。次宾羞牢燔，用俎，盐在右。尸兼取燔擩于盐，振祭，嚌之。祝受，加于肵。卒爵，主妇拜，祝受尸爵。尸答拜。祝易爵，洗，酌，授尸。尸以醋主妇，主妇主人之北拜受爵，尸答拜。主妇反位，又拜。上佐食绥祭，如傧。卒爵，拜，尸答拜。主妇献祝，其酌如傧。拜，坐受爵。主妇主人之北答拜。宰夫荐枣、糗，坐设枣于菹西，糗在枣南。祝左执爵，取枣、糗祭于豆祭，祭酒，啐酒。次宾羞燔，如尸礼。卒爵。主妇受爵，酌献二佐食，亦如傧。主妇受爵，以入于房。

宾长洗爵，献于尸。尸拜受。宾户西北面答拜。爵止。主妇洗于房中，酌，致于主人。主人拜受，主妇户西北面拜送爵。司宫设席。主妇荐韭菹、醢，坐设于席前，菹在北方。妇赞者执枣、糗以从，主妇不兴，受，设枣于菹北，糗在枣西。佐食设俎：臂、脊、胁、肺皆牢，肤三，鱼一，腊臂。主人左执爵，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间，遂祭笾，奠爵；兴，取牢肺，坐绝祭，嚌之；兴，加于俎，坐挩手，祭酒；执爵以兴，坐卒爵，拜。主妇答拜，受爵，酌以醋，户内北面拜，主人答拜。卒爵，拜。主人答拜。

主妇以爵入于房。尸作止爵，祭酒，卒爵。宾拜。祝受爵。尸答拜。祝酌授尸。宾拜受爵，尸拜送。坐祭，遂饮，卒爵，拜。尸答拜。献祝及二佐食。洗，致爵于主人。主人席上拜受爵，宾北面答拜。坐祭，遂饮，卒爵，拜。宾答拜，受爵，酌，致爵于主妇。主妇北堂。司宫设席，东面。主妇席北东面拜受爵，宾西面答拜。

妇赞者荐韭菹、醢，菹在南方。妇人赞者执枣、糗，授妇赞者；妇赞者不兴，受，设枣于菹南，糗在枣东。佐食设俎于豆东：羊臑，豕折，羊脊、胁，祭肺一，肤一，鱼一，腊臑。主妇升筵，坐，左执爵，右取菹抨于醢，祭之，祭笾，奠爵；兴取肺，坐绝祭，哜之；兴，加于俎，坐挩手，祭酒；执爵兴，筵北东面立，卒爵，拜。宾答拜。宾受爵，易爵于篚，洗、酌，醋于主人，户西北面拜，主人答拜。卒爵，拜，主人答拜。宾以爵降，奠于篚。乃羞。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于尸、祝、主人、主妇；内羞在右，庶羞在左。

主人降，拜众宾、洗，献众宾。其荐脀，其位，其酬醋，皆如傧礼。主人洗，献兄弟与内宾，与私人，皆如傧礼。其位，其荐脀，皆如傧礼。卒，乃羞于宾、兄弟、内宾及私人，辩。

宾长献于尸，尸醋，献祝，致醋。宾以爵降，实于篚。

宾、兄弟交错其酬。无筭爵。

利洗爵，献于尸；尸酢，献祝。祝受，祭酒，啐酒，奠之。

主人出，立于阼阶上，西面。祝出，立于西阶上，东面。祝告于主人曰："利成。"祝入。主人降，立于阼阶东，西面。尸谡，祝前，尸从，遂出于庙门。祝反，复位于室中。祝命佐食彻尸俎。佐食乃出尸俎于庙门外，有司受，归之。彻阼荐俎。

乃餕，如傧。

卒餕，有司官彻馈，馔于室中西北隅，南面，如馈之设，右几，厞用席。纳一尊于室中。司宫扫祭。主人出，立于阼阶上，西面。祝执其俎以出，立于西阶上，东面。司宫阖牖户。祝告利成，乃执俎以出于庙门外，有司受，归之。众宾出。主人拜送于庙门外，乃反。妇人乃彻，彻室中之馔。



礼　记

导　读

《礼记》是儒家礼学经典三礼的组成部分之一，为先秦旧籍。其作者大约为孔子弟子及后学者。经秦氏坑焚，礼经缺坏。汉景帝时河间献王刘德好古，得古文《礼记》131篇，献于汉廷。汉宣帝时戴德选集各种礼仪著述，编定为85篇，世称《大戴礼记》；其侄戴圣又选集删定古代礼仪著述为49篇，世称《小戴礼记》或《小戴记》。《小戴礼记》经东汉学者马融、卢植传授，马融弟子郑玄为作注而行世，即今之《礼记》。唐学者孔颖达作《礼记正义》，为宋人编定《十三经注疏》所采用。

《礼记》的内容十分丰富。它不但记叙论述了古代丧葬、祭祀、婚娶、宴饮、日常起居的各种礼仪制度，而且论及社会政治、经济制度，阐述了儒家政治理想、道德标准、教育思想、经典著作要义，旁及历法、音乐等。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习俗、儒家学说、文物制度的重要参考书。于三礼之中，《礼记》最具文学性。当然，这也与它的内容、体例有关。《礼记》的

许多篇章，内容深邃，析理精微，逻辑严密，语言凝炼，文辞华美；其义蕴与文采的完美结合，有感人至深的力量。不能不说，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性格，都与《礼记》有着密切的关系。宋儒朱熹采《礼记》中的《中庸》、《大学》两章，合《论语》、《孟子》，编为《四书》，成为后代儒生的必读书。《礼记》中的《乐记》，为司马迁《史记·乐书》所采；《学记》则是研究我国古代教育制度、教育思想、教学方法的宝贵资料。其中提出的许多教学原则，至今还为人们所采用。至于《礼运》篇阐述的"大同"社会、"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更是影响了许多有为的政治家。总之，《礼记》对中国社会、中华民族、中国知识分子影响巨大，《礼记》为研究古代社会情况的重要文献，汲取《礼记》中的精华，对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道德中的优秀部分仍有重要意义。

《礼记》49篇（其中《曲礼》、《檀弓》、《杂记》各析为上、下二篇）内容如下：

《曲礼》讲述由天子诸侯乃自庶人日常生活起居的各种礼节。提出了"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封建等级法则，"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的尊师重道的思想，"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的定义。

《檀弓》：檀弓是鲁国人，本章以檀弓知礼，故用为篇名。主要通过孔子及其弟子间答问，讲述知礼者、不知礼者的故事，论述正确的丧葬制度，借以反映儒家的礼仪观念。其中叙及孔子将死，叹息"泰山其颓、梁木其坏、哲人其萎"的生动情形，孔子"苛政猛于虎"观点的提出，齐饿人宁死不吃嗟来之食的故事。

《王制》阐述先王官吏、爵位、政区、土地、林麓、田猎、祭祀、刑法、教育、选士等各种制度。其中"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

以疑众，杀”的原则，成为后代封建统治者对持不同政见者进行政治镇压的理论依据；而“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的原则，则阻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一章特别阐述了先王敬老、养老的政策，反映了中华民族敬老传统的思想、社会渊源，明确了“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不麛、不卵、不杀胎、不殀夭、不覆巢”的保护自然资源的规定。

《月令》讲述了春夏秋冬四时十二个月每个月的物候、政令、以农事为主的生产活动、例行的祭祀、军事、田猎等其他活动及禁戒，是古代统治者按月份规定的例行大事年表。

《曾子问》通过曾子与孔子的问答，阐述有关丧葬的各种特殊情况的礼仪。

《文王世子》以文王作世子（太子）的言行为典范，讲述先王教世子之法，并论及庶子、公族的行为准则。

《礼运》据旧注，因本章“记五帝三王相变易及阴阳转旋之道”，所以命篇名为《礼运》。论述了孔子理想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上古大同社会的状况，以及到三王小康社会的变化，论述了礼制对治理国家、人民的重要，追述了礼制的缘起，概要论述了君臣礼法准则。

《礼器》论述礼器、祭品侈俭丰杀的品级、原则，指出行礼的基本原则是“竭情尽慎”。

《郊特牲》讲述帝王祭天仪式。古代帝王祭天的仪式叫郊，祭天用一牛，故称特牲。

《内则》讲述子事父母、妇事公婆饮食起居的规矩，孝子敬父母、君王养老者以及与生子有关的礼仪、教育子女的细则。

《玉藻》讲天子以至庶人的服饰、饮食、交往、言行的准则。

《明堂位》记叙古代诸侯朝拜周公于明堂所列之位，及后世鲁君祭祀周公的仪式，及其礼器、祭品。谓鲁是天下有道之国、礼

义之邦。

《丧服小记》记丧服、丧礼的一些细节、具体规定。可参阅《仪礼·丧服》。

《大传》讲祖宗亲属之大义，提出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的原则。

《少仪》讲相见言语、馈赠待客的小礼仪。

《学记》论述古代教育制度、教学原则、教学规律。阐述"教学相长"的道理，提出互相观摩的学习方法。是古代关于教育、教学的经典著述。

《乐记》论述音乐对治国、化民、修身的重要作用及乐与礼之间的关系。

《杂记》杂记诸侯乃至士人的丧葬礼仪，也杂有其他内容的论述。可参阅《仪礼·丧服》、《士丧礼》。

《丧大记》记君主以下的人死亡后小敛、大敛、殡葬等礼仪。可参阅《仪礼·丧服》、《士丧礼》、《既夕礼》。

《祭法》记有虞氏至周天子以来所祭祀的群神，包括天地、四时、寒暑、山川、风雨等以及亲族祖庙、先王之祀。

《祭义》讲祭祀荐享的宗旨、原则，强调出于至诚，发乎孝情。

《祭统》阐述祭祀的要点，论述祭祀在礼治方面的重要作用、意义，强调祭祀是治国、教化之根本。

《经解》论述《诗》、《书》、《易》、《礼》、《春秋》在教化人民方面的作用及可能发生的偏颇，论述礼对治理天下国家人民的重要意义。

《哀公问》记鲁哀公向孔子问礼，孔子论礼对君主为政、治民的重要性。

《仲尼燕居》记孔子闲居时，与子张、子贡、言游三个弟子论礼。

《孔子闲居》记孔子闲居，弟子子夏问《诗》义，孔子为其以礼说《诗》。

《坊记》记孔子论述以礼防禁人民道德缺失之事。坊即是防。

《中庸》：中庸即中正而永恒不变。这一章讲儒家以中庸为最高道德标准，努力学习先代圣王，自强、好学、修身、孝敬、诚信，提出了“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学习原则和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的学习精神，把儒者道德修养阐述得淋漓尽致。

《表记》旧注为“记君子之德见于仪表者”。全篇都记孔子论儒家君子举止言谈的道德表现。

《缁衣》本《诗·郑风》篇名，《诗序》以为是赞美郑武公的。这一篇论述为君长者如何正己以治民，故以《缁衣》名篇。

《奔丧》讲奔丧的各种礼仪。可参阅《仪礼·士丧礼》。

《问丧》是有关居丧之礼的答问。论述孝子居丧之礼为体现心中真诚的哀思。可参阅《仪礼·士丧礼》、《既夕礼》。

《服问》讲述本已在丧服之中又遭丧的种种变易之法。可与《仪礼·丧服》参读。

《间传》讲服丧期间饮食居处言语服饰规则，以及改易丧服的某些情况。

《三年问》答问丧期长短之由。斩衰服丧三年，为丧服中最重者，故篇名为《三年问》。可参阅《仪礼·丧服》。

《深衣》讲述古代一种礼服的形制、优点。

《投壶》讲宴饮宾客投壶相乐之礼。

《儒行》全篇以孔子答鲁哀公问，论述儒者德行：忠信仁义，恭谨谦让，强学力行，贫贱不移，死不改其守，可杀不可辱，举贤客众、特立独行……把儒者说得大义凛然，巍峨如山岳，皎洁若日星。我国历代不乏有气节、操守的儒者，本篇的教育、砥砺之功不容抹煞。

《大学》旧注为因其记博学可以为政的道理，故名《大学》。论述儒者必须经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等一系列修养过程，才能逐步达到齐家、治国、明明德于天下的政治目的。这很明确地反映了儒学和政治间的关系，也很好地说明了历代知识分子中总有一部分人要以读书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传统知识分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思想渊源。

《冠义》论述古人重冠礼的原因、用意——对青年人责以成人之道。可参阅《仪礼·士冠礼》。

《昏义》论述婚礼的重要意义。可参阅《仪礼·士昏礼》。

《乡饮酒义》论述古代乡大夫在庠序宴饮宾客、尊贤养老礼仪的意义。可参阅《仪礼·乡饮酒礼》。

《射义》论述古代燕射、大射礼仪在观览德行、拔取贤士方面的意义。可参阅《仪礼·乡射礼》、《大射》。

《燕义》论述君臣宴饮之礼体现君臣上下相报、君臣和睦的意义。可参阅《仪礼·燕礼》。

《聘义》论述诸侯国之间互相聘问、重礼轻财的意义所在。可参阅《仪礼·聘礼》。

《丧服四制》论述制定丧服制度的四种依据——恩、礼、节、权，取于仁、义、礼、智四种道德标准的要义。可参阅《仪礼·丧服》。

《礼记》多古字、僻字，又有讹误、缺失、错简之处，必须参考汉、唐及清人注释，以明其义。

原　　文

曲礼上第一

曲礼曰："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

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

贤者狎而敬之，畏而爱之。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积而能散，安安而能迁。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很毋求胜，分毋求多。疑事毋质，直而勿有。

若夫，坐如尸，立如齐。礼从宜，使从俗。

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不妄说人，不辞费。礼，不逾节，不侵侮，不好狎。修身践言，谓之善行。行修言道，礼之质也。礼闻取于人，不闻取人。礼闻来学，不闻往教。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

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

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故曰："礼者不可不学也。"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

人生十年曰幼，学；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壮，有室；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传；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颐。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行役以妇人，适四方，乘安车。自称曰老夫，于其国则称名。越国而问焉，必告之以其制。

谋于长者，必操几杖以从之。长者问，不辞让而对，非礼也。

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在丑夷不争。

夫为人子者，三赐不及车马。故州闾乡党称其孝也，兄弟亲戚称其慈也，僚友称其弟也，执友称其仁也，交游称其信也。见父之执，不谓之进不敢进，不谓之退不敢退；不问，不敢对。此孝子之行也。

夫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游必有常，所习必有业。恒言不称老。年长以倍则父事之，十年以长则兄事之，五年以长则肩随之。群居五人，则长者必异席。

为人子者，居不主奥，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门。食飨不为概，祭祀不为尸。听于无声，视于无形。不登高，不临深。不苟訾，不苟笑。

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惧辱亲也。父母存，不许友以死，不有私财。

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纯素。孤子当室，冠衣不纯采。

幼子常视毋诳，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倾听。长者与

之提携，则两手奉长者之手；负剑辟咡诏之，则掩口而对。

从于先生，不越路而与人言。遭先生于道，趋而进，正立拱手。先生与之言则对，不与之言则趋而退。

从长者而上丘陵，则必乡长者所视。登城不指，城上不呼。

将适舍，求毋固。将上堂，声必扬。户外有二屦，言闻则入，言不闻则不入。将入户，视必下。入户奉扃，视瞻毋回；户开亦开，户阖亦阖；有后入者，阖而勿遂。

毋践屦，毋踖席，抠衣趋隅。必慎唯诺。

大夫士出入君门，由闑右，不践阈。

凡与客入者，每门让于客。客至于寝门，则主人请入为席，然后出迎客。客固辞，主人肃客而入。主人入门而右，客入门而左；主人就东阶，客就西阶。客若降等，则就主人之阶；主人固辞，然后客复就西阶。主人与客让登，主人先登，客从之，拾级聚足，连步以上。上于东阶则先右足，上于西阶则先左足。

帷薄之外不趋，堂上不趋，执玉不趋；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室中不翔，并坐不横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凡为长者粪之礼，必加帚于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尘不及长者，以箕自乡而扱之。奉席如桥衡。请席何乡，请衽何趾。席南乡北乡，以西方为上；东乡西乡，以南方为上。若非饮食之客，则布席，席间函丈。主人跪正席，客跪抚席而辞。客彻重席，主人固辞。客践席，乃坐。主人不问，客不先举。

将即席，容毋怍。两手抠衣，去齐尺。衣毋拨，足毋蹶。先生书策琴瑟在前，坐而迁之，戒勿越。

虚坐尽后，食坐尽前。坐必安，执尔颜。长者不及，毋儳言。正尔容，听必恭。毋勦说，毋雷同。必则古昔，称先王。

侍坐于先生，先生问焉，终则对。请业则起，请益则起。父召无诺，先生召无诺，唯而起。

侍坐于所尊，敬毋余席。见同等不起。烛至起，食至起，上客起。

烛不见跋。尊客之前不叱狗。让食不唾。

侍坐于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屦，视日蚤莫，侍坐者请出矣。侍坐于君子，君子问更端，则起而对。侍坐于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间，愿有复也。"则左右屏而待。

毋侧听，毋嗷应，毋淫视，毋怠荒。游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寝毋伏。敛发毋髢，冠毋免，劳毋袒，暑毋褰裳。

侍坐于长者，屦不上于堂，解屦不敢当阶。就屦，跪而举之，屏于侧。乡长者而屦，跪而迁屦，俯而纳屦。

离坐离立，毋往参焉。离立者，不出中间。男女不杂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栉，不亲授。嫂叔不通问，诸母不漱裳。

外言不入于梱，内言不出于梱。女子许嫁，缨，非有大故，不入其门。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与同席而坐，弗与同器而食。

父子不同席。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故日月以告君，齐戒以告鬼神，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以厚其别也。

取妻不取同姓，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寡妇之子，非有见焉，弗与为友。

贺取妻者，曰："某子使某，闻子有客，使某羞。"

贫者不以货财为礼，老者不以筋力为礼。

名子者不以国，不以日月，不以隐疾，不以山川。男女异长。男子二十，冠而字。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女子许嫁，笄而字。

凡进食之礼，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脍炙处外，醯酱处内，葱渫处末，酒浆处右；以脯修置者，左朐右末。

客若降等，执食兴辞；主人兴辞于客，然后客坐。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进。殽之序，遍祭之。三饭，主人延客食胾，然后辩殽。主人未辩，客不虚口。

侍食于长者，主人亲馈，则拜而食；主人不亲馈，则不拜而食。共食不饱，共饭不泽手。

毋抟饭，毋放饭，毋流歠，毋咤食，毋啮骨，毋反鱼肉，毋投与狗骨，毋固获，毋扬饭，饭黍毋以箸，毋嚃羹，毋絮羹，毋刺齿，毋歠醢。客絮羹，主人辞不能亨；客歠醢，主人辞以窭。濡肉齿决，乾肉不齿决。毋嘬炙。卒食，客自前跪，彻饭齐以授相者。主人兴，辞于客，然后客坐。

侍饮于长者，酒进则起，拜受于尊所；长者辞，少者反席而饮。长者举，未釂，少者不敢饮。

长者赐，少者、贱者不敢辞。赐果于君前，其有核者怀其核。

御食于君，君赐余，器之溉者不写，其余皆写。餕余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

御同于长者，虽贰不辞，偶坐不辞。羹之有菜者用梜，其无菜者不用梜。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为国君者华之，巾以綌；为大夫累之，士疐之，庶人龁之。

父母有疾，冠者不栉，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变味，饮酒不至变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复故。

有忧者侧席而坐，有丧者专席而坐。

水潦降，不献鱼鳖。献鸟者拂其首，畜鸟者则勿拂也。献车马者执策绥，献甲者执胄，献杖者执末，献民虏者操右袂，献粟者执右契，献米者操量鼓，献孰食者操酱齐，献田宅者操书致。

凡遗人弓者，张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执箫，左手承弣，尊卑垂帨。若主人拜，则客还辟，辟拜。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弣，乡与客并，然后受。

进剑者左首，进戈者前其镈、后其刃，进矛戟者前其镦。

进几杖者拂之。效马效羊者右牵之，效犬者左牵之。执禽者左首，饰羔雁者以缋。受珠玉者以掬，受弓剑者以袂。饮玉爵者弗挥。凡以弓剑、苞苴、箪笥问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

凡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于家。君言至，则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归，则必拜送于门外。若使人于君所，则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则必下堂而受命。

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君子不尽人之欢，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礼曰："君子抱孙不抱子。"此言孙可以为王父尸，子不可以为父尸。为君尸者，大夫士见之，则下之。君知所以为尸者，则自下之。尸必式，乘必以几。

齐者不乐不吊。居丧之礼，毁瘠不形，视听不衰。升降不由阼阶，出入不当门隧。

居丧之礼，头有创则沐，身有疡则浴；有疾则饮酒食肉，疾止复初。不胜丧，乃比于不慈不孝。五十不致毁，六十不毁，七十唯衰麻在身，饮酒食肉，处于内。

生与来日，死与往日。知生者吊，知死者伤。知生而不知死，吊而不伤；知死而不知生，伤而不吊。

吊丧弗能赙，不问其所费；问疾弗能遗，不问其所欲；见人弗能馆，不问其所舍。赐人者不曰来取，与人者不问其所欲。

适墓不登垄，助葬必执绋。临丧不笑，揖人必违其位。望柩不歌，入临不翔。当食不叹。邻有丧，舂不相；里有殡，不巷歌。适墓不歌，哭日不歌。送丧不由径，送葬不避涂潦。临丧则必有哀色，执绋不笑；临乐不叹；介胄，则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于人。

国君抚式，大夫下之；大夫抚式，士下之。礼不下庶人，刑

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侧。兵车不式，武车绥旌，德车结旌。

史载笔，士载言。前有水，则载青旌；前有尘埃，则载鸣鸢；前有车骑，则载飞鸿；前有士师，则载虎皮；前有挚兽，则载貔貅。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缮其怒。进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广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

临祭不惰。祭服敝则焚之，祭器敝则埋之，龟策敝则埋之，牲死则埋之。凡祭于公者，必自彻其俎。

卒哭乃讳。礼，不讳嫌名，二名不偏讳。逮事父母，则讳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则不讳王父母。君所无私讳，大夫之所有公讳。诗书不讳，临文不讳，庙中不讳。夫人之讳，虽质君之前，臣不讳也。妇讳不出门。大功小功不讳。入竟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

外事以刚日，内事以柔日。凡卜筮日，旬之外曰远某日，旬之内曰近某日。丧事先远日，吉事先近日。曰："为日，假尔泰龟有常，假尔泰筮有常。"卜筮不过三，卜筮不相袭。龟为卜，策为筮。卜筮者，先圣王之所以使民信时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决嫌疑、定犹与也。故曰，疑而筮之，则弗非也；日而行事，则必践之。

君车将驾，则仆执策立于马前；已驾，仆展軨效驾，奋衣由右上，取贰绥，跪乘，执策分辔，驱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车，则仆并辔授绥。左右攘辟，车驱而驺。至于大门，君抚仆之手，而顾命车右就车。门闾、沟渠必步。

凡仆人之礼，必授人绥。若仆者降等则受；不然，则否。若仆者降等，则抚仆之手；不然，则自下拘之。客车不入大门。妇人不立乘。犬马不上于堂。故君子式黄发，下卿位，入国不驰，入

里必式。君命召，虽贱人，大夫士必自御之。

介者不拜，为其拜而蓌拜。祥车旷左，乘君之乘车不敢旷左；左必式。仆御妇人，则进左手，后右手；御国君，则进右手，后左手而俯。国君不乘奇车。

车上不广欬，不妄指。立视五巂，式视马尾，顾不过毂。国中以策彗恤勿；驱，尘不出轨。

国君下齐牛，式宗庙；大夫士下公门，式路马。乘路马，必朝服，载鞭策，不敢授绥，左必式。步路马，必中道。以足蹙路马刍，有诛；齿路马，有诛。

曲礼下第二

凡奉者当心，提者当带。执天子之器则上衡，国君则平衡，大夫则绥之，士则提之。

凡执主器，执轻如不克。执主器，操币圭璧，则尚左手；行不举足，车轮曳踵。

立则磬折垂佩。主佩倚则臣佩垂，主佩垂则臣佩委。执玉，其有藉者则裼，无藉者则袭。

国君不名卿老、世妇，大夫不名世臣、侄娣，士不名家相、长妾。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称曰“余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称曰“嗣子某”，不敢与世子同名。

君使士射，不能，则辞以疾，言曰：“某有负薪之忧。”侍于君子，不顾望而对，非礼也。

君子行礼，不求变俗。祭祀之礼，居丧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国之故，谨脩其法而审行之。去国三世，爵禄有列于朝，出入有诏于国；若兄弟宗族犹存，则反告于宗后。去国三世，爵禄无列于朝，出入无诏于国；唯兴之日，从新国之法。

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贵，不为父作谥。居丧，未葬，读

丧礼；既葬，读祭礼；丧复常，读乐章。居丧不言乐，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妇女。

振书端书于君前，有诛；倒策侧龟於君前，有诛。

龟策、几杖、席盖、重素、袗絺绤，不入公门；苞屦、扱衽、厌冠，不入公门；书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门。公事不私议。

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凡家造，祭器为先，牺赋为次，养器为后。无田禄者不设祭器，有田禄者先为祭服。君子虽贫，不粥祭器；虽寒，不衣祭服；为宫室，不斩于丘木。

大夫士去国，祭器不逾竟。大夫寓祭器于大夫，士寓祭器于士。大夫去国，逾竟，为坛位乡国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彻缘、鞮屦、素簚，乘髦马，不蚤鬋，不祭食，不说人以无罪；妇人不当御。三月而复服。

大夫士见于国君，君若劳之，则还辟，再拜稽首；君若迎拜，则还辟，不敢答拜。大夫士相见，虽贵贱不敌，主人敬客，则先拜客；客敬主人，则先拜主人。凡非吊丧，非见国君，无不答拜者。大夫见于国君，国君拜其辱；士见于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国始相见，主人拜其辱。君于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则答拜之。大夫于其臣，虽贱，必答拜之。男女相答拜也。

国君春田不围泽，大夫不掩群，士不取麛卵。岁凶，年谷不登，君膳不祭肺，马不食谷，驰道不除，祭事不县；大夫不食粱，士饮酒不乐。君无故，玉不去身；大夫无故不彻县，士无故不彻琴瑟。

士有献于国君，他日，君问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后对。大夫私行出疆，必请，反必有献；士私行出疆，必请，反必告。君劳之，则拜；问其行，拜而后对。

国君去其国，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庙也！"士，曰："奈何去坟墓也！"国君死社稷，大夫死众，士死制。

君天下，曰"天子"。朝诸侯，分职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践阼临祭祀，内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临诸侯，畛于鬼神，曰"有天王某甫"；崩，曰"天王崩"，复，曰"天子复矣"；告丧，曰"天王登假"；措之庙，立之主，曰"帝"。天子未除丧，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妇，有嫔，有妻，有妾。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众；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货，典司六职；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典制六材。

五官致贡，曰享。五官之长，曰伯，是职方；其摈于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谓之"伯父"，异姓谓之"伯舅"；自称于诸侯，曰："天子之老"，于外曰"公"，于其国曰"君"。九州之长，入天子之国曰"牧"；天子同姓，谓之"叔父"，异姓谓之"叔舅"；于外曰"侯"，于其国曰"君"；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于内自称曰"不谷"，于外自称曰"王老"。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国曰"某人"；于外曰"子"，自称曰"孤"。

天子当依而立，诸侯北面而见天子，曰觐；天子当宁而立，诸公东面，诸侯西面，曰朝；诸侯未及期相见曰遇，相见于郤地曰会。诸侯使大夫问于诸侯曰聘，约信曰誓，莅牲曰盟。诸侯见天子，曰"臣某侯某"；其与民言，自称曰"寡人"；其在凶服，曰"适子孤"；临祭祀，内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孙某侯某"；死曰"薨"，复曰"某甫复矣"；既葬，见天子曰类见，言谥曰类。诸侯使人于诸侯，使者自称曰"寡君之老"。

天子穆穆，诸侯皇皇，大夫济济，士跄跄，庶人僬僬。

天子之妃曰后，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妇人，庶人曰妻。公侯有夫人，有世妇，有妻，有妾。夫人自称于天子，曰“老妇”；自称于诸侯，曰“寡小君”；自称于其君，曰“小童”。自世妇以下，自称曰“婢子”。子于父母则自名也。

列国之大夫，入天子之国曰“某士”，自称曰“陪臣某”；于外曰“子”，于其国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称曰“某”。

天子不言出，诸侯不生名。君子不亲恶。诸侯失地，名；灭同姓，名。

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逃之。子之事亲也，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

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医不三世，不服其药。

拟人必于其伦。

问天子之年，对曰：“闻之，始服衣若干尺矣。”问国君之年，长，曰：“能从宗庙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从宗庙稷社之事也。”问大夫之子，长，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问士之子，长，曰：“能典谒矣。”幼，曰：“朱能典谒也。”问庶人之子，长，曰：“能负薪矣”；幼，曰：“未能负薪也。”问国君之富，数地以对，山泽之所出；问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问士之富，以车数对；问庶人之富，数畜以对。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岁遍；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岁遍；大夫祭五祀，岁遍；士祭其先。凡祭，有其废之莫敢举也，有其举之莫敢废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天子以牺牛，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

凡祭宗庙之礼，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刚鬣，豚曰腯肥，羊曰

柔毛，鸡曰翰音，犬曰羹献，雉曰疏趾，兔曰明视，脯曰尹祭，槀鱼曰商祭，鲜鱼曰脡祭，水曰清涤，酒曰清酌，黍曰香合，粱曰香萁，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丰本，盐曰鹹鹾，玉曰嘉玉，币曰量币。

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在床曰尸，在棺曰柩。羽鸟曰降，四足曰渍。死寇曰兵。

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嫔。寿考曰卒，短折曰不禄。

天子，视不上于袷，不下于带；国君，绥视；大夫，衡视；士，视五步。凡视，上于面则敖，下于带则忧，倾则奸。

君命，大夫与士肄，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库言库，在朝言朝。

朝言不及犬马。辍朝而顾，不有异事，必有异虑。故辍朝而顾，君子谓之固。在朝言礼，问礼对以礼。

大飨不问卜，不饶富。

凡挚，天子鬯，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之挚匹。童子委挚而退。野外军中无挚，以缨、拾、矢，可也。妇人之挚，椇、榛、脯、脩、枣、栗。

纳女于天子，曰“备百姓”；于国君，曰“备酒浆”；于大夫，曰“备扫洒”。

檀弓上第三

公仪仲子之丧，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孙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闻也。”趋而就子服伯子于门右，曰：“仲子舍其孙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犹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孙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犹行古之

道也。”子游问诸孔子，孔子曰：“否！立孙。”

事亲有隐而无犯，左右就养无方，服勤至死，致丧三年；事君有犯而无隐，左右就养有方，服勤至死，方丧三年；事师无犯无隐，左右就养无方，服勤至死，心丧三年。

季武子成寝，杜氏之葬在西阶之下，请合葬焉，许之。入宫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来，未之有改也。吾许其大而不许其细，何居？”命之哭。

子上之母死而不丧。门人问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丧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丧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无所失道。道隆则从而隆，道污则从而污，伋则安能？为伋也妻者，是为白也母；不为伋也妻者，是不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丧出母，自子思始也。

孔子曰：“拜而后稽颡，颓乎其顺也；稽颡而后拜，颀乎其至也。三年之丧，吾从其至者。”

孔子既得合葬于防，曰：“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门人后，雨甚；至，孔子问焉，曰：“尔来何迟也？”曰：“防墓崩。”孔子不应。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闻之，古不修墓。”

孔子哭子路于中庭。有人吊者，而夫子拜之。既哭，进使者而问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子思曰：“丧三日而殡，凡附于身者，必诚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于棺者，必诚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丧三年以为极，亡则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终身之忧，而无一朝之患。故忌日不乐。”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殡于五父之衢。人之见之者，皆以为葬也——其慎也，盖殡也。问于聊曼父之母，然后得合葬于防。

邻有丧，舂不相；里有殡，不巷歌。

丧冠不緌。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椁，周人墙置翣。

周人以殷人之棺椁葬长殇，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殇、下殇，以有虞氏之瓦棺葬无服之殇。

夏后氏尚黑，大事敛用昏，戎事乘骊，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敛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敛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

穆公之母卒，使人问于曾子曰："如之何？"对曰："申也闻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齐斩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达。布幕，卫也，縿幕，鲁也。'"

晋献公将杀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谓之曰："子盖言子之志于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骊姬，是我伤公之心也。"曰："然则盖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谓我欲弑君也，天下岂有无父之国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辞于孤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爱其死。虽然，吾君老矣，子少，国家多难，伯氏不出而图吾君。伯氏苟出而图吾君，申生受赐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为恭世子也。

鲁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尔责于人，终无已夫！三年之丧，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逾月，则其善也。"

鲁庄公及宋人战于乘丘，县贲父御，卜国为右。马惊，败绩，公队，佐车授绥。公曰："末之卜也。"县贲父曰："他日不败绩，而今败绩，是无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诔之。士之有诔，自此始也。

曾子寝疾，病。乐正子春坐于床下，曾元、曾申坐于足，童子隅坐而执烛。童子曰："华而睆，大夫之箦与？"子春曰："止！"

曾子闻之，瞿然曰："呼！"曰："华而睆，大夫之箦与？"曾子曰："然。斯季孙之赐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箦。"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变，幸而至于旦，请敬易之。"曾子曰："尔之爱我也不如彼。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毙焉，斯已矣。"举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没。

始死，充充如有穷；既殡，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练而慨然，祥而廓然。

邾娄复之以矢，盖自战于升陉始也。鲁妇人之髽而吊也，自败于台鲐始也。

南宫縚之妻之姑之丧，夫子诲之髽，曰："尔毋从从尔，尔毋扈扈尔！"盖榛以为笄，长尺，而总八寸。

孟献子禫，县而不乐，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献子加于人一等矣！"

孔子既祥，五日弹琴而不成声，十日而成笙歌。

有子盖既祥而丝屦组缨。

死而不吊者三：畏、厌、溺。

子路有姊之丧，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礼，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闻之，遂除之。

大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君子曰："乐，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

伯鱼之母死，期而犹哭，夫子闻之曰："谁与，哭者？"门人曰："鲤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鱼闻之，遂除之。

舜葬于苍梧之野，盖三妃未之从也。

季武子曰："周公盖祔。"

曾子之丧，浴于爨室。

大功废业。或曰："大功，诵可也。"

子张病，召申祥而语之曰："君子曰终，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几乎？"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余阁也与？"

曾子曰："小功不为位也者，是委巷之礼也。子思之哭嫂也为位，妇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

古者冠缩缝，今也衡缝。故丧冠之反吉，非古也。

曾子谓子思曰："伋！吾执亲之丧也，水浆不入于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礼也，过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执亲之丧也，水浆不入于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

曾子曰："小功不税，则是远兄弟终无服也，而可乎？"

伯高之丧，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摄束帛乘马而将之。孔子曰："异哉！徒使我不诚于伯高。"

伯高死于卫，赴于孔子。孔子曰："吾恶乎哭诸？兄弟，吾哭诸庙；父之友，吾哭诸庙门之外；师，吾哭诸寝；朋友，吾哭诸寝门之外；所知，吾哭诸野。于野，则已疏；于寝，则已重。夫由赐也见我，吾哭诸赐氏。"遂命子贡为之主，曰："为尔哭也，来者拜之；知伯高而来者，勿拜也。"

曾子曰："丧有疾，食肉饮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为姜桂之谓也。

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吊之，曰："吾闻之也，朋友丧明则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无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无罪也？吾与女事夫子于洙泗之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尔罪一也；丧尔亲，使民未有闻焉，尔罪二也；丧尔子，丧尔明，尔罪三也。而曰女何无罪与！"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过矣！吾过矣！吾离群而索居，亦已久矣。"

夫昼居于内，问其疾可也；夜居于外，吊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于外；非致齐也，非疾也，不昼夜居于内。

高子皋执亲之丧也，泣血三年，未尝见齿，君子以为难。

衰，与其不当物也，宁无衰。齐衰不以边坐，大功不以服勤。

孔子之卫，遇旧馆人之丧，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贡说骖而赙之。子贡曰："于门人之丧，未有所说骖。说骖于旧馆，无乃已重乎？"夫子曰："予乡者入而哭之，遇于一哀而出涕。予恶夫涕之无从也。小子行之。"

孔子在卫，有送葬者，而夫子观之，曰："善哉为丧乎！足以为法矣。小子识之。"子贡曰："夫子何善尔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贡曰："岂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识之，我未之能行也。"

颜渊之丧，馈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弹琴而后食之。

孔子与门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学也，我则有姊之丧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于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当户而坐，子贡闻之曰："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梁木其坏，哲人其萎，则吾将安放？夫子殆将病也。"遂趋而入。夫子曰："赐！尔来何迟也？夏后氏殡于东阶之上，则犹在阼也；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则与宾主夹之也；周人殡于西阶之上，则犹宾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盖寝疾七日而没。

孔子之丧，门人疑所服。子贡曰："昔者夫子之丧颜渊，若丧子而无服，丧子路亦然。请丧夫子，若丧父而无服。"

孔子之丧，公西赤为志焉。饰棺墙、置翣、设披，周也；设崇，殷也；绸练、设旐，夏也。

子张之丧，公明仪为志焉。褚幕丹质，蚁结于四隅，殷士也。

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

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曰：“请问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与共国；衔君命而使，虽遇之不斗。”曰：“请问居从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为魁；主人能，则执兵而陪其后。”

孔子之丧，二三子皆绖而出。群居则绖，出则否。

易墓，非古也。

子路曰：“吾闻诸夫子：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

曾子吊于负夏，主人既祖，填池，推柩而反之，降妇人而后行礼。从者曰：“礼与？”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为其不可以反宿也！”从者又问诸子游曰：“礼与？”子游曰：“饭于牖下，小敛于户内，大敛于阼，殡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即远也。故丧事有进而无退。”曾子闻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

曾子袭裘而吊，子游裼裘而吊。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为习于礼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吊也？”主人既小敛，袒、括发，子游趋而出，袭裘带绖而入。曾子曰：“我过矣，我过矣，夫夫是也。”

子夏既除丧而见，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弹之而不成声。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礼而弗敢过也。”子张既除丧而见，予之琴，和之而和，弹之而成声。作而曰：“先王制礼，不敢不至焉。”

司寇惠子之丧，子游为之麻衰、牡麻绖。文子辞曰：“子辱与弥牟之弟游，又辱为之服。敢辞。”子游曰：“礼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趋而就诸臣之位。文子又辞曰：“子辱与弥牟之弟游，又辱为之服，又辱临其丧。敢辞。”子游曰：“固以请。”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与弥牟之弟游，又辱为之服，又辱临其丧。虎也敢不复位！”子游趋而就客位。

将军文子之丧，既除丧，而后越人来吊，主人深衣练冠，待于庙，垂涕洟。子游观之曰："将军文氏之子其庶几乎！亡于礼者之礼也，其动也中。"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

绖也者，实也。

掘中霤而浴，毁灶以缀足，及葬，毁宗躐行，出于大门，殷道也。学者行之。

子柳之母死，子硕请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硕曰："请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硕欲以赙布之余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闻之也，君子不家于丧，请班诸兄弟之贫者。

君子曰："谋人之军师，败则死之；谋人之邦邑，危则亡之。"

公叔文子升于瑕丘，蘧伯玉从。文子曰："乐哉斯丘也！死则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乐之，则瑗请前。"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则哀矣，而难为继也。夫礼，为可传也，为可继也，故哭踊有节。"

叔孙武叔之母死，既小敛，举者出户，出户袒，且投其冠，括发。子游曰："知礼。"

扶君，卜人师扶右，射人师扶左，君薨，以是举。

从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为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缌。

丧事欲其纵纵尔，吉事欲其折折尔。故丧事虽遽不陵节，吉事虽止不怠。故骚骚尔则野，鼎鼎尔则小人。君子盖犹犹尔。

丧具，君子耻具。一日二日而可为也者，君子弗为也。

丧服，兄弟之子犹子也，盖引而进之也；嫂叔之无服也，盖推而远之也；姑、姊妹之薄也，盖有受我而厚之者也。

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

曾子与客立于门侧，其徒趋而出。曾子曰："尔将何之？"曰："吾父死，将出哭于巷。"曰："反，哭于尔次。"曾子北面而吊焉。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斫，琴瑟张而不平，竽笙备而不和，有钟磬而无簨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有子问于曾子曰："问丧于夫子乎？"曰："闻之矣：丧欲速贫，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参也闻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参也与子游闻之。"有子曰："然，然则夫子有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于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于宋，见桓司马自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为桓司马言之也。南宫敬叔反，必载宝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货也，丧不如速贫之愈也。'丧之欲速贫，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于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鲁司寇，将之荆，盖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贫也。"

陈庄子死，赴于鲁，鲁人欲勿哭，缪公召县子而问焉。县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问不出竟，虽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于中国，虽欲勿哭，焉得而弗哭？且臣闻之，哭有二道：有爱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则如之何而可？"县子曰："请哭诸异姓之庙。"于是与哭诸县氏。

仲宪言于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无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为而死其亲乎？"

公叔木有同母异父之昆弟死，问于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

狄仪有同母异父之昆弟死，问于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闻也。鲁人则为之齐衰。"狄仪行齐衰。今之齐衰，狄仪之问也。

子思之母死于卫，柳若谓子思曰："子，圣人之后也，四方于子乎观礼。子盖慎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闻之，有其礼，无其财，君子弗行也；有其礼，有其财，无其时，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县子琐曰："吾闻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亲。滕伯文为孟虎齐衰，其叔父也；为孟皮齐衰，其叔父也。"

后木曰："丧，吾闻诸县子曰：'夫丧，不可不深长思也。买棺外内易。'我死则亦然。"

曾子曰："尸未设饰，故帷堂，小敛而彻帷。"仲梁子曰："夫妇方乱，故帷堂，小敛而彻帷。"

小敛之奠，子游曰："于东方。"曾子曰："于西方，敛斯席矣。"小敛之奠在西方，鲁礼之末失也。

县子曰："绤衰繐裳，非古也。"

子蒲卒，哭者呼灭。子皋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

杜桥之母之丧，宫中无相，以为沽也。

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吊。

子游问丧具，夫子曰："称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恶乎齐？"夫子曰："有，毋过礼。苟亡矣，敛首足形，还葬，悬棺而封。人岂有非之者哉？"

司士贲告于子游曰："请袭于床。"子游曰："诺。"县子闻之曰："汰哉叔氏，专以礼许人。"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瓮。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实之！"

孟献子之丧，司徒旅归四布。夫子曰："可也。"

读赗，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

成子高寝疾。庆遗入，请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则如之何？"子高曰："吾闻之也，生有益于人，死不害于人。吾纵生无益于人，吾可以死害于人乎哉？我死，则择不食之地而葬我焉。"

子夏问诸夫子曰："居君之母与妻之丧，居处言语饮食衎尔。"

宾客至，无所馆。夫子曰："生于我乎馆，死于我乎殡。"

国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见也。是故衣足以饰身，棺周于衣，椁周于棺，土周於椁，反壤树之哉。"

孔子之丧，有自燕来观者，舍于子夏氏。子夏曰："圣人之葬人与，人之葬圣人也，子何观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见封之若堂者矣，见若坊者矣，见若覆夏屋者矣，见若斧者矣。从若斧者焉。'马鬣封之谓也。今一日而三斩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妇人不葛带。

有荐新，如朔奠。

既葬，各以其服除。

池视重霤。

君即位而为椑，岁一漆之，藏焉。

复、楔齿、缀足、饭、设饰、帷堂并作。父兄命赴者。

君复于小寝、大寝、小祖、大祖、库门、四郊。

丧不剥，奠也与？祭肉也与？

既殡，旬而布材与明器。

朝奠日出，夕奠逮日。

父母之丧，哭无时，使必知其反也。

练，练衣黄里，縓缘，葛要绖，绳屦无绚，角瑱，鹿裘，衡长袪，袪裼之可也。

有殡，闻远兄弟之丧，虽缌必往；非兄弟，虽邻不往。

所识，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吊。

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棺束缩二衡三，衽每束一。柏椁以端长六尺。

天子之哭诸侯也，爵弁绖䌷衣。或曰，使有司哭之。为之不以乐食。

天子之殡也，菆涂龙輴以椁，加斧于椁上，毕涂屋，天子之礼也。

唯天子之丧，有别姓而哭。

鲁哀公诔孔丘曰："天不遗耆老，莫相予位焉。呜呼哀哉，尼父！"

国亡大县邑，公卿大夫士皆厌冠，哭于大庙三日，君不举。或曰，君举而哭于后土。

孔子恶野哭者。

未仕者不敢税人。如税人，则以父兄之命。

士备人而后朝夕踊。

祥而缟。是月禫，徙月乐。

君于士有赐帟。

檀弓下第四

君之适长殇，车三乘；公之庶长殇，车一乘；大夫之适长殇，车一乘。

公之丧，诸达官之长杖。

君于大夫，将葬，吊于宫；及出，命引之，三步则止。如是者三，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

五十无车者，不越疆而吊人。

季武子寝疾，蟜固不说齐衰而入见，曰："斯道也，将亡矣。士

唯公门说齐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丧也，曾点倚其门而歌。

大夫吊，当事而至，则辞焉。吊於人，是日不乐。妇人不越疆而吊人。行吊之日不饮酒食肉焉。吊于葬者必执引；若从柩及圹，皆执绋。丧，公吊之，必有拜者，虽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吊曰：“寡君承事。”主人曰：“临。”君遇柩于路，必使人吊之。

大夫之丧，庶子不受吊。

妻之昆弟为父后者死，哭之適室；子为主，袒免哭踊；夫入门右，使人立于门外告来者，狎则入哭。父在，哭于妻之室；非为父后者，哭诸异室。

有殡，闻远兄弟之丧，哭于侧室；无侧室，哭于门内之右。同国，则往哭之。

子张死，曾子有母之丧，齐衰而往哭之。或曰：“齐衰不以吊。”曾子曰：“我吊也与哉？”

有若之丧，悼公吊焉，子游摈，由左。

齐谷王姬之丧，鲁庄公为之大功。或曰：“由鲁嫁，故为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为之服。”

晋献公之丧，秦穆公使人吊公子重耳，且曰：“寡人闻之，亡国恒于斯，得国恒于斯。虽吾子俨然在忧服之中，丧亦不可久也，时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图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辞焉。丧人无宝，仁亲以为宝。父死之谓何？又因以为利，而天下其孰能说之？孺子其辞焉！”公子重耳对客曰：“君惠吊亡臣重耳，身丧父死，不得与于哭泣之哀，以为君忧。父死之谓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义！”稽颡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显以致命于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颡而不拜，则未为后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则爱父也；起而不私，则远利也。”

帷殡，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丧礼，哀戚之至也；节哀，顺变也，君子念始之者也。复，尽爱之道也；有祷祠之心焉。望反诸幽，求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诸幽之义也。拜稽颡，哀戚之至隐也；稽颡，隐之甚也。饭用米贝，弗忍虚也；不以食道，用美焉尔。铭，明旌也，以死者为不可别已，故以其旗识之。爱之，斯录之矣；敬之，斯尽其道焉耳。重，主道也。殷主缀重焉，周主重彻焉。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礼，主人自尽焉尔；岂知神之所飨，亦以主人有齐敬之心也！辟踊，哀之至也；有筭，为之节文也。袒、括发，变也；愠，哀之变也；去饰，去美也；袒、括发，去饰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袭，哀之节也。弁绖葛而葬，与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

歠主人、主妇、室老，为其病也，君命食之也；反哭升堂，反诸其所作也；主妇入于室，反诸其所养也。反哭之吊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于是为甚。殷既封而吊，周反哭而吊。孔子曰："殷已悫，吾从周。"

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达礼也，之幽之故也。既封，主人赠，而祝宿虞尸。既反哭，主人与有司视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于墓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离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丧祭；明日，祔于祖父。其变而之吉祭也，比至于祔，必于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归也。殷练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

君临臣丧，以巫祝桃茢执戈，恶之也，所以异于生也。丧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难言也。

丧之朝也，顺死者之孝心也——其哀离其室也，故至于祖考之庙而后行。殷朝而殡于祖，周朝而遂葬。孔子谓："为明器者，知丧道矣，备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于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涂车刍灵，自古有之，明器之

道也。孔子谓"为刍灵者善"，谓："为俑者不仁，不殆于用人乎哉？"

穆公问于子思曰："为旧君反服，古与？"子思曰："古之君子，进人以礼，退人以礼，故有旧君反服之礼也。今之君子，进人若将加诸膝，退人若将队诸渊，毋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礼之有？"

悼公之丧，季昭子问于孟敬子曰："为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达礼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闻矣。勉而为瘠则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则食食。"

卫司徒敬子死，子夏吊焉；主人未小敛，绖而往。子游吊焉，主人既小敛，子游出，绖，反哭。子夏曰："闻之也与？"曰："闻诸夫子：主人未改服则不绖。"

曾子曰："晏子可谓知礼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车一乘，及墓而反。国君七个，遣车七乘；大夫五个，遣车五乘。晏子焉知礼？"曾子曰："国无道，君子耻盈礼焉。国奢，则示之以俭；国俭，则示之以礼。"

国昭子之母死，问于子张曰："葬及墓，男子妇人安位？"子张曰："司徒敬子之丧，夫子相，男子西乡，妇人东乡。"曰："噫！毋。"曰："我丧也斯沾。尔专之：宾为宾焉，主为主焉，妇人从男子皆西乡。"

穆伯之丧，敬姜昼哭；文伯之丧，昼夜哭。孔子曰："知礼矣。"

文伯之丧，敬姜据其床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将为贤人也，吾未尝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诸臣未有出涕者，而内人皆行哭失声。斯子也，必多旷于礼矣夫！"

季康子之母死，陈亵衣。敬姜曰："妇人不饰，不敢见舅姑。将有四方之宾来，亵衣何为陈于斯！"命撤之。

有子与子游立，见孺子慕者。有子谓子游曰："予壹不知夫丧

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于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礼有微情者，有以故兴物者。有直情而径行者，戎狄之道也。礼道则不然，人喜则斯陶，陶斯咏，咏斯犹，犹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叹，叹斯辟，辟斯踊矣。品节斯，斯之谓礼。人死，斯恶之矣；无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绞衾，设蒌翣，为使人勿恶也。始死，脯醢之奠；将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见其飨之者也。自上世以来，未之有舍也，为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于礼者，亦非礼之訾也。”

吴侵陈，斩祀杀厉。师还出竟，陈太宰嚭使于师。夫差谓行人仪曰：“是夫也多言，盍尝问焉。师必有名，人之称斯师也者，则谓之何?”大宰嚭曰：“古人侵伐者，不斩祀，不杀厉，不获二毛。今斯师也，杀厉与，其不谓之杀厉之师与?”曰：“反尔地，归尔子，则谓之何?”曰：“君王讨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师与，有无名乎?”

颜丁善居丧。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殡，望望焉如有从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

子张问曰：“《书》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欢。’有诸?”仲尼曰：“胡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听于冢宰三年。”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饮酒，师旷、李调侍，鼓钟。杜蒉自外来，闻钟声，曰：“安在?”曰：“在寝。”杜蒉入寝，历阶而升，酌，曰：“旷饮斯!”又酌，曰：“调饮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饮之。降，趋而出。平公呼而进之，曰：“蒉，曩者尔心或开予，是以不与尔言。尔饮旷，何也?”曰：“子卯不乐。知悼子在堂，斯其为子卯也大矣。旷也大师也，不以诏，是以饮之也。”“尔饮调，何也?”曰：“调也君之亵臣也，为一饮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饮之也。”“尔饮，何也?”曰：“蒉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与知防，是以饮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过焉，酌而饮寡人。”杜

蕢洗而扬觯。公谓侍者曰："如我死，则必无废斯爵也。"至于今，既毕献，斯扬觯，谓之杜举。

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请谥于君曰："日月有时，将葬矣。请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卫国凶饥，夫子为粥与国之饿者，是不亦惠乎？昔者卫国有难，夫子以其死卫寡人，不亦贞乎？夫子听卫国之政，脩其班制，以与四邻交，卫国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谓夫子贞惠文子。"

石骀仲卒，无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为后者，曰："沐浴佩玉则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执亲之丧，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卫人以龟为有知也。

陈子车死於卫，其妻与其家大夫谋以殉葬，定而后陈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养于下，请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礼也。虽然，则彼疾当养者，孰若妻与宰？得已，则吾欲已；不得已，则吾欲以二子者之为之也。"于是弗果用。

子路曰："伤哉贫也！生无以为养，死无以为礼也。"孔子曰："啜菽饮水，尽其欢，斯之谓孝；敛手足形，还葬而无椁，称其财，斯之谓礼。"

卫献公出奔，反于卫，及郊，将班邑于从者而后入。柳庄曰："如皆守社稷，则孰执羁靮而从？如皆从，则孰守社稷？君反其国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

卫有大史曰柳庄，寝疾。公曰："若疾革，虽当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请于尸曰："有臣柳庄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闻之死，请往。"不释服而往，遂以襚之。与之邑裘氏与县潘氏，书而纳诸棺，曰："世世万子孙，无变也。"

陈乾昔寝疾，属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则必大为我棺，使吾二婢子夹我。"陈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礼也，况又同棺乎？"弗果杀。

仲遂卒于垂，壬午犹绎，万入去籥。仲尼曰："非礼也，卿卒不绎。"

季康子之母死，公输若方小。敛，般请以机封，将从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鲁有初，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般，尔以人之母尝巧，则岂不得以？其毋以尝巧者乎，则病者乎？噫！"弗果从。

战于郎，公叔禺人遇负杖人保者息，曰："使之虽病也，任之虽重也，君子不能为谋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则既言矣。"与其邻重汪踦往，皆死焉。鲁人欲勿殇重汪踦，问于仲尼。仲尼曰："能执干戈以卫社稷，虽欲勿殇也，不亦可乎！"

子路去鲁，谓颜渊曰："何以赠我？"曰："吾闻之也，去国则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国不哭，展墓而入。"谓子路曰："何以处我？"子路曰："吾闻之也，过墓则式，过祀则下。"

工尹商阳与陈弃疾追吴师，及之。陈弃疾谓工尹商阳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诸！"射之，毙一人，韔弓。又及，谓之，又毙二人。每毙一人，掩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与，杀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杀人之中，又有礼焉。"

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会。诸侯请含，使之袭。

襄公朝于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请袭。"鲁人曰："非礼也。"荆人强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

滕成公之丧，使子叔敬叔吊，进书，子服惠伯为介。及郊，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将公事。"遂入。

哀公使人吊蒉尚，遇诸道。辟于路，画宫而受吊焉。曾子曰："蒉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礼也。齐庄公袭莒于夺，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庄公使人吊之。对曰：'君之臣不免于罪，

则将肆诸市朝，而妻妾执；君之臣免于罪，则有先人之敝庐在。君无所辱命。’”

孺子𪏆之丧，哀公欲设拨，问于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犹设之。”颜柳曰：“天子龙輴而椁帱，诸侯輴而设帱。为榆沈，故设拨。三臣者废輴而设拨，窃礼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学焉！”

悼公之母死，哀公为之齐衰。有若曰：“为妾齐衰，礼与？”公曰：“吾得已乎哉？鲁人以妻我。”

季子皋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请庚之。”子皋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弃予，以吾为邑长于斯也。买道而葬，后难继也。”

仕而未有禄者，君有馈焉曰“献”，使焉曰“寡君”。违而君薨，弗为服也。

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讳，生事毕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执木铎以命于宫曰：“舍故而讳新。”自寝门至于库门。

二名不偏讳，夫子之母名征在，言在不称征，言征不称在。

军有忧，则素服哭於库门之外，赴车不载櫜韔。

有焚其先人之室，则三日哭。故曰：“新宫火，亦三日哭。”

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

鲁人有周丰也者，哀公执挚请见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问焉，曰：“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于民也？”对曰：“墟墓之间，未施哀于民而民哀；社稷宗庙之中，未施敬于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会而民始疑。苟无礼义忠信诚悫之心以莅之，

虽固结之，民其不解乎！”

丧不虑居，毁不危身。丧不虑居，为无庙也；毁不危身，为无后也。

延陵季子适齐，于其反也，其长子死，葬于赢博之间。孔子曰：“延陵季子，吴之习于礼者也。”往而观其葬焉。其坎深不至于泉，其敛以时服。既葬而封，广轮揜坎，其高可隐也。既封，左袒，右还其封，且号者三，曰：“骨肉归复于土，命也。若魂气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于礼也，其合矣乎！”

邾娄考公之丧，徐君使容居来吊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进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有司曰：“诸侯之来辱敝邑者，易则易，于则于，易于杂者未之有也。”容居对曰：“容居闻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遗其祖。昔我先君驹王西讨济於河，无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鲁人也，不敢忘其祖。”

子思之母死于卫，赴于子思，子思哭于庙。门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为哭于孔氏之庙乎？子思曰：“吾过矣，吾过矣。”遂哭于他室。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长服，七日国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为棺椁者斩之；不至者，废其祀，刎其人。

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之。有饿者蒙袂辑屦贸贸然来。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扬其目而视之，曰：“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从而谢焉，终不食而死。曾子闻之曰：“微与！其嗟也可去，其谢也可食。”

邾娄定公之时，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尝学断斯狱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杀无赦；子弑父，凡在宫者杀无赦。杀其人，坏其室，洿其宫而猪

焉。盖君逾月而后举爵。”

晋献文子成室，晋大夫发焉。张老曰：“美哉轮焉，美哉奂焉！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文子曰：“武也得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是全要领以从先大夫于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谓之善颂善祷。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贡埋之，曰：“吾闻之也，敝帷不弃，为埋马也；敝盖不弃，为埋狗也。丘也贫，无盖；于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

路马死，埋之以帷。

季孙之母死，哀公吊焉。曾子与子贡吊焉。阍人为君在，弗内也。曾子与子贡入于其厩而修容焉。子贡先入，阍人曰：“乡者已告矣。”曾子后入，阍人辟之。涉内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尽饰之道，斯其行者远矣！”

阳门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晋人之觇宋者反报于晋侯曰：“阳门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说，殆不可伐也。”孔子闻之曰：“善哉觇国乎！《诗》云：‘凡民有丧，扶服救之。’虽微晋而已，天下其孰能当之！”

鲁庄公之丧，既葬，而绖不入库门。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托于音也！”歌曰：“貍首之班然，执女手之卷然。”夫子为弗闻也者而过之，从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闻之，亲者毋失其为亲也，故者毋失其为故也。”

赵文子与叔誉观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谁与归？”叔誉曰：“其阳处父乎？”文子曰：“行并植于晋国，不没其身，其知不足称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见利不顾其君，其仁不足称也。我则随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谋其身不遗其友。”晋人谓文子知人。文子其中退然如不胜衣，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诸其口。

所举于晋国，管库之士七十有余家。生不交利，死不属其子焉。

叔仲皮学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鲁人也，衣衰而缪绖。叔仲衍以告，请繐衰而环绖，曰："昔者吾丧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退，使其妻繐衰而环绖。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为衰者，闻子皋将为成宰，遂为衰。成人曰："蚕则绩而蟹有匡，范则冠而蝉有緌，兄则死而子皋为之衰。"

乐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恶乎用吾情。"

岁旱，穆公召县子而问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而奚若？曰："天久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与！""然则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则不雨，而望之愚妇人，于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徙市则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诸侯薨，巷市三日。为之徙市，不亦可乎。"

孔子曰："卫人之祔也，离之；鲁人之祔也，合之。善夫！"

王制第五

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视公、侯，天子之卿视伯，天子之大夫视子、男，天子之元士视附庸。

制农田百亩。百亩之分，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也。

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禄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禄；君，十卿禄。次国之卿，三大夫禄；君，十卿禄。小国之卿，倍大夫禄；君，十卿禄。

次国之上卿，位当大国之中，中当其下，下当其上大夫；小国之上卿，位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下当其下大夫。其有中士、下士者，数各居其上之三分。

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国三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国。名山大泽不以封。其余以为附庸间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国。

天子之县内，方百里之国九，七十里之国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国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国。名山大泽不以朌。其余以禄士，以为间田。

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国。天子之元士、诸侯之附庸不与。

天子百里之内以共官，千里之内以为御。千里之外，设方伯。五国以为属，属有长；十国以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以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帅，三百三十六长。八伯各以其属，属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为左右，曰二伯。千里之内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国二卿，皆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国三人。

天子之县内诸侯，禄也；外诸侯，嗣也。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则赐也，不过九命。次国之君，不过七命；小国之君，不过五命。大国之卿，不过三命，下卿再命；小国之卿与下大夫一命。

凡官民材，必先论之。论辨然后使之，任事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

爵人于朝，与士共之；刑人于市，与众弃之。是故公家不畜

刑人，大夫弗养，士遇之涂弗与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亦弗故生也。

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命市纳贾，以观民之所好恶，志淫好辟；命典礼，考时月，定日，同律，礼乐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举者，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庙，有不顺者，为不孝，不孝者，君绌以爵；变礼易乐者，为不从，不从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为畔，畔者君讨；有功德于民者，加地进律。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东巡守之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南巡守之礼。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如西巡守之礼。归，假于祖祢，用特。

天子将出，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诸侯将出，宜乎社，造乎祢。

天子无事，与诸侯相见曰朝，考礼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

天子赐诸侯乐，则以柷将之；赐伯、子、男乐，则以鼗将之。

诸侯，赐弓矢然后征，赐铁钺然后杀，赐圭瓒然后为鬯。未赐圭瓒，则资鬯于天子。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頖宫。

天子将出征，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祃于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学。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

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一为乾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无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礼，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天子杀则下大绥，诸侯杀则下小绥，大夫杀则止佐车。佐车止，则百姓田猎。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豺祭兽，然后田猎；鸠化为鹰，然后设罻罗；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不麑，不卵，不杀胎，不殀夭，不覆巢。

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用地小大，视年之丰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祭用数之仂。丧，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为越绋而行事。丧用三年之仂。丧祭，用不足曰暴，有余曰浩。祭，丰年不奢，凶年不俭。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然后天子食，日举以乐。

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殡，三月而葬。三年之丧，自天子达。庶人县封，葬不为雨止，不封不树，丧不贰事。自天子达于庶人，丧从死者，祭从生者，支子不祭。

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大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

天子诸侯宗庙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尝，冬曰烝。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诸侯祭因国之在其地而无主后者。

天子犆礿、祫禘、祫尝、祫烝。诸侯礿则不禘，禘则不尝，尝则不烝，烝则不礿。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尝祫，烝祫。

天子社稷皆大牢，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庙之祭，有田则祭，无田则荐。庶人春荐韭，夏荐麦，秋荐黍，冬荐稻。韭以卵，麦以鱼，黍以豚，稻以雁。祭天地之牛角茧栗，宗庙之牛角握，宾客之牛角尺。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

庶羞不逾牲，燕衣不逾祭服，寝不逾庙。

古者公田藉而不税，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林麓川泽以

时人而不禁，夫圭田无征。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田里不粥，墓地不请。

司空执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泽，时四时，量地远近，兴事任力。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壮者之食。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也。无旷土，无游民，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然后兴学。

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养耆老以致孝，恤孤独以逮不足，上贤以崇德，简不肖以绌恶。命乡简不帅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习射上功，习乡上齿，大司徒帅国之俊士与执事焉。不变，命国之右乡简不帅教者移之左，命国之左乡简不帅教者移之右，如初礼；不变，移之郊，如初礼；不变，移之遂，如初礼；不变，屏之远方，终身不齿。

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这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子、王

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国之俊选，皆造焉。凡入学以齿。

将出学，小胥、大胥、小乐正简不帅教者以告于大乐正，大乐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学。不变，王亲视学；不变，王三日不举，屏之远方——西方曰棘，东方曰寄，终身不齿。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

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

大夫废其事，终身不仕，死以士礼葬之。有发，则命大司徒教士以车甲。凡执技，论力，适四方，嬴股肱，决射御。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出乡不与士齿。仕于家者，出乡不与士齿。

司寇正刑明辟以听狱讼，必三刺。有旨无简不听。附从轻，赦从重。凡制五刑，必即天论，邮罚丽于事。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意论轻重之序，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悉其聪明，致其忠爱以尽之。疑狱，氾与众共之；众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

成狱辞，史以狱成告于正，正听之；正以狱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听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狱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参听之；三公以狱之成告于王，王三又，然后制刑。凡作刑罚，轻无赦。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变，故君子尽心焉。

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凡执禁以齐众，不赦过。

有圭璧金璋，不粥于市；命服命车，不粥于市；宗庙之器，不粥于市；牺牲不粥于市；戎器不粥于市；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

兵车不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奸色乱正色，不粥于市；锦文珠玉成器，不粥于市；衣服饮食，不粥于市；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粥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杀，不粥于市。关执禁以讥，禁异服，识异言。

大史典礼，执简记，奉讳恶，天子齐戒受谏；司会以岁之成质于天子，冢宰齐戒受质；大乐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从质于天子，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齐戒受质；百官各以其成，质于三官，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质于天子，百官齐戒受质。然后，休老劳农，成岁事，制国用。

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达于诸侯。

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五十异粻，六十宿肉，七十贰膳，八十常珍，九十饮食不离寝，膳饮从于游可也。六十岁制，七十时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唯绞、紟、衾、冒，死而后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饱，七十非帛不暖，八十非人不暖，九十，虽得人不暖矣。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九十者，天子欲有问焉，则就其室，以珍从。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从力政，六十不与服戎，七十不与宾客之事，八十齐丧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亲学，七十致政，唯衰麻为丧。

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养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养老；殷人冔而祭，缟衣而养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养老。凡三王养老皆引年。

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废疾非人不养者一

人不从政。父母之丧，三年不从政；齐衰大功之丧，三月不从政；将徙于诸侯，三月不从政；自诸侯来徙家，期不从政。

少而无父者谓之孤，老而无子者谓之独，老而无妻者谓之矜，老而无夫者谓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穷而无告者也，皆有常饩。瘖、聋、跛、躄、断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道路，男子由右，妇人由左，车从中央。父之齿随行，兄之齿雁行，朋友不相逾。轻任并，重任分，斑白不提挈。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方一里者为田九百亩。方十里者，为方一里者百，为田九万亩；方百里者，为方十里者百，为田九十亿亩；方千里者，为方百里者百，为田九万亿亩。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东海，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遥。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东不尽东海，北不尽恒山，凡四海之内，断长补短，方三千里，为田八十万亿一万亿亩。方百里者，为田九十亿亩，山陵、林麓、川泽、沟渎、城廓、宫室、涂巷，三分去一，其余六十亿亩。

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古者百亩，当今东田百四十六亩三十步。古者百里，当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方千里者，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国，其余，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为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余，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为方百里者三十，其余，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名山大泽不以封，其余以为附庸、闲田。诸侯之有功者，取于闲田以禄之；其有削地者，归之闲田。

天子之县内方千里者，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余

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为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余，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为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余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诸侯之下士禄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国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国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次国之卿，命于其君者，如小国之卿。

天子之大夫为三监，监于诸侯之国者，其禄视诸侯之卿，其爵视次国之君，其禄取之于方伯之地。方伯为朝天子，皆有汤沐之邑于天子之县内，视元士。诸侯世子世国，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赐爵，视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国。诸侯之大夫不世爵禄。

六礼：冠、昏、丧、祭、乡、相见。七教：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八政：饮食、衣服、事为、异别、度、量、数、制。

月令第六

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大簇，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

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

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鸾路，驾苍龙，载青旂，衣青衣，服仓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齐。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

迎春于东郊。还反，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庆赐遂行，毋有不当。

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离不贷，毋失经纪，以初为常。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于参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反，执爵于大寝，三公九卿诸侯大夫皆御，命曰劳酒。

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王命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经术。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民，必躬亲之。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

是月也，命乐正入学习舞。乃脩祭典。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毋聚大众，毋置城郭。掩骼埋胔。

是月也，不可以称兵，称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从我始。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

孟春行夏令，则雨水不时，草木蚤落，国时有恐；行秋令则其民大疫，猋风暴雨总至，藜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雪霜大挚，首种不入。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夹钟，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始雨水，桃始华，仓庚鸣，鹰化为鸠。

天子居青阳大庙，乘鸾路，驾仓龙，载青旂，衣青衣，服仓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

是月也，安萌牙，养幼少，存诸孤。择元日，命民社。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狱讼。

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启户始出。先雷三日，奋木铎以令兆民曰："雷将发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备，必有凶灾！"日夜分，则同度量，钧衡石，角斗甬，正权概。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阖扇，寝庙毕备。毋作大事，以妨农之事。

是月也，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天子乃鲜羔开冰，先荐寝庙。上丁，命乐正习舞，释菜。天子乃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往视之。仲丁，又命乐正入学习乐。是月也，祀不用牺牲，用圭璧，更皮币。

仲春行秋令，则其国大水，寒气总至，寇戎来征；行冬令，则阳气不胜，麦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则国乃大旱，暖气早来，虫螟为害。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牵牛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

桐始华，田鼠化为鴽，虹始见，萍始生。

天子居青阳右个，乘鸾路，驾仓龙，载青旂，衣青衣，服仓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

是月也，天子乃荐鞠衣于先帝。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备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荐鲔于寝庙，乃为麦祈实。

是月也，生气方盛，阳气发泄，句者毕出，萌者尽达。不可以内。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发仓廪，赐贫穷，振乏绝，开府库，出币帛，周天下。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

是月也，命司空曰："时雨将降，下水上腾，循行国邑，周视原野，修利堤防，道达沟渎，开通道路，毋有障塞。田猎罝罘罗

网毕翳，喂兽之药，毋出九门。”

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鸣鸠拂其羽，戴胜降于桑。具曲植蘧筐，后妃齐戒，亲东乡躬桑。禁妇女毋观，省妇使以劝蚕事。蚕事既登，分茧称丝效功，以共郊庙之服，无有敢惰。

是月也，命工师令百工审五库之量，金、铁、皮、革筋、角、齿、羽、箭、干、脂、胶、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监工日号，毋悖于时，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

是月之末，择吉日大合乐，天子乃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往视之。

是月也，乃合累牛腾马，游牝于牧。牺牲驹犊，举书其数。

命国难，九门磔攘，以毕春气。

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国有大恐；行夏令，则民多疾疫，时雨不降，山林不收；行秋令，则天多沉阴，淫雨蚤降，兵革并起。

孟夏之月，日在毕，昏翼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虫羽。其音徵，律中中吕，其数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

蝼蝈鸣，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

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驾赤骝，载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与鸡，其器高以粗。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大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齐。立夏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于南郊。还反，行赏，封诸侯，庆赐遂行，无不欣说。乃命乐师，习合礼乐。命太尉，赞桀俊，遂贤良，举长大，行爵出禄，必当其位。

是月也，继长增高，毋有坏堕。毋起土功，毋发大众，毋伐大树。是月也，天子始絺。命野虞出行田原，为天子劳农劝民，毋

或失时。命司徒巡行县鄙，命农勉作，毋休于都。

是月也，驱兽毋害五谷，毋大田猎。农乃登麦，天子乃以彘尝麦，先荐寝庙。

是月也，聚畜百药。靡草死，麦秋至。断薄刑，决小罪，出轻系。蚕事毕，后妃献茧。乃收茧税，以桑为均，贵贱长幼如一，以给郊庙之服。

是月也，天子饮酎，用礼乐。

孟夏行秋令，则苦雨数来，五谷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则草木蚤枯，后乃大水，败其城郭；行春令，则蝗虫为灾，暴风来格，秀草不实。

仲夏之月，日在东井，昏亢中，旦危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虫羽。其音徵，律中蕤宾，其数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

小暑至，螳螂生，䴗始鸣，反舌无声。

天子居明堂大庙，乘朱路，驾赤骝，载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与鸡，其器高以粗。养壮佼。

是月也，命乐师修鞀鞞鼓，均琴瑟管箫，执干戚戈羽，调竽笙篪簧，饬钟磬柷敔。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乐，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谷实。农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乃雏尝黍，羞以含桃，先荐寝庙。

令民毋艾蓝以染，毋烧灰，毋暴布，门闾毋闭，关市毋索。挺重囚，益其食。游牝别群，则絷腾驹，班马政。

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齐戒，处必掩身，毋躁，止声色，毋或进，薄滋味，毋致和，节嗜欲，定心气。百官静，事毋刑，以定晏阴之所成。

鹿角解，蝉始鸣。半夏生，木堇荣。是月也，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远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处台榭。

仲夏行冬令，则雹冻伤谷，道路不通，暴兵来至；行春令，则五谷晚熟，百螣时起，其国乃饥；行秋令，则草木零落，果实早成，民殃于疫。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虫羽。其音徵，律中林钟，其数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

温风始至，蟋蟀居壁，鹰乃学习，腐草为萤。

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路，驾赤骝，载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与鸡，其器高以粗。

命渔师伐蛟取鼍，登龟取鼋。命泽人纳材苇。

是月也，命四监大合百县之秩刍，以养牺牲 。令民无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庙社稷之灵，以为民祈福。

是月也，命妇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无或差贷。黑黄仓赤，莫不质良，无敢诈伪，以给郊庙祭祀之服，以为旗章，以别贵贱等给之度。

是月也，树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斩伐。不可以兴土功，不可以合诸侯，不可以起兵动众，毋举大事，以摇养气，毋发令而待，以妨神农之事也。水潦盛昌，神农将持功，举大事则有天殃。

是月也，土润溽暑，大雨时行，烧薙行水，利以杀草，如以热汤。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强。

季夏行春令，则谷实鲜落，国多风欬，民乃迁徙；行秋令，则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灾；行冬令，则风寒不时，鹰隼蚤鸷，四鄙入保。

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黄帝，其神后土，其虫倮。其音宫，律中黄钟之宫，其数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

天子居大庙大室，乘大路，驾黄骝，载黄旂，衣黄衣，服黄玉，食稷与牛，其器圜以闳。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毕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虫毛。其音商，律中夷则，其数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门，祭先肝。

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鹰乃祭鸟，用始行戮。

天子居总章左个，乘戎路，驾白骆，载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与犬，其器廉以深。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齐。立秋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秋于西郊。还反，赏军帅武人于朝。天子乃命将帅，选士厉兵，简练桀俊，专任有功，以征不义，诘诛暴慢，以明好恶，顺彼远方。

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务搏执。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端平。戮有罪，严断刑。天地始肃，不可以赢。

是月也，农乃登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命百官，始收敛。完堤防，谨壅塞，以备水潦。修宫室，坏墙垣，补城郭。是月也，毋以封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币。

孟秋行冬令，则阴气大胜，介虫败谷，戎兵乃来；行春令，则其国乃旱，阳气复还，五谷无实；行夏令，则国多火灾，寒热不节，民多虐疾。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牵牛中，旦觜觿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虫毛。其音商，律中南吕，其数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门，祭先肝。

盲风至，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羞。

天子居总章大庙，乘戎路，驾白骆，载白旂，衣白衣，服白

玉，食麻与犬，其器廉以深。

是月也，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食。乃命司服，具饬衣裳，文绣有恒，制有小大，度有长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带有常。乃命有司，申严百刑，斩杀必当，毋或枉桡；枉桡不当，反受其殃。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牺牲，视全具，案刍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类，量小大，视长短，皆中度。五者备当，上帝其飨。天子乃难，以达秋气。以犬尝麻，先荐寝庙。

是月也，可以筑城郭，建都邑，穿窦窖，修囷仓。乃命有司，趣民收敛，务畜菜，多积聚。乃劝种麦，毋或失时；其有失时，行罪无疑。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声，蛰虫坏户。杀气浸盛，阳气日衰，水始涸。日夜分，则同度量，平权衡，正钧石，角斗甬。

是月也，易关市，来商旅，纳货贿，以便民事。四方来集，远乡皆至，则财不匮，上无乏用，百事乃遂。凡举大事，毋逆大数，必顺其时，慎因其类。

仲秋行春令，则秋雨不降，草木生荣，国乃有恐；行夏令，则其国乃旱，蛰虫不藏，五谷复生；行冬令，则风灾数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虚中，旦柳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虫毛。其音商，律中无射，其数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门，祭先肝。

鸿雁来宾，爵入大水为蛤，鞠有黄华，豺乃祭兽戮禽。

天子居总章右个，乘戎路，驾白骆，载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与犬，其器廉以深。

是月也，申严号令，命百官贵贱无不务内，以会天地之藏，无有宣出。乃命冢宰，农事备收。举五谷之要，藏帝藉之收于神仓，

祗敬必饬。

是月也，霜始降，则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气总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上丁，命乐正入学习吹。是月也，大飨帝，尝，牺牲告备于天子。合诸侯，制百县，为来岁受朔日，与诸侯所税于民轻重之法、贡职之数，以远近土地所宜为度，以给郊庙之事，无有所私。

是月也，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班马政。命仆及七驺咸驾，载旌旐，授车以级，整设于屏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天子乃厉饰，执弓挟矢以猎，命主祠祭禽于四方。

是月也，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蛰虫咸俯在内，皆墐其户。乃趣狱刑，毋留有罪。收禄秩之不当、供养之不宜者。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尝稻，先荐寝庙。

季秋行夏令，则其国大水，冬藏殃败，民多鼽嚏；行冬令，则国多盗贼，边境不宁，土地分裂；行春令，则暖风来至，民气解惰，师兴不居。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壬癸，其帝颛顼，其神玄冥，其虫介。其音羽，律中应钟，其数六。其味咸，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肾。

水始冰，地始冻，雉入大水为蜃，虹藏不见。

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驾铁骊，载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与彘，其器闳以奄。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齐。立冬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于北郊。还反，赏死事，恤孤寡。

是月也，命大史衅龟策，占兆，审卦吉凶。是察阿党，则罪无有掩蔽。

是月也，天子始裘。命有司曰："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天地

不通，闭塞而成冬。”命百官谨盖藏；命司徒循行积聚，无有不敛。坏城郭，戒门闾，修键闭，慎管籥，固封疆，备边竟，完要塞，谨关梁，塞徯径。饬丧纪，办衣裳，审棺椁之薄厚、茔丘垄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贵贱之等级。

是月也，命工师效功，陈祭器，案度程。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必功致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

是月也，大饮烝。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门闾，腊先祖五祀，劳农以休息之。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

是月也，乃命水虞渔师，收水泉池泽之赋。毋或敢侵削众庶兆民，以为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无赦。

孟冬行春令，则冻闭不密，地气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则国多暴风，方冬不寒，蛰虫复出；行秋令，则雪霜不时，小兵时起，土地侵削。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东壁中，旦轸中。其日壬癸，其帝颛顼，其神玄冥，其虫介。其音羽，律中黄钟，其数六。其味咸，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肾。

冰益壮，地始坼，鹖旦不鸣，虎始交。

天子居玄堂大庙，乘玄路，驾铁骊，载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与彘，其器闳以奄。

饬死事。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发盖，毋发室屋及起大众，以固而闭。地气沮泄，是谓发天地之房，诸蛰则死，民必疾疫，又随以丧，命之曰畅月。”

是月也，命奄尹，申宫令，审门闾，谨房室，必重闭。省妇事，毋得淫，虽有贵戚近习，毋有不禁。乃命大酋，秫稻必齐，曲蘖必时，湛炽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兼用六物，

大酋监之，毋有差贷。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渊泽井泉。

是月也，农有不收藏积聚者，马牛畜兽有放佚者，取之不诘。山林薮泽，有能取蔬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夺者，罪之不赦。

是月也，日短至。阴阳争，诸生荡。君子齐戒，处必掩身。身欲宁，去声色，禁耆欲。安形性，事欲静，以待阴阳之所定。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结，麋角解，水泉动。日短至，则伐木，取竹箭。

是月也，可以罢官之无事，去器之无用者；涂阙廷门闾，筑囹圄。此所以助天地之闭藏也。

仲冬行夏令，则其国乃旱，氛雾冥冥，雷乃发声；行秋令，则天时雨汁，瓜瓠不成，国有大兵；行春令，则蝗虫为败，水泉咸竭，民多疥疠。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娄中，旦氐中。其日壬癸，其帝颛顼，其神玄冥，其虫介。其音羽，律中大吕，其数六。其味咸，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肾。

雁北乡，鹊始巢，雉雊，鸡乳。

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驾铁骊，载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与彘，其器闳以奄。

命有司大难，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征鸟厉疾。乃毕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是月也，命渔师始渔。天子亲往，乃尝鱼，先荐寝庙。冰方盛，水泽腹坚，命取冰。冰以入，令告民出五种，命农计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命乐师大合吹而罢。乃命四监收秩薪柴，以共郊庙及百祀之薪燎。

是月也，日穷于次，月穷于纪，星回于天。数将几终，岁且更始。专而农民，毋有所使。天子乃与公卿大夫共饬国典，论时令，以待来岁之宜。乃命大史次诸侯之列，赋之牺牲，以共皇天

上帝社稷之飨。乃命同姓之邦，共寝庙之刍豢。命宰历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数，而赋牺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无不咸献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寝庙、山林名川之祀。

季冬行秋令，则白露蚤降，介虫为妖，四鄙入保；行春令，则胎夭多伤，国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则水潦败国，时雪不降，冰冻消释。

曾子问第七

曾子问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从摄主，北面于西阶南。大祝裨冕，执束帛，升自西阶尽等，不升堂，命毋哭。祝声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币于殡东几上，哭降。众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尽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举币。三日，众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少师奉子以衰，祝先，子从，宰、宗人从。入门，哭者止。子升自西阶，殡前北面，祝立于殡东南隅。祝声三，曰：'某之子某，从执事，敢见。'子拜稽颡哭。祝、宰、宗人、众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东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袭衰，杖，奠出。大宰命祝史，以名遍告于五祀山川。"

曾子问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则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从大祝而告于祢。三月，乃名于祢，以名遍告及社稷宗庙山川。"

孔子曰："诸侯适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祢。冕而出视朝，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庙山川，乃命国家五官而后行，道而出。告者五日而遍，过是非礼也。凡告，用牲币，反亦如之。诸侯相见，必告于祢，朝服而出视朝，命祝史告于五庙、所过山川；亦命国家五官，道而出。反必亲告于祖祢，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

后听朝而入。"

曾子问曰："并有丧，如之何？何先何后？"孔子曰："葬，先轻而后重；其奠也，先重而后轻——礼也。自启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后辞于殡，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后轻，礼也。"

孔子曰："宗子虽七十，无无主妇；非宗子，虽无主妇可也。"

曾子问曰："将冠子，冠者至，揖让而入，闻齐衰大功之丧，如之何？"孔子曰："内丧则废，外丧则冠而不醴，彻馔而埽，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则废。如将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齐衰大功小功之丧，则因丧服而冠。""除丧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赐诸侯大夫冕弁服于大庙，归设奠，服赐服，于斯乎有冠醮，无冠醴。父没而冠，则已冠，埽地而祭于祢；已祭，而见伯父叔父，而后飨冠者。"

曾子问曰："祭如之何则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闻之，小祥者，主人练祭而不旅，奠酬于宾，宾弗举，礼也。昔者鲁昭公练而举酬行旅，非礼也；孝公大祥，奠酬弗举，亦非礼也。"

曾子问曰："大功之丧，可以与于馈奠之事乎？"孔子曰："岂大功耳！自斩衰以下皆可，礼也。"曾子曰："不以轻服而重相为乎？"孔子曰："非此之谓也。天子诸侯之丧，斩衰者奠；大夫，齐衰者奠；士，则朋友奠。不足，则取于大功以下者；不足，则反之。"

曾子问曰："小功可以与于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斩衰以下与祭，礼也。"曾子曰："不以轻丧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诸侯之丧祭也，不斩衰者不与祭；大夫，齐衰者与祭；士，祭不足，则取于兄弟大功以下者。"曾子问曰："相识有丧服，可以与于祭乎？"孔子曰："缌不祭，又何助于人？"曾子问曰："废丧服，可以与于馈奠之事乎？"孔子曰："说衰与奠，非礼也，以

摈相可也。”

曾子问曰：“昏礼既纳币，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则如之何？”孔子曰：“婿使人吊。如婿之父母死，则女之家亦使人吊。父丧称父，母丧称母。父母不在，则称伯父世母。婿已葬，婿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丧，不得嗣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许诺，而弗敢嫁，礼也。婿免丧，女之父母使人请，婿弗取，而后嫁之，礼也。女之父母死，婿亦如之。”

曾子问曰：“亲迎，女在涂，而婿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缟总以趋丧。女在涂，而女之父母死，则女反。”“如婿亲迎，女未至，而有齐衰大功之丧，则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于外次；女入，改服于内次。然后即位而哭。”曾子问曰：“除丧则不复昏礼乎？”孔子曰：“祭，过时不祭，礼也，又何反于初？”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烛，思相离也；取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三月而庙见，称来妇也；择日而祭于祢，成妇之义也。

曾子问曰：“女未庙见而死，则如之何？”孔子曰：“不迁于祖，不祔于皇姑；婿不杖，不菲，不次，归葬于女氏之党。示未成妇也。”

曾子问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婿齐衰而吊，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曾子问曰：“丧有二孤，庙有二主，礼与？”孔子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尝禘郊社，尊无二上。未知其为礼也。昔者齐桓公亟举兵，作伪主以行；及反，藏诸祖庙。庙有二主，自桓公始也。丧之二孤，则昔者卫灵公适鲁，遭季桓子之丧，卫君请吊，哀公辞不得命，公为主，客人吊。康子立于门右，北面；公揖让，升自东阶，西乡。客升自西阶吊，公拜，兴哭，康子拜稽颡于位，有

司弗辩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过也。”

曾子问曰：“古者师行，必以迁庙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迁庙主行，载于齐车，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庙之主以行，则失之矣。当七庙五庙无虚主。虚主者，唯天子崩、诸侯薨与去其国，与祫祭于祖，为无主耳。吾闻诸老聃曰：‘天子崩，国君薨，则祝取群庙之主而藏诸祖庙，礼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庙。君去其国，大宰取群庙之主以从，礼也。祫祭于祖，则祝迎四庙之主。主出庙入庙必跸。’老聃云。”

曾子问曰：“古者师行无迁主，则何主？”孔子曰：“主命。”问曰：“何谓也？”孔子曰：“天子诸侯将出，必以币帛皮圭告于祖祢，遂奉以出，载于齐车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反必告，设奠卒，敛币玉，藏诸两阶之间，乃出。盖贵命也。”

子游问曰：“丧慈母如母，礼与？”孔子曰：“非礼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内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鲁昭公少丧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丧之。有司以闻，曰：‘古之礼，慈母无服，今也君为之服，是逆古之礼而乱国法也；若终行之，则有司将书之以遗后世。无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练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练冠以丧慈母。丧慈母，自鲁昭公始也。”

曾子问曰：“诸侯旅见天子，入门，不得终礼，废者几？”孔子曰：“四。”请问之，曰：“大庙火，日食，后之丧，雨霑服失容，则废。如诸侯皆在而日食，则从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与其兵；大庙火，则从天子救火，不以方色与兵。”曾子问曰：“诸侯相见，揖让入门，不得终礼，废者几？”孔子曰：“六。”请问之，曰：“天子崩，大庙火，日食，后夫人之丧，雨霑服失容，则废。”

曾子问曰：“天子尝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陈，天子崩，后之丧，如之何？”孔子曰：“废。”曾子问曰：“当祭而日食，大庙

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杀，则废。天子崩，未殡，五祀之祭不行；既殡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饭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启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毕献而已。”

曾子问曰：“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陈，闻天子崩，后之丧，君薨，夫人之丧，如之何？”孔子曰：“废。自薨比至于殡，自启至于反哭，奉帅天子。”

曾子问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陈，笾豆既设，不得成礼，废者几？”孔子曰：“九。”请问之。曰：“天子崩，后之丧，君薨，夫人之丧，君之大庙火，日食，三年之丧，齐衰，大功，皆废。外丧自齐衰以下，行也。其齐衰之祭也，尸入，三饭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缌，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异者，缌不祭，所祭于死者无服则祭。”

曾子问曰：“三年之丧，吊乎？”孔子曰：“三年之丧，练，不群立，不旅行。君子礼以饰情，三年之丧而吊哭，不亦虚乎？”

曾子问曰：“大夫士有私丧，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丧服于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于是乎有过时而弗除也。君之丧，服除而后殷祭，礼也。”曾子曰：“父母之丧，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礼，过时弗举，礼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过于制也。故君子过时不祭，礼也。”

曾子问曰：“君薨，既殡，而臣有父母之丧，则如之何？”孔子曰：“归居于家，有殷事，则之君所，朝夕否。”曰：“君既启，而臣有父母之丧，则如之何？”孔子曰：“归哭而反送君。”曰：“君未殡，而臣有父母之丧，则如之何？”孔子曰：“归殡，反于君所，有殷事则归，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则子孙行事。大夫内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

贱不诔贵，幼不诔长，礼也。唯天子，称天以诔之。诸侯相

诔，非礼也。

曾子问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从。君薨，其人如之何？"孔子曰："共殡服，则子麻弁绖，疏衰，菲，杖。入自阙，升自西阶。如小敛，则子免而从柩，入自门，升自阼阶。君大夫士一节也。"

曾子问曰："君之丧既引，闻父母之丧，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归，不俟子。"

曾子问曰："父母之丧既引，及涂，闻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

曾子问曰："宗子为士，庶子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为介子某荐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国，庶子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执其常事。'摄主不厌祭，不旅，不假，不绥祭，不配。布奠于宾，宾奠而不举，不归肉。其辞于宾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国，使某辞。'"

曾子问曰："宗子去在他国，庶子无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请问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为坛，以时祭。若宗子死，告于墓而后祭于家。宗子死，称名不言'孝'，身没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义也。今之祭者，不首其义，故诬于祭也。"

曾子问曰："祭必有尸乎？若厌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丧者必有尸，尸必以孙，孙幼则使人抱之；无孙，则取于同姓可也。祭殇必厌，盖弗成也。祭成丧而无尸，是殇之也。"孔子曰："有阴厌，有阳厌。"曾子问曰："殇不祔祭，何谓阴厌阳厌？"孔子曰："宗子为殇而死，庶子弗为后也。其吉祭，特牲。祭殇不举，无肵俎，无玄酒，不告利成，是谓阴厌。凡殇与无后者，祭于宗子之家，当室之白，尊于东房，是谓阳厌。"

曾子问曰："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则有变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听变。'既明反而后行。曰：'礼也。'反葬，而丘问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迟数，则岂如行哉？'老聃曰：'诸侯朝天子，见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见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见星而行者，唯罪人与奔父母之丧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见星也！且君子行礼，不以人之亲痁患。'吾闻诸老聃云。"

曾子问曰："为君使而卒于舍，《礼》曰：'公馆复，私馆不复。'凡所使之国，有司所授舍，则公馆已，何谓私馆不复也？"孔子曰："善乎问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馆，公馆与公所为曰公馆。公馆复，此之谓也。"

曾子问曰 "下殇，土周葬于园，遂舆机而往，涂迩故也。今墓远，则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闻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殇也。墓远，召公谓之曰："何以不棺敛于宫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于周公，周公曰："岂！不可！"史佚行之。下殇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

曾子问曰："卿大夫将为尸于公，受宿矣，而有齐衰内丧，则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于公馆以待事，礼也。"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驱。"

子夏问曰："三年之丧卒哭，金革之事无辟也者，礼与？初有司与？"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丧，既殡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记》曰：'君子不夺人之亲，亦不可夺亲也。'此之谓乎？"子夏曰："金革之事无辟也者，非与？"孔子曰："吾闻诸老聃曰：'昔者鲁公伯禽有为为之也。今以三年之丧，从其利者，吾弗知也！'"

文王世子第八

文王之为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鸡初鸣而衣服，至于寝门外，问内竖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内竖曰："安。"文王乃喜。乃日中又至，亦如之；乃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节，则内竖以告文王，文王色忧，行不能正履。王季复膳，然后亦复初。食上，必在，视寒暖之节；食下，问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应曰："诺。"然后退。

武王帅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说冠带而养。文王一饭，亦一饭；文王再饭，亦再饭。旬有二日乃间。

文王谓武王曰："女何梦矣？"武王对曰："梦帝与我九龄。"文王曰："女以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国焉，君王其终抚诸？"文王曰："非也。古者谓年龄，齿亦龄也。我百，尔九十，吾与尔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终，武王九十三而终。

成王幼，不能莅阼，周公相，践阼而治。抗《世子法》于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长幼之道也。成王有过，则挞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文王之为世子也。

凡学世子及学士，必时：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籥，皆于东序。小乐正学干，大胥赞之；籥师学戈，籥师丞赞之。胥鼓《南》。春诵夏弦，大师诏之；瞽宗秋学礼，执礼者诏之；冬读书，典书者诏之。礼在瞽宗，书在上庠。

凡祭与养老乞言、合语之礼，皆小乐正诏之于东序。大乐正学舞干戚、语说、命乞言，皆大乐正授数，大司成论说在东序。凡侍坐于大司成者，远近间三席，可以问。终则负墙；列事未尽，不问。

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及行事，必以币。凡释奠者，必有合也，有国故

则否。凡大合乐，必遂养老。凡语于郊者，必取贤敛才焉。或以德进，或以事举，或以言扬。曲艺皆誓之，以待又语。三而一有焉，乃进其等，以其序，谓之郊人，远之。于成均，以及取爵于上尊也。始立学者，既兴器用币，然后释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傧于东序，一献，无介语可也。教世子。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脩内也；礼，所以脩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怿，恭敬而温文。立大傅、少傅以养之，欲知其父子君臣之道也。大傅审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观大傅之德行而审喻之。大傅在前，少傅在后；入则有保，出则有师，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辅翼之而归诸道者也。《记》曰："虞夏商周，有师保，有疑丞，设四辅及三公。不必备，唯其人。"语使能也。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国治。"君之谓也。

仲尼曰："昔者周公摄政，践阼而治，抗《世子法》于伯禽，所以善成王也。闻之曰：'为人臣者，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况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优为之。是故知为人子，然后可以为人父；知为人臣，然后可以为人君；知事人，然后能使人。成王幼，不能莅阼，以为世子，则无为也。是故抗《世子法》于伯禽，使之与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长幼之义也。"君之于世子也，亲则父也，尊则君也。有父之亲，有君之尊，然后兼天下而有之。是故养世子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齿于学之谓也。故世子齿于学，国人观之曰："将君我，而与我齿让，何也？"曰："有父在则礼然。"然而众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将君我，而与我齿让，何也？"曰："有君在则礼然。"然而众著于君臣之义也。其三曰："将君我，而与我齿让，何也？"曰："长长也。"然而众知长幼之节矣。故父在斯为子，君在斯谓之臣，居

子与臣之节，所以尊君亲亲也。故学之为父子焉，学之为君臣焉，学之为长幼焉；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得，而国治。语曰："乐正司业，父师司成，一有元良，万国以贞。"世子之谓也。周公践阼。

庶子之正于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爱，明父子之义，长幼之序。其朝于公，内朝则东面北上，臣有贵者以齿；其在外朝，则以官，司士为之；其在宗庙之中，则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其登餕献受爵，则以上嗣。

庶子治之，虽有三命，不逾父兄；其公大事，则以其丧服之精粗为序。虽于公族之丧亦如之，以次主人。若公与族燕，则异姓为宾，膳宰为主人，公与父兄齿。族食，世降一等。

其在军，则守于公祢。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无事者守于公宫，正室守大庙，诸父守贵宫贵室，诸子诸孙守下宫下室。

五庙之孙，祖庙未毁，虽为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练祥则告。族之相为也，宜吊不吊，宜免不免，有司罚之。至于赗赙承含，皆有正焉。

公族其有死罪，则磬于甸人。其刑罪，则纤剸，亦告于甸人。公族无宫刑。狱成，有司谳于公。其死罪，则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则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对，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虽然，必赦之。"有司对曰："无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举，为之变，如其伦之丧。无服，亲哭之。

公族朝于内朝，内亲也；虽有贵者以齿，明父子也；外朝以官，体异姓也；宗庙之中，以爵为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贤也；登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丧纪以服之轻重为序，不夺人亲也；公与族燕则以齿，而孝弟之道达矣；其族食世降一等，

亲亲之杀也；战则守于公祢，孝爱之深也；正室守大庙，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诸父诸兄守贵室，子弟守下室，而让道达矣。

五庙之孙，祖庙未毁，虽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亲也；亲未绝而列于庶人，贱无能也；敬吊临赙赗，睦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国有伦；邦国有伦，而众乡方矣。公族之罪，虽亲不以犯有司，正术也，所以体百姓也；刑于隐者，不与国人虑兄弟也；弗吊，弗为服，哭于异姓之庙，为忝祖，远之也；素服居外，不听乐，私丧之也，骨肉之亲无绝也；公族无宫刑，不翦其类也。

天子视学，大昕鼓征，所以警众也。众至，然后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兴秩节，祭先师先圣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养也。适东序，释奠于先老，遂设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适馔省醴，养老之珍具，遂发咏焉，退，脩之以孝养也。反，登歌《清庙》，既歌而语，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礼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众以事，达有神，兴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贵贱之等焉，而上下之义行矣。有司告以乐阕，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群吏曰："反，养老幼于东序。"终之以仁也。是故圣人之记事也，虑之以大，爱之以敬，行之以礼，修之以孝养，纪之以义，终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举事，而众皆知其德之备也。古之君子举大事，必慎其终始，而众安得不喻焉？《兑命》曰："念终始典于学。"

《世子之记》曰："朝夕至于大寝之门外，问于内竖曰：'今日安否何如？'内竖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节，则内竖以告世子，世子色忧不满容。内竖言复初，然后亦复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视寒暖之节。食下，问所膳羞。必知所进，以命膳宰，然后退。若内竖言疾，则世子亲齐玄而养。膳宰之馔，必敬视之；疾之药，必亲尝之。尝馔善，则世子亦能食；尝馔寡，

世子亦不能饱。以至于复初，然后亦复初。"

礼运第九

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言偃复问曰："如此乎，礼之急也？"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是故夫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

言偃复问曰："夫子之极言礼也，可得而闻与？"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

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

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号，告曰：'皋某复！'然后饭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体魄则降，知气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乡，皆从其初。

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有作，然后脩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户；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为醴酪；治其麻丝，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从其朔。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陈其牺牲，备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钟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与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齐上下，夫妇有所。是谓承天之祜。

作其祝号，玄酒以祭，荐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与其越席，疏布以幂，衣其浣帛，醴醆以献，荐其燔炙。君与夫人交献，以嘉魂魄，是谓合莫。然后退而合亨，体其犬豕牛羊，实其簠簋笾豆铏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谓大祥。此礼大成也。"

孔子曰："於呼哀哉！我观周道，幽厉伤之，吾舍鲁何适矣！鲁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谓大假。祝嘏辞说，藏于宗祝巫史，非礼也，是谓幽国；醆斝及尸君，非礼也，是谓僭君；冕弁兵革藏于私家，非礼也，是谓胁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声乐皆具，非礼也，是谓乱国。故仕于公曰臣，仕于家曰仆。三年之丧，与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与家仆杂居齐齿，非礼也，是谓君与臣同国。故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故天子适诸侯，必舍其祖庙；而不以礼籍入，是谓天子坏法乱纪。诸侯非问疾吊丧而入诸臣之家，是谓君臣为谑。

是故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傧鬼神，考制度，别

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则君位危；君位危，则大臣倍，小臣窃。刑肃而俗敝，则法无常；法无常，而礼无列；礼无列，则士不事也。刑肃而俗敝，则民弗归也。是谓疵国。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于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谓殽地，降于祖庙之谓仁义，降于山川之谓兴作，降于五祀之谓制度。此圣人所以藏身之固也。故圣人参于天地，并于鬼神，以治政也。处其所存，礼之序也；玩其所乐，民之治也。故天生时而地生财，人其父生而师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于无过之地也。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养也，非养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则有过，养人则不足，事人则失位。故百姓则君以自治也，养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显也。故礼达而分定，故人皆爱其死而患其生。故用人之知去其诈，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贪。故国有患，君死社稷谓之义，大夫死宗庙谓之变。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

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讲信脩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故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义，讲信脩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故天秉阳，垂日星；地秉阴，窍于山川。播五行于四时，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阙。五行之动，迭相竭也；五行

四时十二月，还相为本也；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也；五味六和十二食，还相为质也；五色六章十二衣，还相为质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

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柄，以日星为纪，月以为量，鬼神以为徒，五行以为质，礼义以为器，人情以为田，四灵以为畜。以天地为本，故物可举也；以阴阳为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时为柄，故事可劝也；以日星为纪，故事可列也；月以为量，故功有艺也；鬼神以为徒，故事有守也；五行以为质，故事可复也；礼义以为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为田，故人以为奥也；四灵以为畜，故饮食有由也。

何谓四灵？麟凤龟龙，谓之四灵。故龙以为畜，故鱼鲔不淰；凤以为畜，故鸟不獝；麟以为畜，故兽不狘；龟以为畜，故人情不失。故先王秉蓍龟，列祭祀，瘗缯，宣祝嘏辞说，设制度，故国有礼，官有御，事有职，礼有序。

故先王患礼之不达于下也，故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国，所以列地利也。祖庙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傧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庙，三公在朝，三老在学。王前巫而后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无为也，以守至正。故礼行于郊，而百神受职焉；礼行于社，而百货可极焉；礼行于祖庙，而孝慈服焉；礼行于五祀，而正法则焉。故自郊社祖庙山川五祀，义之修而礼之藏也。

是故夫礼，必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于天也。夫礼必本于天，动而之地，列而之事，变而从时，协于分艺。其居人也曰养，其行之以货力、辞让、饮食、冠昏、丧祭、射御、朝聘。

故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讲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肤之会、筋骸之束也，所以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达天道顺人情

之大窦也。故唯圣人为知礼之不可以已也，故坏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故礼之于人也，犹酒之有糵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故圣王修义之柄、礼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

故礼也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义者，艺之分，仁之节也。协于艺，讲于仁，得之者强。仁者，义之本也，顺之体也，得之者尊。

故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为礼不本于义，犹耕而弗种也；为义而不讲之以学，犹种而弗耨也；讲之于学而不合之以仁，犹耨而弗获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乐，犹获而弗食也；安之以乐而不达于顺，犹食而弗肥也。

四体既正，肤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谓大顺。大顺者，所以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积焉而不苑，并行而不缪，细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间；连而不相及也，动而不相害也——此顺之至也。故明于顺，然后能守危也。

故礼之不同也，不丰也，不杀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圣王所以顺，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饮食必时。合男女，颁爵位，必当年德。用民必顺。故无水旱昆虫之灾，民无凶饥妖孽之疾。故天不爱其道，地不爱其宝，人不爱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车，河出马图，凤凰麒麟皆在郊棷，龟龙在宫沼，其余鸟兽之卵胎，皆可俯而窥也。则是无故，先王能修礼以达义，体信以达顺故。此顺之实也。”

礼器第十

礼器，是故大备；大备，盛德也。礼释回，增美质，措则正，施则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故君子有礼，则外谐而内无怨，故物无不怀仁，鬼神飨德。

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是故天时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养，君子不以为礼，鬼神弗飨也。居山以鱼鳖为礼，居泽以鹿豕为礼，君子谓之不知礼。故必举其定国之数，以为礼之大经；礼之大伦，以地广狭；礼之薄厚，与年之上下。是故年虽大杀，众不匡惧，则上之制礼也节矣。

礼，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称次之。尧授舜，舜授禹，汤放桀，武王伐纣，时也。《诗》云："匪革其犹，聿追来孝。"天地之祭，宗庙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义，伦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体也；丧祭之用，宾客之交，义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余，此之谓称也。诸侯以龟为宝，以圭为瑞；家不宝龟，不藏圭，不台门——言有称也。

礼有以多为贵者：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诸公十有六，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天子之席五重，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此以多为贵也。

有以少为贵者：天子无介，祭天特牲；天子适诸侯，诸侯膳以犊；诸侯相朝，灌用郁鬯，无笾豆之荐，大夫聘礼以脯醢；天

子一食，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无数；大路繁缨一就，次路繁缨七就；圭璋特，琥璜爵，鬼神之祭单席；诸侯视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为贵也。

有以大为贵者：宫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椁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为贵也。有以小为贵者：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尊者举觯，卑者举角；五献之尊，门外缶，门内壶，君尊瓦甒——此以小为贵也。

有以高为贵者：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诸侯台门——此以高为贵也。有以下为贵者：至敬不坛，扫地而祭；天子诸侯之尊废禁，大夫士棜禁——此以下为贵也。

礼有以文为贵者：天子龙衮，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绿藻十有二旒，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为贵也。有以素为贵者：至敬无文，父党无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牺尊疏布鼏，椫杓——此以素为贵也。

孔子曰："礼，不可不省也！礼不同，不丰，不杀。此之谓也，盖言称也。"礼之以多为贵者，以其外心者也。德发扬，诩万物，大理物博。如此，则得不以多为贵乎？故君子乐其发也。礼之以少为贵者，以其内心者也。德产之致也精微，观天下之物无可以称其德者。如此，则得不以少为贵乎？是故君子慎其独也。古之圣人，内之为尊，外之为乐，少之为贵，多之为美。是故先生之制礼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称也。

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谓之礼；匹士大牢而祭，谓之攘。管仲镂簋朱纮，山节藻棁，君子以为滥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为隘矣。是故君子之行礼也，不可不慎也。众之纪也，纪散而众乱。孔子曰："我战则克，祭则受福。"盖得其道矣。君子曰："祭祀不祈，不麾蚤，不乐葆大，不善嘉事，

牲不及肥大，荐不美多品。”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礼！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于奥。夫奥者，老妇之祭也，盛于盆，尊于瓶。”礼也者，犹体也。体不备，君子谓之不成人。设之不当，犹不备也。

礼有大有小，有显有微。大者不可损，小者不可益，显者不可掩，微者不可大也。故《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户者。

君子之于礼也，有所竭情尽慎，致其敬而诚若，有美而文而诚若。君子之于礼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杀也，有经而等也，有顺而讨也。有撕而播也，有推而进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顺而摭也。

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周坐尸，诏侑武方，其礼亦然，其道一也。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礼其犹醵与！”

君子曰：“礼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飨腥，三献爓，一献孰。是故君子之于礼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见也，不然则已悫；三辞三让而至，不然则已蹙。故鲁人将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頖宫；晋人将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恶池；齐人将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三月系，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故礼有摈诏，乐有相步，温之至也。

礼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诏，朝事以乐；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鸾刀之贵；莞簟之安，而稾秸之设。是故先王之制礼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学也。

君子曰：“无节于内者，观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礼，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礼，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礼，弗之信矣。故曰：礼也者，物之致也。”是故昔先王之制礼也，因其财物而致其义焉尔。故作大事必顺天时，为朝夕必放于日月，为高必因丘陵，

为下必因川泽。是故天时雨泽，君子达亹亹焉。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举贤而置之，聚众而誓之。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飨帝于郊。升中于天，而凤凰降，龟龙假；飨帝于郊，而风雨节，寒暑时。是故圣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

天道至教，圣人至德。庙堂之上，罍尊在阼，牺尊在西；庙堂之下，县鼓在西，应鼓在东；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于东，月生于西——此阴阳之分，夫妇之位也。君西酌牺象，夫人东酌罍尊；礼交动乎上，乐交应乎下——和之至也。

礼也者，反其所自生；乐也者，乐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礼也以节事，修乐以道志。故观其礼乐，而治乱可知也。蘧伯玉曰："君子之人达。"故观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观其发，而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慎其所以与人者。

太庙之内敬矣！君亲牵牲，大夫赞币而从；君亲制祭，夫人荐盎；君亲割牲，夫人荐酒；卿大夫从君，命妇从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属属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飨之也！纳牲诏于庭，血毛诏于室，羹定诏于堂，三诏皆不同位，盖道求而未之得也。设祭于堂，为祊乎外，故曰："于彼乎？于此乎？"一献质，三献文，五献察，七献神。

大飨其王事与？三牲鱼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笾豆之荐，四时之和气也。内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龟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见情也；丹漆丝纩竹箭，与众共财也；其余无常货，各以其国之所有，则致远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盖重礼也。祀帝于郊，敬之至也；宗庙之祭，仁之至也；丧礼，忠之至也；备服器，仁之至也；宾客之用币，义之至也。故君子欲观仁义之道，礼其本也。

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学礼。苟无忠信

之人，则礼不虚道。是以得其人之为贵也。”孔子曰：“诵《诗》三百，不足以一献；一献之礼，不足以大飨；大飨之礼，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飨帝。毋轻议礼！”

子路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继之以烛。虽有强力之容，肃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临祭，其为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与，室事交乎户，堂事交乎阶，质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闻之曰：“谁谓由也而不知礼乎！”

效特牲第十一

效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适诸侯，诸侯膳用犊；诸侯适天子，天子赐之礼大牢。贵诚之义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大路繁缨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郊血，大飨腥，三献爓，一献孰。至敬不飨味而贵气臭也。诸侯为宾，灌用郁鬯，灌用臭也；大飨，尚腶脩而已矣。

大飨，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献之介，君专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飨禘有乐，而食尝无乐，阴阳之义也。凡饮，养阳气也；凡食，养阴气也。故春禘而秋尝，春飨孤子，秋食耆老，其义一也。而食尝无乐。饮，养阳气也，故有乐；食，养阴气也，故无声。凡声，阳也。鼎俎奇而笾豆偶，阴阳之义也；笾豆之实，水土之品也。不敢用亵味而贵多品，所以交于旦明之义也。

宾入大门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乐阕，孔子屡叹之。奠酬而工升歌，发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贵人声也。乐由阳来者也，礼由阴作者也，阴阳和而万物得。旅币无方，所以别土地之宜，而节远迩之期也；龟为前列，先知也；以钟次之，以和居参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

庭燎之百，由齐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赵文子始也。朝觐，大夫之私觌，非礼也。大夫执圭而使，所以申信也；

不敢私觌，所以致敬也。而庭实私觌，何为乎诸侯之庭？为人臣者无外交，不敢贰君也。大夫而飨君，非礼也。大夫强而君杀之，义也；由三桓始也。天子无客礼，莫敢为主焉。君适其臣，升自阼阶，不敢有其室也。觐礼，天子不下堂而见诸侯。下堂而见诸侯，天子之失礼也。由夷王以下。

诸侯之宫县，而祭以白牡，击玉磬，朱干设锡，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诸侯之僭礼也；台门而旅树，反坫，绣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礼也。故天子微，诸侯僭；大夫强，诸侯胁。于此相贵以等，相觌以货，相赂以利，而天下之礼乱矣。

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诸侯。而公庙之设于私家，非礼也，由三桓始也。天子存二代之后，犹尊贤也。尊贤不过二代。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继世。

君之南乡，答阳之义也；臣之北面，答君也。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大夫有献弗亲，君有赐不面拜，为君之答己也。

乡人裼，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孔子曰："射之以乐也，何以听？何以射？"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则辞以疾，县弧之义也。"孔子曰："三日齐，一日用之，犹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孔子曰："绎之于库门内，祊之于东方，朝市之于西方，失之矣。"

社祭土而主阴气也。君南乡于北墉下，答阴之义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也。是故丧国之社屋之，不受天阳也；薄社北牖，使阴明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故教民美报焉。家主中霤而国主社，示本也。唯为社事，单出里；唯为社田，国人毕作。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报本反始也。

季春出火，为焚也。然后简其车赋而历其卒伍，而群亲誓社，以习军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观其习变也。而流示之禽，而盐诸利，以观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贪其得。故以战则克，以祭则受福。

天子适四方，先柴。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也。兆于南郊，就阳位也；埽地而祭，于其质也；器有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于郊，故谓之郊。牲用骍，尚赤也；用犊，贵诚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卜郊，受命于祖庙，作龟于祢宫，尊祖亲考之义也。卜之日，王立于泽，亲听誓命，受教谏之义也。献命库门之内，戒百官也。大庙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王皮弁以听祭报，示民严上也。丧者不哭，不敢凶服，氾扫反道，乡为田烛。弗命而民听上。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则天数也；乘素车，贵其质也；旂十有二旒，龙章而设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圣人则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帝牛不吉，以为稷牛。帝牛必在涤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别事天神与人鬼也。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啬而祭司啬也，祭百种以报啬也。飨农及邮表畷、禽兽，仁之至，义之尽也。古之君子，使之必报之。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与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终也；葛带榛杖，丧杀也。蜡之祭，仁之至，义之尽也。黄衣黄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黄冠。黄冠，草服也。大罗氏，天子之掌鸟兽者也，诸侯贡属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罗氏致鹿与女，而诏客告也。以戒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国。天子树瓜华，不敛藏之种也。"八蜡

以记四方。四方年不顺成，八蜡不通，以谨民财也。顺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兴功。

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气也；其醢，陆产之物也。加豆，陆产也；其醢，水物也。笾豆之荐，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亵味而贵多品，所以交于神明之义也，非食味之道也。先王之荐，可食也而不可耆也；卷冕路车，可陈也而不可好也；《武》壮，而不可乐也；宗庙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庙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于神明者，不可以同于所安乐之义也。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贵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绣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稿鞂之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贵其质也；大圭不琢，美其质也；丹漆雕几之美，素车之乘，尊其朴也，贵其质而已矣：所以交于神明者，不可同于所安亵之甚也。如是而后宜。鼎俎奇而笾豆偶，阴阳之义也。黄目，郁气之上尊也。黄者，中也；目者，气之清明者也。言酌于中而清明于外也。祭天，扫地而祭焉，于其质而已矣。醯醢之美，而煎盐之尚，贵天产也；割刀之用，而鸾刀之贵，贵其义也，声和而后断也。

《冠义》：始冠之，缁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齐则缁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闻也。冠而敝之可也。"适子冠于阼，以著代也；醮于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弥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积，无大夫冠礼，而有其昏礼。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礼之有？诸侯之有冠礼，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无生而贵者也。继世以立诸侯，象贤也；以官爵人，德之杀也。死而谥，今也。古老生无爵，死无谥。

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故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知其义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天地合而后万物兴焉。夫昏礼，万世之始也。取于异姓，所

以附远厚别也。币必诚，辞无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妇德也。壹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男子亲迎，男先于女，刚柔之义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义一也。执挚以相见，敬章别也。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礼作；礼作，然后万物安。无别无义，禽兽之道也。婿亲御授绥，亲之也。亲之也者，亲之也。敬而亲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门而先，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由此始也。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帅人者也。玄冕斋戒，鬼神阴阳也。将以为社稷主，为先祖后，而可以不致敬乎？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妇人无爵，从夫之爵，坐以夫之齿。器用陶匏，尚礼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厥明，妇盥馈；舅姑卒食，妇餕余，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阶，妇降自阼阶，授之室也。昏礼不用乐，幽阴之义也：乐，阳气也。昏礼不贺，人之序也。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气。血腥爓祭，用气也。殷人尚声，臭味未成，涤荡其声；乐三阕，然后出迎牲。声音之号，所以诏告于天地之间也。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郁合鬯，臭阴达于渊泉。灌以圭璋，用玉气也；既灌，然后迎牲，致阴气也。萧合黍稷，臭阳达于墙屋。故既奠，然后焫萧合膻芗。凡祭，慎诸此。

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故祭，求诸阴阳之义也。殷人先求诸阳，周人先求诸阴。诏祝于室，坐尸于堂，用牲于庭，升首于室。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乎，于此乎？或诸远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诸远者与？”祊之为言倞也，肵之为言敬也。富也者福也。首也者，直也。相，飨之也。嘏，长也，大也。尸，陈也。

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贵纯之道也。血祭，盛气也。祭肺肝心，贵气主也。祭黍稷加肺，祭齐加明水，报阴也。

取膟膋燔燎，升首，报阳也。明水涚齐，贵新也。凡涚，新之也。其谓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

君再拜稽首，肉袒亲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尽也。祭称孝孙孝子，以其义称也；称曾孙某，谓国家也。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尽其嘉，而无与让也。腥肆爓腍祭，岂知神之所飨也？主人自尽其敬而已矣。举斝角，诏妥尸。古者尸无事则立，有事而后坐也。尸，神象也；祝，将命也。

缩酌用茅，明酌也。醆酒涚于清，汁献涚于醆酒，犹明清与醆酒于旧泽之酒也。祭有祈焉，有报焉，有由辟焉。齐之玄也，以阴幽思也。故君子三日齐，必见其所祭者。

内则第十二

后王命冢宰，降德于众兆民。子事父母，鸡初鸣，咸盥漱，栉縰笄总，拂髦，冠緌缨，端韠绅，搢笏。左右佩用，左佩纷帨、刀、砺、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偪屦，著綦。

妇事舅姑，如事父母。鸡初鸣，咸盥漱，栉縰笄总，衣绅。左佩纷帨、刀、砺、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线、纩，施縏袠，大觿、木燧，衿缨，綦屦。

以适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气怡声，问衣燠寒，疾痛苛痒，而敬抑搔之。出入，则或先或后，而敬扶持之。进盥，少者奉盘，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问所欲而敬进之，柔色以温之，饘酏酒醴芼羹菽麦蕡稻黍粱秫，唯所欲，枣栗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免薧滫瀡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尝之而后退。

男女未冠笄者，鸡初鸣，咸盥漱，栉縰，拂髦总角，衿缨，皆佩容臭，昧爽而朝，问何食饮矣。若已食则退，若未食，则佐长

者视具。

凡内外，鸡初鸣，咸盥漱，衣服，敛枕簟，洒扫室堂及庭，布席，各从其事。孺子蚤寝晏起，唯所欲，食无时。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异宫。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从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

父母舅姑将坐，奉席请何乡；将衽，长者奉席请何趾。少者执床与坐，御者举几，敛席与簟，县衾箧枕，敛簟而襡之。

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传，杖屦祗敬之，勿敢近。敦牟卮匜，非餕，莫敢用；与恒食饮，非餕，莫之敢饮食。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妇佐餕，既食恒餕；父没母存，冢子御食，群子妇佐餕如初。旨甘柔滑，孺子餕。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应唯敬对。进退周旋慎齐，升降、出入、揖游，不敢哕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视，不敢唾洟。寒不敢袭，痒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亵衣衾不见里。

父母唾洟不见。冠带垢，和灰请漱；衣裳垢，和灰请浣；衣裳绽裂，纫箴请补缀。五日则燂汤请浴，三日具沐。其间面垢，燂潘请靧；足垢，燂汤请洗。少事长，贱事贵，共帅时。

男不言内，女不言外。非祭非丧，不相授器。其相授，则女受以篚；其无篚，则皆坐，奠之而后取之。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寝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内，不啸不指；夜行以烛，无烛则止。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夜行以烛，无烛则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子妇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饮食之，虽不耆，必尝而待；加之衣服，虽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待之，己虽弗欲，姑与之而姑使之，而后复之。子妇有勤劳之事，虽甚爱之，姑纵之，而宁数休之。

子妇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妇出，而不表礼焉。

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说则复谏。不说，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宁孰谏。父母怒不说，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孙，甚爱之，虽父母没，没身敬之不衰。子有二妾，父母爱一人焉，子爱一人焉，由衣服饮食，由执事，毋敢视父母所爱，虽父母没不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说，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焉，没身不衰。

父母虽没，将为善，思贻父母令名，必果；将为不善，思贻父母羞辱，必不果。

舅没则姑老。冢妇所祭祀、宾客，每事必请于姑，介妇请于冢妇。舅姑使，冢妇毋怠。不友无礼于介妇。舅姑若使介妇，毋敢敌耦于冢妇，不敢并行，不敢并命，不敢并坐。凡妇，不命适私室，不敢退。妇将有事，大小必请于舅姑。子妇无私货，无私畜，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妇，或赐之饮食衣服布帛佩帨茝兰，则受而献诸舅姑。舅姑受之则喜，如新受赐；若反赐之则辞，不得命，如更受赐，藏之待乏。妇若有私亲兄弟将与之，则必复请其故赐，而后与之。

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妇。虽贵富，不敢以贵富入宗子之家；虽众车徒，舍于外，以寡约入。子弟，犹归器衣服裘衾车马，则必献其上，而后敢服其用次也。若非所献，则不敢以入于宗子之门，不敢以贵富加于父兄宗族。若富，则具二牲，献其贤者于宗子，夫妇皆齐而宗敬焉，终事而后敢私祭。

饭：黍，稷，稻，粱，白黍，黄粱，稰，穛。

膳：膷，臐，膮、醢，牛炙、醢，牛胾、醢，牛脍，羊炙，羊胾、醢，豕炙、醢，豕胾，芥酱，鱼脍，雉，兔，鹑，鴽。

饮：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或以酏为醴，黍酏，浆，水，醷，滥。

酒：清、白。

羞：糗，饵，粉，酏。

食：蜗醢而苽食、雉羹，麦食脯羹、鸡羹，折稌犬羹、兔羹，和糁不蓼。濡豚，包苦实蓼；濡鸡，醢酱实蓼；濡鱼，卵酱实蓼；濡鳖，醢酱实蓼。腶脩，蚳醢；脯羹，兔醢；麋肤，鱼醢；鱼脍，芥酱；麋腥，醢酱；桃诸，梅诸，卵盐。

凡食齐视春时，羹齐视夏时，酱齐视秋时，饮齐视冬时。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

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麦，鱼宜苽。春宜羔、豚，膳膏芗；夏宜腒、鱐，膳膏臊；秋宜犊、麑，膳膏腥；冬宜鲜、羽，膳膏膻。

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麕脯、麋、鹿、田豕、麕，皆有轩；雉、兔，皆有芼。爵，鷃，蜩，范，芝栭，菱，椇，枣，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柤，梨，姜，桂。

大夫燕食，有脍无脯，有脯无脍。士不贰羹胾，庶人耆老不徒食。

脍，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葱，膏用薤，三牲用藙，和用醯，兽用梅。鹑羹、鸡羹、鴽酿之蓼；鲂鱮烝、雏烧、雉，芗无蓼。

不食雏鳖，狼去肠，狗去肾，狸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脑，鱼去乙，鳖去丑。

肉曰脱之，鱼曰作之，枣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胆之，柤梨曰攒之。

牛夜鸣则庮，羊泠毛而毳膻，狗赤股而躁臊，鸟皫色而沙鸣郁，豕望视而交睫腥，马黑脊而般臂漏。雏尾不盈握，弗食。舒

雁翠，鹄鸮胖，舒凫翠，鸡肝，雁肾，鸨奥，鹿胃。

肉腥，细者为脍，大者为轩。或曰麋鹿鱼为菹，麕为辟鸡，野豕为轩，兔为宛脾，切葱若薤，实诸醯以柔之。

羹食，自诸侯以下至于庶人无等。

大夫无秩膳，大夫七十而有阁。天子之阁，左达五，右达五；公侯伯于房中五，大夫于阁三，士于坫一。

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脩而兼用之。凡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达于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者使人受。五十异粻，六十宿肉，七十贰膳，八十常珍；九十饮食不违寝，膳饮从于游可也。六十岁制，七十时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绞紟衾冒，死而后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饱，七十非帛不暖，八十非人不暖，九十虽得人不暖矣。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九十者，天子欲有问焉，则就其室，以珍从。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从力政，六十不与服戎，七十不与宾客之事，八十齐丧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亲学，七十致政。凡自七十以上，唯衰麻为丧。凡三王养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瞽亦如之。凡父母在，子虽老不坐。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养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养老；殷人冔而祭，缟衣而养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养老。

曾子曰："孝子之养老也，乐其心不违其志，乐其耳目，安其寝处，以其饮食忠养之。孝子之身终。终身也者，非终父母之身，终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爱亦爱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于犬马尽然，而况于人乎！"

凡养老，五帝宪，三王有乞言。五帝宪，养气体而不乞言，有善则记之为惇史。三王亦宪，既养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礼，皆有惇史。

淳熬：煎醢加于陆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淳毋：煎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毋。

炮：取豚若将，刲之刳之，实枣于其腹中，编萑以苴之，涂之以谨涂。炮之，涂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皽，为稻粉糔溲之以为酏，以付豚煎诸膏，膏必灭之；钜镬汤，以小鼎芗脯于其中，使其汤毋灭鼎，三日三夜毋绝火，而后调之以醯醢。

捣珍：取牛羊麋鹿麕之肉必胨，每物与牛若一，捶，反侧之，去其饵，孰出之，去其皽，柔其肉。

渍：取牛肉必新杀者，薄切之，必绝其理，湛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醢若醯醷。

为熬：捶之，去其皽，编萑布牛肉焉，屑桂与姜，以洒诸上而盐之，干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麕，皆如牛羊。欲濡肉，则释而煎之以醢；欲干肉，则捶而食之。

糁：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与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为饵煎之。

肝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濡炙之，举燋其膋，不蓼；取稻火举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与稻米为酏。

礼，始于谨夫妇，为宫室，辨外内。男子居外，女子居内，深宫固门，阍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男女不同椸枷。不敢悬于夫之楎椸，不敢藏于夫之箧笥，不敢共湢浴。夫不在，敛枕箧簟席韣器而藏之。少事长，贱事贵，咸如之。

夫妇之礼，唯及七十，同藏无间。故妾虽老，年未满五十，必与五日之御。将御者，齐，漱浣，慎衣服，栉縰笄总角，拂髦，衿缨綦屦。虽婢妾，衣服饮食，必后长者。妻不在，妾御莫敢当夕。

妻将生子，及月辰，居侧室。夫使人日再问之，作而自问之。妻不敢见，使姆衣服而对。至于子生，夫复使人日再问之。夫齐，则不入侧室之门。

子生，男子设弧于门左，女子设帨于门右。三日，始负子，男射女否。

国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负之，吉者宿齐朝服寝门外，诗负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负之，宰醴负子，赐之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

凡接子，择日，冢子则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国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则皆降一等。

异为孺子室于宫中。择于诸母与可者，必求其宽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为子师，其次为慈母，其次为保母，皆居子室，他人无事不往。

三月之末，择日，翦发为鬌，男角女羁，否则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见于父，贵人则为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浣，男女夙兴，沐浴衣服，具视朔食。夫入门，升自阼阶，立于阼，西乡；妻抱子出自房，当楣立，东面。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时日，祗见孺子。"夫对曰："钦有帅。"父执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对曰："记有成。"遂左还授师。子师辩告诸妇诸母名，妻遂适寝。夫告宰名，宰辩告诸男名，书曰"某年某月某日生"而藏之。宰告闾史，闾史书为二，其一藏诸闾府，其一献诸州史；州史献诸州伯，州伯命藏诸州府。夫入，食如养礼。

世子生，则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阶，西乡。世妇抱子升自西阶，君名之，乃降。適子庶子见于外寝，抚其首，咳而名之。礼帅初，无辞。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国，不以隐疾。大夫士之子，不敢

与世子同名。

妾将生子，及月辰，使人日一问之。子生三月之末，漱浣夙齐，见于内寝，礼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彻焉，使之特餕，遂入御。

公庶子生，就侧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见于君。摈者以其子见，君所有赐，君名之。众子，则使有司名之。庶人无侧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群室。其问之也，与子见父之礼，无以异也。

凡父在，孙见于祖，祖亦名之，礼如子见父，无辞。

食子者，三年而出，见于公宫则劬。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养其子。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见。冢子未食而见，必执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见，必循其首。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丝。

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衣不帛襦裤，礼帅初，朝夕学幼仪，请肄简谅。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

二十而冠，始学礼，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学不教，内而不出。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学无方，孙友视志。四十始仕，方物出谋发虑，道合则服从，不可则去。五十命为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

凡男拜，尚左手。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执麻枲，治丝茧，织纴组紃，学女事以共衣服，观于祭祀，纳酒浆笾豆菹醢，礼相助奠。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则为妻，奔则为妾。

凡女拜，尚右手。

玉藻第十三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后邃延，龙卷以祭。玄端而朝日于东门之外，听朔于南门之外，闰月则阖门左扉，立于其中。皮弁以日视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日少牢，朔月大牢。五饮：上水、浆、酒、醴、酏。卒食，玄端而居。

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御瞽几声之上下。年不顺成，则天子素服，乘素车，食无乐。

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皮弁以听朔于大庙，朝服以日视朝于内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视之，退适路寝，听政；使人视大夫，大夫退，然后适小寝，释服。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子卯稷食菜羹。夫人与君同庖。君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

君子远庖厨；凡有血气之类，弗身践也。至于八月不雨，君不举；年不顺成，君衣布搢本，关梁不租，山泽列而不赋，土功不兴，大夫不得造车马。

卜人定龟，史定墨，君定体。

君羔幦虎犆；大夫齐车，鹿幦豹犆，朝车；士齐车，鹿幦豹犆。

君子之居恒当户，寝恒东首。若有疾风迅雷甚雨，则必变；虽夜必兴，衣服冠而坐。日五盥，沐稷而靧粱。栉用樿栉，发晞用象栉。进禨进羞，工乃升歌。浴用二巾，上絺下绤。出杅，履蒯席，连用汤；履蒲席，衣布晞身，乃屦进饮。将适公所，宿斋戒，居外寝，沐浴。史进象笏，书思对命。既服，习容观玉声乃出。揖私朝，煇如也，登车则有光矣。

天子搢珽，方正于天下也；诸侯荼，前诎后直，让于天子也；大夫前诎后诎，无所不让也。

侍坐，则必退席；不退，则必引而去君之党。登席不由前，为躐席。徒坐不尽席尺，读书，食，则齐，豆去席尺。若赐之食而君客之，则命之祭，然后祭；先饭，辩尝羞，饮而俟。若有尝羞者，则俟君之食，然后食，饭、饮而俟。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尝之，然后唯所欲。凡尝远食，必顺近食。君未覆手，不敢飧；君既食，又饭飧。饭飧者，三饭也。君既彻，执饭与酱，乃出授从者。凡侑食，不尽食；食于人不饱。唯水浆不祭，若祭，为已侎卑。君若赐之爵，则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饮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后授虚爵。君子之饮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礼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退则坐取屦，隐辟而后屦，坐左纳右，坐右纳左。

凡尊必上玄酒。唯君面尊。唯飨野人皆酒。大夫侧尊用棜，士侧尊用禁。

始冠缁布冠，自诸侯下达，冠而敝之可也。玄冠朱组缨，天子之冠也；缁布冠缋緌，诸侯之冠也；玄冠丹组缨，诸侯之齐冠也；玄冠綦组缨，士之齐冠也；缟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缟冠素纰，即祥之冠也。垂緌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缟武，不齿之服也。居冠属武，自天子下达，有事然后緌。五十不散送，亲没不髦，大帛不緌。玄冠紫緌，自鲁桓公始也。

朝玄端，夕深衣。深衣三袪，缝齐倍要，衽当旁，袂可以回肘，长中，继揜尺，袷二寸，袪尺二寸，缘广寸半。以帛里布，非礼也。

士不衣织，无君者不贰采。衣正色，裳间色。非列采不入公门，振絺绤不入公门，表裘不入公门，袭裘不入公门。纩为茧，缊为袍，襌为絅，帛为褶。

朝服之以缟也，自季康子始也。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后服之。"曰："国家未道，则不充其服焉。"

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君衣狐白裘，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绡衣以裼之；麛裘青豻褎，绞衣以裼之；羔裘豹饰，缁衣以裼之；狐裘，黄衣以裼之。锦衣狐裘，诸侯之服也。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饰也，不裼。裘之裼也，见美也。吊则袭，不尽饰也；君在则裼，尽饰也。服之袭也，充美也。是故尸袭，执玉龟袭。无事则裼，弗敢充也。

笏，天子以球玉，诸侯以象，大夫以鱼须文竹，士竹本象可也。见于天子与射，无说笏。人大庙说笏，非古也。小功不说笏，当事免则说之。既搢必盥，虽有执于朝，弗有盥矣。凡有指画于君前，用笏；造受命于君前，则书于笏。笏，毕用也，因饰焉。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杀六分而去一。

而素带终辟，大夫素带辟垂，士练带率下辟，居于锦带，弟子缟带，并纽约用组。

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韦。圜杀直，天子直，公侯前后方，大夫前方后挫角，士前后正。

韠，下广二尺，上广一尺，长三尺，其颈五寸，肩革带博二寸。大夫大带四寸，杂带。君朱绿，大夫玄华，士缁辟，二寸，再缭四寸。凡带，有率无箴功。一命组韨幽衡，再命赤韨幽衡，三命赤韨葱衡。

天子素带，朱里，终辟，王后袆衣，夫人榆狄。三寸，长齐于带。绅长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参分带下，绅居二焉。绅韠结三齐。

君命屈狄，再命袆衣，一命襢衣，士褖衣。唯世妇命于奠茧，其他则皆从男子。

凡侍于君，绅垂，足如履齐，颐霤垂拱，视下而听上，视带以及袷，听乡任左。

凡君召以三节，二节以走，一节以趋；在官不俟屦，在外不俟车。

士于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士于尊者，先拜进面，答之拜则走。

士于君所言，大夫没矣，则称谥若字，名士；与大夫言，名士字大夫。于大夫所，有公讳无私讳。凡祭不讳，庙中不讳，教学临文不讳。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宫羽，趋以《采齐》，行以《肆夏》，周还中规，折还中矩，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鸣也。故君子在车，则闻鸾和之声，行则鸣佩玉，是以非辟之心，无自入也。君在不佩玉，左结佩，右设佩；居则设佩，朝则结佩，齐则綪结佩而爵韠。凡带必有佩玉，唯丧否。佩玉有冲牙。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组绶，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组绶，大夫佩水苍玉而纯组绶，世子佩瑜玉而綦组绶，士佩瓀玟而缊组绶。孔子佩象环五寸，而綦组绶。

童子之节也，缁布衣锦缘，锦绅，并纽，锦束发，皆朱锦也。肆束及带，勤者有事则收之，走则拥之。童子不裘，不帛，不屦绚，无缌服，听事不麻。无事，则立主人之北，南面。见先生，从人而入。

侍食于先生异爵者，后祭先饭。客祭，主人辞曰："不足祭也。"客飧，主人辞以疏。主人自置其酱，则客自彻之。一室之人，非宾客，一人彻；一食之人，一人彻。凡燕食，妇人不彻。

食枣桃李，弗致于核。瓜祭上环，食中，弃所操。凡食果实者后君子，火孰者先君子。

有庆，非君赐不贺。有忧者……勤者有事则收之，走则拥之。

孔子食于季氏，不辞，不食肉而飧。

君赐车马，乘以拜赐；衣服，服以拜赐。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君俛，稽首，据掌致诸地。酒肉之赐，弗再拜。凡赐，君子与小人不同日。

凡献于君，大夫使宰，士亲，皆再拜稽首送之。膳于君，有荤桃茢，于大夫去茢，于士去荤，皆造于膳宰。

大夫不亲拜，为君之答已也。大夫拜赐而退，士待诺而退。又拜，弗答拜。

大夫亲赐士，士拜受，又拜于其室。衣服，弗服以拜。敌者不在，拜于其室。凡于尊者有献，而弗敢以闻。士于大夫不承贺，下大夫于上大夫承贺。亲在，行礼于人称父；人或赐之，则称父拜之。

礼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乘路车不式。

父命呼，唯而不诺，手执业则投之，食在口则吐之，走而不趋。亲老，出不易方，复不过时。亲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节也。父没而不能读父之书，手泽存焉尔；母没而杯圈不能饮焉，口泽之气存焉尔。

君入门，介拂闑，大夫中枨与闑之间，士介拂枨。宾入不中门，不履阈。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东。君与尸行接武，大夫继武，士中武。徐趋皆用是，疾趋则欲发，而手足毋移。圈豚行不举足，齐如流，席上亦然。端行，颐霤如矢；弁行，剡剡起屦。执龟玉，举前曳踵，蹜蹜如也。

凡行容惕惕，庙中齐齐，朝廷济济翔翔。君子之容舒迟，见所尊者齐遬。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声容静，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色容庄，坐如尸。燕居告温温。

凡祭，容貌颜色，如见所祭者。丧容累累，色容颠颠，视容瞿瞿梅梅，言容茧茧。戎容暨暨，言容詻詻，色容厉肃，视容清

明，立容辨卑毋谄，头颈必中，山立时行，盛气颠实，扬休玉色。

凡自称，天子曰予一人，伯曰天子之力臣。诸侯之于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其在边邑，曰某屏之臣某；其于敌以下，曰寡人。小国之君曰孤，摈者亦曰孤。

上大夫曰下臣，摈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摈者曰寡大夫；世子自名，摈者曰寡君之适；公子曰臣孽。

士曰传遽之臣，于大夫曰外私。大夫私事使，私人摈则称名，公士摈则曰寡大夫、寡君之老。大夫有所往，必与公士为宾也。

明堂位第十四

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负斧依南乡而立；三公，中阶之前，北面东上；诸侯之位，阼阶之东，西面北上；诸伯之国，西阶之西，东面北上；诸子之国，门东，北面东上；诸男之国，门西，北面东上；九夷之国，东门之外，西面北上；八蛮之国，南门之外，北面东上；六戎之国，西门之外，东面南上；五狄之国，北门之外，南面东上；九采之国，应门之外，北面东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诸侯之尊卑也。

昔殷纣乱天下，脯鬼侯以飨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纣。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于成王。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于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车千乘，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

是以鲁君孟春乘大路，载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礼也。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大庙，牲用白牡，尊用牺、象、山罍，郁尊用黄目，灌用玉瓒、大圭，荐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升歌《清庙》，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

弁素积，裼而舞《大夏》。《昧》，东夷之乐也。《任》，南蛮之乐也。纳夷蛮之乐于大庙，言广鲁于天下也。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袆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门，夫人荐豆笾。卿大夫赞君，命妇赞夫人，各扬其职。百官废职服大刑，而天下大服。是故夏礿、秋尝、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

大庙，天子明堂；库门，天子皋门；雉门，天子应门。振木铎于朝，天子之政也。山节藻棁，复庙重檐，刮楹达乡，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庙饰也。

鸾车，有虞氏之路也；钩车，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绥，殷之大白，周之大赤。夏后氏骆马，黑鬣；殷人白马，黑首；周人黄马，蕃鬣。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骍刚。

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牺象，周尊也。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灌尊，夏后氏以鸡夷，殷以斝，周以黄目；其勺，夏后氏龙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土鼓、蒉桴、苇籥，伊耆氏之乐也；拊搏、玉磬、揩击、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乐器也。

鲁公之庙，文世室也；武公之庙，武世室也。

米廪，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学也；頖宫，周学也。

崇鼎、贯鼎、大璜、封父龟，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县鼓。垂之和钟，叔之离磬，女娲之笙簧。夏后氏之龙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翣。

有虞氏之两敦，夏后氏之四琏，殷之六瑚，周之八簋；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献豆；有虞氏服韨，夏后氏山，殷火，周龙章；有虞氏

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有虞氏之绥，夏后氏之绸练，殷之崇牙，周之璧翣。

凡四代之服、器、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君臣，未尝相弑也，礼乐刑法政俗，未尝相变也，天下以为有道之国，是故天下资礼乐焉。

丧服小记第十五

斩衰，括发以麻。为母，括发以麻，免而以布。齐衰，恶笄以终丧。男子冠而妇人笄，男子免而妇人髽。其义，为男子则免，为妇人则髽。苴杖，竹也；削杖，桐也。

祖父卒，而后为祖母后者三年。为父、母、长子稽颡。大夫吊之，虽缌必稽颡。妇人为夫与长子稽颡，其余则否。男主必使同姓，妇主必使异姓。为父后者为出母无服。

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上杀、下杀、旁杀，而亲毕矣。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庶子王，亦如之。

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五世而迁之宗，其继高祖者也。是故祖迁于上，宗易于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祢也。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庶子不为长子斩，不继祖与祢故也。庶子不祭殇与无后者，殇与无后者从祖祔食。庶子不祭祢者，明其宗也。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别，人道之大者也。

从服者，所从亡则已。属从者，所从虽没也服。妾从女君而出，则不为女君之子服。

礼，不王不禘。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为妻也，与大夫之适子同。

父为士，子为天子诸侯，则祭以天子诸侯，其尸服以士服；父

为天子诸侯，子为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

妇当丧而出，则除之；为父母丧，未练而出，则三年；既练而出，则已；未练而反，则期；既练而反，则遂之。

再期之丧，三年也；期之丧，二年也；九月七月之丧，三时也；五月之丧，二时也；三月之丧，一时也。故期而祭，礼也；期而除丧，道也。祭不为除丧也。

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间不同时而除丧。大功者，主人之丧，有三年者，则必为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士妾有子而为之缌，无子则已。

生不及祖父母诸父昆弟，而父税丧，己则否。为君之父母、妻、长子，君已除丧而后闻丧，则不税。降而在缌、小功者，则税之。近臣，君服斯服矣。其余，从而服，不从而税。君虽未知丧，臣服已。

虞，杖不入于室；祔，杖不升于堂。

为君母后者，君母卒，则不为君母之党服。

绖杀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绖。

妾为君之长子与女君同。

除丧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轻者。

无事不辟庙门。

哭皆于其次。

复与书铭，自天子达于士，其辞一也。男子称名，妇人书姓与伯仲，如不知姓则书氏。

斩衰之葛与齐衰之麻同，齐衰之葛与大功之麻同。麻同，皆兼服之。

报葬者报虞，三月而后卒哭。父母之丧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后事。其葬服斩衰。

大夫降其庶子，其孙不降其父。大夫不主士之丧。

为慈母之父母无服。

夫为人后者，其妻为舅姑大功。士祔于大夫则易牲。继父不同居也者，必尝同居。皆无主后。同财而祭其祖祢为同居，有主后者为异居。

哭朋友者于门外之右。南面。

祔葬者不筮宅。

士大夫不得祔于诸侯。祔于诸祖父之为士大夫者，其妻祔于诸祖姑，妾祔于妾祖姑。亡则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诸侯不得祔于天子，天子诸侯大夫可以祔于士。

为母之君母，母卒则不服。宗子，母在为妻禫。为慈母后者，为庶母可也，为祖庶母可也。为父、母、妻、长子禫。慈母与妾母，不世祭也。

丈夫冠而不为殇，妇人笄而不为殇。为殇后者，以其服服之。久而不葬者，唯主丧者不除，其余以麻终月数者，除丧则已。箭笄终丧三年。齐衰三月与大功同者，绳屦。

练，筮日、筮尸、视濯，皆要绖杖绳屦，有司告具而后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毕而后杖，拜送宾。大祥，吉服而筮尸。庶子在父之室，则为其母不禫。庶子不以杖即位。父不主庶子之丧，则孙以杖即位可也。父在，庶子为妻以杖即位可也。

诸侯吊于异国之臣，则其君为主。诸侯吊，必皮弁锡衰。所吊虽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丧服，则君亦不锡衰。

养有疾者不丧服，遂以主其丧。非养者入主人之丧。则不易己之丧服。养尊者必易服，养卑者否。

妾无妾祖姑者，易牲而祔于女君可也。妇之丧，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则舅主之。士不摄大夫；士摄大夫，唯宗子。主人未除丧，有兄弟自他国至，则主人不免而为主。

陈器之道，多陈之而省纳之可也，省陈之而尽纳之可也。

奔兄弟之丧，先之墓而后之家，为位而哭；所知之丧，则哭于宫而后之墓。

父不为众子次于外。

与诸侯为兄弟者服斩。

下殇小功，带、澡麻不绝本，诎而反以报之。

妇祔于祖姑，祖姑有三人，则祔于亲者。其妻为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为大夫，而祔于其妻，则不易牲；妻卒而后为大夫，而祔于其妻，则以大夫牲。为父后者，为出母无服。无服也者，丧者不祭故也。

妇人不为主而杖者，姑在为夫杖，母为长子削杖。女子子在室为父母，其主丧者不杖，则子一人杖。缌、小功，虞卒哭则免。既葬而不报虞，则虽主人皆冠，及虞则皆免。为兄弟既除丧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报虞卒哭则免。如不报虞则除之。远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后免反哭。君吊，虽不当免时也，主人必免，不散麻。虽异国之君，免也。亲者皆免。

除殇之丧者，其祭也必玄。除成丧者。其祭也，朝服缟冠。

奔父之丧，括发于堂上，袒降踊，袭绖于东方；奔母之丧，不括发，袒于堂上，降踊，袭免于东方，绖，即位成踊，出门哭止。三日而五哭三袒。适妇不为舅后者，则姑为之小功。

大传第十六

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设奠于牧室，遂率天下诸侯，执豆笾，逡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历、文王昌，不以卑临尊也。上治祖祢，尊尊也；下治子孙，亲亲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缪，别之以礼义，人道竭矣。

圣人南面而听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与焉：一曰治亲，二曰报功，三曰举贤，四曰使能，五曰存爱。五者一得于天下，民无不足无不赡者；五者一物纰缪，民莫得其死。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

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得变革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

同姓从宗，合族属；异姓主名，治际会。名著而男女有别。其夫属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属于子道者，妻皆妇道也。谓弟之妻妇者，是嫂亦可谓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无慎乎？

四世而缌，服之穷也；五世袒免，杀同姓也；六世，亲属竭矣。其庶姓别于上，而戚单于下，昏姻其可以通乎？系之以姓而弗别，缀之以食而弗殊，虽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服术有六：一曰亲亲，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长幼，六曰从服。从服有六：有属从，有徒从，有从有服而无服，有从无服而有服，有从重而轻，有从轻而重。

自仁率亲，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轻；自义率祖，顺而下之，至于祢，名曰重。一轻一重，其义然也。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

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为长子三年，不继祖也。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迁者也。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义也。有小宗而无大宗者，有大宗而无小宗者，有无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绝族无移服，亲者属也。

自仁率亲，等而上之至于祖；自义率祖，顺而下之至于祢。是故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爱百姓故刑罚中，刑罚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财用足，财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礼俗刑，礼俗刑然后乐。《诗》云："不显不承，无斁于人斯。"此之谓也。

少仪第十七

闻始见君子者，辞曰："某固愿闻名于将命者。"不得阶主。敌者曰："某固愿见。"

罕见曰"闻名"，亟见曰"朝夕"。瞽曰"闻名"。

适有丧者曰"比"。童子曰"听事"。适公卿之丧，则曰"听役于司徒"。

君将适他，臣如致金玉货贝于君，则曰"致马资于有司"。敌者曰"赠从者"。

臣致襚于君，则曰"致废衣于贾人"。敌者曰"襚"。亲者兄弟不以襚进。

臣为君丧，纳货贝于君，则曰"纳甸于有司"。

赗马入庙门。赙马与其币，大白兵车，不入庙门。

赙者既致命，坐委之，摈者举之。主人无亲受也。

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则有之矣。

始入而辞，曰"辞矣"。即席，曰"可矣"。

排阖说屦于户内者，一人而已矣。有尊长在则否。

问品味，曰："子亟食于某乎？"问道艺，曰："子习于某乎？""子善于某乎？"

不疑在躬，不度民械，不愿于大家，不訾重器。

氾扫曰扫，埽席前曰拚。拚席不以鬣，执箕膺擖。

不贰问。问卜筮，曰："义与？志与？"义则可问，志则否。

尊长于己逾等，不敢问其年。燕见不将命。遇于道，见则面，不请所之。丧俟事，不植吊。侍坐弗使，不执琴瑟，不画地，手无容，不翣也。寝则坐而将命。侍射则约矢，侍投则拥矢。胜则洗而以请，客亦如之。不角，不擢马。

执君之乘车则坐。仆者右带剑，负良绥申之面，拖诸幦，以散绥升，执辔然后步。

请见不请退。朝廷曰退，燕游曰归，师役曰罢。

侍坐于君子，君子欠伸，运笏，泽剑首，还屦，问日之蚤莫，虽请退可也。

事君者量而后入，不入而后量。凡乞假于人，为人从事者亦然。然，故上无怨，而下远罪也。

不窥密，不旁狎，不道旧故，不戏色。

为人臣下者，有谏而无讪，有亡而无疾；颂而无谄，谏而无骄；怠则张而相之，废则扫而更之。谓之社稷之役。

毋拔来，毋报往。毋渎神。毋循枉。毋测未至。

士依于德，游于艺；工依于法，游于说。

毋訾衣服成器，毋身质言语。

言语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济济翔翔；祭祀之美，齐齐皇皇；车马之美，匪匪翼翼；鸾和之美，肃肃雍雍。

问国君之子长幼，长，则曰"能从社稷之事矣"；幼，则曰"能御，未能御"。问大夫之子长幼，长，则曰"能从乐人之事矣"；幼，则曰"能正于乐人，未能正于乐人"。问士之子长幼，长，则曰"能耕矣"；幼，则曰"能负薪，未能负薪"。

执玉、执龟策不趋，堂上不趋，城上不趋。

武车不式，介者不拜。

妇人吉事，虽有君赐，肃拜。为尸坐，则不手拜，肃拜。为

丧主则不手拜。

葛绖而麻带。

取俎进俎不坐。

执虚如执盈，入虚如有人。

凡祭于室中堂上，无跣，燕则有之。

未尝不食新。

仆于君子，君子升下则授绥，始乘则式；君子下行，然后还立。

乘贰车则式，佐车则否。贰车者，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

有贰车者之乘马、服车不齿。观君子之衣服、服剑、乘马弗贾。

其以乘壶酒、束脩，一犬赐人若献人，则陈酒执脩以将命，亦曰“乘壶酒，束脩，一犬”。其以鼎肉，则执以将命。其禽加于一双，则执一双以将命，委其余。犬则执緤，守犬、田犬则授摈者。既受，乃问犬名。牛则执纼，马则执靮，皆右之。臣则左之。

车则说绥，执以将命。甲若有以前之，则执以将命；无以前之，则袒櫜奉胄。器则执盖。弓则以左手屈韣执拊。剑则启椟盖袭之，加夫襓与剑焉。笏、书、脩、苞苴、弓、茵、席、枕、几、颎、杖、琴、瑟、戈有刃者椟、策、籥，其执之皆尚左手。刀卻刃授颖，削授拊。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则辟刃。

乘兵车，出先刃，入后刃。军尚左，卒尚右。

宾客主恭，祭祀主敬，丧事主哀，会同主诩。

军旅思险，隐情以虞。

燕侍食于君子，则先饭而后已。毋放饭，毋流歠。小饭而亟之，数噍毋为口容。

客自彻，辞焉则止。

客爵居左，其饮居右，介爵、酢爵、僎爵皆居右。

羞濡鱼者进尾。冬右腴，夏右鳍。祭膴。

凡齐，执之以右，居之以左。

赞币自左，诏辞自右。

酌尸之仆，如君之仆。其在车则左执辔，右受爵，祭左右轨范乃饮。

凡羞有俎者，则于俎内祭。君子不食圂腴。小子走而不趋，举爵则坐祭立饮。凡洗必盥。牛羊之肺，离而不提心。凡羞有湆者，不以齐。为君子择葱薤，则绝其本末。羞首者，进喙祭耳。

尊者以酌者之左为上尊。尊壶者面其鼻。饮酒者、禨者、醮者，有折俎不坐。未步爵，不尝羞。

牛与羊鱼之腥，聂而切之为脍。麋鹿为菹，野豕为轩，皆聂而不切。麕为辟鸡，兔为宛脾，皆聂而切之。切葱若薤，实之醯以柔之。

其有折俎者，取祭肺，反之，不坐，燔亦如之。尸则坐。

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为罔。

其未有烛而有后至者，则以在者告。道瞽亦然。

凡饮酒为献主者，执烛抱燋，客作而辞，然后以授人。执烛不让，不辞，不歌。

洗、盥、执食饮者勿气，有问焉，则辟咡而对。

为人祭曰致福，为己祭而致膳于君子曰膳，祔、练曰告。

凡膳告于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阶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礼，大牢则以牛左肩、臂臑、折九个，少牢则以羊左肩七个，犆豕则以豕左肩五个。

国家靡敝，则车不雕几，甲不组縢，食器不刻镂，君子不履丝屦，马不常秣。

学记第十八

发虑宪，求善良，足以謏闻，不足以动众；就贤体远，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兑命》曰：“念终始典于学。”其此之谓乎！

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兑命》曰：“学学半。”其此之谓乎！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记》曰：“蛾子时术之。”其此之谓乎！

大学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学鼓箧，孙其业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视学，游其志也；时观而弗语，存其心也；幼者听而弗问，学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伦也。《记》曰：“凡学，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谓乎！

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脩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兑命》曰：“敬孙务时敏，厥脩乃来。”其此之谓乎！

今之教者，呻其占毕，多其讯，言及于数，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

隐其学而疾其师，苦其难而不知其益也。虽终其业，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谓豫，当其可之谓时，不陵节而施之谓孙，相观而善之谓摩。此四者，教之所由兴也。

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脩；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燕朋逆其师；燕辟废其学。此六者，教之所由废也。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

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

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谓继志矣。

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后能为师，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故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是故择师不可不慎也。《记》曰："三王四代唯其师。"此之谓乎！

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

善学者，师逸而功倍，又从而庸之；不善学者，师勤而功半，又从而怨之。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及其久也，相说以解；不善问者反此。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不善答问者反此。此皆进学之道也。

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

必也其听语乎？力不能问，然后语之；语之而不知，虽舍之可也。

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始驾马者反之，车在马前。君子察于此三者，可以有志于学矣。

古之学者，比物丑类。鼓无当于五声，五声弗得不和；水无当于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学无当于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师无当于五服，五服弗得不亲。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约，大时不齐。"察于此四者，可以有志于学矣。

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谓务本。

乐记第十九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

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怗懘之音矣。宫乱则

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官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

是故，乐之隆，非极音也；食飨之礼，非致味也。《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叹，有遗音者矣；大飨之礼，尚玄酒而俎腥鱼，大羹不和，有遗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

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衰麻哭泣，所以节丧纪也；钟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昏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射乡食飨，所以正交接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好恶著，则贤不肖别矣；刑禁暴，爵举贤，则政均矣。仁以爱之，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乐由中出，礼

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怒。如此，则乐达矣。合父子之亲，明长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天子如此。则礼行矣。

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礼者殊事合敬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与时并，名与功偕。故钟鼓管磬，羽籥干戚，乐之器也；屈伸俯仰，缀兆舒疾，乐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礼之器也；升降上下，周还裼袭，礼之文也。故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明圣者，述作之谓也。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

论伦无患，乐之情也；欣喜欢爱，乐之官也。中正无邪，礼之质也；庄敬恭顺，礼之制也。若夫礼乐之施于金石，越于声音，用于宗庙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则此所与民同也。

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辩者其礼具。干戚之舞非备乐也，孰亨而祀非达礼也。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乐极则忧，礼粗则偏矣。及夫敦乐而无忧，礼备而不偏者，其唯大圣乎？

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仁近于乐，义近于礼。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别宜，居鬼而从地。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小

大殊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

化不时则不生，男女无辨则乱升，天地之情也。及夫礼乐之极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穷高极远而测深厚。乐著大始，而礼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动者地也。一动一静者天地之间也。故圣人曰礼乐云。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谷时孰，然后赏之以乐。故其治民劳者，其舞行缀远；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缀短。故观其舞，知其德；闻其谥，知其行也。《大章》，章之也；《咸池》，备矣；《韶》，继也；《夏》，大也。殷周之乐，尽矣。

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时则伤世；事者，民之风雨也，事不节则无功。然则先王之为乐也，以法治也，善则行象德矣。夫豢豕为酒，非以为祸也，而狱讼益繁，则酒之流生祸也。是故先王因为酒礼，一献之礼，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所以备酒祸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欢也，乐者所以象德也，礼者所以缀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礼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礼以乐之。哀乐之分，皆以礼终。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是故志微噍杀之音作，而民思忧；啴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劲正庄诚这音作，而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而民淫乱。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然后立之学等，广其节奏，省其文采，以绳德厚；律小大之称，比终始之序，以象事行。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故曰：乐观其深矣。

土敝则草木不长，水烦则鱼鳖不大，气衰则生物不遂，世乱则礼慝而乐淫。是故其声哀而不庄，乐而不安，慢易以犯节，流湎以忘本，广则容奸，狭则思欲，感条畅之气而灭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贱之也。

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倡和有应，回邪曲直各归其分，而万物之理各以其类相动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类以成其行。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慝礼不接心术，惰慢邪辟之气不设于身体。使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由顺正以行其义。

然后发以声音，而文以琴瑟，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箫管。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著万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广大象，终始象四时，周还象风雨。五色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奸，百度得数而有常；大小相成，终始相生，倡和清浊，迭相为经。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

故曰：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成其数。乐行，而民乡方，可以观德矣。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

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文采节奏，声之饰也。君子动其本，乐其象，然后治其饰。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见方，再始以著往，复乱以饬归。奋疾而不拔，极幽而不隐。独乐其志，不厌其道；备举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见而义立，乐终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听过。故曰：生民之道，乐为大焉。

乐也者，施也；礼也者，报也。乐乐其所自生，而礼反其所自始。乐章德，礼报情反始也。

所谓大辂者，天子之车也；龙旗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缘者，天子之宝龟也。从之以牛羊之群，则所以赠诸侯也。

乐也者，情之不可以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穷本知变，乐之情也；著诚去伪，礼之经也。礼乐偩天地之情，达神明之德，隆兴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体，领父子君臣之节。是故大人举礼乐，则天地将为昭焉。天地䜣合，阴阳相得，煦妪覆育万物，然后草木茂，区萌达，羽翼奋，角觡生，蛰虫昭苏，羽者妪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则乐之道归焉耳。

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末节也，故童者舞之；铺筵席，陈尊俎，列笾豆，以升降为礼者，礼之末节也，故有司掌之。乐师辨乎声诗，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庙之礼，故后尸；商祝辨乎丧礼，故后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后，然后可以制于天下也。

魏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子夏对曰："今夫古乐，进旅退旅，和正以广；弦匏笙簧，会守拊鼓；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今夫新乐，进俯退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及优侏儒，獶杂子女，不知父子。乐

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今君之所问者乐也，所好者音也。夫乐者，与音相近而不同。”

文侯曰：“敢问何如？”子夏对曰：“夫古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谷昌，疾疢不作而无妖祥，此之谓大当。然后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纪纲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诗》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此之谓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

文侯曰：“敢问溺音何从出也？”子夏对曰：“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诗》云：‘肃雍和鸣，先祖是听。’夫肃肃，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为人君者谨其所好恶而已矣。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民从之。《诗》云：‘诱民孔易。’此之谓也。然后，圣人作为鞉鼓椌楬埙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后钟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庙也，所以献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贵贱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后世有尊卑长幼之序也。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石声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听磬声则思死封疆之臣；丝声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竹声滥，滥以立会，会以聚众；君子听竽笙箫管之声则思畜聚之臣；鼓鼙之声欢，欢以立动，动以进众；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君子之听音，非听其铿锵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曰：“夫《武》之备戒之已久，何也？”对曰：“病不得其众也。”“咏叹之，淫液之，何也？”对曰：“恐不逮事也。”“发扬蹈厉之已蚤，何也？”对曰：

"及时事也。""《武》坐致右宪左，何也?"对曰："非《武》坐也。""声淫及商，何也?"对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则何音也?"对曰："有司失其传也。若非有司失其传，则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闻诸苌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宾牟贾起，免席而请曰："夫《武》之备戒之已久，则既闻命矣，敢问迟之迟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语女。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大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驷伐，盛威于中国也。分夹而进，事蚤济也。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至也。且女独未闻牧野之语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投殷这后于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释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复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禄。济河而西，马，散之华山之阳，而弗复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复服；车甲衅而藏之府库，而弗得用。倒载干戈，包之以虎皮；将帅之士，使为诸侯，名之曰建櫜。然后，天下知武王之不复用兵也。散军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驺虞》，而贯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贲之士说剑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觐，然后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后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于大学，天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酳，冕而总干，所以教诸侯之弟也。若此，则周道四达，礼乐交通，则夫《武》之迟久，不亦宜乎?"

君子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致乐以治心者也。致礼以治躬则庄敬，庄敬则严威。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

矣；外貌斯须不庄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颜色而弗与争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辉动于内，而民莫不承听；理发诸外，而民莫不承顺。故曰：致礼乐之道，举而错之天下，无难矣。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故礼主其减，乐主其盈。礼减而进，以进为文；乐盈而反，以反为文。礼减而不进则销，乐盈而不反则放。故礼有报而乐有反。礼得其报则乐，乐得其反则安；礼之报，乐之反，其义一也。

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乐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人之道也。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于此矣。故人不耐无乐，乐不耐无形，形而不为道不耐无乱。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乐而不流，使其文足论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故听其《雅颂》之声，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习其俯仰诎伸，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焉。故乐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纪，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夫乐者，先王之所以饰喜也；军旅斧钺者，先王所以饰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侪焉。喜则天下和之，怒则暴乱者畏之。先王之道，礼乐可谓盛矣。

子赣见师乙而问焉，曰："赐闻声歌各有宜也，如赐者，宜何歌也？"师乙曰："乙贱工也，何足以问所宜？请诵其所闻，而吾子自执焉。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夫歌者，直

己而陈德也。动己而天地应焉，四时和焉，星辰理焉，万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遗声也。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远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谦者宜歌《风》。肆直而慈爱，商之遗声也，商人识之，故谓之《商》；《齐》者，三代之遗声也，齐人识之，故谓之《齐》。明乎《商》之音者，临事而屡断；明乎《齐》之音者，见利而让。临事而屡断，勇也；见利而让，义也。有勇有义，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队，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钩，累累乎端如贯珠。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贡问乐。

杂记上第二十

诸侯行而死于馆，则其复如于其国；如于道，则升其乘车之左毂，以其绥复。其輤有裧，缁布裳帷素锦以为屋而行。至于庙门，不毁墙遂入，适所殡，唯輤为说于庙门外。

大夫士死于道，则升其乘车之左毂，以其绥复；如于馆死，则其复如于家。大夫以布为輤而行，至于家而说輤，载以輲车，入自门，至于阼阶下而说车，举自阼阶，升适所殡。士輤，苇席以为屋，蒲席以为裳帷。

凡讣于其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长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君讣于他国之君，曰："寡君不禄，敢告于执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禄。"大子之丧，曰："寡君之適子某死。"大夫讣于同国，適者，曰："某不禄。"讣于士，亦曰："某不禄。"讣于他国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讣于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禄，使某实。"讣于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禄，使某实。"士讣于同国大夫，曰："某死。"

讣于士，亦曰："某死。"讣于他国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讣于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讣于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

大夫次于公馆以终丧，士练而归。士次于公馆。大夫居庐，士居垩室。

大夫为其父母、兄弟之未为大夫者之丧，服如士服；士为其父母兄弟之为大夫者之丧，服如士服。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大夫之庶子为大夫，则为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与未为大夫者齿。士之子为大夫，则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无子，则为之置后。

大夫卜宅与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带，因丧屦，缁布冠不蕤。占者皮弁。如筮，则史练冠长衣以筮。占者朝服。

大夫之丧，既荐马。荐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读书。大夫之丧，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龟，卜人作龟。

内子以鞠衣、褒衣、素沙，下大夫以襢衣，其余如士。复，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夫人税衣揄狄、狄税素沙。

复西上。大夫不揄绞，属于池下。

大夫附于士。士不附于大夫，附于大夫之昆弟；无昆弟，则从其昭穆。虽王父母在，亦然。妇附于其夫之所附之妃；无妃，则亦从其昭穆之妃。妾附于妾祖姑；无妾祖姑，则亦从其昭穆之妾。男子附于王父则配，女子附于王母则不配。公子附于公子。君薨，大子号称子，待犹君也。

有三年之练冠，则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屦不易。有父母之丧，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殇则练冠。附于殇，称阳童某甫。不名，神也。

凡异居，始闻兄弟之丧，唯以哭对，可也。其始麻，散带绖。未服麻而奔丧，及主人之未成绖也，疏者与主人皆成之，亲者终

其麻带绖之日数。

主妾之丧，则自附至于练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殡，祭不于正室。君不抚仆妾。女君死，则妾为女君之党服；摄女君，则不为先女君之党服。

闻兄弟之丧，大功以上，见丧者之乡而哭。适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于道，则遂之于墓。凡主兄弟之丧，虽疏亦虞之。凡丧服未毕，有吊者，则为位而哭拜踊。大夫之哭大夫，弁绖；大夫与殡，亦弁绖；大夫有私丧之葛，则于其兄弟之轻丧则弁绖。

为长子杖，则其子不以杖即位。为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颡。母在，不稽颡；稽颡者，其赠也拜。违诸侯之大夫，不反服；违大夫之诸侯，不反服。

丧冠条属，以别吉凶。三年之练冠，亦条属，右缝；小功以下左，缌冠缫缨，大功以上散带。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缌，加灰，锡也。

诸侯相襚，以后路与冕服。先路与褒衣不以襚。遣车视牢具。疏布輤。四面有章，置于四隅。载粻，有子曰："非礼也。丧奠，脯醢而已。"祭称孝子孝孙，丧称哀子哀孙。端衰，丧车，皆无等。

大白冠，缁布之冠，皆不蕤。委武玄缟而后蕤。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已；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已。士弁而亲迎，然则士弁而祭于己可也。

畅，臼以椈，杵以梧，枇以桑，长三尺，或曰五尺。毕用桑，长三尺，刊其柄与末。率带，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醴者，稻醴也。瓮甒筲衡，实见间而后折入。重，既虞而埋之。

凡妇人，从其夫之爵位。小敛，大敛，启，皆辩拜。朝夕哭，不帷。无柩者不帷。君若载而后吊之，则主人东面而拜，门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后奠。

子羔之袭也，茧衣裳与税衣纁袡为一，素端一，皮弁一，爵

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袭妇服。"

为君使而死，公馆复，私馆不复。公馆者，公宫与公所为也；私馆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公七踊，大夫五踊，妇人居间；士三踊，妇人皆居间。

公袭，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积一，纁裳一，爵弁二，玄冕一，褒衣一。朱绿带，申加大带于上。

小敛环绖，公大夫士一也。公视大敛，公升，商祝铺席，乃敛。

鲁人之赠也，三玄二纁，广尺，长终幅。

吊者即位于门西，东面；其介在其东南，北面西上，西于门；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请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须矣。"吊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吊者升自西阶，东面，致命曰："寡君闻君之丧，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颡，吊者降，反位。

含者执璧将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须矣。"含者入，升堂，致命。再拜稽颡。含者坐委于殡东南，有苇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宰夫朝服，即丧屦升自西阶，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阶以东。

襚者曰："寡君使某襚。"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须矣。"襚者执冕服，左执领，右执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襚。"子拜稽颡。委衣于殡东。襚者降，受爵弁服于门内霤，将命，子拜稽颡，如初；受皮弁服于中庭，自西阶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将命，子拜稽颡，皆如初。襚者降，出，反位。宰夫五人，举以东，降自西阶，其举亦西面。

上介赗，执圭将命，曰："寡君使某赗。"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须矣。"陈乘黄大路于中庭，北辀，执圭将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颡，坐委于殡东南隅。宰举以东。凡将命，乡殡将

命；子拜稽颡，西面而坐，委之。宰举璧与圭，宰夫举襚。升自西阶，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阶。赗者出，反位于门外。

上客临，曰："寡君有宗庙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执绋。"相者反命，曰："孤某须矣。"临者入门右，介者皆从之，立于其左东上。宗人纳宾，升，受命于君，降曰："孤敢辞吾子之辱，请吾子之复位。"客对曰："寡君命某，毋敢视宾客，敢辞。"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辞吾子之辱，请吾子之复位。"客对曰："寡君命某，毋敢视宾客，敢固辞。"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辞吾子之辱，请吾子之复位。"客对曰："寡君命使臣某，毋敢视宾客，是以敢固辞。固辞不获命，敢不敬从！"客立于门西，介立于其左，东上。孤降自阼阶，拜之，升哭，与客拾踊三。客出，送于门外，拜稽颡。

其国有君丧，不敢受吊。

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铺席，商祝铺绞紟衾，士盥于盘北，举迁尸于敛上。卒敛，宰告，子冯之踊，夫人东面坐，冯之，兴踊。士丧有与天子同者三：其终夜燎及乘人，专道而行。

杂记下第二十一

有父之丧，如未没丧而母死，其除父之丧也，服其除服，卒事，反丧服。虽诸父昆弟之丧，如当父母之丧，其除诸父昆弟之丧也，皆服其除服之服，卒事，反丧服。如三年之丧，则既颖，其练祥皆行。王父死，未练祥而孙又死，犹是附于王父也。

有殡，闻外丧，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之礼。

大夫士将与祭于公，既视濯，而父母死，则犹是与祭也，次于异宫；既祭，释服出公门外，哭而归。其他，如奔丧之礼。如未视濯，则使人告；告者反，而后哭。如诸父昆弟姑姊妹之丧，则

既宿，则与祭；卒事，出公门，释服而后归。其他如奔丧之礼。如同宫，则次于异宫。

曾子问曰："卿大夫将为尸于公，受宿矣，而有齐衰内丧，则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乎公宫以待事，礼也。"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驱。"

父母之丧，将祭，而昆弟死，既殡而祭；如同宫，则虽臣妾，葬而后祭。祭，主人之升降散等，执事者亦散等。虽虞附亦然。

自诸侯达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众宾兄弟则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众宾兄弟皆饮之，可也。凡侍祭丧者，告宾祭荐而不食。

子贡问丧，子曰："敬为上，哀次之，瘠为下。颜色称其情，戚容称其服。"请问兄弟之丧，子曰："兄弟之丧，则存乎书策矣：'君子不夺人之丧，亦不可夺丧也。'"孔子曰："少连大连善居丧，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忧，东夷之子也。"

三年之丧，言而不语，对而不问。庐垩室之中，不与人坐焉。在垩室之中，非时见乎母也，不入门。疏衰皆居垩室，不庐。庐，严者也。

妻视叔父母，姑姊妹视兄弟，长中下殇视成人。亲丧外除，兄弟之丧内除。视君之母与妻，比之兄弟。发诸颜色者，亦不饮食也。免丧之外，行于道路，见似目瞿，闻名心瞿。吊死而问疾，颜色戚容必有以异于人也。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丧。其余，则直道而行之是也。

祥，主人之除也，于夕为期；朝服，祥因其故服。子游曰："既祥，虽不当缟者必缟，然后反服。"

当袒，大夫至，虽当踊，绝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袭。于士，既事成踊，袭而后拜之，不改成踊。

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牢。下大夫之虞

也，祖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祝称“卜葬虞”，子孙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

古者，贵贱皆杖。叔孙武叔朝，见轮人以其杖关毂而輠轮者，于是有爵而后杖也。凿巾以饭，公羊贾为之也。

冒者何也？所以掩形也。自袭以至小敛，不设冒则形，是以袭而后设冒也。

或问于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余，犹既食而裹其余与？君子既食，则裹其余乎？”曾子曰：“吾子不见大飨乎？夫大飨，既飨，卷三牲之俎归于宾馆。父母而宾客之，所以为哀也。子不见大飨乎？”

……非为人丧问与，赐与？三年之丧，以其丧拜；非三年之丧，以吉拜。三年之丧，如或遗之酒肉，则受之，必三辞，主人衰绖而受之；如君命，则不敢辞，受而荐之。丧者不遗人；人遗之，虽酒肉，受也。从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遗人可也。

县子曰：“三年之丧如斩，期之丧如剡。”期之丧，十一月而练，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三年之丧，虽功衰不吊。自诸侯达诸士，如有服而将往哭之，则服其服而往，练则吊。既葬，大功吊，哭而退，不听事焉；期之丧，未葬，吊于乡人，哭而退，不听事焉；功衰吊，待事不执事；小功缌，执事不与于礼。相趋也，出宫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问也，既封而退；相见也，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吊非从主人也，四十者执綍，乡人五十者从反哭，四十者待盈坎。

丧食虽恶必充饥，饥而废事，非礼也；饱而忘哀，亦非礼也。视不明，听不聪，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饮酒食肉，五十不致毁，六十不毁，七十饮酒食肉，皆为疑死。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适人，人食之，其党也食之，非其党弗食也。功衰食菜果，饮水浆，无盐酪。不能食食，盐酪可也。

孔子曰："身有疡则浴，首有创则沐，病则饮酒食肉。毁瘠为病，君子弗为也；毁而死，君子谓之无子。"

非从柩与反哭，无免于堩。凡丧，小功以上，非虞附练祥，无沐浴。疏衰之丧，既葬，人请见之，则见，不请见人。小功，请见人可也。大功不以执挚。唯父母之丧，不辟涕泣而见人。

三年之丧，祥而从政；期之丧，卒哭而从政；九月之丧，既葬而从政；小功、缌之丧，既殡而从政。

曾申问于曾子曰："哭父母有常声乎？"曰："中路婴儿失其母焉，何常声之有？"

卒哭而讳。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与父同讳。母之讳，宫中讳；妻之讳，不举诸其侧。与从祖昆弟同名则讳。

以丧冠者，虽三年之丧，可也。即冠于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妇。己，虽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殇之小功，则不可。

凡弁绖，其衰侈袂。父有服，宫中子不与于乐；母有服，声闻焉不举乐；妻有服，不举乐于其侧。大功将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绝乐。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党无兄弟，使夫之族人主丧；妻之党，虽亲弗主。夫若无族矣，则前后家，东西家；无有，则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附于夫之党。

麻者不绅，执玉不麻，麻不加于采。国禁哭则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庐。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绝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绝于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

世柳之母死，相者由左；世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世

柳之徒为之也。

天子饭，九贝，诸侯七，大夫五，士三。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诸侯七。诸侯使人吊。其次含、襚、赗、临，皆同日而毕事者也，其次如此也。卿大夫疾，君问之无算；士一问之。君于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举乐；为士，比殡不举乐。升正柩，诸侯执绋五百人，四绋，皆衔枚；司马执铎，左八人，右八人；匠人执羽葆御柩。大夫之丧，其升正柩也，执引者三百人，执铎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

孔子曰："管仲镂簋而朱纮，旅树而反坫，山节而藻棁——贤大夫也，而难为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贤大夫也，而难为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逼下。"

妇人非三年之丧，不逾封而吊。如三年之丧，则君夫人归。夫人，其归也以诸侯之吊礼；其待之也，若待诸侯然。夫人至，人自闱门，升自侧阶，君在阼。其他如奔丧礼然。

嫂不抚叔，叔不抚嫂。

君子有三患：未之闻，患弗得闻也；既闻之，患弗得学也；既学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耻：居其位，无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无其行，君子耻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耻之；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众寡均而倍焉，君子耻之。

孔子曰："凶年则乘驽马，祀以下牲。"

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

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乐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

孟献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

事于祖。”七月而禘，献子为之也。

夫子之不命于天子，自鲁昭公始也。

外宗为君夫人，犹内宗也。

厩焚，孔子拜乡人为火来者。拜之，士一，大夫再。亦相吊之道也。

孔子曰：“管仲遇盗，取二人焉，上以为公臣，曰：‘其所与游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为之服。宦于大夫者之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尔也。”

过而举君之讳，则起。与君之讳同，则称字。

内乱不与焉，外患弗辟也。

《赞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

哀公问子羔曰：“子之食奚当？”对曰：“文公之下执事也。”

成庙则衅之。其礼：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纯衣。雍人拭羊，宗人视之，宰夫北面，于碑南，东上。雍人举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门、夹室皆用鸡，先门而后夹室。其衈，皆于屋下。割鸡，门、当门，夹室、中室。有司皆乡室而立，门，则有司当门北面。既事，宗人告事毕，乃皆退。反命于君曰：“衅某庙事毕。”反命于寝，君南乡于门内朝服。既反命，乃退。路寝成则考之而不衅。衅屋者，交神明之道也。凡宗庙之器，其名者，成则衅之以豭豚。

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国，以夫人之礼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将命曰：“寡君不敏，不能从而事社稷宗庙，使使臣某，敢告于执事。”主人对曰：“寡君固前辞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须以俟命！”有司官陈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从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告于侍者。”主人对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诛，敢不敬须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

如舅在，则称舅；舅没，则称兄；无兄，则称夫。主人之辞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称之。

孔子曰："吾食于少施氏而饱，少施氏食我以礼。吾祭，作而辞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辞曰：'疏食也，不敢以伤吾子。'"

纳币一束，束五两，两五寻。

妇见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是见已。见诸父，各就其寝。

女虽未许嫁，年二十而笄，礼之，妇人执其礼。燕则鬈首。

韠，长三尺，下广二尺，上广一尺。会去上五寸，纰以爵韦六寸，不至下五寸。纯以素，紃以五采。

丧大记第二十二

疾病，外内皆扫。君、大夫彻县，士去琴瑟。寝东首于北牖下。废床，彻亵衣，加新衣，体一人。男女改服。属纩以俟绝气。男子不死于妇人之手，妇人不死于男子之手。君、夫人卒于路寝，大夫世妇卒于适寝；内子未命，则死于下室，迁尸于寝；士之妻皆死于寝。

复，有林麓，则虞人设阶；无林麓，则狄人设阶。小臣复，复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赪，世妇以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税衣。皆升自东荣，中屋履危，北面三号，卷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荣。其为宾，则公馆复，私馆不复；其在野，则升其乘车之左毂而复。复衣不以衣尸，不以敛。妇人复，不以袡。凡复，男子称名，妇人称字。唯哭先复，复而后行死事。

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妇人哭踊。既正尸，子坐于东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东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内命妇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妇率外宗哭于堂上，北

面。大夫之丧，主人坐于东方，主妇坐于西方，其有命夫命妇则坐，无则皆立。士之丧，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东方，主妇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

君之丧，未小敛，为寄公国宾出；大夫之丧，未小敛，为君命出；士之丧，于大夫不当敛则出。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阶。君拜寄公国宾于位；大夫于君命，迎于寝门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拜于下；士于大夫亲吊则与之哭，不逆于门外。

夫人为寄公夫人出，命妇为夫人之命出；士妻不当敛，则为命妇出。

小敛，主人即位于户内，主妇东面，乃敛。卒敛，主人冯之踊，主妇亦如之。主人袒，说髦，括发以麻；妇人髽，带麻于房中。彻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君拜寄公国宾，大夫士拜卿大夫于位，于士旁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于堂上，大夫内子士妻特拜，命妇氾拜众宾于堂上。主人即位，袭带绖踊。母之丧，即位而免。乃奠。吊者袭裘，加武带绖，与主人拾踊。君丧，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壶，雍人出鼎，司马县之，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不县壶，士代哭不以官。君堂上二烛、下二烛，大夫堂上一烛、下二烛，士堂上一烛、下一烛。宾出彻帷。哭尸于堂上，主人在东方，由外来者在西方，诸妇南乡。妇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寝门见人不哭。其无女主，则男主拜女宾于寝门内；其无男主，则女主拜男宾于阼阶下。子幼，则以衰抱之，人为之拜。为后者不在，则有爵者辞，无爵者，人为之拜。在竟内则俟之，在竟外则殡葬可也。丧有无后，无无主。

君子丧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殡，授大夫世妇杖。子、大夫寝门之外杖、寝门之内辑之；夫人世妇在其次则杖，则位则使人执之。子有王命则去杖，国君之命则辑杖，听卜有事于尸则去杖。大夫于君所则辑杖，于大夫所则杖。大夫之丧，三日之朝既

殡，主人主妇室老皆杖。大夫有君命则去杖，大夫之命则辑杖；内子为夫人之命去杖，为世妇之命授人杖。士之丧，二日而殡，三日之朝，主人杖，妇人皆杖。于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于大夫世妇之命如大夫。子皆杖，不以即位。大夫士哭殡则杖，哭柩则辑杖。弃杖者，断而弃之于隐者。

君设大盘造冰焉，大夫设夷盘造冰焉，士并瓦盘无冰，设床袒第，有枕。含一床，袭一床，迁尸于堂又一床，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

始死，迁尸于床，幠用敛衾，去死衣，小臣楔齿用角柶，缀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

管人汲，不说繘，屈之，尽阶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浴用絺巾，挋用浴衣，如它日。小臣爪足，浴余水弃于坎。其母之丧，则内御者抗衾而浴。

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于堂上。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甸人为垼于西墙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煮之。甸人取所彻庙之西北厞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盘，挋用巾，如它日。小臣爪手翦须，濡濯弃于坎。

君之丧，子大夫公子众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食粥，纳财，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无筭；士疏食水饮，食之无筭；夫人世妇诸妻皆疏食水饮，食之无筭。大夫之丧，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众士疏食水饮，妻妾疏食水饮。士，亦如之。

既葬，主人疏食水饮，不食菜果；妇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练而食菜果，祥而食肉。食粥于盛不盥，食于篹者盥。食菜以醯酱。始食肉者先食干肉，始饮酒者先饮醴酒。期之丧，三不食，食疏食水饮，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饮酒。期，终丧不食肉，不饮酒。父在为母，为妻，九月之丧，食饮犹期之丧也，

食肉饮酒，不与人乐之。五月三月之丧，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饮酒，不与人乐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饮酒。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有疾、食肉饮酒可也。五十不成丧，七十唯衰麻在身。既葬，若君食之，则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则食之矣。不辟粱肉，若有酒醴则辞。

小敛于户内，大敛于阼。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苇席。小敛，布绞，缩者一，横者三。君锦衾，大夫缟衾，士缁衾，皆一。衣十有九称。君陈衣于序东，大夫士陈衣于房中，皆西领北上，绞紟不在列。大敛，布绞，缩者三，横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陈衣于庭，百称，北领西上；大夫陈衣于序东，五十称，西领南上；士陈衣于序东，三十称，西领南上。绞紟如朝服，绞一幅为三，不辟，紟五幅，无紞。小敛之衣，祭服不倒。君无禭，大夫士毕主人之祭服；亲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陈。小敛，君大夫士皆用复衣复衾；大敛，君大夫士祭服无筭。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犹小敛也。袍必有表，不禅，衣必有裳，谓之一称。凡陈衣者，实之箧；取衣者亦以箧升，降者自西阶。凡陈衣，不诎，非列采不入，絺绤纻不入。凡敛者袒，迁尸者袭。君之丧，大胥是敛，众胥佐之；大夫之丧，大胥侍之，众胥是敛；士之丧，胥为侍，士是敛。小敛大敛，祭服不倒，皆左衽结绞不纽。敛者既敛必哭。士与其执事则敛，敛焉则为之壹不食。凡敛者六人。君锦冒黼杀，缀旁七；大夫玄冒黼杀，缀旁五；士缁冒赪杀，缀旁三。凡冒，质长与手齐，杀三尺。自小敛以往用夷衾，夷衾质杀之，裁犹冒也。

君将大敛，子弁绖，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东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妇尸西东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铺席，商祝铺绞紟衾衣，士盥于盘，上士举迁尸于敛上。卒敛，宰告，子冯之踊，夫人东面亦如之。大夫之丧，将大敛，既铺绞

紟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门右，巫止于门外，君释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东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妇尸西东面。迁尸、卒敛，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抚之，主人拜稽颡；君降，升主人冯之，命主妇冯之。士之丧，将大敛，君不在，其余礼犹大夫也。铺绞紟踊，铺衾踊，铺衣踊，迁尸踊，敛衣踊，敛衾踊，敛绞紟踊。君抚大夫，抚内命妇；大夫抚室老，抚侄娣。君大夫冯父母妻长子，不冯庶子；士冯父母妻长子庶子；庶子有子，则父母不冯其尸。凡冯尸者，父母先，妻子后。君于臣抚之，父母于子执之，子于父母冯之，妇于舅姑奉之，舅姑于妇抚之，妻于夫拘之，夫于妻于昆弟执之。冯尸不当君所。凡冯尸，兴必踊。

父母之丧，居倚庐，不涂，寝苫枕块，非丧事不言。君为庐宫之，大夫士袒之。既葬，柱楣，涂庐不于显者；君大夫士皆宫之。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于隐者为庐。既葬，与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国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君既葬，王政入于国，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于家，既卒哭，弁绖带，金革之事无辟也。既练，居垩室，不与人居。君谋国政，大夫士谋家事。既祥，黝垩。祥而外无哭者，禫而内无哭者，乐作矣故也。禫而从御，吉祭而复寝。期居庐，终丧不御于内者，父在为母；为妻齐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于内。妇人不居庐，不寝苫。丧父母，既练而归；期九月者，既葬而归。公之丧，大夫俟练，士卒哭而归。大夫士父母之丧，既练而归。朔月忌日，则归哭于宗室。诸父兄弟之丧，既卒哭而归。父不次于子，兄不次于弟。

君于大夫、世妇大敛焉，为之赐，则小敛焉；于外命妇，既加盖而君至；于士，既殡而往，为之赐，大敛焉。夫人于世妇，大敛焉，为之赐，则小敛焉；于诸妻，为之赐，大敛焉；于大夫外

命妇，既殡而往。

大夫士既殡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礼，俟于门外。见马首，先入门右，巫止于门外，祝代之先，君释菜于门内。祝先升自阼阶，负墉南面。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执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后。摈者进，主人拜稽颡。君称言，视祝而踊，主人踊。大夫则奠可也。士则出俟于门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于门外，君退，主人送于门外，拜稽颡。君于大夫疾，三问之；在殡，三往焉。士疾，壹问之；在殡，壹往焉。君吊则复殡服。

夫人吊于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门外，见马首，先入门右。夫人入，升堂即位。主妇降自西阶，拜稽颡于下。夫人视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礼。夫人退，主妇送于门内，拜稽颡，主人送于大门之外，不拜。大夫君不迎于门外。入即位于堂下。主人北面，众主人南面。妇人即位于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妇之命，四邻宾客，其君后主人而拜。君吊，见尸柩而后踊。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

君大棺八寸，属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属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属四寸；士棺六寸。君里棺用朱绿，用杂金鐕；大夫里棺用玄绿，用牛骨鐕；士不绿。君盖用漆，三衽三束；大夫盖用漆，二衽二束；士盖不用漆，二衽二束。君、大夫鬊爪，实于绿中，士埋之。

君殡用輴，欑至于上，毕涂屋；大夫殡以帱，欑置于西序，涂不暨于棺；士殡见衽，涂上帷之。熬，君四种八筐，大夫三种六筐，士二种四筐，加鱼腊焉。

饰棺，君龙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黼三列；素锦褚，加伪荒，纁纽六，齐，五采五贝；黼翣二，黻翣二，画翣二，皆戴圭；鱼跃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画帷，二池，不振

容；画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锦褚。纁纽二，玄纽二；齐，三采三贝；黻翣二，画翣二，皆戴绥；鱼跃拂池。大夫戴前纁后玄，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绞；纁纽二，缁纽二；齐，三采一贝；画翣二，皆戴绥；士戴前纁后缁，二披用纁。

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国车，二綍无碑，比出宫，御棺用功布。凡封，用綍去碑负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君命毋哗，以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

君松椁，大夫柏椁，士杂木椁。棺椁之间，君容柷，大夫容壶，士容甒。君里椁虞筐，大夫不里椁，士不虞筐。

祭法第二十三

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瘗埋于泰折，祭地也。用骍犊。埋少牢于泰昭，祭时也；相近于坎坛，祭寒暑也。王宫，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坛，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诸侯，在其地则祭之，亡其地则不祭。

大凡生于天地之间者，皆曰命；其万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变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宗、祖，其余不变也。

天下有王，分地建国，置都立邑，设庙祧坛墠而祭之，乃为亲疏多少之数。是故王立七庙，一坛一墠：曰考庙，曰王考庙，曰皇考庙，曰显考庙，曰祖考庙，皆月祭之；远庙为祧，有二祧，享尝乃止。去祧为坛，去坛为墠。坛墠有祷焉祭之，无祷，乃止。去

墠曰鬼。诸侯立五庙，一坛一墠：曰考庙，曰王考庙，曰皇考庙，皆月祭之；显考庙，祖考庙，享尝乃止。去祖为坛，去坛为墠。坛墠有祷焉祭之，无祷乃止。去墠为鬼。大夫立三庙二坛：曰考庙，曰王考庙，曰皇考庙，享尝乃止。显考祖考无庙，有祷焉，为坛祭之。去坛为鬼。適士二庙，一坛：曰考庙，曰王考庙，享尝乃止。显考无庙，有祷焉，为坛祭之。去坛为鬼。官师一庙，曰考庙。王考无庙而祭之，去王考为鬼。庶士庶人无庙，死曰鬼。

王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

王为群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国门，曰国行，曰泰厉，曰户，曰灶；王自为立七祀。诸侯为国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国门，曰国行，曰公厉；诸侯自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厉，曰门，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门，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灶。

王下祭殇五：適子、適孙、適曾孙、適玄孙、適来孙。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

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菑，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是故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帝喾能序星辰以著众，尧能赏均刑法以义终，舜勤众事而野死，鲧障洪水而殛死，禹能脩鲧之功，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脩之，契为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祭义第二十四

祭不欲数，数则烦，烦则不敬；祭不欲疏，疏则怠，怠则忘。是故君子合诸天道，春禘秋尝。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凄怆之心，非其寒之谓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将见之。乐以迎来，哀以送往，故禘有乐而尝无乐。

致齐于内，散齐于外。齐之日，思其居处，思其笑语，思其志意，思其所乐，思其所嗜。齐三日，乃见其所为齐者。

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见乎其位；周还出户，肃然必有闻乎其容声；出户而听，忾然必有闻乎其叹息之声。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声不绝乎耳，心志耆欲不忘乎心。致爱则存，致悫则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

君子生则敬养，死则敬享，思终身弗辱也。君子有终身之丧，忌日之谓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尽其私也。

唯圣人为能飨帝，孝子为能飨亲。飨者，乡也。乡之，然后能飨焉。是故孝子临尸而不怍。君牵牲，夫人奠盎；君献尸，夫人荐豆；卿大夫相君，命妇相夫人。齐齐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诸其欲其飨之也。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称讳如见亲，祀之忠也。如见亲之所爱，如欲色然，其文王与？《诗》云："明发不寐，有怀二人。"文王之诗也。祭之明日，明发不寐，飨而致之，又从而思之。祭之日，乐与哀半，飨之必乐，已至必哀。

仲尼尝，奉荐而进，其亲也悫，其行也趋趋以数。已祭，子赣问曰："子之言祭，济济漆漆然；今子之祭，无济济漆漆。何也？"子曰："济济者，容也远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远若容以

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济济漆漆之有乎？反馈，乐成，荐其荐俎，序其礼乐，备其百官。君子致其济济漆漆，夫何慌惚之有乎？夫言，岂一端而已，夫各有所当也。”

孝子将祭，虑事不可以不豫，比时具物，不可以不备，虚中以治之。宫室既修，墙屋既设，百物既备，夫妇齐戒沐浴，盛服奉承而进之。洞洞乎，属属乎，如弗胜，如将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与！荐其荐俎，序其礼乐，备其百官，奉承而进之。于是谕其志意，以其恍惚以与神明交，庶或飨之。庶或飨之，孝子之志也。

孝子之祭也，尽其悫而悫焉，尽其信而信焉，尽其敬而敬焉，尽其礼而不过失焉。进退必敬，如亲听命，则或使之也。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诎；其进之也，敬以愉；其荐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将受命；已彻而退，敬齐之色不绝于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诎，固也；进而不愉，疏也；荐而不欲，不爱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敖也；已彻而退，无敬齐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

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执玉、如奉盈，洞洞属属然，如弗胜，如将失 之。严威俨恪，非所以事亲也，成人之道也。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贵有德，贵贵，贵老，敬长，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贵有德，何为也？为其近于道也；贵贵，为其近于君也；贵老，为其近于亲也；敬长，为其近于兄也；慈幼，为其近于子也。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虽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虽诸侯，必有兄。先王之孝，因而弗改，所以领天下国家也。

子曰：“立爱自亲始，教民睦也；立教自长始，教民顺也。教以慈睦，而民贵有亲；教以敬长，而民贵用命。孝以事亲，顺以

听命，错诸天下，无所不行。”

郊之祭也，丧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国门，敬之至也。祭之日，君牵牲，穆答君，卿大夫序从。既入庙门，丽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鸾刀以刲，取膟膋，乃退。爓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

郊之祭，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阳，周人祭日，以朝及闇。祭日于坛，祭月于坎，以别幽明，以制上下；祭日于东，祭月于西，以别外内，以端其位。日出于东，月生于西；阴阳长短，终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

天下之礼，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义也，致让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纪也；致义，则上下不悖逆矣；致让，以去争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礼也。虽有奇邪，而不治者则微矣。

宰我曰："吾闻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谓。"子曰："气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与神，教之至也。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焄蒿，凄怆，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为之极，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圣人以是为未足也，筑为宫室，设为宗祧，以别亲疏远迩，教民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众之服自此，故听且速也。二端既立，报以二礼。建设朝事，燔燎膻芗，见以萧光，以报气也。此教众反始也。荐黍稷，羞肝肺首心，见间以侠甒，加以郁鬯，以报魄也。教民相爱，上下用情，礼之至也。君子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发其情，竭力从事，以报其亲，不敢弗尽也。是故昔者，天子为藉千亩，冕而朱紘，躬秉耒；诸侯为藉百亩，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为醴酪齐盛，于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养兽之官，及岁时，齐戒沐

浴而躬朝之。牺牷祭牲，必于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纳而视之，择其毛而卜之，吉，然后养之。君皮弁素积，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公桑蚕室，近川而为之，筑宫仞有三尺，棘墙而外闭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积，卜三宫之夫人世妇之吉者，使入蚕于蚕室，奉种浴于川，桑于公桑，风戾以食之。岁既单矣，世妇卒蚕，奉茧以示于君，遂献茧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为君服与？'遂副袆而受之，因少牢以礼之。古之献茧者，其率用此与？及良日，夫人缫，三盆手，遂布于三宫夫人世妇之吉者使缫。遂朱绿之，玄黄之，以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君子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致乐以治心者也。致礼以治躬则庄敬，庄敬则严威。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须不庄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颜色而不与争也；望其容貌，而众不生慢易焉。故德煇动乎内，而民莫不承听；理发乎外，而众莫不承顺。故曰：'致礼乐之道，而天下塞焉，举而错之无难矣。'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故礼主其减，乐主其盈；礼减而进，以进为文；乐盈而反，以反为文。礼减而不进则销，乐盈而不反则放。故礼有报而乐有反。礼得其报则乐，乐得其反则安。礼之报，乐之反，其义一也。"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公明仪问於曾子："夫子可以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君子之所谓孝者，先意承志，谕父母于道。参，直养者也！安能为孝乎？"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灾及于亲，敢不敬乎？亨孰膻芗，尝而荐之，非孝也，养也。君子之所谓孝也者，国人称愿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谓孝也已。众之本教曰孝，其行曰养。养，可能也，敬为难；敬，可能也，安为难；安，可能也，卒为难。父母既没，慎行其身，不遗父母恶名，可谓能终矣。仁者，仁此者也；礼者，履此者也；义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乐自顺此生，刑自反此作。"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曾子曰："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劳，大孝不匮。思慈爱忘劳，可谓用力矣；尊仁安义，可谓用劳矣；博施备物，可谓不匮矣。父母爱之，嘉而弗忘；父母恶之，惧而无怨；父母有过，谏而不逆；父母既没，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谓礼终。"

乐正子春下堂而伤其足，数月不出，犹有忧色。门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数月不出，犹有忧色，何也？"乐正子春曰："善如尔之问也！善如尔之问也！吾闻诸曾子，曾子闻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养，无人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不辱其身，可谓全矣。'故君子顷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忧色也。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径，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遗体行殆；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恶

言不出于口，愤言不反于身，不辱其身，不羞其亲。可谓孝矣。”

昔者，有虞氏贵德而尚齿，夏后氏贵爵而尚齿，殷人贵富而尚齿，周人贵亲而尚齿。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遗年者。年之贵乎天下，久矣，次乎事亲也。是故朝廷同爵则尚齿。七十杖于朝，君问则席；八十不俟朝，君问则就之。而弟达乎朝廷矣。行，肩而不并，不错则随，见老者则车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达乎道路矣；居乡以齿，而老穷不遗，强不犯弱，众不暴寡，而弟达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为甸徒，颁禽隆诸长者，而弟达乎蒐狩矣；军旅什伍，同爵则尚齿，而弟达乎军旅矣。孝弟发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蒐狩，脩乎军旅，众以义死之，而弗敢犯也。

祀乎明堂，所以教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于大学，所以教诸侯之弟也；祀先贤于西学，所以教诸侯之德也；耕藉，所以教诸侯之养也；朝觐，所以教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

食三老更于大学，天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酳，冕而总干，所以教诸侯之弟也。是故乡里有齿，而老穷不遗，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此由大学来者也。

天子设四学，当入学，而大子齿。天子巡守，诸侯待于竟，天子先见百年者。八十九十者东行，西行者弗敢过；西行，东行者弗敢过。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

一命齿于乡里，再命齿于族，三命不齿；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与之揖让，而后及爵者。

天子有善，让德于天；诸侯有善，归诸天子；卿大夫有善，荐于诸侯；士庶人有善，本诸父母，存诸长老；禄爵庆赏，成诸宗庙。所以示顺也。昔者，圣人建阴阳天地之情，立以为易。易抱龟南面，天子卷冕北面，虽有明知之心，必进断其志焉。示不敢

专，以尊天也。善则称人，过则称己，教不伐以尊贤也。

孝子将祭祀，必有齐庄之心以虑事，以具服物，以修宫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颜色必温，行必恐，如惧不及爱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温，身必诎，如语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静以正，如将弗见然；及祭之后，陶陶遂遂，如将复入然。是故，悫善不违身，耳目不违心，思虑不违亲。结诸心，形诸色，而术省之。孝子之志也。

建国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庙。

祭统第二十五

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礼。是故唯贤者能尽祭之义。

贤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谓福也。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无所不顺者，谓之备。言内尽于己，而外顺于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其本一也。上则顺于鬼神，外则顺于君长，内则以孝于亲，如此之谓备。唯贤者能备，能备然后能祭。是故贤者之祭也，致其诚信与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礼，安之以乐，参之以时。明荐之而已矣，不求其为。此孝子之心也。

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孝者畜也。顺于道不逆于伦，是之谓畜。是故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养则观其顺也，丧则观其哀也，祭则观其敬而时也。尽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既内自尽，又外求助，昏礼是也。故国君取夫人之辞曰："请君之玉女，与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庙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妇亲之，所以备外内之官也。官备则具备。水草之菹，

陆产之醢，小物备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实，美物备矣；昆虫之异，草木之实，阴阳之物备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长，苟可荐者，莫不咸在，示尽物也。外则尽物，内则尽志，此祭之心也。是故天子亲耕于南郊，以共齐盛；王后蚕于北郊，以共纯服；诸侯耕于东郊，亦以供齐盛；夫人蚕于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蚕也，身致其诚信。诚信之谓尽，尽之谓敬，敬尽然后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

及时将祭，君子乃齐。齐之为言齐也，齐不齐以致齐者也。是以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则不齐。不齐则于物无防也，嗜欲无止也。及其将齐也，防其邪物，讫其嗜欲，耳不听乐。故《记》曰："齐者不乐。"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虑，必依于道；手足不苟动，必依于礼。是故君子之齐也，专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齐七日以定之，致齐三日以齐之。定之之谓齐。齐者精明之至也，然后可以交于神明也。

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宫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齐七日，致齐三日。君致齐于外，夫人致齐于内，然后会于大庙。君纯冕立于阼，夫人副袆立于东房。君执圭瓒祼尸，大宗执璋瓒亚祼。及迎牲，君执纼，卿大夫从士执刍，宗妇执盎从夫人荐说水，君执鸾刀羞哜，夫人荐豆，此之谓夫妇亲之。

及入舞，君执干戚就舞位，君为东上，冕而总干，率其群臣，以乐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与天下乐之；诸侯祭也，与竟内乐之。冕而总干，率其群臣，以乐皇尸，此与竟内乐之之义也。

夫祭有三重焉：献之属莫重于祼，声莫重于升歌，舞莫重于《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于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与志进退，志轻则亦轻，志重则亦重。轻其志而求外之重也，虽圣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尽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礼，以奉三重，而荐诸皇尸，此圣人之道也。

夫祭有餕，餕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终者如始。"餕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余也。惠术也，可以观政矣。"是故尸谡，君与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臣餕君之余也。大夫起，士八人餕。贱餕贵之余也。士起，各执其具以出，陈于堂下，百官进，彻之，下餕上之馀也。凡餕之道，每变以众，所以别贵贱之等，而兴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见其脩于庙中也，庙中者，竟内之象也。祭者，泽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泽，则惠必及下，顾上先下后耳，非上积重而下有冻馁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泽，则民夫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将至也，由餕见之矣。故曰："可以观政矣。"

夫祭之为物大矣，其兴物备矣。顺以备者也，其教之本与？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则教之以尊其君长，内则教之以孝于其亲。是故明君在上，则诸臣服从；崇事宗庙社稷，则子孙顺孝。尽其道，端其义，而教生焉。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于上，则不以使下；所恶于下，则不以事上。非诸人，行诸己，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顺之至也，祭其是与？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

夫祭有十伦焉：见事鬼神之道焉，见君臣之义焉，见父子之伦焉，见贵贱之等焉，见亲疏之杀焉，见爵赏之施焉，见夫妇之别焉，见政事之均焉，见长幼之序焉，见上下之际焉。此之谓十伦。

铺筵设同几，为依神也。诏祝于室，而出于祊，此交神明之道也。

君迎牲而不迎尸，别嫌也。尸在庙门外则疑于臣，在庙中则全于君；君在庙门外则疑于君，入庙门则全于臣，全于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义也。

夫祭之道，孙为王父尸。所使为尸者，于祭者子行也。父北

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伦也。

尸饮五，君洗玉爵献卿；尸饮七，以瑶爵献大夫；尸饮九，以散爵献士及群有司，皆以齿。明尊卑之等也。

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是故有事于大庙，则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伦。此之谓亲疏之杀也。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禄有功，必赐爵禄于大庙，示不敢专也。故祭之日，一献，君降立阼阶之南，南乡，所命北面，史由君右执策命之。再拜稽首，受书以归，而舍奠于其庙。此爵赏之施也。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袆立于东房。夫人荐豆执校，执醴授之执镫。尸酢夫人执柄，夫人授尸执足。夫妇相授受，不相袭处，酢必易爵。明夫妇之别也。

凡为俎者，以骨为主。骨有贵贱，殷人贵髀，周人贵肩，凡前贵于后。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贵者取贵骨，贱者取贱骨；贵者不重，贱者不虚，示均也。惠均则政行，政行则事成，事成则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为政者如此。故曰见政事之均焉。

凡赐爵，昭为一，穆为一。昭与昭齿，穆与穆齿，凡群有司皆以齿。此之谓长幼有序。

夫祭有畀煇、胞、翟、阍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为能行此，明足以见之，仁足以与之。畀之为言与也，能以其余畀其下者也。煇者，甲吏之贱者也；胞者，肉吏之贱者也；翟者，乐吏之贱者也；阍者，守门之贱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门，此四守者，吏之至贱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贱，而以其余畀之。是故明君在上，则竟内之民无冻馁者矣。此之谓上下之际。

凡祭有四时：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尝，冬祭曰烝。礿

禘，阳义也；烝，阴义也。禘者，阳之盛也；尝者，阴之盛也。故曰："莫重于禘尝。"古者于禘也，发爵赐服，顺阴义也；于尝也，出田邑，发秋政，顺阴义也。故《记》曰："尝之日，发公室，示赏也。"草艾则墨，未发秋政，则民弗敢草也。

故曰：禘尝之义大矣。治国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义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义，君人不全；不能其事，为臣不全。夫义者，所以济志也，诸德之发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义章；其义章者，其祭也敬。祭敬，则竟内之子孙莫敢不敬矣。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亲莅之，有故则使人可也。虽使人也，君不失其义者，君明其义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轻，疑于其义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为民父母矣？

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恶焉。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之心也，唯贤者能之。铭者，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显扬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顺也；明示后世，教也。夫铭者，一称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观于铭也，既美其所称，又美其所为。为之者，明足以见之，仁足以与之，知足以利之，可谓贤矣；贤而勿伐，可谓恭矣。

故卫孔悝之鼎铭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庙。公曰：'叔舅！乃祖庄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庄叔，随难于汉阳，即宫于宗周，奔走无射。启右献公。献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兴旧耆欲，作率庆士，躬恤卫国，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铭，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对扬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此卫孔悝之铭也。古之君子，论撰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以比其身，以重其国家如此。

子孙之守宗庙社稷者，其先祖无美而称之，是诬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传，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耻也。

昔者，周公旦有勋劳于天下。周公既没，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勋劳者，而欲尊鲁，故赐之以重祭。外祭则郊社是也，内祭则大尝禘是也。夫大尝禘，升歌《清庙》，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乐也。康周公，故以赐鲁也。子孙纂之，至于今不废，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国也。

经解第二十六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

天子者，与天地参，故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日月并明，明照四海而不遗微小。其在朝廷则道仁圣礼义之序，燕处则听《雅》《颂》之音，行步则有环佩之声，升车则有鸾和之音。居处有礼，进退有度，百官得其宜，万事得其序。《诗》云："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此之谓也。

发号出令而民说，谓之和；上下相亲，谓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谓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谓之义。义与信，和与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无其器，则不成。

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故衡诚县，不可欺以轻重；绳墨诚陈，不可欺以曲直；规矩诚设，不可欺以方圆；君子审礼，不可诬以奸诈。是故隆礼由礼，谓之有方之士；不隆礼不由礼，谓之无方之民。敬让之道也。故以奉宗庙则敬，以入朝廷则贵贱有位，以处室家则父子亲、兄弟和，以处乡里则长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此之谓也。

故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丧祭之礼，所以明臣子之恩也。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昏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所自来也。故以旧坊为无所用而坏之者，必有水败；以旧礼为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乱患。故昏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乡饮酒之礼废，则长幼之序失，而争斗之狱繁矣；丧祭之礼废，则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众矣；聘觐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诸侯之行恶，而倍畔侵陵之败起矣。

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豪厘，缪以千里。"此之谓也。

哀公问第二十七

哀公问于孔子曰："大礼何如？君子之言礼，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也，不足以知礼。"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闻之，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昏姻疏数之交也。君子以此之为尊敬然。然后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废其会节。有成事，然后治其雕镂文章黼黻以嗣。其顺之，然后言其丧筭，备其鼎俎，设其豕腊，脩其宗庙，岁时以敬祭祀，以

序宗族。即安其居，节丑其衣服，卑其宫室，车不雕几，器不刻镂，食不贰味，以与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礼者如此。"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行之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实无厌，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尽；午其众以伐有道；求得当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后。今之君子，莫为礼也。"

孔子侍坐于哀公，哀公曰："敢问人道谁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对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无辞而对？人道，政为大。"公曰："敢问何谓为政?"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公曰："敢问为政如之何?"孔子对曰："夫妇别，父子亲，君臣严。三者正，则庶物从之矣。"公曰："寡人虽无似也，愿闻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闻乎?"孔子对曰："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治爱人，礼为大；所以治礼，敬为大；敬之至矣，大昏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亲迎，亲之也。亲之也者，亲之也。是故君子兴敬为亲，舍敬，是遗亲也。弗爱不亲，弗敬不正。爱与敬，其政之本与?"

公曰："寡人愿有言。然，冕而亲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对曰："合二姓之好，以继先圣之后，以为天地宗庙社稷之主，君何谓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闻此言也！寡人欲问，不得其辞，请少进！"孔子曰："天地不合，万物不生。大昏，万世之嗣也，君何谓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内以治宗庙之礼，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礼，足以立上下之敬。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与?"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亲之主也，敢不敬与！子也者，亲之后也，敢不敬与！君子无不敬也，敬身为大。身也者，亲之枝也，敢不敬与！不能敬其身，是

伤其亲；伤其亲，是伤其本；伤其本，枝从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则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则国家顺矣。”

公曰：“敢问何谓敬身？”孔子对曰：“君子过言，则民作辞；过动，则民作则。君子言不过辞，动不过则，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则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则能成其亲矣。”公曰：“敢问何谓成亲？”孔子对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归之名，谓之君子之子。是使其亲为君子也，是为成其亲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为政，爱人为大。不能爱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乐天；不能乐天，不能成其身。”

公曰：“敢问何谓成身？”孔子对曰：“不过乎物。”公曰：“敢问君子何贵乎天道也？”孔子对曰：“贵其不已。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其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公曰：“寡人惷愚冥烦，子志之心也。”孔子蹴然辟席而对曰：“仁人不过乎物，孝子不过乎物。是故仁人之事亲也如事天，事天如事亲，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闻此言也，无如后罪何！”孔子对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仲尼燕居，子张、子贡、言游侍，纵言至于礼。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语女礼，使女以礼周流，无不遍也。”子贡越席而对曰：“敢问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礼，谓之野；恭而不中礼，谓之给；勇而不中礼，谓之逆。”子曰：“给夺慈仁。”子曰：“师，尔过；而商也，不及。子产犹众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贡越席而对曰：“敢问将何以为此中者也？”子曰：“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

子贡退，言游进曰："敢问礼也者，领恶而全好者与？"子曰："然。""然则何如？"子曰："郊社之义，所以仁鬼神也；尝禘之礼，所以仁昭穆也；馈奠之礼，所以仁死丧也；射乡之礼，所以仁乡党也；食飨之礼，所以仁宾客也。"子曰："明乎郊社之义，尝禘之礼，治国其如指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处有礼，故长幼辨也；以之闺门之内有礼，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礼，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猎有礼，故戎事闲也；以之军旅有礼，故武功成也。是故宫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时，乐得其节，车得其式，鬼神得其飨，丧纪得其哀，辨说得其党，官得其体，政事得其施——加于身而错于前，凡众之动得其宜。"

子曰："礼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国而无礼，譬犹瞽之无相与？伥伥其何之？譬如终夜有求于幽室之中，非烛何见？若无礼则手足无所错，耳目无所加，进退揖让无所制。是故以之居处，长幼失其别，闺门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猎戎事失其策，军旅武功失其制，宫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时，乐失其节，车失其式，鬼神失其飨，丧纪失其哀，辨说失其党，官失其体，政事失其施加于身而错于前，凡众之动失其宜。如此，则无以祖洽于众也。"

子曰："慎听之！女三人者，吾语女，礼犹有九焉。大飨有四焉。苟知此矣，虽在畎亩之中事之，圣人已。两君相见，揖让而入门，入门而县兴，揖让而升堂，升堂而乐阕。下管《象武》，《夏籥》序兴，陈其荐俎，序其礼乐，备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规，还中矩，和鸾中《采齐》，客出以《雍》，彻以《振羽》。是故君子无物而不在礼矣。入门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庙》，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亲相与言也，以礼乐相示而已。"

子曰："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理不动，无节

不作。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薄于德，于礼虚。”子曰：“制度在礼，文为在礼；行之，其在人乎？”子贡越席而对曰：“敢问夔其穷与？”子曰：“古之人与？古之人也。达于礼而不达于乐，谓之素；达于乐而不达于礼，谓之偏。夫夔，达于乐而不达于礼，是以传于此名也，古之人也。”

子张问政，子曰：“师乎！前，吾语女乎！君子明于礼乐，举而错之而已。”子张复问。子曰：“师，尔以为必铺几筵，升降酌献酬酢，然后谓之礼乎？尔以为必行缀兆，兴羽籥，作钟鼓，然后谓之乐乎？言而履之，礼也；行而乐之，乐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诸侯朝，万物服体，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目巧之室则有奥阼，席则有上下，车则有左右，行则有随，立则有序，古之义也。室而无奥阼，则乱于堂室也；席而无上下，则乱于席上也；车而无左右，则乱于车也；行而无随，则乱于涂也；立而无序，则乱于位也。昔圣帝明王诸侯，辨贵贱长幼远近男女外内，莫敢相逾越，皆由此涂出也。”三子者既得闻此言也于夫子，昭然若发矇矣。

孔子闲居第二十九

孔子闲居，子夏侍。子夏曰：“敢问《诗》云‘凯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谓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达于礼乐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无，以横于天下；四方有败，必先知之。此之谓民之父母矣。”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闻之矣，敢问何谓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乐之所至，哀亦至焉。哀乐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也；倾耳而听之，不可得而闻也；志气塞乎天地，此之

谓五至。”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闻之矣，敢问何谓三无？”孔子曰：“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此之谓三无。”子夏曰：“三无既得略而闻之矣，敢问何诗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无声之乐也；‘威仪逮逮，不可选也’，无体之礼也；‘凡民有丧，匍匐救之”，无服之丧也。”

子夏曰：“言则大矣！美矣！盛矣！言尽于此而已乎？”孔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犹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无声之乐，气志不违；无体之礼，威仪迟迟；无服之丧，内恕孔悲。无声之乐，气志既得；无体之礼，威仪翼翼；无服之丧，施及四国。无声之乐，气志既从；无体之礼，上下和同；无服之丧，以畜万邦。无声之乐，日闻四方；无体之礼，日就月将；无服之丧，纯德孔明。无声之乐，气志既起；无体之礼，施及四海；无服之丧，施于孙子。”

子夏曰：“三王之德，参于天地，敢问何如斯可谓参于天地矣？”孔子曰：“奉三无私以劳天下。”子夏曰：“敢问何谓三无私？”孔子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斯三者以劳天下，此之谓三无私。其在《诗》，曰：‘帝命不违，至于汤齐。汤降不迟，圣敬日齐。昭假迟迟，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围。’是汤之德也。天有四时，春秋冬夏，风雨霜露，无非教也；地载神气，神气风霆，风霆流形，庶物露生，无非教也。清明在躬，气志如神，嗜欲将至，有开必先。天降时雨，山川出云。其在《诗》曰：“嵩高唯岳，峻极于天。惟岳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四国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令闻。《诗》云：‘明明天子，令闻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协此四国’。大王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负墙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坊记第三十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则坊与？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为之坊，民犹逾之。故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子云："小人贫斯约，富斯骄；约斯盗，骄斯乱。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故圣人之制富贵也，使民富不足以骄，贫不至于约，贵不慊于上，故乱益亡。"

子云："贫而好乐，富而好礼，众而以宁者，天下其几矣。《诗》云：'民之贪乱，宁为荼毒。'故制国不过千乘，都城不过百雉，家富不过百乘。以此坊民，诸侯犹有畔者。"

子云："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则民有所让。"

子云："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春秋》不称楚越之王丧；礼，君不称天，大夫不称君，恐民之惑也。《诗》云：'相彼盍旦，尚犹患之。'"

子云："君不与同姓同车，与异姓同车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犹得同姓以弑其君。"

子云："君子辞贵不辞贱，辞富不辞贫，则乱益亡。故君子与其使食浮于人也，宁使人浮于食。"

子云："觞酒豆肉让而受恶，民犹犯齿；衽席之上让而坐下，民犹犯贵；朝廷之位让而就贱，民犹犯君。《诗》云：'民之无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让，至于已斯亡。'"

子云："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则民作让。故称人之君曰君，自称其君曰寡君。"

子云："利禄，先死者而后生者，则民不偝；先亡者而后存者，则民可以托。《诗》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犹偝死而号无告。"

子云："有国家者，贵人而贱禄，则民兴让；尚技而贱车，则民兴艺。故君子约言，小人先言。"

子云："上酌民言，则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则犯也；下不天上施，则乱也。故君子信让以莅百姓，则民之报礼重。《诗》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

子云："善则称人，过则称己，则民不争；善则称人，过则称己，则怨益亡。《诗》云：'尔卜尔筮，履无咎言。'"

子云："善则称人，过则称己，则民让善。诗云：'考卜惟王，度是镐京，惟龟正之，武王成之。'"

子云："善则称君，过则称己，则民作忠。《君陈》曰：'尔有嘉谋嘉猷，入告尔君于内，女乃顺之于外，曰："此谋此猷，惟我君之德。"于乎！是惟良显哉！'"

子云："善则称亲，过则称己，则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纣，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纣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

子云："君子弛其亲之过，而敬其美。《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欢。'"

子云："从命不忿，微谏不倦，劳而不怨，可谓孝矣。《诗》云：'孝子不匮。'"

子云："睦于父母之党，可谓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诗》云：'此令兄弟，绰绰有裕；不令兄弟，交相为瘉。'"

子云："于父之执，可以乘其车，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广孝也。"

子云："小人皆能养其亲；君子不敬，何以辨？"

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书》云：'厥辟不辟，忝厥祖。'"

子云："父母在，不称老，言孝不言慈；闺门之内，戏而不叹。

君子以此坊民，民犹有薄于孝而厚于慈。”

子云：“长民者，朝廷敬老，则民作孝。”

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庙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修宗庙，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犹忘其亲。”

子云：“敬则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废礼，不以美没礼。故食礼，主人亲馈，则客祭；主人不亲馈，则客不祭。故君子苟无礼，虽美不食焉。《易》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以此示民，民犹争利而忘义。”

子云：“七日戒，三日齐，承一人焉以为尸，过之者趋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饮三，众宾饮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观乎室，堂下观乎上。《诗》云：‘礼仪卒度，笑语卒获。’”

子云：“宾礼每进以让，丧礼每加以远。浴于中霤，饭于牖下，小敛于户内，大敛于阼，殡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示远也。殷人吊于圹，周人吊于家，示民不偝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从周。以此坊民，诸侯犹有薨而不葬者。”

子云：“升自客阶，受吊于宾位，教民追孝也。未没丧不称君，示民不争也。故鲁《春秋》记晋丧曰：‘杀其君之子奚齐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犹有弑其父者。”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长，示民不贰也。故君子有君不谋仕，唯卜之日称二君。丧父三年，丧君三年，示民不疑也。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财，示民有上下也。故天子四海之内无客礼，莫敢为主焉。故君适其臣，升自阼阶，即位于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馈献不及车马，示民不敢专也。以此坊民，民犹忘其亲而贰其君。”

子云：“礼之先币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后禄也。先财而后礼，则民利；无辞而行情，则民争。故君子于有馈者，弗能见则不视

其馈。《易》曰：'不耕获，不菑畲，凶。'以此坊民，民犹贵禄而贱行。"

子云："君子不尽利以遗民。《诗》云：'彼有遗秉，此有不敛穧，伊寡妇之利。'故君子仕则不稼，田则不渔，食时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诗》云：'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德音莫违，及尔同死。'以此坊民，民犹忘义而争利，以亡其身。"

子云："夫礼，坊民所淫，章民之别，使民无嫌，以为民纪者也。故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恐男女之无别也。以此坊民，民犹有自献其身。《诗》云：'伐柯如之何？非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艺麻如之何？横从其亩；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别也。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以此坊民，鲁《春秋》犹去夫人之姓曰吴，其死曰'孟子卒'。"

子云："礼，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阳侯犹杀缪侯而窃其夫人。故大飨废夫人之礼。"

子云："寡妇之子，不有见焉，则弗友也，君子以辟远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则不入其门。以此坊民，民犹以色厚于德。"

子云："好德如好色。诸侯不下渔色。故君子远色以为民纪。男女授受不亲，御妇人则进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与同席而坐。寡妇不夜哭。妇人疾，问之不问其疾。以此坊民，民犹淫泆而乱于族。"

子云："昏礼，婿亲迎，见于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婿，恐事之违也。以此坊民，妇犹有不至者。"

中庸第三十一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

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子曰："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涂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

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

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

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诗》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帑。"

子曰："父母其顺矣乎！"

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揜如此夫！"

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

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子曰："无忧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绪，一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斯礼也，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为大夫，子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为士，子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丧，达乎大夫；三年之丧，达乎天子。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

子曰："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庙，陈其宗器，设其裳衣，荐其时食。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贵贱也；序事，所以辨贤也。旅酬下为上，所以逮贱也；燕毛，所以序齿也。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

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存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

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脩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

齐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所以劝贤也；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劝亲亲也；官盛任使，所以劝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日省月试，既廪称事，所以劝百工也；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

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

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

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

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鼍、蛟、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诗》曰："惟天之命，于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纯亦不已。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

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然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

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

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上焉者虽善无征，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下焉者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从。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徵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远之则有望，近之则不厌。《诗》曰：'在彼无恶，在此无射。庶几夙夜，以永终誉！'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誉于天下者也。"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

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

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诗》曰“衣锦尚絅”，恶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诗》曰：“潜虽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诗》曰：“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诗》曰：“奏假无言，时靡有争。”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斧钺。《诗》曰：“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诗》云：“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子曰：“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诗》云：“德輶如毛。”毛犹有伦，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

表记第三十二

子言之：归乎！君子隐而显，不矜而庄，不厉而威，不言而信。

子曰：君子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惮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择言在躬。”

子曰：裼袭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渎也。

子曰：祭极敬，不继之以乐；朝极辨，不继之以倦。

子曰：君子慎以辟祸，笃以不揜，恭以远耻。

子曰：君子庄敬日强，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终日。

子曰：齐戒以事鬼神，择日月以见君，恐民之不敬也。

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

子曰：无辞不相接也，无礼不相见也，欲民之毋相亵也。《易》曰："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义者，天下之制也；报者，天下之利也。

子曰：以德报德，则民有所劝；以怨报怨，则民有所惩。《诗》曰："无言不雠，无德不报。"《大甲》曰："民非后，无能胥以宁；后非民，无以辟四方。"

子曰：以德报怨，则宽身之仁也；以怨报德，则刑戮之民也。

子曰：无欲而好仁者，无畏而恶不仁者，天下一人而矣。是故君子议道自己，而置法以民。

子曰：仁有三，与仁同功而异情。与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与仁同过，然后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强仁。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义也。厚于仁者薄于义，亲而不尊；厚于义者薄于仁，尊而不亲。道有至，义有考；至道以王，义道以霸，考道以为无失。

子言之：仁有数，义有长短小大。中心憯怛，爱人之仁也；率法而强之，资仁者也。《诗》云："丰水有芑，武王岂不仕，诒厥孙谋，以燕翼子，武王烝哉！"数世之仁也。《国风》曰："我今不阅，皇恤我后。"终身之仁也。

子曰：仁之为器重，其为道远：举者莫能胜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数多者仁也。夫勉于仁者，不亦难乎？是故君子以义度人，则难为人；以人望人，则贤者可知已矣。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鲜克举之。我仪图之，惟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

《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诗之好仁如此，乡道而行，中道而废，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数之不足也，俛焉日

有斃斃，毙而后已。

子曰：仁之难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过易辞也。

子曰：恭近礼，俭近仁，信近情，敬让以行，此虽有过，其不甚矣。夫恭寡过，情可信，俭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鲜乎？《诗》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

子曰：仁之难成久矣，惟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圣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劝勉愧耻，以行其言。礼以节之，信以结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极之。欲民之有一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是故君子服其服，则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则文以君子之辞；遂其辞，则实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耻服其服而无其容，耻有其容而无其辞，耻有其辞而无其德，耻有其德而无其行。是故君子衰绖则有哀色，端冕则有敬色，甲胄则有不可辱之色。《诗》云："惟鹈在梁，不濡其翼；彼记之子，不称其服！"

子言之：君子之所谓义者，贵贱皆有事于天下。天子亲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诸侯勤以辅事于天子。

子曰：下之事上也，虽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俭以求役仁，信让以求役礼。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俭于位而寡于欲，让于贤，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义，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听天命。《诗》云："莫莫葛藟，施于条枚；凯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谓与！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诗》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

子曰：先王谥以尊名，节以一惠，耻名之浮于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处情；过行弗率，以求处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贤。是故君子虽自卑，而民敬尊之。

子曰：后稷，天下之为烈也，岂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于

名也，故自谓便人。

子言之：君子之所谓仁者，其难乎！《诗》云："凯弟君子，民之父母。"凯以强教之，弟以说安之。乐而毋荒，有礼而亲；威庄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亲。如此而后可以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今父之亲子也，亲贤而下无能；母之亲子也，贤则亲之，无能则怜之。母，亲而不尊；父，尊而不亲。水之于民也，亲而不尊；火，尊而不亲。土之于民也，亲而不尊；天，尊而不亲。命之于民也，亲而不尊；鬼，尊而不亲。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

子曰：夏道未渎辞，不求备，不大望于民，民未厌其亲；殷人未渎礼，而求备于民；周人强民，未渎神，而赏爵刑罚穷矣。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殷周之道，不胜其敝。

子曰：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

子言之曰：后世虽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无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爱，有忠利之教；亲而尊，安而敬，威而爱，富而有礼，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义，耻费轻实，忠而不犯，义而顺，文而静，宽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子言之：事君先资其言，拜自献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责于其臣，臣有死于其言。故其受禄不诬，其受罪益寡。

子曰：事君大言入则望大利，小言入则望小利；故君子不以

小言受大禄，不以大言受小禄。《易》曰："不家食吉。"

子曰：事君不下达，不尚辞，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尔位，正直是与。神之听之，式谷以女。"

子曰：事君远而谏，则谄也；近而不谏，则尸利也。

子曰：迩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虑四方。

子曰：事君欲谏不欲陈。《诗》云："心乎爱矣，瑕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子曰：事君难进而易退，则位有序；易进而难退，则乱也。故君子三揖而进，一辞而退，以远乱也。

子曰：事君三违而不出竟，则利禄也。人虽曰不要，吾弗信也。

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终。

子曰：事君可贵可贱，可富可贫，可生可杀，而不可使为乱。

子曰：事君军旅不辟难，朝廷不辞贱。处其位而不履其事，则乱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则慎虑而从之；否，则孰虑而从之，终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顺则臣有顺命；君命逆则臣有逆命。诗曰："鹊之姜姜，鹑之贲贲；人之无良，我以为君。"

子曰：君子不以辞尽人。故天下有道，则行有枝叶；天下无道，则辞有枝叶。是故君子于有丧者之侧，不能赙焉，则不问其所费；于有病者之侧，不能馈焉，则不问其所欲；有客，不能馆，则不问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坏。《小雅》曰："盗言孔甘，乱是用餤。"

子曰：君子不以口誉人，则民作忠。故君子问人之寒，则衣之；问人之饥，则食之；称人之美，则爵之。《国风》曰："心之忧矣，于我归说。"

子曰：口惠而实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与其有诺责也，宁有已怨。《国风》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子曰：君子不以色亲人。情疏而貌亲，在小人则穿窬之盗也与？

子曰：情欲信，辞欲巧。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无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亵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违卜筮。卜筮不相袭也。大事有时日；小事无时日，有筮。外事用刚日，内事用柔日。不违龟筮。

子曰：牲牷礼乐齐盛，是以无害乎鬼神，无怨乎百姓。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辞恭，其欲俭，其禄及子孙。《诗》曰："后稷兆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无筮，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诸侯非其国不以筮，卜宅寝室。天子不卜处大庙。

子曰：君子敬则用祭器。是以不废日月，不违龟筮，以敬事其君长。是以上不渎于民，下不亵于上。

缁衣第三十三

子言之曰：为上易事也，为下易知也，则刑不烦矣。

子曰：好贤如《缁衣》，恶恶如《巷伯》，则爵不渎而民作愿，刑不试而民咸服。《大雅》曰："仪刑文王，万国作孚。"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故君民者，子以爱之，则民亲之；信以结之，则民不倍；恭以莅之，则民有孙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恶德，而遂绝其世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令，从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恶，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岂必尽仁？《诗》云："赫赫师尹，民具尔瞻。"《甫刑》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子曰：上好仁，则下之为仁争先人。故长民者章志、贞教、尊仁以子爱百姓，民致行己以说其上矣。《诗》云："有梏德行，四国顺之。"

子曰：王言如丝，其出如纶；王言如纶，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则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诗》云："淑慎尔止，不諐于仪。"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虑其所终，而行必稽其所敝，则民谨于言而慎于行。《诗》云："慎尔出话，敬尔威仪。"《大雅》曰："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

子曰：长民者，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则民德一。《诗》云："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归于周，万民所望。"

子曰：为上可望而知也，为下可述而志也，则君不疑于其臣，而臣不惑于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汤，咸有一德。"《诗》云："淑人君子，其仪不忒。"

子曰：有国者章善瘅恶，以示民厚，则民情不贰。《诗》云："靖共尔位，好是正直。"

子曰：上人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恶以御民之淫，则民不惑矣；臣仪行，不重辞，不援其所不及，不烦其所不知，则君不劳矣。《诗》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瘅。"《小雅》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禄不足劝也，刑罚不足耻也。故上不可以亵刑而轻爵。《康诰》曰："敬明乃罚。"《甫刑》曰："播刑之不迪。"

子曰：大臣不亲，百姓不宁，则忠敬不足，而富贵已过也。大臣不治，而迩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迩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谋大，毋以远言近，毋以内图外，则大臣不怨，迩臣不疾，而远臣不蔽矣。叶公之顾命曰："毋以小谋败大作，毋以嬖御人疾庄后，毋以嬖御士疾庄士、大夫卿士。"

子曰：大人不亲其所贤，而信其所贱，民是以亲失，而教是以烦。《诗》云："彼求我则，如不我得；执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陈》曰："未见圣，若已弗克见；既见圣，亦不克由圣。"

子曰：小人溺于水，君子溺于口，大人溺于民，皆在其所亵也。夫水近于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难亲也，易以溺人；口费而烦，易出难悔，易以溺人；夫民闭于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机张，往省括于厥度则释。"《兑命》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大甲》曰："天作孽，可违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尹吉》曰："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

子曰：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诗》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国家以宁，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谁能秉国成，不自为正，卒劳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资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则义不一，行无类也。

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则不可夺志，死则不可夺

名。故君子多闻，质而守之；多志，质而亲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陈》曰："出入自尔师虞，庶言同。"《诗》云："淑人君子，其仪一也。"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乡，其恶有方；是故迩者不惑，而远者不疑也。《诗》云："君子好仇。"

子曰：轻绝贫贱，而重绝富贵，则好贤不坚而恶恶不著也。人虽曰不利，吾不信也。《诗》云："朋友攸摄，摄以威仪。"

子曰：私惠不归德，君子不自留焉。《诗》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子曰：苟有车，必见其轼；苟有衣，必见其敝；人苟或言之，必闻其声；苟或行之，必见其成。《葛覃》曰："服之无射。"

子曰：言从而行之，则言不可饰也；行从而言之，则行不可饰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则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恶。《诗》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昔在上帝，周田观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卜筮。"古之遗言与？龟筮犹不能知也，而况于人乎？《诗》云："我龟既厌，不我告犹。"《兑命》曰："爵无及恶德，民立而正事。纯而祭祀，是为不敬；事烦则乱，事神则难。"《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侦，妇人吉，夫子凶。"

奔丧第三十四

奔丧之礼，始闻亲丧，以哭答使者，尽哀；问故，又哭尽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丧，见星而行，见星而舍。若未得行，则成服而后行。过国至竟，哭尽哀而止。哭辟市朝。望其国竟哭。至于家，入门左，升自西阶，殡东西面坐，哭尽哀；括

发袒，降堂东即位，西乡哭，成踊，袭绖于序东，绞带；反位，拜宾成踊。送宾，反位。有宾后至者，则拜之、成踊、送宾皆如初。众主人兄弟皆出门，出门哭止，阖门，相者告就次。于又哭，括发袒，成踊。于三哭，犹括发袒，成踊。三日成服，拜宾送宾皆如初。奔丧者非主人，则主人为之拜宾送宾。

奔丧者自齐衰以下，入门左，中庭北面哭尽哀，免麻于序东，即位，袒，与主人哭成踊。于又哭、三哭皆免袒。有宾，则主人拜宾送宾。丈夫妇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无变也。

奔母之丧，西面哭尽哀，括发袒，降堂东即位，西乡哭，成踊，袭，免绖于序东，拜宾送宾，皆如奔父之礼，于又哭不括发。

妇人奔丧，升自东阶，殡东西面坐，哭尽哀，东髽，即位，与主人拾踊。

奔丧者不及殡，先之墓，北面坐，哭尽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于墓左，妇人墓右。成踊，尽哀，括发，东即主人位，绖绞带，哭成踊；拜宾，反位，成踊。相者告事毕。遂冠归，入门左，北面哭尽哀，括发袒，成踊，东即位，拜宾成踊。宾出，主人拜送。有宾后至者，则拜之成踊、送宾如初。众主人兄弟皆出门，出门哭止，相者告就次。于又哭，括发成踊；于三哭，犹括发成踊。三日成服，于五哭，相者告事毕。为母所以异于父者，一括发，其余免以终事，他如奔父之礼。齐衰以下不及殡，先之墓，西面哭尽哀，免麻于东方，即位，与主人哭成踊，袭。有宾，则主人拜宾，送宾。宾有后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毕。遂冠归，入门左，北面哭尽哀，免袒成踊；东即位，拜宾成踊。宾出，主人拜送。于又哭，免袒成踊；于三哭，犹免袒成踊。三日成服，于五哭，相者告事毕。

闻丧不得奔丧，哭尽哀；问故，又哭尽哀。乃为位，括发袒成踊；袭绖绞带即位，拜宾，反位成踊。宾出，主人拜送于门外，

反位。若有宾后至者，拜之成踊、送宾如初。于又哭，括发袒成踊；于三哭，犹括发袒成踊。三日成服，于五哭，拜宾送宾如初。若除丧而后归，则之墓，哭成踊；东括发袒绖，拜宾成踊；送宾反位，又哭尽哀，遂除。于家不哭。主人之待之也，无变于服，与之哭，不踊。自齐衰以下，所以异者，免麻。

凡为位，非亲丧，齐衰以下，皆即位哭尽哀，而东免绖，即位，袒成踊；袭，拜宾反位，哭成踊；送宾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宾，众主人兄弟皆出门，哭止。相者告事毕，成服拜宾。若所为位家远，则成服而往。

齐衰望乡而哭，大功望门而哭，小功至门而哭，缌麻即位而哭。哭父之党于庙，母妻之党于寝，师于庙门外，朋友于寝门外，所识于野张帷。凡为位不奠。哭天子九，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大夫哭诸侯，不敢拜宾。诸臣在他国，为位而哭，不敢拜宾。与诸侯为兄弟，亦为位而哭。凡为位者一袒。所识者吊，先哭于家而后之墓，皆为之成踊，从主人北面而踊。

凡丧，父在，父为主；父没，兄弟同居，各主其丧。亲同，长者主之；不同，亲者主之。闻远兄弟之丧，既除丧而后闻丧，免袒成踊；拜宾则尚左手。无服而为位者，唯嫂叔及妇人降而无服者麻。凡奔丧，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袭；于士，袭而后拜之。

问丧第三十五

亲始死，鸡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恻怛之心，痛疾之意，伤肾干肝焦肺，水浆不入口，三日不举火，故邻里为之糜粥以饮食之。夫悲哀在中，故形变于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

三日而敛，在床曰尸，在棺曰柩，动尸举柩，哭踊无数。恻

袒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懑气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动体安心下气也。妇人不宜袒，故发胸击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坏墙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

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

求而无所得之也，入门而弗见也，上堂又弗见也，入室又弗见也。亡矣！丧矣！不可复见已矣！故哭泣辟踊，尽哀而止矣。心怅焉、怆焉、惚焉、忾焉，心绝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庙，以鬼飨之，徼幸复反也。

成圹而归，不敢入处室，居于倚庐，哀亲之在外也；寝苫枕块，哀亲之在土也。故哭泣无时，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实也。

或问曰："死三日而后敛者何也？"曰："孝子亲死，悲哀志懑，故匍匐而哭之，若将复生然，安可得夺而敛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敛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计，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亲戚之远者，亦可以至矣。是故圣人为之断决，以三日为之礼制也。

或问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体也，故为之免以代之也"。

然则秃者不免，伛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锢疾，不可以备礼也。故曰："丧礼唯哀为主矣。"女子哭泣悲哀，击胸伤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颡触地无容，哀之至也。

或问曰："免者以何为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礼》曰：'童子不缌，唯当室缌。'缌者其免也，当室则免而杖矣。"

或问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为父苴杖，苴杖，竹也；为母削杖，削杖、桐也。"

或问曰："杖者以何为也？"曰："孝子丧亲，哭泣无数，服勤三年，身病体羸，以杖扶病也。则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处也；堂上不趋，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实也，礼义之经也；非从天降也，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矣。"

服问第三十六

《传》曰"有从轻而重"，公子之妻为其皇姑。"有从重而轻"，为妻之父母。"有从无服而无服"，公子之妻为公子之外兄弟。"有从有服而无服"，公子为其妻之父母。《传》曰："母出，则为继母之党服；母死，则为其母之党服。"为其母之党服，则不为继母之党服。

三年之丧，既练矣，有期之丧，既葬矣，则带其故葛带，绖期之绖，服其功衰。有大功之丧，亦如之。小功，无变也。

麻之有本者，变三年之葛。既练，遇麻断本者，于免，绖之；既免，去绖。每可以绖必绖，既绖，则去之。

小功不易丧之练冠，如免，则绖其缌小功之绖，因其初葛带。缌之麻，不变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变大功之葛。以有本为税。

殇长、中，变三年之葛。终殇之月筭，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为其无卒哭之税。下殇则否。

君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为君也。世子不为天子服。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妇。大夫之適子为君夫人、大子，如士服。

君之母非夫人，则群臣无服。唯近臣及仆、骖乘从服，唯君所服，服也。公为卿大夫锡衰以居，出亦如之；当事则弁绖。大夫相为，亦然。为其妻，往则服之，出则否。

凡见人，无免绖；虽朝于君，无免绖。唯公门有税齐衰。《传》曰："君子不夺人之丧，亦不可夺丧也。"《传》曰："罪多而

刑五，丧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

间传第三十七

斩衰何以服苴？苴，恶貌也，所以首其内而见诸外也。斩衰貌若苴，齐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小功、缌麻容貌可也。此哀之发于容体者也。

斩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齐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缌麻，哀容可也。此哀之发于声音者也。

斩衰，唯而不对；齐衰，对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议；小功缌麻，议而不及乐。此哀之发于言语者也。

斩衰三日不食，齐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缌麻再不食；士与敛焉，则一不食。故父母之丧，既殡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齐衰之丧，疏食水饮，不食菜果；大功之丧，不食醯酱；小功、缌麻，不饮醴酒。此哀之发于饮食者也。

父母之丧，既虞卒哭，疏食水饮，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酱；中月而禫，禫而饮醴酒。始饮酒者先饮醴酒，始食肉者先食干肉。

父母之丧，居倚庐，寝苫枕块，不说绖带；齐衰之丧，居垩室，苄翦不纳；大功之丧，寝有席；小功、缌麻，床可也。此哀之发于居处者也。

父母之丧，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苄翦不纳；期而小祥，居垩室，寝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复寝；中月而禫，禫而床。

斩衰三升，齐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缌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缕、无事其布曰缌。此哀之发于衣服者也。

斩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为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带三重。期而小祥，练

冠縓缘，要绖不除，男子除乎首，妇人除乎带。男子何为除乎首也？妇人何为除乎带也？男子重首，妇人重带。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轻者。又期而大祥，素缟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纤，无所不佩。

易服者何为易轻者也？斩衰之丧，既虞卒哭，遭齐衰之丧，轻者包，重者特；既练，遭大功之丧，麻葛重。齐衰之丧，既虞卒哭，遭大功之丧，麻葛兼服之。斩衰之葛与齐衰之麻同，齐衰之葛与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与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与缌之麻同，麻同则兼服之。兼服之服重者，则易轻者也。

三年问第三十八

三年之丧何也？曰："称情而立文，因以饰群，别亲疏贵贱之节，而弗可损益也。故曰：无易之道也。创钜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迟。三年者，称情而立文，所以为至痛极也；斩衰苴杖，居倚庐，食粥，寝苫枕块，所以为至痛饰也。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哀痛未尽，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断之者，岂不送死者有已，复生有节也哉？凡生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知爱其类。今是大鸟兽，则失丧其群匹，越月逾时焉，则必反巡，过其故乡，翔回焉，鸣号焉，蹢躅焉，踟蹰焉，然后乃能去之。小者至于燕雀，犹有啁噍之顷焉，然后乃能去之。故有血气之属者，莫知于人，故人于其亲也，至死不穷。将由夫患邪淫之人与，则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从之，则是曾鸟兽之不若也，夫焉能相与群居而不乱乎？将由夫修饰之君子与，则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若驷之过隙；然而遂之，则是无穷也。故先王焉为之立中制节，一使足以成文理，则释之矣。

然则何以至期也？曰："至亲以期断。""是何也？"曰："天地则已易矣，四时则已变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

象之也。”“然则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尔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故三年以为隆,缌、小功以为杀,期九月以为间。上取象于天,下取法于地,中取则于人,人之所以群居和壹之理尽矣。故三年之丧,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谓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达丧也。”

深衣第三十九

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

短毋见肤,长毋被土。续衽,钩边,要缝半下。袼之高下,可以运肘;袂之长短,反诎之及肘。带,下毋厌髀,上毋厌胁,当无骨者。

制十有二幅以应十有二月,袂圜以应规,曲袷如矩以应方,负绳及踝以应直,下齐如权衡以应平。故规者,行举手以为容,负绳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义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下齐如权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圣人服之。故规矩取其无私,绳取其直,权衡取其平,故先王贵之。故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摈相,可以治军旅,完且弗费,善衣之次也。

具父母大父母,衣纯以缋;具父母,衣纯以青;如孤子,衣纯以素。纯袂、缘、纯边,广各寸半。

投壶第四十

投壶之礼,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执壶。主人请曰:“某有枉矢哨壶,请以乐宾。”宾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赐矣,又重以乐,敢辞。”主人曰:“枉矢哨壶,不足辞也,敢固以请。”宾

曰："某既赐矣，又重以乐，敢固辞。"主人曰："枉矢哨壶，不足辞也，敢固以请。"宾曰："某固辞不得命，敢不敬从！"宾再拜受，主人般还，曰："辟。"主人阼阶上拜送，宾般还，曰："辟。"已拜，受矢，进即两楹间，退反位，揖宾就筵。

司射进度壶，间以二矢半，反位，设中，东面，执八筭兴。

请宾曰："顺投为入，比投不释，胜饮不胜者。正爵既行，请为胜者立马，一马从二马，三马既立，请庆多马。"请主人，亦如之。

命弦者曰："请奏《狸首》，间若一。"大师曰："诺。"

左右告矢具，请拾投。有入者，则司射坐而释一筭焉。宾党于右，主党于左。

卒投，司射执筭曰："左右卒投，请数。"二筭为纯，一纯以取，一筭为奇。遂以奇筭告曰："某贤于某若干纯。"奇则曰："奇"，钧则曰："左右钧"。

命酌曰："请行觞。"酌者曰："诺。"当饮者皆跪奉觞，曰："赐灌。"胜者跪曰："敬养。"

正爵既行，请立马。马各直其筭。一马从二马，以庆。庆礼曰："三马既备，请庆多马。"宾主皆曰："诺。"正爵既行，请彻马。

觞多少视其坐。筹，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筭长尺二寸。壶，颈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径二寸半，容斗五升。壶中实小豆焉，为其矢之跃而出也。壶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鲁令弟子辞曰："毋幠，毋敖，毋偝立，毋逾言。偝立逾言，有常爵。"薛令弟子辞曰："毋幠，毋敖，毋偝立，毋逾言。若是者浮。"

鼓○□○○□□○□○○□半○□○□○○○□□○□○鲁

鼓○□○○○□□○□○○□□○□○○□□○半○□○○○□

□○薛鼓。取半以下为投壶礼，尽用之为射礼。司射、庭长及冠士立者，皆属宾党；乐人及使者、童子，皆属主党。鲁鼓○□○○□□○○半○□○○□○○○○□○□○薛鼓○□○○○○□○□○□○○○□○□○○□○半○□○□○○○□○。

儒行第四十一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了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

哀公问曰：“敢问儒行。”孔子对曰：“遽数之不能终其物，悉数之乃留，更仆未可终也。”

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衣冠中，动作慎，其大让如慢，小让如伪；大则如威，小则如愧。其难进而易退也，粥粥若无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儒有居处齐难，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涂不争险易之利，冬夏不争阴阳之和；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其备豫有如此者。

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难得而易禄也，易禄而难畜也。非时不见，不亦难得乎？非义不合，不亦难畜乎？先劳而后禄，不亦易禄乎？其近人有如此者。

儒有委之以货财，淹之以乐好，见利不亏其义；劫之以众，沮之以兵，见死不更其守，鸷虫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来者不豫；过言不再，流言不极；不断其威，不习其谋。其特立有如此者。

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

居处不淫，其饮食不溽；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也。其刚毅有如此者。

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一亩之宫，环堵之室，筚门圭窬，蓬户瓮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谄。其仕有如此者。

儒有今人与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适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谗谄之民，有比党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

儒有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礼之以和为贵，忠信之美，优游之法，慕贤而容众，毁方而瓦合。其宽裕有如此者。

儒有内称不辟亲，外举不辟怨；程功积事，推贤而进达之，不望其报；君得其志，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其举贤援能有如此者。

儒皆闻善以相告也，见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难相死也；久相待也，远相致也。其任举有如此者。

儒有澡身而浴德，陈言而伏，静而正之；上弗知也，粗而翘之，又不急为也；不临深而为高，不加少而为多；世治不轻，世乱不沮；同弗与，异弗非也。其特立独行有如此者。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慎静而尚宽，强毅以与人，博学以知服；近文章，砥厉廉隅；虽分国如锱铢，不臣不仕。其规为有如此者。

儒有合志同方，营道同术，并立则乐，相下不厌；久不相见，闻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义，同而进，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也；

孙接者，仁之能也；礼节者，仁之貌也；言谈者，仁之文也；歌乐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犹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让有如此者。

儒有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不恩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故曰儒。今众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诟病。"

孔子至舍，哀公馆之，闻此言也，言加信，行加义，终没吾世，不敢以儒为戏。

大学第四十二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脩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

《诗》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诗》云："于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

《康诰》曰："克明德。"《大甲》曰："顾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诗》云："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

所谓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脩身在正其心。

所谓齐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知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

君子不出家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康诰》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

《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这，此之谓民之父母。《诗》云：“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康诰》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

《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

《秦誓》曰："若有一介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实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实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 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冠义第四十三

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而后礼义备。以正君臣、亲父子、和长幼。君臣正，父子亲，长幼和，而后礼义立。故冠而后服备，服备而后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故曰："冠者，礼之始也。"是故古者圣王重冠。

古者冠礼筮日筮宾，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礼；重礼，所以为国本也。

故冠于阼，以著代也；醮于客位，三加弥尊，加有成也；已

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见于母，母拜之，见于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与为礼也；玄冠、玄端奠挚于君，遂以挚见于乡大夫、乡先生，以成人见也。

成人之者，将责成人礼焉也；责成人礼焉者，将责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之礼行焉。将责四者之行于人，其礼可不重与？

故孝弟忠顺之行立，而后可以为人；可以为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圣王重礼。故曰："冠者，礼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于庙；行之于庙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昏义第四十四

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皆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门外，入，揖让而升，听命于庙，所以敬慎重正昏礼也。

父亲醮子，而命之迎，男先于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门外。婿执雁入，揖让升堂，再拜奠雁，盖亲受之于父母也。降，出御妇车，而婿受绥，御轮三周，先俟于门外；妇至，婿揖妇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酳。所以合体同尊卑以亲之也。

敬慎重正而后亲之，礼之大体，而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妇之义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

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乡射。此礼之大体也。

夙兴，妇沐浴以俟见。质明，赞见妇于舅姑，妇执笲枣、栗、

段脩以见。赞醴妇，妇祭脯醢，祭醴，成妇礼也。舅姑入室，妇以特豚馈，明妇顺也。厥明，舅姑共飨妇以一献之礼，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阶，妇降自阼阶，以著代也。

成妇礼，明妇顺，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责妇顺焉也。妇顺者，顺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以成丝麻布帛之事，以审守委积盖藏。是故妇顺备而后内和理，内和理而后家可长久也，故圣王重之。

是以古者妇人先嫁三月，祖庙未毁，教于公宫；祖庙既毁，教于宗室。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教成祭之，牲用鱼，芼之以苹藻，所以成妇顺也。

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以听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妇顺，故天下内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听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国治。故曰："天子听男教，后听女顺；天子理阳道，后治阴德；天子听外治，后听内职。教顺成俗，内外和顺，国家理治，此之谓盛德。"

是故男教不脩，阳事不得，適见于天，日为之食；妇顺不修，阴事不得，適见于天，月为之食。是故日食则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职，荡天下之阳事；月食则后素服而修六宫之职，荡天下之阴事。故天子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阴之与阳，相须而后成者也。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顺，母道也。故曰："天子之与后，犹父之与母也。"故为天王服斩衰，服父之义也；为后服资衰，服母之义也。

乡饮酒义第四十五

乡饮酒之义。主人拜迎宾于庠门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阶，三让而后升，所以致尊让也；盥洗扬觯，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

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让絜敬也者，君子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让则不争，絜敬则不慢；不慢不争，则远于斗辨矣；不斗辨则无暴乱之祸矣。斯君子之所以免于人祸也，故圣人制之以道。

乡人、士、君子，尊于房户之间，宾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贵其质也；羞出自东房，主人共之也；洗当东荣，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宾也。

宾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阴阳也，三宾象三光也。让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时也。

天地严凝之气，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此天地之尊严气也，此天地之义气也；天地温厚之气，始于东北，而盛于东南，此天地之盛德气也，此天地之仁气也。主人者尊宾，故坐宾于西北，而坐介于西南以辅宾；宾者，接人以义者也，故坐于西北。主人者，接人以德厚者也，故坐于东南；而坐僎于东北，以辅主人也。仁义接，宾主有事、俎豆有数曰圣，圣立而将之以敬曰礼，礼以体长幼曰德。德也者，得于身也。故曰："古之学术道者，将以得身也。"是故圣人务焉。

祭荐、祭酒，敬礼也；哜肺，尝礼也；啐酒，成礼也。于席末，言是席之正，非专为饮食也，为行礼也。此所以贵礼而贱财也。卒觯，致实于西阶上，言是席之上，非专为饮食也。此先礼而后财之义也。先礼而后财，则民作敬让而不争矣。

乡饮酒之礼，六十者坐，五十者者立侍，以听政役，所以明尊长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民知尊长养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长养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国可安也。君子之所谓孝者，非家至而日见之也，合诸乡射，教之乡饮酒之礼，而孝弟之行立矣。

孔子曰："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主人亲速宾及介，而众宾自从之；至于门外，主人拜宾及介，而众宾自入。贵贱之义别矣。

三揖至于阶，三让以宾升，拜至、献、酬、辞让之节繁；及介，省矣。至于众宾升受，坐祭，立饮，不酢而降。隆杀之义辨矣。

工人，升歌三终，主人献之；笙入三终，主人献之；间歌三终，合乐三终，工告乐备，遂出。一人扬觯，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乐而不流也。

宾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众宾，少长以齿，终于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长而无遗矣。

降，说屦升坐，脩爵无数；饮酒之节，朝不废朝，莫不废夕；宾出，主人拜送，节文终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乱也。

贵贱明，隆杀辨，和乐而不流，弟长而无遗，安燕而不乱，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国矣。彼国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乡饮酒之义，立宾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设介僎以象日月，立三宾以象三光。古之制礼也，经之以天地，纪之以日月，参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

亨狗于东方，祖阳气之发于东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东，祖天地之左海也；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

宾必南乡。东方者春，春之为言蠢也，产万物者圣也；南方者夏，夏之为言假也，养之，长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为言愁也，愁之以时察，守义者也；北方者冬，冬之为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圣、乡仁、右义、偝藏也。介必东乡，介宾主也。主人必居东方，东方者春，春之为言蠢也，产万物者也。主人者造之，产万物者也。月者三日则成魄，三月则成时，是以礼有三让，建国必立三卿。三宾者，政教之本，礼之

大参也。

射义第四十六

古者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乡饮酒之礼。故燕礼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也；乡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

故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

其节，天子以《驺虞》为节，诸侯以《狸首》为节，卿大夫以《采苹》为节，士以《采蘩》为节。《驺虞》者，乐官备也；《狸首》者，乐会时也；《采苹》者，乐循法也；《采蘩》者，乐不失职也。是故天子以备官为节，诸侯以时会天子为节，卿大夫以循法为节，士以不失职为节。故明乎其节之志，以不失其事，则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则无暴乱之祸矣。功成则国安。故曰："射者，所以观盛德也。"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饰之以礼乐也。故事之尽礼乐，而可数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圣王务焉。

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天子试之于射宫。其容体比于礼，其节比于乐，而中多者，得与于祭；其容体不比于礼，其节不比于乐，而中少者，不得与于祭。数与于祭而君有庆，数不与于祭而君有让；数有庆而益地，数有让而削地。故曰："射者，射为诸侯也。"是以诸侯君臣尽志于射，以习礼乐。夫君臣习礼乐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

故《诗》曰："曾孙侯氏，四正具举。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处，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则燕则誉。"言君臣相与尽志于射，以习礼乐，则安则誉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诸侯务焉。此天

子之所以养诸侯，而兵不用，诸侯自为正之具也。

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射至于司马，使子路执弓矢，出延射曰："贲军之将，亡国之大夫，与为人后者不入，其余皆入。"盖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点扬觯而语。公罔之裘扬觯而语曰："幼壮孝弟，耆耋好礼，不从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盖去者半，处者半。序点又扬觯而语曰："好学不倦，好礼不变，旄期称道不乱者，不，在此位也。"盖廑有存者。

射之为言者绎也，或曰舍也。绎者，各绎己之志也。故心平体正，持弓矢审固；持弓矢审固，则射中矣。故曰："为人父者，以为父鹄；为人子者，以为子鹄；为人君者，以为君鹄；为人臣者，以为臣鹄。"故射者各射己之鹄。故天子之大射谓之射侯。射侯者，射为诸侯也。射中则得为诸侯，射不中则不得为诸侯。

天子将祭，必先习射于泽。泽者，所以择士也。已射于泽，而后射于射宫。射中者得与于祭，不中者不得与于祭。不得与于祭者有让，削以地；得与于祭者有庆，益以地。进爵绌地是也。

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于其所有事，然后敢用谷也。饭食之谓也。

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诸己，己正然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孔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听？循声而发，发而不失正鹄者，其唯贤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则彼将安能以中？"《诗》云："发彼有的，以祈尔爵。"祈，求也，求中以辞爵也。酒者，所以养老也，所以养病也。求中以辞爵者，辞养也。

燕义第四十七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职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与其教治，别其等，正其位。国有大事，则率国子而致于大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则授之以车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军法治之，司马弗正。凡国之政事，国子存游卒，使之修德不道，春合诸学，秋合诸射，以考其艺而进退之。

诸侯燕礼之义，君立阼阶之东南，南乡尔；卿、大夫皆少进，定位也。君席阼阶之上，居主位也；君独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义也。

设宾主，饮酒之礼也。使宰夫为献主，臣莫敢与君亢礼也。不以公卿为宾，而以大夫为宾，为疑也，明嫌之义也。宾人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礼之也。

君举旅于宾及君所赐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礼也；君答拜之，礼无不答，明君上之礼也。臣下竭力尽能以立功于国，君必报之以爵禄，故臣下皆务竭力尽能以立功，是以国安而君宁。礼无不答，言上之不虚取于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后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匮也，是以上下和亲不相怨也。和宁，礼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义也。故曰："燕礼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也。"

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于下。献君，君举旅行酬而后献卿，卿举旅行酬而后献大夫，大夫举旅行酬而后献士，士举旅行酬而后献庶子。俎豆、牲体、荐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贵贱也。

聘义第四十八

聘礼，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贵贱也。介绍而传命，群子于其所尊弗敢质。敬之至也。三让而后传命，三让而后入庙门，三揖而后至阶，三让而后升，所以致尊让也。

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劳，君亲拜迎于大门之内而庙受，北面拜贶，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敬让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诸侯相接以敬让，则不相侵陵。

卿为上摈，大夫为承摈，士为绍摈。君亲礼宾，宾私面、私觌、致饔饩、还圭璋、贿赠、飨食燕，所以明宾客君臣之义也。

故天子制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厉以礼。使者聘而误，主君弗亲飨食也，所以愧厉之也。诸侯相厉以礼，则外不相侵，内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养诸侯，兵不用而诸侯自为正之具也。

以圭璋聘，重礼也。已聘而还圭璋，此轻财而重礼之义也。诸侯相厉以轻财重礼，则民作让矣。主国待客，出入三积，饩客于舍，五牢之具陈于内，米三十车，禾三十车，刍薪倍禾，皆陈于外，乘禽日五双，群介皆有饩牢，一食再飨，燕与时赐无数，所以厚重礼也。古之用财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财如此其厚者，言尽之于礼也。尽之于礼，则内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诸侯务焉尔。

聘射之礼，至大礼也。质明而始行事，日几中而后礼成，非强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强有力者，将以行礼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饮也；肉干、人饥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齐庄正齐而不敢解惰。以成礼节，以正君臣，以亲父子，以和长幼。此众人之所难，而君子行之，故谓之有行。有行之谓有义，有义之谓勇敢。故所贵于勇敢者，贵其能以立义也；所贵于立义者，贵其有行也；所

贵于有行者，贵其行礼也。故所贵于勇敢者，贵其敢行礼义也。故勇敢强有力者，天下无事，则用之于礼义；天下有事，则用之于战胜。用之于战胜则无敌，用之于礼义则顺治。外无敌，内顺治，此之谓盛德。故圣王之贵勇敢强有力如此也。勇敢强有力而不用之于礼义战胜，而用之于争斗，则谓之乱人。刑罚行于国，所诛者乱人也。如此，则民顺治而国安也。

子贡问于孔子曰："敢问君子贵玉而贱碈者何也？为玉之寡而碈之多与？"孔子曰："非为碈之多，故贱之也；玉之寡，故贵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

丧服四制第四十九

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訾之者，是不知礼之所由生也。夫礼，吉凶异道，不得相干，取之阴阳也；丧有四制，变而从宜，取之四时也；有恩有理，有节有权，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义也，节者礼也，权者知也。仁义礼知，人道具矣。

其恩厚者，其服重，故为父斩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贵贵尊尊，义之大者也。故为君亦斩衰三年，以义制者也。

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练，毁不灭性，不以死伤生也；丧不过三年，苴衰不补，坟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终也，以节制者也。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为母齐衰期者，见无

二尊也。

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担主，或曰辅病。妇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备，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执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秃者不髽，伛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权制者也。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忧，恩之杀也。圣人因杀以制节，此丧之所以三年；贤者不得过，不肖者不得不及，此丧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书》曰“高宗谅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礼，何以独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贤王也。继世即位而慈良于丧，当此之时，殷衰而复兴，礼废而复起，故善之。善之，故载之书中而高之，故谓之高宗。三年之丧，君不言，《书》云“高宗谅闇，三年不言”，此之谓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谓臣下也。

礼，斩衰之丧，唯而不对；齐衰之丧，对而不言；大功之丧，言而不议；缌、小功之丧，议而不及乐。

父母之丧，衰冠、绳缨、菅屦，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练冠，三年而祥。比终兹三节者，仁者可以观其爱焉，知者可以观其理焉，强者可以观其志焉。礼以治之，义以正之，孝子弟弟贞妇，皆可得而察焉。

春秋左传
春秋公羊传
春秋谷梁传

导　读

在“十三经”中，除《礼》分为《周礼》、《仪礼》、《礼记》三书之外，《春秋》也分为三，即《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春秋》为什么会有三《传》，它们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呢？

一、有关《春秋》的问题

1.“春秋”一词的含义

周代，各诸侯国都有自己较为系统的“以事系年”的史书，这种史书在各诸侯国有不同的称谓。晋国称为“乘”，楚国称为“梼杌”，鲁和一些国家称为“春秋”。所谓“春秋”是取春与秋交替为一年的意思，因而用“春秋”一词作为史书的专名。先秦著作《墨子·明鬼下》曾提到“周之《春秋》”、“燕之《春秋》”、“齐之《春秋》”等。汉以后的史书也多以“春秋”为名，如陆贾的《楚

汉春秋》、赵晔的《吴越春秋》等。

2.《春秋》经

被汉代人称作“五经”之一的《春秋》，原是鲁国的编年史，它仅以16 500余字提纲式地记载着自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81年（鲁哀公14年）共242年的历史大事，共计鲁国12君，隐公之父惠公以前的鲁史原始记载已完全亡失。《春秋》基本是鲁国史书的原文。

《春秋》虽是鲁史，但东周后242年的各国大事无不记载。其内容主要记载诸侯国的礼乐、征伐，诸侯的僭窃、大夫专权以及各地发生的灾异等。《春秋》虽客观地记事，但褒贬抑扬自在其中，它反对国家分裂、兼并战争、篡夺权位，主张统一、安定。所以人们常说：《春秋》明大义，为礼仪之大宗。前人多以为《春秋》是孔子所修订的，这种认识逐渐被后人推翻，许多论据证明，《春秋》是经过许多史官之手编纂修订而成的，孔子没有编订过《春秋》。

3.《春秋》三《传》

传，传述之义，即解释经文，阐明经义。孔子曾以《春秋》为课本教授其弟子。但由于学生对师授领会的角度和情况不同，因而各自对《春秋》的“传”也就不同。相传孔子之后，受孔子之学而为《春秋》作“传”的许多家，最终只有左氏、公羊、谷梁三家流传于世。《春秋》原有单行本，后来与传文合并，先经后传，这样才形成《春秋》三《传》——《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自三《传》成书以来，《左传》影响最大。

三《传》的主要差异在于三个方面。首先，《公羊》、《谷梁》先是口耳相传，到汉代才用隶书写成定本，属今文经。《左传》在先秦时期成书，是用西汉之前的文字写成，属古文经。其次，《公羊》、《谷梁》传《春秋》，均止于鲁哀公14年，与《春秩》经相

同。而《左传》传《春秋》，则止于鲁哀公16年，比《公羊》和《谷梁》的《春秋》经多两年。其三，《公羊》、《谷梁》为训诂之传，以解释《春秋》经文为主，叙述史实极少，凡《春秋》不载的，两传都不涉及，它们只是把《春秋》的所谓"微言大义"进行发挥，但所讲的"微言大义"未必符合《春秋》本旨，且有许多赘言。而《左传》为记事之传，它从史实方面解说《春秋》，或说明《春秋》的写法，或以事实补充说明《春秋》，或订正《春秋》的错误，甚至《春秋》不载，而《左传》作者认为有必要传之后代的也加以记述，所以《左传》被认为是"无经之传"，它虽然解经不如其它二传，但它在社会政治、礼乐制度、军事外交、人物记载等许多方面都拓展了《春秋》的内容，且其记事详备，文辞富赡，有很高的史学与文学价值。

二、有关《左传》的问题

1.《左传》的作者

《左传》的作者问题曾引起长期争论，分歧也很大。自《史记》、《汉书》以来，一般的观点认为《左传》的作者是左丘明。由于左丘明生活的时代至今较远，史籍记载较少又极为简单，所以对其生存的具体年代、身份、是否作过《左传》、与孔子的关系等许多问题难以考定。对左丘明有点滴记载的史籍有《论语·公冶长》、《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及《太史公自序》、《汉书·艺文志》、《孔子家语》等，根据对这些资料的综合分析与论证，大致推断：左丘明是鲁国人，生活在春秋末到战国初这一时代，他是一个嫉恶如仇、性格开朗的人，他与孔子有过交往，受到孔子的尊敬与景仰。司马迁与班固认为他曾做过鲁国的太史。

2.《左传》的内容与思想倾向

《左传》产生时代较早，内容复杂，篇幅宏大。自唐宋以来，

对《左传》的成书年代有着不同的争论，至今为止，《左传》成书于春秋末年的说法更为可信。《左传》是作者以《春秋》为依据，对大量的文献资料进行加工整理而成。在长期的流传中，可能个别之处窜入一些文字，但没有影响全书，作品的内容、语言仍形成一个整体风格。

《左传》记载了从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68年（鲁哀公廿七年）间255年的历史，起年与《春秋》相同，终止年比《春秋》多13年。《左传》全书共180 273字，约为《春秋》的11倍，它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历史著作。《左传》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包括春秋列国的政治、外交、军事各方面的活动及有关言论，还记载了一些关于天道、鬼神、卜筮、灾异等事。

纵观《左传》所记载的春秋时代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晰把握其思想脉络。首先，作者有进步的思想意识与历史观。春秋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烈，诸侯国之间兼并战争不断。《左传》的作者对社会现实的实质有较为清醒的深刻认识，他秉笔直书历史，这一点对后代史家、文学家有着积极的影响，激励他们能站在民族利益的高度，客观地反映现实。从春秋中叶起，新兴地主阶级逐渐发展起来，作者站在历史前进的进步立场上，大量地叙写了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与奴隶主统治者之间的新旧势力的斗争，揭露了以周天子为代表的奴隶主统治者的腐朽和庸弱无能，而将新兴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写得极有生气，如秦穆公、晋文公、楚庄王等。其次，表现了春秋之际先进的军事思想。描写战争是《左传》的重要内容与特色之一，这些描写不仅取得了艺术上的成就，重要的是体现了那个时代先进的军事思想，如晋楚城濮之战（《僖公廿八年》）、秦晋韩原之战（《僖公十五年》）等阐明了战争胜负与政治因素的关系以及奇妙的战术运用。《左传》所体现的

先进的军事思想虽没有系统化、理论化，但它对战国后期《孙子兵法》等军事思想体系的形成不无影响。

《左传》的思想也有其局限性。作者对奴隶主阶级统治下的某些旧秩序、旧事物有时是维护的，比较突出的就是对于“礼”的维护，强调“礼”的重要性。此外，作者写鬼神占卜的篇章也不少，极力表明鬼神的存在、卜筮的可信，这确实宣扬了浓厚的迷信思想。

3.《左传》的史学与文学价值

《左传》发展了《春秋》的编年体，对史学做出了巨大贡献。作者秉笔直书、客观真实地反映现实的精神，也大大激励鼓舞后代史家。而《左传》将史实与文学结合起来的写法，更是史学上的创举，成为优良的传统，被史家所承继。《左传》上承《尚书》、《春秋》，下启《战国策》、《史记》，是我国史学上的光辉著作。

《左传》又是一部文学巨著，创造了辉煌的文学成就。它开创了史学与文学结合的传统，于史实之上，不妄书，不臆造，而是使用一些手法，将史实写得富有故事性、戏剧性，形象生动地再现了史实。《左传》还运用多种艺术手法刻画了众多的历史人物形象，如晋文公重耳、郑子产等，这些人物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留给人深刻的印象。《左传》的作者又是战国时代伟大的语言大师，其语言词约义丰、委曲生动、笔意蕴藉，对后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左传》是战国时代杰出的历史散文著作。

三、《春秋公羊传》的师传

公羊，复姓，战国时期有齐国人公羊高。相传他是孔子的弟子子夏（春秋时齐人，卜氏，名商）的学生。相传公羊高著的《春秋公羊传》，开始只是口口相传，到西汉景帝之时，传到公羊高的玄孙公羊寿，公羊寿与齐人胡毋生将《春秋公羊传》用汉代

隶书写在竹简与帛之上，成为今文《公羊传》。

西汉时，胡毋生与赵人董仲舒同时研习《公羊春秋》，自东汉和帝之后，《春秋左氏》学兴起，公羊学开始衰微。东汉大学者何休著《春秋公羊解诂》，开辟了公羊学的纪元，成为公羊学的权威著作。魏晋之际，公羊学沉寂。到唐代，经学家徐彦著《春秋公羊传注疏》28卷，徐《疏》是对何休《解诂》的权威注释，它使公羊学又提高到一个新的学术高度。宋元明之际，公羊学依旧衰微。清代公羊学又随经学的复兴而有所发展，有陈立的《公羊义疏》76卷、孔广森的《春秋公羊通义》13卷等。

四、《春秋谷梁传》的师传

谷梁，复姓，春秋时有鲁人谷梁赤。相传他也是子夏的弟子，并作《春秋谷梁传》。最初也是以口相传，到西汉之时才用隶书写成书，也是今文。

汉代谷梁学没有可以记载的成就。晋代范宁作《春秋谷梁传集解》20卷，成为很有代表性的作品。到唐代，杨士勋著《春秋谷梁传注疏》20卷，精当地注释范宁的《集解》，也成为谷梁学的力作，因而现行十三经并收两家。宋元明时谷梁学衰微，清代谷梁学复兴，有柳兴恩《谷梁大义述》30卷、廖平《谷梁古义疏》、钟文烝《谷梁补注》等。

原　　文

春秋左传

隐　　公

［传］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

隐公元年

［经］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

［传］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书爵。曰“仪父”，贵之也。公摄位而欲求好于邾，故为蔑之盟。

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

佗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暱，厚将崩。”

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遂置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

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缓，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逾月，外姻至。赠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豫凶事，非

礼也。

八月，纪人伐夷。夷不告，故不书。

有蜚。不为灾，亦不书。

惠公之季年，败宋师于黄。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

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临，故不书。惠公之薨也，有宋师，大子少，葬故有阙，是以改葬。卫侯来会葬，不见公，亦不书。

郑共叔之乱，公孙滑出奔卫。卫人为之伐郑，取廪延。郑人以王师、虢师伐卫南鄙。请师于邾。邾子使私于公子豫，豫请往，公弗许，遂行。及邾人、郑人盟于翼。不书，非公命也。

新作南门。不书，亦非公命也。

十二月，祭伯来，非王命也。

众父卒。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

隐公二年

［经］二年春，公会戎于潜。夏五月，莒人入向。无骇帅师入极。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九月，纪裂繻来逆女。冬十月，伯姬归于纪。纪子帛、莒子盟于密。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郑人伐卫。

［传］二年春，公会戎于潜，修惠公之好也。戎请盟，公辞。

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归。夏，莒人入向，以姜氏还。

司空无骇入极，费庈父胜之。

戎请盟。秋，盟于唐，复修戎好也。

九月，纪裂繻来逆女，卿为君逆也。

冬，纪子帛、莒子盟于密，鲁故也。

郑人伐卫，讨公孙滑之乱也。

隐公三年

[经]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三月庚戌，天王崩。夏四月辛卯，君氏卒。秋，武氏子来求赙。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冬十有二月，齐侯，郑伯盟于石门。癸未，葬宋穆公。

[传] 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书之。

夏，君氏卒，声子也。不赴于诸侯，不反哭于寝，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称夫人，故不言葬，不书姓。为公故，曰"君氏"。

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

君子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苟有明信，涧溪沼沚之毛，苹蘩蕴藻之菜，筐筥锜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风》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苇》、《泂酌》，昭忠信也。"

武氏子来求赙，王未葬也。

宋穆公疾，召大司马孔父而属殇公焉，曰："先君舍与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灵，得保首领以没，先君若问与夷，其将何辞以对？请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虽死，亦无悔焉。"对曰："群臣愿奉冯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为贤，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让，是废先君之举也，岂曰能贤？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务乎？吾子其无废先君之功。"使公子冯出居于郑。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殇公即位。

君子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飨之，命以义夫。

《商颂》曰：'殷受命咸宜，百禄是荷。'其是之谓乎！"

冬，齐、郑盟于石门，寻卢之盟也。庚戌，郑伯之车偾于济。

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又娶于陈，曰厉妫。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妫生桓公，庄姜以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宠而好兵，公弗禁，庄姜恶之。石碏谏曰："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逸，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为祸。夫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昣者，鲜矣；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君人者将祸是务去，而速之，无乃不可乎？"弗听。其子厚与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隐公四年

[经]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娄。戊申，卫州吁弑其君完。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秋，翚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九月，卫人杀州吁于濮。冬十有二月，卫人立晋。

[传] 四年春，卫州吁弑桓公而立。公与宋公为会，将寻宿之盟。未及期，卫人来告乱。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宋殇公之即位也，公子冯出奔郑，郑人欲纳之。及卫州吁立，将修先君之怨于郑，而求宠于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郑以除君害，君为主，敝邑以赋与陈、蔡从，则卫国之愿也。"宋人许之。于是陈、蔡方睦于卫。故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围其东门，五日而还。

公问于众仲曰："卫州吁其成乎？"对曰："臣闻以德和民，不

闻以乱。以乱，犹治丝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无众；安忍，无亲。众叛亲离，难以济矣。夫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于是乎不务令德，而欲以乱成，必不免矣。”

秋，诸侯复伐郑。宋公使来乞师，公辞之。羽父请以师会之，公弗许。固请而行。故书曰“翚帅师”，疾之也。诸侯之师败郑徒兵，取其禾而还。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问定君于石子。石子曰：“王觐为可。”曰：“何以得觐？”曰：“陈桓公方有宠于王，陈、卫方睦，若朝陈使请，必可得也。”厚从州吁如陈。石碏使告于陈曰：“卫国褊小，老夫耄矣，无能为也。此二人者，实弑寡君，敢即图之。”陈人执之而请莅于卫。九月，卫人使右宰丑莅杀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莅杀石厚于陈。

君子曰：“石碏，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

卫人逆公子晋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书曰“卫人立晋”，众也。

隐公五年

［经］五年春，公矢鱼于棠。夏四月，葬卫桓公。秋，卫师入郕。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邾人、郑人伐宋。螟。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宋人伐郑，围长葛。

［传］五年春，公将如棠观鱼者。臧僖伯谏曰：“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昭

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鸟兽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皂隶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将略地焉。”遂往，陈鱼而观之。僖伯称疾，不从。书曰“公矢鱼于棠”，非礼也，且言远地也。

曲沃庄伯以郑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随。

夏，葬卫桓公。卫乱，是以缓。

四月，郑人侵卫牧，以报东门之役。卫人以燕师伐郑。郑祭足、原繁、泄驾以三军军其前，使曼伯与子元潜军军其后。燕人畏郑三军而不虞制人。六月，郑二公子以制人败燕师于北制。君子曰：“不备不虞，不可以师。”

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

卫之乱也，郕人侵卫，故卫师入郕。

九月，考仲子之宫，将万焉。公问羽数于众仲。对曰：“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故自八以下。”公从之。于是初献六羽，始用六佾也。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郑曰：“请君释憾于宋，敝邑为道。”郑人以王师会之。伐宋，入其郛，以报东门之役。宋人使来告命，公闻其入郛也，将救之，问于使者曰：“师何及？”对曰：“未及国。”公怒，乃止。辞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难，今问诸使者，曰‘师未及国’，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

宋人伐郑，围长葛，以报入郛之役也。

隐公六年

［经］六年春，郑人来渝平。夏五月辛酉，公会齐侯盟于艾。秋七月。冬，宋人取长葛。

［传］六年春，郑人来渝平，更成也。

翼九宗五正顷父之子嘉父，逆晋侯于随，纳诸鄂。晋人谓之鄂侯。

夏，盟于艾，始平于齐也。

五月庚申，郑伯侵陈，大获。往岁，郑伯请成于陈，陈侯不许。五父谏曰："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君其许郑。"陈侯曰："宋、卫实难，郑何能为？"遂不许。

君子曰："善不可失，恶不可长，其陈桓公之谓乎！长恶不悛，从自及也。虽欲救之，其将能乎？《商书》曰：'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乡迩，其犹可扑灭？'周任有言曰：'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蕴崇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殖，则善者信矣。'"

秋，宋人取长葛。

冬，京师来告饥。公为之请籴于宋、卫、齐、郑，礼也。

郑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礼焉。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善郑以劝来者，犹惧不蔇，况不礼焉？郑不来矣！"

隐公七年

［经］七年春王三月，叔姬归于纪。滕侯卒。夏，城中丘。齐侯使其弟年来聘。秋，公伐邾。冬，天王使凡伯来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

［传］七年春，滕侯卒。不书名，未同盟也。凡诸侯同盟，于

是称名。故薨则赴以名，告终称嗣也，以继好息民，谓之礼经。

夏，城中丘，书，不时也。

齐侯使夷仲年来聘，结艾之盟也。

秋，宋及郑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为宋讨也。

初，戎朝于周，发币于公卿，凡伯弗宾。冬，王使凡伯来聘。还，戎伐之于楚丘以归。

陈及郑平。十二月，陈五父如郑莅盟。壬申，及郑伯盟，歃如忘。泄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赖盟矣。"

郑良佐如陈莅盟。辛巳，及陈侯盟，亦知陈之将乱也。

郑公子忽在王所，故陈侯请妻之。郑伯许之，乃成昏。

隐公八年

[经] 八年春，宋公、卫侯遇于垂。三月，郑伯使宛来归祊。庚寅，我入祊。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辛亥，宿男卒。秋七月庚午，宋公、齐侯、卫侯盟于瓦屋。八月，葬蔡宣公。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来。螟。冬十有二月，无骇卒。

[传] 八年春，齐侯将平宋、卫，有会期。宋公以币请于卫，请先相见，卫侯许之，故遇于犬丘。

郑伯请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许田。三月，郑伯使宛来归祊，不祀泰山也。

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

四月甲辰，郑公子忽如陈逆妇妫。辛亥，以妫氏归。甲寅，入于郑。陈鍼子送女。先配而后祖。鍼子曰："是不为夫妇。诬其祖矣。非礼也，何以能育？"

齐人卒平宋、卫于郑。秋，会于温，盟于瓦屋，以释东门之役，礼也。

八月丙戌，郑伯以齐人朝王，礼也。

公及莒人盟于浮来，以成纪好也。

冬，齐侯使来告成三国，公使众仲对曰："君释三国之图以鸠其民，君之惠也。寡君闻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

无骇卒。羽父请谥与族。公问族于众仲。众仲对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为展氏。

隐公九年

[经] 九年春，天子使南季来聘。三月癸酉，大雨，震电。庚辰，大雨雪。挟卒。夏，城郎。秋七月。冬，公会齐侯于防。

[传] 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书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书，时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为霖，平地尺为大雪。

夏，城郎。书，不时也。

宋公不王。郑伯为王左卿士，以王命讨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绝宋使。

秋，郑人以王命来告伐宋。

冬，公会齐侯于防，谋伐宋也。

北戎侵郑，郑伯御之。患戎师，曰："彼徒我车，惧其侵轶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无刚者，尝寇而速去之，君为三覆以待之。戎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先者见获必务进，进而遇覆必速奔，后者不救，则无继矣。乃可以逞。"从之。

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师，前后击之，尽殪。戎师大奔。十一月甲寅，郑人大败戎师。

隐公十年

[经] 十年春王二月，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夏，翚帅师会

齐人、郑人伐宋。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秋，宋人、卫人入郑。宋人、蔡人、卫人伐戴。郑伯伐取之。冬十月壬午，齐人、郑人入郕。

[传]十年春，王正月，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邓，为师期。

夏五月，羽父先会齐侯、郑伯伐宋。

六月戊申，公会齐侯、郑伯于老桃。壬戌，公败宋师于菅。庚午，郑师入郜。辛未，归于我。庚辰，郑师入防。辛巳，归于我。

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可谓正矣。以王命讨不庭，不贪其土以劳王爵，正之体也。"

蔡人、卫人、郕人不会王命。

秋七月庚寅，郑师入郊，犹在郊。宋人、卫人入郑。蔡人从之，伐戴。八月壬戌，郑伯围戴。癸亥，克之，取三师焉。宋、卫既入郑，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败。

九月戊寅，郑伯入宋。

冬，齐人、郑人入郕，讨违王命也。

隐公十一年

[经]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来朝。夏，公会郑伯于时来。秋七月壬午，公及齐侯、郑伯入许。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传]十一年春，滕侯、薛侯来朝，争长。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后之。"

公使羽父请于薛侯曰："君与滕君辱在寡人。周谚有之曰：'山有木，工则度之；宾有礼，主则择之。'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寡人若朝于薛，不敢与诸任齿。君若辱贶寡人，则愿以滕君为请。"

薛侯许之，乃长滕侯。

夏，公会郑伯于郲，谋伐许也。

郑伯将伐许。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宫。公孙阏与颍考叔争车，颍考叔挟辀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

秋七月，公会齐侯、郑伯伐许。庚辰，傅于许，颍考叔取郑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颠。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郑师毕登。壬午，遂入许。许庄公奔卫。

齐侯以许让公。公曰："君谓许不共，故从君讨之。许既伏其罪矣，虽君有命，寡人弗敢与闻。"乃与郑人。

郑伯使许大夫百里奉许叔以居许东偏，曰："天祸许国，鬼神实不逞于许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亿，其敢以许自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餬其口于四方，其况能久有许乎？吾子其奉许叔以抚柔此民也，吾将使获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没于地，天其以礼悔祸于许，无宁兹许公复奉其社稷。唯我郑国之有请谒焉，如旧昏媾，其能降以相从也。无滋他族，实偪处此，以与我郑国争此土也。吾子孙覆亡之不暇，而况能禋祀许乎？寡人之使吾子处此，不唯许国之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孙获处许西偏，曰："凡而器用财贿，无置于许。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于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孙日失其序。夫许，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厌周德矣，吾其能与许争乎？"

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有礼。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许，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

郑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鸡，以诅射颍考叔者。君子谓郑庄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无德政，又无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诅之，将何益矣！"

王取鄔、刘、蒍、邘之田于郑，而与郑人苏忿生之田温、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陉、隤、怀。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郑也。恕而行之，德之则也，礼之经也。己弗能有而以与

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

郑、息有违言，息侯伐郑。郑伯与战于竟，息师大败而还。君子是以知息之将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亲亲，不征辞，不察有罪，犯五不韪而以伐人，其丧师也，不亦宜乎！"

冬十月，郑伯以虢师伐宋。壬戌，大败宋师，以报其入郑也。宋不告命，故不书。凡诸侯有命，告则书，不然则否。师出臧否，亦如之。虽及灭国，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

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大宰。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羽父惧，反谮公于桓公而请弑之。公之为公子也，与郑人战于狐壤，止焉。郑人囚诸尹氏，赂尹氏而祷于其主钟巫，遂与尹氏归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钟巫，齐于社圃，馆于寪氏。壬辰，羽父使贼弑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讨寪氏，有死者。不书葬，不成丧也。

桓　　公

桓公元年

［经］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三月，公会郑伯于垂，郑伯以璧假许田。夏四月丁未，公及郑伯盟于越。秋，大水。冬十月。

［传］元年春，公即位，修好于郑。郑人请复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许之。三月，郑伯以璧假许田，为周公、祊故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郑伯盟于越，结祊成也。盟曰："渝盟，无享国。"

秋，大水。凡平原出水为大水。

冬，郑伯拜盟。

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

桓公二年

［经］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滕子来朝。三月，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大庙。秋七月，杞侯来朝。蔡侯、郑伯会于邓。九月，入杞。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传］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杀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惧，遂弑殇公。

君子以督为有无君之心而后动于恶，故先书弑其君。会于稷，以成宋乱，为赂故，立华氏也。

宋殇公立，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孔父嘉为司马，督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马则然。"已杀孔父而弑殇公，召庄公于郑而立之，以亲郑。以郜大鼎赂公，齐、陈、郑皆有赂，故遂相宋公。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大庙，非礼也。臧哀伯谏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凿，昭其俭也。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紞、纮、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钖、鸾、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今灭德立违，而寘其赂器于大庙，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诛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郜鼎在庙，章孰甚焉？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义士犹或非之，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于大庙，其若之何？"公不听。周内史闻之曰："臧孙达其有后于鲁乎！君违不忘谏之以德。"

秋七月，杞侯来朝，不敬，杞侯归，乃谋伐之。

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

九月，入杞，讨不敬也。

公及戎盟于唐，修旧好也。

冬，公至自唐，告于庙也。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特相会，往来称地，让事也。自参以上，则往称地，来称会，成事也。

初，晋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条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亩之战生，命之曰成师。师服曰："异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听，易则生乱。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师，始兆乱矣，兄其替乎？"

惠之二十四年，晋始乱，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孙栾宾傅之。师服曰："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今晋，甸侯也，而建国。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惠之三十年，晋潘父弑昭侯而立桓叔，不克。晋人立孝侯。

惠之四十五年，曲沃庄伯伐翼，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陉庭之田。陉庭南鄙启曲沃伐翼。

桓公三年

[经]三年春正月，公会齐侯于嬴。夏，齐侯、卫侯胥命于蒲。六月，公会杞侯于郕。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公子翚如齐逆女。九月，齐侯送姜氏于讙。公会齐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齐。冬，齐侯使其弟年来聘。有年。

[传]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陉庭。韩万御戎，梁弘为

右，逐翼侯于汾隰，骖絓而止。夜获之，及栾共叔。

会于嬴，成昏于齐也。

夏，齐侯、卫侯胥命于蒲，不盟也。

公会杞侯于郕，杞求成也。

秋，公子翚如齐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

齐侯送姜氏于讙，非礼也。凡公女嫁于敌国，姊妹，则上卿送之，以礼于先君；公子，则下卿送之。于大国，虽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则诸卿皆行，公不自送。于小国，则上大夫送之。

冬，齐仲年来聘，致夫人也。

芮伯万之母芮姜恶芮伯之多宠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

桓公四年

［经］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夏，天王使宰渠伯纠来聘。

［传］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书，时，礼也。

夏，周宰渠伯纠来聘。父在，故名。

秋，秦师侵芮，败焉，小之也。

冬，王师、秦师围魏，执芮伯以归。

桓公五年

［经］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夏，齐侯、郑伯如纪。天王使仍叔之子来聘。葬陈桓公。城祝丘。秋，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大雩。螽。冬，州公如曹。

［传］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再赴也。于是陈乱，文公子佗杀大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乱作，国人分散，故再赴。

夏，齐侯、郑伯朝于纪，欲以袭之，纪人知之。

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秋，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王

为中军；虢公林父将右军，蔡人、卫人属焉；周公黑肩将左军，陈人属焉。

郑子元请为左拒以当蔡人、卫人，为右拒以当陈人，曰："陈乱，民莫有斗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顾之，必乱。蔡、卫不枝，固将先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从之。曼伯为右拒，祭仲足为左拒，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为鱼丽之陈。先偏后伍，伍承弥缝。战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动而鼓。"蔡、卫、陈皆奔，王卒乱，郑师合以攻之，王卒大败。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军。祝聃请从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无陨，多矣。"

夜，郑伯使祭足劳王，且问左右。

仍叔之子来聘，弱也。

秋，大雩，书，不时也。凡祀，启蛰而郊，龙见而雩，始杀而尝，闭蛰而烝。过则书。

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国危，遂不复。

桓公六年

[经] 六年春正月，实来。夏四月，公会纪侯于成。秋八月壬午，大阅。蔡人杀陈佗。九月丁卯，子同生。冬，纪侯来朝。

[传] 六年春，自曹来朝。书曰"实来"，不复其国也。

楚武王侵随，使薳章求成焉。军于瑕以待之。随人使少师董成。斗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于汉东也，我则使然。我张吾三军而被吾甲兵，以武临之，彼则惧而协以谋我，故难间也。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张必弃小国，小国离，楚之利也。少师侈，请羸师以张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斗伯比曰："以为后图，少师得其君。"王毁军而纳少师。

少师归，请追楚师，随侯将许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

楚之羸，其诱我也，君何急焉？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今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丰备，何则不信？”对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硕肥腯’，谓民力之普存也；谓其畜之硕大蕃滋也，谓其不疾瘯蠡也，谓其备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洁粢丰盛’，谓其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丰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谓其上下皆有嘉德而无违心也。所谓馨香，无谗慝也。故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以致其禋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亲兄弟之国，庶免于难。”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

夏，会于成，纪来咨谋齐难也。

北戎伐齐，齐使乞师于郑。郑大子忽帅师救齐。六月，大败戎师，获其二帅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献于齐。于是，诸侯之大夫戍齐，齐人馈之饩，使鲁为其班，后郑。郑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师。

公之未昏于齐也，齐侯欲以文姜妻郑大子忽，大子忽辞。人问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齐大，非吾耦也。《诗》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国何为？”君子曰：“善自为谋。”及其败戎师也，齐侯又请妻之，固辞。人问其故，大子曰：“无事于齐，吾犹不敢。今以君命奔齐之急，而受室以归，是以师昏也。民其谓我何？”遂辞诸郑伯。

秋，大阅，简车马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礼举之，接以大牢，卜士负之，士妻食之。公与文姜、宗妇命之。

公问名于申繻。对曰：“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

有类。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故以国则废名，以官则废职，以山川则废主，以畜牲则废祀，以器币则废礼。晋以僖侯废司徒，宋以武公废司空，先君献、武废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与吾同物，命之曰同。"

冬，纪侯来朝，请王命以求成于齐，公告不能。

桓公七年

［经］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夏，谷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

［传］七年春，谷伯、邓侯来朝。名，贱之也。

夏，盟、向求成于郑，既而背之。

秋，郑人、齐人、卫人伐盟、向。王迁盟、向之民于郏。

冬，曲沃伯诱晋小子侯杀之。

桓公八年

［经］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天王使家父来聘。夏五月丁丑，烝。秋，伐邾。冬十月，雨雪。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

［传］八年春，灭翼。

随少师有宠。楚斗伯比曰："可矣。仇有衅，不可失也。"

夏，楚子合诸侯于沈鹿。黄、随不会，使薳章让黄。楚子伐随，军于汉、淮之间。

季梁请下之："弗许而后战，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师谓随侯曰："必速战。不然，将失楚师。"随侯御之，望楚师。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无与王遇。且攻其右，右无良焉，必败。偏败，众乃携矣。"少师曰："不当王，非敌也。"弗从。战于速杞，

随师败绩。随侯逸，斗丹获其戎车，与其戎右少师。

秋，随及楚平。楚子将不许，斗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随未可克也。"乃盟而还。

冬，王命虢仲立晋哀侯之弟缗于晋。

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礼也。

桓公九年

[经] 九年春，纪季姜归于京师。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来朝。

[传] 九年春，纪季姜归于京师。凡诸侯之女行，唯王后书。

巴子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为好。楚子使道朔将巴客以聘于邓。邓南鄙鄾人攻而夺之币，杀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让于邓，邓人弗受。

夏，楚使斗廉帅师及巴师围鄾。邓养甥、聃甥帅师救鄾。三逐巴师，不克。斗廉衡陈其师于巴师之中，以战，而北。邓人逐之，背巴师。而夹攻之。邓师大败，鄾人宵溃。

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贾伯伐曲沃。

冬，曹大子来朝，宾之以上卿，礼也。享曹大子，初献，乐奏而叹。施父曰："曹大子其有忧乎？非叹所也。"

桓公十年

[经]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终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秋，公会卫侯于桃丘，弗遇。冬十有二月丙午，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

[传] 十年春，曹桓公卒。

虢仲谮其大夫詹父于王。詹父有辞，以王师伐虢。夏，虢公出奔虞。

秋，秦人纳芮伯万于芮。

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献。既而悔之，曰："周谚有之：'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贾害也？"乃献之。又求其宝剑。叔曰："是无厌也。无厌，将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

冬，齐、卫、郑来战于郎，我有辞也。

初，北戎病齐，诸侯救之。郑公子忽有功焉。齐人饩诸侯，使鲁次之。鲁以周班后郑。郑人怒，请师于齐。齐人以卫师助之。故不称侵伐。先书齐、卫，王爵也。

桓公十一年

［经］十有一年春正月，齐人、卫人、郑人盟于恶曹。夏五月癸未，郑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郑庄公。九月，宋人执郑祭仲。突归于郑。郑忽出奔卫。柔会宋公、陈侯、蔡叔盟于折。公会宋公于钟。冬十有二月，公会宋公于阚。

［传］十一年春，齐、卫、郑、宋盟于恶曹。

楚屈瑕将盟贰、轸。郧人军于蒲骚，将与随、绞、州、蓼伐楚师。莫敖患之。斗廉曰："郧人军其郊，必不诫，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于郊郢，以御四邑。我以锐师宵加于郧，郧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斗志。若败郧师，四邑必离。"莫敖曰："盍请济师于王？"对曰："师克在和，不在众。商、周之不敌，君之所闻也。成军以出，又何济焉？"莫敖曰："卜之？"对曰："卜以决疑，不疑何卜？"遂败郧师于蒲骚，卒盟而还。

郑昭公之败北戎也，齐人将妻之，昭公辞。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内宠，子无大援，将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从。

夏，郑庄公卒。

初，祭封人仲足有宠于庄公，庄公使为卿。为公娶邓曼，生

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于郑庄公，曰雍姞，生厉公。雍氏宗，有宠于宋庄公，故诱祭仲而执之，曰："不立突，将死。"亦执厉公而求赂焉。祭仲与宋人盟，以厉公归而立之。

秋九月丁亥，昭公奔卫。己亥，厉公立。

桓公十二年

［经］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会杞侯、莒子盟于曲池。秋七月丁亥，公会宋公、燕人盟于谷丘。八月壬辰，陈侯跃卒。公会宋公于虚。冬十有一月，公会宋公于龟。丙戌，公会郑伯，盟于武父。丙戌，卫侯晋卒。十有二月，及郑师伐宋。丁未，战于宋。

［传］十二年夏，盟于曲池，平杞、莒也。

公欲平宋、郑。秋，公及宋公盟于句渎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会于虚。冬，又会于龟。宋公辞平，故与郑伯盟于武父，遂帅师而伐宋，战焉，宋无信也。

君子曰："苟信不继，盟无益也。《诗》云：'君子屡盟，乱是用长。'无信也。"

楚伐绞，军其南门。莫敖屈瑕曰："绞小而轻，轻则寡谋，请无扞采樵者以诱之。"从之。绞人获三十人。明日，绞人争出，驱楚役徒于山中。楚人坐其北门，而覆诸山下，大败之。为城下之盟而还。

伐绞之役，楚师分涉于彭。罗人欲伐之，使伯嘉谍之，三巡数之。

桓公十三年

［经］十有三年春二月，公会纪侯、郑伯。己巳，及齐侯、宋公、卫侯、燕人战。齐师、宋师、卫师、燕师败绩。三月，葬卫

宣公。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

［传］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罗，斗伯比送之。还，谓其御曰："莫敖必败。举趾高，心不固矣。"遂见楚子曰："必济师。"楚子辞焉。人告夫人邓曼。邓曼曰："大夫其非众之谓，其谓君抚小民以信，训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于蒲骚之役，将自用也，必小罗。君若不镇抚，其不设备乎！夫固谓君训众而好镇抚之，召诸司而劝之以令德，见莫敖而告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岂不知楚师之尽行也？"楚子使赖人追之，不及。

莫敖使徇于师曰："谏者有刑！"及鄢，乱次以济，遂无次，且不设备。及罗，罗与卢戎两军之，大败之。莫敖缢于荒谷，群帅囚于冶父以听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宋多责赂于郑，郑不堪命。故以纪、鲁及齐与宋、卫、燕战。不书所战，后也。

郑人来请修好。

桓公十四年

［经］十有四年春正月，公会郑伯于曹。无冰。夏五月，郑伯使其弟语来盟。秋八月壬申，御廪灾。乙亥，尝。冬十有二月丁巳，齐侯禄父卒。宋人以齐人、蔡人、卫人、陈人伐郑。

［传］十四年春，会于曹。曹人致饩，礼也。

夏，郑子人来寻盟，且修曹之会。

秋八月壬申，御廪灾。乙亥，尝。书，不害也。

冬，宋人以诸侯伐郑，报宋之战也。焚渠门，入及大逵。伐东郊，取牛首。以大宫之椽归，为卢门之椽。

桓公十五年

［经］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来求车。三月乙未，天王

崩。夏四月己巳，葬齐僖公。五月，郑伯突出奔蔡。郑世子忽复归于郑。许叔入于许。公会齐侯于艾。邾人、牟人、葛人来朝。秋九月，郑伯突入于栎。冬十有一月，公会宋公、卫侯、陈侯于袲，伐郑。

［传］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来求车，非礼也。诸侯不贡车、服，天子不私求财。

祭仲专，郑伯患之，使其婿雍纠杀之。将享诸郊。雍姬知之，谓其母曰："父与夫孰亲？"其母曰："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将享子于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杀雍纠，尸诸周氏之汪。公载以出，曰："谋及妇人，宜其死也。"夏，厉公出奔蔡。

六月乙亥，昭公入。

许叔入于许。

公会齐侯于艾，谋定许也。

秋，郑伯因栎人杀檀伯，而遂居栎。

冬，会于袲，谋伐郑，将纳厉公也。弗克而还。

桓公十六年

［经］十有六年春正月，公会宋公、蔡侯、卫侯于曹。夏四月，公会宋公、卫侯、陈侯、蔡侯伐郑。秋七月，公至自伐郑。冬，城向。十有一月，卫侯朔出奔齐。

［传］十六年春正月，会于曹，谋伐郑也。

夏，伐郑。

秋七月，公至自伐郑，以饮至之礼也。

冬，城向。书，时也。

初，卫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属诸右公子。为之娶于齐，而美，公取之，生寿及朔。属寿于左公子。夷姜缢。宣姜与公子朔

构急子。公使诸齐，使盗待诸莘，将杀之。寿子告之，使行。不可，曰："弃父之命，恶用子矣！有无父之国则可也。"及行，饮以酒，寿子载其旌以先，盗杀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请杀我乎！"又杀之。二公子故怨惠公。

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职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齐。

桓公十七年

[经]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会齐侯、纪侯盟于黄。二月丙午，公会邾仪父，盟于趡。夏五月丙午，及齐师战于奚。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陈归于蔡。癸巳，葬蔡桓侯。及宋人、卫人伐邾。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传]十七年春，盟于黄，平齐、纪，且谋卫故也。

及邾仪父盟于趡，寻蔑之盟也。

夏，及齐师战于奚，疆事也。于是齐人侵鲁疆，疆吏来告，公曰："疆场之事，慎守其一，而备其不虞。姑尽所备焉。事至而战，又何谒焉？"

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陈。秋，蔡季自陈归于蔡，蔡人嘉之也。

伐邾，宋志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书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礼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

初，郑伯将以高渠弥为卿，昭公恶之，固谏，不听。昭公立，惧其杀己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亹。

君子谓"昭公知所恶矣"。公子达曰："高伯其为戮乎？复恶已甚矣。"

桓公十八年

［经］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会齐侯于泺。公与夫人姜氏遂如齐。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齐。丁酉，公之丧至自齐。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传］十八年春，公将有行，遂与姜氏如齐。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谓之有礼。易此，必败。"

公会齐侯于泺，遂及文姜如齐。齐侯通焉。公谪之，以告。

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车。

鲁人告于齐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宁居，来修旧好，礼成而不反，无所归咎，恶于诸侯。请以彭生除之。"齐人杀彭生。

秋，齐侯师于首止，子亹会之，高渠弥相。七月戊戌，齐人杀子亹而轘高渠弥，祭仲逆郑子于陈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称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

周公欲弑庄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与王杀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

初，子仪有宠于桓王，桓王属诸周公。辛伯谏曰："并后、匹嫡、两政、耦国，乱之本也。"周公弗从，故及。

庄　　公

庄公元年

［经］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孙于齐。夏，单伯送王姬。秋，筑王姬之馆于外。冬十月乙亥，陈侯林卒。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王姬归于齐。齐师迁纪郱、鄑、郚。

［传］元年春，不称即位，文姜出故也。

三月，夫人孙于齐。不称姜氏，绝不为亲，礼也。

秋，筑王姬之馆于外。为外，礼也。

庄公二年

[经]二年春王二月，葬陈庄公。夏，公子庆父帅师伐于余丘。秋七月，齐王姬卒。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乙酉，宋公冯卒。

[传]二年冬，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书，奸也。

庄公三年

[经]三年春王正月，溺会齐师伐卫。夏四月，葬宋庄公。五月，葬桓王。秋，纪季以酅入于齐。冬，公次于滑。

[传]三年春，溺会齐师伐卫，疾之也。

夏五月，葬桓王，缓也。

秋，纪季以酅入于齐，纪于是乎始判。

冬，公次于滑，将会郑伯，谋纪故也。郑伯辞以难。凡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

庄公四年

[经]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齐侯于祝丘。三月，纪伯姬卒。夏，齐侯、陈侯、郑伯遇于垂。纪侯大去其国。六月乙丑，齐侯葬纪伯姬。秋七月。冬，公及齐人狩于禚。

[传]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师孑焉，以伐随。将齐，入告夫人邓曼曰："余心荡。"邓曼叹曰："王禄尽矣。盈而荡，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临武事，将发大命，而荡王心焉。若师徒无亏，王薨于行，国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樠木之下。令尹斗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营军临随。随人惧，行成。莫敖以

王命人盟随侯，且请为会于汉汭而还。济汉而后发丧。

纪侯不能下齐，以与纪季。夏，纪侯大去其国，违齐难也。

庄公五年

［经］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齐师。秋，郳犁来来朝。冬，公会齐人、宋人、陈人、蔡人伐卫。

［传］五年秋，郳犁来来朝，名，未王命也。

冬，伐卫，纳惠公也。

庄公六年

［经］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卫。夏六月，卫侯朔入于卫。秋，公至自伐卫。螟。冬，齐人来归卫俘。

［传］六年春，王人救卫。

夏，卫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宁跪于秦，杀左公子泄、右公子职，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于本末而后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谋；知本之不枝，弗强。《诗》云："本枝百世。"

冬，齐人来归卫宝，文姜请之也。

楚文王伐申，过邓。邓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骓甥、聃甥、养甥请杀楚子，邓侯弗许。三甥曰："亡邓国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图，后君噬齐。其及图之乎！图之，此为时矣。"邓侯曰："人将不食吾余。"对曰："若不从三臣，抑社稷实不血食，而君焉取余？"弗从。还年，楚子伐邓。十六年，楚复伐邓，灭之。

庄公七年

［经］七年春，夫人姜氏会齐侯于防。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秋，大水。无麦、苗。冬，夫人姜氏会齐

侯于谷。

[传] 七年春，文姜会齐侯于防，齐志也。

夏，恒星不见，夜明也。星陨如雨，与雨偕也。

秋，无麦、苗，不害嘉谷也。

庄公八年

[经] 八年春王正月，师次于郎，以俟陈人，蔡人。甲午，治兵。夏，师及齐师围郕，郕降于齐师。秋，师还。冬十有一月癸未，齐无知弑其君诸儿。

[传] 八年春，治兵于庙，礼也。

夏，师及齐师围郕。郕降于齐师。仲庆父请伐齐师。公曰："不可。我实不德，齐师何罪？罪我之由。《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姑务修德以待时乎！"秋，师还。君子是以善鲁庄公。

齐侯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瓜时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问不至；请代，弗许。故谋作乱。

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孙无知，有宠于僖公，衣服礼秩如适。襄公绌之。二人因之以作乱。连称有从妹在公宫，无宠。使间公，曰："捷，吾以汝为夫人。"

冬十二月，齐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贝丘。见大豕，从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见！"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坠于车，伤足丧屦。反，诛屦于徒人费，弗得；鞭之，见血。走出，遇贼于门，劫而束之。费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费请先入，伏公而出，斗，死于门中。石之纷如死于阶下。遂入，杀孟阳于床。曰："非君也，不类。"见公之足于户下，遂弑之，而立无知。

初，襄公立，无常。鲍叔牙曰："君使民慢，乱将作矣。"奉

公子小白出奔莒。乱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纠来奔。

初，公孙无知虐于雍廪。

庄公九年

[经] 九年春，齐人杀无知。公及齐大夫盟于蔇。夏，公伐齐纳子纠。齐小白入于齐。秋七月丁酉，葬齐襄公。八月庚申，及齐师战于乾时，我师败绩。九月，齐人取子纠杀之。冬，浚洙。

[传] 九年春，雍廪杀无知。公及齐大夫盟于蔇，齐无君也。

夏，公伐齐，纳子纠。桓公自莒先入。

秋，师及齐师战于乾时，我师败绩。公丧戎路，传乘而归。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

鲍叔帅师来言曰："子纠，亲也，请君讨之。管、召，仇也，请受而甘心焉。"乃杀子纠于生窦，召忽死之。管仲请囚，鲍叔受之，及堂阜而税之。归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高傒，使相可也。"公从之。

庄公十年

[经] 十年春王正月，公败齐师于长勺。二月，公侵宋。三月，宋人迁宿。夏六月，齐师、宋师次于郎。公败宋师于乘丘。秋九月，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冬十月，齐师灭谭，谭子奔莒。

[传]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

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夏六月，齐师、宋师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师不整，可败也。宋败，齐必还，请击之。"公弗许。自雩门窃出，蒙皋比而先犯之。公从之。大败宋师于乘丘。齐师乃还。

蔡哀侯娶于陈，息侯亦娶焉。息妫将归，过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见之，弗宾。息侯闻之，怒，使谓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从之。秋九月，楚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

齐侯之出也，过谭，谭不礼焉。及其入也，诸侯皆贺，谭又不至。冬，齐师灭谭，谭无礼也。谭子奔莒，同盟故也。

庄公十一年

[经]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败宋师于鄑。秋，宋大水。冬，王姬归于齐。

[传] 十一年夏，宋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御之，宋师未陈而薄之，败诸鄑。

凡师，敌未陈曰败某师，皆陈曰战，大崩曰败绩，得隽曰克，覆而败之曰取某师，京师败曰王师败绩于某。

秋，宋大水。公使吊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吊？"对曰："孤实不敬，天降之灾，又以为君忧，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兴乎！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国有凶，称孤，礼也。言惧而名礼，其庶乎！"

既而闻之曰公子御说之辞也。臧孙达曰:“是宜为君,有恤民之心。”

冬,齐侯来逆共姬。

乘丘之役,公之金仆姑射南宫长万,公右歂孙生搏之。宋人请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鲁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

庄公十二年

[经]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纪叔姬归于酅。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万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冬十月,宋万出奔陈。

[传]十二年秋,宋万弑闵公于蒙泽。遇仇牧于门,批而杀之。遇大宰督于东宫之西,又杀之。立子游。群公子奔萧,公子御说奔亳。南宫牛、猛获帅师围亳。

冬十月,萧叔大心及戴、武、宣、穆、庄之族以曹师伐之。杀南宫牛于师,杀子游于宋,立桓公。猛获奔卫。南宫万奔陈,以乘车辇其母,一日而至。

宋人请猛获于卫,卫人欲勿与,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恶一也,恶于宋而保于我,保之何补?得一夫而失一国,与恶而弃好,非谋也。”卫人归之。亦请南宫万于陈,以赂。陈人使妇人饮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见。宋人皆醢之。

庄公十三年

[经]十有三年春,齐侯、宋人、陈人、蔡人、邾人会于北杏。夏六月,齐人灭遂。秋七月。冬,公会齐侯盟于柯。

[传]十三年春,会于北杏,以平宋乱。遂人不至。

夏,齐人灭遂而戍之。

冬,盟于柯,始及齐平也。

宋人背北杏之会。

庄公十四年

［经］十有四年春，齐人、陈人、曹人伐宋。夏，单伯会伐宋。秋七月，荆入蔡。冬，单伯会齐侯、宋公、卫侯、郑伯于鄄。

［传］十四年春，诸侯伐宋。齐请师于周。夏，单伯会之，取成于宋而还。

郑厉公自栎侵郑，及大陵，获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请纳君。"与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杀郑子及其二子而纳厉公。

初，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内蛇死。六年而厉公入。公闻之，问于申缟曰："犹有妖乎？"对曰："人之所忌，其气焰以取之，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故有妖。"

厉王入，遂杀傅瑕。使谓原繁曰："傅瑕贰，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纳我而无二心者，吾皆许之上大夫之事，吾愿与伯父图之。且寡人出，伯父无里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对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贰如之？苟主社稷，国内之民其谁不为臣？臣无二心，天之制也。子仪在位十四年矣，而谋召君者，庸非二乎？庄公之子犹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赂劝贰而可以济事，君其若之何？臣闻命矣。"乃缢而死。

蔡哀侯为莘故，绳息妫以语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灭息。以息妫归，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问之，对曰："吾一妇人而事二夫，纵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灭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

君子曰："《商书》所谓'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乡迩，其犹可扑灭'者，其如蔡哀侯乎！"

冬，会于鄄，宋服故也。

庄公十五年

［经］十有五年春，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会于鄄。夏，夫人姜氏如齐。秋，宋人、齐人、邾人伐郳。郑人侵宋。冬十月。

［传］十五年春，复会焉，齐始霸也。

秋，诸侯为宋伐郳。郑人间之而侵宋。

庄公十六年

［经］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齐人、卫人伐郑。秋，荆伐郑。冬十有二月，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邾子克卒。

［传］十六年夏，诸侯伐郑，宋故也。

郑伯自栎入，缓告于楚。秋，楚伐郑，及栎，为不礼故也。

郑伯治与于雍纠之乱者。九月，杀公子阏，刖强鉏。公父定叔出奔卫。三年而复之，曰："不可使共叔无后于郑。"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数焉。"

君子谓："强鉏不能卫其足。"

冬，同盟于幽，郑成也。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军为晋侯。

初，晋武公伐夷，执夷诡诸。蒍国请而免之。既而弗报。故子国作乱，谓晋人曰："与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晋师伐夷，杀夷诡诸。周公忌父出奔虢。惠王立而复之。

庄公十七年

［经］十有七年春，齐人执郑詹。夏，齐人歼于遂。秋，郑詹自齐逃来。冬，多麋。

［传］十七年春，齐人执郑詹，郑不朝也。

夏，遂因氏，颌氏、工娄氏、须遂氏飨齐戍，醉而杀之，齐人歼焉。

庄公十八年

［经］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夏，公追戎于济西。秋，有蜮。冬十月。

［传］十八年春，虢公、晋侯朝王，王飨醴，命之宥，皆赐玉五珏，马三匹。非礼也。王命诸侯，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不以礼假人。

虢公、晋侯、郑伯使原庄公逆王后于陈。陈妫归于京师，实惠后。

夏，公追戎于济西。不言其来，讳之也。

秋，有蜮，为灾也。

初，楚武王克权，使斗缗尹之。以叛，围而杀之。迁权于那处，使阎敖尹之。及文王即位，与巴人伐申而惊其师。巴人叛楚而伐那处，取之，遂门于楚。阎敖游涌而逸。楚子杀之。其族为乱。冬，巴人因之以伐楚。

庄公十九年

［经］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遂及齐侯、宋公盟。夫人姜氏如莒。冬，齐人、宋人、陈人伐我西鄙。

［传］十九年春，楚子御之，大败于津。还，鬻拳弗纳，遂伐黄。败黄师于踖陵。还，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诸夕室。亦自杀也，而葬于绖皇。

初，鬻拳强谏楚子，楚子弗从，临之以兵，惧而从之。鬻拳

曰："吾惧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为大阍，谓之大伯。使其后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谓爱君矣，谏以自纳于刑，刑犹不忘纳君于善。"

初，王姚嬖于庄王，生子颓。子颓有宠，蒍国为之师。及惠王即位，取蒍国之圃以为囿；边伯之宫近于王宫，王取之；王夺子禽祝跪与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蒍国、边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乱，因苏氏。秋，五大夫奉子颓以伐王，不克，出奔温。苏子奉子颓以奔卫。卫师、燕师伐周。冬，立子颓。

庄公二十年

[经]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夏，齐大灾。秋七月。冬，齐人伐戎。

[传]二十年春，郑伯和王室，不克。执燕仲父。夏，郑伯遂以王归，王处于栎。秋，王及郑伯入于邬。遂入成周，取其宝器而还。

冬，王子颓享五大夫，乐及遍舞。郑伯闻之，见虢叔，曰："寡人闻之，哀乐失时，殃咎必至。今王子颓歌舞不倦，乐祸也。夫司寇行戮，君为之不举，而况敢乐祸乎！奸王之位，祸孰大焉？临祸忘忧，忧必及之。盍纳王乎？"虢公曰："寡人之愿也。"

庄公二十一年

[经]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郑伯突卒。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冬十有二月，葬郑厉公。

[传]二十一年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郑伯将王自圉门入，虢叔自北门入，杀王子颓及五大夫。郑伯享王于阙西辟，乐备。王与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东。原伯曰："郑伯效尤，其亦将有咎。"五月，郑厉公卒。

王巡虢守。虢公为王宫于玤，王与之酒泉。郑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鉴予之。虢公请器，王予之爵。郑伯由是始恶于王。

冬，王归自虢。

庄公二十二年

[经]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癸丑，葬我小君文姜。陈人杀其公子御寇。夏五月。秋七月丙申，及齐高傒盟于防。冬，公如齐纳币。

[传]二十二年春，陈人杀其大子御寇，陈公子完与颛孙奔齐。颛孙自齐来奔。

齐侯使敬仲为卿。辞曰："羁旅之臣，幸若获宥，及于宽政，赦其不闲于教训而免于罪戾，驰于负担，君之惠也。所获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谤？请以死告。《诗》云：'翘翘车乘，招我以弓。岂不欲往，畏我友朋。'"使为工正。

饮桓公酒，乐。公曰："以火继之。"辞曰："臣卜其昼，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礼，不继以淫，义也；以君成礼，弗纳于淫，仁也。"

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谓'凤皇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于京。'"陈厉公，蔡出也。故蔡人杀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光，远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庭实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宾于王。'犹有观焉，故曰其在后乎？风行而著于土，故曰

其在异国乎？若在异国，必姜姓也。姜，大岳之后也。山岳则配天，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

及陈之初亡也，陈桓子始大于齐。其后亡成，成子得政。

庄公二十三年

［经］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齐。祭叔来聘。夏，公如齐观社。公至自齐。荆人来聘。公及齐侯遇于谷。萧叔朝公。秋，丹桓宫楹。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十有二月甲寅，公会齐侯盟于扈。

［传］二十三年夏，公如齐观社，非礼也。曹刿谏曰："不可。夫礼，所以整民也。故会以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朝以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征伐以讨其不然。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习之。非是，君不举矣。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

晋桓、庄之族逼，献公患之。士蒍曰："去富子，则群公子可谋也已。"公曰："尔试其事。"士蒍与群公子谋，谮富子而去之。

秋，丹桓宫之楹。

庄公二十四年

［经］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宫桷。葬曹庄公。夏，公如齐逆女。秋，公至自齐。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妇觌，用币。大水。冬，戎侵曹。曹羁出奔陈。赤归于曹。郭公。

［传］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礼也。御孙谏曰："臣闻之：'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纳诸大恶，无乃不可乎！"

秋，哀姜至。公使宗妇觌，用币，非礼也。御孙曰："男贽，大者玉帛，小者禽鸟，以章物也；女贽，不过榛栗枣修，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贽，是无别也。男女之别，国之大节也。而由夫人乱之，无乃不可乎！"

晋士蒍又为群公子谋，使杀游氏之二子。士蒍告晋侯曰："可矣。不过二年，君必无患。"

庄公二十五年

［经］二十有五年春，陈侯使女叔来聘。夏五月癸丑，卫侯朔卒。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伯姬归于杞。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门。冬，公子友如陈。

［传］二十五年春，陈女叔来聘，始结陈好也。嘉之，故不名。

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币于社，伐鼓于朝。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门，亦非常也。凡天灾，有币无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晋士蒍使群公子尽杀游氏之族，乃城聚而处之。

冬，晋侯围聚，尽杀群公子。

庄公二十六年

［经］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曹杀其大夫。秋，公会宋人、齐人伐徐。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传］二十六年春，晋士蒍为大司空。

夏，士蒍城绛，以深其宫。

秋，虢人侵晋。冬，虢人又侵晋。

庄公二十七年

［经］二十有七年春，公会杞伯姬于洮。夏六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郑伯同盟于幽。秋，公子友如陈，葬原仲。冬，杞伯姬来。莒庆来逆叔姬。杞伯来朝。公会齐侯于城濮。

［传］二十七年春，公会杞伯姬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义不

巡守，诸侯非民事不举，卿非君命不越竟。

夏，同盟于幽，陈，郑服也。

秋，公子友如陈葬原仲，非礼也。原仲，季友之旧也。

冬，杞伯姬来，归宁也。凡诸侯之女，归宁曰来，出曰来归。夫人归宁曰如某，出曰归于某。

晋侯将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骄，若骤得胜于我，必弃其民。无众而后伐之，欲御我，谁与？夫礼乐慈爱，战所畜也。夫民，让事、乐和、爱亲、哀丧，而后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战将饥。"

王使召伯廖赐齐侯命，且请伐卫，以其立子颓也。

庄公二十八年

［经］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齐人伐卫。卫人及齐人战，卫人败绩。夏四月丁未，邾子琐卒。秋，荆伐郑，公会齐人、宋人救郑。冬，筑郿。大无麦、禾，臧孙辰告籴于齐。

［传］二十八年春，齐侯伐卫。战，败卫师。数之以王命，取赂而还。

晋献公娶于贾，无子。烝于齐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晋伐骊戎，骊戎男女以骊姬。归生奚齐。其娣生卓子。骊姬嬖，欲立其子，赂外嬖梁五与东关嬖五，使言于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与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无主。宗邑无主则民不威，疆埸无主则启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国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与屈，则可以威民而惧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广莫，于晋为都。晋之启土，不亦宜乎？"晋侯说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群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绛。二五卒与骊姬谮群公子而立奚齐，晋人谓之二五耦。

楚令尹子元欲蛊文夫人。为馆于其宫侧，而振万焉。夫人闻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习戎备也。今令尹不寻诸仇仇，而于未亡人之侧，不亦异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妇人不忘袭仇，我反忘之！"

秋，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入于桔柣之门。子元、斗御疆、斗梧、耿之不比为旆，斗班、王孙游、王孙喜殿。众车入自纯门，及逵市。县门不发，楚言而出。子元曰："郑有人焉。"诸侯救郑，楚师夜遁。郑人将奔桐丘，谍告曰："楚幕有乌。"乃止。

冬，饥。臧孙辰告籴于齐，礼也。

筑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

庄公二十九年

[经] 二十九年春，新延厩。夏，郑人侵许。秋，有蜚。冬十有二月，纪叔姬卒。城诸及防。

[传] 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厩。书，不时也。凡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夏，郑人侵许。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轻曰袭。

秋，有蜚，为灾也。凡物不为灾不书。

冬十二月，城诸及防。书，时也。凡土功，龙见而毕务，戒事也。火见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毕。

樊皮叛王。

庄公三十年

[经]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次于成。秋七月，齐人降鄣。八月癸亥，葬纪叔姬。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冬，公及齐侯遇于鲁济。齐人伐山戎。

［传］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讨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执樊仲皮，归于京师。

楚公子元归自伐郑，而处王宫。斗射师谏，则执而梏之。秋，申公斗班杀子元，斗谷於菟为令尹，自毁其家以纾楚国之难。

冬，遇于鲁济，谋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庄公三十一年

［经］三十有一年春，筑台于郎。夏四月，薛伯卒。筑台于薛。六月，齐侯来献戎捷。秋，筑台于秦。冬，不雨。

［传］三十一年夏六月，齐侯来献戎捷，非礼也。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诸侯不相遗俘。

庄公三十二年

［经］三十有二年春，城小谷。夏，宋公、齐侯遇于梁丘。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寝。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公子庆父如齐。狄伐邢。

［传］三十二年春，城小谷，为管仲也。

齐侯为楚伐郑之故，请会于诸侯。宋公请先见于齐侯。夏，遇于梁丘。

秋七月，有神降于莘。

惠王问诸内史过曰："是何故也？"对曰："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对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从之。内史过往，闻虢请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听于神。"

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应、宗区、史嚚享焉。神赐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

聪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虢多凉德，其何土之能得？”

初，公筑台临党氏，见孟任，从之。閟。而以夫人言，许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讲于梁氏，女公子观之。圉人荦自墙外与之戏。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杀之，是不可鞭。荦有力焉，能投盖于稷门。”

公疾，问后于叔牙。对曰：“庆父材。”问于季友，对曰：“臣以死奉般。”公曰：“乡者牙曰‘庆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饮此则有后于鲁国；不然，死且无后。”饮之，归，及逵泉而卒。立叔孙氏。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寝。子般即位，次于党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荦贼子般于党氏。成季奔陈。立闵公。

闵　　公

闵公元年

［经］元年春王正月。齐人救邢。夏六月辛酉，葬我君庄公。秋八月，公及齐侯盟于落姑。季子来归。冬，齐仲孙来。

［传］元年春，不书即位，乱故也。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暱，不可弃也；宴安酖毒，不可怀也。《诗》云：‘岂不怀归，畏此简书。’简书，同恶相恤之谓也。请救邢以从简书。”齐人救邢。

夏六月，葬庄公。乱故，是以缓。

秋八月，公及齐侯盟于落姑，请复季友也。齐侯许之，使召诸陈，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来归”，嘉之也。

冬，齐仲孙湫来省难。书曰“仲孙”，亦嘉之也。

仲孙归曰：“不去庆父，鲁难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

对曰："难不已，将自毙，君其待之。"公曰："鲁可取乎？"对曰："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臣闻之：'国将亡，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之，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君其务宁鲁难而亲之。亲有礼，因重固，间携贰，覆昏乱，霸王之器也。"

晋侯作二军，公将上军，大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以灭耿、灭霍、灭魏。还，为大子城曲沃；赐赵夙耿，赐毕万魏，以为大夫。

士蔿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为之极，又焉得立？不如逃之，无使罪至。为吴大伯，不亦可乎？犹有令名，与其及也。且谚曰：'心苟无瑕，何恤乎无家？'天若祚大子，其无晋乎！"

卜偃曰："毕万之后必大。万，盈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启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今名之大，以从盈数，其必有众。"

初，毕万筮仕于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为土，车从马，足居之，兄长之，母覆之，众归之，六体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杀，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

闵公二年

［经］二年春王正月，齐人迁阳。夏五月乙酉，吉禘于庄公。秋八月辛丑，公薨。九月，夫人姜氏孙于邾。公子庆父出奔莒。冬，齐高子来盟。十有二月，狄人卫。郑弃其师。

［传］二年春，虢公败犬戎于渭汭。舟之侨曰："无德而禄，殃也。殃将至矣。"遂奔晋。

夏，吉禘于庄公，速也。

初，公傅夺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贼公

于武闱。成季以僖公适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赂求共仲于莒，莒人归之。及密，使公子鱼请，不许。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声也。"乃缢。

闵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齐人立之。共仲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闵公之死也，哀姜与知之，故孙于邾。齐人取而杀之于夷，以其尸归，僖公请而葬之。

成季之将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间于两社，为公室辅。季氏亡，则鲁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公与石祁子玦，与宁庄子矢，使守，曰："以此赞国，择利而为之。"与夫人绣衣，曰："听于二子。"渠孔御戎，子伯为右，黄夷前驱，孔婴齐殿。及狄人战于荧泽。卫师败绩，遂灭卫。卫侯不去其旗，是以甚败。狄人囚史华龙滑与礼孔，以逐卫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实掌其祭。不先，国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则告守曰："不可待也。"夜与国人出。狄人卫，遂从之，又败诸河。

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齐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强之。生齐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许穆夫人。文公为卫之多患也，先适齐。及败，宋桓公逆诸河，宵济。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立戴公以庐于曹。许穆夫人赋《载驰》。齐侯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归公乘马，祭服五称，牛羊豕鸡狗皆三百与门材。归夫人鱼轩，重锦三十两。

郑人恶高克，使帅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郑人为之赋《清人》。

晋侯使大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里克谏曰："大子奉冢祀、社

稷之粢盛，以朝夕视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则守，有守则从。从曰抚军，守曰监国，古之制也。夫帅师，专行谋，誓军旅，君与国政之所图也，非大子之事也。师在制命而已，禀命则不威，专命则不孝，故君之嗣适不可以帅师。君失其官，帅师不威，将焉用之？且臣闻皋落氏将战。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谁立焉！”不对而退。

见大子，大子曰：“吾其废乎？”对曰：“告之以临民，教之以军旅，不共是惧，何故废乎？且子惧不孝，无惧弗得立，修己而不责人，则免于难。”

大子帅师，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为右。梁余子养御罕夷，先丹木为右。羊舌大夫为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无慝，兵要远灾，亲以无灾，又何患焉！”狐突叹曰：“时，事之征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则命以始，服其身则衣之纯，用其衷则佩之度。今命以时卒，闷其事也；衣之尨服，远其躬也；佩以金玦，弃其衷也。服以远之，时以闷之；尨，凉；冬，杀；金，寒；玦，离；胡可恃也？虽欲勉之，狄可尽乎？”梁余子养曰：“帅师者受命于庙，受脤于社，有常服矣。不获而尨，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无常，金玦不复。虽复何为？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尽敌而反’，敌可尽乎！虽尽敌，犹有内谗，不如违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违命不孝，弃事不忠。虽知其寒，恶不可取，子其死之！”

大子将战，狐突谏曰：“不可。昔辛伯谂周桓公云：‘内宠并后，外宠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国，乱之本也。’周公弗从，故及于难。今乱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图之！与其危身以速罪也。”

成风闻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属僖公焉，故成季立之。

僖之元年，齐桓公迁邢于夷仪。二年，封卫于楚丘。邢迁如归，卫国忘亡。

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僖　公

僖公元年

[经] 元年春王正月。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救邢。夏六月，邢迁于夷仪。齐师、宋师、曹师城邢。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齐人以归。楚人伐郑。八月，公会齐侯、宋公、郑伯、邾人于柽。九月，公败邾师于偃。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帅师败莒于郦。获莒挐。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丧至自齐。

[传] 元年春，不称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复入，不书，讳之也。讳国恶，礼也。

诸侯救邢。邢人溃，出奔师。师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迁之，师无私焉。

夏，邢迁夷仪，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灾、讨罪，礼也。

秋，楚人伐郑，郑即齐故也。盟于荦，谋救郑也。

九月，公败邾师于偃，虚丘之戍将归者也。

冬，莒人来求赂。公子友败诸郦，获莒子之弟挐。非卿也，嘉获之也。公赐季友汶阳之田及费。

夫人氏之丧至自齐。君子以齐人杀哀姜也为已甚矣，女子，从人者也。

僖公二年

［经］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虞师、晋师灭下阳。秋九月，齐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贯。冬十月，不雨。楚人侵郑。

［传］二年春，诸侯城楚丘而封卫焉。不书所会，后也。

晋荀息请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宝也。"对曰："若得道于虞，犹外府也。"公曰："宫之奇存焉。"对曰："宫之奇之为人也，懦而不能强谏，且少长于君，君暱之。虽谏，将不听。"乃使荀息假道于虞，曰："冀为不道，入自颠軨，伐鄍三门。冀之既病。则亦唯君故。今虢为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请假道以请罪于虢。"虞公许之，且请先伐虢。宫之奇谏，不听，遂起师。夏，晋里克、荀息帅师会虞师伐虢，灭下阳。先书虞，贿故也。

秋，盟于贯，服江、黄也。

齐寺人貂始漏师于多鱼。

虢公败戎于桑田。晋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阳不惧，而又有功，是天夺之鉴，而益其疾也。必易晋而不抚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冬，楚人伐郑，斗章囚郑聃伯。

僖公三年

［经］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徐人取舒。六月雨。秋，齐侯、宋公、江人、黄人会于阳谷。冬，公子友如齐涖盟。楚人伐郑。

［传］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为灾也。

秋，会于阳谷，谋伐楚也。

齐侯为阳谷之会，来寻盟。冬，公子友如齐涖盟。

楚人伐郑，郑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齐方勤我，弃德不祥。"

齐侯与蔡姬乘舟于囿。荡公，公惧，变色。禁之，不可。公怒，归之，未之绝也。蔡人嫁之。

僖公四年

[经] 四年春王正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侵蔡。蔡溃，遂伐楚，次于陉。夏，许男新臣卒。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齐人执陈辕涛涂。秋，及江人、黄人伐陈。八月，公至自伐楚。葬许穆公。冬十有二月，公孙兹帅师会齐人、宋人、卫人、郑人、许人、曹人侵陈。

[传] 四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师进，次于陉。

夏，楚子使屈完如师。师退，次于召陵。

齐侯陈诸侯之师，与屈完乘而观之。齐侯曰："岂不谷是为？先君之好是继。与不谷同好，如何？"对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愿也。"齐侯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对曰："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

屈完及诸侯盟。

陈辕涛涂谓郑申侯曰："师出于陈、郑之间，国必甚病。若出于东方，观兵于东夷，循海而归，其可也。"申侯曰："善。"涛涂以告齐侯，许之。申侯见曰："师老矣，若出于东方而遇敌，惧不可用也。若出于陈、郑之间，共其资粮屝屦，其可也。"齐侯说，与之虎牢。执辕涛涂。

秋，伐陈，讨不忠也。

许穆公卒于师，葬之以侯，礼也。凡诸侯薨于朝、会，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于是有以衮敛。

冬，叔孙戴伯帅师，会诸侯之师侵陈。陈成，归辕涛涂。

初，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从筮。"卜人曰："筮短龟长，不如从长。且其繇曰：'专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必不可！"弗听，立之。生奚齐，其娣生卓子。及将立奚齐，既与中大夫成谋，姬谓大子曰："君梦齐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归胙于公。公田，姬寘诸宫六日。公至，毒而献之。公祭之地，地坟；与犬，犬毙；与小臣，小臣亦毙。姬泣曰："贼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杀其傅杜原款。或谓大子："子辞，君必辩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我辞，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乐。"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实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谁纳我？"十二月戊申，缢于新城。姬遂谮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僖公五年

〔经〕五年春，晋侯杀其世子申生。杞伯姬来朝其子。夏，公孙兹如牟。公及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会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诸侯盟于首止。郑伯逃归不盟。楚人灭弦，弦子奔黄。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冬，晋人执虞公。

[传]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视朔，遂登观台以望。而书，礼也。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

晋侯使以杀大子申生之故来告。

初，晋侯使士蒍为二公子筑蒲与屈，不慎，置薪焉。夷吾诉之。公使让之。士蒍稽首而对曰："臣闻之，无丧而戚，忧必仇焉；无戎而城，仇必保焉。寇仇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废命不敬，固仇之保不忠，失忠与敬，何以事君？《诗》云：'怀德惟宁，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将寻师焉，焉用慎？"退而赋曰："狐裘尨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及难，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仇也。"逾垣而走。披斩其袪。遂出奔翟。

夏，公孙兹如牟，娶焉。

会于首止，会王大子郑，谋宁周也。

陈辕宣仲怨郑申侯之反己于召陵，故劝之城其赐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孙不忘。吾助子请。"乃为之请于诸侯而城之，美。遂谮诸郑伯，曰："美城其赐邑，将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

秋，诸侯盟。王使周公召郑伯，曰："吾抚女以从楚，辅之以晋，可以少安。"郑伯喜于王命而惧其不朝于齐也，故逃归不盟，孔叔止之曰："国君不可以轻，轻则失亲，失亲患必至。病而乞盟，所丧多矣，君必悔之。"弗听，逃其师而归。

楚斗谷於菟灭弦，弦子奔黄。

于是江、黄、道、柏方睦于齐，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设备，故亡。

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从之。晋不可启，寇不可玩，一之谓甚，其可再乎？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公曰："晋，吾宗也，岂害我哉？"对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

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将虢是灭，何爱于虞？且虞能亲于桓，庄乎？其爱之也，桓、庄之族何罪？而以为戮，不唯逼乎？亲以宠逼，犹尚害之，况以国乎？”公曰：“吾享祀丰洁，神必据我。”对曰：“臣闻之，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冯依，将在德矣。若晋取虞而明德以荐馨香，神其吐之乎？”弗听，许晋使。宫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腊矣。在此行也，晋不更举矣。”

八月甲午，晋侯围上阳。问于卜偃曰：“吾其济乎”？对曰：“克之。”公曰：“何时？”对曰：“童谣云：‘丙之晨，龙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鹑之贲贲，天策焞焞，火中成军，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鹑火中，必是时也。”

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虢公丑奔京师。师还，馆于虞，遂袭虞，灭之。执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归其职贡于王。

故书曰：“晋人执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僖公六年

[经]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伐郑，围新城。秋，楚人围许，诸侯遂救许。冬，公至自伐郑。

[传] 六年春，晋侯使贾华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将奔狄，郤芮曰：“后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

夏，诸侯伐郑，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围新密，郑所以不时城也。

秋，楚子围许以救郑，诸侯救许，乃还。

冬，蔡穆侯将许僖公以见楚子于武城。许男面缚，衔璧；大夫衰绖；士舆榇。楚子问诸逢伯，对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启如是。武王亲释其缚，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榇，礼而命之，使复其所。"楚子从之。

僖公七年

[经] 七年春，齐人伐郑。夏，小邾子来朝。郑杀其大夫申侯。秋七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世子款、郑世子华盟于宁母。曹伯班卒。公子友如齐。冬，葬曹昭公。

[传] 七年春，齐人伐郑。孔叔言于郑伯曰："谚有之曰：'心则不竞，何惮于病？'既不能疆，又不能弱，所以毙也。国危矣，请下齐以救国。"公曰："吾知其所由来矣。姑少待我。"对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

夏，郑杀申侯以说于齐，且用陈辕涛涂之谮也。

初，申侯，申出也，有宠于楚文王。文王将死，与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专利而不厌，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后之人将求多于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无适小国，将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郑，又有宠于厉公。子文闻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秋，盟于宁母，谋郑故也。

管仲言于齐侯曰："臣闻之，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齐侯修礼于诸侯，诸侯官受方物。

郑伯使大子华听命于会，言于齐侯曰："泄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实违君命。君若去之以为成。我以郑为内臣，君亦无所不利焉。"齐侯将许之。管仲曰："君以礼与信属诸侯，而以奸终之，无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谓礼，守命共时之谓信。违此二者，奸

莫大焉。”公曰：“诸侯有讨于郑，未捷。今苟有衅，从之，不亦可乎？”对曰：“君若绥之以德，加之以训辞，而帅诸侯以讨郑，郑将覆亡之不暇，岂敢不惧？若总其罪人以临之，郑有辞矣，何惧？且夫合诸侯以崇德也，会而列奸，何以示后嗣？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记奸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记，非盛德也。君其勿许！郑必受盟。夫子华既为大子，而求介于大国以弱其国，亦必不免。郑有叔詹、堵叔、师叔三良为政，未可间也。”齐侯辞焉。子华由是得罪于郑。

冬，郑伯使请盟于齐。

闰月，惠王崩。襄王恶大叔带之难，惧不立，不发丧，而告难于齐。

僖公八年

[经] 八年春王正月，公会王人、齐侯、宋公、卫侯、许男、曹伯、陈世子款盟于洮。郑伯乞盟。夏，狄伐晋。秋七月，禘于大庙，用致夫人。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传] 八年春，盟于洮，谋王室也。郑伯乞盟，请服也。襄王定位而后发丧。

晋里克帅师，梁由靡御，虢射为右，以败狄于采桑。梁由靡曰：“狄无耻，从之必大克。”里克曰：“惧之而已，无速众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

夏，狄伐晋，报采桑之役也。复期月。

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礼也。凡夫人不薨于寝，不殡于庙，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则弗致也。

冬，王人来告丧，难故也，是以缓。

宋公疾，大子兹父固请曰：“目夷长，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鱼，子鱼辞，曰：“能以国让，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

顺。”遂走而退。

僖公九年

[经]九年春三月丁丑，宋公御说卒。夏，公会宰周公、齐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葵丘。秋七月乙酉，伯姬卒。九月戊辰，诸侯盟于葵丘。甲子，晋侯佹诸卒。冬，晋里克杀其君之子奚齐。

[传]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会诸侯，故曰子。凡在丧，王曰小童，公侯曰子。

夏，会于葵丘，寻盟，且修好，礼也。

王使宰孔赐齐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赐伯舅胙。"齐侯将下拜。孔曰："且有后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劳，赐一级，无下拜！'"对曰："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恐陨越于下，以遗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秋，齐侯盟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宰孔先归，遇晋侯曰："可无会也。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为此会也。东略之不知，西则否矣。其在乱乎！君务靖乱，无勤于行。"晋侯乃还。

九月，晋献公卒。里克、丕郑欲纳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乱。

初，献公使荀息傅奚齐。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对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贞。其济，君之灵也；不济，则以死继之。"公曰："何谓忠贞？"对曰："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无猜，贞也。"及里克半杀奚齐，先告荀息曰："三怨将作，秦、晋辅之，子将何如？"荀息曰："将死之。"里克曰："无益也。"荀叔曰："吾与先君言矣，

可以贰。能欲复言而爱身乎？虽无益也，将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谁不如我？我欲无贰而能谓人已乎？”

冬十月，里克杀奚齐于次。书曰：“杀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将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辅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杀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诗所谓‘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荀息有焉。”

齐侯以诸侯之师伐晋，及高梁而还，讨晋乱也。令不及鲁，故不书。

晋郤芮使夷吾重赂秦以求入，曰：“人实有国，我何爱焉？入而能民，土于何有？”从之。齐隰朋帅师会秦师，纳晋惠公。秦伯谓郤芮曰：“公子谁恃？”对曰：“臣闻亡人无党，有党必有仇。夷吾弱不好弄，能斗不过，长亦不改，不识其他。”公谓公孙枝曰：“夷吾其定乎？”对曰：“臣闻之，唯则定国。《诗》曰：‘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文王之谓也。又曰：‘不僭不贼，鲜不为则。’无好无恶，不忌不克之谓也。今其言多忌克，难哉！”公曰：“忌则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为仁，使为左师以听政，于是宋治。故鱼氏世为左师。

僖公十年

[经]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齐。狄灭温，温子奔卫。晋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夏，齐侯、许男伐北戎。晋杀其大夫里克。秋七月，冬，大雨雪。

[传] 十年春，狄灭温，苏子无信也。苏子叛王即狄，又不能于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灭。苏子奔卫。

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党会齐隰朋立晋侯。晋侯杀里克以说。将杀里克，公使谓之曰：“微子则不及此。虽然，子弑二君与

一大夫，为子君者不亦难乎？”对曰：“不有废也，君何以兴？欲加之罪，其无辞乎？臣闻命矣。”伏剑而死。于是丕郑聘于秦，且谢缓赂，故不及。

晋侯改葬共大子。

秋，狐突适下国，遇大子，大子使登，仆，而告之曰：“夷吾无礼，余得请于帝矣。将以晋畀秦，秦将祀余。”对曰：“臣闻之：‘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君祀无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图之。”君曰：“诺。吾将复请。七日，新城西偏将有巫者而见我焉。”许之，遂不见。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许我罚有罪矣，敝于韩。”

丕郑之如秦也，言于秦伯曰：“吕甥、郤称、冀芮实为不从，若重问以召之，臣出晋君，君纳重耳，蔑不济矣。”

冬，秦伯使泠至报问，且召三子。郤芮曰：“币重而言甘，诱我也。”遂杀丕郑、祁举及七舆大夫：左行共华、右行贾华、叔坚、骓歂、累虎、特宫、山祁，皆里、丕之党也。丕豹奔秦，言于秦伯曰：“晋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与也。伐之必出。”公曰：“失众，焉能杀。违祸，谁能出君？”

僖公十一年

［经］十有一年春。晋杀其大夫丕郑父。夏，公及夫人姜氏会齐侯于阳谷。秋八月，大雩。冬，楚人伐黄。

［传］十一年春，晋侯使以丕郑之乱来告。

天王使召武公、内史过赐晋侯命。受玉惰。过归，告王曰：“晋侯其无后乎！王赐之命而惰于受瑞，先自弃也已，其何继之有？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

夏，扬、拒、泉、皋、伊、洛之戎同伐京师，入王城，焚东

门，王子带召之也。秦、晋伐戎以救周。秋，晋侯平戎于王。

黄人不归楚贡。冬，楚人伐黄。

僖公十二年

[经]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灭黄。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陈侯杵臼卒。

[传] 十二年春，诸侯城卫楚丘之郛，惧狄难也。

黄人恃诸侯之睦于齐也，不共楚职，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灭黄。

王以戎难故，讨王子带。秋，王子带奔齐。

冬，齐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晋。

王以上卿之礼飨管仲，管仲辞曰："臣，贱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若节春秋来承王命，何以礼焉？陪臣敢辞。"王曰："舅氏，余嘉乃勋，应乃懿德，谓督不忘。往践乃职，无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礼而还。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让不忘其上。《诗》曰：'恺悌君子，神所劳矣。'"

僖公十三年

[经] 十有三年春，狄侵卫。夏四月，葬陈宣公。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咸。秋九月，大雩。冬，公子友如齐。

[传] 十三年春，齐侯使仲孙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带。事毕，不与王言。归，复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

夏，会于咸，淮夷病杞故，且谋王室也。

秋，为戎难故，诸侯戍周，齐仲孙湫致之。

冬，晋荐饥，使乞籴于秦。秦伯谓子桑："与诸乎？"对曰：

"重施而报，君将何求？重施而不报，其民必携，携而讨焉，无众必败。"谓百里："与诸乎？"对曰："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道也。行道，有福。"

丕郑之子豹在秦，请伐晋。秦伯曰："其君是恶，其民何罪？"秦于是乎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

僖公十四年

[经]十有四年春，诸侯城缘陵。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来朝。秋八月辛卯，沙鹿崩。狄侵郑。冬，蔡侯肸卒。

[传]十四年春，诸侯城缘陵而迁杞焉。不书其人，有阙也。

鄫季姬来宁，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来朝。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晋卜偃曰："期年将有大咎，几亡国。"

冬，秦饥，使乞籴于晋，晋人弗与。庆郑曰："背施无亲，幸灾不仁，贪爱不祥，怒邻不义。四德皆失，何以守国？"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将安傅？"庆郑曰："弃信背邻，患孰恤之？无信患作，失援必毙，是则然矣。"虢射曰："无损于怨而厚于寇，不如勿与。"庆郑曰："背施幸灾，民所弃也。近犹仇之，况怨敌乎？"弗听。退曰："君其悔是哉！"

僖公十五年

[经]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齐。楚人伐徐。三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孙敖帅师及诸侯之大夫救徐。夏五月，日有食之。秋七月，齐师、曹师伐厉。八月，螽。九月，公至自会。季姬归于鄫。己卯晦，震夷伯之庙。冬，宋人伐曹。楚人败徐于娄林。十有一月壬戌，晋侯及秦伯战于韩，获晋侯。

［传］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诸夏故也。三月，盟于牡丘，寻蔡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帅师及诸侯之师救徐，诸侯次于匡以待之。

夏五月，日有食之。不书朔与日，官失之也。

秋，伐厉，以救徐也。

晋侯之入也，秦穆姬属贾君焉，且曰："尽纳群公子。"晋侯烝于贾君，又不纳群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晋侯许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东尽虢略，南及华山，内及解梁城。既而不与。晋饥，秦输之粟；秦饥，晋闭之籴，故秦伯伐晋。

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车败。"诘之，对曰："乃大吉也，三败必获晋君。其卦遇《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夫狐蛊，必其君也。《蛊》之贞，风也；其悔，山也。岁云秋矣，我落其实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实落材亡，不败何待？"

三败及韩。晋侯谓庆郑曰："寇深矣，若之何？"对曰："君实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孙。"卜右，庆郑吉，弗使。步扬御戎，家仆徒为右，乘小驷，郑人也。庆郑曰："古者大事，必乘其产，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训而服习其道，唯所纳之，无不如志。今乘异产，以从戎事，及惧而变，将与人易。乱气狡愤，阴血周作，张脉偾兴，外强中干。进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听。

九月，晋侯逆秦师，使韩简视师。复曰："师少于我，斗士倍我。"公曰："何故？"对曰："出因其资，入用其宠，饥食其粟，三施而无报，是以来也。今又击之，我怠秦奋，倍犹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况国乎？"遂使请战，曰："寡人不佞，能合其众而不能离也，君若不还，无所逃命。"秦伯使公孙枝对曰："君之未入，寡人惧之；入而未定列，犹吾忧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

韩简退曰："吾幸而得囚。"

壬戌，战于韩原，晋戎马还泞而止。公号庆郑。庆郑曰："愎谏违卜，固败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韩简，虢射为右，辂秦伯，将止之。郑以救公误之，遂失秦伯。秦获晋侯以归。晋大夫反首拔舍从之。秦伯使辞焉，曰："二三子何其戚也？寡人之从晋君而西也，亦晋之妖梦是践，岂敢以至？"晋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实闻君之言，群臣敢在下风。"

穆姬闻晋侯将至，以大子䓨、弘与女简璧登台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绖逆，且告曰："上天降灾，使我两君匪以玉帛相见，而以兴戎。若晋君朝以入，则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则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诸灵台。

大夫请以入。公曰："获晋侯，以厚归也。既而丧归，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晋人戚忧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图晋忧，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难任，背天不祥，必归晋君。"公子絷曰："不如杀之，无聚慝焉。"子桑曰："归之而质其大子，必得大成。晋未可灭而杀其君，只以成恶。且史佚有言曰：'无始祸，无怙乱，无重怒。'重怒难任，陵人不祥。"乃许晋平。

晋侯使郤乞告瑕吕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国人而以君命赏，且告之曰：'孤虽归，辱社稷矣。其卜贰圉也。'"众皆哭。晋于是乎作爰田。吕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群臣是忧，惠之至也。将若君何？"众曰："何为而可？"对曰："征缮以辅孺子，诸侯闻之，丧君有君，群臣辑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劝，恶我者惧，庶有益乎！"众说。晋于是乎作州兵。

初，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遇《归妹》䷵之《睽》䷥。史苏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无衁也；女承筐，亦无贶也。西邻责言，不可偿也。《归妹》之《睽》，犹无相也。'《震》之《离》，亦《离》之《震》，为雷为火，为嬴败姬。车说其輹，火焚

其旗，不利行师，败于宗丘。《归妹》《睽》孤，寇张之弧，侄其从姑，六年其逋，逃归其国，而弃其家，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虚。”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从史苏之占，吾不及此夫。”韩简侍，曰：“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先君之败德，乃可数乎？史苏是占，勿从何益？《诗》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职竞由人。’”

震夷伯之庙，罪之也，于是展氏有隐慝焉。

冬，宋人伐曹，讨旧怨也。

楚败徐于娄林，徐恃救也。

十月，晋阴饴甥会秦伯，盟于王城。

秦伯曰：“晋国和乎？”对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丧其亲，不惮征缮以立圉也，曰：‘必报仇，宁事戎狄。’君子爱其君而知其罪，不惮征缮以待秦命，曰：‘必报德，有死无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国谓君何？”对曰：“小人戚，谓之不免；君子恕，以为必归。小人曰：‘我毒秦，秦岂归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归君。贰而执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怀德，贰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纳而不定，废而不立，以德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馆晋侯，馈七牢焉。

蛾析谓庆郑曰：“盍行乎？”对曰：“陷君于败，败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将焉入？”十一月，晋侯归。丁丑，杀庆郑而后入。

是岁，晋又饥，秦伯又饩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闻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后必大。’晋其庸可冀乎！姑树德焉，以待能者。”于是秦始征晋河东，置官司焉。

僖公十六年

[经]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秋七月甲子，公孙兹卒。冬十有二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邢侯、曹伯于淮。

[传] 十六年春，陨石于宋五，陨星也。六鹢退飞过宋都，风也。周内史叔兴聘于宋，宋襄公问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对曰："今兹鲁多大丧，明年齐有乱，君将得诸侯而不终。"退而告人曰："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夏，齐伐厉不克，救徐而还。

秋，狄侵晋，取狐、厨、受铎，涉汾，及昆都，因晋败也。

王以戎难告于齐，齐征诸侯而戍周。

冬，十一月乙卯，郑杀子华。

十二月会于淮，谋鄫，且东略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齐有乱。"不果城而还。

僖公十七年

[经] 十有七年春，齐人、徐人伐英氏。夏，灭项。秋，夫人姜氏会齐侯于卞。九月，公至自会。冬十有二月乙亥，齐侯小白卒。

[传] 十有七年春，齐人为徐伐英氏，以报娄林之役也。

夏，晋大子圉为质于秦，秦归河东而妻之。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过期，卜招父与其子卜之。其子曰："将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为人臣，女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质，妾为宦女焉。

师灭项。淮之会，公有诸侯之事未归而取项。齐人以为讨，而止公。

秋，声姜以公故，会齐侯于卞。九月，公至。书曰："至自会。"犹有诸侯之事焉，且讳之也。

齐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无子。齐侯好内，多内宠，内嬖如夫人者六人：长卫姬，生武孟；少卫姬，生惠公；郑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华子，生公子雍。公与管仲属孝公于宋襄公，以为大子。雍巫有宠于卫共姬，因寺人貂以荐羞于公，亦有宠，公许之立武孟。

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齐桓公卒。易牙入，与寺人貂因内宠以杀群吏，而立公子无亏。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殡。

僖公十八年

[经]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卫人、邾人伐齐。夏，师救齐。五月戊寅，宋师及齐师战于甗。齐师败绩。狄救齐。秋八月丁亥，葬齐桓公。冬，邢人、狄人伐卫。

[传] 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诸侯伐齐。三月，齐人杀无亏。

郑伯始朝于楚，楚子赐之金，既而悔之，与之盟曰："无以铸兵！"故以铸三钟。

齐人将立孝公，不胜四公子之徒，遂与宋人战。夏五月，宋败齐师于甗，立孝公而还。

秋八月，葬齐桓公。

冬，刑人、狄人伐卫，围菟圃。卫侯以国让父兄子弟及朝众曰："苟能治之，燬请从焉。"众不可，而后师于訾娄。狄师还。

梁伯益其国而不能实也，命曰新里，秦取之。

僖公十九年

［经］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执滕子婴齐。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会盟于邾。己酉，邾人执鄫子，用之。秋，宋人围曹。卫人伐邢。冬，会陈人、蔡人、楚人、郑人盟于齐。梁亡。

［传］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

宋人执滕宣公。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司马子鱼曰："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义士犹曰薄德。今一会而虐二国之君，又用诸淫昏之鬼，将以求霸，不亦难乎？得死为幸！"

秋，卫人伐邢，以报菟圃之役。于是卫大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宁庄子曰："昔周饥，克殷而年丰。今邢方无道，诸侯无伯，天其或者欲使卫讨邢乎？"从之，师兴而雨。

宋人围曹，讨不服也。子鱼言于宋公曰："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诗》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无乃犹有所阙，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内省德乎？无阙而后动。"

陈穆公请修好于诸侯，以无忘齐桓之德。冬，盟于齐，修桓公之好也。

梁亡，不书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处，民罢而弗堪，则曰："某寇将至。"乃沟公宫，曰："秦将袭我。"民惧而溃，秦遂取梁。

僖公二十年

[经] 二十年春，新作南门。夏，郜子来朝。五月乙巳，西宫灾。郑人入滑。秋，齐人、狄人盟于邢。楚人伐随。

[传] 二十年春，新作南门。书，不时也。凡启塞，从时。

滑人叛郑而服于卫。夏，郑公子士、洩堵寇帅师入滑。

秋，齐、狄盟于邢，为邢谋卫难也。于是卫方病邢。

随以汉东诸侯叛楚。冬，楚斗谷于菟帅师伐随，取成而还。君子曰："随之见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动，其过鲜矣。善败由己，而由人乎哉？《诗》曰：'岂不夙夜，谓行多露。'"

宋襄公欲合诸侯。臧文仲闻之，曰："以欲从人，则可；以人从欲，鲜济。"

僖公二十一年

[经]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卫。宋人、齐人、楚人盟于鹿上。夏，大旱。秋，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会于盂。执宋公以伐宋。冬，公伐邾。楚人使宜申来献捷。十有二月癸丑，公会诸侯盟于薄。释宋公。

[传] 二十一年春，宋人为鹿上之盟，以求诸侯于楚。楚人许之。公子目夷曰："小国争盟，祸也。宋其亡乎？幸而后败。"

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备也。修城郭，贬食、省用、务穑、劝分，此其务也。巫尪何为？天欲杀之，则如勿生；若能为旱，焚之滋甚。"公从之。是岁也，饥而不害。

秋，诸侯会宋公于盂。子鱼曰："祸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于是楚执宋公以伐宋。

冬，会于薄以释之。子鱼曰："祸犹未也，未足以惩君。"

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皞与有济之祀，以服

事诸夏。邾人灭须句，须句子来奔，因成风也。成风为之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礼也；蛮夷猾夏，周祸也。若封须句，是崇皞、济而修祀、纾祸也。"

僖公二十二年

［经］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须句。夏，宋公、卫侯、许男、滕子伐郑。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战于升陉。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师败绩。

［传］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须句，反其君焉，礼也。

三月，郑伯如楚。

夏，宋公伐郑。子鱼曰："所谓祸在此矣。"

初，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秋，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

晋大子圉为质于秦，将逃归，谓嬴氏曰："与子归乎？"对曰："子，晋大子，而辱于秦。子之欲归，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执巾栉，以固子也。从子而归，弃君命也。不敢从，亦不敢言。"遂逃归。

富辰言于王曰："请召大叔。《诗》曰：'协比其邻，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协，焉能怨诸侯之不睦？"王说。王子带自齐复归于京师，王召之也。

邾人以须句故出师。公卑邾，不设备而御之。臧文仲曰："国无小，不可易也。无备，虽众不可恃也。《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犹无不难也，无不惧也，况我小国乎！君其无谓邾小。蜂虿有毒，而况国乎？"弗听。

八月丁未，公及邾师战于升陉，我师败绩。邾人获公胄，县

诸鱼门。

楚人伐宋以救郑。宋公将战，大司马固谏曰："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弗听，

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

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君未知战。勍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敌也。虽及胡耇，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儳可也。"

丙子晨，郑文夫人芈氏、姜氏劳楚子于柯泽。楚子使师缙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礼也。妇人送迎不出门，见兄弟不逾阈，戎事不迩女器。"

丁丑，楚子入飨于郑。九献，庭实旅百，加笾豆六品。飨毕，夜出，文芈送于军。取郑二姬以归。叔詹曰："楚王其不没乎！为礼卒于无别，无别不可谓礼。将何以没？"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僖公二十三年

[经] 二十有三年春，齐侯伐宋，围缗。夏五月庚寅，宋公兹父卒。秋，楚人伐陈。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传] 二十三年春，齐侯伐宋，围缗，以讨其不与盟于齐也。

夏五月，宋襄公卒，伤于泓故也。

秋，楚成得臣帅师伐陈，讨其贰于宋也。遂取焦、夷，城顿

而还。子文以为之功，使为令尹。叔伯曰："子若国何?"对曰："吾以靖国也。夫有大功而无贵仕，其人能靖者与有几?"

九月，晋惠公卒。怀公立，命无从亡人。期，期而不至，无赦。狐突之子毛及偃从重耳在秦，弗召。冬，怀公执狐突曰："子来则免。"对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质，贰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数矣。若又召之，教之贰也。父教子贰，何以事君?刑之不滥，君之明也，臣之愿也。淫刑以逞，谁则无罪?臣闻命矣。"乃杀之。

卜偃称疾不出，曰："《周书》有之：'乃大明服。'己则不明而杀人以逞，不亦难乎?民不见德而唯戮是闻，其何后之有?"

十一月，杞成公卒。书曰"子"，杞，夷也。不书名，未同盟也。凡诸侯同盟，死则赴以名，礼也。赴以名，则亦书之，不然则否，辟不敏也。

晋公子重耳之及于难也，晋人伐诸蒲城。蒲城人欲战，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禄，于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从者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廧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鯈、叔刘；以叔隗妻赵衰，生盾。将适齐，谓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来而后嫁。"对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则就木焉！请待子。"处狄十二年而行。

过卫。卫文公不礼焉。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赐也。"稽首，受而载之。

及齐，齐桓公妻之，有马二十乘，公子安之。从者以为不可。将行，谋于桑下。蚕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杀之，而谓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闻之者吾杀之矣。"公子曰："无之。"姜曰："行也！怀与安，实败名。"公子不可。姜与子犯谋，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

及曹，曹共公闻其骈胁。欲观其裸。浴，薄而观之。僖负羁之妻曰："吾观晋公子之从者，皆足以相国。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国。反其国，必得志于诸侯。得志于诸侯而诛无礼，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贰焉。"乃馈盘飧，置璧焉。公子受飧反璧。

及宋，宋襄公赠之以马二十乘。

及郑，郑文公亦不礼焉。叔詹谏曰："臣闻天之所启，人弗及也。晋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将建诸，君其礼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晋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离外之患，而天不靖晋国，殆将启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从之，三也。晋、郑同侪，其过子弟，固将礼焉，况天之所启乎？"弗听。

及楚，楚之飨之，曰："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谷？"对曰："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余也，其何以报君？"曰："虽然，何以报我？"对曰："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弭，右属櫜鞬，以与君周旋。"子玉请杀之。楚子曰："晋公子广而俭，文而有礼；其从者肃而宽，忠而能力。晋侯无亲，外内恶之。吾闻姬姓，唐叔之后，其后衰者也，其将由晋公子乎！天将兴之，谁能废之？违天必有大咎。"乃送诸秦。

秦伯纳女五人，怀嬴与焉。奉匜沃盥，既而挥之。怒曰："秦、晋，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惧，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赵衰曰："重耳拜赐。"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级而辞焉。衰曰："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僖公二十四年

［经］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郑。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郑。晋侯夷吾卒。

[传]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纳之。不书，不告人也。

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负羁绁从君巡于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犹知之，而况君乎？请由此亡。"公子曰："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济河，围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晋师军于庐柳。秦伯使公子絷如晋师，师退，军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晋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晋师。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宫。戊申，使杀怀公于高梁。不书，亦不告也。

吕、郤畏逼，将焚公宫而弑晋侯。寺人披请见，公使让之，且辞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后余从狄君以田渭滨，女为惠公来求杀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虽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犹在，女其行乎。"对曰："臣谓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犹未也，又将及难。君命无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恶，唯力是视。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无蒲、狄乎？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众，岂唯刑臣？"公见之，以难告。三月，晋侯潜会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宫火，瑕甥、郤芮不获公，乃如河上，秦伯诱而杀之。晋侯逆夫人嬴氏以归。秦伯送卫于晋三千人，实纪纲之仆。

初，晋侯之竖头须，守藏者也。其出也，窃藏以逃，尽用以求纳之。及入，求见，公辞焉以沐。谓仆人曰："沐则心覆，心覆则图反，宜吾不得见也。居者为社稷之守，行者为羁绁之仆，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国君而仇匹夫，惧者甚众矣。"仆人以告，公遽见之。

狄人归季隗于晋，而请其二子。文公妻赵衰，生原同、屏括、楼婴。赵姬请逆盾与其母，子余辞。姬曰："得宠而忘旧，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请，许之。来，以盾为才，固请于公以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为内子而己下之。

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及弗及。推曰："献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置之，而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义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对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是乎？与女偕隐。"遂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曰："以志吾过，且旌善人。"

郑之人滑也，滑人听命。师还，又即卫。郑公子士、泄堵俞弥帅师伐滑。王使伯服、游孙伯如郑请滑。郑伯怨惠王之人而不与厉公爵也，又怨襄王之与卫滑也，故不听王命而执二子。王怒，将以狄伐郑。富辰谏曰："不可。臣闻之：大上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如是，则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今天子不忍小忿以弃郑亲，其若之何？庸勋、亲亲、暱近、尊贤，德之大者也。即聋、从昧、与顽、用嚚，奸也大者也。弃德崇奸，祸之大者也。郑有平、惠之勋，又有厉、宣之亲，弃嬖宠而用三良，于诸姬为近，四德具矣。耳不听五声之和为聋，目不别五色之章为昧，心不则德义之经为顽，口不道忠信之言为嚚，狄皆则之，四奸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犹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怀柔天下也，犹惧有外侮，扞御侮者莫如亲亲，故以亲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于是乎又渝周、召以从诸奸，无乃不可乎？民未忘

祸，王又兴之，其若文、武何？”王弗听，使颓叔、桃子出狄师。夏，狄伐郑，取栎。

王德狄人，将以其女为后。富辰谏曰：“不可。臣闻之曰：‘报者倦矣，施者未厌。’狄固贪婪，王又启之。女德无极，妇怨无终，狄必为患。”王又弗听。

初，甘昭公有宠于惠后，惠后将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齐，王复之，又通于隗氏。王替隗氏。颓叔、桃子曰：“我实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师攻王。王御士将御之。王曰：“先后其谓我何？宁使诸侯图之。”王遂出。及坎欿，国人纳之。

秋，颓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师伐周，大败周师，获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适郑，处于氾。大叔以隗氏居于温。

郑子华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鹬冠。郑伯闻而恶之，使盗诱之。八月，盗杀之于陈、宋之间。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灾也。《诗》曰：‘彼己之子，不称其服。’子臧之服，不称也夫。《诗》曰：‘自诒伊戚’，其子臧之谓矣。《夏书》曰，‘地平天成’，称也。”

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还入于郑。郑伯将享之，问礼于皇武子。对曰：“宋，先代之后也，于周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丧，拜焉。丰厚可也。”郑伯从之，享宋公有加，礼也。

冬，王使来告难曰：“不谷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宠子带，鄙在郑地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对曰：“天子蒙尘于外，敢不奔问官守？”王使简师父告于晋，使左鄢父告于秦。天子无出，书曰“天王出居于郑”，辟母弟之难也。天子凶服、降名，礼也。

郑伯与孔将钼、石甲父、侯宣多省视官具于氾，而后听其私政，礼也。

卫人将伐邢，礼至曰：“不得其守，国不可得也。我请昆弟仕焉。”乃往，得仕。

僖公二十五年

［经］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卫侯毁灭邢。夏四月癸酉，卫侯毁卒。宋荡伯姬来逆妇。宋杀其大夫。秋，楚人围陈，纳顿子于顿。葬卫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会卫子、莒庆盟于洮。

［传］二十五年春，卫人伐邢，二礼从国子巡城，掖以赴外，杀之。正月丙午，卫侯毁灭邢。同姓也，故名。礼至为铭曰："余掖杀国子，莫余敢止。"

秦伯师于河上，将纳王。狐偃言于晋侯曰："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继文之业而信宣于诸侯，今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对曰："周礼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战克而王飨，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为泽以当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复，亦其所也。"晋侯辞秦师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阳樊。右师围温，左师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温，杀之于隰城。

戊午，晋侯朝王，王飨醴，命之宥。请隧，弗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与之阳樊、温、原、欑茅之田。晋于是始启南阳。

阳樊不服，围之。苍葛呼曰："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谁非王之亲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

秋，秦、晋伐鄀。楚斗克、屈御寇以申、息之师戍商密。秦人过析，隈入而系舆人以围商密，昏而傅焉。宵，坎血加书，伪与子仪、子边盟者。商密人惧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师。秦师囚申公子仪、息公子边以归。楚令尹子玉追秦师，弗及。遂围陈，纳顿子于顿。

冬，晋侯围原，命三日之粮。原不降，命去之。谍出，曰："原将降矣。"军吏曰："请待之。"公曰："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迁原伯贯于冀。赵衰为原大夫，狐溱为温大夫。

卫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卫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晋侯问原守于寺人勃鞮，对曰："昔赵衰以壶飧从，径，馁而弗食。"故使处原。

僖公二十六年

[经]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会莒子、卫宁速盟于向。齐人侵我西鄙，公追齐师，至酅，弗及。夏，齐人伐我北鄙。卫人伐齐。公子遂如楚乞师。秋，楚人灭夔，以夔子归。冬，楚人伐宋，围缗。公以楚师伐齐，取谷。公至自伐齐。

[传]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会莒兹丕公、宁庄子盟于向，寻洮之盟也。齐师侵我西鄙，讨是二盟也。夏，齐孝公伐我北鄙。卫人伐齐，洮之盟故也。

公使展喜犒师，使受命于展禽。齐侯未入竟，展喜从之，曰："寡君闻君亲举玉趾，将辱于敝邑，使下臣犒执事。"齐侯曰："鲁人恐乎？"对曰："小人恐矣，君子则否。"齐侯曰："室如县罄，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对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大师职之。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昭旧职也。及君即位，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岂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废职？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齐侯乃还。

东门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师，臧孙见子玉而道之伐齐、宋，以

其不臣也。

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人让之。对曰："我先王熊挚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窜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斗宜申帅师灭夔，以夔子归。

宋以其善于晋侯也，叛楚即晋。冬，楚令尹子玉、司马子西帅师伐宋，围缗。

公以楚师伐齐，取谷。凡师，能左右之曰以。寘桓公子雍于谷，易牙奉之以为鲁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为七大夫于楚。

僖公二十七年

［经］二十有七年春，杞子来朝。夏六月庚寅，齐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齐孝公。乙巳，公子遂帅师入杞。冬，楚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围宋。十有二月甲戌，公会诸侯，盟于宋。

［传］二十七年春，杞桓公来朝，用夷礼，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

夏，齐孝公卒。有齐怨，不废丧纪，礼也。

秋，入杞，责无礼也。

楚子将围宋，使子文治兵于睽，终朝而毕，不戮一人。子玉复治兵于蒍，终日而毕，鞭七人，贯三人耳。国老皆贺子文。子文饮之酒。蒍贾尚幼，后至，不贺。子文问之，对曰："不知所贺。子之传政于子玉，曰：'以靖国也。'靖诸内而败诸外，所获几何？子玉之败，子之举也。举以败国，将何贺焉？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过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贺，何后之有？"

冬，楚子及诸侯围宋，宋公孙固如晋告急。先轸曰："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于是乎蒐于被庐，

作三军，谋元帅。赵衰曰："郤縠可。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君其试之！"乃使郤縠将中军，郤溱佐之；使狐偃将上军，让于狐毛，而佐之；命赵衰为卿，让于栾枝、先轸；使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为右。

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征其辞。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

僖公二十八年

[经]二十有八年春，晋侯侵曹，晋侯伐卫。公子买戍卫，不卒戍，刺之。楚人救卫。三月丙午，晋侯入曹，执曹伯。畀宋人。夏四月己巳，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楚师败绩。楚杀其大夫得臣。卫侯出奔楚。五月癸丑，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盟于践土。陈侯如会。公朝于王所。六月，卫侯郑自楚复归于卫。卫元咺出奔晋。陈侯款卒。秋，杞伯姬来。公子遂如齐。冬，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天王狩于河阳。壬申，公朝于王所。晋人执卫侯，归之于京师。卫元咺自晋复归于卫。诸侯遂围许。曹伯襄复归于曹，遂会诸侯围许。

[传]二十八年春，晋侯将伐曹，假道于卫，卫人弗许。还，自南河济。侵曹伐卫。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晋郤縠卒。原轸将中军，胥臣佐下军，上德也。晋侯、齐侯盟于敛盂。卫侯请

盟，晋人弗许。卫侯欲与楚，国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说于晋。卫侯出居于襄牛。

公子买戍卫。楚人救卫，不克。公惧于晋，杀子丛以说焉。谓楚人曰："不卒戍也。"

晋侯围曹，门焉，多死。曹人尸诸城上，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谋称："舍于墓。"师迁焉。曹人凶惧，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凶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数之以其不用僖负羁，而乘轩者三百人也，且曰："献状。"令无入僖负羁之宫而免其族，报施也。魏犨、颠颉怒曰："劳之不图，报于何有！"爇僖负羁氏。魏犨伤于胸，公欲杀之而爱其材，使问，且视之。病，将杀之。魏犨束胸见使者曰："以君之灵，不有宁也！"距跃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杀颠颉以徇于师，立舟之侨以为戎右。

宋人使门尹般如晋师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则绝，告楚不许。我欲战矣，齐、秦未可，若之何？"先轸曰："使宋舍我而赂齐、秦，藉之告楚。我执曹君而分曹、卫之田以赐宋人。楚爱曹、卫，必不许也。喜赂怒顽，能无战乎？"公说，执曹伯，分曹、卫之田以畀宋人。

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谷，使子玉去宋，曰："无从晋师。晋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晋国。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废乎？《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敌。'此三志者，晋之谓矣。"子玉使伯棼请战，曰："非敢必有功也，愿以间执谗慝之口。"王怒，少与之师，唯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实从之。

子玉使宛春告于晋师曰："请复卫侯而封曹，臣亦释宋之围。"子犯曰："子玉无礼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轸曰："子与之。定人之谓礼，楚一言而定三国，我一言而亡之。我则无

礼，何以战乎？不许楚言，是弃宋也。救而弃之，谓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仇已多，将何以战？不如私许复曹、卫以携之，执宛春以怒楚，既战而后图之。”公说，乃拘宛春于卫，且私许复曹、卫。曹、卫告绝于楚。

子玉怒，从晋师。晋师退。军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师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师直为壮，曲为老，岂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报也。背惠食言，以亢其仇，我曲楚直，其众素饱，不可谓老。我退而楚还，我将何求？若其不还，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众欲止，子玉不可。

夏四月戊辰，晋侯、宋公、齐国归父、崔夭、秦小子慭次于城濮。楚师背酅而舍，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诵，曰：“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公疑焉。子犯曰：“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栾贞子曰：“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战也。”晋侯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脑，是以惧。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

子玉使斗勃请战，曰：“请与君之士戏，君冯轼而观之，得臣与寓目焉。”晋侯使栾枝对曰：“寡君闻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为大夫退，其敢当君乎？既不获命矣，敢烦大夫谓二三子：‘戒尔车乘，敬尔君事，诘朝将见’。”

晋车七百乘，韅、靷、鞅、靽。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曰：“少长有礼，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晋师陈于莘北，胥臣以下军之佐当陈、蔡。子玉以若敖六卒将中军，曰：“今日必无晋矣。”子西将左，子上将右。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陈、蔡奔，楚右师溃。狐毛设二旆而退之。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楚师驰之。原轸、郤溱以中军公族横击之。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楚左师溃。楚师败绩。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败。

晋师三日馆谷，及癸酉而还。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宫于践土。

乡役之三月，郑伯如楚致其师。为楚师既败而惧，使子人九行成于晋。晋栾枝入盟郑伯。五月丙午，晋侯及郑伯盟于衡雍。丁未，献楚俘于王：驷介百乘，徒兵千。郑伯傅王，用平礼也。己酉，王享醴，命晋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赐之大辂之服、戎辂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贲三百人。曰："王谓叔父：'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晋侯三辞，从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扬天子之丕显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觐。

卫侯闻楚师败，惧，出奔楚，遂适陈，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奖王室，无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祚国，及而玄孙，无有老幼。"君子谓是盟也信，谓晋于是役也，能以德攻。

初，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缨，未之服也。先战，梦河神谓己曰："畀余！余赐女孟诸之麋。"弗致也。大心与子西使荣黄谏，弗听。荣季曰："死而利国，犹或为之，况琼玉乎？是粪土也，而可以济师，将何爱焉？"弗听。出，告二子曰："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既败，王使谓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孙伯曰："得臣将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将以为戮。'"及连谷而死。晋侯闻之而后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蒍吕臣实为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

或诉元咺于卫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从公，公使杀之。咺不废命，奉夷叔以入守。

六月，晋人复卫侯。宁武子与卫人盟于宛濮，曰："天祸卫国，君臣不协，以及此忧也。今天诱其衷，使皆降心以相从也。不有居者，谁守社稷？不有行者，谁扞牧圉？不协之故，用昭乞盟于尔

大神以诱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后，行者无保其力，居者无惧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纠是殛。”国人闻此盟也，而后不贰。卫侯先期入，宁子先，长牂守门以为使也，与之乘而入。公子歂犬、华仲前驱。叔孙将沐，闻君至，喜，捉发走出，前驱射而杀之。公知其无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杀之。元咺出奔晋。

城濮之战，晋中军风于泽，亡大旆之左旃。祁瞒奸命，司马杀之，以徇于诸侯，使茅茷代之。师还。壬午，济河。舟之侨先归，士会摄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恺以入于晋。献俘、授馘，饮至、大赏，征会讨贰。杀舟之侨以徇于国，民于是大服。

君子谓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诗》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不失赏刑之谓也。”

冬，会于温，讨不服也。

卫侯与元咺讼，宁武子为辅，鍼庄子为坐，士荣为大士。卫侯不胜。杀士荣，刖鍼庄子，谓宁俞忠而免之。执卫侯，归之于京师，置诸深室。宁子职纳橐饘焉。元咺归于卫，立公子瑕。

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

丁丑，诸侯围许。

晋侯有疾，曹伯之竖侯獳货筮史，使曰以曹为解：“齐桓公为会而封异姓，今君为会而灭同姓。曹叔振铎，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诸侯而灭兄弟，非礼也；与卫偕命，而不与偕复，非信也；同罪异罚，非刑也。礼以行义，信以守礼，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将若之何？”公说，复曹伯，遂会诸侯于许。

晋侯作三行以御狄，荀林父将中行，屠击将右行，先蔑将左

行。

僖公二十九年

[经]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卢来。公至自围许。夏六月，会王人、晋人、宋人、齐人、陈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秋，大雨雹。冬，介葛卢来。

[传] 二十九年春，介葛卢来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会，馈之刍、米，礼也。

夏，公会王子虎、晋狐偃、宋公孙固、齐国归父、陈辕涛涂、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寻践土之盟，且谋伐郑也。卿不书，罪之也。在礼，卿不会公、侯，会伯、子、男可也。

秋，大雨雹，为灾也。

冬，介葛卢来，以未见公故，复来朝。礼之，加燕好。

介葛卢闻牛鸣，曰："是生三牺，皆用之矣，其音云。"问之而信。

僖公三十年

[经]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齐。秋，卫杀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卫侯郑归于卫。晋人、秦人围郑。介人侵萧。冬，天王使宰周公来聘。公子遂如京师。遂如晋。

[传] 三十年春，晋人侵郑，以观其可攻与否。狄间晋之有郑虞也，夏，狄侵齐。

晋侯使医衍酖卫侯。宁俞货医，使薄其酖，不死。公为之请，纳玉于王与晋侯，皆十珏，王许之。秋，乃释卫侯。卫侯使赂周歂、冶廑，曰："苟能纳我，吾使尔为卿。"周、冶杀元咺及子适、子仪。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将命，周歂先入，及门，遇疾而死。冶廑辞卿。

九月甲午，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晋军函陵，秦军氾南。佚之狐言于郑伯曰："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公从之。辞曰："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许之。夜，缒而出，见秦伯，曰："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秦伯说，与郑人盟，使杞子、逢孙、杨孙戍之，乃还。

子犯请击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吾其还也。"亦去之。

初，郑公子兰出奔晋，从于晋侯伐郑，请无与围郑。许之，使待命于东。郑石甲父、侯宣多逆以为大子，以求成于晋，晋人许之。

冬，王使周公阅来聘，飨有昌歜、白黑、形盐。辞曰："国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则有备物之飨，以象其德；荐五味，羞嘉谷，盐虎形，以献其功。吾何以堪之？"

东门襄仲将聘于周，遂初聘于晋。

僖公三十一年

［经］三十有一年春，取济西田。公子遂如晋。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免牲。犹三望。秋七月。冬，杞伯姬来求妇。狄围卫。十有二月，卫迁于帝丘。

［传］三十一年春，取济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于重馆。重馆人告曰："晋新得诸侯，必亲其共，不速行，将无及也。"从之，分曹地，自洮以南，东傅于济，尽曹地也。

襄仲如晋，拜曹田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免牲，非礼也。犹三望，亦非礼也。礼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细也。不郊，亦无望可也。

秋，晋蒐于清原，作五军以御狄。赵衰为卿。

冬，狄围卫，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卫成公梦康叔曰："相夺予享。"公命祀相。宁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卫之罪也，不可以间成王、周公之命祀。请改祀命。"

郑泄驾恶公子瑕，郑伯亦恶之，故公子瑕出奔楚。

僖公三十二年

［经］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郑伯捷卒。卫人侵狄。秋，卫人及狄盟。冬十有二月己卯，晋侯重耳卒。

［传］三十二年春，楚斗章请平于晋，晋阳处父报之。晋、楚始通。

夏，狄有乱。卫人侵狄，狄请平焉。秋，卫人及狄盟。

冬，晋文公卒。庚辰，将殡于曲沃。出绛，柩有声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将有西师过轶我，击之，必大捷焉。"

杞子自郑使告于秦，曰："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穆公访诸蹇叔，蹇叔曰："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师之所为，郑必知之。勤而无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谁不知？"公辞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师于东门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

出而不见其入也!”公使谓之曰:“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与师,哭而送之,曰:“晋人御师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风雨也。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秦师遂东。

僖公三十三年

[经]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齐侯使国归父来聘。夏四月辛巳,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殽。癸巳,葬晋文公。狄侵齐。公伐邾,取訾娄。秋,公子遂帅师伐邾。晋人败狄于箕。冬十月,公如齐。十有二月,公至自齐。乙巳,公薨于小寝。陨霜不杀草。李梅实。晋人、陈人、郑人伐许。

[传]三十三年春,秦师过周北门,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孙满尚幼,观之,言于王曰:“秦师轻而无礼,必败。轻则寡谋,无礼则脱。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及滑,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遇之,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曰:“寡君闻吾子将步师出于敝邑,敢犒从者。不腆敝邑,为从者之淹,居则具一日之积,行则备一夕之卫。”且使遽告于郑。

郑穆公使视客馆,则束载、厉兵、秣马矣。使皇武子辞焉,曰:“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资、饩牵竭矣。为吾子之将行也,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闲敝邑,若何?”杞子奔齐,逢孙、杨孙奔宋。孟明曰:“郑有备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围之不继,吾其还也。”灭滑而还。

齐国庄子来聘,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于公曰:“国子为政,齐犹有礼,君其朝焉!臣闻之:‘服于有礼,社稷之卫也’。”

晋原轸曰:“秦违蹇叔,而以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敌不可纵。纵敌,患生;违天,不祥。必伐秦师。”栾枝曰:“未

报秦施而伐其师，其为死君乎?”先轸曰：“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秦则无礼，何施之为?吾闻之：‘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谋及子孙，可谓死君乎?”遂发命，遽兴姜戎。子墨衰绖，梁弘御戎，莱驹为右。

夏四月辛巳，败秦师于殽，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遂墨以葬文公。晋于是始墨。

文嬴请三帅，曰：“彼实构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厌，君何辱讨焉!使归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许之，先轸朝，问秦囚。公曰：“夫人请之，吾舍之矣。”先轸怒曰：“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暂而免诸国。堕军实而长寇仇，亡无日矣!”不顾而唾。公使阳处父追之，及诸河，则在舟中矣。释左骖，以公命赠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累臣衅鼓，使归就戮于秦，寡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若从君惠而免之，三年将拜君赐。”

秦伯素服郊次，乡师而哭曰：“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曰：“孤之过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狄侵齐，因晋丧也。

公伐邾，取訾娄，以报升陉之役。邾人不设备。秋，襄仲复伐邾。

狄伐晋，及箕。八月戊子，晋侯败狄于箕。郤缺获白狄子。先轸曰：“匹夫逞志于君而无讨，敢不自讨乎?”免胄入狄师，死焉。狄人归其元，面如生。

初，臼季使过冀，见冀缺耨，其妻馌之。敬，相待如宾。与之归，言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请用之。臣闻之：‘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对曰：“舜之罪也殛鲧，其举也兴禹。管敬仲，桓之贼也，实相以济。《康诰》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

不共，不相及也。'《诗》曰：'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君取节焉可也。"文公以为下军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将中军，以再命命先茅之县赏胥臣，曰："举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为卿，复与之冀，亦未有军行。

冬，公如齐朝，且吊有狄师也。反，薨于小寝，即安也。

晋、陈、郑伐许，讨其贰于楚也。

楚令尹子上侵陈、蔡。陈、蔡成，遂伐郑，将纳公子瑕。门于桔柣之门，瑕覆于周氏之汪，外仆髡屯禽之以献。文夫人敛而葬之郐城之下。

晋阳处父侵蔡，楚子上救之，与晋师夹泜而军。阳子患之，使谓子上曰："吾闻之：'文不犯顺，武不违敌。'子若欲战，则吾退舍，子济而陈，迟速唯命，不然，纾我。老师费财，亦无益也。"乃驾以待。子上欲涉，大孙伯曰："不可。晋人无信，半涉而薄我，悔败何及？不如纾之。"乃退舍。阳子宣言曰："楚师遁矣。"遂归。楚师亦归。大子商臣谮子上曰："受晋赂而辟之，楚之耻也，罪莫大焉。"王杀子上。

葬僖公，缓作主，非礼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尝、禘于庙。

文　公

文公元年

［经］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天王使叔服来会葬。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天王使毛伯来锡公命。晋侯伐卫。叔孙得臣如京师。卫人伐晋。秋，公孙敖会晋侯于戚。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公孙敖如齐。

[传] 元年春，王使内史叔服来会葬。公孙敖闻其能相人也，见其二子焉。叔服曰："谷也食子，难也收子。谷也丰下，必有后于鲁国。"

于是闰三月，非礼也。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余于终。履端于始，序则不愆；举正于中，民则不惑；归余于终，事则不悖。

夏四月丁巳，葬僖公。

王使毛伯卫来锡公命。叔孙得臣如周拜。

晋文公之季年，诸侯朝晋。卫成公不朝，使孔达侵郑，伐绵、訾及匡。晋襄公既祥，使告于诸侯而伐卫，及南阳。先且居曰："效尤，祸也。请君朝王，臣从师。"晋侯朝王于温。先且居、胥臣伐卫。五月辛酉朔，晋师围戚。六月戊戌，取之，获孙昭子。

卫人使告于陈。陈共公曰："更伐之，我辞之。"卫孔达帅师伐晋，君子以为古。古者，越国而谋。

秋，晋侯疆戚田，故公孙敖会之。

初，楚子将以商臣为大子，访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齿未也。而又多爱，黜乃乱也。楚国之举。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蜂目而豺声，忍人也，不可立也。"弗听。既，又欲立王子职而黜大子商臣。商臣闻之而未察，告其师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芈而勿敬也。"从之，江芈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杀女而立职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

冬十月，以宫甲围成王。王请食熊蹯而死。弗听。丁未，王缢。谥之曰"灵"，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为大子之室与潘崇，使为大师，且掌环列之尹。

穆伯如齐，始聘焉，礼也。凡君即位，卿出并聘，践修旧好，要结外援，好事邻国，以卫社稷，忠、信、卑让之道也。忠，德

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让，德之基也。

殽之役，晋人既归秦帅，秦大夫及左右皆言于秦伯曰："是败也，孟明之罪也，必杀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诗曰：'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贪故也，孤之谓矣。孤实贪以祸夫子，夫子何罪？"复使为政。

文公二年

［经］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晋侯及秦师战于彭衙，秦师败绩。丁丑，作僖公主。三月乙巳，及晋处父盟。夏六月，公孙敖会宋公、陈侯、郑伯、晋士縠盟于垂陇。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庙，跻僖公。冬，晋人、宋人、陈人、郑人伐秦。公子遂如齐纳币。

［传］二年春，秦孟明视帅师伐晋，以报殽之役。二月，晋侯御之。先且居将中军，赵衰佐之。王官无地御戎，狐鞫居为右。甲子，及秦师战于彭衙，秦师败绩。晋人谓秦"拜赐之师"。

战于殽也，晋梁弘御戎，莱驹为右。战之明日，晋襄公缚秦囚，使莱驹以戈斩之。囚呼，莱驹失戈，狼瞫取戈以斩囚，禽之以从公乘，遂以为右。箕之役，先轸黜之而立续简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获死所。"其友曰："吾与女为难。"瞫曰："《周志》有之：'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死而不义，非勇也。共用之谓勇。吾以勇求右，无勇而黜，亦其所也。谓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陈，以其属驰秦师，死焉。晋师从之，大败秦师。君子谓："狼瞫于是乎君子。《诗》曰：'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乱而以从师，可谓君子矣。"

秦伯犹用孟明。孟明增修国政，重施于民。赵成子言于诸大

夫曰："秦师又至，将必辟之。惧而增德，不可当也。《诗》曰：'毋念尔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敌乎？"

丁丑，作僖公主。书，不时也。

晋人以公不朝来讨，公如晋。夏四月己巳，晋人使阳处父盟公以耻之。书曰："及晋处父盟。"以厌之也。适晋不书，讳之也。公未至，六月，穆伯会诸侯及晋司空士縠盟于垂陇，晋讨卫故也。书"士縠"，堪其事也。

陈侯为卫请成于晋，执孔达以说。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庙，跻僖公，逆祀也。于是夏父弗忌为宗伯，尊僖公，且明见曰："吾见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后小，顺也。跻圣贤，明也。明、顺，礼也。"

君子以为失礼："礼无不顺。祀，国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谓礼乎？子虽齐圣，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鲧，汤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郑祖厉王，犹上祖也。是以《鲁颂》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礼'，谓其后稷亲而先帝也。《诗》曰：'问我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礼'，谓其姊亲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废六关，妾织蒲，三不仁也；作虚器，纵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冬，晋先且居、宋公子成、陈辕选、郑公子归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还，以报彭衙之役。卿不书，为穆公故，尊秦也，谓之崇德。

襄仲如齐纳币，礼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礼之始也。

文公三年

［经］三年春王正月，叔孙得臣会晋人、宋人、陈人、卫人、

郑人伐沈。沈溃。夏五月，王子虎卒。秦人伐晋。秋，楚人围江。雨螽于宋。冬，公如晋。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晋侯盟。晋阳处父帅师伐楚以救江。

［传］三年春，庄叔会诸侯之师伐沈，以其服于楚也。沈溃。凡民逃其上曰溃，在上曰逃。

卫侯如陈，拜晋成也。

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来赴，吊如同盟，礼也。

秦伯伐晋，济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晋人不出。遂自茅津济，封殽尸而还。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为君也，举人之周也，与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惧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举善也。《诗》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诒厥孙谋，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秋，雨螽于宋，队而死也。

楚师围江。晋先仆伐楚以救江。

冬，晋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晋阳处父伐楚以救江，门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还。

晋人惧其无礼于公也，请改盟。公如晋，及晋侯盟。晋侯飨公，赋《菁菁者莪》。庄叔以公降，拜，曰："小国受命于大国，敢不慎仪？君贶之以大礼，何乐如之？抑小国之乐，大国之惠也。"晋侯降，辞。登，成拜。公赋《嘉乐》。

文公四年

［经］四年春，公至自晋。夏，逆妇姜于齐。狄侵齐。秋，楚人灭江。晋侯伐秦。卫侯使宁俞来聘。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风氏薨。

［传］四年春，晋人归孔达于卫，以为卫之良也，故免之。

夏，卫侯如晋拜。曹伯如晋，会正。

逆妇姜于齐，卿不行，非礼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于鲁也，曰："贵聘而贱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废之，弃信而坏其主，在国必乱，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诗》曰：'畏天之威，于时保之。'敬主之谓也。"

秋，晋侯伐秦，围邧、新城，以报王官之役。

楚人灭江，秦伯为之降服，出次，不举，过数。大夫谏，公曰："同盟灭，虽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惧也。"君子曰："《诗》云：'惟彼二国，其政不获。惟此四国，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谓矣。"

卫宁武子来聘，公与之宴，为赋《湛露》及《彤弓》。不辞，又不答赋。使行人私焉。对曰："臣以为肄业及之也。昔诸侯朝正于王，王宴乐之，于是乎赋《湛露》，则天子当阳，诸侯用命也。诸侯敌王所忾而献其功，王于是乎赐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觉报宴。今陪臣来继旧好，君辱贶之，其敢干大礼以自取戾？"

冬，成风薨。

文公五年

［经］五年春王正月，王使荣叔归含，且赗。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风。王使召伯来会葬。夏，公孙敖如晋。秦人入鄀。秋，楚人灭六。冬十月甲申，许男业卒。

［传］五年春，王使荣叔来含且赗，召昭公来会葬，礼也。

初，鄀叛楚即秦，又贰于楚。夏，秦人入鄀。

六人叛楚即东夷。秋，楚成大心、仲归帅师灭六。

冬，楚公子燮灭蓼，臧文仲闻六与蓼灭，曰："皋陶、庭坚不祀忽诸。德之不建，民之无援，哀哉！"

晋阳处父聘于卫，反过宁，宁嬴从之，及温而还。其妻问之，嬴曰："以刚。《商书》曰：'沈渐刚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没乎！天为刚德，犹不干时，况在人乎？且华而不实，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惧不获其利而离其难，是以去之。"

晋赵成子，栾贞子、霍伯、臼季皆卒。

文公六年

［经］六年春，葬许僖公。夏，季孙行父如陈。秋，季孙行父如晋。八月乙亥，晋侯欢卒。冬十月，公子遂如晋。葬晋襄公。晋杀其大夫阳处父。晋孤射姑出奔狄。闰月不告月，犹朝于庙。

［传］六年春，晋蒐于夷，舍二军。使狐射姑将中军，赵盾佐之。阳处父至自温，改蒐于董，易中军。阳子，成季之属也，故党于赵氏，且谓赵盾能，曰："使能，国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于是乎始为国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狱刑，董逋逃，由质要，治旧洿，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既成，以授太傅阳子与大师贾佗，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

臧文仲以陈、卫之睦也，欲求好于陈。夏，季文子聘于陈，且娶焉。

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君子曰："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诗》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无善人之谓。若之何夺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是以并建圣哲，树之风声，分之采物，著之话言，为之律度，陈之艺极，引之表仪，予之法制，告之训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礼则，使毋失其土宜，众隶赖之，而后即命。圣王同之。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

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

秋，季文子将聘于晋，使求遭丧之礼以行。其人曰：“将焉用之？”文子曰：“备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无之，实难。过求，何害？”

八月乙亥，晋襄公卒。灵公少，晋人以难故，欲立长君。赵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长，先君爱之，且近于秦。秦，旧好也。置善则固，事长则顺，立爱则孝，结旧则安。为难故，故欲立长君。有此四德者，难必抒矣。”贾季曰：“不如立公子乐。辰嬴嬖于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赵孟曰：“辰嬴贱，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为二君嬖，淫也。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国，辟也。母淫子辟，无威；陈小而远，无援。将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让偪姞而上之，以狄故，让季隗而己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爱其子而仕诸秦，为亚卿焉。秦大而近，足以为援；母义子爱，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会如秦，逆公子雍。贾季亦使召公子乐于陈。赵孟使杀诸郫。贾季怨阳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无援于晋也。九月，贾季使续鞫居杀阳处父。书曰：“晋杀其大夫。”侵官也。

冬十月，襄仲如晋葬襄公。

十一月丙寅，晋杀续简伯。贾季奔狄。宣子使臾骈送其帑。夷之蒐，贾季戮臾骈，臾骈之人欲尽杀贾氏以报焉。臾骈曰：“不可。吾闻《前志》有之曰：‘敌惠敌怨，不在后嗣。’忠之道也。夫子礼于贾季，我以其宠报私怨，无乃不可乎？介人之宠，非勇也；损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释此三者，何以事夫子？”尽具其帑，与其器用财贿，亲帅扞之，送致诸竟。

闰月不告朔，非礼也。闰以正时，时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不告闰朔，弃时政也，何以为民？

文公七年

［经］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须句。遂城郚。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杀其大夫。戊子，晋人及秦人战于令狐。晋先蔑奔秦。狄侵我西鄙。秋八月，公会诸侯、晋大夫盟于扈。冬，徐伐莒。公孙敖如莒涖盟。

［传］七年春，公伐邾，间晋难也。

三月甲戌，取须句，置文公子焉，非礼也。

夏四月，宋成公卒。于是公子成为右师，公孙友为左师，乐豫为司马，鳞矔为司徒，公子荡为司城，华御事为司寇。

昭公将去群公子，乐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本根无所庇荫矣。葛藟犹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为比，况国君乎？此谚所谓'庇焉而纵寻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图之！亲之以德，皆股肱也，谁敢携贰？若之何去之？"不听。穆、襄之族率国人以攻公，杀公孙固、公孙郑于公宫。六卿和公室，乐豫舍司马以让公子卬。昭公即位而葬。书曰："宋人杀其大夫。"不称名，众也，且言非其罪也。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晋，曰："文公之入也无卫，故有吕、郤之难。"乃多与之徒卫。

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适嗣不立而外求君，将焉置此？"出朝，则抱以适赵氏，顿首于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属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赐；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虽终，言犹在耳，而弃之，若何？"宣子与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逼，乃背先蔑而立灵公，以御秦师。箕郑居守。赵盾将中军，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军；先蔑将下军，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为右。及堇阴，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则宾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复缓师，秦将生心。先人有

夺人之心，军人善谋也；逐寇如追逃，军之善政也。"训卒，利兵，秣马，蓐食，潜师夜起。戊子，败秦师于令狐，至于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会从之。

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犹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辞，若何？不然，将及。摄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为寮，吾尝同寮，敢不尽心乎！"弗听。为赋《板》之三章。又弗听。及亡，荀伯尽送其帑及其器用财贿于秦，曰："为同寮故也。"

士会在秦三年，不见士伯。其人曰："能亡人于国，不能见于此，焉用之？"士季曰："吾与之同罪，非义之也，将何见焉？"及归，遂不见。

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晋。赵宣子使因贾季问酆舒，且让之。酆舒问于贾季曰："赵衰、赵盾孰贤？"对曰："赵衰，冬日之日也；赵盾，夏日之日也。"

秋八月，齐侯、宋公、卫侯、陈侯、郑伯、许男、曹伯会晋赵盾盟于扈，晋侯立故也。公后至，故不书所会。凡会诸侯，不书所会，后也。后至，不书其国，辟不敏也。

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声己生惠叔。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声己辞，则为襄仲聘焉。

冬，徐伐莒，莒人来请盟。穆伯如莒莅盟，且为仲逆。及鄢陵，登城见之，美，自为娶之。仲请攻之，公将许之。叔仲惠伯谏曰："臣闻之：'兵作于内为乱，于外为寇，寇犹及人，乱自及也。'今臣作乱而君不禁，以启寇仇，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孙敖反之，复为兄弟如初，从之。

晋郤缺言于赵宣子曰："日卫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归之。叛而不讨，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怀？非威非怀，何以示德？无德，何以主盟？子为正卿，以主诸侯，而不务德，将

若之何？《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义而行之，谓之德、礼。无礼不乐，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谁来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说之。

文公八年

［经］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十月壬午，公子遂会晋赵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会洛戎盟于暴。公孙敖如京师，不至而复。丙戌，奔莒。螽。宋人杀其大夫司马。宋司城来奔。

［传］八年春，晋侯使解扬归匡、戚之田于卫，且复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

夏，秦人伐晋，取武城，以报令狐之役。

秋，襄王崩。

晋人以扈之盟来讨。冬，襄仲会晋赵孟于衡雍，报扈之盟也，遂会伊洛之戎。书曰"公子遂"，珍之也。

穆伯如周吊丧，不至，以币奔莒，从己氏焉。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礼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杀襄公之孙孔叔、公孙钟离及大司马公子卬，皆昭公之党也。司马握节以死，故书以官。司城荡意诸来奔，效节于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复之。亦书以官，皆贵之也。

夷之蒐，晋侯将登箕郑父、先都，而使士縠、梁益耳将中军。先克曰："狐、赵之勋，不可废也。"从之。先克夺蒯得田于堇阴。故箕郑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作乱。

文公九年

[经] 九年春，毛伯来求金。夫人姜氏如齐。二月，叔孙得臣如京师。辛丑，葬襄王。晋人杀其大夫先都。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齐。晋人杀其大夫士縠及箕郑父。楚人伐郑。公子遂会晋人、宋人、卫人、许人救郑。夏，狄侵齐。秋八月，曹伯襄卒。九月癸酉，地震。冬，楚子使椒来聘。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禭。葬曹共公。

[传] 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贼杀先克。乙丑，晋人杀先都，梁益耳。

毛伯卫来求金，非礼也。不书王命，未葬也。

二月，庄叔如周葬襄王。

三月甲戌，晋人杀箕郑父、士縠、蒯得。

范山言于楚子曰："晋君少，不在诸侯，北方可图也。"楚子师于狼渊以伐郑。囚公子坚、公子尨及乐耳。郑及楚平。公子遂会晋赵盾、宋华耦、卫孔达、许大夫救郑，不及楚师。卿不书，缓也，以惩不恪。

夏，楚侵陈，克壶丘。以其服于晋也。

秋，楚公子朱自东夷伐陈，陈人败之，获公子茷。陈惧，乃及楚平。

冬，楚子越椒来聘，执币傲。叔仲惠伯曰："是必灭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

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禭，礼也。诸侯相吊贺也，虽不当事，苟有礼焉，书也，以无忘旧好。

文公十年

[经]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孙辰卒。夏，秦伐晋。楚杀其大

夫宜申。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及苏子盟于女栗。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传］十年春，晋人伐秦，取少梁。

夏，秦伯伐晋，取北征。

初，楚范巫矞似谓成王与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将强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缢而县绝，王使适至，遂止之。使为商公。沿汉溯江，将入郢。王在渚宫，下，见之。惧而辞曰："臣免于死，又有谗言，谓臣将逃，臣归死于司败也。"王使为工尹，又与子家谋弑穆王。穆王闻之。五月，杀斗宜申及仲归。

秋七月，及苏子盟于女栗，顷王立故也。

陈侯、郑伯会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将以伐宋。宋华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为之弱乎？何必使诱我？我实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劳，且听命。遂道以田孟诸。宋公为右盂，郑伯为左盂。期思公复遂为右司马，子朱及文之无畏为左司马。命夙驾载燧。宋公违命，无畏抶其仆以徇。

或谓子舟曰："国君不可戮也。"子舟曰："当官而行，何强之有？《诗》曰：'刚亦不吐，柔亦不茹。''毋从诡随，以谨罔极。'是亦非辟强也，敢爱死以乱官乎！"

厥貉之会，麇子逃归。

文公十一年

［经］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夏，叔仲彭生会晋郤缺于承筐。秋，曹伯来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齐。冬十月甲午，叔孙得臣败狄于鹹。

［传］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败麇师于防渚。潘崇复伐麇，至于锡穴。

夏，叔仲惠伯会晋郤缺于承筐，谋诸侯之从于楚者。

秋，曹文公来朝，即位而来见也。

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荡意诸而复之。因贺楚师之不害也。

鄋瞒侵齐。遂伐我。公卜使叔孙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庄叔，绵房孙为右，富父终甥驷乘。冬十月甲午，败狄于咸，获长狄侨如。富父终甥摏其喉以戈，杀之。埋其首于子驹之门，以命宣伯。

初，宋武公之世，鄋瞒伐宋，司徒皇父帅师御之，耏班御皇父充石，公子谷甥为右，司寇牛父驷乘，以败狄于长丘，获长狄缘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于是以门赏耏班，使食其征，谓之耏门。晋之灭潞也，获侨如之弟焚如。齐襄公之二年，鄋瞒伐齐，齐王子成父获其弟荣如。埋其首于周首之北门。卫人获其季弟简如。鄋瞒由是遂亡。

郕大子朱儒自安于夫钟，国人弗徇。

文公十二年

［经］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来奔。杞伯来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夏，楚人围巢。秋，滕子来朝。秦伯使术来聘。冬十有二月戊午，晋人、秦人战于河曲。季孙行父帅师城诸及郓。

［传］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大子以夫钟与郕邽来奔。公以诸侯逆之，非礼也。故书曰："郕伯来奔。"不书地，尊诸侯也。

杞桓公来朝，始朝公也。且请绝叔姬而无绝昏，公许之。

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绝也。书"叔姬"，言非女也。

楚令尹大孙伯卒，成嘉为令尹。群舒叛楚。夏，子孔执舒子平及宗子，遂围巢。

秋，滕昭公来朝，亦始朝公也。

秦伯使西乞术来聘，且言将伐晋。襄仲辞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临鲁国，镇抚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辞玉。"对曰："不腆敝器，不足辞也。"主人三辞。宾客曰："寡君愿徼福于周公、鲁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诸执事以为瑞节，要结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结二国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国无陋矣。"厚贿之。

秦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晋，取羁马。晋人御之。赵盾将中军，荀林父佐之；郤缺上军，臾骈佐之；栾盾将下军，胥甲佐之；范无恤御戎，以从秦师于河曲。臾骈曰："秦不能久，请深垒固军以待之。"从之。

秦人欲战，秦伯谓士会曰："若何而战？"对曰："赵氏新出其属曰臾骈，必实为此谋，将以老我师也。赵有侧室曰穿，晋君之婿也，有宠而弱，不在军事；好勇而狂，且恶臾骈之佐上军也。若使轻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战于河。

十二月戊午，秦军掩晋上军，赵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粮坐甲，固敌是求，敌至不击，将何俟焉？"军吏曰："将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谋，将独出。"乃以其属出。宣子曰："秦获穿也，获一卿矣。秦以胜归，我何以报？"乃皆出战，交绥。秦行人夜戒晋师曰："两君之士皆未慭也，明日请相见也。"臾骈曰："使者目动而言肆，惧我也，将遁矣。薄诸河，必败之。"胥甲、赵穿当军门呼曰："死伤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于险，无勇也。"乃止。秦师夜遁。复侵晋，入瑕。

城诸及郓。书，时也。

文公十三年

［经］十有三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陈侯朔卒。邾子蘧蒢卒。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大室屋坏。冬，公如晋。卫侯会公于

沓。狄侵卫。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晋侯盟。公还自晋，郑伯会公于棐。

［传］十三年春，晋侯使詹嘉处瑕，以守桃林之塞。

晋人患秦之用士会也，夏，六卿相见于诸浮。赵宣子曰："随会在秦，贾季在狄，难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请复贾季，能外事，且由旧勋。"郤成子曰："贾季乱，且罪大，不如随会，能贱而有耻，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无罪。"

乃使魏寿余伪以魏叛者以诱士会，执其帑于晋，使夜逸。请自归于秦，秦伯许之。履士会之足于朝。秦伯师于河西，魏人在东。寿余曰："请东人之能与夫二三有司言者，吾与之先。"使士会。士会辞曰："晋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为戮，无益于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归尔帑者，有如河！"乃行。绕朝赠之以策，曰："子无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也。"既济，魏人噪而还。秦人归其帑。其处者为刘氏。

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右曰："命可长也，君何弗为？"邾子曰："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遂迁于绎。

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秋七月，大室之屋坏。书，不共也。

冬，公如晋，朝，且寻盟。卫侯会公于沓，请平于晋。公还，郑伯会公于棐，亦请平于晋。公皆成之。郑伯与公宴于棐。子家赋《鸿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赋《四月》。子家赋《载驰》之四章。文子赋《采薇》之四章。郑伯拜。公答拜。

文公十四年

［经］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晋。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

帅师伐邾。夏五月乙亥，齐侯潘卒。六月，公会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晋赵盾。癸酉，同盟于新城。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公至自会。晋人纳捷菑于邾。弗克纳。九月甲申，公孙敖卒于齐。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宋子哀来奔。冬，单伯如齐。齐人执单伯。齐人执子叔姬。

[传]十四年春，顷王崩。周公阅与王孙苏争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则不书。祸、福，不告亦不书。惩不敬也。

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吊焉，不敬。邾人来讨，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

子叔姬妃齐昭公，生舍。叔姬无宠，舍无威。公子商人骤施于国，而多聚士，尽其家，贷于公，有司以继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

邾文公妃元齐姜，生定公；二妃晋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晋。

六月，同盟于新城，从于楚者服，且谋邾也。

秋七月乙卯夜，齐商人弑舍而让元。元曰："尔求之久矣。我能事尔，尔不可使多蓄憾。将免我乎？尔为之！"

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君皆将死乱。"

晋赵盾以诸侯之师八百乘纳捷菑于邾。邾人辞曰："齐出貜且长。"宣子曰："辞顺而弗从，不祥。"乃还。

周公将与王孙苏讼于晋，王叛王孙苏，而使尹氏与聃启讼周公于晋。赵宣子平王室而复之。

楚庄王立，子孔、潘崇将袭群舒，使公子燮与子仪守而伐舒蓼。二子作乱，城郢而使贼杀子孔，不克而还。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将如商密。庐戢梨及叔麇诱之，遂杀斗克及公子燮。

初，斗克囚于秦，秦有殽之败，而使归求成。成而不得志。公

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乱。

穆伯之从己氏也，鲁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于莒而求复，文伯以为请。襄仲使无朝听命。复而不出。三年而尽室以复适莒。文伯疾而请曰："谷之子弱，请立难也。"许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请重赂以求复，惠叔以为请，许之。将来，九月卒于齐，告丧，请葬，弗许。

宋高哀为萧封人，以为卿，不义宋公而出，遂来奔。书曰："宋子哀来奔"，贵之也。

齐人定懿公，使来告难，故书以"九月"。齐公子元不顺懿公之为政也，终不曰"公"，曰"夫己氏"。

襄仲使告于王，请以王宠求昭姬于齐，曰："杀其子，焉用其母？请受而罪之。"

冬，单伯如齐，请子叔姬，齐人执之。又执子叔姬。

文公十五年

[经] 十有五年春，季孙行父如晋。三月，宋司马华孙来盟。夏，曹伯来朝。齐人归公孙敖之丧。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单伯至自齐。晋郤缺帅师伐蔡。戊申，入蔡。秋，齐人侵我西鄙。季孙行父如晋。冬十有一月，诸侯盟于扈。十有二月，齐人来归子叔姬。齐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传] 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晋，为单伯与子叔姬故也。

三月，宋华耦来盟，其官皆从之。书曰"宋司马华孙"，贵之也。

公与之宴，辞曰："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殇公，名在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请承命于亚旅。"鲁人以为敏。

夏，曹伯来朝，礼也。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

齐人或为孟氏谋，曰："鲁，尔亲也，饰棺置诸堂阜，鲁必取之。"从之。卞人以告。惠叔犹毁以为请，立于朝以待命。许之，取而殡之。齐人送之。书曰："齐人归公孙敖之丧。"为孟氏，且国故也。葬视共仲。声己不视，帷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丧，亲之终也。虽不能始，善终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贺善、吊灾、祭敬、丧哀，情虽不同，毋绝其爱，亲之道也。'子无失道，何怨于人？"襄仲说，帅兄弟以哭之。

他年，其二子来，孟献子爱之，闻于国。或谮之曰："将杀子。"献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爱我闻，我以将杀子闻，不亦远于礼乎？远礼不如死。"一人门于句鼆，一人门于戾丘，皆死。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礼也。日有食之，天子不举，伐鼓于社，诸侯用币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训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齐人许单伯请而赦之，使来致命。书曰："单伯至自齐。"贵之也。

新城之盟，蔡人不与。晋郤缺以上军、下军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还。凡胜国，曰灭之；获大城焉，曰入之。

秋，齐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晋。

冬十一月，晋侯、宋公、卫侯、蔡侯、陈侯、郑伯、许男、曹伯盟于扈，寻新城之盟，且谋伐齐也。齐人赂晋侯，故不克而还。于是有齐难，是以公不会。书曰："诸侯盟于扈。"无能为故也。凡诸侯会，公不与，不书，讳君恶也。与而不书，后也。

齐人来归子叔姬，王故也。

齐侯侵我西鄙，谓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讨其来朝也。季文子曰："齐侯其不免乎？己则无礼，而讨于有礼者，曰：'女何故行礼！'礼以顺天，天之道也。己则反天，而又以讨人，难

以免矣。《诗》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贱，畏于天也。在《周颂》曰：'畏天之威，于时保之。'不畏于天，将何能保？以乱取国，奉礼以守，犹惧不终；多行无礼，弗能在矣！"

文公十六年

[经]十有六年春，季孙行父会齐侯于阳谷，齐侯弗及盟。夏五月，公四不视朔。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齐侯盟于郪丘。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毁泉台。楚人、秦人、巴人灭庸。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传]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齐平。公有疾，使季文子会齐侯于阳谷。请盟，齐侯不肯，曰："请俟君间。"

夏五月，公四不视朔，疾也。公使襄仲纳赂于齐侯，故盟于郪丘。

有蛇自泉宫出，入于国，如先君之数。秋八月辛未，声姜薨，毁泉台。

楚大饥，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师于大林。又伐其东南，至于阳丘，以侵訾枝。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

楚人谋徙于阪高。蒍贾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与百濮，谓我饥不能师，故伐我也。若我出师，必惧而归。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谁暇谋人？"乃出师。旬有五日，百濮乃罢。

自庐以往，振廪同食。次于句澨。使庐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扬窗。三宿而逸，曰："庸师众，群蛮聚焉，不如复大师，且起王卒，合而后进。"师叔曰："不可。姑又与之遇以骄之。彼骄我怒，而后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陉隰也。"又与之遇，七遇皆北，唯裨、鯈、鱼人实逐之。

庸人曰："楚不足与战矣。"遂不设备。楚子乘驲，会师于临品，分为二队，子越自石溪，子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从楚师，群蛮从楚子盟。遂灭庸。

宋公子鲍礼于国人，宋饥，竭其粟而贷之。年自七十以上，无不馈诒也，时加羞珍异。无日不数于六卿之门。国之材人，无不事也；亲自桓以下，无不恤也。公子鲍美而艳，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无道，国人奉公子鲍以因夫人。

于是华元为右师，公孙友为左师，华耦为司马，鳞鱹为司徒，荡意诸为司城，公子朝为司寇。初，司城荡卒，公孙寿辞司城，请使意诸为之。既而告人曰："君无道，吾官近，惧及焉。弃官则族无所庇。子，身之贰也，姑纾死焉。虽亡子，犹不亡族。"既，夫人将使公田孟诸而杀之。公知之，尽以宝行。荡意诸曰："盍适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国人，诸侯谁纳我？且既为人君，而又为人臣，不如死。"尽以其宝赐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谓司城去公，对曰："臣之而逃其难，若后君何？"

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将田孟诸，未至，夫人王姬使帅甸攻而杀之。荡意诸死之。书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无道也。

文公即位，使母弟须为司城。华耦卒，而使荡虺为司马。

文公十七年

［经］十有七年春，晋人、卫人、陈人、郑人伐宋。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声姜。齐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齐侯盟于谷。诸侯会于扈。秋，公至自谷。冬，公子遂如齐。

［传］十七年春，晋荀林父、卫孔达、陈公孙宁、郑石楚伐宋。讨曰："何故弑君！"犹立文公而还，卿不书，失其所也。

夏四月癸亥，葬声姜。有齐难，是以缓。

齐侯伐我北鄙，襄仲请盟。六月，盟于谷。

晋侯蒐于黄父，遂复合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与会，齐难故也。书曰"诸侯"，无功也。

于是晋侯不见郑伯，以为贰于楚也。

郑子家使执讯而与之书，以告赵宣子，曰：

"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与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难，寡君是以不得与蔡侯偕。十一月，克灭侯宣多而随蔡侯以朝于执事。十二年六月，归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请陈侯于楚而朝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蒇陈事。十五年五月，陈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烛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陈、蔡之密迩于楚而不敢贰焉，则敝邑之故也。虽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见于君。夷与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绛，虽我小国，则蔑以过之矣。今大国曰：'尔未逞吾志。'敝邑有亡，无以加焉。

"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余几？'又曰：'鹿死不择音。'小国之事大国也，德，则其人也；不德，则其鹿也，铤而走险，急何能择？命之罔极，亦知亡矣。将悉敝赋以待于儵，唯执事命之。

"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齐。四年二月壬戌，为齐侵蔡，亦获成于楚。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岂其罪也？大国若弗图，无所逃命。"

晋巩朔行成于郑，赵穿、公婿池为质焉。

秋，周甘歜败戎于邥垂，乘其饮酒也。

冬十月，郑大子夷、石楚为质于晋。

襄仲如齐，拜谷之盟。复曰："臣闻齐人将食鲁之麦。以臣观之，将不能。齐君之语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

文公十八年

〔经〕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台下。秦伯罃卒。夏五

月戊戌，齐人弑其君商人。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孙得臣如齐。冬十月，子卒。夫人姜氏归于齐。季孙行父如齐。莒弑其君庶其。

[传] 十八年春，齐侯戒师期，而有疾，医曰："不及秋，将死。"公闻之，卜曰："尚无及期。"惠伯令龟，卜楚丘占之曰："齐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闻。令龟有咎。"二月丁丑，公薨。

齐懿公之为公子也，与邴歜之父争田，弗胜。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仆。纳阎职之妻，而使职骖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抶职。职怒。歜曰："人夺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伤！"职曰："与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谋弑懿公，纳诸竹中。归，舍爵而行。齐人立公子元。

六月，葬文公。

秋，襄仲、庄叔如齐，惠公立故，且拜葬也。

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长而属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见于齐侯而请之。齐侯新立而欲亲鲁，许之。

冬十月，仲杀恶及视而立宣公。书曰"子卒"，讳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务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务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听？"弗听，乃入，杀而埋之马矢之中。公冉务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复叔仲氏。

夫人姜氏归于齐，大归也。将行，哭而过市曰："天乎，仲为不道，杀嫡立庶。"市人皆哭，鲁人谓之哀姜。

莒纪公生大子仆，又生季佗，爱季佗而黜仆，且多行无礼于国。仆因国人以弑纪公，以其宝玉来奔。纳诸宣公。公命与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诸竟，曰："今日必达。"公问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对曰：

"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礼，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队，

曰：'见有礼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贿为盗，盗器为奸。主藏之名，赖奸之用，为大凶德，有常无赦，在九刑不忘。'行父还观莒仆，莫可则也。孝敬、忠信为吉德，盗贼、藏奸为凶德。夫莒仆，则其孝敬，则弑君父矣；则其忠信，则窃宝玉矣。其人，则盗贼也；其器，则奸兆也，保而利之，则主藏也。以训则昏，民无则焉。不度于善，而皆在于凶德，是以去之。

"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苍舒、隤敳、梼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天下之民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肃、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谓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举。舜臣尧，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地平天成。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内平外成。

"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德，丑类恶物。顽嚚不友，是与比周，天下之民谓之浑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毁信废忠，崇饰恶言，靖谮庸回，服谗蒐慝，以诬盛德，天下之民谓之穷奇。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告之则顽，舍之则嚚，傲很明德，以乱天常，天下之民谓之梼杌。此三族也，世济其凶，增其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去。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舜臣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螭魅。是以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以其举十六相，

去四凶也。故《虞书》数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无违教也。曰‘纳于百揆，百揆时序’，无废事也。曰‘宾于四门，四门穆穆’，无凶人也。

舜有大功二十而为天子，今行父虽未获一吉人，去一凶矣。于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几免于戾乎！"

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将奉司城须以作乱。十二月，宋公杀母弟须及昭公子，使戴、庄、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马子伯之馆，遂出武、穆之族。使公孙师为司城，公子朝卒，使乐吕为司寇，以靖国人。

宣　　公

宣公元年

［经］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公子遂如齐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夏，季孙行父如齐。晋放其大夫胥甲父于卫。公会齐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齐。六月，齐人取济西田。秋，邾子来朝。楚子、郑人侵陈，遂侵宋。晋赵盾帅师救陈。宋公、陈侯、卫侯、曹伯会晋师于棐林，伐郑。冬，晋赵穿帅师侵崇。晋人、宋人伐郑。

［传］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齐逆女，尊君命也。三月，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尊夫人也。

夏，季文子如齐，纳赂以请会。

晋人讨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卫，而立胥克。先辛奔齐。

会于平州，以定公位。东门襄仲如齐拜成。

六月，齐人取济西之田，为立公故，以赂齐也。

宋人之弑昭公也，晋荀林父以诸侯之师伐宋，宋及晋平，宋

文公受盟于晋。又会诸侯于扈，将为鲁讨齐，皆取赂而还。郑穆公曰："晋不足与也。"遂受盟于楚。陈共公之卒，楚人不礼焉。陈灵公受盟于晋。

秋，楚子侵陈，遂侵宋。晋赵盾帅师救陈、宋。会于棐林，以伐郑也。楚蔿贾救郑，遇于北林，囚晋解扬，晋人乃还。

晋欲求成于秦，赵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赵穿侵崇，秦弗与成。

晋人伐郑，以报北林之役。于是晋侯侈，赵宣子为政，骤谏而不入，故不竞于楚。

宣公二年

[经]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华元帅师及郑公子归生帅师，战于大棘。宋师败绩，获宋华元。秦师伐晋。夏，晋人、宋人、卫人、陈人侵郑。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传]二年春，郑公子归生受命于楚伐宋。宋华元、乐吕御之。二月壬子，战于大棘，宋师败绩，囚华元，获乐吕，及甲车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辂郑人，郑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获狂狡。君子曰："失礼违命，宜其为禽也。戎，昭果毅以听之之谓礼，杀敌为果，致果为毅。易之，戮也。"

将战，华元杀羊食士，其御羊斟不与。及战，曰："畴昔之羊，子为政；今日之事，我为政。"与入郑师，故败。君子谓："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败国殄民。于是刑孰大焉？《诗》所谓'人之无良'者，其羊斟之谓乎！残民以逞。"

宋人以兵车百乘、文马百驷以赎华元于郑。半入，华元逃归，立于门外，告而入。见叔牂，曰："子之马然也。"对曰："非马也，其人也。"既合而来奔。

宋城，华元为植，巡功。城者讴曰："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使其骖乘谓之曰："牛则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则那？"役人曰："纵其有皮，丹漆若何？"华元曰："去之！夫其口众我寡。"

秦师伐晋，以报崇也，遂围焦。夏，晋赵盾救焦，遂自阴地，及诸侯之师侵郑，以报大棘之役。楚斗椒救郑，曰："能欲诸侯而恶其难乎？"遂次于郑以待晋师。赵盾曰："彼宗竞于楚，殆将毙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杀之，置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赵盾、士季见其手，问其故，而患之。将谏，士季曰："谏而不入，则莫之继也。会请先，不入则子继之。"三进，及溜，而后视之。曰："吾知所过矣，将改之。"稽首而对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夫如是，则能补过者鲜矣。君能有终，则社稷之固也，岂唯群臣赖之。又曰：'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能补过也。君能补过，衮不废矣。"犹不改。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鉏麑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

秋九月，晋侯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其右提弥明知之，趋登曰："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杀之。盾曰："弃人用犬，虽猛何为！"斗且出，提弥明死之。

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见灵辄饿，问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问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请以遗之。"使尽之，而为之箪食与肉，置诸橐以与之。既而与为公介，倒戟以御公徒而免之。问何故。对曰："翳桑之饿人也。"问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

乙丑，赵穿杀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诗》曰：'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

宣子使赵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宫。

初，丽姬之乱，诅无畜群公子，自是晋无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而为之田，以为公族；又宦其余子，亦为余子；其庶子为公行。晋于是有公族、余子、公行。赵盾请以括为公族，曰："君姬氏之爱子也。微君姬氏，则臣狄人也。"公许之。冬，赵盾为旄车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为公族大夫。

宣公三年

[经]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伤，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犹三望。葬匡王。楚子伐陆浑之戎。夏，楚人侵郑。秋，赤狄侵齐。宋师围曹。冬十月丙戌。郑伯兰卒。葬郑穆公。

[传] 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礼也。望，郊之属也。不郊，亦无望，可也。

晋侯伐郑，及郔。郑及晋平，士会入盟。

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洛，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厎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夏，楚人侵郑，郑即晋故也。

宋文公即位三年，杀母弟须及昭公子。武氏之谋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马子伯之馆，尽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师伐宋。秋，宋师围曹，报武氏之乱也。

冬，郑穆公卒。

初，郑文公有贱妾曰燕姞，梦天使与己兰，曰："余为伯鯈。余，而祖也。以是为而子。以兰有国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见之，与之兰而御之。辞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将不信，敢征兰乎？"公曰："诺。"生穆公，名之曰兰。

文公报郑子之妃曰陈妫，生子华、子臧。子臧得罪而出。诱子华而杀之南里，使盗杀子臧于陈、宋之间。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鸩之，及叶而死。又娶于苏，生子瑕、子俞弥。俞弥早卒。泄驾恶瑕，文公亦恶之，故不立也。公逐群公子，公子兰奔晋，从晋文公伐郑。石癸曰："吾闻姬、姞耦，其子孙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兰，姞甥也。天或启之，必将为君，其后必蕃。先纳之，可以亢宠。"与孔将鉏、侯宣多纳之，盟于大宫而立之，以与晋平。

穆公有疾，曰："兰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兰而卒。

宣公四年

[经]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齐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秦伯稻卒。夏六月乙酉，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赤狄侵齐。秋，公如齐。公至自齐。冬，楚子伐郑。

[传]四年春，公及齐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礼也。平国以礼不以乱，伐而不治，乱也。以乱平乱，何治之有？无治，何以行礼？

楚人献鼋于郑灵公。公子宋与子家将见。子公之食指动，以

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尝异味。"及入，宰夫将解鼋，相视而笑。公问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鼋，召子公而弗与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尝之而出。公怒，欲杀子公。子公与子家谋先。子家曰："畜老，犹惮杀之，而况君乎？"反谮子家，子家惧而从之。夏，弑灵公。书曰："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权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无能达也。"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

郑人立子良，辞曰："以贤，则去疾不足；以顺，则公子坚长。"乃立襄公。襄公将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则固愿也。若将亡之，则亦皆亡，去疾何为？"乃舍之，皆为大夫。

初，楚司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杀之。是子也，熊虎之状而豺狼之声，弗杀，必灭若敖氏矣。谚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为大戚。及将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无及于难。"且泣曰："鬼犹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馁而？"及令尹子文卒，斗般为令尹，子越为司马。蔿贾为工正，谮子扬而杀之，子越为令尹，己为司马。子越又恶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于轑阳而杀之，遂处烝野，将攻王。王以三王之子为质焉，弗受。师于漳澨。秋七月戊戌，楚子与若敖氏战于皋浒。伯棼射王，汰辀，及鼓跗，著于丁宁。又射，汰辀，以贯笠毂。师惧，退。王使巡师曰："吾先君文王克息，获三矢焉。伯棼窃其二，尽于是矣。"鼓而进之，遂灭若敖氏。

初，若敖娶于䢵，生斗伯比。若敖卒，从其母畜于䢵，淫于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弃诸梦中，虎乳之。䢵子田，见之，惧而归。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谓乳谷，谓虎於菟，故命之曰斗谷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实为令尹子文。其孙箴尹克黄使于齐，还，及宋，闻乱。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弃君之命，独谁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归，复命而自拘于

司败。王思子文之治楚国也，曰："子文无后，何以劝善?"使复其所，改命曰生。

冬，楚子伐郑，郑未服也。

宣公五年

[经] 五年春，公如齐。夏，公至自齐。秋九月，齐高固来逆叔姬。叔孙得臣卒。冬，齐高固及子叔姬来。楚人伐郑。

[传] 五年春，公如齐，高固使齐侯止公，请叔姬焉。

夏，公至自齐，书，过也。

秋九月，齐高固来逆女，自为也。故书曰："逆叔姬。"即自逆也。

冬，来，反马也。

楚子伐郑。陈及楚平。晋荀林父救郑，伐陈。

宣公六年

[经] 六年春，晋赵盾、卫孙免侵陈。夏四月。秋八月，螽。冬十月。

[传] 六年春，晋、卫侵陈，陈即楚故也。

夏，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齐。

秋，赤狄伐晋，围怀及邢丘。晋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贯，将可殪也。《周书》曰：'殪戎殷。'此类之谓也。"

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齐。

楚人伐郑，取成而还。

郑公子曼满与王子伯廖语，欲为卿。伯廖告人曰："无德而贪，其在《周易》《丰》䷶之《离》䷝，弗过之矣。"间一岁，郑人杀之。

宣公七年

[经] 七年春，卫侯使孙良夫来盟。夏，公会齐侯伐莱。秋，公至自伐莱。大旱。冬，公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于黑壤。

[传] 七年春，卫孙桓子来盟，始通。且谋会晋也。

夏，公会齐侯伐莱，不与谋也。凡师出，与谋曰“及”，不与某曰“会”。

赤狄侵晋，取向阴之禾。

郑及晋平，公子宋之谋也，故相郑伯以会。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临之，以谋不睦。

晋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晋人止公于会。盟于黄父，公不与盟。以赂免。故黑壤之盟不书，讳之也。

宣公八年

[经] 八年春，公至自会。夏六月，公子遂如齐，至黄乃复。辛巳，有事于大庙，仲遂卒于垂。壬午，犹绎。万人，去籥。戊子，夫人嬴氏薨。晋师、白狄伐秦。楚人灭舒蓼。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城平阳。楚师伐陈。

[传] 八年春，白狄及晋平。夏，会晋伐秦。晋人获秦谍，杀诸绛市，六日而苏。

有事于大庙，襄仲卒而绎，非礼也。

楚为众舒叛，故伐舒蓼，灭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吴、越而还。

晋胥克有蛊疾，郤缺为政。秋，废胥克。使赵朔佐下军。

冬，葬敬嬴，旱，无麻，始用葛茀。雨，不克葬，礼也。礼，

卜葬，先远日，辟不怀也。

城平阳。书，时也。

陈及晋平。楚师伐陈，取成而还。

宣公九年

[经]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齐。公至自齐。夏，仲孙蔑如京师。齐侯伐莱。秋，取根牟。八月，滕子卒。九月，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会于扈。晋荀林父帅师伐陈。辛酉，晋侯黑臀卒于扈。冬十月癸酉，卫侯郑卒。宋人围滕。楚子伐郑。晋郤缺帅师救郑。陈杀其大夫泄冶。

[传]九年春，王使来征聘。夏，孟献子聘于周，王以为有礼，厚贿之。

秋，取根牟，言易也。

滕昭公卒。

会于扈，讨不睦也。陈侯不会。晋荀林父以诸侯之师伐陈。晋侯卒于扈，乃还。

冬，宋人围滕，因其丧也。

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戏于朝。泄冶谏曰："公卿宣淫，民无效焉，且闻不令，君其纳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请杀之，公弗禁，遂杀泄冶。孔子曰："《诗》云：'民之多辟，无自立辟。'其泄冶之谓乎！"

楚子为厉之役故，伐郑。

晋郤缺救郑，郑伯败楚师于柳棼。国人皆喜，唯子良忧曰："是国之灾也，吾死无日矣。"

宣公十年

[经]十年春，公如齐。公至自齐。齐人归我济西田。夏四月

丙辰，日有食之。己巳，齐侯元卒。齐崔氏出奔卫。公如齐。五月，公至自齐。癸巳，陈夏征舒弑其君平国。六月，宋师伐滕。公孙归父如齐，葬齐惠公。晋人、宋人、卫人、曹人伐郑。秋，天王使王季子来聘。公孙归父帅师伐邾，取绎。大水。季孙行父如齐。冬，公孙归父如齐。齐侯使国佐来聘。饥。楚子伐郑。

［传］十年春，公如齐。齐侯以我服故，归济西之田。

夏，齐惠公卒。崔杼有宠于惠公，高、国畏其逼也，公卒而逐之，奔卫。书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凡诸侯之大夫违，告于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庙，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则告；不然，则否。

公如齐奔丧。

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饮酒于夏氏。公谓行父曰：“征舒似女。”对曰：“亦似君。”征舒病之。公出，自其厩射而杀之。二子奔楚。

滕人恃晋而不事宋，六月，宋师伐滕。

郑及楚平。诸侯之师伐郑，取成而还。

秋，刘康公来报聘。

师伐邾，取绎。

季文子初聘于齐。

冬，子家如齐，伐邾故也。

国武子来报聘。

楚子伐郑。晋士会救郑，逐楚师于颍北。诸侯之师戍郑。郑子家卒。郑人讨幽公之乱，斫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谥之曰“灵”。

宣公十一年

［经］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陈侯、郑伯盟于辰陵。公孙归父会齐人伐莒。秋，晋侯会狄于横函。冬十月，楚人杀陈

夏征舒。丁亥，楚子入陈。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

[传] 十一年春，楚子伐郑，及栎。子良曰："晋、楚不务德而兵争，与其来者可也。晋、楚无信，我焉得有信？"乃从楚。夏，楚盟于辰陵，陈、郑服也。

楚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诸郔。令尹蒍艾猎城沂，使封人虑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财用，平板干，称畚筑，程土物，议远迩，略基趾，具糇粮，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

晋郤成子求成于众狄，众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晋。秋，会于欑函，众狄服也。是行也。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闻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继，其从之也。《诗》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犹勤，况寡德乎？"

冬，楚子为陈夏氏乱故，伐陈。谓陈人："无动！将讨于少西氏。"遂入陈，杀夏征舒，轘诸栗门，因县陈。陈侯在晋。

申叔时使于齐，反，复命而退。王使让之曰："夏征舒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诸侯讨而戮之，诸侯、县公皆庆寡人，女独不庆寡人，何故？"对曰："犹可辞乎？"王曰："可哉！"曰："夏征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讨而戮之，君之义也。抑人亦有言曰：'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牵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夺之牛，罚已重矣。诸侯之从也，曰讨有罪也。今县陈，贪其富也。以讨召诸侯，而以贪归之，无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闻也。反之，可乎？"对曰："吾侪小人所谓'取诸其怀而与之'也。"乃复封陈。乡取一人焉以归，谓之夏州。故书曰："楚子入陈，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书有礼也。

厉之役，郑伯逃归，自是楚未得志焉。郑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晋。

宣公十二年

［经］十有二年春，葬陈灵公。楚子围郑。夏六月乙卯，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邲，晋师败绩。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灭萧。晋人、宋人、卫人、曹人同盟于清丘。宋师伐陈。卫人救陈。

［传］十二年春，楚子围郑，旬有七日。郑人卜行成，不吉；卜临于大宫，且巷出车，吉。国人大临，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师，郑人修城，进复围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门，至于逵路。郑伯肉袒牵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听！其俘诸江南以实海滨，亦唯命；其翦以赐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顾前好，徼福于厉、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县，君之惠也，孤之愿之，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实图之。"左右曰："不可许也，得国无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几乎？"退三十里而许之平。潘尪入盟，子良出质。

夏六月，晋师救郑。荀林父将中军，先縠佐之；士会将上军，郤克佐之；赵朔将下军，栾书佐之。赵括、赵婴齐为中军大夫，巩朔、韩穿为上军大夫，荀首、赵同为下军大夫。韩厥为司马。及河，闻郑既及楚平，桓子欲还，曰："无及于郑而剿民，焉用之？楚归而动，不后。"随武子曰："善。会闻用师，观衅而动。德、刑、政、事、典、礼不易，不可敌也，不为是征。楚君讨郑，怒其贰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岁入陈，今兹入郑，民不罢劳，君无怨讟，政有经矣。荆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而卒乘辑睦，事不奸矣。蒍敖为宰，择楚国之令典；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能用典

矣。其君之举也，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举不失德，赏不失劳；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若之何敌之？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子姑整军而经武乎！犹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乱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铄王师，遵养时晦。'耆昧也。《武》曰：'无竞惟烈。'抚弱耆昧以务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晋所以霸，师武、臣力也。今失诸侯，不可谓力；有敌而不从，不可谓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师以出，闻敌强而退，非夫也。命为军师，而卒以非夫，唯群子能，我弗为也。"以中军佐济。

知庄子曰："此师殆哉！《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出以律，否臧，凶。'执事顺成为臧，逆为否。众散为弱，川壅为泽，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谓《临》，有帅而不从，临孰甚焉！此之谓矣。果遇，必败，彘子尸之。虽免而归，必有大咎。"韩献子谓桓子曰："彘子以偏师陷，子罪大矣。子为元帅，师不用命，谁之罪也？失属亡师，为罪已重，不如进也。事之不捷，恶有所分。与其专罪，六人同之，不犹愈乎？"师遂济。

楚子北师次于郔，沈尹将中军，子重将左，子反将右，将饮马于河而归。闻晋师既济，王欲还，嬖人伍参欲战。令尹孙叔敖弗欲，曰："昔岁入陈，今兹入郑，不无事矣。战而不捷，参之肉其足食乎？"参曰："若事之捷，孙叔为无谋矣。不捷，参之肉将在晋军，可得食乎？"令尹南辕反旆，伍参言于王曰："晋之从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刚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帅者专行不获，听而无上，众谁适从？此行也，晋师必败。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辕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

晋师在敖、鄗之间。郑皇戌使如晋师，曰："郑之从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贰心。楚师骤胜而骄，其师老矣，而不设备。子击之，郑师为承，楚师必败。"彘子曰："败楚、服郑，于此在矣，必许之。"栾武子曰："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于胜之不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训之以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不可谓骄。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师直为壮，曲为老。'我则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谓老。其君之戎，分为二广，广有一卒，卒偏之两。右广初驾，数及日中；左则受之，以至于昏。内官序当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谓无备。子良，郑之良也；师叔，楚之崇也。师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郑亲矣。来劝我战，我克则来，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郑不可从。"赵括、赵同曰："率师以来，唯敌是求。克敌、得属，又何俟？必从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赵庄子曰："栾伯善哉！实其言，必长晋国。"

楚少宰如晋师，曰："寡君少遭闵凶，不能文。闻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将郑是训定，岂敢求罪于晋？二三子无淹久！"随季对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与郑夹辅周室，毋废王命。'今郑不率，寡君使群臣问诸郑，岂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为谄，使赵括从而更之，曰："行人失辞。寡君使群臣迁大国之迹于郑，曰：'无辟敌。'群臣无所逃命。"

楚子又使求成于晋，晋人许之，盟有日矣。楚许伯御乐伯，摄叔为右，以致晋师，许伯曰："吾闻致师者，御靡旌摩垒而还。"乐伯曰："吾闻致师者，左射以菆，代御执辔，御下，两马、掉鞅而还。"摄叔曰："吾闻致师者，右入垒，折馘，执俘而还。"皆行其所闻而复。晋人逐之，左右角之。乐伯左射马而右射人，角不能进，矢一而已。麋兴于前，射麋丽龟。晋鲍癸当其后，使摄叔奉

麋献焉，曰："以岁之非时，献禽之未至，敢膳诸从者。"鲍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辞，君子也。"既免。

晋魏锜求公族未得，而怒，欲败晋师。请致师，弗许。请使，许之。遂往，请战而还。楚潘党逐之，及荧泽，见六麋，射一麋以顾献曰："子有军事，兽人无乃不给于鲜？敢献于从者。"叔党命去之。赵旃求卿未得，且怒于失楚之致师者，请挑战，弗许。请召盟，许之，与魏锜皆命而往。郤献子曰："二憾往矣，弗备必败。"彘子曰："郑人劝战，弗敢从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师无成命，多备何为？"士季曰："备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丧师无日矣，不如备之。楚之无恶，除备而盟，何损于好？若以恶来，有备，不败。且虽诸侯相见，军卫不彻，警也。"彘子不可。

士季使巩朔、韩穿帅七覆于敖前，故上军不败。赵婴齐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败而先济。

潘党既逐魏锜，赵旃夜至于楚军，席于军门之外，使其徒人之。楚子为乘广三十乘，分为左右。右广鸡鸣而驾，日中而说；左则受之，日人而说。许偃御右广，养由基为右；彭名御左广，屈荡为右。乙卯，王乘左广以逐赵旃。赵旃弃车而走林，屈荡搏之，得其甲裳。晋人惧二子之怒楚师也，使軘车逆之。潘党望其尘，使聘而告曰："晋师至矣！"楚人亦惧王之入晋军也，遂出陈。孙叔曰："进之！宁我薄人，无人薄我。《诗》云：'元戎十乘，以先启行。'先人也。《军志》曰：'先人有夺人之心'。薄之也。"遂疾进师，车驰卒奔，乘晋军。桓子不知所为，鼓于军中曰："先济者有赏。"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

晋师右移，上军未动。工尹齐将右拒卒以逐下军。楚子使唐狡与蔡鸠居告唐惠侯曰："不谷不德而贪，以遇大敌，不谷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灵以济楚师。"使潘党率游阙四十乘，从唐侯以为左拒，以从上军。驹伯曰："待诸乎？"随季曰："楚师

方壮，若萃于我，吾师必尽，不如收而去之。分谤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败。

王见右广，将从之乘。屈荡户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终。”自是楚之乘广先左。

晋人或以广队不能进，楚人惎之脱扃。少进，马还，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顾曰：“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

赵旃以其良马二，济其兄与叔父，以他马反。遇敌不能去，弃车而走林。逢大夫与其二子乘，谓其二子无顾。顾曰：“赵傁在后。”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于是。”授赵旃绥，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获在木下。

楚熊负羁囚知䓨。知庄子以其族反之，厨武子御，下军之士多从之。每射，抽矢，菆，纳诸厨子之房。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爱，董泽之蒲，可胜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连尹襄老，获之，遂载其尸；射公子谷臣，囚之。以二者还。

及昏，楚师军于邲，晋之余师不能军，宵济，亦终夜有声。

丙辰，楚重至于邲，遂次于衡雍。潘党曰：“君盍筑武军而收晋尸以为京观？臣闻克敌必示子孙，以无忘武功。”楚子曰：“非尔所知也。夫文，止戈为武。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维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今我使二国暴骨，暴矣；观兵以威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犹有晋在，焉得定功？所违民欲犹多，民何安焉？无德而强争诸侯，何以和众？利人之几，而安人之乱，以为己荣，何以丰财？武有七德，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其为先君宫，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

明王伐不敬，取其鲸鲵而封之，以为大戮，于是乎有京观，以惩淫慝。今罪无所，而民皆尽忠以死君命，又可以为京观乎？"祀于河，作先君宫，告成事而还。

是役也，郑石制实入楚师，将以分郑而立公子鱼臣。辛未，郑杀仆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谓'毋怙乱'者，谓是类也。《诗》曰：'乱离瘼矣，爰其适归？'归于怙乱者也夫！"

郑伯、许男如楚。

秋，晋师归，桓子请死，晋侯欲许之。士贞子谏曰："城濮之役，晋师三日谷，文公犹有忧色。左右曰：'有喜而忧，如有忧而喜乎？'公曰：'得臣犹在，忧未歇也。困兽犹斗，况国相乎！'及楚杀子玉，公喜而后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晋再克而楚再败也，楚是以再世不竞。今天或者大警晋也，而又杀林父以重楚胜，其无乃久不竞乎？林父之事君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社稷之卫也，若之何杀之？夫其败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损于明？"晋侯使复其位。

冬，楚子伐萧，宋华椒以蔡人救萧。萧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杀，吾退。"萧人杀之。王怒，遂围萧。萧溃。申公巫臣曰："师人多寒。"王巡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遂傅于萧。

还无社与司马卯言，号申叔展。叔展曰："有麦曲乎？"曰："无"。"有山鞠穷乎？"曰："无"。"河鱼腹疾奈何？"曰："目于眢井而拯之。""若为茅绖，哭井则已。"明日萧溃，申叔视其井，则茅绖存焉，号而出之。

晋原縠、宋华椒、卫孔达、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讨贰。"于是卿不书，不实其言也。宋为盟故，伐陈。卫人救之。孔达曰："先君有约言焉。若大国讨，我则死之。"

宣公十三年

［经］十有三年春，齐师伐莒。夏，楚子伐宋。秋，螽。冬，晋杀其大夫先縠。

［传］十三年春，齐师伐莒，莒恃晋而不事齐故也。

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萧也。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

秋，赤狄伐晋，及清，先縠召之也。

冬，晋人讨邲之败与清之师，归罪于先縠而杀之，尽灭其族。君子曰："'恶之来也，己则取之'其先縠之谓乎！"

清丘之盟，晋以卫之救陈也，讨焉。使人弗去，曰："罪无所归，将加而师。"孔达曰："苟利社稷，请以我说，罪我之由。我则为政而亢大国之讨，将以谁任？我则死之。"

宣公十四年

［经］十有四年春，卫杀其大夫孔达。夏五月壬申，曹伯寿卒。晋侯伐郑。秋九月，楚子围宋。葬曹文公。冬，公孙归父会齐侯于谷。

［传］十四年春，孔达缢而死。卫人以说于晋而免。遂告于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达，构我敝邑于大国，既伏其罪矣。敢告。"卫人以为成劳，复室其子，使复其位。

夏，晋侯伐郑，为邲故也。告于诸侯，蒐焉而还。中行桓子之谋也，曰："示之以整，使谋而来。"郑人惧，使子张代子良于楚。郑伯如楚，谋晋故也。郑以子良为有礼，故召之。

楚子使申舟聘于齐，曰："无假道于宋。"亦使公子冯聘于晋，不假道于郑。申舟以孟诸之役恶宋，曰："郑昭、宋聋，晋使不害，我则必死。"王曰："杀女，我伐之。"见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

华元曰："过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杀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杀之。楚子闻之，投袂而起，屦及于窒皇，剑及于寝门之外，车及于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围宋。

冬，公孙归父会齐侯于谷。见晏桓子，与之言鲁，乐。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怀于鲁矣。怀必贪，贪必谋人。谋人，人亦谋己。一国谋之，何以不亡？"

孟献子言于公曰："臣闻小国之免于大国也，聘而献物，于是有庭实旅百。朝而献功，于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货，谋其不免也。诛而荐贿，则无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图之。"公说。

宣公十五年

[经] 十有五年春，公孙归父会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六月癸卯，晋师灭赤狄潞氏，以潞子婴儿归。秦人伐晋。王札子杀召伯、毛伯。秋，螽。仲孙蔑会齐高固于无娄。初税亩。冬，蝝生。饥。

[传] 十五年春，公孙归父会楚子于宋。

宋人使乐婴齐告急于晋。晋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天方授楚，未可与争。虽晋之强，能违天乎？谚曰：'高下在心。'川泽纳污，山薮藏疾，瑾瑜匿瑕，国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扬如宋，使无降楚，曰："晋师悉起，将至矣。"郑人囚而献诸楚，楚子厚赂之，使反其言，不许。三而许之。登诸楼车，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将杀之，使与之言曰："尔既许不谷，而反之，何故？非我无信，女则弃之，速即尔刑！"对曰："臣闻之，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信载义而行之为利。谋不失利，以卫社稷，民之主也。义无二信，信无二命。君之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无賈，又可赂乎？臣之许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

臣之禄也。寡君有信臣，下臣获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归。

夏五月，楚师将去宋。申犀稽首于王之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废王命，王弃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时仆，曰：“筑室，反耕者，宋必听命。”从之。宋人惧，使华元夜入楚师，登子反之床，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虽然，城下之盟，有以国毙，不能从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听。’”子反惧，与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华元为质。盟曰：“我无尔诈，尔无我虞。”

潞子婴儿之夫人，晋景公之姊也。酆舒为政而杀之，又伤潞子之目。晋侯将伐之，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俊才，不如待后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俊才虽多，何补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弃仲章而夺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伤其君目，五也。怙其俊才，而不以茂德，兹益罪也。后之人或者将敬奉德义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讨有罪，曰‘将待后，后有辞而讨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与众，亡之道也。商纣由之，故灭。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民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故文，反正为乏。尽在狄矣。”晋侯从之。六月癸卯，晋荀林父败赤狄于曲梁。辛亥，灭潞。酆舒奔卫，卫人归诸晋，晋人杀之。

王孙苏与召氏、毛氏争政，使王子捷杀召戴公及毛伯卫。卒立召襄。

秋七月，秦桓公伐晋，次于辅氏。壬午，晋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还。及洛，魏颗败秦师于辅氏，获杜回，秦之力人也。

初，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及辅氏之役，颗见老人结草以亢杜回，杜回踬而颠，故获

之。夜梦之曰："余，而所嫁妇人之父也。尔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报。"

晋侯赏桓子狄臣千室，亦赏士伯以瓜衍之县，曰："吾获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丧伯氏矣。"羊舌职说是赏也，曰："《周书》所谓'庸庸祗祗'者，谓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谓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过也。故《诗》曰：'陈锡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济?"

晋侯使赵同献狄俘于周，不敬。刘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夺之魄矣。"

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

冬，蝝生，饥。幸之也。

宣公十六年

［经］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晋人灭赤狄甲氏及留吁。夏，成周宣榭火。秋，郯伯姬来归。冬，大有年。

［传］十六年春，晋士会帅师灭赤狄甲氏及留吁、铎辰。

三月，献狄俘。晋侯请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会将中军，且为大傅。于是晋国之盗逃奔于秦。羊舌职曰："吾闻之，'禹称善人，不善人远"，此之谓也夫。《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则国无幸民。谚曰：'民之多幸，国之不幸也。'是无善人之谓也。"

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灾"。

秋，郯伯姬来归，出也。

为毛、召之难故，王室复乱。王孙苏奔晋，晋人复之。

冬，晋侯使士会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礼，殽烝。武子私问其故。王闻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闻乎？王享有体荐，

宴有折俎。公当享，卿当宴，王室之礼也。”武子归而讲求典礼，以修晋国之法。

宣公十七年

［经］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许男锡我卒。丁未，蔡侯申卒。夏，葬许昭公。葬蔡文公。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己未，公会晋侯、卫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断道。秋，公至自会。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传］十七年春，晋侯使郤克征会于齐。齐顷公帷妇人，使观之。郤子登，妇人笑于房。献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报，无能涉河！”献子先归，使栾京庐待命于齐，曰：“不得齐事，无复命矣。”郤子至，请伐齐，晋侯弗许。请以其私属，又弗许。

齐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会。及敛盂，高固逃归。夏，会于继道，讨贰也。盟于卷楚，辞齐人。晋人执晏弱于野王，执蔡朝于原，执南郭偃于温。苗贲皇使，见晏桓子。归，言于晋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举言群臣不信，诸侯皆有贰志。齐君恐不得礼，故不出，而使四子来。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执吾使。’故高子及敛盂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绝君好，宁归死焉。’为是犯难而来。吾若善逆彼以怀来者，吾又执之，以信齐沮，吾不既过矣乎？过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辞，而害来者，以惧诸侯，将焉用之？”晋人缓之，逸。

秋八月，晋师还。

范武子将老，召文子曰：“燮乎！吾闻之，喜怒以类者鲜，易者实多。《诗》曰：‘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乱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乱于齐乎？不然，余惧其益之也。余将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

尔从二三子唯敬。”乃请老，郤献子为政。

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称弟，皆母弟也。

宣公十八年

[经] 十有八年春，晋侯、卫世子臧伐齐。公伐杞。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甲戌，楚子旅卒。公孙归父如晋。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寝。归父还自晋，至笙。遂奔齐。

[传] 十八年春，晋侯、卫大子臧伐齐，至于阳谷。齐侯会晋侯盟于缯，以公子强为质于晋。晋师还，蔡朝、南郭偃逃归。

夏，公使如楚乞师，欲以伐齐。

秋，邾人戕鄫子于鄫。凡自内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

楚庄王卒，楚师不出，既而用晋师，楚于是乎有蜀之役。

公孙归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宠，欲去三桓以张公室。与公谋而聘于晋，欲以晋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杀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当其时不能治也，后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许请去之。”遂逐东门氏。子家还，及笙，坛帷，复命于介。既复命，袒、括发，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齐。书曰“归父还自晋，”善之也。

成　　公

成公元年

[经]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无冰。三月，作丘甲。夏，臧孙许及晋侯盟于赤棘。秋，王师败绩于茅戎。冬十月。

［传］元年春，晋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单襄公如晋拜成。刘康公徼戎，将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国，此必败。背盟，不祥；欺大国，不义；神人弗助，将何以胜？"不听，遂伐茅戎。三月癸未，败绩于徐吾氏。

为齐难故，作丘甲。

闻齐将出楚师，夏，盟于赤棘。

秋，王人来告败。

冬，臧宣叔令修赋、缮完、具守备，曰："齐、楚结好，我新与晋盟，晋、楚争盟，齐师必至。虽晋人伐齐，楚必救之，是齐、楚同我也。知难而有备，乃可以逞。"

成公二年

［经］二年春，齐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卫孙良夫帅师及齐师战于新筑，卫师败绩。六月癸酉，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帅师会晋郤克、卫孙良夫、曹公子首及齐侯战于鞌，齐师败绩。秋七月，齐侯使国佐如师。己酉，及国佐盟于袁娄。八月壬午，宋公鲍卒。庚寅，卫侯速卒。取汶阳田。冬，楚师、郑师侵卫。十有一月，公会楚公子婴齐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陈人、卫人、郑人、齐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传］二年春，齐侯伐我北鄙，围龙。顷公之嬖人卢蒲就魁门焉，龙人囚之。齐侯曰："勿杀！吾与而盟，无入而封。"弗听，杀而膊诸城上。齐侯亲鼓，士陵城，三日，取龙，遂南侵及巢丘。

卫侯使孙良夫、石稷、宁相、向禽将侵齐，与齐师遇。石子欲还，孙子曰："不可。以师伐人，遇其师而还，将谓君何？若知不能，则如无出。今既遇矣，不如战也。"

夏，有……

石成子曰："师败矣。子不少须，众惧尽。子丧师徒，何以复命？"皆不对。又曰："子，国卿也。陨子，辱矣。子以众退，我此乃止。"且告车来甚众。齐师乃止，次于鞫居。新筑人仲叔于奚救孙桓子，桓子是以免。

既，卫人赏之以邑，辞。请曲县、繁缨以朝，许之。仲尼闻之曰："惜也，不如多与之邑。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

孙桓子还于新筑，不入，遂如晋乞师。臧宣叔亦如晋乞师。皆主郤献子。晋侯许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赋也。有先君之明与先大夫之肃，故捷。克于先大夫，无能为役，请八百乘。"许之。郤克将中军，士燮佐上军，栾书将下军，韩厥为司马，以救鲁、卫。臧宣叔逆晋师，且道之。季文子帅师会之。及卫地，韩献子将斩人，郤献子驰，将救之。至，则既斩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仆曰："吾以分谤也。"

师从齐师于莘。六月壬申，师至于靡笄之下。齐侯使请战，曰："子以君师辱于敝邑，不腆敝赋，诘朝请见。"对曰："晋与鲁、卫，兄弟也。来告曰：'大国朝夕释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群臣请于大国，无令舆师淹于君地。能进不能退，君无所辱命。"齐侯曰："大夫之许，寡人之愿也；若其不许，亦将见也。"齐高固入晋师，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车，系桑本焉，以徇齐垒，曰："欲勇者贾余馀勇！"

癸酉，师陈于鞌。邴夏御齐侯，逢丑父为右；晋解张御郤克，郑丘缓为右。齐侯曰："余姑翦灭此而朝食。"不介马而驰之。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

之！”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然子病矣！”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执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右援枹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绩。逐之，三周华不注。

韩厥梦子舆谓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从齐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谓之君子而射之，非礼也。”射其左，越于车下；射其右，毙于车中，綦毋张丧车，从韩厥，曰：“请寓乘。”从左右，皆肘之，使立于后。韩厥俛，定其右。逢丑父与公易位。将及华泉，骖絓于木而止。丑父寝于辗中，蛇出于其下，以肱击之，伤而匿之，故不能推车而及。韩厥执絷马前，再拜稽首，奉觞加璧以进，曰：“寡君使群臣为鲁、卫请，曰：‘无令舆师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属当戎行，无所逃隐。且惧奔辟而忝两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摄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华泉取饮。郑周父御佐车，宛茷为右，载齐侯以免。韩厥献丑父，郤献子将戮之。呼曰：“自今无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将为戮乎！”郤子曰：“人不难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劝事君者。”乃免之。

齐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齐师以帅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卫师，卫师免之。遂自徐关入。齐侯见保者，曰：“勉之！齐师败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锐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与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齐侯以为有礼，既而问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窌。

晋师从齐师，入自丘舆，击马陉。齐侯使宾媚人赂以纪甗、玉磬与地。不可，则听客之所为。宾媚人致赂，晋人不可，曰：“必以萧同叔子为质，而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对曰：“萧同叔子非

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敌，则亦晋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诸侯，而曰：‘必质其母以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若以不孝令于诸侯，其无乃非德类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则不义，何以为盟主？其晋实有阙。四王之王也，树德而济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抚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诸侯，以逞无疆之欲。《诗》曰‘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子实不优，而弃百禄，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则有辞矣，曰：‘子以君师辱于敝邑，不腆敝赋以犒从者。畏君之震，师徒桡败，吾子惠徼齐国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继旧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爱。子又不许，请收合余烬，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从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听！’”鲁、卫谏曰：“齐疾我矣！其死亡者，皆亲昵也。子若不许，仇我必甚。唯子则又何求？子得其国宝，我亦得地，而纾于难，其荣多矣！齐、晋亦唯天所授，岂必晋？”晋人许之，对曰：“群臣帅赋舆以为鲁、卫请，若苟有以藉口而复于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听！”

禽郑自师逆公。

秋七月，晋师及齐国佐盟于爰娄，使齐人归我汶阳之田。公会晋师于上鄍，赐三帅先路三命之服；司马、司空、舆帅、候正、亚旅，皆受一命之服。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车马，始用殉，重器备。椁有四阿，棺有翰、桧。

君子谓：“华元、乐举，于是乎不臣。臣，治烦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争。今二子者，君生则纵其惑，死又益其侈，是弃君于恶也。何臣之为？”

九月，卫穆公卒，晋三子自役吊焉，哭于大门之外。卫人逆之，妇人哭于门内，送亦如之。遂常以葬。

楚之讨陈夏氏也，庄王欲纳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诸侯，以讨罪也。今纳夏姬，贪其色也。贪色为淫，淫为大罚。《周书》曰：'明德慎罚。'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务崇之之谓也；慎罚，务去之之谓也。若兴诸侯，以取大罚，非慎之也。君其图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蛮，杀御叔，弑灵侯，戮夏南，出孔、仪，丧陈国，何不祥如是？人生实难，其有不获死乎？天下多美妇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连尹襄老。襄老死于邲，不获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归！吾聘女。"又使自郑召之，曰："尸可得也，必来逆之。"姬以告王，王问诸屈巫。对曰："其信！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军，而善郑皇戌，甚爱此子。其必因郑归王子与襄老之尸以求之。郑人惧于邲之役而欲求媚于晋，其必许之。"王遣夏姬归。将行，谓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诸郑，郑伯许之。及共王即位，将为阳桥之役，使屈巫聘于齐，且告师期。巫臣尽室以行。申叔跪从其父，将适郢，遇之，曰："异哉！夫子有三军之惧，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将窃妻以逃者也。"及郑，使介反币，而以夏姬行。将奔齐，齐师新败，曰："吾不处不胜之国。"遂奔晋，而因郤至，以臣于晋。晋人使为邢大夫。子反请以重币锢之，王曰："止！其自为谋也，则过矣；其为吾先君谋也，则忠。忠，社稷之固也，所盖多矣。且彼若能利国家，虽重币，晋将可乎？若无益于晋，晋将弃之，何劳锢焉！"

晋师归，范文子后人。武子曰："无为吾望尔也乎？"对曰："师有功，国人喜以逆之，先人，必属耳目焉，是代帅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

郤伯见，公曰："子之力也夫！"对曰："君之训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见，劳之如郤伯，对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栾伯见，公亦如之，对曰："燮之诏也，士用命也，书何力之有焉！"

宣公使求好于楚。庄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晋，会晋伐齐。卫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晋，从于伐齐。故楚令尹子重为阳桥之役以求齐。将起师，子重曰："君弱，群臣不如先大夫，师众而后可。《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夫文王犹用众，况吾侪乎？且先君庄王属之曰：'无德以及远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户，已责，逮鳏，救乏，赦罪。悉师，王卒尽行。彭名御戎，蔡景公为左，许灵公为右。二君弱，皆强冠之。

冬，楚师侵卫，遂侵我师于蜀。使臧孙往，辞曰："楚远而久，固将退矣。无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阳桥，孟孙请往，赂之以执斫、执针、织纴，皆百人。公衡为质，以请盟，楚人许平。

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婴齐、蔡侯、许男、秦右大夫说、宋华元、陈公孙宁、卫孙良夫、郑公子去疾及齐国之大夫盟于蜀。卿不书，匮盟也。于是乎畏晋而窃与楚盟，故曰"匮盟"。蔡侯、许男不书，乘楚车也，谓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许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于诸侯，况其下乎？《诗》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其是之谓矣。"

楚师及宋，公衡逃归。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数年之不宴，以弃鲁国，国将若之何？谁居？后之人必有任是夫！国弃矣。"

是行也，晋辟楚，畏其众也。君子曰："众之不可以已也。大夫为政，犹以众克，况明君而善用其众乎？《大誓》所谓商兆民离，周十人同者，众也。"

晋侯使巩朔献齐捷于周，王弗见，使单襄公辞焉，曰："蛮夷

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毁常。王命伐之，则有献捷，王亲受而劳之，所以惩不敬、劝有功也。兄弟甥舅，侵败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献其功，所以敬亲昵，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齐，而不使命卿镇抚王室，所使来抚余一人，而巩伯实来，未有职司于王室，又奸先王之礼。余虽欲于巩伯，其敢废旧典以忝叔父？夫齐，甥舅之国也，而大师之后也，宁不亦淫从其欲以怒叔父，抑岂不可谏诲？”士庄伯不能对。王使委于三吏，礼之如侯伯克敌使大夫告庆之礼，降于卿礼一等。王以巩伯宴，而私贿之。使相告之曰：“非礼也，勿籍。”

成公三年

［经］三年春王正月，公会晋侯、宋公、卫侯、曹伯伐郑。辛亥，葬卫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郑。甲子，新宫灾。三日哭。乙亥，葬宋文公。夏，公如晋。郑公子去疾帅师伐许。公至自晋。秋，叔孙侨如帅师围棘。大雩。晋郤克、卫孙良夫伐廧咎如。冬十有一月，晋侯使荀庚来聘。卫侯使孙良夫来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孙良夫盟。郑伐许。

［传］三年春，诸侯伐郑，次于伯牛，讨邲之役也。遂东侵郑。郑公子偃帅师御之，使东鄙覆诸鄤，败诸丘舆。皇戌如楚献捷。

夏，公如晋，拜汶阳之田。

许恃楚而不事郑，郑子良伐许。

晋人归楚公子谷臣与连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于是荀首佐中军矣，故楚人许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对曰：“二国治戎，臣不才，不胜其任，以为俘馘。执事不以衅鼓，使归即戮，君之惠也。臣实不才，又谁敢怨？”王曰：“然则德我乎？”对曰：“二国图其社稷，而求纾其民，各惩其忿以相宥也，两释累囚以成其好。二国有好，臣不与及，其谁敢德？”王曰：“子归，何

以报我?”对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无怨无德,不知所报。”王曰:“虽然,必告不谷。”对曰:“以君之灵,累臣得归骨于晋,寡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若从君之惠而免之,以赐君之外臣首,首其请于寡君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若不获命,而使嗣宗职,次及于事,而帅偏师以修封疆,虽遇执事,其弗敢违,其竭力致死,无有二心,以尽臣礼,所以报也。”王曰:“晋未可与争。”重为之礼而归之。

秋,叔孙侨如围棘,取汶阳之田。棘不服,故围之。

晋郤克、卫孙良夫伐廧咎如,讨赤狄之余焉。廧咎如溃,上失民也。

冬十一月,晋侯使荀庚来聘,且寻盟;卫侯使孙良夫来聘,且寻盟。公问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于晋也,其位在三;孙子之于卫也,位为上卿,将谁先?”对曰:“次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中,中当其下,下当其上大夫。小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下当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卫在晋,不得为次国。晋为盟主,其将先之。”丙午,盟晋;丁未,盟卫,礼也。

十二月甲戌,晋作六军。韩厥、赵括、巩朔、韩穿、荀骓、赵旃皆为卿,赏鞌之功也。

齐侯朝于晋,将授玉。郤克趋进曰:“此行也,君为妇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晋侯享齐侯。齐侯视韩厥,韩厥曰:“君知厥也乎?”齐侯曰:“服改矣。”韩厥登,举爵曰:“臣之不敢爱死,为两君之在此堂也。”

荀罃之在楚也,郑贾人有将置诸褚中以出。既谋之,未行,而楚人归之。贾人如晋,荀罃善视之,如实出己,贾人曰:“吾无其功,敢有其实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诬君子。”遂适齐。

成公四年

[经] 四年春，宋公使华元来聘。三月壬申，郑伯坚卒。杞伯来朝。夏四月甲寅，臧孙许卒。公如晋。葬郑襄公。秋，公至自晋。冬，城郓。郑伯伐许。

[传] 四年春，宋华元来聘，通嗣君也。

杞伯来朝，归叔姬故也。

夏，公如晋。晋侯见公，不敬。季文子曰："晋侯必不免。《诗》曰：'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夫晋侯之命在诸侯矣，可不敬乎？"

秋，公至自晋，欲求成于楚而叛晋，季文子曰："不可。晋虽无道，未可叛也。国大、臣睦，而迩于我，诸侯听焉，未可以贰。《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冬十一月，郑公孙申帅师疆许田，许人败诸展陂。郑伯伐许，取鉏任、泠敦之田。

晋栾书将中军，荀首佐之，士燮佐上军，以救许伐郑，取氾、祭。楚子反救郑，郑伯与许男讼焉。皇戌摄郑伯之辞，子反不能决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与其二三臣共听两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侧不足以知二国之成。"

晋赵婴通于赵庄姬。

成公五年

[经]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来归。仲孙蔑如宋。夏，叔孙侨如会晋荀首于谷。梁山崩。秋，大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己丑，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虫牢。

［传］五年春，原、屏放诸齐。婴曰："我在，故栾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忧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听。婴梦天使谓己："祭余，余福女。"使问诸士贞伯，贞伯曰："不识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祸淫，淫而无罚，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

孟献子如宋，报华元也。

夏，晋荀首如齐逆女，故宣伯馌诸谷。

梁山崩，晋侯以传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传！"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问其所，曰："绛人也。"问绛事焉，曰："梁山崩，将召伯宗谋之。"问："将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国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为之不举、降服、乘缦、彻乐、出次、祝币，史辞以礼焉。其如此而已，虽伯宗，若之何？"伯宗请见之，不可。遂以告而从之。

许灵公愬郑伯于楚。六月，郑悼公如楚讼，不胜。楚人执皇戌及子国。故郑伯归，使公子偃请成于晋。秋八月，郑伯及晋赵同盟于垂棘。

宋公子围龟，为质于楚而归，华元享之。请鼓噪以出，鼓噪以复入，曰："习功华氏。"宋公杀之。

冬，同盟于虫牢，郑服也。诸侯谋复会，宋公使向为人辞以子灵之难。

十一月己酉，定王崩。

成公六年

［经］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会。二月辛巳，立武宫。取鄟。卫孙良夫帅师侵宋。夏六月，邾子来朝。公孙婴齐如晋。壬申，郑伯费卒。秋，仲孙蔑、叔孙侨如帅师侵宋。楚公子婴齐帅师伐郑。冬，季孙行父如晋。晋栾书帅师救郑。

[传]六年春，郑伯如晋拜成，子游相，授玉于东楹之东。士贞伯曰："郑伯其死乎？自弃也已！视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

二月，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宫，非礼也。听于人以救其难，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

取鄟，言易也。

三月，晋伯宗、夏阳说、卫孙良夫、宁相、郑人、伊洛之戎、陆浑、蛮氏侵宋，以其辞会也。师于鍼，卫人不保。说欲袭卫，曰："虽不可入，多俘而归，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卫唯信晋，故师在其郊而不设备。若袭之，是弃信也。虽多卫俘，而晋无信，何以求诸侯？"乃止，师还，卫人登陴。

晋人谋去故绛。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饶而近盬，国利君乐，不可失也。"韩献子将新中军，且为仆大夫。公揖而入，献子从。公立于寝庭，谓献子曰："何如？"对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浅，其恶易觏。易觏则民愁，民愁则垫隘，于是乎有沉溺重膇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浍以流其恶，且民从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泽、林、盬，国之宝也。国饶，则民骄佚。近宝，公室乃贫，不可谓乐。"公说，从之。夏四月丁丑，晋迁于新田。

六月，郑悼公卒。

子叔声伯如晋，命伐宋。

秋，孟献子、叔孙宣伯侵宋，晋命也。

楚子重伐郑，郑从晋故也。

冬，季文子如晋，贺迁也。

晋栾书救郑，与楚师遇于绕角。楚师还，晋师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师救蔡，御诸桑隧。赵同、赵括欲战，请于武子，武子将许之。知庄子、范文子、韩献子谏曰："不可。吾

来救郑，楚师去我，吾遂至于此，是迁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师，战必不克。虽克，不令。成师以出，而败楚之二县，何荣之有焉？若不能败，为辱已甚，不如还也。”乃遂还。

于是军帅之欲战者众，或谓栾武子曰：“圣人与众同欲，是以济事，子盍从众？子为大政，将酌于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战者，三人而已。欲战者可谓众矣。《商书》曰：‘三人占，从二人。’众故也。”武子曰：“善钧，从众。夫善，众之主也。三卿为主，可谓众矣。从之，不亦可乎？”

成公七年

[经]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吴伐郯。夏五月，曹伯来朝。不郊，犹三望。秋，楚公子婴齐帅师伐郑。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郑。八月戊辰，同盟于马陵。公至自会。吴人州来。冬，大雩。卫孙林父出奔晋。

[传]七年春，吴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无吊者也夫！《诗》曰：‘不吊昊天，乱靡有定。’其此之谓乎！有上不吊，其谁不受乱？吾亡无日矣！”君子曰：“如惧如是，斯不亡矣。”

郑子良相成公以如晋，见，且拜师。

夏，曹宣公来朝。

秋，楚子重伐郑，师于氾。诸侯救郑。郑共仲、侯羽军楚师，囚郧公钟仪，献诸晋。

八月，同盟于马陵。寻虫牢之盟，且莒服故也。

晋人以钟仪归，囚诸军府。

楚围宋之役，师还，子重请取于申、吕以为赏田，王许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若

取之，是无申、吕也，晋、郑必至于汉。”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杀巫臣之族子阎、子荡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阎之室，使沈尹与王子罢分子荡之室，子反取黑要与清尹之室。巫臣自晋遗二子书，曰："尔以谗慝贪婪事君，而多杀不辜，余必使尔罢于奔命以死。”

巫臣请使于吴，晋侯许之。吴子寿梦说之。乃通吴于晋，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焉。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陈，教之叛楚。置其子狐庸焉，使为行人于吴。吴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马陵之会，吴人州来。子重自郑奔命。子重、子反于是乎一岁七奔命。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

卫定公恶孙林父。冬，孙林父出奔晋。卫侯如晋，晋反戚焉。

成公八年

[经] 八年春，晋侯使韩穿来言汶阳之田，归之于齐。晋栾书帅师侵蔡。公孙婴齐如莒。宋公使华元来聘。夏，宋公使公孙寿来纳币。晋杀其大夫赵同、赵括。秋七月，天子使召伯来赐公命。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晋侯使士燮来聘。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人、邾人伐郯。卫人来媵。

[传] 八年春，晋侯使韩穿来言汶阳之田，归之于齐。季文子饯之，私焉，曰："大国制义，以为盟主，是以诸侯怀德畏讨，无有贰心。谓汶阳之田，敝邑之旧也，而用师于齐，使归诸敝邑。今有二命曰：‘归诸齐。’信以行义，义以成命，小国所望而怀也。信不可知，义无所立，四方诸侯，其谁不解体？《诗》曰：‘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与一夺，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犹丧妃耦，而况霸主？霸主将德是以，而

二三之，其何以长有诸侯乎？《诗》曰：'犹之未远，是用大简。'行父惧晋之不远犹而失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晋栾书侵蔡，遂侵楚，获申骊。楚师之还也，晋侵沈，获沈子揖初，从知、范、韩也。君子曰："从善如流，宜哉！《诗》曰：'恺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绩矣。"是行也，郑伯将会晋师，门于许东门，大获焉。

声伯如莒，逆也。

宋华元来聘，聘共姬也。

夏，宋公使公孙寿来纳币，礼也。

晋赵庄姬为赵婴之亡故，谮之于晋侯，曰："原、屏将为乱。"栾、郤为征。六月，晋讨赵同、赵括。武从姬氏畜于公宫。以其田与祁奚。韩厥言于晋侯曰："成季之勋，宣孟之忠，而无后，为善者其惧矣。三代之令王，皆数百年保天之禄。夫岂无辟王？赖前哲以免也。《周书》曰：'不敢侮鳏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秋，召桓公来赐公命。

晋侯使申公巫臣如吴，假道于莒。与渠丘公立于池上，曰："城已恶！"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为虞？"对曰："夫狡焉思启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国蔑有？唯然，故多大国矣。唯或思或纵也。勇夫重闭，况国乎？"

冬，杞叔姬卒。来归自杞，故书。

晋士燮来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吴故。公赂之，请缓师，文子不可，曰："君命无贰，失信不立。礼无加货，事无二成。君后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将复之。"季孙惧，使宣伯帅师会伐郯。

卫人来媵共姬，礼也。凡诸侯嫁女，同姓媵之，异姓则否。

成公九年

［经］九年春王正月，杞伯来逆叔姬之丧以归。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公至自会。二月，伯姬归于宋。夏，季孙行父如宋致女。晋人来媵。秋七月丙子，齐侯无野卒。晋人执郑伯。晋栾书帅师伐郑。冬十有一月，葬齐顷公。楚公子婴齐帅师伐莒。庚申，莒溃。楚人入郓。秦人、白狄伐晋。郑人围许。城中城。

［传］九年春，杞桓公来逆叔姬之丧，请之也。杞叔姬卒，为杞故也。逆叔姬，为我也。

为归汶阳之田故，诸侯贰于晋。晋人惧，会于蒲，以寻马陵之盟。季文子谓范文子曰："德则不竞，寻盟何为？"范文子曰："勤以抚之，宽以待之，坚强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贰，德之次也。"是行也，将始会吴。吴人不至。

二月，伯姬归于宋。

楚人以重赂求郑，郑伯会楚公子成于邓。

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复命，公享之。赋《韩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犹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赋《绿衣》之卒章而入。

晋人来媵，礼也。

秋，郑伯如晋。晋人讨其贰于楚也，执诸铜鞮。

栾书伐郑，郑人使伯蠲行成，晋人杀之，非礼也。兵交，使在其间可也。楚子重侵陈以救郑。

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絷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使税之，召而吊之。再拜稽首。问其族，对曰："泠人也。"公曰："能乐乎？"对曰："先人之职官也，敢有二事？"使与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对曰："非

小人之所得知也。”固问之，对曰：“其为大子也，师、保奉之，以朝于婴齐而夕于侧也。不知其他。”公语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称先职，不背本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称大子，抑无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旧，信也；无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虽大，必济。君盍归之，使合晋、楚之成。”公从之，重为之礼，使归求成。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陈伐莒，围渠丘。渠丘城恶，众溃，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杀！吾归而俘。”莒人杀之。楚师围莒，莒城亦恶。庚申，莒溃。楚遂入郓，莒无备故也。

君子曰：“恃陋而不备，罪之大者也；备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浃辰之间，而楚克其三都，无备也夫！《诗》曰：‘虽有丝、麻，无弃菅、蒯；虽有姬、姜，无弃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匮。’言备之不可以已也。”

秦人、白狄伐晋，诸侯贰故也。

郑人围许，示晋不急君也。是则公孙申谋之，曰：“我出师以围许，伪将改立君者，而纾晋使，晋必归君。”

城中城。书，时也。

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晋，报钟仪之使，请修好、结成。

成公十年

［经］十年春，卫侯之弟黑背帅师侵郑。夏四月，五卜郊，不从，乃不郊。五月，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伐郑。齐人来媵。丙午，晋侯獳卒。秋七月，公如晋。冬十月。

［传］十年春，晋侯使籴茷如楚，报大宰子商之使也。

卫子叔黑背侵郑，晋命也。

郑公子班闻叔申之谋。三月，子如立公子𦈡。夏四月，郑人杀𦈡，立髡顽。子如奔许。栾武子曰："郑人立君，我执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郑而归其君，以求成焉。"晋侯有疾，五月，晋立大子州蒲以为君，而会诸侯伐郑。郑子罕赂以襄钟，子然盟于修泽，子驷为质。辛巳，郑伯归。

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曰："杀余孙，不义。余得请于帝矣！"坏大门及寝门而入。公惧，入于室，又坏户。公觉，召桑田巫。巫言如梦。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医于秦。秦伯使医缓为之。未至，公梦疾为二竖子，曰："彼，良医也，惧伤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医至，曰："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公曰："良医也。"厚为之礼而归之。六月丙午，晋侯欲麦，使甸人献麦，馈人为之。召桑田巫，示而杀之。将食，张，如厕，陷而卒。小臣有晨梦负公以登天，及日中，负晋侯出诸厕，遂以为殉。

郑伯讨立君者，戊申，杀叔申、叔禽。君子曰："忠为令德，非其人犹不可，况不令乎？"

秋，公如晋。晋人止公，使送葬。于是籴茷未反。

冬，葬晋景公。公送葬，诸侯莫在。鲁人辱之，故不书，讳之也。

成公十一年

〔经〕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晋。晋侯使郤犨来聘，己丑，及郤犨盟。夏，季孙行父如晋。秋，叔孙侨如如齐。冬十月。

〔传〕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晋。晋人以公为贰于楚，故止公。公请受盟，而后使归。

郤犨来聘，且莅盟。

声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为姒。"生声伯而出之，嫁于齐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归声伯。声伯以其外弟为大夫，而嫁其外妹于施孝叔。郤犨来聘，求妇于声伯。声伯夺施氏妇以与之。妇人曰："鸟兽犹不失俪，子将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妇人遂行。生二子于郤氏。郤氏亡，晋人归之施氏，施氏逆诸河，沈其二子。妇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俪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杀之，将何以终？"遂誓施氏。

夏，季文子如晋报聘，且莅盟也。

周公楚恶惠、襄之逼也，且与伯舆争政，不胜，怒而出。及阳樊，王使刘子复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复出，奔晋。

秋，宣伯聘于齐，以修前好。

晋郤至与周争鄇田，王命刘康公、单襄公讼诸晋。郤至曰："温，吾故也，故不敢失。"刘子、单子曰："昔周克商，使诸侯抚封，苏忿生以温为司寇，与檀伯达封于河。苏氏即狄，又不能于狄而奔卫。襄王劳文公而赐之温，狐氏、阳氏先处之，而后及子。若治其故，则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晋侯使郤至勿敢争。

宋华元善于令尹子重，又善于栾武子，闻楚人既许晋籴茷成，而使归复命矣。冬，华元如楚，遂如晋，合晋、楚之成。

秦、晋为成，将会于令狐。晋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颗盟晋侯于河东。晋郤犨盟秦伯于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齐盟，所以质信也。会所，信之始也。始之不从，其可质乎？"秦伯归而背晋成。

成公十二年

［经］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晋。夏，公会晋侯、卫侯于琐泽。秋，晋人败狄于交刚。冬十月。

［传］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难来告。书曰："周公出奔晋。"

凡自周无出，周公自出故也。

宋华元克合晋、楚之成。夏五月，晋士燮会楚公子罢、许偃。癸亥，盟于宋西门之外，曰："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菑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胙国。"郑伯如晋听成，会于琐泽，成故也。

狄人间宋之盟以侵晋，而不设备。秋，晋人败狄于交刚。

晋郤至如楚聘，且莅盟。楚子享之，子反相，为地室而县焉。郤至将登，金奏作于下，惊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须矣，吾子其入也！"宾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贶之以大礼，重之以备乐。如天之福，两君相见，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两君相见，无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遗，焉用乐？寡君须矣，吾子其入也！"宾曰："若让之以一矢，祸之大者，其何福之为？世之治也，诸侯间于天子之事，则相朝也，于是乎有享、宴之礼。享以训共俭，宴以示慈惠。共俭以行礼，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礼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诗》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乱也，诸侯贪冒，侵欲不忌，争寻常以尽其民，略其武夫，以为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诗》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则公侯能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乱则反之。今吾子之言，乱之道也，不可以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从？"遂入，卒事。归，以语范文子。文子曰："无礼，必食言，吾死无日矣夫！"

冬，楚公子罢如晋聘，且莅盟。十二月，晋侯及楚公子罢盟于赤棘。

成公十三年

[经] 十有三年春，晋侯使郤锜来乞师。三月，公如京师。夏

五月，公自京师，遂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曹伯卢卒于师。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冬，葬曹宣公。

[传] 十三年春，晋侯使郤锜来乞师，将事不敬。孟献子曰："郤氏其亡乎！礼，身之干也；敬，身之基也。郤子无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师，将社稷是卫，而惰，弃君命也。不亡何为？"

三月，公如京师。宣伯欲赐，请先使，王以行人之礼礼焉。孟献子从。王以为介而重贿之。

公及诸侯朝王，遂从刘康公、成肃公会晋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刘子曰："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以之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是故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勤礼莫如致敬，尽力莫如敦笃。敬在养神，笃在守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

夏四月戊午，晋侯使吕相绝秦，曰：

"昔逮我献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祸晋国，文公如齐，惠公如秦。无禄，献公即世。穆公不忘旧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晋。又不能成大勋，而为韩之师。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则亦既报旧德矣。郑人怒君之疆场，我文公帅诸侯及秦围郑。秦大夫不询于我寡君，擅及郑盟。诸侯疾之，将致命于秦。文公恐惧，绥静诸侯，秦师克还无害，则是我有大造于西也。无禄，文公即世，穆为不吊，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绝我好，伐我保城，殄灭我费滑，散离我兄弟，挠乱我同盟，倾覆我国家。我襄公未忘君之旧勋，而惧社稷之陨，是以有殽之师。犹愿赦罪于穆

公，穆公弗听，而即楚谋我。天诱其衷，成王殒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灵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阙翦我公室，倾覆我社稷，帅我蝥贼，以来荡摇我边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犹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羁马，我是以有河曲之战。东道之不通，则是康公绝我好也。

“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领西望曰：‘庶抚我乎！’君亦不惠称盟，利吾有狄难，入我河县，焚我箕、郜，芟夷我农功，虔刘我边陲，我是以有辅氏之聚。君亦悔祸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献、穆，使伯车来，命我景公曰：‘吾与女同好弃恶，复修旧德，以追念前勋，’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会。君又不祥，背弃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雠，而我昏姻也。君来赐命曰：‘吾与女伐狄。’寡君不敢顾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于狄，曰：‘晋将伐女。’狄应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恶君之二三其德也，亦来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来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虽与晋出入，余唯利是视。’不谷恶其无成德，是用宣之，以惩不壹。’诸侯备闻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昵就寡人。寡人帅以听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顾诸侯，矜哀寡人，而赐之盟，则寡人之愿也。其承宁诸侯以退，岂敢徼乱？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诸侯退矣。敢尽布之执事，俾执事实图利之！”

秦桓公既与晋厉公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与楚，欲道以伐晋，诸侯是以睦于晋。晋栾书将中军，荀庚佐之；士燮将上军，郤锜佐之；韩厥将下军，荀蓥佐之；赵旃将新军，郤至佐之。郤毅御戎，栾鍼为右。孟献子曰：“晋帅乘和，师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晋师以诸侯之师及秦师战于麻隧。秦师败绩，获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曹宣公卒于师。师遂济泾，及侯丽而还。迓晋侯于新楚。

成肃公卒于瑕。

六月丁卯夜，郑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宫，不能，杀子印、子羽。反军于市，己巳，子驷帅国人盟于大宫，遂从而尽焚之，杀子如、子駹、孙叔、孙知。

曹人使公子负刍守，使公子欣时逆曹伯之丧。秋，负刍杀其大子而自立也。诸侯乃请讨之，晋人以其役之劳，请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将亡，国人皆将从之。成公乃惧，告罪，且请焉。乃反，而致其邑。

成公十四年

［经］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夏，卫孙林父自晋归于卫。秋，叔孙侨如如齐逆女。郑公子喜帅师伐许。九月，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冬十月庚寅，卫侯臧卒。秦伯卒。

［传］十四年春，卫侯如晋，晋侯强见孙林父焉，定公不可。夏，卫侯既归，晋侯使郤犨送孙林父而见之。卫侯欲辞，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国又以为请，不许，将亡。虽恶之，不犹愈于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卫侯见而复之。

卫侯飨苦成叔，宁惠子相。苦成叔傲。宁子曰："苦成叔家其亡乎！古之为享食也，以观威仪、省祸福也，故《诗》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万福来求。'今夫子傲，取祸之道也。"

秋，宣伯如齐逆女。称族，尊君命也。

八月，郑子罕伐许，败焉。戊戌，郑伯复伐许。庚子，入其郛。许人平以叔申之封。

九月，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卫侯有疾，使孔成子、宁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为大子。冬十

月，卫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见大子之不哀也，不内酌饮，叹曰："是夫也，将不唯卫国之败，其必始于未亡人！乌呼！天祸卫国也夫！吾不获鱄也使主社稷。"大夫闻之，无不耸惧。孙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于卫，尽置诸戚，而甚善晋大夫。

成公十五年

[经]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卫定公。三月乙巳，仲婴齐卒。癸丑，公会晋侯、卫侯、郑伯、曹伯、宋世子成、齐国佐，邾人同盟于戚。晋侯执曹伯归于京师。公至自会。夏六月，宋公固卒。楚子伐郑。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宋华元出奔晋。宋华元自晋归于宋。宋杀其大夫山。宋鱼石出奔楚。冬十有一月，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鳅、邾人会吴于钟离。许迁于叶。

[传] 十五年春，会于戚，讨曹成公也。执而归诸京师。书曰："晋侯执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于其民，诸侯讨而执之，则曰某人执某侯"。不然，则否。

诸侯将见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辞曰："《前志》有之曰：'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为君，非吾节也。虽不能圣，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夏六月，宋共公卒。

楚将北师。子囊曰："新与晋盟而背之，无乃不可乎？"子反曰："敌利则进，何盟之有？"申叔时老矣，在申，闻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礼，礼以庇身。信、礼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郑，及暴隧。遂侵卫，及首止。郑子罕侵楚，取新石。栾武子欲报楚，韩献子曰："无庸，使重其罪，民将叛之。无民，孰战？"

秋八月，葬宋共公。于是华元为右师，鱼石为左师，荡泽为司马，华喜为司徒，公孙师为司城，向为人为大司寇，鳞朱为少

司寇，向带为大宰，鱼府为少宰。荡泽弱公室，杀公子肥。华元曰："我为右师，君臣之训，师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赖宠乎？"乃出奔晋。

二华，戴族也；司城，庄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鱼石将止华元，鱼府曰："右师反，必讨，是无桓氏也。"鱼石曰："右师苟获反，虽许之讨，必不敢。且多大功，国人与之，不反，惧桓氏之无祀于宋也。右师讨，犹有戌在，桓氏虽亡，必偏。"鱼石自止华元于河上。请讨，许之，乃反。使华喜、公孙师帅国人攻荡氏，杀子山。书曰："宋杀大夫山。"言背其族也。

鱼石、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出舍于睢上。华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华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鱼府曰："今不从，不得入矣。右师视速而言疾，有异志焉。若不我纳，今将驰矣。"登丘而望之，则驰。聘而从之，则决睢澨，闭门登陴矣。左师、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华元使向戌为左师，老佐为司马，乐裔为司寇，以靖国人。

晋三郤害伯宗，谮而杀之，及栾弗忌。伯州犁奔楚。韩献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纪也，而骤绝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盗憎主人，民恶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难。"

十一月，会吴于钟离，始通吴也。

许灵公畏逼于郑，请迁于楚。辛丑，楚公子申迁许于叶。

成公十六年

[经]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夏四月辛未，滕子卒。郑公子喜帅师侵宋。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晋侯使栾黡来乞师。甲午晦，晋侯及楚子、郑伯战于鄢陵。楚子、郑师败绩。楚杀其大夫公子侧。秋，公会晋侯、齐侯、卫侯、宋华元、邾人于沙随，

不见公。公至自会。公会尹子，晋侯、齐国佐、邾人伐郑。曹伯归自京师。九月，晋人执季孙行父，舍之于苕丘。冬十月乙亥，叔孙侨如出奔齐。十有二月乙丑，季孙行父及晋郤犨盟于扈。公至自会。乙酉，刺公子偃。

[传] 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阴之田求成于郑。郑叛晋，子驷从楚子盟于武城。

夏四月，滕文公卒。

郑子罕伐宋，宋将鉏、乐惧败诸汋陂。退，舍于夫渠，不儆。郑人覆之，败诸汋陵，获将鉏、乐惧。宋恃胜也。

卫侯伐郑，至于鸣雁，为晋故也。

晋侯将伐郑，范文子曰："若逞吾愿，诸侯皆叛，晋可以逞。若唯郑叛，晋国之忧，可立俟也。"栾武子曰："不可以当吾世而失诸侯，必伐郑。"乃兴师。栾书将中军，士燮佐之；郤锜将上军，荀偃佐之；韩厥将下军，郤至佐新军，荀罃居守。郤犨如卫，遂如齐，皆乞师焉。栾黡来乞师，孟献子曰："有胜矣。"戊寅，晋师起。

郑人闻有晋师，使告于楚，姚句耳与往。楚子救郑。司马将中军，令尹将左，右尹子辛将右。过申，子反入见申叔时，曰："师其何如？"对曰："德、刑、详、义、礼、信，战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详以事神，义以建利，礼以顺时，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节，时顺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无不具，各知其极。故《诗》曰：'立我烝民，莫匪尔极。'是以神降之福，时无灾害，民生敦厖，和同以听，莫不尽力以从上命，致死以补其阙，此战之所由克也。今楚内弃其民，而外绝其好；渎齐盟，而食话言；奸时以动，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进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谁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复见子矣。"姚句耳先归，子驷问焉，对曰："其行速，过险而不整。速则失志，不整丧列。

志失列丧，将何以战？楚惧不可用也。”

五月，晋师济河。闻楚师将至，范文子欲反，曰：“我伪逃楚，可以纾忧。夫合诸侯，非吾所能也，以遗能者。我若群臣辑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

六月，晋、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战，郤至曰：“韩之战，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轸不反命；邲之师，荀伯不复从，皆晋之耻也。子亦见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耻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战也，有故。秦、狄、齐、楚皆强，不尽力，子孙将弱。今三强服矣，敌楚而已。唯圣人能外内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盍释楚以为外惧乎？”

甲午晦，楚晨压晋军而陈。军吏患之。范匄趋进，曰：“塞井夷灶，陈于军中，而疏行首。晋、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执戈逐之，曰：“国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栾书曰：“楚师轻窕，固垒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击之，必获胜焉。”郤至曰：“楚有六间，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恶，王卒以旧。郑陈而不整，蛮军而不陈，陈不违晦，在陈而嚣，合而加嚣，各顾其后，莫有斗心。旧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

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军，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后。王曰：“骋而左右，何也？”曰：“召军吏也。”“皆聚于军中矣！”曰：“合谋也。”“张幕矣。”曰：“虔卜于先君也。”“彻幕矣！”曰：“将发命也。”“甚嚣，且尘上矣！”曰：“将塞井夷灶而为行也。”“皆乘矣，左右执兵而下矣！”曰：“听誓也。”“战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战祷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贲皇在晋侯之侧，亦以王卒告。皆曰：“国士在，且厚，不可当也。”苗贲皇言于晋侯曰：“楚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请分良以击其左右，而三军萃于王卒，必大败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复》☷，曰：‘南国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国蹙、王伤，不败何

待？”公从之。

有淖于前，乃皆左右相违于淖。步毅御晋厉公，栾鍼为右；彭名御楚共王，潘党为右；石首御郑成公，唐苟为右。栾、范以其族夹公行。陷于淖。栾书将载晋侯，鍼曰：“书退！国有大任，焉得专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离局，奸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于淖。

癸巳，潘尪之党与养由基蹲甲而射之，彻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忧于战？”王怒曰：“大辱国！诘朝，尔射，死艺。”吕锜梦射月，中之，退入于泥。占之，曰：“姬姓，日也；异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于泥，亦必死矣。”及战，射共王，中目。王召养由基，与之两矢，使射吕锜，中项，伏弢。以一矢复命。

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见楚子，必下，免胄而趋风。楚子使工尹襄问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韦之跗注，君子也。识见不谷而趋，无乃伤乎？”郤至见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从寡君之戎事，以君之灵，间蒙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宁，君命之辱。为事之故，敢肃使者。”三肃使者而退。

晋韩厥从郑伯，其御杜溷罗曰：“速从之！其御屡顾，不在马，可及也。”韩厥曰：“不可以再辱国君。”乃止。郤至从郑伯，其右茀翰胡曰：“谍辂之，余从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伤国君有刑。”亦止。石首曰：“卫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败于荧。”乃内旌于弢中。唐苟谓石首曰：“子在君侧，败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请止。”乃死。

楚师薄于险，叔山冉谓养由基曰：“虽君有命，为国故，子必射！”乃射。再发，尽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车，折轼。晋师乃止。囚楚公子茷。

栾鍼见子重之旌，请曰：“楚人谓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

重也。日臣之使于楚也，子重问晋国之勇，臣对曰：'好以众整。'曰：'又何如?'臣对曰：'好以暇。'今两国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谓整；临事而食言，不可谓暇。请摄饮焉。"公许之。使行人执榼承饮，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从者，使某摄饮。"子重曰："夫子尝与吾言于楚，必是故也，不亦识乎!"受而饮之，免使者而复鼓。旦而战，见星未已。

子反命军吏察夷伤，补卒乘，缮甲兵，展车马，鸡鸣而食，唯命是听。晋人患之。苗贲皇徇曰："蒐乘、补卒，秣马、利兵，修陈、固列，蓐食、申祷，明日复战!"乃逸楚囚。王闻之，召子反谋。谷阳竖献饮于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见。王曰："天败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晋入楚军，三日谷。范文子立于戎马之前，曰："君幼，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书》曰'唯命不于常'，有德之谓。"

楚师还，及瑕，王使谓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师徒者，君不在。子无以为过，不谷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赐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实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谓子反曰："初陨师徒者，而亦闻之矣!盍图之!"对曰："虽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侧，侧敢不义?侧亡君师，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战之日，齐国佐、高无咎至于师。卫侯出于卫，公出于坏隤。宣伯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将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晋难告，曰："请反而听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趋过，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于坏隤，申宫、儆备、设守而后行，是以后。使孟献子守于公宫。

秋，会于沙随，谋伐郑也。宣伯使告郤犨曰："鲁侯待于坏隤以待胜者。"郤犨将新军，且为公族大夫，以主东诸侯。取货于宣伯而诉公于晋侯，晋侯不见公。

曹人请于晋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国人曰：'若之何忧犹

未弭？’而又讨我寡君，以亡曹国社稷之镇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无乃有罪乎？若有罪，则君列诸会矣。君唯不遗德、刑，以伯诸侯，岂独遗诸敝邑？取私布之。”

七月，公会尹武公及诸侯伐郑。将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诸侯之师次于郑西。我师次于督扬，不敢过郑。子叔声伯使叔孙豹请逆于晋师，为食于郑郊。师逆以至。声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后食。

诸侯迁于制田，知武子佐下军，以诸侯之师侵陈，至于鸣鹿。遂侵蔡。未反，诸侯迁于颍上。戊午，郑子罕宵军之，宋、齐、卫皆失军。

曹人复请于晋，晋侯谓子臧：“反，吾归而君。”子臧反，曹伯归。子臧尽致其邑与卿而不出。

宣伯使告郤犨曰：“鲁之有季、孟，犹晋之有栾、范也，政令于是乎成。今其谋曰：‘晋政多门，不可从也。宁事齐、楚，有亡而已，蔑从晋矣。’若欲得志于鲁，请止行父而杀之，我毙蔑也，而事晋，蔑有贰矣。鲁不贰，小国必睦。不然，归必叛矣。”

九月，晋人执季文子于苕丘。公还，待于郓。使子叔声伯请季孙于晋。郤犨曰：“苟去仲孙蔑而止季孙行父，吾与子国，亲于公室。”对曰：“侨如之情，子必闻之矣。若去蔑与行父，是大弃鲁国而罪寡君也。若犹不弃，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晋君，则夫二人者，鲁国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鲁必夕亡。以鲁之密迩仇雠，亡而为雠，治之何及？”郤犨曰：“吾为子请邑。”对曰：“婴齐，鲁之常隶也，敢介大国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请，若得所请，吾子之赐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谓栾武子曰：“季孙于鲁，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马不食粟，可不谓忠乎？信谗慝而弃忠良，若诸侯何？子叔婴齐奉君命无私，谋国家不贰，图其身不忘其君。若虚其请，是弃善人也。子其图之！”乃许鲁平，赦季孙。

冬十月，出叔孙侨如而盟之，侨如奔齐。十二月，季孙及郤犨盟于扈。归，刺公子偃。召叔孙豹于齐而立之。

齐声孟子通侨如，使立于高、国之间。侨如曰："不可以再罪。"奔卫，亦间于卿。

晋侯使郤至献楚捷于周，与单襄公语，骤称其伐。单子语诸大夫曰："温季其亡乎！位于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乱之本也。多怨而阶乱，何以在位？《夏书》曰：'怨岂在明？不见是图。'将慎其细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成公十七年

［经］十有七年春，卫北宫括帅师侵郑。夏，公会尹子、单子、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邾人伐郑。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会。齐高无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晋侯使荀罃来乞师。冬，公会单子、晋侯、宋公、卫侯、曹伯、齐人、邾人伐郑。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郑。壬申，孙公婴齐卒于貍脤。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貜且卒。晋杀其大夫郤锜、郤犨、郤至。楚人灭舒庸。

［传］十七年春，王正月，郑子驷侵晋虚、滑。卫北宫括救晋，侵郑，至于高氏。夏五月，郑大子髡顽、侯獳为质于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郑。

公会尹武公、单襄公及诸侯伐郑，自戏童至于曲洧。

晋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骄侈而克敌，是天益其疾也，难将作矣！爱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无及于难，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

乙酉，同盟于柯陵，寻戚之盟也。

楚子重救郑，师于首止。诸侯还。

齐庆克通于声孟子，与妇人蒙衣乘辇而入于闳。鲍牵见之，以

告国武子，武子召庆克而谓之。庆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国子谪我！"夫人怒。国子相灵公以会，高、鲍处守。及还，将至，闭门而索客。孟子诉之曰："高、鲍将不纳君，而立公子角。国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刖鲍牵而逐高无咎。无咎奔莒，高弱以卢叛。齐人来召鲍国而立之。

初，鲍国去鲍氏而来为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须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与匡句须邑，使为宰，以让鲍国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实吉。"对曰："能与忠良，吉孰大焉！"鲍国相施氏忠，故齐人取以为鲍氏后。仲尼曰："鲍庄子之知不如葵，葵犹能卫其足。"

冬，诸侯伐郑。十月庚午，围郑。楚公子申救郑，师于汝上。十一月，诸侯还。

初，声伯梦涉洹，或与己琼瑰食之，泣而为琼瑰盈其怀。从而歌之曰："济洹之水，赠我以琼瑰。归乎！归乎！琼瑰盈吾怀乎！"惧不敢占也。还自郑，壬申，至于狸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众繁而从余三年矣，无伤也。"言之，之莫而卒。

齐侯使崔杼为大夫，使庆克佐之，帅师围卢。国佐从诸侯围郑，以难请而归。遂如卢师，杀庆克，以谷叛。齐侯与之盟于徐关而复之。十二月，卢降。使国胜告难于晋，待命于清。

晋厉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尽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废也，怨郤氏，而嬖于厉公。郤锜夺夷阳五田，五亦嬖于厉公。郤犨与长鱼矫争田，执而梏之，与其父母妻子同一辕。既，矫亦嬖于厉公。栾书怨郤至，以其不从己而败楚师也，欲废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战也，郤至实召寡君，以东师之未至也，与军帅之不具也，曰：'此必败！吾因奉孙周以事君。'"公告栾书，书曰："其有焉！不然，岂其死之不恤，而受敌使乎？君盍尝使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栾书使孙周见之。公使觇之，

信。遂怨郤至。

厉公田，与妇人先杀而饮酒，后使大夫杀。郤至奉豕，寺人孟张夺之，郤至射而杀之。公曰："季子欺余！"

厉公将作难，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逼；敌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闻之，郤锜欲攻公，曰："虽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乱。失兹三者，其谁与我？死而多怨，将安用之？君实有臣而杀之，其谓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后矣！若杀不辜，将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禄，是以聚党。有党而争命，罪孰大焉！"

壬午，胥童、夷羊五帅甲八百，将攻郤氏。长鱼矫请无用众，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结衽，而伪讼者。三郤将谋于榭，矫以戈杀驹伯、苦成叔于其位。温季曰："逃威也！"遂趋。矫及诸其车，以戈杀之。皆尸诸朝。

胥童以甲劫栾书、中行偃于朝。矫曰："不杀二子，忧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对曰："人将忍君。臣闻乱在外为奸，在内为轨。御奸以德，御轨以刑。不施而杀，不可谓德；臣逼而不讨，不可谓刑。德、刑不立，奸、轨并至。臣请行。"遂出奔狄。公使辞于二子，曰："寡人有讨于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无辱，其复职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讨有罪，而免臣于死，君之惠也。二臣虽死，敢忘君德？"乃皆归。公使胥童为卿。

公游于匠丽氏，栾书、中行偃遂执公焉。召士匄，士匄辞。召韩厥，韩厥辞，曰："昔吾畜于赵氏，孟姬之谗，吾能违兵。古人有言曰：'杀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

舒庸人以楚师之败也，道吴人围巢，伐驾，围釐、虺，遂恃吴而不设备。楚公子橐师袭舒庸，灭之。

闰月乙卯晦，栾书、中行偃杀胥童。民不与郤氏，胥童道君为乱，故皆书曰："晋杀其大夫。"

成公十八年

[经]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晋杀其大夫胥童。庚申，晋弑其君州蒲。齐杀其大夫国佐。公如晋。夏，楚子、郑伯伐宋。宋鱼石复入于彭城。公至自晋。晋侯使士匄来聘。秋，杞伯来朝。八月，邾子来朝。筑鹿囿。己丑，公薨于路寝。冬，楚人、郑人侵宋。晋侯使士鲂来乞师。十有二月，仲孙蔑会晋侯、宋公、卫侯、邾子、齐崔杼同盟于虚朾。丁未，葬我君成公。

[传]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晋栾书、中行偃使程滑弑厉公，葬之于翼东门之外，以车一乘。使荀罃、士鲂逆周子于京师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愿不及此，虽及此，岂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从，将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从君，神之所福也。"对曰："群臣之愿也，敢不唯命是听。"庚午，盟而入，馆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宫，逐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而无慧，不能辨菽麦，故不可立。

齐为庆氏之难故，甲申晦，齐侯使士华免以戈杀国佐于内宫之朝。师逃于夫人之宫。书曰："齐杀其大夫国佐。"弃命、专杀、以谷叛故也。使清人杀国胜。国弱来奔，王湫奔莱。庆封为大夫，庆佐为司寇。既，齐侯反国弱，使嗣国氏，礼也。

二月乙酉朔，晋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责，逮鳏寡，振废滞，匡乏困，救灾患，禁淫慝，薄赋敛，宥罪戾，节器用，时用民，欲无犯时。使魏相、士鲂、魏颉、赵武为卿；荀家、荀会、栾黡、韩无忌为公族大夫，使训卿之子弟共俭孝弟。使士渥浊为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为司空，使修士蒍之法。

弁纠御戎，校正属焉，使训诸御知义。荀宾为右，司士属焉，使训勇力之士时使。卿无共御，立军尉以摄之。祁奚为中军尉，羊舌职佐之；魏绛为司马，张老为候奄。铎遏寇为上军尉，籍偃为之司马，使训卒乘，亲以听命。程郑为乘马御，六驺属焉，使训群驺知礼。凡六官之长，皆民誉也。举不失职，官不易方，爵不逾德，师不陵正，旅不逼师，民无谤言，所以复霸也。

公如晋，朝嗣君也。

夏六月，郑伯侵宋，及曹门外。遂会楚子伐宋，取朝郏。楚子辛、郑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纳宋鱼石、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还。书曰"复入"，凡去其国，国逆而立之，曰"入"；复其位，曰"复归"；诸侯纳之，曰"归"；以恶曰"复入"。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与吾同恶，以德于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贰矣。大国无厌，鄙我犹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赞其政，以间吾衅，亦吾患也。今将崇诸侯之奸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奸而携服，毒诸侯而惧吴、晋，吾庸多矣，非吾忧也。且事晋何为？晋必恤之。"

公至自晋。晋范宣子来聘，且拜朝也。君子谓晋："于是乎有礼。"

秋，杞桓公来朝，劳公，且问晋故。公以晋君语之。杞伯于是骤朝于晋而请为昏。

七月，宋老佐、华喜围彭城，老佐卒焉。

八月，邾宣公来朝，即位而来见也。

筑鹿囿，书，不时也。

己丑，公薨于路寝，言道也。

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华元如晋告急。韩献子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强，自宋始矣。"晋侯师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师于靡角之谷。楚师还。

晋士鲂来乞师。季文子问师数于臧武仲，对曰："伐郑之役，知伯实来，下军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军，如伐郑可也。事大国，无失班爵而加敬焉，礼也。"从之。

十二月，孟献子会于虚朾，谋救宋也。宋人辞诸侯而请师以围彭城。孟献子请于诸侯而先归会葬。

丁未，葬我君成公。书，顺也。

襄　　公

襄公元年

［经］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仲孙蔑会晋栾黡、宋华元、卫宁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围宋彭城。夏，晋韩厥帅师伐郑，仲孙蔑会齐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秋，楚公子壬夫帅师侵宋。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来朝。冬，卫侯使公孙剽来聘。晋侯使荀䓨来聘。

［传］元年春己亥，围宋彭城。非宋地，追书也。于是为宋讨鱼石，故称宋，且不登叛人也，谓之宋志。彭城降晋，晋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归，置诸瓠丘。齐人不会彭城，晋人以为讨。二月，齐大子光为质于晋。

夏五月，晋韩厥、荀偃帅诸侯之师伐郑。入其郛，败其徒兵于洧上。于是东诸侯之师次于鄫，以待晋师。晋师自郑以鄫之师侵楚焦、夷及陈，晋侯、卫侯次于戚，以为之援。

秋，楚子辛救郑，侵宋吕、留。郑子然侵宋，取犬丘。

九月，邾子来朝，礼也。

冬，卫子叔、晋知武子来聘，礼也。凡诸侯即位，小国朝之，大国聘焉，以继好、结信、谋事、补阙，礼之大者也。

襄公二年

［经］二年春王正月，葬简王。郑师伐宋。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郑伯睔卒。晋师、宋师、卫宁殖侵郑。秋七月，仲孙蔑会晋荀罃、宋华元、卫孙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己丑，葬我小君齐姜。叔孙豹如宋。冬，仲孙蔑会晋荀罃、齐崔杼、宋华元、卫孙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楚杀其大夫公子申。

［传］二年春，郑师侵宋，楚令也。

齐侯伐莱，莱人使正舆子赂夙沙卫以索马牛，皆百匹，齐师乃还。君子是以知齐灵公之为“灵”也。

夏，齐姜薨。初，穆姜使择美槚，以自为榇与颂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礼也。礼无所逆。妇，养姑者也，亏姑以成妇，逆莫大焉！《诗》曰：‘其惟哲人，告之话言，顺德之行。’季孙于是为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诗》曰：‘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偕。’”

齐侯使诸姜、宗妇来送葬。召莱子，莱子不会，故晏弱城东阳以逼之。

郑成公疾，子驷请息肩于晋。公曰：“楚君以郑故，亲集矢于其目，非异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弃力与言，其谁昵我？免寡人，唯二三子！”

秋七月庚辰，郑伯睔卒。于是子罕当国，子驷为政，子国为司马。晋师侵郑，诸大夫欲从晋。子驷曰：“官命未改。”

会于戚，谋郑故也。孟献子曰：“请城虎牢以逼郑。”知武子曰：“善。鄫之会，吾子闻崔子之言，今不来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齐故也。寡君之忧不唯郑。罃将复于寡君，而请于齐。得请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请，事将在齐。吾子之请，诸侯之

福也，岂唯寡君赖之。”

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

冬，复会于戚，齐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会，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郑人乃成。

楚公子申为右司马，多受小国之赂，以逼子重、子辛。楚人杀之。故书曰：“楚杀其大夫公子申。”

襄公三年

［经］三年春，楚公子婴齐帅师伐吴。公如晋。夏四月壬戌，公及晋侯盟于长樗。公至自晋。六月，公会单子、晋侯、宋公、卫侯、郑伯、莒子、邾子、齐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鸡泽。陈侯使袁侨如会。戊寅，叔孙豹及诸侯之大夫及陈袁侨盟。秋，公至自会。冬，晋荀䓨帅师伐许。

［传］三年春，楚子重伐吴，为简之师。克鸠兹，至于衡山。使邓廖帅组甲三百、被练三千以侵吴。吴人要而击之，获邓廖。其能免者，组甲八十、被练三百而已。子重归，既饮至三日，吴人伐楚，取驾。驾，良邑也；邓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谓：“子重于是役也，所获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病而卒。

公如晋，始朝也。夏，盟于长樗。孟献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惧矣。”孟献子曰：“以敝邑介在东表，密迩仇雠，寡君将君是望，敢不稽首？”

晋为郑服故，且欲修吴好，将合诸侯。使士匄告于齐曰：“寡君使匄，以岁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愿与一二兄弟相见，以谋不协。请君临之，使匄乞盟。”齐侯欲勿许，而难为不协，乃盟于耏外。

祁奚请老，晋侯问嗣焉。称解狐，其仇也，将立之而卒。又

问焉，对曰："午也可。"于是羊舌职死矣，晋侯曰："孰可以代之？"对曰："赤也可。"于是使祁午为中军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谓祁奚"于是能举善矣。称其仇，不为谄；立其子，不为比；举其偏，不为党。《商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其祁奚之谓矣！解狐得举，祁午得位，伯华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举善也！夫唯善，故能举其类。《诗》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六月，公会单顷公及诸侯。己未，同盟于鸡泽。

晋侯使荀会逆吴子于淮上，吴子不至。

楚子辛为令尹，侵欲于小国。陈成公使袁侨如会求成。晋侯使和组父告于诸侯。秋，叔孙豹及诸侯之大夫及陈袁侨盟，陈请服也。

晋侯之弟扬干乱行于曲梁，魏绛戮其仆。晋侯怒，谓羊舌赤曰："合诸侯，以为荣也。扬干为戮，何辱如之？必杀魏绛，无失也！"对曰："绛无贰志，事君不辟难，有罪不逃刑，其将来辞，何辱命焉？"言终，魏绛至，授仆人书，将伏剑。士鲂、张老止之。公读其书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马。臣闻'师众以顺为武，军事有死无犯为敬。'君合诸侯，臣敢不敬？君师不武，执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惧其死，以及扬干，无所逃罪。不能致训，至于用钺。臣之罪重，敢有不从以怒君心？请归死于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亲爱也；吾子之讨，军礼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训，使干大命，寡人之过也。子无重寡人之过，敢以为请！"

晋侯以魏绛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与之礼食，使佐新军。张老为中军司马，士富为候奄。

楚司马公子何忌侵陈，陈叛故也。

许灵公事楚，不会于鸡泽。冬，晋知武子帅师伐许。

襄公四年

［经］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陈侯午卒。夏，叔孙豹如晋。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葬陈成公。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冬，公如晋。陈人围顿。

［传］四年春，楚师为陈叛故，犹在繁阳。韩献子患之，言于朝曰："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唯知时也。今我易之，难哉！"

三月，陈成公卒。楚人将伐陈，闻丧乃止。陈人不听命。臧武仲闻之，曰："陈不服于楚，必亡。大国行礼焉而不服，在大犹有咎，而况小乎？"夏，楚彭名侵陈，陈无礼故也。

穆叔如晋，报知武子之聘也，晋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鸣》之三，三拜。韩献子使行人子员问之，曰："子以君命辱于敝邑。先君之礼，藉之以乐，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细，敢问何礼也？"对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与闻；《文王》，两君相见之乐也，使臣不敢及；《鹿鸣》，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劳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华》，君教使臣曰：'必咨于周。'臣闻之：'访问于善为咨，咨亲为询，咨礼为度，咨事为诹，咨难为谋。'臣获五善，敢不重拜？"

秋，定姒薨。不殡于庙，无榇，不虞。匠庆谓季文子曰："子为正卿，而小君之丧不成，不终君也。君长，谁受其咎？"

初，季孙为己树六槚于蒲圃东门之外。匠庆请木，季孙曰："略。"匠庆用蒲圃之槚，季孙不御。君子曰："《志》所谓'多行无礼，必自及也'，其是之谓乎！"

冬，公如晋听政，晋侯享公。公请属鄫，晋侯不许。孟献子曰："以寡君之密迩于仇雠，而愿固事君，无失官命。鄫无赋于司马，为执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阙而为罪，寡君是以愿借

助焉！”晋侯许之。

楚人使顿间陈而侵伐之，故陈人围顿。

无终子嘉父使孟乐如晋，因魏庄子纳虎豹之皮，以请和诸戎。晋侯曰：“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魏绛曰：“诸侯新服，陈新来和，将观于我。我德，则睦；否，则携贰。劳师于戎，而楚伐陈，必弗能救，是弃陈也，诸华必叛。戎，禽兽也。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夏训》有之曰：‘有穷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对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浇及豷，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浇于过，处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虞箴》如是，可不惩乎？”于是晋侯好田，故魏绛及之。

公曰：“然则莫如和戎乎？”对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一也；边鄙不耸，民狎其野，穑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晋，四邻振动，诸侯威怀，三也；以德绥戎，师徒不勤，甲兵不顿，四也；鉴于后羿，而用德度，远至迩安，五也。君其图之！”公说，使魏绛盟诸戎，修民事，田以时。

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纥救鄫，侵邾，败于狐骀。国

人逆丧者皆髽。鲁于是乎始髽。国人诵之曰："臧之狐裘，败我于狐骀。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败于邾。"

襄公五年

［经］五年春，公至自晋。夏，郑伯使公子发来聘。叔孙豹、鄫世子巫如晋。仲孙蔑、卫孙林父会吴于善道。秋，大雩。楚杀其大夫公子壬夫。公会晋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齐世子光、吴人、鄫人于戚。公至自会。冬，戍陈。楚公子贞帅师伐陈。公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齐世子光救陈。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陈。辛未，季孙行父卒。

［传］五年春，公至自晋。

王使王叔陈生愬戎于晋，晋人执之。士鲂如京师，言王叔之贰于戎也。

夏，郑子国来聘，通嗣君也。

穆叔觌鄫大子于晋，以成属鄫。书曰："叔孙豹、鄫大子巫如晋。"言比诸鲁大夫也。

吴子使寿越如晋，辞不会于鸡泽之故，且请听诸侯之好。晋人将为之合诸侯，使鲁、卫先会吴，且告会期。故孟献子、孙文子会吴于善道。

秋，大雩，旱也。

楚人讨陈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实侵欲焉。"乃杀之。书曰："楚杀其大夫公子壬夫。"贪也。君子谓楚共王"于是不刑。《诗》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讲事不令，集人来定。'己则无信，而杀人以逞，不亦难乎？《夏书》曰：'成允成功。'"

九月丙午，盟于戚，会吴，且命戍陈也。穆叔以属鄫为不利，使鄫大夫听命于会。

楚子囊为令尹。范宣子曰："我丧陈矣！楚人讨贰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讨陈。陈近于楚，民朝夕急，能无往乎？有陈，非吾事也；无之而后可。"

冬，诸侯戍陈。子囊伐陈。十一月甲午，会于城棣以救之。

季文子卒。大夫入敛，公在位。宰庀家器为葬备，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无藏金玉，无重器备。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无私积，可不谓忠乎？"

襄公六年

［经］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华弱来奔。秋，葬杞桓公。滕子来朝。莒人灭鄫。冬，叔孙豹如邾，季孙宿如晋。十有二月，齐侯灭莱。

［传］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宋华弱与乐辔少相狎，长相优，又相谤也。子荡怒，以弓梏华弱于朝。平公见之，曰："司武而梏于朝，难以胜矣！"遂逐之。夏，宋华弱来奔。司城子罕曰："同罪异罚，非刑也。专戮于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荡。子荡射子罕之门，曰："几日而不我从！"子罕善之如初。

秋，滕成公来朝，始朝公也。

莒人灭鄫，鄫恃赂也。

冬，穆叔如邾，聘，且修平。

晋人以鄫故来讨，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晋见，且听命。

十一月，齐侯灭莱，莱恃谋也。于郑子国之来聘也，四月，晏弱城东阳，而遂围莱。甲寅，堙之环城，傅于堞。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帅师及正舆子、棠人军齐师，齐师大败之。丁未，入莱。莱共公浮柔奔棠。正舆子、王湫奔莒，莒人杀之。四月，陈无宇献莱宗器于襄宫。晏弱围棠，十一月丙辰而灭之。迁莱于郳。

高厚、崔杼定其田。

襄公七年

［经］七年春，郯子来朝。夏四月，三卜郊，不从，乃免牲。小邾子来朝。城费。秋，季孙宿如卫。八月，螽。冬十月，卫侯使孙林父来聘。壬戌，及孙林父盟。楚公子贞帅师围陈。十有二月，公会晋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郑伯髡顽如会，未见诸侯，丙戌，卒于鄵。陈侯逃归。

［传］七年春，郯子来朝。始朝公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从，乃免牲。孟献子曰："吾乃今而后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农事也。是故启蛰而郊，郊而后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从也。"

南遗为费宰。叔仲昭伯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遗。谓遗："请城费，吾多与而役。"故季氏城费。

小邾穆公来朝，亦始朝公也。

秋，季武子如卫，报子叔之聘，且辞缓报，非贰也。

冬十月，晋韩献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废疾，将立之。辞曰："《诗》曰：'岂不夙夜，谓行多露。'又曰：'弗躬弗亲，庶民弗信。'无忌不才，让，其可乎？请立起也！与田苏游，而曰'好仁。'《诗》曰：'靖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恤民为德，正直为正，正曲为直，参和为仁。如是，则神听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朝，遂老。晋侯谓韩无忌仁，使掌公族大夫。

卫孙文子来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寻孙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孙穆子相，趋进曰："诸侯之会，寡君未尝后卫君。今吾子不后寡君，寡君未知所过。吾子其少安！"孙子无辞，亦无悛容。

穆叔曰："孙子必亡。为臣而君，过而不悛，亡之本也。

《诗》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谓从者也。衡而委蛇，必折。"

楚子囊围陈，会于鄬以救之。

郑僖公之为大子也，于成之十六年与子罕适晋，不礼焉；又与子丰适楚，亦不礼焉。及其元年，朝于晋。子丰欲愬诸晋而废之，子罕止之。及将会于鄬，子驷相，又不礼焉。侍者谏，不听；又谏，杀之。及鄵，子驷使贼夜弑僖公，而以疟疾赴于诸侯。简公生五年，奉而立之。

陈人患楚。庆虎、庆寅谓楚人曰："吾使公子黄往，而执之。"楚人从之。二庆使告陈侯于会，曰："楚人执公子黄矣！君若不来，群臣不忍社稷宗庙，惧有二图。"陈侯逃归。

襄公八年

［经］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晋。夏，葬郑僖公。郑人侵蔡，获蔡公子燮。季孙宿会晋侯、郑伯、齐人、宋人、卫人、邾人于邢丘。公至自晋。莒人伐我东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贞帅师伐郑。晋侯使士匄来聘。

［传］八年春，公如晋，朝，且听朝聘之数。

郑群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谋子驷。子驷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杀子狐、子熙、子侯、子丁。孙击、孙恶出奔卫。

庚寅，郑子国、子耳侵蔡，获蔡司马公子燮。郑人皆喜，唯子产不顺，曰："小国无文德，而有武功，祸莫大焉！楚人来讨，能勿从乎？从之，晋师必至。晋、楚伐郑，自今郑国不四、五年弗得宁矣。"子国怒之曰："尔何知？国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将为戮矣！"

五月甲辰，会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数，使诸侯之大夫听命。季孙宿、齐高厚、宋向戌、卫宁殖、邾大夫会之。郑伯献捷于会，故亲听命。大夫不书，尊晋侯也。

莒人伐我东鄙，以疆鄫田。

秋九月，大雩，旱也。

冬，楚子囊伐郑，讨其侵蔡也。

子驷、子国、子耳欲从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晋。子驷曰："《周诗》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兆云询多，职竞作罗。'谋之多族，民之多违，事滋无成。民急矣，姑从楚以纾吾民。晋师至，吾又从之。敬共币帛，以待来者，小国之道也。牺牲玉帛，待于二竟，以待强者而庇民焉。寇不为害，民不罢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国无信，兵乱日至，亡无日矣。五会之信，今将背之，虽楚救我，将安用之？亲我无成，鄙我是欲，不可从也。不如待晋。晋君方明，四军无阙，八卿和睦，必不弃郑。楚师辽远，粮食将尽，必将速归，何患焉？舍之闻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晋，不亦可乎？"子驷曰："《诗》云：'谋夫孔多，是用不集。发言盈庭，谁敢执其咎？如匪行迈谋，是用不得于道。'请从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

使王子伯骈告于晋，曰："君命敝邑：'修尔车赋，儆而师徒，以讨乱略。'蔡人不从，敝邑之人不敢宁处，悉索敝赋，以讨于蔡，获司马燮，献于邢丘。今楚来讨曰：'女何故称兵于蔡？'焚我郊保，冯陵我城郭。敝邑之众，夫妇男女，不遑启处，以相救也。翦焉倾覆，无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穷困，而受盟于楚。狐也与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员对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谁敢违君？寡君将帅诸侯以见于城下，唯君图之！"

晋范宣子来聘，且拜公之辱，告将用师于郑。公享之，宣子赋《摽有梅》。季武子曰："谁敢哉！今譬于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欢以承命，何时之有？"武子赋《角弓》。宾将出，武

子赋《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献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为子孙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为知礼。

襄公九年

[经] 九年春，宋灾。夏，季孙宿如晋。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冬，公会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世子光伐郑。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戏。楚子伐郑。

[传] 九年春，宋灾。乐喜为司城以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彻小屋，涂大屋，陈畚挶；具绠缶，备水器；量轻重，蓄水潦，积土涂；巡丈城，缮守备，表火道。使华臣具正徒，令隧正纳郊保，奔火所。使华阅讨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讨左，亦如之。使乐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郧命校正出马，工正出车，备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宫、巷伯儆宫。二师令四乡正敬享，祝宗用马于四墉，祀盘庚于西门之外。

晋侯问于士弱曰："吾闻之：宋灾，于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对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咮，以出内火。是故咮为鹑火，心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阅其祸败之衅，必始于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对曰："在道。国乱无象，不可知也。"

夏，季武子如晋，报宣子之聘也。

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会

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秦景公使士雃乞师于楚，将以伐晋，楚子许之。子囊曰："不可。当今吾不能与晋争。晋君类能而使之，举不失选，官不易方。其卿让于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竞于教，其庶人力于农穑，商工皂隶不知迁业。韩厥老矣，知罃禀焉以为政。范匄少于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军；韩起少于栾黡，而栾黡、士鲂上之，使佐上军。魏绛多功，以赵武为贤而为之佐。君明、臣忠，上让、下竞。当是时也，晋不可敌，事之而后可。君其图之！"王曰："吾既许之矣。虽不及晋，必将出师。"秋，楚子师于武城以为秦援。秦人侵晋。晋饥，弗能报也。

冬十月，诸侯伐郑。庚午，季武子、齐崔杼、宋皇郧从荀罃、士匄门于鄟门。卫北宫括、曹人、邾人从荀偃、韩起门于师之梁；滕人、薛人从栾黡、士鲂门于北门。杞人、郳人从赵武、魏绛斩行栗。甲戌，师于氾，令于诸侯曰："修器备，盛糇粮，归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围郑。"郑人恐，乃行成。中行献子曰："遂围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与之战。不然，无成。"知武子曰："许之盟而还师，以敝楚人。吾三分四军，与诸侯之锐以逆来者，于我未病，楚不能矣，犹愈于战。暴骨以逞，不可以争。大劳未艾。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诸侯皆不欲战，乃许郑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戏，郑服也。

将盟，郑六卿公子騑、公子发、公子嘉、公孙辄、公孙虿、公孙舍之及其大夫、门子皆从郑伯。晋士庄子为载书，曰："自今日既盟之后，郑国而不唯晋命是听，而或有异志者，有如此盟！"公

子驷趋进曰："天祸郑国，使介居二大国之间，大国不加德音而乱以要之，使其鬼神不获歆其禋祀，其民人不获享其土利，夫妇辛苦垫隘，无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后，郑国而不唯有礼与强可以庇民者是从，而敢有异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载书。"公孙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国亦可叛也。"知武子谓献子曰："我实不德，而要人以盟，岂礼也哉！非礼，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师而来，终必获郑，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将弃我，岂唯郑？若能休和，远人将至，何恃于郑？"乃盟而还。

晋人不得志于郑，以诸侯复伐之。十二月癸亥，门其三门。闰月戊寅，济于阴阪，侵郑。次于阴口而还。子孔曰："晋师可击也，师老而劳，且有归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

公送晋侯。晋侯以公宴于河上，问公年，季武子对曰："会于沙随之岁，寡君以生。"晋侯曰："十二年矣！是谓一终，一星终也。国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礼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为冠具？"武子对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礼行之，以金石之乐节之，以先君之祧处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请及兄弟之国而假备焉。"晋侯曰："诺。"公还，及卫，冠于成公之庙，假钟磬焉，礼也。

楚子伐郑。子驷将及楚平，子孔、子蟜曰："与大国盟，口血未干而背之，可乎？"子驷、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强是从。'今楚师至，晋不我救，则楚强矣。盟誓之言，岂敢背之？且要盟无质，神弗临也。所临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临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罢戎人盟，同盟于中分。

楚庄夫人卒，王未能定郑而归。

晋侯归，谋所以息民。魏绛请施舍，输积聚以贷。自公以下，苟有积者，尽出之。国无滞积，亦无困人；公无禁利，亦无贪民。

祈以币更，宾以特牲，器用不作，车服从给。行之期年，国乃有节。三驾而楚不能与争。

襄公十年

［经］十年春，公会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世子光会吴于柤。夏，五月甲午，遂灭逼阳。公至自会。楚公子贞、郑公孙辄帅师伐宋。晋师伐秦。秋，莒人伐我东鄙。公会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齐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郑。冬，盗杀郑公子骓、公子发、公孙辄。戍郑虎牢。楚公子贞帅师救郑。公至自伐郑。

［传］十年春，会于柤，会吴子寿梦也。三月癸丑，齐高厚相大子光，以先会诸侯于钟离，不敬。士庄子曰："高子相大子以会诸侯，将社稷是卫，而皆不敬，弃社稷也，其将不免乎！"

夏四月戊午，会于柤。

晋荀偃、士匄请伐逼阳，而封向戌焉。荀䓨曰："城小而固，胜之不武，弗胜为笑。"固请。丙寅，围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辇重如役。逼阳人启门，诸侯之士门焉。县门发，郰人纥抉之以出门者。狄虒弥建大车之轮而蒙之以甲，以为橹。左执之，右拔戟，以成一队。孟献子曰："《诗》所谓'有力如虎'者也。"主人县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绝之。队，则又县之，苏而复上者三。主人辞焉，乃退。带其断以徇于军三日。

诸侯之师久于逼阳，荀偃、士匄请于荀䓨曰："水潦将降，惧不能归，请班师。"知伯怒，投之以机，出于其间，曰："女成二事而后告余。余恐乱命，以不女违。女既勤君而兴诸侯，牵帅老夫以至于此，既无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实班师，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尔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帅卒攻逼阳，亲受矢石。甲午，灭之。书曰"遂

灭逼阳”，言自会也。以与向戌，向戌辞曰：“君若犹辱镇抚宋国，而以逼阳光启寡君，群臣安矣，其何贶如之？若专赐臣，是臣兴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请。”乃予宋公。

宋公享晋侯于楚丘，请以《桑林》。荀䓨辞。荀偃、士匄曰：“诸侯宋、鲁，于是观礼。鲁有禘乐，宾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师题以旌夏，晋侯惧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还。及著雍，疾。卜，桑林见。荀偃、士匄欲奔请祷焉，荀䓨不可，曰：“我辞礼矣，彼则以之。犹有鬼神，于彼加之。”晋侯有间，以逼阳子归，献于武宫，谓之夷俘。逼阳，妘姓也。使周内史选其族嗣，纳诸霍人，礼也。

师归，孟献子以秦堇父为右。生秦丕兹，事仲尼。

六月，楚子囊、郑子耳伐宋，师于訾毋。庚午，围宋，门于桐门。

晋荀䓨伐秦，报其侵也。

卫侯救宋，师于襄牛。郑子展曰：“必伐卫，不然，是不与楚也。得罪于晋，又得罪于楚，国将若之何？”子驷曰：“国病矣！”子展曰：“得罪于二大国，必亡。病，不犹愈于亡乎？”诸大夫皆以为然。故郑皇耳帅师侵卫，楚令也。孙文子卜追之，献兆于定姜。姜氏问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丧其雄。”姜氏曰：“征者丧雄，御寇之利也。大夫图之！”卫人追之，孙蒯获郑皇耳于犬丘。

秋七月，楚子囊、郑子耳侵我西鄙。还，围萧。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献子曰：“郑其有灾乎！师竞已甚。周犹不堪竞，况郑乎？有灾，其执政之三士乎！”

莒人间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东鄙。

诸侯伐郑。齐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师，故长于滕。己酉，师于牛首。

初，子驷与尉止有争，将御诸侯之师而黜其车。尉止获，又与之争。子驷抑尉止曰："尔车，非礼也。"遂弗使献。初，子驷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皆丧田焉，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乱。于是子驷当国，子国为司马，子耳为司空，子孔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晋、堵女父、子师仆帅贼以入，晨攻执政于西宫之朝，杀子驷、子国、子耳，劫郑伯以如北宫。子孔知之，故不死。书曰"盗"，言无大夫焉。

子西闻盗，不儆而出，尸而追盗。盗入于北宫，乃归，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丧。子产闻盗，为门者，庀群司，闭府库，慎闭藏，完守备，成列而后出，兵车十七乘，尸而攻盗于北宫。子蟜帅国人助之，杀尉止、子师仆，盗众尽死。侯晋奔晋。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齐奔宋。

子孔当国，为载书，以位序、听政辟。大夫、诸司、门子弗顺，将诛之。子产止之，请为之焚书。子孔不可，曰："为书以定国，众怒而焚之，是众为政也，国不亦难乎？"子产曰："众怒难犯，专欲难成，合二难以安国，危之道也。不如焚书以安众，子得所欲，众亦得安，不亦可乎？专欲无成，犯众兴祸，子必从之！"乃焚书于仓门之外，众而后定。

诸侯之师城虎牢而戍之。晋师城梧及制，士鲂、魏绛戍之。书曰"戍郑虎牢"，非郑地也，言将归焉。郑及晋平。楚子囊救郑。十一月，诸侯之师还郑而南，至于阳陵。楚师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骄，骄则可与战矣。"栾黡曰："逃楚，晋之耻也。合诸侯以益耻，不如死！我将独进。"师遂进。己亥，与楚师夹颍而军。子矫曰："诸侯既有成行，必不战矣。从之将退，不从亦退。退，楚必围我。犹将退也，不如从楚，亦以退之。"宵涉颍，与楚人盟。栾黡欲伐郑师，荀罃不可，曰："我实不能御楚，又不能庇郑，郑何罪？不如致怨焉而还。今伐其师，楚必救之，战

而不克，为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还也！”丁未，诸侯之师还，侵郑北鄙而归。楚人亦还。

王叔陈生与伯舆争政，王右伯舆，王叔陈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复之，杀史狡以说焉。不人，遂处之。晋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与伯舆讼焉。王叔之宰与伯舆之大夫瑕禽坐狱于王庭，士匄听之。王叔之宰曰：“筚门闺窦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难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东迁，吾七姓从王，牲用备具。王赖之，而赐之骍旄之盟，曰：‘世世无失职。’若筚门闺窦，其能来东厎乎？且王何赖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贿成，而刑放于宠。官之师旅，不胜其富，吾能无筚门闺窦乎？唯大国图之！下而无直，则何谓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与伯舆合要，王叔氏不能举其契。王叔奔晋。不书，不告也。单靖公为卿士，以相王室。

襄公十一年

［经］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军。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不郊。郑公孙舍之帅师侵宋。公会晋侯、宋公、卫侯、曹伯、齐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郑。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郑。楚子、郑伯伐宋。公会晋侯、宋公、卫侯、曹伯、齐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郑，会于萧鱼。公至自会。楚执郑行人良霄。冬，秦人伐晋。

［传］十一年春，季武子将作三军，告叔孙穆子曰：“请为三军，各征其军。”穆子曰：“政将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请之，穆子曰：“然则盟诸？”乃盟诸僖闳，诅诸五父之衢。

正月，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毁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人者，无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为

臣，若子若弟。叔孙氏使尽为臣，不然，不舍。

郑人患晋、楚之故，诸大夫曰："不从晋，国几亡。楚弱于晋，晋不吾疾也。晋疾，楚将辟之。何为而使晋师致死于我，楚弗敢敌，而后可固与也。"子展曰："与宋为恶，诸侯必至，吾从之盟。楚师至，吾又从之，则晋怒甚矣。晋能骤来，楚将不能，吾乃固与晋。"大夫说之，使疆埸之司恶于宋。宋向戌侵郑，大获。子展曰："师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听命焉，且告于楚。楚师至，吾又与之盟，而重赂晋师，乃免矣。"夏，郑子展侵宋。

四月，诸侯伐郑。己亥，齐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郑，门于东门。其莫，晋荀偃至于西郊，东侵旧许。卫孙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诸侯会于北林，师于向。右还，次于琐。围郑，观兵于南门，西济于济隧。郑人惧，乃行成。

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诸侯。诸侯道敝而无成，能无贰乎？"乃盟，载书曰："凡我同盟，毋蕴年，毋壅利，毋保奸，毋留慝，救灾患，恤祸乱，同好恶，奖王室。或间兹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国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队命亡氏，踣其国家。"

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帅师从楚子，将以伐郑。郑伯逆之。丙子，伐宋。

九月，诸侯悉师以复伐郑。郑人使良霄、大宰石㚟如楚，告将服于晋，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怀君。君若能以玉帛绥晋；不然，则武震以摄威之，孤之愿也。"楚人执之，书曰"行人"，言使人也。

诸侯之师观兵于郑东门，郑人使王子伯骈行成。甲戌，晋赵武入盟郑伯。冬十月丁亥，郑子展出盟晋侯。十二月戊寅，会于萧鱼。庚辰，赦郑囚，皆礼而归之。纳斥候，禁侵掠。晋侯使叔

肸告于诸侯。公使臧孙纥对曰："凡我同盟，小国有罪，大国致讨，苟有以藉手，鲜不赦宥。寡君闻命矣。"郑人赂晋侯以师悝、师触、师蠲，广车、軘车淳十五乘，甲兵备，凡兵车百乘，歌钟二肆，及其镈、磬，女乐二八。

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绛，曰："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请与子乐之。"辞曰："夫和戎狄，国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诸侯，诸侯无慝，君之灵也，二三子之劳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愿君安其乐而思其终也！《诗》曰：'乐只君子，殿天子之邦。乐只君子，福禄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帅从。'夫乐以安德，义以处之，礼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厉之，而后可以殿邦国，同福禄、来远人，所谓乐也。《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敢以此规。"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无以待戎，不能济河。夫赏，国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废也，子其受之！"。魏绛于是乎始有金石之乐，礼也。

秦庶长鲍、庶长武帅师伐晋以救郑。鲍先入晋地，士鲂御之，少秦师而弗设备。壬午，武济自辅氏，与鲍交伐晋师。己丑，秦、晋战于栎，晋师败绩，易秦故也。

襄公十二年

[经] 十有二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我东鄙，围台。季孙宿帅师救台，遂入郓。夏，晋侯使士鲂来聘。秋九月，吴子乘卒。冬，楚公子贞帅师侵宋。公如晋。

[传] 十二年春，莒人伐我东鄙，围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郓，取其钟以为公盘。

夏，晋士鲂来聘，且拜师。

秋，吴子寿梦卒。临于周庙，礼也。凡诸侯之丧，异姓临于

外，同姓于宗庙，同宗于祖庙，同族于祢庙。是故鲁为诸姬，临于周庙；为邢、凡、蒋、茅、胙、祭，临于周公之庙。

冬，楚子囊、秦庶长无地伐宋，师于杨梁，以报晋之取郑也。

灵王求后于齐。齐侯问对于晏桓子，桓子对曰："先王之礼辞有之。天子求后于诸侯，诸侯对曰：'夫妇所生若而人，妾妇之子若而人。'无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则曰：'先守某公之遗女若而人。'"齐侯许昏，王使阴里结之。

公如晋，朝，且拜士鲂之辱，礼也。

秦嬴归于楚。楚司马子庚聘于秦，为夫人宁，礼也。

襄公十三年

[经]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晋。夏，取邿。秋九月庚辰，楚子审卒。冬，城防。

[传] 十三年春，公至自晋。孟献子书劳于庙，礼也。

夏，邿乱，分为三。师救邿，遂取之。凡书"取"，言易也。用大师焉曰"灭"。弗地曰"入"。

荀罃、士鲂卒。晋侯蒐于绵上以治兵。使士匄将中军，辞曰："伯游长。昔臣习于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贤也。请从伯游。"荀偃将中军，士匄佐之。使韩起将上军，辞以赵武。又使栾黡，辞曰："臣不如韩起。韩起愿上赵武，君其听之！"使赵武将上军，韩起佐之；栾黡将下军，魏绛佐之。新军无帅，晋侯难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属，以从于下军，礼也。晋国之民是以大和，诸侯遂睦。君子曰："让，礼之主也。范宣子让，其下皆让。栾黡为汰，弗敢违也。晋国以平，数世赖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务乎？《书》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宁惟永。'其是之谓乎！周之兴也，其《诗》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诗》曰：'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言

不让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让其下，小人农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礼，而谗慝黜远，由不争也，谓之懿德。及其乱也，君子称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冯君子，是以上下无礼，乱虐并生，由争善也，谓之昏德。国家之敝，恒必由之。"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谷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丧先君，未及习师保之教训，而应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师于鄢；以辱社稷，为大夫忧，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灵，获保首领以殁于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从先君于祢庙者，请为'灵'若'厉'。大夫择焉！"莫对。及五命，乃许。

秋，楚共王卒。子囊谋谥。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毁之？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而知其过，可不谓共乎？请谥之'共'。"大夫从之。

吴侵楚，养由基奔命，子庚以师继之。养叔曰："吴乘我丧，谓我不能师也，必易我而不戒。子为三覆以待我，我请诱之。"子庚从之。战于庸浦，大败吴师，获公子党。君子以吴为不吊，《诗》曰："不吊昊天，乱靡有定。"

冬，城防。书事，时也。于是将早城，臧武仲请俟毕农事，礼也。

郑良霄、大宰石㚟犹在楚。石㚟言于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岁习其祥，祥习则行，不习，则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实不竞，行人何罪？止郑一卿，以除其逼，使睦而疾楚，以固于晋，焉用之？使归而废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牵引也，不犹愈乎？"楚人归之。

襄公十四年

［经］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孙宿、叔老会晋士匄、齐人、宋

人、卫人、郑公孙虿、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会吴于向。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叔孙豹会晋荀偃、齐人、宋人、卫北宫括、郑公孙虿、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己未，卫侯出奔齐。莒人侵我东鄙。秋，楚公子贞帅师伐吴。冬，季孙宿会晋士匄、宋华阅、卫孙林父、郑公孙虿、莒人、邾人于戚。

［传］十四年春，吴告败于晋。会于向，为吴谋楚故也。范宣子数吴之不德也，以退吴人。

执莒公子务娄，以其通楚使也。

将执戎子驹支。范宣子亲数诸朝，曰："来！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乃祖吾离被苫盖，蒙荆棘，以来归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与女剖分而食之。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盖言语漏泄，则职女之由。诘朝之事，尔无与焉！与，将执女！"对曰："昔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惠公蠲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毋是翦弃。赐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诸戎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贰。昔文公与秦伐郑，秦人窃与郑盟而舍戍焉，于是乎有殽之师。晋御其上，戎亢其下，秦师不复，我诸戎实然。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诸戎掎之，与晋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来，晋之百役，与我诸戎相继于时，以从执政，犹殽志也，岂敢离逖？今官之师旅，无乃实有所阙，以携诸侯，而罪我诸戎！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不与于会，亦无瞢焉！"赋《青蝇》而退。宣子辞焉，使即事于会，成恺悌也。于是，子叔齐子为季武子介以会，自是晋人轻鲁币，而益敬其使。

吴子诸樊既除丧，将立季札。季札辞曰："曹宣公之卒也，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将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为也，以成曹君。

君子曰：'能守节。'君，义嗣也。谁敢奸君？有国，非吾节也。札虽不才，愿附于子臧，以无失节。"固立之。弃其室而耕。乃舍之。

夏，诸侯之大夫从晋侯伐秦，以报栎之役也。晋侯待于竟，使六卿帅诸侯之师以进。及泾，不济。叔向见叔孙穆子。穆子赋《匏有苦叶》。叔向退而具舟。鲁人、莒人先济。郑子蟜见卫北宫懿子曰："与人而不固，取恶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说。二子见诸侯之师而劝之济，济泾而次。秦人毒泾上流，师人多死。郑司马子蟜帅郑师以进，师皆从之，至于棫林，不获成焉。荀偃令曰："鸡鸣而驾，塞井夷灶，唯余马首是瞻！"栾黡曰："晋国之命，未是有也。余马首欲东。"乃归。下军从之。左史谓魏庄子曰："不待中行伯乎？"庄子曰："夫子命从帅，栾伯，吾帅也，吾将从之。从帅，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实过，悔之何及，多遗秦禽。"乃命大还。晋人谓之"迁延之役"。

栾鍼曰："此役也，报栎之败也。役又无功，晋之耻也。吾有二位于戎路，敢不耻乎？"与士鞅驰秦师，死焉。士鞅反，栾黡谓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来，是而子杀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将杀之。"士鞅奔秦。

于是齐崔杼、宋华阅、仲江会伐秦，不书，惰也。向之会亦如之。卫北宫括不书于向，书于伐秦，摄也。

秦伯问于士鞅曰："晋大夫其谁先亡？"对曰："其栾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对曰："然。栾黡汰虐已甚，犹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对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爱其甘棠，况其子乎？"栾黡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没矣，而黡之怨实章，将于是乎在。"秦伯以为知言，为之请于晋而复之。

卫献公戒孙文子、宁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鸿于囿。二子从之，不释皮冠而与之言。二子怒。孙文子如戚，孙

蒯人使。公饮之酒，使大师歌《巧言》之卒章。大师辞。师曹请为之。初，公有嬖妾，使师曹诲之琴，师曹鞭之。公怒，鞭师曹三百。故师曹欲歌之，以怒孙子以报公。公使歌之，遂诵之。

蒯惧，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于戚而入，见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惧社稷之倾覆，将若之何？"对曰："君制其国，臣敢奸之？虽奸之，庸知愈乎？"遂行，从近关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与孙子盟于丘宫，孙子皆杀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齐，公如鄄。使子行请于孙子，孙子又杀之。公出奔齐，孙氏追之，败公徒于河泽，鄄人执之。

初，尹公佗学射于庾公差，庾公差学射于公孙丁。二子追公，公孙丁御公。子鱼曰："射为背师，不射为戮，射为礼乎？"射两軥而还。尹公佗曰："子为师，我则远矣。"乃反之。公孙丁授公辔而射之，贯臂。

子鲜从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无罪。定姜曰："无神，何告？若有，不可诬也。有罪，若何告无？舍大臣而与小臣谋，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为师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栉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无告无罪！"

公使厚成叔吊于卫，曰："寡君使瘠，闻君不抚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吊？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于执事，曰：'有君不吊，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帅职，增淫发泄，其若之何？'"卫人使大叔仪对曰："群臣不佞，得罪于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弃之，以为君忧。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吊群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贶。"厚孙归，复命，语臧武仲曰："卫君其必归乎！有大叔仪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抚其内，或营其外，能无归乎！"

齐人以郲寄卫侯。及其复也，以郲粮归。右宰谷从而逃归，卫人将杀之。辞曰："余不说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卫人

立公孙剽，孙林父、宁殖相之，以听命于诸侯。

卫侯在郲，臧纥如齐唁卫侯。卫侯与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卫侯其不得人矣！其言粪土也，亡而不变，何以复国？"子展、子鲜闻之，见臧纥，与之言，道。臧孙说，谓其人曰："卫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无入，得乎？"

师归自伐秦，晋侯舍新军，礼也。成国不过半天子之军。周为六军，诸侯之大者，三军可也。于是知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军无帅，故舍之。

师旷侍于晋侯。晋侯曰："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对曰："或者其君实甚。良君将赏善而刑淫，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勿使过度。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昵，以相辅佐也。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谏失常也。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秋，楚子为庸浦之役故，子囊师于棠以伐吴，吴不出而还。子囊殿，以吴为不能而弗儆。吴人自皋舟之隘要而击之，楚人不能相救，吴人败之，获楚公子宜谷。

王使刘定公赐齐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师保万民。世胙大师，以表东海。王室之不坏，繄伯舅是赖。今

余命女环！兹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无忝乃旧。敬之哉！无废朕命！"

晋侯问卫故于中行献子。对曰："不如因而定之。卫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抚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乱者取之，推亡、固存，国之道也。'君其定卫以待时乎！"

冬，会于戚，谋定卫也。

范宣子假羽毛于齐而弗归，齐人始贰。

楚子囊还自伐吴，卒。将死，遗言谓子庚："必城郢。"君子谓："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将死，不忘卫社稷，可不谓忠乎？忠，民之望也。《诗》曰：'行归于周，万民所望。'忠也。"

襄公十五年

[经]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来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刘。刘夏逆王后于齐。齐侯伐我北鄙，围成。公救成，至遇。季孙宿、叔孙豹帅师城成郛。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邾人伐我南鄙。冬十一月癸亥，晋侯周卒。

[传] 十五年春，宋向戌来聘，且寻盟。见孟献子，尤其室，曰："子有令闻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对曰："我在晋，吾兄为之，毁之重劳，且不敢间。"

官师从单靖公逆王后于齐。卿不行，非礼也。

楚公子午为令尹，公子罢戎为右尹，𫇭子冯为大司马，公子橐师为右司马，公子成为左司马，屈到为莫敖，公子追舒为箴尹，屈荡为连尹，养由基为宫厩尹，以靖国人。君子谓："楚于是乎能官人。官人，国之急也。能官人，则民无觎心。《诗》云：'嗟我怀人，置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卫大夫，各居其列，所谓周行也。"

郑尉氏、司氏之乱，其余盗在宋。郑人以子西、伯有、子产之故，纳赂于宋，以马四十乘与师茷、师慧。三月，公孙黑为质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齐与之。良司臣而逸之，托诸季武子，武子置诸卞。郑人醢之三人也。

师慧过宋朝，将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无人焉。"相曰："朝也，何故无人？"慧曰："必无人焉。若犹有人，岂其以千乘之相易淫乐之矇？必无人焉故也。"子罕闻之，固请而归之。

夏，齐侯围成，贰于晋故也。于是乎城成郛。

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晋。晋将为会以讨邾、莒，晋侯有疾，乃止。冬，晋悼公卒，遂不克会。

郑公孙夏如晋奔丧，子蟜送葬。

宋人或得玉，献诸子罕。子罕弗受。献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为宝也，故敢献之。"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稽首而告曰："小人怀璧，不可以越乡。纳此以请死也。"子罕置诸其里，使玉人为之攻之，富而后使复其所。

十二月，郑人夺堵狗之妻，而归诸范氏。

襄公十六年

［经］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晋悼公。三月，公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湨梁。戊寅，大夫盟。晋人执莒子、邾子以归。齐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会。五月甲子，地震。叔老会郑伯、晋荀偃、卫宁殖、宋人伐许。秋，齐侯伐我北鄙，围郕。大雩。冬，叔孙豹如晋。

［传］十六年春，葬晋悼公。平公即位，羊舌肸为傅，张君臣为中军司马，祁奚、韩襄、栾盈、士鞅为公族大夫，虞丘书为乘马御。改服、修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会于湨梁。命归侵田。

以我故，执邾宣公、莒犁比公，且曰："通齐、楚之使。"

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荀偃怒，且曰："诸侯有异志矣！"使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归。于是叔孙豹、晋荀偃、宋向戌、卫宁殖、郑公孙虿、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讨不庭。"

许男请迁于晋。诸侯遂迁许，许大夫不可。晋人归诸侯。

郑子蟜闻将伐许，遂相郑伯以从诸侯之师。穆叔从公。齐子帅师会晋荀偃。书曰："会郑伯。"为夷故也。

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许，次于函氏。

晋荀偃、栾黡帅师伐楚，以报宋扬梁之役。楚公子格帅师，及晋师战于湛阪。楚师败绩。晋师遂侵方城之外，复伐许而还。

秋，齐侯围成，孟孺子速徼之。齐侯曰："是好勇，去之以为名。"速遂塞海陉而还。

冬，穆叔如晋聘，且言齐故。晋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与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齐人之朝夕释憾于敝邑之地，是以大请！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领西望曰：'庶几乎！'比执事之间，恐无及也！"见中行献子，赋《圻父》。献子曰："偃知罪矣！敢不从执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鲁及此。"见范宣子，赋《鸿雁》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鲁无鸠乎？"

襄公十七年

［经］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宋人伐陈。夏，卫石买帅师伐曹。秋，齐侯伐我北鄙，围桃。高厚帅师伐我北鄙，围防。九月，大雩。宋华臣出奔陈。冬，邾人伐我南鄙。

［传］十七年春，宋庄朝伐陈，获司徒卬，卑宋也。

卫孙蒯田于曹隧，饮马于重丘，毁其瓶。重丘人闭门而呴之，曰："亲逐而君，尔父为厉。是之不忧，而何以田为？"

夏，卫石买、孙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晋。

齐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齐侯伐我北鄙，围桃。高厚围臧纥于防。师自阳关逆臧孙，至于旅松。郰叔纥、臧畴、臧贾帅甲三百，宵犯齐师，送之而复。齐师去之。

齐人获臧坚，齐侯使夙沙卫唁之，且曰："无死！"坚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赐不终，姑又使其刑臣礼于士。"以杙抉其伤而死。

冬，邾人伐我南鄙，为齐故也。

宋华阅卒。华臣弱皋比之室，使贼杀其宰华吴。贼六人以铍杀诸卢门合左师之后。左师惧，曰："老夫无罪。"贼曰："皋比私有讨于吴。"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闻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乱宋国之政，必逐之！"左师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顺，国之耻也。不如盖之。"乃舍之。左师为己短策，苟过华臣之门，必骋。

十一月甲午，国人逐瘈狗，瘈狗入于华臣氏，国人从之。华臣惧，遂奔陈。

宋皇国父为大宰，为平公筑台，妨于农功。子罕请俟农功之毕，公弗许。筑者讴曰："泽门之皙，实兴我役。邑中之黔，实慰我心。"子罕闻之，亲执扑，以行筑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侪小人，皆有阖庐以辟燥湿寒暑。今君为一台而不速成，何以为役？"讴者乃止。或问其故，子罕曰："宋国区区，而有诅有祝，祸之本也。"

齐晏桓子卒。晏婴粗缞斩，苴绖、带、杖，菅屦，食鬻，居倚庐，寝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礼也。"曰："唯卿为大夫。"

襄公十八年

[经] 十有八年春，白狄来。夏，晋人执卫行人石买。秋，齐

师伐我北鄙。冬十月，公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围齐。曹伯负刍卒于师。楚公子午帅师伐郑。

[传] 十八年春，白狄始来。

夏，晋人执卫行人石买于长子，执孙蒯于纯留，为曹故也。

秋，齐侯伐我北鄙。中行献子将伐齐，梦与厉公讼，弗胜。公以戈击之，首队于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见梗阳之巫皋。他日，见诸道，与之言，同。巫曰："今兹主必死。若有事于东方，则可以逞。"献子许诺。

晋侯伐齐，将济河。献子以朱丝系玉二珏，而祷曰："齐环怙恃其险，负其众庶，弃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将率诸侯以讨焉，其官臣偃实先后之。苟捷有功，无作神羞，官臣偃无敢复济。唯尔有神裁之！"沉玉而济。

冬十月，会于鲁济，寻湨梁之言，同伐齐。齐侯御诸平阴，堑防门而守之，广里。夙沙卫曰："不能战，莫如守险。"弗听。诸侯之士门焉，齐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鲁人、莒人皆请以车千乘自其乡入，既许之矣。若入，君必失国。子盍图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婴闻之，曰："君固无勇，而又闻是，弗能久矣。"齐侯登巫山以望晋师。晋人使司马斥山泽之险，虽所不至，必旆而疏陈之。使乘车者左实右伪，以旆先，舆曳柴而从之。齐侯见之，畏其众也，乃脱归。丙寅晦，齐师夜遁。师旷告晋侯曰："鸟乌之声乐，齐师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马之声，齐师其遁。"叔向告晋侯曰："城上有乌，齐师其遁。"

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阴，遂从齐师。夙沙卫连大车以塞隧而殿。殖绰、郭最曰："子殿国师，齐之辱也。子姑先乎！"卫杀马于隘以塞道。晋州绰及之，射殖绰，中肩，两矢夹脰，曰："止，

将为三军获；不止，将取其衷。”顾曰：“为私誓。”州绰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后缚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缚郭最，皆衿甲面缚，坐于中军之鼓下。

晋人欲逐归者，鲁、卫请攻险。己卯，荀偃、士匄以中军克京兹。乙酉，魏绛、栾盈以下军克邿。赵武、韩起以上军围卢，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门之萩。范鞅门于雍门，其御追喜以戈杀犬于门中。孟庄子斩其橁以为公琴。己亥，焚雍门及西郭、南郭。刘难、士弱率诸侯之师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东郭、北郭。范鞅门于扬门。州绰门于东闾，左骖迫，还于门中，以枚数阖。

齐侯驾，将走邮棠。大子与郭荣扣马，曰：“师速而疾，略也。将退矣，君何惧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轻，轻则失众。君必待之！”将犯之，大子抽剑断鞅，乃止。甲辰，东侵及潍，南及沂。

郑子孔欲去诸大夫，将叛晋而起楚师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许。楚子闻之，使杨豚尹宜告子庚曰：“国人谓不谷主社稷而不出师，死不从礼。不谷即位，于今五年，师徒不出，人其以不谷为自逸而忘先君之业矣。大夫图之，其若之何？”子庚叹曰：“君王其谓午怀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见使者，稽首而对曰：“诸侯方睦于晋，臣请尝之。若可，君而继之；不可，收师而退，可以无害，君亦无辱。”子庚帅师治兵于汾。于是子蟜、伯有、子张从郑伯伐齐，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谋，完守入保。子孔不敢会楚师。

楚师伐郑，次于鱼陵。右师城上棘，遂涉颍，次于旃然。蒍子冯、公子格率锐师侵费滑、胥靡、献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郑东北，至于虫牢而反。子庚门于纯门，信于城下而还，涉于鱼齿之下。甚雨及之，楚师多冻，役徒几尽。

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

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师不时，必无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襄公十九年

［经］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诸侯盟于祝柯。晋人执邾子。公至自伐齐。取邾田，自漷水。季孙宿如晋。葬曹成公。夏，卫孙林父帅师伐齐。秋七月辛卯，齐侯环卒。晋士匄帅师侵齐，至谷，闻齐侯卒，乃还。八月丙辰，仲孙蔑卒。齐杀其大夫高厚。郑杀其大夫公子嘉。冬，葬齐灵公。城西郛。叔孙豹会晋士匄于柯。城武城。

［传］十九年春，诸侯还自沂上，盟于督扬，曰：“大毋侵小。”

执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归之于我。晋侯先归。公享晋六卿于蒲圃，赐之三命之服；军尉、司马、司空、舆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贿荀偃束锦、加璧、乘马，先吴寿梦之鼎。

荀偃瘅疽，生疡于头。济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归者皆反。士匄请见，弗内。请后，曰：“郑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视，不可含。宣子盥而抚之，曰：“事吴敢不如事主！”犹视。栾怀子曰：“其为未卒事于齐故也乎？”乃复抚之曰：“主苟终，所不嗣事于齐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浅之为丈夫也。”

晋栾鲂帅师从卫孙文子伐齐。季武子如晋拜师，晋侯享之。范宣子为政，赋《黍苗》。季武子兴，再拜稽首，曰：“小国之仰大国也，如百谷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辑睦，岂唯敝邑？”赋《六月》。

季武子以所得于齐之兵作林钟而铭鲁功焉。臧武仲谓季孙曰：“非礼也。夫铭，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今称伐则

下等也；计功，则借人也；言时，则妨民多矣，何以为铭？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铭其功烈以示子孙，昭明德而惩无礼也。今将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铭之？小国幸于大国，而昭所获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齐侯娶于鲁，曰颜懿姬，无子。其侄鬷声姬，生光，以为大子。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属诸戎子。戎子请以为大子，许之。仲子曰：“不可。废常，不祥；间诸侯，难。光之立也，列于诸侯矣。今无故而废之，是专黜诸侯，而以难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东大子光。使高厚傅牙，以为大子，夙沙卫为少傅。

齐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杀戎子，尸诸朝，非礼也。妇人无刑。虽有刑，不在朝市。

夏五月壬辰晦，齐灵公卒。庄公即位，执公子牙于句渎之丘。以夙沙卫易己，卫奔高唐以叛。

晋士匄侵齐，及谷，闻丧而还，礼也。

于四月丁未，郑公孙虿卒，赴于晋大夫。范宣子言于晋侯，以其善于伐秦也。六月，晋侯请于王，王追赐之大路，使以行，礼也。

秋八月，齐崔杼杀高厚于洒蓝而兼其室。书曰：“齐杀其大夫。”从君于昏也。

郑子孔之为政也专，国人患之。乃讨西宫之难与纯门之师。子孔当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国人伐之，杀子孔而分其室。书曰：“郑杀其大夫。”专也。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圭妫之子也。圭妫之班亚宋子，而相亲也；二子孔亦相亲也。僖之四年，子然卒；简之元年，士子孔卒。司徒孔实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及于难。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为右尹。郑人使子展当国，子西听政，立子产为

卿。

齐庆封围高唐，弗克。冬十一月，齐侯围之，见卫在城上，号之，乃下。问守备焉，以无备告。揖之，乃登。闻师将傅，食高唐人。殖绰、工偻会夜缒纳师，醢卫于军。

城西郛，惧齐也。

齐及晋平，盟于大隧。故穆叔会范宣子于柯。穆叔见叔向，赋《载驰》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穆叔曰："齐犹未也，不可以不惧。"乃城武城。

卫石共子卒，悼子不哀。孔成子曰："是谓蹶其本，必不有其宗。"

襄公二十年

[经]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孙速会莒人盟于向。夏六月庚申，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渊。秋，公至自会。仲孙速帅师伐邾。蔡杀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陈侯之弟黄出奔楚。叔老如齐。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孙宿如宋。

[传]二十年春，及莒平。孟庄子会莒人盟于向，督扬之盟故也。

夏，盟于澶渊，齐成故也。

邾人骤至，以诸侯之事弗能报也。秋，孟庄子伐邾以报之。

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晋，蔡人杀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

陈庆虎、庆寅畏公子黄之逼，愬诸楚曰："与蔡司马同谋。"楚人以为讨，公子黄出奔楚。

初，蔡文侯欲事晋，曰："先君与于践土之盟，晋不可弃，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无常，公子燮求从先君以

利蔡，不能而死。书曰："蔡杀其大夫公子燮"，言不与民同欲也；"陈侯之弟黄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黄将出奔，呼于国曰："庆氏无道，求专陈国，暴蔑其君，而去其亲，五年不灭，是无天也。"

齐子初聘于齐，礼也。

冬，季武子如宋，报向戌之聘也。褚师段逆之以受享，赋《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贿之。归，复命，公享之。赋《鱼丽》之卒章。公赋《南山有台》。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

卫宁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于君，悔而无及也。名藏在诸侯之策，曰：'孙林父、宁殖出其君。'君入，则掩之。若能掩之，则吾子也。若不能，犹有鬼神，吾有馁而已，不来食矣。"悼子许诺，惠子遂卒。

襄公二十一年

［经］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晋。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夏，公至自晋。秋，晋栾盈出奔楚。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来朝，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传］二十一年春，公如晋，拜师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赐于其从者。于是鲁多盗。季孙谓臧武仲曰："子盍诘盗？"武仲曰："不可诘也，纥又不能。"季孙曰："我有四封，而诘其盗，何故不可？子为司寇，将盗是务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盗而大礼焉，何以止吾盗？子为正卿，而来外盗；使纥去之，将何以能？庶其窃邑于邾以来，子以姬氏妻之，而与之邑，其从者皆有赐焉。若大盗礼焉以君之姑姊与其大邑，其次皁牧舆马，其小者衣裳剑带，是赏盗也。赏而去之，其或难焉。纥也闻之：在上位者，洒

濯其心，壹以待人，轨度其信，可明征也，而后可以治人。夫上之所为，民之归也。上所不为而民或为之，是以加刑罚焉，而莫敢不惩。若上之所为而民亦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将谓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后功可念也。"

庶其非卿也，以地来，虽贱，必书，重地也。

齐侯使庆佐为大夫，复讨公子牙之党，执公子买于句渎之丘。公子鉏来奔。叔孙还奔燕。

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冯为令尹，访于申叔豫。叔豫曰："国多宠而王弱，国不可为也。"遂以疾辞。方暑，阙地，下冰而床焉。重茧衣裘，鲜食而寝。楚子使医视之。复曰："瘠则甚矣，而血气未动。"乃使子南为令尹。

栾桓子娶于范宣子，生怀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栾氏，故与栾盈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栾祁与其老州宾通，几亡室矣。怀子患之。祁惧其讨也，愬诸宣子曰："盈将为乱，以范氏为死桓主而专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宠报之，又与吾同官而专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专于国，有死而已，吾蔑从之矣！'其谋如是，惧害于主，吾不敢不言。"范鞅为之征。怀子好施，士多归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怀子为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

秋，栾盈出奔楚。宣子杀箕遗、黄渊、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师、申书、羊舌虎、叔罴；囚伯华、叔向、籍偃。人谓叔向曰："子离于罪，其为不知乎？"叔向曰："与其死亡若何？《诗》曰：'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知也。"乐王鲋见叔向，曰："吾为子请！"叔向弗应。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闻之，曰："乐王鲋言于君，无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许。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乐

王鲋，从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其独遗我乎？《诗》曰：'有觉德行，四国顺之。'夫子，觉者也。"

晋侯问叔向之罪于乐王鲋。对曰："不弃其亲，其有焉。"于是祁奚老矣，闻之，乘驲而见宣子，曰："《诗》曰：'惠我无疆，子孙保之。'《书》曰：'圣有谟勋，明征定保。'夫谋而鲜过、惠训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犹将十世宥之，以劝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乎？鲧殛而禹兴；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无怨色；管、蔡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子为善，谁敢不勉？多杀何为？"宣子说，与之乘，以言诸公而免之。不见叔向而归，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谏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泽，实生龙蛇。彼美，余惧其生龙蛇以祸女。女敝族也。国多大宠，不仁人间之，不亦难乎？余何爱焉！"使往视寝，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栾怀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于难。

栾盈过于周，周西鄙掠之。辞于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于王之守臣，将逃罪。罪重于郊甸，无所伏窜，敢布其死：昔陪臣书能输力于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黡不能保任其父之劳。大君若不弃书之力，亡臣犹有所逃。若弃书之力，而思黡之罪，臣，戮余也，将归死于尉氏，不敢还矣。敢布四体，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栾氏者，归所取焉，使候出诸轘辕。

冬，曹武公来朝，始见也。

会于商任，锢栾氏也。齐侯、卫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会朝，礼之经也；礼，政之舆也；政，身之守也；怠礼，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乱也。"

知起、中行喜、州绰、邢蒯出奔齐，皆栾氏之党也。乐王鲋谓范宣子曰："盍反州绰、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栾氏之勇

也，余何获焉？”王鲋曰：“子为彼栾氏，乃亦子之勇也。”

齐庄公朝，指殖绰、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绰曰：“君以为雄，谁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阴之役，先二子鸣。”庄公为勇爵。殖绰、郭最欲与焉。州绰曰：“东闾之役，臣左骖迫，还于门中，识其枚数。其可以与于此乎？”公曰：“子为晋君也。”对曰：“臣为隶新。然二子者，譬于禽兽，臣食其肉而寝处其皮矣。”

襄公二十二年

[经]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会。夏四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冬，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随。公至自会。楚杀其大夫公子追舒。

[传]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晋。雨，过御叔。御叔在其邑，将饮酒，曰：“焉用圣人！我将饮酒，而己雨行，何以圣为？”穆叔闻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国之蠹也。”令倍其赋。

夏，晋人征朝于郑。郑人使少正公孙侨对，曰：

“在晋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于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驷从寡君以朝于执事，执事不礼于寡君，寡君惧。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晋是以有戏之役。楚人犹竞，而申礼于敝邑。敝邑欲从执事而惧为大尤，曰‘晋其谓我不共有礼’，是以不敢携贰于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从寡君以观衅于楚，晋于是乎有萧鱼之役。谓我敝邑，迩在晋国，譬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竞，寡君尽其土实，重之以宗器，以受齐盟。遂帅群臣随于执事以会岁终。贰于楚者，子侯、石盂，归而讨之。溴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孙夏从寡君以朝于君，见于尝酎，与执燔焉。间二年，闻君将靖东夏，四月，又朝以听事期。不朝之间，无岁不聘，无役不从。以大国政令之无常，国家罢病，不虞荐至，

无日不惕，岂敢忘职？

“大国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为口实，其无乃不堪任命，而翦为仇雠？敝邑是惧，其敢忘君命？委诸执事，执事实重图之。”

秋，栾盈自楚适齐。晏平仲言于齐侯曰：“商任之会，受命于晋。今纳栾氏，将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图之。”弗听。退告陈文子曰：“君人执信，臣人执共，忠、信、笃、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弃也，弗能久矣！”

九月，郑公孙黑肱有疾，归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尽归其余邑，曰：“吾闻之：生于乱世，贵而能贫，民无求焉，可以后亡。敬共事君与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己巳，伯张卒。君子曰：“善戒。《诗》曰：‘慎尔侯度，用戒不虞。’郑子张其有焉。”

冬，会于沙随，复锢栾氏也。

栾盈犹在齐。晏子曰：“祸将作矣！齐将伐晋，不可以不惧。”

楚观起有宠于令尹子南，未益禄而有马数十乘。楚人患之，王将讨焉。子南之子弃疾为王御士，王每见之，必泣。弃疾曰：“君三泣臣矣，敢问谁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尔所知也。国将讨焉，尔其居乎？”对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泄命重刑，臣亦不为。”王遂杀子南于朝，轘观起于四竟。子南之臣谓弃疾：“请徙子尸于朝。”曰：“君臣有礼，唯二三子。”三日，弃疾请尸，王许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与杀吾父，行将焉人？”曰：“然则臣王乎？”曰：“弃父事仇，吾弗忍也。”遂缢而死。

复使薳子冯为令尹，公子齮为司马，屈建为莫敖。有宠于薳子者八人，皆无禄而多马。他日朝，与申叔豫言，弗应而退。从之，入于人中。又从之，遂归。退朝，见之，曰：“子三困我于朝，吾惧，不敢不见。吾过，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对曰：“吾不免

是惧，何敢告子？”曰：“何故？”对曰：“昔观起有宠于子南，子南得罪，观起车裂，何故不惧？”自御而归，不能当道。至，谓八人者曰：“吾见申叔，夫子所谓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则可。不然，请止。”辞八人者，而后王安之。

十二月，郑游贩将归晋，未出竟，遭逆妻者，夺之，以馆于邑。丁巳，其夫攻子明，杀之，以其妻行。子展废良而立大叔，曰：“国卿，君之贰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请舍子明之类。”求亡妻者，使复其所。使游氏勿怨，曰：“无昭恶也。”

襄公二十三年

〔经〕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杞伯匄卒。夏，邾畀我来奔。葬杞孝公。陈杀其大夫庆虎及庆寅。陈侯之弟黄自楚归于陈。晋栾盈复入于晋，入于曲沃。秋，齐侯伐卫，遂伐晋。八月，叔孙豹帅师救晋，次于雍榆。己卯，仲孙速卒。冬十月乙亥，臧孙纥出奔邾。晋人杀栾盈。齐侯袭莒。

〔传〕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晋悼夫人丧之。平公不彻乐，非礼也。礼，为邻国阙。

陈侯如楚，公子黄愬二庆于楚，楚人召之。使庆乐往，杀之。庆氏以陈叛。夏，屈建从陈侯围陈。陈人城，版队而杀人。役人相命，各杀其长。遂杀庆虎、庆寅。楚人纳公子黄。君子谓：“庆氏不义，不可肆也。故《书》曰：‘惟命不于常。’”

晋将嫁女于吴，齐侯使析归父媵之，以藩载栾盈及其士，纳诸曲沃。栾盈夜见胥午而告之。对曰：“不可。天之所废，谁能兴之？子必不免。吾非爱死也，知不集也。”盈曰：“虽然，因子而死，吾无悔矣。我实不天，子无咎焉。”许诺。伏之而觞曲沃人。乐作，午言曰：“今也得栾孺子，何如？”对曰：“得主而为之死，犹不死也。”皆叹，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贰之

有?"盈出，遍拜之。

四月，栾盈帅曲沃之甲，因魏献子，以昼入绛。初，栾盈佐魏庄子于下军，献子私焉，故因之。赵氏以原、屏之难怨栾氏。韩、赵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栾氏，而固与范氏和亲。知悼子少，而听于中行氏。程郑嬖于公。唯魏氏及七舆大夫与之。

乐王鲋侍坐于范宣子。或告曰："栾氏至矣!"宣子惧。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宫，必无害也。且栾氏多怨，子为政；栾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权，又执民柄，将何惧焉?栾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强取也。夫克乱在权，子无懈矣。"公有姻丧，王鲋使宣子墨缞冒绖，二妇人辇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宫。

范鞅逆魏舒，则成列既乘，将逆栾氏矣。趋进，曰："栾氏帅贼以入，鞅之父与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请骖乘。"持带，遂超乘。右抚剑，左援带，命驱之出。仆请，鞅曰："之公。"宣子逆诸阶，执其手，赂之以曲沃。

初，斐豹，隶也。著于丹书。栾氏之力臣曰督戎，国人惧之。斐豹谓宣子曰："苟焚丹书，我杀督戎。"宣子喜，曰："而杀之，所不请于君焚丹书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闭之，督戎从之。逾隐而待之，督戎逾入，豹自后击而杀之。范氏之徒在台后，栾氏乘公门。宣子谓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剑以帅卒，栾氏退，摄车从之。遇栾乐，曰："乐免之。死，将讼女于天。"乐射之，不中；又注，则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钩之，断肘而死。栾鲂伤。栾盈奔曲沃。晋人围之。

秋，齐侯伐卫。先驱，谷荣御王孙挥，召扬为右；申驱，成秩御莒恒，申鲜虞之傅挚为右；曹开御戎，晏父戎为右。贰广，上之登御邢公，卢蒲癸为右；启，牢成御襄罢师，狼蘧疏为右；胠，商子车御侯朝，桓跳为右；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为右；烛庸之越驷乘。自卫将遂伐晋。

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济，国之福也。不德而有功，忧必及君。"崔杼谏曰："不可。臣闻之：'小国间大国之败而毁焉，必受其咎。'君其图之！"弗听。陈文子见崔武子，曰："将如君何？"武子曰："吾言于君，君弗听也。以为盟主，而利其难。群臣若急，君于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将死乎！谓君甚，而又过之，不得其死。过君以义，犹自抑也，况以恶乎？"

齐侯遂伐晋，取朝歌。为二队，入孟门，登大行。张武军于荧庭，戍郫邵，封少水，以报平阴之役，乃还。赵胜帅东阳之师以追之，获晏牦。八月，叔孙豹帅师救晋，次于雍榆，礼也。

季武子无適子，公弥长，而爱悼子，欲立之。访于申丰，曰："弥与纥，吾皆爱之，欲择才焉而立之。"申丰趋退，归，尽室将行。他日，又访焉。对曰："其然，将具敝车而行。"乃止。访于臧纥，臧纥曰："饮我酒，吾为子立之。"季氏饮大夫酒，臧纥为客。既献，臧孙命北面重席，新尊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与之齿，季孙失色。

季氏以公鉏为马正，愠而不出。闵子马见之，曰："子无然！祸福无门，唯人所召。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无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奸回不轨，祸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孙喜，使饮己酒，而以具往，尽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为公左宰。

孟孙恶臧孙，季孙爱之。孟氏之御驺丰点好羯也，曰："从余言，必为孟孙。"再三云，羯从之。孟庄子疾，丰点谓公鉏："苟立羯，请仇臧氏。"公鉏谓季孙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则季氏信有力于臧氏矣。"弗应。己卯，孟孙卒，公鉏奉羯立于户侧。季孙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孙曰："孺子长。"公鉏曰："何长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

遂立羯。秩奔邾。

臧孙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孙之恶子也，而哀如是。季孙若死，其若之何？"臧孙曰："季孙之爱我，疾疢也；孟孙之恶我，药石也。美疢不如恶石。夫石犹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孙死，吾亡无日矣。"孟氏闭门，告于季孙曰："臧氏将为乱，不使我葬。"季孙不信。臧孙闻之，戒。冬十月，孟氏将辟，藉除于臧氏。臧孙使正夫助之，除于东门，甲从己而视之。孟氏又告季孙。季孙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纥斩鹿门之关以出，奔邾。

初，臧宣叔娶于铸，生贾及为而死。继室以其侄，穆姜之姨子也，生纥，长于公宫。姜氏爱之，故立之。臧贾、臧为出在铸。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贾，且致大蔡焉，曰："纥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吊。纥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纳请，其可。"贾曰："是家之祸也，非子之过也。贾闻命矣。"再拜受龟。使为以纳请，遂自为也。臧孙如防，使来告曰："纥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请！苟守先祀，无废二勋，敢不辟邑！"乃立臧为。臧纥致防而奔齐。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孙曰："无辞。"将盟臧氏，季孙召外史掌恶臣而问盟首焉。对曰："盟东门氏也，曰：'毋或如东门遂，不听公命，杀适立庶；'盟叔孙氏也，曰：'毋或如叔孙侨如，欲废国常，荡覆公室。'"季孙曰："臧孙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门斩关？"季孙用之？乃盟臧氏曰："毋或如臧孙纥，干国之纪，犯门斩关！"臧孙闻之，曰："国有人焉！谁居？其孟椒乎！"

晋人克栾盈于曲沃，尽杀栾氏之族党。栾鲂出奔宋。书曰："晋人杀栾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

齐侯还自晋，不入，遂袭莒。门于且于，伤股而退。明日，将复战，期于寿舒。杞殖、华还载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明

日，先遇莒子于蒲侯氏。莒子重赂之，使无死，曰："请有盟。"华周对曰："贪货弃命，亦君所恶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弃之，何以事君？"莒子亲鼓之，从而伐之，获杞梁。莒人行成。

齐侯归，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吊之。辞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犹有先人之敝庐在，下妾不得与郊吊。"齐侯吊诸其室。

齐侯将为臧纥田。臧孙闻之，见齐侯，与之言伐晋。对曰："多则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昼伏夜动，不穴于寝庙，畏人故也。今君闻晋之乱而后作焉，宁将事之，非鼠如何？"乃弗与田。

仲尼曰："知之难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于鲁国，抑有由也，作不顺而施不恕也。《夏书》曰：'念兹在兹。'顺事、恕施也。"

襄公二十四年

［经］二十有四年春，叔孙豹如晋。仲孙羯帅师侵齐。夏，楚子伐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齐崔杼帅师伐莒。大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公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仪。冬，楚子、蔡侯、陈侯、许男伐郑。公至自会。陈鍼宜咎出奔楚。叔孙豹如京师。大饥。

［传］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未对。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穆叔曰："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

范宣子为政，诸侯之币重，郑人病之。二月，郑伯如晋，子产寓书于子西以告宣子，曰：

“子为晋国，四邻诸侯不闻令德，而闻重币，侨也惑之。侨闻君子长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也！将焉用贿？

“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有德则乐，乐则能久。《诗》云：‘乐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临女，无贰尔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则令名载而行之，是以远至迩安。毋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齿以焚其身，贿也。”宣子说，乃轻币。

是行也，郑伯朝晋，为重币故，且请伐陈也。郑伯稽首，宣子辞。子西相，曰：“以陈国之介恃大国而陵虐于敝邑，寡君是以请罪焉。敢不稽首。”

孟孝伯侵齐，晋故也。

夏，楚子为舟师以伐吴，不为军政，无功而还。

齐侯既伐晋而惧，将欲见楚子。楚子使薳启强如齐聘，且请期。齐社，蒐军实，使客观之。陈文子曰：“齐将有寇。吾闻之：兵不戢，必取其族。”

秋，齐侯闻将有晋师，使陈无宇从薳启强如楚，辞，且乞师。崔杼帅师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会于夷仪，将以伐齐。水，不克。

冬，楚子伐郑以救齐，门于东门，次于棘泽。诸侯还救郑。晋侯使张骼、辅跞致楚师，求御于郑。郑人卜宛射犬，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国之人，不可与也。”对曰：“无有众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娄无松柏。”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后食之。使御广车而行，己皆乘乘车。将及楚师，而后从之乘，皆

踞转而鼓琴。近，不告而驰之。皆取胄于櫜而胄，入垒，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挟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复踞转而鼓琴，曰："公孙！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谋？"对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则怯也。"皆笑，曰："公孙之亟也！"

楚子自棘泽还，使薳启强帅师送陈无宇。

吴人为楚舟师之役故，召舒鸠人，舒鸠人叛楚。楚子师于荒浦，使沈尹寿与师祁犁让之。舒鸠子敬逆二子，而告无之，且请受盟。二子复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请受盟，而又伐之，伐无罪也。姑归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贰，吾又何求？若犹叛我，无辞，有庸。"乃还。

陈人复讨庆氏之党，鍼宜咎出奔楚。

齐人城郏。穆叔如周聘，且贺城。王嘉其有礼也，赐之大路。

晋侯嬖程郑，使佐下军。郑行人公孙挥如晋聘，程郑问焉，曰："敢问降阶何由？"子羽不能对。归以语然明，然明曰："是将死矣；不然，将亡。贵而知惧，惧而思降，乃得其阶。下人而已，又何问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阶者，知人也，不在程郑。其有亡衅乎？不然，其有惑疾，将死而忧也。"

襄公二十五年

［经］二十有五年春，齐崔杼帅师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齐崔杼弑其君光。公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仪。六月壬子，郑公孙舍之帅师入陈。秋八月己巳，诸侯同盟于重丘。公至自会。卫侯入于夷仪。楚屈建帅师灭舒鸠。冬，郑公孙夏帅师伐陈。十有二月，吴子遏伐楚，门于巢，卒。

［传］二十五年春，齐崔杼帅师伐我北鄙，以报孝伯之师也。公患之，使告于晋。孟公绰曰："崔子将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

归，何患焉！其来也不寇，使民不严，异于他日。”齐师徒归。

齐棠公之妻，东郭偃之姊也。东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吊焉。见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过》䷛。史皆曰：“吉。”示陈文子，文子曰：“夫从风，风陨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据于蒺藜，人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济也；据于蒺藜，所恃伤也；人于其宫，不见其妻，凶，无所归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当之矣。”遂取之。庄公通焉，骤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赐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为崔子，其无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间伐晋也，曰：“晋必将报。”欲弑公以说于晋，而不获间。公鞭侍人贾举而又近之，乃为崔子间公。

夏五月，莒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齐。甲戌，飨诸北郭，崔子称疾，不视事。乙亥，公问崔子，遂从姜氏。姜入于室，与崔子自侧户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贾举止众从者而入，闭门。甲兴，公登台而请，弗许；请盟，弗许；请自刃于庙，勿许。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听命。近于公宫，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逾墙，又射之，中股，反队，遂弑之。贾举，州绰、邴师、公孙敖、封具、铎父、襄伊、偻堙皆死。祝佗父祭于高唐，至，复命，不说弁而死于崔氏。申蒯，侍渔者，退，谓其宰曰：“尔以帑免，我将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义也。”与之皆死。崔氏杀鬷蔑于平阴。

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归乎？”曰：“君死，安归？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

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人谓崔子：“必杀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卢蒲癸奔晋，王何奔莒。

叔孙宣伯之在齐也，叔孙还纳其女于灵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庆封为左相。盟国人于大宫，曰：“所不与崔、庆者——”晏子仰天叹曰：“婴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与，有如上帝。”乃歃。辛巳，公与大夫及莒子盟。

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闾丘婴以帷缚其妻而载之，与申鲜虞乘而出，鲜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昵，其谁纳之？”行及弇中，将舍。婴曰：“崔、庆其追我！”鲜虞曰：“一与一，谁能惧我？”遂舍，枕辔而寝，食马而食。驾而行，出弇中，谓婴曰：“速驱之！崔、庆之众，不可当也。”遂来奔。

崔氏侧庄公于北郭。丁亥，葬诸士孙之里。四翣，不跸，下车七乘，不以兵甲。

晋侯济自泮，会于夷仪，伐齐，以报朝歌之役。齐人以庄公说，使隰鉏请成。庆封如师，男女以班。赂晋侯以宗器、乐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帅、三军之大夫、百官之正长、师旅及处守者，皆有赂。晋侯许之。使叔向告于诸侯。公使子服惠伯对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国，君之惠也。寡君闻命矣！”

晋侯使魏舒、宛没逆卫侯，将使卫与之夷仪。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

初，陈侯会楚子伐郑，当陈隧者，井堙木刊，郑人怨之。六月，郑子展、子产帅车七百乘伐陈，宵突陈城，遂入之。陈侯扶其大子偃师奔墓，遇司马桓子，曰：“载余！”曰：“将巡城。”遇

贾获，载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车。公曰："舍而母！"辞曰："不祥。"与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师无入公宫，与子产亲御诸门。陈侯使司马桓子赂以宗器。陈侯免，拥社，使其众男女别而累，以待于朝。子展执絷而见，再拜稽首，承饮而进献。子美入，数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马致节，司空致地，乃还。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齐成故也。

赵文子为政，令薄诸侯之币而重其礼。穆叔见之。谓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齐崔、庆新得政，将求善于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礼，道之以文辞，以靖诸侯，兵可以弭。"

楚薳子冯卒，屈建为令尹，屈荡为莫敖。舒鸠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离城，吴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师先，子强、息桓、子捷、子骈、子盂帅左师以退。吴人居其间七日。子强曰："久将垫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战！请以其私卒诱之，简师，陈以待我。我克则进，奔则亦视之，乃可以免。不然，必为吴禽。"从之。五人以其私卒先击吴师。吴师奔，登山以望，见楚师不继，复逐之，傅诸其军，简师会之，吴师大败。遂围舒鸠，舒鸠溃。八月，楚灭舒鸠。

卫献公入于夷仪。

郑子产献捷于晋，戎服将事。晋人问陈之罪。对曰："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后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则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赖。桓公之乱，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庄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杀之。我又与蔡人奉戴厉公，至于庄、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乱，成公播荡，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陈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姻亲，介恃楚众，以冯陵我敝邑，不可亿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获成命，则有我东门之役。当陈隧

者，并堙木刊。敝邑大惧不竞而耻大姬。天诱其衷，启敝邑心。陈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献功！”晋人曰：“何故侵小？”对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国多数圻矣，若无侵小，何以至焉？”晋人曰：“何故戎服？”对曰：“我先君武、庄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复旧职！’命我文公戎服辅王，以授楚捷——不敢废王命故也。”士庄伯不能诘，复于赵文子。文子曰：“其辞顺，犯顺，不祥。”乃受之。

冬十月，子展相郑伯如晋，拜陈之功。子西复伐陈，陈及郑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

楚𫇭掩为司马，子木使庀赋，数甲兵。甲午，𫇭掩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偃猪，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修赋，赋车籍马，赋车兵、徒卒、甲楯之数。既成，以授子木，礼也。

十二月，吴子诸樊伐楚，以报舟师之役。门于巢。巢牛臣曰：“吴王勇而轻，若启之，将亲门。我获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从之。吴子门焉，牛臣隐于短墙以射之，卒。

楚子以灭舒鸠赏子木。辞曰：“先大夫𫇭子之功也。”以与𫇭掩。

晋程郑卒，子产始知然明，问为政焉。对曰：“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子产喜，以语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见蔑之面而已，今吾见其心矣。”子大叔问政于子产。子产曰：“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

卫献公自夷仪使与宁喜言，宁喜许之。大叔文子闻之，曰：

"乌乎！《诗》所谓'我躬不说，惶恤我后'者，宁子可谓不恤其后矣。将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终也，思其复也。《书》曰：'慎始而敬终，终以不困。'《诗》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宁子视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举而灭之。可哀也哉！"

会于夷仪之岁，齐人城郏。其五月，秦、晋为成，晋韩起如秦莅盟，秦伯车如晋莅盟，成而不结。

襄公二十六年

[经]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卫宁喜弑其君剽。卫孙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卫侯衎复归于卫。夏，晋侯使荀吴来聘。公会晋人、郑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渊。秋，宋公弑其世子痤。晋人执卫宁喜。八月壬午，许男宁卒于楚。冬，楚子、蔡侯、陈侯伐郑。葬许灵公。

[传]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晋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员。行人子朱曰："朱也当御。"三云，叔向不应。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于朝？"抚剑从之。叔向曰："秦、晋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晋国赖之；不集，三军暴骨。子员道二国之言无私，子常易之。奸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从之。人救之。平公曰："晋其庶乎！吾臣之所争者大。"师旷曰："公室惧卑。臣不心竞而力争，不务德而争善，私欲已侈，能无卑乎？"

卫献公使子鲜为复，辞。敬姒强命之。对曰："君无信，臣惧不免。"敬姒曰："虽然，以吾故也。"许诺。初，献公使与宁喜言，宁喜曰："必子鲜在，不然，必败。"故公使子鲜。子鲜不获命于敬姒，以公命与宁喜言，曰："苟反，政由宁氏，祭则寡人。"宁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闻君之出，敢闻其入？"遂行，从

近关出。告右宰谷，右宰谷曰："不可。获罪于两君，天下谁畜之？"悼子曰："吾受命于先人，不可以贰。"谷曰："我请使焉而观之。"遂见公于夷仪。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无忧色，亦无宽言，犹夫人也。若不已，死无日矣。"悼子曰："子鲜在。"右宰谷曰："子鲜在，何益？多而能亡，于我何为？"悼子曰："虽然，弗可以已。"

孙文子在戚，孙嘉聘于齐，孙襄居守。二月庚寅，宁喜、右宰谷伐孙氏，不克，伯国伤。宁子出舍于郊。伯国死，孙氏夜哭。国人召宁子，宁子复攻孙氏，克之。辛卯，杀子叔及大子角。书曰："宁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宁氏也。孙林父以戚如晋。书曰："入于戚以叛。"罪孙氏也。臣之禄，君实有之。义则进，否则奉身而退，专禄以周旋，戮也。

甲午，卫侯入。书曰："复归。"国纳之也。大夫逆于竟者，执其手而与之言；道逆者，自车揖之；逆于门者，颔之而已。公至，使让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闻卫国之言，吾子独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对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负羁绁，以从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贰，通外内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从近关出。公使止之。

卫人侵戚东鄙，孙氏愬于晋，晋戍茅氏。殖绰伐茅氏，杀晋戍三百人。孙蒯追之，弗敢击。文子曰："厉之不如！"遂从卫师，败之圉。雍鉏获殖绰。复愬于晋。

郑伯赏入陈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赐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赐子产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产辞邑，曰："自上以下，降杀以两，礼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赏礼，请辞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孙挥曰："子产其将知政矣！让不失礼。"

晋人为孙氏故，召诸侯，将以讨卫也。夏，中行穆子来聘，召公也。

楚子、秦人侵吴，及雩娄，闻吴有备而还。遂侵郑。五月，至于城麇。郑皇颉戍之，出，与楚师战，败，穿封戌囚皇颉，公子围与之争之，正于伯州犁。伯州犁曰："请问于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争，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为王子围，寡君之贵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为穿封戌，方城外之县尹也。谁获子？"囚曰："颉遇王子，弱焉。"戌怒，抽戈逐王子围，弗及。楚人以皇颉归。

印堇父与皇颉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献于秦。郑人取货于印氏以请之，子大叔为令正，以为请。子产曰："不获。受楚之功而取货于郑，不可谓国，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郑国，微君之惠，楚师其犹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从，遂行。秦人不予。更币，从子产而后获之。

六月，公会晋赵武、宋向戌、郑良霄、曹人于澶渊，以讨卫，疆戚田。取卫西鄙懿氏六十以与孙氏。赵武不书，尊公也；向戌不书，后也。郑先宋，不失所也。于是卫侯会之。晋人执宁喜、北宫遗，使女齐以先归。卫侯如晋，晋人执而囚之于士弱氏。

秋七月，齐侯、郑伯为卫侯故，如晋，晋侯兼享之。晋侯赋《嘉乐》。国景子相齐侯，赋《蓼萧》。子展相郑伯，赋《缁衣》。叔向命晋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齐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郑君之不贰也。"国子使晏平仲私于叔向，曰："晋君宣其明德于诸侯，恤其患而补其阙，正其违而治其烦，所以为盟主也。今为臣执君，若之何？"叔向告赵文子，文子以告晋侯。晋侯言卫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国子赋《辔之柔矣》，子展赋《将仲子兮》，晋侯乃许归卫侯。叔向曰："郑七穆，罕氏其后亡者也，子展俭而壹。"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弃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

名之曰弃。长而美。平公人夕，共姬与之食。公见弃也，而视之，尤。姬纳诸御。嬖，生佐，恶而婉。大子痤美而很，合左师畏而恶之。寺人惠墙伊戾为大子内师而无宠。

秋，楚客聘于晋，过宋。大子知之，请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请从之。公曰："夫不恶女乎？"对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恶之不敢远，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贰心乎？纵有共其外，莫共其内，臣请往也。"遣之。至，则欿，用牲，加书，征之，而聘告公曰："大子将为乱，既与楚客盟矣。"公曰："为我子，又何求？"对曰："欲速。"公使视之，则信有焉。问诸夫人与左师，则皆曰："固闻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请，曰："日中不来，吾知死矣。"左师闻之，聒而与之语。过期，乃缢而死。佐为大子。公徐闻其无罪也，乃亨伊戾。

左师见夫人之步马者，问之。对曰："君夫人氏也。"左师曰："谁为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归，以告夫人。夫人使馈之锦与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弃使某献。"左师改命曰"君夫人。"而后再拜稽首受之。

郑伯归自晋，使子西如晋聘，辞曰："寡君来烦执事，惧不免于戾，使夏谢不敏。"君子曰："善事大国。"

初，楚伍参与蔡大师子朝友，其子伍举与声子相善也。伍举娶于王子牟。王子牟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举实送之。"伍举奔郑，将遂奔晋。声子将如晋，遇之于郑郊，班荆相与食，而言复故。声子曰："子行也！吾必复子。"及宋向戌将平晋、楚，声子通使于晋，还如楚。令尹子木与之语，问晋故焉，且曰："晋大夫与楚孰贤？"对曰："晋卿不如楚，其大夫则贤，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子木曰："夫独无族姻乎？"对曰："虽有，而用楚材实多。归生闻之：'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赏僭，则惧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善人。若不

幸而过，宁僭，无滥。与其失善，宁其利淫。无善人，则国从之。《诗》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无善人之谓也。故《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惧失善也。《商颂》有之曰：'不僭不滥，不敢怠皇。命于下国，封建厥福。'此汤所以获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劝赏而畏刑，恤民不倦。赏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将赏，为之加膳，加膳则饫赐，此以知其劝赏也；将刑，为之不举，不举则彻乐，此以知其畏刑也。夙兴夜寐，朝夕临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礼之大节也。有礼无败。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于四方，而为之谋主，以害楚国，不可救疗，所谓不能也。子仪之乱，析公奔晋，晋人置诸戎车之殿，以为谋主。绕角之役，晋将遁矣，析公曰：'楚师轻窕，易震荡也。若多鼓钧声，以夜军之，楚师必遁。'晋人从之。楚师宵溃。晋遂侵蔡，袭沈，获其君，败申、息之师于桑隧，获申丽而还。郑于是不敢南面。楚失华夏，则析公之为也。雍子之父兄谮雍子，君与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晋，晋人与之鄐，以为谋主。彭城之役，晋、楚遇于靡角之谷。晋将遁矣，雍子发命于军曰：'归老幼，反孤疾，二人役，归一人，简兵蒐乘，秣马蓐食，师陈焚次，明日将战。'行归者而逸楚囚，楚师宵溃。晋降彭城而归诸宋，以鱼石归。楚失东夷，子辛死之，则雍子之为也。子反与子灵争夏姬，而雍害其事，子灵奔晋，晋人与之邢，以为谋主。扞御北狄，通吴于晋，教吴叛楚，教之乘车、射御、驱侵，使其子狐庸为吴行人焉。吴于是伐巢、取驾、克棘、入州来，楚罢于奔命，至今为患，则子灵之为也。若敖之乱，伯贲之子贲皇奔晋，晋人与之苗，以为谋主。鄢陵之役，楚晨压晋军而陈，晋将遁矣。苗贲皇曰：'楚师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灶，成陈以当之，栾、范易行以诱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于其王族，必大败之。'晋人从之，楚师大败，王夷师熸，子反死之。郑叛吴兴，楚失诸侯，则苗贲皇之为也。"子

木曰："是皆然矣。"声子曰："今又有甚于此者。椒举娶于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谓椒举：'女实遣之！'惧而奔郑，引领南望曰：'庶几赦余！'亦弗图也。今在晋矣。晋人将与之县，以比叔向。彼若谋害楚国，岂不为患？"子木惧，言诸王，益其禄爵而复之。声子使椒鸣逆之。

许灵公如楚，请伐郑，曰："师不兴，孤不归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郑，何以求诸侯？"冬十月，楚子伐郑，郑人将御之，子产曰："晋、楚将平，诸侯将和，楚王是故昧于一来。不如使逞而归，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衅于勇，啬于祸，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国家之利也，若何从之？"子展说，不御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堕其城。涉于乐氏，门于师之梁。县门发，获九人焉。涉于汜而归，而后葬许灵公。

卫人归卫姬于晋，乃释卫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晋韩宣子聘于周。王使请事。对曰："晋士起将归时事于宰旅，无他事矣。"王闻之，曰："韩氏其昌阜于晋乎！辞不失旧。"

齐人城郏之岁，其夏，齐乌余以廪丘奔晋，袭卫羊角，取之；遂袭我高鱼。有大雨，自其窦入，介于其库，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于是范宣子卒，诸侯弗能治也。及赵文子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于晋侯曰："晋为盟主，诸侯或相侵也，则讨之，使归其地。今乌余之邑，皆讨类也，而贪之，是无以为盟主也。请归之！"公曰："诺。孰可使也？"对曰："胥梁带能无用师。"晋侯使往。

襄公二十七年

［经］二十有七年春，齐侯使庆封来聘。夏，叔孙豹会晋赵武、楚屈建、蔡公孙归生、卫石恶、陈孔奂、郑良霄、许人、曹人于宋。卫杀其大夫宁喜。卫侯之弟鱄出奔晋。秋七月辛巳，豹及诸侯

之大夫盟于宋。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传] 二十七年春，胥梁带使诸丧邑者具车徒以受地，必周。使乌余具车徒以受封，乌余以其众出。使诸侯伪效乌余之封者，而遂执之，尽获之。皆取其邑而归诸侯，诸侯是以睦于晋。

齐庆封来聘，其车美。孟孙谓叔孙曰："庆季之车，不亦美乎？"叔孙曰："豹闻之：'服美不称，必以恶终。'美车何为？"叔孙与庆封食，不敬；为赋《相鼠》，亦不知也。

卫宁喜专，公患之。公孙免余请杀之。公曰："微宁子，不及此，吾与之言矣。事未可知，只成恶名，止也。"对曰："臣杀之，君勿与知。"乃与公孙无地、公孙臣谋，使攻宁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无罪，父子死余矣！"夏，免余复攻宁氏，杀宁喜及右宰谷，尸诸朝。石恶将会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敛以亡，惧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

子鲜曰："逐我者出，纳我者死，赏罚无章，何以沮劝？君失其信，而国无刑，不亦难乎！且鱄实使之。"遂出奔晋。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托于木门，不乡卫国而坐。木门大夫劝之仕，不可，曰："仕而废其事，罪也；从之，昭吾所以出也。将谁愬乎？吾不可以立于人之朝矣。"终身不仕。公丧之如税服终身。

公与免余邑六十，辞曰："唯卿备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禄，乱也，臣弗敢闻。且宁子唯多邑，故死，臣惧死之速及也。"公固与之，受其半。以为少师。公使为卿，辞曰："大叔仪不贰，能赞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为卿。

宋向戌善于赵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欲弭诸侯之兵以为名。如晋，告赵孟。赵孟谋于诸大夫，韩宣子曰："兵，民之残也，财用之蠹，小国之大灾也。将或弭之，虽曰不可，必将许之。弗许，楚将许之，以召诸侯，则我失为盟主矣。"晋人许之。如楚，楚亦

许之。如齐，齐人难之。陈文子曰："晋、楚许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许，则固携吾民矣！将焉用之？"齐人许之。告于秦，秦亦许之。皆告于小国，为会于宋。

五月甲辰，晋赵武至于宋。丙午，郑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赵文子，叔向为介。司马置折俎，礼也。仲尼使举是礼也，以为多文辞。戊申，叔孙豹、齐庆封、陈须无、卫石恶至。甲寅，晋荀盈从赵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于晋。丁卯，宋向戌如陈，从子木成言于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谓向戌："请晋、楚之从交相见也。"庚午，向戌复于赵孟。赵孟曰："晋、楚、齐、秦，匹也，晋之不能于齐，犹楚之不能于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于敝邑，寡君敢不固请于齐？"壬申，左师复言于子木，子木使驲谒诸王。王曰："释齐、秦，他国请相见也。"秋七月戊寅，左师至。是夜也，赵孟及子皙盟，以齐言。庚辰，子木至自陈。陈孔奂、蔡公孙归生至。曹、许之大夫皆至。以藩为军。

晋、楚各处其偏。伯夙谓赵孟曰："楚氛甚恶，惧难。"赵孟曰："吾左还，入于宋，若我何？"辛巳，将盟于宋西门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诸侯之师，以为不信，无乃不可乎？夫诸侯望信于楚，是以来服。若不信，是弃其所以服诸侯也。"固请释甲。子木曰："晋、楚无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将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弃信，志将逞乎？志以发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参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赵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为不信，犹不可，单毙其死。若合诸侯之卿，以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济之，必莫之与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则夫能致死。与宋致死，虽倍楚可也，子何惧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诸侯，而称兵以害我，

吾庸多矣，非所患也。”

季武子使谓叔孙以公命，曰：“视邾、滕。”既而齐人请邾，宋人请滕，皆不与盟。叔孙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国也，何故视之？宋、卫，吾匹也。”乃盟。故不书其族，言违命也。

晋、楚争先。晋人曰：“晋固为诸侯盟主，未有先晋者也。”楚人曰：“子言晋、楚匹也，若晋常先，是楚弱也。且晋、楚狎主诸侯之盟也久矣，岂专在晋？”叔向谓赵孟曰：“诸侯归晋之德只，非归其尸盟也。子务德，无争先！且诸侯盟，小国固必有尸盟者。楚为晋细，不亦可乎？”乃先楚人。书先晋，晋有信也。

壬午，宋公兼享晋、楚之大夫，赵孟为客，子木与之言，弗能对；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对也。

乙酉，宋公及诸侯之大夫盟于蒙门之外。子木问于赵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对曰：“夫人之家事治，言于晋国无隐情，其祝史陈信于鬼神无愧辞。”子木归，以语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辅五君以为盟主也。”子木又语王曰：“宜晋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无以当之，不可与争。”晋荀盈如楚莅盟。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笫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曰：“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曰：“‘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

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曰：“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宋左师请赏，曰：“请免死之邑。”公与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诸侯小国，晋、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后上下慈和，慈和而后能安靖其国家，以事大国，所以存也。无威则骄，骄则乱生，乱生必灭，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兵之设久矣，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诬乎？以诬道蔽诸侯，罪莫大焉。纵无大讨，而又求赏，无厌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师辞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师曰：“我将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乐喜之谓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谓乎？”

齐崔杼生成及强而寡，娶东郭姜，生明。东郭姜以孤入，曰棠无咎，与东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废之，而立明。成请老于崔，崔子许之。偃与无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与强怒，将杀之。告庆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无咎与偃是从，父兄莫得进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庆封曰：“子姑退，吾图之。”告卢蒲嫳。卢蒲嫳曰：“彼，君之仇也。天或者将弃彼矣。彼实家乱，子何病焉！崔之薄，庆之厚也。”他日又告。庆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难，吾助女。”

九月庚辰，崔成、崔强杀东郭偃、棠无咎于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众皆逃，求人使驾，不得。使圉人驾，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犹可。”遂见庆封。庆封曰：“崔、庆一也。是何敢然？请为子讨之。”使卢蒲嫳帅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宫而守之。弗克，使国人助之，遂灭崔氏，杀成与强，而尽俘其家，其

妻缢。婴复命于崔子，且御而归之。至，则无归矣，乃缢。崔明夜辟诸大墓。辛巳，崔明来奔，庆封当国。

楚薳罢如晋莅盟，晋侯享之。将出，赋《既醉》。叔向曰："薳氏之有后于楚国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荡将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养民，政其焉往？"

崔氏之乱，申鲜虞来奔，仆赁于野，以丧庄公。冬，楚人召之，遂如楚，为右尹。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历过也，再失闰矣。

襄公二十八年

［经］二十有八年春，无冰。夏，卫石恶出奔晋。邾子来朝。秋八月，大雩。仲孙羯如晋。冬，齐庆封来奔。十有一月，公如楚。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

［传］二十八年春，无冰。梓慎曰："今兹宋、郑其饥乎？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以有时灾，阴不堪阳。蛇乘龙，龙，宋、郑之星也，宋、郑必饥。玄枵，虚中也。枵，耗名也。土虚而民耗，不饥何为？"

夏，齐侯、陈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晋，宋之盟故也。齐侯将行，庆封曰："我不与盟，何为于晋？"陈文子曰："先事后贿，礼也。小事大，未获事焉，从之如志，礼也。虽不与盟，敢叛晋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劝行！"

卫人讨宁氏之党，故石恶出奔晋。卫人立其从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礼也。

邾悼公来朝，时事也。

秋八月，大雩，旱也。

蔡侯归自晋，入于郑。郑伯享之，不敬。子产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过此也，君使子展廷劳于东门之外，而傲。吾曰：'犹

将更之。'今还，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国，事大国，而惰傲以为己心，将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为君也，淫而不父。侨闻之：如是者，恒有子祸。"

孟孝伯如晋，告将为宋之盟故如楚也。

蔡侯之如晋也，郑伯使游吉如楚。及汉，楚人还之，曰："宋之盟，君实亲辱。今吾子来，寡君谓'吾子姑还，吾将使驲奔问诸晋而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将利小国，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镇抚其民人，以礼承天之休，此君之宪令，而小国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币，以岁之不易，聘于下执事。今执事有命曰：'女何与政令之有？必使而君弃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国将君是望，敢不唯命是听？无乃非盟载之言，以阙君德，而执事有不利焉，小国是惧。不然，其何劳之敢惮？"子大叔归，复命。告子展曰："楚子将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贪昧于诸侯，以逞其愿，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复》䷗之《颐》䷚，曰：'迷复，凶。'其楚子之谓乎！欲复其愿，而弃其本，复归无所，是谓迷复，能无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归，以快楚心。楚不几十年，未能恤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裨灶曰："今兹周王及楚子皆将死。岁弃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以害鸟帑。周、楚恶之。"

九月，郑游吉如晋，告将朝于楚以从宋之盟。子产相郑伯以如楚，舍不为坛。外仆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适四国，未尝不为坛。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无乃不可乎？"子产曰："大适小，则为坛；小适大，苟舍而已，焉用坛？侨闻之：大适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过失，救其灾患，赏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国不困，怀服如归，是故作坛以昭其功，宣告后人，无怠于德。小适大有五恶：说其罪戾，请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职贡，从其时命。不然，则重其币帛，以贺其福而吊其凶，皆小国之祸也，

焉用作坛以昭其祸？所以告子孙，无昭祸焉可也。"

齐庆封好田而耆酒，与庆舍政，则以其内实迁于卢蒲嫳氏，易内而饮酒。数日，国迁朝焉。使诸亡人得贼者，以告而反之，故反卢蒲癸。癸臣子之，有宠，妻之。庆舍之士谓卢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独焉辟之？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恶识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执寝戈而先后之。

公膳，日双鸡。饔人窃更之以鹜。御者知之，则去其肉而以其洎馈。子雅、子尾怒。庆封告卢蒲嫳。卢蒲嫳曰："譬之如禽兽，吾寝处之矣。"使析归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婴之众不足用也，知无能谋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车。子车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陈文子谓桓子曰："祸将作矣！吾其何得？"对曰："得庆氏之木百车于庄。"文子曰："可慎守也已！"

卢蒲癸、王何卜攻庆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仇，敢献其兆。"子之曰："克，见血。"冬十月，庆封田于莱，陈无宇从。丙辰，文子使召之，请曰："无宇之母疾病，请归。"庆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龟而泣。乃使归。庆嗣闻之，曰："祸将作矣！谓子家："速归！祸作必于尝，归犹可及也。"子家弗听，亦无悛志。子息曰："亡矣！幸而获在吴、越。"陈无宇济水而戕舟发梁。卢蒲姜谓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将不出，我请止之。"癸曰："诺。"十一月乙亥，尝于大公之庙，庆舍莅事。卢蒲姜告之，且止之。弗听，曰："谁敢者！"遂如公。麻婴为尸，庆奊为上献。卢蒲癸、王何执寝戈，庆氏以其甲环公宫。陈氏、鲍氏之圉人为优。庆氏之马善惊，士皆释甲束马而饮酒，且观优。至于鱼里。栾、高、陈、鲍之徒介庆氏之甲。子尾抽桷击扉三，卢蒲癸自后刺子之，王何以戈击之，

解其左肩。犹援庙桷，动于甍，以俎、壶投，杀人而后死。遂杀庆绳、麻婴。公惧，鲍国曰："群臣为君故也。"陈须无以公归，税服而如内宫。

庆封归，遇告乱者。丁亥，伐西门，弗克。还伐北门，克之。入，伐内宫，弗克。反，陈于岳，请战，弗许，遂来奔。献车于季武子，美泽可以鉴。展庄叔见之，曰："车甚泽，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孙穆子食庆封，庆封氾祭。穆子不说，使工为之诵《茅鸱》。亦不知。既而齐人来让，奔吴。吴句余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于其旧。子服惠伯谓叔孙曰："天殆富淫人，庆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谓之赏；淫人富，谓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将聚而歼旃。"

癸巳，天王崩。未来赴，亦未书，礼也。

崔氏之乱，丧群公子，故鉏在鲁，叔孙还在燕，贾在句渎之丘。及庆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与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独弗欲？"对曰："庆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无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恶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为之制度，使无迁也。夫民，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无黜嫚，谓之幅利。利过则为败。吾不敢贪多，所谓幅也。"与北郭佐邑六十，受之；与子雅邑，辞多受少；与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为忠，故有宠。

释卢蒲嫳于北竟。求崔杼之尸，将戮之，不得。叔孙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乱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既，崔氏之臣曰："与我其拱璧，吾献其柩。"于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齐人迁庄公，殡于大寝。以其棺尸崔杼于市，国人犹知之，皆曰："崔子也。"

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陈侯、郑伯、许男如楚。公过郑，郑

伯不在。伯有廷劳于黄崖，不敬。穆叔曰："伯有无戾于郑，郑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弃之，何以承守？郑人不讨，必受其辜。济泽之阿，行潦之苹藻，置诸宗室，季兰尸之，敬也。敬可弃乎？"

及汉，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国之为，岂为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远虑，小人从迩。饥寒之不恤，谁遑其后？不如姑归也。"叔孙穆子曰："叔仲子专之矣，子服子，始学者也。"荣成伯曰："远图者，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为，非为楚也。饥寒之不恤，谁能恤楚？姑归而息民，待其立君而为之备。"宋公遂反。

楚屈建卒。赵文子丧之如同盟，礼也。

王人来告丧，问崩日，以甲寅告，故书之，以征过也。

襄公二十九年

［经］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五月，公至自楚。庚午，卫侯衎卒。阍弑吴子余祭。仲孙羯会晋荀盈、齐高止、宋华定、卫世叔仪、郑公孙段、曹人、莒人、滕子、薛人、小邾人城杞。晋侯使士鞅来聘。杞子来盟。吴子使札来聘。秋九月，葬卫献公。齐高止出奔北燕。冬，仲孙羯如晋。

［传］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释不朝正于庙也。楚人使公亲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殡而襚，则布币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殡。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二月癸卯，齐人葬庄公于北郭。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陈侯、郑伯、许男送葬，至于西门之外；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郏敖即位，王子围为令尹。郑行人子羽曰："是谓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

公还，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曰：

"闻守卞者将叛，臣帅徒以讨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后闻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只见疏也。"公谓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对曰："君实有国，谁敢违君！"公与公冶冕服。固辞，强之而后受。公欲无入，荣成伯赋《式微》，乃归。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于季氏，而终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孙见之，则言季氏如他日；不见，则终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无以冕服敛，非德赏也。且无使季氏葬我。"

葬灵王，郑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与其莫往，弱不犹愈乎？《诗》云：'王事靡盬，不遑启处。东西南北，谁敢宁处？坚事晋、楚，以蕃王室也。王事无旷，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吴人伐越，获俘焉，以为阍，使守舟。吴子余祭观舟，阍以刀弑之。

郑子展卒，子皮即位。于是郑饥而未及麦，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饩国人粟，户一钟，是以得郑国之民。故罕氏常掌国政，以为上卿。宋司城子罕闻之，曰："邻于善，民之望也。"宋亦饥，请于平公，出公粟以贷；使大夫皆贷。司城氏贷而不书，为大夫之无者贷。宋无饥人。叔向闻之，曰："郑之罕，宋之乐，其后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国乎！民之归也。施而不德，乐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晋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会之，郑子大叔与伯石往。子大叔见大叔文子，与之语。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晋国不恤周宗之阙，而夏肄是屏，其弃诸姬，亦可知也已。诸姬是弃，其谁归之？吉也闻之：弃同即异，是谓离德。《诗》曰：'协比其邻，昏姻孔云。'晋不邻矣，其谁云之？"

齐高子容与宋司徒见知伯，女齐相礼。宾出，司马侯言于知伯曰："二子皆将不免。子容专，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对曰："专则速及，侈将以其力毙，专则人实毙之，将及矣。"

范献子来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庄叔执币。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于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颜庄叔为一耦；鄫鼓父、党叔为一耦。

晋侯使司马女叔侯来治杞田，弗尽归也。晋悼夫人愠曰："齐也取货，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扬、韩、魏，皆姬姓也，晋是以大。若非侵小，将何所取？武、献以下，兼国多矣，谁得治之？杞，夏余也，而即东夷。鲁，周公之后也，而睦于晋。以杞封鲁犹可，而何有焉？鲁之于晋也，职贡不乏，玩好时至，公卿大夫相继于朝，史不绝书，府无虚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鲁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宁夫人，而焉用老臣？"

杞文公来盟。书曰"子"，贱之也。

吴公子札来聘，见叔孙穆子，说之。谓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择人。吾闻'君子务在择人'。吾子为鲁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举，何以堪之？祸必及子！"

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

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其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讥焉。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见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犹有憾。”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濩》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见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

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齐，说晏平仲，谓之曰：“子速纳邑与政！无邑无政，乃免于难。齐国之政，将有所归，未获所归，难未歇也。”故晏子因陈桓子以纳政与邑，是以免于栾、高之难。

聘于郑，见子产，如旧相识。与之缟带，子产献纻衣焉。谓子产曰：“郑之执政侈，难将至矣！政必及子。子为政，慎之以礼。不然，郑国将败。”

适卫，说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曰：“卫多君子，未有患也。”

自卫如晋，将宿于戚，闻钟声焉，曰：“异哉！吾闻之也：

'辩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获罪于君以在此，惧犹不足，而又何乐？夫子之在此也，犹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殡，而可以乐乎？"遂去之。文子闻之，终身不听琴瑟。

适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曰："晋国其萃于三族乎！"说叔向。将行，谓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致富，政将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难。"

秋九月，齐公孙虿、公孙灶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乙未，出。书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为功，且专，故难及之。

冬，孟孝伯如晋，报范叔也。

为高氏之难故，高竖以卢叛。十月庚寅，闾丘婴帅师围卢。高竖曰："苟请高氏有后，请致邑。"齐人立敬仲之曾孙酀，良敬仲也。十一月乙卯，高竖致卢而出奔晋，晋人城绵而置旃。

郑伯有使公孙黑如楚，辞曰："楚、郑方恶，而使余往，是杀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皙曰："可则往，难则已，何世之有？"伯有将强使之。子皙怒，将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郑大夫盟于伯有氏。裨谌曰："是盟也，其与几何？《诗》曰：'君子屡盟，乱是用长。'今是长乱之道也。祸未歇也，必三年而后能纾。"然明曰："政将焉往？"裨谌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产？举不逾等，则位班也。择善而举，则世隆也。天又除之，夺伯有魄，子西即世，将焉辟之？天祸郑久矣，其必使子产息之，乃犹可以戾。不然，将亡矣。"

襄公三十年

［经］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罢来聘。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五月甲午，宋灾，宋伯姬卒。天王杀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晋。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郑良霄出奔许，自许入于郑，郑人杀良霄。冬十月，葬蔡景公。晋人、齐人、宋人、卫

人、郑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会于澶渊，宋灾故。

［传］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罢来聘，通嗣君也。穆叔问："王子围之为政何如?"对曰："吾侪小人，食而听事，犹惧不给命而不免于戾，焉与知政?"固问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将有大事，子荡将与焉，助之匿其情矣。"

子产相郑伯以如晋，叔向问郑国之政焉。对曰："吾得见与否，在此岁也。驷、良方争，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见，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对曰："伯有侈而愎，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虽其和也，犹相积恶也，恶至无日矣。"

二月癸未，晋悼夫人食舆人之城杞者，绛县人或年长矣，无子而往，与于食。有与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纪年。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吏走问诸朝，师旷曰："鲁叔仲惠伯会郤成子于承匡之岁也。是岁也，狄伐鲁。叔孙庄叔于是乎败狄于咸，获长狄侨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赵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数也。"士文伯曰："然则二万六千六百有六旬也。"

赵孟问其县大夫，则其属也。召之，而谢过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晋国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涂久矣，武之罪也。敢谢不才。"遂仕之，使助为政。辞以老。与之田，使为君复陶，以为绛县师，而废其舆尉。于是，鲁使者在晋，归以语诸大夫。季武子曰："晋未可媮也。有赵孟以为大夫，有伯瑕以为佐，有史赵、师旷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齐以师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后可。"

夏四月己亥，郑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郑难之不已也。

蔡景侯为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弑景侯。

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将见王，而叹。单公子愆旗为灵王御士，过诸廷，闻其叹而言曰："乌乎！必有此夫！"人以告王，且曰："必杀之！不戚而愿大，视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杀，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灵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围蒍，逐成愆。成愆奔平畤。五月癸巳，尹言多、刘毅、单蔑、甘过、巩成杀佞夫。括、瑕、廖奔晋。书曰"天王杀其弟佞夫。"罪在王也。

或叫于宋大庙，曰："譆譆！出出！"鸟鸣于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灾。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谓："宋共姬，女而不妇。女待人，妇义事也。"

六月，郑子产如陈莅盟。归，复命。告大夫曰："陈，亡国也，不可与也。聚禾粟，缮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抚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敖，政多门，以介于大国，能无亡乎？不过十年矣。"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

郑伯有耆酒，为窟室，而夜饮酒，击钟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罢。既而朝，则又将使子皙如楚，归而饮酒。庚子，子皙以驷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后知之，遂奔许。大夫聚谋，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乱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国之利也。罕、驷、丰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

人谓子产："就直助强！"子产曰："岂为我徒？国之祸难，谁知所敝？或主强直，难乃不生。姑成吾所。"辛丑，子产敛伯有氏之死者而殡之，不及谋而遂行。印段从之。子皮止之，众曰："人不我顺，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礼于死者，况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产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于子皙氏。乙巳，郑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宫；盟国人于师之梁之外。

伯有闻郑人之盟己也，怒；闻子皮之甲不与攻己也，喜，曰："子皮与我矣。"癸丑，晨，自墓门之渎入，因马师颉介于襄库，以伐旧北门。驷带率国人以伐之。皆召子产。子产曰："兄弟而及此，吾从天所与。"伯有死于羊肆，子产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敛而殡诸伯有之臣在市侧者，既而葬诸斗城。子驷氏欲攻子产，子皮怒之，曰："礼，国之干也，杀有礼，祸莫大焉。"乃止。

于是游吉如晋还，闻难，不入，复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晋。驷带追之，及酸枣。与子上盟，用两珪质于河。使公孙肸入盟大夫。己巳，复归。书曰"郑人杀良霄。"不称大夫，言自外入也。

于子蟜之卒也，将葬，公孙挥与裨灶晨会事焉。过伯有氏，其门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犹在乎？"于是岁在降娄，降娄中而旦。裨灶指之曰："犹可以终岁，岁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岁在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娄。

仆展从伯有，与之皆死。羽颉出奔晋，为任大夫。鸡泽之会，郑乐成奔楚，遂适晋。羽颉因之，与之比而事赵文子，言伐郑之说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子皮以公孙鉏为马师。

楚公子围杀大司马蒍掩而取其室。申无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国之主也。王子相楚国，将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祸国也。且司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体也。绝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体，以祸其国，无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为宋灾故，诸侯之大夫会，以谋归宋财。冬十月，叔孙豹会晋赵武、齐公孙虿、宋向戌、卫北宫佗、郑罕虎及小邾之大夫会于澶渊。既而无归于宋，故不书其人。

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渊之会，卿不书，不信也！夫诸侯之上卿，会而不信，宠名皆弃，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诗》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谓也。又曰：'淑慎尔止，无载尔伪。'不信之谓也。"书曰"某人某人会于澶渊，宋灾故。"尤之也。不

书鲁大夫，讳之也。

郑子皮授子产政。辞曰：“国小而逼，族大宠多，不可为也。”子皮曰：“虎帅以听，谁敢犯子？子善相之。国无小，小能事大，国乃宽。”

子产为政，有事伯石，赂与之邑。子大叔曰：“国，皆其国也，奚独赂焉？”子产曰：“无欲实难。皆得其欲，以从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爱于邑？邑将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国何？”子产曰：“非相违也，而相从也，四国何尤焉？《郑书》有之曰：‘安定国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归。”既，伯石惧而归邑，卒与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为卿，辞。大史退，则请命焉。复命之，又辞。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产是以恶其为人也，使次己位。

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大人之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

丰卷将祭，请田焉。弗许，曰：“唯君用鲜，众给而已。”子张怒，退而征役。子产奔晋，子皮止之而逐丰卷。丰卷奔晋。子产请其田、里，三年而复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

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及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襄公三十一年

［经］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宫。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己亥，仲孙羯卒。冬十月，滕子来会葬。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传］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会，见孟孝伯，语之曰：“赵孟将死矣。其语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谆谆焉如八、

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赵孟死，为政者其韩子乎！吾子盍与季孙言之，可以树善，君子也。晋君将失政矣，若不树焉，使早备鲁，既而政在大夫，韩子懦弱，大夫多贪，求欲无厌，齐、楚未足与也，鲁其惧哉！”孝伯曰：“人生几何？谁能无偷？朝不及夕，将安用树？”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孙将死矣。吾语诸赵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与季孙语晋故，季孙不从。及赵文子卒，晋公室卑，政在侈家。韩宣子为政，不能图诸侯。鲁不堪晋求，谗慝弘多，鲁是以有平丘之会。

齐子尾害闾丘婴，欲杀之，使帅师以伐阳州。我问师故。夏五月，子尾杀闾丘婴以说于我师。工偻洒、渻灶、孔虺、贾寅出奔莒。出群公子。

公作楚宫。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宫。若不复适楚，必死是宫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宫。叔仲带窃其拱璧，以与御人，纳诸其怀而从取之，由是得罪。

立胡女敬归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毁也。

己亥，孟孝伯卒。

立敬归之娣齐归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则立之；无，则立长。年钧择贤，义钧则卜，古之道也。非适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丧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是谓不度。不度之人，鲜不为患。若果立之，必为季氏忧。”武子不听，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于是昭公十九年矣，犹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终也。

冬十月，滕成公来会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将死矣！怠于其位，而哀已甚，兆于死所矣，能无从乎？”癸酉，葬襄公。

公薨之月，子产相郑伯以如晋，晋侯以我丧故，未之见也。子

产使尽坏其馆之垣而纳车马焉。士文伯让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盗充斥，无若诸侯之属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馆，高其闬闳，厚其墙垣，以无忧客使。今吾子坏之，虽从者能戒，其若异客何？以敝邑之为盟主，缮完葺墙，以待宾客，若皆毁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请命。"对曰："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国，诛求无时，是以不敢宁居，悉索敝赋，以来会时事。逢执事之不闲，而未得见；又不获闻命，未知见时。不敢输币，亦不敢暴露。其输之，则君之府实也，非荐陈之，不敢输也。其暴露之，则恐燥湿之不时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侨闻文公之为盟主也，宫室卑庳，无观台榭，以崇大诸侯之馆，馆如公寝；库厩缮修，司空以时平易道路，圬人以时塓馆宫室；诸侯宾至，甸设庭燎，仆人巡宫；车马有所，宾从有代，巾车脂辖，隶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属，各展其物；公不留宾，而亦无废事；忧乐同之，事则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宾至如归，无宁灾患？不畏寇盗，而亦不患燥湿。今铜鞮之宫数里，而诸侯舍于隶人，门不容车，而不可逾越；盗贼公行，而天厉不戒。宾见无时，命不可知。若又勿坏，是无所藏币以重罪也。敢请执事：将何所命之？虽君之有鲁丧，亦敝邑之忧也。若获荐币，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惮勤劳？"文伯复命，赵文子曰："信！我实不德，而以隶人之垣以赢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谢不敏焉。

晋侯见郑伯，有加礼，厚其宴、好而归之。乃筑诸侯之馆。叔向曰："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产有辞，诸侯赖之，若之何其释辞也？《诗》曰：'辞之辑矣，民之协矣；辞之绎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郑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适晋告，礼也。

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舆，既立展舆，又废之。犁比公虐，国人患之。十一月，展舆因国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去疾奔齐，

齐出也；展舆，吴出也。书曰“莒人弑其君买朱鉏。”言罪之在也。

吴子使屈狐庸聘于晋，通路也。赵文子问焉，曰：“延州来季子其果立乎？巢陨诸樊，阍戕戴吴，天似启之，何如？”对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启季子也。若天所启，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亲而事有序，其天所启也。有吴国者，必此君之子孙实终之。季子，守节者也。虽有国，不立。”

十二月，北宫文子相卫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过郑，印段廷劳于棐林，如聘礼而以劳辞。文子入聘。子羽为行人，冯简子与子大叔逆客。事毕而出，言于卫侯曰：“郑有礼，其数世之福也，其无大国之讨乎！《诗》曰：‘谁能执热，逝不以濯。’礼之于政，如热之有濯也。濯以救热，何患之有？”

子产之从政也，择能而使之：冯简子能断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孙挥能知四国之为，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贵贱、能否，而又善为辞令；裨谌能谋，谋于野则获，谋于邑则否。郑国将有诸侯之事，子产乃问四国之为于子羽，且使多为辞令；与裨谌乘以适野，使谋可否；而告冯简子，使断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应对宾客，是以鲜有败事。北宫文子所谓“有礼”也。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后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实不才，若果行此，其郑国实赖之，岂唯二三臣？”仲尼闻是语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子皮欲使尹何为邑。子产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

吾爱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学焉，夫亦愈知治矣。”子产曰：“不可。人之爱人，求利之也。今吾子爱人则以政，犹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伤实多。子之爱人，伤之而已，其谁敢求爱于子？子于郑国，栋也，栋折榱崩，侨将厌焉，敢不尽言？子有美锦，不使人学制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学者制焉，其为美锦不亦多乎？侨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猎，射御贯，则能获禽；若未尝登车射御，则败绩厌覆是惧，何暇思获？”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闻君子务知大者、远者，小人务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远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为郑国，我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后知不足。自今请，虽吾家，听子而行。”子产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岂敢谓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谓危，亦以告也。”子皮以为忠，故委政焉。子产是以能为郑国。

卫侯在楚，北宫文子见令尹围之威仪，言于卫侯曰：“令尹似君矣！将有他志，虽获其志，不能终也。《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终之实难，令尹其将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对曰：“《诗》云：‘敬慎威仪，惟民之则。’令尹无威仪，民无则焉。民所不则，以在民上，不可以终。”公曰：“善哉！何谓‘威’、‘仪’？”对曰：“有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而可象谓之‘仪’。君有君之威仪，其臣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故能有其国家，令闻长世。臣有臣之威仪，其下畏而爱之，故能守其官职，保族宜家。顺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卫诗》曰：‘威仪棣棣，不可选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皆有威仪也。《周诗》曰：‘朋友攸摄，摄以威仪。’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训以威仪也。《周书》数文王之德，曰：‘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言畏而爱之也。《诗》云：‘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言则而象之也。

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乎惧而归之，可谓爱之。文王伐崇，再驾而降为臣，蛮夷帅服，可谓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诵而歌舞之，可谓则之。文王之行，至今为法，可谓象之。有威仪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以临其下，谓之有威仪也。"

昭　　公

昭公元年

［经］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叔孙豹会晋赵武、楚公子围、齐国弱、宋向戌、卫齐恶、陈公子招、蔡公孙归生、郑罕虎、许人、曹人于虢。三月，取郓。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晋。六月丁巳，邾子华卒。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卤。秋，莒去疾自齐入于莒。莒展舆出奔吴。叔弓帅师疆郓田。葬邾悼公。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楚公子比出奔晋。

［传］元年春，楚公子围聘于郑，且娶于公孙段氏，伍举为介。将入馆，郑人恶之，使行人子羽与之言，乃馆于外。既聘，将以众逆。子产患之，使子羽辞，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从者，请墠听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对曰："君辱贶寡大夫围，谓围：'将使丰氏抚有而室。围布几筵，告于庄、共之庙而来。若野赐之，是委君贶于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于诸卿也！不宁唯是，又使围蒙其先君，将不得为寡君老，其蔑以复矣。唯大夫图之！"子羽曰："小国无罪，恃实其罪。将恃大国之安靖己，而无乃包藏祸心以图之？小国失恃而惩诸侯，使莫不憾者，距违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惧！不然，敝邑，馆人之属也，其敢爱丰氏之祧？"伍举

知其有备也，请垂櫜而入。许之。

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会于虢，寻宋之盟也。祁午谓赵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于晋。今令尹之不信，诸侯之所闻也。子弗戒，惧又如宋。子木之信称于诸侯，犹诈晋而驾焉，况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于晋，晋之耻也。子相晋国以为盟主，于今七年矣！再合诸侯，三合大夫，服齐、狄，宁东夏，平秦乱，城淳于，师徒不顿，国家不罢，民无谤讟，诸侯无怨，天无大灾，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终之以耻，午也是惧，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赐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祸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驾于晋也。今武犹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将信以为本，循而行之。譬如农夫，是穮是蓘，虽有饥馑，必有丰年。且吾闻之：'能信不为人下。'吾未能也。《诗》曰：'不僭不贼，鲜不为则。'信也。能为人则者，不为人下矣。吾不能是难，楚不为患。"楚令尹围请用牲读旧书，加于牲上而已。晋人许之。

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围设服、离卫。叔孙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郑子皮曰："二执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宫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辞而假之寡君。"郑行人挥曰："假不反矣！"伯州犁曰："子姑忧子晳之欲背诞也。"子羽曰："当璧犹在，假而不反，子其无忧乎？"齐国子曰："吾代二子愍矣！"陈公子招曰："不忧何成，二子乐矣。"卫齐子曰："苟或知之，虽忧何害？"宋合左师曰："大国令，小国共。吾知共而已。"晋乐王鲋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从之。"

退会，子羽谓子皮曰："叔孙绞而婉，宋左师简而礼，乐王鲋字而敬，子与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齐、卫、陈大夫其不免乎？国子代人忧，子招乐忧，齐子虽忧弗害。夫弗及而忧，与可忧而乐，与忧而弗害，皆取忧之道也，忧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三大夫兆忧，忧能无至乎？言以知物，其

是之谓矣。"

季武子伐莒，取郓，莒人告于会。楚告于晋曰："寻盟未退，而鲁伐莒，渎齐盟，请戮其使。"乐桓子相赵文子，欲求货于叔孙而为之请。使请带焉，弗与。梁其踁曰："货以藩身，子何爱焉？"叔孙曰："诸侯之会，卫社稷也。我以货免，鲁必受师，是祸之也，何卫之为？人之有墙，以蔽恶也。墙之隙坏，谁之咎也？卫而恶之，吾又甚焉。虽怨季孙，鲁国何罪？叔出季处，有自来矣，吾又谁怨？然鲋也贿，弗与，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与之，曰："带其褊矣。"赵孟闻之，曰："临患不忘国，忠也；思难不越官，信也；图国忘死，贞也；谋主三者，义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请诸楚曰："鲁虽有罪，其执事不辟难，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劝左右，可也。若子之群吏，处不辟污，出不逃难，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污而不治，难而不守，所由来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谁从之？鲁叔孙豹可谓能矣，请免之以靖能者。子会而赦有罪，又赏其贤，诸侯其谁不欣焉望楚而归之，视远如迩？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树之官；举之表旗，而著之制令。过则有刑，犹不可壹。于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观、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自无令王，诸侯逐进，狎主齐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为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国蔑有？主齐盟者，谁能辩焉？吴、濮有衅，楚之执事岂其顾盟？莒之疆事，楚勿与知，诸侯无烦，不亦可乎？莒、鲁争郓，为日久矣，苟无大害于其社稷，可无亢也。去烦宥善，莫不竞劝。子其图之！"固请诸楚，楚人许之，乃免叔孙。

令尹享赵孟，赋《大明》之首章。赵孟赋《小宛》之二章。事毕，赵孟谓叔向曰："令尹自以为王矣，何如？"对曰："王弱，令尹强，其可哉！虽可，不终。"赵孟曰："何故？"对曰："强以克

弱而安之，强不义也。不义而强，其毙必速。《诗》曰：'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强不义也。令尹为王，必求诸侯。晋少懦矣，诸侯将往。若获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将何以终？夫以强取，不义而克，必以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

夏四月，赵孟、叔孙豹、曹大夫入于郑，郑伯兼享之。子皮戒赵孟，礼终，赵孟赋《瓠叶》。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赵孟欲一献，子其从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献之笾豆于幕下。赵孟辞，私于子产曰："武请于冢宰矣。"乃用一献。赵孟为客，礼终乃宴。穆叔赋《鹊巢》。赵孟曰："武不堪也。"又赋《采蘩》，曰："小国为蘩，大国省穑而用之，其何实非命？"子皮赋《野有死麇》之卒章。赵孟赋《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龙也可使无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兴，拜，举兕爵，曰："小国赖子，知免于戾矣。"饮酒乐。赵孟出，曰："吾不复此矣。"

天王使刘定公劳赵孟于颍，馆于洛汭。刘子曰："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吾与子弁冕、端委，以治民、临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远绩禹功，而大庇民乎？"对曰："老夫罪戾是惧，焉能恤远？吾侪偷食，朝不谋夕，何其长也？"刘子归，以语王曰："谚所谓'老将知而耄及之'者，其赵孟之谓乎！为晋正卿，以主诸侯，而侪于隶人，朝不谋夕，弃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赵孟不复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从，又何以年？"

叔孙归，曾夭御季孙以劳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夭谓曾阜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鲁以相忍为国也，忍其外不忍其内，焉用之？"阜曰："数月于外，一旦于是，庸何伤？贾而欲赢，而恶嚣乎？"阜谓叔孙曰："可以出矣！"叔孙指楹曰："虽恶是，其可去乎？"乃出见之。

郑徐吾犯之妹美，公孙楚聘之矣，公孙黑又使强委禽焉。犯惧，告子产。子产曰："是国无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与。"犯请于二子，请使女择焉，皆许之。子皙盛饰入，布币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观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妇妇，所谓顺也。"适子南氏。子皙怒，既而櫜甲以见子南，欲杀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执戈逐之。及冲，击之以戈。子皙伤而归，告大夫曰："我好见之，不知其有异志也，故伤。"

大夫皆谋之。子产曰："直钧，幼贱有罪，罪在楚也。"乃执子南而数之，曰："国之大节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听其政，尊其贵，事其长，养其亲，五者所以为国也。今君在国，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国之纪，不听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贵也；幼而不忌，不事长也；兵其从兄，不养亲也。君曰：'余不女忍杀，宥女以远。'勉，速行乎，无重而罪！"

五月庚辰，郑放游楚于吴。将行子南，子产咨于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国政也，非私难也。子图郑国，利则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杀管叔而蔡蔡叔，夫岂不爱？王室故也。吉若获戾，子将行之，何有于诸游？"

秦后子有宠于桓，如二君于景。其母曰："弗去，惧选。"癸卯，鍼适晋，其车千乘。书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晋。"罪秦伯也。后子享晋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车，自雍及绛。归取酬币，终事八反。司马侯问焉，曰："子之车，尽于此而已乎？"对曰："此之谓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见？"女叔齐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归。臣闻君子能知其过，必有令图。令图，天所赞也。"

后子见赵孟。赵孟曰："吾子其曷归？"对曰："鍼惧选于寡君，是以在此，将待嗣君。"赵孟曰："秦君何如？"对曰："无道。"赵

孟曰："亡乎？"对曰："何为？一世无道，国未艾也。国于天地，有与立焉。不数世淫，弗能毙也。"赵孟曰："夭乎？"对曰："有焉。"赵孟曰："其几何？"对曰："鍼闻之：国无道而年谷和熟，天赞之也。鲜不五稔。"赵孟视荫，曰："朝夕不相及，谁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赵孟将死矣。主民，玩岁而愒日，其与几何？"

郑为游楚乱故，六月丁巳，郑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孙段氏，罕虎、公孙侨、公孙段、印段、游吉、驷带私盟于闺门之外，实薰隧。公孙黑强与于盟，使大史书其名，且曰"七子"。子产弗讨。

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大原，崇卒也。将战，魏舒曰："彼徒我车，所遇又厄，以什共车，必克。困诸厄，又克。请皆卒，自我始。"乃毁车以为行，五乘为三伍。荀吴之嬖人不肯即卒，斩以徇。为五陈以相离，两于前，伍于后，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以诱之。翟人笑之。未陈而薄之，大败之。

莒展舆立，而夺群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齐。秋，齐公子钽纳去疾，展舆奔吴。

叔弓帅师疆郓田，因莒乱也。于是莒务娄、瞀胡及公子灭明以大厖与常仪靡奔齐。君子曰："莒展之不立，弃人也夫！人可弃乎？《诗》曰：'无竞维人。'善矣。"

晋侯有疾，郑伯使公孙侨如晋聘，且问疾。叔向问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实沈、台骀为祟。'史莫之知，敢问此何神也？"子产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当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梦帝谓己：'余命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属诸参，其蕃育其子孙。'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故参为晋星。由是观之，则实沈，参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

玄冥师，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沈、姒、蓐、黄，实守其祀。今晋主汾而灭之矣。由是观之，则台骀，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禜之。若君身，则亦出入、饮食、哀乐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为焉？侨闻之，君子有四时：朝以听政，昼以访问，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于是乎节宣其气，勿使有所壅闭湫底，以露其体。兹心不爽，而昏乱百度。今无乃壹之，则生疾矣。侨又闻之，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尽矣，则相生疾，君子是以恶之。故《志》曰：'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违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礼之大司也。今君内实有四姬焉，其无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为也已。四姬有省犹可，无则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闻也。此皆然矣。"

叔向出，行人挥送之。叔向问郑故焉，且问子皙。对曰："其与几何？无礼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

晋侯闻子产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贿之。

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曰："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良臣将死，天命不佑。"公曰："女不可近乎？"对曰："节之。先王之乐，所以节百事也，故有五节，迟速本末以相及，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矣。于是有烦手淫声，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听也。物亦如之。至于烦，乃舍也已，无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仪节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阳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今君不节、不时，能无及此乎？"出，告赵孟。赵孟曰："谁当良臣？"对曰：

"主是谓矣！主相晋国，于今八年，晋国无乱，诸侯无阙，可谓良矣。和闻之，国之大臣，荣其宠禄，任其大节，有灾祸兴而无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于淫以生疾，将不能图恤社稷，祸孰大焉！主不能御，吾是以云也。"赵孟曰："何谓蛊？"对曰："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皆同物也。"赵孟曰："良医也。"厚其礼而归之。

楚公子围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犨、栎、郏，郑人惧。子产曰："不害。令尹将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祸不及郑，何患焉？"

冬，楚公子围将聘于郑，伍举为介。未出竟，闻王有疾而还。伍举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围至，人问王疾，缢而弑之。遂杀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晋，宫厩尹子晳出奔郑。杀大宰伯州犁于郏。葬王于郏，谓之郏敖。使赴于郑，伍举问应为后之辞焉。对曰："寡大夫围。"伍举更之曰："共王之子围为长。"

子干奔晋，从车五乘。叔向使与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饩。赵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禄以德，德钧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国，不闻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国，强御已甚。《诗》曰：'不侮鳏寡，不畏强御。'秦、楚，匹也。"使后子与子干齿。辞曰："鍼惧选，楚公子不获，是以皆来，亦唯命。且臣与羁齿，无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羁，何忌？'"

楚灵王即位，薳罢为令尹，薳启强为大宰。郑游吉如楚，葬郏敖，且聘立君。归，谓子产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说其事，必合诸侯。吾往无日矣。"子产曰："不数年，未能也。"

十二月，晋既烝，赵孟适南阳，将会孟子余。甲辰朔，烝于温。庚戌，卒。郑伯如晋吊，及雍乃复。

昭公二年

[经] 二年春，晋侯使韩起来聘。夏，叔弓如晋。秋，郑杀其大夫公孙黑。冬，公如晋，至河乃复。季孙宿如晋。

[传] 二年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赋《绵》之卒章。韩子赋《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弥缝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赋《节》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树焉，宣子誉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树，以无忘《角弓》。"遂赋《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无以及召公。"

宣子遂如齐纳币。见子雅。子雅召子旗，使见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见子尾。子尾见强，宣子谓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齐聘于卫，卫侯享之。北宫文子赋《淇澳》。宣子赋《木瓜》。

夏四月，韩须如齐逆女。齐陈无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宠于晋侯，晋侯谓之少齐。谓陈无宇非卿，执诸中都。少姜为之请曰："送从逆班。畏大国也，犹有所易，是以乱作。"

叔弓聘于晋，报宣子也。晋侯使郊劳，辞曰："寡君使弓来继旧好，固曰：'女无敢为宾！'彻命于执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请辞。"致馆，辞曰："寡君命下臣来继旧好，好合使成，臣之禄也。敢辱大馆？"叔向曰："子叔子知礼哉！吾闻之曰：'忠信，礼之器也；卑让，礼之宗也。'辞不忘国，忠信也；先国后己，卑让也。《诗》曰：'敬慎威仪，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秋，郑公孙黑将作乱，欲去游氏而代其位，伤疾作而不果。驷氏与诸大夫欲杀之。子产在鄙，闻之，惧弗及，乘遽而至。使吏

数之，曰："伯有之乱，以大国之事，而未尔讨也。尔有乱心，无厌，国不女堪。专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争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矫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将至。"再拜稽首，辞曰："死在朝夕，无助天为虐。"子产曰："人谁不死？凶人不终，命也。作凶事，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请以印为褚师。子产曰："印也若才，君将任之。不才，将朝夕从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请焉？不速死，司寇将至。"七月壬寅，缢。尸诸周氏之衢，加木焉。

晋少姜卒。公如晋，及河，晋侯使士文伯来辞，曰："非伉俪也，请君无辱！"公还，季孙宿遂致服焉。叔向言陈无宇于晋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齐使上大夫送之，犹曰不共，君求以贪。国则不共，而执其使。君刑已颇，何以为盟主？且少姜有辞。"冬十月，陈无宇归。

十一月，郑印段如晋吊。

昭公三年

［经］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秋，小邾子来朝。八月，大雩。冬，大雨雹。北燕伯款出奔齐。

［传］三年春，王正月，郑游吉如晋，送少姜之葬。梁丙与张趯见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为此来也。"子大叔曰："将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务不烦诸侯。令诸侯三岁而聘，五岁而朝，有事而会，不协而盟。君薨，大夫吊，卿共葬事；夫人，士吊，大夫送葬。足以昭礼、命事、谋阙而已，无加命矣。今嬖宠之丧，不敢择位，而数于守適，唯惧获戾，岂敢惮烦？少姜有宠而死，齐必继室。今兹吾又将来贺，不唯此行也。"张趯曰："善哉！吾得闻此数也。然自今子其无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

乃退。此其极也，能无退乎？晋将失诸侯，诸侯求烦不获。”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张趯有知，其犹在君子之后乎！”

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书名。

齐侯使晏婴请继室于晋，曰：“寡君使婴曰：‘寡人愿事君，朝夕不倦，将奉质币，以无失时，则国家多难，是以不获。不腆先君之適，以备内官，焜耀寡人之望，则又无禄，早世殒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顾齐国，辱收寡人，徼福于大公、丁公，照临敝邑，镇抚其社稷，则犹有先君之適及遗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弃敝邑，而辱使董振择之，以备嫔嫱，寡人之望也。’”韩宣子使叔向对曰：“寡君之愿也。寡君不能独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俪，在缞绖之中，是以未敢请。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顾敝邑，抚有晋国，赐之内主，岂唯寡君，举群臣实受其贶。其自唐叔以下，实宠嘉之。”

既成昏，晏子受礼，叔向从之宴，相与语。叔向曰：“齐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戏，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齐矣。”

叔向曰：“然。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仇。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政在家门，民无所依。君日不悛，以乐慆忧。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谗鼎之铭》曰：‘昧旦丕显，后世犹怠。’况日

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将若何？”叔向曰：“晋之公族尽矣。肸闻之：公室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则公室从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无子。公室无度，幸而得死，岂其获祀？”

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嚣尘，不可以居，请更诸爽垲者。”辞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于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烦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识贵贱乎？”对曰：“既利之，敢不识乎？”公曰：“何贵？何贱？”于是景公繁于刑，有鬻踊者，故对曰：“踊贵，屦贱。”既已告于君，故与叔向语而称之。景公为是省于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齐侯省刑。《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其是之谓乎！”

及晏子如晋，公更其宅。反，则成矣。既拜，乃毁之，而为里室，皆如其旧，则使宅人反之，曰：“谚曰：‘非宅是卜，唯邻是卜。’二三子先卜邻矣，违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礼，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违诸乎？”卒复其旧宅，公弗许。因陈桓子以请，乃许之。

夏四月，郑伯如晋，公孙段相，甚敬而卑，礼无违者。晋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丰有劳于晋国，余闻而弗忘。赐女州田，以胙乃旧勋。”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礼，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为礼于晋，犹荷其禄，况以礼终始乎？《诗》曰：‘人而无礼，胡不遄死？’其是之谓乎！”

初，州县，栾豹之邑也。及栾氏亡，范宣子、赵文子、韩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温，吾县也。”二宣子曰：“自郤称以别，三传矣。晋之别县不唯州，谁获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宣子曰：“吾不可以正议而自与也。”皆舍之。及文子为政，赵获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义也。违义，祸也。余

不能治余县，又焉用州？其以徼祸也！君子曰：‘弗知实难。’知而弗从，祸莫大焉。有言州必死。”

丰氏故主韩氏，伯石之获州也，韩宣子为之请之，为其复取之为故。

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无私忌，椒请先入。”乃先受馆。敬子从之。

晋韩起如齐逆女。公孙趸为少姜之有宠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人谓宣子：“子尾欺晋，晋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齐而远其宠，宠将来乎？”

秋七月，郑罕虎如晋，贺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征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则畏执事其谓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则宋之盟云。进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对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修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于戾矣。君若不有寡君，虽朝夕辱于敝邑，寡君猜焉。君实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犹在晋也。”

张趯使谓大叔曰：“自子之归也，小人粪除先人之敝庐，曰‘子其将来。’今子皮实来，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贱，不获来，畏大国，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将无事。’吉庶几焉。”

小邾穆公来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实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犹惧其贰，又卑一睦，焉逆群好也？其如旧而加敬焉！《志》曰：‘能敬无灾。’又曰：‘敬逆来者，天所福也。’”季孙从之。

八月，大雩，旱也。

齐侯田于莒，卢蒲嫳见，泣，且请曰：“余发如此种种，余奚能为？”公曰：“诺。吾告二子。”归而告之。子尾欲复之，子雅不可，曰：“彼其发短而心甚长，其或寝处我矣。”九月，子雅放卢

蒲婴于北燕。

燕简公多嬖宠，欲去诸大夫而立其宠人。冬，燕大夫比以杀公之外嬖。公惧，奔齐。书曰："北燕伯款出奔齐。"罪之也。

十月，郑伯如楚，子产相。楚子享之，赋《吉日》。既享，子产乃具田备，王以田江南之梦。

齐公孙灶卒。司马灶见晏子，曰："又丧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妫将始昌。二惠竞爽犹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昭公四年

［经］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夏，楚子、蔡侯、陈侯、郑伯、许男、徐子、滕子、顿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会于申。楚子执徐子。秋七月，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吴，执齐庆封，杀之。遂灭赖。九月，取鄫。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孙豹卒。

［传］四年春，王正月，许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郑伯，复田江南，许男与焉。使椒举如晋求诸侯，二君待之。椒举致命曰："寡君使举曰：'日君有惠，赐盟于宋，曰：晋、楚之从，交相见也。以岁之不易，寡人愿结欢于二三君。'使举请间。君若苟无四方之虞，则愿假宠以请于诸侯。"

晋侯欲勿许。司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罚，未可知也。其使能终，亦未可知也。晋、楚唯天所相，不可与争。君其许之，而修德以待其归。若归于德，吾犹将事之，况诸侯乎？若适淫虐，楚将弃之，吾又谁与争？"公曰："晋有三不殆，其何敌之有？国险而多马，齐、楚多难。有是三者，何乡而不济？"对曰："恃险与马，而虞邻国之难，是三殆也。四岳、三涂、阳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险也，是不一姓。冀

之北土，马之所生，无兴国焉。恃险与马，不可以为固也，从古以然。是以先王务修德音以亨神、人，不闻其务险与马也。邻国之难，不可虞也。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若何虞难？齐有仲孙之难而获桓公，至今赖之；晋有里、丕之难而获文公，是以为盟主。卫、邢无难，敌亦丧之。故人之难，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于不暇，又何能济？君其许之！纣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陨，周是以兴，夫岂争诸侯？"乃许楚使，使叔向对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获春秋时见。诸侯，君实有之，何辱命焉？"椒举遂请昏，晋侯许之。

楚子问于子产曰："晋其许我诸侯乎？"对曰："许君。晋君少安，不在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许君，将焉用之？"王曰："诸侯其来乎？"对曰："必来。从宋之盟，承君之欢，不畏大国，何故不来？不来者，其鲁、卫、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鲁，鲁、卫逼于齐而亲于晋，唯是不来。其余，君之所及也，谁敢不至？"王曰："然则吾所求者无不可乎？"对曰："求逞于人，不可；与人同欲，尽济。"

大雨雹。季武子问于申丰曰："雹可御乎？"对曰："圣人在上，无雹；虽有，不为灾。古者，日在北陆而藏冰；西陆，朝觌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穷谷，固阴冱寒，于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禄位，宾、食、丧、祭，于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牲、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灾。其出入也时。食肉之禄，冰皆与焉。大夫命妇，丧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献羔而启之，公始用之。火出而毕赋自命夫、命妇，至于老疾，无不受冰。山人取之，县人传之，舆人纳之，隶人藏之。夫冰以风壮，而以风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遍，则冬无愆阳，夏无伏阴，春无凄风，秋无苦雨，雷出不震，无灾霜雹，疠疾不降，民不夭札。今

藏川池之冰，弃而不用风不越而杀，雷不发而震。雹之为灾，谁能御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夏，诸侯如楚，鲁、卫、曹、邾不会。曹、邾辞以难，公辞以时祭，卫侯辞以疾。郑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诸侯于申。椒举言于楚子曰："臣闻诸侯无归，礼以为归。今君始得诸侯，其慎礼矣。霸之济否，在此会也。夏启有钧台之享，商汤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阳之蒐，康有酆宫之朝，穆有涂山之会，齐桓有召陵之师，晋文有践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郑公孙侨在，诸侯之良也，君其选焉。"王曰："吾用齐桓。"王使问礼于左师与子产。左师曰："小国习之，大国用之，敢不荐闻？"献公合诸侯之礼六。子产曰："小国共职，敢不荐守？"献伯、子、男会公之礼六。君子谓合左师善守先代，子产善相小国。王使椒举待于后以规过，卒事，不规。王问其故，对曰："礼，吾所未见者有六焉，又何以规？"宋大子佐后至，王田于武城，久而弗见。椒举请辞焉。王使往，曰："属有宗祧之事于武城，寡君将堕币焉，敢谢后见。"

徐子，吴出也，以为贰焉，故执诸申。

楚子示诸侯侈。椒举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诸侯礼也，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为仍之会，有缗叛之；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周幽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诸侯汰也，诸侯所由弃命也。今君以汰，无乃不济乎？"王弗听。子产见左师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谏，不过十年。"左师曰："然。不十年侈，其恶不远，远恶而后弃。善亦如之，德远而后兴。"

秋七月，楚子以诸侯伐吴。宋大子、郑伯先归，宋华费遂、郑大夫从。使屈申围朱方，八月甲申，克之，执齐庆封而尽灭其族。将戮庆封，椒举曰："臣闻无瑕者可以戮人。庆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从于戮乎？播于诸侯，焉用之？"王弗听，负之斧钺，以

徇于诸侯，使言曰："无或如齐庆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庆封曰："无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围，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诸侯。"王使速杀之。

遂以诸侯灭赖。赖子面缚衔璧，士袒，舆榇从之，造于中军。王问诸椒举，对曰："成王克许，许僖公如是，王亲释其缚，受其璧，焚其榇。"王从之。迁赖于鄢。楚子欲迁许于赖，使斗韦龟与公子弃疾城之而还。申无宇曰："楚祸之首，将在此矣。召诸侯而来，伐国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违，民其居乎？民之不处，其谁堪之？不堪王命，乃祸乱也。"

九月，取鄫，言易也。莒乱，著丘公立而不抚鄫，鄫叛而来，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师徒曰取。

郑子产作丘赋，国人谤之，曰："其父死于路，己为虿尾，以令于国，国将若之何？"子宽以告。子产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闻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济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诗》曰：'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迁矣。"浑罕曰："国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于凉，其敝犹贪。作法于贪，敝将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逼而无礼。郑先卫亡，逼而无法。政不率法，而制于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

冬，吴伐楚，入棘、栎、麻，以报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咸尹宜咎城钟离，薳启强城巢，然丹城州来。东国水，不可以城。彭生罢赖之师。

初，穆子去叔孙氏，及庚宗，遇妇人，使私为食而宿焉。问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适齐，娶于国氏，生孟丙、仲壬。梦天压己，弗胜，顾而见人，黑而上偻，深目而豭喙，号之曰："牛！助余！"乃胜之。旦而皆召其徒，无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齐，馈之。宣伯曰："鲁以先子之故，将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对曰："愿之久矣。"鲁人召之，不告而归。既立，所宿庚

宗之妇人献以雉。问其姓，对曰："余子长矣，能奉雉而从我矣。"召而见之，则所梦也。未问其名，号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视之，遂使为竖。有宠，长使为政。公孙明知叔孙于齐，归，未逆国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长而后使逆之。

田于丘莸，遂遇疾焉。竖牛欲乱其室而有之，强与孟盟，不可。叔孙为孟钟，曰："尔未际，飨大夫以落之。"既具，使竖牛请日。入，弗谒；出，命之日。及宾至，闻钟声。牛曰："孟有北妇人之客。"怒，将往，牛止之。宾出，使拘而杀诸外。牛又强与仲盟，不可。仲与公御莱书观于公，公与之环，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谓叔孙："见仲而何？"叔孙曰："何为？"曰："不见，既自见矣，公与之环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齐。疾急，命召仲，牛许而不召。

杜泄见，告之饥渴，授之戈。对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竖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见人。"使置馈于个而退。牛弗进，则置虚命彻。十二月癸丑，叔孙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

公使杜泄葬叔孙。竖牛赂叔仲昭子与南遗，使恶杜泄于季孙而去之。杜泄将以路葬，且尽卿礼。南遗谓季孙曰："叔孙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无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孙曰："然。"使杜泄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于朝而聘于王，王思旧勋而赐之路，复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复赐之，使三官书之。吾子为司徒，实书名；夫子为司马，与工正书服；孟孙为司空，以书勋。今死而弗以，同弃君命也；书在公府而弗以，是废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将焉用之？"乃使以葬。

季孙谋去中军，竖牛曰："夫子固欲去之。"

昭公五年

［经］五年春王正月，舍中军。楚杀其大夫屈申。公如晋。夏，

莒牟夷以牟娄及防、兹来奔。秋七月，公至自晋。戊辰，叔弓帅师败莒师于蚡泉。秦伯卒。冬，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吴。

[传]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军，卑公室也。毁中军于施氏，成诸臧氏。初，作中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尽征之，叔孙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以书，使杜泄告于殡，曰："子固欲毁中军，既毁之矣，故告。"杜泄曰："夫子唯不欲毁也，故盟诸僖闳，诅诸五父之衢。"受其书而投之，帅士而哭之。叔仲子谓季孙曰："带受命于子叔孙曰：'葬鲜者自西门。'"季孙命杜泄。杜泄曰："卿丧自朝，鲁礼也。吾子为国政，未改礼，而又迁之。群臣惧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

仲至自齐，季孙欲立之。南遗曰："叔孙氏厚则季氏薄。彼实家乱，子勿与知，不亦可乎？"南遗使国人助竖牛以攻诸大库之庭，司宫射之，中目而死。竖牛取东鄙三十邑，以与南遗。

昭子即位，朝其家众，曰："竖牛祸叔孙氏，使乱大从，杀适立庶，又披其邑，将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杀之！"竖牛惧，奔齐。孟、仲之子杀诸塞关之外，投其首于宁风之棘上。仲尼曰："叔孙昭子之不劳，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为政者不赏私劳，不罚私怨。'《诗》云：'有觉德行，四国顺之。'"

初，穆子之生也，庄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谦》䷎，以示卜楚丘。楚丘曰："是将行，而归为子祀。以谗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馁死。《明夷》，日也。日之数十，故有十时，亦当十位。自王已下，其二为公，其三为卿。日上其中，食日为二，旦日为三。《明夷》之《谦》，明而未融，其当旦乎，故曰：'为子祀'。日之《谦》，当鸟，故曰'明夷于飞'。明之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动，故曰'君子于行'。当三在旦，故曰

'三日不食'。《离》，火也；《艮》，山也。《离》为火，火焚山，山败。于人为言，败言为谗，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谗也。纯《离》为牛，世乱谗胜，胜将适《离》，故曰'其名曰牛'。谦不足，飞不翔，垂不峻，翼不广，故曰'其为子后乎'。吾子，亚卿也，抑少不终。"

楚子以屈申为贰于吴，乃杀之。以屈生为莫敖，使与令尹子荡如晋逆女。过郑，郑伯劳子荡于汜，劳屈生于菟氏。晋侯送女于邢丘。子产相郑伯，会晋侯于邢丘。

公如晋，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晋侯谓女叔齐曰："鲁侯不亦善于礼乎？"对曰："鲁侯焉知礼！"公曰："何为？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无违者，何故不知？"对曰："是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羁，弗能用也；奸大国之盟，陵虐小国；利人之难，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公，不图其终。为国君，难将及身，不恤其所。礼之本末，将于此乎在，而屑屑焉习仪以亟。言善于礼，不亦远乎？君子谓："叔侯于是乎知礼。"

晋韩宣子如楚送女，叔向为介。郑子皮、子大叔劳诸索氏。大叔谓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灾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币帛，慎吾威仪，守之以信，行之以礼，敬始而思终，终无不复。从而不失仪，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训辞，奉之以旧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国，虽汰侈，若我何？"

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晋，吾仇敌也。苟得志焉，无恤其他。今其来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韩起为阍，以羊舌肸为司宫，足以辱晋，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对。薳启强曰："可。苟有其备，何故不可？耻匹夫不可以无备，况耻国乎？是以圣王务行礼，不求耻人。朝聘有珪，享觐有璋；小有述职，大有巡

功。设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饮；宴有好货，飧有陪鼎，入有郊劳，出有赠贿，礼之至也。国家之败，失之道也，则祸乱兴。城濮之役，晋无楚备，以败于邲。邲之役，楚无晋备，以败于鄢。自鄢以来，晋不失备，而加之以礼，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报而求亲焉。既获姻亲，又欲耻之，以召寇仇，备之若何？谁其重此？若有其人，耻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图之。晋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诸侯而麇至；求昏而荐女，君亲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犹欲耻之，君其亦有备矣。不然，奈何？韩起之下，赵成、中行吴、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张趯、籍谈、女齐、梁丙、张骼、辅跞、苗贲皇，皆诸侯之选也。韩襄为公族大夫，韩须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带、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韩赋七邑，皆成县也。羊舌四族，皆强家也。晋人若丧韩起、杨肸，五卿、八大夫辅韩须、杨石，因其十家九县，长毂九百，其余四十县，遗守四千，奋其武怒，以报其大耻。伯华谋之，中行伯、魏舒帅之，其蔑不济矣。君将以亲易怨，实无礼以速寇，而未有其备，使群臣往遗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谷之过也，大夫无辱。”厚为韩子礼。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礼。

韩起反，郑伯劳诸圉。辞不敢见，礼也。

郑罕虎如齐，娶于子尾氏。晏子骤见之。陈桓子问其故，对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

夏，莒牟夷以牟娄及防、兹来奔。牟夷非卿而书，尊地也。莒人愬于晋，晋侯欲止公。范献子曰：“不可。人朝而执之，诱也；讨不以师，而诱以成之，惰也。为盟主而犯此二者，无乃不可乎？请归之，间而以师讨焉。”乃归公。秋七月，公至自晋。

莒人来讨，不设备。戊辰，叔弓败诸蚡泉，莒未陈也。

冬十月，楚子以诸侯及东夷伐吴，以报棘、栎、麻之役。薳

射以繁扬之师会于夏汭。越大夫常寿过帅师会楚子于琐。闻吴师出，薳启强帅师从之，遽不设备，吴人败诸鹊岸。

楚子以驲至于罗汭。吴子使其弟蹶由犒师，楚人执之，将以衅鼓。王使问焉，曰："女卜来吉乎？"对曰："吉。寡君闻君将治兵于敝邑，卜之以守龟，曰：'余亟使人犒师，请行以观王怒之疾徐，而为之备，尚克知之！'龟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欢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亡无日矣。今君奋焉，震电冯怒，虐执使臣，将以衅鼓，则吴知所备矣。敝邑虽羸，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师。难易有备，可谓吉矣。且吴社稷是卜，岂为一人？使臣获衅军鼓，而敝邑知备，以御不虞，其为吉，孰大焉？国之守龟，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谁能常之？城濮之兆，其报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报志？"乃弗杀。

楚师济于罗汭，沈尹赤会楚子，次于莱山。薳射帅繁扬之师先入南怀，楚师从之，及汝清。吴不可入。楚子遂观兵于坻箕之山。是行也，吴早设备，楚无功而还，以蹶由归。楚子惧吴，使沈尹射待命于巢，薳启强待命于雩娄，礼也。

秦后子复归于秦，景公卒故也。

昭公六年

[经]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葬秦景公。夏，季孙宿如晋。葬杞文公。宋华合比出奔卫。秋九月，大雩。楚薳罢帅师伐吴。冬，叔弓如楚。齐侯伐北燕。

[传] 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吊如同盟，礼也。大夫如秦，葬景公，礼也。

三月，郑人铸刑书。叔向使诒子产书，曰：

"始吾有虞于子，今则已矣。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犹不可禁御，是故闲之以义，纠之以政，行之以

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惧其未也，故诲之以忠，耸之以行，教之以务，使之以和，临之以敬，莅之以强，断之以刚。犹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祸乱。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

"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郑国，作封洫，立谤政，制参辟，铸刑书，将以靖民，不亦难乎？《诗》曰：'仪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肸闻之：'国将亡，必多制，'其此之谓乎！"

复书曰：

"若吾子之言，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士文伯曰："火见，郑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铸刑器，藏争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为？"

夏，季孙宿如晋，拜莒田也。晋侯享之，有加笾。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国之事大国也，苟免于讨，不敢求贶。得贶不过三献。今豆有加，下臣弗堪，无乃戾也？"韩宣子曰："寡君以为欢也。"对曰："寡君犹未敢，况下臣，君之隶也，敢闻加贶？"固请彻加而后卒事。晋人以为知礼，重其好货。

宋寺人柳有宠，大子佐恶之。华合比曰："我杀之。"柳闻之，乃坎、用牲、埋书，而告公曰："合比将纳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视之，有焉，遂逐华合比，合比奔卫。于是华亥欲代右师，乃与寺人柳比，从为之征，曰"闻之久矣。"公使代之。见于

左师，左师曰："女夫也必亡！女丧而宗室，于人何有？人亦于女何有？《诗》曰：'宗子维城，毋俾城坏，毋独斯畏。'女其畏哉！"

六月丙戌，郑灾。

楚公子弃疾如晋，报韩子也。过郑，郑罕虎、公孙侨、游吉从郑伯以劳诸柤，辞不敢见。固请，见之。见如见王，以其乘马八匹私面；见子皮如上卿，以马六匹；见子产，以马四匹；见子大叔，以马二匹。禁刍牧采樵，不入田，不樵树，不采蓺，不抽屋，不强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废，小人降。"舍不为暴，主不恩宾。往来如是，郑三卿皆知其将为王也。

韩宣子之适楚也，楚人弗逆。公子弃疾及晋竟，晋侯将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诗》曰：'尔之教矣，民胥效矣。'从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书》曰：'圣作则。'无宁以善人为则，而则人之辟乎？匹夫为善，民犹则之，况国君乎？"晋侯说，乃逆之。

秋九月，大雩，旱也。

徐仪楚聘于楚，楚子执之，逃归。惧其叛也，使薳泄伐徐。吴人救之。令尹子荡帅师伐吴，师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吴人败其师于房钟，获宫厩尹弃疾。子荡归罪于薳泄而杀之。

冬，叔弓如楚，聘，且吊败也。

十一月，齐侯如晋，请伐北燕也。士匄相士鞅逆诸河，礼也。晋侯许之。十二月，齐侯遂伐北燕，将纳简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贰。吾君贿，左右谄谀，作大事不以信，未尝可也。"

昭公七年

［经］七年春王正月，暨齐平。三月，公如楚。叔孙婼如齐涖盟。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卫侯恶卒。九月，公

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孙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卫襄公。

[传] 七年春，王正月，暨齐平，齐求之也。癸巳，齐侯次于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听命？先君之敝器请以谢罪。"公孙皙曰："受服而退，俟衅而动，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归燕姬，赂以瑶瓮、玉椟、斝耳。不克而还。

楚子之为令尹也，为王旌以田。芋尹无宇断之，曰："一国两君，其谁堪之？"及即位，为章华之宫，纳亡人以实之。无宇之阍入焉。无宇执之，有司弗与，曰："执人于王宫，其罪大矣。"执而谒诸王。王将饮酒，无宇辞曰："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故《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执人于王宫？'将焉执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阅'，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仆区之法，曰：'盗所隐器，与盗同罪'，所以封汝也。若从有司，是无所执逃臣也。逃而舍之，是无陪台也。王事无乃阙乎？昔武王数纣之罪，以告诸侯曰：'纣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诸侯而则纣，无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盗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盗有宠，未可得也。"遂赦之。

楚子成章华之台，愿与诸侯落之。大宰薳启强曰："臣能得鲁侯。"薳启强来召公，辞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婴齐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将使衡父照临楚国，镇抚其社稷，以辑宁尔民'。婴齐受命于蜀，奉承以来，弗敢失陨，而致诸宗祧。日我先君共王，引领北望，日月以冀，传序相授，于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临我丧。孤与其二三臣悼心失图，社稷之不皇，况

能怀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见寡君，宠灵楚国，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贶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实嘉赖之，岂唯寡君？君若不来，使臣请问行期，寡君将承质币而见于蜀，以请先君之贶。"

公将往，梦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适楚也，梦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实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尝适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适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

三月，公如楚，郑伯劳于师之梁。孟僖子为介，不能相仪。及楚，不能答郊劳。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晋侯问于士文伯曰："谁将当日食？"对曰："鲁、卫恶之，卫大，鲁小。"公曰："何故？"对曰："去卫地，如鲁地，于是有灾，鲁实受之。其大咎其卫君乎？鲁将上卿。"公曰："《诗》所谓'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对曰："不善政之谓也。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灾，故政不可不慎也。务三而已，一曰择人，二曰因民，三曰从时。"

晋人来治杞田，季孙将以成与之。谢息为孟孙守，不可，曰："人有言曰：'虽有挈瓶之知，守不假器，礼也'。夫子从君，而守臣丧邑，虽吾子亦有猜焉。"季孙曰："君之在楚，于晋罪也。又不听晋，鲁罪重矣。晋师必至，吾无以待之，不如与之。间晋而取诸杞。吾与子桃，成反，谁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鲁无忧而孟孙益邑，子何病焉？"辞以无山，与之莱、柞，乃迁于桃。晋人为杞取成。

楚子享公于新台，使长鬣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薳启强闻之，见公。公语之，拜贺。公曰："何贺？对曰："齐与晋、越欲此久矣。寡君无适与也，而传诸君。君其备御三邻，慎守宝矣，敢不贺乎？"公惧，乃反之。

郑子产聘于晋。晋侯有疾，韩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寝疾，于今三月矣，并走群望，有加而无瘳。今梦黄熊入于寝门，其何厉鬼也？"对曰："以君之明，子为大政，其何厉之有？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晋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韩子祀夏郊，晋侯有间，赐子产莒之二方鼎。

子产为丰施归州田于韩宣子，曰："日君以夫公孙段为能任其事，而赐之州田。今无禄早世，不获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闻于君，私致诸子。"宣子辞。子产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施将惧不能任其先人之禄，其况能任大国之赐？纵吾子为政而可，后之人若属有疆埸之言，敝邑获戾，而丰氏受其大讨。吾子取州，是免敝邑于戾，而建置丰氏也。敢以为请。"宣子受之，以告晋侯。晋侯以与宣子。宣子为初言，病有之，以易原县于乐大心。

郑人相惊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则皆走，不知所往。铸刑书之岁二月，或梦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将杀带也。明年壬寅，余又将杀段也。"及壬子，驷带卒，国人益惧。齐、燕平之月，壬寅，公孙段卒，国人愈惧。其明月，子产立公孙泄及良止以抚之，乃止。子大叔问其故，子产曰："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吾为之归也。"大叔曰："公孙泄何为？"子产曰："说也。为身无义而图说，从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从也。"

及子产适晋，赵景子问焉，曰："伯有犹能为鬼乎？"子产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妇强死，其魂魄犹能冯依于人，以为淫厉，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孙，子耳之子，敝邑之卿，从政三世矣。郑虽无腆，抑谚曰'蕞尔国'，而三世执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冯厚矣，而强

死，能为鬼，不亦宜乎？"

子皮之族饮酒无度，故马师氏与子皮氏有恶。齐师还自燕之月，罕朔杀罕魋。罕朔奔晋。韩宣子问其位于子产。子产曰："君之羁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择？卿违，从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于敝邑，亚大夫也，其官，马师也。获戾而逃，唯执政所置之。得免其死，为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为子产之敏也，使从嬖大夫。

秋八月，卫襄公卒。晋大夫言于范献子曰："卫事晋为睦，晋不礼焉，庇其贼人而取其地，故诸侯贰。《诗》曰：'鹡鸰在原，兄弟急难。'又曰：'死丧之威，兄弟孔怀。'兄弟之不睦，于是乎不吊；况远人，谁敢归之？今又不礼于卫之嗣，卫必叛我，是绝诸侯也。"献子以告韩宣子。宣子说，使献子如卫吊，且反戚田。

卫齐恶告丧于周，且请命。王使郕简公如卫吊，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亚圉？"

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及其将死也，召其大夫，曰："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而灭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共。故其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孙纥有言曰：'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今其将在孔丘乎？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仲尼。仲尼曰："能补过者，君子也。《诗》曰：'君子是则是效。'孟僖子可则效已矣。"

单献公弃亲用羁。冬十月辛酉，襄、顷之族杀献公而立成公。

十一月，季武子卒。晋侯谓伯瑕曰："吾所问日食，从矣，可

常乎？”对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类，官职不则，同始异终，胡可常也？《诗》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国。’其异终也如是。”公曰：“何谓六物？”对曰：“岁、时、日、月、星、辰，是谓也。”公曰：“多语寡人辰而莫同，何谓辰？”对曰：“日月之会，是谓辰，故以配日。”

卫襄公夫人姜氏无子，嬖人婤姶生孟絷。孔成子梦康叔谓己：“立元，余使羁之孙圉与史苟相之。”史朝亦梦康叔谓己：“余将命而子苟与孔烝鉏之曾孙圉相元。”史朝见成子，告之梦，梦协。晋韩宣子为政聘于诸侯之岁，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孟絷之足不良能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卫国，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絷，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长之谓乎？”对曰：“康叔名之，可谓长矣。孟非人也，将不列于宗，不可谓长。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袭于梦，武王所用也，弗从何为？弱足者居。侯主社稷，临祭祀，奉民人，事鬼神，从会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灵公。十二月癸亥，葬卫襄公。

昭公八年

［经］八年春，陈侯之弟招杀陈世子偃师。夏四月辛丑，陈侯溺卒。叔弓如晋。楚人执陈行人干征师杀之。陈公子留出奔郑。秋，蒐于红。陈人杀其大夫公子过。大雩，冬十月壬午，楚师灭陈。执陈公子招，放之于越。杀陈孔奂。葬陈哀公。

［传］八年春，石言于晋魏榆。晋侯问于师旷曰：“石何故言？”对曰：“石不能言，或冯焉。不然，民听滥也。抑臣又闻之曰：‘作事不时，怨讟动于民，则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宫室崇侈，民力

凋尽，怨讟并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于是晋侯方筑虒祁之宫，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征，故怨远于其身。小人之言，僭而无征，故怨咎及之。《诗》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处休。’其是之谓乎？是宫也成，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

陈哀公元妃郑姬，生悼大子偃师，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胜。二妃嬖，留有宠，属诸司徒招与公子过。哀公有废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过杀悼大子偃师，而立公子留。

夏四月辛亥，哀公缢。干征师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胜愬之于楚，楚人执而杀之。公子留奔郑。书曰‘陈侯之弟招杀陈世子偃师”，罪在招也；“楚人执陈行人干征师杀之”，罪不在行人也。

叔弓如晋，贺虒祁也。游吉相郑伯以如晋，亦贺虒祁也。史赵见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吊也，而又贺之。”子大叔曰：“若何吊也？其非唯我贺，将天下实贺。”

秋，大蒐于红，自根牟至于商、卫，革车千乘。

七月甲戌，齐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丁丑，杀梁婴。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车，皆来奔，而立子良氏之宰。其臣曰：“孺子长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将攻之。陈桓子善于子尾，亦授甲，将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则数人告。将往，又数人告于道，遂如陈氏。桓子将出矣，闻之而还，游服而逆之，请命。对曰：“闻强氏授甲将攻子，子闻诸？”曰：“弗闻。”“子盍亦授甲？无宇请从。”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诲之犹惧其不济，吾又宠秩之，其若先人何？子盍谓之。《周书》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桓子稽颡曰：“顷、灵福子，吾犹有望。”遂和之如初。

陈公子招归罪于公子过而杀之。九月，楚公子弃疾帅师奉孙

吴围陈，宋戴恶会之。冬十一月壬午，灭陈。舆嬖袁克杀马毁玉以葬。楚人将杀之，请置之，既又请私。私于幄，加绖于颡而逃。使穿封戌为陈公，曰："城麇之役，不谄。"侍饮酒于王，王曰："城麇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对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礼以息楚。"晋侯问于史赵，曰："陈其遂亡乎？"对曰："未也。"公曰："何故？"对曰："陈，颛顼之族也，岁在鹑火，是以卒灭。陈将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犹将复由。且陈氏得政于齐而后陈卒亡。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置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赐之姓，使祀虞帝。臣闻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数未也，继守将在齐，其兆既存矣。"

昭公九年

［经］九年春，叔弓会楚子于陈。许迁于夷。夏四月，陈灾，秋，仲孙貜如齐。冬，筑郎囿。

［传］九年春，叔弓、宋华亥、郑游吉、卫赵黡会楚子于陈。

二月庚申，楚公子弃疾迁许于夷，实城父。取州来淮北之田以益之。伍举授许男田。然丹迁城父人于陈，以夷濮西田益之。迁方城外人于许。

周甘人与晋阎嘉争阎田。晋梁丙、张趯率阴戎伐颍。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迩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废队是为，岂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梼杌于四裔，以御螭魅，故允姓之奸居于瓜州。伯父惠公归自秦，而诱以来，使逼我诸姬，入我郊甸，则戎焉取之。戎有中国，谁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难乎？伯父图之！我在伯父，犹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谋主也。伯

父若裂冠毁冕，拔本塞原，专弃谋主，虽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谓宣子曰：“文之伯也，岂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来，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以宣示其侈，诸侯之贰，不亦宜乎？且王辞直，子其图之。”宣子说。王有姻丧，使赵成如周吊，且致阎田与襚，反颍俘。王亦使宾滑执甘大夫襄以说于晋，晋人礼而归之。

夏四月，陈灾。郑裨灶曰：“五年，陈将复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产问其故。对曰：“陈，水属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陈，逐楚而建陈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岁五及鹑火，而后陈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晋荀盈如齐逆女，还，六月，卒于戏阳。殡于绛，未葬。晋侯饮酒，乐。膳宰屠蒯趋入，请佐公使尊，许之。而遂酌以饮工，曰：“女为君耳，将司聪也。辰在子、卯，谓之疾日。君彻宴乐，学人舍业，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谓股肱。股肱或亏，何痛如之？女弗闻而乐，是不聪也。”又饮外嬖嬖叔，曰：“女为君目，将司明也。服以旌礼，礼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见，是不明也。”亦自饮也，曰：“味以行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实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说，彻酒。

初，公欲废知氏而立其外嬖，为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跞佐下军以说焉。

孟僖子如齐殷聘，礼也。

冬，筑郎囿。书，时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孙昭子曰：“《诗》曰：‘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焉用速成，其以剿民也？无囿，犹可；无民，其可乎？”

昭公十年

[经] 十年春王正月。夏，齐栾施来奔。秋七月，季孙意如、叔弓、仲孙貜帅师伐莒。戊子，晋侯彪卒。九月，叔孙婼如晋，葬晋平公。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传] 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郑裨灶言于子产曰："七月戊子，晋君将死。今兹岁在颛顼之虚，姜氏、任氏实守其地，居其维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晋之妣也。天以七纪，戊子，逢公以登，星斯于是乎出。吾是以讥之。"

齐惠栾、高氏皆耆酒，信内，多怨，强于陈、鲍氏而恶之。

夏，有告陈桓子曰："子旗、子良将攻陈、鲍。"亦告鲍氏。桓子授甲而如鲍氏，遭子良醉而骋，遂见文子，则亦授甲矣。使视二子，则皆将饮酒。桓子曰："彼虽不信，闻我授甲，则必逐我。及其饮酒也，先伐诸？"陈、鲍方睦，遂伐栾、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陈、鲍焉往？"遂伐虎门。

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门之外，四族召之，无所往。其徒曰："助陈、鲍乎？"曰："何善焉？""助栾、高乎？"曰："庸愈乎？""然则归乎？"曰："君伐，焉归？"公召之，而后入。公卜使王黑以灵姑铚率，吉，请断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战于稷，栾、高败，又败诸庄。国人追之，又败诸鹿门。栾施、高强来奔。陈、鲍分其室。

晏子谓桓子："必致诸公。让，德之主也，让之谓懿德。凡有血气，皆有争心，故利不可强，思义为愈。义，利之本也，蕴利生孽。姑使无蕴乎！可以滋长。"桓子尽致诸公，而请老于莒。

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从者之衣屦，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与之夫于。反子城、子公、公孙捷，而皆益其禄。凡公子、公孙之无禄者，私分之邑。国之

贫约孤寡者，私与之粟。曰："《诗》云：'陈锡载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公与桓子莒之旁邑，辞。穆孟姬为之请高唐，陈氏始大。

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献俘，始用人于亳社。臧武仲在齐，闻之，曰："周公其不飨鲁祭乎！周公飨义，鲁无义。《诗》曰：'德音孔昭，视民不佻。'佻之谓甚矣，而壹用之，将谁福哉？"

戊子，晋平公卒。郑伯如晋，及河，晋人辞之。游吉遂如晋。九月，叔孙婼、齐国弱、宋华定、卫北宫喜、郑罕虎、许人、曹人、莒人、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晋，葬平公也。郑子皮将以币行，子产曰："丧焉用币？用币必百两，百两必千人，千人至，将不行。不行，必尽用之。几千人而国不亡？"子皮固请以行。既葬，诸侯之大夫欲因见新君。叔孙昭子曰："非礼也。"弗听。叔向辞之，曰："大夫之事毕矣，而又命孤，孤斩焉在衰绖之中。其以嘉服见，则丧礼未毕；其以丧服见，是重受吊也。大夫将若之何？"皆无辞以见。子皮尽用其币，归，谓子羽曰："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则不足。《书》曰：'欲败度，纵败礼。'我之谓矣。夫子知度与礼矣，我实纵欲而不能自克也。"

昭子至自晋，大夫皆见。高强见而退。昭子语诸大夫曰："为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庆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诸君，君以为忠而甚宠之。将死，疾于公宫，辇而归，君亲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犹及之，难不慎也？丧夫人之力，弃德、旷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诗》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后。'其是之谓乎！"

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恶寺人柳，欲杀之。及丧，柳炽炭于位，将至，则去之。比葬，又有宠。

昭公十一年

［经］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诱蔡侯般杀之于申。楚公子弃疾帅师围蔡。五月甲申，夫人归氏薨。大蒐于比蒲。仲孙貜会邾子，盟于祲祥。秋，季孙意如会晋韩起、齐国弱、宋华亥、卫北宫佗、郑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齐归。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师灭蔡，执蔡世子有以归，用之。

［传］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

景王问于苌弘曰："今兹诸侯，何实吉？何实凶？"对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岁也，岁在豕韦，弗过此矣。楚将有之，然壅也。岁及大梁，蔡复，楚凶，天之道也。"

楚子在申，召蔡灵侯。灵侯将往，蔡大夫曰："王贪而无信，唯蔡于感，今币重而言甘，诱我也，不如无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飨蔡侯于申，醉而执之。夏四月丁巳，杀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弃疾帅师围蔡。

韩宣子问于叔向曰："楚其克乎？"对曰："克哉！蔡侯获罪于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将假手于楚以毙之，何故不克？然肸闻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孙吴以讨于陈，曰：'将定而国。'陈人听命，而遂县之。今又诱蔡而杀其君，以围其国，虽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缗，以丧其国；纣克东夷，而陨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于二王，能无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恶而降之罚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将用之，力尽而敝之，是以无拯，不可没振。"

五月，齐归薨。大蒐于比蒲，非礼也。

孟僖子会邾庄公，盟于祲祥，修好，礼也。泉丘人有女，梦以其帷幕孟氏之庙，遂奔僖子，其僚从之。盟于清丘之社，曰：

"有子，无相弃也。"僖子使助薳氏之簉。反自祲祥，宿于薳氏，生懿子及南宫敬叔于泉丘人。其僚无子，使字敬叔。

楚师在蔡，晋荀吴谓韩宣子曰："不能救陈，又不能救蔡，物以无亲，晋之不能，亦可知也已！为盟主而不恤亡国，将焉用之？"

秋，会于厥慭，谋救蔡也。郑子皮将行，子产曰："行不远，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顺，楚大而不德，天将弃蔡以壅楚，盈而罚之，蔡必亡矣。且丧君而能守者，鲜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恶周必复，王恶周矣。"晋人使狐父请蔡于楚，弗许。

单子会韩宣子于戚，视下，言徐。叔向曰："单子其将死乎！朝有著定，会有表，衣有襘，带有结。会朝之言，必闻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视不过结、襘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则有阙。今单子为王官伯，而命事于会，视不登带，言不过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从。无守气矣。"

九月，葬齐归，公不戚。晋士之送葬者，归以语史赵。史赵曰："必为鲁郊。"侍者曰："何故？"曰："归姓也，不思亲，祖不归也。"叔向曰："鲁公室其卑乎？君有大丧，国不废蒐。有三年之丧，而无一日之戚。国不恤丧，不忌君也；君无戚容，不顾亲也。国不忌君，君不顾亲，能无卑乎？殆其失国。"

冬十一月，楚子灭蔡，用隐大子于冈山。申无宇曰："不祥。五牲不相为用，况用诸侯乎？王必悔之。"

十二月，单成公卒。

楚子城陈、蔡、不羹。使弃疾为蔡公。王问于申无宇曰："弃疾在蔡何如？"对曰："择子莫如父，择臣莫如君。郑庄公城栎而置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齐桓公城谷而置管仲焉，至于今赖之。臣闻五大不在边，五细不在庭。亲不在外，羁不在内。今弃疾在外，郑丹在内，君其少戒。"王曰："国有大城，何如？"对曰："郑京、

栎实杀曼伯，宋萧、亳实杀子游，齐渠丘实杀无知，卫蒲、戚实出献公。若由是观之，则害于国。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昭公十二年

[经] 十有二年春，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三月壬申，郑伯嘉卒。夏，宋公使华定来聘。公如晋，至河乃复。五月，葬郑简公。楚杀其大夫成熊。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齐。楚子伐徐。晋伐鲜虞。

[传] 十二年春，齐高偃纳北燕伯款于唐，因其众也。

三月，郑简公卒。将为葬除，及游氏之庙，将毁焉。子大叔使其除徒执用以立，而无庸毁，曰：“子产过女，而问何故不毁，乃曰：‘不忍庙也！诺，将毁矣！’”既如是，子产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当道者，毁之，则朝而堋；弗毁，则日中而堋。子大叔请毁之，曰：“无若诸侯之宾何！”子产曰：“诸侯之宾能来会吾丧，岂惮日中？无损于宾，而民不害，何故不为？”遂弗毁，日中而葬。君子谓：“子产于是乎知礼。礼，无毁人以自成也。”

夏，宋华定来聘，通嗣君也。享之，为赋《蓼萧》，弗知，又不答赋。昭子曰：“必亡。宴语之不怀，宠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将何以在？”

齐侯、卫侯、郑伯如晋，朝嗣君也。公如晋，至河，乃复。取郠之役，莒人愬于晋，晋有平公之丧，未之治也，故辞公。公子慭遂如晋。晋侯享诸侯，子产相郑伯，辞于享，请免丧而后听命。晋人许之，礼也。晋侯以齐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壶，晋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为诸侯师。”中之。齐侯举矢，曰：“有酒如渑，有肉如陵。寡人中此，与君代兴。”亦中之。伯瑕谓穆子曰：“子失辞。吾固师诸侯矣，壶何为焉，其以

中俊也？齐君弱吾君，归弗来矣！”穆子曰：“吾军帅强御，卒乘竞劝，今犹古也，齐将何事？”公孙傁趋进，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齐侯出。

楚子谓成虎，若敖之余也，遂杀之。或谮成虎于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书曰：“楚杀其大夫成虎。”怀宠也。

六月，葬郑简公。

晋荀吴伪会齐师者，假道于鲜虞，遂入昔阳。秋八月壬午，灭肥，以肥子绵皋归。

周原伯绞虐，其舆臣使曹逃。冬十月壬申朔，原舆人逐绞而立公子跪寻，绞奔郊。

甘简公无子，立其弟过。过将去成、景之族。成、景之族赂刘献公。丙申，杀甘悼公，而立成公之孙鳅。丁酉，杀献大子之傅庾皮之子过，杀瑕辛于市，及宫嬖绰、王孙没、刘州鸠、阴忌、老阳子。

季平子立，而不礼于南蒯。南蒯谓子仲：“吾出季氏，而归其室于公，子更其位，我以费为公臣。”子仲许之。南蒯语叔仲穆子，且告之故。

季悼子之卒也，叔孙昭子以再命为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构二家，谓平子曰：“三命逾父兄，非礼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孙氏有家祸，杀适立庶，故婼也及此。若因祸以毙之，则闻命矣。若不废君命，则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将与季氏讼，书辞无颇。”季孙惧，而归罪于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谋季氏。慭告公，而遂从公如晋。南蒯惧不克，以费叛如齐。子仲还，及卫，闻乱，逃介而先。及郊，闻费叛，遂奔齐。

南蒯之将叛也，其乡人或知之，过之而叹，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浅谋，迩身而远志，家臣而君图，有人矣哉！”

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外强内温，忠也；和以率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外内倡和为忠，率事以信为共，供养三德为善，非此三者，弗当。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且可饰乎？中美能黄，上美为元，下美则裳，参成可筮。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

将适费，饮乡人酒。乡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从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邻者耻乎！已乎已乎，非吾党之士乎！"

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闻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谓小待政于朝，曰："吾不为怨府。"

楚子狩于州来，次于颍尾，使荡侯、潘子、司马督、嚣尹午、陵尹喜帅师围徐以惧吴。楚子次于乾溪，以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复陶，翠被，豹舄，执鞭以出。仆析父从。右尹子革夕，王见之，去冠、被，舍鞭，与之语曰："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四国皆有分，我独无有。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为分，王其与我乎？"对曰："与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齐，王舅也；晋及鲁、卫，王母弟也。楚是以无分，而彼皆有。今周与四国服事君王，将唯命是从，岂其爱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今郑人贪赖其田，而不我与。我若求之，其与我乎？"对曰："与君王哉！周不爱鼎，郑敢爱田？"王曰："昔诸侯远我而畏晋，今我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子与有劳焉。诸侯其畏我乎？"对曰："畏君王哉！是四国者，专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

工尹路请曰："君王命剥圭以为鏚柲，敢请命。"王入视之。析父谓子革："吾子，楚国之望也！今与王言如响，国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厉以须，王出，吾刃将斩矣。"王出，复语。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对曰："臣尝问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祗宫。臣问其诗而不知也。若问远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对曰："能。其诗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王揖而入，馈不食，寝不寐。数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难。

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楚灵王若能如是，岂其辱于乾溪？"

晋伐鲜虞，因肥之役也。

昭公十三年

[经] 十有三年春，叔弓帅师围费。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晋归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弃疾杀公子比。秋，公会刘子、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与盟。晋人执季孙意如以归。公至自会。蔡侯庐归于蔡。陈侯吴归于陈。冬十月，葬蔡灵公。公如晋，至河乃复。吴灭州来。

[传] 十三年春，叔弓围费，弗克，败焉。平子怒，令见费人执之，以为囚俘。冶区夫曰："非也。若见费人，寒者衣之，饥者食之，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费来如归，南氏亡矣，民将叛之，谁与居邑？若惮之以威，惧之以怒，民疾而叛，为之聚也。若诸侯皆然，费人无归，不亲南氏，将焉入矣？"平子从之。费人叛南氏。

楚子之为令尹也，杀大司马薳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夺薳居田；迁许而质许围。蔡洧有宠于王，王之灭蔡也，其父死焉，王使与於守而行。申之会，越大夫戮焉。王夺斗韦龟中犨，又夺成然邑而使为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许围、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礼也，因群丧职之族，启越大夫常寿过作乱，围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

观起之死也，其子从在蔡，事朝吴，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请试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及郊，而告之情，强与之盟，入袭蔡。蔡公将食，见之而逃。观从使子干食，坎，用牲，加书，而速行。己徇于蔡，曰："蔡公召二子，将纳之，与之盟而遣之矣，将师而从之。"蔡人聚，将执之。辞曰："失贼成军，而杀余，何益？"乃释之。朝吴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则如违之，以待所济；若求安定，则如与之，以济所欲。且违上，何适而可？"众曰："与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邓，依陈、蔡人以国。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蔓成然、蔡朝吴帅陈、蔡、不羹、许、叶之师，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陈、蔡欲为名，故请为武军。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请藩而已。"乃藩为军。蔡公使须务牟与史猈先入，因正仆人杀大子禄及公子罢敌。公子比为王，公子黑肱为令尹，次于鱼陂。公子弃疾为司马，先除王宫，使观从从师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归复所，后者劓。"师及訾梁而溃。

王闻群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车下，曰："人之爱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无子，知挤于沟壑矣。"王曰："余杀人子多矣，能无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请待于郊，以听国人。"王曰："众怒不可犯也。"曰："若入于大都而乞师于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于诸侯，以听大国之图君也。"王曰："大福不再，只取辱焉。"然丹乃归于楚。王沿夏，将欲入鄢。芋

尹无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诛，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弃，吾其从王。"乃求王，遇诸棘闱以归。夏五月癸亥，王缢于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

观从谓子干曰："不杀弃疾，虽得国，犹受祸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将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国每夜骇曰："王入矣！"乙卯夜，弃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国人大惊。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国人杀君司马，将来矣！君若早自图也，可以无辱。众怒如水火焉，不可为谋。"又有呼而走至者，曰："众至矣！"二子皆自杀。丙辰，弃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实訾敖。杀囚，衣之王服而流诸汉，乃取而葬之，以靖国人。使子旗为令尹。

楚师还自徐，吴人败诸豫章，获其五帅。

平王封陈、蔡，复迁邑，致群赂，施舍、宽民，宥罪、举职。召观从，王曰："唯尔所欲。"对曰："臣之先佐开卜。"乃使为卜尹。使枝如子躬聘于郑，且致犨、栎之田。事毕，弗致。郑人请曰："闻诸道路，将命寡君以犨、栎，敢请命。"对曰："臣未闻命。"既复，王问犨、栎。降服而对，曰："臣过失命，未之致也。"王执其手，曰："子毋勤。姑归，不谷有事，其告子也。"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

初，灵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龟，诟天而呼曰："是区区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无厌也，故从乱如归。

初，共王无冢适，有宠子五人，无适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而祈曰："请神择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遍以璧见于群望，曰："当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谁敢违之？"既，乃与巴姬密埋璧于大室之庭，使五人齐，而长入拜。康王跨之，灵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远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厌纽。斗韦龟属成然焉，且

曰："弃礼违命，楚其危哉！"

子干归，韩宣子问于叔向曰："子干其济乎？"对曰："难。"宣子曰："同恶相求，如市贾焉，何难？"对曰："无与同好，谁与同恶？取国有五难：有宠而无人，一也；有人而无主，二也；有主而无谋，三也；有谋而无民，四也；有民而无德，五也。子干在晋，十三年矣，晋、楚之从，不闻达者，可谓无人；族尽亲叛，可谓民主；无衅而动，可谓无谋；为羁终世，可谓无民；亡无爱征，可谓无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难以弑旧君，谁能济之？有楚国者，其弃疾乎！君陈、蔡，城外属焉。苛慝不作，盗贼伏隐，私欲不违，民无怨心。先神命之。国民信之，芈姓有乱，必季实立，楚之常也。获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宠贵，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难，谁能害之？子干之官，则右尹也；数其贵宠，则庶子也；以神所命，则又远之。其贵亡矣，其宠弃矣。民无怀焉，国无与焉，将何以立？"宣子曰："齐桓、晋文，不亦是乎？"对曰："齐桓，卫姬之子也，有宠于僖；有鲍叔牙、宾须无、隰朋以为辅佐；有莒、卫以为外主；有国、高以为内主。从善如流，下善齐肃，不藏贿，不从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厌。是以有国，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宠于献。好学而不贰，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余、子犯以为腹心，有魏犨、贾佗以为股肱，有齐、宋、秦、楚以为外主，有栾、郤、狐、先以为内主。亡十九年，守志弥笃。惠、怀弃民，民从而与之。献无异亲，民无异望，天方相晋，将何以代文？此二君者，异于子干。共有宠子，国有奥主。无施于民，无援于外，去晋而不送，归楚而不逆，何以冀国？"

晋成虒祁，诸侯朝而归者皆有贰心。为取郠故，晋将以诸侯来讨。叔向曰："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并征会，告于吴。秋，晋侯会吴子于良，水道不可，吴子辞，乃还。

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车四千乘，羊舌鲋摄司马，遂合诸侯于平丘。子产、子大叔相郑伯以会。子产以幄幕九张行，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损焉。及会，亦如之。

次于卫地，叔鲋求货于卫，淫刍荛者。卫人使屠伯馈叔向羹与一箧锦，曰："诸侯事晋，未敢携贰，况卫在君之宇下，而敢有异志？刍荛者异于他日，敢请之。"叔向受羹反锦，曰："晋有羊舌鲋者，渎货无厌，亦将及矣。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赐之，其已。"客从之，未退而禁之。

晋人将寻盟，齐人不可。晋侯使叔向告刘献公曰："抑齐人不盟，若之何？"对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诸侯不贰，何患焉？告之以文辞，董之以武师，虽齐不许，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请帅王赋，'元戎十乘，以先启行'，迟速唯君。"叔向告于齐，曰："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为请。"对曰："诸侯讨贰，则有寻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寻？"叔向曰："国家之败，有事而无业，事则不经；有业而无礼，经则不序；有礼而无威，序则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则不明。不明弃共，百事不终，所由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诸侯岁聘以志业，间朝以讲礼，再朝而会以示威，再会而盟以显昭明。志业于好，讲礼于等，示威于众，昭明于神。自古以来，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兴。晋礼主盟，惧有不治。奉承齐牺，而布诸君，求终事也。君曰：'余必废之'，何齐之有？唯君图之，寡君闻命矣！"齐人惧，对曰："小国言之，大国制之，敢不听从？既闻命矣，敬共以往，迟速唯君。"叔向曰："诸侯有间矣，不可以不示众。"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复旆之。诸侯畏之。

邾人、莒人愬于晋曰："鲁朝夕伐我，几亡矣。我之不共，鲁故之以。"晋侯不见公，使叔向来辞曰："诸侯将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请君无勤。"子服惠伯对曰："君信蛮夷之诉，以

绝兄弟之国，弃周公之后，亦唯君。寡君闻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车四千乘在，虽以无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其何敌之有？牛虽瘠，偾于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忧，其庸可弃乎？若奉晋之众，用诸侯之师，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讨鲁罪，间其二忧，何求而弗克？”鲁人惧，听命。

甲戌，同盟于平丘，齐服也。令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产命外仆速张于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产闻其未张也，使速往，乃无所张矣。

及盟，子产争承，曰：“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之制也。卑而贡重者，甸服也。郑伯，男也，而使从公侯之贡，惧弗给也，敢以为请。诸侯靖兵，好以为事。行理之命，无月不至，贡之无艺，小国有阙，所以得罪也。诸侯修盟，存小国也。贡献无及，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将在今矣。”自日中以争，至于昏，晋人许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诸侯若讨，其可渎乎？”子产曰：“晋政多门，贰偷之不暇，何暇讨？国不竞亦陵，何国之为？”

公不与盟。晋人执季孙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铎射怀锦，奉壶饮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与之锦而入。晋人以平子归，子服湫从。

子产归，未至，闻子皮卒，哭，且曰：“吾已！无为为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谓：“子产于是行也，足以为国基矣。《诗》曰：‘乐只君子，邦家之基。’子产，君子之求乐者也。”且曰：“合诸侯，艺贡事，礼也。”

鲜虞人闻晋师之悉起也，而不警边，且不修备。晋荀吴自著雍以上军侵鲜虞，及中人，驱冲竞，大获而归。

楚之灭蔡也，灵王迁许、胡、沈、道、房、申于荆焉。平王即位，既封陈、蔡，而皆复之，礼也。隐大子之子庐归于蔡，礼也；悼大子之子吴归于陈，礼也。

冬十月，葬蔡灵公，礼也。

公如晋。荀吴谓韩宣子曰："诸侯相朝，讲旧好也，执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辞之。"乃使士景伯辞公于河。

吴灭州来，令尹子期请伐吴。王弗许，曰："吾未抚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备，未定国家，而用民力，败不可悔。州来在吴，犹在楚也。子姑待之。"

季孙犹在晋，子服惠伯私于中行穆子曰："鲁事晋，何以不如夷之小国？鲁，兄弟也，土地犹大，所命能具。若为夷弃之，使事齐、楚，其何瘳于晋？亲亲、与大，赏共、罚否，所以为盟主也。子其图之。谚曰：'臣一主二。'吾岂无大国？"穆子告韩宣子，且曰："楚灭陈、蔡，不能救，而为夷执亲，将焉用之？"乃归季孙。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诸侯而执其老。若犹有罪，死命可也。若曰无罪而惠免之，诸侯不闻，是逃命也，何免之为？请从君惠于会。"宣子患之，谓叔向曰："子能归季孙乎？"对曰："不能。鲋也能。"乃使叔鱼。叔鱼见季孙，曰："昔鲋也得罪于晋君，自归于鲁君，微武子之赐，不至于今。虽获归骨于晋，犹子则肉之，敢不尽情？归子而不归，鲋也闻诸吏，将为子除馆于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惧，先归。惠伯待礼。

昭公十四年

［经］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晋。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冬，莒杀其公子意恢。

［传］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晋，尊晋、罪己也。尊晋、罪己，礼也。

南蒯之将叛也，盟费人。司徒老祁、虑癸伪废疾，使请于南蒯曰："臣愿受盟而疾兴。若以君灵不死，请待间而盟。"许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请朝众而盟。遂劫南蒯曰："群臣不忘其君，畏

子以及今，三年听命矣。子若弗图，费人不忍其君，将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请送子。"请期五日。遂奔齐。侍饮酒于景公。公曰："叛夫！"对曰："臣欲张公室也。"子韩皙曰："家臣而欲张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虑癸来归费，齐侯使鲍文子致之。

夏，楚子使然丹简上国之兵于宗丘，且抚其民。分贫，振穷；长孤幼，养老疾；收介特，救灾患；宥孤寡，赦罪戾；诘奸慝，举淹滞；礼新，叙旧；禄勋，合亲；任良，物官。使屈罢简东国之兵于召陵，亦如之。好于边疆，息民五年，而后用师，礼也。

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戚，国人弗顺，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舆。蒲余侯恶公子意恢而善于庚舆；郊公恶公子铎而善于意恢。公子铎因蒲余侯而与之谋，曰："尔杀意恢，我出君而纳庚舆。"许之。

楚令尹子旗有德于王，不知度，与养氏比，而求无厌。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杀斗成然，而灭养氏之族。使斗辛居郧，以无忘旧勋。

冬十二月，蒲余侯兹夫杀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齐。公子铎逆庚舆于齐，齐隰党、公子钽送之，有赂田。

晋邢侯与雍子争鄐田，久而无成。士景伯如楚，叔鱼摄理。韩宣子命断旧狱，罪在雍子。雍子纳其女于叔鱼，叔鱼蔽罪邢侯。邢侯怒，杀叔鱼与雍子于朝。宣子问其罪于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赂以买直，鲋也鬻狱，刑侯专杀，其罪一也。己恶而掠美为昏，贪以败官为墨，杀人不忌为贼。《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请从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与叔鱼于市。

仲尼曰："叔向，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减。曰义也夫，可谓直矣。平丘之会，数其贿也，以宽卫国，晋不为暴；归鲁季孙，称其诈也，以宽鲁国，晋不为

虐；邢侯之狱，言其贪也，以正刑书，晋不为颇。三言而除三恶，加三利，杀亲益荣，犹义也夫！”

昭公十五年

［经］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吴子夷末卒。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宫。籥入，叔弓卒。去乐，卒事。夏，蔡朝吴出奔郑。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晋荀吴帅师伐鲜虞。冬，公如晋。

［传］十五年春，将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见赤黑之祲，非祭祥也，丧氛也。其在莅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莅事，籥入而卒。去乐，卒事，礼也。

楚费无极害朝吴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谓之曰：“王唯信子，故处子于蔡。子亦长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请。”又谓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吴，故处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难乎？弗图，必及于难。”夏，蔡人逐朝吴。朝吴出奔郑。王怒，曰：“余唯信吴，故置诸蔡。且微吴，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无极对曰：“臣岂不欲吴？然而前知其为人之异也。吴在蔡，蔡必速飞。去吴，所以翦其翼也。”

六月乙丑，王大子寿卒。

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

晋荀吴帅师伐鲜虞，围鼓。鼓人或请以城叛，穆子弗许。左右曰：“师徒不勤，而可以获城，何故不为？”穆子曰：“吾闻诸叔向曰：‘好恶不愆，民知所适，事无不济。’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恶也。人以城来，吾独何好焉？赏所甚恶，若所好何？若其弗赏，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则进，否则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迩奸，所丧滋多。”使鼓人杀叛人而缮守备。围鼓三月，鼓人或请降。使其民见，曰：“犹有食色，姑修而城。”军吏曰：“获城而弗取，勤民而顿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获

一邑而教民怠，将焉用邑？邑以贾怠，不如完旧。贾怠无卒，弃旧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义不爽，好恶不愆，城可获而民知义所，有死命而无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尽，而后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鸢鞮归。

冬，公如晋，平丘之会故也。

十二月，晋荀跞如周，葬穆后，籍谈为介。既葬，除丧，以文伯宴，樽以鲁壶。王曰：“伯氏，诸侯皆有以镇抚王室，晋独无有，何也？”文伯揖籍谈，对曰：“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于王室，以镇抚其社稷，故能荐彝器于王。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献器？”王曰：“叔氏，而忘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无分乎？密须之鼓，与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阙巩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处参虚，匡有戎狄。其后襄之二路，鏚钺，秬鬯，彤弓，虎贲，文公受之，以有南阳之田，抚征东夏，非分而何？夫有勋而不废，有绩而载，奉之以土田，抚之以彝器，旌之以车服，明之以文章，子孙不忘，所谓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孙伯黡，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晋，于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后也，何故忘之？”籍谈不能对。宾出，王曰：“籍父其无后乎！数典而忘其祖。”

籍谈归，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终乎！吾闻之：‘所乐必卒焉。’今王乐忧，若卒以忧，不可谓终。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于是乎以丧宾宴，又求彝器，乐忧甚矣，且非礼也。彝器之来，嘉功之由，非由丧也。三年之丧，虽贵遂服，礼也。王虽弗遂，宴乐以早，亦非礼也。礼，王之大经也。一动而失二礼，无大经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经。忘经而多言，举典，将焉用之？”

昭公十六年

［经］十有六年春，齐侯伐徐。楚子诱戎蛮子杀之。夏，公至自晋。秋八月己亥，晋侯夷卒。九月，大雩。季孙意如如晋。冬十月，葬晋昭公。

［传］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晋，晋人止公。不书，讳之也。

齐侯伐徐。

楚子闻蛮氏之乱也与蛮子之无质也，使然丹诱戎蛮子嘉杀之，遂取蛮氏。既而复立其子焉，礼也。

二月丙申，齐师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会齐侯，盟于蒲隧，赂以甲父之鼎。叔孙昭子曰："诸侯之无伯，害哉！齐君之无道也，兴师而伐远方，会之，有成而还，莫之亢也。无伯也夫！《诗》曰：'宗周既灭，靡所止戾。正大夫离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谓乎！"

三月，晋韩起聘于郑，郑伯享之。子产戒曰："苟有位于朝，无有不共恪。"孔张后至，立于客间，执政御之；适客后，又御之；适县间。客从而笑之。事毕，富子谏曰："夫大国之人，不可不慎也，几为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礼，夫犹鄙我。国而无礼，何以求荣？孔张失位，吾子之耻也。"子产怒曰："发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颇类，狱之放纷，会朝之不敬，使命之不听，取陵于大国，罢民而无功，罪及而弗知，侨之耻也。孔张，君之昆孙子孔之后也，执政之嗣也，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于诸侯，国人所尊，诸侯所知。立于朝而祀于家，有禄于国，有赋于军，丧、祭有职，受脤、归脤。其祭在庙，已有著位。在位数世，世守其业，而忘其所，侨焉得耻之？辟邪之人而皆及执政，是先王无刑罚也。子宁以他规我。"

宣子有环，有一在郑商。宣子谒诸郑伯，子产弗与，曰："非

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谓子产曰：“韩子亦无几求，晋国亦未可以贰。晋国、韩子，不可偷也。若属有谗人交斗其间，鬼神而助之，以兴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爱于一环，其以取憎于大国也，盍求而与之？”子产曰：“吾非偷晋而有二心，将终事之，是以弗与，忠信故也。侨闻君子非无贿之难，立而无令名之患。侨闻为国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难，无礼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国之人令于小国，而皆获其求，将何以给之？一共一否，为罪滋大。大国之求，无礼以斥之，何餍之依？吾且为鄙邑，则失位矣。若韩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贪淫甚矣，独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韩子成贪，将焉用之？且吾以玉贾罪，不亦锐乎？”

韩子买诸贾人，既成贾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韩子请诸子产曰：“日起请夫环，执政弗义，弗敢复也。今买诸商人，商人曰：‘必以闻’，敢以为请。”子产对曰：“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来辱，而谓敝邑强夺商人，是教弊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诸侯，必不为也。若大国令，而共无艺，郑鄙邑也，亦弗为也。侨若献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韩子辞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辞之。”

夏四月，郑六卿饯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子齹赋《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产赋郑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赋《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终乎？”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萚兮》。宣子喜，曰：“郑其庶乎！二三

君子以君命贶起，赋不出郑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数世之主也，可以无惧矣。”宣子皆献马焉，而赋《我将》。子产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乱，敢不拜德？”宣子私觐于子产以玉与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赐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公至自晋。子服昭伯语季平子曰：“晋之公室，其将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强而奢傲，将因是以习，习实为常，能无卑乎？”平子曰：“尔幼，恶识国？”

秋八月，晋昭公卒。

九月，大雩，旱也。

郑大旱，使屠击、祝款、竖柎有事于桑山。斩其木，不雨。子产曰：“有事于山，蓺山林也；而斩其木，其罪大矣。”夺之官邑。

冬十月，季平子如晋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犹信，子服氏有子哉！”

昭公十七年

［经］十有七年春，小邾子来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郯子来朝。八月，晋荀吴帅师灭陆浑之戎。冬，有星孛于大辰。楚人及吴战于长岸。

［传］十七年春，小邾穆公来朝，公与之燕。季平子赋《采叔》，穆公赋《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国，其能久乎？”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请所用币。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举，伐鼓于社；诸侯用币于社，伐鼓于朝，礼也。”平子御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有伐鼓、用币，礼也。其余则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过分而未至，三辰有灾，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举，辟移时；乐奏鼓，祝用币，史用辞。故《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此月朔之谓也。当夏四月，是谓孟夏。”平子弗从。昭

子退，曰："夫子将有异志，不君君矣。"

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鴡鸠氏，司马也；鳲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犹信。"

晋侯使屠蒯如周，请有事于洛与三涂。苌弘谓刘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陆浑氏甚睦于楚，必是故也。君其备之！"乃警戎备。九月丁卯，晋荀吴帅师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洛。陆浑人弗知，师从之。庚午，遂灭陆浑，数之以其贰于楚也。陆浑子奔楚，其众奔甘鹿。周大获。宣子梦文公携荀吴而授之陆浑，故使穆子帅师，献俘于文宫。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汉。申须曰："彗所以除旧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诸侯其有火灾乎？"梓慎曰："往年吾见之，是其征也，火出而见。今兹火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与不然乎？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夏数得天，若火作，其四国当之，在宋、卫、陈、郑乎？宋，大辰之虚也；陈，大皞之虚也；郑，祝融之虚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汉，汉，水祥也。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其星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

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过其见之月。”郑裨灶言于子产曰：“宋、卫、陈、郑将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瓒，郑必不火。”子产弗与。

吴伐楚。阳匄为令尹，卜战，不吉。司马子鱼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马令龟，我请改卜。”令曰：“鲂也，以其属死之，楚师继之，尚大克之！”吉。战于长岸，子鱼先死，楚师继之，大败吴师，获其乘舟余皇。使随人与后至者守之，环而堑之，及泉，盈其隧炭，陈以待命。吴公子光请于其众，曰：“丧先王之乘舟，岂唯光之罪？众亦有焉。请藉取之以救死。”众许之。使长鬣者三人，潜伏于舟侧，曰：“我呼余皇，则对。师夜从之。”三呼，皆迭对。楚人从而杀之。楚师乱，吴人大败之，取余皇以归。

昭公十八年

［经］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须卒。夏五月壬午，宋、卫、陈、郑灾。六月，邾人入鄅。秋，葬曹平公。冬，许迁于白羽。

［传］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杀毛伯过而代之。苌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而毛得以济侈于王都，不亡，何待！”

三月，曹平公卒。

夏五月，火始昏见。丙子，风。梓慎曰：“是谓融风，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风甚。壬午，大甚。宋、卫、陈、郑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库以望之，曰：“宋、卫、陈、郑也。”数日，皆来告火。裨灶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郑人请用之，子产不可。子大叔曰：“宝，以保民也。若有火，国几亡。可以救亡，子何爱焉？”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遂不与，亦不复火。

郑之未灾也，里析告子产曰："将有大祥，民震动，国几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国迁，其可乎？"子产曰："虽可，吾不足以定迁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产使舆三十人迁其柩。

火作，子产辞晋公子、公孙于东门；使司寇出新客，禁旧客勿出于宫。使子宽、子上巡群屏摄，至于大宫。使公孙登徙大龟，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庙，告于先君。使府人、库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宫，出旧宫人，置诸火所不及。司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征，郊人助祝史除于国北，禳火于玄冥、回禄，祈于四鄘。书焚室而宽其征，与之材。三日哭，国不市。使行人告于诸侯。宋、卫皆如是。陈不救火，许不吊灾，君子是以知陈、许之先亡也。

六月，鄅人藉稻，邾人袭鄅。鄅人将闭门，邾人羊罗摄其首焉，遂入之，尽俘以归。鄅子曰："余无归矣。"从帑于邾，邾庄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

秋，葬曹平公。往者见周原伯鲁焉，与之语，不说学。归以语闵子马。闵子马曰："周其乱乎？夫必多有是说，而后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无学，无学不害。'不害而不学，则苟而可。于是乎下陵上替，能无乱乎？夫学，殖也；不学，将落，原氏其亡乎？"

七月，郑子产为火故，大为社，祓禳于四方，振除火灾，礼也。乃简兵大蒐，将为蒐除。子大叔之庙在道南，其寝在道北，其庭小。过期三日，使除徒陈于道南庙北，曰："子产过女，而命速除，乃毁于而乡。"子产朝，过而怒之，除者南毁。子产及冲，使从者止之，曰："毁于北方。"

火之作也，子产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晋无乃讨乎？"子产曰："吾闻之：小国忘守则危，况有灾乎？国之不可小，有备故也。"既，晋之边吏让郑曰："郑国有灾，晋君、大夫不敢宁居，卜筮走

望，不爱牲玉。郑之有灾，寡君之忧也。今执事撊然授兵登陴，将以谁罪？边人恐惧，不敢不告。子产对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灾，君之忧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灾，又惧谗慝之间谋之，以启贪人，荐为弊邑不利，以重君之忧。幸而不亡，犹可说也；不幸而亡，君虽忧之，亦无及也。郑有他竟，望走在晋。既事晋矣，其敢有二心？"

楚左尹王子胜言于楚子曰："许于郑，仇敌也，而居楚地，以不礼于郑。晋、郑方睦，郑若伐许，而晋助之，楚丧地矣。君盍迁许？许不专于楚。郑方有令政。许曰：'余旧国也。'郑曰：'余俘邑也。'叶在楚国，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国不可小，许不可俘，仇不可启，君其图之。"楚子说。冬，楚子使王子胜迁许于析，实白羽。

昭公十九年

［经］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夏五月戊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己卯，地震。秋，齐高发帅师伐莒。冬，葬许悼公。

［传］十九年春，楚工尹赤迁阴于下阴，令尹子瑕城郏。叔孙昭子曰："楚不在诸侯矣！其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

楚子之在蔡也，郹阳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及即位，使伍奢为之师。费无极为少师，无宠焉，欲谮诸王，曰："建可室矣。"王为之聘于秦，无极与逆，劝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

鄅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宁请师。二月，宋公伐邾，围虫。三月，取之。乃尽归鄅俘。

夏，许悼公疟。五月戊辰，饮大子止之药卒。大子奔晋。书曰："弑其君。"君子曰："尽心力以事君，舍药物可也。"

邾人、郳人、徐人会宋公。乙亥，同盟于虫。

楚子为舟师以伐濮。费无极言于楚子曰："晋之伯也，迩于诸

夏，而楚辟陋，故弗能与争。若大城城父而置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说，从之。故大子建居于城父。

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

秋，齐高发帅师伐莒，莒子奔纪鄣。使孙书伐之。初，莒有妇人，莒子杀其夫，已为嫠妇。及老，托于纪鄣，纺焉以度而去之。及师至，则投诸外。或献诸子占，子占使师夜缒而登。登者六十人。缒绝。师鼓噪，城上之人亦噪。莒共公惧，启西门而出。七月丙子，齐师入纪。

是岁也，郑驷偃卒。子游娶于晋大夫，生丝，弱，其父兄立子瑕。子产憎其为人也，且以为不顺，弗许，亦弗止。驷氏耸。他日，丝以告其舅。冬，晋人使以币如郑，问驷乞之立故。驷氏惧，驷乞欲逃，子产弗遣；请龟以卜，亦弗予。大夫谋对，子产不待而对客曰：“郑国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今又丧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惧队宗主，私族于谋而立长亲。寡君与其二三老曰：‘抑天实剥乱是，吾何知焉？’谚曰：‘无过乱门。’民有乱兵，犹惮过之，而况敢知天之所乱？今大夫将问其故，抑寡君实不敢知，其谁实知之？平丘之会，君寻旧盟曰：‘无或失职。’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晋大夫而专制其位，是晋之县鄙也，何国之为？”辞客币而报其使，晋人舍之。

楚人城州来，沈尹戌曰：“楚人必败。昔吴灭州来，子旗请伐之。王曰：‘吾未抚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来以挑吴，能无败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谓抚之矣。”戌曰：“吾闻抚民者，节用于内，而树德于外，民乐其性，而无寇仇。今宫室无量，民人日骇，劳罢死转，忘寝与食，非抚之也。”

郑大水，龙斗于时门之外洧渊。国人请为禜焉，子产弗许，曰：“我斗，龙不我觌也；龙斗，我独何觌焉？禳之，则彼其室也。吾无求于龙，龙亦无求于我。”乃止也。

令尹子瑕言蹶由于楚子，曰："彼何罪？谚所谓'室于怒，市于色'者，楚之谓矣。舍前之忿可也。"乃归蹶由。

昭公二十年

[经]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孙会自鄸出奔宋。秋，盗杀卫侯之兄絷。冬十月，宋华亥、向宁、华定出奔陈。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卢卒。

[传]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兹宋有乱，国几亡，三年而后弭。蔡有大丧。"叔孙昭子曰："然则戴、桓也！汰侈，无礼已甚，乱所在也。"

费无极言于楚子曰："建与伍奢将以方城之外叛，自以为犹宋、郑也，齐、晋又交辅之，将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问伍奢。伍奢对曰："君一过多矣，何信于谗？"王执伍奢，使城父司马奋扬杀大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奋扬，奋扬使城父人执己以至。王曰："言出于余口，入于尔耳，谁告建也？"对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贰。奉初以还，不忍后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无及已。"王曰："而敢来，何也？"对曰："使而失命，召而不来，是再奸也。逃无所入。"王曰："归。"从政如他日。

无极曰："奢之子材，若在吴，必忧楚国，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来。不然，将为患。"王使召之，曰："来，吾免而父。"棠君尚谓其弟员曰："尔适吴，我将归死。吾知不逮，我能死，尔能报。闻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亲戚为戮，不可以莫之报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择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弃，名不可废，尔其勉之，相从为愈。"伍尚归。奢闻员不来，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杀之。

员如吴，言伐楚之利于州于。公子光曰："是宗为戮，而欲反

其仇，不可从也。"员曰："彼将有他志，余姑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见鱄设诸焉，而耕于鄙。

宋元公无信多私，而恶华、向。华定、华亥与向宁谋曰："亡愈于死，先诸?"华亥伪有疾，以诱群公子。公子问之，则执之。夏六月丙申，杀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孙援、公孙丁、拘向胜、向行于其廪。公如华氏请焉，弗许，遂劫之。癸卯，取大子栾与母弟辰、公子地以为质。公亦取华亥之子无戚、向宁之子罗、华定之子启，与华氏盟，以为质。

卫公孟絷狎齐豹，夺之司寇与鄄，有役则反之，无则取之。公孟恶北宫喜、褚师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惧，而欲以作乱。故齐豹、北宫喜、褚师圃、公子朝作乱。

初，齐豹见宗鲁于公孟，为骖乘焉。将作乱，而谓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与乘，吾将杀之。"对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远也。虽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过也。今闻难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将死之，以周事子；而归死于公孟，其可也。"

丙辰，卫侯在平寿，公孟有事于盖获之门外，齐子氏帷于门外而伏甲焉。使祝蛙置戈于车薪以当门，使一乘从公孟以出；使华齐御公孟，宗鲁骖乘。及闳中，齐氏用戈击公孟，宗鲁以背蔽之，断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杀之。

公闻乱，乘，驱自阅门入，庆比御公，公南楚骖乘。使华寅乘贰车。及公宫，鸿骝魋驷乘于公，公载宝以出。褚师子申遇公于马路之衢，遂从。过齐氏，使华寅肉袒，执盖以当其阙，齐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闭郭门，逾而从公。公如死鸟，析朱鉏宵从窦出，徒行从公。

齐侯使公孙青聘于卫。既出，闻卫乱，使请所聘。公曰："犹在竟内，则卫君也。"乃将事焉，遂从诸死鸟，请将事。辞曰：

"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无所辱君命。"宾曰："寡君命下臣于朝曰：'阿下执事。'臣不敢贰。"主人曰："君若惠顾先君之好，照临敝邑，镇抚其社稷，则有宗祧在。"乃止。卫侯固请见之，不获命，以其良马见，为未致使故也。卫侯以为乘马。宾将掫，主人辞曰："亡人之忧，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从者。敢辞。"宾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获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惧不免于戾，请以除死。"亲执铎，终夕与于燎。

齐氏之宰渠子召北宫子。北宫氏之宰不与闻，谋杀渠子，遂伐齐氏，灭之。丁巳晦，公入，与北宫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国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师圃、子玉霄、子高鲂出奔晋。闰月戊辰，杀宣姜。卫侯赐北宫喜谥曰贞子，赐析朱鉏谥曰成子，而以齐氏之墓予之。

卫侯告宁于齐，且言子石。齐侯将饮酒，遍赐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辞，曰："与于青之赏，必及于其罚。在《康诰》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在群臣？臣敢贪君赐以干先王？"

琴张闻宗鲁死，将往吊之。仲尼曰："齐豹之盗，而孟絷之贼，女何吊焉？君子不食奸，不受乱，不为利疚于回，不以回待人，不盖不义，不犯非礼。"

宋华、向之乱，公子城、公孙忌、乐舍、司马强、向宜、向郑、楚建、郳甲出奔郑。其徒与华氏战于鬼阎，败子城。子城适晋。华亥与其妻必盥而食所质公子者而后食。公与夫人每日必适华氏，食公子而后归。华亥患之，欲归公子。向宁曰："唯不信，故质其子。若又归之，死无日矣。"公请于华费遂，将攻华氏。对曰："臣不敢爱死，无乃求去忧而滋长乎！臣是以惧，敢不听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询。"冬十月，公杀华、向之质而

攻之。戊辰，华、向奔陈，华登奔吴。向宁欲杀大子，华亥曰："干君而出，又杀其子，其谁纳我？且归之有庸。"使少司寇牼以归，曰："子之齿长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为质，必免。"公子既入，华牼将自门行。公遽见之，执其手曰："余知而无罪也，入，复而所。"

齐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诸侯之宾问疾者多在。梁丘据与裔款言于公曰："吾事鬼神丰，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为诸侯忧，是祝、史之罪也。诸侯不知，其谓我不敬，君盍诛于祝固、史嚚以辞宾？"公说，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问范会之德于赵武。赵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晋国，竭情无私。其祝、史祭祀，陈信不愧。其家事无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语康王。康王曰：'神人无怨，宜夫子之光辅五君以为诸侯主也。'"公曰："据与款谓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诛于祝、史，子称是语，何故？"对曰："若有德之君，外内不废，上下无怨，动无违事，其祝、史荐信，无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飨，国受其福，祝、史与焉。其所以蕃祉老寿者，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于鬼神。其适遇淫君，外内颇邪，上下怨疾，动作辟违，从欲厌私，高台深池，撞钟舞女，斩刈民力，输掠其聚，以成其违，不恤后人。暴虐淫从，肆行非度，无所还忌，不思谤讟，不惮鬼神，神怒民痛，无悛于心。其祝、史荐信，是言罪也；其盖失数美，是矫诬也。进退无辞，则虚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飨其国以祸之，祝、史与焉。所以夭昏孤疾者，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于鬼神。"公曰："然则若之何？"对曰："不可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泽之萑蒲，舟鲛守之；薮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盐、蜃，祈望守之。县鄙之人，入从其政；逼介之关，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强易其贿。布常无艺，征敛无度；宫室日更，淫乐不违。内宠之妾，肆夺于市；外宠之臣，僭令于鄙。私欲养求，不给则应。民人苦病，夫妇皆诅。祝有益也，诅亦有

损。聊、摄以东，姑、尤以西，其为人也多矣。虽其善祝，岂能胜亿兆人之诅？君若欲诛于祝、史，修德而后可。”公说，使有司宽政，毁关，去禁，薄敛，已责。

十二月，齐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进。公使执之。辞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见皮冠，故不敢进。”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韪之。

齐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子犹驰而造焉。公曰：“唯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无言，时靡有争。’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饮酒乐。公曰：“古而无死，其乐若何？”晏子对曰：“古而无死，则古之乐也，君何得焉？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大公因之。古若无死，爽鸠氏之乐，非君所愿也。”

郑子产有疾，谓子大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

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疾数月而卒。大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大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不及此。”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

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施之以宽也。‘毋从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惨不畏明。’纠之以猛也。‘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竞不絿，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和之至也。”

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

昭公二十一年

［经］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晋侯使士鞅来聘。宋华亥、向宁、华定自陈入于宋南里以叛。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辄卒。冬，蔡侯朱出奔楚。公如晋，至河乃复。

［传］二十一年春，天王将铸无射，泠州鸠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乐，天子之职也；夫音，乐之舆也；而钟，音之器也。天子省风以作乐，器以钟之，舆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则和于物，物和则嘉成。故和声入于耳而藏于心，心亿则乐。窕则不咸，槬则不容，心是以感，感实生疾。今钟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三月，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归，见昭子。昭子问蔡故，以告。昭子叹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终。《诗》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今蔡侯始即位，而适卑，身将从之。”

夏，晋士鞅来聘，叔孙为政。季孙欲恶诸晋，使有司以齐鲍

国归费之礼为士鞅。士鞅怒，曰："鲍国之位下，其国小，而使鞅从其牢礼，是卑敝邑也。将复诸寡君。"鲁人恐，加四牢焉，为十一牢。

宋华费遂生华貙、华多僚、华登。貙为少司马，多僚为御士，与貙相恶，乃谮诸公曰："貙将纳亡人。"亟言之。公曰："司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对曰："君若爱司马，则如亡。死如可逃，何远之有？"公惧，使侍人召司马之侍人宜僚，饮之酒而使告司马。司马叹曰："必多僚也。吾有谗子而弗能杀，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与公谋逐华貙，将使田孟诸而遣之。公饮之酒，厚酬之，赐及从者。司马亦如之。张匄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剑而讯之。宜僚尽以告。张匄欲杀多僚，子皮曰："司马老矣，登之谓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将见司马而行，则遇多僚御司马而朝。张匄不胜其怒，遂与子皮、臼任、郑翩杀多僚，劫司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华、向人。乐大心、丰愆、华牼御诸横。华氏居卢门，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旧鄘及桑林之门而守之。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问于梓慎曰："是何物也，祸福何为？"对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为灾。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过也。其他月则为灾，阳不克也，故常为水。"

于是叔辄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将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辄卒。

冬十月，华登以吴师救华氏。齐乌枝鸣戍宋。厨人濮曰："《军志》有之：'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劳且未定也伐诸？若入而固，则华氏众矣，悔无及也。"从之。丙寅，齐师、宋师败吴师于鸿口，获其二帅公子苦雂、偃州员。华登帅其余以败宋师。公欲出，厨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请待之。"乃徇曰："杨徽者，公徒也。"众从之。公自杨门见之，

下而巡之，曰："国亡君死，二三子之耻也，岂专孤之罪也？"齐乌枝鸣曰："用少莫如齐致死，齐致死莫如去备。彼兵多矣，请皆用剑。"从之。华氏北，复即之。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华登矣！"遂败华氏于新里。翟偻新居于新里，既战，说甲于公而归。华妵居于公里，亦如之。

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晋师至。曹翰胡会晋荀吴、齐苑何忌、卫公子朝救宋。丙戌，与华氏战于赭丘。郑翩愿为鹳，其御愿为鹅。子禄御公子城，庄堇为右；干犨御吕封人华豹，张匄为右。相遇，城还。华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将注，豹则关矣。曰："平公之灵，尚辅相余。"豹射，出其间。将注，则又关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张匄抽殳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击之，折轸。又射之，死。干犨请一矢，城曰："余言汝于君。"对曰："不死伍乘，军之大刑也。干刑而从子，君焉用之？子速诸。"乃射之，殪。大败华氏，围诸南里。华亥搏膺而呼，见华貙，曰："吾为栾氏矣。"貙曰："子无我迋。不幸而后亡。"使华登如楚乞师。华貙以车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师而出，食于睢上，哭而送之，乃复入。楚薳越帅师将逆华氏，大宰犯谏曰："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争国，释君而臣是助，无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后，既许之矣。"

蔡侯朱出奔楚。费无极取货于东国，而谓蔡人曰："朱不用命于楚，君王将立东国。若不先从王欲，楚必围蔡。"蔡人惧，出朱而立东国。朱愬于楚，楚子将讨蔡。无极曰："平侯与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废之。灵王杀隐大子，其子与君同恶，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废置在君，蔡无他矣。"公如晋，及河，鼓叛晋。晋将伐鲜虞，故辞公。

昭公二十二年

[经] 二十有二年春，齐侯伐莒。宋华亥、向宁 华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大蒐于昌间。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师，葬景王。王室乱。刘子、单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刘子、单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冬十月，王子猛卒。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传] 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齐北郭启帅师伐莒。莒子将战，苑羊牧之谏曰："齐帅贱，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国不可怒也。"弗听，败齐师于寿余。齐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马灶如莒莅盟，莒子如齐莅盟，盟于稷门之外。莒于是乎大恶其君。

楚薳越使告于宋曰："寡君闻君有不令之臣为君忧，无宁以为宗羞？寡君请受而戮之。"对曰："孤不佞，不能媚于父兄，以为君忧，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战，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乱门之无过'。君若惠保敝邑，无亢不衷，以奖乱人，孤之望也。唯君图之！"楚人患之。诸侯之戍谋曰："若华氏知困而致死，楚耻无功而疾战，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为楚功，其亦无能为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请出之，宋人从之。己巳，宋华亥、向宁、华定、华貙、华登、皇奄伤、省臧，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孙忌为大司马，边卬为大司徒，乐祁为司城，仲几为左师，乐大心为右师，乐輓为大司寇，以靖国人。

王子朝、宾起有宠于景王，王与宾孟说之，欲立之。刘献公之庶子伯蚠事单穆公，恶宾孟之为人也，愿杀之；又恶王子朝之言，以为乱，愿去之。宾孟适郊，见雄鸡自断其尾。问之，侍者曰："自惮其牺也。"遽归告王，且曰："鸡其惮为人用乎？人异于是。牺者，实用人，人牺实难，己牺何害？"王弗应。

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从，将杀单子、刘子。王有心

疾，乙丑，崩于荣锜氏。戊辰，刘子挚卒，无子，单子立刘蚠。五月庚辰，见王，遂攻宾起，杀之，盟群王子于单氏。

晋之取鼓也，既献，而反鼓子焉，又叛于鲜虞。

六月，荀吴略东阳，使师伪籴者负甲以息于昔阳之门外，遂袭鼓，灭之。以鼓子鸢鞮归，使涉佗守之。

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旧官、百工之丧职秩者，与灵、景之族以作乱。帅郊、要、饯之甲，以逐刘子。壬戌，刘子奔扬。单子逆悼王于庄宫以归。王子还夜取王以如庄宫。癸亥，单子出。王子还与召庄公谋，曰："不杀单旗，不捷。与之重盟，必来。背盟而克者多矣。"从之。樊顷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单子。及领，大盟而复，杀挚荒以说。刘子如刘，单子亡。乙丑，奔于平畤，群王子追之，单子杀还、姑、发、弱、鬷、延、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刘子入于王城。辛未，巩简公败绩于京。乙亥，甘平公亦败焉。

叔鞅至自京师，言王室之乱也。闵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与者，天所废也。"单子欲告急于晋。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畤，遂如圃车，次于皇。刘子如刘。单子使王子处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宫。辛卯，鄩肸伐皇。大败，获鄩肸。壬辰，焚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丑以王师败绩于前城，百工叛。己巳，伐单氏之宫，败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东圉。冬十月丁巳，晋籍谈、荀跞帅九州之戎及焦、瑕、温、原之师，以纳王于王城。庚申，单子、刘蚠以王师败绩于郊，前城人败陆浑于社。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丧也。己丑，敬王即位，馆于子旅氏。

十二月庚戌，晋籍谈、荀跞、贾辛、司马督帅师军于阴，于侯氏，于溪泉，次于社。王师军于汜，于解，次于任人。闰月，晋箕遗、乐征、右行诡济师取前城，军其东南。王师军于京楚。辛丑，伐京，毁其西南。

昭公二十三年

［经］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孙婼如晋。癸丑，叔鞅卒。晋人执我行人叔孙婼。晋人围郊。夏六月，蔡侯东国卒于楚。秋七月，莒子庚舆来奔。戊辰，吴败顿、胡、沈、蔡、陈、许之师于鸡父，胡子髡、沈子逞灭，获陈夏齧。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晋，至河，有疾，乃复。

［传］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师围郊。癸卯，郊、鄩溃。丁未，晋师在平阴，王师在泽邑。王使告间，庚戌，还。

邾人城翼，还，将自离姑。公孙鉏曰："鲁将御我。"欲自武城还，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将不出，是不归也。"遂自离姑。武城人塞其前，断其后之木而弗殊。邾师过之，乃推而蹷之。遂取邾师，获鉏、弱、地。

邾人诉于晋，晋人来讨。叔孙婼如晋，晋人执之。书曰："晋人执我行人叔孙婼。"言使人也。晋人使与邾大夫坐。叔孙曰："列国之卿，当小国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请使当之，不敢废周制故也。"乃不果坐。

韩宣子使邾人聚其众，将以叔孙与之。叔孙闻之，去众与兵而朝。士弥牟谓韩宣子曰："子弗良图，而以叔孙与其仇，叔孙必死之。鲁亡叔孙，必亡邾。邾君亡国，将焉归？子虽悔之，何及？所谓盟主，讨违命也。若皆相执，焉用盟主？"乃弗与，使各居一馆。士伯听其辞而愬诸宣子，乃皆执之。士伯御叔孙，从者四人，过邾馆以如吏。先归邾子。士伯曰："以刍荛之难，从者之病，将馆子于都。"叔孙旦而立，期焉。乃馆诸箕。舍子服昭伯于他邑。

范献子求货于叔孙，使请冠焉。取其冠法，而与之两冠，曰："尽矣。"为叔孙故，申丰以货如晋。叔孙曰："见我，吾告女所行货。"见，而不出。吏人之与叔孙居于箕者，请其吠狗，弗与。及

将归，杀而与之食之。叔孙所馆者，虽一日，必葺其墙、屋，去之如始至。

夏四月乙酉，单子取訾，刘子取墙人、直人。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癸未，尹圉诱刘佗杀之。丙戌，单子从阪道，刘子从尹道伐尹。单子先至而败，刘子还。己丑，召伯奂、南宫极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单子、刘子、樊齐以王如刘。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鄩罗纳诸庄宫。尹辛败刘师于唐。丙辰，又败诸鄩。甲子，尹辛取西闱。丙寅，攻蒯，蒯溃。

莒子庚舆虐而好剑，苟铸剑，必试诸人。国人患之。又将叛齐。乌存帅国人以逐之。庚舆将出，闻乌存执殳而立于道左，惧将止死。苑羊牧之曰："君过之！乌存以力闻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遂来奔。齐人纳郊公。

吴人伐州来，楚薳越帅师及诸侯之师奔命救州来。吴人御诸钟离。子瑕卒，楚师熸。吴公子光曰："诸侯从于楚者众，而皆小国也，畏楚而不获已，是以来。吾闻之曰：'作事威克其爱，虽小，必济'。胡、沈之君幼而狂，陈大夫啮壮而顽，顿与许、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师熸。帅贱、多宠，政令不壹。七国同役而不同心，帅贱而不能整，无大威命，楚可败也。若分师先以犯胡、沈与陈，必先奔。三国败，诸侯之师乃摇心矣。诸侯乖乱，楚必大奔。请先者去备薄威，后者敦陈整旅。"吴子从之。戊辰晦，战于鸡父。吴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与陈，三国争之。吴为三军以击于后，中军从王，光帅右，掩余帅左。吴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国乱。吴师击之，三国败，获胡、沈之君及陈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许与蔡、顿，曰："吾君死矣！"师噪而从之，三国奔，楚师大奔。书曰："胡子髡、沈子逞灭，获陈夏啮。"君臣之辞也。不言战，楚未陈也。

八月丁酉，南宫极震。苌弘谓刘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

力可济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弃之矣！东王必大克。”

楚大子建之母在郹，召吴人而启之。冬十月甲申，吴大子诸樊入郹，取楚夫人与其宝器以归。楚司马薳越追之，不及。将死，众曰：“请遂伐吴以徼之。”薳越曰：“再败君师，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缢于薳澨。

公为叔孙故如晋，及河，有疾，而复。

楚囊瓦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卫，城无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诸侯。诸侯守在四邻；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结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务成功。民无内忧，而又无外惧，国焉用城？今吴是惧而城于郢，守已小矣。卑之不获，能无亡乎？昔梁伯沟其公宫而民溃。民弃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埸，修其土田，险其走集，亲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邻国，慎其官守，守其交礼，不僭不贪，不懦不耆，完其守备，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诗》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无亦监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过同，慎其四竟，犹不城郢。今土数圻，而郢是城，不亦难乎？”

昭公二十四年

［经］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丙戌，仲孙貜卒。婼至自晋。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冬，吴灭巢。葬杞平公。

［传］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简公、南宫嚚以甘桓公见王子朝。刘子谓苌弘曰：“甘氏又往矣。”对曰：“何害？同德度义。《大誓》曰：‘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余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兴也。君其务德，无患无人。”戊午，王子朝入于邬。

晋士弥牟逆叔孙于箕。叔孙使梁其踁待于门内，曰："余左顾而欬，乃杀之。右顾而笑，乃止。"叔孙见士伯，士伯曰："寡君以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礼，将致诸从者，使弥牟逆吾子。"叔孙受礼而归。二月，婼至自晋，尊晋也。

三月庚戌，晋侯使士景伯莅问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问于介众。晋人乃辞王子朝，不纳其使。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将水。"昭子曰："旱也。日过分而阳犹不克，克必甚，能无旱乎？阳不克莫，将积聚也。"

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师攻瑕及杏，皆溃。

郑伯如晋，子大叔相，见范献子。献子曰："若王室何？"对曰："老夫其国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陨，为将及焉。'今王室实蠢蠢焉，吾小国惧矣。然大国之忧也，吾侪何知焉？吾子其早图之！《诗》曰：'瓶之罄矣，惟罍之耻。'王室之不宁，晋之耻也。"献子惧，而与宣子图之。乃征会于诸侯，期以明年。

秋八月，大雩，旱也。

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宝珪沈于河。甲戌，津人得诸河上。阴不佞以温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将卖之，则为石。王定而献之，与之东訾。

楚子为舟师以略吴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抚民而劳之，吴不动而速之，吴踵楚，而疆埸无备，邑，能无亡乎？"

越大夫胥犴劳王于豫章之汭，越公子仓归王乘舟，仓及寿梦帅师从王，王及圉阳而还。吴人踵楚，而边人不备，遂灭巢及钟离而还。沈尹戌曰："亡郢之始于此在矣。王一动而亡二姓之帅，几如是而不及郢？《诗》曰：'谁生厉阶，至今为梗？'其王之谓乎？"

昭公二十五年

[经]二十有五年春，叔孙婼如宋。夏，叔诣会晋赵鞅、宋乐大心、卫北宫喜、郑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黄父。有鸜鹆来巢。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九月己亥，公孙于齐，次于阳州。齐侯唁公于野井。冬十月戊辰，叔孙婼卒。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十有二月，齐侯取郓。

[传]二十五年春，叔孙婼聘于宋，桐门右师见之。语，卑宋大夫而贱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师其亡乎！君子贵其身，而后能及人，是以有礼。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贱其宗，是贱其身也，能有礼乎？无礼，必亡。"

宋公享昭子，赋《新宫》。昭子赋《车辖》。明日宴，饮酒，乐，宋公使昭子右坐，语相泣也。乐祁佐，退而告人曰："今兹君与叔孙其皆死乎？吾闻之：'哀乐而乐哀，皆丧心也。'心之精爽，是谓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

季公若之姊为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从，谓曹氏勿与，鲁将逐之。曹氏告公，公告乐祁。乐祁曰："与之。如是，鲁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鲁君丧政四公矣。无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国君是以镇抚其民。《诗》曰：'人之云亡，心之忧矣。'鲁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犹可，动必忧。"

夏，会于黄父，谋王室也。赵简子令诸侯之大夫输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将纳王。"子大叔见赵简子，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焉。对曰："是仪也，非礼也。"简子曰："敢问何谓礼？"对曰："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

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为六畜、五牲、三牺，以奉五味；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为夫妇、外内，以经二物；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亚，以象天明；为政事、庸力、行务，以从四时；为刑罚、威狱，使民畏忌，以类其震曜杀戮；为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战斗；喜生于好，怒生于恶。是故审行信令，祸福赏罚，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恶物也。好物，乐也；恶物，哀也。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简子曰："甚哉，礼之大也！"对曰："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简子曰："鞅也，请终身守此言也。"

宋乐大心曰："我不输粟。我于周为客，若之何使客？"晋士伯曰："自践土以来，宋何役之不会？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会大事，而宋背盟，无乃不可乎？"右师不敢对，受牒而退。士伯告简子曰："宋右师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无不祥大焉。"

"有鸜鹆来巢"，书所无也。师己曰："异哉！吾闻文、成之世，童谣有之，曰：'鸜之鹆之，公出辱之。鸜鹆之羽，公在外野，往馈之马。鸜鹆跦跦，公在乾侯，征褰与襦。鸜鹆之巢，远哉遥遥，稠父丧劳，宋父以骄。鸜鹆鸜鹆，往歌来哭。'童谣有是，今鸜鹆来巢，其将及乎？"

秋，书再雩，旱甚也。

初，季公鸟娶妻于齐鲍文子，生甲。公鸟死，季公亥与公思展与公鸟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与饔人檀通，而惧，乃使其妾抶己，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

诉于公甫，曰："展与夜姑将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与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于卞，而执夜姑，将杀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杀是，是杀余也。"将为之请，平子使竖勿内，日中不得请。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杀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鸡斗。季氏介其鸡，郈氏为之金距。平子怒，益宫于郈氏，且让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从弟会，为谗于臧氏，而逃于季氏，臧氏执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将禘于襄公，万者二人，其众万于季氏。臧孙曰："此之谓不能庸先君之庙。"大夫遂怨平子。

公若献弓于公为，且与之出射于外，而谋去季氏。公为告公果、公贲。公果、公贲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寝，将以戈击之，乃走。公曰："执之！"亦无命也。惧而不出，数月不见，公不怒。又使言，公执戈以惧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孙，臧孙以难。告郈孙，郈孙以可，劝。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谗人以君侥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为也。舍民数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难图也。"公退之。辞曰："臣与闻命矣，言若泄，臣不获死。"乃馆于公宫。

叔孙昭子如阚，公居于长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杀公之于门，遂入之。平子登台而请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讨臣以干戈，臣请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许；请囚于费，弗许；请以五乘亡，弗许。子家子曰："君其许之！政自之出久矣，隐民多取食焉。为之徒者众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众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将蕴。蕴蓄，民将生心。生心，同求将合。君必悔之。"弗听。郈孙曰："必杀之。"公使郈孙逆孟懿子。叔孙氏之司马鬷戾言于其众曰："若之何？"莫对。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国。凡有季氏与无，于我孰利？"皆曰："无季氏，是无叔孙氏也。"鬷戾曰："然则救诸！"帅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释甲，执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见叔孙氏之旌，以告。孟氏

执郈昭伯，杀之于南门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诸臣伪劫君者，而负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与臧孙如墓谋，遂行。

己亥，公孙于齐，次于阳州。齐侯将唁公于平阴，公先至于野井。齐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阴，为近故也。"书曰："公孙于齐，次于阳州。齐侯唁公于野井。"礼也。将求于人，则先下之，礼之善物也。齐侯曰："自莒疆以西，请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将帅敝赋以从执事，唯命是听，君之忧，寡人之忧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禄不再。天若胙君，不过周公，以鲁足矣。失鲁，而以千社为臣，谁与之立？"且齐君无信，不如早之晋。"弗从。

臧昭伯率从者将盟，载书曰："戮力壹心，好恶同之。信罪之有无，缱绻从公，无通外内！"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羁也不佞，不能与二三子同心，而以为皆有罪。或欲通外内，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恶定，焉可同也？陷君于难，罪孰大焉？通外内而去君，君将速入，弗通何为？而何守焉？"乃不与盟。

昭子自阚归，见平子。平子稽颡，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谁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孙不忘，不亦伤乎！将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昭子从公于齐，与公言。子家子命适公馆者执之。公与昭子言于幄内，曰："将安众而纳公。"公徒将杀昭子，伏诸道。左师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铸归。平子有异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齐于其寝，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公徒执之。

壬申，尹文公涉于巩，焚东訾，弗克。

十一月，宋元公将为公故如晋，梦大子栾即位于庙，己与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为

二三子忧，寡人之罪也。若以群子之灵，获保首领以没，唯是楄柎所以藉干者，请无及先君。"仲几对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群臣弗敢知。若夫宋国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群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队。臣之失职，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只辱。"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

十二月庚辰，齐侯围郓。

初，臧昭伯如晋，臧会窃其宝龟偻句，以卜为信与僭，僭吉。臧氏老将如晋问，会请往。昭伯问家故，尽对。及内子与母弟叔孙，则不对。再三问，不对。归，及郊，会逆。问，又如初。至，次于外而察之，皆无之。执而戮之，逸，奔郈。郈鲂假使为贾正焉。计于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诸桐汝之闾。会出，逐之，反奔，执诸季氏中门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门？"拘臧氏老。季、臧有恶。及昭伯从公，平子立臧会。会曰："偻句不余欺也。"

楚子使薳射城州屈，复茄人焉；城丘皇，迁訾人焉。使熊相禖郭巢，季然郭卷。子大叔闻之，曰："楚王将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忧，忧将及王，弗能久矣。"

昭公二十六年

［经］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公至自齐，居于郓。夏，公围成。秋，公会齐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公至自会，居于郓。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传］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齐侯取郓。

葬宋元公，如先君，礼也。

三月，公至自齐，处于郓，言鲁地也。

夏，齐侯将纳公，命无受鲁货。申丰从女贾，以币锦二两，缚

一如琪，适齐师，谓子犹之人高齮："能货子犹，为高氏后，粟五千庾。'高齮以锦示子犹，子犹欲之。能货子犹，为高氏后，粟五千庾。高齮以锦示子犹，子犹欲之。齮曰："鲁人买之，百两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币财。"子犹受之，言于齐侯曰："群臣不尽力于鲁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据有异焉。宋元公为鲁君如晋，卒于曲棘；叔孙昭子求纳其君，无疾而死。不知天之弃鲁邪？抑鲁君有罪于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群臣从鲁君以卜焉。若可，师有济也，君而继之，兹无敌矣。若其无成，君无辱焉。"齐侯从之，使公子鉏帅师从公。

成大夫公孙朝谓平子曰："有都，以卫国也，请我受师。"许之。请纳质，弗许，曰："信女，足矣。"告于齐师曰："孟氏，鲁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请息肩于齐。"齐师围成。成人伐齐师之饮马于淄者，曰："将以厌众。"鲁成备而后告曰："不胜众。"师及齐师战于炊鼻。齐子渊捷从泄声子，射之，中楯瓦。繇朐汰辀，匕入者三寸。声子射其马，斩鞅，殪。改驾，人以为鬷戾也而助之。子车曰："齐人也。"将击子车，子车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车曰："众可惧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带从野泄，叱之。泄曰："军无私怒，报乃私也，将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竖射陈武子，中手，失弓而骂。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鬒须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强也，无乃亢诸？"对曰："谓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为颜鸣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颜鸣去之。苑子之御曰："视下！"顾。苑子刜林雍，断其足，鑋而乘于他车以归，颜鸣三入齐师，呼曰："林雍乘！"

四月，单子如晋告急。五月戊午，刘人败王城之师于尸氏。戊辰，王城人、刘人战于施谷，刘师败绩。

秋，盟于鄟陵，谋纳公也。

七月己巳，刘子以王出。庚午，次于渠。王城人焚刘。丙子，

王宿于褚氏。丁丑，王次于萑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晋知跞、赵鞅帅师纳王，使女宽守阙塞。

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适也，王子建实聘之。子西长而好善。立长则顺，建善则治。王顺、国治，可不务乎？"子西怒曰："是乱国而恶君王也。国有外援，不可渎也；王有适嗣，不可乱也。败亲、速仇、乱嗣，不祥，我受其名。赂吾以天下，吾滋不从也。楚国何为？必杀令尹！"令尹惧，乃立昭王。

冬十月丙申，王起师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晋师克巩。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阴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刘子、单子盟。遂军圉泽，次于堤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宫。晋师使成公般戍周而还。十二月癸未，王入于庄宫。

王子朝使告于诸侯曰：

"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无专享文、武之功，且为后人之迷败倾覆，而溺入于难，则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诸侯莫不并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宣王有志，而后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吊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鄏，则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颓祸心，施于叔带。惠、襄辟难，越去王都。则有晋、郑咸黜不端，以绥定王家。则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頾王，亦克能修其职。诸侯服享，二世共职。王室其有间王位，诸侯不图，而受其乱灾。'至于灵王，生而有頾。王甚神圣，无恶于诸侯。灵王、景王，克终其世。

“今王室乱，单旗、刘狄剥乱天下，壹行不若，谓：‘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谁敢讨之？’帅群不吊之人，以行乱于王室。侵欲无厌，规求无度，贯渎鬼神，慢弃刑法，倍奸齐盟，傲很威仪，矫诬先王。晋为不道，是摄是赞，思肆其罔极。兹不谷震荡播越，窜在荆蛮，未有攸厎。若我一二兄弟甥舅，奖顺天法，无助狡猾，以从先王之命，毋速天罚，赦图不谷，则所愿也。敢尽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经，而诸侯实深图之。

“昔先王之命曰：‘王后无适，则择立长。年钧以德，德钧以卜。’王不立爱，公卿无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寿早夭即世，单、刘赞私立少，以间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图之！”

闵马父闻子朝之辞，曰：“文辞以行礼也。子朝干景之命，远晋之大，以专其志，无礼甚矣，文辞何为？”

齐有彗星，齐侯使禳之。晏子曰：“无益也，只取诬焉。天道不谄，不贰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秽也。君无秽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秽，禳之何损？《诗》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君无违德，方国将至，何患于彗？《诗》曰：‘我无所监，夏后及商。用乱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乱，民将流亡，祝史之为，无能补也。”公说，乃止。

齐侯与晏子坐于路寝，公叹曰：“美哉室！其谁有此乎？”晏子曰：“敢问何谓也？”公曰：“吾以为在德。”对曰：“如君之言，其陈氏乎！陈氏虽无大德，而有施于民。豆、区、釜、钟之数，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敛焉，陈氏厚施焉，民归之矣。《诗》曰：‘虽无德与女，式歌且舞。’陈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后世若少惰，陈氏而不亡，则国其国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对曰：“唯礼可以已之。在礼，家施不及国，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

我不能矣。吾今而后知礼之可以为国也。"对曰："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后闻此礼之上也。"对曰："先王所禀于天地，以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昭公二十七年

〔经〕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齐。公至自齐，居于郓。夏四月，吴弑其君僚。楚杀其大夫郤宛。秋，晋士鞅、宋乐祁犁、卫北宫喜、曹人、邾人、滕人会于扈。冬十月，曹伯午卒。邾快来奔。公如齐。公至自齐，居于郓。

〔传〕二十七年春，公如齐。公至自齐，处于郓，言在外也。

吴子欲因楚丧而伐之，使公子掩余、公子烛庸帅师围潜，使延州来季子聘于上国，遂聘于晋，以观诸侯。楚莠尹然、王尹麇帅师救潜，左司马沈尹戌帅都君子与王马之属以济师，与吴师遇于穷。令尹子常以舟师及沙汭而还。左尹郤宛、工尹寿帅师至于潜，吴师不能退。

吴公子光曰："此时也，弗可失也。"告鱄设诸曰："上国有言曰：'不索，何获？'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虽至，不吾废也。"鱄设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无若我何。"光曰："我，尔身也。"

夏四月，光伏甲于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于道，及其门。门阶、户、席，皆王亲也，夹之以铍。羞者献体改服于门外，执羞者坐行而入，执铍者夹承之，及体，以相授也。光伪足疾，入于堀室。鱄设诸置剑于鱼中以进，抽剑刺王，铍交于胸，遂弑王。阖

庐以其子为卿。

季子至，曰："苟先君废无祀，民人无废主，社稷有奉，国家无倾，乃吾君也，吾谁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乱，立者从之，先人之道也。"复命哭墓，复位而待。吴公子掩余奔徐，公子烛庸奔钟吾。楚师闻吴乱而还。

郤宛直而和，国人说之。鄢将师为右领，与费无极比而恶之。令尹子常贿而信谗，无极谮郤宛焉，谓子常曰："子恶欲饮子酒。"又谓子恶："令尹欲饮酒于子氏。"子恶曰："我，贱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将必来辱，为惠已甚，吾无以酬之，若何？"无极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择焉。"取五甲五兵，曰："置诸门，令尹至，必观之，而从以酬之。"及飨日，帷诸门左。无极谓令尹曰："吾几祸子。子恶将为子不利，甲在门矣，子必无往！且此役也，吴可以得志，子恶取赂焉而还，又误群帅，使退其师，曰：'乘乱不祥。'吴乘我丧，我乘其乱，不亦可乎？"令尹使视郤氏，则有甲焉。不往，召鄢将师而告之。将师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恶闻之，遂自杀也。国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与之同罪。"或取一编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国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尽灭郤氏之族、党，杀阳令终与其弟完及佗与晋陈及其子弟。晋陈之族呼于国曰："鄢氏、费氏自以为王，专祸楚国，弱寡王室，蒙王与令尹以自利也。令尹尽信之矣，国将如何？"令尹病之。

秋，会于扈，令戍周，且谋纳公也。宋、卫皆利纳公，固请之。范献子取货于季孙，谓司城子梁与北宫贞子曰："季孙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请囚、请亡，于是乎不获，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岂无备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复，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启叔孙氏之心。不然，岂其伐人而说甲执冰以游？叔孙氏惧祸之滥，而自同于季氏，天之道也。鲁君守齐，三年而无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与之，有十年之备，有齐、楚之援，有天之赞，有民之

助，有坚守之心，有列国之权，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国。故鞅以为难。二子皆图国者也，而欲纳鲁君，鞅之愿也，请从二子以围鲁。无成，死之。”二子惧，皆辞。乃辞小国，而以难复。

孟懿子、阳虎伐郓，郓人将战。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使君亡者，必此众也。天既祸之，而自福也，不亦难乎？犹有鬼神，此必败也。乌呼！为无望也夫，其死于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晋，公徒败于且知。

楚郤宛之难，国言未已，进胙者莫不谤令尹。沈尹戌言于子常曰：“夫左尹与中厩尹莫知其罪，而子杀之，以兴谤讟，至于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杀人以掩谤，犹弗为也；今吾子杀人以兴谤，而弗图，不亦异乎？夫无极，楚之谗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吴，出蔡侯朱，丧太子建，杀连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聪明。不然，平王之温惠共俭，有过成、庄，无不及焉。所以不获诸侯，迩无极也。今又杀三不辜，以兴大谤，几及子矣。子而不图，将焉用之？夫鄢将师矫子之命，以灭三族，三族，国之良也，而不愆位。吴新有君，疆埸日骇，楚国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谗以自安也，今子爱谗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图。”九月己未，子常杀费无极与鄢将师，尽灭其族，以说于国。谤言乃止。

冬，公如齐，齐侯请飨之。子家子曰：“朝夕立于其朝，又何飨焉？其饮酒也。”乃饮酒，使宰献，而请安。子仲之子曰重，为齐侯夫人，曰：“请使重见。”子家子乃以君出。

十二月，晋籍秦致诸侯之戍于周，鲁人辞以难。

昭公二十八年

［经］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晋，次于乾侯。夏四月丙戌，郑伯宁卒。六月，葬郑定公。秋七月癸巳，滕子宁

卒。冬，葬滕悼公。

[传] 二十八年春，公如晋，将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于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于竟。"弗听。使请逆于晋，晋人曰："天祸鲁国，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于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复于竟而后逆之。

晋祁胜与邬臧通室，祁盈将执之，访于司马叔游。叔游曰："《郑书》有之：'恶直丑正，实蕃有徒。'无道立矣，子惧不免。《诗》曰：'民之多辟，无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讨，国何有焉？"遂执之。祁胜赂荀跞，荀跞为之言于晋侯，晋侯执祁盈。祁盈之臣曰："钧将皆死，慭使吾君闻胜与臧之死也以为快。"乃杀之。夏六月，晋杀祁盈及杨食我。食我，祁盈之党也，而助乱，故杀之。遂灭祁氏、羊舌氏。

初，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党。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鲜，吾惩舅氏矣。"其母曰："子灵之妻杀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国、两卿矣，可无惩乎？吾闻之：'甚美必有甚恶，'是郑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无后，而天钟美于是，将必以是大有败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鉴，名曰玄妻。乐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实有豕心，贪惏无餍，忿类无期，谓之封豕。有穷后羿灭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废，皆是物也，女何以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义，则必有祸。"叔向惧，不敢取。平公强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谒诸姑，曰："长叔姒生男。"姑视之，及堂，闻其声而还，曰："是豺狼之声也。狼子野心，非是，莫丧羊舌氏矣。"遂弗视。

秋，晋韩宣子卒，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司马弥牟为邬大夫，贾辛为祁大夫，司马乌为平陵大夫，魏戊为梗阳大夫，知徐吾为涂水大夫，韩固为马首

大夫，孟丙为孟大夫，乐霄为铜鞮大夫，赵朝为平阳大夫，僚安为杨氏大夫。谓贾辛、司马乌为有力于王室，故举之；谓知徐吾、赵朝、韩固、魏戊，余子之不失职、能守业者也；其四人者，皆受县而后见于魏子，以贤举也。

魏子谓成鱄："吾与戊也县，人其以我为党乎？"对曰："何也？戊之为人也，远不忘君，近不逼同，居利思义，在约思纯，有守心而无淫行，虽与之县，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夫举无他，唯善所在，亲疏一也。《诗》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国，克顺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心能制义曰度，德正应和曰莫，照临四方曰明，勤施无私曰类，教诲不倦曰长，赏庆刑威曰君，慈和遍服曰顺，择善而从之曰比，经纬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无悔，故袭天禄，子孙赖之。主之举也，近文德矣，所及其远哉！"

贾辛将适其县，见于魏子。魏子曰："辛来！昔叔向适郑，鬷蔑恶，欲观叔向，从使之收器者而往，立于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将饮酒，闻之，曰：'必鬷明也！'下，执其手以上，曰'昔贾大夫恶，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获之，其妻始笑而言。贾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飏，子若无言，吾几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于王室，吾是以举女。行乎！敬之哉！毋堕乃力！"

仲尼闻魏子之举也，以为义，曰："近不失亲，远不失举，可谓义矣。"又闻其命贾辛也，以为忠："《诗》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举也义，其命也忠，其长有后于晋国乎！"

冬，梗阳人有狱，魏戊不能断，以狱上。其大宗赂以女乐，魏

子将受之。魏戊谓阎没、女宽曰："主以不贿闻于诸侯，若受梗阳人，贿莫甚焉。吾子必谏！"皆许诺。退朝，待于庭。馈人，召之。比置，三叹。既食，使坐。魏子曰："吾闻诸伯叔，谚曰：'唯食忘忧。'吾子置食之间三叹，何也？"同辞而对曰："或赐二小人酒，不夕食。馈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叹；中置，自咎曰：'岂将军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叹；及馈之毕，愿以小人之腹为君子之心，属厌而已。"献子辞梗阳人。

昭公二十九年

〔经〕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郓，齐侯使高张来唁公。公如晋，次于乾侯。夏四月庚子，叔诣卒。秋七月。冬十月，郓溃。

〔传〕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处于郓。齐侯使高张来唁公，称主君。子家子曰："齐卑君矣，君只辱焉。"公如乾侯。

三月己卯，京师杀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鲁之子。尹固之复也，有妇人遇之周郊，尤之，曰："处则劝人为祸，行则数日而反，是夫也，其过三岁乎？"

夏五月庚寅，王子赵车入于鄻以叛，阴不佞败之。

平子每岁贾马，具从者之衣屦，而归之于乾侯。公执归马者，卖之，乃不归马。卫侯来献其乘马，曰启服。堑而死，公将为之椟。子家子曰："从者病矣，请以食之。"乃以帷裹之。

公赐公衍羔裘，使献龙辅于齐侯，遂入羔裘。齐侯喜，与之阳谷。公衍、公为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为之母曰："相与偕出，请相与偕告。"三日，公为生，其母先以告，公为为兄。公私喜于阳谷而思于鲁，曰："务人为此祸也。且后生而为兄，其诬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为大子。

秋，龙见于绛郊。魏献子问于蔡墨曰："吾闻之，虫莫知于龙，

以其不生得也，谓之知，信乎?”对曰：“人实不知，非龙实知。古者畜龙，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献子曰：“是二氏者，吾亦闻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谓也?”对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实甚好龙，能求其耆欲以饮食之，龙多归之。乃扰畜龙，以服事帝舜，帝赐之姓曰董，氏曰豢龙。封诸鬷川，鬷夷氏其后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龙。及有夏孔甲，扰于有帝，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获豢龙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飨之，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范氏其后也。”献子曰：“今何故无之?”对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职，则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业，其物乃至。若泯弃之，物乃坻伏，郁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龙，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龙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潜龙勿用’；其《同人》䷌曰：‘见龙在田’；其《大有》䷍曰：‘飞龙在天’；其《夬》䷪曰：‘亢龙有悔’；其《坤》☷曰：‘见群龙无首，吉’；《坤》之《剥》䷖曰：‘龙战于野’。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献子曰：“社稷五祀，谁氏之五官也?”对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此其三祀也。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

冬，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

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为国法，是法奸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赵氏，赵孟与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昭公三十年

［经］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夏六月庚辰，晋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晋顷公。冬十有二月，吴灭徐。徐子章羽奔楚。

［传］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书郓与乾侯，非公，且征过也。

夏六月，晋顷公卒。秋八月，葬。郑游吉吊，且送葬。魏献子使士景伯诘之，曰："悼公之丧，子西吊，子蟜送葬。今吾子无贰，何故？"对曰："诸侯所以归晋君，礼也。礼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谓。事大在共其时命，字小在恤其所无。以敝邑居大国之间，共其职贡，与其备御不虞之患，岂忘共命？先王之制：诸侯之丧，士吊，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军之事，于是乎使卿。晋之丧事，敝邑之间，先君有所助执绋矣。若其不间，虽士、大夫有所不获数矣。大国之惠，亦庆其加，而不讨其乏，明底其情，取备而已，以为礼也。灵王之丧，我先君简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实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讨，恤所无也。今大夫曰：'女盍从旧？'旧有丰有省，不知所从。从其丰，则寡君幼弱，是以不共；从其省，则吉在此矣。唯大夫图之。"晋人不能诘。

吴子使徐人执掩余，使钟吾人执烛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

封，而定其徙，使监马尹大心逆吴公子，使居养。莠尹然、左司马沈尹戌城之，取于城父与胡田以与之，将以害吴也。子西谏曰："吴光新得国，而亲其民，视民如子，辛苦同之，将用之也。若好吴边疆，使柔服焉，犹惧其至。吾又强其仇，以重怒之，无乃不可乎！吴，周之胄裔也，而弃在海滨，不与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诸华。光又甚文，将自同于先王。不知天将以为虐乎？使翦丧吴国而封大异姓乎？其抑亦将卒以祚吴乎？其终不远矣。我盍姑亿吾鬼神，而宁吾族姓，以待其归，将焉用自播扬焉？"王弗听。吴子怒。冬十二月，吴子执钟吴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灭徐。徐子章禹断其发，携其夫人以逆吴子。吴子唁而送之，使其迩臣从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帅师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处之。

吴子问于伍员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恶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将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对曰："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若为三师以肄焉，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阖庐从之，楚于是乎始病。

昭公三十一年

［经］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孙意如会晋荀跞于适历。夏四月丁巳，薛伯谷卒。晋侯使荀跞唁公于乾侯。秋，葬薛献公。冬，黑肱以滥来奔。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传］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内也。

晋侯将以师纳公。范献子曰："若召季孙而不来，则信不臣矣，然后伐之，若何？"晋人召季孙，献子使私焉，曰："子必来，我受其无咎。"季孙意如会晋荀跞于适历。荀跞曰："寡君使跞谓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图之！'"季孙练冠、

麻衣，跣行，伏而对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为有罪，请囚于费，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绝季氏，而赐之死；若弗杀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从君而归，则固臣之愿也，敢有异心？"

夏四月，季孙从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与之归。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公曰："诺。"众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跞以晋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跞以君命讨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顾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将使归粪除宗祧以事君，则不能见夫人。己所能见夫人者，有如河！"荀跞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与知鲁国之难？臣请复于寡君。"退而谓季孙："君怒未怠，子姑归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鲁师，季孙必与君归。"公欲从之，众从者胁公，不得归。

薛伯谷卒，同盟，故书。

秋，吴人侵楚，伐夷，侵潜、六。楚沈尹戌帅师救潜，吴师还。楚师迁潜于南冈而还。吴师围弦，左司马戌、右司马稽帅师救弦，及豫章，吴师还。始用子胥之谋也。

冬，邾黑肱以滥来奔。贱而书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虽贱，必书地，以名其人。终为不义，弗可灭已。是故君子动则思礼，行则思义，不为利回，不为义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盖而名章，惩不义也。齐豹为司马寇，守嗣大夫，作而不义，其书为'盗'。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贱而必书。此二物者，所以惩肆而去贪也。若艰难其身，以险危大人，而有名章彻，攻难之士将奔走之。若窃邑叛君，以徼大利而无名，贪冒之民将置力焉。是以《春秋》书齐豹曰'盗'，三叛人名，以惩不义，数恶无礼，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赵简子梦童子裸而转以歌。旦占诸史墨，曰："吾梦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对曰："六年及此月也，吴其入郢乎！终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谪。火胜金，故弗克。"

昭公三十二年

［经］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阚。夏，吴伐越。秋七月。冬，仲孙何忌会晋韩不信、齐高张、宋仲几、卫世叔申、郑国参、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传］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内，又不能用其人也。

夏，吴伐越，始用师于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吴乎！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

秋八月，王使富辛与石张如晋，请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祸于周，俾我兄弟并有乱心，以为伯父忧。我一二亲昵甥舅，不遑启处，于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无日忘之，闵闵焉如农夫之望岁，惧以待时。伯父若肆大惠，复二文之业，弛周室之忧，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则余一人有大愿矣。昔成王合诸侯城成周，以为东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灵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无勤，诸侯用宁，蝥贼远屏，晋之力也。其委诸伯父，使伯父实重图之，俾我一人无征怨于百姓，而伯父有荣施，先王庸之。"范献子谓魏献子曰："与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实云，虽有后事，晋勿与知可也。从王命以纾诸侯，晋国无忧，是之不务，而又焉从事?"魏献子曰："善！"使伯音对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于诸侯。迟速衰序，于是焉在。"

冬十一月，晋魏舒、韩不信如京师，合诸侯之大夫于狄泉，寻

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卫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诗》曰：'敬天之怒，不敢戏豫。敬天之渝，不敢驰驱。'况敢干位以作大事乎？"

己丑，士弥牟营成周，计丈数，揣高卑，度厚薄，仞沟洫，物土方，议远迩，量事期，计徒庸，虑材用，书餱粮，以令役于诸侯。属役赋丈，书以授帅，而效诸刘子。韩简子临之，以为成命。

十二月，公疾，遍赐大夫，大夫不受。赐子家子双琥、一环、一璧、轻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赐。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赐于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赐。书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

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何也？"对曰："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王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爱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谒之，曰：'生有嘉闻，其名曰友，为公室辅。'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于鲁，受费以为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业，不废旧绩。鲁文公薨，而东门遂杀适立庶，鲁君于是乎失国，政在季氏，于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国？是以为君，慎器与名，不可以假人。"

定　公

定 公 元 年

[经] 元年春王。三月，晋人执宋仲几于京师。夏六月癸亥，公之丧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九月，大雩。立炀宫。冬十月，陨霜杀菽。

[传] 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晋魏舒合诸侯之大夫于狄泉，将以城成周。魏子莅政。卫彪傒曰："将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义也。大事奸义，必有大咎。晋不失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献子属役于韩简子及原寿过，而田于大陆，焚焉，还，卒于宁。范献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复命而田也。

孟懿子会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几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为无道，绝我小国于周，以我适楚，故我常从宋。晋文公为践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复旧职。'若从践土，若从宋，亦唯命。"仲几曰："践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奚仲迁于邳，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若复旧职，将承王官，何故以役诸侯？"仲几曰："三代各异物，薛焉得有旧？为宋役，亦其职也。"士弥牟曰："晋之从政者新，子姑受功，归，吾视诸故府。"仲几曰："纵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诸乎？"士伯怒，谓韩简子曰："薛征于人，宋征于鬼，宋罪大矣。且已无辞而抑我以神，诬我也。'启宠纳侮'，其此之谓矣。必以仲几为戮。"乃执仲几以归。三月，归诸京师。

城三旬而毕，乃归诸侯之戍。

齐高张后，不从诸侯。晋女叔宽曰："周苌弘、齐高张皆将不免。苌叔违天，高子违人。天之所坏，不可支也；众之所为，不

可奸也。"

夏，叔孙成子逆公之丧于乾侯。季孙曰："子家子亟言于我，未尝不中吾志也。吾欲与之从政，子必止之，且听命焉。"子家子不见叔孙，易几而哭。叔孙请见子家子，子家子辞，曰："羁未得见，而从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羁不敢见。"叔孙使告之曰："公衍、公为实使群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则群臣之愿也。凡从君出而可以入者，将唯子是听。子家氏未有后，季孙愿与子从政，此皆季孙之愿也，使不敢以告。"对曰："若立君，则有卿士、大夫与守龟在，羁弗敢知。若从君者，则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羁也，则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羁将逃也。"丧及坏隤，公子宋先入，从公者皆自坏隤反。

六月癸亥，公之丧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季孙使役如阚公氏，将沟焉。荣驾鹅曰："生不能事，死又离之，以自旌也。纵子忍之，后必或耻之。"乃止。季孙问于荣驾鹅曰："吾欲为君谥，使子孙知之。"对曰："生弗能事，死又恶之，以自信也。将焉用之？"乃止。

秋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为司寇也，沟而合诸墓。

昭公出，故季平子祷于炀公。九月，立炀宫。

周巩简公弃其子弟而好用远人。

定公二年

［经］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门及两观灾。秋，楚人伐吴。冬十月，新作雉门及两观。

［传］二年夏，四月辛酉，巩氏之群子弟贼简公。

桐叛楚。吴子使舒鸠氏诱楚人，曰："以师临我，我伐桐，为我使之无忌。"

秋，楚囊瓦伐吴，师于豫章。吴人见舟于豫章，而潜师于巢。冬十月，吴军楚师于豫章，败之。遂围巢，克之，获楚公子繁。

邾庄公与夷射姑饮酒，私出。阍乞肉焉，夺之杖以敲之。

定公三年

［经］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晋，至河，乃复。二月辛卯，邾子穿卒。夏四月。秋，葬邾庄公。冬，仲孙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传］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门台，临廷。阍以缾水沃廷，邾子望见之，怒。阍曰："夷射姑旋焉。"命执之，弗得，滋怒。自投于床，废于炉炭，烂，遂卒。先葬以车五乘，殉五人。庄公卞急而好洁，故及是。

秋九月，鲜虞人败晋师于平中，获晋观虎，恃其勇也。

冬，盟于郯，修邾好也。

蔡昭侯为两佩与两裘以如楚，献一佩一裘于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与，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两肃爽马，子常欲之，弗与，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与谋，请代先从者，许之。饮先从者酒，醉之，窃马而献之子常。子常归唐侯。自拘于司败，曰："君以弄马之故，隐君身，弃国家。群臣请相夫人以偿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过也，二三子无辱！"皆赏之。蔡人闻之，固请，而献佩于子常。子常朝，见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礼不毕，将死。"蔡侯归，及汉，执玉而沈，曰："余所有济汉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晋，以其子元与其大夫之子为质焉，而请伐楚。

定公四年

［经］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陈侯吴卒。三月，公会刘子、晋侯、宋公、蔡侯、卫侯、陈子、郑伯、许男、曹伯、莒子、邾子、顿

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国夏于召陵，侵楚。夏四月庚辰，蔡公孙姓帅师灭沈，以沈子嘉归，杀之。五月，公及诸侯盟于皋鼬。杞伯成卒于会。六月，葬陈惠公。许迁于容城。秋七月，公至自会。刘卷卒。葬杞悼公。楚人围蔡。晋士鞅、卫孔围帅师伐鲜虞。葬刘文公。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柏举，楚师败绩。楚囊瓦出奔郑。庚辰，吴人郢。

[传] 四年春三月，刘文公合诸侯于召陵，谋伐楚也。

晋荀寅求货于蔡侯，弗得，言于范献子曰："国家方危，诸侯方贰，将以袭敌，不亦难乎！水潦方降，疾疟方起，中山不服，弃盟取怨，无损于楚，而失中山，不如辞蔡侯。吾自方城以来，楚未可以得志，只取勤焉。"乃辞蔡侯。

晋人假羽旄于郑，郑人与之。明日，或旆以会。晋于是乎失诸侯。将会，卫子行敬子言于灵公曰："会同难，啧有烦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从！"公曰："善。"乃使子鱼。子鱼辞，曰："臣展四体，以率旧职，犹惧不给而烦刑书。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隶也。社稷不动，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军行，祓社、衅鼓，祝奉以从，于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师从，卿行旅从，臣无事焉。"公曰："行也。"

及皋鼬，将长蔡于卫。卫侯使祝佗私于苌弘曰："闻诸道路，不知信否。若闻蔡将先卫，信乎？"苌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卫，不亦可乎？"子鱼曰："以先王观之，则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

皞之虚。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阎之土，以共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犹多，而不获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启商，惎间王室，王于是乎杀管叔而蔡蔡叔，以车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帅德，周公举之，以为己卿士。见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书云：'王曰：胡！无若尔考之违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卫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为大宰，康叔为司寇，聃季为司空，五叔无官，岂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晋，武之穆也。曹为伯甸，非尚年也。今将尚之，是反先王也。晋文公为践土之盟，卫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犹先蔡。其载书云：'王若曰，晋重、鲁申、卫武、蔡甲午、郑捷、齐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视也。吾子欲复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将如之何？"长弘说，告刘子，与范献子谋之，乃长卫侯于盟。

反自召陵，郑子大叔未至而卒。晋赵简子为之临，甚哀，曰："黄父之会，夫子语我九言，曰："无始乱，无怙富，无恃宠，无违同，无敖礼，无骄能，无复怒，无谋非德，无犯非义。'"

沈人不会于召陵，晋人使蔡伐之。夏，蔡灭沈。

秋，楚为沈故，围蔡。伍员为吴行人以谋楚，楚之杀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犁之孙嚭为吴大宰以谋楚。楚自昭王即位，无岁不有吴师。蔡侯因之，以其子乾与其大夫之子为质于吴。

冬，蔡侯、吴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与楚夹汉。左司马戌谓子常曰："子沿汉而与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

还塞大隧、直辕、冥阨。子济汉而伐之，我自后击之，必大败之。”既谋而行。武城黑谓子常曰：“吴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战。”史皇谓子常：“楚人恶子而好司马，若司马毁吴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独克吴也。子必速战！不然，不免。”乃济汉而陈，自小别至于大别。三战，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难而逃之，将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尽说。”

十一月庚午，二师陈于柏举。阖庐之弟夫概王，晨请于阖庐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后大师继之，必克。”弗许。夫概王曰：“所谓‘臣义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谓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属五千，先击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师乱，吴师大败之。子常奔郑。史皇以其乘广死。吴从楚师，及清发，将击之。夫概王曰：“困兽犹斗，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败我。若使先济者知免，后者慕之，蔑有斗心矣。半济而后可击也。”从之，又败之。楚人为食，吴人及之，奔。食而从之。败诸雍澨。五战，及郢。

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涉睢。鍼尹固与王同舟，王使执燧象以奔吴师。

庚辰，吴入郢，以班处宫。子山处令尹之宫，夫概王欲攻之，惧而去之，夫概王入之。

左司马戌及息而还，败吴师于雍澨，伤。初，司马臣阖庐，故耻为禽焉，谓其臣曰：“谁能免吾首？”吴句卑曰：“臣贱，可乎？”司马曰：“我实失子，可哉！”三战皆伤，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刭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

楚子涉睢，济江，入于云中。王寝，盗攻之，以戈击王，王孙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郧，钟建负季芈以从，由于徐苏而从。郧公辛之弟怀将弑王，曰：“平王杀吾父，我杀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讨臣，谁敢仇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将谁

仇?《诗》曰:'柔亦不茹,则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强御。'唯仁者能之。违强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约,非仁也;灭宗废祀,非孝也;动无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将杀女。"斗辛与其弟巢以王奔随。吴人从之,谓随人曰:"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实尽之。天诱其衷,致罚于楚,而君又窜之,周室何罪?君若顾报周室,施及寡人,以奖天衷,君之惠也。汉阳之田,君实有之。"楚子在公宫之北,吴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己为王,曰:"以我与之,王必免。"随人卜与之,不吉,乃辞吴曰:"以随之辟小,而密迩于楚,楚实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难而弃之,何以事君?执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鸠楚竟,敢不听命。"吴人乃退。𬬭金初宦于子期氏,实与随人要言。王使见,辞,曰:"不敢以约为利。"王割子期之心,以与随人盟。

初,伍员与申包胥友,其亡也,谓申包胥曰:"我必复楚国。"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复之,我必能兴之。"及昭王在随,申包胥如秦乞师,曰:"吴为封豕、长蛇,以荐食上国,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无厌,若邻于君,疆场之患也。逮吴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灵抚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辞焉,曰:"寡人闻命矣。子姑就馆,将图而告。"对曰:"寡君越在草莽,未获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

定公五年

[经]五年春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夏,归粟于蔡。于越入吴。六月丙申,季孙意如卒。秋七月壬子,叔孙不敢卒。冬,晋士鞅帅师围鲜虞。

[传]五年春,王人杀子朝于楚。

夏，归粟于蔡，以周亟，矜无资。

越人吴，吴在楚也。

六月，季平子行东野，还，未至，丙申，卒于房。阳虎将以玙璠敛，仲梁怀弗与，曰："改步改玉。"阳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东野，及费。子泄为费宰，逆劳于郊，桓子敬之。劳仲梁怀，仲梁怀弗敬。子泄怒，谓阳虎："子行之乎？"

申包胥以秦师至，秦子蒲、子虎帅车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吴道。"使楚人先与吴人战，而自稷会之，大败夫概王于沂。吴人获薳射于柏举，其子帅奔徒以从子西，败吴师于军祥。

秋七月，子期、子蒲灭唐。

九月，夫概王归，自立也。以与王战而败，奔楚，为堂溪氏。吴师败楚师于雍澨，秦师又败吴师。吴师居麇，子期将焚之，子西曰："父兄亲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国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旧祀，岂惮焚之？"焚之，而又战，吴师败。又战于公婿之溪，吴师大败，吴子乃归。囚闉舆罢。闉舆罢请先，遂逃归。叶公诸梁之弟后臧从其母于吴，不待而归。叶公终不正视。

乙亥，阳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怀。冬十月丁亥，杀公何藐。己丑，盟桓子于稷门之内。庚寅，大诅，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齐。

楚子入于郢。初，斗辛闻吴人之争宫也，曰："吾闻之：'不让，则不和；不和，不可以远征。'吴争于楚，必有乱；有乱，则必归，焉能定楚？"

王之奔随也，将涉于成臼，蓝尹亹涉其帑，不与王舟。及宁，王欲杀之。子西曰："子常唯思旧怨以败，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复其所，吾以志前恶。"王赏斗辛、王孙由于、王孙圉、钟建、

斗巢、申包胥、王孙贾、宋木、斗怀。子西曰："请舍怀也。"王曰："大德灭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为君也，非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为诸？"遂逃赏。王将嫁季芈，季芈辞曰："所以为女子，远丈夫也。钟建负我矣。"以妻钟建，以为乐尹。

王之在随也，子西为王舆服以保路，国于脾泄。闻王所在，而后从王。王使由于城麇，复命。子西问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辞。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对曰："固辞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盗于云中，余受其戈，其所犹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泄之事，余亦弗能也。"

晋士鞅围鲜虞，报观虎之败也。

定公六年

[经]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郑游速帅师灭许，以许男斯归。二月，公侵郑。公至自侵郑。夏，季孙斯、仲孙何忌如晋。秋，晋人执宋行人乐祁犁。冬，城中城。季孙斯、仲孙忌帅师围郓。

[传]六年春，郑灭许，因楚败也。

二月，公侵郑，取匡，为晋讨郑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于卫；及还，阳虎使季、孟自南门入，出自东门，舍于豚泽。卫侯怒，使弥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辇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礼也。昭公之难，君将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鉴，苟可以纳之，择用一焉。公子与二三臣之子，诸侯苟忧之，将以为之质。此群臣之所闻也。今将以小忿蒙旧德，无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弃之，不亦诬乎！天将多阳虎之罪以毙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夏，季桓子如晋，献郑俘也。阳虎强使孟懿子往报夫人之币，晋人兼享之。孟孙立于房外，谓范献子曰："阳虎若不能居鲁，而

息肩于晋，所不以为中军司马者，有如先君！”献子曰：“寡君有官，将使其人，鞅何知焉？”献子谓简子曰：“鲁人患阳虎矣，孟孙知其衅，以为必适晋，故强为之请，以取入焉。”

四月己丑，吴大子终累败楚舟师，获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国大惕，惧亡。子期又以陵师败于繁扬。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为矣。”于是乎迁郢于鄀，而改纪其政，以定楚国。

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郑人将以作乱于周，郑于是乎伐冯、滑、胥靡、负黍、狐人、阙外。六月，晋阎没戍周，且城胥靡。

秋八月，宋乐祁言于景公曰：“诸侯唯我事晋，今使不往，晋其憾矣。”乐祁告其宰陈寅。陈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谓乐祁曰：“唯寡人说子之言，子必往！”陈寅曰：“子立后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为知难而行也。”见溷而行。赵简子逆，而饮之酒于绵上，献杨楯六十于简子。陈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赵氏，又有纳焉，以杨楯贾祸，弗可为也已。然子死晋国，子孙必得志于宋。”范献子言于晋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饮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讨也。”乃执乐祁。

阳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诅于五父之衢。

冬十二月，天王处于姑莸，辟儋翩之乱也。

定公七年

[经]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齐侯、郑伯盟于鹹。齐人执卫行人北宫结以侵卫。齐侯、卫侯盟于沙。大雩。齐国夏帅师伐我西鄙。九月，大雩。冬十月。

[传] 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于仪栗以叛。

齐人归郓、阳关，阳虎居之以为政。

夏四月，单武公、刘桓公败尹氏于穷谷。

秋，齐侯、郑伯盟于咸，征会于卫。卫侯欲叛晋，诸大夫不

可。使北宫结如齐，而私于齐侯曰："执结以侵我。"齐侯从之，乃盟于琐。

齐国夏伐我。阳虎御季桓子，公敛处父御孟懿子，将宵军齐师。齐师闻之，堕，伏而待之。处父曰："虎不图祸，而必死。"苫夷曰："虎陷二子于难，不待有司，余必杀女。"虎惧，乃还，不败。

冬十一月戊午，单子、刘子逆王于庆氏。晋籍秦送王。己巳，王入于王城，馆于公族党氏，而后朝于庄宫。

定公八年

［经］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齐。公至自侵齐。二月，公侵齐。三月，公至自侵齐。曹伯露卒。夏，齐国夏帅师伐我西鄙。公会晋师于瓦。公至自瓦。秋七月戊辰，陈侯柳卒。晋士鞅帅师侵郑，遂侵卫。葬曹靖公。九月，葬陈怀公。季孙斯、仲孙何忌帅师侵卫。冬，卫侯、郑伯盟于曲濮。从祀先公。盗窃宝玉、大弓。

［传］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齐，门于阳州。士皆坐列，曰："颜高之弓六钧。"皆取而传观之。阳州人出，颜高夺人弱弓，籍丘子钼击之，与一人俱毙。偃，且射子钼，中颊，殪。颜息射人中眉，退曰："我无勇，吾志其目也。"师退，冉猛伪伤足而先。其兄会乃呼曰："猛也殿！"

二月己丑，单子伐谷城，刘子伐仪栗。辛卯，单子伐简城，刘子伐盂，以定王室。

赵鞅言于晋侯曰："诸侯唯宋事晋，好逆其使，犹惧不至；今又执之，是绝诸侯也。"将归乐祁，士鞅曰："三年止之，无故而归之，宋必叛晋。"献子私谓子梁曰："寡君惧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子梁以告陈寅，陈寅曰："宋将叛晋，是弃溷也，不如待之。"乐祁归，卒于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

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诸州。

公侵齐，攻廪丘之郛。主人焚冲，或濡马褐以救之，遂毁之。主人出，师奔。阳虎伪不见冉猛者，曰：“猛在此，必败。”猛逐之，顾而无继，伪颠。虎曰：“尽客气也。”

苫越生子，将待事而名之。阳州之役获焉，名之曰阳州。

夏，齐国夏、高张伐我西鄙。晋士鞅、赵鞅、荀寅救我。公会晋师于瓦，范献子执羔，赵简子、中行文子皆执雁。鲁于是始尚羔。

晋师将盟卫侯于郓泽，赵简子曰：“群臣谁敢盟卫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卫人请执牛耳。成何曰：“卫，吾温、原也，焉得视诸侯？”将歃，涉佗捘卫侯之手，及捥。卫侯怒，王孙贾趋进，曰：“盟以信礼也，有如卫君，其敢不唯礼是事而受此盟也？”

卫侯欲叛晋，而患诸大夫。王孙贾使次于郊。大夫问故，公以晋诟语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从焉。”大夫曰：“是卫之祸，岂君之过也？”公曰：“又有患焉，谓寡人‘必以而子与大夫之子为质。’”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则往，群臣之子，敢不皆负羁绁以从？”将行，王孙贾曰：“苟卫国有难，工商未尝不为患，使皆行而后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将行之。行有日，公朝国人，使贾问焉，曰：“若卫叛晋，晋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犹可以能战。”贾曰：“然则如叛之，病而后质焉，何迟之有？”乃叛晋。晋人请改盟，弗许。

秋，晋士鞅会成桓公侵郑，围虫牢，报伊阙也。遂侵卫。

九月，师侵卫，晋故也。

季寤、公鉏极、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孙辄无宠于叔孙氏，叔仲志不得志于鲁，故五人因阳虎。阳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孙辄更叔孙氏，己更孟氏。冬十月，顺祀先公而

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将享季氏于蒲圃而杀之，戒都车曰："癸巳至。"成宰公敛处父告孟孙，曰："季氏戒都车，何故？"孟孙曰："吾弗闻。"处父曰："然则乱也，必及于子，先备诸？"与孟孙以壬辰为期。

阳虎前驱，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铍、盾夹之，阳越殿，将如蒲圃。桓子咋谓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尔以是继之。"对曰："臣闻命后。阳虎为政，鲁国服焉。违之，征死，死，无益于主。"桓子曰："何后之有？而能以我适孟氏乎？"对曰："不敢爱死，惧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选圉人之壮者三百人，以为公期筑室于门外。林楚怒马，及衢而骋，阳越射之，不中，筑者阖门。有自门间射阳越，杀之。阳虎劫公与武叔，以伐孟氏。公敛处父帅成人自上东门入，与阳氏战于南门之内，弗胜；又战于棘下，阳氏败。阳虎说甲如公宫，取宝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寝而为食。其徒曰："追其将至。"虎曰："鲁人闻余出，喜于征死，何暇追余？"从者曰："嘻！速驾！公敛阳在。"公敛阳请追之，孟孙弗许。阳欲杀桓子，孟孙惧而归之。子言辨舍爵于季氏之庙而出。阳虎入于讙、阳关以叛。

郑驷歂嗣子大叔为政。

定公九年

［经］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郑伯虿卒。得宝玉、大弓。六月，葬郑献公。秋，齐侯、卫侯次于五氏。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传］九年春，宋公使乐大心盟于晋，且逆乐祁之尸。辞，伪有疾，乃使向巢如晋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谓桐门右师出，曰："吾犹衰绖，而子击钟，何也？"右师曰："丧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己衰绖而生子，余何故舍钟？"子明闻之，怒，言于公

曰："右师将不利戴氏，不肯适晋，将作乱也。不然，无疾。"乃逐桐门右师。

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谓："子然于是不忠。苟有可以加于国家者，弃其邪可也。《静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弃其人。《诗》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犹爱其树，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无以劝能矣。"

夏，阳虎归宝玉、大弓。书曰"得"，器用也。凡获器用曰得，得用焉曰获。

六月，伐阳关。阳虎使焚莱门。师惊，犯之而出，奔齐，请师以伐鲁，曰："三加，必取之。"齐侯将许之，鲍文子谏曰："臣尝为隶于施氏矣，鲁未可取也。上下犹和，众庶犹睦，能事大国，而无天灾，若之何取之？阳虎欲勤齐师也，齐师罢，大臣必多死亡，己于是乎奋其诈谋。夫阳虎有宠于季氏，而将杀季孙，以不利鲁国，而求容焉。亲富不亲仁，君焉用之？君富于季氏，而大于鲁国，兹阳虎所欲倾覆也。鲁免其疾，而君又收之，无乃害乎！"齐侯执阳虎，将东之。阳虎愿东，乃囚诸西鄙。尽借邑人之车，锲其轴，麻约而归之。载葱灵，寝于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于齐。又以葱灵逃，奔宋，遂奔晋，适赵氏。仲尼曰："赵氏其世有乱乎！"

秋，齐侯伐晋夷仪。敝无存之父将室之，辞，以与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于高、国。"先登，求自门出，死于霤下。东郭书让登，犁弥从之，曰："子让而左，我让而右，使登者绝而后下。"书左，弥先下。书与王猛息。猛曰："我先登。"书敛甲，曰："曩者之难，今又难焉！"猛笑曰："吾从子，如骖之有靳。"

晋车千乘在中牟，卫侯将如五氏，卜过之，龟焦。卫侯曰："可也。卫车当其半，寡人当其半，敌矣。"乃过中牟。中牟人欲伐之，卫褚师圃亡在中牟，曰："卫虽小，其君在焉，未可胜也。

齐师克城而骄，其帅又贱，遇，必败之，不如从齐。”乃伐齐师，败之。齐侯致禚、媚、杏于卫。齐侯赏犁弥，犁弥辞，曰：“有先登者，臣从之，皙帻而衣狸制。”公使视东郭书，曰：“乃夫子也，吾貺子。”公赏东郭书，辞，曰：“彼，宾旅也。”乃赏犁弥。

齐师之在夷仪也，齐侯谓夷仪人曰：“得敝无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襚之。与之犀轩与直盖，而先归之。坐引者，以师哭之，亲推之三。

定公十年

［经］十年春王三月，乃齐平。夏，公会齐侯于夹谷。公至自夹谷。晋赵鞅帅师围卫。齐人来归郓、讙、龟阴田。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帅师围郈。秋，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帅师围郈。宋乐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陈。冬，齐侯、卫侯、郑游速会于安甫。叔孙州仇如齐。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陈。

［传］十年春，及齐平。

夏，公会齐侯于祝其，实夹谷。孔丘相。犁弥言于齐侯曰：“孔丘知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焉。”齐侯从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两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于神为不祥，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君必不然。”齐侯闻之，遽辟之。

将盟，齐人加于载书曰：“齐师出竟，而不以甲车三百乘从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兹无还揖对，曰：“而不反我汶阳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齐侯将享公，孔丘谓梁丘据曰：“齐、鲁之故，吾子何不闻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执事也。且牺、象不出门，嘉乐不野合。飨而既具，是弃礼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弃礼，名恶，子盍图之！夫享，所以昭德也。

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

齐人来归郓、讙、龟阴之田。

晋赵鞅围卫，报夷仪也。

初，卫侯伐邯郸午于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跻。及晋围卫，午以徒七十人门于卫西门，杀人于门中，曰："请报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则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启门。"亦以徒七十人旦门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启门，乃退。反役，晋人讨卫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于是执涉佗以求成于卫。卫人不许，晋人遂杀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谓弃礼，必不钧。《诗》曰：'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初，叔孙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谏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贼射之，不能杀。公南为马正，使公若为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马正侯犯杀公若，不能。其圉人曰："吾以剑过朝，公若必曰：'谁之剑也？'吾称子以告，必观之。吾伪固而授之末，则可杀也。"使如之，公若曰："尔欲吴王我乎？"遂杀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围郈，弗克。

秋，二子及齐师复围郈，弗克。叔孙谓郈工师驷赤曰："郈非唯叔孙氏之忧，社稷之患也，将若之何？"对曰："臣之业，在《扬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孙稽首。驷赤谓侯犯曰："居齐、鲁之际而无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于齐以临民？不然，将叛。"侯犯从之。齐使至，驷赤与郈人为之宣言于郈中曰："侯犯将以郈易于齐，齐人将迁郈民。"众凶惧。驷赤谓侯犯曰："众言异矣。子不如易于齐，与其死也，犹是郈也，而得纾焉，何必此？齐人欲以此逼鲁，必倍与子地。且盍多舍甲于子之门，以备不虞？"侯犯曰："诺。"乃多舍甲焉。侯犯请易于齐，齐有司观郈。将至，驷赤使周走呼曰："齐师至矣！"郈人大骇，介侯犯之门甲，以围侯犯。驷赤将射之。侯犯止之，曰："谋免我。"侯犯请行，许之。驷赤先

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门，郈人闭之。及郭门，止之，曰："子以叔孙氏之甲出，有司若诛之，群臣惧死。"驷赤曰："叔孙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谓驷赤曰："子止而与之数。"驷赤止，而纳鲁人。侯犯奔齐，齐人乃致郈。

宋公子地嬖蘧富猎，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与之。公子地有白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与之。地怒，使其徒抶魋而夺之。魋惧，将走，公闭门而泣之，目尽肿。母弟辰曰："子分室以与猎也，而独卑魋，亦有颇焉。子为君礼，不过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陈，公弗止。辰为之请，弗听。辰曰："是我迋吾兄也。吾以国人出，君谁与处？"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陈。

武叔聘于齐，齐侯享之，曰："子叔孙！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属与敝邑际，故敢助君忧之。"对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隶勤君之执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恶也，君岂以为寡君赐？"

定公十一年

［经］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陈入于萧以叛。夏四月。秋，宋乐大心自曹入于萧。冬，及郑平。叔还如郑涖盟。

［传］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萧以叛。秋，乐大心从之，大为宋患，宠向魋故也。

冬，及郑平，始叛晋也。

定公十二年

［经］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叔孙州仇帅师堕郈。卫公孟彄帅师伐曹。季孙斯、仲孙何忌帅师堕费。秋，大

雩。冬十月癸亥，公会齐侯盟于黄。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黄。十有二月，公围成。公至自围成。

［传］十二年夏，卫公孟彄伐曹，克郊。还，滑罗殿。未出，不退于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为无勇乎?"罗曰："与其素厉，宁为无勇。"

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堕郈。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遂堕费。将堕成，公敛处父谓孟孙："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障也。无成，是无孟氏也。子伪不知，我将不堕。"

冬十二月，公围成，弗克。

定公十三年

［经］十有三年春，齐侯、卫侯次于垂葭。夏，筑蛇渊囿。大蒐于比蒲。卫公孟彄帅师伐曹。秋，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冬，晋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晋赵鞅归于晋。薛弑其君比。

［传］十三年春，齐侯、卫侯次于垂葭，实郹氏。使师伐晋，将济河，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兹曰："可。锐师伐河内，传必数日而后及绛。绛不三月，不能出河，则我既济水矣。"乃伐河内。齐侯皆敛诸大夫之轩，唯邴意兹乘轩。齐侯欲与卫侯乘，与之宴而驾乘广，载甲焉。使告曰："晋师至矣!"齐侯曰："比君之驾也，寡人请摄。"乃介而与之乘，驱之。或告曰："无晋师。"乃止。

晋赵鞅谓邯郸午曰："归我卫贡五百家，吾舍诸晋阳。"午许诺。归，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卫是以为邯郸，而置诸晋阳，绝卫之道也。不如侵齐而谋之。"乃如之，而归之于晋阳。赵

孟怒，召午，而囚诸晋阳。使其从者说剑而入，涉宾不可。乃使告邯郸人曰："吾私有讨于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杀午。赵稷、涉宾以邯郸叛。夏六月，上军司马籍秦围邯郸。邯郸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与睦，故不与围邯郸，将作乱。董安于闻之，告赵孟，曰："先备诸？"赵孟曰："晋国有命，始祸者死，为后可也。"安于曰："与其害于民，宁我独死，请以我说。"赵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赵氏之宫，赵鞅奔晋阳。晋人围之。

范皋夷无宠于范吉射，而欲为乱于范氏。梁婴父嬖于知文子，文子欲以为卿。韩简子与中行文子相恶，魏襄子亦与范昭子相恶。故五子谋，将逐荀寅，而以梁婴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皋夷代之。荀跞言于晋侯曰："君命大臣，始祸者死，载书在河。今三臣始祸，而独逐鞅，刑已不钧矣。请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跞，韩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将伐公，齐高强曰："三折肱知为良医。唯伐君为不可，民弗与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尽克也。克之，君将谁与？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听，遂伐公。国人助公，二子败，从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

韩、魏以赵氏为请。十二月辛未，赵鞅入于绛，盟于公宫。

初，卫公叔文子朝，而请享灵公。退，见史鳅而告之。史鳅曰："子必祸矣！子富而君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许我矣，其若之何？"史鳅曰："无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于难。上下同之。戌也骄，其亡乎！富而不骄者鲜，吾唯子不见；骄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戌必与焉。"及文子卒，卫侯始恶于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将去夫人之党，夫人愬之曰："戌将为乱。"

定公十四年

[经] 十有四年春，卫公叔戍来奔。卫赵阳出奔宋。二月辛巳，楚公子结、陈公孙佗人帅师灭顿，以顿子牂归。夏，卫北宫结来奔。五月，于越败吴于槜李。吴子光卒。公会齐侯、卫侯于牵。公至自会。秋，齐侯、宋公会于洮。天王使石尚来归脤。卫世子蒯聩出奔宋。卫公孟彄出奔郑。宋公之弟辰自萧来奔。大蒐于比蒲。邾子来会公。城莒父及霄。

[传] 十四年春，卫侯逐公叔戍与其党，故赵阳奔宋，戍来奔。

梁婴父恶董安于，谓知文子曰："不杀安于，使终为政于赵氏，赵氏必得晋国。盍以其先发难也，讨于赵氏？"文子使告于赵孟曰："范、中行氏虽信为乱，安于则发之，是安于与谋乱也。晋国有命，'始祸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赵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晋国宁，赵氏定，将焉用生？人谁不死，吾死莫矣。"乃缢而死。赵孟尸诸市，而告于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从赵孟盟，而后赵氏定，祀安于于庙。

顿子牂欲事晋，背楚而绝陈好。二月，楚灭顿。

夏，卫北宫结来奔，公叔戍之故也。

吴伐越。越子句践御之，陈于槜李。句践患吴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动。使罪人三行，属剑于颈，而辞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归死。"遂自刭也。师属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败之。灵姑浮以戈击阖庐，阖庐伤将指，取其一屦。还，卒于陉，去槜李七里。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谓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杀而父乎？"则对曰："唯。不敢忘！"三年乃报越。

晋人围朝歌，公会齐侯、卫侯于脾、上梁之间，谋救范、中行氏。析成鲋、小王桃甲率狄师以袭晋，战于绛中，不克而还。士

鲋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

秋、齐侯、宋公会于洮，范氏故也。

卫侯为夫人南子召宋朝，会于洮。大子蒯聩献盂于齐，过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尔娄猪，盍归吾艾豭？"大子羞之，谓戏阳速曰："从我而朝少君，少君见我，我顾，乃杀之。"速曰："诺。"乃朝夫人。夫人见大子，大子三顾，速不进。夫人见其色，啼而走，曰："蒯聩将杀余。"公执其手以登台。大子奔宋，尽逐其党，故公孟彄出奔郑，自郑奔齐。

大子告人曰："戏阳速祸余。"戏阳速告人曰："大子则祸余。大子无道，使余杀其母。余不许，将戕于余；若杀夫人，将以余说。余是故许而弗为，以纾余死。谚曰：'民保于信。'吾以信义也。"

冬十二月，晋人败范、中行氏之师于潞，获籍秦、高强。又败郑师及范氏之师于百泉。

定公十五年

［经］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来朝。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二月辛丑，楚子灭胡，以胡子豹归。夏五辛亥，郊。壬申，公薨于高寝。郑罕达帅师伐宋。齐侯、卫侯次于渠蒢。邾子来奔丧。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来会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辛巳，葬定姒。冬，城漆。

［传］十五年春，邾隐公来朝。子贡观焉。邾子执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贡曰："以礼观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将左右、周旋，进退、俯仰，于是乎取之；朝、祀、丧、戎，于是乎观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体，何以能久？高、仰，骄也；卑、俯，替也。

骄近乱，替近病，君为主，其先亡乎！”

吴之入楚也，胡子尽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为？多取费焉。”二月，楚灭胡。

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赐不幸言而中，是使赐多言者也。”

郑罕达败宋师于老丘。

齐侯、卫侯次于蘧挐，谋救宋也。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不称夫人，不赴，且不祔也。

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礼也。

葬定姒，不称小君，不成丧也。

冬，城漆。书，不时告也。

哀　公

哀公元年

［经］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陈侯、随侯、许男围蔡。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秋，齐侯、卫侯伐晋。冬，仲孙何忌帅师伐邾。

［传］元年春，楚子围蔡，报柏举也。里而栽，广丈，高倍。夫屯昼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间而还。蔡于是乎请迁于吴。

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报槜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会稽，使大夫种因吴大宰嚭以行成。吴子将许之，伍员曰：“不可。臣闻之：‘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鄩，灭夏后相，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惎浇能戒之。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

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豷，遂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今吴不如过，而越大于少康，或将丰之，不亦难乎？句践能亲而务施，施不失人，亲不弃劳，与我同壤而世为仇雠。于是乎克而弗取，将又存之，违天而长寇仇，后虽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蛮夷，而长寇仇，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听。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三月，越及吴平。吴入越，不书，吴不告庆、越不告败也。

夏四月，齐侯、卫侯救邯郸，围五鹿。

吴之入楚也，使召陈怀公。怀公朝国人而问焉，曰：“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陈人从田，无田从党。”逢滑当公而进，曰：“臣闻：‘国之兴也，以福；其亡也，以祸。’今吴未有福，楚未有祸，楚未可弃，吴未可从。而晋，盟主也，若以晋辞吴，若何？”公曰：“国胜君亡，非祸而何？”对曰：“国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复？小国犹复，况大国乎？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楚虽无德，亦不艾杀其民。吴日敝于兵，暴骨如莽，而未见德焉。天其或者正训楚也！祸之适吴，其何日之有？”陈侯从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吴侵陈，修旧怨也。

齐侯、卫侯会于乾侯，救范氏也，师及齐师、卫孔圉、鲜虞人伐晋，取棘蒲。

吴师在陈，楚大夫皆惧，曰：“阖庐惟能用其民，以败我于柏举。今闻其嗣又甚焉，将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无患吴矣。昔阖庐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坛，器不彤镂，宫室不观，舟车不饰，衣服财用，择不取费。在国，天有灾疠，亲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军，熟食者分而后敢食，其所尝者，卒乘

与焉。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是以民不罢劳，死知不旷。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败我也。今闻夫差，次有台榭陂池焉，宿有妃嫱、嫔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从；珍异是聚，观乐是务；视民如仇，而用之日新。夫先自败也已，安能败我？”

冬十一月，晋赵鞅伐朝歌。

哀公二年

[经]二年春王二月，季孙斯、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帅师伐邾，取漷东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绎。夏四月丙子，卫侯元卒。滕子来朝。晋赵鞅帅师纳卫世子蒯聩于戚。秋八月甲戌，晋赵鞅帅师及郑罕达帅师战于铁，郑师败绩。冬十月，葬卫灵公。十有一月，蔡迁于州来。蔡杀其大夫公子驷。

[传]二年春，伐邾，将伐绞。邾人爱其土，故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

初，卫侯游于郊，子南仆。公曰：“余无子，将立女。”不对。他日，又谓之。对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图。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只辱。”

夏，卫灵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为大子，君命也。”对曰：“郢异于他子；且君没于吾手，若有之，郢必闻之。且亡人之子辄在。”乃立辄。

六月乙酉，晋赵鞅纳卫大子于戚。宵迷，阳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大子绕，八人衰绖，伪自卫逆者。告于门，哭而入，遂居之。

秋八月，齐人输范氏粟，郑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赵鞅御之，遇于戚。阳虎曰：“吾车少，以兵车之旆与罕、驷兵车先陈。罕、驷自后随而从之，彼见吾貌，必有惧心，于是乎会之，必大败之。”从之。卜战，龟焦。乐丁曰：“《诗》曰：‘爰始爰谋，

爰契我龟。’谋协，以故兆询可也。”简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斩艾百姓，欲擅晋国而灭其君。寡君恃郑而保焉。今郑为不道，弃君助臣，二三子顺天明，从君命，经德义，除诟耻，在此行也。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志父无罪，君实图之。若其有罪，绞缢以戮，桐棺三寸，不设属辟，素车朴马，无入于兆，下卿之罚也。”

甲戌，将战，邮无恤御简子，卫大子为右。登铁上，望见郑师众，大子惧，自投于车下。子良授大子绥而乘之，曰：“妇人也。”简子巡列，曰：“毕万，匹夫也。七战皆获，有马百乘，死于牖下。群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赵罗，宋勇为右。罗无勇，麇之。吏诘之，御对曰：“痁作而伏。”卫大子祷曰：“会孙蒯聩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郑胜乱从，晋午在难，不能治乱，使鞅讨之。蒯聩不敢自佚，备持矛焉。敢告无绝筋，无折骨，无面伤，以集大事，无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请，佩玉不敢爱。”

郑人击简子中肩，毙于车中，获其蜂旗，大子救之以戈。郑师北，获温大夫赵罗。大子复伐之，郑师大败，获齐粟千车。赵孟喜曰：“可矣。”傅傁曰：“虽克郑，犹有知在，忧未艾也。”

初，周人与范氏田，公孙尨税焉，赵氏得而献之。吏请杀之。赵孟曰：“为其主也，何罪？”止而与之田。及铁之战，以徒五百人宵攻郑师，取蜂旗于子姚之幕下，献，曰：“请报主德。”追郑师，姚、般、公孙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赵孟曰：“国无小。”既战，简子曰：“吾伏弢呕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大子曰：“吾救主于车，退敌于下，我，右之上也。“邮良曰：“我两靷将绝，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驾而乘材，两靷皆绝。

吴泄庸如蔡纳聘，而稍纳师。师毕入，众知之。蔡侯告大夫，杀公子驷以说，哭而迁墓。冬，蔡迁于州来。

哀公三年

[经] 三年春，齐国夏、卫石曼姑帅师围戚。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宫，僖宫灾。季孙斯、叔孙州仇帅师城启阳。宋乐髡帅师伐曹。秋七月丙子，季孙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孙猎于吴。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帅师围邾。

[传] 三年春，齐、卫围戚，求援于中山。

夏五月辛卯，司铎火。火逾公宫，桓、僖灾。救火者皆曰"顾府。"南宫敬叔至，命周人出御书，俟于宫，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礼书，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马，巾车脂辖；百官官备，府库慎守；官人肃给。济濡帷幕，郁攸从之，蒙葺公屋。自大庙始，外内以悛，助所不给。有不用命，则有常刑，无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驾乘车。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伤人则止，财可为也。命藏《象魏》，曰："旧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无备而官办者，犹拾瀋也。"于是乎去表之槀，道还公宫。孔子在陈，闻火，曰："其桓、僖乎！"

刘氏，范氏世为婚姻，苌弘事刘文公，故周与范氏。赵鞅以为讨。六月癸卯，周人杀苌弘。

秋，季孙有疾，命正常曰："无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则以告而立之；女也，则肥也可。"季孙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载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遗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则以告于君与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卫。康子请退。公使共刘视之，则或杀之矣，乃讨之。召正常，正常不反。

冬十月，晋赵鞅围朝歌，师于其南。荀寅伐其郛，使其徒自北门入，已犯师而出。癸丑，奔邯郸。十一月，赵鞅杀士皋夷，恶

范氏也。

哀公四年

[经]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盗杀蔡侯申。蔡公孙辰出奔吴。葬秦惠公。宋人执小邾子。夏，蔡杀其大夫公孙姓、公孙霍。晋人执戎蛮子赤归于楚。城西郛。六月辛丑，亳社灾。秋八月甲寅，滕子结卒。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滕顷公。

[传]四年春，蔡昭公将如吴，诸大夫恐其又迁也，承公孙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以两矢门之，众莫敢进。文之锴后至，曰："如墙而进，多而杀二人。"锴执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锴遂杀之。故逐公孙辰而杀公孙姓、公孙盱。

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谋北方。左司马眅、申公寿余、叶公诸梁致蔡于负函，致方城之外于缯关，曰："吴将泝江入郢，将奔命焉。"为一昔之期，袭梁及霍。单浮余围蛮氏，蛮氏溃，蛮子赤奔晋阴地。司马起丰、析与狄戎，以临上洛。左师军于菟和，右师军于仓野，使谓阴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晋、楚有盟，好恶同之。若将不废，寡君之愿也。不然，将通于少习以听命。"士蔑请诸赵孟。赵孟曰："晋国未宁，安能恶于楚？必速与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将裂田以与蛮子而城之，且将为之卜。蛮子听卜，遂执之与其五大夫，以畀楚师于三户。司马致邑立宗焉，以诱其遗民，而尽俘以归。

秋七月，齐陈乞、弦施、卫宁跪救范氏。庚午，围五鹿。九月，赵鞅围邯郸。冬十一月，邯郸降。荀寅奔鲜虞，赵稷奔临。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堕临。国夏伐晋，取邢、任、栾、鄗逆畤、阴人、盂、壶口，会鲜虞，纳荀寅于柏人。

哀公五年

［经］五年春，城毗。夏，齐侯伐宋。晋赵鞅帅师伐卫。秋九月癸酉，齐侯杵臼卒。冬，叔还如齐。闰月，葬齐景公。

［传］五年春，晋围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齐。初，范氏之臣王生恶张柳朔，言诸昭子，使为柏人。昭子曰："夫非而仇乎？"对曰："私仇不及公，好不废过，恶不去善，义之经也，臣敢违之？"及范氏出，张柳朔谓其子："尔从主，勉之！我将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于柏人。

夏，赵鞅伐卫，范氏之故也，遂围中牟。

齐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诸子鬻姒之子荼嬖。诸大夫恐其为大子也，言于公曰："君之齿长矣，未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间于忧虞，则有疾疢，亦姑谋乐，何忧于无君？"公疾，使国惠子、高昭子立荼，置群公子于莱。秋，齐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驹、公子黔奔卫，公子鉏、公子阳生来奔。莱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与埋，三军之事乎不与谋。师乎师乎，何党之乎？"

郑驷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陈卿之车服于其庭。郑人恶而杀之。子思曰："《诗》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鲜矣。《商颂》曰：'不僭不滥，不敢怠皇，命以多福。'

哀公六年

［经］六年春，城邾瑕。晋赵鞅帅师伐鲜虞。吴伐陈。夏，齐国夏及高张来奔。叔还会吴于柤。秋七月庚寅，楚子轸卒。齐阳生入齐。齐陈乞弑其君荼。冬，仲孙何忌帅师伐邾。宋向巢帅师伐曹。

［传］六年春，晋伐鲜虞，治范氏之乱也。

吴伐陈，复修旧怨也。楚子曰："吾先君与陈有盟，不可以不

救。”乃救陈，师于城父。

齐陈乞伪事高、国者，每朝，必骖乘焉。所从，必言诸大夫，曰：“彼皆偃蹇，将弃子之命。皆曰：‘高、国得君，必逼我，盍去诸？’固将谋子，子早图之。图之，莫如尽灭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则曰：“彼，虎狼也，见我在子之侧，杀我无日矣。请就之位。”又谓诸大夫曰：“二子者祸矣！恃得君而欲谋二三子，曰：‘国之多难，贵宠之由，尽去之而后君定。’既成谋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诸？作而后，悔亦无及也。”大夫从之。

夏六月戊辰，陈乞、鲍牧及诸大夫以甲入于公宫。昭子闻之，与惠子乘如公，战于庄，败。国人追之，国夏奔莒，遂及高张、晏圉、弦施来奔。

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将救陈。卜战，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则死也！再败楚师，不如死；弃盟、逃仇，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仇乎！”命公子申为王，不可；则命公子结，亦不可；则命公子启，五辞而后许。将战，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闾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让，群臣敢忘君乎？从君之命，顺也；立君之子，亦顺也。二顺不可失也。”与子西、子期谋，潜师，闭涂，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后还。

是岁也，有云如众赤鸟，夹日以飞三日。楚子使问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当王身乎！若禜之，可移于令尹、司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置诸股肱，何益？不谷不有大过，天其夭诸？有罪受罚，又焉移之？”遂弗禜。

初，昭王有疾，卜曰：“河为祟。”王弗祭。大夫请祭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睢、章，楚之望也。祸福之至，不是过也。不谷虽不德，河非所获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也，宜哉！《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又曰：

‘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

八月，齐邴意兹来奔。

陈僖子使召公子阳生。阳生驾而见南郭且于，曰：“尝献马于季孙，不入于上乘，故又献此，请与子乘之。”出莱门而告之故。阚止知之，先待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与壬也处。”戒之，遂行。逮夜，至于齐，国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养之，与馈者皆入。

冬十月丁卯，立之。将盟，鲍子醉而往。其臣差车鲍点曰：“此谁之命也？”陈子曰：“受命于鲍子。”遂诬鲍子曰：“子之命也！”鲍子曰：“女忘君之为孺子牛而折其齿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义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义则进，否则退，敢不唯子是从？废兴无以乱，则所愿也。”鲍子曰：“谁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赖，去鬻姒，杀王甲，拘江说，囚王豹于句渎之丘。

公使朱毛告于陈子，曰：“微子，则不及此。然君异于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匮，君二多难，敢布诸大夫。”僖子不对而泣，曰：“君举不信群臣乎？以齐国之困，困又有忧，少君不可以访，是以求长君，庶亦能容群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复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访于陈子，而图其小可也。”使毛迁孺子于骀，不至，杀诸野幕之下，葬诸殳冒淳。

哀公七年

［经］七年春，宋皇瑗帅师侵郑。晋魏曼多帅师侵卫。夏，公会吴于鄫。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来。宋人围曹。冬，郑驷弘帅师救曹。

［传］七年春，宋师侵郑，郑叛晋故也。

晋师侵卫，卫不服也。

夏，公会吴于鄫。吴来征百牢，子服景伯对曰："先王未之有也。"吴人曰："宋百牢我，鲁不可以后宋。且鲁牢晋大夫过十，吴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晋范鞅贪而弃礼，以大国惧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礼命于诸侯，则有数矣。若亦弃礼，则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今弃周礼，而曰必百牢，亦唯执事。"吴人弗听。景伯曰："吴将亡矣！弃天而背本，不与，必弃疾于我。"乃与之。

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辞。大宰嚭曰："国君道长，而大夫不出门，此何礼也？"对曰："岂以为礼？畏大国也。大国不以礼命于诸侯，苟不以礼，岂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岂敢弃其国？大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岂礼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吴为无能为也。

季康子欲伐邾，乃飨大夫以谋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国，不信；伐小国，不仁。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失二德者，危，将焉保？"孟孙曰："二三子以为何如？恶贤而逆之？"对曰："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今其存者，无数十焉。唯大不字小，小大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鲁德如邾，而以众加之，可乎？"不乐而出。

秋，伐邾，及范门，犹闻钟声。大夫谏，不听，茅成子请告于吴，不许，曰："鲁击柝闻于邾；吴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于我？且国内岂不足？"成子以茅叛，师遂入邾，处其公宫。众师昼掠，邾众保于绎。师宵掠，以邾子益来，献于亳社，囚诸负瑕，负瑕故有绎。

邾茅夷鸿以束帛乘韦，自请救于吴，曰："鲁弱晋而远吴，冯恃其众，而背君之盟，辟君之执事，以陵我小国。邾非敢自爱也，惧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国之忧也。若夏盟于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违，四方诸侯其何以事君？且鲁赋八百乘，君之

贰也；邾赋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贰，唯君图之！”吴子从之。

宋人围曹。郑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郑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郑师救曹，侵宋。

初，曹人或梦众君子立于社宫，而谋亡曹，曹叔振铎请待公孙强，许之。旦而求之曹，无之。戒其子曰：“我死，尔闻公孙强为政，必去之。”及曹伯阳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孙强好弋，获白雁，献之，且言田弋之说，说之。因访政事，大说之。有宠，使为司城以听政。梦者之子乃行。强言霸说于曹伯，曹伯从之，乃背晋而奸宋。宋人伐之，晋人不救。筑五邑于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钟、邘。

哀公八年

[经]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阳归。吴伐我。夏，齐人取讙及阐。归邾子益于邾。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过卒。齐人归讙及阐。

[传] 八年春，宋公伐曹，将还，褚师子肥殿。曹人诟之，不行，师待之。公闻之，怒，命反之，遂灭曹。执曹伯阳及司城强以归，杀之。

吴为邾故，将伐鲁，问于叔孙辄。叔孙辄对曰：“鲁有名而无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礼也。君子违，不适仇国。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托也则隐。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恶废乡。今子以小恶而欲覆宗国，不亦难乎？若使子率，子必辞，王将使我。”子张疾之。王问于子泄。对曰：“鲁虽无与立，必有与毙；诸侯将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晋与齐、楚辅之，是四仇也。夫鲁、齐、晋之唇，唇亡齿寒，君所知也。不救何为？”

三月，吴伐我，子泄率，故道险，从武城。初，武城人或有

因于吴竟田焉，拘鄫人之沤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吴师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尝为之宰，澹台子羽之父好焉；国人惧。懿子谓景伯："若之何?"对曰："吴师来，斯与之战，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吴师克东阳而进，舍于五梧，明日，舍于蚕室。公宾庚、公甲叔子与战于夷，获叔子与析朱鉏，献于王。王曰："此同车，必使能，国未可望也。"明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属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卒三百人，有若与焉。及稷门之内，或谓季孙曰："不足以害吴，而多杀国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吴子闻之，一夕三迁。

吴人行成，将盟，景伯曰："楚人围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犹无城下之盟；我未及亏，而有城下之盟，是弃国也。吴轻而远，不能久，将归矣，请少待之。"弗从。景伯负载，造于莱门。乃请释子服何于吴，吴人许之，以王子姑曹当之，而后止。吴人盟而还。

齐悼公之来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鲂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与也。齐侯怒。夏五月，齐鲍牧帅师伐我，取讙及阐。

或谮胡姬于齐侯，曰："安孺子之党也。"六月，齐侯杀胡姬。

齐侯使如吴请师，将以伐我，乃归邾子。邾子又无道，吴子使大宰子余讨之，囚诸楼台，栫之以棘。使诸大夫奉大子革以为政。

秋，及齐平。九月，臧宾如如齐莅盟。齐闾丘明来莅盟，且逆季姬以归，嬖。

鲍牧又谓群公子曰："使女有马千乘乎?"公子愬之。公谓鲍子："或谮子，子姑居于潞以察之。若有之，则分室以行；若无之，则反子之所。"出门，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麇之以入，遂杀之。

冬十二月，齐人归讙及阐，季姬嬖故也。

哀公九年

[经]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宋皇瑗帅师取郑师于雍丘。夏，楚人伐陈。秋，宋公伐郑，冬十月。

[传] 九年春，齐侯使公孟绰辞师于吴。吴子曰："昔岁寡人闻命，今又革之，不知所从，将进受命于君。"

郑武子賸之嬖许瑕求邑，无以与之。请外取，许之。故围宋雍丘。宋皇瑗围郑师，每日迁舍，垒合，郑师哭。子姚救之，大败。二月甲戌，宋取郑师于雍丘，使有能者无死，以郑张与郑罗归。

夏，楚人伐陈，陈即吴故也。

宋公伐郑。

秋，吴城邗，沟通江、淮。

晋赵鞅卜救郑，遇水适火，占诸史赵、史墨、史龟。史龟曰："'是谓沈阳，可以兴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齐则可，敌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敌，不可干也。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水胜火，伐姜则可。"史赵曰："是谓如川之满，不可游也。郑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郑则不吉，不知其他。"阳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与也。微子启，帝乙之元子也。宋、郑，甥舅也。祉，禄也。若帝乙之元子归妹而有吉禄，我安得吉焉？"乃止。

冬，吴子使来儆师伐齐。

哀公十年

[经]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来奔。公会吴伐齐。三月戊戌，齐侯阳生卒。夏，宋人伐郑。晋赵鞅帅师侵齐。五月，公至自伐齐。葬齐悼公。卫公孟彄自齐归于卫。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结帅师伐陈。吴救陈。

［传］十年春，邾隐公来奔。齐甥也，故遂奔齐。

公会吴子、邾子、郯子伐齐南鄙，师于鄎。齐人弑悼公，赴于师。吴子三日哭于军门之外。徐承帅舟师，将自海入齐，齐人败之，吴师乃还。

夏，赵鞅帅师伐齐，大夫请卜之。赵孟曰："吾卜于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袭吉，行也！"于是乎取犁及辕，毁高唐之郭，侵及赖而还。

秋，吴子使来复儆师。

冬，楚子期伐陈，吴延州来季子救陈，谓子期曰："二君不务德，而力争诸侯，民何罪焉？我请退，以为子名，务德而安民。"乃还。

哀公十一年

［经］十有一年春，齐国书帅师伐我。夏，陈辕颇出奔郑。五月，公会吴伐齐。甲戌，齐国书帅师及吴战于艾陵，齐师败绩，获齐国书。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隐公。卫世叔齐出奔宋。

［传］十一年春，齐为鄎故，国书、高无丕帅师伐我，及清。季孙谓其宰冉求曰："齐师在清，必鲁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从公御诸竟。"季孙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间。"季孙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则君无出。一子帅师，背城而战，不属者，非鲁人也。鲁之群室众于齐之兵车，一室敌车优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战也宜，政在季氏。当子之身，齐人伐鲁而不能战，子之耻也，大不列于诸侯矣。"季孙使从于朝，俟于党氏之沟。武叔呼而问战焉。对曰："君子有远虑，小人何知？"懿子强问之，对曰："小人虑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

"是谓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泄帅右师，颜羽御，邴泄为右。冉求帅左师，管周父御，樊迟为右。季孙曰："须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为己徒卒，老幼守宫，次于雩门之外。五日，右师从之。公叔务人见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谋，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

师及齐师战于郊。齐师自稷曲，师不逾沟。樊迟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请三刻而逾之。"如之，众从之。师入齐军。右师奔，齐人从之，陈瓘、陈庄涉泗。孟之侧后入以为殿，抽矢策其马，曰："马不进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谁不如？"曰："然则止乎？"不狃曰："恶贤？"徐步而死。师获甲首八十，齐人不能师。宵，谍曰："齐人遁。"冉有请从之三，季孙弗许。孟孺子语人曰："我不如颜羽，而贤于邴泄。子羽锐敏，我不欲战而能默；泄曰'驱之。'"公为与其嬖僮汪锜乘，皆死，皆殡。孔子曰："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可无殇也。"冉有用矛于齐师，故能入其军。孔子曰："义也。"

夏，陈辕颇出奔郑。初，辕颇为司徒，赋封田以嫁公女，有余，以为己大器。国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辕咺进稻醴、粱糗、腶脯焉。喜曰："何其给也？"对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谏？"对曰："惧先行。"

为郊战故，公会吴子伐齐。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中军从王，胥门巢将上军，王子姑曹将下军，展如将右军。齐国书将中军，高无丕将上军，宗楼将下军。陈僖子谓其弟书："尔死，我必得志。"宗子阳与闾丘明相厉也。桑掩胥御国子。公孙夏曰："二子必死。"将战，公孙夏命其徒歌《虞殡》。陈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孙挥命其徒曰："人寻约，吴发短。"东郭书曰："三战必死，于此三矣。"使问弦多以琴，曰："吾不复见子矣。"陈书曰："此

行也，吾闻鼓而已，不闻金矣。"

甲戌，战于艾陵，展如败高子，国子败胥门巢。王卒助之，大败齐师，获国书、公孙夏、闾丘明、陈书、东郭书，革车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献于公。将战，吴子呼叔孙，曰："而事何也?"对曰："从司马。"王赐之甲、剑铍，曰："奉尔君事，敬无废命!"叔孙未能对，卫赐进，曰："州仇奉甲从君。"而拜。公使大史固归国子之元，置之新箧，褽之以玄纁，加组带焉。置书于其上，曰："天若不识不衷，何以使下国?"

吴将伐齐，越子率其众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馈赂。吴人皆喜，惟子胥惧，曰："是豢吴也夫!"谏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于我。夫其柔服，求济其欲也，不如早从事焉。得志于齐，犹获石田也，无所用之。越不为沼，吴其泯矣。使医除疾，而曰：'必遗类焉'者，未之有也。《盘庚之诰》曰：'其有颠越不共，则劓殄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邑。'是商所以兴也。今君易之，将以求大，不亦难乎?"弗听，使于齐，属其子于鲍氏，为王孙氏。反役，王闻之，使赐之属镂以死。将死，曰："树吾墓槚，槚可材也。吴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毁，天之道也。"

秋，季孙命修守备，曰："小胜大，祸也。齐至无日矣。"

冬，卫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诱其初妻之娣，置于犁，而为之一宫，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夺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夺之轩以献。耻是二者，故出。卫人立遗，使室孔姞。疾臣向魋，纳美珠焉，与之城鉏。宋公求珠，魋不与，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大叔疾，卫庄公复之，使处巢，死焉。殡于郧，葬于少禘。

初，晋悼公子慭亡在卫，使其女仆而田，大叔懿子止而饮之酒，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即位，故夏戊为大夫。悼子亡，卫人

鄭夏戊。孔文子之将攻大叔也，访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则尝学之矣；甲兵之事，未之闻也。"退，命驾而行，曰："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文子遽止之，曰："圉岂敢度其私，访卫国之难也。"将止，鲁人以币召之，乃归。

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曰："丘不识也。"三发，卒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弗听。

哀公十二年

[经] 十有二年春，用田赋。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公会吴于皋橐。秋，公会卫侯、宋皇瑗于郧。宋向巢帅师伐郑。冬十有二月，螽。

[传] 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赋。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吴，故不书姓。死不赴，故不称夫人。不反哭，故言不葬小君。孔子与吊，适季氏。季氏不绕，放绖而拜。

公会吴于橐皋，吴子使大宰嚭请寻盟。公不欲，使子贡对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结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犹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寻盟。'若可寻也，亦可寒也。"乃不寻盟。

吴征会于卫。初，卫人杀吴行人且姚而惧，谋于行人子羽。子羽曰："吴方无道，无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吴方无道，国无道，必弃疾于人。吴虽无道，犹足以患卫。往也！长木之毙，无不摽也；国狗之瘈，无不噬也。而况大国乎？"

秋，卫侯会吴于郧。公及卫侯、宋皇瑗盟，而卒辞吴盟。吴人藩卫侯之舍。子服景伯谓子贡曰："夫诸侯之会，事既毕矣，侯伯致礼，地主归饩，以相辞也。今吴不行礼于卫，而藩其君舍以难之，子盍见大宰？"乃请束锦以行。语及卫故，大宰嚭曰："寡君愿事卫君，卫君之来也缓，寡君惧，故将止之。"子贡曰："卫君之来，必谋于其众，其众或欲或否，是以缓来。其欲来者，子之党也；其不欲来者，子之仇也。若执卫君，是堕党而崇仇也。夫堕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诸侯而执卫君，谁敢不惧？堕党、崇仇，而惧诸侯，或者难以霸乎！"大宰嚭说，乃舍卫侯。卫侯归，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于夷乎！执焉而又说其言，从之固矣。"

冬十二月，螽。季孙问诸仲尼，仲尼曰："丘闻之：火伏而后蛰者毕。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

宋、郑之间有隙地焉，曰弥作、顷丘、玉畅、岩、戈、锡。子产与宋人为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萧奔郑，郑人为之城岩、戈、锡。九月，宋向巢伐郑，取锡，杀元公之孙，遂围岩。十二月，郑罕达救岩。丙申，围宋师。

哀公十三年

［经］十有三年春，郑罕达帅师取宋师于岩。夏，许男成卒。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楚公子申帅师伐陈。于越入吴。秋，公至自会。晋魏曼多帅师侵卫。葬许元公。九月，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东方。盗杀陈夏区夫。十有二月，螽。

［传］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师。郑子剩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赏。"魋也逃归。遂取宋师于岩，获成讙、郜延。以六邑为虚。

夏，公会单平公、晋定公、吴夫差于黄池。

六月丙子，越子伐吴，为二隧。畴无余、讴阳自南方，先及

郊。吴大子友、王子地、王孙弥庸、寿于姚自泓上观之。弥庸见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见仇而弗杀也。"大子曰："战而不克，将亡国，请待之。"弥庸不可，属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战，弥庸获畴无余，地获讴阳。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复战，大败吴师，获大子友、王孙弥庸、寿于姚。丁亥，入吴。吴人告败于王，王恶其闻也，自刭七人于幕下。

秋七月辛丑，盟，吴、晋争先。吴人曰："于周室，我为长。"晋人曰："于姬姓，我为伯。"赵鞅呼司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长幼必可知也。"对曰："请姑视之。"反，曰："肉食者无墨。今吴王有墨，国胜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轻，不忍久，请少待之。"乃先晋人。

吴人将以公见晋侯，子服景伯对使者曰："王合诸侯，则伯帅侯牧以见于王；伯合诸侯，则侯帅子、男以见于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职贡于吴，有丰于晋，无不及焉，以为伯也。今诸侯会，而君将以寡君见晋君，则晋成为伯矣，敝邑将改职贡：鲁赋于吴八百乘，若为子、男，则将半邾以属于吴，而如邾以事晋。且执事以伯召诸侯，而以侯终之，何利之有焉？"吴人乃止。既而悔之，将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后于鲁矣。将以二乘与六人从，迟速唯命。"遂囚以还。及户牖，谓大宰曰："鲁将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毕，何世有职焉，自襄以来，未之改也。若不会，祝宗将曰：'吴实然。'且谓鲁不共，而执其贱者七人，何损焉？"大宰嚭言于王曰："无损于鲁，而只为名，不如归之。"乃归景伯。

吴申叔仪乞粮于公孙有山氏，曰："佩玉繠兮，余无所系之；旨酒一盛兮，余与褐之父睨之。"对曰："粱则无矣，粗则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则诺。"

王欲伐宋，杀其丈夫而囚其妇人。大宰嚭曰："可胜也，而弗

能居也。”乃归。

冬，吴及越平。

哀公十四年

[经] 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小邾射以句绎来奔。夏四月，齐陈恒执其君，置于舒州。庚戌，叔还卒。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陈宗竖出奔楚。宋向魋入于曹以叛。莒子狂卒。六月，宋向魋自曹出奔卫。宋向巢来奔。齐人弑其君壬于舒州。秋，晋赵鞅帅师伐卫。八月辛丑，仲孙何忌卒。冬，陈宗竖自楚复入于陈，陈人杀之。陈辕买出奔楚。有星孛。饥。

[传] 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鉏商获麟，以为不祥，以赐虞人。仲尼观之，曰："麟也。”然后取之。

小邾射以句绎来奔，曰："使季路要我，吾无盟矣。”使子路，子路辞。季康子使冉有谓之曰："千乘之国，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对曰："鲁有事于小邾，不敢问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济其言，是义之也。由弗能。”

齐简公之在鲁也，阚止有宠焉。及即位，使为政。陈成子惮之，骤顾诸朝。诸御鞅言于公曰："陈、阚不可并也，君其择焉。”弗听。子我夕，陈逆杀人，逢之，遂执以入。陈氏方睦，使疾，而遗之潘沐，备酒肉焉，飨守囚者，醉而杀之，而逃。子我盟诸陈于陈宗。

初，陈豹欲为子我臣，使公孙言己，已有丧而止。既，而言之，曰："有陈豹者，长而上偻，望视，事君子必得志，欲为子臣。吾惮其为人也，故缓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为臣。他日，与之言政，说，遂有宠，谓之曰："我尽逐陈氏而立女，若何？”对曰："我远于陈氏矣。且其违者，不过数人，何尽逐焉？”遂告陈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祸子。”子行舍于公宫。

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逆之，遂人，闭门。侍人御之，子行杀侍人。公与妇人饮酒于檀台，成子迁诸寝。公执戈，将击之。大史子余曰："非不利也，将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库，闻公犹怒，将出，曰："何所无君？"子行抽剑，曰："需，事之贼也。谁非陈宗？所不杀子者，有如陈宗！"乃止。子我归，属徒，攻闱与大门，皆不胜，乃出。陈氏追之，失道于弇中，适丰丘。丰丘人执之，以告，杀诸郭关。成子将杀大陆子方，陈逆请而免之。以公命取车于道，及郝，众知而东之，出雍门，陈豹与之车，弗受，曰："逆为余请，豹与余车，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于其仇，何以见鲁、卫之士？"东郭贾奔卫。

庚辰，陈恒执公于舒州。公曰："吾早从鞅之言，不及此。"

宋桓魋之宠害于公，公使夫人骤请享焉，而将讨之。未及，魋先谋公，请以鞌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鞌七邑，而请享公焉，以日中为期，家备尽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长魋也，今将祸余，请即救。"司马子仲曰："有臣不顺，神之所恶也，而况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师不可，请以君命召之。"左师每食，击钟。闻钟声，公曰："夫子将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车往，曰："迹人来告曰：'逢泽有介麇焉。'公曰：'虽魋未来，得左师，吾与之田，若何？'君惮告子，野曰：'尝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车逆子。"与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马曰："君与之言。"公曰："所难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对曰："魋之不共，宋之祸也，敢不唯命是听。"司马请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从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颀骋而告桓司马。司马欲入，子车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国，民不与也，只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六月，使左师巢伐之，欲质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于曹，取质。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将若之何？"乃舍

之。民遂叛之。向魋奔卫。向巢来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与子有言矣，不可以绝向氏之祀。"辞曰："臣之罪大，尽灭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后，君之惠也。若臣，则不可以入矣。"

司马牛致其邑与珪焉，而适齐。向魋出于卫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与之他玉，而奔齐，陈成子使为次卿。司马牛又致其邑焉，而适吴。吴人恶之，而反。赵简子召之，陈成子亦召之，卒于鲁郭门之外，阬氏葬诸丘舆。

甲午，齐陈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齐，而请伐齐三。公曰："鲁为齐弱久矣，子之伐之，将若之何？"对曰："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孙。"孔子辞。退而告人曰："吾以从大夫之后也，故不敢不言。"

初，孟孺子泄将圉马于成，成宰公孙宿不受，曰："孟孙为成之病，不圉马焉。"孺子怒，袭成，从者不得人，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丧，弗内；袒、免，哭于衢，听共，弗许；惧，不归。

哀公十五年

［经］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夏五月，齐高无丕出奔北燕。郑伯伐宋。秋八月，大雩。晋赵鞅帅师伐卫。冬，晋侯伐郑。及齐平。卫公孟彄出奔齐。

［传］十五年春，成叛于齐。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输。

夏，楚子西、子期伐吴，及桐汭。陈侯使公孙贞子吊焉，及良而卒，将以尸人。吴子使大宰嚭劳，且辞曰："以水潦之不时，无乃廪然陨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忧。寡君敢辞。"上介芋尹盖对曰："寡君闻楚为不道，荐伐吴国，灭厥民人。寡君使盖备使，吊君之下吏。无禄，使人逢天之戚，大命陨队，绝世于良，废日共积，一日迁次。今君命逆使人曰：'无以尸造于门。'是我寡君之

命委于草莽也。且臣闻之曰：'事死如事生，礼也。'于是乎有朝聘而终，以尸将事之礼；又有朝聘而遭丧之礼。若不以尸将命，是遭丧而还也，无乃不可乎！以礼防民，犹或逾之。今大夫曰：'死而弃之'，是弃礼也，其何以为诸侯主？先民有言曰：'无秽虐士。'备使奉尸将命，苟我寡君之命达于君所，虽陨于深渊，则天命也，非君与涉人之过也。"吴人内之。

秋，齐陈瓘如楚，过卫，仲由见之，曰："天或者以陈氏为斧斤，既斫丧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终飨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鲁以待时，不亦可乎？何必恶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

冬，及齐平。子服景伯如齐，子赣为介，见公孙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况齐人虽为子役，其有不贰乎？子，周公之孙也，多飨大利，犹思不义。利不可得，而丧宗国，将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闻命。"

陈成子馆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愿事君如事卫君。'"景伯揖子赣而进之，对曰："寡君之愿也。昔晋人伐卫，齐为卫故，伐晋冠氏，丧车五百。因与卫地，自济以西，禚、媚、杏以南，书社五百。吴人加敝邑以乱，齐因其病，取讙与阐，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视卫君之事君也，则固所愿也。"成子病之，乃归成，公孙宿以其兵甲入于嬴。

卫孔圉取大子蒯聩之姊，生悝。孔氏之竖浑良夫长而美，孔文子卒，通于内。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大子与之言曰："苟使我入获国，服冕、乘轩，三死无与。"与之盟，为请于伯姬。

闰月，良夫与大子入，舍于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罗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栾宁问之，称姻妾以告，遂入，适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与五人介，舆豭从之。迫孔悝于厕，强盟之，遂劫以登台。栾宁将饮酒，炙未熟，闻乱，使

告季子。召获驾乘车，行爵食炙，奉卫侯辄来奔。

季子将入，遇子羔将出，曰："门已闭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践其难。"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难。"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门，公孙敢门焉，曰："无入为也。"季子曰："是公孙也，求利焉而逃其难。由不然，利其禄，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悝？虽杀之，必或继之。"且曰："大子无勇，若燔台，半，必舍孔叔。"大子闻之，惧，下石乞、盂黡敌子路。以戈击之，断缨。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结缨而死。孔子闻卫乱，曰："柴也其来，由也死矣。"孔悝立庄公。庄公害故政，欲尽去之，先谓司徒瞒成曰："寡人离病于外久矣，子请亦尝之。"归告褚师比，欲与之伐公，不果。

哀公十六年

［经］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卫世子蒯聩自戚入于卫，卫侯辄来奔。二月，卫子还成出奔宋。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传］十六年春，瞒成、褚师比出奔宋。

卫侯使鄢武子告于周曰："蒯聩得罪于君父、君母，逋窜于晋。晋以王室之故，不弃兄弟，置诸河上。天诱其衷，获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执事。"王使单平公对，曰："肸以嘉命来告余一人，往谓叔父：余嘉乃成世，复尔禄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诔之曰："旻天不吊，不慭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子赣曰："君其不没于鲁乎！夫子之言曰：'礼失则昏，名失则愆。'失志为昏，失所为愆。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称一人，非名也。君两失之。"

六月，卫侯饮孔悝酒于平阳，重酬之，大夫皆有纳焉。醉而

送之，夜半而遣之。载伯姬于平阳而行，及西门，使贰车反祏于西圃。子伯季子初为孔氏臣，新登于公，请追之，遇载祏者，杀而乘其车。许公为反祏，遇之，曰："与不仁人争明，无不胜。"必使先射，射三发，皆远许为。许为射之，殪。或以其车从，得祏于囊中。孔悝出奔宋。

楚大子建之遇谗也，自城父奔宋；又辟华氏之乱于郑。郑人甚善之。又适晋，与晋人谋袭郑，乃求复焉。郑人复之如初。晋人使谍于子木，请行而期焉。子木暴虐于其私邑，邑人诉之。郑人省之，得晋谍焉，遂杀子木。其子曰胜，在吴，子西欲召之，叶公曰："吾闻胜也诈而乱，无乃害乎？"子西曰："吾闻胜也信而勇，不为不利，舍诸边竟，使卫藩焉。"叶公曰："周仁之谓信，率义之谓勇。吾闻胜也好复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复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从。召之，使处吴竟，为白公。请伐郑，子西曰："楚未节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请，许之。未起师，晋人伐郑，楚救之，与之盟。胜怒，曰："郑人在此，仇不远矣。"

胜自厉剑，子期之子平见之，曰："王孙何自厉也？"曰："胜以直闻，不告女，庸为直乎？将以杀尔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胜如卵，余翼而长之。楚国，第我死，令尹、司马，非胜而谁？"胜闻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胜谓石乞曰："王与二卿士，皆五百人当之，则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当五百人矣。"乃从白公而见之。与之言，说；告之故，辞；承之以剑，不动。胜曰："不为利谄，不为威惕，不泄人言以求媚者，去之。"

吴人伐慎，白公败之。请以战备献，许之，遂作乱。秋七月，杀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终。"抉豫章以杀人而后死。石乞曰：

"焚库、弑王。不然，不济。"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库，无聚，将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国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从。叶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闻之：以险侥幸者，其求无餍，偏重必离。"闻其杀齐管修也而后入。

白公欲以子闾为王，子闾不可，遂劫以兵。子闾曰："王孙若安靖楚国，匡正王室，而后庇焉，启之愿也，敢不听从？若将专利以倾王室，不顾楚国，有死不能。"遂杀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门，圉公阳穴宫，负王以如昭夫人之宫。叶公亦至，及北门，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盗贼之矢若伤君，是绝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进。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国人望君如望岁焉，日日以几，若见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奋心，犹将旌君以徇于国，而又掩面以绝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进。遇箴尹固帅其属，将与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国矣。弃德从贼，其可保乎？"乃从叶公。使与国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缢，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问白公之死焉。对曰："余知其死所，而长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将烹。"乞曰："此事克则为卿，不克则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孙燕奔頯黄氏。沈诸梁兼二事，国宁，乃使宁为令尹，使宽为司马，而老于叶。

卫侯占梦，嬖人求酒于大叔僖子，不得，与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惧害。"乃逐大叔遗。遗奔晋。卫侯谓浑良夫曰："吾继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代执火者而言，曰："疾与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择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竖告大子。大子使五人舆豭从己，劫公而强盟之，且请杀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请三之后，有罪杀之。"公曰："诺哉！"

哀公十七年

[传] 十七年春，卫侯为虎幄于藉圃，成，求令名者而与之始食焉。大子请使良夫。良夫乘衷甸两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释剑而食。大子使牵以退，数之以三罪而杀之。

三月，越子伐吴，吴子御之笠泽，夹水而陈。越子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噪而进，吴师分以御之。越子以三军潜涉，当吴中军而鼓之，吴师大乱，遂败之。

晋赵鞅使告于卫曰："君之在晋也，志父为主。请君若大子来，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为也。'卫侯辞以难，大子又使椓之。

夏六月，赵鞅围卫。齐国观、陈瓘救卫，得晋人之致师者。子玉使服而见之，曰："国子实执齐柄，而命瓘曰：'无辟晋师！'岂敢废命？子又何辱？"简子曰："我卜伐卫，未卜与齐战。"乃还。

楚白公之乱，陈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宁，将取陈麦。楚子问帅于大师子谷与叶公诸梁，子谷曰："右领差车与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马以伐陈，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贱，民慢之，惧不用命焉。"子谷曰："观丁父，鄀俘也，武王以为军率，是以克州、蓼、服随、唐，大启群蛮。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为令尹，实县申、息，朝陈、蔡，封畛于汝。唯其任也，何贱之有？"子高曰："天命不慆。令尹有憾于陈，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与，君盍舍焉？臣惧右领与左史有二俘之贱，而无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使帅师取陈麦。陈人御之，败，遂围陈。秋七月己卯，楚公孙朝帅师灭陈。

王与叶公枚卜子良以为令尹。沈尹朱曰："吉。过于其志。"叶公曰："王子而相国，过将何为？"他日，改卜子国而使为令尹。

卫侯梦于北宫，见人登昆吾之观，被发北面而噪曰："登此昆

吾之墟，绵绵生之瓜。余为浑良夫，叫天无辜。”公亲筮之，胥弥赦占之，曰：“不害。”与之邑，置之而逃，奔宋。卫侯贞卜，其繇曰：“如鱼窥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国，灭之，将亡。阖门塞窦，乃自后逾。”

冬十月，晋复伐卫，入其郛，将入城。简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乱灭国者无后。’”卫人出庄公而与晋平，晋立襄公之孙般师而还。十一月，卫侯自鄄入，般师出。

初，公登城以望，见戎州。问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难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阖门而请，弗许。逾于北方而队，折股。戎州人攻之，大子疾、公子青逾从公，戎州人杀之。公入于戎州己氏。初，公自城上见己氏之妻发美，使髡之，以为吕姜髢。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与女璧。”己氏曰：“杀女，璧其焉往？”遂杀之而取其璧。卫人复公孙般师而立之。十二月，齐人伐卫，卫人请平，立公子起，执般师以归，舍诸潞。

公会齐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齐侯稽首，公拜。齐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无所稽首。”武伯问于高柴曰：“诸侯盟，谁执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吴公子姑曹；发阳之役，卫石魋。”武伯曰：“然则彘也。”

宋皇瑗之子麇，有友曰田丙，而夺其兄酁般邑以与之。酁般愠而行，告桓司马之臣子仪克。子仪克适宋，告夫人曰：“麇将纳桓氏。”公问诸子仲。初，子仲将以杞姒之子非我为子。麇曰：“必立伯也，是良材。”子仲怒，弗从，故对曰：“右师则老矣，不识麇也。”公执之。皇瑗奔晋，召之。

哀公十八年

［传］十八年春，宋杀皇瑗。公闻其情，复皇氏之族，使皇缓

为右师。

巴人伐楚，围鄾。初，右司马子国之卜也，观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师至，将卜帅。王曰："宁如志，何卜焉？"使帅师而行。请承，王曰："寝尹、工尹，勤先君者也。"三月，楚公孙宁、吴由于、薳固败巴师于鄾，故封子国于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其是之谓乎！《志》曰：'圣人不烦卜筮。'惠王其有焉！"

夏，卫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齐。卫侯辄自齐复归，逐石圃，而复石魋与大叔遗。

哀公十九年

[传] 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误吴也。夏，楚公子庆、公孙宽追越师，至冥，不及，乃还。

秋，楚沈诸梁伐东夷，三夷男女及楚师盟于敖。

冬，叔青如京师，敬王崩故也。

哀公二十年

[传] 二十年春，齐人来征会。夏，会于廪丘，为郑故，谋伐晋。郑人辞诸侯。秋，师还。

吴公子庆忌骤谏吴子，曰："不改，必亡。"弗听。出居于艾，遂适楚。闻越将伐吴。冬，请归平越，遂归。欲除不忠者以说于越，吴人杀之。

十一月，越围吴。赵孟降于丧食。楚隆曰："三年之丧，亲昵之极也，主又降之，无乃有故乎！"赵孟曰："黄池之役，先主与吴王有质，曰：'好恶同之。'今越围吴，嗣子不废旧业而敌之，非晋之所能及也，吾是以为降。"楚隆曰："若使吴王知之，若何？"赵孟曰："可乎？"隆曰："请尝之。"乃往，先造于越军，曰："吴

犯间上国多矣，闻君亲讨焉，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从，请人视之。"许之。告于吴王曰："寡君之老无恤，使陪臣隆敢展谢其不共。黄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齐盟，曰：'好恶同之。'今君在难，无恤不敢惮劳，非晋国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为大夫忧，拜命之辱。"与之一箪珠，使问赵孟，曰："句践将生忧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将有问也，史黯何以得为君子？"对曰："黯也进不见恶，退无谤言。"王曰："宜哉！"

哀公二十一年

[传] 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来。

秋八月，公及齐侯、邾子盟于顾。齐人责稽首，因歌之曰："鲁人之皋，数年不觉，使我高蹈。唯其儒书，以为二国忧。"

是行也，公先至于阳谷。齐闾丘息曰："君辱举玉趾，以在寡君之军，群臣将传遽以告寡君。比其复也，君无乃勤？为仆人之未次，请除馆于舟道。"辞曰："敢勤仆人？"

哀公二十二年

[传] 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隐公自齐奔越，曰："吴为无道，执父立子。"越人归之，大子革奔越。

冬十一月丁卯，越灭吴，请使吴王居甬东。辞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缢。越人以归。

哀公二十三年

[传] 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吊，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与有职竞焉，是以不得助执绋，使求从舆人，曰：'以肥之得备弥甥也，有不腆先人之产马，使求荐诸夫人

之宰，其可以称旌繁乎?'"

夏六月，晋荀瑶伐齐，高无丕帅师御之。知伯视齐师，马骇，遂驱之，曰："齐人知余旗，其谓余畏而反也。"乃垒而还。将战，长武子请卜。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龟于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齐人取我英丘，君命瑶，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辞伐罪足矣，何必卜?"

壬辰，战于犁丘。齐师败绩。知伯亲禽颜庚。

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诸鞅来聘，报叔青也。

哀公二十四年

[传]二十四年夏四月，晋侯将伐齐，使来乞师，曰："昔臧文仲以楚师伐齐，取谷；宣叔以晋师伐齐，取汶阳。寡君欲徼福于周公，愿乞灵于臧氏。"臧石帅师会之，取廪丘。军吏令缮，将进。莱章曰："君卑、政暴，往岁克敌，今又胜都，天奉多矣，又焉能进?是躗言也。役将班矣!"晋师乃还。饩臧石牛，大史谢之，曰："以寡君之在行，牢礼不度，敢展谢之。"

邾子又无道，越人执之以归，而立公子何。何亦无道。

公子荆之母嬖，将以为夫人，使宗人衅夏献其礼。对曰："无之。"公怒曰："女为宗司，立夫人，国之大礼也，何故无之?"对曰："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齐，此礼也则有。若以妾为夫人，则固无其礼也。"公卒立之，而以荆为大子。国人始恶之。

闰月，公如越，得大子适郢，将妻公而多与之地。公孙有山使告于季孙，季孙惧，使因大宰嚭而纳赂焉，乃止。

哀公二十五年

[传]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卫侯出奔宋。卫侯为灵台于藉圃，

与诸大夫饮酒焉。褚师声子袜而登席。公怒。辞曰："臣有疾，异于人。若见之，君将㱿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辞之，不可。褚师出，公戟其手，曰："必断而足！"闻之。褚师与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后亡。"公之入也，夺南氏邑，而夺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纳公文懿子之车于池。

初，卫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赐彭封弥子。弥子饮公酒，纳夏戊之女，嬖，以为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从孙甥也，少畜于公，以为司徒。夫人宠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优狡盟拳弥，而甚近信之。故褚师比、公孙弥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与拳弥以作乱，皆执利兵，无者执斤。使拳弥入于公宫，而自大子疾之宫噪以攻公。鄄子士请御之，弥援其手，曰："子则勇矣，将若君何？不见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且君尝在外矣，岂必不反？当今不可，众怒难犯。休而易间也。"乃出。将适蒲，弥曰："晋无信，不可。"将适鄄，弥曰："齐、晋争我，不可。"将适泠，弥曰："鲁不足与，请适城鉏以钩越。越有君。"乃适城鉏。弥曰："卫盗不可知也，请速，自我始。"乃载宝以归。

公为支离之卒，因祝史挥以侵卫。卫人病之。懿子知之，见子之，请逐挥。文子曰："无罪。"懿子曰："彼好专利而妄。夫见君之人也，将先道焉。若逐之，必出于南门而适君所。夫越新得诸侯，将必请师焉。"挥在朝，使吏遣诸其室。挥出，信，弗内。五日，乃馆诸外里，遂有宠，使如越请师。

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梧。郭重仆，见二子，曰："恶言多矣，君请尽之。"公宴于五梧，武伯为祝，恶郭重，曰"何肥也！"季孙曰："请饮彘也！以鲁国之密迩仇雠，臣是以不获从君，克免于大行，又谓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无肥乎？"饮酒不乐，公与大夫始有恶。

哀公二十六年

［传］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孙舒帅师会越皋如、舌庸、宋乐茷纳卫侯。文子欲纳之，懿子曰："君愎而虐，少待之，必毒于民，乃睦于子矣。"师侵外州，大获。出御之，大败。掘褚师定子之墓，焚之于平庄之上。文子使王孙齐私于皋如，曰："子将大灭卫乎？抑纳君而已乎？"皋如曰："寡君之命无他，纳卫君而已。"文子致众而问焉，曰："君以蛮夷伐国，国几亡矣。请纳之。"众曰："勿纳。"曰："弥牟亡而有益，请自北门出。"众曰："勿出。"重赂越人，申开、守陴而纳公，公不敢入。师还，立悼公，南氏相之，以城钼与越人。公曰："期则为此。"令苟有怨于夫人者，报之。司徒期聘于越，公攻而夺之币。期告王，王命取之，期以众取之。公怒，杀期之甥之为大子者，遂卒于越。

宋景公无子，取公孙周之子得与启，畜诸公宫，未有立焉。于是皇缓为右师，皇非我为大司马，皇怀为司徒，灵不缓为左师，乐茷为司城，乐朱钼为大司寇。六卿三族降听政，因大尹以达。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称君命以令。国人恶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师曰："纵之，使盈其罪。重而无基，能无敝乎？"

冬十月，公游于空泽。辛巳，卒于连中。大尹兴空泽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宫，使召六子，曰："闻下有师，君请六子画。"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请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寝之庭，曰："无为公室不利。"大尹立启，奉丧殡于大宫。三日，而后国人知之。司城茷使宣言于国曰："大尹惑蛊其君而专其利，令君无疾而死，死又匿之，是无他矣，大尹之罪也。"

得梦启北首而寝于卢门之外，己为鸟而集于其上，咮加于南门，尾加于桐门。曰："余梦美，必立。"大尹谋曰："我不在盟，无乃逐我？复盟之乎？"使祝为载书，六子在唐盂，将盟之。祝襄

以载书告皇非我。皇非我因子潞、门尹得、左师谋曰："民与我，逐之乎？"皆归授甲，使徇于国曰："大尹惑蛊其君，以陵虐公室。与我者，救君者也。"众曰："与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将不利公室，与我者，无忧不富。"众曰："无别。"戴氏、皇氏欲伐公，乐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则甚焉。"使国人施于大尹，大尹奉启以奔楚，乃立得。司城为上卿，盟曰："三族共政，无相害也！"

卫出公自城鉏使以弓问子赣，且曰："吾其入乎？"子赣稽首受弓，对曰："臣不识也。"私于使者曰："昔成公孙于陈，宁武子、孙庄子为宛濮之盟而君入。献公孙于齐，子鲜、子展为夷仪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孙矣，内不闻献之亲，外不闻成之卿，则赐不识所由入也。《诗》曰：'无竞惟人，四方其顺之。'若得其人，四方以为主，而国于何有？"

哀公二十七年

[传] 二十七年春，越子使舌庸来聘，且言邾田，封于骀上。

二月，盟于平阳，三子皆从。康子病之，言及子赣，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将召之。"文子曰："他日请念。"

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吊焉，降礼。

晋荀瑶帅师伐郑，次于桐丘。郑驷弘请救于齐。齐师将兴，陈成子属孤子三日朝。设乘车两马，系五色焉。召颜涿聚之子晋，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国之多难，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车而朝，毋废前劳！"乃救郑。及留舒，违谷七里，谷人不知。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大国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师不行，恐无及也。"成子衣制、杖戈，立于阪上，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闻之，乃还，曰："我卜伐郑，不卜敌齐。"使谓成子

曰："大夫陈子，陈之自出。陈之不祀，郑之罪也。故寡君使瑶察陈衷焉，谓大夫其恤陈乎？若利本之颠，瑶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曰："有自晋师告寅者，将为轻车千乘，以厌齐师之门，则可尽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无及寡，无畏众。'虽过千乘，敢辟之乎？将以子之命告寡君。"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谋也，始、衷、终皆举之，而后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难乎？"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间。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于孟氏之衢，曰："请有问于子：余及死乎？"对曰："臣无由知之。"三问，卒辞不对。公欲以越伐鲁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孙有陉氏。因孙于邾，乃遂如越。国人施公孙有山氏。

悼之四年，晋荀瑶帅师围郑，未至，郑驷弘曰："知伯愎而好胜，早下之，则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门于桔柣之门。郑人俘酅魁垒，赂之以知政，闭其口而死。将门，知伯谓赵孟："入之！"对曰："主在此。"知伯曰："恶而无勇，何以为子？"对曰："以能忍耻，庶无害赵宗乎！。知伯不悛，赵襄子由是惎知伯，遂丧之。知伯贪而愎，故韩、魏反而丧之。

原　文

春秋公羊传

隐　公

隐公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将平国而反之桓。曷为反之桓？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其为尊卑也微，国人莫知。隐长又贤，诸大夫扳隐而立之。隐于是焉而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隐之立，为桓立也。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适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三月，公及邾娄仪父盟于眛。及者何？与也，会及暨皆与也。曷为或言会，或言及，或言暨？会犹最也，及犹汲汲也，暨犹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仪父者何？邾娄之君也。何以名？字也。曷为称字？褒之也。曷为褒之？为其与公盟也。与公盟者

众矣，曷为独褒乎此？因其可褒而褒之。此其为可褒奈何？渐进也。眛者何？地期也。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克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曷为大郑伯之恶？母欲立之，己杀之，如勿与而已矣。段者何？郑伯之弟也。何以不称弟？当国也。其地何？当国也。齐人杀无知何以不地？在内也。在内虽当国，不地也。不当国虽在外，亦不地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曷为以官氏？宰士也。惠公者何？隐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何以不称夫人？桓未君也。赗者何？丧事有赗。赗者盖以马，以乘马束帛。车马曰赗，货财曰赙，衣被曰襚。桓未君，则诸侯曷为来赗之？隐为桓立，故以桓母之丧告于诸侯。然则何言尔？成公意也。其言来何？不及事也。其言惠公仲子何？兼之，兼之非礼也。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孰及之？内之微者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称使？奔也。奔则曷为不言奔？王者无外。言奔，则有外之辞也。公子益师卒，何以不日？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

隐公二年

二年春，公会戎于潜。

夏五月，莒人入向。入者何？得而不居也。无骇帅师入极。无骇者何？展无骇也。何以不氏？贬。曷为贬？疾始灭也。始灭昉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则曷为始乎此？托始焉尔。曷为托始焉尔？《春秋》之始也。此灭也，其言入何？内大恶，讳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九月，纪履𦈡来逆女。纪履𦈡者何？纪大夫也。何以不称使？

婚礼不称主人。然则曷称？称诸父兄师友。宋公使公孙寿来纳币，则其称主人何？辞穷也。辞穷者何？无母也。然则纪有母乎？曰有。有则何以不称母？母不通也。外逆女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不亲迎也。始不亲迎，昉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则曷为始乎此？托始焉尔。曷为托始焉尔？《春秋》之始也。女曷为或称女，或称妇，或称夫人？女在其国称女，在涂称妇，入国称夫人。

冬十月，伯姬归于纪。伯姬者何？内女也。其言归何？妇人谓嫁曰归。纪子伯、莒子盟于密。纪子伯者何？无闻焉尔。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夫人子氏者何？隐公之母也。何以不书葬？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子将不终为君，故母亦不终为夫人也。郑人伐卫。

隐公三年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何以书？记异也。日食，则曷为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后。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后者，朔在后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何以不书葬？天子记崩不记葬，必其时也。诸侯记卒记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时也。曷为或言崩或言薨？天子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称尹氏何？贬。曷为贬？讥世卿，世卿非礼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诸侯之主也。

秋，武氏子来求赙。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称武氏子何？讥。何讥尔？父卒子未命也。何以不称使？当丧未君也。武氏子来求赙，何以书？讥。何讥尔？丧事无求，求赙非礼也，盖

通于下。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冬十有二月，齐侯、郑伯盟于石门。

癸未，葬宋缪公，葬者曷为或日或不日？不及时而日，渴葬也。不及时而不日，慢葬也。过时而日，隐之也。过时而不日，谓之不能葬也。当时而不日，正也。当时而日，危不得葬也。此当时何危尔，宣公谓缪公曰："以吾爱与夷则不若爱女。以为社稷宗庙主，则与夷不若女，盍终为君矣。"宣公死，缪公立，缪公逐其二子庄公冯与左师勃，曰："尔为吾子，生毋相见，死毋相哭。"与夷复曰："先君之所为不与臣国而纳国乎君者，以君可以为社稷宗庙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将致国乎与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则先君其逐臣矣。"缪公曰："先君之不尔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摄也，终致国乎与夷。"庄公冯弑与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祸宣公为之也。

隐 公 四 年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娄。牟娄者何？杞之邑也。外取邑不书。此何以书？疾始取邑也。戊申，卫州吁弑其君完。曷为以国氏？当国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

秋，翚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翚者何？公子翚也。何以不称公子？贬。曷为贬？与弑公也。其与弑公奈何？公子翚谄乎隐公，谓隐公曰："百姓安子，诸侯说子，盍终为君矣？"隐曰："吾否，吾使修涂裘，吾将老焉。"公子翚恐若其言闻乎桓，于是谓桓曰："吾为子口隐矣。隐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则奈何？"曰："请作难，弑隐公。"于钟巫之祭焉弑隐公也。

九月，卫人杀州吁于濮。其称人何？讨贼之辞也。

冬十有二月，卫人立晋。晋者何？公子晋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其称人何？众立之之辞也。然则孰立之？石碏立之。石碏立之，则其称人何？众之所欲立也。众虽欲立之，其立之非也。

隐公五年

五年春，公观鱼于棠。何以书？讥。何讥尔？远也。公曷为远而观鱼？登来之也。百金之鱼，公张之。登来之者何？美大之之辞也。棠者何？济上之邑也。

夏四月，葬卫桓公。

秋，卫师入盛。曷为或言率师，或不言率师？将尊师众，称某率师。将尊师少，称将。将卑师众，称师。将卑师少，称人。君将不言率师，书其重者也。

九月，考仲子之宫。考宫者何？考犹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桓未君则曷为祭仲子？隐为桓立，故为桓祭其母也。然则何言尔？成公意也。初献六羽。初者何？始也。六羽者何？舞也。初献六羽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僭诸公也。六羽之为僭奈何？天子八佾，诸公六，诸侯四。诸公者何？诸侯者何？天子三公称公，王者之后称公，其余大国称侯，小国称伯、子、男。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则何以三？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处乎内。始僭诸公，昉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则曷为始乎此？僭诸公犹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邾娄人、郑人伐宋。螟。何以书？记灾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宋人伐郑，围长葛。邑不言围，此其言围何？强也。

隐公六年

六年春，郑人来输平。输平者何？输平犹堕成也。何言乎堕

成？败其成也。曰："吾成败矣。吾民郑人末有成也。"吾与郑人则曷为末有成？狐壤之战，隐公获焉。然则何以不言战？讳获也。

夏五月辛酉，公会齐侯盟于艾。秋七月。此无事何以书？春秋虽无事，首时过则书。首时过则何以书？春秋编年，四时具然后为年。

冬，宋人取长葛。外取邑不书，此何以书？久也。

隐公七年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归于纪。滕侯卒。何以不名？微国也。微国则其称侯何？不嫌也。《春秋》贵贱不嫌同号，美恶不嫌同辞。

夏，城中丘。中丘者何？内之邑也。城中丘何以书？以重书也。齐侯使其弟年来聘。其称弟何？母弟称弟，母兄称兄。

秋，公伐邾娄。

冬，天王使凡伯来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执之也。执之则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为大之？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其地何？大之也。

隐公八年

八年春，宋公、卫侯遇于垂。

三月，郑伯使宛来归邴。宛者何？郑之微者也。邴者何？郑汤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诸侯皆从。泰山之下，诸侯皆有汤沐之邑焉。庚寅，我入邴。其言入何？难也。其日何？难也。其言我何？言我者非独我也，齐亦欲之。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辛亥，宿男卒。

秋七月庚午，宋公、齐侯、卫侯盟于瓦屋。

八月，葬蔡宣公。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从正，而葬从主人。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而葬不告。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来。公曷为与微者盟？称人则从，不疑也。螟。

冬十有二月，无骇卒。此展无骇也。何以不氏？疾始灭也，故终其身不氏。

隐公九年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来聘。

三月癸酉，大雨震电。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不时也。庚辰，大雨雪。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俶甚也。侠卒。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夏，城郎。

秋七月。

冬，公会齐侯于邴。

隐公十年

十年春，王二月，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

夏，翚帅师会齐人、郑人伐宋。此公子翚也，何以不称公子？贬。曷为贬？隐之罪人也。故终隐之篇贬也。

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内大恶讳，此其言甚之何？《春秋》录内而略外，于外大恶书，小恶不书；于内大恶讳，小恶书。

秋，宋人、卫人入郑。宋人、蔡人、卫人伐载，郑伯伐取之。其言伐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因其力也。因谁之力？因宋人、蔡人、卫人之力也。

冬十月壬午，齐人、郑人入盛。

隐公十一年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来朝。其言朝何？诸侯来曰朝，大夫来曰聘。其兼言之何？微国也。

夏五月，公会郑伯于祁黎。

秋七月壬午，公及齐侯、郑伯人许。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何以不书葬？隐之也。何隐尔？弑也。弑则何以不书葬？《春秋》：君弑，贼不讨，不书葬，以为无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讨贼，非臣也。不复仇，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弑，贼不讨，不书葬，以为不系乎臣子也。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隐何以无正月？隐将让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

桓　　公

桓公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继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

三月，公会郑伯于垂。郑伯以璧假许田。其言以璧假之何？易之也。易之则其言假之何？为恭也。曷为为恭，有天子之存，则诸侯不得专地也。许田者何？鲁朝宿之邑也。诸侯时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此鲁朝宿之邑也，则曷为谓之许田？讳取周田也。讳取周田，则曷为谓之许田？系之许也。曷为系之许？近许也。此邑也，其称田何？田多邑少称田，邑多田少称邑。

夏四月丁未，公及郑伯盟于越。

秋，大水。何以书？记灾也。

冬十月。

桓公二年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无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无累者乎？曰："有。"有则此何以书？贤也。何贤乎孔父？孔父可谓义形于色矣。其义形于色奈何？督将弑殇公，孔父生而存，则殇公不可得而弑也，故于是先攻孔父之家。殇公知孔父死，己必死，趋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于朝，则人莫敢过而致难于其君者，孔父可谓义形于色矣！滕子来朝。

三月，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内大恶讳，此其目言之何？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隐亦远矣，曷为为隐讳？隐贤而桓贱也。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此取之宋，其谓之郜鼎何？器从名，地从主人。器何以从名？地何以从主人？器之与人，非有即尔。宋始以不义取之，故谓之郜鼎。至乎地之与人则不然，俄而可以为其有矣。然则为取可以为其有乎？曰："否。"何者？若楚王之妻媦，无时焉可也。戊申，纳于大庙。何以书？讥。何讥尔？遂乱受赂纳于大庙，非礼也。

秋七月，纪侯来朝。蔡侯、郑伯会于邓，离不言会，此其言会何？盖邓与会尔。

九月入杞。公及戎盟于唐。

冬，公至自唐。

桓公三年

三年春，正月，公会齐侯于嬴。

夏，齐侯、卫侯胥命于蒲。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为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结言而退。

六月，公会纪侯于盛。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既者何？尽也。公子翚如齐逆女。

九月，齐侯送姜氏于讙。何以书？讥。何讥尔？诸侯越竟送女，非礼也。此入国矣，何以不称夫人？自我言齐，父母之于子，虽为邻国夫人，犹曰吾姜氏。公会齐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齐。翚何以不致？得见乎公矣。

冬，齐侯使其弟年来聘。有年。有年何以书？以喜书也。大有年何以书？亦以喜书也。此其曰有年何？仅有年也。彼其曰大有年何？大丰年也。仅有年亦足以当喜乎？恃有年也。

桓公四年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狩者何？四狩也，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常事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远也。诸侯曷为必田狩？一曰乾豆，二曰宾客，三曰充君之庖。

夏，天王使宰渠伯纠来聘。宰渠伯纠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称宰渠伯纠何？下大夫也。

桓公五年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曷为以二日？卒之怴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

夏，齐侯、郑伯如纪。外相如不书，此何以书？离不言会。天

王使仍叔之子来聘。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称仍叔之子何？讥。何讥尔？讥父老子代从政也。葬陈桓公。城祝丘。

秋，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其言从王伐郑何？从王正也。大雩。大雩者何？旱祭也。然则何以不言旱？言雩则旱见，言旱则雩不见。何以书？记灾也。螺。何以书？记灾也。

冬，州公如曹。外相如不书，此何以书？过我也。

桓公六年

六年春，正月，寔来。寔来者何？犹曰是人来也。孰谓？谓州公也。曷为谓之寔来？慢之也。曷为慢之？化我也。

夏四月，公会纪侯于成。

秋八月壬午，大阅。大阅者何？简车徒也。何以书？盖以罕书也。蔡人杀陈佗。陈佗者何？陈君也。陈君则曷为谓之陈佗？绝也。曷为绝之？贱也。其贱奈何？外淫也。恶乎淫，淫于蔡，蔡人杀之。

九月丁卯，子同生，子同生者孰谓？谓庄公也。何言乎子同生？喜有正也。未有言喜有正者，此其言喜有正何？久无正也。子公羊子曰："其诸以病桓与？"

冬，纪侯来朝。

桓公七年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焚之者何？樵之也。樵之者何？以火攻也。何言乎以火攻？疾始以火攻也。咸丘者何？邾娄之邑也。曷为不系乎邾娄？国之也。曷为国之？君存焉尔。

夏，穀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其称侯朝何？贵者无后，待之以初也。

桓公八年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尝。冬曰烝。常事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讥亟也。亟则黩，黩则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黩。疏则怠，怠则忘。士不及兹四者，则冬不裘，夏不葛。天王使家父来聘。

夏五月丁丑，烝。何以书？讥亟也。

秋，伐邾娄。

冬十月，雨雪。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不时也。

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何以不称使？婚礼不称主人。遂者何？生事也。大夫无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其成使乎我奈何？使我为媒可，则因用是往逆矣。女在其国称女，此其称王后何？王者无外，其辞成矣。

桓公九年

九年春，纪季姜归于京师。其辞成矣，则其称纪季姜何？自我言，纪父母之于子。虽为天王后，犹曰吾季姜。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来朝。诸侯来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春秋》有讥父老子代从政者，则未知其在齐与？曹与？

桓公十年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终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会卫侯于桃丘，弗遇。会者何？期辞也。其言弗遇何？公不见要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郎者何？吾近邑也。吾近邑，则其言来战于郎何？近也。恶乎近？近乎围也。此偏战也，何以不言师败绩？内不言战，言战乃败矣。

桓公十一年

十有一年春，正月，齐人、卫人、郑人盟于恶曹。

夏五月癸未，郑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郑庄公。

九月，宋人执郑祭仲，祭仲者何？郑相也。何以不名？贤也。何贤乎祭仲？以为知权也。其为知权奈何？古者郑国处于留。先郑伯有善于郐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国，而迁郑焉，而野留。庄公死，已葬，祭仲将往省于留，涂出于宋，宋人执之。谓之曰："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从其言，则君必死、国必亡；从其言，则君可以生易死，国可以存易亡。少辽缓之，则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则病，然后有郑国。古人之有权者，祭仲之权是也。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权之所设，舍死亡无所设。行权有道，自贬损以行权，不害人以行权，杀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为也。突归于郑。突何以名？挈乎祭仲也。其言归何？顺祭仲也。郑忽出奔卫。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辞无所贬。柔会宋公、陈侯、蔡侯盟于折。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公会宋公于夫童。

冬十有二月，公会宋公于阚。

桓公十二年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会纪侯、莒子，盟于殴蛇。

秋七月丁亥，公会宋公、燕人，盟于谷丘。

八月壬辰，陈侯跃卒。公会宋公于郯。

冬十有一月，公会宋公于龟。丙戌，公会郑伯，盟于武父。丙戌，卫侯晋卒。

十有二月，及郑师伐宋。丁未，战于宋。战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辟嫌也。恶乎嫌？嫌与郑人战也。此偏战也，何以不言师败绩？内不言战，言战乃败矣。

桓公十三年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会纪侯、郑伯。己巳，及齐侯、宋公、卫侯、燕人战，齐师、宋师、卫师、燕师败绩。曷为后日？恃外也。其恃外奈何？得纪侯、郑伯然后能为日也。内不言战，此其言战何？从外也。曷为从外？恃外，故从外也。何以不地？近也。恶乎近？近乎围。郎亦近矣，郎何以地？郎犹可以地也。

三月，葬卫宣公。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桓公十四年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会郑伯于曹。无冰。何以书？记异也。

夏五。郑伯使其弟语来盟。夏五者何？无闻焉尔。

秋八月壬申，御廪灾。御廪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御廪灾何以书？记灾也。乙亥，尝。常事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尝也。曰："犹尝乎？"御廪灾，不如勿尝而已矣。

冬十有二月丁巳，齐侯禄父卒。宋人以齐人、卫人、蔡人、陈人伐郑。以者何？行其意也。

桓公十五年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来求车。何以书？讥。何讥尔？王者无求，求车非礼也。

三月乙未，天王崩。

夏四月己巳，葬齐僖公。

五月，郑伯突出奔蔡。突何以名？夺正也。郑世子忽复归于郑。其称世子何？复正也。曷为或言归、或言复归？复归者，出恶归无恶。复入者，出无恶，入有恶。入者，出入恶。归者，出入无恶。许叔入于许。公会齐侯于鄗。邾娄人、牟人、葛人来朝。皆何以称人？夷狄之也。

秋九月，郑伯突入于栎。栎者何？郑之邑。曷为不言入于郑？末言尔。曷为末言尔？祭仲亡矣。然则曷为不言忽之出奔？言忽为君之微也，祭仲存则存矣，祭仲亡则亡矣。

冬十有一月，公会齐侯、宋公、卫侯、陈侯于侈，伐郑。

桓公十六年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会宋公、蔡侯、卫侯于曹。

夏四月，公会宋公、卫侯、陈侯、蔡侯伐郑。

秋七月，公至自伐郑。

冬，城向。

十有一月，卫侯朔出奔齐。卫侯朔何以名？绝。曷为绝之？得罪于天子也。其得罪于天子，奈何？见使守卫朔，而不能使卫小众，越在岱阴齐。属负兹，舍不即罪尔。

桓公十七年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会齐侯、纪侯，盟于黄。

二月丙午，公及邾娄仪父盟于趡。

五月丙午，及齐师战于奚。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陈归于蔡。癸巳，葬蔡桓侯。及宋人、卫人伐邾娄。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桓公十八年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会齐侯于泺。公夫人姜氏遂如齐。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外也。夫人外者何？内辞也。其实夫人，外公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齐。丁酉，公之丧至自齐。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贼未讨何以书葬？仇在外也。仇在外则何以书葬？君子辞也。

庄　　公

庄公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弑，子不言即位。君弑则子何以不言即位？隐之也。孰隐？隐子也。

三月，夫人孙于齐。孙者何？孙犹孙也。内讳奔，谓之孙。夫

人固在齐矣，其言孙于齐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夫人何以不称姜氏？贬。曷为贬？与弑公也。其与弑公奈何？夫人谮公于齐侯，公曰："同非吾子，齐侯之子也。"齐侯怒，与之饮酒。于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于其乘焉，搚干而杀之。念母者，所善也，则曷为于其念母焉贬？不与念母也。

夏，单伯逆王姬。单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何以不称使？天子召而使之也。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曷为使我主之？天子嫁女乎诸侯，必使诸侯同姓者主之。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

秋，筑王姬之馆于外。何以书？讥。何讥尔？筑之礼也，于外非礼也。于外何以非礼？筑于外非礼也。其筑之何以礼？主王姬者必为之改筑。主王姬者则曷为必为之改筑？于路寝则不可。小寝则嫌。群公子之舍则以卑矣。其道必为之改筑者也。

冬十月乙亥，陈侯林卒。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锡者何？赐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其言桓公何？追命也。王姬归于齐。何以书？我主之也。齐师迁纪、郱、鄑、郚。迁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则曷为不言取之也？为襄公讳也。外取邑不书，此何以书？大之也。何大尔？自是始灭也。

庄公二年

二年春，王二月，葬陈庄公。

夏，公子庆父帅师伐馀丘。于馀丘者何？邾娄之邑也。曷为不系乎邾娄？国之也。曷为国之？君存焉尔。

秋七月，齐王姬卒。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录焉尔。曷为录焉尔？我主之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会齐侯于郜。乙酉，宋公冯卒。

庄公三年

三年春，王正月，溺会齐师伐卫。溺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夏四月，葬宋庄公。

五月，葬桓王。此未有言崩者，何以书葬？盖改葬也。

秋，纪季以酅入于齐。纪季者何？纪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贤也。何贤乎？纪季服罪也。其服罪奈何？鲁子曰："请后五庙以存姑姊妹"。

冬，公次于郎。其言次于郎何？刺欲救纪而后不能也。

庄公四年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飨齐侯于祝丘。

三月，纪伯姬卒。

夏，齐侯、陈侯、郑伯遇于垂。纪侯大去其国。大去者何？灭也。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襄公讳也。《春秋》为贤者讳，何贤乎襄公？复仇也。何仇尔？远祖也。哀公亨乎周，纪侯谮之。以襄公之为于此焉者，事祖祢之心尽矣。尽者何？襄公将复仇乎纪，卜之曰："师丧分焉"。"寡人死之，不为不吉也。"远祖者几世乎？九世矣！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国何以可？国、君一体也。先君之耻，犹今君之耻也。今君之耻，犹先君之耻也。国、君何以为一体？国君以国为体，诸侯世，故国、君为一体也。今纪无罪，此非怒与？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则纪侯必诛，必无纪者。纪侯之不诛，至今有纪者，犹无明天子也。古者诸侯必有会聚之事，相朝聘之道，号辞必称先君以相接，然则齐纪无说焉，不可以并立乎天下。故将去纪侯者，不得不去纪也。有明天子则襄公得为若行乎？曰：

"不得也。"不得则襄公曷为为之，上无天子，下无方伯，缘恩疾者可也。

六月乙丑，齐侯葬纪伯姬。外夫人不书葬，此何以书？隐之也。何隐尔？其国亡矣，徒葬于齐尔。此复仇也，曷为葬之？灭其可灭，葬其可葬。此其为何葬奈何？复仇者非将杀之，逐之也。以为虽遇纪侯之殡，亦将葬之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齐人狩于郜。公曷为与微者狩？齐侯也。齐侯则其称人何？讳与仇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后此者有事矣，则曷为独于此焉？讥于仇者，将壹讥而已。故择其重者而讥焉，莫重乎其与仇狩也。于仇者则曷为将壹讥而已？仇者无时焉可与通，通则为大讥，不可胜讥，故将壹讥而已，其余从同同。

庄公五年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齐师。

秋，倪黎来来朝。倪者何？小邾娄也。小邾娄则曷为谓之倪？未能以其名通也。黎来者何？名也。其名何？微国也。

冬，公会齐人、宋人、陈人、蔡人伐卫。此伐卫何？纳朔也。曷为不言纳卫侯朔？辟王也。

庄公六年

六年春，王三月，王人子突救卫。王人者何？微者也。子突者何？贵也。贵则其称人何？系诸人也。曷为系诸人？王人耳。

夏六月，卫侯朔入于卫。卫侯朔何以名？绝。曷为绝之？犯命也。其言入何？篡辞也。

秋，公至自伐卫。曷为或言致会？或言致伐？得意致会，不得意致伐。卫侯朔人于卫，何以致伐？不敢胜天子也。螟。

冬，齐人来归卫宝。此卫宝也，则齐人曷为来归之？卫人归之也。卫人归之，则其称齐人何？让乎我也。其让乎我奈何？齐侯曰："此非寡人之力，鲁侯之力也。"

庄公七年

七年春，夫人姜氏会齐侯于防。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恒星者何？列星也。列星不见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则曷为谓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陨如雨。"何以书？记异也。

秋，大水。无麦苗。无苗，则曷为先言无麦而后言无苗？一灾不书，待无麦然后书无苗。何以书？记灾也。

冬，夫人姜氏会齐侯于榖。

庄公八年

八年春，王正月，师次于郎，以俟陈人、蔡人。次不言俟，此其言俟何？托不得已也。甲午，祠兵。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礼一也，皆习战也。何言乎祠兵？为久也。曷为为久？吾将以甲午之日，然后祠兵于是。

夏，师及齐师围成，成降于齐师。成者何？盛也。盛则曷为谓之成？讳灭同姓也。曷为不言降吾师？辟之也。

秋，师还。还者何？善辞也。此灭同姓何善尔？病之也。曰："师病矣"。曷为病之，非师之罪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齐无知弑其君诸儿。

庄公九年

九年春，齐人杀无知。公及齐大夫盟于暨。公曷为与大夫盟？齐无君也。然则何以不名？为其讳与大夫盟也，使若众然。

夏，公伐齐纳纠。纳者何？入辞也。其言伐之何？伐而言纳者，犹不能纳也。纠者何？公子纠也。何以不称公子？君前臣名也。齐小白入于齐。曷为以国氏？当国也。其言入何？篡辞也。

秋七月丁酉，葬齐襄公。

八月庚申，及齐师战于乾时，我师败绩。内不言败，此其言败何？伐败也。曷为伐败？复仇也。此复仇乎大国，曷为使微者？公也。公则曷为不言公？不与公复仇也。曷为不与公复仇？复仇者在下也。

九月，齐人取子纠，杀之。其取之何？内辞也，胁我使我杀之也。其称子纠何？贵也。其贵奈何？宜为君者也。

冬，浚洙。洙者何？水也。浚之者何？深之也。曷为深之？畏齐也。曷为畏齐也？辞役子纠也。

庄公十年

十年春，王正月，公败齐师于长勺。

二月，公侵宋，曷为或言侵，或言伐？觕者曰侵，精者曰伐。战不言伐，围不言战，入不言围，灭不言入，书其重者也。

三月，宋人迁宿。迁之者何？不通也，以地还之也。子沈子曰："不通者，盖因而臣之也。"

夏六月，齐师、宋师次于郎。公败宋师于乘丘。其言次于郎何？伐也。伐则其言次何？齐与伐而不与战，故言伐也。我能败之，故言次也。

秋九月，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荆者何？州名也。州

不若国，国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蔡侯献舞何以名？绝。曷为绝之？获也。曷为不言其获？不与夷狄之获中国也。

冬十月，齐师灭谭，谭子奔莒。何以不言出？国已灭矣，无所出也。

庄公十一年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败宋师于鄑。

秋，宋大水。何以书，记灾也。外灾不书，此何以书？及我也。

冬，王姬归于齐。何以书？过我也。

庄公十二年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纪叔姬归于酅。其言归于酅何？隐之也。何隐尔？其国亡矣，徒归于叔尔也。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万弑其君接，及其大夫仇牧。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无累者乎？孔父、荀息皆累也。舍孔父、荀息无累者乎？曰："有。"有则此何以书？贤也。何贤乎仇牧？仇牧可谓不畏强御矣。其不畏强御奈何？万尝与庄公战，获乎庄公。庄公归，散舍诸宫中，数月然后归之。归反为大夫于宋。与闵公博，妇人皆在侧。万曰："甚矣，鲁侯之淑，鲁侯之美也！天下诸侯宜为君者，唯鲁侯尔！"闵公矜此妇人，妒其言，顾曰："此虏也！尔虏焉故，鲁侯之美恶乎至？"万怒，搏闵公，绝其脰。仇牧闻君弑，趋而至，遇之于门，手剑而叱之。万臂摋仇牧，碎其首，齿著乎门阖。仇牧可谓不畏强御矣。

冬十月，宋万出奔陈。

庄公十三年

十有三年春，齐侯、宋人、陈人、蔡人、邾娄人会于北杏。

夏六月，齐人灭遂。

秋七月。

冬，公会齐侯，盟于柯。何以不日？易也。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会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庄公将会乎桓，曹子进曰："君之意何如？"庄公曰："寡人之生则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则君请当其君，臣请当其臣。"庄公曰："诺。"于是会乎桓。庄公升坛，曹子手剑而从之。管子进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坏压竟，君不图与？"管子曰："然则君将何求？"曹子曰：'愿请汶阳之田。"管子顾曰："君许诺。"桓公曰："诺。"曹子请盟，桓公下，与之盟。已盟，曹子摽剑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仇，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庄公十四年

十有四年春，齐人、陈人、曹人伐宋。

夏，单伯会伐宋。其言会伐宋何？后会也。

秋七月，荆人蔡。

冬，单伯会齐侯、宋公、卫侯、郑伯于鄄。

庄公十五年

十有五年春，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会于鄄。

夏，夫人姜氏如齐。

秋，宋人、齐人、邾娄人伐兒。郑人侵宋。

冬十月。

庄公十六年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齐人、卫人伐郑。

秋，荆伐郑。

冬十有二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同盟者何？同欲也。邾娄子克卒。

庄公十七年

十有七年春，齐人执郑瞻。郑瞻者何？郑之微者也。此郑之微者，何言乎齐人执之？书甚佞也。

夏，齐人瀸于遂。瀸者何？瀸积也，众杀戍者也。

秋，郑瞻自齐逃来。何以书？书甚佞也。曰："佞人来矣，佞人来矣！"

冬，多麋。何以书？记异也。

庄公十八年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夏，公追戎于济西。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为中国追也。此未有伐中国者，则其言为中国追何？大其未至而豫御之也。其言于济西何？大之也。

秋，有蜮。何以书？记异也。

冬十月。

庄公十九年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遂及齐侯、宋公盟。媵者何？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侄娣从。侄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诸侯壹聘九女，诸侯不再娶。媵不书，此何以书？为其有遂事书。大夫无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礼，大夫受命不受辞，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夫人姜氏如莒。

冬，齐人、宋人、陈人伐我西鄙。

庄公二十年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夏，齐大灾。大灾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痢也。何以书？记灾也。外灾不书，此何以书？及我也。

秋七月。

冬，齐人伐戎。

庄公二十一年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郑伯突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郑厉公。

庄公二十二年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省，肆者何？跌也。肆大省者何？灾省也。肆大省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忌省也。癸丑，葬我小君文姜。文姜者何？庄公之母也。陈人杀其公子御寇。

夏五月。

秋七月丙申，及齐高傒盟于防。齐高傒者何？贵大夫也。曷为就吾微者而盟？公也。公则曷为不言公？讳与大夫盟也。

冬，公如齐纳币。纳币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亲纳币，非礼也。

庄公二十三年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齐。桓之盟不日，其会不致，信之也。此之桓国何以致，危之也。何危尔？公一陈佗也。祭叔来聘。

夏，公如齐观社。何以书？讥。何讥尔？诸侯越竟观社，非礼也。公至自齐。荆人来聘。荆何以称人？始能聘也。公及齐侯遇于榖。萧叔朝公。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

秋，丹桓宫楹。何以书？讥。何讥尔？丹桓宫楹，非礼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会齐侯，盟于扈。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尔？我贰也。鲁子曰："我贰者，非彼然，我然也。"

庄公二十四年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宫桷。何以书？讥。何讥尔？刻桓宫桷，非礼也。葬曹庄公。

夏，公如齐逆女。何以书？亲迎，礼也。

秋，公至自齐。八月丁丑，夫人姜氏人。其言人何？难也。其言日何？难也。其难奈何？夫人不偻，不可使人，与公有所约，然后人。戊寅，大夫、宗妇觌，用币。宗妇者何？大夫之妻子。觌者何？见也。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见用币，非礼也。然则曷用？枣栗云乎？腶修云乎。大水。

冬，戎侵曹，曹羁出奔陈。曹羁者何？曹大夫也。曹无大夫，此何以书？贤也。何贤乎曹羁？戎将侵曹，曹羁谏曰："戎众以无义，君请勿自敌也。"曹伯曰："不可"。三谏不从，遂去之，故君子以为得君臣之义也。赤归于曹郭公。赤者何？曹无赤者，盖郭

公也。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

庄公二十五年

二十有五年春，陈侯使女叔来聘。

夏五月癸丑，卫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日食则曷为鼓用牲于社？求乎阴之道也。以朱丝营社，或曰胁之，或曰为暗，恐人犯之，故营之。伯姬归于杞。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门。其言于社于门何？于社礼也，于门非礼也。

冬，公子友如陈。

庄公二十六年

二十有六年。公伐戎。

夏，公至自伐戎。曹杀其大夫。何以不名？众也。曷为众杀之？不死于曹君者也。君死乎位曰灭。曷为不言其灭？为曹羁讳也。此盖战也，何以不言战？为曹羁讳也。

秋，公会宋人、齐人，伐徐。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庄公二十七年

二十有七年春，公会杞伯姬于洮。

夏六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郑伯，同盟于幽。

秋，公子友如陈，葬原仲。原仲者何？陈大夫也。大夫不书葬，此何以书？通乎季子之私行也。何通乎季子之私行？辟内难也。君子辟内难而不辟外难。内难者何？公子庆父、公子牙、公子友皆庄公之母弟也。公子庆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胁公，季子

起而治之，则不得与于国政，坐而视之则亲亲。因不忍见也，故于是复请至于陈而葬原仲也。

冬，杞伯姬来。其方来何？直来曰来，大归曰来归。莒庆来逆叔姬。莒庆者何？莒大夫也。莒无大夫，此何以书？讥。何讥尔？大夫越竟逆女，非礼也。杞伯来朝。公会齐侯于城濮。

庄公二十八年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齐人伐卫。卫人及齐人战，卫人败绩。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战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春秋》伐者为客，伐者为主，故使卫主之也。曷为使卫主之？卫未有罪尔。败者称师，卫何以不称师？未得乎师也。

夏四月丁未，邾娄子琐卒。

秋，荆伐郑。公会齐人、宋人、邾娄人救郑。

冬，筑微。大无麦禾。冬，既见无麦禾矣，曷为先言筑微而后言无麦禾？讳，以凶年造邑也。臧孙辰告籴于齐。告籴者何？请籴也。何以不称使？以为臧孙辰之私行也。曷为以臧孙辰之私行？君子之为国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籴，讥也。

庄公二十九年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厩。新延厩者何？修旧也。修旧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凶年不修。

夏，郑人侵许。

秋，有蜚。何以书？记异也。

冬十有二月，纪叔姬卒。城诸及防。

庄公三十年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师次于成。

秋七月，齐人降鄣。鄣者何？纪之遗邑也。降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则曷为不言取之？为桓公讳也。外取邑不书，此何以书？尽也。

八月癸亥，葬纪叔姬。外夫人不书葬，此何以书？隐之也。何隐尔？其国亡矣，徒葬乎叔尔。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齐侯遇于鲁济。齐人伐山戎。此齐侯也，其称人何？贬。曷为贬？子司马子曰："盖以操之为已蹙矣。"此盖战也，何以不言战？《春秋》敌者言战，桓公之与戎狄，驱之尔。

庄公三十一年

三十有一年春，筑台于郎。何以书？讥。何讥尔？临民之所漱浣也。

夏四月，薛伯卒。筑台于薛。何以书？讥。何讥尔？远也。

六月，齐侯来献戎捷。齐，大国也，曷为亲来献戎捷？威我也。其威我奈何？旗获而过我也。

秋，筑台于秦。何以书？讥。何讥尔？临国也。

冬，不雨，何以书？记异也。

庄公三十二年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谷。

夏，宋公、齐侯遇于梁丘。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何以不称弟？杀也。杀则曷为不言刺？为季子讳杀也，曷为为季子讳杀？季子之遏恶也，不以为国狱，缘季子之心而为之讳。季子之遏恶奈何？庄公病将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国政，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将焉致

乎鲁国?”季子曰:“般也存,君何忧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谓我曰:‘鲁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庆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将为乱乎?夫何敢?”俄而牙弑械成。季子和药而饮之,曰:“公子从吾言而饮此,则必可以无为天下戮笑,必有后乎鲁国。不从吾言而不饮此,则必为天下戮笑,必无后乎鲁国。”于是从其言而饮之,饮之无傫氏,至乎王堤而死。公子牙今将尔,辞曷为与亲弑者同?君亲无将,将而诛焉,然则善之与?曰:“然。”杀世子母弟,直称君者,甚之也。季子杀母兄何善尔?诛不得辟兄,君臣之义也。然则曷为不直诛而鸩之?行诛乎兄,隐而逃之,使托若以疾死然,亲亲之道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寝。路寝者何?正寝也。

冬十月乙未,子般卒。子卒云子卒,此其称子般卒何?君存称世子,君薨称子某,既葬称子,逾年称公。子般卒,何以不书葬?未逾年之君也。有子则庙,庙则书葬。无子不庙,不庙则不书葬。公子庆父如齐。狄伐邢。

闵　　公

闵公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何以不言即位?继弑君不言即位。孰继?继子般也。孰弑子般?庆父也。杀公子牙,今将尔,季子不免。庆父弑君,何以不诛?将而不免,遏恶也,既而不可及,因狱有所归,不探其情而诛焉,亲亲之道也。恶乎归狱?归狱仆人邓扈乐。曷为归狱仆人邓扈乐?庄公存之时,乐曾淫于宫中,子般执而鞭之。庄公死。庆父谓乐曰:“般之辱尔,国人莫不知,盍弑之矣?”使弑子般,然后诛邓扈乐而归狱焉,季子至而不变也。齐人救邢。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庄公。

秋八月，公及齐侯盟于洛姑。季子来归。其称季子何？贤也。其言来归何？喜之也。

冬，齐仲孙来。齐仲孙者何？公子庆父也。公子庆父则曷为谓之齐仲孙？系之齐也。曷为系之齐？外之也。曷为外之？《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子女子曰："以《春秋》为《春秋》，齐无仲孙，其诸吾仲孙与？"

闵公二年

二年春，王正月，齐人迁阳。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庄公。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为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曷为谓之未三年？三年之丧，实以二十五月。其言于庄公何？未可以称宫庙也。曷为未可以称宫庙？在三年之中矣。吉禘于庄公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不三年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公薨何以不地？隐之也。何隐尔？弑也。孰弑之？庆父也。弑公子牙，今将尔，季子不免。庆父弑二君何以不诛？将而不免，遏恶也。既而不可及，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

九月，夫人姜氏孙于邾娄。公子庆父出奔莒。

冬，齐高子来盟。高子者何？齐大夫也。何以不称使？我无君也。然则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尔？正我也。其正我奈何？庄公死，子般弑，闵公弑，比三君死，旷年无君。设以齐取鲁，曾不兴师，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将南阳之甲，立僖公而城鲁，或曰自鹿门至于争门者是也，或曰自争门至于吏门者是也，鲁人至今以为美谈，曰："犹望高子也。"

十有二月，狄入卫。郑弃其师，郑弃其师者何？恶其将也。郑

伯恶高克，使之将逐而不纳，弃师之道也。

僖　公

僖公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何以不言即位？继弑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称子何？臣子一例也。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救邢。救邢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孰亡之？盖狄灭之。曷为不言狄灭之？为桓公讳也。曷为为桓公讳？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桓公不能救，则桓公耻之。曷为先言次而后言救？君也。君则其称师何？不与诸侯专封也。曷为不与？实与而文不与。文曷为不与？诸侯之义不得专封也。诸侯之义不得专封，则其曰实与之何？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力能救之，则救之可也。

夏六月，邢迁于陈仪。迁者何？其意也。迁之者何？非其意也。齐师、宋师、曹师城邢。此一事也，曷为复言齐师、宋师、曹师？不复言师，则无以知其为一事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齐人以归。夷者何？齐地也。齐地，则其言齐人以归何？夫人薨于夷，则齐人以归。夫人薨于夷，则齐人曷为以归？桓公召而缢杀之。楚人伐郑。

八月，公会齐侯、宋公、郑伯、曹伯、邾娄人于柽。

九月，公败邾娄师于缨。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帅师，败莒师于犁，获莒挐。莒挐者何？莒大夫也。莒无大夫，此何以书？大季子之获也。何大乎季子之获？季子治内难以正，御外难以正。其御外难以正奈何？公子庆父弑闵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将由乎齐，齐人不纳，却反舍

于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请。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则杀矣！"奚斯不忍反命于庆父，自南涘北面而哭。庆父闻之，曰："嘻！此奚斯之声也，诺，已！"曰："吾不得入矣！"于是抗辀经而死。莒人闻之曰："吾已得子之贼矣。"以求赂乎鲁，鲁人不与。为是兴师而伐鲁，季子待之以偏战。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丧至自齐。夫人何以不称姜氏？贬。曷为贬？与弑公也，然则曷为不于弑焉贬？贬必于重者，莫重乎其以丧至也。

僖公二年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孰城？城卫也。曷为不言城卫？灭也。孰灭之？盖狄灭之。曷为不言狄灭之？为桓公讳也。曷为为桓公讳？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桓公不能救，则桓公耻之也。然则孰城之？桓公城之。曷为不言桓公城之？不与诸侯专封也。曷为不与？实与而文不与。文曷为不与？诸侯之义不得专封。诸侯之义不得专封，则其曰实与之何？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力能救之，则救之可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哀姜者何？庄公之夫人也。虞师、晋师灭夏阳。虞，微国也，曷为序乎大国之上？使虞首恶也。曷为使虞首恶？虞受赂，假灭国者道。以取亡焉。其受赂奈何？献公朝诸大夫而问焉，曰："寡人夜者寝而不寐，其意也何？"诸大夫有进对者曰："寝不安与？其诸侍御有不在侧者与？"献公不应。荀息进曰："虞、郭见与？"献公揖而进之，遂与之入而谋曰："吾欲攻郭，则虞救之，攻虞则郭救之，如之何？愿与子虑之。"荀息对曰："君若用臣之谋，则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尔，君何忧焉？"献公曰："然则奈何？"荀息曰："请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则宝出之内藏，藏之外府，马出之内廐，系之外廐尔，

君何丧焉？”献公曰：“诺。虽然宫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宫之奇知则知矣，虽然虞公贪而好宝，见宝必不从其言，请终以往。”于是终以往，虞公见宝，许诺。宫之奇果谏：“记曰：‘唇亡则齿寒。’虞、郭之相救，非相为赐，则晋今日取郭，而明日虞从而亡尔，君请勿许也。”虞公不从其言，终假之道以取郭还。四年，反取虞。虞公抱宝牵马而至。荀息见曰：“臣之谋何如？”献公曰：“子之谋则已行矣，宝则吾宝也，虽然吾马之齿亦已长矣。”盖戏之也。夏阳者何？郭之邑也。曷为不系于郭？国之也。曷为国之？君存焉尔。

秋九月，齐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贯泽。江人、黄人者何？远国之辞也。远国至矣，则中国曷为独言齐、宋？至尔大国言齐、宋，远国言江、黄，则以其余为莫敢不至也。

冬十月，不雨。何以书？记异也。楚人侵郑。

僖公三年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何以书？记异也。徐人取舒。其言取之何？易也。

六月，雨。其言六月雨何？上雨而不甚也。

秋，齐侯、宋公、江人、黄人会于阳谷。此大会也，曷为末言尔？桓公曰：“无障谷，无贮粟，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

冬，公子友如齐莅盟。莅盟者何？往盟乎彼也。其言来盟者何？来盟于我也。楚人伐郑。

僖公四年

四年春，王正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侵蔡，蔡溃。溃者何？下叛上也。国曰溃，邑曰叛。遂

伐楚，次于陉。其言次于陉何？有俟也。孰俟？俟屈完也。

夏，许男新臣卒。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称使？尊屈完也。曷为尊屈完？以当桓公也。其言盟于师、盟于召陵何？师在召陵也。师在召陵，则曷为再言盟？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则后服，无王者则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怗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其言来何？与桓为主也。前此者有事矣，后此者有事矣，则曷为独于此焉？与桓公为主，序绩也。

齐人执陈袁涛涂。涛涂之罪何？辟军之道也。其辟军之道奈何？涛涂谓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还师滨海而东，服东夷且归。"桓公曰："诺。"于是还师滨海而东，大陷于沛泽之中。顾而执涛涂。执者曷为或称侯？或称人？称侯而执者，伯讨也；称人而执者，非伯讨也。此执有罪，何以不得为伯讨？古者周公东征则西国怨，西征则东国怨。桓公假涂于陈而伐楚，则陈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师不正故也。不修其师而执涛涂，古人之讨，则不然也。

秋，及江人、黄人伐陈。

八月，公至自伐楚。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叛盟也。葬许缪公。

冬十有二月，公孙慈帅师，会齐人、宋人、卫人、郑人、许人、曹人侵陈。

僖公五年

五年春，晋侯杀其世子申生。曷为直称晋侯以杀？杀世子，母弟直称君者，甚之也。

杞伯姬来朝其子。其言来朝其子何？内辞也，与其子俱来朝

也。

夏，公孙慈如牟。公及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会王世子于首戴。曷为殊会王世子？世子贵也。世子，犹世世子也。

秋八月，诸侯盟于首戴。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见者，前目而后凡也。郑伯逃归不盟。其言逃归不盟者何？不可使盟也。不可使盟，则其言逃归何？鲁子曰："盖不以寡犯众也。"楚人灭弦。弦子奔黄。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晋人执虞公。虞已灭矣，其言执之何？不与灭也。曷为不与灭？灭者亡国之善辞也。灭者，上下之同力者也。

僖公六年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伐郑，围新城。邑不言围，此其言围何？强也。

秋，楚人围许，诸侯遂救许。

冬，公至自伐郑。

僖公七年

七年春，齐人伐郑。

夏，小邾娄子来朝。郑杀其大夫申侯。其称国以杀何？称国以杀者，君杀大夫之辞也。

秋七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世子款、郑世子华盟于宁毋。曹伯般卒。公子友如齐。

冬，葬曹昭公。

僖公八年

八年春，王正月，公会王人、齐侯、宋公、卫侯、许男、曹伯、陈世子款、郑世子华盟于洮。王人者何？微者也。曷为序乎诸侯之上？先王命也。郑伯乞盟。乞盟者何？处其所而请与也。其处其所而请与奈何？盖酌之也。

夏，狄伐晋。

秋七月，禘于太庙，用致夫人。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何？致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人，非礼也。夫人何以不称姜氏？贬。曷为贬？讥以妾为妻也。其言以妾为妻奈何？盖胁于齐媵女之先至者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僖公九年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说卒。何以不书葬？为襄公讳也。

夏，公会宰周公、齐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葵丘。宰周公者何？天子之为政者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此未适人何以卒？许嫁矣。妇人许嫁，字而笄之，死则以成人之丧治之。

九月戊辰，诸侯盟于葵丘。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尔？贯泽之会，桓公有忧中国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黄人也。葵丘之会，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国。震之者何？犹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犹曰莫若我也。甲戌，晋侯诡诸卒。

冬，晋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齐。此未逾年之君，其言弑其君之子奚齐何？杀未逾年君之号也。

僖公十年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齐。

狄灭温。温子奔卫。

晋里克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无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无累者乎？曰："有。"有则此何以书？贤也。何贤乎荀息？荀息可谓不食其言矣。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齐、卓子者，骊姬之子也，荀息傅焉。骊姬者，国色也。献公爱之甚，欲立其子，于是杀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傅之。献公病将死，谓荀息曰："士何如则可谓之信矣？"荀息对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则可谓信矣。"献公死，奚齐立。里克谓荀息曰："君杀正而立不正，废长而立幼，如之何？愿与子虑之。"荀息曰："君尝讯臣矣，臣对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则可谓信矣'"。里克知其不可与谋，退，弑奚齐。荀息立卓子，里克弑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谓不食其言矣！

夏，齐侯，许男伐北戎。晋杀其大夫里克。里克弑二君，则曷为不以讨贼之辞言之？惠公之大夫也。然则孰立惠公？里克也。里克弑奚齐、卓子，逆惠公而入。里克立惠公，则惠公曷为杀之？惠公曰："尔既杀夫二孺子矣，又将图寡人，为尔君者，不亦病乎？"于是杀之。然则曷为不言惠公之入？晋之不言出入者，踊为文公讳也。齐小白入于齐，则曷为不为桓公讳？桓公之享国也长，美见乎天下，故不为之讳本恶也。文公之享国也短，美未见乎天下，故为之讳本恶也。

秋七月。

冬，大雨雹。何以书？记异也。

僖公十一年

十有一年春，晋杀其大夫丕郑公。

夏，公及夫人姜氏会齐侯于阳谷。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黄。

僖公十二年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灭黄。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陈侯处臼卒。

僖公十三年

十有三年春，狄侵卫。

夏四月，葬陈宣公。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咸。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齐。

僖公十四年

十有四年春，诸侯城缘陵。孰城之？城杞也。曷为城杞？灭也。孰灭之？盖徐、莒胁之。曷为不言徐、莒胁之？为桓公讳也。曷为为桓公讳？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桓公不能救，则桓公耻之也。然则孰城之？桓公城之。曷为不言桓公城之？不与诸侯专封也。曷为不与？实与而文不与。文曷为不与？诸侯之义不得专封也。诸侯之义不得专封，则其曰实与之何？

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力能救之，则救之可也。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来朝。鄫子曷为使乎季姬来朝？内辞也。非使来朝，使来请己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此邑也，其言崩何？袭邑也。沙鹿崩何以书？记异也。外异不书，此何以书？为天下记异也。狄侵郑。

冬，蔡侯肸卒。

僖公十五年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齐。楚人伐徐。

三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孙敖率师及诸侯之大夫救徐。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齐师、曹师伐厉。

八月，螺。

九月，公至自会。桓公之会不致，此何以致？久也。季姬归于鄫。己卯晦，震夷伯之庙。晦者何？冥也。震之者何？雷电击夷伯之庙者也。夷伯者曷为者也？季氏之孚也。季氏之孚则微者，其称夷伯何？大之也。曷为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何以书？记异也。

冬，宋人伐曹。楚人败徐于娄林。

十有一月壬戌，晋侯及秦伯战于韩，获晋侯。此偏战也，何以不言师败绩？君获，不言师败绩也。

僖公十六年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

退飞过宋都。曷为先言陨而后言石？陨石记闻，闻其磌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是月者何？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日也。晦则何以不言晦？《春秋》不书晦也。朔有事则书，晦虽有事不书。曷为先言六而后言鹢？六鹢退飞，记见也：视之则六，察之则鹢，徐而察之则退飞。五石六鹢何以书？记异也。外异不书，此何以书？为王者之后记异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其称季友何？贤也。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秋七月甲子，公孙慈卒。

冬十有二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邢侯、曹伯于淮。

僖公十七年

十有七年春，齐人、徐人伐英氏。

夏，灭项。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桓公讳也。《春秋》为贤者讳，此灭人之国，何贤尔？君子之恶恶也疾始，善善也乐终。桓公尝有继绝存亡之功，故君子为之讳也。

秋，夫人姜氏会齐侯于卞。

九月，公至自会。

十有二月乙亥，齐侯小白卒。

僖公十八年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会曹伯、卫人、邾娄人伐齐。

夏，师救齐。

五月戊寅，宋师及齐师战于甗，齐师败绩。战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公与伐而不与战，故方伐。《春秋》伐者为客，伐者为主。曷为不使齐主之？与襄公之征齐也。曷为与襄公之征齐？桓

公死，竖刁，易牙争权不葬，为是故伐之也。狄救齐。

秋八月丁亥，葬齐桓公。

冬，邢人、狄人伐卫。

僖公十九年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执滕子婴齐。

夏六月，宋人、曹人、邾娄人盟于曹南。鄫子会于邾娄。其言会盟何？后会也。己酉，邾娄人执鄫子用之。恶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盖叩其鼻以血社也。

秋，宋人围曹。卫人伐邢。

冬，公会陈人、蔡人、楚人、郑人盟于齐。梁亡。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鱼烂而亡也。

僖公二十年

二十年春，新作南门。何以书？讥。何讥尔？门有古常也。

夏，郜子来朝，郜子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辞也。

五月乙巳，西宫灾。西宫者何？小寝也。小寝则曷为谓之西宫？有西宫则有东宫矣。鲁子曰："以有西宫，亦知诸侯之有三宫也。"西宫灾何以书？记异也。郑人入滑。

秋，齐人、狄人盟于邢。

冬，楚人伐随。

僖公二十一年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卫。宋人、齐人、楚人盟于鹿上。

夏，大旱。何以书？记灾也。

秋，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会于霍，执

宋公以伐宋。孰执之？楚子执之。曷为不言楚子执之？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

冬，公伐邾娄。楚人使宜申来献捷。此楚子也，其称人何？贬。曷为贬？为执宋公贬。曷为为执宋公贬？宋公与楚子期以乘车之会，公子目夷谏曰："楚，夷国也，强而无义，请君以兵车之会往。"宋公曰："不可。吾与之约以乘车之会，自我为之，自我堕之？"曰："不可。"终以乘车之会往，楚人果伏兵车，执宋公以伐宋。宋公谓公子目夷曰："子归守国矣。国，子之国也。吾不从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复曰："君虽不言国，国固臣之国也。"于是归，设守械而守国。楚人谓宋人曰："子不与我国，吾将杀子君矣。"宋人应之曰："吾赖社稷之神灵，吾国已有君矣。"楚人知虽杀宋公，犹不得宋国，于是释宋公。宋公释乎执，走之卫。公子目夷复曰："国为君守之，君曷为不入？"然后逆襄公归。恶乎捷，捷乎宋，曷为不言捷乎宋？为襄公讳也。此围辞也，曷为不言其围？为公子目夷讳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会诸侯盟于薄。释宋公，执未有言释之者，此其言释之何？公与为尔也。公与为尔奈何？公与议尔也。

僖公二十二年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娄，取须朐。

夏，宋公、卫侯、许男、滕子伐郑。

秋八月丁未，及邾娄人战于升陉。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师败绩。偏战者日尔，此其言朔何？《春秋》辞繁而不杀者，正也。何正尔？宋公与楚人期战于泓之阳。楚人济泓而来。有司复曰："请追其未毕济而系之。"宋公曰："不可。吾闻之也，君子不厄人。吾虽丧国之余，寡人不忍行也。"既济，未毕陈，有司复曰："请追其未毕陈

而击之。"宋公曰："不可。吾闻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陈，然后襄公鼓之，宋师大败，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

僖公二十三年

二十有三年春，齐侯伐宋，围缗。邑不言围，此其言围何？疾重战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慈父卒。何以不书葬？盈乎讳也。

秋，楚人伐陈。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僖公二十四年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郑。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郑。王者无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鲁子曰："是王也，不能乎母者，其诸此之谓与？"晋侯夷吾卒。

僖公二十五年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卫侯毁灭邢。卫侯毁何以名？绝。曷为绝之？灭同姓也。

夏四月癸酉，卫侯毁卒。宋荡伯姬来逆妇。宋荡伯姬者何？荡氏之母也。其言来逆妇何？兄弟辞也。其称妇何？有姑之辞也。宋杀其大夫。何以不名？宋三世无大夫，三世内娶也。

秋，楚人围陈，纳顿子于顿。何以不言遂？两之也。葬卫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会卫子、莒庆盟于洮。

僖公二十六年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会莒子、卫宁遬盟于向。

齐人侵我西鄙。公追齐师至巂，弗及。其言至巂弗及何？侈也。

夏，齐人伐我北鄙。卫人伐齐。公子遂如楚乞师。乞师者何？卑辞也。曷为以外内同若辞？重师也。曷为重师？师出不正反，战不正，胜也。

秋，楚人灭隗，以隗子归。

冬，楚人伐宋，围缗。邑不言围，此其言围何？刺道用师也。公以楚师伐齐，取谷。公至自伐齐。此已取谷矣，何以致伐？未得乎取谷也。曷为未得乎取谷？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

僖公二十七年

二十七年春，杞子来朝。

夏六月庚寅，齐侯昭卒。

秋八月乙未，葬齐孝公。乙巳，公子遂帅师人杞。

冬，楚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围宋。此楚子也，其称人何？贬。曷为贬？为执宋公贬，故终僖之篇贬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会诸侯盟于宋。

僖公二十八年

二十有八年春，晋侯侵曹，晋侯伐卫。曷为再言晋侯？非两之也。然则何以不言遂？未侵曹也。未侵曹则其言侵曹何？致其意也。其意侵曹，则曷为伐卫？晋侯将侵曹，假涂于卫，卫曰：不可得。则固将伐之也。公子买戍卫，不卒戍，刺之。不卒戍者何？不卒戍者，内辞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则其言戍卫何？遂

公意也。刺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刺之？内讳杀大夫，谓之刺之也。楚人救卫。

三月丙午，晋侯入曹，执曹伯，畀宋人。畀者何？与也。其言畀宋人何？与使听之也。曹伯之罪何？甚恶也。其甚恶奈何？不可以一罪言也。

夏四月己巳，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楚师败绩。此大战也。曷为使微者？子玉得臣也。子玉得臣，则其称人何？贬。曷为贬？大夫不敌君也。楚杀其大夫得臣。卫侯出奔楚。

五月癸丑，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盟于践土。陈侯如会。其言如会何？后会也。公朝于王所。曷为不言公如京师？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则曷为不言天子在是？不与致天子也。

六月，卫侯郑自楚复归于卫。卫元咺出奔晋。陈侯款卒。

秋，杞伯姬来。公子遂如齐。

冬，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娄子、秦人于温。天王狩于河阳。狩不书，此何以书？不与再致天子也。鲁子曰："温近而践土远也。"壬申，公朝于王所。其日何？录乎内也。晋人执卫侯，归之于京师。归之于者何？归于者何？归之于者罪已定矣，归于者罪未定也。罪未定，则何以得为伯讨？归之于者，执之于天子之侧者也，罪定不定，已可知矣。归于者，非执之于天子之侧者也，罪定不定，未可知也。卫侯之罪何？杀叔武也。何以不书？为叔武讳也。《春秋》为贤者讳，何贤乎叔武？让国也。其让国奈何？文公逐卫侯而立叔武，叔武辞立而他人立，则恐卫侯之不得反也，故于是己立，然后为践土之会，治反卫侯。卫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争之曰："叔武无罪。"终杀叔武，元咺走而出。此晋侯也，其称人何？贬。曷为贬？卫

之祸，文公为之也。文公为之奈何？文公逐卫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杀母弟者，文公为之也。卫元咺自晋复归于卫。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此执其君，其言自何？为叔武争也。诸侯遂围许。曹伯襄复归于曹。遂会诸侯围许。

僖公二十九年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卢来。介葛卢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

公至自围许。

夏六月，公会王人、晋人、宋人、齐人、陈人、蔡人、秦人盟于狄泉。

秋，大雨雹。

冬，介葛卢来。

僖公三十年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齐。

秋，卫杀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卫侯未至，其称国以杀何？道杀也。卫侯郑归于卫。此杀其大夫，其言归何？归恶乎元咺也。曷为归恶乎元咺？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则己入，君入则己出，以为不臣也。晋人、秦人围郑。介人侵萧。

冬，天王使宰周公来聘。公子遂如京师，遂如晋。大夫无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为政尔。

僖公三十一年

三十有一年春，取济西田。恶乎取之？取之曹也。曷为不言取之曹？讳取同姓之田也。此未有伐曹者，则其言取之曹何？晋

侯执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诸侯也。晋侯执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诸侯，则何讳乎取同姓之田？久也。公子遂如晋。

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免牲，犹三望。曷为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礼也；四卜，非礼也。三卜何以礼？四卜何以非礼？求吉之道三。禘尝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礼也。卜郊何以非礼？鲁郊非礼也。鲁郊何以非礼？天子祭天，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无所不通。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内者，则不祭也。曷为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礼也；免牛，非礼也。免牛何以非礼？伤者曰牛。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则曷祭？祭泰山河海。曷为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润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乎天下者，唯泰山尔。河海润于千里。犹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书？讥不郊而望祭也。

秋七月。

冬，杞伯姬来求妇。其言来求妇何？兄弟辞也。其称妇何？有姑之辞也。狄围卫。十有二月，卫迁于帝丘。

僖公三十二年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郑伯接卒。卫人侵狄。

秋，卫人及狄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晋侯重耳卒。

僖公三十三年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齐侯使国归父来聘。

夏四月辛巳，晋人及姜戎败秦于殽。其谓之秦何？夷狄之也。曷为夷狄之？秦伯将袭郑，百里子与蹇叔子谏曰："千里而袭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尔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尔曷

知！”师出，百里子与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尔即死，必于殽之嵚岩，是文王之所辟风雨者也，吾将尸尔焉。”子揖师而行。百里子与蹇叔子从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尔曷为哭吾师？”对曰：“臣非敢哭君师，哭臣之子也。”弦高者，郑商也，遇之殽，矫以郑伯之命而犒师焉，或曰往矣，或曰反矣。然而晋人与姜戎要之殽而击之，匹马只轮无反者。其言及姜戎何？姜戎，微也，称人亦微者也。何言乎姜戎之微？先轸也，或曰襄公亲之。襄公亲之，则其称人何？贬。曷为贬？君在乎殡而用师危，不得葬也。诈战不日，此何以日？尽也。癸巳，葬晋文公。狄侵齐。公伐邾娄，取丛。

秋，公子遂帅师伐邾娄。晋人败狄于箕。

冬十月，公如齐。十有二月，公至自齐。乙巳，公薨于小寝。陨霜不杀草，李梅实。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不时也。晋人、陈人、郑人伐许。

文　　公

文公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天王使叔服来会葬。其言来会葬何？会葬，礼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天王使毛伯来锡公命。锡者何？赐也；命者何？加我服也。

晋侯伐卫。叔孙得臣如京师。卫人伐晋。

秋，公孙敖会晋侯于戚。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公孙敖如齐。

文公二年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晋侯及秦师战于彭衙，秦师败绩。丁丑，作僖公主。作僖公主者何？为僖公作主也。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练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书？讥。何讥尔？不时也。其不时奈何？欲久丧而后不能也。

三月乙巳，及晋处父盟。此晋阳处父也，何以不氏？讳与大夫盟也。

夏六月，公孙敖会宋公、陈侯、郑伯、晋士谷盟于垂敛。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何以书？记异也。大旱以灾书，此亦旱也，曷为以异书？大旱之日短而云灾，故以灾书。此不雨之日长而无灾，故以异书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庙，跻僖公。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毁庙之主，陈于大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五年而再殷祭。跻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讥。何讥尔？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祢而后祖也。

冬，晋人、宋人、陈人、郑人伐秦。公子遂如齐纳币。纳币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讥丧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则何讥乎丧娶？三年之内不图婚。吉禘于庄公，讥。然则曷为不于祭焉讥？三年之恩疾矣，非虚加之也，以人心为皆有之。以人心皆有之，则曷为独于娶焉讥？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为吉者主于己，以为有人心焉者，则宜于此焉变矣。

文公三年

三年春，王正月，叔孙得臣会晋人、宋人、陈人、卫人、郑人伐沈，沈溃。

夏五月，王子虎卒。王子虎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

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秦人伐晋。

秋，楚人围江。雨螽于宋。雨螽者何？死而坠也。何以书？记异也。外异不书，此何以书？为王者之后记异也。

冬，公如晋。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晋侯盟。晋阳处父帅师伐楚救江。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为谖也。其为谖奈何？伐楚为救江也。

文公四年

四年春，公至自晋。

夏，逆妇姜于齐。其谓之逆妇姜于齐何？略之也。高子曰："娶乎大夫者，略之也。"狄侵齐。

秋，楚人灭江。晋侯伐秦。卫侯使宁俞来聘。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风氏薨。

文公五年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荣叔归含且賵。含者何？口实也。其言归含且賵何？兼之；兼之非礼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风。成风者何？僖公之母也。王使召伯来会葬。

夏，公孙敖如晋。秦人入鄀。

秋，楚人灭六。

冬十月甲申，许男业卒。

文公六年

六年春，葬许僖公。

夏，季孙行父如陈。

秋，季孙行父如晋。八月乙亥，晋侯讙卒。

冬十月，公子遂如晋，葬晋襄公。晋杀其大夫阳处父。晋狐射姑出奔狄。晋杀其大夫阳处父，则狐射姑曷为出奔？射姑杀也。射姑杀则其称国以杀何？君漏言也。其漏言奈何？君将使射姑将。阳处父谏曰："射姑民众不说，不可使将。"于是废将。阳处父出，射姑入。君谓射姑曰："阳处父言曰：'射姑民众不说，不可使将。'"射姑怒，出，刺阳处父于朝而走。闰月不告月，犹朝于庙。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曷为不告朔？天无是月也。闰月矣，何以谓之天无是月？非常月也。犹者何？通可以已也。

文公七年

七年春，公伐邾娄。

三月甲戌，取须朐。取邑不日，此何以日？内辞也，使若他人然。遂城郚。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杀其大夫，何以不名？宋三世无大夫，三世内娶也。戊子，晋人及秦人战于令狐。晋先眛以师奔秦。此偏战也，何以不言师败绩？敌也。此晋先眛也，其称人何？贬。曷为贬？外也。其外奈何？以师外也。何以不言出？遂在外也。狄侵我西鄙。

秋八月，公会诸侯、晋大夫盟于扈。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诸侯不可使与公盟，眣晋大夫使与公盟也。

冬，徐伐莒。公孙敖如莒莅盟。

文公八年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会晋赵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会伊雒戎，盟于暴。公孙敖如京师，不至复，丙戌奔莒。不至复者何？不至复者，内辞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则其言如京师何？遂公意也。何以不言出？遂在外也。螽。宋人杀其大夫司马。宋司城来奔。司马者何？司城者何？皆官举也。曷为皆官举？宋三世无大夫，三世内娶也。

文公九年

九年春，毛伯来求金。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称使？当丧未君也。逾年矣，何以谓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称王也。未称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诸侯之逾年即位，亦知天子之逾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后称王，亦知诸侯于其封内三年称子也，逾年称公矣。则曷为于其封内三年称子？缘民臣之心，不可一日无君；缘终始之义，一年不二君，不可旷年无君；缘孝子之心，则三年不忍当也。毛伯来求金，何以书？讥。何讥尔？王者无求，求金非礼也。然则是王者与？曰："非也。"非王者则曷为谓之王者？王者无求，曰："是子也。继文王之体，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无求而求，故讥之也。"夫人姜氏如齐。

二月，叔孙得臣如京师。辛丑，葬襄王。王者不书葬，此何以书？不及时，书；过时，书；我有往者，则书。晋人杀其大夫先都。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齐。晋人杀其大夫士縠及箕郑父。楚人伐郑。公子遂会晋人、宋人、卫人、许人救郑。

夏，狄侵齐。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地震者何？动地也。何以书？记异也。

冬，楚子使椒来聘。椒者何？楚大夫也。楚无大夫，此何以

书？始有大夫也。始有大夫，则何以不氏？许夷狄者不一而足也。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襚。其言僖公、成风何？兼之；兼之非礼也。曷为不言及成风？成风尊也。葬曹共公。

文公十年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孙辰卒。

夏，秦伐晋。楚杀其大夫宜申。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及苏子盟于女栗。

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屈貉。

文公十一年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圈。

夏，叔彭生会晋郤缺于承匡。

秋，曹伯来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齐。

冬十月甲午，叔孙得臣败狄于咸。狄者何？长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齐，一者之鲁，一者之晋。其之齐者，王子成父杀之。其之鲁者，叔孙得臣杀之；则未知其之晋者也。其言败何？大之也；其日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何以书？记异也。

文公十二年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盛伯来奔。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辞也。杞伯来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此未适人，何以卒？许嫁矣。妇人许嫁，字而笄之，死则以成人之丧治之。其称子何？贵也。其贵奈何？母弟也。

夏，楚人围巢。

秋，滕子来朝。秦伯使遂来聘。遂者何？秦大夫也。秦无大

夫，此何以书？贤缪公也。何贤乎缪公？以为能变也。其为能变奈何？惟諓諓善竫言。俾君子易怠，而况乎我多有之！惟一介断断焉无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难也。

冬十有二月戊午，晋人、秦人战于河曲。此偏战也，何以不言师败绩？敌也。曷为以水地？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季孙行父帅师，城诸及运。

文公十三年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陈侯朔卒。邾娄子蘧篨卒。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世室屋坏。世室者何？鲁公之庙也。周公称大庙，鲁公称世室，群公称宫。此鲁公之庙也，曷为谓之世室？世室，犹世室也，世世不毁也。周公何以称大庙于鲁？封鲁公以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鲁拜乎后，曰："生以养周公，死以为周公主。"然则周公之鲁乎？曰："不之鲁也。封鲁公以为周公主。"然则周公曷为不之鲁？欲天下之一乎周也。鲁祭周公，何以为牲？周公用白牲，鲁公用骍犅，群公不毛。鲁祭周公，何以为盛？周公盛，鲁公焘，群公廪。世室屋坏，何以书？讥。何讥尔？久不修也。

冬，公如晋。卫侯会于沓。狄侵卫。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晋侯盟。还自晋。郑伯会公于斐。还者何？善辞也。何善尔？往党，卫侯会公于沓，至得与晋侯盟。反党，郑伯会公于斐，故善之也。

文公十四年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晋。邾娄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帅师伐邾娄。

夏五月乙亥，齐侯潘卒。六月，公会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晋赵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孛者何？彗星也。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也。何以书？记异也。公至自会。晋人纳接菑于邾娄，弗克纳。纳者何？入辞也。其言弗克纳何？大其弗克纳也。何大乎其弗克纳？晋郤缺帅师革车八百乘，以纳接菑于邾娄，力沛若有余而纳之。邾娄人言曰："接菑，晋出也；貜且，齐出也。子以其指，则接菑也四，貜且也六。子以大国压之，则未知齐、晋孰有之也。贵则皆贵矣。虽然，貜且也长。"郤缺曰："非吾力不能纳也，义实不尔克也。"引师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纳也。此晋郤缺也，其称人何？贬。曷为贬？不与大夫与废置君也。曷为不与？实与而文不与。文曷为不与？大夫之义，不得专废置君也。

九月甲申，公孙敖卒于齐。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此未逾年之君也，其言弑其君舍何？己立之，己杀之，成死者而贱生者也。宋子哀来奔。宋子哀者何？无闻焉尔。

冬，单伯如齐，齐人执单伯，齐人执子叔姬。执者曷为或称行人？或不称行人？称行人而执者，以其事执也。不称行人而执者，以己执也。单伯之罪何？道淫也。恶乎淫？淫乎子叔姬。然则曷为不言齐人执单伯及子叔姬？内辞也，使若异罪然。

文公十五年

十有五年春，季孙行父如晋。三月，宋司马华孙来盟。

夏，曹伯来朝。齐人归公孙敖之丧。何以不言来？内辞也。胁我而归之，笋将而来也。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单伯至自齐。晋郤缺帅师伐蔡，戊申，入蔡。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其日何？至之日也。

秋，齐人侵我西鄙。季孙行父如晋。

冬十有一月，诸侯盟于扈。十有二月，齐人来归子叔姬。其言来何？闵之也。此有罪，何闵尔？父母之于子，虽有罪，犹若其不欲服罪然。齐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郛者何？恢郭也。入郛书乎？曰不书。入郛不书，此何以书？动我也。动我者何？内辞也，其实我动焉尔。

文公十六年

十有六年春，季孙行父会齐侯于阳谷，齐侯弗及盟。其言弗及盟何？不见与盟也。

夏五月，公四不视朔。公曷为四不视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视朔？自是公无疾不视朔也。然则曷为不言公无疾不视朔？有疾犹可言也，无疾不可言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齐侯盟于犀丘。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毁泉台。泉台者何？郎台也。郎台则曷为谓之泉台？未成为郎台，既成为泉台。毁泉台何以书？讥。何讥尔？筑之讥，毁之讥。先祖为之，己毁之，不如勿居而已矣。楚人、秦人、巴人灭庸。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处臼。弑君者曷为或称名氏？或不称名氏？大夫弑君称名氏，贱者穷诸人；大夫相杀称人，贱者穷诸盗。

文公十七年

十有七年春，晋人、卫人、陈人、郑人伐宋。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圣姜。圣姜者何？文公之母也。齐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齐侯盟于谷。诸侯会于扈。

秋，公至自谷。公子遂如齐。

文公十八年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台下。秦伯䓨卒。

夏五月戊戌，齐人弑其君商人。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孙得臣如齐。

冬十月，子卒。子卒者孰谓？谓子赤也。何以不日？隐之也。何隐尔？弑也。弑则何以不日？不忍言也。夫人姜氏归于齐。季孙行父如齐。莒弑其君庶其。称国以弑何？称国以弑者，众弑君之辞。

宣　公

宣公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继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其意也。公子遂如齐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遂何以不称公子？一事而再见者，卒名也。夫人何以不称姜氏？贬。曷为贬？讥丧娶也。丧娶者公也，则曷为贬夫人？内无贬于公之道也。内无贬于公之道，则曷为贬夫人？夫人与公一体也。其称妇何？有姑之辞也。

夏，季孙行父如齐。晋放其大夫胥甲父于卫。放之者何？犹曰无去是云尔。然则何言尔？近正也。此其为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古者臣有大丧，则君三年不呼其门。已练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

非也，臣行之礼也。闵子要绖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盖善之也。公会齐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齐。

六月，齐人取济西田。外取邑不书，此何以书？所以赂齐也。曷为赂齐？为弑子赤之赂也。

秋，邾娄子来朝。楚子、郑人侵陈，遂侵宋。晋赵盾帅师救陈。宋公、陈侯、卫侯、曹伯会晋师于斐林，伐郑。此晋赵盾之师也。曷为不言赵盾之师？君不会大夫之辞也。

冬，晋赵穿帅师侵柳。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曷为不系乎周？不与伐天子也。晋人、宋人伐郑。

宣公二年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华元帅师及郑公子归生帅师战于大棘，宋师败绩，获宋华元。秦师伐晋。

夏，晋人、宋人、卫人、陈人侵郑。

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獆。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宣公三年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伤，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犹三望。其言之何？缓也。曷为不复卜？养牲养二卜。帝牲不吉，则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涤三月，于稷者唯具是视。郊则曷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则曷为必以其祖配？自内出者，无匹不行；自外至者，无主不止。葬匡王。楚子伐贲浑戎。

夏，楚人侵郑。

秋，赤狄侵齐。宋师围曹。

冬十月丙戌，郑伯兰卒。葬郑缪公。

宣公四年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齐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此平莒也，其言不肯何？辞取向也。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赤狄侵齐。

秋，公如齐。公至自齐。

冬，楚子伐郑。

宣公五年

五年春，公如齐。

夏，公至自齐。

秋九月，齐高固来逆子叔姬。叔孙得臣卒。

冬，齐高固及子叔姬来。何言乎高固之来？言叔姬之来而不言高固之来，则不可。子公羊子曰："其诸为其双双而俱至者与？"楚人伐郑。

宣公六年

六年春，晋赵盾、卫孙免侵陈。赵盾弑君，此其复见何？亲弑君者，赵穿也。亲弑君者赵穿，则曷为加之赵盾？不讨贼也。何以谓之不讨贼？晋史书贼曰："晋赵盾弑其君夷獋。"赵盾曰："天乎，无辜！吾不弑君，谁谓吾弑君者乎？"史曰："尔为仁为义，人弑尔君，而复国不讨贼，此非弑君如何？"赵盾之复国奈何？灵公为无道，使诸大夫皆内朝，然后处乎台上，引弹而弹之，已趋而辟丸，是乐而已矣。赵盾已朝而出，与诸大夫立于朝，有人荷畚，自闺而出者。赵盾曰："彼何也，夫畚曷为出乎闺？"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视之则就而视之。"赵盾就而视之，则赫然死人也。

赵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摮而杀之，支解将使我弃之。"赵盾曰："嘻！"趋而人。灵公望见赵盾，愬而再拜。赵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趋而出，灵公心怍焉，欲杀之。于是使勇士某者往杀之，勇士人其大门，则无人门焉者；人其闺，则无人闺焉者；上其堂，则无人焉。俯而窥其户，方食鱼飧。勇士曰："嘻！子诚仁人也！吾人子之大门，则无人焉；人子之闺，则无人焉；上子之堂，则无人焉；是子之易也。子为晋国重卿而食鱼飧，是子之俭也。君将使我杀子，吾不忍杀子也。虽然，吾亦不可复见吾君矣！"遂刎颈而死。灵公闻之怒，滋欲杀之甚，众莫可使往者。于是伏甲于宫中，召赵盾而食之。赵盾之车右祁弥明者，国之力士也，仡然从乎赵盾而人，放乎堂下而立。赵盾已食，灵公谓盾曰："吾闻子之剑盖利剑也，子以示我，吾将观焉。"赵盾起，将进剑，祁弥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饱则出，何故拔剑于君所？"赵盾知之，躇阶而走。灵公有周狗，谓之獒，呼獒而属之，獒亦躇阶而从之。祁弥明逆而踆之，绝其颔。赵盾顾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然而宫中甲鼓而起，有起于甲中者，抱赵盾而乘之。赵盾顾曰："吾何以得此于子？"曰："子某时所食，活我于暴桑下者也。"赵盾曰："子名为谁？"曰："吾君孰为介？子之乘矣，何问吾名？"赵盾驱而出，众无留之者。赵穿缘民众不说，起弑灵公，然后迎起盾而人，与之立于朝，而立成公黑臀。

夏四月。

秋八月，螺。

冬十月。

宣公七年

七年春，卫侯使孙良夫来盟。

夏，公会齐侯伐莱。

秋，公至自伐莱。大旱。

冬，公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于黑壤。

宣公八年

八年春，公至自会。

夏六月，公子遂如齐，至黄乃复。其言至黄乃复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复？讥。何讥尔？大夫以君命出，闻丧，徐行而不反。辛巳，有事于太庙。仲遂卒于垂。仲遂者何？公子遂也。何以不称公子？贬。曷为贬？为弑子赤贬。然则曷为不于其弑焉贬？于文则无罪，于子则无年。壬午，犹绎。《万》入去籥。绎者何？祭之明日也。《万》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其言《万》入去籥何？去其有声者，废其无声者，存其心焉尔。存其心焉尔者何？知其不可而为之也。犹者何？通可以已也。戊子，夫人熊氏薨。晋师、白狄伐秦。楚人灭舒、蓼。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顷熊。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顷熊者何？宣公之母也。而者何？难也。乃者何？难也。曷为或言而，或言乃？乃难乎而也。城平阳。楚师伐陈。

宣公九年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齐。公至自齐。

夏，仲孙蔑如京师。齐侯伐莱。

秋，取根牟。根牟者何？邾娄之邑也。曷为不系乎邾娄？讳亟也。

八月，滕子卒。

九月，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会于扈。晋荀林父帅师伐陈。辛酉，晋侯黑臀卒于扈。扈者何？晋之邑也。诸侯卒其

封内不地，此何以地？卒于会，故地也。未出其地，故不言会也。

冬十月癸酉，卫侯郑卒。宋人围滕。楚子伐郑。晋郤缺帅师救郑。陈杀其大夫泄冶。

宣公十年

十年春，公如齐。公至自齐。齐人归我济西田。齐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绝于我也。曷为未绝于我？齐已言取之矣，其实未之齐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己巳，齐侯元卒。齐崔氏出奔卫。崔氏者何？齐大夫也。其称崔氏何？贬。曷为贬？讥世卿，世卿非礼也。公如齐。五月，公至自齐。癸巳，陈夏征舒弑其君平国。

六月，宋师伐滕。公孙归父如齐，葬齐惠公。晋人、宋人、卫人、曹人伐郑。

秋，天王使王季子来聘。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称王季子何？贵也。其贵奈何？母弟也。公孙归父帅师伐邾娄，取蘱。大水。季孙行父如齐。

冬，公孙归父如齐。齐侯使国佐来聘。饥。何以书？以重书也。楚子伐郑。

宣公十一年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陈侯、郑伯盟于辰陵。公孙归父会齐人伐莒。

秋，晋侯会狄于檟函。

冬十月，楚人杀陈夏征舒。此楚子也，其称人何？贬。曷为贬？不与外讨也。不与外讨者，因其讨乎外而不与也，虽内讨亦不与也。曷为不与？实与而文不与。文曷为不与？诸侯之义不得专讨也。诸侯之义不得专讨，则其曰实与之何？上无天子，下无

方伯，天下诸侯有为无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讨之，则讨之可也。丁亥，楚子入陈，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此皆大夫也，其言纳何？纳公党与也。

宣公十二年

十有二年春，葬陈灵公。讨此贼者，非臣子也，何以书葬？君子辞也。楚已讨之矣，臣子虽欲讨之而无所讨也。楚子围郑。

夏六月乙卯，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邲，晋师败绩。大夫不敌君，此其称名氏以敌楚子何？不与晋而与楚子为礼也。曷为不与晋而与楚子为礼也？庄王伐郑，胜乎皇门，放乎路衢。郑伯肉袒，左执茅旌，右执鸾刀，以逆庄王，曰："寡人无良，边垂之臣，以干天祸，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君如矜此丧人，锡之不毛之地，使帅一二耋老而绥焉，请唯君王之命。"庄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为言，是以使寡人得见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庄王亲自手旌，左右㧑军退舍七里。将军子重谏曰："南郢之与郑，相去数千里，诸大夫死者数人，厮役扈养，死者数百人。今君胜郑而不有，无乃失民臣之力乎？"庄王曰："古者杅不穿，皮不蠹，则不出于四方。是以君子笃于礼而薄于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从，不赦不详，吾以不详道民，灾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则晋师之救郑者至，曰："请战。"庄王许诺。将军子重谏曰："晋，大国也，王师淹病矣，君请勿许也。"庄王曰："弱者吾威之，强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无以立乎天下！"令之还师而逆晋寇。庄王鼓之，晋师大败，晋众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庄王曰："嘻！吾两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还师而佚晋寇。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灭萧。晋人、宋人、卫人、曹人同盟于清丘。宋师伐陈。卫人救陈。

宣公十三年

十有三年春，齐师伐卫。

夏，楚子伐宋。

秋，螽。

冬，晋杀其大夫先縠。

宣公十四年

十有四年春，卫杀其大夫孔达。

夏五月壬申，曹伯寿卒。晋侯伐郑。

秋九月，楚子围宋。葬曹文公。

冬，公孙归父会齐侯于谷。

宣公十五年

十有五年春，公孙归父会楚子于宋。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外平不书。此何以书？大其平乎已也。何大乎其平乎已？庄王围宋，军有七日之粮尔，尽此不胜，将去而归尔。于是使司马子反乘堙而窥宋城。宋华元亦乘堙而出，见之。司马子反曰："子之国何如？"华元曰："惫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马子反曰："嘻！甚矣惫！虽然，吾闻之也，围者柑马而秣之，使肥者应客，是何子之情也？"华元曰："吾闻之，君子见人之厄则矜之，小人见人之厄则幸之。吾见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马子反曰："诺，勉之矣！吾军亦有七日之粮尔，尽此不胜，将去而归尔。"揖而去之，反于庄王。庄王曰："何如？"司马子反曰："惫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庄王曰："嘻！甚矣惫！虽然，吾今取此然后而归尔。"司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军有七日

之粮尔。"庄王怒，曰："吾使子往视之，子曷为告之？"司马子反曰："以区区之宋，犹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无乎？是以告之也。"庄王曰："诺。舍而止。虽然，吾犹取此然后归尔。"司马子反曰："然则君请处于此，臣请归尔。"庄王曰："子去我而归，吾孰与处于此？吾亦从子而归尔。"引师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此皆大夫也，其称人何？贬。曷为贬？平者在下也。

六月癸卯，晋师灭赤狄潞氏，以潞子婴儿归。潞何以称子？潞子之为善也，躬足以亡尔。虽然，君子不可不记也。离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国，晋师伐之，中国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秦人伐晋。王札子杀召伯、毛伯。王札子者何？长庶之号也。

秋，螽。仲孙蔑会齐高固于牟娄。初税亩。初者何？始也。税亩者何？履亩而税也。初税亩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履亩而税也。何讥乎始履亩而税？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颂声作矣。

冬，蝝生。未有言蝝生者，此其言蝝生何？蝝生不书，此何以书？幸之也。幸之者何？犹曰受之云尔。受之云尔者何？上变古易常，应是而有天灾，其诸则宜于此焉变矣。饥。

宣公十六年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晋人灭赤狄甲氏及留吁。

夏，成周宣谢灾。成周者何？东周也。宣谢者何？宣宫之谢也。何言乎成周宣谢灾？乐器藏焉尔。成周宣谢灾何以书？记灾也。外灾不书，此何以书？新周也。

秋，郯伯姬来归。

冬，大有年。

宣公十七年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许男锡我卒。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许昭公。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己未，公会晋侯、卫侯、曹伯、邾娄子，同盟于断道。

秋，公至自会。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宣公十八年

十有八年春，晋侯、卫世子臧伐齐。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娄人戕鄫子于鄫.戕鄫子于鄫者何？残贼而杀之也。甲戌，楚子旅卒。何以不书葬？吴、楚之君不书葬，辟其号也。公孙归父如晋。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寝。归父还自晋，至柽，遂奔齐。还者何？善辞也。何善尔？归父使于晋，还自晋，至柽，闻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乎介，自是走之齐。

成　　公

成公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无冰。

三月，作丘甲。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丘使也。

夏，臧孙许及晋侯盟于赤棘。

秋，王师败绩于贸戎。孰败之？盖晋败之，或曰贸戎败之。然则曷为不言晋败之？王者无敌，莫敢当也。

冬十月。

成公二年

二年春，齐侯伐我北鄙。

夏四月丙戌，卫孙良夫帅师及齐师战于新筑，卫师败绩。

六月癸酉，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帅师，会晋郤克、卫孙良夫、曹公子手及齐侯战于鞌，齐师败绩。曹无大夫，公子手何以书？忧内也。

秋七月，齐侯使国佐如师。己酉，及国佐盟于袁娄。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获也。其佚获奈何？师还齐侯，晋郤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马前。逢丑父者，顷公之车右也，面目与顷公相似，衣服与顷公相似，代顷公当左。使顷公取饮，顷公操饮而至，曰："革取清者。"顷公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吾赖社稷之神灵，吾君已免矣。"郤克曰："欺三军者，其法奈何？"曰："法斫。"于是斫逢丑父。己酉，及齐国佐盟于袁娄。曷为不盟于师而盟于袁娄？前此者，晋郤克与臧孙许同时而聘于齐。萧同侄子者，齐君之母也，踊于棓而窥客，则客或跛或眇，于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二大夫出，相与踦闾而语，移日然后相去。齐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夫归，相与率师为鞌之战，齐师大败。齐侯使国佐如师，郤克曰："与我纪侯之甗，反鲁、卫之侵地，使耕者东亩，且以萧同侄子为质，则吾舍子矣。"国佐曰："与我纪侯之甗，请诺；反鲁、卫之侵地，请诺。使耕者东亩，是则土齐也。萧同侄子者，齐君之母也，齐君之母，犹晋君之母也，不可。请战。一战不胜，请再；再战不胜，请三；三战不胜，则齐国尽子之有也，何必以萧同侄子为质？"揖而去之。

郤克眣鲁、卫大使，使以其辞而为之请，然后许之。逮于袁娄而与之盟。

八月壬午，宋公鲍卒。庚寅，卫侯遬卒。取汶阳田。汶阳田者何？鞌之赂也。

冬，楚师、郑师侵卫。

十有一月，公会楚公子婴齐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陈人、卫人、郑人、齐人、曹人、邾娄人、薛人、鄫人盟于蜀。此楚公子婴齐也，其称人何？得一贬焉尔。

成公三年

三年春，王正月，公会晋侯、宋公、卫侯、曹伯伐郑。辛亥，葬卫缪公。

二月，公至自伐郑。甲子，新宫灾，三日哭。新宫者何？宣公之宫也。宣宫则曷为谓之新宫？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庙灾三日哭，礼也。新宫灾，何以书？记灾也。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晋。郑公子去疾率师伐许。公至自晋。

秋，叔孙侨如率师围棘。棘者何？汶阳之不服邑也。其言围之何？不听也。大雩。晋郤克、卫孙良夫伐将咎如。

冬十有一月，晋侯使荀庚来聘。卫侯使孙良夫来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孙良夫盟，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寻旧盟也。郑伐许。

成公四年

四年春，宋公使华元来聘。

三月壬申，郑伯坚卒。杞伯来朝。

夏四月甲寅，臧孙许卒。公如晋。葬郑襄公。

秋，公至自晋。

冬，城运。郑伯伐许。

成公五年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来归。仲孙蔑如宋。

夏，叔孙侨如会晋荀秀于谷。梁山崩。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大也。何大尔？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沵。外异不书，此何以书？为天下记异也。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己丑，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邾娄子、杞伯同盟于虫牢。

成公六年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会。

二月辛巳，立武宫。武宫者何？武公之宫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宫，非礼也。取鄟。鄟者何？邾娄之邑也。曷为不系于邾娄？讳亟也。卫孙良夫率师侵宋。

夏六月，邾娄子来朝。公孙婴齐如晋。壬申，郑伯费卒。

秋，仲孙蔑、叔孙侨如率师侵宋。楚公子婴齐率师伐郑。

冬，季孙行父如晋。晋栾书率师侵郑。

成公七年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吴伐郯。

夏五月，曹伯来朝。不郊，犹三望。

秋，楚公子婴齐率师伐郑。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娄子、杞伯救郑。八月戊辰，同盟于马陵。公至自会。吴入州来。

冬，大雩。卫孙林父出奔晋。

成公八年

八年春，晋侯使韩穿来言汶阳之田，归之于齐。来言者何？内辞也，胁我，使我归之也。曷为使我归之？鞌之战，齐师大败，齐侯归，吊死视疾，七年不饮酒、不食肉。晋侯闻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饮酒、不食肉，请皆反其所取侵地。"晋栾书帅师侵蔡。公孙婴齐如莒。宋公使华元来聘。

夏，宋公使公孙寿来纳币。纳币不书，此何以书？录伯姬也。晋杀其大夫赵同、赵括。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来锡公命。其称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余皆通矣。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晋侯使士燮来聘。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人、邾娄人伐郯。卫人来媵。媵不书，此何以书？录伯姬也。

成公九年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来逆叔姬之丧以归。杞伯曷为来逆叔姬之丧以归？内辞也，胁而归之也。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公至自会。

二月，伯姬归于宋。

夏，季孙行父如宋致女。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录伯姬也。晋人来媵。媵不书，此何以书？录伯姬也。

秋七月丙子，齐侯无野卒。晋人执郑伯。晋栾书帅师伐郑。

冬十有一月，葬齐顷公。楚公子婴齐帅师伐莒。庚申，莒溃。楚人人运。秦人、白狄伐晋。郑人围许。城中城。

成公十年

十年春，卫侯之弟黑背率师侵郑。

夏四月，五卜郊，不从，乃不郊。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

五月，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伐郑。齐人来媵，媵不书，此何以书？录伯姬也。三国来媵，非礼也，曷为皆以录伯姬之辞言之？妇人以众多为侈也。丙午，晋侯獳卒。

秋七月，公如晋。

成公十一年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晋。晋侯使郤州来聘。己丑，及郤州盟。

夏，季孙行父如晋。

秋，叔孙侨如如齐。

冬十月。

成公十二年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晋。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无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

夏，公会晋侯、卫侯于沙泽。

秋，晋人败狄于交刚。

冬十月。

成公十三年

十有三年春，晋侯使郤锜来乞师。三月，公如京师。

夏五月，公自京师遂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

伯、邾娄人、滕人伐秦。其言自京师何？公凿行也。公凿行奈何？不敢过天子也。曹伯庐卒于师。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冬，葬曹宣公。

成公十四年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卫孙林父自晋归于卫。

秋，叔孙侨如如齐逆女。郑公子喜率师伐许。九月，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

冬十月庚寅，卫侯臧卒。秦伯卒。

成公十五年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卫定公。

三月乙巳，仲婴齐卒。仲婴齐者何？公孙婴齐也。公孙婴齐则曷为谓之仲婴齐？为兄后也。为兄后，则曷为谓之仲婴齐？为人后者，为之子也。为人后者为其子，则其称仲何？孙以王父字为氏也。然则婴齐孰后？后归父也。归父使于晋而未反，何以后之？叔仲惠伯傅子赤者也，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谓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愿与子虑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与谋，退而杀叔仲惠伯，弑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公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诸大夫而问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为之？"诸大夫皆杂然曰："仲氏也，其然乎？"于是遣归父之家，然后哭君，归父使乎晋，还自晋，至柽，闻君薨家遣，埠帷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齐。鲁人徐伤归父之无后也，于是使婴齐后之也。癸丑，公

会晋侯、卫侯、郑伯、曹伯、宋世子成、齐国佐、邾娄人同盟于戚。晋侯执曹伯归之于京师。公至自会。

夏六月，宋公固卒。楚子伐郑。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宋华元出奔晋。宋华元自晋归于宋。宋杀其大夫山。宋鱼石出奔楚。

冬十有一月，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鳅、邾娄人会吴于钟离。曷为殊会吴？外吴也。曷为外也？《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许迁于叶。

成公十六年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何以书？记异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郑公子喜帅师侵宋。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晋侯使栾黡来乞师。甲午晦。晦者何？冥也。何以书？记异也。晋侯及楚子、郑伯战于鄢陵，楚子、郑师败绩。败者称师，楚何以不称师？王痍也。王痍者何？伤乎矢也。然则何以不言师败绩？末言尔。楚杀其大夫公子侧。

秋，公会晋侯、齐侯、卫侯、宋华元、邾娄人于沙随。不见公，公至自会。不见公者何？公不见见也。公不见见，大夫执。何以致会？不耻也。曷为不耻？公幼也。公会尹子、晋侯、齐国佐、邾娄人伐郑。曹伯归自京师。执而归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复归于曹何？易也。其易奈何？公子喜时在内也。公子喜时在内，则何以易？公子喜时者，仁人也，内平其国而待之，外治诸京师而免之。其言自京师何？言甚易也，舍是无难矣。

九月，晋人执季孙行父，舍之于招丘。执未可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悕矣。执未有言仁之者，此其言

人之何？代公执也。其代公执奈何？前此者，晋人来乞师而不与，公会晋侯将执公，季孙行父曰："此臣之罪也。"于是执季孙行父。成公将会厉公，会不当期，将执公。季孙行父曰："臣有罪，执其君；子有罪，执其父；此听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执臣之君，吾恐听失之为宗庙羞也。"于是执季孙行父。

冬十月乙亥，叔孙侨如出奔齐。

十有二月乙丑，季孙行父及晋郤州盟于扈。

公至自会。乙酉，刺公子偃。

成公十七年

十有七年春，卫北宫结率师侵郑。

夏，公会尹子、单子、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邾娄人伐郑。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秋，公至自会。齐高无咎出奔莒。

九月辛丑，用郊。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则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或曰用，然后郊。晋侯使荀䓨来乞师。

冬，公会单子、晋侯、宋公、卫侯、曹伯、齐人、邾娄人伐郑。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郑。壬申，公孙婴齐卒于貍轸。非此月日也，曷为以此月日卒之？待君命然后卒大夫。曷为待君命然后卒大夫？前此者，婴齐走之晋，公会晋侯，将执公。婴齐为公请，公许之，反为大夫，归，至于貍轸而卒。无君命，不敢卒大夫，公至，曰："吾固许之，反为大夫。"然后卒之。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娄子貜且卒。晋杀其大夫郤锜、郤州、郤至。楚人灭舒庸。

成公十八年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晋杀其大夫胥童。庚申，晋弑其君州蒲。齐杀其大夫国佐。公如晋。

夏，楚子、郑伯伐宋。宋鱼石复入于彭城。公至自晋。晋侯使士匄来聘。

秋，杞伯来朝。八月，邾娄子来朝。筑鹿囿。何以书？讥。何讥尔？有囿矣，又为也。己丑，公薨于路寝。

冬，楚人、郑人侵宋。晋侯使士彭来乞师。

十有二月，仲孙蔑会晋侯、宋公、卫侯、邾娄子、齐崔杼同盟于虚朾。丁未，葬我君成公。

襄　　公

襄公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仲孙蔑会晋栾黡、宋华元、卫宁殖、曹人、莒人、邾娄人、滕人、薛人围宋彭城。宋华元曷为与诸侯围宋彭城？为宋诛也。其为宋诛奈何？鱼石走之楚，楚为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鱼石。鱼石之罪奈何？以入是为罪也。楚已取之矣，曷为系之宋？不与诸侯专封也。

夏，晋韩屈帅师伐郑。仲孙蔑会齐崔杼、曹人、邾娄人、杞人次于合。

秋，楚公子壬夫帅师侵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娄子来朝。

冬，卫侯使公孙剽来聘。晋侯使荀罃来聘。

襄公二年

二年春，王正月，葬简王。郑师伐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郑伯睔卒。晋师、宋师、卫宁殖侵郑。

秋七月，仲孙蔑会晋荀䓨、宋华元、卫孙林父、曹人、邾娄人于戚。己丑，葬我小君齐姜。齐姜者何？齐姜与缪姜，则未知其为宣夫人与？成夫人与？叔孙豹如宋。

冬，仲孙蔑会晋荀䓨、齐崔杼、宋华元、卫孙林父、曹人、邾娄人、滕人、薛人、小邾娄人于戚，遂城虎牢。虎牢者何？郑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则曷为不言取之？为中国讳也。曷为为中国讳？讳伐丧也。曷为不系乎郑？为中国讳也。大夫无遂事，此其言遂何？归恶乎大夫也。楚杀其大夫公子申。

襄公三年

三年春，楚公子婴齐帅师伐吴。公如晋。

夏四月壬戌，公及晋侯盟于长樗。公至自晋。

六月，公会单子、晋侯、宋公、卫侯、郑伯、莒子、邾娄子、齐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鸡泽。陈侯使袁侨如会。其言如会何？后会也。戊寅，叔孙豹及诸侯之大夫及陈袁侨盟。曷为殊及陈袁侨？为其与袁侨盟也。

秋，公至自会。

冬，晋荀䓨帅师伐许。

襄公四年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陈侯午卒。

夏，叔孙豹如晋。

秋七月戊子，夫人弋氏薨。葬陈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弋。定弋者，襄公之母也。

冬，公如晋。陈人围顿。

襄公五年

五年春，公至自晋。

夏，郑伯使公子发来聘。叔孙豹、鄫世子巫如晋。外相如不书，此何以书？为叔孙豹率而与之俱也。叔孙豹则曷为率而与之俱？盖舅出也。莒将灭之，故相与往殆乎晋也。莒将灭之，则曷为相与往殆乎晋？取后乎莒也。其取后乎莒奈何？莒女有为鄫夫人者，盖欲立其出也。仲孙蔑、卫孙林父会吴于善稻。

秋，大雩。楚杀其大夫公子壬夫。公会晋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娄子、滕子、薛伯、齐世子光、吴人、鄫人于戚。吴何以称人？吴、鄫人云则不辞。公至自会。

冬，戍陈。孰戍之？诸侯戍之。曷为不言诸侯戍之？离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楚公子贞帅师伐陈。公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娄子、滕子、薛伯、齐世子光救陈。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陈。辛未，季孙行父卒。

襄公六年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华弱来奔。

秋，葬杞桓公。滕子来朝。莒人灭鄫。

冬，叔孙豹如邾娄。季孙宿如晋。

十有二月，齐侯灭莱。曷为不言莱君出奔？国灭君死之，正也。

襄公七年

七年春，郯子来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从，乃免牲。小邾娄子来朝。城费。

秋，季孙宿如卫。八月螺。

冬十月，卫侯使孙林父来聘。壬戌，及孙林父盟。楚公子贞帅师围陈。

十有二月，公会晋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莒子、邾娄子于鄬。郑伯髡原如会，未见诸侯，丙戌，卒于操。操者何？郑之邑也。诸侯卒其封内不地，此何以地？隐之也。何隐尔？弑也。孰弑之？其大夫弑之。曷为不言其大夫弑之？为中国讳也。曷为为中国讳？郑伯将会诸侯于鄬，其大夫谏曰："中国不足归也，则不若与楚。"郑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国为义，则伐我丧，以中国为强，则不若楚。"于是弑之。郑伯髡原何以名？伤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未见诸侯，其言如会何？致其意也。陈侯逃归。

襄公八年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晋。

夏，葬郑僖公。贼未讨，何以书葬？为中国讳也。郑人侵蔡，获蔡公子燮。此侵也，其言获何？侵而言获者，适得之也。季孙宿会晋侯、郑伯、齐人、宋人、卫人、邾娄人于邢丘。公至自晋。莒人伐我东鄙。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贞帅师伐郑。晋侯使士匄来聘。

襄公九年

九年春，宋火。曷为或言灾，或言火？大者曰灾，小者曰火。然则内何以不言火？内不言火者，甚之也。何以书？记灾也。外灾不书，此何以书？为王者之后记灾也。

夏，季孙宿如晋。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缪姜。

冬，公会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娄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娄子、齐世子光伐郑。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戏。楚子伐郑。

襄公十年

十年春，公会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娄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娄子、齐世子光，会吴于柤。

夏五月甲午，遂灭偪阳。公至自会。

楚公子贞，郑公孙辄帅师伐宋。晋师伐秦。

秋，莒人伐我东鄙。公会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娄子、齐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娄子伐郑。

冬，盗杀郑公子斐、公子发、公孙辄。戍郑虎牢。孰戍之？诸侯戍之。曷为不言诸侯戍之？离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诸侯已取之矣，曷为系之郑？诸侯莫之主有，故反系之郑。楚公子贞帅师救郑。公至自伐郑。

襄公十一年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军。三军者何？三卿也。作三军何以书？讥。何讥尔？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

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不郊。郑公孙舍之帅师侵宋。公会晋侯、宋公、卫侯、曹伯、齐世子光、莒子、邾娄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娄子伐郑。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公至自伐郑。楚子、郑伯伐宋。公会晋侯、宋公、卫侯、曹伯、齐世子光、莒子、邾娄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娄子伐郑，会于萧鱼。此伐郑也，其言会于萧鱼何？盖郑与会尔。公至自会。楚人执郑行人良霄。

冬，秦人伐晋。

襄公十二年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东鄙，围台。邑不言围，此其言围何？伐而言围者，取邑之辞也，伐而不言围者，非取邑之辞也。季孙宿帅师救台，遂入运。大夫无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为政尔。

夏，晋侯使士彭来聘。

秋九月，吴子乘卒。

冬，楚公子贞帅师侵宋。公如晋。

襄公十三年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晋。

夏，取诗。诗者何？邾娄之邑也。曷为不系乎邾娄？讳亟也。

秋九月庚辰，楚子审卒。

冬，城防。

襄公十四年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孙宿、叔老会晋士匄、齐人、宋人、卫人、郑公孙囆、曹人、莒人、邾娄人、滕人、薛人、杞人、小

邾娄人，会吴于向。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孙豹会晋荀偃、齐人、宋人、卫北宫结、郑公孙嚂、曹人、莒人、邾娄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娄人伐秦。己未，卫侯衎出奔齐。

莒人侵我东鄙。

秋，楚公子贞帅师伐吴。

冬，季孙宿会晋士匄、宋华阅、卫孙林父、郑公孙嚂、莒人、邾娄人于戚。

襄公十五年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来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刘。刘夏逆王后于齐。刘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刘者何？邑也。其称刘何？以邑氏也。外逆女不书，此何以书？过我也。

夏，齐侯伐我北鄙，围成。公救成，至遇。其言至遇何？不敢进也。季孙宿，叔孙豹帅师城成郛。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邾娄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晋侯周卒。

襄公十六年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晋悼公。

三月，公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娄子、薛伯、杞伯、小邾娄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遍刺天下之大夫也。曷为遍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赘旒然。晋人执莒子、邾娄子以归。齐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会。

五月甲子，地震。叔老会郑伯、晋荀偃、卫宁殖、宋人伐许。

秋，齐侯伐我北鄙，围成。大雩。

冬，叔孙豹如晋。

襄公十七年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娄子瞯卒。宋人伐陈。

夏，卫石买帅师伐曹。

秋，齐侯伐我北鄙，围洮。齐高厚帅师伐我北鄙，围防。

九月，大雩。宋华臣出奔陈。

冬，邾娄人伐我南鄙。

襄公十八年

十有八年春，白狄来。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

夏，晋人执卫行人石买。

秋，齐师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娄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娄子同围齐。曹伯负刍卒于师。楚公子午帅师伐郑。

襄公十九年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诸侯盟于祝阿。晋人执邾娄子。公至自伐齐。此同围齐也，何以致伐？未围齐也。未围齐则其言围齐何？抑齐也。曷为抑齐？为其亟伐也。或曰为其骄蹇，使其世子处乎诸侯之上也。取邾娄田自漷水。其言自漷水何？以漷为竟也。何言乎以为竟？漷移也。季孙宿如晋。葬曹成公。

夏，卫孙林父帅师伐齐。

秋七月辛卯，齐侯瑗卒。晋士匄帅师侵齐，至谷，闻齐侯卒，

乃还。还者何？善辞也。何善尔？大其不伐丧也。此受命乎君而伐齐，则何大乎其不伐丧？大夫以君命出，进退在大夫也。

八月丙辰，仲孙蔑卒。

齐杀其大夫高厚。郑杀其大夫公子喜。

冬，葬齐灵公。城西郛。叔孙豹会晋士匄于柯。城武城。

襄公二十年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孙遬会莒人，盟于向。

夏六月庚申，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娄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娄子盟于澶渊。

秋，公至自会。仲孙遬帅师伐邾娄。蔡杀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陈侯之弟光出奔楚。叔老如齐。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孙宿如宋。

襄公二十一年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晋。邾娄庶其以漆、闾丘来奔。邾娄庶其者何？邾娄大夫也。邾娄无大夫，此何以书？重地也。

夏，公至自晋。

秋，晋栾盈出奔楚。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来朝。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娄子于商任。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襄公二十二年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会。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娄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娄子于沙随。公至自会。楚杀其大夫公子追舒。

襄公二十三年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夏，邾娄鼻我来奔。邾娄鼻我者何？邾娄大夫也。邾娄无大夫，此何以书？以近书也。葬杞孝公。陈杀其大夫庆虎及庆寅。陈侯之弟光自楚归于陈。晋栾盈复入于晋，入于曲沃。曲沃者何？晋之邑也。其言入于晋，入于曲沃何？栾盈将入晋，晋人不纳，由乎曲沃而入也。

秋，齐侯伐卫，遂伐晋。八月，叔孙豹帅师救晋，次于雍渝，曷为先言救而后言次？先通君命也。己卯，仲孙遬卒。

冬十月乙亥，臧孙纥出奔邾娄。晋人杀栾盈。曷为不言杀其大夫？非其大夫也。齐侯袭莒。

襄公二十四年

二十有四年春，叔孙豹如晋。仲孙羯帅师侵齐。

夏，楚子伐吴。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齐崔杼帅师伐莒。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公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娄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娄子于陈仪。

冬，楚子、蔡侯、陈侯、许男伐郑。公至自会。陈鍼宜咎出奔楚。叔孙豹如京师。大饥。

襄公二十五年

二十有五年春，齐崔杼帅师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齐崔杼弑其君光。公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娄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娄子于陈仪。

六月壬子，郑公孙舍之帅师入陈。

秋八月己巳，诸侯同盟于重丘。公至自会。卫侯入于陈仪。陈仪者何？卫之邑也。曷为不言入于卫？谖君以弑也。楚屈建帅师灭舒鸠。

冬，郑公孙囆帅师伐陈。

十有二月，吴子谒伐楚，门于巢，卒。门于巢，卒者何？入门乎巢而卒也。入门乎巢而卒者何？入巢之门而卒也。吴子谒何以名？伤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

襄公二十六年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卫宁喜弑其君剽。

卫孙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卫侯衎复归于卫。此谖君以弑也。其言复归何？恶剽也。曷为恶剽？剽之立，于是未有说也。然则曷为不言剽之立？不言剽之立者，以恶卫侯也。

夏，晋侯使荀吴来聘。公会晋人、郑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渊。

秋，宋公杀其世子痤。晋人执卫宁喜。此执有罪，何以不得为伯讨？不以其罪执之也。

八月壬午，许男宁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陈侯伐郑。葬许灵公。

襄公二十七年

二十有七年春，齐侯使庆封来聘。

夏，叔孙豹会晋赵武、楚屈建、蔡公孙归生、卫石恶、陈孔瑗、郑良霄、许人、曹人于宋。卫杀其大夫宁喜，卫侯之弟鱄出奔晋。卫杀大夫宁喜，则卫侯之弟鱄曷为出奔晋？为杀宁喜出奔也。曷为为杀宁喜出奔？卫宁殖与孙林父逐卫侯而立公孙剽。宁殖病将死，谓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孙氏为之。我即死，女能固纳公乎？"喜曰："诺。"宁殖死，喜立为大夫。使人谓献公曰："黜公者，非宁氏也，孙氏为之。吾欲纳公，何如？"献公曰："子苟纳我，吾请与子盟。"喜曰："无所用盟。请使公子鱄约之。"献公谓公子鱄曰："宁氏将纳我，吾欲与之盟。其言曰：'无所用盟。请使公子鱄约之'。子固为我与之约矣。"公子鱄辞曰："夫负羁絷，执铁锧，从君东西南北，则是臣仆庶孽之事也。若夫约言为信，则非臣仆庶孽之所敢与也。"献公怒，曰："黜我者，非宁氏与孙氏，凡在尔。"公子鱄不得已而与之约。已约，归至，杀宁喜。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将济于河，携其妻子而与之盟，曰："苟有履卫地、食卫粟者，昧雉彼视。"

秋七月辛巳，豹及诸侯之大夫盟于宋。曷为再言豹？殆诸侯也。曷为殆诸侯？为卫石恶在是也，曰：恶人之徒在是矣。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襄公二十八年

二十有八年春，无冰。

夏，卫石恶出奔晋。邾娄子来朝。

秋八月，大雩。仲孙羯如晋。

冬，齐庆封来奔。十有一月，公如楚。十有二月甲寅，天王

崩。乙未，楚子昭卒。

襄公二十九年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庚午，卫侯衎卒。阍弑吴子余祭。阍者何？门人也，刑人也。刑人则曷为谓之阍？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则轻死之道也。仲孙羯会晋荀盈、齐高止、宋华定、卫世叔齐、郑公孙段、曹人、莒人、邾娄人、滕人、薛人、小邾娄人，城杞。晋侯使士鞅来聘。杞子来盟。吴子使札来聘。吴无君无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贤季子也。何贤乎季子？让国也。其让国奈何？谒也，余祭也，夷昧也，与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爱之，同欲立之以为君。谒曰："今若是迮而与季子国，季子犹不受也，请无与子而与弟，弟兄迭为君，而致国乎季子。"皆曰："诺。"故诸为君者，皆轻死为勇，饮食必祝，曰："天苟有吴国，尚速有悔于予身。"故谒也死，余祭也立；余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则国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长庶也，即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尔。阖庐曰："先君之所以不与子国而与弟者，凡为季子故也。将从先君之命与，则国宜之季子者也；如不从先君之命与，则我宜立者也，僚恶得为君乎？"于是使专诸刺僚，而致国乎季子。季子不受，曰："尔弑吾君，吾受尔国，是吾与尔为篡也。尔杀吾兄，吾又杀尔，是父子兄弟相杀终身无已也。"去，之延陵，终身不入吴国。故君子以其不受为义，以其不杀为仁。贤季子则吴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为臣，则宜有君者也。札者何？吴季子之名也。《春秋》贤者不名，此何以名？许夷狄者不壹而足也。季子者，所贤也，曷为不足乎季子？许人臣者必使臣，许人子者必使子也。

秋九月，葬卫献公。齐高止出奔北燕。

冬，仲孙羯如晋。

襄公三十年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颇来聘。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五月甲午，宋灾，伯姬卒。天王杀其弟年夫。王子瑕奔晋。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外夫人不书葬，此何以书？隐之也。何隐尔？宋灾，伯姬卒焉。其称谥何？贤也。何贤尔？宋灾，伯姬存焉，有司复曰："火至矣，请出！"伯姬曰："不可。吾闻之也，妇人夜出，不见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郑良霄出奔许，自许入于郑，郑人杀良霄。

冬十月，葬蔡景公。贼未讨，何以书葬？君子辞也。晋人、齐人、宋人、卫人、郑人、曹人、莒人、邾娄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娄人会于澶渊，宋灾故。宋灾故者何？诸侯会于澶渊，凡为宋灾故也。会未有言其所为者，此言所为何？录伯姬也。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丧，曰：死者不可复生，尔财复矣。此大事也。曷为使微者？卿也。卿则其称人何？贬。曷为贬？卿不得忧诸侯也。

襄公三十一年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宫。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己亥，仲孙羯卒。

冬十月，滕子来会葬。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昭　　公

昭公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叔孙豹会晋赵武、楚公子围、齐国酌、宋向戌、卫石恶、陈公子招、蔡公孙归生、郑轩虎、许人、曹人于漷。此陈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称弟？贬。曷为贬？为杀世子偃师贬，曰：陈侯之弟招，杀陈世子偃师。大夫相杀称人，此共称名氏以杀何？言将自是弑君也。今将尔，词曷为与亲弑者同？君亲无将，将而必诛焉。然则曷为不于其弑焉贬？以亲者弑，然后其罪恶甚，《春秋》不待贬绝而罪恶见者，不贬绝以见罪恶也；贬绝然后罪恶见者，贬绝以见罪恶也。今招之罪已重矣，曷为复贬乎此？著招之有罪也。何著乎招之有罪？言楚之托乎讨招以灭陈也。

三月，取运。运者何？内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听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晋。秦无大夫，此何以书？仕诸晋也。曷为仕诸晋？有千乘之国，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谓之出奔也。

六月丁巳，邾娄子华卒。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原。此大卤也，曷为谓之大原？地物从中国，邑人名从主人。原者何？上平曰原，下平曰隰。

秋，莒去疾自齐入于莒。莒展出奔吴。叔弓帅师疆运田。疆运田者何？与莒为竟也。与莒为竟，则曷为帅师而往？畏莒也。葬邾娄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卷卒。楚公子比出奔晋。

昭公二年

二年春，晋侯使韩起来聘。

夏，叔弓如晋。

秋，郑杀其大夫公孙黑。

冬，公如晋，至河乃复。其方至河乃复何？不敢进也。

季孙宿如晋。

昭公三年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泉卒。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秋，小邾娄子来朝。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北燕伯款出奔齐。

昭公四年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雪。

夏，楚子、蔡侯、陈侯、郑伯、许男、徐子、滕子、顿子、胡子、沈子、小邾娄子、宋世子佐、淮夷会于申。楚人执徐子。

秋七月，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吴，执齐庆封，杀之。此伐吴也，其言执齐封何？为齐诛也。其为齐诛奈何？庆封走之吴，吴封之于防。然则曷为不言伐防？不与诸侯专封也。庆封之罪何？胁齐君而乱齐国也。遂来厉。

九月，取鄫。其言取之何？灭之也。灭之，则其言取之何？内大恶，讳也。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孙豹卒。

昭公五年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军。舍中军者何？复古也。然则曷为不言三卿？五亦有中，三亦有中。楚杀其大夫屈申。公如晋。

夏，莒牟夷以牟娄及防兹来奔。莒牟夷者何？莒大夫也。莒无大夫，此何以书？重地也。其言及防兹来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

秋七月，公至自晋。戊辰，叔弓帅师败莒师于濆泉。濆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涌泉也。秦伯卒。何以不名？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其名何？嫡得之也。

冬，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吴。

昭公六年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葬秦景公。

夏，季孙宿如晋。葬杞文公。宋华合比出奔卫。

秋九月，大雩。楚薳颇帅师伐吴。

冬，叔弓如楚。齐侯伐北燕。

昭公七年

七年春，王正月，暨齐平。三月，公如楚。叔孙舍如齐莅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卫侯恶卒。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孙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卫襄公。

昭公八年

八年春，陈侯之弟招，杀陈世子偃师。

夏四月辛丑，陈侯溺卒。叔弓如晋。楚人执陈行人于征师，杀之。陈公子留出奔郑。

秋，蒐于红。蒐者何？简车徒也。何以书？盖以罕书也。陈人杀其大夫公子过。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师灭陈，执陈公子招，放之于越。杀陈孔瑗。葬陈哀公。

昭公九年

九年春，叔弓会楚子于陈。许迁于夷。

夏四月，陈火。陈已灭矣，其言陈火何？存陈也，曰存陈，悕矣。曷为存陈？灭人之国，执人之罪人，杀人之贼，葬人之君，若是，则陈存悕矣。

秋，仲孙貜如齐。

冬，筑郎囿。

昭公十年

十年春，王正月。

夏，晋栾施来奔。

秋七月，季孙隐如、叔弓、仲孙貜帅师伐莒。戊子，晋侯彪卒。

九月，叔孙舍如晋。葬晋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戌卒。

昭公十一年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诱蔡侯般，杀之于申。楚子虔何以名？绝。曷为绝之？为其诱封也。此讨贼也，虽诱之，则曷为绝之？怀恶而讨不义，君子不予也。楚公子弃疾帅师围蔡。

五月甲申，夫人归氏薨。大蒐于比蒲。大蒐者何？简车徒也。何以书？盖以罕书也。仲孙貜会邾娄子，盟于侵羊。

秋，季孙隐如会晋韩起、齐国酌、宋华亥、卫北宫佗、郑轩虎、曹人、杞人于屈银。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齐归。齐归者何？昭公之母也。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师灭蔡，执蔡世子有以归，用之。此未逾年之君也，其称世子何？不君灵公，不成其子也。不君灵公，则曷为不成其子？诛君之子不立。非怒也，无继也。恶乎用之？用之防也。其用之防奈何？盖以筑防也。

昭公十二年

十有二年春，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侧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尔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则齐桓、晋文，其会则主会者为之也，其词则丘有罪焉耳。"

三月壬申，郑伯嘉卒。

夏，宋公使华定来聘。公如晋，至河乃复。

五月，葬郑简公。楚杀其大夫成然。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整出奔齐。楚子伐徐。晋伐鲜虞。

昭公十三年

十有三年春，叔弓帅师围费。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晋归于楚，弑其君虔于乾溪。此弑其君，其言归何？归无恶于弑立也。归无恶于弑立者何？灵王为无道，作乾溪之台，三年不成，楚公子弃疾胁比而立之。然后令于乾溪之役，曰："比已立矣，后归者不得复其田里。"众罢而去之，灵王经而死。楚公子弃疾弑公子比，比已立矣，其称公子何？其意不当也。其意不当，则曷为加弑焉尔？比之义宜乎效死不立。大夫相杀称人，此其称名氏以弑何？言将自是为君也。

秋，公会刘子、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娄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娄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与盟，晋人执季孙隐如以归。公至自会。公不与盟者何？公不见与盟也。公不见与盟，大夫执，何以致会？不耻也。曷为不耻？诸侯遂乱，反陈、蔡，君子耻不与焉。蔡侯庐归于蔡。陈侯吴归于陈。此皆灭国也，其言归何？不与诸侯专封也。

冬十月，葬蔡灵公。公如晋，至河乃复。吴灭州来。

昭公十四年

十有四年春，隐如至自晋。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莒杀其公子意恢。

昭公十五年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吴子夷昧卒。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宫。籥入，叔弓卒，去乐卒事。其言去乐卒事何？礼也。君有事于庙，闻大夫之丧，去乐卒事。大夫闻君之丧，摄主而往。大夫闻大夫之丧，尸事毕而往。

夏，蔡昭吴奔郑。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晋荀吴帅师伐鲜虞。

冬，公如晋。

昭公十六年

十有六年春，齐侯伐徐。楚子诱戎曼子杀之。楚子何以不名？夷狄相诱，君子不疾也。曷为不疾？若不疾，乃疾之也。

夏，公至自晋。

秋八月己亥，晋侯夷卒。

九月，大雩。季孙隐如如晋。

冬十月，葬晋昭公。

昭公十七年

十有七年春，小邾娄子来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郯子来朝。

八月，晋荀吴帅师，灭贲浑戎。

冬，有星孛于大辰。孛者何？彗星也。其方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为大辰，伐为大辰，北辰亦为大辰。何以书？记异也。楚人及吴战于长岸。诈战不言战，此其言

战何？敌也。

昭公十八年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须卒。

夏五月壬午，宋、卫、陈、郑灾。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异其同日而俱灾也。外异不书，此何以书？为天下记异也。

六月，邾娄人入鄅。

秋，葬曹平公。

冬，许迁于白羽。

昭公十九年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娄。

夏五月戊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己卯，地震。

秋，齐高发帅师伐莒。

冬，葬许悼公。贼未讨，何以书葬？不成于弑也。曷为不成于弑？止进药而药杀也。止进药而药杀，则曷为加弑焉尔？讥子道之不尽也。其讥子道之不尽，奈何？曰："乐正子春之视疾也，复加一饭，则脱然愈，复损一饭，则脱然愈，复加一衣，则脱然愈，复损一衣，则脱然愈。"止进药而药杀，是以君子加弑焉尔，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是君子之听止也。葬许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辞也。"

昭公二十年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孙会自鄸出奔宋。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则曷为不言其畔？为公子喜时之后讳也。《春秋》为贤者讳，何贤乎公子喜时？让国也。其让国奈何？曹伯庐卒于师，则未知

公子喜时从与，公子负刍从与。或为主于国，或为主于师。公子喜时见公子负刍之当主也，逡巡而退。贤公子喜时，则曷为为会讳？君子之善善也长，恶恶也短；恶恶止其身，善善及子孙。贤者子孙，故君子为之讳也。

秋，盗杀卫侯之兄辄。母兄称兄，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尔？恶疾也。

冬十月，宋华亥、向宁、华定出奔陈。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庐卒。

昭公二十一年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晋侯使士鞅来聘。宋华亥、向宁、华定自陈入于宋南里以畔。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诸者然。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痤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公如晋，至河乃复。

昭公二十二年

二十有二年春，齐侯伐莒。宋华亥、向宁、华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大蒐于昌奸。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师。葬景王。王室乱。何言乎王室乱？言不及外也。刘子、单子以王猛居于皇。其称王猛何？当国也。

秋，刘子、单子以王猛入于王城。王城者何？西周也。其言入何？篡辞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此未逾年之君也，其称王子猛卒何？不与当也。不与当者，不与当父死子继，兄死弟及之辞也。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昭公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叔孙舍如晋。癸丑，叔鞅卒。晋人执我行人叔孙舍。晋人围郊。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为不系于周？不与伐天子也。

夏六月，蔡侯东国卒于楚。

秋七月，莒子庚舆来奔。戊辰，吴败顿、胡、沈、蔡、陈、许之师于鸡父。胡子髡、沈子楹灭，获陈夏啮。此偏战也，曷为以诈战之辞言之？不与夷狄之主中国也。然则曷为不使中国主之？中国亦新夷狄也。其言灭获何？别君臣也。君死于位曰灭，生得曰获，大夫生、死皆曰获。不与夷狄之主中国，则其言获陈夏啮何？吴少进也。天王居于狄泉。此未三年，其称天王何？著有天子也，尹氏立王子朝。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晋，至河，公有疾乃复。何言乎公有疾乃复？杀耻也。

昭公二十四年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孙貜卒。叔孙舍至自晋。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

冬，吴灭巢。葬杞平公。

昭公二十五年

二十有五年春，叔孙舍如宋。

夏，叔倪会晋赵鞅、宋乐世心、卫北宫喜、郑游吉、曹人、邾娄人、滕人、薛人、小邾娄人于黄父。有鸜鹆来巢。何以书？记

异也。何异尔？非中国之禽也，宜穴又巢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众以逐季氏也。

九月己亥，公孙于齐，次于杨州。齐侯唁公于野井。唁公者何？昭公将弑季氏，告子家驹曰："季氏为无道，僭于公室久矣，吾欲弑之，何如？"子家驹曰："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驹曰："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礼也。且夫牛马维娄，委己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众久矣，君无多辱焉。"昭公不从其言，终弑而败焉。走之齐，齐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鲁国之社稷？"昭公曰："丧人不佞，失守鲁国之社稷，执事以羞。"再拜颡，庆子家驹，曰："庆子免君于大难矣。"子家驹曰："臣不佞，陷君于大难，君不忍加之以铁锧，赐之以死。"再拜颡。高子执箪食与四脡脯，国子执壶浆，曰："吾寡君闻君在外，馂饔未就，敢致糗于从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丧人，锡之以大礼。"再拜稽首，以衽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无所辱大礼。"昭公盖祭而不尝。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请。"昭公曰："丧人不佞，失守鲁国之社稷，执事以羞，敢辱大礼？敢辞。"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请。"昭公曰："以吾宗庙之在鲁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辞。"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请以飨乎从者。"昭公曰："丧人其何称？"景公曰："孰君而无称？"昭公于是噭然而哭，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为菑，以幦为席，以鞌为几，以遇礼相见。孔子曰："其礼与其辞足观矣！"

冬十月戊辰，叔孙舍卒。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曲棘者何？宋之邑也。诸侯卒其封内不地，此何以地？忧内也。

十有二月，齐侯取运。外取邑不书？此何以书？为公取之也。

昭公二十六年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齐，居于运。

夏，公围成。

秋，公会齐侯、莒子、邾娄子、杞伯盟于剸陵。公至自会，居于运。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成周者何？东周也。其言入何？不嫌也。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昭公二十七年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齐。公至自齐，居于运。

夏四月，吴弑其君僚。楚杀其大夫郤宛。

秋，晋士鞅、宋乐祁犂、卫北宫喜、曹人、邾娄人、滕人会于扈。

冬十月，曹伯午卒。邾娄快来奔。邾娄快者何？邾娄之大夫，邾娄无大夫，此何以书？以近书也。公如齐，公至自齐，居于运。

昭公二十八年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晋，次于乾侯。

夏四月丙戌，郑伯宁卒。

六月，葬郑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宁卒。

冬，葬滕悼公。

昭公二十九年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运。齐侯使高张来唁公。公如晋，次于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倪卒。

秋七月。

冬十月，运溃。邑不言溃，此其言溃何？郛之也。曷为郛之？君存焉尔。

昭公三十年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六月庚辰，晋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晋顷公。

冬十有二月，吴灭徐，徐子章禹奔楚。

昭公三十一年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孙隐如会晋荀栎适历。

夏四月丁巳，薛伯谷卒。晋侯使荀栎唁公于乾侯。

秋，葬薛献公。

冬，黑弓以滥来奔。文何以无邾娄？通滥也。曷为通滥？贤者子孙宜有地也。贤者孰谓？谓叔术也。何贤乎叔术？让国也。其让国奈何？当邾娄颜之时，邾娄女有为鲁夫人者，则未知其为武公与，懿公与。孝公幼，颜淫九公子于宫中，因以纳贼，则未知其为鲁公子与，邾娄公子与。臧氏之母，养公者也。君幼则宜有

养者，大夫之妾，士之妻，则未知臧氏之母者曷为者也。养公者，必以其子入养。臧氏之母闻有贼，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贼至，凑公寝而弑之。臣有鲍广父与梁买子者，闻有贼，趋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于是负孝公之周，诉天子，天子为之诛颜而立叔术，反孝公于鲁。颜夫人者，妪盈女也，国色也。其言曰："有能为我杀杀颜者，吾为其妻。"叔术为之杀杀颜者，而以为妻，有子焉，谓之盱。夏父者，其所为有于颜者也。盱幼而皆爱之，食必坐二子于其侧而食之，有珍怪之食，盱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来，人未足而盱有余。"叔术觉焉曰："嘻！此诚尔国也夫！"起而致国于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术曰："不可！"三分之，叔术曰："不可！"四分之，叔术曰："不可！"五分之，然后受之。公扈子者，邾娄之父兄也，习乎邾娄之故，其言曰："恶有言人之国贤若此者乎？"诛颜之时，天子死，叔术起而致国于夏父。当此之时，邾娄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通滥则文何以无邾娄？天下未有滥也。天下未有滥，则其言以滥来奔何？叔术者，贤大夫也，绝之则为叔术，不欲绝、不绝则世大夫也。大夫之义不得世，故于是推而通之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昭公三十二年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阚。阚者何？邾娄之邑也。曷为不系乎邾娄？讳亟也。夏，吴伐越。

秋七月。

冬，仲孙何忌会晋韩不信，齐高张、宋仲几、卫世叔申、郑国参、曹人、莒人、邾娄人、薛人、杞人、小邾娄人城成周。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定　公

定公元年

元年春，王。定何以无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无正月者，即位后也。即位何以后？昭公在外，得人不得人未可知也。曷为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辞，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己之有罪焉尔。

三月，晋人执宋仲几于京师。仲几之罪何？不蓑城也。其言于京师何？伯讨也。伯讨则其称人何？贬。曷为贬？不与大夫专执也。曷为不与？实与而文不与。文曷为不与？大夫之义，不得专执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丧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癸亥，公之丧至自乾侯，则曷为以戊辰之日然后即位？正棺于两楹之间，然后即位。子沈子曰："定君乎国，然后即位。"即位不日，此何以日？录乎内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九月，大雩。立炀宫。炀宫者何？炀公之宫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炀宫，非礼也。

冬十月，陨霜杀菽。何以书？记异也。此灾菽也，曷为以异书？异大乎灾也。

定公二年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门及两观灾。其言雉门及两观灾何？两观微也。然则曷为不言雉门灾及两观，主灾者两观也。时灾者两观，则

曷为后言之？不以微及大也。何以书？记灾也。

秋，楚人伐吴。

冬十月，新作雉门及两观。其言新作之何？修大也。修旧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不务乎公室也。

定公三年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晋，至河乃复。

三月辛卯，邾娄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娄庄公。

冬，仲孙何忌及邾娄子盟于枝。

定公四年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陈侯吴卒。

三月，公会刘子、晋侯、宋公、蔡侯、卫侯、陈子、郑伯、许男、曹伯、莒子、邾娄子、顿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娄子、齐国夏于召陵，侵楚。

夏四月庚辰，蔡公孙归姓帅师灭沈，以沈子嘉归，杀之。

五月，公及诸侯盟于浩油。杞伯戊卒于会。

六月，葬陈惠公。许迁于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会。刘卷卒。刘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葬杞悼公。楚人围蔡。晋士鞅、卫礼圄帅师伐鲜虞。葬刘文公。外大夫不书葬。此何以书？录我主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伯莒，楚师败绩。吴何以称子？夷狄也，而忧中国。其忧中国奈何？伍子胥父诛乎楚，挟弓而去楚，以干阖庐。阖庐曰："士之甚，勇之甚，将为之

兴师而复仇于楚。”伍子胥复曰：“诸侯不为匹夫兴师，且臣闻之，事君犹事父也。亏君之义，复父之仇，臣不为也。”于是止。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与，为是拘昭公于南郢数年，然后归之。于其归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请为之前列！”楚人闻之，怒。为是兴师，使囊瓦将而伐蔡。蔡请救于吴，伍子胥复曰：“蔡非有罪也，楚人为无道，君如有忧中国之心，则若时可矣。”于是兴师而救蔡。曰：“事君犹事父也，此其为可以复仇奈何？”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推刃之道也。复仇不除害，朋友相卫而不相迿，古之道也。”楚囊瓦出奔郑。庚辰，吴入楚。吴何以不称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盖妻楚王之母也。

定公五年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归粟于蔡。孰归之？诸侯归之。曷为不言诸侯归之？离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于越入吴。于越者何？越者何？于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

六月丙申，季孙隐如卒。

秋七月壬子，叔孙不敢卒。

冬，晋士鞅帅师围鲜虞。

定公六年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郑游遬帅师灭许，以许男斯归。

二月，公侵郑。公至自侵郑。

夏，季孙斯、仲孙何忌如晋。

秋，晋人执宋行人乐祁犂。

冬，城中城。季孙斯、仲孙忌帅师围运。此仲孙何忌也，曷为谓之仲孙忌？讥二名，二名非礼也。

定公七年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齐侯、郑伯盟于咸。齐人执卫行人北宫结以侵卫。齐侯、卫侯盟于沙泽。大雩。齐国夏帅师伐我西鄙。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定公八年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齐。公至自侵齐。

二月，公侵齐。三月，公至自侵齐。曹伯露卒。

夏，齐国夏帅师伐我西鄙。公会晋师于瓦。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陈侯柳卒。晋赵鞅帅师侵郑，遂侵卫。葬曹靖公。

九月，葬陈怀公。季孙斯、仲孙何忌帅师侵卫。

冬，卫侯、郑伯盟于曲濮。从祀先公。从祀者何？顺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顺祀，叛者五人。盗窃宝玉、大弓。盗者孰谓？谓阳虎也。阳虎者，曷为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则微者也，恶乎得国宝而窃之？阳虎专季氏，季氏专鲁国，阳虎拘季孙，孟氏与叔孙氏迭而食之。睋而锓其板，曰："某月某日，将杀我于蒲圃，力能救我则于是。"至乎日若时而出，临南者，阳虎之出也，御之。于其乘焉，季孙谓临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子可以不免我死乎。"临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阳越者，阳虎之从弟也，为右。诸阳之从者，车数十乘，至于孟衢，临南

投策而坠之，阳越下取策，临南骕马，而由乎孟氏，阳虎从而射之，矢著于庄门。然而，甲起于琴如。弑不成，却反舍于郊，皆说然息。或曰："弑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阳虎曰："夫孺子得国而已，如丈夫何？"睋而曰："彼哉！彼哉！趣驾。"既驾，公敛处父帅师而至，慬，然后得免，自是走之晋。宝者何？璋判白，弓绣质，龟青纯。

定公九年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郑伯嚂卒。得宝玉、大弓，何以书？国宝也。丧之，书；得之，书。

六月，葬郑献公。

秋，齐侯、卫侯次于五氏。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定公十年

十年春，王三月，及齐平。

夏，公会齐侯于颊谷。公至自颊谷。晋赵鞅帅师围卫。齐人来归运、讙、龟阴田。齐人曷为来归运、讙、龟阴田？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齐人为是来归之。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帅师围郈。

秋，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帅师围费。宋乐世心出奔曹。宋公子池出奔陈。

冬，齐侯、卫侯、郑游遬会于鞌。叔孙州仇如齐。齐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彄出奔陈。

定公十一年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池自陈入于萧

以叛。

夏四月。

秋，宋乐世心自曹入于萧。

冬，及郑平。叔还如郑莅盟。

定公十二年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叔孙州仇帅师堕郈。卫公孟弧帅师伐曹。季孙斯、仲孙何忌帅师堕费。曷为帅师堕郈、帅师堕费？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于是帅师堕郈、帅师堕费。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百城。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会晋侯，盟于黄。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黄。

十有二月，公围成。公至自围成。

定公十三年

十有三年春，齐侯、卫侯次于垂瑕。

夏，筑蛇渊囿。大蒐于比蒲。卫公孟弧帅师伐曹。

秋，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

冬，晋荀寅及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晋赵鞅归于晋。此叛也，其言归何？以地正国也。其以地正国奈何？晋赵鞅取晋阳之甲以逐荀寅与士吉射。荀寅与士吉射者，曷为者也？君侧之恶人也。此逐君侧之恶人，曷为以叛言之？无君命也。薛弑其君比。

定公十四年

十有四年春，卫公叔戌来奔。晋赵阳出奔宋。

三月辛巳，楚公子结、陈公子佗人帅师灭顿，以顿子牄归。

夏，卫北宫结来奔。

五月，于越败吴于醉李。吴子光卒。公会齐侯、卫侯于坚。公至自会。

秋，齐侯、宋公会于洮。天王使石尚来归脤。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脤者何？俎实也。腥曰脤，熟曰燔。卫世子蒯聩出奔宋。卫公孟彄出奔郑。宋公之弟辰自萧来奔。大蒐于比蒲。邾娄子来会公。城莒父及霄。

定公十五年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娄子来朝。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曷为不言其所食？漫也。

二月辛丑，楚子灭胡，以胡子豹归。

夏五月辛亥，郊。曷为以夏五月郊？三卜之运也。壬申，公薨于高寝。郑轩达帅师伐宋。齐侯、卫侯次于蘧篨。邾娄子来奔丧。其言来奔丧何？奔丧非礼也。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姒氏者何？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称夫人？哀未君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来会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辛巳，葬定姒。定姒何以书葬？未逾年之君也，有子则庙，庙则书葬。

冬，城漆。

哀　公

哀公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陈侯、随侯、许男围蔡。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郊。

秋，齐侯、卫侯伐晋。

冬，仲孙何忌帅师伐邾娄。

哀公二年

二年春，王二月，季孙斯、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帅师伐邾娄，取漷东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孙州仇、促孙何忌及邾娄子盟于句绎。

夏四月丙子，卫侯元卒。滕子来朝。晋赵鞅帅师，纳卫世子蒯聩于戚。戚者何？卫之邑也。曷为不言入于卫？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

秋八月甲戌，晋赵鞅帅师及郑轩达帅师战于栗，郑师败绩。

冬十月，葬卫灵公。

十有一月，蔡迁于州来。蔡杀其大夫公子驷。

哀公三年

三年春，齐国夏、卫石曼姑帅师围戚。齐国夏曷为与卫石曼姑帅师围戚？伯讨也。此其为伯讨奈何？曼姑受命乎灵公而立辄，以曼姑之义为固，可以距之也。辄者曷为者也？蒯聩之子也。然则曷为不立蒯聩而立辄？蒯聩为无道，灵公逐蒯聩而立辄。然则

辄之义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辞王父命，以王父命辞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辞王事，以王事辞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宫、僖宫灾。此皆毁庙也，其言灾何？复立也。曷为不言其复立？《春秋》见者不复见也。何以不言及？敌也。何以书？记灾也。季孙斯、叔孙州仇帅师城开阳。宋乐髡帅师伐曹。

秋七月丙子，季孙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孙猎于吴。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帅师围邾娄。

哀公四年

四年春，王三月庚戌，盗杀蔡侯申。弑君，贱者穷诸人，此其称盗以弑何？贱乎贱者也。贱乎贱者孰谓？谓罪人也。蔡公孙辰出奔吴。葬秦惠公。宋人执小邾娄子。

夏，蔡杀其大夫公孙归姓、公孙霍。晋人执戎曼子赤归于楚。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归于楚何？子北宫子曰："辟伯晋而京师楚也。"城西郛。

六月辛丑，蒲社灾，蒲社者何？亡国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灾何？亡国之社盖掩之，掩其上而柴其下。蒲社灾，何以书？记灾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结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滕顷公。

哀公五年

五年春，城比。

夏，齐侯伐宋。晋赵鞅帅师伐卫。

秋九月癸酉，齐侯处臼卒。

冬，叔还如齐。

闰月，葬齐景公。闰不书，此何以书？丧以闰数也。丧曷为以闰数？丧数略也。

哀公六年

六年春，城邾娄葭。晋赵鞅帅师伐鲜虞。吴伐陈。

夏，齐国夏及高张来奔。叔还会吴于柤。

秋七月庚寅，楚子轸卒。齐阳生入于齐。齐陈乞弑其君舍。弑而立者，不以当国之辞言之，此其以当国之辞言之何？为谖也。此其为谖奈何？景公谓陈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陈乞曰："所乐乎为君者，欲立之则立之，不欲立则不立。君如欲立之，则臣请立之。"阳生谓陈乞曰："吾闻子盖将不欲立我也。"陈乞曰："夫千乘之主，将废正而立不正，必杀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与之玉节而走之。景公死而舍立。陈乞使人迎阳生，于诸其家。除景公之丧，诸大夫皆在朝，陈乞曰："常之母有鱼菽之祭，愿诸大夫之化我也。"诸大夫皆曰："诺。"于是皆之陈乞之家坐。陈乞曰："吾有所为甲，请以示焉。"诸大夫皆曰："诺。"于是使力士举巨囊而至于中霤，诸大夫见之，皆色然而骇，开之则闯然公子阳生也。陈乞曰："此君也已！"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尔，自是往弑舍。

冬，仲孙何忌帅师伐邾娄。宋向巢帅师伐曹。

哀公七年

七年春，宋皇瑗帅师侵郑。晋魏曼多帅师侵卫。

夏，公会吴于鄫。

秋，公伐邾娄。

八月己酉，入邾娄，以邾娄子益来。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

内辞也，若使他人然。邾娄子益何以名？绝。曷为绝之？获也。曷为不言其获？内大恶讳也。宋人围曹。

冬，郑駟弘帅师救曹。

哀公八年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阳归。曹伯阳何以名？绝。曷为绝之？灭也。曷为不言其灭？讳同姓之灭也。何讳乎同姓之灭？力能救之而不救也。吴伐我。

夏，齐人取讙及僤。外取邑不书，此何以书？所以赂齐也。曷为赂齐？为以邾娄子益来也。归邾娄子益于邾娄。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过卒。齐人归讙及僤。

哀公九年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宋皇瑗帅师，取郑师于雍丘。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诈之也。

夏，楚人伐陈。

秋，宋公伐郑。

冬十月。

哀公十年

十年春，王二月，邾娄子益来奔。公会吴伐齐。

三月戊戌，齐侯阳生卒。

夏，宋人伐郑。晋赵鞅帅师侵齐。

五月，公至自伐齐。葬齐悼公。卫公孟彄自齐归于卫。薛伯寅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结帅师伐陈。吴救陈。

哀公十一年

十有一年春，齐国书帅师伐我。

夏，陈袁颇出奔郑。五月，公会吴伐齐。甲戌，齐国书帅师，及吴战于艾陵，齐师败绩，获齐国书。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隐公。卫世叔齐出奔宋。

哀公十二年

十有二年春，用田赋。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用田赋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称孟子何？讳娶同姓，盖吴女也。公会吴于橐皋。

秋，公会卫侯、宋皇瑗于运。宋向巢帅师伐郑。

冬十有二月，螽。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不时也。

哀公十三年

十有三年春，郑轩达帅师，取宋师于嵒。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诈反也。

夏，许男戌卒。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吴何以称子？吴主会也。吴主会，则曷为先言晋侯？不与夷狄之主中国也。其言及吴子何？会两伯之辞也。不与夷狄之主中国，则曷为以会两伯之辞言之？重吴也。曷为重吴？吴在是，则天下诸侯莫敢不至也。楚公子申帅师伐陈。于越入吴。

秋，公至自会。晋魏多帅师侵卫。此晋魏曼多也。曷为谓之晋魏多？讥二名，二名非礼也。葬许元公。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东方。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东方何？见于旦也。何以书？记异也。盗杀陈夏彄夫。十有二月，螽。

哀公十四年

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非中国之兽也。然则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则微者也，曷为以狩言之？大之也。曷为大之？为获麟大之也。曷为为获麟大之？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以终乎哀十四年？曰："备矣！"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则未知其为是与？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

原　文

春秋谷梁传

隐　公

隐公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虽无事，必举正月，谨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为公也。君之不取为公何也？将以让桓也。让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隐不正而成之，何也？将以恶桓也。其恶桓何也？隐将让而桓弑之，则桓恶矣。桓弑而隐让，则隐善矣。善则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扬父之美，不扬父之恶。先君之欲与桓，非正也，邪也。虽然，既胜其邪心以与隐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与桓，则是成父之恶也。兄弟，天伦也，为子受之父，为诸侯受之君，已废天伦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隐者，可谓轻千乘之国，蹈道则未也。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眛。及者何？内为志焉尔。仪，字也。父，犹傅也，男子之美称也。其不言邾子何也？邾之上古微，未爵命于周也。不日，其盟渝也。眛，地名也。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杀也。何

以不言杀？见段之有徒众也。段，郑伯弟也。何以知其为弟也？杀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为弟也。段，弟也，而弗谓弟；公子也，而弗谓公子，贬之也。段失之弟之道矣，贱段而甚郑伯也。何甚乎郑伯？甚郑伯之处心积虑成于杀也。于鄢，远也。犹曰取之其母之怀中而杀之云尔，甚之也。然则为郑伯者宜奈何？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礼，赗人之母则可，赗人之妾则不可。君子以其可辞。受之，其志不及事也。赗者何也？乘马曰赗，衣衾曰襚，贝玉曰含，钱财曰赙。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及者何？内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者之盟不日。宿，邑名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来者，来朝也。其弗谓朝何也？寰内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会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与朝也。聘弓锻矢不出竟场，束修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贰之也。公子益师卒。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恶也。

隐 公 二 年

二年春，公会戎于潜。会者，外为主焉尔。知者虑，义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后可以出会。会戎，危公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入者，内弗受也。向，我邑也。无侅帅师入极。入者，内弗受也。极，国也。苟焉以入人为志者，人亦入之矣。不称氏者，灭同姓，贬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九月，纪履缟来逆女。逆女，亲者也。使大夫，非正也。以国氏者，为其来交接于我，故君子进之也。

冬十月，伯姬归于纪。礼，妇人谓嫁曰归，反曰来归，从人

者也。妇人在家制于父，既嫁制于夫，夫死从长子。妇人不专行，必有从也。伯姬归于纪，此其如专行之辞何也？曰：非专行也。吾伯姬归于纪，故志之也。其不言使，何也？逆之道微，无足道焉尔。

纪子伯、莒子盟于密。或曰：纪子伯、莒子而与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纪子以伯先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夫人薨不地。夫人者，隐之妻也。卒而不书葬，夫人之义从君者也。郑人伐卫。

隐 公 三 年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其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者内壤。阙然不见其壤，有食之者也。有，内辞也。或，外辞也。有食之者，内于日也。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知也。

三月庚戌辰，天王崩。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之何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大上，故不名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氏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之也？于天子之崩为鲁主，故隐而卒之。

秋，武氏子来求赙。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夫，其称武氏子何也？未毕丧，孤未爵。未爵使之，非正也。其不言使何也？无君也。归死者曰赗，归生者曰赙。曰归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虽不求，鲁不可以不归。鲁虽不归，周不可以求之。求之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辞也。交讥之。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诸侯日卒，正也。

冬十有二月，齐侯、郑伯盟于石门。癸未，葬宋缪公。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

隐公四年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娄。《传》曰：言伐，言取，所恶也。诸侯相伐取地于是始，故谨而志之也。

戊申，卫祝吁弑其君完。大夫弑其君，以国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及者，内为志焉尔。遇者，志相得也。

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

秋，翚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翚者何也？公子翚也。其不称公子何也？贬之也。何为贬之也？与于弑公，故贬之也。

九月，卫人杀祝吁于濮。称人以杀，杀有罪也。祝吁之挈，失嫌也。其月，谨之也。于濮者，讥失贼也。

冬十有二月，卫人立晋。卫人者，众辞也。立者，不宜立者也。晋之名，恶也。其称人以立之，何也？得众也。得众则是贤也。贤则其曰不宜立，何也？《春秋》之义，诸侯与正而不与贤也。

隐公五年

五年春，公观鱼于棠。《传》曰常事曰视，非常曰观。礼，尊不亲小事，卑不尸大功。鱼，卑者之事也，公观之，非正也。

夏四月，葬卫桓公。月葬，故也。

秋，卫师入郕。入者，内弗受也。郕，国也。将卑师众曰师。

九月，考仲子之宫。考者，何也？考者，成之也，成之为夫人也。礼，庶子为君，为其母筑宫，使公子主其祭也。于子祭，于孙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隐孙而修之，非隐也。

初献六羽。初，始也。谷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诸公六佾，诸侯四佾。初献六羽，始僭乐矣。《尸子》曰：舞《夏》，自

天子至诸侯皆用八佾。初献六羽，始厉乐矣。邾人、郑人伐宋。螟，虫灾也。甚则月，不甚则时。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隐不爵命大夫，其曰公子彄何也？先君之大夫也。宋人伐郑，围长葛。伐国不言围邑，此其言围何也？久之也。伐不逾时，战不逐奔，诛不填服。苞人民，殴牛马，曰侵。斩树木，坏宫室，曰伐。

隐公六年

六年春，郑人来输平。输者，堕也。平之为言，以道成也。来输平者，不果成也。

夏五月辛酉，公会齐侯，盟于艾。

秋七月。

冬，宋人取长葛。外取邑不志，此其志何也？久之也。

隐公七年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归于纪。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无足道焉尔。滕侯卒。滕侯无名，少曰世子，长曰君，狄道也。其不正者名也。

夏，城中丘。城为保民为之也。民众城小则益城。益城无极。凡城之志，皆讥也。齐侯使其弟年来聘。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属通。其弟云者，以其来接于我，举其贵者也。

秋，公伐邾。

冬，天王使凡伯来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凡伯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国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何也？大天子之命也。戎者卫也。戎卫者，为其伐天子之使，贬而戎之也。楚丘，卫之邑也。以归，犹愈乎执也。

隐公八年

八年春，宋公、卫侯遇于垂。不期而会曰遇。遇者，志相得也。

三月，郑伯使宛来归邴。名宛，所以贬郑伯，恶与地也。庚寅，我入邴。入者，内弗受也。日入，恶入者也。邴者，郑伯所受命于天子而祭泰山之邑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诸侯日卒，正也。辛亥，宿男卒。宿，微国也。未能同盟，故男卒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齐侯、卫侯盟于瓦屋。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诸侯之参盟于是始，故谨而日之也。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二伯。

八月，葬蔡宣公。月葬，故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来。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螟。

冬十有二月，无侅卒。无侅之名，未有闻焉。或曰：隐不爵大夫也。或说曰：故贬之也。

隐公九年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来聘。南，氏姓也。季，字也。聘，问也。聘诸侯，非正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电。震，雷也。电，霆也。庚辰，大雨雪。志疏数也。八日之间再有大变，阴阳错行，故谨而日之也。雨月，志正也。侠卒。侠者，所侠也。弗大夫者，隐不爵大夫也。隐之不爵大夫何也？曰：不成为君也。

夏，城郎。

秋七月。无事焉，何以书？不遗时也。

冬，公会齐侯于防。会者，外为主焉尔。

隐公十年

十年春，王二月，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

夏，翚帅师会齐人、郑人伐宋。

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内不言战，举其大者也。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乘败人而深为利、取二邑，故谨而日之也。

秋，宋人、卫人入郑。宋人、蔡人、卫人伐载。郑伯伐取之。不正其因人之力而易取之。故主其事也。

冬十月壬午，齐人、郑人入郕。入者，内弗受也。日入，恶入者也。郕，国也。

隐公十一年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来朝。天子无事，诸侯相朝，正也。考礼修德，所以尊天子也。诸侯来朝，时正也，犆言，同时也，累数皆至也。

夏五月，公会郑伯于时来。

秋七月壬午，公及齐侯、郑伯入许。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公薨不地，故也。隐之，不忍地也。其不言葬何也？君弑，贼不讨，不书葬，以罪下也。隐十年无正，隐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隐也。

桓　　公

桓公元年

元年春。王。桓无王，其曰王何也？谨始也。其曰无王何也？

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为无王之道，遂可以至焉尔。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正月，公即位。继故不言即位，正也。继故不言即位之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终，则子弟不忍即位也。继故而言即位，则是与闻乎弑也。继故而言即位，是为与闻乎弑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终，已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无恩于先君也。

三月，公会郑伯于垂。会者，外为主焉尔。郑伯以璧假许田。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讳易地也。礼，天子在上，诸侯不得以地相与也。无田则无许可知矣，不言许，不与许也。许田者，鲁朝宿之邑也。邴者，郑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见鲁之不朝于周而郑之不祭泰山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郑伯盟于越。及者，内为志焉尔。越，盟地之名也。

秋，大水。高下有水灾，曰大水。

冬十月。无事焉，何以书？不遗时也。《春秋》编年，四时具而后为年。

桓公二年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桓无王，其曰王何也？正与夷之卒也。及其大夫孔父。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书尊及卑，《春秋》之义也。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弑君而恐不立，于是乎先杀孔父，孔父闲也。何以知其先杀孔父也？曰：子既死，父不忍称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称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孔，氏，父，字谥也。或曰：其不称名，盖为祖讳也，孔子故宋也。

滕子来朝。

三月，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以者，内为志焉尔，公为志乎成是乱也。此成矣，取不成事之辞而加之焉。于

内之恶，而君子无遗焉尔。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太庙。桓内弑其君，外成人之乱，受赂而退，以事其祖，非礼也。其道以周公为弗受也。郜鼎者，郜之所为也。曰宋，取之宋也，以是为讨之鼎也。孔子曰：名从主人，物从中国，故曰郜大鼎也。

秋七月，纪侯来朝。朝时，此其月何也？桓内弑其君，外成人之乱，于是为齐侯、陈侯、郑伯讨数日以赂。己即是事而朝之。恶之，故谨而月之也。蔡侯、郑伯会于邓。

九月，入杞。我人之也。公及戎盟于唐。

冬，公至自唐。桓无会，而其致何也？远之也。

桓公三年

三年春，正月，公会齐侯于嬴。

夏，齐侯、卫侯胥命于蒲。胥之为言，犹相也。相命而信谕，谨言而退，以是为近古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齐侯命卫侯也。

六月，公会杞侯于郕。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言日言朔，食正朔也。既者尽也，有继之辞也。公子翚如齐逆女。逆女，亲者也。使大夫，非正也。

九月，齐侯送姜氏于讙。礼，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门，诸母兄弟不出阙门。父戒之曰："谨慎从尔舅之言！"母戒之曰："谨慎从尔姑之言！"诸母般，申之曰："谨慎从尔父母之言！"送女逾竟，非礼也。公会齐侯于讙。无讥乎？曰为礼也。齐侯来也，公之逆而会之可也。

夫人姜氏至自齐。其不言翚之以来何也？公亲受之于齐侯也。子贡曰："冕而亲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继万

世之后，何谓已重乎？"

冬，齐侯使其弟年来聘。有年。五谷皆熟为有年也。

桓公四年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四时之田，皆为宗庙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搜，冬曰狩。四时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为乾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

夏，天王使宰渠伯纠来聘。

桓公五年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鲍卒，何为以二日卒之？《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陈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举二日以包也。

夏，齐侯、郑伯如纪。天王使任叔之子来聘。任叔之子者，录父以使子也。故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辞也。葬陈桓公。城祝丘。

秋，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举从者之辞也。其举从者之辞何也？为天王讳伐郑也。郑，同姓之国也，在乎冀州。于是不服，为天子病矣。大雩。螽。螽，虫灾也。甚则月，不甚则时。

冬，州公如曹。外相如不书，此其书何也？过我也。

桓公六年

六年春，正月，寔来。寔来者，是来也。何谓是来？谓州公也。其谓之是来何也？以其画我，故简言之也。诸侯不以过相朝也。

夏四月，公会纪侯于郕。

秋八月壬午，大阅。大阅者何？阅兵车也。修教明谕，国道

也。平而修戎事，非正也。其日，以为崇武，故谨而日之，盖以观妇人也。蔡人杀陈佗。陈佗者，陈君也。其曰陈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称之也。其匹夫行奈何？陈侯憙猎，淫猎于蔡，与蔡人争禽。蔡人不知其是陈君也，而杀之。何如知其是陈君也？两下相杀，不道。其不地，于蔡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疑，故志之，时曰：同乎人也。

冬，纪侯来朝。

桓公七年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其不言邾咸丘何也？疾其以火攻也。

夏，谷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其名何也？失国也。失国，则其以朝言之何也？尝以诸侯与之接矣，虽失国，弗损吾异日也。

桓公八年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烝，冬事也，春兴之，志不时也。天王使家父来聘。

夏五月丁丑，烝。烝，冬事也，春夏兴之，黩祀也。志不敬也。

秋，伐邾。

冬十月，雨雪。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其不言使焉何也？不正其以宗庙之大事，即谋于我，故弗与使也。遂，继事之辞也。其曰遂逆王后，故略之也，或曰：天子无外，王命之则成矣。

桓公九年

九年春，纪季姜归于京师。为之中者，归之也。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来朝。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伉诸侯之礼而来朝，曹伯失正矣。诸侯相见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内为失正矣。内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则是故命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桓公十年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终生卒。桓无王，其曰王何也？正终生之卒也。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会卫侯于桃丘，弗遇。弗遇者，志不相得也。弗，内辞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来战者，前定之战也。内不言战，言战则败也。不言其人，以吾败也。不言及者，为内讳也。

桓公十一年

十有一年春，正月，齐人、卫人、郑人盟于恶曹。

夏五月癸未，郑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郑庄公。

九月，宋人执郑祭仲。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贬之也。突归于郑。曰突，贱之也。曰归，易辞也。祭仲易其事，权在祭仲也。死君难，臣道也。今立恶而黜正，恶祭仲也。郑忽出奔卫。郑忽者，世子忽也。其名，失国也。柔会宋公、陈侯、蔡叔，盟于折。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公会宋公于夫钟。

冬十有二月，公会宋公于阚。

桓公十二年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会纪侯、莒子，盟于曲池。

秋七月丁亥，公会宋公，燕人盟于谷丘。

八月壬辰，陈侯跃卒。公会宋公于虚。

冬十有一月，公会宋公于龟。丙戌，公会郑伯，盟于武父。丙戌，卫侯晋卒。再称日，决日，义也。

十有二月，及郑师伐宋，丁未，战于宋。

非与所与伐战也。不言与郑战，耻不和也。于伐与战，败也。内讳败，举其可道者也。

桓公十三年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会纪侯、郑伯。己巳，及齐侯、宋公、卫侯、燕人战，齐师、宋师、卫师、燕师败绩。其言及者，由内及之也。其曰战者，由外言之也。战称人，败称师，重众也。其不地，于纪也。

三月，葬卫宣公。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桓公十四年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会郑伯于曹。无冰。无冰，时燠也。

夏五月。郑伯使其弟御来盟。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属通。其弟云者，以其来我举其贵者也。来盟，前定也。不日，前定之盟不日。孔子曰：听远音者，闻其疾而不闻其舒；望远者，察其貌

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隐、桓，隐、桓之日远矣。夏五，传疑也。

秋八月壬申，御廪灾。乙亥，尝。御廪之灾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为唯未易灾之余而尝可也。志不敬也。天子亲耕以共粢盛，王后亲蚕以共祭服，国非无良农工女也，以为人之所尽，事其祖祢，不若以己所自亲者也。何用见其未易灾之余而尝也？曰：甸粟，而内之三宫，三宫米而藏之御廪。夫尝，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御廪灾。乙亥，尝。以为未易灾之余而尝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齐侯禄父卒。宋人以齐人、蔡人、卫人、陈人伐郑。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

桓公十五年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来求车。古者诸侯时献于天子，以其国之所有，故有辞让而无征求。求车非礼也，求金甚矣。

三月乙未，天王崩。

夏四月己巳，葬齐僖公。

五月，郑伯突出奔蔡。讥夺正也。郑世子忽复归于郑。反正也。许叔入于许。许叔，许之贵者也。莫宜乎许叔，其曰入何也？其归之道，非所以归也。公会齐侯于蒿。邾人、牟人、葛人来朝。

秋九月，郑伯突入于栎。

冬十有一月，公会宋公、卫侯、陈侯于袲，伐郑。地而后伐，疑辞也。非其疑也。

桓公十六年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会宋公、蔡侯、卫侯于曹。

夏四月，公会宋公、卫侯、陈侯、蔡侯伐郑。

秋七月，公至自伐郑。桓无会，其致何也？危之也。

冬，城向。十有一月，卫侯朔出奔齐。朔之名，恶也。天子召而不往也。

桓公十七年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会齐侯、纪侯，盟于黄。二月丙午，公及邾仪父盟于趡。

夏五月丙午，及齐师战于郎。内讳败，举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败也。不言及之者，为内讳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陈归于蔡。蔡季，蔡之贵者也。自陈，陈有奉焉尔。癸巳，葬蔡桓侯。及宋人、卫人伐邾。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

桓公十八年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会齐侯于泺。公与夫人姜氏遂如齐。泺之会，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伉，弗称数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齐。其地，于外也。薨称公，举上也。丁酉，公之丧至自齐。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葬我君，接上下也。君弑贼不讨，不书葬，此其言葬，何也？不责逾国而讨于是也。桓公葬而后举谥，谥所以成德也，于卒事乎加之矣。知者虑，义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备，然后可以会矣。

庄　　公

庄公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继弑君不言即位，正也。继弑不言即位之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终，则子不忍即位也。

三月，夫人孙于齐。孙之为言，犹孙也，讳奔也。接练时，录母之变，始人之也。不言氏姓，贬之也。人之于天也，以道受命；于人也，以言受命。不若于道者，天绝之也。不若于言者，人绝之也。臣子大受命。

夏，单伯逆王姬。单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大夫，故不名也。其不言如何也？其义不可受于京师也。其义不可受于京师何也？曰：躬君弑于齐，使之主婚姻，与齐为礼，其义固不可受也。

秋，筑王姬之馆于外。筑，礼也。于外，非礼也。筑之为礼何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门出。于庙则已尊，于寝则已卑，为人筑节矣。筑之外，变之正也。筑之外，变之为正何也？仇雠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不言齐侯之来逆何也？不使齐侯得与吾为礼也。

冬十有乙亥，陈侯林卒。诸侯日卒，正也。

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礼有受命，无来锡命。锡命非正也。生服之，死行之，礼也。生不服，死追锡之，不正甚矣！王姬归于齐。为之中者，归之也。齐师迁纪、郱、鄑、郚。纪，国也；郱、鄑、郚，国也。或曰：迁纪于郱、鄑、郚。

庄公二年

二年春，王二月，葬陈庄公。

夏，公子庆父帅师伐于馀丘。国而曰伐。于馀丘，邾之邑也，其曰伐，何也？公子贵矣，师重矣，而敌人之邑，公子病矣。病公子，所以讥乎公也。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

秋七月，齐王姬卒。为之主者卒之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妇人既嫁，不逾竟，逾竟，非正也。妇人不言会，言会，非正也。飨，甚矣！乙酉，宋公冯卒。

庄公三年

三年春，王正月，溺会齐师伐卫。溺者何也？公子溺也。其不称公子何也？恶其会仇雠而伐同姓，故贬而名之也。

夏四月，葬宋庄公。月葬，故也。

五月，葬桓王。《传》曰：改葬也。改葬之礼缌，举下缅也。或曰：郤尸以求诸侯。天子志崩不志葬，必其时也，何必焉？举天下而葬一人，其义不疑也。志葬，故也，危不得葬也。曰：近不失崩。不志崩，失天下也。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独天不生，三合然后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称焉，卑者取卑称焉。其曰王者，民之所归往也。

秋，纪季以酅入于齐。酅，纪之邑也。入于齐者，以酅事齐也。入者，内弗受也。

冬，公次于郎。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纪而不能也。

庄公四年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飨齐侯于祝丘。飨，甚矣！飨齐

侯，所以病齐侯也。

三月，纪伯姬卒。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适诸侯则尊同，以吾为之变，卒之也。

夏，齐侯、陈侯、郑伯遇于垂。纪侯大去其国。大去者，不遗一人之辞也。言民之从者，四年而后毕也。纪侯贤而齐侯灭之，不言灭而曰大去其国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

六月乙丑，齐侯葬纪伯姬。外夫人不书葬，此其书葬何也？吾女也，失国，故隐而葬之。

秋七月。

冬，公及齐人狩于郜。齐人者，齐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敌，所以卑公也。何为卑公也？不复仇而怨不释，刺释怨也。

庄公五年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齐师。师而曰如，众也。妇人既嫁不逾竟，逾竟非礼也。

秋，郳黎来来朝。郳，国也。黎来，微国之君，未爵命者也。

冬，公会齐人、宋人、陈人、蔡人伐卫。是齐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

庄公六年

六年春，王三月，王人子突救卫。王人，卑者也。称名，贵之也。善救卫也。救者善，则伐者不正矣。

夏六月，卫侯朔人于卫。其不言伐卫纳朔何也？不逆天王之命也。人者，内弗受也。何用弗受也？为以王命绝之也。朔之名，恶也。朔人逆则出顺矣。朔出入名，以王命绝之也。

秋，公至自伐卫。恶事不致，此其致何也？不致，则无用见

公之恶事之成也。螟。

冬，齐人来归卫宝。以齐首之，公恶于齐也。使之如下齐而来我然，恶战则杀矣。

庄公七年

七年春，夫人姜氏会齐侯于防。妇人不会，会非正也。

夏四月辛卯昔，恒星不见。恒星者，经星也。日入至于星出，谓之昔。不见者，可以见也。夜中星陨如雨。其陨也如雨，是夜中与？《春秋》著以传著，疑以传疑。中之几也，而曰夜中，著焉尔。何用见其中也？失变而录其时，则夜中矣。其不曰恒星之陨何也？我知恒星之不见，而不知其陨也；我见其陨而接于地者，则是雨说也。著于上，见于下，谓之雨；著于下，不见于上，谓之陨，岂雨说哉？

秋，大水。高下有水灾，曰大水。无麦、苗。麦、苗，同时也。

冬，夫人姜氏会齐侯于谷。妇人不会，会非正也。

庄公八年

八年春，王正月，师次于郎，以俟陈人、蔡人。次，止也。俟，待也。甲午，治兵。出曰治兵，习战也。入曰振旅，习战也。治兵而陈、蔡不至矣，兵事以严终，故曰：善陈者不战，此之谓也。善为国者不师，善师者不陈，善陈者不战，善战者不死，善死者不亡。

夏，师及齐师围郕。郕降于齐师。其曰降于齐师何？不使齐师加威于郕也。

秋，师还。还者，事未毕也，遁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齐无知弑其君诸儿。大夫弑其君以国氏者，

嫌也，弑而代之也。

庄公九年

九年春，齐人杀无知。无知之挈，失嫌也。称人以杀大夫，杀有罪也。

公及齐大夫盟于暨。公不及大夫，大夫不名，无君也。盟，纳子纠也。不日，其盟渝也。当齐无君，制在公矣。当可纳而不纳，故恶内也。

夏，公伐齐纳纠。当可纳而不纳，齐变而后伐，故乾时之战不讳败，恶内也。

齐小白入于齐。大夫出奔，反以好曰归，以恶曰入。齐公孙无知弑襄公，公子纠、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齐人杀无知而迎公子纠于鲁。公子小白不让公子纠，先入，又杀之于鲁，故曰齐小白入于齐，恶之也。

秋七月丁酉，葬齐襄公。

八月庚申，及齐师战于乾时，我师败绩。

九月，齐人取子纠杀之。外不言取；言取，病内也。取，易辞也，犹曰取其子纠而杀之云尔。十室之邑，可以逃难；百室之邑，可以隐死。以千乘之鲁而不能存子纠，以公为病矣。

冬，浚洙。浚洙者，深洙也。著力不足也。

庄公十年

十年春，王正月，公败齐师于长勺。不日，疑战也。疑战而曰败，胜内也。

二月，公侵宋。侵时，此其月何也？乃深其怨于齐，又退侵宋以众其敌，恶之，故谨而月之。

三月，宋人迁宿。迁，亡辞也。其不地，宿不复见也。迁者，犹未失其国家以往者也。

夏六月，齐师、宋师次于郎。次，止也，畏我也。公败宋师于乘丘。不日，疑战也。疑战而曰败，胜内也。

秋，九月，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武归。荆者楚也。何为谓之荆？狄之也。何为狄之？圣人立，必后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荆，狄之也。蔡侯何以名也？绝之也。何为绝之？获也。中国不言败，此其言败何也？中国不言败，蔡侯其见获乎？其言败何也？释蔡侯之获也。以归，犹愈乎执也。

冬十月，齐师灭谭，谭子奔莒。

庄公十一年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败宋师于鄑。内事不言战，举其大者。其日，成败之也。宋万之获也。

秋，宋大水。外灾不书，此何以书？王者之后也。高下有水灾曰大水。

冬，王姬归于齐。其志，过我也。

庄公十二年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纪叔姬归于酅。国而曰归，此邑也，其曰归，何也？吾女也，失国，喜得其所，故言归焉尔。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万弑其君捷。宋万，宋之卑者也。卑者以国氏，及其大夫仇牧，以尊及卑也。仇牧闲也。

冬十月，宋万出奔陈。

庄公十三年

十有三年春，齐人、宋人、陈人、蔡人、邾人会于北杏。是齐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将以事授之者也。曰："可以乎？未乎？"举人，众之辞也。

夏六月，齐人灭遂。遂，国也。其不日，微国也。

秋七月。

冬，公会齐侯，盟于柯。曹刿之盟也，信齐侯也。桓盟虽内与，不日，信也。

庄公十四年

十有四年春，齐人、陈人、曹人伐宋。

夏，单伯会伐宋。会，事之成也。

秋七月，荆入蔡。荆者，楚也。其曰荆何也？州举之也。州不如国，国不如名，名不如字。

冬，单伯会齐侯、宋公、卫侯、郑伯于鄄。复同会也。

庄公十五年

十有五年春，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会于鄄。复同会也。

夏，夫人姜氏如齐。妇人既嫁不逾竟，逾竟非礼也。

秋，宋人、齐人、邾人伐郳。郑人侵宋。

冬十月。

庄公十六年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齐人、卫人伐郑。

秋，荆伐郑。

冬十有二月，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不言公，外内寮一疑之也。邾子克卒。其曰子，进之也。

庄公十七年

十有七年春，齐人执郑詹。人者，众辞也。以人执，与之辞也。郑詹，郑之卑者。卑者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其逃来志之也。逃来则何志焉？将有其末，不得不录其本也。郑詹，郑之佞人也。

夏，齐人歼于遂。歼者尽也。然则何为不言遂人尽齐人也？无遂之辞也。无遂则何为言遂？其犹存遂也。存遂奈何？曰：齐人灭遂，使人戍之。遂之因氏饮戍者酒而杀之，齐人歼焉。此谓狎敌也。

秋，郑詹自齐逃来，逃义曰逃。

冬，多麋。

庄公十八年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故虽为天子，必有尊也；贵为诸侯，必有长也。故天子朝日，诸侯朝朔。

夏，公追戎于济西。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迩于我也。“于济西”者，大之也 。何大焉？为公之追之也。

秋，有蜮。一有一亡曰有。蜮，射人者也。

冬十月。

庄公十九年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遂及齐侯、宋公盟。媵，浅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何以见其辟要盟也？媵，礼之轻者也；盟，国之重也。以轻事遂乎国重，无说。其曰陈人之妇，略之也。其不日，数渝，恶之也。夫人姜氏如莒。妇人既嫁不逾竟，逾竟非正也。

冬，齐人、宋人、陈人伐我西鄙。其曰鄙，远之也。其远之何也？不以难迩我国也。

庄公二十年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妇人既嫁不逾竟，逾竟非正也。

夏，齐大灾。其志，以甚也。

秋七月。

冬，齐人伐我。

庄公二十一年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郑伯突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妇人弗目也。

冬十有二月，葬郑厉公。

庄公二十二年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肆，失也。眚，灾也。灾，纪也，失，故也。为嫌天子之葬也。癸丑，葬我小君文姜。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为公配，可以方小君也。陈人杀其公子御寇。言公子而不言大夫，公子未命为大夫也。其曰公子何也？

公子之重视大夫，命以执公子。

夏五月。

秋七月丙申，及齐高傒盟于防。不言公，高傒伉也。

冬，公如齐纳币。纳币，大夫之事也。礼有纳采，有问名，有纳征，有告期。四者备而后娶，礼也。公之亲纳币，非礼也，故讥之。

庄公二十三年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齐。祭叔来聘。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内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与使也。

夏，公如齐观社。常事曰视，非常曰观。观，无事之辞也，以是为尸女也。无事不出竟。公至自齐。公如往时，正也。致月，故也。如往月、致月，有惧焉尔。荆人来聘，善累而后进之。其曰人何也？举道不待再。公及齐侯遇于谷。及者，内为志焉尔。遇者，志相得也。萧叔朝公。微国之君未爵命者。其不言来，于外也。朝于庙，正也；于外，非正也。

秋，丹桓宫楹。礼，天子、诸侯黝垩，大夫仓，士黈，丹楹，非礼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十有二月甲寅，公会齐侯，盟于扈。

庄公二十四年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宫桷。礼，天子之桷，斫之砻之，加密石焉。诸侯之桷，斫之砻之。大夫斫之。士斫本。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庙也，取非礼与非正而加之于宗庙，以饰夫人，非正也。刻桓宫桷，丹桓宫楹，斥言桓宫，以恶庄也。葬

曹庄公。

夏，公如齐逆女。亲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亲迎于齐也。

秋，公至自齐。迎者，行见诸，舍见诸。先至，非正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入者，内弗受也。日入，恶入者也。何用不受也？以宗庙弗受也。其以宗庙弗受何也？娶仇人子弟，以荐舍于前，其义不可受也。

戊寅，大夫、宗妇觌用币。觌，见也。礼，大夫不见夫人，不言及不正。其行妇道，故列数之也。男子之贽：羔、雁、雉、腒。妇人之贽：枣、栗、锻、修。用币，非礼也。用者，不宜用者也。大夫，国体也，而行妇道，恶之，故谨而日之也。大水。

冬，戎侵曹。曹羁出奔陈。赤归于曹郭公。赤，盖郭公也。何为名也？礼，诸侯无外归之义，外归非正也。

庄公二十五年

二十有五年春，陈侯使女叔来聘。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夏五月癸丑，卫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用牲于社。鼓，礼也；用牲，非礼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陈五兵、五鼓；诸侯置三麾，陈三鼓、三兵；大夫击门，士击柝。言充其阳也。

伯姬归于杞。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无足道焉尔。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门。高下有水灾，曰大水。既戒鼓而骇众，用牲可以已矣。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众。

冬，公子友如陈。

庄公二十六年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

夏，公至自伐戎。曹杀其大夫。言大夫而不称名姓，无命大夫也。无命大夫而曰大夫，贤也，为曹羁崇也。

秋，公会宋人、齐人伐徐。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庄公二十七年

二十有七年春，公会杞伯姬于洮。

夏，六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郑伯，同盟于幽。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于是而后授之诸侯也。其授之诸侯何也？齐侯得众也。桓会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会十有一，未尝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车之会四，未尝有大战也，爱民也。

秋，公子友如陈葬原仲。言葬不言卒，不葬者也。不葬而曰葬，讳出奔也。

冬，杞伯姬来。莒庆来逆叔姬。诸侯之嫁子于大夫，主大夫以与之。来者，接内也。不正其接内，故不与夫妇之称也。杞伯来朝。公会齐侯于城濮。

庄公二十八年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齐人伐卫。卫人及齐人战，卫人败绩。于伐与战，安战也。战卫，战则是师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为微之也？今授之诸侯，而后有侵伐之事，故微之也。其人卫何也？以其人齐，不可不人卫也。卫小齐大，其以卫及之何也？以其微之，可以言及也。其称人以败，何也？不以师败于人

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琐卒。

秋，荆伐郑。荆者楚也。其曰荆，州举之也。公会齐人、宋人救郑。善救郑也。

冬，筑微。山林薮泽之利，所以与民共也。虞之，非正也。大无麦，禾。大者，有顾之辞也，于无禾及无麦也。臧孙辰告籴于齐。国无三年之畜，曰国非其国也。一年不升，告籴诸侯。告，请也。籴，籴也。不正，故举臧孙辰以为私行也。国无九年之畜，曰不足。无六年之畜，曰急。无三年之畜，曰国非其国也。诸侯无粟，诸侯相归粟，正也。臧孙辰告籴于齐，告然后与之。言内之无外交也。古者税什一，丰年补败，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虽累凶民，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饥，君子非之。不言如，为内讳也。

庄公二十九年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厩。延厩者，法厩也。其言新，有故也。有故则何为书也？古之君人者，必时视民之所勤：民勤于力，则功筑罕；民勤于财，则贡赋少；民勤于食，则百事废矣。冬筑微，春新延厩，以其用民力为已悉矣。

夏，郑人侵许。

秋，有蜚。一有一亡曰有。

冬十有二月，纪叔姬卒。城诸及防。可城也，以大及小也。

庄公三十年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师次于成。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鄣而不能也。不言公，耻不能救鄣也。

秋七月，齐人降鄣。降犹下也。鄣，纪之遗邑也。

八月癸亥，葬纪叔姬。不曰卒而曰葬，闵纪之亡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齐侯遇于鲁济。及者，内为志焉尔。遇者，志相得也。

齐人伐山戎。齐人者，齐侯也。其曰人何也？爱齐侯乎山戎也。其爱之何也？桓内无因国，外无从诸侯，而越千里之险北伐山戎，危之也。则非之乎？善之也。何善乎尔？燕，周之分子也，贡职不至，山戎为之伐矣。

庄公三十一年

三十有一年春，筑台于郎。

夏四月，薛伯卒。筑台于薛。

六月，齐侯来献戎捷。齐侯来献捷者，内齐侯也。不言使，内与同，不言使也。献戎捷，军得曰捷。戎，菽也。

秋，筑台于秦。不正罢民三时，虞山林薮泽之利，且财尽则怨，力尽则怼，君子危之，故谨而志之也。或曰：倚诸桓也。桓外无诸侯之变，内无国事，越千里之险，北伐山戎，为燕辟地。鲁外无诸侯之变，内无国事，一年罢民三时，虞山林薮泽之利，恶内也。

冬，不雨。

庄公三十二年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谷。

夏，宋公、齐侯遇于梁丘。遇者，志相得也。梁丘，在曹、邾之间，去齐八百里。非不能从诸侯而往也，辞所遇，遇所不遇，大齐桓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寝。路寝，正寝也。寝疾居正寝，正也。男子不绝于妇人之手，以齐终也。

冬十月乙未，子般卒。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见则日。公子庆父如齐。此奔也，其曰如何也？讳莫如深，深则隐。苟有所见，莫如深也。

狄伐邢。

闵　　公

闵 公 元 年

元年春，王正月。继弑君不言即位，正也。亲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继之如君父也者，受国焉尔。齐人救邢。善救邢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庄公。庄公葬而后举谥，谥所以成德也，于卒事乎加之矣。

秋八月，公及齐侯盟于洛姑。盟纳季子也。季子来归。其曰季子，贵之也。其曰来归，喜之也。

冬，齐仲孙来。其曰齐仲孙，外之也。其不目而曰仲孙，疏之也。其言齐，以累桓也。

闵 公 二 年

二年春，王正月，齐人迁阳。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庄公。吉禘者，不吉者也。丧事未毕而举吉祭，故非之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不地，故也。其不书葬，不以讨母葬子也。

九月，夫人姜氏孙于邾。孙之为言犹孙也，讳奔也。公子庆父出奔莒。其曰出，绝之也。庆父不复见矣。

冬，齐高子来盟。其曰来，喜之也。其曰高子，贵之也。盟立僖公也。不言使何也？不以齐侯使高子也。

十有二月，狄人卫。

郑弃其师。恶其长也。兼不反其众，则是弃其师也。

僖　公

僖公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继弑君不言即位，正也。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救邢。救不言次，言次非救也。非救而曰救，何也？遂齐侯之意也。是齐侯与？齐侯也。何用见其是齐侯也？曹无师，曹师者，曹伯也。其不言曹伯何也？以其不言齐侯，不可言曹伯也。其不言齐侯何也？以其不足乎扬，不言齐侯也。

夏六月，邢迁于夷仪。迁者，犹得其国家以往者也。其地，邢复见也。齐师、宋师、曹师城邢。是向之师也，使之如改事然，美齐侯之功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夫人薨不地，地，故也。齐人以归。不言以丧归，非以丧归也。加丧焉，讳以夫人归也，其以归薨之也。楚人伐郑。

八月，公会齐侯、宋公、郑伯、曹伯、邾人于柽。

九月，公败邾师于偃。不日，疑战也。疑战而曰败，胜内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帅师败莒师于丽，获莒挐。莒无大夫，其曰莒挐何也？以吾获之目之也。内不言获，此其言获何也？恶公子之绐。绐者奈何？公子友谓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说，士卒何罪？"

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处下。左右曰："孟劳！"孟劳者，鲁之宝刀也。公子友以杀之，然则何以恶乎绐也？曰：弃师之道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丧至自齐。其不言姜，以其杀二子，贬之也。或曰：为齐桓讳杀同姓也。

僖公二年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楚丘者何？卫邑也。国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也？封卫也。则其不言城卫何也？卫未迁也。其不言卫之迁焉何也？不与齐侯专封也。其言城之者，专辞也。故非天子不得专封诸侯。诸侯不得专封诸侯，虽通其仁，以义而不与也。故曰：仁不胜道。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虞师、晋师灭夏阳。非国而曰灭，重夏阳也。虞无师，其曰师何也？以其先晋，不可以不言师也。其先晋何也？为主乎灭夏阳也。夏阳者，虞虢之塞邑也。灭夏阳而虞虢举矣。虞之为主乎灭夏阳何也？晋献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产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晋国之宝也，如受吾币而不借吾道，则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国之所以事大国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币。如受吾币而借吾道，则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厩而置之外厩也。"公曰："宫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宫之奇之为人也，达心而懦，又少长于君。达心则其言略，懦则不能强谏，少长于君则君轻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国之后，此中知以上乃能虑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宫之奇谏曰："晋国之使者，其辞卑而币重，必不便于虞。"虞公弗听，遂受其币而借之道。宫之奇谏曰："语曰：'唇亡则齿寒。'其斯之谓与！"挈其妻子以奔曹。献公亡虢五年，而后举虞。荀息牵马操璧而前曰："璧则犹是也，而马齿加长矣！"

秋九月，齐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贯。贯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黄人也。江人、黄人者，远国之辞也。中国称齐、宋，远国称江、黄，以为诸侯皆来至也。

冬十月，不雨。不雨者，勤雨也。楚人侵郑。

僖公三年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不雨者，勤雨也。

夏四月，不雨。一时言不雨者，闵雨也。闵雨者，有志乎民者也。徐人取舒。

六月，雨。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秋，齐侯、宋公、江人、黄人会于阳谷。阳谷之会，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诸侯，诸侯皆谕乎桓公之志。

冬，公子季友如齐莅盟。莅者位也。其不日，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国与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国与之也。楚人伐郑。

僖公四年

四年春，王正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侵蔡，蔡溃。溃之为言，上下不相得也。侵，浅事也。侵蔡而蔡溃，以桓公为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遂伐楚，次于陉。遂，继事也。次，止也。

夏，许男新臣卒。诸侯死于国，不地；死于外，地。死于师，何为不地？内桓师也。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楚无大夫，其曰屈完何也？以其来会桓，成之为大夫也。其不言使，权在屈完也。则是正乎？曰：非正也。以其来会诸侯，重之也。来者何？内桓师也。于师，前定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为仅矣。屈完曰："大国之以兵向楚，何也？"桓公曰："昭王南征不反，菁茅之贡不至，故周室不祭。"屈完曰：

"菁茅之贡不至则诺。昭王南征不反，我将问诸江！"齐人执陈袁涛涂。齐人者，齐侯也。其人之何也？于是哆然外齐侯也，不正其逾国而执也。

秋，及江人、黄人伐陈。不言其人及之者何？内师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有二事偶，则以后事致；后事小，则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葬许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孙兹帅师会齐人、宋人、卫人、郑人、许人、曹人侵陈。

僖公五年

五年春，晋侯杀其世子申生。目晋侯，斥杀，恶晋侯也。杞伯姬来朝其子。妇人既嫁不逾竟，逾竟非正也。诸侯相见曰朝，伯姬为志乎朝其子也。伯姬为志乎朝其子，则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诸侯相见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来朝其子，参讥也。

夏，公孙兹如牟。公及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会王世子于首戴。及以会，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贰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世天下也。

秋八月，诸侯盟于首戴。无中事而复举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与盟也。尊则其不敢与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谨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块然受诸侯之尊己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则其所善焉何也？是则变之正也。天子微，诸侯不享觐。桓控大国，扶小国，统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会齐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变之正也。天

子微，诸侯不享觐。世子受诸侯之尊己，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郑伯逃归，不盟。以其去诸侯，故逃之也。楚人灭弦。弦子奔黄。弦，国也。其不日，微国也。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晋人执虞公。执不言所于地，缊于晋也。其曰公何也？犹曰其下执之之辞也。其犹下执之之辞何也？晋命行乎虞民矣。虞虢之相救，非相为赐也，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

僖公六年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伐郑，围新城。伐国不言围邑，此其言围何也？病郑也，著郑伯之罪也。

秋，楚人围许，诸侯遂救许。善救许也。

冬，公至自伐郑。其不以救许致何也？大伐郑也。

僖公七年

七年春，齐人伐郑。

夏，小邾子来朝。郑杀其大夫申侯。称国以杀大夫，杀无罪也。

秋七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世子款、郑世子华，盟于宁毋。衣裳之会也。曹伯班卒。公子友如齐。

冬，葬曹昭公。

僖公八年

八年春，王正月，公会王人、齐侯、宋公、卫侯、许男、曹伯、陈世子款，盟于洮。王人之先诸侯何也？贵王命也。朝服虽

敵，必加于上；弁冕虽旧，必加于首；周室虽衰，必先诸侯。兵车之会也。

郑伯乞盟，以向之逃归乞之也。乞者，重辞也，重是盟也。乞者，处其所而请与也。盖汋之也。

夏，狄伐晋。

秋七月，禘于大庙，用致夫人。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辞也，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则以宗庙临之，而后贬焉；一则以外之弗夫人，而见正焉。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僖公九年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说卒。

夏，公会宰周公、齐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葵丘。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宋其称子何也？未葬之辞也。礼，柩在堂上孤无外事。今背殡而出会，以宋子为无哀矣。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内女也，未适人不卒，此何以卒也？许嫁笄而字之，死则以成人之丧治之。

九月戊辰，诸侯盟于葵丘。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为见天子之禁，故备之也。葵丘之会，陈牲而不杀，读书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讫籴，毋易树子，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

甲子，晋侯诡诸卒。

冬，晋里克杀其君之子奚齐。其君之子云者，国人不子也。国人不子何也？不正其杀世子申生而立之也。

僖公十年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齐。狄灭温，温子奔卫。晋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以尊及卑也，荀息闲也。

夏，齐侯、许男伐北戎。晋杀其大夫里克。称国以杀，罪累上也。里克弑二君与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辞言之何也？其杀之不以其罪也。其杀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为杀者，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将杀我乎？"故杀之，不以其罪也。其为重耳弑奈何？晋献公伐虢，得丽姬。献公私之，有二子，长曰奚齐，稚曰卓子。丽姬欲为乱，故谓君曰："吾夜者梦夫人趋而来，曰：'吾苦畏！'胡不使大夫将卫士而卫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于世子，则世子可。"故君谓世子曰："丽姬梦夫人趋而来，曰：'吾苦畏！'女其将卫士而往卫冢乎！"世子曰："敬诺！"筑宫，宫成。丽姬又曰："吾夜者梦夫人趋而来，曰：'吾苦饥！'世子之宫已成，则何为不使祠也？"故献公谓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于君。君田而不在。丽姬以鸩为酒，药脯以毒。献公田来，丽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于君。"君将食，丽姬跪曰："食自外来者，不可不试也。"覆酒于地，而地贲；以脯与犬，犬死。丽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国，子之国也，子何迟于为君？"君喟然叹曰："吾与女未有过切，是何与我之深也！"使人谓世子曰："尔其图之！"世子之傅里克谓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则可以生，不入自明则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明，则丽姬必死；丽姬死，则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宁自杀以安吾君，以重耳为寄矣！"刎脰而死。故里克所为弑者，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将杀我也！"

秋七月。

冬，大雨雪。

僖公十一年

十有一年春，晋杀其大夫丕郑父。称国以杀，罪累上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会齐侯于阳谷。

秋八月，大雩。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冬，楚人伐黄。

僖公十二年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灭黄。贯之盟，管仲曰："江、黄远齐而近楚。楚，为利之国也。若伐而不能救，则无以宗诸侯矣。"桓公不听，遂与之盟。管仲死，楚伐江灭黄，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闵之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陈侯杵臼卒。

僖公十三年

十有三年春，狄侵卫。

夏四月，葬陈宣公。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咸。兵车之会也。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齐。

僖公十四年

十有四年春，诸侯城缘陵。其曰诸侯，散辞也。聚而曰散，何也？诸侯城，有散辞也，桓德衰矣。

夏六月，季姬及缯子遇于防，使缯子来朝。遇者，同谋也。来朝者，来请己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以病缯子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林属于山为鹿。沙，山名也。无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其变也。狄侵郑。

冬，蔡侯肸卒。诸侯时卒，恶之也。

僖公十五年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齐。楚人伐徐。

三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盟于牡丘。兵车之会也。遂次于匡。遂，继事也。次，止也，有畏也。公孙敖帅师及诸侯之大夫救徐。善救徐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齐师、曹师伐厉。

八月，螽。螽，虫灾也。甚则月，不甚则时。

九月，公至自会。季姬归于缯。己卯晦，震夷伯之庙。晦，冥也。震，雷也。夷伯，鲁大夫也。因此以见天子至于，皆有庙：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贵始，德之本也，始封必为祖。

冬，宋人伐曹。楚人败徐于娄林。夷狄相败，志也。

十有一月壬戌，晋侯及秦伯战于韩。获晋侯。韩之战，晋侯失民矣，以其民未败而君获也。

僖公十六年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先陨而后石何也？陨而后石也。于宋四竟之内曰宋。后数，散辞也，耳治也。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是月也，决不日而月也。六鹢退飞过宋都，先数，聚辞也，目治也。子曰：石，无知之物，鹢，微有知之物。石无知，故日之；鹢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于物，无所苟而已。石、鹢且犹尽其辞，而况于人乎？故五石六鹢之辞不设，则

王道不亢矣。民所聚曰都。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大夫日卒，正也。称公弟叔仲，贤也。大夫不言公子、公孙，疏之也。

夏四月丙申，缯季姬卒。

秋七月甲子，公孙兹卒。大夫日卒，正也。

冬十有二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邢侯、曹伯于淮。兵车之会也。

僖公十七年

十有七年春，齐人、徐人伐英氏。

夏，灭项。孰灭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为贤者讳也。项，国也，不可灭而灭之乎？桓公知项之可灭也，而不知己之不可以灭也。既灭人之国矣，何贤乎？君子恶恶疾其始，善善乐其终。桓公尝有存亡继绝之功，故君子为之讳也。

秋，夫人姜氏会齐侯于卞。

九月，公至自会。

冬十有二月乙亥，齐侯小白卒。此不正，其日之何也？其不正，前见矣。其不正之前见何也？以不正入虚国，故称嫌焉尔。

僖公十八年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卫人、邾人伐齐。非伐丧也。

夏，师救齐。善救齐也。

五月戊寅，宋师及齐师战于甗。齐师败绩。战不言伐，客不言及；言及，恶宋也。狄救齐。善救齐也。

秋八月丁亥，葬齐桓公。

冬，邢人、狄人伐卫。狄其称人何也？善累而后进之。伐卫，

所以救齐也，功近而德远矣。

僖公十九年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执滕子婴齐。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缯子会盟于邾。己酉，邾人执缯子，用之。微国之君，因邾以求与之盟。人因己以求与之盟，已迎而执之。恶之，故谨而日之也。用之者，叩其鼻以衈社也。

秋，宋人围曹。卫人伐邢。

冬，会陈人、蔡人、楚人、郑人盟于齐。梁亡。自亡也：湎于酒，淫于色，心昏耳目塞，上无正长之治，大臣背叛，民为寇盗。梁亡，自亡也。如加力役焉，湎不足道也。梁亡，郑弃其师，我无加损焉，正名而已矣。梁亡，出恶正也。郑弃其师，恶其长也。

僖公二十年

二十年春，新作南门。作，为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南门者，法门也。

夏，郜子来朝。

五月乙巳，西宫灾。谓之新宫，则近为祢宫。以谥言之，则如疏之然，以是为闵宫也。郑人入滑。

秋，齐人、狄人盟于邢。邢为主焉尔。邢小，其为主何也？其为主乎救齐。

冬，楚人伐随。随，国也。

僖公二十一年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卫。宋人、齐人、楚人盟于鹿上。

夏，大旱。旱，时，正也。

秋，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会于雩。执宋公以伐宋。以，重辞也。

冬，公伐邾。楚人使宜申来献捷。捷，军得也。其不曰宋捷何也？不与楚捷于宋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会诸侯盟于薄。会者，外为主焉尔。释宋公。外释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与之盟目之也。不言楚，不与楚专释也。

僖公二十二年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须句。

夏，宋公、卫侯、许男、滕子伐郑。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战于升陉。内讳败，举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败也。不言及之者，为内讳也。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师败绩。日事遇朔曰朔。《春秋》三十有四战，未有以尊败乎卑，以师败乎人者也。以尊败乎卑，以师败乎人，则骄其敌。襄公以师败乎人，而不骄其敌何也？责之也。泓之战，以为复雩之耻也。雩之耻，宋襄公有以自取之。伐齐之丧，执滕子，围曹，为雩之会，不顾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成王怒而执之。故曰：礼人而不答，则反其敬；爱人而不亲，则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则反其知。过而不改，又之，是谓之过。襄公之谓也。古者被甲婴胄，非以兴国也，则以征无道也，岂曰以报其耻哉？

宋公与楚人战于泓水之上。司马子反曰："楚众我少，鼓险而击之，胜无幸焉。"襄公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须其出。"既出，旌乱于上，陈乱于下。子反曰："楚众我少，击之，胜无幸焉。"襄公曰："不鼓不成列。"须其成列而后击之，则众败而身伤

焉，七月而死。倍则攻，敌则战，少则守。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为言？信之所以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为道？道之贵者时，其行势也。

僖公二十三年

二十有三年春，齐侯伐宋，围闵。伐国不言围邑，此其言围何也？不正其以恶报恶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兹父卒。兹父之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战，则是弃其师也。为人君而弃其师，其民孰以为君哉！

秋，楚人伐陈。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僖公二十四年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郑。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郑。天子无出。出，失天下也。居者，居其所也。虽失天下，莫敢有也。晋侯夷吾卒。

僖公二十五年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卫侯毁灭邢。毁之名何也？不正其伐本而灭同姓也。

夏四月癸酉，卫侯毁卒。宋荡伯姬来逆妇。妇人既嫁不逾竟。宋荡伯姬来逆妇，非正也。其曰妇何也？缘姑言之之辞也。宋杀其大夫。其不称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

秋，楚人围陈，纳顿子于顿。纳者，内弗受也。围，一事也；纳，一事也。而遂言之，盖纳顿子者，陈也。葬卫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会卫子、莒庆，盟于洮。莒无大夫，其曰莒庆何也？以公之会目之也。

僖公二十六年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会莒子、卫宁速，盟于向。公不会大夫，其曰宁速何也？以其随莒子，可以言会也。齐人侵我西鄙。公追齐师，至巂，弗及。人，微者也，侵，浅事也。公之追之，非正也。至巂，急辞也。弗及者，弗与也，可以及而不敢及也。其侵也曰人，其追也曰师，以公之弗及大之也。弗及，内辞也。

夏，齐人伐我北鄙。卫人伐齐。公子遂如楚乞师。乞，重辞也。何重焉？重人之死也，非所乞也。师出不必反，战不必胜，故重之也。

秋，楚人灭夔，以夔子归。夔，国也。不日，微国也。以归，犹愈乎执也。

冬，楚人伐宋，围闵。伐国不言围邑，此其言围何也？以吾用其师目其事也，非道用师也。公以楚师伐齐，取谷。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民以其死，非其正也。公至自伐齐。恶事不致，此其致之何也？危之也。

僖公二十七年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来朝。

夏，六月庚寅，齐侯昭卒。

秋，八月乙未，葬齐孝公。乙巳，公子遂帅师入杞。

冬，楚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围宋。楚人者，楚子也。

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诸侯也。其人诸侯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国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会诸侯盟于宋。

僖公二十八年

二十有八年春，晋侯侵曹。晋侯伐卫。再称晋侯，忌也。公子买戍卫。不卒戍，刺之。先名后刺，杀有罪也。公子启曰："不卒戍者，可以卒也。可以卒而不卒，讥在公子也，刺之可也。"

楚人救卫。

三月丙午，晋侯入曹，执曹伯，畀宋人。入者，内弗受也。日人，恶入者也。以晋侯而斥执曹伯，恶晋侯也。畀，与也。其曰人何也？不以晋侯畀宋公也。

夏四月己巳，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楚师败绩。楚杀其大夫得臣。卫侯出奔楚。五月癸丑，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盟于践土。讳会天王也。陈侯如会。如会，外乎会也，于会受命也，公朝于王所。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

六月，卫侯郑自楚复归于卫。自楚，楚有奉焉尔。复者，复中国也。归者，归其所也。郑之名，失国也。卫元咺出奔晋。陈侯款卒。

秋，杞伯姬来。公子遂如齐。

冬，公会晋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讳会天王也。天王守于河阳。全天王之行也。为若将守而遇诸侯之朝也，为天王讳也。水北为阳，山南为阳。温，河阳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朝于庙，礼也；于外，非礼也。独公朝与？诸侯尽朝也。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谨而日之。主善以内，

目恶以外。言曰：公朝，逆辞也，而尊天子。会于温，言小诸侯。温，河北地；以河阳言之，大天子也。日系于月，月系于时。壬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系也。以为晋文公之行事为已傎矣！晋人执卫侯，归之于京师。此入而执，其不言人何也？不外王命于卫也。归之于京师，缓辞也，断在京师也。卫元咺自晋复归于卫。自晋，晋有奉焉尔。复者，复中国也。归者，归其所也。

诸侯遂围许。遂，继事也。曹伯襄复归于曹。复者，复中国也。天子免之，因与之会。其曰复，通王命也。遂会诸侯围许。遂，继事也。

僖公二十九年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卢来。介，国。葛卢，微国之君未爵者也。其曰来，卑也。公至自围许。

夏六月，公会王人、晋人、宋人、齐人、陈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秋，大雨雹。

冬，介葛卢来。

僖公三十年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齐。

秋，卫杀其大夫元咺。称国以杀，罪累上也，以是为讼君也。卫侯在外，其以累上之辞言之何也？待其杀而后人也。及公子瑕。公子瑕，累也，以尊及卑也。卫侯郑归于卫。晋人、秦人围郑。介人侵萧。

冬，天王使宰周公来聘。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公子遂如京

师，遂如晋。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师也。

僖公三十一年

三十有一年春，取济西田。公子遂如晋。

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免牲，犹三望。夏四月，不时也。四卜，非礼也。免牲者，为之缁衣熏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乃者，亡乎人之辞也。犹者，可以已之辞也。

秋七月。

冬，杞伯姬来求妇。妇人既嫁不逾竟，杞伯姬来求妇，非正也。狄围卫。

十有二月，卫迁于帝丘。

僖公三十二年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郑伯捷卒。卫人侵狄。

秋，卫人及狄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晋侯重耳卒。

僖公三十三年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滑，国也。齐侯使国归父来聘。

夏四月辛巳，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殽。不言战而言败何也？狄秦也。其狄之何也？秦越千里之险，入虚国，进不能守，退败其师徒，乱人子女之教，无男女之别，秦之为狄，自殽之战始也。秦伯将袭郑，百里子与蹇叔子谏曰：“千里而袭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曰：“子之冢木已拱矣，何知！”师行，百里子与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女死，必于殽之岩唫之下。我将尸女于是！”师行，

百里子与蹇叔子随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为哭吾师也？"二子曰："非敢哭师也，哭吾子也。我老矣！彼不死，则我死矣！"晋人与姜戎要而击之殽，匹马倚轮无反者。晋人者，晋子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为微之？不正其释殡而主乎战也。

癸巳，葬晋文公。

日葬，危不得葬也。狄侵齐。公伐邾。取訾楼。

秋，公子遂帅师伐邾。晋人败狄于箕。

冬十月，公如齐。

十有二月，公至自齐。乙巳，公薨于小寝。小寝，非正也。陨霜不杀草。未可杀而杀，举重也；可杀而不杀，举轻也。李梅实。实之为言，犹实也。晋人、陈人、郑人伐许。

文　　公

文公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继正即位，正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天王使叔服来会葬。葬曰会，其志重天子之礼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薨称公，举上也。葬我君，接上下也。僖公，葬而后举谥，谥所以成德也，于卒事乎加之矣。天王使毛伯来锡公命。礼有受命，无来锡命，锡命非正也。晋侯伐卫。叔孙得臣如京师。卫人伐晋。

秋，公孙敖会晋侯于戚。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日髡之卒，所以谨商臣之弑也。夷狄不言正、不正。公孙敖如齐。

文公二年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晋侯及秦师战于彭衙，秦师败绩。丁丑，作僖公主。作，为也，为僖公主也。立主，丧主于虞，吉主于练。作僖公主，讥其后也。作主、坏庙有时日，于练焉坏庙。坏庙之道，易檐可也，改涂可也。

三月乙巳，及晋处父盟。不言公，处父伉也，为公讳也。何以知其与公盟？以其日也。何以不言公之如晋？所耻也。出不书，反不致也。

夏六月，公孙敖会宋公、陈侯、郑伯、晋士縠，盟于垂敛。内大夫可以会外诸侯。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历时而言不雨，文不忧雨也。不忧雨者，无志乎民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庙，跻僖公。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尝。祫祭者，毁庙之主，陈于大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祭于大祖。跻，升也，先亲而后祖也，逆祀也。逆祀，则是无昭穆也。无昭穆，则是无祖也。无祖，则无天也。故曰：文无天。无天者，是无天而行也。君子不以亲亲害尊尊，此《春秋》之义也。

冬，晋人、宋人、陈人、郑人伐秦。公子遂如齐纳币。

文公三年

三年春，王正月，叔孙得臣会晋人、宋人、陈人、卫人、郑人伐沈。沈溃。

夏五月，王子虎卒。叔服也，此不卒者也，何以卒之？以其来会葬，我卒之也。或曰：以其尝执重以守也。秦人伐晋。

秋，楚人围江。雨螽于宋。外灾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灾甚也。其甚奈何？茅茨尽矣。著于上，见于下，谓之雨。

冬，公如晋。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晋侯盟。晋阳处父帅师伐楚救江。此伐楚，其言救江何也？江远楚近，伐楚所以救江也。

文公四年

四年春，公至自晋。

夏，逆妇姜于齐。其曰妇姜，为其礼成乎齐也。其逆者谁也？亲逆而称妇，或者公与？何其速妇之也？曰：公也。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礼于齐也。曰妇，有姑之辞也。其不言氏何也？贬之也。何为贬之也？夫人与有贬也。狄侵齐。

秋，楚人灭江。晋侯伐秦。卫侯使宁俞来聘。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风氏薨。

文公五年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荣叔归含且赗。含，一事也；赗，一事也；兼归之，非正也。其曰且，志兼也。其不言来，不周事之用也。赗以早，而含以晚。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风。王使毛伯来会葬。会葬之礼于鄙上。

夏，公孙敖如晋。秦人入鄀。

秋，楚人灭六。

冬十月甲申，许男业卒。

文公六年

六年春，葬许僖公。

夏，季孙行父如陈。

秋，季孙行父如晋。

八月乙亥，晋侯骥卒。

冬十月，公子遂如晋。葬晋襄公。晋杀其大夫阳处父。称国以杀，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辞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则下暗，下暗则上聋。且暗且聋，无以相通。射姑杀者也。射姑之杀奈何？曰：晋将与狄战，使狐夜姑为将军，赵盾佐之。阳处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贤者，不使贤者佐仁者。今赵盾贤，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诺！"谓夜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夜姑曰："敬诺！"襄公死，处父主竟上事，射姑使人杀之。君漏言也，故士造辟而言，诡辞而出，曰："用我则可，不用我则无乱其德。"晋狐夜姑出奔狄。闰月不告月，犹朝于庙。不告月者何也？不告朔也。不告朔则何为不言朔也？闰月者，附月之余日也，积分而成于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丧事不数也。犹之为言，可以已也。

文公七年

七年春，公伐邾。

三月甲戌，取须句。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再取，故谨而日之也。遂城郚。遂，继事也。

夏四月，宋公壬臣卒。宋人杀其大夫。称人以杀，诛有罪也。戊子，晋人及秦人战于令狐。晋先蔑奔秦。不言出，在外也。辍战而奔秦，以是为逃军也。狄侵我西鄙。

秋八月，公会诸侯、晋大夫，盟于扈。其曰诸侯，略之也。

冬，徐伐莒。公孙敖如莒莅盟。莅，位也。其曰位何也？前定也。其不日，前定之盟不日也。

文公八年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会晋赵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会雒戎，盟于暴。公孙敖如京师，不至而复。丙戌，奔莒。不言所至，未如也，未如则未复也。未如而曰如，不废君命也。未复而曰复，不专君命敢。其如，非如也；其复，非复也。唯奔莒之为信，故谨而日之也。螽。宋人杀其大夫司马。司马，官也。其以官称，无君之辞也。宋司城来奔。司城，官也。其以官称，无君之辞也。来奔者不言出，举其接我也。

文公九年

九年春，毛伯来求金。求车犹可，求金甚矣！夫人姜氏如齐。

二月，叔孙得臣如京师。京，大也。师，众也。言周，必以众与大言之也。辛丑，葬襄王。天子志崩不志葬。举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志葬，危不得葬也。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辞也！晋人杀其大夫先都。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齐。卑以尊致，病文公也。晋人杀其大夫士縠，及箕郑父。称人以杀，诛有罪也。郑父，累也。楚人伐郑。公子遂会晋人、宋人、卫人、许人，救郑。

夏，狄侵齐。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震，动也。地，不震者也。震，故谨而日之也。

冬楚子使萩来聘。楚无大夫，其曰萩何也？以其来我褒之也。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襚。秦人弗夫人也，即外之弗夫人而见正焉。葬曹共公。

文公十年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孙辰卒。

夏，秦伐晋。楚杀其大夫宜申。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历时而言不雨，文不闵雨也。不闵雨者，无志乎民也。及苏子盟于女栗。

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文公十一年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夏，叔彭生会晋郤缺于承匡。

秋，曹伯来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齐。

冬十月甲午，叔孙得臣败狄于咸。不言帅师而言败，何也？直败一人之辞也。一人而曰败，何也？以众焉言之也。《传》曰：长狄也，弟兄三人，佚宕中国，瓦石不能害。叔孙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横九亩，断其首而载之，眉见于轼。然则何为不言获也？曰：古者不重创，不禽二毛，故不言获，为内讳也。其之齐者，王子成父杀之，则未知其之晋者也。

文公十二年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来奔。杞伯来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其曰子叔姬，贵也，公之母姊妹也。其一传曰，许嫁以卒之也。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许嫁，二十而嫁。

夏，楚人围巢。

秋，滕子来朝。秦伯使术来聘。

冬十有二月戊午，晋人、秦人战于河曲。不言及，秦、晋之

战已亟，故略之也。季孙行父帅师，城诸及郓。称帅师，言有难也。

文公十三年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陈侯朔卒。邾子蘧篨卒。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大室屋坏。大室屋坏者，有坏道也，讥不修也。大室，犹世室也。周公，曰大庙；伯禽，曰大室；群公，曰宫。礼，宗庙之事，君亲割，夫人亲舂，敬之至也。为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庙坏，极称之，志不敬也。

冬，公如晋。卫侯会公于沓。狄侵卫。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晋侯盟。还自晋。还者，事未毕也。自晋，事毕也。郑伯会公于棐。

文公十四年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晋。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帅师伐邾。

夏五月乙亥，齐侯潘卒。

六月，公会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伯、曹伯、晋赵盾。癸酉，同盟于新城。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孛之为言，犹茀也；其曰入北斗，斗有环域也。公至自会。晋人纳捷菑于邾。弗克纳。是郤克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为微之也？长毂五百乘，绵地千里，过宋、郑、滕、薛，夐入千乘之国，欲变人之主；至城下然后知，何知之晚也！弗克纳，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义也。捷菑，晋出也。貜且，齐出也。貜且，正也。捷菑，不正也。

九月甲申，公孙敖卒于齐。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为

受其丧，不可不卒也。其地，于外也。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舍未逾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为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商人其不以国氏何也？不以嫌代嫌也。舍之不日何也？未成为君也。宋子哀来奔。其曰子哀，失之也。

冬，单伯如齐。齐人执单伯。私罪也。单伯淫于齐，齐人执之。齐人执之叔姬。叔姬同罪也。

文公十五年

十有五年春，季孙行父如晋。

三月，宋司马华孙来盟。司马，官也。其以官称，无君之辞也。来盟者何？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国与之也。

夏，曹伯来朝。齐人归公孙敖之丧。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单伯至自齐。大夫执则致，致则名，此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晋郤缺帅师伐蔡，戊申入蔡。

秋，齐人侵我西鄙。其曰鄙，远之也。其远之何也？不以难介我国也。季孙行父如晋。

冬十有一月，诸侯盟于扈。

十有二月，齐人来归子叔姬。其曰子叔姬，贵之也。其言来归何也？父母之于子，虽有罪，犹欲其免也。齐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文公十六年

十有六年春，季孙行父会齐侯于阳谷。齐侯弗及盟。弗及者，内辞也。行父失命矣，齐得内辞也。

夏五月，公四不视朔。天子告朔于诸侯，诸侯受乎祢庙，礼

也。公四不视朔，公不臣也，以公为厌政以甚矣。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齐侯盟于师丘。复行父之盟也。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毁泉台。丧不贰事，贰事缓丧也。以文为多失道矣。自古为之，今毁之，不如勿处而已矣。楚人、秦人、巴人灭庸。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文公十七年

十有七年春，晋人、卫人、陈人、郑人伐宋。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声姜。齐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齐侯盟于谷。诸侯会于扈。

秋，公至自谷。

冬，公子遂如齐。

文公十八年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台下。台下，非正也。秦伯䓨卒。

夏五月戊戌，齐人弑其君商人。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孙得臣如齐。使举上客，而不称介，不正其同伦而相介，故列而数之也。

冬十月，子卒。子卒不日，故也。夫人姜氏归于齐。恶宣公也，有不待贬绝，而罪恶见者；有待贬绝，而恶从之者。侄娣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缓带。一曰就贤也。季孙行父如齐。莒弑其君庶其。

宣　公

宣公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继故而言即位，与闻乎故也。公子遂如齐逆女。

三月，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其不言氏，丧未毕，故略之也。其曰妇，缘姑言之之辞也。遂之挈，由上致之也。

夏，季孙行父如齐。晋放其大夫胥甲父于卫。放犹屏也。称国以放，放无罪也。公会齐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齐。

六月，齐人取济西田。内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为赂齐也。

秋，邾子来朝。楚子、郑人侵陈，遂侵宋。遂，继事也。晋赵盾帅师救陈。善救陈也。宋公、陈侯、卫侯、曹伯会晋师于棐林，伐郑。列数诸侯而会晋赵盾，大赵盾之事也。其曰师何也？以其大之也。于棐林，地而后伐郑，疑辞也。此其地何？则著其美也。

冬，晋赵穿帅师侵崇。晋人、宋人伐郑。伐郑，所以救宋也。

宣公二年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华元帅师及郑公子归生帅师战于大棘，宋师败绩。获宋华元。获者，不与之辞也。言尽其众以救其将也。以三军敌华元，华元虽获，不病矣。秦师伐晋。

夏，晋人、宋人、卫人、陈人侵郑。

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灵公朝诸大夫，而暴弹

之，观其辟丸也。赵盾入谏，不听；出亡，至于郊。赵穿弑公而后反赵盾，史狐书贼，曰："赵盾弑公。"盾曰："天乎，天乎！予无罪。孰为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史狐曰："子为正卿，入谏不听，出亡不远；君弑，反不讨贼则志同，志同则书重，非子而谁？故书之。"曰晋赵盾弑其君夷皋者，过在下也。曰于盾也，见忠臣之至，于许世子止，见孝子之至。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宣公三年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伤。之口，缓辞也，伤自牛作也。改卜牛。牛死，乃不郊，事之变也。乃者，亡乎人之辞也。犹三望。葬匡王。楚子伐陆浑戎。

夏，楚人侵郑。

秋，赤狄侵齐。宋师围曹。

冬十月丙戌，郑伯兰卒。葬郑穆公。

宣公四年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齐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及者，内为志焉尔。平者，成也。不肯者，可以肯也。公伐莒，取向。伐犹可；取向，甚矣！莒人辞不受治也。伐莒，义兵也。取向，非也，乘义而为利也。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赤狄侵齐。

秋，公如齐。公至自齐。

冬，楚子伐郑。

宣公五年

五年春，公如齐。

夏，公至自齐。

秋九月，齐高固来逆子叔姬。诸侯之嫁于大夫，主大夫以与之。来者，接内也。不正其接内，故不与夫妇之称也。叔孙得臣卒。

冬，齐高固及子叔姬来。及者，及吾子叔姬也。为使来者，不使得归之意也。楚人伐郑。

宣公六年

六年春，晋赵盾、卫孙免侵陈。此帅师也，其不言帅师何也？不正其败前事，故不与帅师也。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冬十月。

宣公七年

七年春，卫侯使孙良夫来盟。来盟，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国与之。不言其人，亦以国与之。不日，前定之盟不日。

夏，公会齐侯伐莱。

秋，公至自伐莱。大旱。

冬，公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于黑壤。

宣公八年

八年春，公至自会。

夏六月，公子遂如齐，至黄乃复。乃者，亡乎人之辞也；复者，事毕也，不专公命也。辛巳，有事于大庙。仲遂卒于垂。为若反命而后卒也。此公子也，其曰仲何也？疏之也。何为疏之也？是不卒者也，不疏，则无用见其不卒也。则其卒之何也？以讥乎

宣也。其讥乎宣何也？闻大夫之丧，则去乐，卒事。壬午，犹绎。犹者，可以已之辞也；绎者，祭之旦日之享宾也。万人，去籥。以其为之变，讥之也。戊子，夫人熊氏薨。晋师、白狄伐秦。楚人灭舒鄝。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顷熊。雨，不克葬。葬既有日，不为雨止，礼也。雨，不克葬，丧不以制也。庚寅，日中而克葬。而，缓辞也。足乎日之辞也。城平阳。楚师伐陈。

宣公九年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齐。公至自齐。

夏，仲孙蔑如京师。齐侯伐莱。

秋，取根牟。

八月，滕子卒。

九月，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会于扈。晋荀林父帅师伐陈。辛酉，晋侯黑臀卒于扈。其地，于外也；其日，未逾竟也。

冬十月癸酉，卫侯郑卒。宋人围滕。楚子伐郑。晋郤缺帅师救郑。陈杀其大夫泄冶。称国以杀其大夫，杀无罪也。泄治之无罪如何？陈灵公通于夏征舒之家，公孙宁、仪行父亦通其家。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戏于朝。泄冶闻之，人谏，曰："使国人闻之则犹可，使仁人闻之则不可。"君愧于泄冶，不能用其言而杀之。

宣公十年

十年春，公如齐。公至自齐。齐人归我济西田。公娶齐，齐由以为兄弟，反之。不言来，公如齐受之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己巳，齐侯元卒。齐崔氏出奔卫。氏者，举族而出之之辞也。公如齐。

五月，公至自齐。癸巳，陈夏征舒弑其君平国。

六月，宋师伐滕。公孙归父如齐。葬齐惠公。晋人、宋人、卫人、曹人伐郑。

秋，天王使王季子来聘。其曰王季，王子也。其曰子，尊之也。聘，问也。公孙归父帅师伐邾，取绎。大水。季孙行父如齐。

冬，公孙归父如齐。齐侯使国佐来聘。饥。楚子伐郑。

宣公十一年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陈侯、郑伯盟于夷陵。公孙归父会齐人伐莒。

秋，晋侯会狄于欑函。不言及，外狄。

冬十月，楚人杀陈夏征舒。此入而杀也，其不言入何也？外征舒于陈也。其外征舒于陈何也？明楚之讨有罪也。丁亥，楚子入陈。入者，内弗受也。日入，恶入者也。何用弗受也？不使夷狄为中国也。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纳者，内弗受也。辅人之不能民而讨，犹可；入人之国，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

宣公十二年

十有二年春，葬陈灵公。楚子围郑。

夏六月乙卯，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邲。晋师败绩。绩，功也。功，事也。日，其事败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灭萧。晋人、宋人、卫人、曹人同盟于清丘。宋师伐陈。卫人救陈。

宣公十三年

十有三年春，齐师伐莒。

夏，楚子伐宋。

秋，螽。

冬，晋杀其大夫先谷。

宣公十四年

十有四年春，卫杀其大夫孔达。

夏五月壬申，曹伯寿卒。晋侯伐郑。

秋九月，楚子围宋。葬曹文公。

冬，公孙归父会齐侯于谷。

宣公十五年

十有五年春，公孙归父会楚子于宋。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平者，成也，善其量力而反义也。人者，众辞也。平称众，上下欲之也。外平不道，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

六月癸卯，晋师灭赤狄潞氏，以潞子婴儿归。灭国有三术：中国谨日，卑国月，夷狄不日。其曰潞子婴儿，贤也。秦人伐晋。王札子杀召伯、毛伯。王札子者，当上之辞也。杀召伯、毛伯，不言其何也？两下相杀也。两下相杀，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矫王命以杀之，非忿怒相杀也，故曰以王命杀也。以王命杀则何志焉？为天下主者天也，继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倾也。

秋，螽。仲孙蔑会齐高固于无娄。初税亩。初者始也。古者

什一，藉而不税。初税亩，非正也。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初税亩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以公之与民为已悉矣。古者公田为居，井灶葱韭尽取焉。

冬，蝝生。蝝非灾也。其曰蝝，非税亩之灾也。饥。

宣公十六年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晋人灭赤狄甲氏，及留吁。

夏，成周宣榭灾。周灾不志也，其曰宣榭何也？以乐器之所藏目之也。

秋，郯伯姬来归。

冬，大有年。五谷大熟为大有年。

宣公十七年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许男锡我卒。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许昭公。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己未，公会晋侯、卫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断道。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秋，公至自会。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其曰公弟叔肸，贤之也。其贤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则胡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与之财，则曰：“我足矣。”织屦而食，终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为通恩也，以取贵乎《春秋》。

宣公十八年

十有八年春，晋侯、卫世子臧伐齐。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缯子于缯。戕犹残也，捝杀也。甲戌，楚子吕卒。夷狄不卒，卒，少进也。卒而不日，日，少进也。日而不言正、不正，简之也。公孙归父如晋。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寝。正寝也。归父还自晋。还者，事未毕也。自晋，事毕也。与人之子守其父之殡，捐殡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至柽，遂奔齐。遂，继事也。

成　　公

成公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无冰。终时无冰则志，此未终时而言无冰何也？终无冰矣，加之寒之辞也。

三月，作丘甲。作，为也。丘为甲也。丘甲，国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丘作甲之为非正何也？古者立国家，百官具，农工皆有职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为也。丘作甲，非正也。

夏，臧孙许及晋侯盟于赤棘。

秋，王师败绩于贸戎。不言战，莫之敢敌也。为尊者，讳敌不讳败；为亲者，讳败不讳敌，尊尊亲亲之义也。然则孰败之？晋也。

冬十月。季孙行父秃，晋郤克眇，卫孙良夫跛，曹公子手偻，同时而聘于齐。齐使秃者御秃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偻者御偻者。萧同侄子处台上而笑之，闻于客，客不说而去，相与立胥闾而语，移日不解。齐人有知之者，曰："齐之患，必自此始矣！"

成公二年

二年春，齐侯伐我北鄙。

夏四月丙戌，卫孙良夫帅师及齐师占于新筑，卫师败绩。

六月癸酉，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帅师，会晋郤克、卫孙良夫、曹公子手，及齐侯战于鞌。齐师败绩。其日，或曰日其战也，或曰日其悉也。曹无大夫，其曰公子何也？以吾之四大夫在焉，举其贵者也。

秋七月，齐侯使国佐如师。己酉，及国佐盟于爰娄。鞌去国五百里，爰娄去国五十里。壹战绵地五百里，焚雍门之茨，侵车东至海。君子闻之，曰："夫甚，甚之辞焉，齐有以取之也。"齐之有以取之何也？败卫师于新筑，侵我北鄙，敖郤献子，齐有以取之也。爰娄在师之外。郤克曰："反鲁、卫之侵地，以纪侯之甗来，以萧同侄子之母为质，使耕者皆东其亩，然后与子盟。"国佐曰："反鲁、卫之侵地，以纪侯之甗来，则诺。以萧同侄子之母为质，则是齐侯之母也，齐侯之母犹晋君之母也，晋君之母犹齐侯之母也，使耕者尽东其亩，则是终土齐也：不可！请壹战！壹战不克，请再；再不克，请三；三不克，请四；四不克，请五；五不克，举国而授！"于是而与之盟。

八月壬午，宋公鲍卒。庚寅，卫侯速卒。取汶阳田。

冬，楚师、郑师侵卫。

十有一月，公会楚公子婴齐于蜀。楚无大夫，其曰公子何也？婴齐亢也。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陈人、卫人、郑人、齐人、曹人、邾人、薛人、缯人盟于蜀。楚其称人何也？于是而后公得其所也。会与盟同月，则地会不地盟；不同月，则地会地盟。此其地会地盟何也？以公得其所，申其事也。今之屈，向之骄也。

成公三年

三年春，王正月，公会晋侯、宋公、卫侯、曹伯伐郑。辛亥，葬卫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郑。甲子，新宫灾，三日哭。新宫者，祢宫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礼也。迫近在不敢称谥，恭也。其辞恭且哀，以成公为无讥矣。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晋。郑公子去疾帅师伐许。公至自晋。

秋，叔孙侨如帅师围棘。大雩。晋郤克、卫孙良夫伐墙咎如。

冬十有一月，晋侯使荀庚来聘。卫侯使孙良夫来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孙良夫盟。其日，公也。来聘而求盟，不言及者，以国与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国与之也。不方求，两欲之也。郑伐许。

成公四年

四年春，宋公使华元来聘。

三月壬申，郑伯坚卒。杞伯来朝。

夏四月甲寅，臧孙许卒。公如晋。葬郑襄公。

秋，公至自晋。

冬，城郓。郑伯伐许。

成公五年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来归。妇人之义：嫁曰归，反曰来归。仲孙蔑如宋。

夏，叔孙侨如会晋荀首于谷。梁山崩。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有崩道，则何以书也？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晋君召伯尊而问焉。伯尊来，遇辇者，辇者不辟。使车右下而鞭之。

辇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远矣。"伯尊下车而问焉，曰："子有闻乎？"对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吾为此召我也。为之奈何？"辇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虽召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问焉，辇者曰："君亲素缟，帅群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问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为之奈何？"伯尊曰："君亲素缟，帅群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闻之，曰："伯尊其无绩乎，攘善也！"

秋，大水。

冬十一月己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己丑，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虫牢。

成公六年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会。

二月辛巳，立武宫。立者，不宜立也。取鄟。鄟，国也。卫孙良夫帅师侵宋。

夏六月，邾子来朝。公孙婴齐如晋。壬申，郑伯费卒。

秋，仲孙蔑、叔孙侨如帅师侵宋。楚公子婴齐帅师伐郑。

冬，季孙行父如晋。晋栾书帅师救郑。

成公七年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不言日，急辞也，过有司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伤，展道尽矣，其所以备灾之道不尽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又，有继之辞也。其，缓辞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过也。乃免牛。乃者，亡乎人之辞也。免牲者，为之缁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吴伐郯。

夏五月，曹伯来朝。不郊，犹三望。

秋，楚公子婴齐帅师伐郑。公会晋侯、齐侯　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郑。

八月戊辰，同盟于马陵。公至自会。吴人州来。

冬，大雩。雩，不月而时，非之也。冬无为雩也。卫孙林父出奔晋。

成公八年

八年春，晋侯使韩穿来言汶阳之田，归之于齐。于齐，缓辞也，不使尽我也。晋栾书帅师侵蔡。公孙婴齐如莒。宋公使华元来聘。

夏，宋公使公孙寿来纳币。晋杀其大夫赵同、赵括。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来锡公命。礼有受命，无来锡命，锡命非正也。曰天子何也？曰见一称也。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晋侯使士燮来聘。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人、邾人伐郯。卫人来媵。媵浅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尽其事也。

成公九年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来逆叔姬之丧以归。《传》曰：夫无逆出妻之丧而为之也。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公至自会。

二月，伯姬归于宋。

夏，季孙行父如宋致女。致者，不致者也。妇人在家制于父，既嫁制于夫。如宋致女，是以我尽之也。不正，故不与内称也。逆者微，故致女。详其事，贤伯姬也。晋人来媵。媵浅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尽其事也。

秋七月丙子，齐侯无野卒。晋人执郑伯。晋栾书帅师伐郑。不言战，以郑伯也。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

冬十有一月，葬齐顷公。楚公子婴齐帅师伐莒。庚申，莒溃。其日，莒虽夷狄，犹中国也。大夫溃莒而之楚，是以知其上为事也。恶之，故谨而日之也。楚人入郓。秦人、白狄伐晋。郑人围许。城中城。城中城者，非外民也。

成公十年

十年春，卫侯之弟黑背帅师侵郑。

夏四月，五卜郊，不从，乃不郊。夏，四月，不时也。五卜，强也。乃者，亡乎人之辞也。

五月，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伐郑。齐人来媵。丙午，晋侯獳卒。

秋七月，公如晋。

冬十月。

成公十一年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晋。晋侯使郤犨来聘。己丑，及郤犨盟。

夏，季孙行父如晋。

秋，叔孙侨如如齐。

冬十月。

成公十二年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晋。周有入无出。其曰出，上下一见之也。言其上下之道无以存也。上虽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

夏，公会晋侯、卫侯于琐泽。

秋，晋人败狄于交刚。中国与夷狄不言战，皆曰败之。夷狄不日。

冬十月。

成公十三年

十有三年春，晋侯使郤锜来乞师。乞，重辞也；古之人重师，故以乞言之也。

三月，公如京师。公如京师不月，月非如也。非如而曰如，不叛京师也。

夏五月，公自京师，遂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言受命，不敢叛周也。曹伯庐卒于师。《传》曰：闵之也。公、大夫，在师曰师，在会曰会。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冬，葬曹宣公。葬时，正也。

成公十四年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卫孙林父自晋归于卫。

秋，叔孙侨如如齐逆女。郑公子喜帅师伐许。

九月，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亲迎也。侨如之挈，由上致之也。

冬十月庚寅，卫侯臧卒。秦伯卒。

成公十五年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卫定公。

三月乙巳，仲婴齐卒。此公孙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

也。癸丑，公会晋侯、卫侯、郑伯、曹伯、宋世子成、齐国佐、邾人，同盟于戚。晋侯执曹伯归于京师。以晋侯而斥执曹伯，恶晋侯也。不言之，急辞也，断在晋侯也。公至自会。

夏六月，宋公固卒。楚子伐郑。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月卒日葬，非葬者也。此其言葬何也？以其葬共姬，不可不葬共公也。葬共姬，则其不可不葬共公何也？夫人之义不逾君也，为贤者崇也。宋华元出奔晋。宋华元自晋归于宋。宋杀其大夫山。宋鱼石出奔楚。

冬十有一月，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鰌、邾人，会吴于钟离。会又会，外之也。许迁于叶。迁者，犹得其国家以往者也。其地，许复见也。

成公十六年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雨而木冰也，志异也。《传》曰：根枝折。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郑公孙喜帅师侵宋。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晋侯使栾黡来乞师。甲午晦，晋侯及楚子、郑伯战于鄢陵。楚子、郑师败绩。日事遇晦曰晦。四体偏断曰败，此其败则目也。楚不言师，君重于师也。楚杀其大夫公子侧。

秋，公会晋侯、齐侯、卫侯、宋华元、邾人于沙随。不见公。不见公者，可以见公也。可以见公而不见公，讥在诸侯也。公至自会。公会尹子、晋侯、齐国佐、邾人伐郑。曹伯归自京师。不言所归，归之善者也。出入不名，以为不失其国也。归为善，自某归次之。

九月，晋人执季孙行父，舍之于苕丘。执者不舍而舍，公所也；执者致而不致，公在也。何其执而辞也？犹存公也。存意，公

亦存也？公存也。

冬十月乙亥，叔孙侨如出奔齐。

十有二月乙丑，季孙行父及晋郤犨盟于扈。公至自会。乙酉，刺公子偃。大夫曰卒，正也；先刺后名，杀无罪也。

成公十七年

十有七年春，卫北宫括帅师侵郑。

夏，公会尹子、单子、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邾人，伐郑。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柯陵之盟，谋复伐郑也。

秋，公至自会。不曰至自伐郑也，公不周乎伐郑也。何以知公之不周乎伐郑？以其以会致也。何以知其盟复伐郑也？以其后会之人尽盟者也。不周乎伐郑，则何为日也？言公之不背柯陵之盟也。齐高无咎出奔莒。

九月辛丑，用郊。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盖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宫室不设，不可以祭；衣服不修，不可以祭；车马器械不备，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备其职，不可以祭。祭者荐其时也，荐其敬也，荐其美也，非享味也。晋侯使荀䓨来乞师。

冬，公会单子、晋侯、宋公、卫侯、曹伯、齐人、邾人伐郑。言公不背柯陵之盟也。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郑。壬申，公孙婴齐卒于貍蜃。十一月无壬申；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后录，臣子之义也。其地，未逾竟也。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貜且卒。晋杀其大夫郤锜、郤犨、郤至。自祸于是起矣。楚人灭舒庸。

成公十八年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晋杀其大夫胥童。庚申，晋弑其君州蒲。称国以弑其君，君恶甚矣。齐杀其大夫国佐。公如晋。

夏，楚子、郑伯伐宋。宋鱼石复入于彭城。公至自晋。晋侯使士匄来聘。

秋，杞伯来朝。

八月，邾子来朝。筑鹿囿。筑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薮泽之利，所以与民共也；虞之，非正也。己丑，公薨于路寝。路寝，正也。男子不绝妇人之手，以齐终也。

冬，楚人、郑人侵宋。晋侯使士鲂来乞师。

十有二月，仲孙蔑会晋侯、宋公、卫侯、邾子、齐崔杼，同盟于虚朾。丁未，葬我君成公。

襄　　公

襄公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继正即位，正也。仲孙蔑会晋栾黡、宋华元、卫宁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围宋彭城。系彭城于宋者，不与鱼石，正也。

夏，晋韩厥帅师伐郑。仲孙蔑会齐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秋，楚公子壬夫帅师侵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来朝。

冬，卫侯使公孙剽来聘。晋侯使荀䓨来聘。

襄公二年

二年春，王正月，葬简王。郑师伐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郑伯睔卒。晋师、宋师、卫宁殖侵郑。其曰卫宁殖，如是而称于前事也。

秋七月，仲孙蔑会晋荀䓨、宋华元、卫孙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己丑，葬我小君齐姜。叔孙豹如宋。

冬，仲孙蔑会晋荀䓨、齐崔杼、宋华元、卫孙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若言中国焉，内郑也。楚杀其大夫公子申。

襄公三年

三年春，楚公子婴齐帅师伐吴。公如晋。

夏四月壬戌，公及晋侯盟于长樗。公至自晋。

六月，公会单子、晋侯、宋公、卫侯、郑伯、莒子、邾子、齐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鸡泽。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陈侯使袁侨如会。如会，外乎会也，于会受命也。戊寅，叔孙豹及诸侯之大夫及陈袁侨盟。及以及，与之也，诸侯以为可与则与之，不可与则释之。诸侯盟，又大夫相与私盟，是大夫张也。故鸡泽之会，诸侯始失正矣，大夫执国权。曰袁侨，异之也。

秋，公至自晋。

冬，晋荀䓨帅师伐许。

襄公四年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陈侯午卒。

夏，叔孙豹如晋。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葬陈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君定姒。

冬，公如晋。陈人围顿。

襄公五年

五年春，公至自晋。

夏，郑伯使公子发来聘。叔孙豹、缯世子巫如晋。外不言如而言如，为我事往也。仲孙蔑、卫孙林父会吴于善稻。吴谓善伊，谓稻缓。号从中国，名从主人。

秋，大雩。楚杀其大夫公子壬夫。公会晋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齐世子光、吴人、缯人于戚。公至自会。

冬，戍陈。内辞也。楚公子贞帅师伐陈。公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腾子、薛伯、齐世子光，救陈。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陈。善救陈也。辛未，季孙行父卒。

襄公六年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华弱来奔。

秋，葬杞桓公。滕子来朝。莒人灭缯。非灭也。中国日，卑国月，夷狄时。缯，中国也；而时，非灭也。家有既亡，国有既灭。灭而不自知，由别之而不别也。莒人灭缯，非灭也，非立异姓以莅祭祀，灭亡之道也。

冬，叔孙豹如邾。季孙宿如晋。

十有二月，齐侯灭莱。

襄公七年

七年春，郯子来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从，乃免牲。夏四月，不时也。三卜，礼也。乃者，亡乎人之辞也。小邾子来朝。城费。

秋，季孙宿如卫。

八月，螽。

冬十月，卫侯使孙林父来聘。壬戌，及孙林父盟。楚公子贞帅师围陈。

十有二月，公会晋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邬。郑伯髡原如会，未见诸侯；丙戌，卒于操。未见诸侯，其曰如会何也？致其志也。礼，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则何为加之如会之上？见以如会卒也。其见以如会卒何也？郑伯将会中国，其臣欲从楚，不胜，其臣弑而死。其言不弑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国之君也。其地，于外也；其日，未逾竟也。日卒，时葬，正也。陈侯逃归。以其去诸侯，故逃之也。

襄公八年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晋。

夏，葬郑僖公。郑人侵蔡，获蔡公子湿。人，微者也；侵，浅事也；而获公子，公子病矣。季孙宿会晋侯、郑伯、齐人、宋人、卫人、邾人于邢丘。见鲁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会也。公至自晋。莒人伐我东鄙。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贞帅师伐郑。晋侯使士匄来聘。

襄公九年

九年春，宋灾。外灾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

夏，季孙宿如晋。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冬，公会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齐世子光，伐郑。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戏。不异言郑，善得郑也。不致，耻不能据郑也。楚子伐郑。

襄公十年

十年春，公会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世子光，会吴于柤。会又会，外之也。

夏五月甲午，遂灭傅阳。遂，直遂也；其曰遂何？不以中国从夷狄也。公至自会。会夷狄不致，恶事不致，此其致何也？存中国也。中国有善事则并焉，无善事则异之，存之也。汲郑伯，逃归陈侯，致柤之会，存中国也。楚子贞、郑公孙辄帅师伐宋。晋师伐秦。

秋，莒人伐我东鄙。公会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齐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郑。

冬，盗杀郑公子斐、公子发、公孙辄。称盗以杀大夫，弗以上下道，恶上也。戍郑虎牢。其曰郑虎牢，决郑乎虎牢也。楚公子贞帅师救郑。公至自伐郑。

襄公十一年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军，作，为也。古者天子六师，诸

侯一军。作三军，非正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不郊。夏四月，不时也。四卜，非礼也。郑公孙舍之帅师侵宋。公会晋侯、宋公、卫侯、曹伯、齐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郑。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公至自伐郑。不以后致，盟后复伐郑也。楚子、郑伯伐宋。公会晋侯、宋公、卫侯、曹伯、齐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郑，会于萧鱼。公至自会。伐而后会，不以伐郑致，得郑伯之辞也。楚人执郑行人良霄。行人者，挈国之辞也。

冬，秦人伐晋。

襄公十二年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东鄙，围邰。伐国不言围邑，举重也；取邑不书围，安足书也？季孙宿帅师救邰，遂入郓。遂，继事也。受命而救邰，不受命而入郓，恶季孙宿也。

夏，晋侯使士鲂来聘。

秋九月，吴子乘卒。

冬，楚公子贞帅师侵宋。公如晋。

襄公十三年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晋。

夏，取邿。秋九月庚辰，楚子审卒。

冬，城防。

襄公十四年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孙宿，叔老会晋士匄、齐人、宋人、卫人、郑公孙虿、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

人，会吴于向。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孙豹会晋荀偃、齐人、宋人、卫北宫括、郑公孙虿、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己未，卫侯出奔齐。莒人侵我东鄙。

秋，楚公子贞帅师伐吴。

冬，季孙宿会晋士匄、宋华阅、卫孙林父，郑公孙虿、莒人、邾人于戚。

襄公十五年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来聘。

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刘。刘夏逆王后于齐。过我，故志之也。

夏，齐侯伐我北鄙，围成。公救成，至遇。季孙宿、叔孙豹帅师城成郛。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邾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晋侯周卒。

襄公十六年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晋悼公。

三月，公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湨梁。戊寅，大夫盟。湨梁之会，诸侯失正矣。诸侯会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诸侯在而不曰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晋人执莒子、邾子以归。齐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会。

五月甲子，地震。叔老会郑伯、晋荀偃、卫宁殖、宋人，伐许。

秋，齐侯伐我北鄙，围成。大雩。

冬，叔孙豹如晋。

襄公十七年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瞷卒。宋人伐陈。

夏，卫石买帅师伐曹。

秋，齐侯伐我北鄙，围桃。齐高厚帅师伐我北鄙，围防。

九月，大雩。宋华臣出奔陈。

冬，邾人伐我南鄙。

襄公十八年

十有八年春，白狄来。

夏，晋人执卫行人石买。称行人，怨接于上也。

秋，齐侯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围齐。非围而曰围齐，有大焉，亦有病焉。非大而足同与？诸侯同罪之也，亦病矣。曹伯负刍卒于师。闵之也。楚公子午帅师伐郑。

襄公十九年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诸侯盟于祝柯。晋人执邾子。公至自伐齐。《春秋》之义：已伐而盟，复伐者则以伐致，盟不复伐者，则以会致。祝柯之盟，盟复伐齐与？曰：非也。然则何为以伐致也？曰：与人同事，或执其君，或取其地。取邾田自漷水，轧辞也。其不日，恶盟也。季孙宿如晋。葬曹成公。

夏，卫孙林父帅师伐齐。

秋七月辛卯，齐侯环卒。晋士匄帅师侵齐，至谷，闻齐侯卒，乃还。还者，事未毕之辞也。受命而诛生，死无所加其怒。不伐丧，善之也。善之则何为未毕也？君不尸不事，臣不专大名，善则称君，过则称己，则民作让矣。士匄外专君命，故非之也。然则为士匄者宜奈何？宜墠帷而归命乎介。

八月丙辰，仲孙蔑卒。齐杀其大夫高厚。郑杀其大夫公子嘉。

冬，葬齐灵公。城西郛。叔孙豹会晋士匄于柯。城武城。

襄公二十年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孙速会莒人，盟于向。

夏六月庚申，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渊。

秋，公至自会。仲孙速帅师伐邾。蔡杀其大夫公子湿。蔡公子履出奔楚。陈侯之弟光出奔楚。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属通。其弟云者，亲之也。亲而奔之，恶也。叔老如齐。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孙宿如宋。

襄公二十一年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晋。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以者，不以者也。来奔者不言出，举其接我者也。漆闾丘不言及，小大敌也。

夏，公至自晋。

秋，晋栾盈出奔楚。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有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来朝。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庚子，孔子生。

襄公二十二年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会。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随。公至自会。楚杀其大夫公子追舒。

襄公二十三年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夏，邾畀我来奔。葬杞孝公。陈杀其大夫庆虎及庆寅。称国以杀，罪累上也。及庆寅，庆寅累也。陈侯之弟光自楚归于陈。晋栾盈复人于晋，入于曲沃。

秋，齐侯伐卫，遂伐晋。八月，叔孙豹帅师救晋，次于雍渝。言救后次，非救也。己卯，仲孙速卒。

冬，十月乙亥，臧孙纥出奔邾。其日，正臧孙纥之出也。蘧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晋人杀栾盈。恶之，弗有也。齐侯袭莒。

襄公二十四年

二十有四年春，叔孙豹如晋。仲孙羯帅师侵齐。

夏，楚子伐吴。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齐崔杼帅师伐莒。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公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仪。

冬，楚子、蔡侯、陈侯、许男伐郑。公至自会。陈针宜咎出奔楚。叔孙豹如京师。大饥。五谷不升为大饥。一谷不升谓之嗛，二谷不升谓之饥，三谷不升谓之馑，四谷不升谓之康，五谷不升谓之大侵。大侵之礼，君食不兼味，台榭不涂，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祷而不祀，此大侵之礼也。

襄公二十五年

二十有五年春，齐崔杼帅师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齐崔杼弑其君光。庄公失言，淫于崔氏。公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仪。

六月壬子，郑公孙舍之帅师入陈。

秋八月己巳，诸侯同盟于重丘。公至自会。卫侯入于夷仪。楚屈建帅师灭舒鸠。

冬，郑公孙夏帅师伐陈。

十有二月，吴子谒伐楚，门于巢，卒。以伐楚之事门于巢，卒也。于巢者，外乎楚也。门于巢，乃伐楚也。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见以伐楚卒也。其见以伐楚卒何也？古者大国过小邑，小邑必饰城而请罪，礼也。吴子谒伐楚至巢，入其门，门人射吴子，有矢创，反舍而卒。古者虽有文事，必有武备，非巢之不饰城而请罪，非吴子之自轻也。

襄公二十六年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卫宁喜弑其君剽。此不正，其日何也？殖也立之，喜也君之，正也。卫孙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卫侯衎复归于卫。日归，见知弑也。

夏，晋侯使荀吴来聘。公会晋人、郑良霄、宋人、曹人于澶

渊。

秋，宋公杀其世子座。晋人执卫宁喜。

八月壬午，许男宁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陈侯伐郑。葬许灵公。

襄公二十七年

二十有七年春，齐侯使庆封来聘。

夏，叔孙豹会晋赵武、楚屈建、蔡公孙归生、卫石恶、陈孔奂、郑良霄、许人、曹人于宋。卫杀其大夫宁喜。称国以杀，罪累上也。宁喜弑君，其以累上之辞言之何也？尝为大夫，与之涉公事矣。宁喜由君弑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恶献公也。卫侯之弟专出奔晋。专，喜之徒也。专之为喜之徒何也？己虽急纳其兄，与人之臣谋弑其君，是亦弑君者也。专其曰弟何也？专有是信者。君赂不入乎喜而杀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晋，织绚邯郸，终身不言卫。专之去，合乎《春秋》。

秋七月辛巳，豹及诸侯之大夫盟于宋。湨梁之会，诸侯在而不曰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晋赵武耻之。豹云者，恭也。诸侯不在而曰诸侯之大夫，大夫臣也。其臣恭也，晋赵武为之会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襄公二十八年

二十有八年春，无冰。

夏，卫石恶出奔晋。邾子来朝。

秋八月，大雩。仲孙羯如晋。

冬，齐庆封来奔。十有一月，公如楚。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

襄公二十九年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闵公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喜之也。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意义也。庚午，卫侯衎卒。阍弑吴子余祭。阍，门者也，寺人也。不称名姓，阍不得齐于人；不称其君，阍不得君其君也。礼：君不使无耻，不近刑人，不狎敌，不迩怨。贱人，非所贵也；贵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举至贱而加之吴子，吴子近刑人也。阍弑吴子余祭，仇之也。仲孙羯会晋荀盈、齐高止、宋华定、卫世叔仪、郑公孙段、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古者天子封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满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诸侯之大夫相帅以城之，此变之正也。晋侯使士鞅来聘。杞子来盟。吴子使札来盟。吴其称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进之也。身贤，贤也；使贤，亦贤也。延陵季子之贤，尊君也。其名，成尊于上也。

秋七月，葬卫献公。齐高止出奔北燕。其曰北燕，从史文也。

冬，仲孙羯如晋。

襄公三十年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罢来聘。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其不日，子夺父政，是谓夷之。

五月甲午，宋灾。伯姬卒。取卒之日，加之灾上者，见以灾卒也。其见以灾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妇人之义，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妇人之义，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妇人以贞为行者也，伯姬之妇道尽矣。详其事，贤伯姬也。天王杀其弟佞夫。《传》曰：诸侯且不首恶，况于天子乎？君无忍

亲之义。天子、诸侯所亲者，唯长子、母弟耳。天王杀其弟佞夫，甚之也。王子瑕奔晋。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外夫人不书葬，此其言葬何也？吾女也；卒灾，故隐而葬之也。郑良宵出奔许，自许人于郑，郑人杀良宵。不言大夫，恶之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卒而葬之，不忍使父失民于子也。晋人、齐人、宋人、卫人、郑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会于澶渊，宋灾故。会不言其所为，其曰宋灾故何也？不言灾故，则无以见其善也。其曰人何也？救灾以众。何救焉？更宋之所丧财也。澶渊之会，中国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国，无侵伐八年。善之也，晋赵武、楚屈建之力也。

襄公三十一年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宫。楚宫，非正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子卒日，正也。己亥，仲孙羯卒。

冬十月，滕子来会葬。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昭　公

昭公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继正即位，正也。叔孙豹会晋赵武、楚公子围、齐国弱、宋公戌、卫齐恶、陈公子招、蔡公孙归生、郑罕虎、许人、曹人于郭。

三月，取郓。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晋。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属通。其弟云者，亲之也，亲而奔之，恶也。

六月丁巳，邾子华卒。

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原。《传》曰：中国曰大原，夷狄曰大卤。号从中国，名从主人。

秋，莒去疾自齐入于莒。莒展出奔吴。叔弓帅师疆郓田。疆之为言，犹竟也。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卷卒。楚公子比出奔晋。

昭公二年

二年春，晋侯使韩起来聘。

夏，叔弓如晋。

秋，郑杀其大夫公孙黑。

冬，公如晋，至河乃复。耻如晋，故著有疾也。季孙宿如晋。公如晋而不得入，季孙宿如晋而得入，恶季孙宿也。

昭公三年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夏，叔弓如滕。

五月，葬滕成公。

秋，小邾子来朝。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北燕伯款出奔齐。其曰北燕，从史文也。

昭公四年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雪。

夏，楚子、蔡侯、陈侯、郑伯、许男、徐子、滕子、顿子、胡

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会于申。楚人执徐子。

秋七月，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吴。执齐庆封，杀之。此人而杀，其不言人何也？庆封封乎吴钟离。其不言伐钟离何也？不与吴封也。庆封其以齐氏何也？为齐讨也。灵王使人以庆封令于军中，曰："有若齐庆封弑其君者乎？"庆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围弑其兄之子而代之为君有乎？"军人粲然皆笑。庆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庆封不为灵王服也，不与楚讨也。《春秋》之义：用贵治贱，用贤治不肖，不以乱治乱也。孔子曰："怀恶而讨，虽死不服。"其斯之谓与！遂灭厉。遂，继事也。

九月，取缯。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孙豹卒。

昭公五年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军。贵复正也。楚杀其大夫屈申。公如晋。

夏，莒牟夷以牟娄及防兹来奔。以者，不以者也；来奔者，不言出。及防兹，以大及小也。莒无大夫，其曰牟夷何也？以其地来也。地以来则何以书也？重地也。

秋七月，公至自晋。戊辰，叔弓帅师，败莒师于贲泉。狄人谓贲泉失台，号从中国，名从主人。秦伯卒。

冬，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吴。

昭公六年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葬秦景公。

夏，季孙宿如晋。葬杞文公。宋华合比出奔卫。

秋九月，大雩。

冬，楚薳罢帅师伐吴。叔弓如楚。齐侯伐北燕。

昭公七年

七年春，王正月，暨齐平。平者成也。暨犹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内曰暨。

三月，公如楚。叔孙婼如齐莅盟。莅，位也。内之前定之辞谓之莅，外之前定之辞谓之来。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卫侯恶卒。乡曰卫齐恶，今曰卫侯恶，此何为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夺人名，不夺人亲之所名，重其所以来也，王父名子也。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孙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卫襄公。

昭公八年

八年春，陈侯之弟招杀陈世子偃师。乡曰陈公子招，今曰陈侯之弟招何也？曰：尽其亲，所以恶招也。两下相杀，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云者，唯君之贰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属通。其弟云者，亲之也。亲而杀之，恶也。

夏四月辛丑，陈侯溺卒。叔弓如晋。楚人执陈行人于征师，杀之。称人以执大夫，执有罪也。称行人，怨接于上也。陈公子留出奔郑。

秋，搜于红。正也。因搜狩以习用武事，礼之大者也。艾兰以为防，置旃以为辕门，以葛覆质以为槷，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车轨尘，马候蹄，掎禽旅，御者不失其驰，然后射者能中。过

防弗逐，不从奔之道也。面伤不献，不成禽不献。禽虽多，天子取三十焉。其余与士众，以习射于射宫，射而中，田不得禽则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则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贵仁义而贱勇力也。陈人杀其大夫公子过。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师灭陈。执陈公子招，放之于越。杀陈孔奂。恶楚子也。葬陈哀公。不与楚灭，闵之也。

昭公九年

九年春，叔弓会楚子于陈。许迁于夷。

夏四月，陈火。国曰灾，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闵陈而存之也。

秋，仲孙貜如齐。

冬，筑郎囿。

昭公十年

十年春，王正月。

夏，齐栾施来奔。

秋七月，季孙意如、叔弓、仲孙貜帅师伐莒。戊子，晋侯彪卒。

九月，叔孙婼如晋。葬晋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昭公十一年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诱蔡侯般，杀之于申。何为名之也？夷狄之君诱中国之君而杀之，故谨而名之也。称时，称月，称日，称地，谨之也。楚公子弃疾帅师围蔡。

五月甲申，夫人归氏薨。大搜于比蒲。仲孙貜会邾子盟于祲祥。

秋，季孙意如会晋韩起、齐国弱、宋华亥、卫北宫佗、郑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齐归。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师灭蔡，执蔡世子友以归，用之。此子也，其曰世子何也？不与楚杀也。一事注乎志，所以恶楚子也。

昭公十二年

十有二年春，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纳者，内不受也。燕伯之不名何也？不以高偃挈燕伯也。

三月壬申，郑伯嘉卒。

夏，宋公使华定来聘。公如晋，至河乃复。季孙氏不使遂乎晋也。

五月，葬郑简公。楚杀其大夫成虎。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齐。楚子伐徐。晋伐鲜虞。其曰晋，狄之也。其狄之何也？不正其与夷狄交伐中国，故狄称之也。

昭公十三年

十有三年春，叔弓帅师围费。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晋归于楚。弑其君虔于乾溪。自晋，晋有奉焉尔。归，而弑不言归，言归非弑也。归一事也，弑一事也；而遂言之，以比之归弑，比不弑也。弑君者日；不日，比不弑也。楚公子弃疾杀公子比。当上之辞也。当上之辞者，谓不称人以杀，乃以君杀之也。讨贼以当上之辞，杀，非弑也。比之不弑有四。取国者称国以弑，楚公子弃疾杀公子比，比不嫌也。《春秋》不以嫌

代嫌，弃疾主其事，故嫌也。

秋，公会刘子、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与盟。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公不与盟者，可以与而不与，讥在公也。其日，善是盟也。晋人执季孙意如以归。公至自会。蔡侯庐归于蔡。陈侯吴归于陈。善其成之，会而归之，故谨而日之。此未尝有国也，使如失国辞然者，不与楚灭也。

冬十月，葬蔡灵公。变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弑君不葬，灭国不葬。然且葬之，不与楚灭，且成诸侯之事也。公如晋，至河乃复。吴灭州来。

昭公十四年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晋。大夫执则致，致则名。意如恶，然而致，见君臣之礼也。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莒杀其公子意恢。言公子而不言大夫，莒无大夫也。莒无大夫而曰公子意恢，意恢贤也。曹、莒皆无大夫，其所以无大夫者，其义异也。

昭公十五年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吴子夷末卒。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宫，籥入，叔弓卒，去乐卒事。君在祭乐之中，闻大夫之丧，则去乐卒事，礼也。君在祭乐之中，大夫有变，以闻可乎？大夫，国体也。古之人重死，君命无所不通。

夏，蔡朝吴，出奔郑。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晋荀吴帅师伐鲜虞。

冬，公如晋。

昭公十六年

十有六年春，齐侯伐徐。楚子诱戎蛮子杀之。

夏，公至自晋。

秋八月己亥，晋侯夷卒。

九月，大雩。季孙意如如晋。

冬十月，葬晋昭公。

昭公十七年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来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郯子来朝。

八月，晋荀吴帅师灭陆浑戎。

冬，有星孛于大辰。一有一亡曰有。于大辰者，滥于大辰也。楚人及吴战于长岸。两夷狄曰败，中国与夷狄亦曰败。楚人及吴战于长岸，进楚子，故曰战。

昭公十八年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须卒。

夏五月壬午，宋、卫、陈、郑灾。其志，以同日也。其日，亦以同日也。或曰：人有谓郑子产，曰“某日有灾”。子产曰：“天者神，子恶知之？”是人也，同日，为四国灾也。

六月，邾人入鄅。

秋，葬曹平公。

冬，许迁于白羽。

昭公十九年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夏五月戊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日杀，正卒也。正卒，则止不弑也。不弑而曰弑，责止也。止曰："我与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与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逾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责而责之也。己卯，地震。

秋，齐高发帅师伐莒。

冬，葬许悼公。日卒时葬，不使止为弑父也。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羁贯成童，不就师傅，父之罪也；就师学问无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誉不闻，友之罪也；名誉既闻，有司不举，有司之罪也；有司举之，王者不用，王者之过也。许世子不知尝药，累及许君也。

昭公二十年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孙会自梦出奔宋。自楚者，专乎梦也。曹无大夫，其曰公孙何也？言其以贵取之，而不以叛也。

秋，盗杀卫侯之兄辄。盗，贱也。其曰兄，母兄也。目卫侯，卫侯累也。然则何为不为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庙。辄者何也？曰两足不能相过，齐谓之綦，楚谓之踂，卫谓之辄。

冬十月，宋华亥、向宁、华定出奔陈。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庐卒。

昭公二十一年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晋侯使士鞅来聘。宋华亥、向宁、华定自陈入于宋南里以叛。自陈，陈有奉焉尔。入者，内弗受也。其曰宋南里，宋之南鄙也。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辄卒。

冬，蔡侯东出奔楚。东者，东国也。何为谓之东也？王父诱而杀焉，父执而用焉，奔而又奔之。曰东，恶之而贬之也。公如晋，至河乃复。

昭公二十二年

二十有二年春，齐侯伐莒。宋华亥、向宁、华定自宋南里出奔楚。自宋南里者，专也。大搜于昌间。秋而曰搜，此春也，其曰搜何也？以搜事也。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师。葬景王。王室乱。乱之为言，事未有所成也。刘子、单子以王猛居于皇。以者，不以者也。王猛嫌也。

秋，刘子、单子以王猛入于王城。以者，不以者也。入者，内弗受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此不卒者也；其曰卒，失嫌也。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昭公二十三年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孙婼如晋。癸丑，叔鞅卒。晋人执我行人叔孙婼。晋人围郊。

夏六月，蔡侯东国卒于楚。

秋七月，莒子庚舆来奔。戊辰，吴败顿、胡、沈、蔡、陈、许之师于鸡甫。胡子髡、沈子盈灭。中国不言败，此其言败何也？中国不败，胡子髡、沈子盈其灭乎？其言败，释其灭也。获陈夏啮。

获者，非与之辞也，上下之称也。天王居于狄泉。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尹氏立王子朝。立者，不宜立者也。朝之不名何也？别嫌乎尹氏之朝也。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晋，至河，公有疾，乃复。疾不志，此其志何也？释不得入乎晋也。

昭公二十四年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孙貜卒。婼至自晋。大夫执则致，致则挈，由上致之也。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厘卒。

冬，吴灭巢。葬杞平公。

昭公二十五年

二十有五年春，叔孙婼如宋。

夏，叔倪会晋赵鞅、宋乐大心、卫北宫喜、郑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黄父。有鸜鹆来巢。一有一亡曰有。来者，来中国也。鸜鹆穴者而曰巢，或曰：增之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季者，有中之辞也。又，有继之辞也。

九月乙亥，公孙于齐。孙之为言，犹孙也，讳奔也。次于阳州。次，止也。齐侯唁公于野井。吊失国曰唁。唁公不得入于鲁也。

冬十月戊辰，叔孙婼卒。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邡公也。

十有二月，齐侯取郓。取，易辞也。内不言取，以其为公取

之，故易言之也。

昭公二十六年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齐，居于郓。公次于阳州，其曰至自齐何也？以齐侯之见公，可以言至自齐也。居于郓者，公在外也。至自齐，道义不外公也。

夏，公围成。非国不言围。所以言围者，以大公也。

秋，公会齐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公至自会，居于郓。公在外也。至自会，道义不外公也。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周，有入无出也。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远矣，非也。奔，直奔也。

昭公二十七年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齐。公至自齐，居于郓。公在外也。

夏四月，吴弑其君僚。楚杀其大夫郤宛。

秋，晋士鞅、宋乐祁犁、卫北宫喜、曹人、邾人、滕人会于扈。

冬十月，曹伯午卒。邾快来奔。公如齐。公至自齐，居于郓。

昭公二十八年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晋，次于乾侯。公在外也。

夏四月丙戌，郑伯宁卒。

六月，葬郑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宁卒。

冬，葬滕悼公。

昭公二十九年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郓。齐侯使高张来唁公。唁公不得入于鲁也。公如晋，次于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倪卒。季孙意如曰："叔倪无病而死。此皆无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

秋七月。

冬十月，郓溃。溃之为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则恶矣，亦讥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释重负。

昭公三十年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中国不存公。存公，故也。

夏六月庚辰，晋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晋顷公。

冬十有二月，吴灭徐。徐子章羽奔楚。

昭公三十一年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孙意如会晋荀栎于适历。

夏四月丁巳，薛伯谷卒。晋侯使荀栎唁公于乾侯。唁公不得入于鲁也，曰："既为君言之矣，不可者意如也。"

秋，葬薛献公。

冬，黑肱以滥来奔。其不言邾黑肱何也？别乎邾也。其不言滥子何也？非天子所封也。来奔，内不言叛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昭公三十二年

三下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阚。

夏，吴伐越。

秋七月。

冬，仲孙何忌会晋韩不信、齐高张、宋仲几、卫大叔申、郑国参、曹人、莒人、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天子微，诸侯不享觐。天子之在者，惟祭与号。故诸侯之大夫相帅以城之，此变之正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定　　公

定公元年

元年春，王。不言正月，定无正也。定之无正何也？昭公之终非正终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无正终，故定无正始。不言即位，丧在外也。

三月，晋人执宋仲几于京师。此其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为微之？不正其执人于尊者之所也，不与大夫之伯讨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丧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殡然后即位也。定无正，见无以正也。逾年不言即位，是有故公也；言即位，是无故公也。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无正终，则后君无正始也；先君有正终，则后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谨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公即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后即位也。癸亥，公之丧至自乾侯，何为戊辰之日然后即位也？正君乎国，然后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两楹之间，然后即位也。"内之大事

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决者，不以日决也。此则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逾年即位，厉也，于厉之中又有义焉。未殡，虽有天子之命犹不敢，况临诸臣乎？周人有丧，鲁人有丧，周人吊，鲁人不吊。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鲁人曰："吾君也，亲之者也，使大夫则不可也。"故周人吊，鲁人不吊，以其下成、康为未久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殡而往吊犹不敢，况未殡而临诸臣乎？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九月，大雩。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雩之为非正何也？毛泽未尽，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月之为雩之正何也？其时穷人力尽然后雩，雩之正也。何谓其时穷人力尽？是月不雨，则无及矣；是年不艾，则无食矣，是谓其时穷人力尽也。雩之必待其时穷人力尽何也？雩者，为旱求者也。求者请也，古之人重请。何重乎请？人之所以为人者，让也。请道去让也，则是舍其所以为人也，是以重之。焉请哉？请乎应上公。古之神人有应上公者，通乎阴阳，君亲帅诸大夫道之而以请焉。夫请者，非可诒托而往也，必亲之者也，是以重之。立炀宫。立者，不宜立者也。

冬十月，陨霜杀菽。未可以杀而杀，举重。可杀而不杀，举轻。其曰菽，举重也。

定公二年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门及两观灾。其不曰雉门灾及两观何也？灾自两观始也，不以尊者亲灾也。先言雉门，尊尊也。

秋，楚人伐吴。

冬十月，新作雉门及两观。言新，有旧也。作，为也，有加

其度也，此不正，其以尊者亲之何也？虽不正也，于美犹可也。

定公三年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晋，至河乃复。

三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庄公。

冬，仲孙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定公四年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陈侯吴卒。

三月，公会刘子、晋侯、宋公、蔡侯、卫侯、陈子、郑伯、许男、曹伯、莒子、邾子、顿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国夏于召陵，侵楚。

夏四月庚辰，蔡公孙姓帅师灭沈，以沈子嘉归，杀之。

五月，公及诸侯盟于皋鼬。后而再会，公志于后会也。后，志疑也。杞伯成卒于会。

六月，葬陈惠公。许迁于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会。刘卷卒。比不卒而卒者，贤之也。寰内诸侯也，非列土诸侯，此何以卒也？天王崩，为诸侯主也。葬杞悼公。楚人围蔡。晋士鞅、卫孔圉帅师伐鲜虞。葬刘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伯举。楚师败绩。吴其称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举其贵者也。蔡侯之以之，则其举贵者何也？吴信中国而攘夷狄，吴进矣。其信中国而攘夷狄奈何？子胥父诛于楚也，挟弓持矢而干阖庐。阖庐曰："大之甚，勇之甚！"为是欲兴师而伐楚，子胥谏曰："臣闻之：君不为匹夫兴师。且事

君犹事父也。亏君之义，复父之仇，臣弗为也。”于是止。

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裘，正是日囊瓦求之，昭公不与。为是拘昭公于南郢，数年然后得归。归乃用事乎汉，曰：“苟诸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请为前列焉！”楚人闻之而怒，为是兴师而伐蔡。蔡请救于吴。子胥曰：“蔡非有罪，楚无道也。君若有忧中国之心，则若此时可矣！”为是兴师而伐楚。何以不言救也？救大也。楚囊瓦出奔郑。庚辰，吴入楚。曰入，易无楚也。易无楚者，坏宗庙，徙陈器，挞平王之墓。何以不言灭也？欲存楚也。其欲存楚奈何？昭王之军败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忧无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贤也！”以众不如吴，以必死不如楚，相与击之，一夜而三败吴人，复立。何以谓之吴也？狄之也。何谓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寝，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寝，而妻其大夫之妻。盖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败人之绩而深为利，居人之国，故反其狄道也。

定公五年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归粟于蔡。诸侯无粟，诸侯相归粟，正也。孰归之？诸侯也。不言归之者，专辞也，义迩也。于越入吴。

六月丙申，季孙意如卒。

秋七月壬子，叔孙不敢卒。

冬，晋士鞅帅师围鲜虞。

定公六年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郑游速帅师灭许，以许男斯归。

二月，公侵郑。公至自侵郑。

夏，季孙斯、仲孙何忌如晋。

秋，晋人执宋行人乐祁犁。

冬，城中城。城中城者，三家张也。或曰，非外民也。季孙斯、仲孙忌帅师围郓。

定公七年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齐侯、郑伯盟于咸。齐人执卫行人北宫结以侵卫。以，重辞也，卫人重北宫结。齐侯、卫侯盟于沙。大雩。齐国夏帅师伐我西鄙。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定公八年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齐。公至自侵齐。

二月，公侵齐。

三月，公至自侵齐。公如，往时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时，危往也；往月致月，恶之也。曹伯露卒。

夏，齐国夏帅师伐我西鄙。公会晋师于瓦。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陈侯柳卒。晋士鞅帅师侵郑，遂侵卫。葬曹靖公。

九月，葬陈怀公。季孙斯、仲孙何忌帅师侵卫。

冬，卫侯、郑伯盟于曲濮。从祀先公。贵复正也。盗窃宝玉、大弓。宝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赐，藏之鲁。非其所以与人而与人，谓之亡；非其所取而取之，谓之盗。

定公九年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郑伯虿卒。得宝玉、大弓。其不地何也？宝玉、大弓在家则羞，不目羞也。恶得之？得之堤下。或曰，阳虎以解众也。

六月，葬郑献公。

秋，齐侯、卫侯次于五氏。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定公十年

十年春，王三月，及齐平。

夏，公会齐侯于颊谷。公至自颊谷。离会不致，何为致也？危之也。危之，则以地致何也？为危之也。其危奈何？曰：颊谷之会，孔子相焉。两君就坛，两相相揖。齐人鼓譟而起，欲以执鲁君。孔子历阶而上，不尽一等，而视归乎齐侯，曰："两君合好，夷狄之民何为来？"为命司马止之。齐侯逡巡而谢曰："寡人之过也。"退而属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与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独率我而人夷狄之俗，何为？"罢会，齐人使优施舞于鲁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当死！"使司马行法焉，首足异门而出。齐人来归郓、讙、龟、阴之田者，盖为此也。因是以见虽有文事，必有武备，孔子于颊谷之会见之矣。晋赵鞅帅师围卫。齐人来归郓、讙、龟、阴之田。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帅师围郈。

秋，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帅师围郈。宋乐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陈。

冬，齐侯、卫侯、郑游速会于安甫。叔孙州仇如齐。宋公之

弟辰暨宋仲佗、石弧出奔陈。

定公十一年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未失其弟也。及仲佗、石弧、公子地。以尊及卑也。自陈，陈有奉焉尔。入于萧以叛。入者，内弗受也；以者，不以也。叛，直叛也。

夏四月。

秋，宋乐大心自曹入于萧。

冬，及郑平。叔还如郑莅盟。

定公十二年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叔孙州仇帅师堕郈。堕，犹取也。卫公孟弧帅师伐曹。季孙斯、仲孙何忌帅师堕费。

秋，大雩。

冬十有癸亥，公会齐侯、盟于黄。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黄。

十有二月，公围成。非国言围，围成，大公也。公至自围成。何以致？危之也；何危尔？边乎齐也。

定公十三年

十有三年春，齐侯次于垂葭。

夏，筑蛇渊囿。大蒐于比蒲。卫公孟弧帅师伐曹。

秋，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以者，不以者也；叛，进叛也。

冬，晋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晋赵鞅归于晋。此叛也，其以归言之何也？贵其以地反也。贵其以地反，则是大利也？非

大利也，许悔过也。许悔过，则何以言叛也？以地正国也。以地正国则何以言叛？其人无君命也。薛弑其君比。

定公十四年

十有四年春，卫公叔戍来奔。晋赵阳出奔宋。

二月辛巳，楚公子结、陈公孙佗人帅师灭顿，以顿子牂归。

夏，卫北宫结来奔。

五月，于越败吴于槜李。吴子光卒。公会齐侯、卫侯于牵。公至自会。

秋，齐侯、宋公会于洮。天王使石尚来归脤。脤者何也？俎实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其辞石尚，士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石尚欲书《春秋》，谏曰："久矣周之不行礼于鲁也！请行脤。"贵复正也。卫世子蒯聩出奔宋。卫公孟彄出奔郑。宋公之弟辰自萧来奔。大蒐于比蒲。邾子来会公。城莒父及霄。

定公十五年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来朝。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不敬莫大焉。

二月辛丑，楚子灭胡，以胡子豹归。

夏五月辛亥，郊。壬申，公薨于高寝。高寝，非正也。郑罕达帅师伐宋。齐侯、卫侯次于渠蒢。邾子来奔丧。丧急，故以奔言之。

秋七月壬申，弋氏卒。妾辞也，哀公之母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来会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葬既有

日，不为雨止，礼也。雨不克葬，丧不以制也。戊午，日下稷，乃克葬。乃，急辞也，不足乎日之辞也。辛巳，葬定弋。

冬，城漆。

哀　公

哀公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陈侯、随侯、许男围蔡。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郊。此该郊之变而道之也。于变之中又有言焉：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伤，展道尽矣。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时也。夏四月郊，不时也；五月郊，不时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盖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郊三卜，礼也；四卜，非礼也；五卜，强也。卜免牲者，吉则免之，不吉则否。牛伤，不言伤之者，伤自牛作也，故其辞缓。全曰牲，伤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为牛者异。有变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礼，与其亡也，宁有。尝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后免之，不敢专也。卜之不吉则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系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后左右之。子之所言者，牲之变也，而曰我一该郊之变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系牲。十一月、十二月牲虽有变，不道也，待正月然后言牲之变，此乃所以该郊。郊，享道也，贵其时，大其礼，其养牲虽小，不备可也。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时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从，则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从，则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从，则不郊矣。

秋，齐侯、卫侯伐晋。

冬，仲孙何忌帅师伐邾。

哀公二年

二年春，王二月，季孙斯、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帅师伐邾，取漷东田。漷东，未尽也。及沂西田。沂西，未尽也。癸巳，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绎。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得也。

夏四月丙子，卫侯元卒。滕子来朝。晋赵鞅帅师纳卫世子蒯聩于戚。纳者，内弗受也。帅师而后纳者，有伐也。何用弗受也？以辄不受也，以辄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辞王父，则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

秋八月甲戌，晋赵鞅帅师及郑罕达帅师战于铁。郑师败绩。

冬十月，葬卫灵公。

十有一月，蔡迁于州来。蔡杀其大夫公子驷。

哀公三年

三年春，齐国夏、卫石曼姑帅师围戚。此卫事也，其先国夏何也？子不围父也。不系戚于卫者，子不有父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宫、僖宫灾。言及则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则一也。季孙斯、叔孙州仇帅师城启阳。宋乐髡帅师伐曹。

秋七月丙子，季孙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孙猎于吴。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帅师围邾。

哀公四年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盗弑蔡侯申。称盗以弑君，不以上下

道道也。内其君而外弑者，不以弑道道也。《春秋》有三盗：微杀大夫谓之盗，非所取而取之谓之盗，辟中国之正道以袭利谓之盗。蔡公孙辰出奔吴。葬秦惠公。宋人执小邾子。

夏，蔡杀其大夫公孙姓、公孙霍。晋人执戎蛮子赤归于楚。城西郛。

六月辛丑，亳社灾。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国也。亡国之社以为庙屏，戒也。其屋，亡国之社不得上达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结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滕顷公。

哀公五年

五年春，城毗。

夏，齐侯伐宋。晋赵鞅帅师伐卫。

秋九月癸酉，齐侯杵臼卒。

冬，叔还如齐。闰月，葬齐景公。不正其闰也。

哀公六年

六年春，城邾瑕。晋赵鞅帅师伐鲜虞。吴伐陈。

夏，齐国夏及高张来奔。叔还会吴于柤。

秋七月庚寅，楚子轸卒。齐阳生入于齐，齐陈乞弑其君荼。阳生入而弑其君，以陈乞主之何也？不以阳生君荼也，其不以阳生君荼何也？阳生正，荼不正。不正则其曰君何也？荼虽不正，已受命矣。入者，内弗受也。荼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阳生其以国氏何也？取国于荼也。

冬，仲孙何忌帅师伐邾。宋向巢帅师伐曹。

哀公七年

七年春，宋皇瑗帅师侵郑。晋魏曼多帅师侵卫。

夏，公会吴于缯。

秋，公伐邾。

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来。以者，不以者也。益之名，恶也。《春秋》有临天下之言焉，有临一国之言焉，有临一家之言焉。其言来者，有外鲁之辞焉。宋人围曹。

冬，郑驷弘帅师救曹。

哀公八年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阳归。吴伐我。

夏，齐人取讙及阐。恶内也。归邾子益于邾。益之名，失国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过卒。齐人归讙及阐。

哀公九年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宋皇瑗帅师取郑师于雍丘。取，易辞也。以师而易取，郑病矣。

夏，楚人伐陈。

秋，宋公伐郑。

冬十月。

哀公十年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来奔。公会吴伐齐。

三月戊戌，齐侯阳生卒。

夏，宋人伐郑。晋赵鞅帅师侵齐。

五月，公至自伐齐。葬齐悼公。卫公孟弧自齐归于卫。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结帅师伐陈，吴救陈。

哀公十一年

十有一年春，齐国书帅师伐我。

夏，陈辕颇出奔郑。

五月，公会吴伐齐。甲戌，齐国书帅师及吴战于艾陵。齐师败绩。获齐国书。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隐公。卫世叔齐出奔宋。

哀公十二年

十有二年春，用田赋。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赋非正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孟子者何也？昭公夫人也。其不言夫人何也？讳取同姓也。公会吴于橐皋。

秋，公会卫侯、宋皇瑗于郧。宋向巢帅师伐郑。

冬十有二月，螽。

哀公十三年

十有三年春，郑罕达帅师取宋师于嵒。取，易辞也。以师而易取，宋病矣。

夏，许男成卒。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黄池之会，吴子进乎哉！遂子矣。吴，夷狄之国也，祝发文身，欲因鲁之礼，因晋之权，而请冠、端而袭其藉于成周，以尊天王。吴进矣！吴，东

方之大国也，累累致小国以会诸侯，以合乎中国。吴能为之，则不臣乎？吴进矣！王，尊称也；子，卑称也。辞尊称而居卑称，以会乎诸侯，以尊天王。吴王夫差曰："好冠来！"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楚公子申帅师伐陈。于越人吴。

秋，公至自会。晋魏曼多帅师侵卫。葬许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东方。盗杀陈夏区夫。

十有二月。螽。

哀公十四年

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引取之也。狩地不地，不狩也；非狩而曰狩，大获麟，故大其适也。其不言来，不外麟于中国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于中国也。

论　语

导　读

一、"论语"一词的含义

"论语"一词，最早见于《礼记·坊记》中。汉代之后，对《论语》一书的称谓有所不同，称为《论》，或《语》，或《传》，或《记》，或《论语说》等，直到汉末，《论语》一书的名称才正式确定下来。对"论语"这一名称的解释，历来有不同的见解，普遍被接受的是《汉书、艺文志》的解释："《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称之《论语》。"由此我们认为，《论语》是战国初年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纂的有关孔子言行的记录。

二、"三论"

西汉初年，解说《论语》的有鲁、齐、古文三个学派，故称

为“三论”。三家所持的《论语》的底本差别不太大，也没有今古文的对立，只是在对《论语》的解说上有些分歧。

《鲁论》是汉初鲁人龚奋、夏侯胜、韦贤、萧望之、张禹等所传，是用汉代隶书写成，为今文。《鲁论》共二十篇，即现行《论语》所依据的本子。

《齐论》是汉初齐人王吉、宋畸、贡禹、庸谭等所传，也用汉代隶书写成，为今文。《齐论》总共二十二篇，比现行《论语》多《问王》、《知道》两篇，而其它二十篇的内容也比《鲁论》多。《齐论》早已佚失。

《古论》是汉武帝时鲁恭王刘余在毁坏孔子旧宅时，在其宅壁中与《尚书》、《礼经》、《孝经》等同时发现的，是用战国时代的文字写成、故称《古论语》。西汉学者孔安国、东汉学者马融都传《古论》。《古论》共二十一篇，它把现行《论语》中的《尧日》篇分为两篇，而多出《子张》一篇。《古论》在隋唐之时佚失了。

对现行《论语》究竟是“三论”的哪一家传本的问题，一直有不同意见。一般观点认为，西汉末年，张禹为博士（古代学官，掌管古今史事及典籍研究等），兼治《鲁论》与《齐论》，元帝曾经诏张禹给太子讲授《论语》，后《齐论》、《古论》相继佚失，《鲁论》独传于世，即现今流传的《论语》。

现行《论语》共二十篇，13 700余字。西汉有“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之说，汉武帝设五经博士。东汉之时，“五经”之外增加了《孝经》、《论语》，合为“七经”，《论语》被正式列为经书。南宋淳熙年间，《论语》被列为“十三经”之一，朱熹将《论语》、《孟子》与《礼记》中曾子的《大学》、子思的《中庸》两篇组合，称为“四书”，并为之作集注。

三、《论语》各篇的内容

《论语》二十篇的篇目与内容是：

《学而》讲立身之本；《为政》讲以德从政；《八佾》讲礼乐之事；《里仁》讲居必择仁，居仁为美；《公冶长》讲古今人物的贤否得失；《雍也》讲为人要仁而不佞；《述而》记孔子谦己诲人之言；《泰伯》讲泰伯的美德；《子罕》讲治学不可始勤终怠；《乡党》记孔子在乡时的言行；《先进》记孔子评弟子贤否之言；《颜渊》记孔子论仁及君子修养等；《子路》记孔子回答子路有关为政等问题；《宪问》记孔子谈论仁和如何作君子；《卫灵公》记孔子论君子之德；《季氏》记孔子论仁政与君子之德；《阳货》记孔子有关德与仁等言论；《微子》记古代圣贤的仕与隐等事；《子张》记孔子弟子的言论、《尧日》记孔子有关为政的言论。

四、《论语》所反映的孔子的思想

孔子早年曾聚徒讲学，晚年又编书授学。他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的精髓，而《论语》恰恰集中体现了孔子庞大而深邃的思想体系。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克已复礼为仁”（《颜渊》）。孔子认为“仁”必须符合建立在宗法制度上的孝、悌、忠、信等社会道德规范的周礼，这才是“仁”的最高境界。并强调“仁”与“礼”的关系，“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人而不仁如礼何？”（《八佾》）在这种理论基础上提出仁者爱人、以惠养民、反对施暴于民、反对苛政等主张，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这些思想体现了孔子在奴隶社会晚期对人的价值及人性的发

现，以至到孟子时期，发展为系统的“仁政”、“民本”思想。

孔子的哲学思想也是以“仁”为本源的。首先他提倡“正名”，即辨正名分、名称。春秋末年，为扭转礼乐崩坏、邪说暴行的形势，恢复周礼的权威，孔子提出“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孔子正名的内容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即处在君臣父子的地位，就应该具备与其地位的名称相应的品行，受到与名称相应的对待。即作为不同地位的人，其品行道德都要符合其所处的地位的“名”，严格遵守应有的名分，不许违礼。孔子的正名说后来发展成为以正名为主的名教。其次，孔子认为人的智力先天就有高下之别，“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季氏》）而且认为这种差异是不可改变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阳货》）这是带有唯心色彩的先验论。此外，孔子承认“天命”并把它神秘化：“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这也是一种唯心论。

孔子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形成一系列有价值的教育思想理论。在学风上，主张虚心求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在教学方法上，主张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启发诱导等。在学习方法上，主张多样化、多途径。“学而时习之”（《学而》）、“温故而知新”（《为政》）、“不耻下问”（《公冶长》）等等。

孔子强调文艺与道德的结合，而其所谓道德就是周礼。“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宪问》）孔子这一思想到唐代发展为“文以明道”的思想。孔子又十分重视文艺的社会作用，“《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

木之名。”（《阳货》）孔子还强调文艺的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孔子的文艺学思想在中国文学发展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论语》的价值

《论语》是儒家早期重要经典，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对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道德、伦理等各方面的发展以及民族的思维、心理、个性的形成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可以说，《论语》是中华民族的灵魂之作。

《论语》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很大，它是我国最早的语录体散文，也是最早的说理散文，其文字朴实、章节简短、叙事简洁、语意深远，有雍容和顺、含蓄深厚的风格，对我国散文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原　　文

学而篇第一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

往而知来者。"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为政篇第二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

馔，曾是以为孝乎？”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子曰：“君子不器。”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八佾篇第三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

与其易也，宁戚。”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

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

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子曰："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仲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

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里仁篇第四

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

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为可知也。”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子曰："德不孤，必有邻。"

子游曰："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

公冶长篇第五

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子谓子贱："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

"瑚琏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

“赐也，非尔所及也。”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

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棁，何如其知也。”

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

愚不可及也。”

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雍也篇第六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

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

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

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尔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

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述而篇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子于是日哭，则不歌。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子之所慎：斋，战，疾。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子不语怪、力、乱、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

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

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

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

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祷久矣。"

子曰："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

泰伯篇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

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

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

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

子罕篇第九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

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

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子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

子曰："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

子谓颜渊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

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子曰："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子曰："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子路终身诵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尔。"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乡党篇第十

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庭，便便言，唯谨尔。

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与；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

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襜如也。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

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

也；复其位，踧踖如也。

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礼，有容色。私觌，愉愉如也。

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当暑，袗絺绤，必表而出之。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亵裘长，短右袂。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丧，无所不佩。非帷裳，必杀之。羔裘玄冠不以吊。吉月，必朝服而朝。

齐，必有明衣，布。齐必变食，居必迁坐。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语，寝不言。虽疏食菜羹，瓜祭，必齐如也。

席不正，不坐。

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

问人于他邦，再拜而送之。

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君赐腥，必熟而荐之；君赐生，必畜之。侍食于君，君祭，先饭。疾，君视之，东首，加朝服，拖绅。君命召，不俟驾行矣。

入太庙，每事问。

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朋友之馈，虽车马，非祭肉，不拜。

寝不尸，居不容。

见齐衰者，虽狎，必变。见冕者与瞽者，虽亵，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负版者。有盛馔，必变色而作。迅雷风烈必变。

升车，必正立执绥。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

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先进篇第十一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

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

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

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

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

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

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

子曰：“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

'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

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

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颜渊篇第十二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

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子张问明。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文也，质犹文也。虎豹子鞟犹犬羊之鞟。"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诚不以富，亦祇以异。'"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子路无宿诺。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

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勿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

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

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子路篇第十三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

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

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不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

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宪问篇第十四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

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

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

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西，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

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

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

勇，冉求文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虽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

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

丧?”

子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子曰："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

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也，疾固也。"

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如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子曰："作者七人矣。"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

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

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

阙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益者与？”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卫灵公篇第十五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子曰："由，知德者鲜矣。"

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

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子曰："可与言而不与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子曰："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子曰："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

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

子曰："当仁，不让于师。"

子曰："君子贞而不谅。"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

子曰："有教无类。"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

子曰："辞达而已矣。"

师冕见，及阶，子曰："阶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师冕出，子张问曰："与师言之道与？"子曰："然，固相师之道也。"

季氏篇第十六

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氏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

内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

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

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

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了。’‘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

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邦人称之曰“君夫人”，称诸异邦曰“寡小君”；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

阳货篇第十七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立也与！"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子曰："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

子曰："乡愿，德之贼也。"

子曰："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

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曰："赐也亦有恶乎？""恶徼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

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子曰："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

微子篇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

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以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放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

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过，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

周有八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

子张篇第十九

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

子张曰："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

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

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

子夏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子游曰："丧致乎哀而止。"

子游曰："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

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

曾子曰："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

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尧曰篇第二十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

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孝　经

导　读

《孝经》为儒家经典之一。其作者已无可考定，以孔门弟子后学所著一说较为合理。其书亦当出于先秦，有今文古文二本。其今文本为郑玄注，古文本称孔安国注。孔注本于梁时亡佚，隋刘炫又伪作孔注。至唐玄宗时命诸儒考定今、古文二本，又亲为作注，刻石于太原，郑注本及伪孔注本皆废不行。宋人邢昺又为作疏。今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即采用唐玄宗注、邢昺疏。

《孝经》宣扬孝道、宗法思想，很容易被历代统治阶层及士人所接受。其内容在汉初就广为人知。《史记·太史公自序》记司马迁之父司马谈临死对司马迁说："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引用的就是《孝经·开宗明义章》的话。《汉书·霍光传》记霍光废继天子位的昌邑王刘贺，贺引用《孝经·谏诤章》说："闻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天下。"至于《后汉书·马援传》记马援诫兄子书，有"口无择言"句，即《孝经·卿大夫章》语。可知其影响之大。汉代已列《孝经》为七经之一，可见其为统治者所重之程度。

《孝经》共18章，即《开宗明义章》、《天子章》、《诸侯章》、《卿大夫章》、《士章》、《庶人章》、《三才章》、《孝治章》、《圣治章》、《纪孝行章》、《五刑章》、《广要道章》、《广至德章》、《广扬名章》、《谏诤章》、《感应章》、《事君章》、《丧亲章》。每章题目大体点明章旨，或引孔、曾之言，或直发议论，每章论述一事，寥寥数语，简明扼要，多引《诗》句，以明其义，易晓易记。

原　　文

开宗明义章第一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参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复坐，吾语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大雅》云：'无念尔祖，聿修厥德。'"

天子章第二

子曰："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甫刑》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

诸侯章第三

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盖诸侯之孝也。《诗》云："战战兢兢，如

临深渊，如履薄冰。”

卿大夫章第四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三者备矣，然后能守其宗庙。盖卿、大夫之孝也。《诗》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士章第五

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盖士之孝也。《诗》云：“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

庶人章第六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三才章第七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陈之德义，而民兴行；

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诗》云：'赫赫师尹，民具尔瞻。'"

孝治章第八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遗小国之臣，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百姓之欢心，以事其先王。治国者，不敢侮于鳏寡，而况于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欢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于臣妾，而况于妻子乎？故得人之欢心，以事其亲。夫然，故生则亲安之，祭则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诗》云：'有觉德行，四国顺之。'"

圣治章第九

曾子曰："敢问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夫圣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故亲生之膝下，以养父母日严。圣人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圣人之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其所因者本也。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君亲临之，厚莫重焉。故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以顺则逆，民无则焉。不在于善，而皆在于凶德，虽得之，君子不贵也。君子则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乐，德义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是以其民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诗》云：

‘淑人君子，其仪不忒。’”

纪孝行章第十

子曰：“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事亲者，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丑不争。居上而骄则亡，为下而乱则刑，在丑而争则兵。三者不除，虽日用三牲之养，犹为不孝也。”

五刑章第十一

子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

广要道章第十二

子曰：“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其君，则臣悦；敬一人，而千万人悦。所敬者寡，而悦者众，此之谓要道也。”

广至德章第十三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见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顺民如此其大者乎！”

广扬名章第十四

子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

谏诤章第十五

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感应章第十六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长幼顺，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虽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庙致敬，不忘亲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庙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

事君章第十七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进思补过，将顺其美，匡

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诗》云：'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丧亲章第十八

子曰："孝子之丧亲也，哭不偯，礼无容，言不文，服美不安，闻乐不乐，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无以死伤生，毁不灭性，此圣人之政也；丧不过三年，示民有终也。为之棺椁衣衾而举之，陈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为之宗庙，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时思之。生事爱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尽矣，死生之义备矣，孝子之事亲终矣。"

尔　雅

导　读

《尔雅》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大致按词义系统和事物分类编纂的词典，是第一部解释词义的专著。

为什么叫做《尔雅》？据东汉学者刘熙的解释，“尔”是“近”的意思，“雅”是“正”的意思。则《尔雅》意为近正之言，近于王都的雅正之言。可以理解为标准语、普通话。《尔雅》一书的命名之意，就是用雅正之言解释古语词、方言俗语的。

关于本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历来说法不一。最早有人说是周公作的，有人又说经孔子及其门人增补、叔孙通增益。但后来学者大都认为，这部书并非纂自一手，而是小学家缀辑旧文、递相增益而成，周公、孔子等都是依托之词 。其成书年代当在战国时期、秦汉以前。

早在西周、春秋时代，我国就已经产生了《周易》、《尚书》、《诗经》、《周礼》等多种古籍，出现了孔子这样以五经、六艺教学

的大教育家。战国时代，科学文化更是得到迅速的发展，百家争鸣，学术思想十分活跃，著书立说、私人讲学、游学之风盛行。《尔雅》的编纂正满足了学习者精通典籍、博学多闻的需要。它蒐集并解释了大量的先秦古籍中的词语，这些古籍包括儒家的经典(比如，《尔雅》直接解释了《诗经》中的不少词语和诗句)，也包括儒家以外其他典籍，如《楚辞》、《庄子》、《列子》、《穆天子传》、《管子》、《吕氏春秋》、《山海经》、《尸子》、《国语》等等。这样，《尔雅》就成了古代学者学习研究先秦典籍，特别是儒家典籍的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工具书。同时，《尔雅》还汇集、解释了大量的古语词、方言词、外来词，还解释了不少有关宫室制度、器物形制、天文地理、动物植物等知识，这又较好地满足了古代学者"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的心理需要，有很大的实用价值。所以，古代学者给《尔雅》以很高的评价。晋学者郭璞在《尔雅注》序中这样说：

> 夫《尔雅》者，所以通诂训之指归，叙诗人之兴咏，总绝代之离词，辩同实而殊号者也。诚九流之津涉，六艺之钤键，学览者之潭奥，摛翰者之华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莫近于《尔雅》。

就是说，《尔雅》可以通训诂、释《诗经》、解古语、辨异名，是游学海的津渡、通六经的关键、学习者获得知识的渊薮、写作者采撷词采的花园；而且，没有比《尔雅》更能使人知识渊博、多了解鸟兽草木名称的书籍了。这个评价，确实不算过高。

自汉代起，儒学在政治生活及学术界，教育界占有特殊地位，研习儒家经典也成了读书人实现政治报负、追名逐利的重要途径。而要读懂艰深古奥、佶曲聱牙的儒家典籍，就必须通训诂，了解先秦古籍中的古词古义。这样，《尔雅》这部系统地保存并解释了大量的先秦古籍中古词古义的词典，就成了读书人读经、解经的

重要工具书，其作用非任何一部个别儒家典籍的注释书所能比拟。所以，我国传统的图书四部分类法把它列在经部，唐代镌刻的《开成石经》就把《尔雅》列为《易经》、《尚书》、《诗经》等十一种儒家经典之一，从宋代起则列为十三经之一。

东汉时就有臣舍人、樊光、李巡、孙炎等人为《尔雅》作注，但这些古注都已经亡佚了。现存最早而完整的《尔雅》注本是东晋郭璞作的。北宋邢昺又为《尔雅》郭注作疏，即后来收进《十三经注疏》中的《尔雅注疏》。清人邵晋涵又作《尔雅正义》，郝懿行又作《尔雅义疏》，都是对《尔雅》郭注所作的疏解。

后代出现了不少模仿《尔雅》体例、为增补《尔雅》所未备而编纂的训诂书，如汉孔鲋的《小尔雅》、曹魏张揖的《广雅》、北宋陆佃的《埤雅》、南宋罗愿的《尔雅翼》、明朱谋㙔的《骈雅》、方以智的《通雅》、清吴玉搢的《别雅》等等。可见《尔雅》对后代训诂书编纂的影响之大。

《汉书·艺文志》载《尔雅》为二十篇，今本《尔雅》只有十九篇，即《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畜》、《释兽》。这十九篇又可分为两大类：《释诂》、《释言》、《释训》为一大类，是解释非名物的一般语词的；《释亲》以下为一大类，是解释各类名物语词的。细一点说，《释诂》是每条汇集一组同义词，再用一个较通行的词语解释；《释言》是或用一个词语解释两个同义的单音词，或是一对一地解释单音词；《释训》则是多半解释叠音词，其中大部分是《诗经》中的词语，还解释了一些《诗经》中的句子。《释亲》解释亲属称谓，《释宫》解释房屋建筑、门窗、道路等名称，《释器》解释各种日用器物、工具、车舆服饰等名称，《释乐》解释各种乐器名称，《释天》解释天文、四季、风雨、星辰、祭杞、

武事等名称，《释地》解释九州、五方、四极等地理名词和地理知识，《释丘》解释各种丘陵、涯岸名称，《释山》解释各种山名，《释水》解释河流、岛屿等名称（其中还解释了一些《诗经》中关于渡水、描写水流的诗句），《释草》、《释木》解释各种草本、木本植物，《释虫》解释昆虫名称，《释鱼》解释鱼类名称及其习性（其中包括了龟、鳖、蛇、贝、蝾螈等甲壳、软体、爬行类动物），《释鸟》解释鸟类名称（其中包括了蝙蝠、鼯鼠等能飞或滑翔的哺乳动物），《释兽》则解释各种野兽名，《释畜》解释各种家畜名称。

《尔雅》释义有一定的体例。用一个词解释一组词或一个词，这是通例。可是还有特例。比如：

怡、怿、悦、欣、衎、喜、愉、豫、恺、康、妉、般，乐也。（《释诂》）

悦、怿、愉、释、宾、协，服也。（《释诂》）

被释词同是“怿、悦、愉”，可是一条释为“乐”，一条释为“服”。这是因为“怿、悦、愉”是多义词，它们都是“喜悦、快乐”的意思，所以释为“乐”；它们又从“喜悦、快乐”引申出“悦服”的意思来，所以又释为“服”。

这就是所谓的“文同训异之例”，即同一词用不同的词来解释。

下面是另一类型的例子：

台、朕、赉、畀、卜、阳，予也。（《释诂》）

育、孟、耆、艾、正、伯，长也。（《释诂》）

馘、穧，获也。（《释诂》）

上面第一例中，“台（yí）、朕”是第一人称代词予（yú），而“赉、畀、卜、阳（陽，锡的讹字）”是赐予、给予的予（yǔ）。第二例中，“育”是养育、长养的意思，“孟、耆、艾”是长老、年长的意思，“正、伯”是官长的意思。第三例中，“馘（guó）是战争中割取的敌方战死者的左耳，是战争中的俘获；“穧（jì）”是已割下

而未收的庄稼，是农作的收获。如果说第二、三例中“长养、长老、官长”及“俘获、收获”各意义间尚有一定关联的话，那么第一例“第一人称代词、给予”二义间就没有任何联系了，仅仅因为第一人称代词的“予（yú）”与给予的“予（yǔ）”是同形词，所以就都用“予”来解释。这就是所谓的“训同义异之例”，即意义不同的词用一个词来解释。因为用来解释的词是个多义词（第三例用的是同形词）。

了解上述情况有助于我们读懂《尔雅》。

《尔雅》中多释通假字、古今字。如前面所举例“释”就是“怿”的通假字。

《尔雅》又偶有错字、衍文。如：

抚、敉，抚也。（《释言》）

苗，蓨。（《释草》）

前句中第一个“抚”为“怃”的错字，“怃”是爱抚的意思。后句中“苗”是“苗（dí）”的错字。

今人徐朝华撰有《尔雅今注》（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可资参考。

原　文

释　诂

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

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

弘、廓、宏、溥、介、纯、夏、幠、厖、坟、嘏、丕、奕、洪、诞、戎、骏、假、京、硕、濯、訏、宇、穹、壬、路、淫、甫、景、废、壮、冢、简、箌、昄、晊、将、业、席，大也。

幠、厖，有也。

迄、臻、极、到、赴、来、吊、艐、格、戾、怀、摧、詹，至也。

如、适、之、嫁、徂、逝，往也。

赉、贡、锡、畀、予、贶，赐也。

仪、若、祥、淑、鲜、省、臧、嘉、令、类、綝、彀、攻、谷、介、徽，善也。

舒、业、顺，叙也。舒、业、顺、叙，绪也。

怡、怿、悦、欣、衎、喜、愉、豫、恺、康、妉、般，乐也。悦、怿、愉、释、宾、协，服也。

遹、遵、率、循、由、从，自也。遹、遵、率，循也。

靖、惟、漠、图、询、度、咨、诹、究、如、虑、谟、猷、肇、基、访，谋也。

典、彝、法、则、刑、范、矩、庸、恒、律、戛、职、秩，常也。

柯、宪、刑、范、辟、律、矩、则，法也。

辜、辟、戾，罪也。

黄发、齯齿、鲐背、耇、老，寿也。

允、孚、亶、展、谌、诚、亮、询。信也。展、谌、允、慎、亶，诚也。

谑、浪、笑、敖，戏谑也。

粤、于、爰，曰也。爰、粤，于也。爰、粤、于、那、都、繇，於也。

敆、郃、盍、翕、仇、偶、妃、匹、会，合也。仇、雠、敌、妃、知、仪，匹也。妃、合、会，对也。妃，媲也。

绍、胤、嗣、续、纂、緌、绩、武、系，继也。

忥、谧、溢、蛰、慎、貉、谧、顗、頠、密、宁，静也。

陨、磒、湮、下、降、坠、摽、零，落也。

命、令、禧、畛、祈、请、谒、讯、诰，告也。

永、悠、迥、违、遐、逷、阔，远也。永、悠、迥、远，遐也。

亏、坏、圮、垝，毁也。

矢、雉、引、延、顺、荐、刘、绎、尸、旅，陈也。

尸、职，主也。

尸，寀也。寀、寮，官也。

绩、绪、采、业、服、宜、贯、公，事也。

永、羕、引、延、融、骏，长也。

乔、嵩、崇，高也。崇，充也。

犯、奢、果、毅、剋、捷、功、肩、堪，胜也。胜、肩、戡、

刘、杀，克也。刘、獮、斩、刺、杀也。

亹亹、蠠没、孟、敦、勖、钊、茂、劭、勔，勉也。

骛、务、昏、暋，强也。

卬、吾、台、予、朕、身、甫、余、言，我也。

朕、余、躬，身也。

台、朕、赉、畀、卜、阳，予也。

肃、延、诱、荐、餤、晋、寅、荩、进也。

羞、饯、迪、烝，进也。

诏、亮、左、右、相，导也。诏、相、导、左、右、助，勴也。

亮、介、尚，右也。左、右，亮也。

缉熙、烈、显、昭、皓、颎，光也。

劼、巩、坚、笃、掔、虔、胶，固也。

畴、孰，谁也。

暀暀、皇皇、藐藐、穆穆、休、嘉、珍、祎、懿、铄，美也。

谐、辑、协，和也。关关、噰噰，音声和也。勰、燮、和也。

从、申、神、加、弼、崇，重也。

觳、悉、卒、泯、忽、灭、罄、空、毕、罊、歼、拔、殄，尽也。

苞、芜、茂，丰也。

揫、敛、屈、收、戢、蒐、裒、鸠、楼，聚也。

肃、齐、遄、速、亟、屡、数、迅，疾也。寁、骏、肃、亟、遄，速也。

壑、阬阬、滕、征、隍、漮，虚也。

黎、庶、烝、多、丑、师、旅，众、也。洋、观、裒、众、那，多也。

流、差、柬，择也。

战、慄、震、惊、戁、竦、恐、慴，惧也。

痡、瘏、虺颓、玄黄、劬劳、咎、顇、瘽、瘉、鳏、戮、癙、癵、痒、疷、疵、闵、逐、疚、痗、瘥、痱、瘇、瘵、瘼、㾐，病也。

恙、写、悝、盱、繇、惨、恤、罹，忧也。

伦、勚、邛、敕、勤、愉、庸、瘅，劳也。劳、来、强、事、谓、翦、篲，勤也。

悠、伤、忧，思也。怀、惟、虑、愿、念、惄，思也。

禄、祉、履、戬、祓、禧、褫、祜，福也。

禋、祀、祠、蒸、尝、禴，祭也。

俨、恪、祗、翼、諲、恭、钦、寅、熯，敬也。

朝，旦、夙、晨、晙，早也。

须、俟、替、戾、底、止、徯，待也。

噊、几、烖、殆，危也。

饑，汽也。

治、肆、古，故也。

肆、故，今也。

惇、亶、祜、笃、掔、仍、肶、埤、竺、腹，厚也。

载、谟、食、诈，伪也。

话、猷、载、行、讹，言也。

遘、逢，遇也。遘、逢、遇，逆也。遘、逢、遇、逆，见也。

显、昭、觐、钊、觌，见也。

监、瞻、临、莅、頫、相，视也。

鞠、讻、溢，盈也。

孔、魄、哉、延、虚、无、之、言，间也。

瘗、幽、隐、匿、蔽、窜，微也。

讫、徽、妥、怀、安、按、替、戾、底、废、尼、定、曷、遏，止也。

豫、射，厌也。

烈、绩，业也。绩、勋，功也。功、绩、质、登、平、明、考、就，成也。

梏、梗、较、颋、庭、道，直也。

密、康，静也。豫、宁、绥、康、柔，安也。

平、均、夷、弟，易也。

矢，弛也。弛，易也。

希、寡、鲜，罕也。鲜，寡也。

酬、酢、侑，报也。

毗刘，暴乐也。

覭髳，茀离也。

蛊、諂、贰，疑也。

桢、翰、仪，干也。

弼、棐、辅、比，俌也。

疆、界、边、卫、圉，垂也。

昌、敌、强、应、丁，当也。

浡、肩、摇、动、蠢、迪、俶、厉，作也。

兹、斯、咨、呰、已，此也。

嗟、咨，𨲠也。

闲、狎、串、贯，习也。

曩、尘、伫、淹、留，久也。

逮、及、暨，与也。

骘、假、格、陟、跻、登，升也。

挥、盝、歇、涸，竭也。

㧰、拭、刷，清也。

鸿、昏、于、显、间，代也。

馌、馕，馈也。

迁、运，徙也。

秉、拱，执也。

廞，熙，兴也。

卫、蹶、假，嘉也。

废、税、赦，舍也。

栖、迟、憩、休、苦、㱇、齂、呬，息也。

供、峙、共，具也。

煤、怜、惠，爱也。

娠、蠢、震、戁、妯、骚、感、讹、蹶，动也。

覆、察、副，审也。

契、灭、殄，绝也。

郡、臻、仍、迺、侯，乃也。

迪、繇、训，道也。

佥、咸、胥，皆也。

育、孟、耆、艾、正、伯，长也。艾，历也。

历、秭、算，数也。

历，傅也。

艾、历、覛、胥，相也。

乂、乱、靖、神、弗、淈，治也。

颐、艾、育，养也。

汱、浑、陨，坠也。

际、接、翜，捷也。

毖、神、溢，慎也。

郁陶、繇，喜也。

馘、穧，获也。

阻、艰、难也。

剡、䂢、利也。

允、任、壬，佞也。

俾、拼、抨，使也。俾、拼、抨、使，从也。

儴、仍，因也。　董、督，正也。

享，孝也。　珍、享，献也。

纵、缩，乱也。　探、篡、俘，取也。

徂、在，存也。　在、存、省、士，察也。

烈、枿，余也。　迓，迎也。

元、良，首也。　荐、挚，臻也。

赓、扬，续也。　祔、祪，祖也。

即，尼也。尼，定也。

迩、几、暱，近也。妥、安，坐也。

貉、绾，纶也。　貉、嗼、安，定也。

伊，维也。伊、维，侯也。　时、寔，是也。

卒、猷、假、辍，已也。

求、酋、在、卒、就，终也。

崩、薨、无禄、卒、徂落、殪，死也。

释言第二

殷、齐，中也。　斯、誃，离也。

谡、兴，起也。　还、复，返也。

宣、徇，遍也。　馹、遽，传也。

蒙、荒，奄也。　告、谒，请也。

肃、噰，声也。　格、怀，来也。

畛、底，致也。　恀、怙，恃也。

律、遹，述也。　俞、畣，然也。

谟、胪，叙也。　庶几，尚也。

观、指，示也。　　若、惠，顺也。

敖、幠，傲也。　　幼、鞠，稚也。

逸、諐，过也。　　疑、休，戾也。

疾、齐，壮也。　　悈、褊，急也。

贸、贾，市也。　　厞、陋，隐也。

遏、遾，逮也。　　征、迈，行也。

圮、败，覆也。　　荐、原，再也。

抚、敉，抚也。　　臞、脙，瘠也。

桄、熲，充也。　　屡、昵，亟也。

靡、罔，无也。　　爽，差也。爽，忒也。

佴，贰也。　　剂、翦，齐也。

馈、馏，稔也。　　媵、将，送也。

作、造，为也。　　餥、餱，食也

鞫、究，穷也。　　卤、矜、咸，苦也。

干、流，求也。　　流，覃也。覃，延也。

佻，偷也。　　潜，深也。潜、深，测也。

谷、鞠，生也。　　啜，茹也。

茹、虞，度也。　　试、式，用也。

诰、誓，谨也。　　竞、逐，强也。

御、圉，禁也。　　窒、薶，塞也。

黼、黻，彰也。　　膺、身，亲也。

恺悌，发也。　　髦士，官也。

畯，农夫也。　　盖、割，裂也。

邕、支，载也。　　諈、诿，累也。

漠、察，清也。　　庇、庥，荫也。

谷、履，禄也。　　履，礼也。

隐，占也。　　逆，迎也。

愭，曾也。　　增，益也。

窭，贫也。　　薆，隐也。

僾，唈也。　　基，经也。基，设也。

祺，祥也。祺，吉也。　　兆，域也。

肇，敏也。　　挟，藏也。

浃，彻也。　　替，废也。替，灭也。

速，征也。征，召也。　　琛，宝也。

探，试也。　　髦，选也。髦，俊也。

俾，职也。　　纰，饰也。

凌、慄也。慄，慼也。　　蠲，明也。茅，明也。明，朗也。

猷，图也。猷，若也。　　偁，举也。

称，好也。　　坎、律，铨也。

矢，誓也。　　舫，舟也。

泳，游也。　　迨，及也。

冥，幼也。　　降，下也。

佣，均也。　　强，暴也。

窕，肆也。肆，力也。　　俅，戴也。

瘗，幽也。　　隐，匿也。

烘，燎也。　　煁，烓也。

陪，朝也。　　康，苛也。

樊，藩也。　　赋，量也。

粻，粮也。　　庶，侈也。庶，幸也。

筑，拾也。　　奘，驵也。

集，会也。　　舫，泭也。

洵，均也。洵，龛也。　　逮，遝也。

是，则也。　　画，形也。

赈，富也。　　局，分也。

懠，怒也。　僁，声也。

葵，揆也。揆，度也。　逮，及也。

惄，饥也。

眕，重也。　猎，虐也。

土，田也。　戍，遏也。

师，人也。　硈，巩也。

弃，忘也。　嚣，闲也。

谋，心也。　献，圣也。

里，邑也。　襄，除也。

振，古也。　怼，怨也。

缡，介也。　号，呼也。

凶，咎也。　苞，稹也。

逜，寤也。　顁，题也。

猷、肯，可也。　务，侮也。

贻，遗也。　贸，买也。

贿，财也。　甲，狎也。

菼，骓也。菼，薍也。　粲，餐也。

渝，变也。　宜，肴也。

夷，悦也。　颠，顶也。

耋，老也。　輶，轻也。

俴，浅也。　绹，绞也。

讹，化也。　跋，躐也。

疐，跲也。　烝，尘也。

戎，相也。　饫，私也。

孺，属也。　幕，暮也。

煽，炽也。炽，盛也。　柢，本也。

窕，闲也。　沦，率也。

罹，毒也。　　检，同也。

邮，过也。　　逊，遁也。

毙，踣也。偾，僵也。　　畛，殄也。

曷，盍也。　　虹，溃也。

隌，闇也。　　䵒，胶也。

孔，甚也。　　厥，其也。

戛，礼也。　　阇，台也。

囚，拘也。　　攸，所也。

展，适也。　　郁，气也。

宅，居也。　　休，庆也。

祈，叫也。　　浚、幽，深也。

哲，智也。　　弄，玩也。

尹，正也。皇、匡，正也。　　服，整也。

聘，问也。　　愧，惭也。

殛，诛也。　　克，能也。

翌，明也。　　讻，讼也。

晦，冥也。　　奔，走也。

逡，退也。　　疐，仆也。

亚，次也。　　谂，念也。

届，极也。　　弇，同也。弇，盖也。

恫，痛也。　　握，具也。

振，讯也。　　阋，恨也。

越，扬也。　　对，遂也。

燬，火也。　　懈，怠也。

宣，缓也。　　遇，偶也。

曩，向也。　　偟，暇也。

宵，夜也。　　懊，忨也。

愒，贪也。　榰，柱也。
裁，节也。　竝，并也。
卒，既也。　慒，虎也。
将，资也。　黹，紩也。
递，迭也。　矧，况也。
廪，廯也。　逭，逃也。
讯，言也。　间，俔也。
沄，流也。　干，扞也。
趾，足也。　跀，刖也。
襄，驾也。　忝，辱也。
燠，暖也。　块，堛也。
将，齐也。　糊，饘也。
启，跪也。　矈，密也。
开，辟也。　袍，襺也。
障，畛也。　靦，姡也。
粥，糜也。　舒，缓也。
翢纛也，纛，翳也。　隍，壑也。
芼，搴也。　典，经也。
威，则也。　苛，妎也。
芾，小也。　迷，惑也。
狃，复也。　逼，迫也。
般，还也。　班，赋也。
济，渡也。济，成也。济，益也。
缗，纶也。　辟，历也。
漦，盝也。　宽，绰也。
衮，黻也。　华，皇也。
昆，后也。　弥，终也。

释训第三

明明、斤斤，察也。条条、秩秩，智也。

穆穆、肃肃，敬也。诸诸、便便，辩也。

肃肃、翼翼，恭也。廱廱、优优，和也。

兢兢、憴憴，戒也。战战、跄跄，动也。

晏晏、温温，柔也。业业、翘翘，危也。

惴惴、憢憢，惧也。番番、矫矫，勇也。

桓桓、烈烈，威也。洸洸、赳赳，武也。

蔼蔼、济济，止也。悠悠、洋洋，思也。

蹶蹶、踖踖，敏也。薨薨、增增，众也。

烝烝、遂遂，作也。委委、佗佗，美也。

忯忯、惕惕，爱也。偁偁、格格，举也。

蓁蓁、孽孽，戴也。懕懕、媞媞，安也。

祁祁、迟迟，徐也。丕丕、简简，大也。

存存、萌萌，在也。懋懋、慔慔，勉也。

庸庸、慅慅，劳也。赫赫、跃跃，迅也。

绰绰、爰爰，缓也。坎坎、墫墫，喜也。

瞿瞿、休休，俭也。旭旭、蹻蹻，憍也。

梦梦、訰訰，乱也。爆爆、邈邈，闷也。

儚儚、洄洄，惛也。版版、荡荡，僻也。

爞爞、炎炎，薰也。居居，究究，恶也。

仇仇、敖敖，傲也。

佌佌、琐琐，小也。悄悄、慘慘，愠也。

痯痯、瘐瘐，病也。

殷殷、惸惸、忉忉、慱慱、钦钦、京京、忡忡、惙惙、怲怲、

弈弈，忧也。

畇畇，田也。　　畟畟，耜也。

郝郝，耕也。　　绎绎，生也。

穟穟，苗也。　　绵绵，穮也。

挃挃，获也。　　栗栗，众也。

溞溞，淅也。　　烰烰，烝也。

俅俅，服也。　　峨峨，祭也。

锽锽，乐也。　　穰穰，福也。

子子孙孙，引无极也。“颙颙印印”君之德也。

“丁丁”、“嘤嘤”，相切直也。

“蔼蔼”、“萋萋”，臣尽力也。

“噰噰”“喈喈”，民协服也。

“佻佻”、“契契”，愈遐急也。

“宴宴”、“粲粲”，尼居息也。

“哀哀”、“悽悽”，怀报德也。

“儵儵”、“嘒嘒”，罹祸毒也。

“晏晏”、“旦旦”，悔爽忒也。

“皋皋”、“琄琄”，刺素食也。

“懽懽”，“愮愮”忧无告也。

“宪宪”、“泄泄”，制法则也。

“谑谑”，“謞謞”，崇谗慝也。

“翕翕訿訿”，莫供职也。

“速速”、“蹙蹙”，惟逑鞫也。

抑抑，密也。

秩秩，清也。

粤夆，掣曳也。

朔，北方也。

不俟，不来也。

不遹，不迹也。

不彻，不道也。

勿念，勿忘也。

萲、谖，忘也。

每有，虽也。

饎，酒食也。

舞、号，雩也。

暨，不及也。

蠢，不逊也。

“如切如磋”，道学也。“如琢如磨”，自修也。

“瑟兮僩兮”，恂慄也。“赫兮烜兮”，威仪也。

“有斐君子，終不可谖兮”，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既微且尰”，骭疡为微，肿足为尰。

“是刈是濩”，濩，煮之也。

“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

“张仲孝友”，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

“有客宿宿”，再言宿也。“有客信信”，言四宿也。

美女为媛。美士为彦。

“其虚其徐”，威仪容止也。

“猗嗟名兮”，目上为名。

“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

“之子”者，是子也。

“徒御不惊”，辇者也。

袒裼，肉袒也。暴虎，徒搏也。

冯河，徒涉也。

籧篨，口柔也。戚施，面柔也。夸毗，体柔也。

婆娑，舞也。

擗，拊心也。

矜、怜，抚掩之也。

緎，羔裘之缝也。

殿屎，呻也。

帱，谓之帐。

侜张，诳也。

谁昔，昔也。

不辰，不时也。

凡曲者为罶。

鬼之为言归也。

释亲第四

父为考，母为妣。父之考为王父，父之妣为王母。王父之考为曾祖王父，王父之妣为曾祖王母。曾祖王父之考为高祖王父，曾祖王父之妣为高祖王母。

父之世父、叔父为从祖祖父，父之世母、叔母为从祖祖母。

父之昆弟，先生为世父，后生为叔父。

男子先生为兄，后生为弟。谓女子先生为姊，后生为妹。

父之姊妹为姑。

父之从父昆弟为从祖父，父之从祖昆弟为族父。族父之子相谓为族昆弟。族昆弟之子相谓为亲同姓。兄之子、弟之子，相谓为从父昆弟。

子之子为孙。孙之子为曾孙。曾孙之子为玄孙。玄孙之子为来孙。来孙之子为昆孙。昆孙之子为仍孙。仍孙之子为云孙。

王父之姊妹为王姑。曾祖王父之姊妹为曾祖王姑。高祖王父

之姊妹为高祖王姑。父之从父姊妹为从祖姑。父之从祖姊妹为族祖姑。

父之从父昆弟之母为从祖王母。父之从祖昆弟之母为族祖王母。

父之兄妻为世母，父之弟妻为叔母。父之从父昆弟之妻为从祖母，父之从祖昆弟之妻为族祖母。

父之从祖祖父为族曾王父，父之从祖祖母为族曾王母。父之妾为庶母。

祖，王父也。昆，兄也。

宗族。

母之考为外王父，母之妣为外王母。母之王考为外曾王父，母之王妣为外曾王母。

母之昆弟为舅，母之从父昆弟为从舅。母之姊妹为从母。从母之男子为从母昆弟，其女子子为从母姊妹。

母党。

妻之父为外舅，妻之母为外姑。

姑之子为甥，舅之子为甥，妻子昆弟为甥，姊妹之夫为甥。

妻之姊妹同出为姨。女子谓姊妹之夫为私。

男子谓姊妹之子为出。女子谓昆弟之子为侄。谓出之子为离孙。谓侄之子为归孙。女子子之子为外孙。

女子同出，谓先生为姒，后生为娣。

女子谓兄之妻为嫂，弟之妻为妇。

长妇谓稚妇为娣妇，娣妇谓长妇为姒妇。

妻党。

妇称夫之父曰舅，称夫之母曰姑。姑舅在，则曰君舅、君姑；没，则曰先舅、先姑。谓夫之庶母为少姑。

夫之兄为兄公，夫之弟为叔，夫之姊为女公，夫之女弟为女

妹。

子之妻为妇。长妇为嫡妇，众妇为庶妇。

女子子之夫为婿。婿之父为姻，妇之父为婚。

父之党为宗族，母与妻之党为兄弟。

妇之父母、婿之父母相谓为婚姻。两婿相谓为亚。

妇之党为婚兄弟，婿之党为姻兄弟。

嫔，妇也。

谓我舅者，吾谓之甥也。

婚姻。

释宫第五

宫谓之室，室谓之宫。

牖户之间谓之扆，其内谓之家。东西墙谓之序。

西南隅谓之奥，西北隅谓之屋漏，东北隅谓之宧，东南隅谓之窔。

柣谓之阈。枨谓之楔。楣谓之梁。枢谓之椳。枢达北方谓之落时，落时谓之戺。

垝谓之坫。墙谓之墉。

镘谓之杇。椹谓之榩。地谓之黝。墙谓之垩。

枳谓之杙，在墙者谓之楎，在地者谓之臬，大者谓之栱，长者谓之阁。

闍谓之台，有木者谓之榭。

鸡栖于弋为榤，凿垣而栖为埘。

植谓之传，传谓之突。

杗廇谓之梁，其上楹谓之棁。閞谓之槉。栭谓之楶。栋谓之桴，桷谓之榱。桷直而遂谓之阅，直不受檐谓之交。檐谓之樀。

容谓之防。

连谓之簃。

屋上薄谓之筄。

两阶间谓之乡。中庭之左右谓之位。

门屏之间谓之宁。屏谓之树。

閍谓之门。正门谓之应门。

观谓之阙。

宫中之门谓之闱，其小者谓之闺，小闺谓之閤。衖门谓之閎。

门侧之堂谓之塾。

橛谓之闑。阖谓之扉。所以止扉谓之閎。

瓴甋谓之甓。

宫中衖谓之壸。庙中路谓之唐。堂途谓之陈。

路、旅，途也。路、场、猷、行，道也。

一达谓之道路，二达谓之歧旁，三达谓之剧旁，四达谓之衢，五达谓之康，六达谓之庄，七达谓之剧骖，八达谓之崇期，九达谓之逵。

室中谓之时，堂上谓之行，堂下谓之步，门外谓之趋，中庭谓之走，大路谓之奔。

堤谓之梁，石杠谓之徛。

室有东西厢曰庙，无东西厢有室曰寝，无室曰榭，四方而高曰台，陕而脩曲曰楼。

释器第六

木豆谓之豆，竹豆谓之笾，瓦豆谓之登。

盎谓之缶。瓯瓿谓之瓵。康瓠谓之甈。

斪斸谓之定。斫谓之鐯。斛谓之疀。

緵罟谓之罭。九罭，鱼网也。嫠妇之笱谓之罶。罺谓之汕。篧谓之罩。槮谓之涔。鸟罟谓之罗，兔罟谓之罝。

麋罟谓之罞，彘罟谓之羉，鱼罟谓之罛。繴谓之罿。罿，罬也。罬谓之罦。罦，覆车也。

絇谓之救。

律谓之分。

大版谓之业。绳之谓之缩之。

彝、卣、罍，器也。小罍谓之坎。

衣裗谓之棁。黼领谓之襮。缘谓之纯。袕谓之裻。衣眥谓之襟。衱谓之裾。衿谓之袸。佩衿谓之褑。

执衽谓之袺，扱衽谓之襭。

衣蔽前谓之襜。妇人之袆谓之缡。缡，緌也。裳削幅谓之纀。

舆革，前谓之鞎，后谓之笰。竹，前谓之御，后谓之蔽。环谓之捐。镳谓之钀。载辔谓之轙。辔首谓之革。

餀谓之餯。食饐谓之餲。抟者谓之爤。米者谓之糪。

肉谓之败，鱼谓之馁。

肉曰脱之，鱼曰斫之。

冰，脂也。

肉谓之羹。鱼谓之鮨。肉谓之醢，有骨者谓之臡。

唐谓之蛊。淀谓之垽。

鼎绝大谓之鼐，圜弇上谓之鼒，附耳外谓之釴，款足者谓之鬲。

䰝谓之鬵。鬵，鉹也。

璲，瑞也。玉十谓之区。

羽本谓之翮。一羽谓之箴，十羽谓之縳，百羽谓之緷。

木谓之虡。旄谓之藣。

菜谓之蔌。

白盖谓之苫。

黄金谓之璗，其美者谓之镠。白金谓之银，其美者谓之镣。鉼金谓之钣。锡谓之鈏。

象谓之鹄，角谓之觷，犀谓之剒，木谓之剫，玉谓之雕。

金谓之镂，木谓之刻，骨谓之切，象谓之磋，玉谓之琢，石谓之磨。

璆、琳，玉也。

简谓之毕。不律谓之笔。

灭谓之点。

绝泽谓之铣。

金镞翦羽谓之鍭，骨镞不翦羽谓之志。

弓有缘者谓之弓，无缘者谓之弭。以金者谓之铣，以蜃者谓之珧，以玉者谓之珪。

珪大尺二寸谓之玠。璋大八寸谓之琡。璧大六寸谓之宣。

肉倍好谓之璧，好倍肉谓之瑗，肉好若一谓之环。

繸，绶也。

一染谓之縓，再染谓之赪，三染谓之纁。青谓之葱。黑谓之黝。斧谓之黼。

邸谓之柢。

雕谓之琢。

蓐谓之兹。

竿谓之箷。

箦谓之笫。

革中绝谓之辨，革中辨谓之韏。

镂，鋄也。

卣，中尊也。

释乐第七

宫谓之重，商谓之敏，角谓之经，徵谓之迭，羽谓之柳。

大瑟谓之洒。大琴谓之离。

大鼓谓之鼖，小者谓之应。

大磬谓之毊。

大笙谓之巢，小者谓之和。

大篪谓之沂。

大埙谓之嘂。

大钟谓之镛，其中谓之剽，小者谓之栈。

大箫谓之言，小者谓之筊。

大管谓之簥，其中谓之篞，小者谓之篎。大籥谓之产，其中谓之仲，小者谓之箹。

徒鼓瑟谓之步。徒吹谓之和。徒歌谓之谣。徒击鼓谓之咢。徒鼓钟谓之修。徒鼓磬谓之寋。

所以鼓柷谓之止。所以鼓敔谓之籈。大鼗谓之麻，小者谓之料。

和乐谓之节。

释天第八

穹苍，苍天也。

春为苍天，夏为昊天，秋为旻天，冬为上天。四时。

春为青阳，夏为朱明，秋为白藏，冬为玄英。四气和谓之玉烛。

春为发生，夏为长嬴，秋为收成，冬为安宁。四时和为通正，

谓之景风。

甘雨时降，万物以嘉，谓之醴泉。祥。

谷不熟为饥，蔬不熟为馑，果不熟为荒。仍饥为荐。灾。

太岁在甲曰阏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强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维，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黓，在癸曰昭阳。岁阳。

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在卯曰单阏，在辰曰执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协洽，在申曰涒滩，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阉茂，在亥曰大渊献，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奋若。载，岁也。

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岁名。

月在甲曰毕，在乙曰橘，在丙曰修，在丁曰圉，在戊曰厉，在己曰则，在庚曰窒，在辛曰塞，在壬曰终，在癸曰极。月阳。

正月为陬，二月为如，三月为寎，四月为余，五月为皋，六月为且，七月为相，八月为壮，九月为玄，十月为阳，十一月为辜，十二月为涂。月名。

南风谓之凯风，东风谓之谷风，北风谓之凉风，西风谓之泰风。

焚轮谓之颓。扶摇谓之猋。风与火为庉。回风为飘。

日出而风为暴。风而雨土为霾。阴而风为曀。

天气下，地不应，曰雺。地气发，天不应，曰雾。雾谓之晦。

螮蝀谓之雩，螮蝀，虹也。蜺为挈贰。

弇日为蔽云。

疾雷为霆霓。

雨霓为霄雪。

暴雨谓之涷。小雨谓之霡霂。久雨谓之淫。淫谓之霖。济谓之霁。风雨。

寿星，角、亢也。天根，氐也。

天驷，房也。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谓之大辰。

析木谓之津，箕斗之间，汉津也。

星纪，斗、牵牛也。

玄枵，虚也；颛顼之虚，虚也。北陆，虚也；营室谓之定。娵觜之口，营室东壁也。

降娄，奎、娄也。

大梁，昴也；西陆，昴也。

浊谓之毕。

咮谓之柳。柳，鹑火也。

北极谓之北辰。

何鼓谓之牵牛。

明星谓之启明。

彗星为欃枪。

奔星为彴约。星名。

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尝，冬祭曰蒸。

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瘗薶。祭山曰庪县，祭川曰浮沉，祭星曰布，祭风曰磔。

"是禷是祃"，师祭也。"既伯既祷"，马祭也。

禘，大祭也。

绎，又祭也。周曰绎，商曰肜，夏曰复胙。祭名。

春猎为蒐，夏猎为苗，秋猎为狝，冬猎为狩。

宵田为獠，火田为狩。

"乃立冢土，戎丑攸行"，起大事，动大众，必先有事乎社而后出，谓之宜。

"振旅阗阗"，出为治兵，尚威武也；入为振旅，反尊卑也。讲武。

素锦绸杠，纁帛縿，素升龙于縿，练旒九，饰以组，维以缕。

缁广充幅长寻曰旐，继旐曰旆。注旄首曰旌。有铃曰旂。错革鸟曰旟。因章曰旃。旌旂。

释地第九

两河间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汉南曰荆州。江南曰扬州。济河间曰兖州。济东曰徐州。燕曰幽州。齐曰营州。九州。

鲁有大野。晋有大陆。秦有杨陓。宋有孟诸。楚有云梦。吴越之间有具区。齐有海隅。燕有昭余祁。郑有圃田。周有焦护。十薮。

东陵，阠。南陵，息慎。西陵，威夷。中陵，朱滕。北陵，西隃雁门是也。

陵莫大于加陵。梁莫大于湨梁。坟莫大于河坟。八陵。

东方之美者，有医无闾之珣玗琪焉。东南之美者，有会稽之竹箭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南之美者，有华山之金石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西北之美者，有昆仑虚之璆琳琅玕焉。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东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中有岱岳，与其五谷鱼盐生焉。九府。

东方有比目鱼焉，不比不行，其名谓之鲽。南方有比翼鸟焉，不比不飞，其名谓之鹣鹣。西方有比肩兽焉，与邛邛岠虚比，为邛邛岠虚啮甘草，即有难，邛邛岠虚负而走，其名谓之蟨。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中有枳首蛇焉。此四方中国之异气也。五方。

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坰。

下湿曰隰。大野曰平。广平曰原。高平曰陆。大陆曰阜。大

阜曰陵。大陵曰阿。

可食者曰原。陂者曰阪。下者曰隰。田一岁曰菑，二岁曰新田，三岁曰畬。野。

东至于泰远，西至于邠国，南至于濮铅，北至于祝栗，谓之四极。

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

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

岠齐州以南戴日为丹穴。北戴斗极为空桐。东至日所出为大平。西至日所入为大蒙。

大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大蒙之人信，空桐之人武。四极。

释丘第十

丘，一成为敦丘，再成为陶丘，再成锐上为融丘，三成为昆仑丘。

如乘者，乘丘。如陼者，陼丘。

水潦所止，泥丘。方丘，胡丘。

绝高谓之京，非人为之丘。

水潦所还，埒丘。上正，章丘。泽中有丘，都丘。

当途，梧丘。途出其右而还之，画丘。途出其前，戴丘。途出其后，昌丘。

水出其前，渻丘。水出其后，沮丘。水出其右，正丘。水出其左，营丘。

如覆敦者，敦丘。逦迤，沙丘。

左高，咸丘。右高，临丘。前高，旄丘。后高，陵丘。偏高，阿丘。宛中，宛丘。

丘背有丘为负丘。

左泽，定丘。右陵，泰丘。

如亩，亩丘。如陵，陵丘。

丘上有丘为宛丘。

陈有宛丘。晋有潜丘。淮南有州黎丘。

天下有名丘五，三在河南，其二在河北。丘。

望厓洒而高，岸。夷上洒下，不漘。

隩，隈。厓内为隩，外为隈。

毕，堂墙。

重厓，岸。岸上，浒。

坟，大防。涘为厓。

穷渎，汜。谷者，溦。厓岸。

释山第十一

河南华，河西岳，河东岱，河北恒，江南衡。

山三袭，陟；再成，英；一成，坯。

山大而高，崧。山小而高，岑。锐而高，峤。卑而大，扈。小而众，岿。

小山岌大山，峘。属者，峄。独者，蜀。

上正，章。宛中，隆。

山脊，冈。未及上，翠微。山顶，冢。

崒者，厜㕒。

山如堂者，密。如防者，盛。

峦，山堕。重甗，隒。左右有岸，厒。

大山宫小山，霍。小山别大山，鲜。山绝，陉。

多小石，磝。多大石，礐。多草木，岵。无草木，峐。

山上有水，埒。夏有水，冬无水，洜。

山渎无所通，溪。

石戴土谓之崔嵬，土戴石为砠。

山夹水，涧。陵夹水，澞。山有穴为岫。

山西曰夕阳，山东曰朝阳。

泰山为东岳，华山为西岳，霍山为南岳，恒山为北岳，嵩高为中岳。

梁山，晋望也。

释水第十二

泉一见一否为瀸。井一有水一无水为瀱汋。

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沃泉县出。县出，下出也，氿泉穴出。穴出，仄出也。

湀辟，流川。过辨，回川。灉，反入。

潬，沙出。汧，出不流。

归异出同流，肥。

瀵，大出尾下。

水醮曰厬。

水自河出为灉，济为濋，汶为灛，洛为波，汉为潜，淮为浒，江为沱，濄为洵，颍为沙，汝为濆。

水决之泽为汧，决复入为汜。“河水清且澜漪”，大波为澜，小波为沦，直波为径。

江有沱，河有灉，汝有濆。

浒，水厓。水草交为湄。

“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为厉。繇膝以下为揭，繇膝以上为涉，繇带以上为厉。

潜行为泳。

“泛泛杨舟，绋缡维之”。绋，繂也。缡，緌也。

天子造舟，诸侯维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泭。

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注谷曰沟，注沟曰浍，注浍曰渎。

逆流而上曰溯洄，顺流而下曰溯游。正绝流曰乱。

江、河、淮、济为四渎。四渎者，发源注海者也。

水泉。

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陼，小陼曰沚，小沚曰坻。人所为为潏。水中。

河出昆仑虚，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河曲。

徒骇、太史、马颊、覆鬴、胡苏、简、絜、钩盘、鬲津。九河。

释草第十三

藿，山韭。茖，山葱。葝，山䪥。蒚，山蒜。薜，山蕲。椴，木槿。榇，木槿。术，山蓟。杨，枹蓟。葥，王蔧。菉，王刍。拜，蔏藋。蘩，皤蒿。蒿，菣。蔚，牡菣。啮，彫蓬。荐，黍蓬。蔨，鼠莞。葝，鼠尾。菥蓂，大荠。蒤，虎杖。孟，狼尾。瓠栖，瓣。茹藘，茅蒐。果臝之实，栝楼。荼，苦菜。萑，蓷。虉，绶。粢，稷。众，秫。戎菽谓之荏菽。卉，草。䓣雀弁。蘥，雀麦。蘾，乌蘋。萰，菟荄。蘩，菟蒵。黄，菟瓜。茢薽，豕首。荓，马帚。藱，怀羊。茭，牛蕲。葖，芦萉。蒩，灌，苬，芝。笋，竹萌。簜，竹。莪，萝。苨，菧苨。绖，履。

莕，接余。其叶苻。

白华，野菅。薜，白蕲。菲，芴。葍，藑。荧，委萎。葋，艼荧。竹，萹蓄。葴，寒浆。薢茩，芵茪。莁荑，蔱蘠。

瓞，瓝。其绍瓞。

芍，凫茈。蘱，薡董。蕛，苵。钩，芺。薤，鸿荟。苏，桂荏。蔷，虞蓼。蓧，蓨。虋，赤苗。芑，白苗。秬，黑黍。秠，一稃二米。稌，稻。葍，藑茅。台，夫须。藆，藅。莔，贝母。荍，蚍衃。艾，冰台。蕇，亭历。苻，鬼目。薜，庾草。蔜，蕿蔜。离南，活莌。茏，天蘥。须，葑苁。蒡，隐荵。茜，蔓于。菌，蕢。柱夫，摇车。出隧，蘧蔬。蘄茝，蘪芜。茨，蒺藜。蘮蒘，窃衣。髦，颠蕀。雚，芄兰。荨，莐藩。蕍，蕮。

蔨，鹿藿。其实莥。

薃侯，莎，其实媞。

莞，苻蓠。其上䓆。

荷，芙渠。其茎茄，其叶蕸，其本蔤，其华菡萏，其实莲，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

红，茏古。其大者蘬。

差，荠实。

䕠，枲实。枲，麻。

须，䔍芜。

菲，蒠菜。蕢，赤苋。蘠蘼，虋冬。萹苻、止泺，贯众。莙，牛藻。蓫薚，马尾。

萍，蓱。其大者蘋。

莃，菟葵。芹，楚葵。藬，牛蘈。藚，牛唇。苹，藾萧。连，异翘。泽，乌蕵。傅，横目。釐，蔓华。蔆，蕨攈。大菊，蘧麦。薜，牡赞。葥，山莓。啮，苦堇。藫，石衣。蘜，治蘠。

唐、蒙，女萝。女萝，菟丝。

苗，蓨。茥，蒛葐。芨，堇草。虃，百足。菺，戎葵。蘻，狗毒。垂，比叶。蕧，盗庚。莩，麻母。瓝，九叶。藐，茈草。倚商，活脱。蘵，黄蒢。藒车，芞舆。权，黄华。葞，春草。莁荑，

蘩露。菋，荎藸。蒤，委叶。皇，守田。钩，藈姑。望，乘车。困，衱袶。攫，乌阶。杜，土卤。盱，虺床。蘳，薮。赤，枹蓟。菟奚，颗涷。

中馗，菌。小者菌。萒，小叶。

苕，陵苕。黄华，蔈；白华，茇。

蘪，从水生。薇，垂水。薜，山麻。

莽，数节。桃枝，四寸有节。粼，坚中。簢，筡中。仲，无笐。䈞，箭萌。篠，箭。

枹，霍首。素华，轨鬷。芏，夫王。綦，月尔。葴，马蓝。姚茎，涂荠。苄，地黄。蒙，王女。拔，茏葛。藗，牡茅。菤耳，苓耳。蕨，虌。荞，邛钜。繁，由胡。莣，杜荣。稂，童粱。藨，麃。的，薂。购，蔏蒌。茢，勃茢。葽绕，蕀蒬。茦，刺。萧，萩。薚，海藻。长楚，铫芅。蘦，大苦。

芣苢，马舄。马舄，车前。

纶似纶，组似组，东海有之。帛似帛，布似布，华山有之。

荒，东蠡。绵马，羊齿。萿，麋舌。搴，柜朐。蘩之丑，秋为蒿。芺、蓟，其实荂。蔈、荂，荼。

猋、藨、芀，苇丑。芀，葭，华。

蒹，薕；葭，芦；菼，薍。其萌蘿蕍。

芛、葟、华，荣。

卷施草，拔心不死。

荺、茭、荄，根。

攫，橐含。

华，荂也。华、荂，荣也。木谓之华，草谓之荣。不荣而实者谓之秀，荣而不实者谓之英。

释木第十四

蘬，山榎。栲，山樗。柏，椈。髡，梱。櫠，椵。梅，柟。柀，煔。櫰，椵。杻，檍。楙，木瓜。椋，即来。栵，栭。檴，落。柚，条。时，英梅。楥，柜桏。栩，杼。味，荎著。蔵，荎。杜，甘棠。狄，臧槔。贡，綦。杬，檕梅。杙者聊。魄，榽橀。梫，木桂。棆，无疵。椐，樻。

柽，河柳。旄，泽柳。杨，蒲柳。

权，黄英。辅，小木。杜，赤棠。白者棠。诸虑，山櫐。欇，虎櫐。杞，枸檵。杬，鱼毒。檓，大椒。楰，鼠梓。枫，欇欇。寓木，宛童。无姑，其实夷。栎，其实梂。檖，萝。

楔，荆桃。旄，冬桃。榹桃，山桃。

休，无实李。痤，椄虑李。驳，赤李。

枣，壶枣。边，要枣。櫅，白枣。樲，酸枣。杨彻，齐枣。遵，羊枣。洗，大枣。煮，填枣。蹶泄，苦枣。皙，无实枣。还味，棯枣。

櫬，梧。朴，枹者谓。櫬，采薪。采薪，即薪。棪，槤其。刘，刘杙。

櫰，槐大叶而黑。守宫槐，叶昼聂宵炕。

槐，小叶曰榎。大而皵，楸；小而皵，榎。

椅，梓。楝，赤楝。白者楝。终，牛棘。灌木，丛木。瘣木，苻娄。蕡，藹。枹，遒木，魁瘣。棫，白桵。梨，山樆。

桑辨有葚，栀。女桑，桋桑。

榆，白枌。唐棣，栘。常棣，棣。槚，苦荼。樕朴，心。荣，桐木。栈木，干木。檿桑，山桑。

木自獘，柛。立死，椔；獘者，翳。

木相磨，槸。棤，皵。梢，梢擢。

枞，松叶柏身。桧，柏叶松身。

勾如羽，乔。下勾曰朻，上勾曰乔。如木楸曰乔，如竹箭曰苞，如松柏曰茂，如槐曰茂。

祝，州木。髦柔英。

槐棘丑，乔；桑柳丑，条；椒榝丑，莍；桃李丑，核。

瓜曰华之，桃曰胆之，枣李曰疐之，樝梨曰钻之。

小枝上缭为乔。无枝为檄。木族生为灌。

释虫第十五

螜，天蝼。蜚，蠦蜰。螾衔，人耳。

蜩，蜋蜩，螗蜩。蚻，蜻蜻。蠽，茅蜩。蝒，马蜩。蜺，寒蜩。蜓蚞，螇螰。

蛣蜣，蜣蜋。蝎，蛣𧌑。蠰，齧桑。诸虑，奚相。蜉蝣，渠略。蛂蟥，蛢。蠸，舆父、守瓜。蝚，蛖蝼。不蜩，王蚥。蛄𧊜，强蛘。

不过，蟷蠰。其子蜱蛸。

蒺藜，蝍蛆。蝝，蝮蜪。蟋蟀，蛬。蟼，蟆。蛝，马蠲。

蛗螽，蠜。草螽，负蠜。蜇螽，蜙蝑。蟿螽，螇蚸。土螽，蠰谿。螼蚓，蜸蚕。莫貈，螳蜋，蛑。虰蛵，负劳。蜭，毛蠹。蟔，蛅蟴。蟠，鼠负。蟫，白鱼。蛾，罗。螒，天鸡。傅，负版。强，蚚。蛶，螪何。

螝，蛹。蚬，缢女。

蚍蜉，大蚁，小者蚁。蠪，朾蚁。螱，飞蚁。其子蚳。

次蟗，蜘蛛。蜘蛛，蛛蝥。土蜘蛛。草蜘蛛。

土蜂。木蜂。蟦，蛴螬。蝤蛴，蝎。蛜威，委黍。蟰蛸，长

蹄。蛭蝚，至掌。国貉，虫蠁。蠖，蚇蠖。

果臝，蒲卢。螟蛉，桑虫。

蝎，桑蠹。荧火，即炤。密肌，继英。蚅，乌蠋。蠓，蠛蠓。王，蛈蜴。

蟓，桑茧。雔由，樗茧。棘茧，栾茧。蚢，萧茧。

翥丑罅，螽丑奋，强丑捋，蜂丑螫，蝇丑扇。

食苗心，螟。食叶，蟘。食节，贼。食根，蟊。

有足谓之虫，无足谓之豸。

释鱼第十六

鲤。鳣。鰋，鲇。鳢。鲩。鲨，鮀。鲋，黑鲅。鳛，鳅。

鲣，大鲖。小者鲵。

鲩，大鳠。小者鮡。鲵，大虾。鲲，鱼子。鱀，是鱁。鱦，小鱼。鮥，鮛鲔。鲻。当魱。鮤鱴刀。鱊鲚，鳜鯞。鱼有力者，鳚。魵，鰕。鲦，鲟。鲂，魾。鳘，鯠。蜎，蠉。蛭，虮。科斗，活东。魁陆。蜪蚅。

鼁鼀，蟾诸。在水者黾。

蛙，螱。蚌，含浆。

鳖三足，能。龟三足，贲。

蚹蠃，螔蝓。蠃，小者蜬。

螖蠌，小者蟧。蜃，小者珧。

龟，俯者灵，仰者谢，前弇诸果，后弇诸猎，左倪不类，右倪不若。

贝，居陆贆，在水者蜬。大者魧，小者鲼。玄贝，贻贝。余貾，黄白文。余泉，白黄文。蚆，博而頯。蜠，大而险。蟦，小而椭。

蝾螈，蜥蜴。蜥蜴，蝘蜓。

蝘蜓，守宫也。

蛈，蛪。螣，螣蛇。蟒，王蛇。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

鲵，大者谓之鰕。

鱼枕谓之丁，鱼肠谓之乙，鱼尾谓之丙。

一曰神龟，二曰灵龟，三曰摄龟，四曰宝龟，五曰文龟，六曰筮龟，七曰山龟，八曰泽龟，九曰水龟，十曰火龟。

释鸟第十七

佳其，鳺鴀。鶌鸠，鹘鵃。鳲鸠，鴶鵴。鷑鸠，鵧鷑。鴡鸠，王鴡。鴶，鶌鶋。鶅，鵵轨。鵱，天狗。鹨，天鸙。鹈，鴮鸅。鸠，鵧鸠。鸧，乌鶬。舒雁，鹅。舒凫，鹜。鳽，鵁鶄。舆，鵛鷋。鹣，鸧鶊。鶾，天鸡。鷽，山鹊。鷣，负雀。啮齿，艾。鶨，鳸老。鳸，鴳。桑鳸，窃脂。鳭鹩，剖苇。

桃虫，鹪。其雌，鴱。

鶠，凤。其雌，皇。

鷉鸰，雍渠。鸒斯，鵯鶋。燕，白脰乌。鴽，鴾母。密肌，系英。

巂，周。燕燕，鳦。

鸱鸮，鸋鴂。狂，茅鸱，怪鸱。枭，鸱。

鶌，刘疾。

生哺，彀。生噣，雏。

爰居，杂县。

春鳸，鳻鶞。夏鳸，窃玄。秋鳸，窃蓝。冬鳸，窃黄。桑鳸，窃脂。棘鳸，窃丹。行鳸，唶唶。宵鳸，啧啧。

鵖鴔，戴鵀。鴍，泽虞。鷉，鶝。

鹩，鹑。其雄鶛，牝痺。

鸍，沉凫。鴢，头鵁。鵽鸠，寇雉。萑，老鵵。鴹，鸎鸟。狂，梦鸟。皇，黄鸟。翠，鹬。鸀，山乌。蝙蝠，服翼。晨风，鹯。鸉，白鷢。寇雉，泆泆。鷏，蚊母。鷉，须鸁。鼯鼠，夷由。仓庚，商庚。鴩，悑枝。鹰，鶆鸠。鹣鹣，比翼。鵹黄，楚雀。䴕，斫木。鸄，鶶鷵。鸬，诸雉，鹭，舂鉏。鹞雉。鷸雉。鳪雉。鷩雉。秩秩，海雉。鸐，山雉。雗雉。鵫雉。雉绝有力，奋。

伊洛而南，素质，五采皆备成章曰翚；江淮而南，青质，五采皆备成章曰鹞。南方曰㚄，东方曰鶅，北方曰鵗，西方曰鷷。

鸟鼠同穴，其鸟为鵌，其鼠为鼵。

鹳鷒，鶝鶔。如鹊，短尾，射之，衔矢射人。

鹊鵙丑，其飞也翪。鸢乌丑，其飞也翔。鹰隼丑，其飞也翚。凫雁丑，其足蹼，其踵企。乌鹊丑，其掌缩。

亢，鸟咙。其粻，嗉。

鹑子，鴽。鴽子，鸋。雉之暮子为鹨。

鸟之雌雄不可别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

鸟少美长丑为鹠鷅。

二足而羽谓之禽，四足而毛谓之兽。

䴗，伯劳也。仓庚，鵹黄也。

释兽第十八

麋：牡，麔；牝，麎；其子，麇；其迹，躔；绝有力，狄。

鹿：牡，麚；牝，麀；其子，麛；其迹，速；绝有力，麉。

麕：牡，麌；牝，麜；其子，麆；其迹，解；绝有力，豜。

狼：牡，獾；牝，狼；其子，獥；绝有力，迅。

兔子，嬔；其迹，迒；绝有力，欣。

豕子，猪。䝐，豮。幺，幼。奏者豱。豕生三，豵；二，师；一，特。所寝，橧。四䠠皆白，豥。其迹，刻。绝有力，豟。牝，豝。

虎窃毛谓之虦猫。貘，白豹。甝，白虎。虪，黑虎。

貀，无前足。

鼳，鼠身长须而贼，秦人谓之小驴。熊虎丑，其子，狗；绝有力，麙。

狸子，隸。貈子，貆。貒子，貗。

貔，白狐。其子，豰。

麝父，麕足。豺，狗足。

貙獌，似狸。罴，如熊，黄白文。

羚，大羊。麔，大麃。牛尾，一角。麠，大麃；旄毛，狗足。

魋，如小熊，窃毛而黄。

猰貐，类貙，虎爪，食人，迅走。

狻麑如虦猫，食虎豹。

驨，如马，一角；不角者，骐。

羱，如羊。

麐，麕身，牛尾，一角。

犹如麂，善登木。

貄，修毫。貙，似狸。

兕，似牛。犀，似豕。

彙，毛刺。

狒狒，如人，被发，迅走，食人。

狸、狐、貒，貈丑。其足，蹯；其迹，内。

蒙颂，猱状。猱、蝯，善援。貜父，善顾。

威夷，长脊而泥。麔、麚、短脰。贙，有力。豦，迅头。

蜼，卬鼻而长尾，时善乘领。猩猩，小而好啼。阙泄，多狃。

寓属。

鼢鼠。鼸鼠。鼷鼠。鼶鼠。鼬鼠。鼩鼠。鼭鼠。鼣鼠。鼫鼠。鼤鼠。鼨鼠，豹文。鼮鼠。鼰鼠。鼠属。

牛曰齝，羊曰齥，麋鹿曰齸。

鸟曰嗉，寓鼠曰嗛。齸属。

兽曰衅，人曰挢，鱼曰须，鸟曰狊。须属。

释畜第十九

騊駼，马。野马。

駮，如马，倨牙，食虎豹。

騉蹄，趼，善升甗。

騉駼，枝蹄，趼，善升甗。

小领，盗骊。绝有力，駥。

膝上皆白，惟馵。四骹皆白，驓。四蹢皆白，首。前足皆白，騱。后足皆白，翑。前右足白，启。左白，踦。后右足白，骧。左白，馵。

騮马白腹，騵。骊马白跨，驈。白州，驠。尾本白，騴。尾白，駺。馰颡，白颠。白达，素县。面颡皆白，惟駹。

回毛在膺，宜乘。在肘后，减阳。在干，茀方。在背，阙广。逆毛，居馻。

騋牝，骊牡。玄驹，褭骖。

牡曰騭，牝曰騇。

騮白，驳。黄白，騜。騮马黄脊，騝。骊马黄脊，騽。青骊，駽，青骊，驒。青骊繁鬣，騥。

骊白杂毛，駂。黄白杂毛，駓，阴白杂毛，骃。苍白杂毛，骓。彤白杂毛，騢。

白马黄鬣，骆。白马黑唇，駩；黑喙，騧。一目白，瞯。二目白，鱼。

“既差我马”，差，择也。宗庙齐毫，戎事齐力，田猎齐足。马属。

犤牛。犦牛。犣牛。犩牛。犝牛。犝牛。犑牛。

角一俯一仰，觭；皆踊，觢。

黑唇，犉。黑眥，牰。黑耳，犚。黑腹，牧。黑脚。犈。其子，犊。体长，牬。绝有力，欣犌。牛属。

羊：牡，羒；牝，牂。

夏羊：牡，羭；牝，羖。

角不齐，觤。角三觠，羷。

羳羊，黄腹。

未成羊，羜。绝有力，奋。羊属。

犬生三，猣；二，师；一，玂。未成毫，狗。

长喙，猃。短喙，猲獢。

绝有力，狣。尨，狗也。狗属。

鸡，大者蜀。蜀子，雓。未成鸡，僆。绝有力，奋。鸡属。

马八尺为駥。牛七尺为犉。羊六尺为羬。彘五尺为豟。狗四尺为獒。鸡三尺为鶤。六畜。

孟　子

导　读

一、《孟子》一书的作者

孟子是孔子之后的又一位儒学大师，被后人尊为“亚圣”。《孟子》这部书的作者问题，有许多不同的认识，有的认为是孟子本人所著，有的认为是孟子所作而由他的弟子所叙定。一般认为，《孟子》一书是在孟子死后，由他的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人共同整理完成、记述孟子生前言行的著作，大约成书于战国末期。

二、《孟子》的体例

《史记·孟荀列传》说：“作《孟子》七篇。”，而《汉书·艺文志》称“《孟子》十一篇。”东汉经学家赵岐所撰的《孟子章句》给这十一篇分别了真伪。赵岐在《孟子题辞》中说：“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正》，其文不

能宏深，不能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也。”因为赵岐肯定《外书》四篇是后人伪托的赝品，不给它作注解，以后读《孟子》的人便不读它，于是就逐渐佚失了。

现存《孟子》共七篇，赵岐把每篇分为上、下，则七篇衍为十四篇，共二百六十一章，近三万五千字。

《孟子》的体例与《论语》相近，都是语录体散文，而风格却有很大差异：《论语》篇章短小，《孟子》则论大篇长；《论语》语言简洁朴实，《孟子》则语言恢宏气盛；《论语》记孔子之言含蓄隽永，《孟子》记孟子之言则圭角峻嶒，光芒万丈。这一方面是由于孔子与孟子的个性的差异，同时也反映了春秋与战国时代文章的变化。

《孟子》是儒家经典之一。两汉时，《孟子》的地位仅次于《论语》。宋代将《孟子》列为十三经之一，朱熹把《孟子》列为“四书”之一。

三、《孟子》的内容

《孟子》七篇，从孟子周游各国对当时各诸侯国国君论述王政开始，到孟子归鲁后与门人及时人讨论仁、义等理论问题为止。其各章主要内容是：

《梁惠王》：记述孟子与梁惠王、齐宣王等诸侯国君的问答之词，论及了孟子的治国、王道等理论主张。

《公孙丑》：记述孟子对弟子及时人所讲的话，多是尊王黜霸之词。

《滕文公》：记述孟子在滕、宋两国时对国君、弟子及时人所讲的话，大多阐发先贤之道以及排斥杨朱、墨子学说的理论。

《离娄》：记述孟子平时对弟子的训诲之言，多举先圣舜的仁

孝之事，主张以仁孝治国、齐家。

《万章》：记述孟子对弟子及时人谈论立身、事亲、社交等事的言论。

《告子》：记述孟子向弟子阐发的人性本善、重仁轻利等主张。

《尽心》：内容较散，论及人性、战争等，对先圣之道不传发出喟叹。

四、思孟学派

许多史料记载，孟子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孟子》一书也多次写到孟子赞颂子思，并以子思为自己立身处世的榜样。孟子在思想上和子思的关系非常密切，按照儒家学派内部的关系来看，孟子出于子思之学，后来自己能够弘扬儒学，发展其学说，并成为孟氏之儒这一派的首领。《荀子·非十二子》中以子思与孟轲并提，肯定了二人在学术思想上的密切关系，因而后世学者多把子思之儒与孟氏之儒合称为思孟学派。思孟学派的核心理论是"性善"，并注重内心省察等修身之法。《孟子》与子思的《中庸》是研究这一学派思想的主要资料。

五、《孟子》所反映的孟子的思想

《孟子》的内容涉及人性、道德修养、政治、教育等各方面，它系统反映了作为战国时代大思想家的孟子的思想体系。

孟子生活在战国中晚期的社会大变革时代，他主张以改良的手段进行社会变革。仁政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这是针对当时新兴地主阶级激进派推行的"严刑峻法"的政治措施而提出来的改良主义路线，"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

中心悦而诚服也。”（《公孙丑上》）孟子强调“仁”、“义”的重要性“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离娄上》）“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同上）但孟子又反对当时墨子主张的“兼爱”和杨朱主张的“为我”，认为这些主张都是破坏封建阶级统治基础的，“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滕文公下》）孟子还要求统治者重视百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这样才能实现仁政。

在人性问题上，孟子独树一帜地提出了“性善”学说，他认为，人的性善是天赋的，这种本性就是“不忍人之心”，这种善性从四个方面体现出来：“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告子上》）人的仁义礼智四种道德品质是从天赋的善性发端的，人要达到这些道德标准，就必须保存天赋的“四心”，“性善”与“四心”是人与动物的区别。在认识论问题上，孟子与孔子一样承认人的知识即所谓良知良能是与生俱来的，他轻视感性认识，而强调抽象的理性认识，尤其强调“心”的作用，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心上》）在天道观问题上，孟子承袭孔子、子思的思想，承认主宰人类社会的上帝与天命的存在，认为“顺天者存，逆天者亡。”（《离娄上》）但孟子又有所发展，认为“天”是可以认识的，这一点是很可贵的。在历史观问题上，孟子承袭儒家的英雄史观，认为是圣人创造了历史。

孟子在文艺学上也很有建树。首先提出“以意逆志”的主张，就是在理解文艺作品时，要全面理解、分析作品的内容，这样才能把握作品的本义。其次，他提出“知人论世”的学说，即认为读古人的作品，应了解其所处时代及生平思想才能理解作品。孟子还主张“知言养气”，“知言”就是辩别言辞的能力，“养气”就

是指人的道德修养的功夫，理解文艺作品必须在“知言”与“养气”这两方面达到一定的水准。

六、《孟子》的影响

《孟子》系统地反映了孟子的思想体系，成为儒家学派的重要著作之一。在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战国中期，孟子捍卫并发展了孔子创立的早期儒家学说，使儒家思想理论体系更加丰富与完备，成为该学派的主要奠基人。两千多年以来，以“孔孟之道”为核心内容的儒家思想一直受到统治阶级的认同而居于独尊地位。孟子的思想与孔子的思想一样，构成中国古代传统思想的主流和中国文化精神的内质。

《孟子》也是先秦散文的辉煌之作。其文雄辩滔滔、气势磅礴，辞锋犀利，情感充沛，有行云流水之势；语言明晓流畅、说理透辟，极富文采与感染力；论辩有力，善于因势利导、步步深入以及比喻类况、逻辑推理等。这些都对后代散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原　文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

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於牣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皆亡。'民欲与之皆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林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

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

"以刃与政，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

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

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

"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

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

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

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曰："可。"

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闻之胡龁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

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

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

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王说曰：《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

曰："有复于王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

曰："否。"

"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

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

曰："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王请度之！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

王曰："否！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王笑而不言。

曰：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

曰："否！吾不为是也。"

曰："然则王之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

王曰："若是其甚与？"

曰："殆有甚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

曰："可得闻与？"

曰："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

曰："楚人胜。"

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盖亦反其本矣。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王曰："吾惛，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

虽不敏，请尝试之。"

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梁惠王章句下

庄暴见孟子，曰："暴见于王，王语暴以好乐，暴未有以对也。"曰："好乐何如？"

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

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

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

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犹古之乐也。"

曰："可得闻与？"

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

曰："不若与人。"

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

曰："不若与众。"

"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

音，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

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若是其大乎？"

曰："民犹以为小也。"

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也？"

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乎？"

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

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勾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对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诗》云：'王赫斯怒，爰

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王曰：“贤者亦有此乐乎?”

孟子对曰：“有。人不得，则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昔者齐公以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晏子对曰：‘善哉问也！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今也不然：师行而粮食，饥者弗食，劳者弗息。睊睊胥谗，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饮食若流。流连荒亡，为诸侯忧。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先王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说，大戒于国，出舍于郊。于是始兴发补不足。召大师，曰：‘为我作君臣相说之乐。’盖《徵招》《角招》是也。其诗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齐宣王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毁诸?已乎?”

孟子对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

王曰："王政可得闻与？"

对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诗》云，'哿矣富人，哀此茕独。'"

王曰："善哉言乎！"

曰："王如善之，则何为不行？"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

对曰："昔者公刘好货，《诗》云：'乃积乃仓，乃裹餱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囊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对曰："昔者太王好色，爱厥妃。《诗》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

王曰："弃之。"

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

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

王顾左右而言他。

孟子见齐宣王，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王无亲臣矣，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也。"

王曰："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

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孟子见齐宣王，曰："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工师得大木，则王喜，以为能胜其任也。匠人斫而小之，则王怒，以为不胜其任矣。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如？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至于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玉哉？"

齐人伐燕，胜之。宣王问曰："或谓寡人勿取，或谓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人力不至于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它哉？避水火也。

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

齐人伐燕，取之。诸侯将谋救燕。宣王曰：“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

孟子对曰：“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苏。’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若杀其兄父，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

邹与鲁閧　。穆公问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

孟子对曰：“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尤焉！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

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间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

孟子对曰：“是谋非吾所能及也。无已，则有一焉：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则是可为也。”

滕文公问曰："齐人将筑薛，吾甚恐，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择而取之，不得已也。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

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竭力以事大国，则不得免焉，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为也，效死勿去。'君请择于斯二者。"

鲁平公将出，嬖人臧仓者请曰："他日君出，则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舆已驾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请。"

公曰："将见孟子。"

曰："何哉，君所为轻身以先于匹夫者？以为贤乎？礼义由贤者出；而孟子之后丧逾前丧。君无见焉！"

公曰："诺。"

乐正子入见，曰："君奚为不见孟轲也？"

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后丧逾前丧'，是以不往见也。"

曰："何哉，君所谓逾者？前以士，后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后以五鼎与？"

曰："否，谓棺椁衣衾之美也。"

曰："非所谓逾也，贫富不同也。"

乐正子见孟子，曰："克告于君，君为来见也。嬖人有臧仓者沮君，君是以不果来也。"

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公孙丑章句上

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

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子路孰贤？'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西艴然不悦，曰：'尔何曾比予于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

曰："以齐王，由反手也。"

曰："若是，则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犹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则文王不足法与？"

曰："文王何可当也！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

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

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

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

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

曰："不动心有道乎？"

曰："有。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桡，不目逃，思以一豪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

曰："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

"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

"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者，

何也？”

曰：“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

“敢问夫子恶乎长？”

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何谓知言？”

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于辞命，则不能也。’然则夫子既圣矣乎？”

曰：“恶！是何言也？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夫圣，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敢问所安？”

曰：“姑舍是。”

曰："伯夷、伊尹何如？"

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伯夷、伊尹于孔子，若是班乎？"

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

曰："然则有同与？"

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

曰："敢问其所以异？"

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孟子曰："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诗》云：'迨天

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孟子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曰："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矢人唯恐不伤人，函人唯恐伤人。巫、匠亦然。故术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人役也。人役而耻为役，由弓人而耻为弓，矢人而耻为矢也。如耻之，莫如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推恶恶之心，思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故曰：'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与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

公孙丑章句下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

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孟子将朝王，王使人来曰："寡人如就见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风。朝将视朝，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

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明日，出吊于东郭氏。公孙丑曰："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

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王使人问疾，医来。

孟仲子对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趋造于朝，我不识能至否乎？"

使数人要于路，曰："请必无归而造于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

景子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见王之敬子也，未见所以敬王也。"

曰："恶！是何言也！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岂以仁义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云尔，则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谓也。《礼》曰，'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固将朝也，闻王命而遂不果，宜与夫礼若不相似然。"

曰："岂谓是与？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

道，不如是不足以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今天下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

陈臻问曰："前日于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于薛，馈五十镒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

孟子曰："皆是也。当在宋也，予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赆，辞曰：'馈赆'，予何为不受？当在薛也，予有戒心，辞曰：'闻戒，故为兵馈之。'予何为不受？若于齐，则未有处也。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

孟子之平陆，谓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则去之否乎？"

曰："不待三。"

"然则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饥岁，子之民，老羸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

曰："此非距心之所得为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为之牧之者，则必为之求牧与刍矣。求牧与刍而不得，则反诸其人乎？抑亦立而视其死与？"

曰："此则距心之罪也。"

他日，见于王，曰："王之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为王诵之。

王曰："此则寡人之罪也。"

孟子谓蚳鼃曰："子之辞灵丘而请士师，似也，为其可以言也。今既数月矣，未可以言与？"蚳鼃谏于王而不用，致为臣而去。

齐人曰："所以为蚳鼃则善矣；所以自为，则吾不知也。"

公都子告。曰："吾闻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

孟子为卿于齐，出吊于滕，王使盖大夫王驩为辅行。王驩朝暮见，反齐、滕之路，未尝与之言行事也。公孙丑曰："齐卿之位，不为小矣；齐、滕之路，不为近矣，反之而未尝与言行事，何也？"

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孟子自齐葬于鲁，反于齐，止于嬴。充虞请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严，虞不敢请。今愿窃有请也：木若以美然。"

曰："古者棺椁无度，中古棺七寸，椁称之。自天子达于庶人，非直为观美也，然后尽于人心。不得，不可以为悦；无财，不可以为悦。得之为有财，古之人皆用之，吾何为独不然？且比化者，无使土亲肤，于人心独无恔乎？吾闻之：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

沈同以其私问曰："燕可伐与？"

孟子曰："可。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有仕于此，而子悦之，不告于王而私与之吾子之禄爵。夫士也，亦无王命而私受之于子，则可乎？何以异于是？"

齐人伐燕。或问曰："劝齐伐燕，有诸？"

曰："未也。沈同问'燕可伐与？'吾应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则将应之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今有杀人者，或问之曰：'人可杀与？'则将应之曰：

'可'；彼如曰：'孰可以杀之？'则将应之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之。'今以燕伐燕，何为劝之哉？"

燕人畔。王曰："吾甚惭于孟子。"

陈贾曰："王无患焉。王自以为与周公孰仁且智？"

王曰："恶！是何言也！"

曰："周公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尽也，而况于王乎？贾请见而解之。"

见孟子，问曰"周公何人也？"

曰："古圣人也。"

曰："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诸？"

曰："然。"

曰："周公知其将畔而使之与？"

曰："不知也。"

"然则圣人且有过与？"

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过，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

孟子致为臣而归。王就见孟子，曰："前日愿见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弃寡人而归，不识可以继此而得见乎？"

对曰："不敢请耳，固所愿也。"他日，王谓时子曰："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子盍为我言之？"时子因陈子而以告孟子，陈子以时子之言告孟子。

孟子曰："然，夫时子恶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辞十万而

受万，是为欲富乎？季孙曰：'异哉子叔疑！使己为政，不用，则亦已矣，又使其子弟为卿。人亦孰不欲富贵？而独于富贵之中，有私龙断焉。'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

孟子去齐，宿于昼。有欲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应，隐几而卧。客不悦曰："弟子齐宿而后敢言，夫子卧而不听，请勿复敢见矣。"

曰："坐！我明语子。昔者鲁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详无人乎缪公之侧，则不能安其身。子为长者虑，而不及子思，子绝长者乎？长者绝子乎？"

孟子去齐。尹士语人曰："不识王之不可以为汤武，则是不明也；识其不可，然且至，则是干泽也。千里而见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后出昼，是何濡滞也？士则兹不悦。"

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恶知予哉？千里而见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岂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予。夫出昼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后浩然有归志。予虽然，岂舍王哉？王由足用为善。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予岂若是小丈夫然哉？谏于其君而不受，则怒，悻悻然见于其面，去则穷日之力而后宿哉？"

尹士闻之，曰："士诚小人也。"

孟子去齐，充虞路问曰："夫子若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

曰：'尹子不怨天，不尤人。'"

曰："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

孟子去齐，居休。公孙丑问曰："仕而不受禄，古之道乎？"

曰："非也。于崇，吾得见王，退而有去志，不欲变，故不受也。继而有师命，不可以请。久于齐，非我志也。"

滕文公章句上

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世子自楚反，复见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𫄨谓齐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公明仪曰：'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欺我哉？'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犹可以为善国。《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

滕定公薨，世子谓然友曰："昔者孟子尝与我言于宋，于心终不忘。今也不幸至于大故，吾欲使子问于孟子，然后行事。"

然友之邹问于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亲丧固所自尽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虽然，吾尝闻之矣。三年之丧，斋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

然友反命，定为三年之丧。父兄百官皆不欲也，故曰："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于子之身而反之，不可。

且《志》曰：'丧祭从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谓然友曰："吾他日未尝学问，好驰马试剑。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尽于大事，子为我问孟子。"

然友复之邹问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听于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是在世子。"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诚在我。"

五月居庐，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谓曰知。及至葬，四方来观之，颜色之戚，哭泣之哀，吊者大悦。

滕文公问为国。孟子曰："民事不可缓也。《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夫世禄，滕固行之矣。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诗》云：'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谓也。子力行之，亦以

新子之国。”

使毕战问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将行仁政，选择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

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自楚之滕，踵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

文公与之处。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陈良之徒陈相与其弟辛，负耒耜而自宋之滕，曰：“闻君行圣人之政，是亦圣人也，愿为圣人氓。”陈相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

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

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

曰：“然。”

“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

曰：“否，许子衣褐。”

“许子冠乎？”

曰：“冠。”

曰：“奚冠？”

曰：“冠素。”

曰："自织之与？"

曰："否，以粟易之。"

曰："许子奚为不自织？"

曰："害于耕。"

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

曰："然。"

"自为之与？"

曰："否，以粟易之。"

"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

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农夫也。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

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耳。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数十年，师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师而学之，亦异于曾子矣。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鲁颂》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学，亦为不善变矣。""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

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见孟子。孟子曰："吾固愿见，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见。"夷子不来。

他日，又求见孟子。孟子曰："吾今则可以见矣。不直，则道不见；我且直之。吾闻夷子墨者，墨之治丧也，以薄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岂以为非是而不贵也？然而夷子葬其亲厚，则是以所贱事亲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

何谓也？之则以为爱无差等，施由亲始。”

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彼有取尔也。赤子匍匐将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其颡有泚，睨而不视。夫泚也，非为人泚，中心达于面目，盖归反蘽梩而掩之。掩之诚是也，则孝子仁人之掩其亲，亦必有道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怃然为间，曰：“命之矣！”

滕文公章句下

陈代曰：“不见诸侯，宜若小然。今一见之，大则以王，小则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寻’，宜若可为也。”

孟子曰：“昔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寻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则枉寻直尺而利，亦可为与？昔者赵简子使王良与嬖奚乘，终日而不获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贱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请复之。’强而后可，一朝而获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简子曰：‘我使掌与女乘。’谓王良。良不可，曰：‘吾为之范我驰驱，终日不获一；为之诡遇，一朝而获十。《诗》云：‘不失其驰，舍矢如破。’我不贯与小人乘，请辞。’御者且羞与射者比，比而得禽兽，虽若丘陵，弗为也。如枉道而从彼，何也？且子过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

居而天下熄。"

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周霄问曰："古之君子仕乎？"

孟子曰："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公明仪曰：'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

"三月无君则吊，不以急乎？"

曰："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礼》曰：'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蚕缫，以为衣服。牺牲不成，粢盛不洁，衣服不备，不敢以祭。惟士无田，则亦不祭。'牲杀、器皿、衣服不备，不敢以祭，则不敢以宴，亦不足吊乎？"

"出疆必载质，何也？"

曰："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

曰："晋国亦仕国也，未尝闻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难仕，何也？"

曰："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

彭更问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

孟子曰："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

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

曰：“否，士无事而食，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于此有人焉，人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哉？”

曰：“梓匠轮舆，其志将以求食也；君子之为道也，其志亦将以求食与？”

曰：“子何以其志为哉？其有功于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

曰：“食志。”

曰：“有人于此，毁瓦画墁，其志将以求食也，则子食之乎？”

曰：“否。”

曰：“然则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万章问曰：“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

孟子曰：“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书》曰：‘葛伯仇饷。’此之谓也。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仇也。’‘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无罚。’

‘有攸不惟臣，东征，绥厥士女，篚厥玄黄，绍我周王见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实玄黄于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太誓》曰：‘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不行王政云尔；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

孟子谓戴不胜曰：“子欲子之王之善与？我明告子。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

曰：“使齐人傅之。”

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谓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于王所。在于王所者，长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谁与为不善？在王所者，长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谁与为善？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

公孙丑问曰：“不见诸侯何义？”

孟子曰：“古者不为臣不见。段干木逾垣而避之，泄柳闭门而不纳，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见矣。阳货欲见孔子而恶无礼，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阳货瞰孔子之亡也，而馈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当是时，阳货先，岂得不见？曾子曰：‘胁肩谄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观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观之，则君子之所养，可知已矣。”

戴盈之曰：“什一，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已，何如？”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邻之鸡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

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

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汙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汙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书》曰：'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佑启我后人，咸以正无缺。'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

'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跛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匡章曰："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居于陵，三日不食，耳无闻，目无见也。井上有李，螬食实者过半矣，匍匐往，将食之；三咽，然后耳有闻，目有见。"

孟子曰："于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虽然，仲子恶能廉？充仲子之操，则蚓而后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饮黄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筑与？抑亦盗跖之所筑与？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树与？抑亦盗跖之所树与？是未可知也。"

曰："是何伤哉？彼身织屦，妻辟纑，以易之也。"

曰："仲子，齐之世家也。兄戴，盖禄万钟，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也，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而不居也，辟兄离母，处于於陵。他日归，则有馈其兄生鹅者，己频顣曰：'恶用是鶃鶃者为哉？'他日，其母杀是鹅也，与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则不食，以妻则食之；以兄之室则弗居，以於陵则居之，是尚为能充其类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后充其操者也。"

离娄章句上

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圣

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圆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诗》曰：'天之方蹶，无然泄泄。'泄泄，犹沓沓也。事君无义，进退无礼，言则非先王之道者，犹沓沓也。故曰，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

孟子曰："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之谓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酒。"

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孟子曰："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齐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涕出而女于吴。今也小国师大国而耻受命焉，是犹弟子而耻受命于先师也。如耻之，莫若师文王。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矣。《诗》云：'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肤敏，祼将于京。'孔子曰：'仁不可为众也。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今也欲无敌于天下而不以仁，是犹执热而不以濯也。《诗》云：'谁能执热，逝不以濯？'"

孟子曰："不仁者可与言哉？安其危而利其灾，乐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鹯

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驱矣，虽欲无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为不畜，终身不得。苟不志于仁，终身忧辱，以陷于死亡。《诗》云：'其何能淑？载胥及溺。'此之谓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孟子曰："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孟子曰："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归之，是天下之父归之也。天下之父归之，其子焉往？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为政于天下矣。"

孟子曰："求也为季氏宰，无能改于其德，而赋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观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争地以战，杀人

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听其言也，观其眸人，人焉廋哉？”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俭者不夺人。侮夺人之君，惟恐不顺焉，恶得为恭俭？恭俭岂可以声音笑貌为哉？”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

孟子曰：“礼也。”

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

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子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公孙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孟子曰：“势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继之以怒，继之以怒，则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也。’则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则恶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

孟子曰：“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孰不为事？事亲，事之本也；孰不为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养曾皙，必有酒肉；将彻，必请所与，问有余，必曰‘有’。曾

皙死，曾元养曾子，必有酒肉；将彻，不请所与；问有余，曰'亡矣。'将以复进也，此所谓养口体者也。若曾子，则可谓养志也。事亲若曾子者，可也。"

孟子曰："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与间也，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

孟子曰："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无责耳矣。"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

乐正子从于子敖之齐。乐正子见孟子。孟子曰："子亦来见我乎？"

曰："先生何为出此言也？"

曰："子来几日矣？"

曰："昔者。"

曰："昔者，则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

曰："舍馆未定。"

曰："子闻之也，舍馆定，然后求见长者乎？"

曰："克有罪。"

孟子谓乐正子曰："子之从于子敖来，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学古之道，而以餔啜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

子以为犹告也。”

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孟子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视天下悦而归己，犹草芥也，惟舜为然。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

离娄章句下

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济之？故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中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王曰："礼，为旧君有服，何如斯可为服矣？"

曰："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有故而去，则使人导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此之谓三有礼焉。如此，则为之服矣。今也为臣，谏则不行，言则不听，膏泽不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搏执之，又极之于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谓寇仇。寇仇何服之有？"

孟子曰："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

孟子曰："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

孟子曰："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故人乐有贤父兄也。如中也弃不中，才也弃不才，则贤不肖之相去，其间不能以寸。"

孟子曰："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

孟子曰："仲尼不为已甚者。"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曰："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言无实不祥。不祥之实，蔽贤者当之。"

徐子曰："仲尼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

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

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

孟子曰："禹恶旨酒而好善言。汤执中，立贤无方。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武王不泄迩，不忘远。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

逄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

公明仪曰："宜若无罪焉。"

曰："薄乎云尔，恶得无罪？郑人使子濯孺子侵卫，卫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吾死矣夫！'问其仆曰：'追我者谁也？'其仆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仆曰：'庾公之斯，卫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谓也？'曰：'庾公之斯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不为执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曰：'小人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虽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废。'抽矢，扣轮，去其金，发乘矢而后反。"

孟子曰："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公行子有子之丧，右师往吊。入门，有进而与右师言者，有就右师之位而与右师言者。孟子不与右师言，右师不悦，曰："诸君子皆与驩言，孟子独不与驩言，是简驩也。"

孟子闻之，曰："礼，朝廷不历位而相与言，不逾阶而相揖也。我欲行礼，子敖以我为简，不亦异乎？"

孟子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常爱之；敬人者，人常敬之。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于禽兽又何难焉？'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乃若所忧则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则亡矣。非仁无为也，非礼无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则君子不患矣。"

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发缨冠而救之，可也；乡邻有斗者，被发缨冠而往救之，则惑也，虽闭户可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国皆称不孝焉。夫子与之游，又从而礼

貌之，敢问何也？"

孟子曰："世俗所谓有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于是乎？夫章子，子父责善而不相遇也。责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夫章子岂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属哉？为得罪于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终身不养焉。其设心以为不若是，是则罪之大者，是则章子而已矣。"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诸？"曰："无寓人于我室，毁伤其薪木。"寇退，则曰："修我墙屋，我将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则先去以为民望；寇退，则反，殆于不可。"沈犹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犹有负刍之祸，从先生者七十人，未有与焉。"

子思居于卫，有齐寇。或曰："寇至，盍去诸？"子思曰："如伋去，君谁与守？"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师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则皆然。"

储子曰："王使人瞯夫子，果有以异于人乎？"孟子曰："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瞯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

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餍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

万章章句上

万章问曰："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何为其号泣也？"

孟子曰："怨慕也。"

万章曰："'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劳而不怨。'然则舜怨乎？"

曰："长息问于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则吾既得闻命矣；号泣于旻天，于父母，则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尔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为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为子职而已矣，父母之不我爱，于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仓廪备，以事舜于畎亩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将胥天下而迁之焉。为不顺于父母，如穷人无所归。天下之士悦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忧；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忧；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忧；贵，人之所欲，贵为天子，而不足以解忧。人悦之、好色、富、贵，无足以解忧者，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

万章问曰："《诗》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

孟子曰："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怼父母，是以不告也。"

万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则吾既得闻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

曰："帝亦知告焉则不得妻也。"

万章曰："父母使舜完廪，捐阶，瞽瞍焚廪。使浚井，出，从而掩之。象曰：'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栖。'象往入舜宫，舜在床琴。象曰：'郁陶思君尔。'忸怩。舜曰：'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识舜不知象之将杀己与？"

曰："奚而不知也？象忧亦忧，象喜亦喜。"

曰："然则舜伪喜者与？"

曰："否。昔者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攸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彼以爱兄之道来，故诚信而喜之，奚伪焉？"

万章问曰："象日以杀舜为事，立为天子则放之，何也？"

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万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

曰："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贵之也。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

"敢问'或曰放'者何谓也？"

曰："象不得有为于其国，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故谓之'放'。岂得暴彼民哉？虽然，欲常常而见之，故源源而来，'不及贡，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谓也。"

咸丘蒙问曰："语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见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于斯时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识此语诚然乎哉？"

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尧老而舜摄也。《尧典》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舜既为天子矣，又帅天下诸侯以为尧三年丧，是二天子矣。"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

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养，养之至也。《诗》曰：'永言孝思，孝思维则。'此之谓也。《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是为父不得而子也。"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

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

"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

曰："天与之。"

"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

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曰："以行与事示之者，如之何？"

曰："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诸侯能荐人于天子，不能使天子与之诸侯；大夫能荐人于诸侯，不能使诸侯与之大夫。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曰："敢问荐之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如何？"

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

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

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于民久。启贤，能够承继禹之

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继世而有天下，天之所废，必若桀纣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汤以王于天下，汤崩，大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于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犹益之于夏、伊尹之于殷也。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

万章问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汤'，有诸？"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汤使人以币聘之，嚣嚣然曰：'我何以汤之聘币为哉？我岂若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哉？'汤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与我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吾岂若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吾岂若于吾身亲见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吾闻其以尧舜之道要汤，未闻以割烹也。《伊训》曰：'天诛造攻自牧宫，朕载自亳。'"

万章问曰："或谓孔子于卫主痈疽，于齐主侍人瘠环，有诸乎？"

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为之也。于卫主颜仇由。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进以礼，退以义，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痈疽与侍人瘠环，是无义无命也。孔子不悦于鲁卫，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而过宋。是时孔子当厄，主司城贞子，为陈侯周臣。吾闻观近臣，以其所为主；观远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痈疽与侍人瘠环，何以为孔子？"

万章问曰："或曰，'百里奚自鬻于秦养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缪公。'信乎？"

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为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晋人以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百里奚不谏。知虞公之不可谏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缪公之为汙也，可谓智乎？不可谏而不谏，可谓不智乎？知虞公之将亡而先去之，不可谓不智也。时举于秦，知缪公之可与有行也而相之，可谓不智乎？相秦而显其君于天下，可传于后世，不贤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乡党自好者不为，而谓贤者为之乎？"

万章章句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

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

北宫锜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

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轲也尝闻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视侯，大夫受地视伯，元士受地视子、男。大国地方百里，君十卿禄，卿禄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次国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小国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

万章问曰："敢问友。"

孟子曰："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孟献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乐正裘，牧仲，其三人则予忘之矣。献子之与此五人者友也，无献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献子之家，则不与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为然也，虽小国之君亦有之。费惠公曰：'吾于子思，则师之矣；吾于颜般，则友之矣；王顺、长息则事我者也。'非惟小国之君为然也，虽大国之君亦有之。晋平公之于亥唐也，入云则入，坐云则坐，食云则食；虽蔬食菜羹，未尝不饱，盖不敢不饱也。然终于此而已矣。弗与共天位也，弗与治天职也，弗与食天禄也，士之尊贤者也，非王公之尊贤也。舜尚见帝，帝馆甥于贰室，亦飨舜，迭为宾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贵贵尊贤，其义一也。"

万章问曰："敢问交际何心也？"

孟子曰："恭也。"

曰："'却之却之为不恭'，何哉？"

曰："尊者赐之，曰：'其所取之者义乎？不义乎？'而后受之，以是为不恭，故弗却也。"

曰："请无以辞却之，以心却之。曰：'其取诸民之不义也。'而以他辞无受，不可乎？"

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斯孔子受之矣。"

万章曰："今有御人于国门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馈也以礼，斯可受御与？"

曰："不可。《康诰》曰：'杀越人于货，闵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诛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辞也；于今为烈，

如之何其受之？"

曰："今之诸侯取之于民也，犹御也。苟善其礼际矣，斯君子受之，敢问何说也？"

曰："子以为有王者作，将比今之诸侯而诛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后诛之乎？夫谓非其有而取之者盗也，充类至义之尽也。孔子之仕于鲁也，鲁人猎较，孔子亦猎较。猎较犹可，而况受其赐乎？"

曰："然则孔子之仕也，非事道与？"

曰："事道也。"

"事道奚猎较也？"

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

曰："奚不去也？"

曰：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后去，是以未尝有所终三年淹也。孔子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于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于卫灵公，际可之仕也；于卫孝公，公养之仕也。"

孟子曰："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娶妻非为养也，而有时乎为养。为贫者，辞尊居卑，辞富居贫。辞尊居卑，辞富居贫，恶乎宜乎？抱关击柝，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

万章曰："士之不托诸侯，何也？"

孟子曰："不敢也。诸侯失国而后托于诸侯，礼也；士之托于诸侯，非礼也。"

万章曰："君馈之粟，则受之乎？"

曰："受之。"

"受之何义也？"

曰："君之于氓也，固周之。"

曰："周之则受，赐之则不受，何也？"

曰："不敢也。"

曰："敢问其不敢何也？"

曰："抱关击柝者，皆有常职以食于上。无常职而赐于上者，以为不恭也。"

曰："君馈之，则受之，不识可常继乎？"

曰："缪公之于子思也，亟问，亟馈鼎肉。子思不悦。于卒也，摽使者出诸大门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后知君之犬马畜伋。'盖自是台无馈也。悦贤不能举，又不能养也，可谓悦贤乎？"

曰："敢问国君欲养君子，如何斯可谓养矣？"

曰："以君命将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后廪人继粟，庖人继肉，不以君命将之。子思以为鼎肉，使己仆仆尔亟拜也，非养君子之道也。尧之于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仓廪备，以养舜于畎亩之中，后举而加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贤者也。"

万章曰："敢问不见诸侯，何义也？"

孟子曰："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谓庶人。庶人不传质为臣，不敢见于诸侯，礼也。"

万章曰："庶人，召之役，则往役；君欲见之，召之，则不往见之，何也？"

曰："往役，义也；往见，不义也。且君之欲见之也，何为也哉？"

曰："为其多闻也，为其贤也。"

曰："为其多闻也，则天子不召师，而况诸侯乎？为其贤也，

则吾未闻欲见贤而召之也。缪公亟见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悦也，岂不曰：'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由则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千乘之君求与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与?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曰："敢问招虞人何以?"

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旗，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岂敢往哉?况乎以不贤人之招招贤人乎?欲见贤人而不以其道，犹欲其人而闭之门也。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诗》云：'周道如底，其直知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

万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驾而行'，然则孔子非与?"

曰："孔子当仕有官职，而以其官召之也。"

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

王曰："卿不同乎?"

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

王曰："请问贵戚之卿。"

曰："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

王勃然变乎色。

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

王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卿。

曰："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

告子章句上

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

孟子曰："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棬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桮棬，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告子曰："生之谓性。"

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

曰："然。"

"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欤？"

曰："然。"

"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

孟子曰："何以谓仁内义外也？"

曰："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故谓之外也。"

曰："异于白马之白也，无以异于白人之白也；不识长马之长也，无以异于长人之长欤？且谓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

曰："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是以我为悦者也，故谓之内。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长，是以长为悦者也，故谓之外也。"

曰："耆秦人之炙，无以异于耆吾炙，夫物则亦有然者也，然则耆炙亦有外与？"

孟季子问公都子曰："何以谓义内也？"

曰："行吾敬，故谓之内也。"

"乡人长于伯兄一岁，则谁敬？"

曰："敬兄。"

"酌则谁先？"

曰："先酌乡人。"

"所敬在此，所长在彼，果在外，非由内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

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将曰：'敬叔父。'曰：'弟为尸，则谁敬？'彼将曰：'敬弟。'子曰：'恶在基敬叔父也？'彼将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须之敬在乡人。'"

季子闻之，曰："敬叔父则敬，敬弟则敬，果在外，非由内也。"

公都子曰："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然则饮食亦在外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

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欤？"

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孟子曰："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麰麦，播种而耰之，其地同，树之时又同，浡然而生，至于日至之时，皆孰矣。虽有不同，则地有肥硗，雨露之养、人事之不齐也。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故龙子曰：'不知足而为屦，我知 其不为蒉也。'屦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于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于味也，其性与人殊，若犬马之与我不同类也，则天下何耆皆从易牙之于味也？至于味，天下期于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于声，天下期于师旷，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于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

孟子曰："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与？"

孟子曰："无或乎王之不智也。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见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为是其智弗若与？曰：非然也。"

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嘑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

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

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曰："今有无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则不远秦楚之路，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则知恶之；心不若人，则不知恶，此之谓不知类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养之者。至于身，而不知所以养之者，岂爱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孟子曰："人之于身也，兼所爱。兼所爱，则兼所养也。无尺寸之肤不爱焉，则无尺寸之肤不养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岂有他哉？于己取之而已矣。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今有场师，舍其梧槚，状其樲棘，则为贱场师焉。养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则为狼疾人也。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饮食之人无有失也，则口腹岂适为尺寸之肤哉？"

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

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

曰："钧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

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

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即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

孟子曰："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矣。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言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

孟子曰："仁之胜不仁也，犹水之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不熄，则谓之水不胜火，此又与于不仁之甚者也，亦终必亡而已矣！"

孟子曰："五谷者，种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于彀；学者亦必志于彀。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

告子章句下

任人有问屋庐子曰："礼与食孰重？"

曰："礼重。"

"色与礼孰重？"

曰："礼重。"

曰："以礼食，则饥而死；不以礼食，则得食，必以礼乎？亲迎，则不得妻；不亲迎，则得妻，必亲迎乎？"屋庐子不能对，明日之邹以告孟子。

孟子曰："于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金重于羽者，岂谓一钩金与一舆羽之谓哉？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色重？

往应之曰："紾兄之臂而夺之食，则得食；不紾，则不得食，则将紾之乎？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将交搂之乎？"

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

孟子曰："然。"

"交闻文王十尺，汤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长，食粟而已，如何则可？"

曰："奚有于是？亦为之而已矣。有人于此，力不能胜一匹雏，则为无力人矣。今曰举百钧，则为有力人矣。然则举乌获之任，是亦为乌获而已矣。夫人岂以不胜为患哉？弗为耳。徐行后长者谓之弟，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夫徐行者，岂人所不能哉？所不为也。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曰："交得见于邹君，可以假馆，愿留而受业于门。"

曰："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求耳。子归而求之，有余师。"

公孙丑问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

孟子曰："何以言之？"

曰："怨。"

曰："固哉，高叟之为《诗》也！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矣夫，高叟之为《诗》也！"

曰："《凯风》何以不怨？"

曰："《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宋牼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曰："先生将何之？"

曰："吾闻秦楚构兵，我将见楚王说而罢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焉。"

曰："轲也请无问其详，愿闻其指。说之将何如？"

曰："我将言其不利也。"

曰："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义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仁义而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仁义也。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孟子居邹，季任为任处守，以币交，受之而不报。处于平陆，储子为相，以币交，受之而不报。他日，由邹之任，见季子；由平陆之齐，不见储子。屋庐子喜曰："连得间矣。"问曰："夫人之

任见季子，之齐不见储子，为其为相与？”

曰：“非也。《书》曰：‘享多仪，仪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为其不成享也。”

屋庐子悦。或问之。屋庐子曰：“季子不得之邹，储子得之平陆。”

淳于髡曰：“先名实者，为人也；后名实者，自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实未加于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恶污君，不辞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趋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曰：“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鲁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贤者之无益于国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贤则亡，削何可得欤？”

曰：“昔者王豹处于淇，而河西善讴。绵驹处于高唐，而齐右善歌。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有诸内，必形诸外。为其事而无其功者，髡未尝睹之也。是故无贤者也，有则髡必识之。”

曰：“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不知者以为为肉也，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天子适诸侯，曰巡狩；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庆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芜，遗老失贤，掊克在位，则有让。一不朝，则贬其爵；再

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是故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五霸者，搂诸侯以伐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五霸，桓公为盛。葵丘之会，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五命曰：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今之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恶，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

鲁欲使慎子为将军。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一战胜齐，遂有南阳，然且不可。"

慎子勃然不悦曰："此则滑厘所不识也。"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诸侯；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俭于百里。太公之封于齐也，亦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俭于百里。今鲁方百里者五，子以为有王者作，则鲁在所损乎，在所益乎？徒取诸彼以与此，然且仁者不为，况于杀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

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为国，况无君子乎？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于禹。"

孟子曰："子过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水逆行谓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恶也。吾子过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恶乎执？"

鲁欲使乐正子为政。孟子曰："吾闻之，喜而不寐。"

公孙丑曰："乐正子强乎？"

曰："否。"

"有知虑乎？"

曰："否。"

"多闻识乎？"

曰："否。"

"然则奚为喜而不寐？"

曰："其为人也好善。"

"好善足乎？"

曰："好善优于天下，而况鲁国乎？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则人将曰：'訑訑，予既

已知之矣。’訑訑之声音颜色，距人于千里之外。士止于千里之外，则谗谄面谀之人至矣。与谗谄面谀之人居，国欲治，可得乎？”

陈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则仕？"

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礼貌未衰，言弗行也，则去之。其次，虽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饥饿不能出门户，君闻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从其言也，使饥饿于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孟子曰："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徵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孟子曰："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

尽心章句上

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

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孟子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

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

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

孟子曰：“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孟子谓宋勾践曰：“子好游乎？吾语子游。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

曰：“何如斯可以嚣嚣矣？”

曰：“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孟子曰："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

孟子曰："附之以韩魏之家，如其自视欿然，则过人远矣。"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

孟子曰："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则为容悦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为悦者也；有天民者，达可行于天下而后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

孟子曰："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

孟子曰："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天下有善养老，则仁人以为己归矣。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所谓西伯善养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不暖不饱，谓之冻馁。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老者，此之谓也。"

孟子曰："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至足矣。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孟子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

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

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

孟子曰："饥者甘食，渴者甘饮，是未得饮食之正也，饥渴害之也。岂惟口腹有饥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无以饥渴之害为心害，则不及人不为忧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孟子曰："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

孟子曰："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

公孙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顺，放太甲于桐，民大悦。太甲贤，又反之，民大悦。'贤者之为人臣也，其君不贤，则固可放与？"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

公孙丑曰："《诗》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

孟子曰："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

王子垫问曰："士何事？"

孟子曰："尚志。"

曰："何谓尚志？"

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

孟子曰："仲子，不义与之齐国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箪食豆羹之义也。人莫大焉亡亲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

孟子曰："执之而已矣。"

"然则舜不禁与。"

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然则舜如之何？"

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䜣然，乐而忘天下。"

孟子自范之齐，望见齐王之子，喟然叹曰："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夫非尽人之子与？"

孟子曰："王子宫室、车马、衣服多与人同，而王子若彼者，

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广居者乎？鲁君之宋，呼于垤泽之门。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声之似我君也？'此无他，居相似也。"

孟子曰："食而弗爱，豕交之也；爱而不敬，兽畜之也。恭敬者，币之未将者也。恭敬而无实，君子不可虚拘。"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

齐宣王欲短丧。公孙丑曰："为期之丧，犹愈于已乎？"

孟子曰："是犹或紾其兄之臂，子谓之姑徐徐云尔，亦教之孝悌而已矣。"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为之请数月之丧。公孙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曰："是欲终之而不可得也。虽加一日愈于已，谓夫莫之禁而弗为者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公孙丑曰："道则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为可几及而日孳孳也？"

孟子曰："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门也，若在所礼，而不答，何也？"

孟子曰："挟贵而问，挟贤而问，挟长而问，挟有勋劳而问，挟故而问，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孟子曰："于不可已而已者，无所不已。于所厚者薄，无所不薄也。其进锐者，其退速。"

孟子曰："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孟子曰："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不能三年之丧，而缌小功之察；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是之谓不知务。"

尽心章句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

公孙丑问曰："何谓也？"

"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

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南面而征，北夷怨；东面而征，西夷怨，曰：'奚为后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战？"

孟子曰："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

孟子曰："舜之饭糗茹草也，若将终身焉。及其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孟子曰："吾今而后知杀人亲之重也：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然则非自杀之也，一间耳。"

孟子曰："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杀；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乱。"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让千乘之国，苟非其人，箪食豆羹见于色。"

孟子曰："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无礼义，则上下乱；无政事，则财用不足。"

孟子曰："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孟子曰："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非圣人而能若是乎？而况于亲炙之者乎？"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去齐，接淅而行，去他国之道也。"

孟子曰："君子之戹于陈、蔡之间，无上下之交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于口。"

孟子曰："无伤也。士憎兹多口。《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殒厥问。'文王也。"

孟子曰："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孟子谓高子曰："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高子曰："禹之声，尚文王之声。"

孟子曰："何以言之？"

曰："以追蠡。"

曰："是奚足哉？城门之轨，两马之力与？"

齐饥。陈臻曰："国人皆以夫子将复为发棠，殆不可复。"

孟子曰："是为冯妇也。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嵎，莫之敢撄。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

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浩生不害问曰："乐正子何人也？"

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何谓善？何谓信？"

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乐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孟子曰："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归，斯受之而已矣。今之与杨、墨辩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从而招之。"

孟子曰："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

孟子曰："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

盆成括仕于齐，孟子曰："死矣盆成括！"

盆成括见杀，门人问曰："夫子何以知其将见杀？"

曰："其为人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则足以杀其躯而已矣。"

孟子之滕，馆于上宫。有业屦于牖上，馆人求之弗得。或问之曰："若是乎从者之廋也？"

曰："子以是为窃屦来与？"

曰："殆非也。夫子之设科也，往者不追，来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逾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恬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恬之也，是皆穿逾之类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于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轻。"

孟子曰："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动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为生者也；经德不回，非以干禄也。言语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

曾皙嗜羊枣，而曾子不忍食羊枣。公孙丑问曰："脍炙与羊枣孰美？"

孟子曰："脍炙哉！"

公孙丑曰："然则曾子何为食脍炙而不食羊枣？"

曰："脍炙所同也，羊枣所独也。讳名不讳姓，姓所同也，名所独也。"

万章问曰："孔子在陈曰：'盍归乎来？吾党之小子狂简，进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陈，何思鲁之狂士？"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敢问何如斯可谓狂矣？"

曰："如琴张、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谓狂矣。"

"何以谓之狂也？"

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洁之士而与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原乎！乡原，德之贼也。'"

曰："何如斯可谓之乡原矣？"

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则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为踽踽凉凉？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

万子曰："一乡皆称原人焉，无所往而不为原人，孔子以为德之贼，何哉？"

曰："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

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